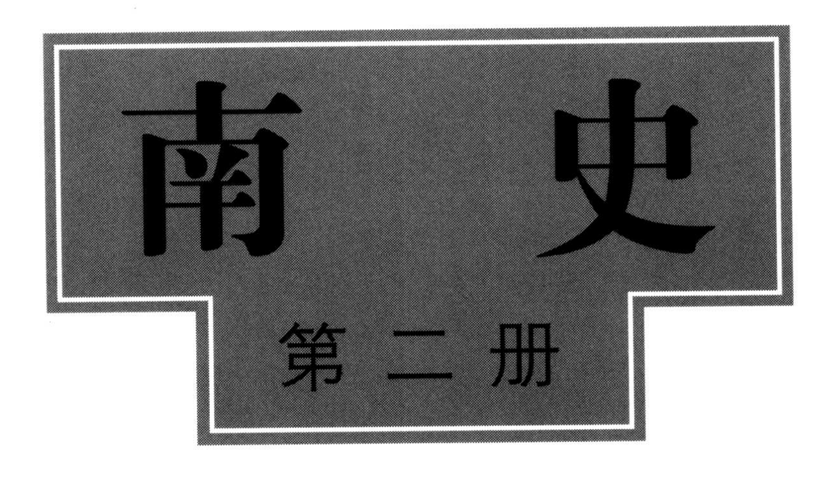


南　　史
第　二　册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二十四史全譯



南史

第二册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南史/楊忠分史主編.—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1
(二十四史全譯/許嘉璐主編、安平秋副主編)
ISBN 7-5432-0884-9

I.南… II.楊… III.①中國-古代史-南朝時代-紀傳體②南史-譯文 IV.K239.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52638 號

二十四史全譯

南　史

(全二册)

策　　劃　北京古今出版策劃有限公司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楊　忠

出版發行　世紀出版集團·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c)
經　　銷　各地新華書店

印　　刷　商務印書館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規　　格　開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張 109.75　字數 2,74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7-5432-0884-9/K·87
定　　價　全套 88 册　12 000 圓
《南史》2 册　345 圓

如有印裝錯誤,請與承印廠聯係。　T:56628900×813

二十四史全譯

書名題簽　江澤民

本書列入

國家"十五"出版規劃重點圖書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重點項目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規劃重點項目

《二十四史全譯》編譯人員名録

顧　問　周　林　鄧廣銘　何兹全　陰法魯
主　編　許嘉璐
副主編　安平秋
分史主編

《史記》　安平秋
《漢書》　安平秋　張傳璽
《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北齊書》　許嘉璐
《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南史》　楊　忠
《魏書》、《北史》　周國林
《周書》、《隋書》　孫雍長
《舊唐書》、《新唐書》　黄永年
《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金史》　曾棗莊
《宋史》　倪其心
《元史》　李修生
《明史》　章培恒　喻遂生

譯　審（按姓氏筆畫排列）

江曉原　安平秋　李　勇　李夢生　孟繁華　周國林　孫雍長
翁俊雄　倪其心　章培恒　許嘉璐　郭樹羣　陳美東　曾棗莊
黄永年　喻遂生　楊　忠　趙慎修　顧全芳

譯　者（按姓氏筆畫排列）

刁忠民　于正安　于振波　于　潔　文師華　尹　波
王永强　王玉德　王延武　王志平　王建明　王建莉
王武子　王其褘　王洪涌　王清淮　王淑珍　王雪玲
王　嵐　王義謀　王德保　王曉波　王學昏　王麗萍
牛致功　毛遠明　毛雙民　兰　瑞　甘　露　石世華
田　農　史建橋　安平秋　匡鵬飛　吕玉蘭　曲安京
朱小健　朱元寅　朱邦薇　朱　玫　朱習文　朱瑞平
任　明　沈　重　汪少華　汪聖鐸　辛德永　冷鵬飛
杜華雲　李文澤　李　宇　李成甲　李仲祥　李　更
李長庚　李　林　李明曉　李季箴　李　軍　李海霞

李真瑜　李晉卿　李培芬　李國祥　李夢生　李　鳴
李曉明　吴大逵　吴洪澤　吴　鷗　余光煜　余和祥
余讓堯　邱居里　何本方　何宗旺　武建宇　屈超立
孟美菊　尚俊生　易　敏　虎維鐸　卓連營　周少川
周信炎　周國林　周　勤　周曉薇　祝尚書　胡迎建
胡和平　胡　茜　段塔麗　姚偉鈞　紀志剛　紀德君
海毓瑊　凌左義　高華平　唐光榮　唐建金　唐　瑛
秦　良　馬辛民　馬秀娟　馬美信　馬雪芹　馬啓俊
袁明望　袁　敏　孫力平　孫湘雲　孫雍長　孫曉梅
倪其心　徐奇堂　徐　勇　許紅霞　郭士模　郭立傑
郭松柏　郭盛熾　郭　齊　郭鳳花　郭劍英　郭樹羣
郭聲波　張文澍　張立生　張和生　張怡青　張　羿
張海青　張　耕　張國艷　張　猛　張　萍　張傳璽
張賢蓉　張艷雲　曹亦冰　曹道衡　曹霜霜　陸三强
陳小盟　陳小監　陳正宏　陳　可　陳芳嵐　陳秉才
陳東有　陳　捷　陳蔚松　陳曉華　陳曉强　陳曉蘭
陳鴻彝　梅俊道　崔文印　崔玉生　崔　湜　崔曙庭
馮建民　曾棗莊　曾貽芬　曾　濤　閔慶定　超茶英
彭久安　黄永年　黄壽成　黄鳳顯　黄　毅　黄曉琴
葉樹發　喻遂生　鈕衛星　舒雅麗　焦　傑　賀嗣真
雷巧玲　賈二强　賈國偉　賈燕子　董　明　董恩林
董艷艷　楊世文　楊玉芬　楊洪林　楊　昶　楊海峥
楊麗嬌　解　冰　漆永祥　寧德衛　廖振佑　廖　强
鄭文瀾　鄭利華　趙二冬　趙立偉　趙伯陶　趙清永
趙望秦　趙　隄　趙慎修　趙澤光　趙　燕　熊　焰
鄧　飛　鄧瑞全　樊善國　歐昌俊　樂秀拔　劉小文
劉友林　劉玉才　劉延捷　劉建梅　劉　虹　劉敏芝
劉　瑛　劉　琳　劉　寧　劉漢東　劉韶軍　劉曙光
龍德壽　賴玉勤　閻萬鈞　韓結根　盧仙文　盧華巖
盧　偉　錢兵山　鮑道蘇　謝紀鋒　戴訓超　薛平栓
魏達純　譚漢生　嚴學軍　羅　超　羅會同　羅維明
蘇文英　蘇保榮　顧永新　顧全芳　顧志華　龔汝富
龔祖培

《二十四史全譯》文字整理説明

《二十四史》所涉及的文字包羅萬象，浩如烟海。作爲古籍整理和文白對照版本，如將工作本原文字完全照搬，則具有許多不合理性和不可行性。因此，對原文文字的整理是必然的。在這方面，我們主要作了如下工作：

（一）字體

我們這部書是繁體版，按編委會的要求，全書通篇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55年聯合發布的《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和其後有關規定中認定的規範字。并以此爲依據，規範用字，以避免大量的古字，造成讀者閱讀困難。對原文中的通假字及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中的異體字予以保留。這是本書關於用字的基本原則。

在此基礎上，對原文中大量存在的異體字，我們采取了具體分析、區别對待的方法，力求落實國家對語言文字的有關規定，同時亦兼顧到古籍的特殊性。爲此，我們首先根據《漢語大詞典》、《漢語大字典》、《辭源》等工具書對《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1027個異體字逐字進行了辨析，并將其分爲兩類：

第一類爲：如果原文中的某個異體字所具的詞義範圍等于或小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將此類異體字一律改爲規範字。例如：

①“幚”、“幇”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幫”。

②“氷”爲異體字，改爲規範字“冰”。

③“畆”、“晦”、“畂”、“畒”、“畮”均爲異體字，都改爲規範字“畝”。

此類異體字共784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76%。一般情況下，均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

第二類爲：如原文中某個異體字所包含的詞義範圍大于與之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範圍，則須先對該異體字進行辨析，以確定其在具體語境中的含義，然後再決定取舍。如該異體字在原文中具體的詞義與相應的規範字的詞義相同，則可將前者改爲後者；如前者的具體的詞義是後者所不具備的，則不可將其改爲相應的規範字，而須保留該異體字，以免造成混亂，影響文意。現以如下幾組字爲例，舉證説明：

菴（異體字）

庵（規範字）

①“編草結菴不違凉暑”《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傳》

此句中的“菴”指草屋，與“庵”的詞義相同，可將其改爲規範字“庵”。

②"太后嘗以體不安服菴閭子"(《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

此句中的"菴"指植物名,即青蒿,而"庵"不具有此義,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

③"本支菴藹四海蔭焉"(《晋書·后妃傳》)

此句中的"菴"讀 yǎn,"菴藹"指茂盛的樣子,爲固定詞組,故不改"菴"爲"庵",而保留原字。同樣,"菴蔚"一詞中的"菴"也不改爲"庵",而保留原字。

齎(異體字)

賫(規範字)

①"乃令入海者齎捕巨魚具"(《史記·秦始皇本紀》)

此處的"齎"指携帶,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②"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後漢書·馮衍傳》)

此處的"齎"指懷、抱,與"賫"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賫"。

③"平既娶張氏女齎用益饒"(《史記·陳丞相世家》)

此處的"齎"通"資",與"賫"詞義不同,不可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④"齎以薑棗"《史記·滑稽列傳》

此處的"齎"通"齊"(劑),指調配,與"賫"詞義不同,不改爲"賫",須保留原字。

釐(異體字)

厘(規範字)

①"失之豪釐差以千里"(《史記·太史公自序》)

此句中的"釐"指長度,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②"乃詔有司釐定"(《新唐書·禮樂志十一》)

此句中的"釐"指整理,與"厘"詞義相同,改爲規範字"厘"。

③"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福,與"厘"詞義不同,不改爲"厘"而保留原字。

④"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史記·屈原賈生列傳》)

此句中的"釐"讀 xī,指祭祀用的肉,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⑤"魯人更立釐公"(《史記·齊太公世家》)

此句中的"釐"通"僖",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⑥"釐辨麥也始自天降"(《漢書·劉向傳》)

此句中的"釐"通"來",指小麥,與"厘"詞義不同,不可改爲"厘",須保留原字。

⑦"父没則妻後母兄亡則納釐嫂"(《後漢書·西羌傳》)

此句中的"釐"通"嫠",指寡婦,與"厘"詞義不同,故不改爲"厘"而保留原

字。

挐拏(異體字)

拿(規範字)

①"不得挐訪追贓(《明史·劉澤清傳》)

此處的"挐"指捉拿,與"拿"同義,改爲規範字"拿"。

②"不聞挐音而後敢乘"

此句中的"挐"指船槳,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③"禍拏而不解兵休而復起"(《漢書·嚴安傳》)

此句中的"拏"指連綿、連續,與"拿"詞義不同,故不改爲"拿"而保留原字。

炤(異體字)

照(規範字)

①"挈火夕炤"

②"九司炤序"

③"分炤星晳"

④"循規烈炤"

以上四句均摘自《南齊書》卷十一。如按《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的規定,其中的"炤"只能都改爲"照",于此顯然不妥。因爲"炤"另外亦是"昭"的異體字。此處"炤"的詞義不易辨析,爲避免歧義,一律保留原文用字。

啑(異體字)

喋(規範字)

①"今已誅諸吕新啑血京師"(《史記·孝文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dié,"啑血"指踐血而行,謂殺人流血遍地,與"喋血"詞義相同,按《漢書·文帝紀》作"喋"。故將此處的"啑"改爲規範字"喋"。

②"始與高帝啑血盟"(《史記·吕太后本紀》)

此句中的"啑"讀 shà,通"歃"。《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中有曰:"王當歃血而定從。"其中"歃血"一詞正與例句中的"啑血"同義而不同字。因此雖異體字表中并未將"啑"收爲"歃"的異體,但爲保持本書同一詞匯用字的一致性及規範性,且區别于上例中的"啑 dié 血"一詞以避免混亂,故將此處的"啑"改爲"歃"字。原文中這類字的改動另見下例:

敺(異體字)

驅(規範字)

①"老弱奔走敺畜産遠遁逃"(《漢書·匈奴傳上》)

此句中的"敺"指驅趕,與"驅"同義,故改爲規範字"驅"。

②"至相敺擊"(《南齊書》卷十六)

此句中的"敺"通"毆",不能根據《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將其改爲"驅",故

將此處的“毆”改爲“毆”。

以上幾組例證中的語言文字現象較爲復雜,不能將其中的異體字一概而論地改爲《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相應的規範字。此類異體字共243個,約占《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全部異體字的24%。

除了《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規定的異體字之外,對于原文中出現的,而該表未收入的異體字,我們也按上述原則進行了處理。凡有其規範字的,經辨析後能用則用,不能用的則保留原字。下表中括號内的異體字均摘自原文,它們大致相當於前面所講的第一類異體字,在一般情况下,我們都將其改爲規範字。此種情况甚多,不能一一盡列。現將改動的出現次數較多的字例示如下:

髀(髀髀)　缶(缻)　黎(莉)　禪(禫)
辯(晉晉晉)　蓋(葢)　務(務務)　善(譱)
飆(飇飇)　剛(剄)　料(析)　觴(醻)
餅(餠)　詬(詢)　躪(躝)　舐(舐)
豺(犲)　穀(穀)　櫺(櫺)　疏(踈疏)
躔(躔)　罐(罐)　騮(駵駠)　搜(捜)
諂(讇)　駭(駴)　攣(攣)　髓(髓)
嘲(謿)　侯(矦)　裸(臝)　鎖(鏁)
齔(齓)　齏(韲)　美(媺)　踏(蹹蹋)
弛(弛)　羈(羇)　滅(烕)　柝(榜欜欜)
欸(欵)　悸(瘁)　秣(餗)　蜿(蟺)
垂(㝃埀)　奸(姧)　粦(燊)　腕(掔)
齪(躖)　殲(殲)　腦(腦)　尪(尩尫)
瓷(甆)　轆(轆)　旆(旆)　誤(悮)
蹙(蹴)　剿(剿)　篷(篷)　舄(舃)
啖(噉)　秸(䅲)　睥(睥)　隙(隟隙)
島(隝)　截(截)　媲(媲)　溆(漵)
登(登)　贐(賮賮)　撇(擎)　璇(琁)
鐙(鐙)　鯨(鱷)　愆(僁僁僁)　燕(鷰)
貂(鼦)　鞠(鞫)　鍥(剠)　腰(腰)
斗(㪷)　絶(㡙)　犖(犖)　燁(爗)
陡(陡)　誑(誆)　蛆(胆)　曄(曅)
扼(扼)　框(闛)　麯(麴)　彝(彜)
愕(愕)　髡(髠)　紝(絍)　癰(癕)
鋒(鋒鋒)　攬(擥擥)　穛(穛)　禹(禹)
蜂(蠭)　雷(靁)　潸(潸)　興(舉)

籲(龥)	燥(熮)	煮(鬻)	棕(椶)
鳶(䳒)	潴(瀦)	裝(𧙃)	菹(葅)

另外“秏”爲“耗”的異體字(《漢語大詞典》P4739),但在《第一批異體字整理表》中并未收入,對此類字要具體辨析:

“秏”作消耗、消費解時可改爲“耗”,如“士卒多秏,無尺寸之功”(《史記·李斯列傳》)中的“秏”可改爲“耗”。

“秏”通“眊”指昏亂時不改爲“耗”。如“天下秏亂萬民不安”(《漢書·董仲舒傳》)。

“秏”讀 mào,指無的時候不改爲“耗”,如“市中星衆者實其虚則秏”(《史記·天官書》)。

對原文中人名、地名等專名中出現的異體字,我們在基本不動的原則下也有辨析,目的也是爲了讀者閱讀時不産生歧意。如:“聃”、“耼”統一爲“聃”,“毌丘”、“母丘”統一爲“毌丘”。“鼂錯”、“鼌錯”統一爲“鼂錯”。地名中的“涼”、“況”、“峯”、“兗”等字,則均改爲“凉”、“况”、“峰”、“兖”等。如果專有名詞雖有異同,但讀者辨析無困難的,也在史自統一的原則下保持原文。如《舊唐書》爲“長孫无忌”,《新唐書》爲“長孫無忌”。專有名詞詞意爲歷史沿革的,亦不予統一,如:太山、泰山,雒、洛,勃海、渤海。

對原文中某些字,也本着從衆從俗的原則作了特殊規定。如“異”、“棄”、“災”、“傑”、“淚”等字,不一律依規定改爲“异”、“弃”、“灾”、“杰”、“泪”等,而保留原字。

對原文中某些訛字則參校殿本及中華本一律徑改。如:

“卧病床笫”(《元史》卷一百四十九),查無“床笫”一詞,據文意“笫”當爲“第”之訛,故校改爲“第”。

“設爼豆習禮讓”(《元史》卷一百九十五),查無“爼”字,據文意當爲“俎”之訛,故校改爲“俎”。

(二)字形

本書所用字形一律采用文化部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 1964 年聯合發布的《印刷通用漢字字形表》規定的新字形。

對原文中不規範的字形,如“杞”“妃”等字的右邊印成“已”或“巳”的一律改爲規範字形。對史書中爲避“正諱”、“家諱”等而造成的缺筆現象,凡不能查實的衹好一仍其舊,留待專家討論。

《二十四史全譯》版式説明

我們把《二十四史》譯爲白話文的宗旨是使更多的人讀懂《二十四史》，因此譯文力求準確傳述原文信息。但因爲存在着古、今文兩個系統之間事物、概念、詞語的差别，二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翻譯中某種程度的"增"與"减"的替代幾乎是不可避免的。爲了盡可能减少由此造成的信息傳達的不準確，故附排原文，使讀譯文時有所參照。又根據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把版式改爲横排，用兩欄相隔，原、譯文對排，段自取齊，便於讀者對讀對核。這樣大的版面變動，必然牽扯到史文原本的標題、目録之安排的合理性問題。爲此，我們以百衲本爲底本，參校了殿本、中華書局校點本的目録、標題、版面等有關形式，作了一些調整，謹説明如下：

（一） 關於紀志表傳

《二十四史》作爲紀傳體史書，其體例創成於司馬遷的《史記》，爲歷代編纂者所遵循。内容一般分爲紀、志、表、傳四部份，但又各有不同。其中《三國志》、《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南史》、《北史》無志；《後漢書》、《三國志》、《梁書》、《宋書》、《南齊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北史》、《晉書》、《南史》、《隋書》、《舊唐書》、《舊五代史》十五史無表。其順序基本如紀一、志二、表三、傳四排列，也有兩種不同情况。一是《後漢》、《魏書》志在傳後。二是作爲斷代合史的幾部史書，其中《三國志》和《舊五代史》，是分别各國排列紀、傳部份；《南史》、《北史》無志無表，紀傳部份不分國别按紀一傳二排列；《新五代史》是考（即志）在傳後，在世家之前，十國年譜（即表）在世家之後。如上兩種情况中，我們對《後漢書》及《三國志》作了改動。《後漢書》紀傳部份是六朝時宋人范曄所作，而《後漢書》的三十卷志是梁朝劉昭從晉朝司馬彪的《續漢書》中補出，所以百衲本及中華本都是紀傳與志分編，志書卷目單列序號，而殿本在整理刊刻時已將志改在紀後，統一排卷目。我們認爲，從叢書的角度説，殿本的排列更適於統一的原則，故《全譯》參用了殿本《後漢書》的排序形式。我們也查閲了有關資料，對《三國志》作了分析。文獻記載，《三國志》在西晉初年成書時爲三書：《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吴書》二十卷。中華書局點校本《三國志》出版説明有言："《三國志》最早的刻本——北宋咸平六年（公元 1003 年）國子監刻本，《吴志》分爲上下兩帙，前有刻《吴志》的牒文。後來紹熙的重刻本裹，也保留着一頁咸平國子監刻《蜀志》牒文。可知咸平刻書時雖已合併爲《三國志》，但還是三書分别發刻的。"《三國志》成書七百餘年後傳至北宋時期時，當時

雕版印刷技術成熟,使正史的合刊整理成書有了可能,並成爲當時流行的出版形式,於是出現了從宋淳化年間刊刻的《三史》到嘉祐年間刊刻的《十七史》。應新體式的需要,記魏文帝黄初元年至晉武帝太康元年六十年間史事而分刊的《魏書》、《蜀書》、《吴書》至此合三而一,並且命名爲《三國志》。我們現在見到的二十四史叢刊有三種:一爲武英殿本,一爲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一爲中華書局的點校本。三本中除百衲本《三國志》是影印宋紹熙重刻本一仍其舊外,另外兩種版本的卷目排列都是從一至六十五卷統一排目,衹是文前標題内容各本有所不同。殿本爲:魏志卷一(頂格),武帝操(另行,前空二);中華本爲:三國志卷一(頂格),魏書一(行末),武帝紀第一(另行,前空二)。我們認爲中華書局所選版本的《三國志》標題形式最適於横排本的編輯。衹是它稱"紀",而且"紀"的序號與"傳"的序號銜接排列,例如:三少帝紀第四、后妃傳第五。這與其他各史紀與傳各自排序號的做法不同。然而殿本《三國志》目録考中第一條已説明:"……惟《三國志》既無本紀之稱,並無列傳之目……,今考證悉遵壽原書例,不書紀傳等字……"依此爲證,我們按殿本去掉《魏志》中的"紀",這樣編排標題,全書就統一了。關於《魏書》、《舊五代史》版本形式歷來無二,因無書證支持,雖然是例外,也衹好保存原貌。《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自唐開官修史先河後的唯一一部私修史,體例與他史不同,自有歐氏的主張,且歷代版本都如此,我們也不便改動。

(二) 標題序號

由於二十四部史書成書、翻刻的年代不同,各版本類級標題的設置、形式甚至同一標題在各本中的具體内容或有異同。暫就各史中各卷的文前標題而言(它有似現代出版物中的章節標題),我們所見到的情形大致是:一卷爲單一内容的,如紀傳部份傳主占單卷、志書部份每卷衹有單一内容,一般都在卷首出現卷目内容標題;紀傳部份一卷多傳主、志書卷題下有分級内容的,卷目標題在各本中出現的形式很不一致。多數史卷把這級標題標在文前,有些史在文内;還有文前、文内皆無這級標題的(如《舊五代史》列傳)。我們就武英殿本、百衲本、中華書局點校本所輯各史粗略統計了一下,全書列傳部份把傳主之名設在文内的:百衲本有《三國志》(宋紹熙刊本)、《金史》(元至正刊本)、《新五代史》(宋慶元刊本)、《遼史》(元至正刊本);殿本有《晉書》、《舊唐書》、《元史》、《後漢書》、《隋書》;中華本有《元史》、《新五代史》、《晉書》、《隋書》。志書的情況又有例外:殿本的《舊五代史》、《宋史》、《漢書》、《新五代史》、《遼史》諸史中某些志書出現文内標題,中華本的《新唐書》、《魏書》、《南齊書》、《舊五代史》、《宋史》、《舊唐書》、《明史》這七史志書文内亦有標題出現。百衲本各史志書中各卷文内標題時有時無很不統一。此外,還有各種體例不一的情況。史書作爲歷史遺存,不是一世一時一人之作,出現這些現象都可以理解。但是從叢書整理的

角度對體例統一作適度裁奪,在所難免。在編輯過程中,經反復研討,我們决定處理文前標題的原則是:(1)統一將大標題在後的形式,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古本形式有大標題在後、小標題在前的,在版式的演變中逐漸也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了。以《新唐書》文前標題爲例。百衲本所據宋嘉祐本爲"薛李二劉高列傳第十一、唐書八十六",殿本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李二劉高徐";中華本又改爲"唐書卷八十六(另行)列傳第十一(另行)薛舉(附仁杲)李軌、劉武周、高開道、劉黑闥(附徐圓朗)"。從上可見大、小標題的次序在歷史上曾有所改變。我們在全譯本中,統一改爲大標題在前、小標題在後。如,原題爲"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改爲"列傳第四十七(另行)魏其武安侯列傳"(《史記》)。(2)各史中紀、志、表、傳序號拆出,統一排列序號。比如某些史,類傳不加序號,與傳序相混,像《新五代史》中有雜傳十九卷,原文標題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雜傳第二十七……新五代史卷五十七,雜傳第四十五",我們改爲:"新五代史卷三十九,列傳第二十七,雜傳一……新五代史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五,雜傳第十九"。列傳下的合傳如"宗室"、"后妃",類傳如"列女"、"良吏"及志下的分級内容標題爲四級標題,紀傳中無論專傳或以類相隨的合傳,傳主之名都標注爲五級標題,附傳人物又用小號字附後,可視爲六級。

(三) 標題的文字内容

在三本參校中,我們發現各本的標題都有一部份與内容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原則是,以傳文爲準改正文字,格式上的不同,則依三本中多出者改。如上述所談《新唐書》的文前標題,我們依從殿本的形式。統一各史卷的原則是:多數有則補,多數無則删,三本俱無,又没有資料可依的,則付之闕如,把這類卷題衹看作是原本的樣式,以便讀者核對原書查找。像現代出版物一樣,負責詳盡指示卷内分段内容的是段落標題。有這樣的標識,文意更加清晰,也更符合現代人的閲讀習慣。所以,凡有文獻根據的,我們都據之補齊了段落標題,以便讀者檢索。

總之,自宋代首創正史合刊這一出版形式以來,歷代雖云"翻刻",但至少在版式上不是一成不變的。這也説明像《三國志》之類斷代史隨着納入正史系列叢書的系統整理,它在形式上愈發磨滅了當初"别創一格"的特質,而與叢書體例逐漸趨同,從而反映了形式上的整齊劃一確是出版系列叢書的審美需要。爲此,我們在編輯過程中,嘗試着做了一些版式上的調整,至於能否有助今人閲讀,又不悖於纂者的旨意,敬請廣大讀者指正。

《南史》全譯出版説明

從公元420年東晉滅亡到公元589年隋統一全國,我國歷史上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稱爲南北朝時期。南朝從公元420年劉裕代晉建立劉宋到公元589年陳朝滅亡,歷經宋、齊、梁、陳四代。北朝從公元439年北魏統一北方開始,到公元534年分裂爲東魏、西魏。其後北齊取代東魏,北周取代西魏。北周又滅掉北齊,統一北方。隋纂周以後,又滅掉南方的陳和後梁,於開皇六年(589)統一了中國。記載這段歷史的史書除了南朝四史和北朝四史(所謂"八書")之外,還有《南史》和《北史》。南朝各史和北朝各史以朝代爲單元,是所謂斷代史;《南史》和《北史》則打通朝代,以歷史時期爲斷限,融匯貫通敍事,是所謂通史。兩史的作者同爲唐初人李延壽。

據新、舊《唐書》及《北史・序傳》記載,李延壽字遐齡,相州(今山東諸城)人。李延壽在隋代没有任何政治活動。唐太宗貞觀初年,他曾協助中書侍郎顔師古和給事中孔穎達做些古籍的"删削"工作,因此有條件看到皇家圖書館的藏書。貞觀五年(631),因母喪去職。服喪期滿後,留在蜀中編次自己所得史料。貞觀十五年,擔任東宫典膳丞、崇賢殿學士。後經令狐德棻推薦,參與撰修《晉書》。因撰修《晉書》有功,轉爲御史臺主簿。在此期間,他撰寫了《太宗政典》三十卷,奏上之後,陞任符璽郎。其後經尚書僕射褚遂良推薦,又參加了《隋書》十志的編寫工作。他通過這些研經、修史的工作,熟悉了修史的體例,並爲他撰寫南北二史準備了材料。李延壽修撰《南史》、《北史》,實際上是繼承父志。據李延壽《序傳》所載,其父李大師在隋末參加了竇建德起義,竇氏用他爲尚書禮部侍郎,並命他做同李唐政權"求和好"的使者。後來和約破裂,竇建德又助王世充抗唐兵於虎牢,引起唐高祖李淵大怒。王世充、竇建德失敗以後,李大師被流放到西會州,貞觀二年五月死於鄭州滎陽縣野舍。李延壽説他的父親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爲'索虜',北書指南爲'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别國並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吴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李大師在流放中得以恣意披覽史書,並根據編年收集史料,臨死時,以其"所撰未畢,以爲没齒之恨"。李大師時還衹有魏收的《魏書》、南朝沈約的《宋書》和蕭子顯的《南齊書》印行,《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及《隋書》當時都没有人修撰,所以李大師所覽限於宋、齊、梁、魏四代的史書。李延壽續修《南史》、《北史》時情況已大不相同。魏澹的《魏書》和王劭的《齊志》,儘管唐初還成書不久,但在國家圖書館中應當可以看到。李延壽因參加《五經正義》的"删削"工作,因"齊、梁、陳五代舊事所未見,因於編輯之暇,晝夜抄採之"。在參加修撰《晉書》期間,"復得勘究宋、齊、魏三代之事所未得

者"。到貞觀十七年,參加《隋書》十志的修撰,《周書》、《北齊書》、《梁書》、《陳書》與《隋書》都已相繼修成,當時合稱五代史,但因爲無志,故未公布,李延壽因"遍得披尋。時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録,家素貧罄,又無力雇人書寫。至於魏、齊、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北史·序傳》)。又於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削去之"。前後經過十六年,終於修成南、北二史,並呈請國子祭酒令狐德棻指教,令狐德棻改正乖失不當之處後,將其上奏朝廷。李延壽也上表唐高宗,顯慶四年(659),唐高宗親自爲之作序並詔令頒行。從此,《南史》、《北史》與南北朝諸史同時流行於世。

南、北二史都是衹有紀傳,無志表。李延壽修史時,已有《隋書》十志,涵蓋南北朝各史,李延壽曾參與其事,不再修志,也很自然。惟南北朝朝代更替,人事關係復雜,分合代併,枝枝蔓蔓,未能以表條理之,似爲遺憾。

《南史》、《北史》較之南北朝"八書",内容有增有減,總的看是減多增少。以南朝史爲例:《宋書》一百卷,《南齊書》五十九卷,《梁書》五十六卷,《陳書》三十六卷,合計爲二百五十一卷,而《南史》僅八十卷,不到四史卷數的三分之一;篇幅不到四史的一半。可以説,内容簡約,行文精練,是南、北二史的突出特點之一。增補方面,本紀主要涉及魏史。較之《魏書》,《南史》增節閔帝元恭,又補西魏文帝、廢帝、恭帝三傳。魏收作《魏書》不收西魏諸事,歷來史家有微辭,《北史》據他史補齊。列傳方面,《南史》增補了王琳、甄法崇、甄彬、鮑行卿、鮑客卿、張彪、吉士瞻、羅研、李膺等人,尤以文藝、孝義、隱逸諸傳增補較多。據不完全統計,較之南朝諸史,《南史》新增入傳者不下百餘人。《北史》增補了梁覽、雷紹、毛遐、乙弗朗、魏思賢等人傳,原有傳記又新增附傳者有元文都、元炬、元褒不下數十人。

二史立傳,頗重門第。傳主增删,似有一原則。凡在隋唐爲官者即保留其傳略,還可溯源追宗,傳及先祖;凡在隋唐無家族勢力的,即使"八書"中有記載,也多有删除。立傳常採用家傳形式,按同一家族的世系編次附例,至有一人傳記而附傳數十人者,幾乎成了這一姓族的家譜。這也是當時風氣使然。時勢如此,理清若干高門世族的來龍去脉,是理解南北朝時期許多重大問題的鎖鑰。

二史增補内容,有不少有重要史料價值。南朝官制中存在"典籤"一官,其淵源、職掌、性質如何,南朝諸正史俱無記載,《南史》許多列傳中增補了不少有關史料,有助於人們對南朝"典籤"制度的研究。《南史》宋文帝紀中文帝"好儒雅,又命丹陽尹何尚之立玄素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各聚門徒"的記載,《南史》齊廢帝東昏侯紀中租税制度、徭役制度的記載,《蕭琛傳》中南朝郎官之制演變的記載,《郭祖深傳》中對梁武帝殘民佞佛的揭露,《范縝傳》中他不肯"賣論取官"的對話,等等,都是極爲寶貴的史料。這些史料大概就是從李延壽所説"正史中所無"的雜史中取來。

對於南、北史從雜史"小説"中取材,史評褒貶不一。持異議者認爲因此摻入了大量神鬼故事、謡言讖言、戲謔笑料,是它的嚴重缺點。此固有理,然俗言口語入傳文,使人物形象鮮明風趣,則可以看做是對南朝綺靡文風的校正。我們知道,齊梁以來,文格日趨卑靡,書必駢文,言必引經據典。南北朝史書中保存的論文、奏議普遍詰屈聱牙,難以卒讀。二史"除其冗長,捃其精華",使敍述簡潔清楚,文氣更加流暢,使歷史更具趣味性、人性化,更便於普及,發揮其教化功能。唐宋古文運動領袖歐陽修主持編修的《唐書》李延壽傳中,對此有極高的評價:"其書頗有條理,删落釀辭,過本書遠甚。"當然,在删削過程中也有失誤。如關於

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以後的封爵記載,《魏書》均有“開國”二字置於封爵名稱之後和封爵等級之前,如某國公或某開國男等;其後,又往往綴以食邑若干户。《北齊書》與《周書》中也大抵如此。但是,在《北史》裏,李延壽幾乎將“開國”二字及食邑數一律删去。在《魏書》、《北齊書》與《周書》中的“開國”二字及食邑户數,是用以表示實封之制的,無“開國”二字或無食邑户數者,則爲虛封。《魏書·官氏志》明確記載實封爲“開國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虛封爲“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且封爵後無食邑户數。《周書·盧辯傳》也説:“周制:封郡縣五等爵者,皆加開國。……以此爲常。”李延壽删去“開國”二字使分封制度概念混淆,顯然不妥。又如《南史》中,删去傳主的生卒年月(南朝人多短命),似亦不當;某些詔令中含有反映當時社會狀況和假報官吏俸禄的資料,似亦不應當删,等等。還有一些由於截斷不當,造成文意不連貫的現象。此類現象古今難免,總的説,瑕不掩瑜。

《南史》、《北史》成書後流傳至宋代出現刊刻本,北京圖書館現存宋嘉祐本殘卷,元代流傳至今的有元大德本。明國子監主持整理的有南、北監本。清乾隆時期武英殿本《北史》根據明監本校勘整理。明清時期還有汲古閣本和金陵書局本流傳。民國以來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百衲本、同文書局本。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中華書局點校本,是當前最流行的版本。

《南史》全譯主編:楊忠。譯者:馬啓俊、劉玉才、王建莉、王德保、孫湘雲、秦良、梅俊道、凌左義、余光煜、余讓堯、葉樹發、周國林、杜華雲、戴訓超、閔定慶、劉友林、胡迎建、孫曉梅、沈重。

南史目録

第一册

第二册

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殷孝祖（族子）琰　劉勔（子）悛（悛子）孺
（孺弟）覽（覽弟）遵（悛弟子）苞（悛弟）繪
（繪子）孝綽（孝綽子）諒（孝綽弟）潛（繪弟）瑱

殷孝祖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禄勛。父祖宦并不達。

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宋孝武時，以軍功仕至積射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爲兗州刺史。

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荀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徑，僧韶間行得至，説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憂危，假命漏刻。主上曾不浹辰，夷凶翦暴。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而群迷相扇，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幸。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能控濟、河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静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御仗先有諸葛亮筒袖鎧、鐵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陵轢諸將。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曾祖父殷羨，官居晉光禄勛。祖父和父親仕途都不通達。

孝祖自幼放縱不羈，好酒色，有氣度才幹。宋孝武帝時，孝祖因軍功官至積射將軍。前廢帝景和元年，任兗州刺史。

宋明帝剛即位時，天下紛紛反叛，這時，孝祖的外甥司徒參軍潁川人荀僧韶向皇上建議由他領詔命徵召孝祖入朝，皇上便派僧韶出發。當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叛變，派遣黨羽薛索兒等帶兵占據了各渡口要道，僧韶由小路方纔來到孝祖處，勸孝祖説："廢帝凶狂無道，歷史上未有，不論朝廷或民間，人人都憂慮戒懼，性命在頃刻之間。當今皇上在十天之内，鏟除了凶暴的廢帝。在國家混亂，朝廷危急之時，應迅立君主，朝廷公卿百官，都無異議。但是尚有一些昏亂之徒，相互煽動，無故製造事端，利用主上幼弱，都想實現野心。舅舅自小有爲國立功之志，長大後又以氣節不凡而知名，假若您能率領濟、河一帶的勇士，回京護衛朝廷，這樣非但能救主平亂，而且可以名垂青史。"於是孝祖當天便拋下妻子兒女，率文武將士二千人隨僧韶回京。當時天下一齊反叛，朝廷衹控制了丹陽一郡之地。孝祖忽然回京，而且率兵不少，人心於是大大安定。皇上給孝祖進號冠軍將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皇上的儀仗中原有諸葛亮發明的筒袖鎧、鐵帽，二

與大將王玄謨别，悲不自勝，衆并駭怪。

十五石的弓都射不進，皇上將它們都賜給了孝祖。孝祖憑藉他對朝廷的忠誠，震攝衆將。當時賊軍占據赭圻，孝祖將率部前去攻打，在與大將王玄謨告别時，哀痛得難以克制，衆人都驚駭奇怪。

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中流矢死。追贈建安縣侯，謚曰忠。

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三日，孝祖率部與賊軍會戰，每次交戰時，都讓軍鼓和車蓋跟着自己。軍中人們都互相説："殷統軍真可説是效死之將，目下正與賊軍交鋒，而以儀仗跟隨，暴露自己的身份，假若敵人以十個射手集中射他一人，又哪能不死呢？"當天，孝祖就中流箭而死。朝廷追贈他建安縣侯，謚號爲忠。

殷琰

琰字敬珉，孝祖族子也。父道鸞，宋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

殷琰字敬珉，是孝祖同族之子。琰的父親殷道鸞，爲宋衡陽王劉義季的右軍長史。

琰少爲文帝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前廢帝永光元年，累遷黄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乃行府州事。明帝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荆州，會晋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爲豫州刺史。土人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并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二年正月，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西討之，築長圍，創攻道於東南角，并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十二月，琰乃始降。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諸將帥面縛請罪，勔并撫宥之，無所誅戮。後除少府，加給事中，卒官。

殷琰年少時就爲文帝所瞭解，所受到的恩遇同琅邪人王景文差不多。前廢帝永光元年，連續升遷至黄門侍郎，又出朝任山陽王劉休祐的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時，就由殷琰代爲處理州府事務。宋明帝泰始元年，朝廷任劉休祐爲荆州刺史，正遇上晋安王劉子勛謀反，朝廷就派殷琰爲豫州刺史。土著人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人都勸殷琰一同反叛，殷琰平素没有自家部隊，不能獨立自主，反而受杜叔寶的制約。永光二年正月，皇上派遣輔國將軍劉勔西征討賊，劉勔率部四面合圍，在城的東南角開攻城之道，并造大蝦蟆車裝土，用牛皮蒙着，派三百士兵推車，填平城前的塹溝。十二月，殷琰表示投降。當時殷琰正生病，讓人用木板抬着，諸將都自縛請罪，劉勔都加以撫慰寬宥，無一誅戮。後來朝廷又任殷琰爲少府，加給事中，卒於官任上。

琰性和雅静素，寡嗜欲，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爲城内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彦回并相與友善。

殷琰生性平和文雅、素静淡泊，清心寡欲，熟悉前朝典故。服事兄長很是勤謹，自幼以他的美行而受人稱道。在壽陽城受圍困多時，他被城内的人保護。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彦回都同他交情很好。

劉勔

劉勔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也。祖懷義，父穎之，位并郡守。

劉勔字伯猷，彭城安上里人。祖父懷義，父親穎之，位并任郡守。

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仕宋，初爲廣州增城令，稍遷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入直閤。先是，費沈伐陳檀不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既至，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悦。前廢帝即位，爲屯騎校尉，又入直閤。

劉勔自小有志向氣節，又好文章義理。家貧，求仕於宋朝，開始爲廣州增城令，不久升遷爲鬱林太守。大明初年回京，徐州刺史劉道隆請他任寧朔司馬。竟陵王劉誕占據廣陵反叛，劉勔隨劉道隆受沈慶之節制討賊。叛亂平定後，劉勔受封爲金城縣五等侯，任命爲西陽王劉子尚的撫軍參軍，入值閤門。當初，費沈討伐陳檀不成功，朝廷就任命劉勔爲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劉勔到任後，根據軍情，安排部署，平定了叛亂，又繳獲了大量名馬，還有珊瑚連理樹等，一并進獻朝廷。皇上十分高興。前廢帝即位後，劉勔又任屯騎校尉，入值閤門。

明帝即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四方響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勔還都，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致討。時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勔内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諸將并忿廣之貪冒，勸勔以法裁之。勔歡笑，即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内士庶感悦，咸曰來蘇。

明帝即皇帝位，江州刺史晉安王劉子勛叛亂，四方響應，朝廷派劉勔以本身官職兼任建平王劉景素的輔國司馬，攻占梁山。正逢豫州刺史殷琰叛亂，朝廷召劉勔回京，又兼山陽王劉休祐的驃騎司馬前往征討。當時殷琰環城堅守，從初春至冬末，劉勔率衆内外夾攻，戰無不勝。又善於安撫將帥，以待人寬厚爲部下所依從。將軍王廣之曾索求劉勔所乘的馬，諸將都十分氣憤，認爲廣之貪婪犯上，要求劉勔以軍法制裁。劉勔却欣然歡笑，立即解下繮繩將馬送給廣之。及至殷琰請求投降時，劉勔約束部下入城後不得輕舉妄動，騷擾百姓，城裏的文士百姓都十分感激高興，都説從此免除痛苦，獲得了新生。

還都，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軍，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後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栖息。聚石蓄水，仿佛丘中，朝士雅素者多往游之。

回到京城，劉勔官拜太子右衛率，封鄱陽縣侯，遷右衛將軍，兼豫州刺史，加都督。後來又召回京城任散騎常侍、中領軍。劉勔認爲官場形勢複雜，有退隱之心，於是在鍾山之南修建别墅，作爲休息之所。在此壘石蓄水，布置得如同山林之中一樣，朝中的素雅之士都到此處游玩。

明帝臨崩，顧命以爲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能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建鄴，加勔使持節、鎮軍將軍，置佐，鎮捍石頭。既而賊

明帝臨崩前，遺命劉勔爲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廢帝即位後，又給他加賜護兵五百人。元徽初年，月犯右執法，太白星侵犯上將，有人建議劉勔辭職。劉勔説："我憑心處世，無愧於天地，假若是我的才能輕而任職過重，那麽災禍必然延及，上天之意精密而深微，又豈是退隱可以幸免的?"桂陽王劉休範叛亂，兵馬很快地逼近建鄴，朝廷加封劉勔爲使持節、鎮軍將軍，配置

衆屯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戰敗，死之。事平，贈司空，謚曰忠昭公。子悛。

佐將，由他率部鎮守石頭城。不久叛軍屯集朱雀航南，右軍將軍王道隆率宫中警衛部隊趕往朱雀。聽説賊軍已到，急忙去信召劉勔趕來，劉勔戰敗，死於軍中。叛亂平息後，朝廷追贈劉勔爲司空，謚號爲忠昭公。劉勔的兒子名叫劉悛。

劉悛　劉瓛

悛字士操，隨父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後爲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同直殿内，并爲宋明帝所親待，由是與武帝款好。

劉悛字士操，隨父在廣陵征討竟陵王劉誕，因戰功官拜駙馬都尉。後來任桂陽王劉休範的征北中兵參軍，與齊武帝蕭賾同在殿内值班，都爲宋明帝所厚待，因此劉悛與武帝交情很好。

悛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爲“臨讎”，改名悛焉。

劉悛本名劉忱，宋明帝的忌諱很多，認爲“劉忱”念與“臨讎”同音，於是爲劉忱改名爲劉悛。

齊武帝嘗至悛宅，晝卧覺，悛自捧金澡罐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納稱此。

齊武帝曾有一次到劉悛家作客，白日小睡醒來，劉悛親自捧着金澡罐盛四升水讓武帝洗手，就此將金澡罐送給武帝，劉悛前後所獻納的物品以此爲最貴重。

後遷安遠護軍、武陵内史。郡南古江堤久廢，悛修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悛表其門閭。悛强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荆州，僮出謁，至是又謁悛。明帝崩，表求奔赴。敕帶郡還都，吏人送者數千萬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

後來，劉悛升爲安遠護軍、武陵内史。武陵郡南的古江堤久廢，劉悛下令修復尚未完工，江水忽然猛漲，正在修堤的百姓都四散逃走。而劉悛親自帶人上堤督促，於是纔將江堤保住。漢壽人邵榮興全家六代人共同生活，劉悛下令在他的門前立牌坊加以表彰。劉悛精明强幹有名聲，同治下的百姓關係也很好。蠻王田僮居住在山中，年近百餘歲，南譙王劉義宣任荆州長官時，田僮曾出山謁見義宣，到現在又出山拜見劉悛。明帝駕崩，劉悛上表請求赴朝廷奔喪。朝廷命他帶職回京，屬下的官吏百姓來送行的成千上萬。劉悛同他們一一握手，不停地哭泣，百姓都很感動，贈送給他的物品也很多。

桂陽之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航戰死，悛時遇疾，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尸。勔尸頂後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喪墓側，冬日不衣絮。齊高帝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殷勤抑勉。

桂陽王叛亂時，朝廷加封劉悛爲寧朔將軍，輔助守衛石頭城。父親劉勔在大航戰死，當時劉悛正生病，他匍匐在路旁，痛哭求見父親的尸首。劉勔的尸首頭頂後有傷缺，劉悛割下自己的頭髮補上傷缺之處。在父親墓邊服喪時，冬天也不穿棉衣。齊高帝代替劉勔任領軍將軍，他平素與劉勔交情很好，曾寫信給劉悛懇切地勸慰。

建平王景素反，高帝總衆。悛

建平王劉景素謀反，高帝統領軍隊討伐。

初免喪，高帝召悛及弟愃入省，欲使領支軍。及見皆羸削改貌，乃止。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後爲廣州刺史，襲爵鄱陽縣侯。武帝自尋陽還，遇悛，歡宴叙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備父友之敬。

劉悛剛服喪完畢，高帝召劉悛和他的弟弟劉愃入朝，想派他們帶領一支部隊。等見了他們後，發現都變得削瘦不堪，容顔改變，於是作罷。齊高帝初建帝業時，劉悛事先就表示擁戴，後來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謀反，朝廷又加封劉悛爲輔國將軍。後來又任廣州刺史，襲封鄱陽縣侯。齊武帝從尋陽回都，遇到了劉悛，兩人歡宴叙舊，相聚了十多天纔分手。武帝又派文惠太子及竟陵王蕭子良爲劉悛牽衣提鞋，讓他們以父親朋友的禮節對待劉悛。

齊受禪，國除，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爵。詔以興運隆替，不容復厝意也。

齊高帝蕭道成接受禪讓，劉宋亡國，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皇帝説，柳元景是恢復帝業的功臣，而劉勔又爲國獻身，應保留他們的封爵。皇上下詔認爲齊代宋立，朝代的興隆衰亡有一定之理，不必再對劉勔等有所安置了。

初，蒼梧廢，高帝集議中華門，見悛謂曰："君昨直邪?"悛曰："僕昨正直，而之急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在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悛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勛，非臣所及，敢不以實仰答。"

當初，蒼梧王被廢後，高帝集群臣於中華門議論，見到劉悛，便對他説："君昨天正在宫内值宿嗎?"劉悛回答："臣昨天正在宫内值班，但有急事外出了。"到後來，皇上問劉悛説："立功名的機會，人們是不會放棄的，卿以往在中華門同我説的話中，怎麽表現得對人世功名不感興趣呢?"劉悛回答説："臣世代蒙受宋朝的大恩，滿門又得到齊朝的看重，那種特殊的功勛，不是臣所能得到的，怎敢不如實回稟。"

遷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武帝在東宫，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武帝即位，改領前軍將軍。後拜司州刺史。悛父勔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記。悛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涕泣。於州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甑、𧶠山銅罍樽、銅豆、鍾各二口獻之。

後來，劉悛又升遷爲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當時齊武帝還是太子，經常臨幸劉悛的官府中，與他閑談至黄昏，并賜給屏風帷帳。武帝即位後，劉悛改任前軍將軍。後來又任司州刺史。劉悛的父親劉勔討伐殷琰時，平定壽陽，對民間秋毫無犯，百姓們感激不盡，爲劉勔立碑記功。劉悛步行經壽陽到司州上任，路過劉勔的石碑，下拜流涕。後來在州中興建學校，將自己訪得的古禮器銅罍甑、𧶠山銅罍樽、銅豆、鐘各二口送給學校。

遷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宅盛修山池，造瓮牖。武帝著鹿皮冠，披悛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從駕登蔣山，上數嘆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

又升遷爲長兼侍中。皇上數次臨幸劉悛家。劉悛的住宅中廣修山石池園，造瓮形窗。武帝頭戴鹿皮冠，給劉悛披上菟皮衾，在室中設宴飲酒。并將鹿皮冠賜給劉悛，到夜間纔離去。後來劉悛隨從皇上登蔣山游覽，皇上幾次嘆息説：

不下堂。”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累遷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行益州府、州事。

“貧賤時的朋友不可忘記，困苦時的妻子不可拋棄。”回頭對劉悛說：“這是用來比喻你的。人們常說富貴後容易改變一個人的本性，我現在雖然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今天同你盡百姓的歡樂。”劉悛起立拜謝。劉悛連續升遷爲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管理益州的府、州事務。

初，高帝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覬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

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人，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奥，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

當初，齊高帝任丞相輔助朝政時，有鑄造錢幣的想法，可正處在接受宋室禪讓之際，沒有來得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覬上《鑄錢均貨議》，旁徵博引，建議鑄錢，大意如下：

糧食與貨幣之間密切相關，這是自然之理。李悝說："糧食價格太昂貴了要傷害百姓，太低賤了又要傷害農民。百姓受了傷害，人心就要離散；農民受了傷害，國家就會貧窮。糧食太貴或太賤，都一樣造成損害。"三吳之地屬於內地，近年來遭受水災，而糧食價格并不昂貴，其原因是天下的錢少，而不是穀物的低賤，這個道理不可以不明察。鑄錢幣的弊病在於錢幣的輕重多次變動。重錢的不利之處在使用不方便，但雖不方便，其害處還是少的；輕錢的弊病在於易於被人僞造，而被僞造所造成的禍害是很深的。不法之徒僞造錢幣，國家雖有嚴厲法令而不能禁止，是因爲朝廷吝惜銅材又捨不得花工力。吝惜銅材和工力的理由，說錢是無用之物，衹不過是用來溝通貿易，所以使錢輕而數量多，使鑄錢省工夫而容易成，而没有考慮這樣做帶來的禍害。

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宜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已布於人，便嚴斷翦鑿，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塞奸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

從漢朝鑄造五銖錢到宋文帝，歷時五百餘年，國家制度世世代代有廢有立，而五銖錢始終不變的原因，是明白它的輕重合理，符合貿易的需要。因此臣認爲要設置鑄錢的機關，由各地方長官進獻銅材，朝廷大力主持鑄錢。每枚錢幣重量是五銖，一律依照漢朝的舊規。如果官府所鑄的錢已經通用，就嚴禁對錢幣加以刀剪斧鑿，若有重量不足，表面破缺，輪廓不全的，都不許流通。官府所鑄造的錢份量不足的，都按照標準的重

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

量，銷毁後重新鑄造。這樣便可以造福於貧窮守法的人，堵塞奸邪不法之路。錢幣既然統一，不論遠近都是一致，這樣百姓安居樂業，市場上也没有争端，百姓的衣食也就豐富了。

時議多以錢貨輕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奸。高帝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

時人的議論多認爲錢幣份量輕而數量少，應當重新大量鑄錢，加重份量以防壞人伺機作僞。齊高帝令各州郡大量購買銅和炭，但不久高帝晏駕，此事也就擱置下來了。

永明八年，悛啓武帝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爐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度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通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在青衣水南，青衣左側并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文帝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處。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鑄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

永明八年，劉悛啓奏武帝説："南廣郡界内的蒙山下有一蒙城，面積大約二頃，城中有煉銅的高鑪四座，高一丈，寬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河南行百餘步，平地掘開二尺深，便可見銅。又見古代掘銅的坑，深有二丈，掘銅人的住宅還在。鄧通是南安人，漢文帝曾將嚴道縣的銅山賜給他鑄錢。如今的蒙山就在青衣水的南邊，青衣水的左邊就是秦朝時的嚴道縣的地盤。青衣縣，文帝時改名爲漢嘉縣。而且蒙山離南安二百里，因此這裏一定是鄧通當年鑄錢的地方。最近臣將住在蒙山的僚人唤來詢問，他們説：'此處很可以經營鑄錢之事。'臣的這個建議若蒙允行，國家所得的利潤必將無數。一并獻上蒙山銅一片，又銅礦石一片，平州所鑄鐵刀一口。"皇上聽從了劉悛的建議。派官員入蜀主持鑄錢工作，鑄得千餘萬錢，後來因費工太多，就停止了。

悛仍代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監益、寧二州諸軍事。悛既藉舊恩，尤能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武帝晏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明帝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

劉悛仍然代始興王劉鑑任益州刺史、監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劉悛既憑藉先皇的舊恩，又特别善於逢迎權貴，接待賓客以及内室家眷的用費，都很奢侈。被罷免廣、司二州的職務時，將家産全部貢獻給朝廷，家中不留一點。在蜀任職時曾造了一個金浴盆，其餘的黄金器皿的規格也與浴盆差不多。劉悛罷蜀郡太守以原來的封號回京，原打算將家中金器獻給朝廷，正逢武帝晏駕，鬱林王剛即位，而劉悛的奉獻就減少了。鬱林王知道後，令有關部門收捕劉悛交付廷尉審問，將要治他死罪。明帝上奏營救，於是劉悛被寬宥死罪，但終身不得爲官。劉悛雖然被廢黜，但每天賓客不斷。

海陵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户尚

海陵王即位，劉悛以平民身份被任命爲兼左

書，尋除正。明帝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悛歷朝見恩遇，高帝爲鄱陽王鏘納悛妹爲妃。明帝又爲晋安王寶義納悛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

户尚書，不久又正式任命爲左户尚書。明帝即位，加領驍騎將軍，又恢復了駙馬都尉的原官。劉悛歷朝都被皇帝信任厚待，齊高帝爲其子鄱陽王蕭鏘娶劉悛的妹妹爲妃。明帝又爲晋安王寶義娶劉悛的女兒爲妃。從此以後，劉悛的家庭與皇室聯姻。

王敬則反，悛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悛兄弟以父死朱雀航，終身不行此路。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路經朱雀航感慟，至曲阿而卒。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子。

王敬則反叛事起，劉悛受命出守琅邪城，轉任五兵尚書。劉悛兄弟因爲父親死於朱雀航，他們終身不從此處經過。齊明帝崩，東昏侯即位，劉悛改任散騎常侍，兼驍騎將軍，尚書之職如故。劉悛護衛明帝靈柩經過朱雀航時，大爲傷感痛哭，行至曲阿就死了。朝廷追贈他爲太常、常侍、駙馬都尉的職銜如前。謚號敬子。

子孺字季幼，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喪，毁瘠骨立，宗黨咸異之。叔父瑱爲義興郡，携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吾家明珠也。"及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恒與游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中舍人。

劉悛的兒子劉孺字季幼，自幼聰明敏捷，七歲便能寫文章。十四歲時父親去世，他因哀傷而損壞了身體，骨瘦如柴，宗族的人們都感到驚異。叔父劉瑱任義興郡太守，帶他到任所，常常讓他坐在自己身邊，對客人們説："這是我們家的一顆明珠。"及至長大成人，顯得風度翩翩，性格通達平和，即使是家裏人也看不到他的大喜或大怒的顔色。本州官府徵召他爲主簿。由平民起用爲法曹行參軍，當時的鎮軍將軍沈約聞知他的名聲，召爲主簿，劉孺常日與沈約一起游玩作詩，大爲沈約所稱贊賞識。多次升遷，任太子中舍人之職。

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在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梁武帝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群臣賦詩。時孺與張率并醉，未及成。帝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洛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

劉孺自幼愛好文章寫作，天性又敏捷，曾在武帝跟前作《李賦》，接受詔令後，提筆就寫，很快就寫成了，毫無停頓之處。梁武帝很是稱贊他。後來又陪同武帝在壽光殿飲宴，武帝令群臣作詩。當時劉孺和張率都醉了，没有寫成。於是武帝在劉孺上朝用的手板上題詩開玩笑説："張率是東南的名士，劉孺是洛陽的才子，你們本來應揮筆而就，這次爲什麽這等遲緩？"劉孺被皇上所親愛，由此可見。

遷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累遷散騎常侍，左户尚書。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出爲晋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入爲侍中。後復爲吏部尚

劉孺升遷爲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歷任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多次升遷爲散騎常侍，左户尚書。大同五年，代理吏部尚書。又出朝任晋陵太守，在郡中謙和守禮，爲部下所稱道。又入朝任侍中。後又任吏部尚書。母親死，

書。母憂，以毀卒，謚曰孝子。

服喪，因哀傷過度而死，謚號是孝子。

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并不高，唯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孺弟覽。

劉孺自小與堂兄劉苞、劉孝綽齊名，劉苞早年就死了，孝綽數次因犯法而免官，劉苞和孝綽二人官位都不高，惟有劉孺地位高貴。劉孺存有文集二十卷。劉孺的弟弟叫劉覽。

劉覽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位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期不嘗鹽酪，食麥粥而已。隆冬止著單布衣，家人慮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床下，覽因暖得寐。及覺知之，號慟歐血。梁武帝聞其至性，數使省視。

劉覽字孝智，十六歲時就精通《老子》、《易經》，官居中書郎。爲生母服喪，結草棚居於母親墓邊，兩年不吃油鹽，僅食麥粥而已。隆冬季節也衹穿單布衣，家裏人怕他身體受損，不能堅持到服喪完畢，半夜偷偷地將炭火放在他床下，劉覽因爲身體暖和，便睡着了。及至他醒來發現了，大哭以致吐血。梁武帝聽説他生性如此純厚，多次派人去看望他。

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并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免官。孝綽怨之，常謂人曰："犬噬行路，覽噬家人。"出爲始興内史，居郡尤勵清節。復爲左丞，卒官。覽弟遵。

服喪完畢後，任尚書左丞。生性聰明敏捷，尚書省官員有七百人，他見一面後就全部記住了人家的姓名。爲官清廉正直，不謀私利。他的堂兄吏部郎劉孝綽，在位時貪污納賄，劉覽上奏彈劾，朝廷免了孝綽的官職。孝綽心中怨恨，常對人説："狗都衹咬過路人，而劉覽却咬自己家裏人。"劉覽出朝任始興内史，在郡裏特別提倡清正的節操。後來又任尚書左丞，死於官所。劉覽弟名遵。

劉遵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爲晉安王綱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王立爲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蕃及在東宫，以舊恩偏蒙寵遇，時輩莫及。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羡令孝儀令曰："賢從弟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内含玉潤，外表瀾清，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爲心，辭章博贍，玄黄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

劉遵字孝陵，自小就志向高雅，有學問品行，又善於寫文章。任晉安王蕭綱的宣惠、雲麾二將軍府的記室參軍，頗爲蕭綱所器重，以賓客之禮相待。蕭綱被立爲皇太子，劉遵被任命爲太子中庶子。劉遵自從跟隨蕭綱在藩王的任所以至在東宫，都因家室與皇家的舊交而倍受寵信，同輩的人都趕不上他。死於中庶子任上，皇太子深爲痛惜傷悼，給劉遵的堂兄陽羡令孝儀下令説："你的賢能的堂弟中庶子劉遵突然逝世，我的哀傷難以用言語表達。他生前孝順父母，友愛兄弟，道德淳厚，固守正道，内在的品德美好，外在的表現又平和，言行相符，如終如一。文史學問豐富，内心蘊藏美德，文章内容廣博，辭采五色繽紛。平時表現十分謙謹，對自己的要求又很嚴格。我往日在漢南，他爲我撰寫文稿，連篇

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其見愛賞如此。

不斷；及至我任職朱方時，他又很從容地做我的首席賓客，我們曾一起游宴，游船剛剛開動，樂曲也就齊鳴，這樣快樂的時候，他不曾有一天不追隨在我的左右，没有一時不和我在一起。孔子説有益的朋友有三種，他就是這種人呵。他没有來得及在地方任職，發揮他的政治才能，真使人長久地思念啊，山野中多有馴良的山鷄，然而他却是容貌舉止莊嚴的鳳凰，在他身上足以看到人的温、良、恭、儉、讓的五種美德。”劉遵就是這樣受到賞識寵愛。

劉苞

苞字孝嘗，一字孟嘗，悛弟子也。父愃，位太子中庶子。

苞三歲而孤，至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叔父悛、繪等并顯貴，其母謂其畏憚，怒之。苞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悲耳。”因而歔欷，母亦悲慟。初，苞父及兩兄相繼亡歿，悉假窆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奉君母朱夫人及所生陳氏并扇席温枕，叔父繪常嘆伏之。

劉苞字孝嘗，一字孟嘗，是劉悛弟弟的兒子。父親劉愃，官居太子中庶子。

劉苞三歲時，父親死去，長到六七歲，見到他的伯父叔父時，常常哭泣。當時他的伯父、叔父劉悛、劉繪等人都地位顯要，劉苞的母親以爲劉苞是害怕見他們，很不高興。劉苞説：“父親死得早，我記不得他的相貌，聽説伯父叔父們都與父親長得相似，所以見到他們就想起父親，心中自然悲痛。”説完哀嘆抽泣，母親也悲傷痛哭。當初，劉苞的父親和兩個兄長相繼去世，都是臨時的墓葬。劉苞十六歲時，開始爲父兄改葬，一切由他經管，不用伯父叔父資助。侍奉正母朱夫人和生母陳氏十分勤謹，爲她們扇席温枕，他的叔父劉繪對此常贊嘆敬服。

少好學，能屬文，家有舊書，例皆殘蠹，手自編輯，筐篋盈滿。梁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遷右軍功曹，累遷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及從兄孝綽等并以文藻見知，多預宴坐。受詔咏《天泉池荷》及《採菱調》，下筆即成。

劉苞自小好學，善寫文章，家中藏有大量舊書，都被蟲蛀蝕了，他一手整理編輯完好，把家中的書箱都裝滿了。梁朝初年，因爲他是臨川王妃的弟弟，所以從征虜將軍的主簿提拔爲右軍功曹，逐步升遷爲太子洗馬之職，掌管書記事務，侍講壽光殿。和他的堂兄孝綽一起都以文采而出名，常常參加朝廷的宴會。受詔命作詩《天泉池荷》和《採菱調》，提筆而成。

天監十年卒，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托以喪事從儉。苞居官有能名，性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士友咸以此嘆惜之。

天監十年死，臨終時唤來朋友南陽人劉之遴，委托他主辦自己的喪事，并且要求從儉。劉苞當官以有才能知名於世，性情和善又直爽，與人交處，能當面批評別人的缺點，但背後又能贊揚別人的美德，因此，對他的去世，士林的朋友們都感到十分惋惜。

劉繪

繪字士章，悛弟也。初爲齊高帝行參軍，帝嘆曰："劉公爲不亡也。"及豫章王嶷鎮江陵，繪爲鎮西外兵參軍，以文義見禮。時琅邪王詡爲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

劉繪字士章，劉悛的弟弟。起初任齊高帝行參軍，高帝嘆息説："劉勔等於没有亡故呵！"及至豫章王蕭嶷鎮守江陵，劉繪任鎮西外兵參軍，因善解文章義理而受到禮遇。當時琅邪人王詡任功曹參軍，因有辦理公務的才能而受到重視，蕭嶷曾對幕僚們説："我雖不能得到陳蕃的後嗣，但是我的幕府中有兩位能人。"

性通悟，出爲南康相，郡人有姓賴，所居名穢里，刺謁繪，繪戲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此人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默然不答，亦無忤意，嘆其辯速。

劉繪性格通達聰悟，出朝任南康相，郡裏有一人姓賴，住在穢里，拿着名片來拜見劉繪，劉繪同他開玩笑説："您有什麽污穢？因而居在穢里？"這人應聲而答説："不明白孔丘有什麽缺陷，而居住在闕里？"劉繪聽到後啞口無言，但也不認爲他是頂撞冒犯，而嘆服他的辯才敏捷。

後歷位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胤撰修禮儀。永明末，都下人士盛爲文章談義，皆湊竟陵西邸，繪爲後進領袖。時張融以言辭辯捷，周顒彌爲清綺，而繪音采贍麗，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言其處二人間也。

後來歷任中書郎，負責起草詔誥。後又受命協助國子祭酒何胤撰寫禮儀。永明末年，京都人士盛談文章義理，都集中在竟陵王西邸，而劉繪成爲少壯派中最傑出者。當時張融因言辭善辯敏捷，周顒更加清麗，而劉繪的言談富麗華贍，一并成爲人們的風範。當時人們對此這樣説："三人共宅而居，中間夾着清漳水，張融在南，周顒在北，劉繪處在中央。"意思是劉繪處在張、周二人中間。

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爲表言其事，繪須臾便成。嶷嘆曰："禰衡何以過此。"唯足八字云："提携鞠養，俯見成人。"後魏使至，繪以辭辯被敕接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

魚復侯蕭子響被殺，豫章王蕭嶷想請求朝廷批准安葬，召劉繪起草奏章，劉繪一會兒就寫成了。蕭嶷嘆息説："即使禰衡又怎麽能超過這樣的捷才。"當中有八個字："提携鞠養，俯見成人。"後來北魏使者來朝，劉繪因言辭善辯受命接待使者。接待完畢，應當撰寫答辭。劉繪對别人説："不要説潤色不容易，僅祇是懂得我的言辭就很難了。"

隆昌中，兄悛坐事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明帝輔政，救之，乃免死。明帝即位，爲太子中庶子。安陸王寶晊爲湘州，以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内史，行湘州事。寶晊妃，悛女也。寶晊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晊以爲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服闋，爲晋安王征北

隆昌年間，劉繪的兄長劉悛因事獲罪將要被誅殺，劉繪拜伏在殿前請求代替兄長受死，當時是明帝任宰相，出面營救，纔得免死。明帝即位後，劉繪擔任太子中庶子。安陸王蕭寶晊任湘州太守，任命劉繪爲冠軍長史、長沙内史，主管湘州事務。寶晊的王妃，是劉悛的女兒。寶晊有一寵愛的侍女，劉繪想奪爲己有，侍女將此禀告寶晊，寶晊很氣憤，從此與劉繪不和。劉繪逢母

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親去世，離職服喪，服喪期間很是純孝。服喪完畢，任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管理南徐州事務。

及梁武起兵，朝廷以繪爲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爲之寒心。繪終不受，乃改用張欣泰。轉繪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

及至梁武帝起兵，朝廷派劉繪任雍州刺史，劉繪堅辭不接受任命。當時衆人都因爲朝政昏亂，感到心寒意冷。劉繪最終不接受任命，朝廷改派張欣泰。調劉繪任建安王車騎長史，管理府國事務。

及東昏見殺，城内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齎其首詣梁武帝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卒。子孝綽。

及至東昏侯被殺，城中衆臣派劉繪和國子博士范雲等人帶着東昏侯的首級迎接梁武帝於石頭城。劉繪轉任大司馬從事中郎，死於此任。兒子名孝綽。

劉孝綽

孝綽字孝綽，本名冉。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與同載以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即孝綽小字也。父繪，齊時掌詔誥，孝綽時年十四，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命駕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并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兼善草隸，自以書似父，乃變爲别體。

劉孝綽字孝綽，本名是冉。自幼聰敏，七歲能作文章。舅父齊朝中書郎王融十分賞識，對他另眼相看，帶他同車去訪親友，稱他爲神童。王融常常説："天下寫文章的人中假如没有我，就應該數阿士最强了。"阿士就是孝綽的小名。父親劉繪，在齊朝時掌管起草詔誥，孝綽時年十四歲，劉繪常常讓他代爲起草詔令。父親的同輩人沈約、任昉、范雲等聞聽他的美名，特地坐車來訪，任昉特别對他喜愛賞識。范雲比劉繪年長十餘歲，范雲的兒子孝才與孝綽都是十四五歲。及至范雲見到孝綽，就讓孝才拜孝綽爲兄。孝綽又擅長草書和隸書，認爲自己的書法與父親相似，後來就變爲别體。

梁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贈任昉，昉報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直史兼褒貶，轄司專疾惡，九折多美疹，匪報庶良藥。"其爲名流所重如此。

梁朝天監初年，從家中被起用爲著作佐郎，作《歸沐詩》贈給任昉，任昉作詩回報説："你這位洛陽的美士，送給我懷秋的詩作，豈止是撫慰老人的心，還有深深的寄托。正直的史官褒貶分明，負責的官員嫉惡如仇，人生中雖然波折很多但有益處，這首詩不是回報，大約可以成爲良藥。"他爲名流所看重到如此地步。

後遷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即真。武帝時宴幸，令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作詩七首，武帝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累

後來又升遷爲兼尚書水部郎，上書答謝皇上。皇上下手令説："美麗的錦緞不可馬上製成，官府文書之類你也應温習。"不久就下了正式任命。武帝經常大宴群臣，宴席上命沈約、任昉等人賦詩言志，孝綽也被引見。曾有一次陪武帝宴飲，在座位上作詩七首，武帝看罷他的作品，篇

遷秘書丞。武帝謂舍人周捨云："第一官當知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

篇贊嘆不已，從此朝野人士對他刮目相看。連續升遷至秘書丞之位。武帝對舍人周捨説："第一等的官位應當知道用第一等的人物。"因此用孝綽居此官職。

後爲太子僕，掌東宫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吴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先圖孝綽。太子文章，群才咸欲撰録，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兼廷尉卿。

後來任太子僕，掌管東宫的文牘事務。當時昭明太子蕭統愛好文學，喜歡結交文人，孝綽與陳郡人殷芸，吴郡人陸倕、琅邪人王筠、彭城人到洽等一同受到太子的禮遇。太子建樂賢堂，在堂上畫群賢的像，太子讓人先畫孝綽的像。太子的文章，諸位賢能之士都想爲之編輯著録，太子惟獨讓孝綽爲之編輯成集并作序。又升遷爲兼廷尉卿。

初，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狎，溉少孤，宅近僧寺，孝綽往溉許，適見黄卧具，孝綽謂僧物色也，撫手笑。溉知其旨，奮拳擊之，傷口而去。又與洽同游東宫，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深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携妾入廷尉，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劾奏之，云"携少姝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武帝爲隱其惡，改姝字爲妹。孝綽坐免官。諸弟時隨蕃皆在荆、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訴到氏。又寫别本封至東宫，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

當初，孝綽同到溉兄弟關係很親密，到溉年少喪父，他的住宅靠近寺廟，孝綽到到溉家，正好看見了黄顔色的被褥等，孝綽認爲這是和尚用的東西，因而一面用手撫摸，一面發笑。到溉猜到了孝綽之意，發怒并揮拳痛打孝綽，孝綽口被打傷，逃走了。又孝綽與到洽同在東宫爲賓客，自以爲才能超過到洽，每每在宴會上嘲笑鄙薄到洽的文章，到洽心中深深記恨。及至孝綽任廷尉卿時，帶着小妾住進廷尉府，而將母親仍留在家中。而到洽不久就任御史中丞，於是就命屬下上奏彈劾孝綽，説："携少姝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梁武帝看了奏章，爲掩蓋孝綽醜行，將奏章中"姝"字改爲"妹"字。孝綽因此事獲罪免了官職。孝綽的幾個弟弟當時都隨藩王在荆、雍等地，知道此事後都給他寫信陳説對到洽憤慨不平的十件事，内容都是控訴到氏兄弟。又寫了另外一封送到東宫，昭明太子收到後就命人燒掉，根本不拆開看。

孝綽免職後，武帝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預焉。及武帝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帝以孝綽詩工，即日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晚年忽忽不得志，後爲秘書監。

孝綽被免官後，武帝還多次派僕射徐勉宣布旨意去安慰他，每次朝廷宴會仍請他參加。後來武帝作了一首《籍田詩》，又派徐勉先送給孝綽看。當時奉命以此題作詩的有幾十人，武帝認爲孝綽的詩好，當天就起用他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又升爲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後來因爲收受了别人一束絹帛，被送絹的人告發，降職爲信威臨賀王長史。孝綽晚年鬱鬱不得志，後任秘書監。

初，孝綽居母憂，冬月飲冷水，因得冷癖，以大同五年卒官，年五十九。

當初，孝綽爲母親服喪，冬天喝冷水，因而得了好冷食的癖好，大同五年死於官所，時年五十九歲。

孝綽少有盛名，而伎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旻等并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間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由此多忤於物，前後五免。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誦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文集數十萬言，行於時。兄弟及群從子侄，當時有七十人，并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

孝綽自小就名聲很大，因此倚才使氣，隨意而行，對人往往欺凌不敬。有不合他意的人，就極力詆毀攻擊。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旻等都被朝廷重視，而孝綽特別看不起他們。每次朝廷集會，他在公卿大臣中找不到說話的人，反而叫馬夫來問民間軼聞，因此多次觸犯別人，前後五次被罷免官職。但孝綽的文章辭藻却爲後進者所崇拜，當時人們很看重他的文章，他每寫一篇文章，早晨寫好，晚間就傳遍全城，愛好的人都口誦手抄，甚至流傳到北方的河、朔，樓臺亭院中的楹柱和墻壁上没有不題上他的詩文的。他的文集有數十萬字，流行一時。他的兄弟以及堂侄等當時七十人，都能作文章，這是近古以來没有過的。

其三妹，一適琅邪王叔英，一適吴郡張嵊，一適東海徐悱，并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所謂劉三娘者也。悱爲晋安郡卒，喪還建鄴，妻爲祭文，辭甚凄愴。悱父勉本欲爲哀辭，及見此文，乃閣筆。

他的三位妹妹，一位嫁琅邪人王叔英，一位嫁吴郡人張嵊，一位嫁東海人徐悱，都有才學。徐悱的妻子的文章特别清雅勁拔，就是人稱劉三娘的。徐悱任晋安郡守，死在任上，回建鄴安葬，妻子作祭文，文辭十分凄涼悲哀。徐悱的父親徐勉本來想作哀辭，及至看到這篇祭文，就擱筆不作了。

劉諒

孝綽子諒字求信，小名春。少好學，有文才，尤悉晋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裹晋書”。位中書宣城王記室，爲湘東王所善。王嘗游江濱，嘆秋望之美。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有目疾，以爲刺己。應曰：“卿言‘目眇眇以愁予’邪?”從此嫌之。

孝綽的兒子名諒字求信，小名春。自小好學，有文才，特别熟悉晋代歷史，時人稱他爲“皮裏晋書”。位居中書宣城王記室，受到湘東王的厚待。湘東王曾在江畔游玩，贊嘆秋色之美。劉諒回答説：“今天可以説是‘皇帝之子降臨長江北岸邊’。”恰好湘東王有眼病，便以爲劉諒是諷刺自己。便回答説：“卿是説‘雙目模糊，望而不見，使我憂愁’嗎?”自此以後就很討厭劉諒。

劉潛 劉孝勝 劉孝威 劉孝先

孝綽弟潛字孝儀，幼孤，與諸兄弟相勖以學，并工屬文。孝綽嘗云“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謂孝威也。

孝綽的弟弟劉潛字孝儀，自幼喪父，與兄弟們互相勉勵努力學習，都善於作文章。孝綽曾説：“三筆六詩”，“三”指的是孝儀，“六”指的是孝威。

舉秀才，累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鎮襄陽，引爲安北功曹史。及王爲皇太子，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爲陽羨令，甚有稱績。後爲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除中書郎。累遷尚書左丞，長兼御史中丞。在職多所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出爲臨海太守。時政網疏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下條制，勵精綏撫，境内翕然，風俗大變。入遷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爲豫章内史。侯景寇建鄴，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宫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

孝儀被推舉爲秀才，逐步升遷到尚書殿中郎。受皇上命令作雍州《平等寺金像碑文》，碑文作得很宏偉壯麗。晉安王蕭綱鎮守襄陽，召他爲安北功曹史。及至晉安王立爲皇太子，仍補授他爲太子洗馬，又升爲中舍人。出朝任陽羨縣令，很有爲人稱道的政績。後爲中書郎，因公事失誤而降爲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出使北魏歸來，任中書郎。又多次升遷爲尚書左丞，長期兼任御史中丞。在職期間對不法行爲多有彈劾糾察，没有什麽顧慮畏忌，受到人們稱贊。出朝任臨海太守。當時國家法網空疏，百姓中多有違法現象。孝儀一到任，就宣布制度條令，對百姓進行勉勵和安撫，於是境内出現安定和諧的氣象，民風也爲之一變。入朝升任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朝任豫章内史。侯景叛亂，進犯建鄴，孝儀派兒子劉勵率本郡兵馬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京援救。及至皇城陷落，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迫，豫章郡失陷，孝儀也死了。

孝儀爲人寬厚，内行尤篤。第二兄孝熊早卒，孝儀奉寡嫂甚謹，家内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時人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孝儀待人寬厚，平日家居德行尤其誠篤。第二個兄長孝熊去世很早，孝儀侍奉寡居的嫂嫂十分恭謹，家中事無巨細都一定先請示嫂嫂决定，他與妻子朝夕服事，從未有失禮之處，當時人們對此也很稱道。孝儀有文集二十卷流行於世。

第五弟孝勝，位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紀僭號於蜀，以爲尚書僕射。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元帝宥之，以爲司徒右長史。

孝綽的第五弟孝勝，位居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出使北魏回來，任安西武陵王蕭紀的長史、蜀郡太守。蕭紀在蜀叛亂稱帝，任孝勝爲尚書僕射。孝勝隨蕭紀出兵峽口，兵敗被俘。梁元帝寬恕了他，任命他爲司徒右長史。

第六弟孝威，氣調爽逸，風儀俊舉。初爲安北晉安王法曹，後爲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并掌管記。大同中，白雀集東宫，孝威上頌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至安陸，卒。

孝綽的第六弟孝威，氣派爽朗超逸，風度俊美高雅。開始任安北晉安王法曹，後任太子洗馬、中舍人、庶子、率更令，并且掌管文案。大同年間，有白雀飛集太子東宫，孝威呈上的頌詞，十分優美。太清年間，升爲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至侯景叛亂，跟隨司州刺史柳仲禮到安陸，去世。

第七弟孝先，位武陵王主簿，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元帝以爲黄門郎，遷侍中。

孝綽的第七弟孝先，官居武陵王主簿，與兄長孝勝一同隨蕭紀出兵峽口。兵敗被俘後，元帝任命他爲黄門郎，後升爲侍中。

劉瑱

瑱字士温，繪弟也。少有行業，文藻、篆隸、丹青并爲當世所稱。時有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并爲當世第一。

瑱妹爲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别，瑱令蒨畫王形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奶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駡云"故宜其早死"。於是思情即歇，病亦除差。此姬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

瑱仕齊，歷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繪卒。

論曰：當泰始之際，二殷去就不同，原始要終，各以名節自立。孝祖玩敵而亡，蓋其宜也。劉勔出征久撫，所在流譽，行己之節，赴蹈爲期，雖古之忠烈，亦何以加此。悛至性過人，繪辭義克舉，諸子各擅雕龍，當年方駕，文采之盛，殆難繼乎。孝綽中冓爲尤，可謂人而無儀者矣。

劉瑱字士温，劉繪的弟弟。年少便有操行事業，文章辭采、篆書隸書、繪畫等都爲世人稱道。當時有滎陽毛惠遠善於畫馬，而劉瑱善於畫婦女，兩人并列爲當時第一。

劉瑱的妹妹是齊朝鄱陽王的王妃，夫妻感情很好。鄱陽王被齊明帝殺了後，王妃追思傷感過度，得了重病，醫療無效。當時有一個陳郡人殷蒨很會畫人像，同真人没有區别，於是劉瑱讓殷蒨畫了一張鄱陽王和他平生最寵愛的侍妾一起照鏡子的像，兩人好像要共寢的樣子。劉瑱就密派老女傭人將這張畫給王妃看，王妃看了後，朝畫上吐唾沫，接着駡道："所以他應當早些死掉。"從此對王的思念停止了，病也漸漸好轉。這位侍妾也被打發去受苦，後來王妃便把這張畫燒掉了。

劉瑱在齊朝做官，歷任尚書吏部郎，義興太守。先於劉繪去世。

論曰：在宋明帝泰始年間，殷孝祖和殷琰二人的進退不同，然而究其始終，各人都能以名氣節操自立於世。殷孝祖輕敵而死，但大約也是死得其所。劉勔多年帶兵出征，所到之處，美名流傳，他能堅守節操，以爲國赴湯蹈火作自己的願望，即使是古代的忠烈之士，也難以做到。劉悛生性純厚，劉繪言辭高妙，劉繪的幾個兒子各人都有文藝特長，當年并駕齊驅，這種興盛的文采風流，大約今後也難以再有了。孝綽的私德很壞，可説是不知禮儀道德之類的人了。

南史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

魯爽 薛安都 (從子)深 鄧琬 劉胡 宗越 吴喜 黄回

魯爽 魯秀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彦仁，仕晋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爲雍州刺史。宋武帝討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武帝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盡室入姚氏，頃之病卒。父軌一名象齒，便弓馬，膂力絶人，爲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武帝定長安，軌、休之北奔魏。魏以軌爲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致誠，以殺劉康祖徐湛之父不敢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

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及軌死，爽代爲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粗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次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仕魏以軍功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欲反，復遣秀檢察，并燒石季龍殘餘宫殿。秀常乘驛往返，是時病還遲，爲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度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彭城，爲魏軍所獲。以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縣人。祖父魯宗之，字彦仁，在晋朝做官至南陽太守。義熙元年起義，因爲有功授任雍州刺史。宋武帝討伐劉毅，與宗之一同會師江陵，宗之被封爲南陽郡公。宗之以爲自己不是武帝部下，而屢建大功，因而自己有了疑心。恰當司馬休之被武帝猜疑，便與休之一起逃走，全家投奔後秦姚興，不久病逝。魯爽的父親魯軌又名象齒，嫻熟騎射，氣力超人，任竟陵太守，他隨父親魯彦仁一起投奔後秦的姚興。到宋武帝收復長安，魯軌與司馬休之向北投奔北魏。北魏用魯軌任荆州刺史，封襄陽公，駐鎮長社。當時武帝駐鎮襄陽，魯軌派親信程整帶了書信打算南歸而表其誠心，但因爲他曾殺了劉康祖和徐湛之的父親又不敢南歸。宋文帝多次派人去招他歸來，并且許他爲司州刺史。

魯爽少年時就有武藝，魏太武帝瞭解他，經常將他安排在身邊。到魯軌死後，魯爽代替他父親任荆州刺史、襄陽公，鎮守長社。他粗豪縱酒，多次有過失，太武帝曾發怒要把他殺了。魯爽害怕，暗中考慮南歸宋朝的計劃。他的二弟魯秀小字天念，很有謀略，在北魏作官，因有軍功，任中書郎，封廣陵侯。有人向太武帝報告建鄴有人造反，於是太武又派魯秀前去檢查考察，并且燒掉石季龍的殘餘宫殿。魯秀去建鄴常常乘驛車往返，此次因爲患病，未能按時回來，被太武帝責問，魯秀又因此恐懼。太武帝不久向南進攻，魯秀便隨從他渡過黄河。原先是廣平人程天

善針術，深被太武賞愛，封南安公，常置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武北還，與爽俱來奔。文帝悦，以爽爲司州刺史，秀爲滎陽、潁川二郡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毁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太武已崩，上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碻磝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

祚爲殿中將軍，他有武藝氣力。元嘉二十七年，他協助守衛彭城，被魏軍擒獲。因爲他喜於針灸，很被太武帝賞識喜愛，封爲南安公，常常將他帶在身邊。程天祚常常勸説魯秀南歸宋朝，魯秀采納了他的意見。到太武帝撤軍北還時，程天祚便與魯秀、魯爽一道來投奔宋朝。宋文帝高興，用魯爽爲司州刺史，魯秀爲滎陽、潁川二郡太守。這是元嘉二十八年。魏國因爲魯爽南歸入宋，把他的祖墳毁了。次年四月魯爽被召回朝廷，這時太武帝已經駕崩，宋文帝更變北伐謀劃。五月，宋文帝派魯爽、魯秀及程天祚等出兵許昌、洛陽。王玄謨攻打碻磝，不能攻下，失敗撤退，魯爽也收軍南還。

三十年，元凶弑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事平，以爽爲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畜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在建鄴。元凶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爲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因此歸順。孝武即位，以爲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

元嘉三十年，太子劉劭謀殺文帝叛逆，南譙王劉義宣起兵進入建康討伐劉劭，魯爽與雍州刺史臧質一起到達江陵。平定劉劭以後，孝武帝授魯爽任豫州刺史，加封都督。魯爽到壽陽，便委屈自己的本意而奉承賓客，驅使士人，蓄養儀仗，聚集馬匹，好像有强盗就要到來。劉劭謀殺文帝時，魯秀在建鄴。劉劭對魯秀説："我爲您誅殺了徐湛之了，將要委任給您職務。"便以魯秀任右將軍，派他去攻打新亭，魯秀乘此機會歸順了孝武。孝武帝即皇帝位，用他任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

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使其衆戴黄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板義宣及臧質等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并留竟陵縣不聽進。使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左軍將軍薛安都與爽相遇，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并伏誅。

孝建元年二月，劉義宣與魯爽謀反，義宣答覆説到秋天當共同發動。魯爽縱酒荒謬，當日便起兵。魯爽讓他的士兵戴上黄色的標志，稱建平元年，私製朝服。義宣、臧質聽説魯爽已經起事，便匆忙地一起反叛。魯爽於是派人將他製造的車駕、朝服送到江陵，他給義宣及臧質等人的文書説："丞相劉義宣現補授爲天子，車騎將軍臧質現補授爲丞相，平西將軍朱脩之現補授爲車騎將軍，皆文到日奉命執行。"義宣見文驚愕，魯爽送來的儀仗等帝王用物都留在竟陵縣，不許再往前奉送。義宣派魯爽直接出兵歷陽，從采石渡過軍隊，與臧質同時水陸俱下。左軍將軍薛安都與魯爽相遇，將他殺了，把他的頭顱傳送到建鄴。薛安都接着進軍并平定了壽陽，魯爽的兒子、弟弟都被殺了。

薛安都 傅璽越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爲强族，族姓有三千家，父廣爲宗豪。宋武帝定關、河，以爲上黨太守。

薛安都，河東郡汾陰人。世代都是大族，在汾陰薛姓有三千家，安都的父親薛廣是族中的豪雄。宋武帝平定潼關和黄河中游一帶，用安都任上黨太守。

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仕魏以軍功爲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來奔，求北還，構扇河、陜。文帝許之。孝武鎮襄陽，板爲北弘農太守。魏軍漸强，安都乃歸襄陽。二十七年，隨王誕板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陜，率步騎居前，所向剋捷。後孝武伐逆，安都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孝武踐阼，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以功封南鄉縣男。安都初征關、陜，至白口，夢仰視天，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等見天門開不?"至是嘆曰："夢天門開，乃中興之象邪?"

安都少年時便以勇敢聞名，身高七尺八寸，嫻熟騎馬射箭。在北魏作官，因有軍功任雍州、秦州都統。元嘉二十一年南來投奔宋朝，又請求北還魏國，在黄河中游和陜西一帶連結煽動反魏力量。文帝同意他的要求。孝武鎮守襄陽，發詔書任命他爲北弘農太守。魏軍漸漸强大，安都便回到襄陽。元嘉二十七年，隨王劉誕授安都爲建武將軍，跟從柳元景進兵關中、陜西，率領步兵騎兵在大部隊的前面，所到之處都贏得勝利。後來爲孝武帝討伐叛逆的劉劭，薛安都率領馬軍與柳元景一同響應。到孝武即皇帝位，授安都任右軍將軍，率領他統轄的騎兵作前鋒，直搗臺城劉劭殿中。因爲有功封南鄉縣男。安都開始出征關中、陜西時，軍至白口曾做一夢，夢見仰看上天，見天門既開，他對身邊的人説："你們看見天門開了嗎?"至此，他嘆息説："夢見天門開，這是國家中興的象徵嗎?"

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罪，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即日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矟，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遥問曰："薛公何之?"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指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車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元景復呼之令下馬入車，因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勳臣，云何放恣，輒於都邑殺人。非惟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相宥。"因載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憚直免官。

堂弟薛道生因軍功任大司馬參軍，犯了罪，被秣陵令庾淑之所鞭笞。安都大怒，聽到消息的當天便乘馬帶隨從數十人，令左右持矟，要到秣陵刺殺庾淑之。走到朱雀航，遇上柳元景，柳元景遠遠地問道："薛公到哪裏去?"安都躍馬到元景的車後説："小子庾淑之鞭打我的堂弟，今日特地到秣陵去殺他。"元景想此事不妥，停車哄騙他説："庾淑之這小子没有好的方法對付他，你去動手將他殺了，很是痛快。"安都於是回轉馬頭就要趕路，元景又喊他，要他下馬到車子上來。元景便在車上指責他説："您堂弟服飾言語都與寒微的人物没有分别，并且又犯了罪，理應受到處罰。您作爲朝廷有功之臣，怎麽可以任性，隨便在都市中殺人?這樣做不但法紀不允許，皇上也就没有什麽口實來寬恕您。"於是元景將他載了一起返回，安都要殺庾淑之的事被制止了。這一年安都又因放縱免官。

孝建元年，除左軍將軍。及魯爽反叛，遣安都及沈慶之濟江。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世梟猛，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

時王玄謨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義宣遣將劉諶之及臧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横擊陷之，賊遂大潰。轉太子右衛率。

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遣安都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水軍，并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時魏軍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會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白衣領職，坦繫尚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棘榛深密，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人患。

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景和元年，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

明帝即位，安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時安都從子索兒在都，明帝以爲左軍將軍、直閤。安都將爲逆，遣報之，又遣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二人俱逃，携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并皆同反。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北討，所至奔散，斬薛索兒。

時武衛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勔，攻殷琰於壽陽，道固部將傅靈越爲廣之軍人所禽，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即殺。"時生送詣勔，勔

孝建元年，授任左軍將軍。到魯爽反叛，朝廷派安都與沈慶之渡長江。安都望見魯爽，便躍馬大叫，直奔他刺去，魯爽應手倒下。安都的隨從范雙斬了魯爽的頭顱。魯爽是一世的猛將，都説他一個人可以抵擋一萬人，而薛安都匹馬單槍斬他還陣，當時人都説關羽斬顏良也不過如此了。晋升到侯的爵位。

當時王玄謨在梁山抵禦南郡王劉義宣和臧質，安都又率領騎兵爲援軍。義宣派將軍劉諶之和臧質進攻玄謨。玄謨命令各軍抵抗他們，派安都領騎兵從賊兵右邊突出攔腰截擊他們，賊兵便大敗潰散。安都轉任太子右衛率。

大明元年，魏軍向無鹽進軍，朝廷派薛安都統領馬軍，東陽太守沈法系統轄水軍，一起受徐州刺史申坦的調度。不久，魏軍撤退，申坦要求回軍去攻打任城的榛莽地區，朝廷准許他的請求。恰天大旱，水源多已枯竭，人馬疲勞困苦，不能遠追。安都、法系以百姓身份擔任職務，申坦被拘留在尚方。任的榛莽地帶大約在任城縣界，是歷代逃亡反叛的人聚居的地方，荆棘樹木又深又密，難於用兵，所以叛逃的人能在此長久地保藏下來，經常成爲人們的憂患。

第二年，安都恢復職務，改封武昌縣侯。景和元年，任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

明帝即皇帝位，薛安都起兵響應晋安王劉子勛，當時薛安都的侄子索兒在京城，明帝用他任左軍將軍、直閤。安都將要反叛，便派人到京城告訴索兒，又派人到瓜步山迎接他。此時右衛將軍柳光世也與薛安都共同謀反，二人一起逃跑，携帶了薛安都的兒子們和他的家人，席捲家産向北逃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也都一同反叛。明帝派齊高帝率前將軍張永等人北進追討，他們兵鋒所到的地方，反叛的兵士便奔逃潰散，斬殺了薛索兒。

此時，武衛將軍王廣之帶領他的部下隸屬於劉勔，在壽陽攻打殷琰。崔道固的部將傅靈越被王廣之的兵士擒獲，靈越大聲地説："我是傅靈越，你捉住了賊人爲什麽不殺?"兵士即將他解

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靈越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侄，致敗之由，實在於此。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還建鄴。明帝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

送到劉勔那裏。劉勔親自對他慰勞，問他爲什麽要叛逆朝廷，他回答說："天下都倡導起事，豈止在我？"劉勔又問："您何不早早歸順朝廷，竟在草野之間逃命？"傅靈越回答說："薛公在淮北起兵，威震天下，不能專一任用有智有勇的人，而是將大事交給子侄，他失敗的原因，實在就在這裏。人生都要歸於一死，實在没有面目要求活下去了。"劉勔以爲他的思想豪壯，將他送回建鄴。明帝要給他寬宥，靈越的回答始終一樣，終不改變，於是把他殺了。傅靈越是清河人。

子勛平定，安都遣别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焕等奏啓事詣明帝歸款。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帝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安都，懼不免罪，遂降魏。

劉子勛被平定以後，薛安都派别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焕等人奉書函向明帝請求歸順。索兒死時，安都派柳光世守下邳，到此時，柳光世也率領他的部隊歸降。明帝以爲國内已經平定，想在淮河以北宣耀自己的聲威，於是派遣張永、沈攸之率大兵迎接薛安都，而薛安都擔心朝廷不能給他免罪，便投奔北魏去了。

薛深

深，安都從子也。本名道深，避齊高帝偏諱改焉。安都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入北。高帝鎮淮陰，深遁來，委身自結於高帝。果幹有氣力。宋元徽末，以軍功至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

薛深，薛安都的侄子。本名道深，因避齊高帝名中的一字諱，改名爲深。薛安都獻彭城投降北魏，同族親屬都一起歸順北魏。齊高帝鎮守淮陰，薛深從北魏逃出到淮陰，托身自附於高帝。薛深爲人果决幹練而有氣力。宋元徽末年，因有軍功官至驍騎將軍、軍主，封爲竟陵侯。

沈攸之之難，齊高帝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深領軍屯司徒右府，分備建鄴。袁粲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遥呼深，深驚起，率軍赴難。高帝即位，除淮陰太守，尋爲直閤將軍，轉太子左率。武帝即位，遷左衛將軍。隆昌元年，爲司州刺史、右將軍，卒。

沈攸之起兵發難，齊高帝進入朝廷，豫章王蕭嶷代替齊高帝守備東府，派薛深領軍屯駐司徒右府，分别守備建鄴。袁粲據守石頭城，豫章王蕭嶷夜裏登上西門遠遠地呼喊薛深，薛深驚起，率軍救難。高帝即皇帝位，授薛深淮陰太守，不久任直閤將軍，轉任太子左率。齊武帝即帝位，遷任左衛將軍。隆昌元年，任司州刺史、右將軍，逝世。

鄧琬

鄧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也。父胤之，宋孝武征虜長史、光禄勛。

鄧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父鄧胤之在宋孝武帝時任征虜長史、光禄勛。

孝武起義初，琬爲南海太守，以弟璝與臧質同逆遠徙，仍停廣州，久之得還。歷位丹陽丞。大明七年，車駕幸歷陽，追思在蕃之舊，擢琬爲給

孝武起義初時，鄧琬任南海太守，因他弟弟鄧璝與臧質一同反叛而流放遠郡，鄧琬仍留滯廣州，許久纔被召還。歷任丹陽縣丞。大明七年，孝武帝游幸歷陽，因懷念當年都督地方各州軍事

事黄門侍郎。明年，出爲晋安王子勛鎮軍長史、尋陽内史，行江州事。

時的部下，擢拔鄧琬爲給事黄門侍郎。明年，出任晋安王劉子勛的鎮軍長史、尋陽内史，并代行江州刺史職務。

前廢帝以文帝、孝武并次居第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既同，深致嫌疑，因何邁之謀，乃遣使賫藥賜死。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遇、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托，當以死報效。"景和元年冬，子勛戎服出聽事宣旨，欲舉兵，四坐未答。録事參軍陶亮曰："請效死前驅。"衆并奉旨。

前廢帝認爲文帝、孝武帝都是排行第三而登上皇位，子勛的排行也是第三，因此對他十分猜嫌，便用了何邁的計劃，派使者携帶毒藥到江州賜他自殺。使者到了江州，子勛的典籤謝道遇、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人將此事奔走告訴鄧琬，哭泣着向他請求救助子勛的計策。鄧琬説："我是南國一個貧寒士人，受到先帝特别的恩寵，先帝將他的愛子托付我，我應當用死來報答。"景和元年冬，子勛身着軍服出廳宣布詔令，想要起兵，大家還没有回答，録事參軍陶亮説："請允許我效命作爲前鋒。"衆人一起奉命。

會明帝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史并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黄閤，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有符孝武，理必萬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黄閤是吾徒事耳。"衆并駭愕。

恰逢明帝平定了前廢帝所造成的混亂局面，給子勛晋升職務號稱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詔書到來，各位僚佐都高興地一同到鄧琬那裏道喜説："暴亂已經平定，今殿下又開黄閤，在公在私都是值得大家大大祝賀的喜事。"鄧琬以爲子勛排行第三，又在尋陽起兵，符合孝武帝在尋陽起兵的故事，照理必定事事告捷，於是取過明帝的詔書丢在地上説："殿下應當開宫殿南面的大門，黄閤是我們這一輩人的事。"衆人聽了都感到驚訝。

琬與陶亮等繕甲器，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吴郡太守顧琛、吴興太守王曇生、晋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并同叛逆。琬乃建牙於桑尾，傳檄建鄴，購明帝萬户侯，布絹二萬匹，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

鄧琬與陶亮等修理兵甲器械，四處徵兵。郢州刺史安陸王劉子綏、荆州刺史臨海王劉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劉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吴郡太守顧琛、吴興太守王曇生、晋陵太守袁標、義興太守劉延熙都一同反叛。鄧琬便於桑尾建立衙署，傳送聲討文書到建鄴，用布絹二萬匹、金銀五百斤來購買明帝的萬户侯，其他爵位各有不同。

明帝遣荆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顗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奉勸子勛即僞位。琬乃稱説

明帝派遣荆州典籤邵宰乘驛車還江陵，經過襄陽。袁顗派人騎快馬帶了書信緊急報告鄧琬，勸他不可解下甲衣放鬆戒備，并勸子勛登僞皇帝

符瑞，令顧昭之撰爲《瑞命記》。造乘輿御服，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后璽令，群僚上僞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三年爲義嘉元年。其日雲雨晦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僞殿之西，其夕有鵂栖其中，鴞集其幰，又有禿鶖鳥集城上。拜安陸王子綏爲司徒，因雷電晦冥，震其黄閤柱，鴟尾墮地。又有鴟栖其帳上。

位。鄧琬便假稱有了祥瑞的徵兆，命令顧昭之撰寫《瑞命記》。又製造皇帝的車駕服裝，建立太廟，設置祭祀壇場，假造有崇憲太后玉印的命令，所屬官吏給子勛奉上僭稱的帝號。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劉子勛在尋陽城裏即皇帝位，改景和三年爲義嘉元年。那天雲雨交會，行登基禮時竟忘了呼萬歲。用子勛的坐車除掉車脚作爲輦，放在僞宫西邊，那天夜裏有鵂栖宿輦中，鴞鳥停在輦前面的帷幔上，又有禿鶖鳥停在城頭。子勛授安陸王劉子綏爲司徒，因爲雷電昏暗，雷鳴震動了黄閤的柱子，宫殿頂上的鴟尾被震落地上。又有鴟鳥栖於殿中帷幔之上。

琬性鄙暗，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并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内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群小競爲威福，士庶忿怨，内外離心矣。

鄧琬爲人庸俗昏暗，貪吝太過，錢財酒食，都親自計算和點核。至此，父子都賣官鬻爵，又派出婢女僕夫到市場街道上去販賣貨物。他自己則醉酒狂歌，弈棋游戲，日夜不停。有賓客到門上求見，過了十天半月也不能見到他的面。内政全委托給褚靈嗣等三人，一般小人競相作威作福，士人百姓都心懷忿恨，上下内外全都離心離德。

明帝遣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吴興太守張永爲繼。尚書下符："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加侵犯。若有逼損，誅翦無貸。"

明帝派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向南進討，吴興太守張永作爲後續。尚書省發出符令："奉皇帝詔令因四王幼弱，不幸陷於危難，交兵的時候，不可隨便將他侵犯，如有人敢以逼迫損傷了他，誅殺不貸。"

琬遣孫冲之等前鋒一萬據赭圻，冲之於道與子勛書，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請速遣陶亮衆軍相接，分據新亭。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及孝祖中流矢死，沈攸之代爲前鋒。冲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

鄧琬派孫冲之等前鋒一萬人據守赭圻，冲之在路上給子勛捎信説，要張帆順流而下，直取白下，請求迅速派陶亮等軍前來接應，分兵據守新亭。陶亮本來就没有辦事的才能，他聽説建安王劉休仁親自前來，殷孝祖也來了，不敢進兵。到孝祖中亂箭而死，沈攸之代爲前鋒，孫冲之對陶亮説："殷孝祖是一員猛將，一出戰便死了，天下的事便已有定向了，不必再戰了，就應當直取京城。"而陶亮不聽從冲之的話。

明帝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衆軍奮擊，大破之。琬又遣豫州刺史劉胡來屯鵲尾。胡宿將，攸之等甚憚之。胡鄉人蔡那、佼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胡因要

明帝派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戰，各部隊奮勇出戰，大破孫冲之的軍隊。鄧琬又派豫州刺史劉胡來駐軍鵲尾。劉胡是一位老將，攸之等人對他很是害怕。劉胡的同鄉蔡那、佼長生、張敬兒各率領軍隊隸屬於沈攸之駐扎在赭圻，劉

那等共語。那等説令歸順。胡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略。

胡便要求同蔡那等人對話。蔡那等人勸説劉胡，要他歸順明帝。劉胡撤軍回到鵲尾，没有權變的謀略。

建安王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時胡等兵衆强盛，遠近疑惑。明帝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彦回至武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杜幼文因此求黄門，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即使彦回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爲下之節。"

建安王劉休仁自武檻進據赭圻，當時劉胡等人兵衆强盛，遠近的人都對他猜疑。明帝想要安定人們的情緒，派吏部尚書褚彦回到武檻選拔將帥以下軍官。申謙、杜幼文因此求助於宦官，沈懷明、劉亮求助於中書郎。建安王劉休仁便命彦回準備選用他們，而皇上不同意，説："忠臣爲國殉職，你們不想像他們那樣報效朝廷，而是面臨國家的危難，干預朝廷的法度，這哪裹是作爲臣子的行爲規範？"

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决，上又遣强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繼至。攸之繕修船舸，板材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突栅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趁流而下，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

沈攸之等人與劉胡兩軍相持日久不能决戰，明帝又派强弩將軍任農夫等領兵前來助戰。沈攸之修理船隻，板材不足，没有辦法可想。恰好鄧琬送給劉胡五千片木料供其軍用，一會風浪迅奔，木板衝破栅欄涌入大江，劉胡軍不能控制，木板順流而下，停泊在沈攸之等人的營前，攸之所需的板材大大地滿足了。

琬進袁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剋，乃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陳慶至錢溪不敢攻，越溪於梅根立寨。胡别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顗更使胡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吴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千乘，拔其營栅，苦戰移日，大破之。顗被攻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既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夜走徑趣梅根。顗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

鄧琬推舉袁顗都督征討各項軍事，親自率領樓船千艘進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過鵲尾往上據守錢溪，切斷鄧琬的糧道。劉胡多次攻打張興世，不能攻下，於是派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條戰船前往錢溪，又告誡他到了錢溪，不必出戰。陳慶到了錢溪不敢攻戰，越過溪水在梅根扎營。劉胡另派將軍王起率領一百條戰船攻打張興世，將他打得大敗，劉胡率領其他戰船急還錢溪。袁顗又派遣劉胡去攻打張興世。建安王劉休仁因此命令沈攸之、吴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人進攻濃湖，製造牛皮戰艦一千艘，攻破拔除了袁顗軍的營寨，苦戰一天多，大破袁軍。袁顗被攻緊急，急派人送信召劉胡回來。張興世已占據錢溪，江路阻斷，劉胡軍缺乏糧食。鄧琬運送許多資用糧食，害怕張興世在途中搶劫，不敢下運。劉胡派出將領前去迎接，被錢溪守軍擊破，星夜逃走，直奔梅根。袁顗聽説劉胡逃走，也拋棄部衆往西逃奔，走到青林地方被殺。

琬惶擾無計，時張悦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戒

鄧琬惶惶不安，没有計策，此時張悦正爲他的侄子張浩發喪，便假説有病唤鄧琬前來議事，

之，若聞索酒便出。琬至，謀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悅曰："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慴不能應，第二子詢提刀出，餘人續至，即斬琬。悅因賫琬首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深以父爲明帝效力被繫作部，因亂脱鎖入城，執子勛囚之。

命令在一旁埋伏兵甲警戒，如聽到要酒的聲音便出來。鄧琬來到，和張悅商議謀殺晉安王劉子勛，封存府庫，以此向朝廷賠罪。張悅說："哪能出賣殿下求活呢?"張悅於是呼喚要酒，喚了兩次，埋伏在旁邊的武士都驚怕而不敢應聲出來。張悅的第二個兒子張詢提刀出來，其他人纔陸續出來，當即殺了鄧琬。張悅於是將鄧琬的頭送到建安王劉休仁那裏投降。蔡那的兒子蔡道深因他父親爲明帝效力而被鄧琬拘禁在作部，因亂脱開鎖鏈進城，捉拿了劉子勛，將他囚禁起來。

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建鄴。劉胡走入沔，竟陵郡丞陳懷直，憲子也，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困，因隨懷直入城，告渴得酒，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往建鄴。張興世弟僧彦追殺懷直，取胡首，竊有其功。

沈攸之等部隊到了江州，將子勛斬於桑尾衙門外，將他的頭顱送往建鄴。劉胡逃入沔陽城，竟陵郡丞陳懷直，是陳憲的兒子，攔在路上邀他入城。劉胡人馬都已疲乏，於是跟隨懷直進城。劉胡說他渴了，懷直便給他酒喝，飲酒完了，拿佩刀自殺，没有死，陳懷直便斬了他的頭送往建鄴。張興世弟弟張僧彦得知這一消息，追趕上去，殺了陳懷直，取了劉胡的頭顱，偷占了他的功勞。

荆州聞濃湖平，更議奉子項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遣使歸罪。荆州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勒兵入城，執子項以降。

荆州方面聽説濃湖已經平定，改變了主張，要擁護臨海王劉子項逃奔益州去投靠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贊同這個主意，他們說："雖然還要往西部開進，又怎麽可能到達?"於是派使者到朝廷認罪。荆州中從事宗景、土人姚儉等率兵入城，逮捕了劉子項歸順朝廷。

劉胡

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及長單名胡焉。出身郡將，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明帝即位，除越騎校尉。蠻畏之，小兒啼，語云"劉胡來"便止。

劉胡，南陽郡涅陽人，本因面部坳下黧黑像胡人，故名坳胡，到長大以後便單名叫胡。他出身爲郡將，不久任隊主。他率軍討伐各地蠻民，所到之處没有不勝利的。蠻民對他十分畏懼。明帝即皇帝位後，他被授任爲越騎校尉。蠻民畏懼他，小孩哭的時候便說："劉胡來了。"哭聲便停止了。

宗越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越更被黜爲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爲蠻所殺，越於市中刺殺仇

宗越，南陽葉縣人。本是南陽的第二大家族。安北將軍趙倫之鎮守襄陽，襄陽有許多雜姓，宗越反被貶黜爲勞役門第。他由擔任郡中捕快小吏出身。他的父親被蠻民殺了，宗越在市場

人。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買馬。

上刺殺仇人。太守夏侯穆稱贊他的行爲，提拔他爲隊主。蠻民中有做盜匪的，太守便常常派他去討伐，衹要他去便有功績。他家中貧窮沒有錢買馬，持刀執盾步行而往，單身出戰，衆人不能抵擋。每一次勝利，郡中將領便給他賞錢五千，因此纔能買馬。

元嘉二十四年，啓文帝求復次門，移户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侵魏，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狸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

元嘉二十四年，宗越上奏文帝要求恢復爲南陽郡的第二大家族的宗姓，將家屬遷移到冠軍縣，明帝允許了他的請求。二十七年，宗越隨從柳元景入侵北魏，率領馬幢隸屬柳元怙立有戰功，回來以後補授後軍參軍督護，隨王劉誕對他開玩笑說："你是什麽人？便得到我府中的'參軍督護'這四個字的稱號。"宗越回答說："佛狸不死，不怕我得不到諮議參軍。"劉誕大笑。

孝武即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朝廷致討，越戰功居多，追奔至江陵。時荆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尚方，尋被宥。追論前功，封范陽縣子。

孝武即皇帝位，宗越被任命爲江夏王劉義恭的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臧質、魯爽反叛，朝廷下令討伐，宗越多有戰功，追擊敗亡軍隊直到江陵。當時荆州刺史朱脩之尚未到達，宗越殺戮的人很多，又逼迫奪取南郡王義宣的子女，因而被罷官拘禁在尚方衙署，不久被赦罪。追論他以前的功勞，封爲范陽縣子。

大明三年，爲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孝武使悉殺城内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凡殺數千人。改封始安縣子。

大明三年，任長水校尉。竟陵王劉誕占據廣陵反叛，宗越率領馬軍從屬沈慶之攻打劉誕。等到他攻破城池，孝武帝命令將城内成年男子全部殺了。宗越接受孝武帝命令執行殺戮，親身參加此事。他殺人時，沒有不是先給予鞭打的，有的是先鞭打他的面部。表現出很是高興的樣子，似乎他很有收獲，一共殺了數千人。他被改封爲始安縣子。

前廢帝景和元年，進爵爲侯，召爲游擊將軍、直閤，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帝凶暴無道，而越、譚金、童太一并爲之用命，誅戮群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粗強，識不及遠，感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時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明帝因此定亂。明晨越

前廢帝景和元年，進封爲侯爵，召入朝中任游擊將軍、直閤，領南濟陰太守，改領南東海太守。前廢帝凶暴不行德政，而宗越、譚金、童太一共同爲他效命，誅殺群臣和何邁等人，無不盡心竭力，所以前廢帝憑藉着他們作爲爪牙，沒有任何畏懼。前廢帝賜給宗越等人的美女金帛，充滿他們家中。宗越等一些武人粗蠻豪强，沒有遠識，被一時意氣感動，都不再存有二心。前廢帝當時要南巡，第二天一早就出發，這天晚上都聽任宗越等人出外住宿，明帝因此平定了前廢帝

等并入，被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

之亂。第二天一早，宗越等人一起入宫，受到明帝很好的安撫和接待。宗越改領南濟陰太守，原先的官職仍舊。

越等既爲廢帝盡心，慮明帝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内并懷懼。上意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曰："卿遭離暴朝，勤勞日久，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帝，即日下獄死。

宗越等人既是替前廢帝盡過心，恐怕明帝不能容納他們。明帝雖然對他們很是優待，而他們内心懷有恐懼。明帝的意思也不想讓他們在朝中任職，於是心平氣和地對他們説："你們遇上殘暴的朝代，辛勤勞苦的日子太久了，現在國内的兵馬大郡，隨便你們選擇。"宗越等人一向懷疑明帝不能信任他們，聽到這一旨意，相視變色。於是一起謀劃發難。他們將此事告訴沈攸之，沈攸之又將此告訴明帝。當天，宗越等人便被逮捕下獄并給處死了。

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心并懼。攸之嘆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性嚴酷，好行刑誅，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

宗越善於布置軍營陣勢，常有數萬軍隊的扎營，他祇是騎馬前行，讓軍人跟在後邊，他的馬停下來，營陣也就完成了，没有出過差錯。到了沈攸之代替殷孝祖擔任向南討伐的先鋒，當時孝祖剛剛死去，將士都心中恐懼。沈攸之嘆息説："宗越可惜了，他本來有超過别人的長處。"但宗越性格嚴厲殘酷，喜歡刑罰殺戮，當時王玄謨管理他的部下也很少有恩惠，將士們因此説道："寧受五年勞役苦，不願跟隨王玄謨。玄謨還算可，宗越更殺我。"

譚金　童太一

譚金在魏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孝建三年，爲屯騎校尉、直閤，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群公，金等并爲之用，封金平都縣男，童太一宜陽縣男，沈攸之東興縣男。

譚金在魏國時，與薛安都有舊交，後來到新野，住在牛門村。到薛安都回歸宋時，譚金常常跟隨他出征討伐，爲薛安都的副手，摧堅攻陣，氣力過人。孝建三年，任屯騎校尉、直閤，領南清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殺戮群臣，譚金等人都爲他效命，譚金被封爲平都縣男，童太一被封爲宜陽縣男，沈攸之封爲東興縣男。

越州里又有武念、佼長生、曹欣之、蔡那并以將帥顯。武念位至南陽太守，長生寧蠻校尉，曹欣之驍騎將軍；蔡那見子《道恭傳》。

宗越故里又有武念、佼長生、曹欣之、蔡那都因將帥的身份而名聲顯赫。武念官至南陽太守，佼長生爲寧蠻校尉，曹欣之爲驍騎將軍；蔡那的事迹見他兒子的傳《道恭傳》。

吴喜

吴喜，吴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明帝減爲喜。出身爲領軍府白衣

吴喜，吴興臨安人。本來名叫喜公，明帝減去一個"公"字，便成爲喜。領軍府白衣吏出

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暗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寫，無所漏脱。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人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吏，進爲主圖令史。文帝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帝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文帝請喜自隨，爲孝武所知。稍遷至河東太守、殿中御史。

身。少年時便通曉古書，領軍將軍沈演之派他作皇帝起居注，寫完以後，默默背誦都能上口。沈演之曾寫過一份辭讓職務的奏表，還没有上奏便遺失了稿本。這個稿本，吴喜曾經看過一次，他馬上寫成正本，竟没有脱漏的文字。沈演之對他很是賞識。因爲這一緣故，他更是閲讀《史記》、《漢書》，對歷史與現實都很有見解。沈演之的門生朱重人被召入朝廷任主書，便推薦吴喜任主書吏，再晋升爲主圖令史。文帝曾有一次要一册圖書，吴喜解開書卷，將書倒遞給文帝，文帝因此不高興，將他打發出宫。恰逢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出兵征討蠻民，他便向文帝禀告要求吴喜隨他出征。後來又受到武帝的賞識，不久升任河東太守、殿中御史。

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悦，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吏，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旅，性既勇决，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喜乃東討。

明帝即皇帝位，四處反叛，吴喜請求領精兵三百願到東方效死命。皇帝十分高興，當即授任他代理建武將軍，挑選羽林軍中的勇士配備給他。議論此事的人以爲吴喜是掌管文書的官吏，不曾擔任過將軍的職務，不可派遣他出兵討伐。中書舍人巢尚之説："吴喜跟隨沈慶之多次經歷軍隊生活，性情既是勇敢果决，又懂得作戰布陣，如能任用他，他一定會有成績。"吴喜於是領兵向東征伐。

喜在孝武世既見驅使，性寬厚，所至人并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吴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剋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

吴喜在孝武皇帝這一代已被調遣使用，他性情寬厚，所到之處百姓都感念他。到他向東進討時，百姓聽説吴河東來了，便都望風投降，所以，吴喜所到的地方都能克敵制勝。遷任步兵校尉，封爲竟陵縣侯。

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除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太子左衛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太守、兼率如故。其年，大破魏軍於荆亭。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魏軍，加都督豫州諸軍事。明年還建鄴。

吴喜在平定東方以後，又率領他的部隊去南方征討，遷任尋陽太守。泰始四年，改封爲東興縣侯，授右軍將軍、淮陽太守，兼任太子左衛率。泰始五年，轉任驍騎將軍，太守、兼太子左衛率如故。那年，他在荆亭大破魏軍。泰始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抗擊魏軍，加任都督豫州諸軍事。第二年回到建鄴。

初，喜東征，白明帝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梟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

原先，吴喜東征，告過明帝擒得尋陽王劉子房和各位賊人將帥便在東方斬首。東土已平，吴喜見南方盗賊已盛，恐怕後來政局翻覆受到禍害，於是將劉子房活着送還京師。所有各大盗主

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悦。後壽寂之死，喜内懼，因乞中散大夫。上尤疑之。及上有疾，爲身後之慮，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上召入内殿，與言謔酬接甚款，賜以名饌并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喜家。上素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及喜死，發詔賻贈，子徽人襲。

帥如顧琛、王曇生等人全部得以存活。皇上因吴喜新近立下大功，對此雖不詢問而内心對他有所警戒。到平定荆州，吴喜肆意掠奪，贓産數以萬計。吴喜又曾對客人説漢高祖、魏武帝本來是什麽人。皇上聽了更不高興。後來壽寂之被殺，吴喜因此内心恐懼，於是乞求改任中散大夫。皇上對他更是疑惑。到皇上患病，作身後打算，懷疑吴喜將來不能事奉幼小的皇帝，便賜他自盡。皇上召他進入内殿，和他談笑戲謔，接待很是誠懇，送給他美好的食物和皇帝用的金銀器具。皇上又命執行使命的人不要把盛食物的器物放在吴喜家中過夜。這是因爲皇上素來多有忌諱，不願意讓他的食具停放有凶禍人家的緣故。到吴喜死後，皇上發出詔令賜給吴喜家中辦理喪事的費用。他的兒子吴徽人繼承了吴喜的爵位。

黄回　王宜興　高道慶

黄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使，稍至傳教。臧質爲郡，轉爲齋帥。及去職，以回自隨。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户。後隨質於梁山敗走，被録，遇赦，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被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户伯。奉事明寶，竭心盡力，明寶尋得原赦，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巧，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

黄回，竟陵郡的軍人。從竟陵郡衙中的雜役出身，不久擢升爲傳教。臧質任竟陵郡守時，他轉任掌鋪設灑掃的小吏。臧質離任時，讓黄回作他的隨從。臧質討伐劉劭叛亂，黄回因隨從作戰有功，免除他在軍中的户籍。後來隨從臧質在梁山打敗仗逃走，被拘禁，遇大赦，滯留在建鄴。在宣陽門與人鬥毆，詐言他是江夏王劉義恭府中的騎馬客人，被打了二百鞭，將他交給右尚方。恰遇中書舍人戴明寶被拘，派黄回做軍中一竈之主的小吏。黄回服侍明寶竭盡心力。不久，明寶得到寬恕赦免，仍委派他從前的職務。明寶報請朝廷赦免黄回，用他擔任隨身的領班，掌管營造住宅及在長江西部别墅的事務。黄回性情乖巧，碰到什麽事情都能做好，戴明寶很是寵愛并信任他。

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帝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手八百，隸劉勔西討。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

黄回拳術快捷，果敢勁健，勇力過人，在長江西部一帶和楚人互相糾結，多次搶劫爲盜。當明帝剛剛登上帝位，各地反叛，戴明寶奏請明帝派黄回招募長江西部的楚地人，得到快射兵士八百人，歸屬劉勔向西討伐。黄回累功多次升遷至將校官階，因功封葛陽縣男。

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高帝，於新亭創

元徽初年，桂陽王劉休範叛逆，黄回以屯騎校尉的身份率領軍隊屬齊高帝指揮，在新亭開

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斬休範。事平，進爵爲侯，改封聞喜縣。

創用詐降的計策。黄回見劉休範可以戰勝，便對張敬兒説："您可以把他捕了，而我誓不殺諸侯王。"張敬兒當天便殺了休範。平定休範反叛以後，黄回進封爲侯爵，改封在聞喜縣。

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倪奴。

元徽四年，黄回擢升爲冠軍將軍、南琅邪郡和濟陽郡兩郡太守。建平王劉景素在京口起兵反叛，黄回又率軍前去討伐。攻下京口的那天，黄回的軍隊率先入城。黄回又把擒殺景素的功勞讓給了張倪奴。

明年遷右衛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於石頭，不從齊高帝。回與新亭諸將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等謀應粲，攻高帝於朝堂。事既不果，高帝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斬之。

第二年，黄回被擢升爲右衛將軍。沈攸之反叛，朝廷用黄回任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率軍出新亭作前鋒，還没有出發，袁粲占據石頭，不聽從高帝指揮。黄回與駐軍在新亭的將領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等商議響應袁粲，在朝堂上進攻齊高帝，事情没有成功，而高帝安撫他和往常一樣。黄回與宜興一向不和，於是殺了宜興。

宜興，吴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縣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嘗舞刀楯，回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明帝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與魏戰，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至是爲屯騎校尉，見殺。

宜興，吴興郡人，身材短小但果敢有膽識氣力，少年時搶劫不須夥伴，郡縣追捕他，包圍了數十重，最終不能將他拘捕。曾有一次他舞動大刀盾牌，黄回使十餘人用水從不同方向交相灑去而淋不着他的身子。明帝泰始時任將軍，在壽陽地方同北魏作戰，常常以少勝多，挺身深入。因平定建平王景素有功，封長壽縣男。到此時爲屯騎校尉，被黄回殺了。

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徙南兗州刺史，加都督。

黄回進軍還没有到達郢州而沈攸之已兵敗逃走。黄回不願意在郢州停留，堅決請求到南兗，於是率領部隊返回，朝廷改封他爲安陸郡公，調任南兗州刺史，加任都督。

齊高帝以回專殺，終不附己，乃使召之。及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足，苦止不肯住。及至見誅。

齊高帝因爲黄回擅自殺伐，終究不能歸附自己，於是派人去將他召回京城。到他登車時，他的愛妾看見一道赤光從他的頭上罩到脚上，因此苦苦留他，而黄回不肯留下。一到京城即被殺了。

回既貴，祗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内料檢有無，隨乏供送，以此爲常。

黄回顯貴以後，奉侍戴明寶仍很恭敬。他和明寶説話一定稱自己的名字，不曾敢坐，親到明寶帳中、内堂檢查供應的有無，缺乏什麽便供給什麽，這樣做是黄回的常事。

回同時爲將有南郡高道慶，凶險暴横，求欲無已，有失其意者，輒

與黄回同時擔任將軍職務的有南郡的高道慶。高道慶爲人凶險横暴，他的貪欲没完没了。

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有不能使他滿意的就鞭打摧折，常常有被他鞭打致死的。朝廷害怕他如同害怕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人商議，將他逮捕交給廷尉賜他自盡。

論曰：凶人之濟其身業，非世亂其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請而行之於平日，其取敗也宜哉。安都自致奔亡，亦爲幸矣。鄧琬以亂濟亂，終致顛隕。宗越釁稔惡盈，旋至夷戮，各其職也。吴喜以定亂之功，勞未酬而禍集；黄回以助順之志，福未驗而災生，唯命也哉。

論曰：凶惡的人要成就他的事業，不是世態混亂他的目的就無法達到。魯爽用亂世中的希望實施在和平的日子，他的失敗是應該的。薛安都自行逃亡，也算是他的幸運了。鄧琬企圖用動亂的方法來促成他的動亂，終於掉了腦袋。宗越罪大惡極，不久便被殺戮，這是應得的本分。吴喜有平定動亂的功績，他的功勞還没有得到酬報而禍難已至；黄回有推動歸順高帝的志願，没有享到福分而災難便已發生，這也是命裏注定的啊！

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齊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繼子）鈞　始安貞王道生　始安王遙光
曲江公遙欣（子）幾　安陸昭王緬　新吳侯景先
南豐伯赤斧（子）穎胄 穎達　衡陽公諶　臨汝侯坦之

衡陽元王蕭道度

衡陽元王道度，齊高帝長兄也。始與高帝俱受學于雷次宗，宣帝問次宗二子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謚。無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鈞繼。

衡陽元王蕭道度，是齊高帝的長兄。當初他與高帝都在雷次宗門下學習，齊宣帝曾經向雷次宗詢問兩個兒子的學業情況，雷次宗答道："爲兄的外朗，爲弟的內秀，都是好苗子。"蕭道度曾在宋做官，任安定太守，後去世。齊建元元年，高帝追加蕭道度的封號和謚號。蕭道度無子，高帝便將自己的第十一子蕭鈞過繼給他。

蕭鈞

鈞字宣禮，年五歲，所生區貴人病，便加慘悴，左右依常以五色餅飴之，不肯食，曰："須待嫉差。"年七歲，出繼衡陽元王，見高帝，未拜，便涕泗橫流。高帝執其手曰："伯叔父猶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繼，以汝有意，堪奉蒸嘗故耳。"即敕外如先給通幰車、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

蕭鈞字宣禮，五歲時，生母區貴人病了，他就心中悲痛，形容憔悴。左右侍從依照習慣用五色米粉餅喂他，他不肯吃，說："要等姨娘好了再吃。"七歲時，出繼衡陽元王，覲見高帝，還未拜，就已淚流滿面。高帝拉着他的手說："伯父叔父也像父親一樣，不要難過。之所以叫你出繼，不過是由於你行事仁義，能够供奉祭祀的緣故。"并立即下敕，如先例賜給通幰車、雉尾扇等，事事都依照正王的規格。

區貴人卒，居喪盡禮。服闋，當問訊武帝，尫羸骨立，登車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籤曹道人具以聞，武帝即幸鈞邸，見之愴然，還謂褚蓁曰："昨見衡陽，猶奇毀損，卿可數相撫

區貴人去世，蕭鈞居喪期間一切依禮行事。服喪期滿，應當問訊武帝，蕭鈞已是身體虛弱，骨瘦如柴，三次登車都上不去，衹好作罷。典籤曹道人將情況都奏聞皇上，武帝就親自到蕭鈞府第，見到蕭鈞，心中愴然，回宮後對褚蓁說：

悦。”先是貴人以華釵厨子并翦刻錦綉中倒炬鳳皇蓮芰星月之屬賜鈞，以爲玩弄。貴人亡後，每歲時及朔望，輒開視，再拜鯁咽，見者皆爲之悲。

“昨天見到衡陽王，很吃驚他瘦弱得那麽厲害，卿可以常去撫慰他，使他高興。”原先，區貴人將華釵橱子和剪刻錦綉中的倒炬、鳳凰、蓮芰、星月之類賜給蕭鈞，作爲把玩之物。區貴人死後，每逢時節以及初一、十五，蕭鈞都開箱凝視，哽咽着再三下拜，看見的人都爲之悲愴。

性好學，善屬文，與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會，濟陽江淹亦游焉。武帝謂王儉曰：“衡陽王須文學，當使華實相稱，不得止取貴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蕭敷爲文學。

蕭鈞生性好學，擅長作文，與琅邪人王智深以文章相交，濟陽人江淹也參預其中。武帝對王儉説：“衡陽王應學習文學，要使他名實相稱，不能衹取貴游子弟而已。”於是派太子舍人蕭敷教衡陽王文學。

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爲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賀玠問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蠅頭細書，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閲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争效爲巾箱《五經》，巾箱《五經》自此始也。

蕭鈞經常自己親手用小楷書寫《五經》，裝幀成一卷，放在巾箱中，以備遺忘時翻閲。侍讀賀玠問道：“殿下家中自有古代典籍，又何必蠅頭小楷抄一遍，另外藏在巾箱中呢？”蕭鈞答道：“巾箱中藏有《五經》，既便於檢閲，而且一經手寫，便永世難忘。”諸王聽説，紛紛争相效仿抄寫巾箱《五經》，巾箱《五經》從這時起便開始流行於世了。

居身清率，言未嘗及時事。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真趣，鈞往游之。珪曰：“殿下處朱門，游紫闥，詎得與山人交邪？”答曰：“身處朱門，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大美之。吴郡張融清抗絶俗，雖王公貴人，視之傲如也，唯雅重鈞，謂從兄緒曰：“衡陽王飄飄有凌雲氣，其風情素韵，彌足可懷，融與之游，不知老之將至。”見賞如此。

蕭鈞立身處世清雅率真，言談之間從不涉及時事。會稽人孔珪家中構築小園，遍種桐柳，多處建有假山和泉水，幾乎極盡大自然的情趣。蕭鈞前去游覽，孔珪説：“殿下身處貴族門第，在宫廷中到處游覽，豈能與隱居的山人交往呢？”蕭鈞答道：“我雖身在貴族門第，情志却遍游江海；身在宫廷中，意趣却在淡泊青雲。”孔珪對此言大加贊美。吴郡人張融清高絶俗，即使面對王公貴人，也是很傲慢地看待他們，惟獨很看重蕭鈞，曾對堂兄張緒説：“衡陽王有飄然凌雲之氣，他的清雅風情、高潔意韵，實足令人懷念，我與他交往，都不知自己老之將至了。”蕭鈞被推崇到了這種地步。

歷位秘書監。延興元年，爲明帝所殺。明帝立，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

蕭鈞歷任秘書監。延興元年，被明帝蕭鸞所殺害。明帝登基後，以永陽王蕭子珉仍在本國過繼給衡陽元王蕭道度爲孫。

蕭子珉

子珉字雲璵，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義安郡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復以武陵昭王曄子子坦奉元王

蕭子珉字雲璵，是武帝第二十子。最初封爲義安郡王，後改封永陽王。永泰元年被害，又以武陵昭王蕭曄之子蕭子坦供奉衡陽元王的後世香

後。

火。

始安貞王蕭道生　蕭鳳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請，卒。高帝即位，追加封謚。三子：長鳳；次鸞，是爲明帝；次緬，是爲安陸昭王。鳳字景慈，仕宋位正員郎，卒。高帝即位，謚靖世子。

始安貞王蕭道生字孝伯，是齊高帝的次兄。曾在宋做官，任奉朝請，後去世。高帝即位後，追加他的封號和謚號。蕭道生有三子：長子名蕭鳳；次子名蕭鸞，就是齊明帝；三子名蕭緬，就是安陸昭王。蕭鳳字景慈，曾在宋做官任正員郎，去世。高帝即位後，追謚爲靖世子。

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脩安。追封鳳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遥光嗣。

建武元年，齊明帝追尊蕭道生爲景皇，蕭道生之妃江氏爲后，在御道西建立寢廟，陵名叫脩安。又追封蕭鳳爲始安靖王，將華林鳳莊門改爲望賢門，在太極東堂畫鳳鳥，題名爲神鳥，而將鸞鳥改稱爲神雀。其子蕭遥光承襲封爵。

始安王蕭遥光

始安王遥光字元暉，生而躄疾，高帝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遥光襲爵，位中書郎。

始安王蕭遥光字元暉，生下來就瘸腿，齊高帝認爲他不能奉拜祭祀，打算封他的弟弟，經武帝蕭賾諫勸，纔讓蕭遥光承襲封爵，任中書郎。

明帝輔政，誅賞諸事，唯與遥光共謀議，勸明帝并殺高、武諸子弟，見從。建武元年，爲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列，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明帝久清閑，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

明帝輔政期間，賞罰等事，衹與蕭遥光商議。遥光勸明帝將高帝、武帝的子弟都殺掉，建議被明帝采納。建武元年，蕭遥光任揚州刺史。三年，進號撫軍將軍。蕭遥光喜好管理官吏之事，殘害了很多人。他因足疾不能與人同列朝班，經常乘車從望賢門入宫。常常與明帝久坐清談，談完之後，明帝索要香火，次日必定有人被殺。

太子不悦學，唯曼游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爲太子講《禮》，未半，遥光從容曰："文義之事，此是士大夫以爲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爲?"上以爲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即本號爲大將軍，給油絡車。

太子不喜歡學習，衹喜好漫游，朝議令蔡仲熊給太子講《禮》，講了不到一半，蕭遥光不慌不忙地説道："文義之事，這不過是士大夫作爲求官的技藝而已，給皇太子講這些幹嗎?"皇上認爲有道理，於是停講。永泰元年，蕭遥光即本號任大將軍，賜給油絡車。

帝不豫，遥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十王一夕見殺，遥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遥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明帝身體不適，蕭遥光多次入宫問安陪侍，明帝的病越來越重，河東王蕭鉉等十王一個晚上被殺，都是遥光的主意。明帝去世，遺詔加蕭遥光爲侍中、中書令，賜給扶。永元元年，賜給班劍衛士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遥光多忌，人有餉屨者，以爲戲己，大被嫌責。劉繪嘗爲箋云："智

蕭遥光有很多忌諱，有人贈鞋給他，他認爲是戲弄自己，贈鞋人被大加嫌責。劉繪曾寫一短

不及葵。"亦以忤旨。

箋，中有"智不及葵"的話，也因此忤逆蕭遥光。

既輔東昏，潛結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遥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遥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遥欣急下，潛謀將發，而遥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召遥光入殿，告以祏罪。遥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遥光行還入城，風飄儀傘出城外。

蕭遥光輔佐東昏侯之後，暗中交結江祏兄弟，圖謀篡位自立，其弟蕭遥欣在荆楚擁有重兵，位處建康上游，兩人暗中相呼應。蕭遥光掌握東府號令，要蕭遥欣順流急下，陰謀即將發動時，蕭遥欣突然病死。江祏被誅殺，東昏侯召蕭遥光入殿，告之以江祏罪行。蕭遥光大懼，回到中書省就裝瘋號哭，從此便稱病不再入朝。在此之前，蕭遥光出行回城之時，大風將其儀傘吹出城外。

遥光弟遥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遥光。及遥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荆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誅江祏後，慮遥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喻旨。遥光慮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東府門，衆頗怪其異，莫知其指趣也。

蕭遥光之弟蕭遥昌在此之前已死於壽春，他所統領的豫州自家部隊，都歸遥光。等到蕭遥欣靈柩歸來，欲葬於武進，暫停靈於東府前渚，荆州兵衆堅持送靈前來的很多。東昏侯殺江祏後，擔心蕭遥光不會安寧，打算將他轉爲司徒回家，召他入宫諭旨。蕭遥光擔心被殺，收集荆州、豫州的軍衆駐於東府門，衆人對這種異常舉動都很奇怪，無人知道他的意圖。

遥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并諸傖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遥光令率城内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曰："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遥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遥光戎服至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遥光不肯，望臺内自變。

蕭遥光又召親信丹陽丞劉渢、城局參軍劉晏和中兵參軍曹樹生等人，將他們并入荆州兵衆，打算以討劉暄爲名發動叛亂。夜間派出數百人攻破東冶放出囚徒，從尚方官署中取出兵器。蕭遥光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垣歷生隨着使者來到，便勸蕭遥光下令率城内兵衆，連夜攻打禁城，并用車輦運來蘆草，火燒城門，説："公祇須乘車隨後，禁城反掌可得。"蕭遥光心中疑惑不定，不敢出兵。天色漸漸破曉，蕭遥光身着軍裝來到大廳，停車處理事務，以皇上儀仗登上城樓大行賞賜，垣歷生又勸其出兵，蕭遥光不肯，指望禁城内自生變亂。

及日出，臺軍稍至，於是戒嚴，赦都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宫寺，鎮軍司馬曹武屯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遥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遥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不從。既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奔臺，人情大沮。又垣歷生

等到日出，禁軍漸漸來到，於是戒嚴，并大赦京城。領軍蕭坦之屯兵湘宫寺，鎮軍司馬曹武屯兵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兵東府東籬門，衆軍包圍東城。蕭遥光派垣歷生從西門出戰，禁軍屢敗，主將桑天愛被殺。當初蕭遥光曾徵聘諮議參軍蕭暢，蕭暢正顔厲色拒絶不從。不久蕭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逃奔禁城，叛軍士氣大爲沮喪。同時垣歷生從南門出戰，被曹武擒獲，

從南門出戰，爲曹武所禽，謂武曰："卿以主上爲聖明，梅、茹爲賢相者，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殺之。

垣歷生對曹武説："卿如果認爲主上是聖明天子，梅蟲兒、茹法珍是賢相的話，則我當死。況且我今天死，卿明天也得死。"於是殺了垣歷生。

遥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床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遥光還小齋，令人反拒，左右并逾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遥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床，軍人排閤入，斬之。

蕭遥光聽説垣歷生被擒，大怒，從床上跳起來，派人殺了垣歷生的兒子。這天晚上，禁軍射火箭燒着了東府的東北角樓，到夜裏，城潰。蕭遥光回到小齋，令人回府抵禦，左右都逾墻而逃。禁軍主將劉國寶、時當伯等人率先攻入，蕭遥光聽見敵軍來到，趕緊吹滅燈，爬着下床，軍士推門進來，殺了蕭遥光。

遥光舉事四日而卒。舉事之夕月蝕，識者以月爲大臣，蝕而既，必滅之道。未敗之夕，城内皆夢群蛇緣城四出，各共説之，咸以爲異。臺軍入城，焚屋宇且盡。

蕭遥光舉事僅四天就兵敗身亡。舉事之夜月食，有識之士認爲月是大臣，月食而且食盡，這是必滅之道。蕭遥光舉事未敗之夜，城内軍民都夢見群蛇順城四出，醒來大家談論此事，都以爲怪。後來禁軍入城，焚燒房屋殆盡。

遥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爲兒童時，明帝使與遥光共齋居止，呼遥光爲安兄，恩情甚至。及遥光誅後，東昏登舊宫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見思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潨、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遠皆坐誅。

蕭遥光小時候很貞正，明帝真心誠意待他。東昏侯還是兒童時，明帝讓他與蕭遥光共屋居住，稱蕭遥光爲安兄，兩人恩篤意濃。在蕭遥光被殺之後，東昏侯登上舊宫土山望見東府，愴然叫道："安兄！"就忍不住嗚咽抽泣，身邊的人都不忍心看見這種場面，東昏侯對蕭遥光的思念到了這種地步。天下知名之士劉渢、劉渢弟劉潨、陸閑、陸閑子陸絳、司馬端、崔慶遠都受牽連得罪被殺。

曲江公蕭遥欣　蕭幾

曲江公遥欣字重暉，始安王遥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遥欣繼爲曾孫。遥欣髫齔中便嶷然，明帝謂江祏曰："遥欣雖幼，觀其神采，殊有局幹，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陸昭王緬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貴，但恐緬不及見耳。"言之慘然而悲。

曲江公蕭遥欣字重暉，是始安王蕭遥光之弟。齊宣帝之兄、西平太守蕭奉之無後，於是將蕭遥欣過繼給蕭奉之爲曾孫。蕭遥欣童年時就特立超群。明帝曾對江祏説："遥欣雖然年幼，但觀其神采，很有器量才幹，將來必成大器，衹是不知壽命如何。"安陸昭王蕭緬説："不用擔心他兄弟不富貴，衹怕我蕭緬來不及看見了。"説話時神色慘然，很是悲傷。

始年七歲出齋時，有一左右小兒，善彈飛鳥，無不應弦墜落。遥欣謂曰："凡戲多端，何急彈此，鳥自空中翔飛，何關人事，無趣殺此生，亦復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

蕭遥欣纔七歲時，有一次走出書齋，見一侍從小童善用彈弓打飛鳥，一舉弓，飛鳥無不應弦而落。蕭遥欣對他説："游戲有很多種，何必急着彈這玩意呢？鳥自在空中飛翔，與人事何關，無須急着殺此生靈，也不必做得太過分。"左右

鳥。時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

小童被他的話所感動，於是不再彈鳥。當時少年都普遍喜好彈鳥一事，而遥欣所在之處却因此無人彈鳥。

年十五六，便博覽經史。弱冠拜中書郎。明帝入輔，遥欣與始安王遥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薦，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輻凑，軒蓋盈門。延興元年，明帝以遥欣爲兗州刺史。時豐城公遥昌亦出鎮壽春，帝於便殿密宴，始安王遥光亦在座，帝慘然謂遥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貴，而言不及見'，如何！"因悲慟不自勝，君臣皆嗚咽，侍者雨淚。及泊歐陽岸，忽謂左右曰："比何都不見彈？"左右云："有門生因彈見勖，遂以此廢，所在皆止。"遥欣笑曰："我小兒時聊復語耳，那復遂斷邪？"

蕭遥欣十五六歲，便博覽經史。二十歲拜授中書郎。明帝蕭鸞入朝輔政，蕭遥欣與始安王蕭遥光等人參預政事，凡遥欣所薦的，都是合適的人選。於是朝野之士，皆集其門，軒蓋車馬不絕。延興元年，明帝蕭鸞拜蕭遥欣任兗州刺史。當時豐城公蕭遥昌也出鎮壽春，明帝在便殿秘密設宴餞行，始安王蕭遥光也在座，明帝面色慘然地對遥欣說："昭王曾說'不擔心你們兄弟不富貴，就怕不及看見'，現在如何呢？"於是悲痛不能自制。君臣皆悲，嗚咽難止，連侍者也淚如雨下。等到啓程，船泊歐陽岸，蕭遥欣忽然對手下人說："近來怎麼都不見彈鳥？"手下人答道："原有一侍從門生因爲彈鳥受到勸告，於是從此廢棄，您周圍的人也都不彈。"蕭遥欣笑道："我小時候隨便說說而已，哪裏就能棄絶這種技藝呢？"

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荆州刺史，加都督，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遥光爲揚州，居中，遥欣居陝西，在外，威權并在其門。

建武元年，蕭遥欣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任荆州刺史，加都督，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都年幼，晉安王蕭寶義有殘疾，因此讓蕭遥光鎮守揚州，居中，蕭遥欣居陝西，在外，一時之間，威權都在其門。

遥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永泰元年，詔遥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魏軍退，不行。卒，贈司空，謚康公，葬用王禮。

蕭遥欣尚武好勇，常蓄集武士，作爲勢急之援。永泰元年，詔蕭遥欣以本官領雍州刺史、寧蠻校尉，移州鎮襄陽。後因魏軍退兵，未成行。蕭遥欣死後，追贈司空，謚康公，用王禮安葬。

子幾字德玄，年十歲便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并幼，幾恩愛篤睦，聞於朝廷。性温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公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重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撙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位中書侍

蕭遥欣子名蕭幾，字德玄，十歲時便能作文。早年喪父，有弟九人，都在幼年，蕭幾對弟弟恩愛很是和睦，在朝廷上下很有名聲。蕭幾性格温和，與世無争，在清貧中能自强自立，愛好學習，擅長草書和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是曲江公蕭遥欣的舊部故吏，每次見到蕭幾，都對人說："康公此子，可說是桓玄再世。"待到楊公則去世，蕭幾爲他作誄文，這年他纔十五歲。沈約見到誄文，感到驚奇，對蕭幾舅舅蔡撙說："昨天見到賢甥所作楊平南誄文，比謝希逸之作毫不

郎、尚書左丞。

末年專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游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淸，亦有文才，位永康令。

遥欣弟遥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位豫州刺史，卒，謚憲公。

安陸昭王蕭緬　蕭寶晊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善容止。仕宋位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爲五兵尚書。出爲吴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與之書曰："竊承下風，數十年來，姑蘇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緬留心辭訟，人人呼至案前，親自顧問，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無恨，爲百姓所畏愛。及卒，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謚曰昭侯。

明帝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職，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絶，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司徒、安陸王。

子寶晊嗣，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廢，寶晊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既而城内送款于梁武帝。宣德太后臨朝，拜太常，不自安，謀反，及弟江陵公寶覽、胥城公寶宏皆伏誅。

新吴侯蕭景先　蕭毅

新吴侯景先，高帝從子也。祖爱之，員外郎。父敬宗，始興王國中軍。

景先少孤，有至性。隨母孔氏，爲舅氏鞠養。高帝嘉之，常相提携。

遜色，由此可見康公平時積善已有靈驗，可慶可賀。"蕭幾位至中書侍郎、尚書左丞。

蕭幾晚年衹信奉佛教。任新安太守時，郡中多有山水風景，正好符合他的愛好，於是他縱情游歷，每至一處，都撰有游記。後死於任上。蕭幾子名蕭清，也很有文才，位至永康令。

蕭遥欣弟名蕭遥昌，字季暉，建武元年，封豐城縣公，任豫州刺史，死後謚憲公。

安陸昭王蕭緬字景業，儀容舉止嫻雅得體。曾在宋做官，任中書郎。建元元年，封爲安陸侯，任五兵尚書。出任吴郡太守，處理政務有能幹之名。竟陵王蕭子良給他的書信中說："我竊居下位，不勝仰慕，幾十年來，姑蘇從未有此德政。"武帝很贊賞蕭緬的才能，多次將他遷任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蕭緬留心辭訟，凡有訴訟，都將有關人等呼至案前，親自審理，有積怨不得申辯者，蕭緬都加以勉諭，人們退庭之後都無怨言，蕭緬因此受到百姓的敬畏愛戴。死後靈柩還鄉時，吴郡百姓沿着沔水一路悲泣設祭，并在峴山爲他立祠。謚號叫昭侯。

明帝蕭鸞與蕭緬自小就相互友愛，蕭緬死時明帝任僕射，領衛尉，上表請求解職，回私第以展哀思，武帝下詔不許。明帝每次來到蕭緬靈前，就悲慟欲絶，泣不成聲。建武元年，追贈蕭緬爲司徒、安陸王。

蕭緬之子蕭寶晊承襲父爵，永元元年，改封湘東王。東昏侯被廢之後，蕭寶晊指望人心歸己，坐等天子車駕迎己登位，不久禁城内向梁武帝蕭衍表示誠服，宣德太后臨朝聽政。蕭寶晊被拜授太常，不自安分，謀反，與弟江陵公蕭寶覽、胥城公蕭寶宏一道伏罪被殺。

新吴侯蕭景先，是齊高帝的侄子。祖父名蕭爱之，曾任員外郎。父名蕭敬宗，曾任始興王國中軍。

蕭景先少年喪父，很有孝親之情。隨母親孔氏，由舅舅撫養長大。齊高帝蕭道成很欣賞他，

及鎮淮陰，以景先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内，委以心腹。武帝爲廣興郡，啓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

常相提携。高帝鎮守淮陰時，任命蕭景先爲軍中主將，隨侍左右，防衛城内，并委以心腹機密。武帝蕭賾鎮守廣興郡時，啓奏高帝要求與蕭景先同行，詔下，除授武帝爲寧朔府司馬，從此，蕭景先與武帝常相隨逐。

建元元年，爲太子左衛率，封新吴縣伯，甚見委任，勢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改爲景先，以避上諱。

建元元年，蕭景先任太子左衛率，封新吴縣伯，很受信任，勢傾天下。蕭景先原名道先，爲避齊高帝蕭道成的名諱，於是改名景先。

初武帝少年，與景先共車，行泥路，車久故壞，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俱狼狽。景先謂帝曰："兩人脱作領軍，亦不得忘今日艱辛。"及武帝踐阼，詔以景先爲兼領軍將軍。拜日，羽儀甚盛，傾朝觀矚。拜還，未至府門，中詔："相聞領軍，今日故當無折轅事邪?"景先奉謝。

當初武帝年少時，曾與蕭景先同車而行，道路泥濘，車舊壞損，行至領軍府西門，車轅折斷，兩人都狼狽不堪。蕭景先對武帝説："倘若將來兩人做了領軍，也不能忘了今日的艱辛。"等到武帝即皇帝位，下詔蕭景先任兼領軍將軍。拜授的那天，儀式隆盛，傾朝觀看。蕭景先拜受歸來，還未到府門，宫中又下詔："請問領軍，今天該没有折斷車轅的事了吧?"蕭景先拜謝。

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

蕭景先對皇上盡心效忠，因此特别得到皇上的恩寵。當初西行歸來，皇上坐在景陽樓召見蕭景先，叙談舊情，故交衹有豫章王一人在座而已。不久，轉任中領軍。皇上在郊外射獵，蕭景先常常披甲執仗相隨，巡察左右。不久，進爵爲侯。

始昇明中，沈攸之於荆州舉兵，武帝時鎮江州盆城，景先夜乘城，忽聞塹中有小兒呼蕭丹陽，未測何人，聲聲不絶。試問誰，空中應云："賊尋當平，何事嚴防?"語訖不復言。即窮討之，了不見。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無所至，焉知汝後不作丹陽尹?"景先曰："寧有作理。"尋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詔以景先爲丹陽尹，謂曰："此授欲驗往年盆城塹空中言耳。"後假節、司州諸軍事。卒，謚曰忠侯。

當初還在宋順帝昇明年間，沈攸之在荆州起兵，齊武帝當時鎮守江州盆城，蕭景先夜間巡城，忽然聽到溝塹中有小孩叫蕭丹陽，不知到底是什麽人，一聲一聲不停地叫。問他是誰，空中有聲音答道："賊寇不久就會被平定，何必這樣嚴加防守?"説完之後不再出聲。蕭景先立即到處搜尋，終究不見踪影。第二天早晨將此事報告武帝，武帝説："沈攸之自然是攻不過來，誰能説你以後就不做丹陽尹?"蕭景先説："哪有做丹陽尹的道理呢?"不久，沈攸之的首級送到。到了永明三年，武帝下詔任蕭景先爲丹陽尹，并對景先説："這次授官，不過是想應驗往年在盆城溝塹空中的那些話而已。"後來，蕭景先任假節、司州諸軍事。死後謚號叫忠侯。

子毅，位北中郎司馬。性奢豪，好弓馬，爲明帝所疑忌。王晏事敗，并陷誅之。

蕭景先子名蕭毅，官至北中郎司馬。性格奢豪，喜好跑馬射箭，被齊明帝所疑忌。王晏謀反事敗，明帝誣陷蕭毅參預謀反，一并殺了。

南豐伯蕭赤斧

南豐伯赤斧，高帝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録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

赤斧以和謹爲高帝所知。高帝輔政，爲黄門侍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于丹陽故所立宫，上令赤斧輔送，至因留防衛，薨乃還。後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産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帝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家貧無絹爲衾，武帝聞之，愈加惋惜，謚懿伯。

子穎胄襲爵。

南豐伯蕭赤斧，是齊高帝的堂祖弟。祖父名蕭隆子，曾任衛軍録事參軍。父名蕭始之，曾任冠軍中兵參軍。

蕭赤斧由於温和謹慎而被高帝所瞭解。高帝輔政，蕭赤斧任黄門侍郎、淮陵太守。宋順帝劉準遜位後，在丹陽舊所設置宫殿，高帝令蕭赤斧護送劉準，到達丹陽後就留下來擔任防衛，直到劉準死後纔回去。後來，蕭赤斧任雍州刺史，在職期間不營私利，勤於奉公。遷任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武帝對他親寵的程度，可以和蕭景先相比。後來又封他爲南豐縣伯，遷任給事中、太子詹事。死後，家中貧困得没有縑絹殮尸，武帝聽説，愈加哀惋憐惜。蕭赤斧謚號叫懿伯。

子名蕭穎胄，承襲封爵。

蕭穎胄　蕭穎達　蕭穎孚　蕭斅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高帝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武帝有詔慰勉之，賜以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

蕭穎胄字雲長，弘仁寬厚，頗有父親遺風。自家中徵召，授秘書郎。齊高帝曾對蕭赤斧説："穎胄淡紅色的官服穿在身上，走動起來更覺俊美，足可稱慰人意。"不久，蕭穎胄遷任太子舍人。遭父喪，因傷感患上足疾，數年後纔能行走，武帝有詔安慰勸勉他，并賜給他醫藥。不久，蕭穎胄任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

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樓，詔群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以穎胄勛戚子弟，自中書郎除左軍將軍，知殿内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人懷之。後除黄門郎，領四厢直。遷衛尉。

蕭穎胄喜好文學，弟弟蕭穎基喜好武勇。一次，齊武帝登烽火樓，下詔群臣賦詩，穎胄所作詩深合武帝意旨。皇上對穎胄説："卿能文，弟能武，宗室中便不乏人才。"皇上由於蕭穎胄是有功皇親的子弟，以中書郎拜任左軍將軍，知殿内文武事，能够進入皇上便殿。不久，出任新安太守，官吏百姓都懷念他。後來又任黄門郎，領四厢直。遷任衛尉。

明帝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爲侯，賜以常所乘白輸牛。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銀酒槍，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悦。後預曲宴，

齊明帝蕭鸞圖謀廢舊君，立新君，蕭穎胄舉止行動之間安然不迫不表異議，於是認爲蕭穎胄有參與之功。建武二年，蕭穎胄進爵爲侯，明帝將平常所用拉車之白輸牛賞賜給他。明帝常存節儉之念，有一次想把太官元日上壽用的銀酒槍毁掉，重鑄銀兩，尚書令王晏等人都稱頌明帝的盛德，蕭穎胄説："朝廷的大禮，莫過於正月初一

銀器滿席，穎冑曰："陛下前欲壞酒槍，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慚。

這三元之禮，銀酒槍這種銀器已是舊物，算不上奢侈。"明帝很不高興。後來蕭穎冑參加宮内私宴，見銀器滿席，就説："陛下先前想要毁壞酒槍，這種節儉之念恐怕應該移在這些銀器上吧。"明帝聽了很覺慚愧。

後爲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是年，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冑移居人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度，穎冑以魏軍尚遠，不即施行，魏軍亦尋退。仍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和帝爲荆州，以穎冑爲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時江祏專執朝權，此行由祏，穎冑不平，曰："江公蕩我輩出。"

後來，蕭穎冑又任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這一年，北魏揚言要攻打南齊，到長江飲馬，明帝害怕，敕令蕭穎冑將城外居民移入城内，百姓大爲驚恐，不少人準備傾家南渡，蕭穎冑認爲魏軍離得還遠，没有立即施行移民計劃，北魏軍隊不久也退了回去。蕭穎冑仍舊任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齊和帝蕭寶融鎮守荆州時，蕭穎冑任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當時江祏把持朝中大權，這些安排都由江祏操縱，蕭穎冑心中不平，説："江公是要排擠我輩出京。"

東昏侯誅戮群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衛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就穎冑兵襲梁武帝。帝時爲雍州刺史，將起兵，慮穎冑不同，遣穎冑親人王天武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荆、雍，書與穎冑，勸同舉兵，穎冑意猶未决。初，山陽出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捲妓妾，盡室西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武帝復遣天武齎書與穎冑，設奇略以疑之。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冑，以荆州同舉。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冑計無所出，夜遣錢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不可必制，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武，則彼疑可

東昏侯誅殺大批王公大臣，委任親信小人，崔慧景、陳顯達舉兵造反失敗之後，各路方鎮都心懷異志。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其弟衛尉蕭暢被殺害，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又來借用蕭穎冑的軍衆襲擊梁武帝蕭衍。梁武帝當時任雍州刺史，準備起兵，擔心蕭穎冑不贊同，就派穎冑的親信王天武來到江陵，勸説蕭穎冑道：劉山陽揮兵西上，是想同時襲擊荆州和雍州，并將梁武帝蕭衍的書信交給穎冑，勸他一同舉兵，蕭穎冑意猶未决。當初，劉山陽兵出南州時曾對人説："朝廷以白虎幡追迫我，我也不準備回去了。"連同妓妾一并帶走，全家人都隨軍西行。來到巴陵，徘徊十多天按兵不進。梁武帝蕭衍又派王天武送書信給蕭穎冑，設下奇謀以引起劉山陽的疑心。這時有人傳言劉山陽將陰謀殺害蕭穎冑，配合荆州同時舉事。劉山陽來到荆州，果然不敢進城。蕭穎冑無計可施，一籌莫展，夜間派錢唐人朱景思叫來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在書齋閉門商定計謀。席闡文説："蕭雍州蓄養兵馬，不止一日，江陵素來怕襄陽人，軍隊數量又比不過，如果開戰，不見得必定取勝，即使制服了他們，局勢困窘時也不被朝廷所容。現在如果殺了劉山陽，與雍州一同舉事，立

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胄乃斬天武，以示山陽。山陽大喜，輕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斬之，傳首于梁武。

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可成。如今劉山陽狐疑不肯進城，這是不信任我們，如今我們斬了王天武，傳送首級給他們，劉山陽就會消除疑慮。等他們來了再動手，事無不成。"柳忱也勸蕭穎胄這樣做。於是蕭穎胄斬了王天武，將首級傳示劉山陽。劉山陽大喜，輕率地率領步、騎兵數百人來到荆州，席闡文帶領軍士殺了他，傳示首級給梁武帝蕭衍。

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荆、雍。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衆情歸之。長沙寺僧鑄黄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黄鐵，穎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乃嘆曰："往年江祏斥我，至今始知禍福之無門也。"十二月，移檄建鄴。

東昏侯聽説劉山陽已死，下詔討伐荆州、雍州。蕭穎胄素有器量，一經首倡舉義大事，衆人紛紛響應歸順。長沙寺僧人曾將數千兩黄金鑄成金龍，埋在土中，歷代相傳付，稱之爲下方黄鐵，蕭穎胄於是取出此龍，以充軍需。蕭穎胄不由得嘆道："往年江祏排斥我，到今天纔知道禍福無門啊。"十二月，移送檄文到建鄴。

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胄爲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武屢表勸和帝即尊號，穎胄使別駕宗夬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宫，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荆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遥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福殿。

永元三年正月，齊和帝蕭寶融任相國，蕭穎胄任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并在此時開始選用地方長官。梁武帝蕭衍多次上表勸和帝即皇帝尊號，蕭穎胄命别駕宗夬撰定禮儀。和帝即位，改元爲中興。在江陵設立宗廟，舉行南、北郊祀。州府城門，都依照建康宫體制，設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作爲蘭臺，南郡太守任尹。還在明帝建武年間，荆州風雨大作，有龍進入柏齋中，柱子上、墻壁上都有龍爪的痕迹，刺史蕭遥欣深感恐懼，不敢居住在這印有龍迹的處所，到這時則作爲皇上的嘉福殿。

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荆州刺史，留衛西朝。以弟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梁武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進漂州，使與曹景宗破東昏將李居士。又從下東城。

中興元年三月，蕭穎胄任侍中、尚書令、監八州軍事、荆州刺史，留衛西朝。任命其弟蕭穎達爲冠軍將軍。當楊公則等人率軍跟隨梁武帝蕭衍一道圍困郢城，蕭穎達在漢口與之會師，與王茂、曹景宗等人攻陷郢城。梁武帝進入漂州，派蕭穎達與曹景宗一道擊敗東昏侯的將領李居士，又順勢攻下東城。

初梁武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荆州，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峽口，穎胄遣軍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圍建康。時穎胄輔帝主，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啖白肉膾至三斗。自以職

當初梁武帝蕭衍起兵，巴東太守蕭惠訓之子蕭璝、巴西太守魯休烈都不服從，他們舉兵進犯荆州，在峽口打敗輔國將軍任漾之，蕭穎胄趕忙派兵抵禦，而梁武帝蕭衍已平定江州、郢城，包圍建康。此時蕭穎胄輔佐和帝，有安邦定國、舉足輕重之勢。他一貫能飲酒，能吃白肉膾多至

居上將，不能拒制璝等，憂愧發疾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

三斗。他認爲自己位居上將，竟不能擊敗蕭璝等人，未免憂愧交加，發病而死。荆州秘不發喪，派與他字體相似者繼續假造他的教諭命令。

時梁武圍建康，住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亦秘不發喪。及建康平，蕭璝亦衆懼而潰，和帝乃始發喪，詔贈穎胄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轀輬車，黄屋左纛。

這時梁武帝蕭衍正包圍建康，住在石頭城，和帝密詔通報蕭穎胄凶訊，梁武帝也秘不發喪。待到建康平定，蕭璝也因士兵畏懼而潰敗，和帝這纔發喪，下詔追贈蕭穎胄爲丞相，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衛士三十人，轀輬車，黄繒車蓋，車左設纛旗，享受帝王禮遇。

梁天監元年，追封巴東郡公。喪還，武帝車駕臨哭渚次，葬依晋王導、齊豫章王故事。謚曰獻武。

梁天監元年，追封蕭穎胄爲巴東郡公。蕭穎胄靈柩回到建康，梁武帝車駕臨幸哭迎到江邊，安葬儀式依照晋代王導、齊代豫章王舊例。蕭穎胄謚號叫獻武。

弟穎達，少好勇使氣。穎胄齊建武末行荆州事，穎達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因與兄穎胄舉兵。

蕭穎胄弟名蕭穎達，少年時喜好勇武，意氣用事。齊建武末年，蕭穎胄行荆州事，蕭穎達也任西中郎外兵參軍，兩人都在西府。齊代末年，多難，蕭穎達感覺很不安寧，於是與兄蕭穎胄一道舉兵。

穎達弟穎孚自建鄴爲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穎孚緣山逾嶂，僅免。道中絶糧，後因食過飽而卒。

蕭穎達弟名蕭穎孚，由廬陵人脩景智帶領，從建鄴城中偷偷逃出來，一同南歸。蕭穎孚一路翻山越嶺，僅僅自身幸免於難。途中絶糧，後來因飲食過飽而死。

建康平，梁武帝以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及受禪，贈穎孚右衛將軍，封穎達作唐侯，位侍中、衛尉卿。出爲豫章内史，意甚憤憤。未發前，預華林宴，酒後於座辭氣不悦。沈約因勸酒，欲以釋之。穎達大駡約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爲，何忽復勸我酒！"舉坐驚愕。帝謂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沈公宿望，何意輕脱。若以法繩汝，汝復何理。"穎達竟無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幾，遷江州刺史。少時，懸瓠歸化，穎達長史沈瑀等苛刻爲盗所害，衆頗疑穎達，或傳謀反。帝遣直閤將軍張豹子稱江中討盗，實使防之。穎達知朝廷之意，唯飲酒不知州事。後卒於左衛將軍，謚康侯。

建康平定之後，梁武帝蕭衍任命蕭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後來梁武帝受禪登位，追贈蕭穎孚爲右衛將軍，封蕭穎達爲作唐侯，任侍中、衛尉卿。後來蕭穎達出任豫章内史時，心中很是憤憤不平。尚未赴任之前，參加華林宴，喝酒後，在席間語言神態都很不高興。沈約於是向他勸酒，打算消除他的怨氣。蕭穎達大駡沈約道："我今日這副樣子，正是你們這些鼠輩搞的，何必又來勸我的酒！"舉座都爲之驚愕。梁武帝對蕭穎達説："你是我家阿五，沈公向來德高望重，你怎能説話這樣不穩重？如果將你繩之以法，你還有什麽道理可説？"蕭穎達竟然一句話也説不出，衹是嚎啕大哭。武帝心中漸有愧意。不久，將他遷任江州刺史。又過了一些時候，懸瓠歸順梁武帝，蕭穎達屬下長史沈瑀等人由於刑罰過於苛峻而被盗賊所害，衆人都很懷疑是蕭穎達幹的，有人甚至傳言他要造反。武帝派直閤將軍張

豹子來到江州，聲稱要討伐江州盜賊，其實是要張豹子防備蕭穎達。蕭穎達知道朝廷的用意，祇是天天飲酒，不理州中政事。後來死於左衛將軍任上，謚號叫康侯。

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嘗在郡，辭訟者還於畎焉。後張弩損腰而卒。

蕭穎達子名蕭敏，承襲封爵，任新安太守，喜好射野鷄，從不在郡所理事，有人争訟，都改在狩獵處受理。後因挽弓過猛損傷腰部而死。

第七子敳，太清初，爲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循以爲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張騫墳，欲有發者，輒聞鼓角與外相拒，椎埋者懼而退。敳謂無此理，求自監督。及開，唯有銀鏤銅鏡方尺。敳時居母服，清談所貶。

蕭敏第七子名蕭敳，太清初年，任魏興太守。梁州刺史宜豐侯蕭循任命他爲府長史。梁州有古墓名叫"尖冢"，傳説是張騫墳，有人要掘墓，就聽見裏面有鼓角之聲與外面的掘墓者相抵禦，盜墓者驚懼而退。蕭敳認爲没有這種道理，自己請求監督掘墓。等到打開墳墓，裏面祇有一面一尺見方的銀鏤銅鏡。當時蕭敳正在守母喪，這種行爲被時議所譏貶。

衡陽公蕭諶

衡陽公諶，字彦孚，高帝絶服族子也。祖道清，員外郎。父仙伯，桂陽國下軍。

衡陽公蕭諶，字彦孚，是齊高帝五服以外的族子。祖父名蕭道清，曾任員外郎。父名蕭仙伯，曾任桂陽國下軍。

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諶就武帝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宫，諶領宿衛。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諶啓乞景真命，高帝不悦，諶懼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内兵仗，悉委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爲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内事如舊。

宋朝元徽末年，齊武帝蕭賾在郢城，想知道京城建康的消息，齊高帝蕭道成派蕭諶來到武帝處，傳告高帝的計謀，武帝將蕭諶留下作爲心腹親信。昇明年間，蕭諶任武帝中軍刑獄參軍、南東莞太守，因有功勞，封安復縣男。齊建元初年，武帝是東宫太子，蕭諶任宿衛。齊高帝要殺張景真，武帝令蕭諶上奏乞求張景真活命，高帝很不高興，蕭諶畏懼而退。齊武帝即位，蕭諶任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宫内兵器儀仗，都交付給他，心腹機密大事，都讓他參與意見。蕭諶後來任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南蘭陵太守如故。武帝卧病在延昌殿，蕭諶在近旁值宿。武帝駕崩，遺敕蕭諶依舊領殿内事。

鬱林即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

鬱林王即位，非常信任蕭諶，蕭諶每次有急事請假不值宿，皇帝都通宵不能入睡，直到蕭諶回來心裏纔安定。不久，蕭諶轉任衛軍司馬，兼衛尉。守母喪，皇上敕令還歸本位，守衛尉。明帝蕭鸞輔政，蕭諶轉而歸附明帝，勸明帝廢舊君，立新君，并秘密召集諸王典籤，與他們約定，不許諸王接觸外界人物。蕭諶受到寵信，擔

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宫，齋内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

任要職時日已久，衆人都畏懼并服從他。鬱林王被廢的那天，起初聽説外面情況有變，還親手寫下密詔傳召蕭諶，他被信任到了這種程度。蕭諶性情險毒，并無迴護自身的計謀。在廢鬱林王的那天，蕭諶率先領兵進入後宫，宫中護衛人員，素來都隸屬、服從蕭諶，没有一個敢動的。

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内，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甌箸者。"

海陵王立，蕭諶轉任中領軍，進爵爲公，帶領披甲衛兵五十人，入宫值宿殿内，每月可有十日還府。齊明帝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賜給扶，進爵衡陽郡公。明帝當初曾許諾登位事成之後，任命蕭諶爲揚州刺史，等到上述任命頒布，蕭諶心中怨恨，説："我這是見到炊飯美食反而推給别人。"尚書令王晏聞聽此言，説："誰又爲蕭諶當碗筷呢？"

諶恃勳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矣。"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祟。詔乃顯其過惡，收付廷尉。

蕭諶自恃功高勳重，干預朝政。明帝新近即位，派親信的顯要人物到外面打聽察訪，都知道蕭諶所説的"推飯與人"的話，心中深懷疑慮。二年六月，皇上駕幸華林園，設宴款待蕭諶及尚書令王晏等人，大家盡歡。散席後，明帝挽留蕭諶晚點走，來到華林閤，衛兵將蕭諶擒獲，送歸禁中。皇上派左右親隨莫智明歷數蕭諶罪行道："鬱林王隆昌年間，不是你出力就没有今天。如今你一家鎮守二州，兄弟三人受封，朝廷相報，祇能到這個極點。你却心中常懷怨望，以致説'炊飯已熟，連甑一道送給了别人'，今賜卿死。"蕭諶對莫智明説："天離人也還不遠，我與皇上殺高帝、武帝子嗣諸王，是卿來去傳話，我今天死，轉身就要取你的命了。"就在禁城中殺了蕭諶。到秋天，莫智明死，見到蕭諶陰魂作祟。明帝當時就下詔，公布蕭諶罪過，交付廷尉論罪。

諶好左道，吴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帝。"諶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

蕭諶喜好旁門左道，吴興人沈文猷給蕭諶相面，説："你的相不次於高帝。"蕭諶大喜，説："感激你的好意，祇是不要再對别人説了。"到這時，沈文猷也因此被殺。

蕭誕

諶兄誕字彦偉，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

蕭諶兄名蕭誕字彦偉，永明年間，任建康令。曾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車而行，車前以四名士卒開路。左丞沈昭略上奏説："凡有扈從儀仗的官員，兩人共乘一車時不能將開道士卒同時羅

官。”詔贖論。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爲左衛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諶誅，遣梁武帝爲司州别駕，使誅誕。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誕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絶。

列，蕭誕等人違反制度，請免去他們的官職。”下詔以贖罪論處。延興元年，歷任徐州、司州二州刺史。明帝立，封蕭誕爲安復侯，徵爲左衛將軍。皇上欲殺蕭諶，由於蕭誕在邊鎮抵禦魏軍，因而没有動手。魏軍退兵六十來天，蕭諶被殺，皇上又派梁武帝蕭衍任司州别駕，要他殺了蕭誕。蕭誕子名蕭稜，其妻是江淹之女，字才君，聽説蕭誕已死，説：“蕭氏一族都殺絶了，我活着又有什麽意思?”慟哭身亡。

蕭誄　蕭季敞

諶弟誄，字彦文，與諶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率。誅諶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啓求收誄，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誄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邪？幽冥有知，終當相報。”

蕭諶弟名蕭誄，字彦文，與蕭諶一同參預廢舊君、立新君之事，封西昌侯，任太子左衛率。蕭諶被殺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上啓請求拘捕蕭誄，對蕭誄施以嚴刑，以至於親手拷打。蕭誄緩緩地説：“我已是垂死之人，你又何必如此？你難道不記得我提拔你的時候嗎？我死後如在地下有知，終當相報。”

季敞粗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爲誄、諶所獎説，故累爲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爲廣州刺史，白日見誄將兵入城收之。少日，果爲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爲蛭所嚙，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爲村人所斬。論者以爲有天道焉。

蕭季敞粗魯蠻横，行爲惡劣却又善於掩飾。齊高帝時，被蕭誄、蕭諶所賞識，因而多次任郡守，爲官貪贓枉法，蕭諶總是替他掩飾。後來蕭季敞任廣州刺史，白天見到已死的蕭誄帶兵進城來抓他。没過多久，蕭季敞果然被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擊，軍隊潰敗，蕭季敞逃奔山中，被蛭所咬，肉都爛盡而死，痛楚慘烈無以復加，後被村民斬首。有人議論説，這其中有天道報應。

臨汝侯蕭坦之　蕭翼宗

臨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絶服族子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武進令。

臨汝侯蕭坦之，字君平，是齊高帝五服以外的族子。祖父名蕭道濟，曾任太中大夫。父名蕭欣祖，曾任武進令。

坦之與蕭諶同族，爲東宫直閤，以勤直爲文惠所知，除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内見皇后。帝於宫中及出後堂雜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遇醉後倮袒，坦之輒扶持諫喻。見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爲耳目。

蕭坦之與蕭諶同族，任東宫直閤時，因勤快正直被文惠太子所稱道，被授任給事中、蘭陵令。武帝崩，蕭坦之率領皇太孫的文武屬官進入禁城宫殿，任射聲校尉，蘭陵令如故。尚未拜授，又任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因蕭坦之是文惠太子的舊屬，從而親信不離左右，蕭坦之可以進入後宫見到皇后。少帝在宫中以及出後堂玩耍嬉戲，蕭坦之都能在身旁，有時遇到少帝醉後裸露身体，蕭坦之就扶住他并加以諫諭。見少帝不可奉事，蕭坦之改而歸附齊明帝蕭鸞，成爲明

帝的秘密耳目。

隆昌元年，追録坦之父勛，封臨汝縣男。少帝微聞外有異謀，憚明帝在臺内，敕移西州。後在華林園華光殿露著黄縠褌，跂床垂脚，謂坦之曰："人言鎮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似非虚傳，蘭陵所聞云何？"坦之嘗作蘭陵令，故稱之。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昔元徽獨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殺孫超、杜幼文等故敗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廢立？朝貴不容造此論，政當是諸尼師母言耳。豈可以尼媪言爲信！官若無事除此三人，誰敢自保。安陸諸王在外，寧肯復還，道剛之徒，何能抗此。"帝曰："蘭陵可好聽察，作事莫在人後。"

隆昌元年，少帝追録蕭坦之父親的勛勞，封爲臨汝縣男。少帝暗中聽説外面有反叛的圖謀，害怕明帝蕭鸞在朝中會成爲禍患，下敕將他移任西州。後來在華林園華光殿，少帝全身衹穿一件黄縠褲，雙足垂懸在床上，對蕭坦之説："有人説鎮軍將軍蕭鸞與王晏、蕭諶打算一致廢掉我，好像并非虚傳，蘭陵你聽説了什麽？"蕭坦之曾任蘭陵令，因此少帝稱他"蘭陵"。蕭坦之説道："天下哪裏會有這種事？誰高興無事廢天子呢？昔日元徽帝劉昱獨自在路上走，三年之中無人敢近，正是因爲枉殺了孫超、杜幼文等人的緣故纔招致失敗。官家您有什麽錯事？忽然便要廢掉？朝中權貴容不得有此議論，衹能當作那些尼姑師母的話罷了。豈能以尼姑老嫗的話爲憑信！官家如果好端端地剪除這三個人，還有誰敢自保呢？安陸王等諸王在外，誰還肯回朝受命，曹道剛之輩，又怎能與他們抗衡呢？"少帝説："蘭陵你可要好生打聽察訪，做事不要在人後。"

帝以爲除諸執政，應須當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内左右密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謂坦之曰："我賜文季不受，豈有人臣拒天子賜。"坦之曰："官遣誰送？"帝曰："内左右。"坦之曰："官若詔敕出賜，令舍人主書送往，文季寧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

少帝認爲要除掉執政諸大臣，還應有當權之人配合，心下選中了沈文季，夜間派宫内左右親隨秘密賄賂沈文季，沈文季不接受。少帝大怒，對蕭坦之説："我賞賜沈文季，他却不受，豈有臣子拒絶天子賞賜的道理？"蕭坦之問道："官家您派誰送去賞賜？"少帝説："宫内左右之人。"蕭坦之説："官家您若下詔賞賜，令中書舍人、主書令史送去，沈文季豈敢不受！衹因爲事不公開，所以沈文季恭敬地推辭了。"

帝又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馳走，如此兩三將倒。坦之諫不從，執馬控，帝運拳擊坦之不著，倒地。坦之與曹道剛扶抱還壽昌殿玳瑁床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馳信報皇后，至，請譬良久，乃眠。

少帝又曾夜醉，乘馬從西步廊向北疾馳，如此兩三次人將醉倒。蕭坦之諫勸，少帝不聽，坦之抓住馬的繮繩，少帝揮拳打他不着，自己反而醉倒在地。蕭坦之與曹道剛扶抱少帝回到壽昌殿玳瑁床上躺下，少帝又想爬起來跑走，蕭坦之無法制止，衹得騎馬報知皇后，皇后來了，勸諭了很久，少帝纔入睡。

時明帝謀廢殺，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少帝腹心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興内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并應

這時明帝蕭鸞正圖謀廢殺少帝，已經和蕭諶及蕭坦之定下計謀，少帝心腹、直閤將軍曹道剛懷疑外間有反叛迹象，秘密作了安排，蕭諶一時不能發動變亂。始興内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

還都，諶欲待二蕭至，藉其威力以舉事。明帝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衛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惶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

基一同應召還歸京城，蕭諶意欲等待二蕭到來，藉其聲威兵力以舉大事。明帝蕭鸞擔心事情有變，將情況告訴蕭坦之，蕭坦之立即馳馬到蕭諶處，對他說："廢天子是古來大事，剛纔聽說曹道剛、朱隆之等人已經轉相猜疑，衛尉你明日如果還不動手，事情就再也無法成功。小弟我有百歲老母，豈能坐等禍敗臨頭，衹好早作逃命的打算罷了。"蕭諶感到惶恐畏懼，第二天就廢掉少帝，這都是蕭坦之出力的結果。

海陵即位，除黃門郎，兼衛尉。建武元年，遷左衛將軍，進爵爲侯。

海陵王即位，蕭坦之任黃門郎，兼衛尉。齊明帝建武元年，蕭坦之遷任左衛將軍，進爵爲侯。

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母憂，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遥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

東昏侯立，蕭坦之任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守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想擁立始安王蕭遥光爲帝，秘密告訴蕭坦之，蕭坦之說："明帝取天下已經不合次序，天下人至今不服，現在如果再作這種事，恐怕天下即刻就會土崩瓦解，我實在不敢再說這種話。"

及遥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褌逾墻走。逢臺游邏主顔端，執之。坦之謂曰："始安作賊，遣人見取，向於宅奔走，欲還臺耳，君何見録。"端不答，而守防逾嚴。坦之謂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見疑，以爲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東府參視。"亦不答。端至小街，審知遥光舉事，乃走還。未至三十餘步，下馬再拜曰："今日乞垂將接。"坦之曰："向語君何所道，豈容相欺。"端以馬與坦之，相隨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遥光所虜之餘，得二百許人，并有粗仗。乃進西掖門，開鼓後得入殿内。其夕四更，主書馮元嗣叩北掖門，告遥光反，殿内爲之備。向曉，召徐孝嗣入。左衛將軍沈約五更初聞難，馳車走趨西掖門。或勸戎服，約慮外軍已至，若戎衣，或者謂同遥光，無以自明，乃朱服而入。

等到蕭遥光謀反起事，派人乘夜襲擊蕭坦之，坦之未及戴冠，衹穿内褲就跳墻逃走。遇見禁城中巡邏主將顔端，將蕭坦之抓住。蕭坦之對他說："始安王造反作亂，派人來抓我，我剛從住宅中逃出來，不過想回禁城而已，你怎麽逮捕我?"顔端并不答話，而防守逾加嚴密。蕭坦之又對他說："我身爲大臣，夜半奔跑，君理當懷疑，認爲我這樣做是得罪於朝廷。但我剛纔說的都是真話，如果不信，你可親自走到東府去察看。"顔端還不答話，來到小街，見確是蕭遥光舉事，纔趕快跑回來，離蕭坦之還有三十多步路，顔端下馬對蕭坦之兩拜道："今日請您垂手救一救我。"蕭坦之說："剛纔對你是怎麽說的呢? 我豈能騙你。"顔端把馬讓給蕭坦之騎，自己相隨而去。等來到新亭，途中又收容被蕭遥光所脅持軍隊的殘部，得二百人左右，都有粗長兵器。於是進入西掖門，擂鼓然後纔得進入殿内。這晚四更時分，主書馮元嗣來叩北掖門，報告蕭遥光已反，要殿内作好準備。天將破曉時，召徐孝嗣入殿。左衛將軍沈約五更初聽說發生變亂，急忙驅車奔向西掖門。有人勸他身穿戎裝，沈約

考慮到叛軍已經逼近，若身着戎裝，假如有人説自己參預蕭遥光造反，將無法自明心迹，於是穿紅色的官服入殿。

臺内部分既立，坦之假節、督衆軍討遥光。事平，遷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右將軍如故，進爵爲公。

禁城中部署已經停當，蕭坦之假節、督率衆軍討伐蕭遥光。事變平定之後，蕭坦之遷任尚書左僕射、丹陽尹，右將軍如故，進爵爲公。

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瘂"。剛佷專執，群小畏而憎之。遥光事平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黄文濟圍坦之宅，誅之。

蕭坦之肥胖、膚黑，没有鬍鬚，聲音嘶啞，當時人稱他外號爲"蕭瘂"。蕭坦之性格剛烈倔犟，專横固執，一群小人對他又怕又恨。蕭遥光事變平定二十多天後，皇帝派延明主帥黄文濟率兵圍住蕭坦之宅第，殺了蕭坦之。

坦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政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百，還以啓帝，原其死。

蕭坦之堂兄名蕭翼宗，出任海陵郡，將出發時恰遇蕭坦之被殺。蕭坦之對黄文濟説："堂兄海陵郡守的住宅想必没有干係。"黄文濟説："蕭海陵的住宅在何處？"蕭坦之告訴了他。黄文濟説："正應該獲罪查抄。"還是派人去拘捕了蕭翼宗。抄家發現蕭翼宗家中赤貧，衹有典押借錢的帖子數百張。黄文濟回朝如實啓奏皇帝，免去蕭翼宗死罪。

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齊和帝中興元年，追贈蕭坦之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有齊宗室，唯始安之後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遥光濟之以殘酷，其卒至顛仆，所謂"亦以此終"者也。穎胄荆州之任，蓋惟失職，及其末途倚伏，豈預圖之所致乎。諶與坦之俱應顧托，既以傾國，亦以覆身，各其宜矣。

論曰：南齊宗室，惟有始安貞王的後裔能够繁盛。明帝蕭鸞用非道德的手段取得了帝位，蕭遥光想取得，却下手殘酷，他們最終歸於失敗，正應了所謂"以此始亦以此終"的話了。蕭穎胄任荆州刺史，也是安排失當，待到他人生末路，禍福相倚伏，權重而猝亡，哪裏又是預料得到的呢？蕭諶與蕭坦之都曾應承顧命之托，却既因此傾覆國家，又因此毁滅自身，可説是各得其適宜的歸宿了。

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齊高帝諸子(上)

齊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暠，陸修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銶，袁修容生桂陽王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高帝兄元王後。

齊高帝有十九個兒子，他們是：昭皇后所生的齊武帝蕭賾、豫章文獻王蕭嶷，謝貴嬪所生的臨川獻王蕭映、長沙威王蕭晃，羅太妃所生的武陵昭王蕭曄，任太妃所生的安成恭王蕭暠，陸修儀所生的鄱陽王蕭鏘、晉熙王蕭銶，袁修容所生的桂陽王蕭鑠，何太妃所生的始興簡王蕭鑑、宜都王蕭鏗，區貴人所生的衡陽王蕭鈞，張淑妃所生的江夏王蕭鋒、河東王蕭鉉，李美人所生的南平王蕭銳。其中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都已早亡，衡陽王蕭鈞出繼給高帝兄元王爲後。

豫章文獻王蕭嶷　荀丕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高帝第二子也。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鍾愛焉。仕宋爲尚書左户郎，錢唐令。高帝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嶷，爲晉壽縣侯。後爲武陵内史。

豫章文獻王蕭嶷，字宣儼，是齊高帝第二子。爲人寬厚仁慈，弘毅儒雅，有海納百川的度量，高帝特別鍾愛他。蕭嶷曾在宋做官，任尚書左户郎，錢唐令。高帝擊破薛索兒，被改封西陽，將原先的爵位賜給蕭嶷，封蕭嶷爲晉壽縣侯。後來蕭嶷又任武陵内史。

時沈攸之責賧，伐荆州界内諸蠻，遂及五溪。禁斷魚鹽，群蠻怨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賧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簒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至郡城下，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

當時沈攸之討伐荆州界内的衆多蠻族，索要贖罪的錢財，於是來到五溪。禁絶其魚鹽交易，引起群蠻怨怒。酉溪蠻王名田頭擬，殺了沈攸之的使者，沈攸之索取贖罪的錢財千萬，田頭擬衹繳納五百萬，怒氣攻心而死。其弟婁侯簒立爲酉溪蠻王，田頭擬子名田都，逃到僚中。於是蠻部大亂，蠻衆擄掠搜劫至武陵郡城下，蕭嶷派隊主張英兒擊破亂蠻。田都在僚中請立爲蠻王，婁侯也歸降朝廷。蕭嶷在郡城監獄中誅殺了婁侯，命田都繼其父爲蠻王，蠻衆纔安定下來。

入爲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

不久，蕭嶷被召入朝任宋順帝驃騎從事中郎。曾拜會司徒袁粲，事後袁粲對人說："蕭嶷後來必成大器。"

高帝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内，嶷令左右儛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間窺見已有備，乃去。高帝憂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勸帝度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剋勝，於此立計，萬不可失。"及蒼梧殞，高帝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中，總宫内直衛。

齊高帝蕭道成在領軍府，蕭嶷居住在青溪宅院。蒼梧王夜半微服出行，打算突襲青溪宅院，蕭嶷令左右在中庭操練刀戟，蒼梧王從墻間窺見蕭嶷已有準備，方纔離去。齊高帝蕭道成憂慮形勢危險，心情急切，親信荀伯玉勸高帝至江北起兵。蕭嶷勸諫道："主上狂暴凶殘，人人不能自保，主上喜好獨行於道路，從這方面立計，容易建立功勛，如在外州起兵，很少有獲勝希望，就此立下大計，良機萬不可失。"等到蒼梧王去世，高帝派人報與蕭嶷，說："大事已見分曉，你明日可早點兒入宫。"宋順帝即位後，蕭嶷轉任侍中，總管宫内直衛。

沈攸之之難，高帝入朝堂，嶷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及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帳内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藴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爲内應也。嶷知藴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

沈攸之發難起事，齊高帝蕭道成入居朝堂執掌大權，蕭嶷出鎮東府，加冠軍將軍。袁粲舉兵之夜，丹陽丞王遜來密告將有變亂，先到東府，蕭嶷聞聽，立即派帳内軍主戴元孫帶領二千人隨薛道深等人同往石頭城。焚門之功，戴元孫也參與其中。開始時，王藴薦舉自己的部屬六十人幫助蕭嶷防守城池，實則以爲内應。蕭嶷知道王藴懷有貳心，就不給這些士兵武器，并將他們分散安排在外城。等到變亂發生再行搜查時，這些人都已逃走了。

上流平後，武帝自尋陽還。嶷出爲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荆州刺史。時高帝作輔，嶷務存約省，停府州儀迎物。及至州，坦懷納善，側席思政。王儉與嶷書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政荒人散，實須緝理。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荒慕義，庾亮以來，荆州無復此政。古人云'期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豈不休哉？"初，沈攸之欲聚衆，開人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鎮，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

長江上游平定以後，齊武帝蕭賾從尋陽回到建康。蕭嶷出任爲都督、江州刺史。由於定計有功，改封永安縣公，仍徙鎮西將軍、都督、荆州刺史。當時齊高帝輔政，蕭嶷赴任時務求儉省，停止府州迎接事宜。等來到荆州，虚懷若谷，納善如流，夜不安席，專慮政事。王儉在寫給蕭嶷的信中說："舊時荆楚蕭條，年年多有變故，政荒人散，實在應該認真治理。公剛剛臨位視事，就覺英風肅穆，江漢復蘇，八方仰慕高義，自庾亮以來，荆州從未有此德政。古人云'期月有成'，而公十日即成教化，豈不美哉？"當初，沈攸之意欲聚衆成事，使百姓相互告發，士人庶民因此而獲罪服役者很多，蕭嶷來到荆州，一日就遣散三千餘人，出現有五年刑以下不

稅重，多所寬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武帝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高帝即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部內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

涉及朝廷的囚犯，都寬恕遣返。由於原先市稅太重，蕭嶷在很多方面都放寬。老百姓都很高興。在帝位禪讓期間，齊武帝蕭賾想儘快奠定大業，蕭嶷則猶豫不决，默然無語。建元元年，齊高帝即皇帝位，赦詔尚未到，蕭嶷已先下令免除荆州境内昇明二年以前拖欠的賦稅。遷任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豫章郡王。

會魏軍動，詔以嶷爲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三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人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群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禽，末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群從下郢，於路先叛，結柴於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遺，於坐斬首，其黨皆散，四郡獲安。

這時恰遇魏軍發生變動，高帝下詔任命蕭嶷爲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不久，又賜給油絡俠望車。建元二年，賜給班劍衛士二十人。這年夏天，在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并上表朝廷，言明盛況。安置諸生三十人，選用先前大族中其父祖曾任正佐臺郎的、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下十五歲以上的人充任。設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舉行釋菜禮。由於穀價太賤，任由百姓以米充當口賦錢，以最高價格計算，每斛米值一百緡。義陽匪首張群多年逃亡在外，明目張膽地做盜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地界都被他攻破，地面不得安寧。沈攸之曾屢次征討，都未能抓住他，最後纔招降收用了他。沈攸之起事作亂後，張群響應，攻下郢城，率先反叛，在三溪設下鹿柴，扎下營寨，依據深險，以圖固守。蕭嶷派遣中兵參軍虞欣祖任義陽太守，派人假意招降以誘惑張群，并餽贈豐厚的禮物，於座中將張群斬首，張群黨羽全都逃散，四郡纔獲得安定。

入爲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嶷以將還都，修廨宇及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嶷發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東府，設金石樂，使乘輿至宫六門。

蕭嶷入朝任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蕭映府文武配司空。蕭嶷由於將還京都，於是修好官署和道路，并規定東歸部屬不得携帶府州物品出城。在江津出發時，士女數千人前來觀瞻送行，都垂泣難捨。蕭嶷從江陵出發時染上疾病，到達都城還未痊愈，皇上深感憂慮，爲此大赦天下，這就是建元三年六月壬子的赦令。蕭嶷病愈，皇上駕幸東府，爲他設置金石樂，讓他乘肩輿到宫内六門。

武帝即位，進位太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三十人。建元

齊武帝蕭賾即皇帝位，蕭嶷進位太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衛士三十人。還在建元

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頗有代嫡之意。而嶷事武帝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顔色，故武帝友愛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過度，眼耳皆出血。

年間，武帝蕭賾因事不稱高帝心意，高帝頗有以蕭嶷代嫡之意。但蕭嶷對武帝處處恭悌盡禮，從未違忤武帝的臉色，因此武帝對他也深爲友愛。蕭嶷生性極孝，高帝崩，蕭嶷哭泣過度，眼中耳中都流出了血。

永明元年，領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以來，州郡秩俸及雜供給，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嶷上表請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爲恒制，從之。嶷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宋元嘉制，諸王入齋閤，得白服裙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衣。自比以來，此事一斷。上與嶷同生相友睦，宫内曲宴，許依元嘉。嶷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焉。至於衣服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并不見許。又啓曰："北第舊邸，本自甚華，臣往歲作小眠齋，皆補接爲辦，無乖格制。要是檉柏之華，一時新净，東府又有此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東宫玄圃，乃有柏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不?"上答曰："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事。"竟不從。

永明元年，蕭嶷任太子太傅，解中書監。宋武帝以來，州郡長官的俸禄以及諸多供給，大多是隨當地出産而定，没有一個確定的標準。蕭嶷上表請求明確定下規格，頒行四方，永爲定制。武帝聽從了他的話。蕭嶷不參預朝政，而他所言之事、所出之謀，多被聽信采納。服喪期滿，蕭嶷加侍中。宋元嘉年間制度，諸王進入齋閤，可以白服裙帽見人主，衹有出太極殿四廂，纔穿朝衣覲進。從最近開始，這種制度不再實行。皇上與蕭嶷同胞所生，互相友睦，宫内私宴，特許蕭嶷依照元嘉舊制。蕭嶷堅决辭謝拒不奉敕；衹有皇上車駕臨幸府第，纔着白服烏紗帽來侍宴。至於衣服制度，凡有變動，都要啓奏，行事從不獨斷專行，衹求减省，這也并不被允許。蕭嶷又啓奏道："北府原爲舊邸，本自非常豪華，臣往年用作小眠之齋，都是或補或接做成的，并未違反定制。總之，這裏有檉柏之華，况且一時新净，而東府又有此種小齋，也是華屋，臣頓時有兩處住址，心中竊所不安。打聽到東宫太子所居的玄圃，纔有柏屋，結構很是古拙，臣就想獻出東府小齋奉給太子，舊邸不衹是失之於前，而且補接之處既多，不可移動，同時也怕外界有什麽别的議論，不知可有准許送東府小齋之理不?"皇上答道："詳情見别紙，汝積勞成疾，哪能不兩處走動，何必爲這種小事作煩長啓奏。"竟不聽從。

三年，文惠太子講《孝經》畢，嶷求解太傅，不許。嶷常慮盛滿，又因宫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

永明三年，蕭嶷爲文惠太子講完《孝經》，請求解除太傅一職，皇上不許。蕭嶷常常擔心盛滿難持，又因自己常在宫中宴樂而請求解除揚州刺史一職，將之授與竟陵王蕭子良，皇上始終不許，并説："你這一輩子再不要多説。"

武帝即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

齊武帝即位後，多次發詔拜陵，但都未能成行，於是派蕭嶷拜陵。拜陵歸來，路過延陵季子廟，觀看沸井，有水牛受驚衝進部伍，衛兵抓住

問，嶷不許，取絹一匹，橫繫牛角，放歸其家。政在寬厚，故得朝野歡心。

驚牛要推問牛主人之罪，蕭嶷不許，取出一匹絹，橫繫於牛角，放它回家。蕭嶷爲政寬厚，因此博得朝野歡心。

四年，唐寓之賊起，嶷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凶愚，天網宏罩，理不足論。但聖明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顧所損者大。擿籍檢工巧，督恤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內，何可周洗。公家何嘗不知人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耳。爲此者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兒大臣，猶不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凶迷相類，止於一處，何足不除，脱復多所，便成紜紜。"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辦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

永明四年，唐寓之這夥盜賊興起，蕭嶷啓奏皇上道："這一群小小盜寇，不過出於凶頑愚昧，天網恢宏，如同密罩，按理此事不值一提。但聖上君臨天下，爲臣幸可直言不同意見。近來聽得一些傳聞，都説盜賊事出有因。祇是近來大大小小的士庶人等，常常祇以小利奉公，不顧損害大利。登記、查驗户籍時花樣百出，督恤簡小塘，藏匿人口，舉凡這些措施，其實是增長了百姓的怨恨情緒。這些做法祇是目前一時獲利，并非天下久治的大計。一家人裏面，尚且不可能算得精細，何況宇宙之大，哪能全都篩洗一遍？官府何嘗不知道老百姓的諸多欺巧之處？古今以來，祇是由於難以細較，因此不去理會罷了。這樣做其實并不違背常理，但懂得這個道理的人，却是百人中難得有一人。陛下的弟弟、兒子都是大臣，尚且不能全都精細治理，何況天下悠悠，有着萬人萬物？積怨既深，便嘯聚成黨，凶頑迷愚，使人以類聚。亂賊如果祇此一處，何愁不除，倘若再多幾處，便成紛亂之勢了。"皇上答道："欺巧之事豈能容！宋代政事混亂，你説是不？蚊蟻之賊何足爲憂，到今天都應該消滅。我祇恨他們不鬧大一點，何況什麼時候没有亡命之徒呢？"後來纔下詔讓百姓重新登記户籍。

是時武帝奢侈，後宫萬餘人，宫内不容，太樂、景第、暴室皆滿，猶以爲未足。嶷後房亦千餘人。潁川荀丕獻書於嶷，極言其失，嶷咨嗟良久，爲書答之，又爲之減遣。

這時的武帝極其奢侈，後宫有一萬多人，宫内住不下，連太樂、景第、暴室都住滿了，還覺得不滿足。蕭嶷後房也有千餘人。潁川荀丕上書給蕭嶷，極力陳述這種做法的不妥，蕭嶷嗟嘆很久，然後作書回答，并因此減少、遣返了不少後房婦女。

丕字令哲，後爲荆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與其書，題之云"西曹荀君"。丕報書曰："第五之位，不减驃騎，亦不知西曹何殊長史！且人之處世，當以德行稱著，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都，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

荀丕字令哲，後來任荆州西曹書佐，長史王秀寫書信給他，題頭稱之爲"西曹荀君"。荀丕回報書信説："第五之位，不次於驃騎，也不知西曹與長史有什麼區别！况且人生在世，應當以德行稱著，何必就以區區爵位自覺高人一等呢？藺相如在澠池不肯屈服，毛遂又怎能在郢都受辱，要論起面對强敵、身臨大事，僕一定勝過這

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於是直題云"長史王君"。時尚書令王儉當朝，丕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人之名，而不顯高人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及南郡綱紀啓荆州刺史隨王子隆請罪丕，丕自申乃免。又上書極諫武帝，言甚直，帝不悦，丕竟於荆州獄賜死。徐孝嗣聞其死，曰："丕縱有罪，亦不應殺，數千年後，其如竹帛何！"

五年，嶷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皂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文物衛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舊有園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武帝嘗問臨川王映居家何事樂，映曰："政使劉瓛講《禮》，顧愳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諸彦兄弟友生時復擊贊，以此爲樂。"上大賞之。他日謂嶷曰："臨川爲善，遂至於斯。"嶷曰："此大司馬公之次弟，安得不爾！"上仍以玉如意指嶷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爲善最多也。"

嶷常戒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奢，以約失之者鮮矣。漢世以來，侯王子弟，以驕恣之故，大者滅身喪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稱疾不利住東城，累求還第，令世子子廉代鎮東府。上數幸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尋人。"乃徙其表闕騏驎於東岡。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莫及也。

兩人，不知足下您的尊貴、您的威嚴，比起秦、楚二王又如何？僕以德行爲寶，足下以地位爲寶，我們各自珍惜各自的寶物，在此致以敬意。"於是率直題頭稱之爲"長史王君"。當時尚書令王儉主持朝政，荀丕又給王儉寫書信説："足下樹立了高人的名聲，却又不顯露高人的事迹，將拿什麽記載在齊史上呢？"等到南郡主簿上啓荆州刺史隨王蕭子隆，請求責罰荀丕，荀丕自己申辯方纔免罪。荀丕又上書極力勸諫武帝，所言非常鯁直，武帝很不高興，荀丕最終在荆州獄中被賜死。徐孝嗣聽到他的死訊，説道："荀丕縱然有罪，也不應殺，數千年後，竹帛史書又該如何評説呢！"

永明五年，蕭嶷進位大司馬。八年，賜給皂輪車。不久，加中書監，他堅决辭讓。蕭嶷身高七尺八寸，音容儀範閑雅持重，典章體制、護衛隨從之禮，爲百僚之冠。每次出入宫殿臺省，觀瞻氣氛都十分嚴整肅穆。由於自己職高位重，蕭嶷深懷遜退的誠心，北宅原有園田之美，於是又重新大加修理。武帝曾經問臨川王蕭映在家中何事快樂，蕭映答道："祇不過叫劉瓛講《禮》，顧愳講《易》，朱廣之講《莊》、《老》，臣與二三個才德傑出的兄弟朋友不時地擊節贊賞，以此作爲樂事。"皇上大加贊賞。後來，皇上對蕭嶷説："臨川王一心向善，因此會達到這種程度。"蕭嶷説："他是大司馬公我的弟弟，怎會不這樣呢！"皇上於是以玉如意指着蕭嶷説："還不如皇帝的弟弟爲善最多啊。"

蕭嶷經常訓誡兒子們説："大凡富貴人家，很少能够做到不驕奢，但由於有約束而失富貴的則很少。自漢代以來，侯王子弟，因爲驕縱恣肆的緣故，重一點會滅身喪族，輕一點會削奪封地，豈能不引以爲戒！"他聲稱有病，住在東城不方便，多次請求還住府第，令世子蕭子廉代自己鎮守東府。皇上多次臨幸蕭嶷宅第，從宋長寧陵隧道出來便是蕭嶷宅第前面的路，皇上説："我這是入他家墓内尋人。"於是將長寧陵的表闕和麒麟移到東岡。麒麟和表闕形態製作很精巧，是宋孝武帝從襄陽刻好運來的，後來諸多帝王陵

永明末，車駕數游幸，唯嶷陪從。上嘗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垂過慮。"上大笑，賜以魏所送氈車。每幸第，不復屏人，敕外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嶷妃庾氏，嘗有疾，瘳，上幸嶷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畢至。登桐臺，使嶷著烏紗帽，極日盡歡，敕嶷備家人之禮。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萬歲，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一百，於事亦濟。"因相執流涕。

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王子封千户，嶷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户。其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五百萬營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斂以袞冕之服，温明秘器，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詔贈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緑綟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輼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儀，并依漢東平王蒼故事。

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吾無後，當共相勉勵，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勤學行，守基業，修閨庭，尚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没易情也。三日施靈，惟香火、盤

都模仿雕刻，却都比不上長寧陵的。

永明末年，武帝車駕多次外出游幸，諸王中衹有蕭嶷陪從。皇上曾經出游新林苑，與蕭嶷同車夜歸，來到宮門口，蕭嶷下車告辭，皇上説："今天這麽晚在外行走，不會遭到巡夜尉司的呵責吧。"蕭嶷回答説："京城之内，都屬臣所管轄的揚州，請陛下不必過慮。"皇上大笑，將北魏所送的氈車賜給蕭嶷。武帝每次臨幸蕭嶷宅第，不再屏退家人，敕外監説："我往大司馬的宅第，不過是回家罷了。"蕭嶷有妃子庾氏，曾經生病，後痊愈，皇上臨幸蕭嶷宅第，在後堂安設金石之樂，宮人全都來到。武帝曾經登上桐臺，讓蕭嶷戴上烏紗帽，整日盡歡，敕蕭嶷行家人之禮。蕭嶷對皇上説："自古以來，都説願陛下壽比南山，或稱陛下萬歲，這話近乎不實之言。如問臣的心意，實在願陛下長壽百年也就够了。"皇上説："百年又怎能得？衹可能到七八十歲，這樣的標準還能達到。"於是兩人手拉着手相對流淚。

永明十年，皇上加封蕭嶷諸子。按舊例，王子封千户，蕭嶷想讓五子都受封，上啓請減，每人封五百户。這一年，蕭嶷病重，上表請求解除所有職務，皇上不許，賜錢五百萬用來施捨做功德。蕭嶷死，享年四十九歲。這一天皇上來探視病情，到蕭嶷死後纔回宮。下詔以袞冕之服入殮，温明棺材，大鴻臚持節護喪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官員都暫停視事直至過葬。下詔贈蕭嶷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緑綟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又賜給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虎賁班劍衛士百人，輼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喪葬送靈等儀式，都依照漢東平王劉蒼舊例。

蕭嶷臨終時，將兒子蕭子廉、蕭子恪召來身邊説："我去世後，你們要相互勉勵，和睦友善是首要之事。一個人才能有優有劣，地位有通有塞，命運有富有貧，這是很自然的道理，兄弟之間不應以這些相欺凌。勤於學行，守住基業，謹修閨庭，崇尚閑素，這樣便足以没有憂患。聖主、儲皇以及諸多親戚賢友，也應當不會因爲我

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扇傘。朔望時節，席地香火、盤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環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游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宫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

死而疏遠感情。三日施靈，衹要香火、盤水、乾飯、酒脯、檳榔就够了，初一、十五衹要菜食一盤，再加甘果，此外全都省免。葬後除靈，可給予我平常所乘的車、扇、傘。初一十五時節，在地上擺上香火、盤水、酒脯、乾飯、檳榔便足够了。棺材和墳墓中不要擺放多餘物品，以免後患，除朝服之外，衹要埋下鐵環刀一把。作冢墓不要太深，一一依照規格，不要過度。後堂樓上可以安放佛像，供養外國的兩位僧人，其餘一切都照舊。我與你們游戲乘坐的後堂船隻、我所乘的牛馬，送給上宫、東宫和司徒。我的服飾衣裘，全都用來作功德施捨給別人。”蕭子廉等人哭泣着執行遺囑。

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積旬。太官朝夕送祭奠，敕王融爲銘，云：“半岳摧峰，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舉樂宴朝臣。樂始舉，上便歔欷流涕。

武帝特別哀痛，十來天衹吃蔬菜不吃肉食。派太官每天早晚都送祭奠之物，敕王融撰墓志銘，其中説：“半岳摧折峰巔，中天墜月於河。”武帝流着眼淚説：“這正是我所想要説的話啊。”到這年十二月，纔舉奏音樂，宴饗群臣，音樂纔一開始，皇上便又難以止悲，抽泣流淚。

嶷薨後，第庫無見錢，武帝敕貨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

蕭嶷死後，府第庫房没有現錢，武帝詔許賣掉一些雜物服飾，得錢數百萬，建造集善寺。皇上每月賜給現錢百萬，到駕崩纔停止。

嶷性泛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嶷薨後，忽見形於沈文季曰：“我未應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種藥，使我癰不差，湯中復加藥一種，使利不斷。吾已訴先帝，先帝許還東邸，當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紙文書示文季曰：“與卿少舊，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傳，甚懼此事，少時太子薨。

蕭嶷生性泛愛，不喜歡聽到別人的過失，左右投書給他相互告發，蕭嶷將書信放在靴中，竟然不看，後來又用火燒掉。府中庫房失火，燒掉了從荆州運回的財物，估計約值三千餘萬，主管的官員也衹是各被杖責幾十下而已。蕭嶷死後，忽然一天現形在沈文季面前，説：“我不應就死，皇太子在我的膏藥中加了十一種藥，使我的毒瘡不得痊愈，在湯藥中又加了一種藥，使我的痢疾不能斷根。我已告訴先帝，先帝答應回到東宫，判斷此事。”於是從胸中取出青紙文書給沈文季看，説：“我與你是從小的老交情，此書藉你之手呈上。”片刻之間失去踪影。沈文季將青紙文書秘藏起來不外傳，對這件事感到很害怕。没過多久，太子薨。

又嘗見形於第後園，乘腰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樹一株

蕭嶷又曾現形於宅第後園，乘着腰輿，指揮處理事情，傳呼值班的衛兵，值班衛兵没有手板，蕭嶷左右將一玉手板授予衛兵，對他説：

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有一株橘樹死了，可去找一棵來補上。”於是出後園閣而去，值班衛兵昏然倒地，依舊没有手板。

群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吴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箋，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托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請爲文。約答曰：“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絶。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宇内，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名不入第，欻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慚顔，已不覺汗之沾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托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爲文。

蕭嶷屬下群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吴郡張稷，最被親信禮遇。樂藹寫給竟陵王蕭子良一封短箋，説想率領荆、江、湘三州僚吏爲蕭嶷建碑，托中書侍郎劉繪操辦。樂藹又寫書信給右率沈約，請他撰寫碑文。沈約答道：“郭有道不過是東漢的一介平民，然而非蔡伯喈之文不足與其三絶相匹配。謝安石素爲世族，貴爲臺輔，死時没有錦綉文章祭奠，至今一直有碑無文。何況文獻王的冠冕彝倫，都足以稱宇内之楷模、天下之典範，如果不是一代文辭之宗，實難完成此命。沈約我不過是閭巷間的鄙野之人，名聲不入等級，今天忽然要完成你的囑托，即便是以禮許人，也令我聞聽到這一使命就覺面有愧色，不知不覺之間已是汗流浹背了。”直到建武年間，蕭嶷第二子蕭子恪拜托沈約及太子詹事孔珪，纔撰寫了碑文。

妃庾氏，有女功婦德，嶷甚重之。宋時，武帝及嶷位宦尚輕，家又貧薄，庾氏常徹己損身，以相營奉。兄弟每行來公事，晚還飢疲，躬營飲食，未嘗不迎時先辦。雖豐儉隨事，而香净適口。穆皇后不自營，又不整潔，上亦以此貴之。又不妒忌，嶷倍加敬重。嶷薨後，少時亦亡。

蕭嶷妃庾氏，具有女功婦德，蕭嶷很看重她。還在宋時，齊武帝和蕭嶷官職還很低微，家中又很貧薄，庾氏常常是撤去脂粉，不顧自己的身體，親自侍奉。兄弟倆每次忙完公事，晚上回家時又餓又累，庾妃總是親自下厨操辦飲食，没有一次不是推算時間事先作好準備。雖説飯菜有時豐盛、有時儉省，隨情況而定，却總是噴香潔净很合口味。穆皇后不願自己操辦，又不整潔，武帝也因此很敬重庾妃。庾妃又不妒忌，蕭嶷更是加倍地敬重她。蕭嶷死後，庾妃没過多久也死了。

蕭子廉

子廉字景藹。初，嶷養魚復侯子響爲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響還本。子廉爲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善撫諸弟。十一年卒，贈侍中，謚哀世子。

蕭子廉字景藹。當初，蕭嶷曾養魚復侯蕭子響作爲嗣子，後生子廉，子廉封永新侯，子響歸還本家。子廉作爲世子，位至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將軍，很誠心地撫養諸弟。永明十一年，蕭子廉死去，贈侍中，謚號叫哀世子。

子元琳嗣。梁武受禪，詔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

蕭子廉子名蕭元琳，承襲封爵。梁武帝受禪登位，下詔説：“豫章王蕭元琳、故竟陵王蕭昭胄之子蕭同，都是齊氏宗室，高帝、武帝的嫡傳

以傳于後。降封新淦侯。”

後嗣，應該賜以封邑，使之傳於後代。降封爲新淦侯。”

蕭子恪

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

蕭子廉弟名蕭子恪，字景冲，永明年間，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十二歲時，堂兄司徒竟陵王蕭子良作《高松賦》，蕭子恪和之，衛軍王儉見到蕭子恪的和作，大爲稱奇。

建武中，爲吴郡太守。及大司馬王敬則於會稽反，奉子恪爲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勸上并誅高、武諸子孫，於是并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餘人入永福省，令太醫煮椒二斛，并命辦數十具棺材，謂舍人沈徽孚曰："椒熟則一時賜死。"期三更當殺之。

建武年間，蕭子恪任吴郡太守。後來大司馬王敬則在會稽造反，打着蕭子恪的名號，而蕭子恪逃走，不知在什麼地方。始安王蕭遥光勸皇上將高帝、武帝諸多子孫全都誅殺，於是同時敕令竟陵王蕭昭胄等六十餘人進入永福省，令太醫煮二斛椒，又命令準備好數十具棺材，對舍人沈徽孚説："椒一熟就同時賜死。"預計三更天就要殺死這些人。

會上暫卧，主書單景儁啓依旨斃之，徽孚堅執曰："事須更審。"爾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陽門。上聞驚覺曰："故當未賜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撫床曰："遥光幾誤人事。"及見子恪，顧問流涕，諸侯悉賜供饌。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

恰遇皇上暫時睡卧，主書單景儁啓請依旨殺掉這些人，沈徽孚堅持説："事情還要再審理纔好。"當晚三更，蕭子恪赤足跑到建陽門。皇上聽到這個消息驚覺道："想必還没有將諸侯賜死吧?"沈徽孚答以實情。皇上拍着床説："遥光幾乎誤我大事。"等見到蕭子恪，問明情况，流下了眼淚，諸侯都賜給饌食。任蕭子恪爲太子中庶子。

東昏即位，爲侍中。中興二年，爲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爲子，位司徒左長史。

東昏侯即位，蕭子恪任侍中。中興二年，任相國諮議參軍。梁天監元年，降爵爲子，任司徒左長史。

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見，謂曰：

蕭子恪與弟弟蕭子範等人曾經因事入宫謝恩，梁武帝在文德殿接見他們，對他們説：

> 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苟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遺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内外

> 天下的至寶，原本是帝位，如果没有好的運氣，即使有項籍的神力，最終也要敗亡。宋孝武帝性格多疑，喜好猜忌，兄弟之中衹要稍微有點好名聲的，無一不是藉着事由將其毒死，所留下的衹有景和廢帝劉子業一人。至於朝臣之中由於懷疑宋武帝承有天命而被害者，更是一個接一個，枉死濫殺者相繼。當時雖然也曾懷疑你們的祖父，却是對他無可奈何。像宋明帝，本來由於平庸被免，誰知他竟因此得以保全生命。又像我，當時已經兩歲，他又怎知我會有今天?

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國祚例不靈長。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且建武屠滅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時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殺，若其無運，何忽行此，政是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入事晉武，爲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當知我寸心。

可知承有天命者不是別人所能加害的，即使加害也不能得逞。我當初平定建康城時，朝廷内外都勸我說："朝代變革，人心必須同一，對前朝諸王應該進行處置。"我當時如果聽從此言而行事，誰敢說不行？我衹是說江左多年以來，凡改朝换代都一定大舉殺戮，這樣做是傷了和氣，帝位照例不會長久。這是我說的第一層意思。其次，齊、梁雖說是改了朝代，意義却與以前不同。我與你們兄弟所屬宗族離得并不遠，你們不要說兄弟是親骨肉，人家兄弟也有肯周旋的，也有不肯周旋的，何況衹是五服之内的宗親呢？齊朝創業之初，我也是甘苦共嘗，措辦機密大事，你們兄弟年少，這些事自然不知道。我與你們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會都不念及此情，做出路人做的事來。這是我說的第二層意思。況且建武年間齊明帝要屠滅你們全家，我起義兵不僅是洗雪自家耻辱，也是爲你們兄弟報仇。你們如果能在建武、永元年間撥亂反正，我縱然是起兵於樊、鄧之間，哪能不放下武器、推奉你們爲明主呢？我如今爲你們報了仇，而且朝代變異，望你們兄弟盡忠報效於我。何況我是自己藉着喪亂，取代了明帝家的天下，并不是取你們家天下。昔日劉子輿自稱漢成帝之子，漢光武帝說了："假使成帝再生，天下也不再能够得到，何況衹是劉子輿呢？"梁初年有人勸我誅滅你們家族，我回答也正如以前所說："如果他有天命，不是我能殺得了的，如果他没有這個時運，又何必急着采取這種手段，衹是顯示自家没度量。"曹志論親屬關係是魏武帝之孫，入晉後他奉事晉武帝，是晉室的忠臣。這就是你們的榜樣。你們是宗室，我對你們的情義與他人不同，這纔坦然相告，期以厚望，不用過多久自然就知道我的心意。

又文獻王時内齋直帳閹人趙叔祖，天監初入臺爲齋帥在壽光省。武帝呼問曰："汝比見北第諸郎不？若

另外，文獻王蕭嶷在世時任内齋直帳的閹人趙叔祖，天監初年進入朝廷，在壽光省任齋帥。梁武帝將他叫來問道："近來你見到北第的

見道我此意：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盤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具宣敕意。

諸郎不？如果見了，說一下我的這番意思：今日雖是改朝換代，仍是情同一家；但如今根基未穩，所以未能用諸郎。如果現在用諸郎，不祇對我不合宜，我也是想使諸郎得到安定啊。祇要他們閉門高卧，稍後自然會見我心意。”趙叔祖即刻出宫，一五一十地宣布梁武帝的敕諭。

子恪普通三年累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大通二年，出爲吴郡太守，卒官。謚曰恭子。

普通三年，蕭子恪多次遷任至都官尚書，四年，轉任吏部。大通二年，出任吴郡太守，死於任内。謚號是恭子。

子恪兄弟十六人并入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子恪常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

蕭子恪兄弟十六人全部入仕梁，有文學成就者是蕭子恪、蕭子質、蕭子顯、蕭子雲、蕭子暉。蕭子恪常對親近的人說："文史方面的事，有我的這些弟弟就够了，不用我再出面領頭了。我祇需處理完公事就回家進食，祇求無過就足够了。”

子恪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

蕭子恪也曾涉足學術，寫了不少文章，但隨手又拋棄稿本，因此世上不流傳他的文集。

蕭子操

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準，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爲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爲吴郡太守，避王敬則難歸，以子操爲吴郡太守。永元中，爲黄門郎。

蕭子恪次弟名蕭子操，被封爲泉陵侯。當時制度，王侯出身者，官職并無固定標準，普通氏族的三公，可以長子一人任員外郎。建武年間，蕭子操出仕任給事中。從此齊末都以爲慣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蕭子恪任吴郡太守，因躲避王敬則之難而還朝，朝廷又以蕭子操任吴郡太守。永元年間，蕭子操任黄門郎。

蕭子範

子操弟子範字景則，齊永明中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

蕭子操弟名蕭子範，字景則，齊永明年間被封爲祁陽縣侯，任太子洗馬。梁天監初年，降爵爲子，位至司徒主簿。所生母去世，守母喪辭職。

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毁聞。服闋，累遷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具草。

蕭子範性格極孝，居喪期間因極度悲痛、形容毁損而聞名。服喪期滿，多次遷任至大司馬南平王從事中郎。南平王喜愛文學之士，蕭子範受到南平王的賞識，極受恩寵，南平王常對人說："這是宗室之中的奇才。”叫蕭子範作《千字文》，文章辭藻非常華美。南平王命記室蔡薳作注釋。由此王府中所有文書都叫蕭子範起草。

後爲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遷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

蕭子範後來任臨賀王蕭正德的長史。蕭正德遷任丹陽尹，蕭子範又任蕭正德的信威長史，

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蕃府，而諸弟并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蕃首僚，於兹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羞年鬢。"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傳》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

領丹陽尹丞。前後歷任官職十多年，都不超出藩王之府，而他的衆多弟弟却都身居朝中顯要之職，蕭子範意不能平，這時便作《到府牋》以申鬱悶："諸侯國的首席臣僚，到如今是一再愧任；在河南屈居人下，到現在是舊話重提。老與少却有時運不同，盛與衰豈可同日而語。雖蒙藩王恩寵有加，還羞自身微臣白髮。"蕭子範少年時與弟蕭子顯、蕭子雲才名不相上下，但風度神采、舉止儀容等方面却比不上，因此仕途有優有劣。蕭子範每次讀《漢書》，讀到《杜緩傳》中："六個弟弟有五人任大官，祇有中間的弟弟杜欽没當大官，但却最知名。"常常反復吟誦，以杜欽比況自己。

後爲秘書監。簡文即位，召爲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逼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製哀策，文理哀切。帝謂武林侯蕭諮曰："此段莊陵萬事零落，唯哀册尚有典刑。"敕賚米千石。

後來，蕭子範任秘書監。梁簡文帝即位，蕭子範奉召入朝任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綬。但由於賊逼而未拜授。這一年葬簡皇后，子範奉命撰寫哀悼文策，文辭哀切。簡文帝對武林侯蕭諮説："這次的莊陵，諸事都不盡如人意，祇有哀悼文册尚存舊時法度。"下詔賜米一千石。

子範無居宅，尋卒於招提寺僧房。賊平，元帝追贈金紫光禄大夫，謚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

蕭子範無固定居住的宅所，不久死於招提寺的僧房。叛賊被平定之後，梁元帝追贈蕭子範爲金紫光禄大夫，謚號叫文。蕭子範前後所作文集三十卷。

子滂、確并少有文章，簡文在東宫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并預焉。

蕭子範子名蕭滂、蕭確，都從小就擅長作文，梁簡文帝在東宫爲太子時，曾與邵陵王歷數蕭氏中的文士，蕭滂、蕭確都在其中。

滂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位司徒右長史。魏平江陵，入長安。

蕭滂位至中軍宣城王記室，先於蕭子範而死。蕭確位至司徒右長史。後來魏軍平定江陵，蕭確隨之進入長安。

蕭乾

滂弟乾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爲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鎮南徐州，引爲司空從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給事黄門侍郎。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立柴自保。武帝患

蕭滂弟名蕭乾，字思惕，儀容舉止閑雅端正，性格恬淡簡約，擅長隸書，得到叔父蕭子雲的親傳。九歲時，補國子監《周易》科生員，祭酒袁昂非常敬重他。蕭乾在梁爲官時，任宣城王諮議參軍。陳武帝陳霸先鎮守南徐州時，推薦蕭乾任司空從事中郎。等到陳武帝即皇帝位，永定元年，蕭乾拜任給事黄門侍郎。當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安，互相勾結，閩中主帥，也都建造栅寨以求自

之，令乾往，諭以逆順，謂曰："昔陸賈南征，趙他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仿佛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

保。陳武帝對此感到憂慮，令蕭乾前往各地，傳諭逆順大義，并對蕭乾説："昔日陸賈南征，趙他隨即歸順；隨何奉命游説，黥布頓時臣服。追想古人風采，仿佛就在眼前，卿應該努力建立功名，勸服諸帥，從而不必興師動衆、煩勞軍旅。"蕭乾來到各處，曉以逆順利害，所到之處，軍帥都樂意歸附。這一年，就任建安太守。

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宰守并受寶應署置，乾獨不屈，徙居郊野。及寶應平，都督章昭達以聞，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卒，謚静子。

天嘉二年，留異造反，陳寶應幫助他，又資助周迪兵器糧草，使他出兵侵犯臨川，并由此進逼建安。蕭乾單獨出使來到被逼犯的郡城，無法堅守，於是放棄郡城以避開陳寶應的攻擊。當時閩中宰守都接受陳寶應的部署安置，衹有蕭乾一人不屈從，搬到郊外野地去居住。等到陳寶應被平定之後，都督章昭達將蕭乾的事迹上報朝廷，陳文帝非常贊賞，破格拜授蕭乾任五兵尚書。蕭乾死後，謚號叫静子。

蕭子顯

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幼聰慧，嶷偏愛之。七歲，封寧都縣侯，梁天監初，降爲子。位太尉録事參軍。

蕭子顯字景陽，是蕭子範的弟弟。子顯幼年聰慧，蕭嶷很偏愛他。七歲時，蕭子顯被封爲寧都縣侯，梁朝天監初年，降爵爲子。任太尉録事參軍。

子顯身長八尺，狀貌甚雅，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采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詔付秘閣。累遷邵陵王友。後除黄門郎。

蕭子顯身高八尺，外貌體態非常嫻雅，好學，擅長作文。曾經撰寫《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了稱贊道："這篇賦可以算得上是申明道理的上乘之作，大概是《幽通》之流吧。"蕭子顯又博采衆家《後漢書》，考證同異，自成一家之書。又啓奏請撰齊史，書成之後，上表奏聞，皇上下詔交付秘閣收藏。蕭子顯多次遷升任邵陵王友，後來除授黄門郎。

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梁武帝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兹日。"時以爲名對。

中大通二年，蕭子顯遷任長兼侍中。梁武帝很愛他的才華，又很欣賞他的儀容舉止和談吐，每次御筵，都叫蕭子顯侍坐，對他特別偏愛眷顧。梁武帝曾經緩緩地對蕭子顯説："我正在編《通史》，此書如果編成，其他史書都可廢棄。"蕭子顯回答説："當年孔子贊美《易》之深奥道理，而廢黜《八索》；闡述職方的意義，而廢除《九丘》。聖上所作，與之相同，再次彪炳千秋，就在今日。"當時人認爲這是有名的妙答。

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武帝

三年，蕭子顯以本官領國子博士。梁武帝編

製《孝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記》。還國子祭酒，加侍中，於學遞述武帝《五經義》，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

子顯風神灑落，雍容閑雅，簡通賓客，不畏鬼神。性愛山水，爲《伐社文》以見其志。飲酒數斗，頗負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然簡文素重其爲人，在東宫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簡文謂坐客曰："常聞異人間出，今日始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出爲吴興太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中書令。及請謚，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謚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并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將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虚聲易遠。"

撰《孝經義》，没有列任學官，蕭子顯因自己在其職，上表請安置助教一人，諸生十人。又上啓撰武帝文集和《普通北伐記》。遷任國子祭酒，加侍中，在講學中依次講述武帝的《五經義》，不久又遷任吏部尚書，侍中如故。

蕭子顯風度瀟灑，雍容嫻雅，輕慢賓客，不畏鬼神。子顯生性喜愛山水，曾作《伐社文》以表明自己的志向。他還善於飲酒，數斗不醉，很爲自己的才氣而自負。等到他主管選舉，見到各種層次的賓客并不與他們交談，衹是舉扇一揮而已，士大夫都心中暗恨。但是簡文帝素來敬重他的爲人，在東宫爲太子時，經常召他來陪宴。蕭子顯曾經在席間起身更衣，簡文帝對座中客説道："常常聽説有非常之人隔世而出，今天纔見到，原來是蕭尚書。"他被器重到了這種程度。後來蕭子顯出任吴興太守。死時年僅四十九歲，下詔追贈蕭子顯爲侍中、中書令。等到請封謚號時，皇上親手敕書説："恃才傲物，宜謚曰驕。"當初蕭子顯曾經撰寫《自序》，大意是説："我任邵陵王友，愧還京都，追思遠古，竊比前賢，也就是戰國時楚國的唐勒、宋玉，漢朝時梁孝王門下的嚴忌、鄒陽。追尋平生，我非常愛好文章辭藻，雖然在名氣上并無成就，但所追求的心願已得到滿足。至於登高遠眺，站在水邊送客，春晨風動，秋夜月明，早雁初鶯，開花落葉，有這些外物感應心靈，常常使我不能自已。況且前代的賈誼、傅毅、崔駰、司馬相如、邯鄲淳、繆襲、路粹之輩，都以文章而顯達，因此我多次上表歌頌，將自己與古人相比較。天監十六年，方得參加九日朝廷盛宴，當時座上客滿，惟獨我接到旨意説：'今日景物如此之美，卿何不斐然賦詩。'詩成之後，皇上又降旨説：'真可説是才子。'退席之後我對人説：皇上的眷顧之恩，實在是超出我的期望，就比方漢代的賈誼又如何呢？這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承當的。我每次有所撰述，無須去特别冥思苦想，而要等文思自來，不必費力勉强去構想。近來所作詩賦，則有《鴻序》這一篇，文體兼衆家之長，修辭有多種技巧，很被好事者所傳抄，因此虚名得以遠播。"

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

蕭子顯的著述有：《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文集二十卷。

子序、愷并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愷太子家令。

蕭子顯子名蕭序、蕭愷，都是少年時就已名聲在外。蕭序太清年間任中庶子，去世。蕭愷任太子家令。

蕭愷

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簡文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餞飲，并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韵。愷詩先就，其辭又美。簡文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簡文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太清中，卒於侍中。

蕭愷的才學譽望，當時人評論足以比得上他的父親。簡文帝在東宮爲太子時就早已結識了他。當時中庶子謝嘏出任建安，在宣猷堂設酒餞行，并召來當時的才子即席賦詩，都用十五劇韵。蕭愷詩先完成，文辭又美。簡文帝與湘東王令說："王筠本是老手，後輩中有蕭愷值得稱贊，確實是才子。"先前，太學博士顧野王奉命撰述《玉篇》，簡文帝嫌他的書詳略不當，由於蕭愷博學，尤其在文字上華美，便派蕭愷和學士一起對《玉篇》再行刪改。太清年間，蕭愷死於侍中任內。

蕭子雲 蕭特

子顯弟子雲字景喬，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監初，降爵爲子。及長，勤學有文藻，弱冠撰《晋書》，至年二十六，書成百餘卷，表奏之，詔付秘閣。

蕭子顯弟名蕭子雲，字景喬，年方十二歲，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從他寫的答謝拜章，便可看出很有文采。梁天監初年，降爵爲子，等到他長大，勤於學習，辭藻華麗，二十歲左右開始撰寫《晋書》，到二十六歲，所作《晋書》完成，有一百多卷。蕭子雲將此事上奏朝廷，皇上下詔交付秘閣。

子雲性沈静，不樂仕進，風神閑曠，任性不群。夏月對賓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吊問，時論以此少之。

蕭子雲性格沉静，不願做官，風度神采閑逸曠遠，任性倜儻桀傲不群，夏天當着賓客的面，也常常赤裸上身。但兄弟之間不和睦，以至於有吉凶大事都互不吊問，當時輿論因此而輕視他。

年三十，方起家爲秘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敕賜束帛。累遷丹陽郡丞。湘東王繹爲丹陽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爲臨川内史，在郡以和理稱，人吏悦之。還除散騎常侍。歷侍中、國子祭酒。

三十歲時，蕭子雲纔自家中徵召爲秘書郎，不久遷任太子舍人，撰寫《東宮新記》上奏，皇上下詔賜給束帛。多次遷任至丹陽郡丞。湘東王蕭繹任丹陽尹，非常欣賞蕭子雲，兩人交情很深，如同平民之交。中大通三年，蕭子雲任臨川内史，在郡任職期間，以温和治理而著稱，百姓小吏都很高興。還朝後授任散騎常侍。歷任侍中、國子祭酒。

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

梁朝初年，郊祀廟祭并未改變用純毛色牲畜

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啓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作成，敕并施用。

作祭品的慣例，樂辭也都是沈約所撰，到這時依然沿用。蕭子雲上奏説應該改掉，皇上下敕答道：“這是主事者墨守成規，應該立即改掉。”仍然叫蕭子雲撰寫樂辭，并下敕説：“祭祀歌辭，應該用典謨訓誥這類莊重嚴肅的語言，不要混用子、史和當今文章中的淺顯語言。而且沈約所撰寫的歌辭，也有許多謬誤之處。”子雲歌辭寫成之後，皇上下敕與沈約所撰歌辭同時使用。

子雲善草隸，爲時楷法，自云善效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嘗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事而已。十許年，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澈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論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并驅争先。”其見賞如此。

蕭子雲擅長草書和隸書，是當時書法的楷模，自稱善於仿效鍾繇、王羲之的字體而稍作改變。他曾答謝敕書説：“臣以往不能選優鑒賞，衹是追隨時尚之所貴重，臨摹王獻之，費了很多年時間。二十六歲著《晉史》時，寫到《二王列傳》，想作一篇論草隸法，但無法用語言完全表達自己的意思，因此無法完成，衹是大略討論‘飛白書’一事而已。過了十來年，纔見到《敕旨論書》一卷，書中商討筆勢筆狀，對字體有透徹的理解，我這纔改變王獻之的筆法，完全以鍾繇爲楷模。從那以後，自覺功力大進。”蕭子雲的書法墨迹很爲武帝看重，武帝曾經論述他的書法説：“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布局之巧，超過杜度，筆勢之美，賽過崔寔，簡直可以和鍾繇并駕齊驅一争雌雄了。”蕭子雲被贊賞到了這種程度。

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鄴求書，逢子雲爲郡，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許步，行拜行前。子雲遣問之，答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性吝，自外答餉不書好紙，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答。

蕭子雲後來出任東陽太守。百濟國派人到建鄴來求書法作品，恰遇蕭子雲出任郡守，乘船即將出發。使者在江中小洲上等候，望見船還有三十多步遠，就一邊拜一邊上前。蕭子雲派人問他，使者説：“侍中您的書法，美名遠播海外，我今日所求，衹是您的墨寶名迹。”於是蕭子雲爲此停舟三日，書寫了三十幅作品給使者，獲得酬金價值數百萬。蕭子雲生性吝嗇，在外地寫書信答謝别人的饋贈，不用好紙，有些喜歡多事的人就重金饋贈蕭子雲，以求得他的答書。

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人間。三年，宫城失守，奔晉陵，餧卒于顯雲寺僧房，年六十三。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宫新記》二十卷。

太清元年，蕭子雲又任侍中、國子祭酒。二年，侯景作亂，進逼京城建康，蕭子雲逃到民間。三年，宫城失守，蕭子雲逃亡到晉陵，餓死於顯雲寺禪房，享年六十三歲。著作有《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宫新記》二十卷。

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時人比之衛恒、衛瓘。武帝嘗使特書，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蕭特之書遂逼於父。"位太子舍人，海鹽令，坐事免。先子雲卒，遺啓簡文求爲墓誌銘，帝爲製銘焉。

蕭子雲子名蕭特，字世達，很早就已成名，也擅長草書和隸書，當時人將他們父子倆比作衛恒、衛瓘。梁武帝曾經叫蕭特作書，上奏之後，武帝説："王獻之的書迹不如王羲之，蕭特的書法却已逼近他父親。"曾任太子舍人，海鹽令，因事獲罪被免職。蕭特在蕭子雲之前死去，遺奏中請求簡文帝給他寫墓志銘，簡文帝爲他寫了銘文。

蕭子暉

子雲弟子暉字景光，少涉學，亦有文才。性恬静，寡嗜欲，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賞。卒於驃騎長史。

蕭子雲弟名蕭子暉，字景光，從小就開始學習，也很有文采。性格恬静，少嗜寡欲，曾經在重雲殿聽皇上講《三慧經》，回家寫成《講賦》上奏，很受贊賞。死時任驃騎長史。

南史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蕭映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宋位給事黄門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禁止。

臨川獻王蕭映，字宣光，是齊高帝第三子。蕭映少年時就很機敏聰慧，談吐言笑俊美，儀容舉止嫻雅。在宋爲官時位至給事黄門侍郎、南兖州刺史，蕭映留心政事，屬下對他無不肅然敬畏，有令能行，有禁能止。

高帝踐阼，爲荆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嘗致錢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换，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賈客邪，乃復求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

齊高帝即位，蕭映任荆州刺史，加都督，封臨川王。曾經帶錢回京都購買物品，有人獻計説，在江陵買貨，再到京都賣掉换成錢，可以得到一點增值的微利。蕭映笑道："我是商人嗎，還要再求盈利。"不久，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蕭映臨事聰敏，府州曹局各級官吏都謹慎地執行他的所有命令，這種勤勉的局面，自從宋彭城王劉義康以來，從未有過。

永明元年，爲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韵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九子皆封侯。

永明元年，蕭映任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蕭映去世。蕭映擅長騎馬射箭，并懂聲律，左右手都能寫字，都能射箭，接待賓客，風韵優美。他死後，朝廷内外無不惋惜。蕭映被追贈爲司空，九個兒子都封侯。

長子子晋，永元初爲侍中，入梁爲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爲黄門侍郎。謀反，兄弟并伏誅。

長子名蕭子晋，永元初年任侍中，進入梁後任高平太守。二兒子名蕭子游，封州陵侯，任黄門侍郎。蕭子游謀反，以致衆兄弟都伏法被殺。

長沙威王蕭晃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高帝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

長沙威王蕭晃字宣明，是齊高帝第四子。從小就勇武有力，爲高帝所鍾愛。宋昇明二年，蕭晃代兄蕭映任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晃弓馬騎射嫻熟，當初沈攸之起事作亂，蕭晃多次率領

從武容，赫弈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焕焕蕭四傘。"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二州諸軍事。

軍容嚴整的隊伍，在京城中聲威顯赫，當時人都說他："焕焕蕭四傘。"這一年，蕭晃遷任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督理二州各項軍事。

高帝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還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鬥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悦。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

高帝即皇帝位，蕭晃每次上表陳述政事，都被典籤小吏所裁減，蕭晃便殺了典籤。皇上大怒，親手寫詔書下令杖責蕭晃。不久，蕭晃遷任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蕭賾當時是皇太子，前往武進陵祭拜，在曲阿後湖比賽演練，派蕭晃統率馬軍，皇上聽説這種違制行爲後，又不高興。高帝臨終前，將蕭晃交付給武帝，要他將蕭晃安排在京城附近，不要讓他遠出。

永明元年，以晃爲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爲中書監。時禁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佗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减於漢明。

永明元年，蕭晃任都督、南徐州刺史。後又召回朝廷任中書監。當時禁止諸王私藏兵器，在京城的諸王，衹許安排持刀侍從四十人。蕭晃素來喜愛兵器，從徐州卸任回京，私下裝載數百名携帶兵器的隨從回京，被執行禁令的有關部門察覺，將兵器都投入長江中。武帝聽説此事大怒，要將蕭晃繩之以法，豫章王蕭嶷流着眼淚跪拜説："蕭晃誠然罪不可赦，但陛下要常憶先朝訓誡，念及白象。"白象，是蕭晃的小名。聽到這，皇上也流下了眼淚。高帝在彌留之際曾告誡武帝説："宋如果不是兄弟之間自相殘殺，他人豈能乘虚而入？你要非常小心纔是。"因此武帝對蕭晃始終没有什麽别的意思，但蕭晃也始終不被寵信。當時的議論，認爲齊武帝對待兄弟情分比魏文帝做得好，却又不如漢明帝。

後拜車騎將軍、侍中。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蘗，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此意，故謚曰威。

後來，蕭晃拜任車騎將軍、侍中。死後，追贈開府儀同三司。齊武帝曾游幸鍾山，蕭晃隨從護駕。將馬矟刺入道旁的枯樹枝，皇上命令幾個隨從拔出來，銀纏都捲聚却没有把矟拉出來，於是又命令蕭晃騎馬過去拔出來，蕭晃隨手一拉就出來了。每次邊遠州府進獻駿馬，皇上都命令蕭晃在華林中試騎調理。齊高帝生前常説："這是我家的任城。"武帝由於這層意思，因此賜蕭晃謚號叫威。

武陵昭王蕭曄

武陵昭王曄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淮陰，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

武陵昭王蕭曄字宣昭，是齊高帝第五子。生母羅氏，跟隨高帝在淮陰，因罪被殺。蕭曄年方四歲，就與成人一樣對母親極爲思念，常常慟

吐血。高帝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每抑割之。"三昧，曄小字也。故曄見愛。

哭以致吐血。齊高帝蕭道成對武帝蕭賾說："三昧的孝心到了這種地步，恐怕不行，你可以去和他同住，經常抑制一下他的悲痛。"三昧是蕭曄的小名。因此蕭曄被鍾愛。

高帝雖爲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棋局，乃破荻爲片，縱横以爲棋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

高帝蕭道成當時雖然也是一方長官，但家境却很貧困，孩子們學寫字没有紙筆，蕭曄經常用指頭在空中畫或在手掌中畫，以此學習寫字，於是擅長篆書。小時候又没有棋局，就將蘆荻剖開成片，縱横交叉作爲棋局，經常指點棋勢，切磋棋藝，也因此達到高手品級。

性剛穎俊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顔延之抑其次也。"

蕭曄性格剛毅，聰穎俊出。曾經與諸王同時作短句詩，蕭曄學謝靈運詩體，作成之後呈給高帝。高帝回答説："見到你二十字的短詩，這些兒子的詩作中，以你的爲最優。但謝康樂不受拘束，詩體辨不出首尾，潘安仁、陸士衡很值得宗法，顔延之還在其次。"

建元二年，爲會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曄講《五經》。武帝即位，歷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笑曰："污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疏其骨肉。"帝不悦。

建元二年，蕭曄任會稽太守，加都督。皇上派儒士劉瓛去會稽郡，爲蕭曄講《五經》。武帝即位，蕭曄歷任中書令、祠部尚書。有巫師説蕭曄有非常之相，蕭曄因此很自負，武帝聽説此事，因此不寵信蕭曄，一直不安排他擔任地方高級長官。有一次在宫中私宴，蕭曄大醉，伏卧倒地，貂皮大衣碰翻了肉盤。武帝笑着説："弄髒了貂皮大衣。"蕭曄答道："陛下愛其皮毛，却疏忽了穿皮衣的有血有肉的人。"説得武帝很不高興。

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禄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

蕭曄性格輕財重義，有古人遺風。從會稽卸任返回京都，齋中錢財不足一萬，得到的俸禄，都與屬官幕僚共同使用。蕭曄常説："兄是天子，還怕弟無錢。"家中所有，衹够一身需用而已。他還給後堂的山取名爲首陽山，其實是不滿於自己的貧薄。

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棋，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曄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曄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疏婞，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爲當時獨絶，琅邪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曄也。

蕭曄曾經在齊武帝面前與竟陵王蕭子良下圍棋，蕭子良大敗。等到退身出來，豫章文獻王蕭嶷對蕭曄説："你與司徒下棋，應該稍微讓一點。"蕭曄答道："我蕭曄自有生以來，從未説過一句違心的話。"蕭曄爲人直率，心性倔强，偏偏不知後悔。他還喜歡作文章，射箭在當時是獨占鰲頭，堪稱一絶，琅邪的王瞻也以善射著稱，

武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曄。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舉酒勸曄，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

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爲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爲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静，因以爲稱。"又問曄，曄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

久之，出爲江州刺史。上以曄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曄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曄得失，徵還爲左户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

冬節問訊，諸王皆出，曄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曄至，引見，問之，曄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爲通。

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脱襦與之。子良見曄衣單，進襦於曄。曄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曄，曄留儉

但比不上蕭曄。

齊武帝臨幸豫章王蕭嶷的東田，宴饗諸王，惟獨不召蕭曄。蕭嶷説："風景如此美麗，今日相聚，很是想念武陵王蕭曄。"皇上纔將蕭曄召來，還衹是讓他射箭，蕭曄屢發屢中，環顧四座説："我的手法如何?"皇上神色不悦，很有點責怪他的意思。蕭嶷説："阿五平時没這麽準，今日可説是仰藉皇上的天威，纔射得這麽準。"武帝這纔轉怪爲喜。後來在華林賭射，蕭曄共射六箭，其中五箭射中同一張皮靶，皇上賜錢五萬文。皇上又舉杯勸蕭曄飲酒，蕭曄説："陛下老是不把這塊地方賜給我。"皇上轉過臉去不答話。

豫章王在府邸中壘起土山，山上種滿了桐竹，因此把山叫做桐山。武帝臨幸豫章王府邸，安排酒席，大家歡飲。皇上看着臨川王蕭映，問道："你的王邸也有嘉名嗎?"蕭映答道："臣喜好栖静，因此以'栖静'稱呼。"皇上又問蕭曄，蕭曄答道："臣的山低矮，不曾栖息神靈，光耀景物，衹有薇蕨之類，就叫首陽山。"武帝説："這簡直是勞者之歌。"

過了很久，蕭曄纔出任江州刺史。皇上由於蕭曄出鎮外州，不在京城居住，要求他將宅第讓出給其他皇子居住，派舍人傳旨。蕭曄説："先帝賜給臣這座宅第，使臣無論是歌是哭都有其所，陛下想以州换宅，臣請求不以宅换州。"武帝心中暗暗懷恨。到了江州一百多天，典籤趙渥之上奏蕭曄爲政得失，朝廷將蕭曄徵召回京任左户尚書。遷任太常卿。蕭曄一生在仕途上總是不得志。

冬節照例要向皇上問訊請安，有一次諸王都已問訊結束，衹有蕭曄一人遲來，這時皇上已經回到便殿，聽説蕭曄到了，隨即召見，問他爲何晚到，蕭曄説是牛太瘦弱行路不快。皇上下敕車府，賜給副御牛一頭，并命令主客官，今後諸王覲見如有不依例者，不再通報。

有一次蕭曄辦完公事回府，順路拜訪竟陵王蕭子良，這時正是冬季，路上遇到一個乞丐，蕭曄就脱下自己的棉襖給乞丐。蕭子良見蕭曄衣着單薄，就送一件棉襖給他。蕭曄説："我與剛纔

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爲飽食盡歡而去。

那個人又有什麼區别?”尚書令王儉拜訪蕭曄，蕭曄留王儉吃飯，盤中不過菘菜鮑魚而已。王儉敬重他的率真，飽餐一頓，盡歡而去。

尋爲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内，太孫未至，衆論喧疑，曄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劍二十人。

不久，蕭曄任丹陽尹，這纔不再安排行事等官員，蕭曄得以親自處理政事。轉任侍中、護軍將軍，賜給油絡車，又賜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蕭曄任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帝駕崩，停柩未葬，竟陵王蕭子良在殿内，太孫蕭昭業未到，衆人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蕭曄在人群中大聲説道：“如果立長，則應該立我，我的年齡最長；如果立嫡，則應該立太孫。”等到鬱林王立爲天子，非常信賴他。隆昌元年，蕭曄死去，被追贈司空，持劍武士二十人。

安成恭王蕭暠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九年，爲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安成恭王蕭暠字宣曜，是齊高帝第六子。蕭暠性格清静平和，但體弱多病。歷任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九年，任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到夏天，死去。

鄱陽王蕭鏘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即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顔色，聖顔損瘦，所以泣耳。”武帝嘆曰：“我復是有此一弟。”

鄱陽王蕭鏘字宣韶，是齊高帝第七子。建元末年，齊武帝即位，蕭鏘任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喪期滿，蕭鏘纔回京，一入宫覲拜就淚流滿面。武帝愕然，問其緣故，蕭鏘收住眼淚説：“臣不能侍奉陛下將近一年，如今得近聖顔，見陛下憔悴損瘦，所以纔哭泣。”武帝嘆道：“我還是有你這樣一個弟弟。”

累遷丹陽尹。永明十一年，爲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游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

蕭鏘多次遷任至丹陽尹。永明十一年，任領軍將軍。蕭鏘爲人温和，敬愛兄長，聲譽很好，他性格謙虚謹慎，喜好文章，很受武帝寵信。領軍一職的授予，在齊室諸王中是没有過的，蕭鏘在職期間辦事果斷，不留積案，被當時人所稱贊。皇上車駕外出游幸，蕭鏘經常披甲執仗隨從護衛，所受的恩寵僅次於豫章王蕭嶷。這一年，皇上賜給蕭鏘油絡車。

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

隆昌元年，蕭鏘轉任尚書左僕射，遷任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蕭鏘雍容大度，很得人心，被鬱林王所依賴信任。鬱林王心中懷疑明帝，諸王前來問訊時，他單獨將

謂曰:“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榦,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

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異,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宫臺内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宫,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説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宫,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内,與母陸太妃别,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墻,叫譟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蕭鏘留下,問道:“你聽説蕭鸞對法身要如何?”蕭鏘答道:“蕭鸞在宗室皇戚中年紀最長,而且又受托於先帝,臣等都還年少,朝廷之幹才,衹有蕭鸞一人,願陛下不要過慮。”鬱林王回宫後對徐龍駒説:“我本想與公共同定計拿下蕭鸞,公既不贊同,我也不能單獨辦成,暫且再打聽一下。”等到鬱林王被廢,蕭鏘竟然全不知覺。

延興元年,蕭鏘進位司徒,侍中如故。齊明帝蕭鸞這時鎮守東府,權高威重,漸有異心,蕭鏘每次往東府,明帝蕭鸞都是急匆匆不及拔上鞋跟,親至車前迎接,談及家國大事,明帝蕭鸞都是聲淚俱下,因此蕭鏘推重信任他。而宫廷中人都心向蕭鏘,勸他率兵入宫,輔佐朝政。制局監謝粲游説蕭鏘和隨王蕭子隆説:“殿下衹需乘油壁車入宫,將天子安置於朝堂之上,二王輔政,發布號令,謝粲等關閉城門,拿上兵器,誰敢不從。宣城公衹能投井求活,哪有動一步的可能呢!東城人衹需一起將他捆上送來就行了。”蕭子隆欲定大計,蕭鏘由於禁城兵力已經都移交東府,而且又顧慮難以速勝,心中非常猶豫。馬隊主劉巨,是武帝時的舊臣,他拜訪蕭鏘,請屏去從人,隨後叩頭勸蕭鏘舉事。蕭鏘意有所動,備好車駕即將入宫,又回頭返入内宅,與母親陸太妃告别,以致天色太晚,没有走成。被典籤知道這一密謀,告訴明帝,過了幾天,明帝蕭鸞派二千人包圍蕭鏘的住宅,殺了蕭鏘,謝粲等人也都被殺。凡是諸王被害,都是在夜間派兵包圍住宅,或是用斧頭劈開大門,或是將墻推倒,亂喊着衝進來,家中財産都被查封抄没入官。

桂陽王蕭鑠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爲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爲鄱桂。

鑠清羸有冷疾,常枕卧,武帝臨視,賜床帳衾褥。性理偏詖,遇其賞興,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

桂陽王蕭鑠字宣朗,是齊高帝第八子。永明七年任中書令,加散騎常侍。當時鄱陽王蕭鏘喜好文章,蕭鑠愛好名理之學,人們合稱他們爲鄱桂。

蕭鑠清癯瘦弱,患有冷疾,常常卧床不起,武帝親臨探視,賜床帳被褥。蕭鑠性情偏頗孤僻,遇上他高興,則連日作詩飲酒,遇上他情緒低落,則兄弟之間不通問訊。隆昌元年,蕭鑠加前將軍,賜給油絡車,并賜給扶二人。

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悰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鄱陽王蕭鏘被害後，蕭鑠遷任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鑠心中不安，到東府去見明帝蕭鸞，從東府出來，就着手處理生死大計。他對侍讀山悰說："我前日覲見宣城王，王嗚咽流淚，而鄱陽王、隨郡被殺。今日見宣城王，王又流淚，面有愧色，大概這次應在我身上吧?"這天夜裏三更，中兵帶人來到桂陽王府，蕭鑠被殺。

始興簡王蕭鑑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亦悲不自勝。

始興簡王蕭鑑字宣徹，是齊高帝第十子。生性聰敏警悟。八歲時，生母去世，他思念哭泣超過常人，幾日之中便到了形銷骨立的地步。豫章文獻王蕭嶷聽說此事，撫摸着蕭鑑的頭嗚咽不止，蕭嶷對高帝說："這個小孩操行異於常人，恐怕他吃不消。"高帝也悲從中來，難以自制。

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爲秘書丞，早有令譽，高帝盛重鑑，乃以彖爲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爲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爲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惠來作此州，冀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荆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爲益州，始以鑑爲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惠"反語爲"始興"，碩言於此乃驗。

蕭鑑最初被封爲廣興郡王，袁彖當時任秘書丞，早有美譽，高帝很看重蕭鑑，就讓袁彖與蕭鑑結交爲友。蕭鑑後來改封始興王。自晉朝以來，益州刺史都是派優秀的武將擔任。宋泰始年間，益州市橋下忽然生出小洲，道士邵碩見了，説："該有貴王莅臨益州。"當時是劉亮任刺史，他書齋前的石榴樹隆冬開花，劉亮問邵碩這預兆什麽，邵碩説："這叫狂花，宋諸劉滅亡之象。再過二年您就要去世，再過九年，宋就要滅亡。宋滅亡後有王勝惠來鎮守益州，希望那時蜀中能够安定。"邵碩是始康人，元徽二年，他忽然告訴人家説："我壽命就要結束。"於是躺下就死了。後來有人在荆州上明看見邵碩，用一隻舊鞋縛在左脚上，走路却很快。以後就不知他在哪裏。永明二年，齊武帝不再用武將擔任益州刺史，開始派蕭鑑任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惠"反過來讀就是"始興"，邵碩的話到這時纔應驗。

先是劫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絶。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

在此之前，劫匪首領韓武方經常聚集黨徒千餘人，阻斷交通，對百姓、商旅横施暴虐，郡縣不能禁止，商旅行人爲之斷絶。蕭鑑赴任來到上明，韓武方纔出來投降。長史虞悰等人都請求殺掉他。蕭鑑説："韓武方横行不法已經多年，官府無法制服，如今降順反而被殺，這就失信於人，況且也無法勸人爲善。"於是上報朝廷，果

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爲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晳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晳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晳還，説顯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

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爲盛事。

州城北門常閉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悰，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楗'。且在德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爲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爲阜，水銀爲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爲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

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儉常嘆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錞于

然韓武方被寬宥，從此巴西蠻夷以及凶惡之徒，聽到這個消息都來降附。蕭鑑來到新城時，路上紛紛擾擾，都説原益州刺史陳顯達正在大選猛士駿馬，不肯應徵入朝廷，巴西太守陰智伯也認爲是這樣。蕭鑑於是在新城停駐十來天，派典籤張曇晳先去觀察形勢。不久，陳顯達派使者郭安明、朱公恩送來書信和禮物，很多人都勸蕭鑑將他們抓起來，蕭鑑説："陳顯達盡忠本朝，他自己必定没有這種意思。還是等張曇晳回來，如果有什麼異常情況，再抓郭安明等人也不晚。"過了兩天，張曇晳回來，説陳顯達已經派家眷出城，早晚盼望殿下到來。蕭鑑這纔繼續向前進發。這一年，他纔十四歲。

蕭鑑很好學，擅長作文，并不看重服飾的華麗，用器服飾都清潔雅素，有高雅士人的風骨。曾經與記室參軍蔡仲熊登臨張儀樓，商談探討先賢的言行以及蜀中的風土人情。蕭鑑言辭平和却又雄辯，蔡仲熊應對如流，當時人都認爲這是一件美事。

益州城北門總是關着不打開，蕭鑑向虞悰詢問其中緣故，虞悰回答道："蜀中多有夷蠻暴徒，有時搶掠竟到城下，因此將北門關閉，歷任官員都相沿襲。"蕭鑑説："古人説，'善閉無關楗'。况且安定與否，在於德而不在於門。"立即下令將門打開。戎夷感慕蕭鑑的仁義，從此地面清静無事。有人在益州園地挖得古墓，没有復棺，祇有石槨。墓中有銅器十餘種，都是古代形制；有玉璧三枚；還有很多珍寶，都叫不出名稱；金銀製成蠶形、蛇形的有數斗。墓中又以硃砂作成山丘的形狀，以水銀作成水池的模樣。左右隨從都勸蕭鑑取爲己有。蕭鑑説："皇太子昔日在雍州，有人發掘古墓，得到玉鏡、玉屏風、玉匣之類物品，皇太子都帶回京城，我心中常常不贊同。"於是派功曹何佇爲這些寶物起一個墳，衆多寶物一律不准侵害。

蕭鑑秉性清正，在蜀中多年，從不曾營造房舍，一年的資用不滿三萬。王儉經常嘆道："始興王雖然尊貴，而所作所爲都像是寒士。"當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將錞于獻給蕭鑑。錞于是

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筒，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絶。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

古禮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圓周長三尺四寸，圓如筒，銅製成，顏色像漆一般黑，很薄，上面有銅馬，用繩子懸着馬，使它離地面有一尺左右，把水灌進錞于，再用别的器皿盛滿水放在錞于下面，把芒莖當心跪着注入錞于，用手震動芒莖，就會發出像雷鳴一般的聲音，清亮的響聲要過很久纔消失。這是古代用來節樂的。永明五年，蕭鑑獻上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紅色，有花紋。

九年，爲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别，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爲南康王子琳起青楊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宫幸第樂飲。其日鑑疾甚，上遣騎詔問疾相繼，爲之止樂。尋薨。

永明九年，蕭鑑任散騎常侍、秘書監，領石頭戍事。皇上由於與蕭鑑闊别許久，坐車親自臨幸石頭城，宴會聚歡，并有賞賜。不久，蕭鑑遷任左衛將軍，尚未拜授，就染上疾病。皇上爲南康王蕭子琳建造青楊巷的府第，新近落成，皇上與後宫妃嬪臨幸府第設樂飲宴。這一天，蕭鑑病情加重，皇上不斷地派人騎馬探問病情，以至於因此連宴樂也停止了。不久，蕭鑑死去。

江夏王蕭鋒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

江夏王蕭鋒字宣穎，是高帝第十二子。生母張氏容顏甚美，又有女德，宋蒼梧王逼迫着娶了她，又想加害蕭鋒。齊高帝很怕蕭鋒被害，不敢讓他居住在舊宅，將他藏在張氏屋裏，這時蕭鋒纔四歲。

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窗塵，而先晝塵上，學爲書字。

蕭鋒性格端方，愛好讀書寫字，張家没有紙張，就靠着井欄在石上寫字，寫滿了就洗掉，然後又接着再寫，這樣寫了好幾個月。早上起床，蕭鋒也不肯抹掉窗上的灰塵，而是先在灰塵上塗畫，學習寫字。

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悦，以玉騏驎賜之，曰："騏驎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里街巷買圖籍，期月之間，殆將備矣。

五歲時，齊高帝蕭道成讓蕭鋒學寫鳳尾諾，他一學就很精巧。高帝大喜，將玉麒麟賜給蕭鋒，説："麒麟賞給鳳尾。"到十歲時，蕭鋒就能作文。武帝在位時，藩王府邸管理很嚴，諸王不能讀其他的書，《五經》之外，衹能看《孝子圖》而已。蕭鋒就秘密派人到市里街巷去購買圖書，花了大約一個月的時間，差不多就將圖書備齊了。

好琴書，蓋亦天性。嘗覲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闍梨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

蕭鋒愛好彈琴讀書，這大概也是天性。他曾覲見武帝，武帝賜給他寶裝琴，他就在御座前彈起來，很受武帝賞識。武帝對鄱陽王蕭鏘説："闍梨的琴技也和柳世隆的是同類，他既然事事

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爲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别駕江祏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爲益州，置酒告别，文和流淚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儉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

有意，我想試着讓他去管理百姓。”蕭鏘説：“昔日鄒忌善於鼓琴，齊威王就將國政委托給他管理。”於是蕭鋒出任南徐州刺史。蕭鋒善於與人交往，行事王文和、别駕江祏等人，都和他很友好。後來王文和被徵到益州任官，設酒與蕭鋒告别，王文和流着眼淚説：“下官從小以來不曾作詩，今日告别，心中依戀，不覺情溢於懷，文思萌生。”王儉聽説此事，説：“江夏王真可説是善於改變顔色的白絲啊。”

工書，爲當時蕃王所推。南郡王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闍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闍梨鋒小名也。

蕭鋒擅長書法，被當時藩王所推重。南郡王蕭昭業的書法也稱得上精巧，他對武帝説：“臣的書法本來就應該勝過江夏王。”武帝答道：“闍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是昭業的小名，闍梨是蕭鋒的小名。

隆昌元年，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秘書監。及明帝知權，蕃邸危懼，江祏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弦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嘆曰：“江祏遂復爲混沌畫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爲話言。常忽忽不樂，著《修柏賦》以見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爲盛。衝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庶後凋之可咏。”

隆昌元年，蕭鋒任侍中，領驍騎將軍，不久又加秘書監。等到明帝獨攬大權，諸位藩王都畏懼，江祏曾經對王晏説道：“江夏王有才有德，也善於隱藏自己不露形迹，他曾以琴道傳授給羊景之，羊景之著名於世，而江夏王却鮮爲人知。江夏王掩飾自己的才能并不止七弦琴，其他各個方面也都如此。”蕭鋒聽説後嘆道：“江祏簡直就像是給混沌畫眉，本想幫之，反而害之。我衹不過沉溺於酒色，熱衷於狗馬而已，平生哪裏還有一絲豪氣呢?”當時人把這作爲談資。蕭鋒常常是忽忽不樂，寫下《修柏賦》以表明心志，賦中説：“既與衆不同，高高聳立，又胸懷純貞，挺拔正直。豈止春天孤芳自賞，嚴霜之下枝葉更盛。强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然當年歷盡坎坷，歲寒後凋精神可嘉。”

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遥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遥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

當時，帝位正悄悄轉移，蕭鋒獨自一人感慨激昂，有挽救危亡之意，但被行事、典籤所逼迫，因此没有成功。他曾經去見明帝蕭鸞，談話之間，明帝説到蕭遥光的才力可以委以重任的意思，蕭鋒答道：“遥光對於殿下，就像殿下對於高帝，衛護宗廟，安定社稷，實在是很久遠的寄托。”説得明帝大驚失色。

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誚責，左右不爲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

蕭鋒勇武有力，明帝殺害諸王，蕭鋒寫去書信責問他，明帝左右不肯將書信送達。明帝非常懼怕蕭鋒，不敢進府第中加害他。蕭鋒出門登

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皆應時倒地，遂逼害之。江斅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鋤，其《修栢》之賦乎。"

車，明帝布置的士兵想上車拉繮止馬，蕭鋒用手擊退數人，這些人都應聲倒地，於是有敢近前的士兵衝上來，就這樣殺害了蕭鋒。江斅聽說蕭鋒死了，流着眼淚說："芳蘭擋門，不得不除，這難道也是《修栢賦》所說的嗎?"

南平王蕭銳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户尚書，朝直勤謹，未嘗屬疾。永明十年，出爲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南平王蕭銳字宣毅，是齊高帝第十五子。任左户尚書，在朝廷中值班勤勉謹慎，從不托病缺勤。永明十年，蕭銳出任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蕭鸞輔政，殘害諸王，派裴叔業平定尋陽，又進兵湘州。蕭銳的部屬防閤周伯玉在衆人面前大聲疾呼道："這并非天子的意旨，今天斬了裴叔業，舉兵匡復社稷，誰敢不贊同!"蕭銳的典籤喝令左右將周伯玉斬首，結果蕭銳被害，周伯玉下獄被殺。

宜都王蕭鏗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欷。

宜都王蕭鏗字宣儼，是齊高帝第十六子。蕭鏗生下來三歲時生母便去世，等他長大懂事，問母親在哪裏，左右告訴他早已死亡，蕭鏗便思念不已，衹吃蔬食，悲痛不已。蕭鏗不認識母親的容顔，便經常向幽冥祈禱，請求在夢中見母親一面。到六歲時，真就夢見一個女人，說是他的母親。蕭鏗悲泣着向往日母親的隨從述説夢中人的容貌衣服等事項，都和母親生前相同，聽說此事的人無不抽泣流淚。

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爲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爲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

蕭鏗清秀穎悟，有很高的學問與操行。永明十一年，任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不親手處理日常軍政事務，却很得人心。他的舉動常常被籤帥所鉗制，自己拿的主意大多行不通。

州鎮姑孰，于時人發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篋爲嚴器，又有金蠶銀繭等物甚多。條以啓聞，鬱林敕以物賜之。鏗曰："今取往物，後取今物，如此循環，豈可不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

南豫州的治所在姑孰，當時有人發掘一座古墓，是晋代大司馬桓温女兒之墓，墓中有金巾箱，織金篋作成的妝具，還有金蠶銀繭等許多物品。蕭鏗將情況詳細地啓奏朝廷，鬱林王下詔將這些物品都賜給蕭鏗。蕭鏗說："現在掘取過去的東西，以後又掘取現在的東西，如此循環，豈能不令人深思。"派長史蔡約前往修復古墓，一絲一毫都不侵犯。

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㭊榴屏風，倒壓其背，

蕭鏗十歲時，與吉景曜商討談論先賢言行，左右隨從安放㭊榴屏風，不小心倒下來壓在蕭鏗

顔色不異，言談無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堋的太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

背上，蕭鏗臉色不變，并不中斷談話，也不回頭看一下。蕭鏗尤其善射，常常因爲箭靶太寬，説："整天射箭靶，有什麽難的。"於是拿甘蔗插在地上，在百步之外用箭來射，射十箭，中十箭。

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鏗曰："在内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

永明年間，規定諸王未滿三十歲者，不得娶妾。在武帝晏駕之後，有人勸蕭鏗就在左右侍婢中選娶美色者作妾，蕭鏗説："侍婢在屋内都要役使，既然先帝有遺旨，怎麽忍心去違背呢?"

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鏗聞之，馮左右從容雅步，咏陸機《吊魏武》云："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托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吕文顯賫藥往，夜進聽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文顯曰："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嶷，咸以國器許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

等到延興元年，明帝蕭鸞誅殺高帝、武帝、文惠的衆多子嗣，蕭鏗聽説此事，在左右的陪伴下從容嫻雅地散步，并吟誦陸機的《吊魏武》："昔以四海爲己任，死則以愛子托人。"如此反復吟咏，左右都泣不成聲。後來明帝蕭鸞果然派吕文顯帶毒藥去見蕭鏗，夜間，吕文顯進入大廳，正好遇上蕭鏗舉行佛教的八關齋。蕭鏗高坐在上，對吕文顯説："高帝昔日非常寵任君，爲什麽還有今日之行?"吕文顯答道："我也是出於不得已。"於是蕭鏗仰臉將毒藥一飲而盡。這年他纔十八歲。蕭鏗身長七尺，模樣很像兄長蕭嶷，人們都認爲他是治國之大器。他死後，有識者無不痛惜。

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爲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然言别，云："某日命過。身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當初蕭鏗出閤時，年紀纔七歲，陶弘景任侍讀，在八、九年時間裏，兩人交情非常融洽。後來陶弘景隱居山林，一天忽然夢見蕭鏗來到，面色凄慘地與他告别，説："我某月某日去世，由於在生并無罪過，後三年就要投生於某家。"陶弘景問他幽冥中的事情，蕭鏗大多不肯説出來。陶弘景醒後，立即派人出城去尋訪，果然夢中所説與事實相符合，陶弘景因此撰寫了《夢記》，記下了這件事。

晉熙王蕭銶

晉熙王銶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晉熙王蕭銶字宣攸，是齊高帝第十八子。隆昌元年，任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被殺害。

河東王蕭鉉

河東王鉉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

河東王蕭鉉字宣胤，是齊高帝第十九子。生母張氏，在高帝身邊很受寵幸，蕭鉉又最小，因此特别受到關心。高帝臨崩時，將蕭鉉托付給

帝，武帝甚加意焉，爲納柳世隆女爲妃。武帝與群臣看新婦，流涕不自勝，豫章王嶷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鉉高帝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

武帝，武帝對他非常照顧，爲他娶柳世隆之女爲妃。武帝與群臣看新婦時，忍不住流下了眼淚，豫章王蕭嶷也哽咽不止。等到明帝蕭鸞誅殺高帝諸子時，由於蕭鉉是高帝所鍾愛，又因爲他才力低弱，年紀又小，所以能够保全性命。

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晝卧纏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

當初蕭鉉衹有三四歲時，高帝曾在白晝躺卧纏髮，蕭鉉爬到高帝的肚子上去玩弄纏頭的繩子，高帝於是將纏頭繩賜給蕭鉉。等到高帝駕崩後，蕭鉉用寶盒盛着纏頭繩子，每到時節就打開拜看，痛哭流涕，嗚咽不止。蕭鉉才能很一般，却有如此一片至誠孝性。

建武中，高、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

建武年間，高帝、武帝子孫憂懼疑慮。蕭鉉上朝覲見明帝，常常是鞠躬俯身，不敢挺身行走、直面而視。不久，蕭鉉遷任侍中、衛將軍。

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爲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疾暴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終不斅建安乞爲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蕭鉉漸漸長大。建武四年，誅殺王晏，明帝以他陰謀立蕭鉉爲名，罷免蕭鉉的官職，以王的身份回歸宅第，有禁令不准他與外人交往。永泰元年，明帝病情突然加重，於是要殺害蕭鉉。蕭鉉聽説殺他的人到了，欣然説道："死生在命，終究不至於像漢獻帝那樣，想乞求爲奴都不可能。"仰面喝盡毒藥而死。蕭鉉兩個兒子尚在襁褓之中，也被殺害。

論曰：豫章文獻王珪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己所安，率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爲仁由己"，不虚言也。自宋受晋終，馬氏遂爲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并皆録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存固本。然就國之典，既隨代革，卿士入朝，作貴蕃輔，皇王托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推擬。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算，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托，遂韜末命於近

論曰：豫章文獻王蕭嶷，以珪璋之美質，肅敬之儀表，天縱之姿容，凡有所行動，都衹求自安，有所言論，都出自忠敬。雖説取代宗祧的議論早已充盈皇上的耳目，然而處處體現天倫之愛，武帝無虧於心。因此知道"爲仁由己"之説，實在不是虚言。自從晋朝終止、宋接替，司馬氏就成爲廢棄之姓，宋禪讓齊受位，劉宗子嗣盡被誅滅，梁武帝取代齊自立，却不效法前朝的所作所爲，蕭子恪兄弟，都被録用。這雖然體現了梁武帝的弘仁寬裕，却也表明文獻王仁愛忠敬必有餘慶。昔日陳思王曹植曾上《表》説："權力所在的地方，即使疏遠也必定重視，勢利所離開的地方，即使親近也必定看輕。"推究此言，實在是有很充分的根據。然而就任藩國的制度，已經隨着朝代的改變而改變，卿士進入朝廷，可以在藩國中擔任臺輔要職，作威作福。皇上與諸

戚，寄重任於疏親。以爲子弟布列，外有强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洊隆家國。曾不慮機能運衡，權可制衆，宗族殲滅，一至于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王同附一體，共同接受至尊的稟賦，爲官雖然没有固定的資産，俸禄却有恒定的數目，禮遇與封地都很隆盛，彼此間就容易産生猜忌疑慮。齊武帝臨終遺詔，感情深厚地尊崇嫡長，考慮周密，謀劃長遠，其用意就在於求得長治久安。由於與明帝是一同自平民起家，因此遺詔之中相托付，於是遺命入於近戚之手，重任寄於疏親之身。以爲這樣一來，子弟諸王環列，外有强大的堅固藩屏，旁系支派居中輔佐，可以平息覬覦帝位的陰謀，表裏互相維係，定能重振家國。却不曾想到身居樞要就能打破均衡，手握大權即可制服衆人，以致宗族被殲滅，到了如此可悲的地步。曹植的話，很早就表述清楚了。

南史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齊武帝諸子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齊武帝生有二十三子：穆皇后所生的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張淑妃所生的廬陵王蕭子卿、魚復侯蕭子響，周淑儀所生的安陸王蕭子敬、建安王蕭子真，阮淑媛所生的晉安王蕭子懋、衡陽王蕭子峻，王淑儀所生的隨郡王蕭子隆，蔡婕妤所生的西陽王蕭子明，樂容華所生的南海王蕭子罕，傅充華所生的巴陵王蕭子倫，謝昭儀所生的邵陵王蕭子貞，江淑儀所生的臨賀王蕭子岳，庾昭容所生的西陽王蕭子文，荀昭華所生的南康王蕭子琳，顏婕妤所生的永陽王蕭子珉，宮人謝所生的湘東王蕭子建，何充華所生的南郡王蕭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蕭子珉出繼衡陽元王爲後。

文惠太子蕭長懋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爲高帝所愛。宋元徽末，除秘書郎，不拜，板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武帝遣太子還都。高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謂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内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

文惠皇太子蕭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是齊武帝的長子。武帝蕭賾年未滿二十就生太子，太子長得豐滿俊美，受到高帝蕭道成的鍾愛。宋元徽末年，蕭長懋授任秘書郎，不拜，又詔令授輔國將軍，遷任晉熙王撫軍主簿。叛亂被平定之後，武帝遣送太子回京城。齊高帝正圖創立霸業，心存嫡長孫嗣位之念，對太子說："你回來，我的大事就成了。"將他安置在府第東齋，讓他結交文武賓客。高帝對荀伯玉說："我出外之日，城中軍隊都受長懋節度。即使我不外出，内外值勤防衛以及各個城門的甲兵，都要長懋去時時安排檢查。"

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歷中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高帝將受禪，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

先是，梁州刺史范柏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柏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説之，許啓爲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之。

二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吊，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户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宫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宫，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吊，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儉又議，以爲："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期喪，歲數没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以吴商云：'含閏以正期，允協情理。'没閏之理，固在言先"。并從之。

蕭長懋轉任秘書丞，由於"丞"與齊宣帝蕭承之名諱同音，因此不接任。後歷任中書、黃門侍郎。昇明三年，齊高帝蕭道成將要受禪，因襄陽是軍事重鎮，不想安排給他人，於是太子出任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齊建元元年，封太子爲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於此時。

先前，梁州刺史范柏年很有威名，沈攸之起事造反，范柏年觀望形勢，并不積極平叛，沈攸之謀反平定之後，朝廷派王玄邈取代范柏年。王玄邈已到梁州，范柏年却在魏興徘徊，不肯南下回京。太子蕭長懋擔心他會發生變亂，於是派人去游説，答應奏啓范柏年任府長史。等他來到襄陽，就抓住他并把他殺了。

建元二年，蕭長懋徵召任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守石頭。穆妃薨，成服那天，高帝車駕出宫臨喪，朝中議論太子蕭長懋也許應該出門迎接。左僕射王儉説道："查閲《禮記·服問》，中有'國君所主的，是夫人、妻、太子嫡婦'。就是説，國君爲此三人作主喪。如今皇上鑾駕臨降，自然是以主喪的身份來到，雖然祇是因事撫慰，意義并不在吊喪，南郡王以下也不應出門奉迎。但皇上至尊的臨幸，禮儀可以有所改變，暫且去掉喪杖喪絰，轉站在門外，就足以表達哀情與恭敬，也不必停止哭喪。皇太子既是一宫之主，自然應當因皇上車駕臨幸宫中，而依照常例奉候皇上。既是成服之日，吉凶都不相犯，應當用衰幘辦喪事，望拜止哭，都照舊例。如果皇上尊駕不臨吊，奉迎等事就祇須依照常禮。這樣做，無論是求之以情還是求之以禮，都似乎比較妥當。"又，這一年九月是閏月，十三個月之後的小祥之祭是否應該計閏。王儉又提出看法，認爲："三百六十日，《尚書》藉以明大義，文公納徵於婦家，《春秋》對此微言譏諷。因此先儒服喪，如果是一年以上，以年算時間則不計閏月，如果是九個月以下，以月算時間則計閏月。所以吴商説：'含閏以正期，允協情理。'不計閏的道理，在我説之前，本來就已存在於典籍中。"王儉的這兩條提議，都被采納。

武帝即位，爲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杯。從容有風儀，音韵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爲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并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略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黄嗣祖、魚文、康絢之徒，并爲後來名將。

齊武帝即位，蕭長懋是皇太子。當初高帝喜讀《左氏春秋》，太子按他的旨意時刻諷誦，作爲談話資料。等到正式位居東宫儲君，善立名尚，精通聲律，擅長射箭，飲酒可達數斗，却從不舉杯。太子舉止之間很有風範儀表，説話聲音抑揚頓挫，語氣温和，却很有説服力，結交朝中人士，被結交者人人都感到滿意。文武之士有許多都被太子所召集，會稽人虞炎、濟陽人范岫、汝南人周顒、陳郡人袁廓，都憑着自己的學識品行才能，在太子左右對答。武人有略陽人垣歷生、襄陽人蔡道貴，勇力傑出，當時人把他們比作關羽、張飛。其餘如安定人梁天惠、平原人劉孝慶、河東人王世興、趙郡人李居士、襄陽人黄嗣祖、魚文、康絢之類，後來都成爲名將。

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一十人，并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説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主?”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爲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侍”義，臨川王映諮“孝爲德本”義，太子并應機酬答，甚有條貫。

永明三年，太子在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顒撰寫《孝經義疏》。五年冬，太子親臨國學，策試諸生，於座中問少傅王儉《曲禮》中説“無不敬”的意義，王儉與竟陵王蕭子良等人各有酬答。太子又以這句話的意義問各位學生，謝幾卿等十人都以筆作答。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處天位，而《説卦》中又説‘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的意義，豈能主天帝?”王儉答道：“《乾》主健，《震》主動，天以運動爲至德，因此説‘帝出乎《震》’。”王儉又問太子《孝經》中“仲尼居曾子侍”的意義，臨川王蕭映問太子“孝爲德本”的意義，太子都隨機應變地作了答覆，很有條理。

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囚及南北二百里内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録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

第二年，皇上要訊問丹陽所管屬的囚徒以及南北二百里以内的牢獄，詔令太子在玄圃園宣猷堂登録三署的囚犯，或減罪或免罪各有不同處理。皇上晚年喜好游樂，連尚書曹的事務，也分送給太子審批處理。

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宫内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宫。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

太子與竟陵王蕭子良都喜好佛教，設立六疾館以給養窮人。但太子性格很愛奢麗，宫内殿堂，都雕飾得非常精美華麗，超過皇上的宫殿。還擴建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建起土山、池閣、樓觀、塔宇，極其奇麗，費資千萬。聚集了

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宫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鄣，造游墻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毁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以晋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武帝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

許多奇珍異石，修建的山水妙極一時。太子擔心皇上在宫中望見，於是在周圍列植長竹，外面設置高高的屏障，又建造能移動的墻壁數百間，其中設計了諸多機巧，如果要遮蔽，墻壁立刻出現，如果要拆除墻壁，隨手就能移走。太子還製作珍玩之物，將孔雀毛織成皮衣，光彩奪目，金翠耀眼，遠比雉頭漂亮多了。由於晋明帝當太子時曾建西池，於是太子也啓奏武帝，援引前例，請求在東田建造小苑，皇上答應了他。

永明中，二宫兵力全實，太子使宫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

永明年間，二宫兵力全都充足，太子派宫中將吏輪番從事建築勞役。所建的宫城苑巷，規模宏偉，慕名前去觀看者傾盡京城。皇上心性雖然嚴格，但太子的所作所爲，却無人敢啓奏皇上。後來皇上臨幸豫章王宅第，回來路過太子的東田小苑，見宫室連綿不斷，華美宏遠，極目望去，壯麗無比，於是大怒，收捕了監作主帥。太子感到畏懼，把奇珍異寶都收藏起來，從此太子便受到皇上指責。

太子素疾，體又過壯，常在宫内，簡於遨游，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宫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宫，匆匆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内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爲給事中，謂文景曰："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乃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爲有古人風。

太子平素多病，身體又過於肥胖，常在宫内，很少出去遨游。太子還經常擺弄羽儀之類的物品，多有假冒皇帝的名義越禮擬旨，雖然禁城近在咫尺，皇上却始終不知道。太子又派徐文景製造車輦、乘輿以及皇帝用物如虎賁、雲罕之類，皇上曾經臨幸東宫，太子匆忙之間來不及藏起車輦，徐文景就把佛像放在車輦中，因此皇上并不懷疑。徐文景之父徐陶仁當時任給事中，他對徐文景説："最終因爲你的罪過要遭滅族之罪，衹有掃净墳墓等待你死罷了。"於是舉家遷移以避禍。後來徐文景果然被賜死，徐陶仁竟然也不哭，當時人都認爲徐陶仁有古人遺風。

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見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鎸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于東宫崇明殿，時年三十六。

永明十年，豫章王蕭嶷死去，太子見皇上兄弟間友愛達到極點，就撰寫碑文上奏，還没來得及鎸刻。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病，皇上親臨探視，面有憂色。太子病情加重，上表告辭，死於東宫崇明殿，當時衹有三十六歲。

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宫，得參政事，内外百司私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宫，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之服，謚曰文惠，葬

太子纔過而立之年，久在儲宫，得以參預政事，内外百官私下都認爲他早晚就要繼承帝位，等到太子一死，朝野對此都驚嘆惋惜。皇上臨幸東宫，慟哭盡哀，下詔以衮冕之服殮尸，太子謚

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期，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期，臨汝、曲江國臣并不服，六宮不從服。

號叫文惠，葬於崇安陵。有關官員奏請皇上服喪一年，朝臣服齊衰之喪三月，南郡國臣子服齊衰之喪一年，臨汝、曲江國臣子都不服喪，六宮也不必跟隨皇上一道服喪。

武帝履行東宫，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處爲崇虚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

武帝來到東宫，見到太子的服飾與玩賞物品都越過規格，大怒，下敕有關部門立即銷毁，將東田殿堂安排作爲崇虚館。後來鬱林王立爲皇帝，追尊蕭長懋爲齊文帝，廟號叫世宗。

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悦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當初，太子很厭惡明帝蕭鸞，私下裏對竟陵王蕭子良説："我心中特别不喜歡這個人，該是由於他命中福德很少所引起的吧。"蕭子良便苦苦勸解，後來明帝即位，果然對高帝、武帝的子孫大加殺害。

竟陵文宣王蕭子良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爲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悦。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娘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

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字雲英，是齊武帝第二子。蕭子良幼年就很聰敏。武帝蕭賾鎮守贛縣時，與裴后不和，派人用船送裴后回京，人已啓程上路，當時蕭子良年紀還小，在庭前很不高興。武帝對他説："你爲什麽不去讀書？"子良答道："娘現在何處？我幹嗎要讀書？"武帝對他的話感到很奇特，立即將裴后召回贛縣。

仕宋爲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爲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凡事皆責成郡縣，孝武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帝踐阼，子良陳之，請息其弊。

蕭子良在宋做官，任邵陵王王府友。當時宋綱紀衰敗，諸王微弱，因此没有廢棄這一官職。昇明三年，蕭子良任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年間，凡有徵收之事都責成郡縣，宋孝武帝以後，徵求賦税要求急速，由於郡縣徵收遲緩，這纔派臺使下至郡縣直接徵收，從此公役紛至，勞擾百姓。齊高帝登位之後，蕭子良上奏陳述派臺使的弊端，請求停止此舉。

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閤下有虞翻舊床，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簟而已。

蕭子良敦厚仁義，崇尚古風，會稽郡的朱百年有異乎常人的德行，先於其妻而死，蕭子良賜其妻一百斛米，免一人賦税，供給她柴草。郡閤下有虞翻睡過的舊床，蕭子良罷會稽任回京，就帶着舊床回去。後來蕭子良在西邸建造古齋，會聚了許多古人用器服飾放在齋内。夏禹廟香火很盛，很多人前去禱祀，蕭子良説："禹哀憐罪人，體現仁義，飲食菲薄，表彰節儉，衹須上祭一些服玩用器和果粽之類，就足以表達誠意。"派人每年衹祭獻扇、簟之類物品而已。

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嘆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當時有山陰人孔平來找蕭子良告狀，説嫂子買米欠錢不還，蕭子良嘆道："昔日高文通與寡嫂打官司争田産，與這件事意義完全不同。"於是賜以米錢，補償孔平。

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爲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爲"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别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期而毁。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况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吊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

建元二年，穆妃薨，蕭子良辭官，仍任丹陽尹，打開自己的私人倉庫賑濟治内屬縣的窮人。當初，太妃是七月死的，蕭子良八月接到這一凶訊。等到十一個月之後的小祥之祭，有人提出疑問，認爲南郡王蕭長懋應等待蕭子良一同祭奠。尚書左僕射王儉提出看法，認爲"禮有長幼之序，道德規範不能虚設。如果是遠則不用等待，近則必須等待，舉行的喪禮與禮儀制度如果違背，在心中也認爲不可取。如果疑慮兄弟没有分家，吉凶錯雜難卜，則遠處歸來之子，就應不開正門而開别門，以完成喪事。靈筵祭奠，都應隨在家之人行禮，周年再祭後就毁除。即使是庶子在家，也不必等待嫡子回來，何况儲妃是正體王室，中軍居長嫡之重，本朝又可以變通禮制，進退之間更加不用疑慮。我認爲應該不等待，中軍舉行小祥之祭的那一天，聞喜公致哀就行了，不接受吊唁撫慰。等到聞喜公除去喪服，兄弟之間也應該在一起互吐哀思之情，不以主客之禮相待"。他的提議被采納。

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子良少有清尚，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録。

齊武帝即位，封蕭子良爲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任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軍。蕭子良從小就有清潔高尚的操行，屈尊禮遇才子，友善文士，平時不妄生疑忌，對賓客傾心推誠相待，天下才學之士都游集在他周圍。他還善於創立美事，夏天客人來到，給客人提供瓜果飲料，使文章教化更爲顯著。從普通士子的文章到朝中權貴的辭翰，都是蕭子良發布教令而撰録的。

是時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完全，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繼。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

這時皇上新近親自處理政事，水旱災害經常發生，蕭子良密奏請減免百姓拖欠的租税。又奏請寬刑、息役、輕賦、省徭，還上奏説"銅錢鑄造年代久遠，多有損壞，原先鑄造的江東大錢，十枚中不一定還有一枚完好，而官府所收的，却必須輪廓完整，以至於買本一千，須加利息七百，百姓無處相求，一個個被捶笞，官員也相繼

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奸利”。

革職。衹好尋找完好者使用，已不能具備雙倍的價值，往來進行貿易時，如果遇上没有儲備，衹能是叫小民百姓常遭困苦。况且繳納租税，錢物各半，這種制度由來已久，聽説有的地方長官下令衹能按值繳納錢幣，這樣做，進一步説，是違反舊制，退一步説，是容忍非法牟利”。

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

永明五年，蕭子良正位司徒，被賜給班劍衛士二十人，侍中職如舊。他移居到雞籠山西邸，招集學士抄《五經》百家，按照《皇覽》的體例編成《四部要略》一千卷。他還招來名僧，講論佛法，創制梵文誦經的新聲。蕭子良在佛、俗兩方面舉行的盛事，在江左是前所未有的。

武帝好射雉，子良啓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

齊武帝喜歡射野鷄，蕭子良上書勸諫。在此之前，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曾上書武帝勸諫射雉之事，武帝因此停止了射雉。過了許久，邯鄲超竟然被殺。永明末年，皇上重又想要射雉，蕭子良又上書諫勸，前後所啓奏的内容，皇上雖然没有盡行采納，却對蕭子良寵愛有加。

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

蕭子良又與文惠太子都愛好佛教，兄弟倆非常友好。蕭子良對佛教的崇拜、信仰尤其虔誠，多次在宅院裏舉行齋戒，廣泛召集朝臣和衆僧，以至於賦食行水，有時都親自躬行其事，世人都很以爲這樣做有失宰相身份。蕭子良勸人爲善，從不厭倦，因此最終造就美名。

八年，給三望車。九年，都下大水，吴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

永明八年，皇上賜給蕭子良三望車。九年，京城大水災，吴興特别嚴重，蕭子良開倉賑救那些貧病交加無法自立的窮人，并在宅第北面建造房舍收養受災之人，供給他們衣服與藥物。十年，蕭子良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不久，又撤銷尚書令，加中書監。

文惠太子薨，武帝檢行東宫，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

文惠太子薨，齊武帝來到東宫檢察，見到太子的服飾、車輿、羽儀等物，大多超過規格，皇上大怒。由於蕭子良與太子一向友好，竟没有將這些情况上奏皇上知道，皇上因此對蕭子良很有責怪之意。

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户前誦經，武帝爲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花，插御床

齊武帝身體不適，下詔蕭子良披甲持仗進入延昌殿侍奉醫藥。蕭子良上奏請求引進僧人在大殿門前誦經，武帝爲之感動，夢見優曇鉢花。蕭子良按佛經宣布詔書，指派御府將銅製成優曇鉢

四角。日夜在殿内，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内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宫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

進位太傅，增班劍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

帝常慮子良異志，及薨，甚悦。詔給東園温明秘器，斂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緑綟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輼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依晋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嘆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兹地。”及薨，遂葬焉。

所著内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

花的形狀，插在御床四角。蕭子良日夜都在殿内奉侍，太孫蕭昭業每隔一日入殿參拜。武帝病情突然加重，朝廷内外惶懼不安，百官都已改變服飾，人們都猜想會立蕭子良爲帝。過了一會兒武帝蘇醒，問太孫在何處，於是召集東宫中包括管理器甲的官員都入宫，遺詔使蕭子良輔政，明帝蕭鸞知尚書事。蕭子良素來仁愛寬厚，不樂意處理繁雜事務，於是推讓明帝蕭鸞。武帝下詔説，“事無大小，都與蕭鸞商討考慮”，這其實是蕭子良的意思。太孫蕭昭業小時候由蕭子良之妃袁氏撫養，很受疼愛，太孫先前既已懼怕不能立爲皇帝，自此之後便深深忌恨蕭子良。武帝靈柩出太極殿，蕭子良在中書省，少帝派虎賁中郎將潘敞率二百衛兵，屯於太極殿西階之下。大殮穿孝服之後，諸王都已出宫，蕭子良請求停靈到山陵，少帝不許。

蕭子良升任太傅，增班劍衛士爲三十人，本官如故，撤銷侍中。隆昌元年，少帝增加蕭子良的特殊禮遇，可以佩劍穿履朝見皇帝，入朝可以不用小步急走，贊拜可以不報名姓，又進督南徐州。這一年蕭子良病重，對左右説：“城門外應有異兆。”派人去看，見淮河中很多魚，都浮出水面頭向城門。不久蕭子良死去，享年三十五歲。

少帝時常擔心蕭子良懷有二心，等到子良死去，他很是高興。下詔賜給蕭子良東園温明喪器，以衮冕之服殮尸，東府安置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每日朝夕送祭。又下詔追崇蕭子良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緑綟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爵如故。賜給蕭子良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輼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衛士百人，葬禮依照晋安平王司馬孚舊例。當初，豫章王蕭嶷葬於金牛山，文惠太子葬於夾石。蕭子良爲他們送葬時，望着祖硎山悲感滿懷，嘆道：“向北可以瞻望我叔，往前可以看見我兄，如果死後有知，請將我葬在此地。”等到蕭子良死後，就葬在祖硎山。

蕭子良所著内外文筆數十卷，没有什麽文

采，多是勸戒。

采，大多是勸誡之語。

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爲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爲虛説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遲耳聽之。"

蕭子良死後，老朋友都趕來吊唁，陸惠曉在府邸門口遇見袁彖，就問他："近來衆議紛紛，到底是怎麽回事？王融被殺，魏準也因懼怕而死。到處都傳言紛紜，又説竟陵王没有享盡天年，有這麽一回事嗎？"袁彖答道："齊氏朝綱微弱，已經好幾年了，忠於朝廷的大小朝臣都已盡失，能够留下性命的，衹不過一些風流名士而已。如果不立年長之君，則無法鎮撫安定四海。王融打算擁立竟陵王，雖然是爲自身考慮，其實也是安定社稷之良策，衹恨他不能果斷處事，以至於成爲現在這種樣子。道聽途説的傳聞，自然不過是虛妄之説，百姓正遭塗炭之苦難，這些話衹應姑妄隨耳聽之。"

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冑嗣。

建武年間，竟陵王故吏范雲上表請求爲蕭子良立碑，事情没有成功。蕭子良兒子名蕭昭冑承襲封爵。

蕭昭冑

昭冑字景胤，泛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

蕭昭冑字景胤，廣泛閲讀古籍史書，有父親遺風，任太常。由於封地邊境與魏相接，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

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吴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宫，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并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

先前，王敬則叛亂發生時，南康侯蕭子恪在吴郡，齊明帝擔心蕭子恪會參預叛亂，召諸王侯入宫，晉安王蕭寶義及江陵公蕭寶覽住在中書省，高帝、武帝諸孫住在西省，下敕每人可以隨身帶兩名侍從，超過此數就依軍法治罪；懷抱的幼童乳母可以隨之入宫。那天夜裏準備一并殺害，幸虧蕭子恪趕到，衆人纔免於一死。自建武以來，高帝、武帝子孫諸王侯常常處於驚恐的境地，朝不保夕，到這時更加恐懼。

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宫，昭冑懲往時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冑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冑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冑。昭冑許事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

等到陳顯達起兵反叛，高帝、武帝子孫諸王侯又被召入宫，蕭昭冑苦於往時的擔驚受怕，與弟永新侯蕭昭穎逃奔長江以西，喬裝成道人。崔慧景舉兵起事，蕭昭冑兄弟出來投奔他。崔慧景兵敗後，蕭昭冑兄弟出來自首，投誠於禁軍軍主胡松，結果各以王侯還第。兩人不自安分，密謀處身之計。蕭子良故吏防閤桑偃任梅蟲兒的軍副，結交前巴西太守蕭寅，密謀擁立蕭昭冑。蕭昭冑許諾事成之後任蕭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

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説之，松許諾。又張欣泰嘗爲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東昏日游走，聞此説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幐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

由於蕭寅有軍隊，因此大事都委托給蕭寅處理。當時胡松統領軍隊在新亭，蕭寅派人去游説，胡松答應支持蕭昭胄。又有張欣泰曾經鎮守雍州，也統領有軍隊，蕭昭胄又派房天寶將密謀告訴他，張欣泰聽説後立即表示贊同。蕭寅的左右之人華永達知道這一密謀，告訴了御刀朱光尚。朱光尚以旁門左道蠱惑東昏侯，很得寵信，於是對東昏侯説："昨天見到蔣王，説巴陵王在外結黨，意欲謀反，等官家您出行之機，就從萬春門進來，事情不可預料。"當時東昏侯每日外出游走，聽到這番話大爲驚懼，四十來天不再外出。桑偃等人商議募集健勇之士百餘人，從萬春門攻入，突襲取勝。蕭昭胄認爲不行。桑偃同黨王山沙擔心事情拖得太久會一無所成，將事情告訴御刀徐僧重，蕭寅派人在半路上殺了王山沙。官吏從王山沙隨身帶的麝香袋中發現了事情的來龍去脉，蕭昭胄兄弟與同黨都伏法被誅殺。

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爲監利侯。

梁受禪之後，降封蕭昭胄之子蕭同爲監利侯。

蕭賁

同弟賁字文奂，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内，便覺萬里爲遥。矜慎不傳，自娱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爲檄，賁讀至"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乃曰："聖製此句，非爲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賁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詆毁。

蕭同弟名蕭賁，字文奂，身高不滿六尺，有很高超獨特的見識。幼年好學，很有文才，寫字和畫畫都很好，在扇上畫山水，咫尺之内，便覺有萬里之遥。蕭賁很自重謹慎，畫扇之法并不傳與他人，聊供自娱而已。蕭賁很喜好著述，曾經著有《西京雜記》六十卷。自家中徵召爲湘東王法曹參軍，得到合府上下的歡心。等到侯景之亂起，湘東王發布檄文，蕭賁讀檄文讀到"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時，就説："聖上所寫此句，并非過於相似，倒像是刻畫描繪朝廷，與討賊檄文無關。"湘東王聞聽此話不禁大怒，拘捕蕭賁，將他投入監獄，於是蕭賁最終餓死獄中。湘東王又追戮蕭賁尸體，還撰寫《懷舊傳》來誹謗他，在書中極力誣衊詆毁蕭賁。

廬陵王蕭子卿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郡公。武帝即位，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

廬陵王蕭子卿字雲長，是齊武帝第三子。建元元年，蕭子卿被封爲臨汝郡公。齊武帝即位後，蕭子卿任郢州刺史，加都督。蕭子卿在武帝

子中無德，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徙都督、荆州刺史。始興王爲益州，子卿解督。

諸子中最無德性，又與魚復侯蕭子響同時出生，因此不被寵愛。不久，蕭子卿調任都督、荆州刺史。始興王蕭鑑鎮守益州，蕭子卿解除都督職務。

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玳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鐙、金薄裹箭脚，亦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讀學，今年轉成長，學既勿就，得敕如風過耳，使吾失氣。"

蕭子卿在荆州任内，營造服飾，大多違背制度，并私作玳瑁乘具。武帝下詔責備他，令他將違制之物火速送往京城，同時將銀鐙、金箔裹箭脚等，也火速毁掉。各種服飾，從現在起，如不啓奏就自作主張製作的話，就要痛加杖責。詔書又説："你近來受命讀書，今年也該長大成人了，如今學業既未完成，得到敕書衹怕又會如風過耳，使我生氣。"

永明十年，爲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

永明十年，蕭子卿任都督、南豫州刺史。前往南豫州途中，戲將部曲行伍列爲水軍，進行訓練，皇上聽説此事，勃然大怒，殺了蕭子卿的典籤，派宜都王蕭鏗取代蕭子卿。子卿回到京城府第，武帝一直到死都不願見他。

隆昌元年，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于地，旬日而見殺。

隆昌元年，蕭子卿任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蕭鏘被害後，以蕭子卿代蕭鏘任司徒。蕭子卿所住房屋的梁柱間有血液滲出，流到地上，過了十來天，蕭子卿被殺。

魚復侯蕭子響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有子，表留爲嫡。武帝即位，爲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

魚復侯蕭子響字雲音，是齊武帝第四子。豫章王蕭嶷没有子嗣，就撫養蕭子響。後來蕭嶷有了子嗣，上表請留蕭子響爲嫡子。齊武帝即位，任蕭子響爲南彭城、臨淮兩郡太守。

子響勇力絶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

蕭子響勇力過人，能拉開四斛力的硬弓，多次在後園中，貼在馬背上疾馳於竹間樹下，身體没有一點損傷。出繼後，他的車乘服飾與諸王不同，每次入朝，他都忿忿不平，以拳擊打車壁，武帝知道後，下詔讓他的車輿服飾與其他皇子相同。

永明六年，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爲都督、荆州刺史。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癲。"上聞而不悦，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爲仲舒。

永明六年，有關部門上奏，蕭子響應該回歸本家，於是蕭子響被封爲巴東郡王。七年，任都督、荆州刺史。直閤將軍董蠻粗魯有氣力，蕭子響邀他同行。董蠻説："殿下癲狂如雷，誰敢與你相隨呢？"蕭子響笑道："君敢説出這種話，也稱得上是奇癲。"武帝聽説後有點不高興，説："此人名蠻，哪裏還容得含蓄寬容呢？"於是給他

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

改名爲仲舒，對他說："今日的仲舒，比起昔日的仲舒來如何？"董仲舒答道："昔日仲舒之名，出自私家，今日仲舒之名，降自天帝之口，從這點來說，遠遠勝過昔日了。"皇上連連稱妙。

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秘之。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敕，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吴脩之、王賢宗、魏景深等俱入，於琴臺下并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群小。敕"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性命"。

蕭子響從小愛好習武，身帶兵刃的左右六十人，都有膽量才幹，蕭子響多次在內齋殺牛宰羊，置辦酒宴，與他們聚樂。蕭子響又令屬下私自製作錦袍絳襖，準備贈送給蠻以交换武器兵仗。長史劉寅等人連名密奏，皇上下敕仔細搜檢，劉寅等人害怕蕭子響發怒，打算秘密進行。蕭子響聽説朝廷使者來到，自己却没有見到敕書，於是召集劉寅以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吴脩之、王賢宗、魏景深等人都進到內齋，在琴臺下一并斬首。皇上聞聽此事大怒，派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率領羽林軍三千人搜捕那些胡亂殺人的小人，并下敕說："如果子響束手投降自願歸來，可以保全他的生命。"

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粗疏。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輿，略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士王衡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略，而諧之、法亮單艇奔逸。

胡諧之等人來到江津，在燕尾洲築起小城。蕭子響身穿白服登上城頭，多次派使者去表明自己的心迹，說："天下哪有兒子造反的呢？我并不是犯上作亂，祇是性格粗疏。今日就可以單舟回京，何必築城來捉我呢？"尹略祇答道："誰與你這種反父之人說話。"蕭子響聽了祇是流淚哭泣。子響又送去牛幾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車，尹略都抛進江中。蕭子響左右的王衡天有膽量有勇力，對此不勝忿怒，於是率領黨徒渡江來到燕尾洲，攻破城堡，殺了尹略，而胡諧之、茹法亮都乘單艇逃走了。

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便爲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絶子響屬籍，賜爲蛸氏。

皇上又派丹陽尹蕭順之統領軍隊繼續攻討蕭子響，蕭子響却於當日率領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小舟於中游東下京城。當初，蕭順之即將出發時，文惠太子由於平素忌恨蕭子響，秘密要求蕭順之不許子響還京，令他得便就除去子響。當蕭子響見到蕭順之，想表明自己心迹，蕭順之不許，在射堂縊殺蕭子響。有關官員奏請斷絶蕭子響屬籍，賜爲蛸氏。

子響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

蕭子響秘密寫下奏章好幾頁，藏在王妃王氏的裙腰中，內容都是表明自己心迹，大意說：

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爲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嚬蹙。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慚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上表曰：“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歸罪司戮，迷而知返，撫事惟往，載傷心目。伏願一下天矜，使得旋窆餘麓，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爲魚復侯。

“我想輕舟回朝廷，却無法做到，這番苦情實在太深，惟願父皇垂憐，不要使竹帛史書記載説齊代有反父之子，而父皇又蒙害子之名。”等到蕭順之回京，皇上心中很是責怪怨恨他。蕭子響死後百日，皇上在華林爲子響舉行齋戒，皇上親自上香，面對衆多朝廷大臣皺眉蹙額。等見到了蕭順之，武帝嗚咽多時，左右無不掩面哭泣。後來有一天來到景陽山，見到一隻猿猴跳來跳去，悲鳴不已，武帝問後堂丞：“這隻猿猴如此悲傷是什麽意思？”後堂丞答道：“小猿前日墮崖摔死了，它母親尋它不見，所以如此悲傷。”皇上由此憶及蕭子響，哀嘆抽泣很久，悲不自勝。蕭順之又慚愧又懼怕，感染疾病，於是最終以懼憂致死。這時豫章王蕭嶷上表説：“已故庶人蛸子響見識胸懷都不高明，自己沉淪而不能振作，肆意泄憤於一朝，終因凶德而自取身亡，肉體朽爛，肥沃草野，即使如此，都不能補償他的罪愆。但論罪應該是他的屬下胡亂殺人，蛸子響雖未制止，但迷途知返，今日撫事追憶往昔，確實令人心目悲傷。臣願陛下發下天子的憐憫之心，使得蛸子響的靈柩能回到祖上墓地的空山脚下，這樣做豈止是他的窮困骸骨蒙恩被德，實在也是天下歸仁之舉。”皇上没有准許，將蕭子響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蕭子敬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及范氏薨，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爲慈孫，婦爲慈婦，姑爲慈姑，宜制期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

初，子敬爲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爲太子，代太孫。子

安陸王蕭子敬字雲端，是齊武帝第五子。蕭子敬最初封應城縣公。在此之前，蕭子敬的生母早已去世，武帝命貴妃范氏像母親一樣撫養他，等到范氏去世，作爲兒子的蕭子敬以及其婦的喪服制度，禮儀并無明文規定。永明年間，尚書令王儉主張：“孫是慈孫，婦是慈婦，姑是慈姑，應該制定一年的服喪期。”他的提議被采納。永明十年，蕭子敬任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蕭子敬遷任都督、南兗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齊明帝剪除高帝、武帝子孫諸藩王，派中護軍王玄邈征討九江，王廣之偷襲殺了蕭子敬。

當初，蕭子敬被武帝所留心，武帝身體不適，有意立蕭子敬爲太子，取代太孫。蕭子敬與

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太孫都入宫參拜，結束後一同出宫，武帝目送蕭子敬很久，説："阿五有點遲鈍。"由此，以蕭子敬代换太孫的心意纔平息。

晉安王蕭子懋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爲清恬，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瓮盛水漬其莖，欲華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瓮中稍有根鬚，當世稱其孝感。

晉安王蕭子懋字雲昌，是齊武帝第七子。他在武帝諸子中最爲清雅恬淡，有思想，潔身禮讓，酷愛學習。蕭子懋七歲時，生母阮淑媛曾經病情危重，請僧人做法事。有人獻蓮花供佛，衆僧用銅瓮盛水浸着蓮花的莖，意欲蓮花不萎蔫。蕭子懋流淚拜佛，説："如果能使阿姨身體康健，願諸佛使花在法事結束後都不萎蔫。"七日後齋戒結束，蓮花更加鮮紅，再看瓮中的蓮花莖竟然漸漸長出根鬚，世人都稱道蕭子懋的孝心。

永明五年，爲南兗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秘閣。十一年，爲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啓求所好書，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賜以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永明五年，蕭子懋任南兗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寫了《春秋例苑》三十卷，上奏朝廷，武帝下敕付秘閣。十一年，蕭子懋任都督、雍州刺史，被賜給鼓吹一部。豫章王的喪服尚未除去，皇上由於治理邊境州郡需要有令人崇敬的威勢聲望，准許蕭子懋奏請所需之物。蕭子懋上奏請求得到所愛好的書籍，武帝説："我知道你常常將讀書挂在心上，我也感到很高興了。"於是賜給他杜預親手校定的《左傳》以及《古今善言》。

隆昌元年，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别，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

隆昌元年，蕭子懋任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皇上下敕將西楚軍衆留下協助鎮守襄陽，蕭子懋隻身帶領隨從護衛前去赴任。當時陳顯達屯兵襄陽，入城告别，蕭子懋對陳顯達説："朝廷命我單身而返，我身爲天王，豈能過於輕率。如今我想帶領二三千人隨我前去，公意下如何？"陳顯達説："殿下若不留下軍衆，就是大違敕旨。"陳顯達於是告辭而出，就出發走了。蕭子懋無計可施，衹好回鎮尋陽。

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爲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嘗用之，今以勤王之師，横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

延興元年，蕭子懋加侍中。聽説鄱陽王、隨郡王二王被殺，蕭子懋想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閤陸超之商議："向荆州、郢州傳送檄文，舉兵聲討，以清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得安定，不成也是義鬼。"防閤董僧慧捋袖露臂，奮然説道："此州雖小，孝武帝也曾憑藉它成就大事，如今我們以勤王之師，横絶長江，直指北闕，以請鬱

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

林的罪過爲名，誰能抵擋?”於是調度兵將，要入京匡正社稷。

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業溯流直上，襲盆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

蕭子懋生母阮氏在京城，蕭子懋派人送信給她，打算要將她秘密迎接至上游。阮氏將消息告訴同胞弟于瑤之，商定對策。于瑤之立即向明帝蕭鸞告發，於是戒嚴，派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分別從南北兩面征討，派軍主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行襲擊尋陽，聲稱是郢州府司馬。蕭子懋知道後，派三百人守盆城。裴叔業逆流直上，襲擊盆城。蕭子懋先前已經準備船隻在稽亭渚，聽説裴叔業已經攻克盆城，於是據守江州以自衛。

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踴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説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

蕭子懋屬下軍衆多爲雍州本地人，都英勇争先，願意奮戰，裴叔業有點畏懼，就派于瑤之來游説蕭子懋，説："如果你不抵抗，現在就回京，一定不會有太大的擔憂，祇不過作散官，照樣不失富貴。"

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説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説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內。子懋聞之嘆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鏡。"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爲之喪殯。

蕭子懋既不出兵攻打裴叔業，士氣漸漸沮喪。中兵參軍于琳之是于瑤之的兄長，他勸説蕭子懋重重地賄賂裴叔業。蕭子懋於是派于琳之前往。于琳之來到裴叔業營中，又勸説裴叔業智取蕭子懋。裴叔業派軍主徐玄慶帶領四百人隨于琳之進城，城中官吏軍佐都四散奔逃，祇有周英以及外兵參軍王皎移兵進入城內。蕭子懋聽説嘆道："没想到我府中還有這兩個義士。"于琳之隨着二百士兵手持兵刃衝入齋中，蕭子懋笑着對他説："想不到渭陽反成了忘恩負義之禽獸。"于琳之用衣袖掩面，叫人殺了他。其他的老朋友害怕獲罪無人敢來，祇有周英、王皎、董僧慧前來號哭盡哀，爲蕭子懋辦理喪殯之事。

董僧慧

董僧慧，丹陽姑孰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爲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

董僧慧是丹陽姑孰人，出身寒微却爲人慷慨有節有義。愛好讀書，又很驍勇果敢，能反手在背後拉開五斛硬弓，當時没有其他人能做到這一點。王玄邈得知他曾參預蕭子懋的預謀，就拘捕了他。董僧慧説："晉安王舉義兵，我確實參預商議。古人説'死并不難，死得其所纔難'。我能爲主人而死，死而無憾。祇願等到主人大殮完畢，然後再受煮刑，我雖死猶生。"王玄邈被

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爲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睹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卒。

他的節義所感動，答應了他。回京後王玄邈將詳情稟告明帝蕭鸞，於是將董僧慧發配東冶。董僧慧每次説到九江舉義時的事，都悲不自勝。蕭子懋之子蕭昭基，年方九歲，用二寸見方的素絹寫信，參問音訊，并贈錢五百，另將金錢給予送信人，歷盡艱辛纔將信送到。董僧慧讀着書信，面對送來的錢，説："這是郎君的書信啊。"悲慟而死。

陸超之

陸超之，吴人，以清静雅爲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厚爲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户，棺墜，政壓其頭折頸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焉。

陸超之是吴人，由於清雅而被蕭子懋所知遇重用。蕭子懋起兵失敗以後，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陸超之答道："人都有一死，這不足爲懼。我如果逃亡，不僅晉安王的家眷孤單，無人照看，也恐怕田横的門客耻笑我輩。"王玄邈等人由於他的節義，打算將他囚禁押送回京，陸超之也端坐待命。陸超之門生中有一個姓周的，認爲殺了陸超之應當得賞，於是等陸超之端坐之時，從後面斬了他，陸超之頭雖落地，身子却不倒下。王玄邈褒嘉陸超之的節氣，隆重地爲他殯殮。姓周的門生又幫着抬棺，還未出門，棺材落地，正好壓着周姓門生的頭，他的頸脖被折斷，立即死去。聽説此事的人無不認爲其中有天道報應。

隨郡王蕭子隆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

隨郡王蕭子隆字雲興，是齊武帝第八子。他性格温和敦美，很有文才。娶尚書令王儉之女爲妃。齊武帝由於蕭子隆擅長作文，對王儉説："他是我家的東阿。"

永明八年，爲都督、荆州刺史。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

永明八年，蕭子隆任都督、荆州刺史。隆昌元年，任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職如故。

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蕭子隆二十一歲，而體態過於肥壯，常常叫徐嗣伯調製蘆茹丸，服下去以使自己消瘦，但還是没有用處。明帝蕭鸞輔政，謀害高帝、武帝子孫諸王，武帝諸子中蕭子隆由於才貌雙全而最被明帝忌恨，因此與鄱陽王蕭鏘同夜率先被殺害。蕭子隆有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蕭子真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建安王蕭子真字雲仙，是齊武帝第九子。永明七年，他多次遷任至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任散騎常侍、護軍將軍。

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床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

延興元年，明帝蕭鸞派裴叔業來找典籤柯令孫要殺蕭子真，蕭子真逃躲鑽入床底下，柯令孫用手把他拉出來，他叩頭乞求甘願爲奴以免一死，柯令孫不答應，蕭子真被殺害，年僅十九歲。

西陽王蕭子明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爲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

西陽王蕭子明字雲光，是齊武帝第十子。永明元年，蕭子明被封爲武昌王。三年，由於丢失國璽，改封爲西陽王。十年，任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

子明風姿明净，士女觀者，咸嗟嘆之。建武元年，爲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諶，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諶謀見害，年十七。

蕭子明風姿明净，凡是見到他的人，不分男女，都贊嘆他的風度。建武元年，任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殺蕭諶時，蕭子明及其弟蕭子罕、蕭子貞因贊同蕭諶的圖謀而一同被殺害，年僅十七歲。

南海王蕭子罕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

南海王蕭子罕字雲華，是齊武帝第十一子，他很有學問。生母樂容華受到武帝寵信，因此武帝對他很關心。

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爲燈纘照夜，此纘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爲孝感所致。主簿劉瓛及侍讀賀子喬爲之賦頌，當時以爲美談。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蕭子罕的生母曾經卧病，他日夜祈禱。當時用竹製成火把在夜間照明，他祈禱所用的竹欑在夜間枝葉十分茂盛，生母的病也痊愈，人們都認爲這是蕭子罕的孝心所致。主簿劉瓛以及侍讀賀子喬爲此事寫了賦頌，當時傳爲美談。建武元年，蕭子罕任護軍將軍。二年，被殺害，年僅十七歲。

巴陵王蕭子倫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爲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禄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

巴陵王蕭子倫字雲宗，是齊武帝第十三子。永明十年，蕭子倫任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王即位，由於南彭城俸禄財力優厚，因此免去蕭子倫南彭城太守一職而給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而改任蕭子倫爲南蘭陵太守。

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

延興元年，齊明帝蕭鸞派中書舍人茹法亮去殺蕭子倫，蕭子倫當時鎮守琅邪城，擁有守城

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鴆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法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的兵卒，蕭子倫又英武果敢，明帝恐怕他不肯伏罪，就問典籤華伯茂。華伯茂説："公若派兵去攻取，恐怕不能立即辦到，若是委派伯茂，則衹要一個小吏的力量就够了。"後來華伯茂手持毒酒逼迫蕭子倫，左右没有一個敢動的。蕭子倫整好衣冠，出來接受詔書，對茹法亮説："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日高皇帝殘殺劉氏，今天的事，從事理上、從氣數上來説本該如此。"他舉起酒杯對茹法亮説："君是我家舊人，今日接受此命，應當是身不由己。衹是這酒不是勸酬之酒，不能回勸。"於是仰面喝下鴆酒而死，這年他纔十六歲，死時茹法亮以及左右侍從都流下眼淚。

先是高帝、武帝爲諸王置典籤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輒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曄爲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籤趙渥之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秀後輒取子罕屐傘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吴脩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

在此之前，高帝、武帝爲諸王安置典籤帥，一方的大小事宜，都交給他處理。每次典籤來覲見，皇上都要留心過問，刺史辦事的好壞，都懸於典籤之口，於是州郡官吏無不對典籤屈節擁戴，常常擔心奉迎不及，因此典籤威行州部，權勢比藩王還重。武陵王蕭曄鎮守江州，性情剛烈亢直，不可忤逆，典籤趙渥之説："我今日去都城要换掉刺史。"等見到武帝就誣陷蕭曄，於是蕭曄被免職回京。南海王蕭子罕戍守琅邪時，想短暫游歷東堂，典籤姜秀不許，衹好作罷。回來哭着對母親説："兒想移動五步也不可能，與囚徒有什麽不同。"姜秀後來總是拿蕭子罕的屐、傘、飲器等物給他的不懂事的兒輩，武帝知道後，鞭打他二百，拘繫在牢中，然而典籤擅自發布命令的情形并未改變。邵陵王蕭子貞曾經想要熊白，厨子回答説典籤不在，不敢給他。西陽王蕭子明想送書信問候侍讀鮑僎的病情，典籤吴脩之不答應，説："應該問過行事。"於是作罷。諸王的言行舉動，不能自己作主，徵衣求食，每件事都要問過典籤。

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群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

永明年間，巴東王蕭子響殺掉行事劉寅等人，齊武帝聞聽此事，對群臣説："子響竟敢造反。"戴僧静大聲説道："諸王自然都應該造反，豈止巴東王一人。"武帝問他説這話的緣故，他答道："天王并無罪，却同時被囚，要取一節藕、一杯漿，都要問過籤帥，如果籤帥不在，就得終

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

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答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便有倍本之價，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

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日忍渴。各州衹知有籤帥，不知有刺史。”

竟陵王蕭子良曾經問衆人道：“士大夫爲什麼都要去拜謁籤帥？”參軍范雲答道：“拜見長史以下都無益處，拜見籤帥就能得到翻倍的價值，不拜見幹什麼！”蕭子良聽後面有愧色。

等到齊明帝誅殺異己時，諸王被殺，都是典籤所直接加害，竟無一人反抗。孔珪聽説諸王被害的消息，流淚説道：“齊衡陽王、江夏王最有意於輔佐帝室，也被殺害。如果不立籤帥，本該不至於這樣。”

邵陵王蕭子貞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邵陵王蕭子貞字雲松，是齊武帝第十四子。建武二年被殺害，年僅十五歲。

臨賀王蕭子岳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宫，輒嘆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絶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

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臨賀王蕭子岳字雲嶠，是齊武帝第十六子。明帝誅殺武帝諸子，衹剩蕭子岳及其弟六人在最後，當時稱爲“七王”。每逢初一、十五入朝觐見，明帝回到後宫，總是嘆息道：“我和司徒的兒子們都不見長大，高帝、武帝的子孫倒是日見長大。”永泰元年，明帝病情嚴重，死過去又蘇醒過來，於是誅殺蕭子岳等人。

延興、建武年間，一共三次大舉誅殺諸王，每一次動手辦事，明帝都要先燒香，流淚哭泣，嗚咽不止，衆人以此就知道這天夜裹必定要殺人。蕭子岳死時年僅十四歲。

西陽王蕭子文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西陽王蕭子文字雲儒，是齊武帝第十七子。永明七年，被封爲蜀郡王，建武年間，改封爲西陽王。永泰元年被殺，年僅十四歲。

衡陽王蕭子峻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蕭子峻字雲嵩，是武帝第十八子。永明七年，被封爲廣漢郡王，建武年間改封。永泰元年被殺，年僅十四歲。

南康王蕭子琳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盛寵，後宫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爲采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

南康王蕭子琳字雲璋，是齊武帝第十九子。他的生母荀昭華很受武帝寵愛，當時後宫才人如果登上采女之位，依照舊例賜玉鳳凰，荀氏當時衹是采女，得到玉鳳凰後丢在地上説：“我不能

例受此。"武帝乃拜爲昭華。

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悦而許之。群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爲之報答亦如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揚州，不欲爲王國，改封南康公褚蓁爲巴東公，以南康爲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依照舊例接受此物。"武帝於是封她爲昭華。

蕭子琳由於母親受寵，因此最受武帝鍾愛。太尉王儉於是請結兒女婚姻，武帝很高興地答應了。群臣奉獻的寶物、名好，都價值數百金，武帝爲之酬謝也是這樣隆盛。等到蕭子琳應該受封時，俸給優厚之郡都已封完，於是將宣城封給蕭子琳。不久，由於宣城屬於揚州，不想將宣城列爲王國，就改封南康公褚蓁爲巴東公，以南康作爲王國封給蕭子琳。永泰元年蕭子琳被殺害，年僅十四歲。

湘東王蕭子建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度爲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湘東王蕭子建字雲立，是齊武帝第二十一子。生母謝氏不得寵，武帝將她剃度爲尼。明帝即位，派人將蕭子建之母謝氏還俗。永泰元年蕭子建被殺，年僅十三歲。

南郡王蕭子夏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南郡王蕭子夏字雲廣，是齊武帝第二十三子。武帝年事已高，蕭子夏年齡最小，因此受到的寵愛超過其他諸子。當初，武帝夢見金翅鳥飛下殿庭，搏殺、吃掉小龍無數，然後纔飛上天。等到明帝開始掌權，這個夢纔應驗。永泰元年，蕭子夏被殺害，年僅七歲。

文惠諸子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宫人許氏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文惠太子有四男：安皇后所生的廢帝鬱林王蕭昭業，宫人許氏所生的廢帝海陵恭王蕭昭文，陳氏所生的巴陵王蕭昭秀，褚氏所生的桂陽王蕭昭粲。

巴陵王蕭昭秀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爲都督、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巴陵王蕭昭秀字懷尚，是文惠太子第三子。鬱林王即位，蕭昭秀被封爲臨海郡王。隆昌元年，蕭昭秀任都督、荆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蕭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蕭昭秀被殺害，年僅十六歲。

桂陽王蕭昭粲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

桂陽王蕭昭粲，是文惠太子第四子。鬱林王即位，蕭昭粲被封爲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

爲荆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四年，爲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任荆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二年，改封蕭昭粲爲桂陽王。四年，任太常。永泰元年蕭昭粲被殺害，年僅八歲。

明帝諸子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晋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脩，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齊明帝有十一男：敬皇后所生的廢帝東昏侯蕭寶卷、江夏王蕭寶玄、鄱陽王蕭寶寅、齊和帝蕭寶融，殷貴嬪所生的巴陵隱王蕭寶義、晋熙王蕭寶嵩，袁貴妃所生的廬陵王蕭寶源，管淑妃所生的邵陵王蕭寶脩，許淑媛所生的桂陽王蕭寶貞。其餘的都夭亡。

巴陵隱王蕭寶義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晋安郡王。

巴陵隱王蕭寶義字智勇，是齊明帝長子。本名蕭明基。建武元年，被封爲晋安郡王。

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爲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遥光代之。轉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即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元元年，爲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

蕭寶義從小就有殘疾，不能出入於人群中間，因此衹加封授，任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蕭遥光代替他。不久，蕭寶義轉任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建武二年，任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侯即位，蕭寶義進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予扶持之人。永元元年，任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齊和帝建立西臺，任蕭寶義爲侍中、司空。

梁武平建鄴，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録也。

梁武帝平定建鄴，宣德太后下令任蕭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書説："不言之教化，形迹乃自遠。"當時人都説這是蕭寶義真實情况的寫照。

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梁朝受禪，封蕭寶義爲謝沐公。不久又改封巴陵郡王，供奉齊後世香火。天監年間去世。

江夏王蕭寶玄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即位，爲都督、南徐兖二州刺史。

江夏王蕭寶玄字智深，是齊明帝第三子。建武元年，被封爲江夏郡王。東昏侯即位，任命蕭寶玄爲都督、南徐州兖州刺史。

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絶，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有異計。

蕭寶玄娶尚書令徐孝嗣之女爲妃，徐孝嗣被殺後，蕭寶玄與徐氏離絶，東昏侯送少姬二人給他。蕭寶玄心中怨恨，於是懷有異心。

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是

第二年，崔慧景舉兵造反，回軍來到廣陵，派使者推奉蕭寶玄爲主上，蕭寶玄斬了來使，於

發將吏防城。

是徵派將吏防守城池。

慧景將度江，寶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掆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

崔慧景將要渡江時，蕭寶玄秘密與他相呼應，打開城門接納崔慧景，然後乘着八掆輿，手執絳麾幡，隨着崔慧景來到京城，很多百姓都前來投奔。崔慧景兵敗後，朝廷得到一份朝野人士投奔蕭寶玄以及崔慧景軍隊的名單，東昏侯下令燒掉，説："江夏王尚且如此，豈能再去治其他人的罪。"

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群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蕭寶玄兵敗逃亡，好幾天後纔出來，東昏侯將他召入後堂，用步障將他裹起來，令衆小兒幾十人鳴鼓吹角繞着步障奔跑，派人對蕭寶玄説："你近日圍我也是如此。"過了幾天纔殺掉蕭寶玄。

廬陵王蕭寶源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廬陵王蕭寶源字智泉，是齊明帝第五子。建武元年受封。和帝即位，蕭寶源任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死去。

鄱陽王蕭寶寅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即位，爲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内諸主帥。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内將吏，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

鄱陽王蕭寶寅字智亮，是齊明帝第六子。建武初年，被封爲建安郡王。東昏侯即位後，蕭寶寅任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任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守石頭。這年秋天，雍州刺史張欣泰等人圖謀在新亭起事，殺掉朝中各位主帥。發難的那天，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到石頭，率領城中將吏，去掉車脚，用車抬着蕭寶寅走向臺城，數千名百姓都空手跟隨其後。來到杜姥宅，天色已經快要昏暗，城門已閉，城上士卒用箭射下，衆人丢下蕭寶寅四散逃走。

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入宫，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蕭寶寅逃亡三日後，身着戎服去找草市尉，草市尉立即將此事馳報皇帝，皇帝將蕭寶寅迎入宫中，問他怎麼一回事。蕭寶寅哭着訴説那天稱制爲帝實在是身不由己，皇帝笑了，於是恢復他的爵位。宣德太后臨朝稱制，改封蕭寶寅爲鄱陽王。中興二年，蕭寶寅謀反不成，逃奔魏。

邵陵王蕭寶脩

邵陵王寶脩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

邵陵王蕭寶脩字智宣，是齊明帝第九子。建武元年，被封爲南平郡王，二年，改封爲邵陵

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王。中興二年蕭寶脩謀反，宣德太后下令賜死。

晋熙王蕭寶嵩

晋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二年誅。

晋熙王蕭寶嵩字智靖，是齊明帝第十子。中興元年，和帝任命他爲中書令。二年，蕭寶嵩被殺。

桂陽王蕭寶貞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桂陽王蕭寶貞，是齊明帝第十一子。中興二年被殺。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凴，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况先期夙隕，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于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僞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齊氏諸王，并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禄，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而彌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跗萼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彷佛也。

論曰：太子身處守器之重位，是家國所憑藉的核心，觀察文惠太子在東宮爲儲君時的所作所爲，原本就已在美德方面有所虧損，先前即使讓他繼承大業，也必然會招致禍敗，况且他先已早逝，罪過已經顯明。而武帝不選擇賢子弟繼位，却傳位於昏蒙之頑童，以此推論，後來的衰敗也是冥冥之中有定數了。蕭子良乃是衆望所歸，錯在過於儒雅，當斷不斷，以至於遭及災禍，不僅自身招致喪亡，還導致宗祀覆滅，真是令人悲哀啊！大凡帝王子弟，都生長在尊貴的環境中，真假之事，并不親自經歷，雖然天資穎悟，卓絶不凡，自能襟懷超群，但是畢竟囿於見識孤寡，淺陋之處還很多。齊諸王，都在年幼之時就登方伯之位，因此選優秀的官吏輔弼他們，這些輔佐之臣都經皇帝精心選擇，動用了故舊親隨侍從，擔任主帥，在州國府第之中，須有主帥的命令然後纔能行動。諸王的飲食起居，凡有所動主帥都要啓奏皇上知道，諸王衹能端身拱手，謹守俸禄，遵承法度，事情興廢的關鍵之處，却不敢説一句話。有行事執掌大權，有典籤牽制留難，諸王雖然身處重要地位，行動舉止却不自由。他們雖然看似有威權，這威權却不在自身，他們雖然可以施恩，這恩却無法直接施於臣屬，倉促於一朝一夕之間，事情難以理順和暢，指望他們離開王位匡扶危局，實在是不可能啊。路温舒説："秦朝有十個過失，其中之一至今猶存。"在諸王府中設置典籤，這種宋的餘風，等到齊更加顯露出弊端。蕭寶玄與皇上是同胞之親，却欣然接受家國的禍殃，竟連事件矛頭所指、對誰有利都不知

道，以至於與東昏侯兄弟兩人相繼而敗。如若像這樣去圖謀萬事，真不知會弄成什麼樣子。

南史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王敬則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爲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爲人吹角可矣。"

王敬則是臨淮射陽人。僑居晉陵南沙縣。王敬則的母親是女巫，常常對人說："敬則生下來的時候胞衣是紫色，應能到達有人吹鼓角的地位。"别人笑她說："你兒子能够爲别人吹鼓角就算可以了。"

敬則年長，而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師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劍，嘗與暨陽縣吏鬥，謂曰："我若得暨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暨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遍於三吴。使於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録然後反。

王敬則年歲漸長，兩腋下生出乳頭，每一個都有好幾寸長。他曾夢見自己騎五色獅子。王敬則性格倜儻不羈，喜歡動刀弄劍，曾經與暨陽縣的小吏打架，王敬則說："我如果當暨陽縣縣令，一定要鞭打你這小吏的背。"小吏吐唾沫到他臉上說："你能當上暨陽縣縣令，我也能當上司徒公了。"王敬則既操刀屠狗又做商販，足迹遍於三吴。他曾因事被派往高麗，與當地女子私通，於是不肯回國，被拘捕然後纔回國。

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爲儇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殺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爲直閤將軍，封重安縣子。

王敬則擅長伸臂拍打空中接刀的雜技，補授刀戟左右。宋前廢帝要王敬則表演跳刀，王敬則將刀抛出比白虎幢還高五六尺，然後伸臂去接，没有一次不接中。還手按髀部表演空中接刀，身手非常輕捷靈便。後來王敬則補任俠轂隊主，領宫内細鎧侍從，與壽寂之一起殺了前廢帝。等到宋明帝即位，任命王敬則爲直閤將軍，封重安縣子。

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脱，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效。

王敬則少年時在草中射獵，有像烏豆那麽大的蟲子飛聚在他身上，要用力挑去纔能脱身，蟲子叮咬的地方都流血。王敬則厭惡小蟲，去找道士占卜，道士說："這是你將要封侯的標志。"王敬則聽了滿心歡喜，所以出城效力。

後補暨陽令，昔日門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暨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暨陽縣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咒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去，入縣收此棺葬之。

王敬則隨後補任暨陽令，昔日與他打架的那個小吏逃叛，王敬則勒令他出來，對待他非常親厚，說："我已當上暨陽縣令，你什麽時候能當上司徒公呢？"當初來到暨陽縣陸主山下，同宗親屬乘坐的十多條船同時出發，惟獨王敬則的船不能前進，於是他叫弟弟下水去推船，看見水中有烏漆棺材。王敬則禱告道："如果是吉兆，就讓船快速前進，我富貴了就會爲你改葬。"船立即離去，王敬則到縣之後，收取這副棺材將它改葬。

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爲人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悦之。

當時是兵荒之後，暨陽縣中有一部分人逃入山中做劫匪，成爲當地百姓的禍患，王敬則派人向劫匪首領致意，要他出來自首，會爲他申辯。縣城城下廟中神像非常靈驗酷烈，老百姓都信它，王敬則指神發誓，决不違背誓言。劫匪首領出首後，王敬則在廟中置辦酒會，在席間將他拘捕，捆了起來，説："我曾對神説，如果違背誓言，還敬神十頭牛。今天不能違背這一誓言。"於是立即宰殺十頭牛祈神還願，同時將這些劫匪全都斬首，百姓對此都很高興。

元徽二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事寧，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於殿内伺機。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高帝，乃戎服入宫。至承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顔靈寶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内領軍，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

元徽二年，王敬則跟隨齊高帝蕭道成在新亭抵禦桂陽的賊寇，王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船迎戰，大破賊寇水軍。賊勢平定之後，王敬則兼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轉任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暴施虐，左右都不能自安。王敬則由於齊高帝蕭道成素有威名，就歸順齊高帝，每次在殿中值班完畢，就前往領軍府。有時夜晚身穿黑衣，匍匐路旁，爲齊高帝偵聽情況。齊高帝要王敬則在殿内伺機行動。等到楊玉夫將蒼梧王的首級送給王敬則，王敬則趕緊飛馳拜見高帝，於是戎服入宫。來到承明門，門郎懷疑不是蒼梧王回宫，不肯開門，王敬則擔心被門裏的人發現，用刀環塞住門上小孔，非常急切地呼叫開門。衛尉丞顔靈寶從小洞中窺見齊高帝乘馬在外，私下對親信説："今天如果不開門接納領軍，天下就會從此大亂。"於是把門打開，王敬則隨着齊高帝進入殿内。

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

昇明元年，王敬則遷任輔國將軍，領臨淮太

太守，知殿内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等於宫内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内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并以委之。

守，知殿内宿衛兵事。沈攸之起事作亂，朝廷升王敬則爲冠軍將軍。齊高帝蕭道成入宫守衛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等人在宫中作爲内應，就在他們將要戒嚴發動兵變時，王敬則打開城門突然出擊，將他們都殺了。宫内陰謀發動變亂者都被平定，這是王敬則的功勞。從此，政事無論大小，齊高帝蕭道成都交給王敬則辦理。

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决斷。齊臺建，爲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上，不肯出宫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宫内。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即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答曰："出居别宫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作因緣。"宫内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

王敬則没有讀過書，衹會寫自己的名字，但是他遇事很善於决斷。齊建立，王敬則任中領軍。齊高帝將要受禪登位，材官建議换掉太極殿柱。宋順帝想要避開齊高帝，不肯出宫遜位。第二天就要新帝臨軒，宋順帝又逃入宫内。王敬則帶着車輿入宫迎接宋順帝，陳述利害使他出宫，領着他要他上車。宋順帝不肯立即上車，收住眼淚對王敬則説："要殺我嗎?"王敬則答道："出去居住别的宫殿而已，官家的前輩奪取司馬家天下也是如此。"宋順帝哭泣着彈指説："惟願死後之身生生世世不再作天王姻緣。"宫内人都哭，哭聲響徹宫外。宋順帝拍着王敬則的手説："一定不會有過慮之事，我會贈給輔國將軍你十萬錢。"

齊建元元年，出爲都督、南兖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

齊建元元年，王敬則出任都督、南兖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加王敬則之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

二年，魏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官尚書，遷吴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盗。又録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爲所識，皆逃走，境内以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枅，嘆曰："吴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説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以家爲府。

二年，魏軍進攻淮、泗一帶，王敬則大爲驚恐，棄鎮回京，百姓也都驚恐萬狀，四散奔走。皇上由於他是功臣而不問罪，讓他擔任都官尚書，遷任吴興太守。吴興郡先前有很多搶劫之徒，有一個十多歲的小孩在路上拾取他人失落之物，王敬則殺了這個小孩示衆，從此郡内路不拾遺，盗賊匿迹。王敬則又抓到一個小偷，將他的親屬召來，當他們的面鞭打小偷。又下令小偷長期打掃街路，過了很久，纔叫這個小偷舉報原先的小偷以取代自己。衆多小偷恐怕被認出，都逃走了，吴興境内得以清静。王敬則又來到烏程，從市場經過，看見屠户賣肉用的挂秤横木，感嘆道："吴興原先没有這種横木，還是我少年時在這裏做的。"召來老朋友飲酒述説平生，并不因

此而瞧不起他們。王敬則遷任護軍後，以家爲府。

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人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

三年，王敬則因改葬而離職，皇上下詔追贈王敬則母爲尋陽國太夫人，改授王敬則爲侍中、撫軍。齊高帝遺詔王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不久遷任會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賜給他鼓吹一部。會稽郡的屬地邊境都連着湖海，凡是成年人無論士人還是庶民，都要服保塘役。由於服役人力有餘，王敬則將保塘役折合爲賦稅之錢上交朝廷庫房，作爲變通之例。皇上准許了。

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殺婢媵，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爲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

三年，王敬則進號征東將軍。原宋朝廣州刺史王翼之兒子的妾路氏爲人慘酷暴烈，殺死婢女侍妾，王翼之之子王法朗到衙門告發路氏，王敬則將路氏交付山陰縣監獄，殺了她。路氏家人上訴，被有關官員奏聞皇上，山陰縣令劉岱坐罪處以死刑。王敬則入朝，皇上對他說："人命至關重要，是誰下的命令殺了路氏，怎麽都不奏聞。"王敬則說："是臣的愚意。臣知道法令條律是何物，見此事背後關係到節義，便說應該殺人。"劉岱也伏罪，皇上於是赦免劉岱；王敬則被免去官職，以尋陽郡公的身份領郡。

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徼倖得細鎧左右，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

後來王敬則與王儉一同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當時徐孝嗣在崇禮門等候王儉，於是嘲笑他說："今日可說是雙璧相連。"王儉說："沒想到老子竟與韓非子同列一傳。"有人把這些話告訴王敬則，王敬則欣然說道："我不過是一個南沙縣吏，僥幸擔任了細鎧左右，遭逢風雲際會纔到達現在的地位，竟能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我王敬則又有何恨。"全無一點惱恨的神色。朝中官吏因此而稱贊他。

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爲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爲甘棠。"武帝令群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

十一年，王敬則拜任司空。他名位雖然顯達，却不以富貴自許。當初王敬則任散官時曾出使魏，在北館種了楊柳。後來員外郎虞長曜出使北國回來，王敬則問道："我昔日種的楊柳樹，如今有多大了？"虞長曜說："虜中以爲是甘棠。"齊武帝令群臣賦詩，王敬則說："臣差點落入這個奴才的算計之中。"皇上問他爲什麽，王敬則答道："臣如果懂得讀書，不過做尚書、都令史罷了，哪能有今日。"王敬則雖然不大懂得讀書，

黠，臨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判决，皆不失理。

明帝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爲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爲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尹、吴興時亦然。"敬則大悦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

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内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居内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晋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武帝，武帝曰："敬則竪夫，易爲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

吴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爲府司馬，頻銜使。上僞傾意待之，以爲游擊將軍。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嘆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净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

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爲平東將軍、吴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内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衹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不受金罌。"金罌謂鴆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爲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

性格却非常狡黠敏鋭，來到郡所命令省事宣讀文辭，下教判决，都不失理。

齊明帝蕭鸞輔佐朝政，秘密有廢舊君、立新君的意圖。隆昌元年，王敬則出任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即位，王敬則進位太尉。齊明帝即位，王敬則任大司馬，臺使拜授之日，大雨如注，王敬則的文武僚屬都大驚失色。一個門客在旁説道："公歷來如此，昔日拜授丹陽尹、吴興太守時也是這樣。"王敬則大爲高興，説："我命中應該得雨。"於是領着羽儀、備好朝服，前驅引路，走出議事大廳接受參拜，王敬則心中還是不感到得意，吐舌很長時間。

齊明帝已經殺害了很多舊臣，王敬則認爲自己是高帝、武帝舊臣，心懷憂慮畏懼。明帝雖然表面上對王敬則禮遇優厚，但内心却疑忌防備，多次詢問王敬則的飲食身體等情况，聽説他已衰老，而且因爲他居住内地，因此心中能够稍微安定。後來派蕭坦之率領宫中衛兵五百人巡視晋陵，王敬則諸子在京城，憂慮恐怖，無計可施。明帝知道後，向梁武帝蕭衍詢問對策，梁武帝説："王敬則不過是一個低賤的莽夫，容易被感化，衹要賜給他女子玉帛，優厚地對待他的手下人，這樣就可以了。"明帝采納了這一建議。

吴人張思祖，是王敬則的首席謀士，任府司馬，多次受命出使。皇上假裝全心全意對待他，任命他爲游擊將軍。又派王敬則世子王仲雄入侍東宫。王仲雄善於彈琴，江左有蔡邕的焦尾琴，存放在主衣庫，皇上下敕每五日給王仲雄彈奏一次。王仲雄在御前彈琴，作《懊儂曲》，歌中説："常嘆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説："君行不净心，那得惡人題。"明帝愈發猜忌和愧恨。

永泰元年，齊明帝的病幾次經歷危險，任張瓌爲平東將軍、吴郡太守，置兵佐，暗中防備王敬則。京城内外都傳言會有安排布置。王敬則聽説後，私下説道："所謂平東，東邊如今有誰呢？衹不過是要平我罷了。東邊又怎麼那樣容易平，我終歸不會接受金罌。"金罌是指鴆酒。王敬則諸子恐怖憂懼，第五子王幼隆派正員將軍徐嶽將情况告訴徐州行事謝朓，商討對策，如若同意的

朓執嶽馳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摴蒱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閤丁興懷曰："官祇應作爾。"敬則不作聲。明旦，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横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并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爲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乃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止。

話就應去報知王敬則。謝朓抓住徐嶽，飛騎啓奏朝廷。王敬則屬下的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徐庶之子秘密將這一情況報知徐庶，徐庶又告訴王敬則屬下的五官王公林。王公林是王敬則的族子，平常很受信任。王公林就勸王敬則趕緊送奏書給朝廷賜兒死，再單舟星夜回京請罪。王敬則説："如果是這樣，諸兒郎要應當有使者來，暫且忍耐一晚。"這天晚上，把僚佐文武官員都叫來玩摴蒱游戲賭錢，王敬則對衆人説："卿衆人打算要我作何計策？"無人敢率先回答。防閤丁興懷説道："官家你祇要做就是了。"王敬則不作聲。次日清晨，召來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王敬則横刀垂足而坐，問王詢等人，如果徵發兵丁能有多少人，庫房現有多少錢物，王詢、鍾離祖願的回答都不合王敬則的心意，王敬則大怒，將他們推出斬首。王公林又勸王敬則説："官家你難道不能改變想法？"王敬則將唾沫吐到他臉上，説："小子，我做事與你小子何關。"於是起兵，招募士兵，配給號衣，祇二三日便向建康出發。王敬則還想劫持前中書令何胤還朝任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勸阻他説："何令隱居，一定不肯相從，不從就要殺他，舉大事而先殺朝廷賢臣，事情一定難以成功。"於是王敬則率領披甲士兵萬人渡過浙江，對人説："應該發布檄文。"張思祖説："公如今是自家回朝，哪裏用得上寫檄文？"這纔打消了王敬則的這一念頭。

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直閤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

朝廷派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直閤將軍馬軍主胡松率三千餘人，在曲阿長岡築起營壘；尚書左僕射沈文秀任持節、都督，駐兵於湖頭，防守京口路。

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柴，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大叫索馬，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

王敬則以高帝、武帝朝舊將的身份舉義起事，老百姓擔着竹篙、背着鐵鍬，有十多萬人跟隨王敬則前進。來到武進陵口，王敬則放聲慟哭，然後乘肩輿向前。遇上左興盛、劉山陽所立二寨，王敬則竭盡全力進攻。官軍抵擋不住，想後退而包圍圈又衝不開，祇好各自死戰。胡松又領着馬軍突襲王敬則的後部，隨軍百姓没有器

械，都驚逃四散。王敬則大叫索要馬匹，想要再上馬却不得上，左興盛的屬下軍容袁文曠殺了王敬則，并將他的首級傳示三軍。

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

這時皇上疾病已經很嚴重，王敬則倉促之間在東邊起兵，朝廷上下爲之震驚。東昏侯在東宮謀議趁機反叛，使人上屋瞭望，看見征虜亭失火，認爲是王敬則攻來了，急忙身着戎裝想要逃跑。有人將此事告訴王敬則，王敬則說："檀公三十六策，走爲上計，你們父子衹應慌忙逃走罷了。"這是譏諷檀道濟逃走避魏一事。

敬則之來，聲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庫，至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請收葬，許之。

王敬則這次起兵，聲勢非常浩大，但衹過了十來天就失敗了。當時王敬則六十四歲。朝廷將他的首級用漆封好藏在武庫，到梁朝天監元年，王敬則的原先屬吏夏侯亶上表請求收葬王敬則的尸首，朝廷准許了。

陳顯達

陳顯達，南彭城彭城人也。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位羽林監、濮陽太守，隸齊高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勔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黄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封豐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

陳顯達是南彭城彭城人。曾在宋做官，由於軍功被封爲彭澤縣子，任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屬於齊高帝在新亭壘討伐桂陽賊寇。劉勔在大桁被打敗，賊寇乘勢攻進杜姥宅。等到休範死去，陳顯達出兵杜姥宅，在宣陽津陽門與賊寇大戰，大破賊寇，但左眼被箭射中，箭頭不得出來。地黄村的潘姓老太婆擅長巫術禁咒之法，她先用釘子釘在柱上，老太婆跛行運氣，釘子就能出來，於是爲陳顯達施行禁咒之法，將他眼中的箭頭拔出來了。賊寇平定之後，陳顯達被封爲豐城侯，又遷任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

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境蓄衆，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疏歸心齊高帝。帝即位，拜護軍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蒸一盤，上即以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

沈攸之舉事後，陳顯達派軍隊支援禁城，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都勸陳顯達保土守境蓄集兵力，與沈攸之暗中保持聯絡。陳顯達在席間親手殺了這兩人，派人送表疏到朝廷，願意誠心歸附齊高帝。齊高帝即位後，陳顯達拜任護軍將軍。後來御膳不宰殺牲口，陳顯達獻上熊蒸一盤，皇上就把它當飯吃。稍後，陳顯達拜任都督、益州刺史。

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

齊武帝即位，陳顯達進號鎮西將軍。益州境内山勢險峻，士人大多不肯歸順。大度村的僚族，先前的刺史不能制服他們，陳顯達派使者責備他們不納税、交贖罪錢。僚帥說："兩眼刺史

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

尚且不敢要我交納税、交贖罪錢。”於是殺了使者。陳顯達分派將吏，聲稱要出獵，夜間却前往襲擊大度村，將村中男女不分老少全都殺了。從此山夷震怖，歸附朝廷。

永明二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永明二年，陳顯達被徵召任侍中、護軍將軍。他經常在外任職，高帝喪期也在外地。等見到武帝，陳顯達流淚悲咽，武帝也悲泣，心中很讚賞他。八年，陳顯達任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

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并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吕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悦。及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别。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逐。”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静退如此。

陳顯達爲人謙厚，很有心計，認爲自己出身低微而身居要職，每次升遷官職都常有愧懼的神色。他有兒子十多人，經常告誡他們説：“我本來想不到會有今天，你們不要因爲自己富貴就去欺凌他人。”家中豪富之後，陳顯達諸子與王敬則諸兒都精心修飾車牛，穿着華麗的服飾。當時世上的快牛有名的有陳世子的青牛、王三郎的烏牛、吕文顯的折角牛、江瞿曇的白鼻牛，而這些牛都聚集於陳家院舍。陳顯達知道此事後很不高興。等到兒子陳休尚任郢府主簿，路過九江拜别，陳顯達説：“大凡奢侈者很少有不敗落的，麈尾、蠅拂都是王、謝家舊物，你不必握着這東西去追求風流。”就當面取過來燒了。他就是這樣恬静謙退。

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爲公。明帝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後以太尉封鄱陽郡公，爲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爲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高、武子孫，上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

陳顯達由於參與廢鬱林王有功，延興元年，任司空，進爵爲公。齊明帝即位，陳顯達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衛兵二百人，賜給油絡車。後來以太尉身份封鄱陽郡公，行三公事，而又職掌地方行政長官，人們認爲是格外三公。皇上想要盡除高帝、武帝子孫，秘密詢問陳顯達，陳顯達答道：“這些人哪裏值得介意擔心。”皇上這纔打消這一念頭。

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

陳顯達在建武朝心懷不安，非常自貶自損，所乘之車破敗不堪，導從鹵簿都用弱小之人。曾經在宫中侍宴，酒後啓請皇上借用枕頭，皇帝下令給他。陳顯達摸着枕頭説：“臣已年老，富貴已足，衹少一個枕頭枕着去死，特向陛下乞求。”皇上大驚失色，説：“公醉了。”陳顯達以年老辭官，皇上不許。

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侵。永元

永泰元年，朝廷派陳顯達向北進犯。永元元

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軍食盡，啖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汋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又表解職，并不許。以爲江州刺史，鎮盆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遥光啓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

年，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人，包圍南鄉邊界的馬圈城，離襄陽三百里。攻打了四十天，魏軍糧食斷絶，吃死人肉以及樹皮。由於城外圍攻太急，魏軍棄城突圍逃走。陳顯達占據馬圈城，派軍主莊丘黑進兵攻取南鄉縣。這時魏孝文帝親自率領十多萬騎兵突然殺到，軍主崔恭祖、胡松用烏布幔裝着陳顯達，幾個人擔着，出了汋水口，臺軍沿着大路奔逃潰退，死了三萬多人。陳顯達平素很有威名，在外境尤其顯著，到這時威名大損。御史中丞范岫上奏免去陳顯達官職，陳顯達又上表請求解職，皇上都不准許。任命陳顯達爲江州刺史，鎮守盆城。當初，王敬則舉兵起事，始安王蕭遥光啓奏明帝，擔心陳顯達發生變亂，打算追回陳顯達北侵的軍隊，王敬則之亂被平定，纔打消了這一念頭。陳顯達也心懷危懼。等到東昏侯即位，陳顯達更加不樂意回京，得到江州刺史這一任命非常高興。不久，陳顯達加領征南大將軍，賜給三望車。

顯達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鄴，以掩不備，又遥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爲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松戰於采石，大破之，都下震恐。

陳顯達聽説京城中大肆殺戮諸王以及舊臣，徐孝嗣等人都被殺死，有傳聞説要派兵襲擊江州。陳顯達害怕大禍臨頭，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想要直襲建鄴，以攻其不備，又遥指郢州刺史建安王蕭寶寅爲人主。朝廷派後軍將軍胡松等人據守梁山，陳顯達率領數千軍衆從尋陽出發，在采石與胡松作戰，大敗胡松，京城震動恐懼。

十二月，潛軍度取石頭北上襲城，宫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矟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矟折，手猶殺十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矟刺落馬，斬之籬側，血涌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時年七十三。

十二月，陳顯達暗中率領軍隊渡江攻取石頭，北上突襲京城，朝廷大爲驚駭，關閉城門嚴加防備。陳顯達提着長矛跟隨步軍數百人，在西州前與朝廷大軍作戰，兩次交戰都大勝，長矛折斷，還親手殺了十多人。官軍陸續來到，陳顯達抵擋不住，後退到西州後面的烏榜村。騎官趙潭投矛刺中陳顯達，陳顯達翻身落馬，趙潭在籬旁殺了陳顯達，鮮血涌流，濺於籬上，與淳于伯被殺時血流上柱相似。這年陳顯達七十三歲。

顯達在江州遇疾，不療之而差，意甚不悦。是時連冬大雪，梟首朱雀而雪不集。諸子皆伏誅。

陳顯達曾在江州生病，没有治療就痊愈了，心中很不高興。被殺時連冬大雪，陳顯達的首級放在朱雀桁示衆，却没有雪集聚在首級上。陳顯達諸子都伏罪被殺。

張敬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猛獸，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稍官至寧蠻行參軍，隨郡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蠻，官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

張敬兒是南陽冠軍人。父名張醜，任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張敬兒少年時就弓馬嫻熟，很有膽氣，喜歡射猛獸，開弓没有射不中的。南陽新野的風俗産生善於騎射的人，而張敬兒尤其膂力過人。他漸漸官至寧蠻行參軍，跟隨同郡人劉胡討伐襄陽的衆多山蠻，深入險阻之地，所到之處衆蠻都被擊破。張敬兒又曾攻打胡陽的山蠻，官軍撤退，張敬兒一人騎馬在隊伍後面斷後，賊寇不能與他對抗。

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爲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驃騎參軍，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

山陽王劉休祐鎮守壽陽，徵求善於騎馬射箭的人，張敬兒和襄陽人俞湛被選中。張敬兒擅長侍奉人，於是受到寵信，任長兼行參軍。泰始初年，隨府轉任驃騎參軍，署中兵，率領軍隊征討義嘉的賊寇，與劉胡在鵲尾洲抵禦賊兵，啓奏宋明帝乞求本郡南陽。賊寇平定之後，張敬兒任南陽太守。

敬兒之爲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爲城東吴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鵲尾洲，啓明帝云："泰以絲助雍州刺史袁顗爲弩弦，黨同爲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吴氏，唯家人倮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爲妾。

張敬兒任襄陽府將時，家中貧窮，每次休假都外出幫工以維持生計。曾經替城東吴泰家擔水，與吴泰所鍾愛的婢女私通。事情暴露之後，張敬兒就要被吴泰殺掉，他逃走躲到要賣出的棺材中，把蓋加上，這纔幸免於難。等到在鵲尾洲討賊，張敬兒啓奏宋明帝說："吴泰以絲綫資助雍州刺史袁顗做弓弩的弦，這等於是與袁顗結爲同黨，圖謀叛逆，如果有賊寇平定之日，乞請賜給吴泰的家財。"明帝答應了他。到這時賊寇被平定，於是將吴泰拘捕，家産没收入官，衹讓家人裸身出來，得到僮僕財産價值數千萬，張敬兒都據爲己有。先前所私通的婢女，這時就成了張敬兒的妾。

後爲越騎校尉，桂陽王事起，隸齊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輿勞樓下。敬兒與黄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百人皆散。敬兒持首歸新亭，

張敬兒後來任越騎校尉，桂陽王起兵作亂，張敬兒隸屬齊高帝，駐兵在新亭。賊寇進逼，箭石交加，劉休範身穿白衣服乘着車輿，來到城樓下犒勞賊軍。張敬兒與黄回稟告齊高帝蕭道成，請求詐降以便打敗賊兵。齊高帝說："卿如果辦成此事，我就把本州賞給你。"張敬兒與黄回相隨着出了城南門，放下武器走向敵陣，大聲說要投降。劉休範大喜，召他們到車旁。黄回假裝傳達齊高帝的秘密意圖，劉休範相信了，黄回用眼

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謂敬兒曰："非卿之功無今日。"

睛向張敬兒示意，張敬兒突然上前奪下劉休範防身用的腰刀，殺了他，劉休範左右一百來人都逃散。張敬兒拿着劉休範的首級回到新亭，被拜任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齊高帝安排酒宴，對張敬兒説："没有卿的功勞就没有今天。"

高帝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使便爲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高帝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陽縣侯。部伍泊沔口，敬兒乘舴艋過江，詣晋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水走，餘二小史没船下求敬兒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

由於張敬兒出身寒微，職位又低，齊高帝蕭道成就不想讓他鎮守襄陽重鎮。張敬兒不斷地請求，没有獲得同意，於是暗暗地用話打動齊高帝説："沈攸之在荆州，公知道他想要做什麼，如果不讓敬兒出任襄陽以防備他，恐怕對公不利。"齊高帝笑而不答，於是除授張敬兒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陽縣侯。張敬兒的部隊停泊在沔口，他乘舴艋舟過長江，去拜訪晋熙王劉燮。船到江中遇上大風，被風浪打翻，左右身强力壯的都各自泅水走了，祇餘下兩個小吏被淹在船下，請求張敬兒救命，張敬兒兩腋一邊挾一個，隨着船仰在水面上，就這樣翻覆漂行了幾十里，方纔被人接上岸去。所持的符節丢失，又重新給了他。

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高帝，終無二心。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爲備。

來到鎮所，張敬兒以重禮結交沈攸之，瞭解到他的事情經過的痕迹，就秘密禀告齊高帝，自己始終没有二心。張敬兒又與沈攸之的司馬劉攘兵交情很好。等到蒼梧王被廢，張敬兒懷疑沈攸之會藉此機會起兵，暗中詢問劉攘兵，劉攘兵没有説什麼，祇是托人傳送給張敬兒一隻馬鐙。張敬兒於是作好準備。

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報敬兒。勞接周至，爲設食訖，列仗於聽事前斬之。集部曲。偵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

昇明元年冬，沈攸之造反，派使者報告張敬兒。張敬兒接待使者很周到，安排他吃了飯，在大廳前列隊殺了沈攸之的使者。張敬兒集合部隊。偵察到沈攸之出兵，會襲擊江陵。張敬兒報告變亂的使者到達京城，齊高帝大喜，進號張敬兒爲鎮軍將軍，改督。

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别駕傅宣等還江陵。敬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恐懼欲走。其夜，乂、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没入其財物數千萬，善者悉以入私，送臺者百不一

沈攸之攻到郢城，兵敗逃走，其子沈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别駕傅宣等回到江陵。張敬兒軍隊來到白水，沈元琰聽到城外鶴唳，以爲是士兵的叫聲，恐懼萬分，想要逃走。這天夜裏，江乂、傅宣打開城門出逃，江陵全城潰敗，沈元琰逃奔到寵洲被殺。張敬兒來到江陵，誅殺沈攸之親戚黨徒，没收其財物價值數千萬，好東西都裝入私

焉。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荆州。敬兒使楯擎之，蓋以青傘，徇諸市郭，乃送建鄴。進爵爲公。

囊，送到朝廷的不到百分之一。沈攸之在湯渚村自縊身死，村民將首級送到荆州。張敬兒派人用盾牌托着首級，上面用青傘遮蓋，在城墻上示衆，然後送到建鄴。張敬兒因此進爵爲公。

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張敬兒在雍州貪婪殘暴，民間衹要有一件好東西有價值，他都要奪爲己有。張敬兒又在襄陽城西建造宅院，聚集貨物，宅院大小都幾乎趕上襄陽城。他又要移走羊叔子的墮淚碑，在那塊地方建造臺院。綱紀諫勸道："這塊碑是羊太傅的遺德，不宜遷動。"張敬兒説："太傅是誰，我不認識。"

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高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彦回。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閤勳也。"敬則甚恨焉。

等到齊受禪，張敬兒轉侍中、中軍將軍，遷任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齊高帝去世，遺詔加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張敬兒在家私下哭泣説："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又年少，這是我先前所没有料及的。"等到拜授的那一天，王敬則戲弄他，稱呼他爲褚彦回。張敬兒説："這官位是我在馬背上得來的，終究不能成爲華林閤的勳臣。"王敬則對此十分懷恨。

初，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貌，敬兒悦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爲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武帝，不蒙勞問。敬兒心自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尤甚，初征荆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叙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欻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説部曲，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爲謡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開府，又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

當初張敬兒貧賤時，曾娶妻毛氏，生子取名張道門，而鄉里尚氏之女有姿色，張敬兒很喜歡她，於是抛棄毛氏，娶尚氏爲妻室。等到官居三司，尚氏還是居住在襄陽宅院。張敬兒擔心不再出外任職，於是將家眷都搬到京城，此事啓奏齊武帝，却没有受到問候。張敬兒心中自是有點疑慮。等到垣崇祖被殺死，張敬兒越發恐懼。他天性喜好卜術，尤其相信夢兆，最初征討荆州時，每次見到衆位將帥，來不及商定各種計策，就衹是叙説夢境："我尚未富貴時，夢見自己在村中，社樹突然高出幾十丈。等到我在雍州，又夢見社樹筆直上長到達天際。"以這些話來誘説部屬，認爲他自己貴不可言。由此可知張敬兒不自量力，無知。他又派人在家鄉散布謡言，讓兒童們唱歌謡道："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張敬兒家在冠軍，住宅前面有一處地方叫赤谷，所以讓人這樣唱。他既得到開府的高位，又指望被賜給班劍衛士，對人説："我車邊還缺少色彩斑斕的東西。"

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既從

張敬兒在荒遠之地長大，從小練習武藝，如

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誡敬兒，不能從，至是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脱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并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内宴，舴艋船流至御坐前覆没，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

今在京城安逸舒適，四方邊境又寧靖無事，於是益發不得志。其妻尚氏也說："我昔日曾經做夢，一隻手熾熱如火，而君得到了南陽郡；元徽年間，做夢一邊髀部熾熱如火，君得到本州；建元年間，做夢半邊身體熾熱如火，君不久被封開府；如今又全身熾熱。"張敬兒將這些話告訴他的親信，說他妻子初夢如何、第二次做夢如何，又說"如今全身熾熱了"。太監聽到這些話傳了開去，有人將此事啓奏武帝。張敬兒又派使者與蠻中勾結，齊武帝懷疑張敬兒有異心，永明元年，下敕朝臣在華林園舉行八關齋，在座中將張敬兒拘捕。當初，張敬兒的左右雷仲顯經常以盈滿招損的道理告誡張敬兒，不能聽從，到這時知道事情有變故，抱着張敬兒痛哭，張敬兒從頭上摘下貂皮冠，抛在地上說："就是因爲這東西害了我。"他的兒子張道門、張道暢、張道休都伏法被殺，少子張道慶被寬恕。後來過了好幾年，皇上與豫章王蕭嶷三月三日在曲水設内宴，舴艋船流到御座前覆没，皇上由翻船這事而説到張敬兒，後悔殺了他。

敬兒始不識書，及爲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爲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黄閤。"因口自爲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慈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

張敬兒開始并不識字，等到擔任地方長官，纔從事學習，讀《孝經》、《論語》。當初徵召任護軍，纔暗中在密室裏摒去旁人學習揖讓答對，向着空中俯仰行禮，妾婢侍從偷偷觀看，嗤笑他這種舉動。即將拜任三司時，張敬兒對其妻嫂說："我拜授後，府第要開建黄閤。"於是口中發出摹擬鼓聲。最初被賜給鼓吹時，張敬兒還羞於立刻吹奏。他又在新林慈姥廟爲妾祈子祝神，口中自稱三公，張敬兒就是這樣的鄙陋俚俗。

始其母於田中卧，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苟兒。又生一子，因苟兒之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名鄙，改爲敬兒，故猪兒亦改爲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最初，張敬兒的母親在田間躺卧，夢見有一隻長角的小狗來舔她，不久有身孕，生下張敬兒，因此最早起名苟兒。後又生一子，因苟兒之名就又取名猪兒。宋明帝嫌苟兒一名太粗鄙，就給他改名爲敬兒，因此猪兒也改名爲恭兒。張恭兒任正員郎，以病辭職，回到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做官，與普通居民没有什麽兩樣。張恭兒與張敬兒非常友愛，等聽説張敬兒敗亡，他逃走到蠻地。後來出來自首，朝廷原宥了他的罪行。

崔慧景 崔恭祖 崔覺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別駕。

崔慧景字君山，是清河東武城人。祖父名崔構，曾任奉朝請。父名崔系之，曾任州別駕。

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爲長水校尉。齊高帝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封樂安縣子，爲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爲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帝以此嘉之。十年，爲都督、豫州刺史。

崔慧景少年時即有大志，有立業的抱負，曾在宋做官任長水校尉。齊高帝蕭道成當時在淮陰，崔慧景與宗人崔祖思同時前往結交他。等到齊高帝受禪登位，封崔慧景爲樂安縣子，任都督、梁州南秦州二州刺史。永明四年，崔慧景任司州刺史。母喪，皇上下詔恢復本任。崔慧景每次卸任，都傾盡資產獻奉朝廷，常常有數百萬之巨。齊武帝因此很贊賞他。十年，崔慧景任都督、豫州刺史。

鬱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壽春安慰之。慧景密啓送誠勸進。建武四年，爲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

鬱林王即位，崔慧景由於少主新立，就暗中與魏勾結，朝廷有點懷疑他。齊明帝蕭鸞輔佐朝政，派梁武帝蕭衍來到壽春安慰他。崔慧景就秘密上奏，向齊明帝表示誠服并勸明帝即位。建武四年，崔慧景任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

東昏即位，爲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爲直閤將軍，慧景密與之期。

東昏侯即位，崔慧景任護軍。當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發號施令，崔慧景不過凑數而已。帝已經在誅殺將相，舊臣差不多都被鏟除乾净，崔慧景由於自己年老位重，轉而不得自安。等到裴叔業將壽陽獻魏投降，朝廷就拜崔慧景任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領大軍從水路征討壽陽。軍隊駐扎在白下，即將出發，帝驅斥沿途百姓，派兵防守，形成"長圍"，親自出琅邪城爲崔慧景送行。帝身穿戎服坐在樓上，召崔慧景騎馬進入圍中，没有一人跟隨，纔説了幾句話，崔慧景就拜辭而去。他出圍來到白下，非常高興，説："我的頸脖不再是那幫小人所能折斷的了。"崔慧景之子崔覺任直閤將軍，崔慧景秘密與他約好起事的時間。

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説之曰："朝廷任用群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魯、衛，亦不知滅亡何時。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免。機不可失，今擁强兵，北取廣陵，收吴、楚勁

當時江夏王蕭寶玄鎮守京口，聞聽崔慧景率兵北上，就派手下余文興去游説崔慧景説："朝廷任用一群小人，猜忌殘害忠良，江、劉、徐、沈等人的下場，你已經看見，我雖是魯、衛這樣的宗親之國，也不知什麽時候就要滅亡。君今日北征之舉，有功也是死，無功也是死，想要免罪又怎麽可能呢？機不可失，如今君擁有强

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

兵，北取廣陵，收集吳、楚勁卒以舉事；我舉州相應，要取大功易如反掌。”崔慧景常常不自安寧，聽到這些話立即表示贊同。

于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爲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情所樂，寧可違拒。”恭祖猶執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己，泣數行而去。

當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防守廣陵城，崔慧景將蕭寶玄的打算告訴崔恭祖。崔恭祖原先并没有舊的約定，口中雖然表示附和，內心其實并不贊同。回城後將此事告訴蕭寅，共同商議關閉城門的計策。蕭寅心中認爲崔恭祖已經與崔慧景同心同德，就說：“廢昏君，立明君，這是人心所向，豈能違抗。”崔恭祖還是堅持不同意。不久崔慧景來到城下，崔恭祖關閉城門不敢出來。崔慧景至此知道崔恭祖與自己不一致，流下數行眼淚離去了。

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巖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及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係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并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反，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

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巖卿等人勸崔慧景襲取廣陵，同時秘密派遣軍主劉靈運偷偷地從小路突入。崔慧景不久緊接着來到，於是占據廣陵城。崔慧景之子崔覺來到，就派他領兵襲取京口。蕭寶玄本來以爲大軍會全部來到，等見到來的人少，大失所望，於是不許崔覺進城，將崔覺打跑了。崔恭祖和崔覺率八千精兵渡江，崔恭祖心中本來不贊同造反，來到蒜山時，想殺掉崔覺，率軍投降京口，由於事情没有成功而作罷。

覺等軍器精嚴，柳憕、沈佚之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唇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并千蠟燭爲烽火，舉以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都下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寶玄仍以覺爲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爲衆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中，慧景禽殺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爲吳王。

崔覺等人軍械兵器精良，柳憕、沈佚之等人對蕭寶玄說：“崔護軍不僅威名顯赫，而且誠意可見，我們既已與他們是唇齒相依的關係，忽然又中途變卦，表示不同意。他們以樂意歸來的軍衆，橫渡長江，誰能抵禦他們。”於是登上北固樓，將上千支蠟燭聚攏作爲烽火，點燃蠟燭以響應崔覺。少帝聽到發生變亂，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京城水陸衆軍。崔慧景停駐兩日，便率大軍同時都渡江，趕往京口。蕭寶玄仍以崔覺爲前鋒，崔恭祖在他之後，崔慧景領大都督，擔任衆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亭等守城都潰敗，左興盛逃跑，不能進宮，衹好逃到淮渚的荻船中，被崔慧景抓住殺了。崔慧景聲稱是宣德皇后的旨令，將帝廢爲吳王。

時柳憕别推寶玄，恭祖爲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

當時柳憕另外推戴蕭寶玄爲帝，崔恭祖是蕭寶玄羽翼，不再承奉崔慧景，崔慧景對他有點不滿意。巴陵王蕭昭胄在此之前逃往民間，這時

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惛、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

出來投奔崔慧景，崔慧景心中轉爲傾向蕭昭胄，因此猶豫不決，不知立誰爲好，這種風聲泄露出去，很多人都知道。柳惛、崔恭祖方纔對崔慧景懷有二心。同時，崔恭祖還勸崔慧景射火箭燒掉北掖樓，崔慧景認爲大事即將成功，如果燒掉，以後再造費用太大，没有聽從他的計謀。崔慧景的性格喜好談義，又通佛理，駐扎在法輪寺，對着客人高談闊論，崔恭祖心中深懷不滿，很是責怪崔慧景。

先是，衛尉蕭懿爲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甲數千人度南岸，義師昧旦進戰，覺大敗。慧景人情離沮。

先前，衛尉蕭懿任豫州刺史，從歷陽出發，自陸路征討壽陽，少帝派遣密使告訴他這邊的變亂情况。蕭懿帶領軍主胡松、李居士等人從采石渡河登岸，駐兵越城，舉火爲號，臺城中鳴鼓歡呼稱慶。崔恭祖先是勸崔慧景派二千人攔截西岸的軍隊，使他們不能渡江，崔慧景認爲臺城很快就要投降，到時候外面的救援軍隊自然就會潰散，因此不聽從崔恭祖的意見。崔恭祖又請求攻打義軍，崔慧景又不准許。於是派兒子崔覺帶領精兵數千人渡江到南岸，義軍在黎明時分進擊崔覺，崔覺大敗。崔慧景的軍隊因此士氣沮喪。

恭祖頓軍興皇寺，於東宫掠得女妓，覺來逼奪，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内出蕩，殺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奔。

崔恭祖屯兵於興皇寺，在東宫搶到了女妓，崔覺來威逼搶奪，崔恭祖因此心中忿恨。當天晚上，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到城上獻闕投降。崔慧景於是帶領幾個親信偷偷地逃離，想往北渡過長江，城北的各路軍士并不知情，還在爲崔慧景作戰。義軍從城内衝殺出來，殺掉數百名叛軍，崔慧景部隊剩餘的軍衆全都逃走。

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都下，不爲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爲慧景門人，時爲蟹浦戍，謂之曰："吾以樂賜汝，汝爲吾覓酒。"既而爲榮之所斬，以頭内鰌籃中擔送都。

崔慧景圍城總共十二日，軍隊都散布在京城各處，并不建造營壘。等到敗走時，軍衆在路上漸漸散失。崔慧景單人匹馬逃到蟹浦，投靠漁人太叔榮之。太叔榮之原先是崔慧景的門人，當時在蟹浦戍衛，崔慧景對他説："我賜給了你快樂，你去給我找點酒來。"不久，崔慧景被太叔榮之殺了，頭裝在鰌魚籃中擔送到京城。

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矟，氣力絶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秃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

崔恭祖是崔慧景的同族人，他驍勇果敢，尤其擅長騎馬使用長矛，氣力超人，屢經陣戰。討伐王敬則時，與左興盛屬下的軍容袁文曠爭奪王敬則的首級，他向齊明帝訴説道："恭祖我秃馬絳衫，親手刺倒王敬則，因此袁文曠能够斬下他

見枉奪。若失此勛，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

的首級，我以死換來的功勛却被平白搶去。如果失去這一功勛，我一定要刺殺左興盛。”齊明帝愛惜崔恭祖的勇健，便對左興盛説：“何必讓崔恭祖與袁文曠爭功。”崔慧景之亂被平定後，崔恭祖被囚繫在牢房，不久被殺。崔覺逃亡，化裝成道人，也被抓住伏罪被殺。

崔偃

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爲始安内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尚書申冤，言多指斥，尋下獄死。

崔覺弟名崔偃，年僅十八就身長八尺，廣泛研習記事用的書寫文字，擅長蟲篆書體，任始安内史。崔慧景作亂被平定，崔偃到處躲藏，纔幸免於難。齊和帝西朝建立，任命崔偃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到公車尚書去伸冤，所説的話多有指斥朝廷之處，不久下獄死去。

婁逞

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爲丈夫，粗知圍棋，解文義，遍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嘆曰：“如此之伎，還爲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爲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遥光、顯達、慧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于魏，今略之云。

先前，東陽女子婁逞改變服裝，假裝爲男子漢，她大致懂點圍棋，理解文義，到處結交公卿，官至揚州議曹從事。後來事情敗露，齊明帝驅逐她，要她回東陽。婁逞這纔改穿婦人服裝而離去，嘆道：“我這麼好的技藝，還回去當老太婆，豈不可惜。”這是人妖啊。明明是陰，却想成爲陽，事情没有成功因而泄露，這也應驗在王敬則、蕭遥光、陳顯達、崔慧景等人的身上。舊史中裴叔業有傳，一生事迹終於魏，現在將他略去不提。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勛非往時，位逾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捍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迹，敵國起於同舟，况又疏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鳥盡之運，内惑邪夢，迹涉覬覦，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論曰：後漢光武帝的功臣之所以能終身保持名節的原因，豈止是不任職事，也因爲能繼續奉事漢章帝、漢明帝，心中存有輔佐嫡子之念。王敬則、陳顯達發迹奮飛，功績顯赫，則是建元、永明年間的時運，身居三公之位、朝臣之首，則是建武、永元兩朝的事。他們的功勛絶非往時可比，他們的地位早已超過昔日的等級，衹是禮遇官職雖然顯赫，情分却并未交融。加上主上猜忌、政局混亂，人們擔心遭遇危亡之事，猶如舉起手來保衛頭部，個個都想自己免遭災禍。等到大動干戈、戰亂發生，誠然淪落爲犯上作亂的行爲，同舟共濟者尚且變成了敵對勢力，何况比這種同舟者關係更疏遠的呢？張敬兒身懷震撼主上的勇武，理當接受鳥盡弓藏的命運，而他却内心

被邪夢所迷惑，言行間涉及覬覦帝位的嫌疑，他最終被殲滅，也是正理之中的事情。崔慧景想以動亂制止動亂，能不走向敗亡嗎?

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李安人（子）元履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武（子）世宗
呂安國　周山圖　周盤龍（子）奉叔　王廣之（子）珍國 張齊

李安人　李元履

李安人，蘭陵承人也。祖嶷，衛軍參軍。父欽之，薛令。

安人少有大志，常拊髀嘆曰："大丈夫處世，富貴不可希，取三將五校，何難之有。"隨父在縣，宋元嘉中，縣被魏剋，安人尋率部曲自拔南歸。

明帝時，稍遷武衛將軍，領水軍討晉安王子勛，所向剋捷。事平，明帝大會新亭樓，勞諸軍主。摴蒱官賭，安人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時貧，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人尋此人，不知所在。

李安人，蘭陵承人。祖父李嶷，曾任衛軍參軍。父李欽之，曾任薛縣令。

安人年少時就有遠大志向，常拍着大腿嘆道："大丈夫在世，富貴不可能仰慕得到，取得三將五校軍職，有什麼難的。"隨父親在縣裏，宋文帝元嘉年間，縣邑被魏攻克，安人馬上率領部屬自行開拔南歸。

宋明帝時，纔遷武衛將軍，率領水軍征討晉安王子勛，所向披靡，克敵大勝。事變平定，明帝在新亭樓舉行盛大宴會，慰勞諸位軍主。玩摴蒱游戲賭錢，安人五次投骰都是黑色的盧面。明帝大驚，看着他說："卿面孔方正，像田一樣，是封侯之相。"安人年少時家貧，有一人經過他家門口，看了他的相，說："你以後會大富大貴，可同天子一起對手游戲。"這時，安人尋找此人，已不知他身在何處。

後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人遣軍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回素爲安人所親，盜絹二匹。安人流涕謂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服。轉東中

後來任廣陵太守，管理南兗州事務。齊高帝在淮陰，安人遙相結交呼應。元徽初年，任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桂陽王休範起兵叛亂，安人派軍隊增援都城。建平王景素起兵叛亂，安人在葛橋打敗了他。景素被誅，留安人管理南徐州事務。城局參軍王回素被安人親信，偷了二匹絹。安人流着淚對他說："我和您飽經離別，今天犯王法，是您辜負了我。"在軍門斬了他，隆重殮尸祭奠，軍隊州府都因震懾而嘆服。轉東中郎司馬，管理會稽郡事務。當時蒼梧王肆意殘暴

郎司馬，行會稽郡事。時蒼梧縱虐，齊高帝憂迫無計。安人白高帝，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高帝不許，乃止。

高帝即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自宋泰始以來，内外頻有賊寇，將帥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爲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人論議。謂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

尋爲領軍將軍。魏攻壽春至馬頭，詔安人禦之，魏軍退，安人沿淮進壽春。先是宋時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大號。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不能禽，積十餘年。安人生禽之，斬建康市。

高帝崩，遺詔加侍中。武帝即位，爲丹陽尹，遷尚書左僕射。安人時屢啓密謀見賞，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爲吴興太守。於家載米往郡，時服其清。吴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人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安人尋卒，世以神祟。謚肅侯。

子元履，幼有操業，甚閑政體，爲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參軍。與王融游狎，及王融誅，鬱林敕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於北殺之。廣之先爲安人所厚，又知元履無過，甚擁護之。會鬱林敗死，元履拜謝廣之，曰："二十二載，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賜也。"仕梁爲吴郡

爲害，齊高帝憂急却無計可施。安人禀告高帝，想在東方隨奉江夏王劉躋起兵。高帝不允許，纔停止。

齊高帝即位，安人爲中領軍，封康樂侯。從宋明帝泰始年以來，都城内外常有賊寇，將帥以下軍官各自招募軍隊，集結屯扎在都城。安人上奏表，認爲不是淮北常備軍隊，其餘私人部隊都應遣散，如有適合當隨從的親信，聽任他限制人數。皇上采納了，所以下詔禁止衆人招兵。當時王敬則因有功勛、忠誠被皇上親信，至於國家機密，皇上袛和安人商議，對他説："政事文件簽有卿的名字，我就不細看了。"

不久爲領軍將軍。魏軍進攻壽春到了馬頭，皇上詔令安人抵禦魏軍，魏軍撤退，安人沿着淮河進入壽春。先前宋時亡命徒王元初聚合黨徒，占六合山爲王。自稱手臂垂下超過膝蓋。州郡征討不能擒住他，已有十多年了。安人活捉了他，斬於建康街市上。

高帝去世，遺詔加任安人爲侍中。武帝即位，任丹陽尹，遷任尚書左僕射。安人此時因常上奏密謀政事而受賞，又善於結交尚書令王儉，所以當時人傳言王儉奏書有的是這樣送給皇上的。不久上表，以年老多病要求辭官，任吴興太守。從家中運米到郡所，當時人都信服他清廉。吴興有項羽神護郡廳訟事的習俗，太守到任必須用拉車的牛祭祀。安人信奉佛教，不拿牛祭神，穿屐上堂聽訟斷案，又在廳上過夜，守戒八欲的八關齋。不久這頭牛死了，葬在廟旁。如今稱爲"李公牛冢"。安人不久去世，世人認爲是神搞的鬼。謚號肅侯。

兒子李元履，幼年就有事業，很熟悉政事，任司徒竟陵王子良的法曹參軍。與王融交往密切，及至王融被誅，鬱林王敕令元履隨右衛將軍王廣之北征，密令廣之在北方殺掉他。廣之原先受安人厚待，又知道元履没過錯，很想保護他。當鬱林王失敗而死，元履拜謝廣之，説："二十二年，是父母之年，除此之外都是您老的恩賜。"在梁任過吴郡太守，度支尚書，衡、廣、青、冀

太守，度支尚書，衡、廣、青、冀四州刺史。

四州刺史。

戴僧静

戴僧静，會稽永興人也。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齊高帝撫畜，常在左右。後於都私齎錦出，事發，繫南兗州獄。高帝遣薛深餉僧静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静與獄吏飲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高帝。帝匿之齋内，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

戴僧静，會稽永興人。少年時就有膽量，嫻熟弓馬武藝。侍奉刺史沈文秀，都被魏俘虜，後帶着家屬逃回淮陰。齊高帝撫養他，常跟隨在左右。後在都城私自携帶織錦出城，被查出，關在南兗州牢中。高帝派薛深送酒食給僧静吃，把刀子放在魚腹中。僧静和獄吏飲酒，等他醉了，用刀割破枷鎖，用手折斷鎖，破屋逃出，投奔高帝。高帝把他藏在齋内，因他家貧，每年送去千斛穀子。

會魏軍至，僧静應募出戰，單刀直前。魏軍奔退，又追斬三級。時天寒甚，乃脱衣，口銜三頭，拍浮而還。

當魏軍來犯，僧静應募從軍出戰，手持單刀，勇往直前。魏軍逃竄後退，又追殺斬下三人首級。當天很寒冷，他脱下衣服，口銜三個人頭，游水回來。

沈攸之事起，高帝入朝堂，遣僧静將腹心先至石頭經略袁粲。時蘇烈據倉城門，僧静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坐，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孫曇瓘驍勇善戰，每蕩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静率力攻倉門，手斬粲於東門，外軍燒門入。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

沈攸之叛亂，高帝進入朝廷，派僧静帶心腹將士先去石頭平定袁粲。當時蘇烈據守倉城門，僧静用箭射信給蘇烈，夜間爬繩入城。袁粲登上城西南門，排列火把，坐在城門上，官軍放箭，火把纔熄。回轉去登上東門，他的死黨孫曇瓘驍勇善戰，每冒死衝殺一回，就有大的死傷，官軍死的有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拼命抵擋，所以能相持不下。從亥時到丑時，有顆流星照紅大地，墜落在城中，僧静奮力攻占倉門，親手在東門斬殺袁粲，城外官軍燒毁城門入城。以戰功拜任前軍將軍、寧朔將軍。

高帝即位，封建昌縣侯，位太子左衛率。武帝踐阼，出爲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人令耕種，甚得荒情。後除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

齊高帝即位，封建昌縣侯，位太子左衛率。齊武帝即位，出任北徐州刺史。買牛給窮人，勸令他們種田，大大緩解了荒情。後任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

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武帝召僧静使領軍向江陵。僧静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急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臣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徙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卒，謚壯侯。

齊武帝永明八年，巴東王子響殺臣僚、輔佐官吏，武帝召僧静率軍開赴江陵。僧静當面啓奏説："巴東王年少，長史司馬操之太急，所以忿怒之下不顧後果。天子的兒子錯殺人，有什麽大罪。現在急急忙忙派軍西征，人心惶惶，没有什麽做不出來的。臣不敢接敕遵命。"皇上不答話，心中已贊許他了。升遷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去世，謚號壯侯。

桓康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齊高帝爲軍容，從武帝在贛縣。泰始初，武帝起義，爲郡所縶，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武帝起兵，摧堅陷陣，膂力絶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於寺中。病瘧者寫形帖著床壁，無不立愈。

後除襄賁令。桂陽王休範事起，康棄縣還都就高帝。會事已平，除員外郎。

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墻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高帝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旦，王敬則將帝首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隨高帝入宫。

高帝鎮東府，除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高帝誅黄回，回時爲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爲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數回罪，然後殺之。時人爲之語曰："欲侜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南濮陽太守。

建元元年，封吴平縣侯。高帝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正欲與卿先共滅虜耳。"三年，魏軍動，康大破魏軍於淮陽。武帝即位，卒於驍騎將軍。

桓康，北蘭陵承人。英勇果敢驍戰驃悍。宋大明年間，跟隨齊高帝作軍隊儀仗，又隨高帝駐在贛縣。泰始初年，武帝起義，被郡府拘囚，衆人都逃散了。桓康扮作挑夫，擔子一頭藏着穆后，一頭藏着文惠太子和竟陵王子良，親自挑着安置在山中。與門客蕭欣祖等四十餘人聯合，攻破郡獄，救出武帝。郡府追兵追擊很危險，桓康等人拼死戰鬥，大破追兵。隨武帝起兵，衝鋒陷陣，臂力超人。經過村莊、城市，肆意施暴，江南人敬畏他，用他的名字嚇小孩，畫他的像在廟裏。患瘧疾的人衹要畫他的像貼在床頭，没有不馬上痊愈的。

後任襄賁令。桂陽王休範叛亂，桓康棄縣逃回都城，投靠高帝。正好事變平息，任員外郎。

宋後廢帝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穿便服出行到領軍府，少帝左右人説："全府都已入睡，爲何不攀墻進去?"少帝説："我今晚想到一個地方作樂，等明晚再來。"桓康和高帝豢養的健兒盧荒、向黑在門邊聽見此話。第二天早上，王敬則帶着少帝的頭來，叩領軍府門。桓康説是兵變，與盧荒、向黑拔出刀要出去，接着緊緊跟隨高帝一道進宫。

高帝鎮守東府，桓康任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兼任蘭陵太守，常護衛在高帝左右。高帝誅死黄回，當時黄回爲南兗州長官，有部曲兵數千人，想收容又怕作亂。召黄回進東府，停在外舍，命令桓康歷數黄回罪狀，然後殺了他。當時人們編謡諺説："要欺誑，問桓康。"任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南濮陽太守。

齊高帝建元元年，封吴平縣侯。高帝對桓康説："你跟隨我很久，未封做地方長官，也許你未理解我的意思，正是要和你一起先消滅敵人。"建元三年，魏軍來犯，桓康在淮陽大破魏軍。武帝即位，桓康死在驍騎將軍任上。

焦度

焦度字文績，南安氐也。祖文珪，避難居仇池。宋元嘉中，裴方

焦度字文績，南安氐人。祖父焦文珪，逃難移居仇池。宋元嘉年間，裴方明平定楊難當，

明平楊難當，度父明與千餘家隨居襄陽，乃立天水郡略陽縣以居之。

焦度之父焦明與千餘家隨之遷居襄陽，設立天水郡略陽縣來安置他們。

度少有氣幹，便弓馬。孝武初，青州刺史顔師伯出鎮，臺差度領幢主送之，與魏豹皮公遇，交槊鬥，豹皮公墮地，禽其具裝馬，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并絶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形狀，謂師伯曰："此真健人也。"

焦度年少就有氣魄、才幹，嫻熟弓馬武藝。宋孝武帝初年，青州刺史顔師伯出任地方長官，官軍派焦度領幢主，送給顔師伯。與魏將豹皮公遭遇，雙方持槊戰鬥，豹皮公落馬墜地，焦度把皮公的尸體放在馬上，又親手殺了數十人。師伯啓奏孝武帝，稱贊焦度力氣、弓馬技藝超人，孝武帝召他回都充任左右衛士。見了他的身材外貌後，對師伯說："這真是個健兒！"

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鎮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爲前鋒，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宫亭湖爲賊。朝廷聞其勇，甚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之。景文以爲己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厚待之。

補任晉安王子勛親兵夾轂隊主，隨他鎮守江州。子勛起兵叛亂，任命焦度爲龍驤將軍，打前鋒，一路上戰無不勝。叛亂失敗，逃到宫亭湖做了强盜。朝廷聽説他勇悍，很是擔心。派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了他。景文委任他做自己帳下的鎮南參軍，領中軍直兵，優待他。

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内。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閤，隨鎮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爲郢州，度仍留鎮，爲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齊高帝又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軍。

跟隨王景文回到都城，一直在府州内。景文被害那夜，焦度大怒，勸景文拒絶朝廷命令，景文不聽從，因爲明帝不知實情。因焦度英勇，補任晉熙王劉燮防閤侍衛，隨他鎮守夏口。武陵王劉贊取代劉燮鎮守郢州，焦度仍留任，爲劉贊的前軍參軍。沈攸之叛亂開始，焦度轉中直兵。齊高帝又派焦度暫任輔國將軍、屯騎校尉，轉右將軍。

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晉熙王夾轂主周彦與度俱在郢州，彦有左右人與度父同名，彦常呼其名使役之。度積忿，呵責彦曰："汝知我諱'明'，而恒呼'明'，何也！"

焦度外貌壯實醜陋，皮膚像漆一樣黑，質樸直率木訥，不善言談。晉熙王夾轂隊主周彦和焦度同在郢州，周彦有個部下的名字與焦度父親名字相同，周彦常叫這個名字使唤他。焦度氣忿已久，指責周彦説："你知道我忌諱'明'字，而你老是叫'明'，爲什麽？"

及在郢城，尤爲沈攸之所忿。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後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東宫直閤將軍。還都，爲貴戚追叙郢城時褰露穢褻之事，其

及至在郢城，尤其被沈攸之所忿恨。攸之大隊人馬到夏口，將要直接進攻都城，衹留下少數部隊守郢城。焦度在城樓上辱駡攸之，直至脱光衣服露出身體來侮辱他，所以攸之大怒，改變計策，攻打郢城。焦度親自奮力作戰，攸之部下兵衆頂着盾牌登城，焦度下令投擲髒物，叛賊不能進犯。後來此樓被稱爲焦度樓。叛亂平息，焦度立下大功，封東昌縣子、東宫直閤將軍。回到都城，被皇親國戚貴族要求追叙在郢城脱衣露體的

戇如此。

爲人朴澀，欲就高帝求州，比及見，竟不涉一語。帝以其不閑政事，竟不用。後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辭，親人授之辭百餘言，度習誦數日，皆得上口。會高帝履行石頭城，度於大衆中欲自陳，臨時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帝笑曰："卿何憂無食。"即賜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陵太守。性好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如故，除游擊將軍，卒。

情形。他就是這樣的戇厚。

他爲人樸實遲鈍，想找高帝請求鎮守一州。等見到皇上，竟没有一句話談及此事。高帝認爲他不熟悉政事，最後没有用他。後來請求擔任竟陵郡長官，不知怎樣講話，親人教他一百多句話，焦度學習背誦幾天，都能上口。當高帝行視石頭城，焦度想在大家面前陳述，却臨時忘記了親人教的話，於是大聲説："焦度啓奏，焦度啓奏，焦度没糧。"高帝笑着説："你爲何憂慮没糧。"就賞賜米百斛。建元四年，纔任淮陵太守。生性好酒，一喝醉就發怒，皇上常派人節制他。即使年紀老了，力氣也如往常一般大，任游擊將軍，去世。

曹武 曹世宗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頭。齊高帝鎮東府，使武與戴僧静各領白直三百人。後爲屯騎校尉，帶南城令。石頭平，封羅江縣男。及高帝受禪，改封監利縣。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帝以虎頭名鄙，敕改之。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爲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爵爲侯。東昏即位，爲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武領軍屯青溪大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本名叫虎頭。齊高帝鎮守東府，派曹武和戴僧静各率領白直三百人。後爲屯騎校尉，兼任南城令。平定石頭城，封羅江縣男。及至高帝受禪建國，改封監利縣。武帝即位，累遷驍騎將軍。皇上認爲虎頭名字粗鄙，敕令改名。鬱林王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爲雍州刺史。建武二年，進封爲侯爵。東昏侯即位，任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造反，曹武率領軍隊駐扎在青溪大橋，事變平息，轉任散騎常侍、右衛將軍。

武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晚節在雍州，致見錢七千萬，皆厚輪大郭，他物稱是，馬八百匹。僕妾蔬食，膳無膏腴。嘗爲梅蟲兒、茹法珍設女伎，金翠曜眼，器服精華，蟲兒等因是欲誣而奪之。

人傳武每好風景，輒開庫招拍張武戲。帝疑武舊將領，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遇誅。及收兵至，嘆曰："諸人知我無異意，所以殺我，政欲取吾財貨伎女耳。恨令衆輩見之。"諸子長成者皆見誅，唯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繫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

曹武形貌很堅毅，善於索賄。晚年在雍州，斂聚現錢七千萬，都是粗厚邊緣的，其他財物也和這些差不多，有馬八百匹。僕人侍妾衹吃蔬菜，膳食没有肉。曾經陳設女伎款待梅蟲兒、茹法珍，金銀翡翠金光耀眼，器物服飾精美華麗，蟲兒等人因此要誣陷他，奪取這一切。

人們相傳曹武每每見到好風景，就打開武府招人來表演伸臂拍打空中接刀的游戲。皇上懷疑曹武是舊將，貪污管轄的財物，新的任命尚未到任，就被誅殺。當拘捕他的兵卒來到時，他嘆道："每人都知道我没有叛意，之所以殺我，正是想奪我的財物伎女。真後悔讓衆人見到這些。"每個成年的兒子都被殺了，衹有世宗兄弟三人没

成年，關押在牢内，梁武帝軍隊來了後纔得救。

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托。"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就武换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顧托之言邪？我兒飢寒無依，昔所换十七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即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并蒙抽擢，三二年間，迭爲大郡。

曹武雖是武士，很知人善任。梁武帝與崔慧景同時在襄陽，這時崔慧景正顯赫一時，曹武本性節儉吝嗇，没有送東西給崔，衹送給梁武帝，對他説："您必將大富大貴，我會見不到，現在把小孩托付給您。"常私下送去錢物和好馬。當時梁武帝在軍隊中極缺乏錢物，找曹武交换、借貸，没有得不到的，漸漸積累到十七萬。及至梁武帝即位，忘了他的恩惠。天監二年，武帝忽然夢見沿着田埂往下走，兩旁水深不見底，在夢中很害怕。忽然見曹武來背，武帝纔得以過去。曹武説："您現在是天下的主人，竟然這樣忘記我托付的話了嗎？我的兒子飢寒交迫，無依無靠，先前换借的十七萬可以還給他們買住宅。"武帝夢醒，立刻派中書省主書送錢給他們，讓他們用來買住宅。兒子世澄、世宗都被選拔爲官，兩三年之間，相繼擔任大郡長官。

世宗性嚴明，頗識兵勢，末遂封侯富顯。歷位太子左衛率，卒，贈左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謚曰壯侯。

世宗生性嚴肅公正，很知領兵打仗之道，後來封侯顯貴。歷任太子左衛率。去世，追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銜，謚號壯侯。

吕安國

吕安國，廣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將領見任，隱重有幹局，爲劉勔所稱。泰始二年，爲勔軍副，征殷琰，以功封鍾武縣男。累遷兖州刺史。及沈攸之事起，齊高帝以安國爲湘州刺史。建元元年，進爵爲侯，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湘鄉侯。武帝即位，累遷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

吕安國，廣陵人。宋孝武帝大明末年，因任將領而被信任，穩重、有辦事的才幹和氣度，得到劉勔的稱贊。泰始二年，當劉勔軍的副長官，征討殷琰，因戰功封爲鍾武縣男。累遷兖州刺史。及至沈攸之叛亂，齊高帝任命安國爲湘州刺史。建元元年，升爲侯爵，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後改封爲湘鄉侯。武帝即位，累功遷任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

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袴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歷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給扶。永明八年卒，謚肅侯。

安國自喜很有文才，對他的兒子説："你以後别穿軍裝奔走，單衣還遺憾不相稱，應當穿紅色官服的文官。"歷任都官尚書，太子左率，領軍將軍。安國一直做將領，作爲德高望重的舊臣長輩，在朝廷受到重視。不久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給予扶持之人。永明八年去世，謚肅侯。

周山圖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家世寒賤，年十五六，氣力絶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家世貧寒低微，十五六歲，力氣超人，飯量一人當幾人。

衆，食啖恒兼數人。鄉里獵戲集聚，常爲主帥，指麾處分皆見從。不事産業，恒願爲將，雖勇健而不閑弓馬。於書題甚拙，謹直少言，不嘗説人短長。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臺符取健兒，山圖應募，領白衣隊主。軍功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及鎮軍將軍張永侵魏，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爲魏軍所追，合戰多傷殺，魏軍稱其勇，呼爲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守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

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累遷淮南太守。時盜發桓温冢，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

齊高帝輔政，山圖密啓沈攸之久有異圖，宜爲之備。帝笑而納之。攸之事起，武帝爲西討都督，啓山圖爲軍副。攸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及攸之敗，高帝謂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

建元元年，封晋興縣男。武帝踐阼，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

轉黄門郎，領羽林監四厢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随，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問疾。尋卒，年六十

鄉里打獵游戲集會，常做主帥，指揮、處分都得到服從。不治家業，總想做將領，雖然勇敢健壯，但弓馬武藝不嫻熟。寫字作文很笨拙，謹慎直率寡言，不曾説他人是非。與别人交往，態度一生都不會改變。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軍到瓜步，官軍招募健兒當兵，山圖應徵入伍，領白衣隊主。因軍功拜任員外郎，加振武將軍。及至鎮軍將軍張永主動出擊魏軍時，山圖領二千人迎送到武原，被魏軍追擊，交戰殺敵很多，魏軍稱贊他英勇，叫他"武原將"。等到張永軍大敗，山圖收容逃散的兵卒，守衛下邳城。回朝廷任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

山圖生性好酒常因此犯過失，明帝多次發怒責駡，後來自行改正。累遷淮南太守。當時盜賊挖開桓温墓，獲取大批實物。有位客人偷偷拿來送給山圖，山圖不接受，一一登記造册交給官府。遷任左中郎將。

齊高帝輔佐朝政，山圖秘密報告沈攸之很久以來就有造反的圖謀，應作防備。高帝笑着采納了。沈攸之起兵造反，武帝任西討都督，上奏提拔山圖做副帥。攸之攻打郢城，武帝命令山圖推測敵情，山圖説："攸之爲人喜歡猜忌，陰險刻薄，無法穩定軍心。如果駐扎軍隊在堅固的城池下，恰恰會使軍心逐漸渙散。"等到攸之失敗，高帝對他説："周公以前説的，可以説分析事情有眼光。"

建元元年，封爲晋興縣男。武帝即位，升竟陵王鎮北司馬，兼任南平昌太守。因是盆城時的老交情，常出入皇宫朝廷，很受親近信任。義鄉縣長風廟廟神姓鄧，以前曾當過縣令，死後顯靈，山圖上奏請求追封廟神爲輔國將軍。皇上回答説："敬够狗肉就完事了，何必加官位。"

轉黄門郎，領羽林監專管保衛皇宫四厢。山圖在新林建了别墅，早出晚歸。皇上對他説："你已不當統率萬人的都督，掉以輕心去市郊，從現在起去别墅可以帶隨身衛士以防不測。"生病，皇上敕書詢問病情。不久去世，時年六十四

四。

歲。

周盤龍　周奉叔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宋泰始中，以軍功封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構難，盤龍時爲冗從僕射，隨齊高帝頓新亭。稍至驍騎將軍，改封沌陽侯。

周盤龍，北蘭陵人。膽量過人，尤其嫻熟弓馬武藝。宋明帝泰始年間，因軍功封爲晉安子。元徽二年，桂陽王叛亂，當時盤龍是冗從僕射，隨齊高帝駐扎新亭。纔升爲驍騎將軍，改封爲沌陽侯。

高帝即位，進號右將軍。建元元年，魏攻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聞之喜，下詔稱美，送金釵以二十枚與其愛妾杜氏。手敕曰："餉周公阿杜。"

高帝即位，提升爲右將軍。建元元年，魏進攻壽春，派盤龍任軍主、代理指揮，幫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抵抗魏軍，大敗魏軍。皇上聽說了非常高興，下詔稱贊，贈送金釵二十枚給他的愛妾杜氏，親手書敕道："賞給周公阿杜。"

明年，魏攻淮陽，圍角城。先是，上遣軍主成買戍角城，辭於王儉曰："今段之行，必以死報。衡門蓬户，不朱斯白。小人弱息當得一子。"儉問其故，答曰："若不殺賊，便爲賊殺。弱息不爲世子，便爲孝子；孝子則門加素堊，世子則門施丹赭。"至是買被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人救之，敕盤龍率馬步下淮陽就李安人。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首見斬，猶尸據鞍奔還軍然後僵。

第二年，魏進攻淮陽，圍住角城。先前，皇上派軍主成買防守角城，他向王儉告别說："這次遠行，必定以死報效。我家大門不是紅色就是白色。小人後代不多，應得到一個兒子。"王儉問他爲什麽，回答説："如果不殺賊，便被賊殺。我的獨子不成爲有世襲爵位的世子，便成爲孝子；作孝子就用白堊塗門，作世子便用丹赭塗門。"到此時成買被圍困，皇上派領軍將軍李安人營救他，下詔命令盤龍率馬步兵去淮陽與李安人會合。成買抵擋魏軍，親手殺傷無數敵人。早晨起床，手中忽然有幾升血，那天便戰死了。頭被斬下，尸體還靠在鞍上被馬載着跑回自己軍隊，回來後纔僵死。

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魏軍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没，盤龍方食，棄箸。馳馬奮矟，直奔魏陣，自稱"周公來"。魏人素畏盤龍驍名，莫不披靡。時奉叔已大殺魏軍，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東西馳擊，魏軍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擾數萬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

盤龍的兒子奉叔騎一匹馬，率領二百人衝鋒陷陣，魏軍萬餘騎兵張開左右兩翼圍住他。一名騎兵跑回來報告説奉叔已死。盤龍正在吃飯，丢掉筷子，騎馬飛奔，揚起長矛，直奔敵陣，自己喊叫"周公來了"。魏人向來敬畏盤龍的勇名，無不潰逃。當時奉叔已殺傷大量魏軍，衝出在外，盤龍不知道，於是東西衝殺，魏軍没人敢抵擋。奉叔見他父親久久不出來，又躍馬攻入敵陣，父子兩人往復攪亂數萬敵人，魏軍大敗。盤龍父子因此揚名北方。他身體外貌很弱，但到軍前英勇果斷，諸將比不上。

永明五年，爲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數講武，嘗令盤

永明五年，任大司馬，加授征虜將軍、濟陽太守。武帝多次講演軍事，曾命令盤龍領騎兵，

龍領馬軍，校騎騁矟。後以疾，爲光禄大夫。

尋出爲兖州刺史，進爵爲侯。角城戍將張蒲與魏潛通，因大霧乘船入清中采樵，載魏人直向城東門，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八坐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鎮邊，求解職，見許。

還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生耳。"尋病卒，年七十九。

子奉叔，勇力絶人，少隨盤龍征討，所在暴掠。爲東宫直閤將軍。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即位，與直閤將軍曹道剛爲心膂。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尤見親寵，得入内，無所忌憚。陵轢朝士，就司空王敬則换米二百斛，敬則以百斛與之，不受。敬則大懼，乃更餉二百斛并金鋡等物。敬則有一内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通徑前，從者執單刀皆半拔，敬則跣走入内。既而自計不免，乃出，遥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顧？"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釋。與綦母珍、曹道剛、朱隆之共相唇齒，煽弄威權。奉叔常翼單刀二十口，出入禁闈，既無别詔，門衛莫敢訶。每語人云："周郎刀不識君。"求武帝御角及輿，并求御仗以給左右。事無不從。又求黄門郎，明帝作輔，固執不能得，乃令蕭諶、蕭坦之説帝出奉叔爲外鎮，樹腹心。又説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納其言。隆昌元年，出爲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户侯，帝許之。明帝以爲不可。忽謂蕭諶曰："若不能見與千户侯，不復應減五百户；不爾，周郎當就刀頭取辦

手持長矛馳騁。後因病任光禄大夫。

不久出任兖州刺史，進封爲侯爵。角城守將張蒲與魏私下勾結，憑藉大霧乘船進清水去打柴，裝載魏人直攻城東門，盤龍因此被有關官員上告，下詔令以百姓身份領職。不久因八位高官上奏書而復職，加領東平太守。盤龍上表説年老、才能低，不能鎮守邊關，請求解除職務，被准許。

回朝廷任散騎常侍、光禄大夫。武帝對他開玩笑説："你穿戴文官官服，如何比得上武將頭盔？"盤龍説："這身官服是從頭盔中來的。"不久病亡，時年七十九歲。

兒子奉叔，勇氣、力量超人，年少時隨盤龍出戰征討，所到之處大肆施暴搶掠。任東宫直閤將軍。鬱林王在西州，奉叔主動秘密巴結，等鬱林王即位，和直閤將軍曹道剛一起成爲心腹。奉叔善於騎馬，皇上向他學習騎馬，尤其被寵幸，能進入内宫，無所顧忌。欺壓朝廷官員，找司空王敬則换米二百斛，敬則給他一百斛，不接受。敬則極恐懼，就改送二百斛和金鋡等物品。敬則有一個内妓，皇上命令奉叔去要。奉叔不通報就徑直進去，隨從們手執單刀都拔出了一半，敬則光着脚跑進内室，既而自忖不能逃避，就出來，遠遠招呼奉叔説："老弟哪不能照顧？"奉叔宣布求妓的旨意，這纔放下心來。和綦母珍、曹道剛、朱隆之相互勾結，關係密切，玩弄權威。奉叔長期背着二十口單刀，出入皇宫，没有特别詔令，門衛没人敢呵止他。常常對人説："周郎的刀不認識皇上。"索要齊武帝的轎夫及轎輿，并索要儀仗棍杖給自己左右。有求必應。又請求當黄門郎，齊明帝輔佐國事，堅決不同意，纔没當上，就命令蕭諶、蕭坦之説服皇上調奉叔外放鎮守外地，培植心腹親信。又以地方長官的重要性説服奉叔，奉叔采納了他的話。鬱林王隆昌元年，出任青、冀二州刺史。奉叔請皇上封他千户侯，皇上准許他的要求。明帝認爲不可。忽然對蕭諶説："如果不能封給千户侯，但不能再減去五百户；不然，周郎就從刀頭上來辦理了。"既

耳。"既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切齒。明帝説諭乃受。及將之鎮，明帝慮其不可復制，因其早入，引往後堂，執送廷尉盡之。

而封曲江縣男，奉叔大怒，在人群中動刀子，眼露怒光咬牙切齒。明帝勸諭説服纔接受。臨到將去鎮守地上任時，明帝怕再也不好制服他，乘他早早入朝的機會，引到後堂，抓住送交廷尉，殺了他。

王廣之　王珍國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爲馬隊主，隨劉勔征殷琰。兵既盛而合肥戍又阻兵爲寇。勔宣令軍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賞之。廣之曰："若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制之。"勔幢主皇甫肅謂勔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馬與之。及行，合肥果拔，勔大賞之，即擢爲軍主。廣之於勔前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非唯斬壯士，亦自無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此邪！"廣之由此知名。初封蒲圻子。肅有學術，善舉止，廣之亦雅相推慕。勔亡後，肅更依廣之，廣之盛相賞接，啓武帝以爲東海太守，不念舊惡如此。

王廣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年少就愛好弓馬武藝，身手敏捷有勇氣力量。先任馬隊主，隨劉勔征討殷琰。戰局盛大而合肥戍又擁兵爲寇。劉勔宣布在軍中徵求征討合肥的人，用大郡長官之職賞給他。廣之説："如果能得到將軍您乘的馬，定能平定合肥。"劉勔的幢主皇甫肅對劉勔説："廣之竟敢奪節下的馬，應處斬。"劉勔説："看他的意思必能立功。"當即推鞍下馬送給他。前行，合肥果然被攻下，劉勔大大獎賞他，當即提拔他爲軍主。廣之在劉勔面前對皇甫肅説："節下如果聽了您的話，不僅斬殺了壯士，也自然無法平定叛賊。您不欣賞才能怎到了這地步！"廣之由此知名。最初封蒲圻子。皇甫肅有學問，舉止優雅，廣之也羡慕推崇他。劉勔死後，皇甫肅轉而依附廣之，廣之盛情款待，啓奏武帝任命他爲東海太守，就這樣不記舊恨。

廣之後以征伐功，位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高帝廢蒼梧，出廣之爲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事起，廣之留都下，豫平石頭，仍從高帝頓新亭。高帝誅黄回，回弟騆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高帝與廣之書曰："黄回雖有微勛，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騆等。

廣之後因征伐戰功，任給事中、冠軍將軍，改封寧都縣子。齊高帝廢掉蒼梧王，調廣之出任徐州刺史、鍾離太守。沈攸之叛亂，廣之留在都城，參預平定石頭城，一直跟隨高帝屯兵新亭。高帝殺死黄回，黄回的弟弟黄騆及堂弟黄馬、兄長之子黄奴逃脱了。高帝致信廣之説："黄回雖小有功勞，但罪行太重，不可寬恕。近來就啓奏請求坐大小二輿、用刺史的服飾，我不惜爲他禀奏皇上，正是怕他得了輿車又要畫輪車。此外，罪多得不可勝數，老弟你自然都知道。現去信依法處置。"命令廣之在江西搜捕黄騆等人。

建元元年，進爵爲侯。武帝即位，累遷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延興元年，爲豫州刺史，豫廢鬱林。後拜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

齊高帝建元元年，進封爲侯爵。武帝即位，累功遷任右衛將軍，散騎常侍，前軍將軍。齊海陵王延興元年，爲豫州刺史，參預廢黜鬱林王。後拜任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升爲應城縣

應城縣公。建武中，位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後卒，贈車騎將軍，謚壯公。

子珍國字德重，仕齊爲南譙太守，有能名。時郡境苦饑，乃發米散財以振窮乏。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活國，甚副吾意。"

永明初，遷桂陽内史，討捕賊盜，境内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别，見珍國還裝輕素，嘆曰："此真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謂其父廣之曰："珍國應堪大用，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帝大笑。帝每嘆曰："晚代將家子弟如珍國者少矣。"累遷游擊將軍，父憂去職。

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及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永元中，爲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

梁武起兵，東昏召珍國以衆還都，使出屯朱雀門，爲王茂所敗。乃入城，密遣郗纂奉明鏡獻誠於梁武帝，帝斷金以報之。時侍中、衛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衛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殺東昏於内殿，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國子博士范雲等奉東昏首歸梁武。

後因侍宴，帝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曰："黄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歷位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封灄陽侯。遷都官尚書。初，珍國自以廢殺東昏，意望台鼎。

公。齊明帝建武年間，任侍中、鎮軍將軍，賜給扶。後去世，贈車騎將軍，謚號壯公。

兒子珍國字德重，在齊做官任南譙太守，有能幹的名聲。當時郡内發生大饑荒，就散發米糧和財貨，賑濟貧困的人。高帝親手書敕道："卿愛民救治國家，很合我意。"

齊武帝永明初年，遷任桂陽内史，討伐叛賊拘捕盜賊，境内安定。罷任回都城，途經江州，刺史柳世隆在江渚邊設宴餞行，見珍國輕裝廉潔回都，感嘆道："這真是位好内史。"回朝後任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賞識他，對他的父親王廣之説："珍國應該擔任重大職務，愛卿可謂是老蚌藏珠呀。"廣之説："臣不敢推辭。"武帝大笑。武帝常感嘆説："最近將軍家出身的後代子弟像珍國一樣的太少了。"累功遷任游擊將軍，因父死守喪離職。

齊明帝建武末年，魏軍圍攻司州，明帝派徐州刺史裴叔業攻取渦陽，作爲聲援，起用珍國爲輔國將軍前去援助。魏將楊大眼大隊人馬突然殺到，叔業害怕，丢棄軍隊逃走，珍國率領自己的人馬殿後，纔不至大敗。等到會稽太守王敬則造反，珍國又領兵抵抗。齊東昏侯永元年間，任北徐州刺史，仍任將軍。

梁武帝起兵，東昏侯召珍國率領自己的隊伍回都城，派他屯兵在朱雀門外，被王茂打敗。於是入城，秘密派遣郗纂捧明鏡向梁武帝投誠，武帝斬斷黄金表示同心盟友以回報他。當時侍中、衛尉張稷統領衆軍，珍國私下結交張稷的心腹張齊邀張稷一起策反，張稷同意了。十二月丙寅早晨，珍國引張稷在衛尉府帶兵從雲龍門入宫，在内殿殺死東昏侯，與張稷和尚書僕射王亮等人在西鐘下會合，派國子博士范雲等人捧着東昏侯的首級送給梁武帝。

後來侍宴，武帝説："愛卿的明鏡還保存着，原先的那段黄金在哪兒？"珍國説："黄金小心地保存在臣肘臂上，不敢丢失。"歷任左衛將軍，加授散騎常侍，封灄陽侯。升都官尚書。當初，珍國自以爲廢殺了東昏侯，想必會升任三公。先

先是出爲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鬱怏，酒後於坐啓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即散，因此疏退，久方有此進。

出任梁、秦二州刺史，心中常憂鬱不滿，酒後在座上向梁武帝啓奏説："臣近來進梁山就哭。"武帝大驚，説："卿如果是哭東昏侯就晚了，如果是哭我，我還没死。"珍國起來揖拜謝罪，始終不答話，酒宴散後因此被疏遠、降職，許久纔有這次升遷。

天監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鍾離，帝遣珍國爲援，因問討賊方略。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武帝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赴。魏軍退，班師。又出爲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改封宜陽縣侯，累遷丹陽尹。卒，贈車騎將軍，謚曰威。子僧度嗣。

天監五年，魏任城王元澄進攻鍾離，武帝派珍國爲援軍，就問他討伐賊兵戰略，珍國對答説："臣常害怕魏兵少，不以他們兵多將廣爲苦惱。"武帝贊賞他的豪言壯語，就任命他假節和衆軍一道奔赴戰場。魏軍退，班師回朝。又出任南秦、梁二州刺史，正巧梁州長史夏侯道遷帶領全州投降魏軍，珍國從魏興步行，想要襲擊夏侯道遷，未成，就留鎮在那兒。改封宜陽縣侯，累功遷任丹陽尹。去世，贈車騎將軍，謚號威。兒子王僧度繼承官爵。

張齊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少有膽氣。初事荆州司馬垣歷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禮之。及吴郡張稷爲荆府司馬，齊復從之，甚見重，以爲腹心。齊盡心事稷，稷爲南兗州，擢爲府中兵參軍。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年少時就有膽量。先侍奉荆州司馬垣歷生，歷生酗酒，對屬下很殘酷，不禮遇他。等到吴郡張稷爲荆州司馬，張齊又跟隨他，很被看重，成爲心腹。張齊盡心盡力地侍奉張稷，張稷爲南兗州刺史，提拔張齊爲府中兵參軍。

梁武帝起兵，東昏徵稷歸，都督宫城諸軍事。齊夜引珍國就稷，齊手自執燭定謀。明旦與稷、珍國即東昏於殿内，齊手殺焉。武帝受禪，封齊安昌侯，位歷陽太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在郡清整，吏事甚修。

梁武帝起兵，東昏侯召張稷回都城，統領宫城各項軍事行動。張齊夜晚領着王珍國來找張稷，張齊手執蠟燭定下計策。次日晨與張稷、珍國在殿内抓住東昏侯，張齊親手殺了他。武帝受禪爲帝，封張齊爲安昌侯，任歷陽太守。張齊不會寫字，目不識丁，在郡任上清廉嚴肅，吏治很好。

天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圍巴西，帝以齊爲輔國將軍救蜀，未至，足退。齊進戍南安，遷巴西太守。

天監四年，魏將王足攻蜀，圍攻巴西，武帝任命張齊爲輔國將軍援救蜀地，還没到達，王足退兵。張齊前進，屯兵南安，遷巴西太守。

初，南鄭没于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

當初，南鄭被魏攻占，就在益州西設置南梁州。州鎮剛剛建立，都仰仗益州取運物資以滿足供應。張齊進上夷僚義租，獲得二十萬斛米。

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

天監十一年，進號假節，都督益州外水諸軍。張齊在益州多年，征討打擊蠻僚，没有安寧之日。他在軍中，能親身勞苦受辱，與士兵同甘

士卒同勤苦，自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無困乏。既爲物情所歸，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

共苦，自己住在城壘内對處理事務都很方便。供給衣糧物資，人們没什麽缺乏的。既然是衆望所歸，蠻僚也不敢來犯，因此他的威名盛傳庸蜀。

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歷南梁州刺史。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卒，謚曰壯。

巴西郡占益州一半面積，又正當東道要衝，刺史經過這兒，軍械府庫遠程跋涉多缺乏給養。張齊沿路屯積糧食，種蔬菜，經過的人都可以取用補給。歷南梁州刺史。遷任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出發就去世了，謚號壯。

論曰：宋氏將季，亂離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高帝觀釁深視，將符興運。李安人、戴僧静、桓康、焦度、曹武、吕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或早見誠款，或備盡心力，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榮寵，夫豈徒然，蓋亦驗人心之有歸，樂推之非妄也。《語》云："勇而無禮則亂。"觀夫奉叔取進之道，不亦幾於亂乎。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國明鏡雖在，而斷金莫驗，報罵之義，理則宜然，台輔之冀，其何爽也。張齊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績宣所莅，其殆優也。

論曰：劉宋王朝臨近晚期，動亂離異日益明顯，家家胸懷逐鹿的雄心，人人都有反叛的圖謀。齊高帝伺機深謀遠慮，兆示着興起的命運。李安人、戴僧静、桓康、焦度、曹武、吕安國、周山圖、周盤龍、王廣之等人，有的早就被誠摯款待，有的多方盡心盡力，有的受命獨擋一面，有的在皇上麾下建功立業，他們之所以能獲得皇上寵愛，决非偶然，大概也驗證了心必有所向，人民樂意擁戴并非虚言。《論語》説："勇猛而没禮儀就會亂。"看看周奉叔封官晋爵之道，不也差不多是亂嗎。他遭到殺戮，也是罪有應得。王珍國明鏡雖然還在，但斷金没法取驗，回報遭罵的情義，情理上是應該的，想當三公臺輔的希望，是多麽的錯呀。張齊的職位本來很低，願望容易得到滿足，在本職工作上盡心盡力而政績卓著，他大概是優秀的了。

南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荀伯玉　崔祖思（叔父）景真（景真子）元祖（祖思宗人）文仲
蘇侃　虞悰　胡諧之 范柏年　虞玩之　劉休　江祏 劉暄

荀伯玉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闐之，給事中。伯玉仕宋爲晋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隨子勛舉事。及事敗還都，賣卜自業。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祖父荀永，爲南譙太守。父親荀闐之，爲給事中。伯玉在宋做官任晋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宋明帝泰始初年，跟隨子勛造反。到失敗時，回都城，靠占卜生活。

齊高帝鎮淮陰，伯玉爲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爲宋明帝所疑，被徵爲黄門郎，深懷憂慮，見平澤有群鶴，仍命筆咏之曰："八風儛遥翮，九野弄清音，一摧雲間志，爲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勸高帝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魏果遣游騎數百履行界上，高帝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復本任。由是見親待。高帝有故吏東莞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謂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云'若許某自新，必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釋之，卒爲忠信士。

齊高帝鎮守淮陰，伯玉任高帝冠軍刑獄參軍。高帝被宋明帝猜疑，被徵召爲黄門郎，滿懷憂慮，看見平澤有鶴群，就命筆寫詩咏道："八面來風遠方的鳥兒飛舞，九州大地吹弄清音，摧垮了凌雲壯志，成爲君王籠苑中的鳥兒。"向伯玉展示其中深刻意旨，伯玉勸高帝派數十騎人馬進入魏國界，安放告示。魏國果然派遣數百游騎巡行國界之上，高帝上報朝廷。還怕不能留下，令伯玉占卜。伯玉説不成行，高帝最後恢復原來的官位。因此被親信優待。高帝有個老部下東莞竺景秀曾因過失拘繫在兵械製作部門，高帝對伯玉説："你最近看見過景秀没有？"答道："多次去問候他，備加責難，他説'如允許我改過自新，一定吞刀刮腸，飲灰洗胃'。"高帝很滿意他的回答，立即釋放了竺景秀，他一生都是忠誠之士。

後隨高帝還都，除奉朝請。高帝使主家事。武帝罷廣興還，立别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高帝善之。

後跟隨高帝回都，任奉朝請。高帝派他主管家事。武帝罷廣興之職回來，另建宅第，派人在大宅裏挖幾棵樹，伯玉不給，飛馬報知高帝。高帝對他很滿意。

高帝爲南兖州，伯玉從轉鎮軍中

高帝任南兖州長官，伯玉隨從并轉鎮軍中兵

兵參軍，帶廣陵令。初，高帝在淮陰，伯玉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皆有草。泰始七年，又夢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帝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咒師，凡六唾咒之，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復斂。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謂伯玉曰："卿夢今且效矣。"

參軍，兼任廣陵令。當初，高帝在淮陰，伯玉請假回廣陵，做夢上廣陵城南樓，上面有二個青衣小兒告訴伯玉說："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看城下人頭上都有草。宋明帝泰始七年，又夢見高帝乘船在廣陵北渚，兩腋下有翅膀展不開。伯玉問該什麽時候展開，帝說："推後三年。"伯玉夢中自稱是咒禁師，共六次唾沫咒念，有六條龍出來，兩腋下翅膀都展開了，龍回去後翅膀又收攏。元徽二年，高帝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廢掉蒼梧王，對伯玉說："你的夢現在效驗了。"

昇明初，仍爲高帝驃騎中兵參軍，帶濟陽太守。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將軍，大見委信。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

宋順帝昇明初年，一直任高帝驃騎中兵參軍兼任濟陽太守。高帝霸業已建立，伯玉忠誠勤懇盡心盡力，常侍衛在他左右，加任前將軍，極被信賴。齊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爲豫章王司空諮議，仍任太守。

時武帝在東宫，自以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大小悉皆專斷，多違制度。左右張景真偏見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舴艋，坐胡床。觀者咸疑是太子，内外祗畏，莫敢有言者。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陳景真及太子前後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後，密啓之，上大怒。豫章王嶷素有寵，政以武帝長嫡，又南郡王兄弟并列，故武帝爲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東還，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并示以景真罪狀，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殺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聞。武帝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卧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請往東宫以慰太子。高帝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往東宫，命裝束。又敕太官設饌，密遣人報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輿，高帝了無動意。敬則索衣以衣高帝，仍牽上輿。遂幸東宫，召諸王宴飲，因游玄圃園。長沙王晃捉

當時武帝在東宫爲太子，自以爲年長，與高帝同創大業，朝事不論大小都被他專斷，多違反制度。他的親信張景真偏偏委以重任，又多僭越奢侈。武帝拜謁皇陵回來，景真白衣盛裝乘畫舴艋船，坐胡床。觀看者都以爲是太子，朝廷内外敬畏，没有敢説話的人。驍騎將軍陳胤叔先已報告景真及太子先後得失，伯玉接着在武帝拜謁皇陵之後，秘密奏上此事，皇上大怒。豫章王蕭嶷向來受寵，正因爲武帝是嫡長子，又與南郡王兄弟并列，所以武帝成爲太子，至此有了改立太子之意。武帝東還京師，高帝派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讀敕書加以責問，并指出景真罪狀，行使太子令拘捕并殺了景真。胤叔於是報告武帝，都説是伯玉報告皇上的。武帝憂愁恐懼，聲稱有病達一個多月。皇上怒氣不消，在太陽殿午睡，王敬則徑直進去叩頭，奏請皇上前往東宫寬慰太子。高帝没説話，敬則於是大聲宣旨前往東宫，命令裝束起來。又敕令太官陳設食品，秘密派人通知武帝，讓他恭敬歡迎。於是叫左右人備輿，高帝了無動身的意思。敬則索要衣服給高帝穿上，一直牽着皇上上輿。就這樣行幸東宫，召諸王來宴飲，於是游覽玄圃園。長沙王蕭晃撑

華蓋，臨川王映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持酒槍，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嶷及敬則自捧肴饌。高帝大飲，賜武帝以下酒，并大醉盡歡，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則，則東宮殆廢。

華蓋，臨川王蕭映手執雉尾扇，聞喜公子良手持酒槍，南郡王行酒，武帝與豫章王蕭嶷及敬則自己捧着肴饌。高帝大吃大喝，賜酒給武帝以下各人，一起大醉盡歡，天黑纔離去。這天如果没有敬則，那麼東宫大概會廢掉。

高帝重伯玉盡心，愈見信任，使掌軍國密事，權動朝右。每暫休外，軒蓋填門。嘗遭母憂，成服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載吊之。五更便巾車，未到伯玉宅二里許，王侯朝士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彦回、衛軍王儉俱進繼後方得前，又倚聽事久之。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斷哭止客，久方得吊。比出，二人飢乏，氣息惙然，切齒形于聲貌。明日入宫，言便云：“臣等所見二宫門及齋閣方荀伯玉宅，政可設雀羅。”續復言：“外論云，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命。”

高帝看重伯玉盡心盡責，更加信任，派他掌管國家機密，權重勢大爲朝臣之首。常常除短時間休息外，軒車來訪堵滿他家門庭。曾在母親去世後三日大殮吊喪日，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同車去吊喪，五更時乘便車前往，還没到距伯玉宅二里遠的地方，王侯朝士便排滿了巷道，到下鼓時還没能向前行進，司徒褚彦回、衛軍王儉都插隊後纔能前進，又靠在大廳邊很久。宫中詔遣中書舍人徐希秀命令停止哭泣、進客，久久纔得以吊唁。一出來二人又飢又累，呼吸都快停止了，咬牙切齒，怒形於色。次日進宫，順口説道：“臣等所見到的二宫門及齋閣比起伯玉宅，真正可以門可羅雀。”繼而又説：“外面議論説，千敕萬令，不如荀公一個命令。”

武帝深怨伯玉，高帝臨崩，指伯玉以屬武帝。武帝即位，伯玉憂懼。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與崇祖并見誣伏誅，而胤叔爲太子左率。吕文顯嘆曰：“伯玉能謀太祖而不能自謀，豈非天哉。”

武帝極怨恨伯玉，高帝臨駕崩時，指着伯玉囑咐武帝。武帝即位，伯玉憂愁恐懼。皇上聽了，以爲他與垣崇祖友善，崇祖田業在江西，怕他倆相互鼓動作亂，特意安撫他，伯玉纔安下心來。永明元年，與崇祖一齊被誣告殺死，而胤叔任太子左率。吕文顯感嘆道：“伯玉能爲太祖謀劃，却不能爲自己打算，豈不是天意嗎?”

初，伯玉微時，有善相墓者謂其父曰：“君墓當出暴貴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頃之，伯玉姊當嫁，明日應行，今夕逃隨人去，家尋求不能得。後遂出家爲尼。伯玉卒敗亡。

當初，伯玉微賤時，有個善於看墓地風水的人對他父親説：“您的墓一定會出暴發富貴的人，衹是不會長久，又會出現敗壞道德的女兒。”伯玉聽了説：“早晨聞道，晚上死可。”不久，伯玉姐當嫁，明天應出嫁，今天晚上逃出去跟人跑了。家裏尋找不到。後來她出家爲尼姑。伯玉最後敗亡。

崔祖思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孫也。祖諲，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魏中尉崔琰的七世孫。祖父崔諲，任宋冀州刺史。父親崔僧護，是州秀才。

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年十

祖思年少時就很有志氣，好讀書。十八歲，

八，爲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入堯廟，廟有蘇侯神偶坐。護之曰："唐堯聖人而與蘇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蕩此坐，則是堯廟重去四凶。"由是諸雜神并除。

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宋朝初議封高帝爲梁公，祖思啓高帝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自相國從事中郎遷齊國内史。

高帝既爲齊王，置酒爲樂，羹膾既至，祖思曰："此味故爲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膾吴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炰鱉鱠鯉，似非句吴之詩。"文季曰："千里蒓羹，豈關魯、衛。"帝甚悦，曰："蒓羹故應還沈。"

帝之輔政，衆議將加九錫，内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之官，而禮見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禄大夫垣閎曰："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曰："公退讓誠節，故宜受之以禮。"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曰："卿意云何？"對曰："聖人云'知幾其神'。又云'見幾而作'。"文仲撫髀曰："政與吾意同。"崇祖具説之。及帝受禪，閎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給事中、黄門侍郎。

武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以爲："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宜太廟之南，弘修文序，司農以北，

任都昌令，隨青州刺史垣護之進堯廟，廟裏有坐姿的蘇侯神像。護之説："唐堯是聖人，而與蘇侯神座在一起，現在改正如何？"祖思説："使君若是清除這座像，就是爲堯廟重新除去四凶。"因此，諸座雜神一齊除去了。

齊高帝在淮陰，祖思聞風而動，主動投靠，任上輔國主簿，很被寵信優待，參預謀議。宋朝當初討論封高帝爲梁公，祖思啓奏高帝説："讖言説'金刀利刃齊割之'。如今適合稱齊，實際應驗天命。"聽從了他的建議。從相國從事中郎遷任齊國内史。

高帝已封爲齊王，設酒宴爲樂，羹膾送上席，祖思説："這道菜以前爲南北推重。"侍中沈文季説："羹膾是吴地食物，不是祖思能理解的。"祖思説："炰鱉鱠鯉，好像不是句吴的詩。"文季説："千里蒓羹，怎與魯、衛相關？"高帝很高興，説："蒓羹理應歸沈文季。"

高帝輔佐朝政，衆人議論給他加賜九錫，朝廷内外都贊成，惟獨祖思説："公以仁恕匡扶社稷，堅持忠臣之義。君子以德愛人，不應該如此。"帝聽了，以爲不對，説："祖思與荀令遥相呼應，豈是我所期望的。"因此不再擔任實職的官，但受到的禮遇很隆重。垣崇祖接受秘密指令察訪朝廷官員，光禄大夫垣閎説："身受宋厚恩，又蒙賢明的齊公愛意接納，進不敢同，退不敢異。"祖思又説："齊公忠誠退讓，理應受到禮遇。"其次問冠軍將軍崔文仲，文仲問崇祖道："您意下如何？"回答説："聖人説'瞭解其神妙'。又説'見機行事'。"文仲拍着大腿説："正和我的意思一樣。"崇祖一一報告。等到高帝受禪即位，垣閎仍保留爵位，文仲、崇祖都封侯，祖思僅僅加官而已。任給事中、黄門侍郎。

武帝即位，祖思上奏書陳述政事，認爲："自古辦事必通曉事理以成就事業，一定以教學爲先導。應在太廟南面，大建學校，在司農以

廣開武校。”又曰：“劉備取帳鈎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皂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綉衣賜死；王景興以折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唯碧綃蚊幬、三齊茵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笏，碎以爲塵；珍裘綉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馳禽荒色，長違青編，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漢來習律有家，子孫并傳其業。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户，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漢編户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費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簴羽戚登歌而已。”上詔報答。

北，廣開武校。”又說：“劉備收取蚊帳鈎銅鑄錢，充作國家經費；魏武帝曹操送給女兒劣質帳子，十名婢女；東阿王妻因穿綉衣被賜死；王景興因給米短斤少兩被斥責；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裏衹有碧綃蚊幬、三齊茵草席、五盞盤桃紅紙染成紅白相間的米飯，殷仲文勸皇上蓄養歌伎，回答說：‘我不通音樂。’仲文說：‘衹要蓄養了就自然會通。’又回答說：‘正因爲怕通音樂，纔不蓄養歌伎。’通觀歷代帝王，没有不因節約興邦，因奢華亡國的。念及陛下體悟唐堯厲行節儉、仿效虞舜生活樸素，寢殿是普通没雕飾木料建的低矮建築，進膳則是由陶瓢充當御用餐具。瓊簪玉笏，打得粉碎；珍貴裘衣綉服，如草一般燒掉。應看到朝廷士臣有乘柴車、住篷館的，官級相差極大的高官，騎馬打獵沉湎於聲色，長久不觸及史册，那麽移風易俗的日子就終日等待不到。”又說：“憲章法律苛刻從重，由來已久。確實應該設置清廉廷尉，調整三官職責。漢代以來研習法律都是家學，子孫一起傳習該事業。現在廷尉法律生徒，乃是令史之官的學生，刑法施行混亂大概是這個原因。”又說：“前漢編户有千萬之多，太樂伶官纔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人奏請罷免不合經典、禮法的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衹設三百八十八人。現在户口上不到百萬人口，但是太樂崇尚雅鄭，宋元徽年間校試人員有一千餘人，後堂雜伎人數不在其中。浪費人力物力，傷風敗俗。如今要治理邪道，歸於正道，不如罷除雜伎，宫廷衹安排鐘、簴、羽、戚用來禮祀奏歌就可以了。”皇上下詔答覆酬謝。

後爲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而謙卑下士，言議未嘗及時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幾卒，上深加嘆惜。

後任青、冀二州刺史，爲政清廉勤勉，而且禮賢下士，言談議論從未涉及時事，皇上更加敬重他。不久去世，皇上深深嘆惜。

崔景真　崔元祖

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懸一蒲鞭而未嘗用。去任之日，土人思之爲立祠。

祖思的叔父景真，任平昌太守，施仁政，一直懸挂一條蒲鞭，但未曾用過。離任之日，當地人懷念他，建立祠堂紀念他。

子元祖有學行，好屬文，仕至射聲校尉。武帝取爲延昌主帥。從駕至

崔景真之子崔元祖很有學問、操行，好寫文章，官至射聲校尉。武帝提拔他做延昌主帥。隨

何美人墓，上爲悼亡詩，特詔元祖使和，稱以爲善。

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固及蔣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來必令模寫宫掖，未可令反。上不從。少游果圖畫而歸。

元祖歷位驍騎將軍，出爲東海太守。上每思之，時節恒賜手敕，賞賜有加。時青州刺史張冲啓："淮北頻歲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鄰接戎寇，彌須沃實，乞權斷穀過淮南。"而徐、兖、豫、司諸州又各私斷穀米，不聽出境，自是江北荒儉，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書，謂宜豐儉均之。書奏見從。

大駕到何美人墓，皇上作悼亡詩，特别詔令元祖作和詩，稱贊爲好詩。

齊武帝永明九年，魏國使者李道固及蔣少游到來。元祖説：臣的外甥蔣少游有魯班、工倕的功夫，這次來齊必定讓他臨摹宫廷，不能讓他回國。皇上不聽從。少游果然畫了圖畫回國。

元祖歷任驍騎將軍，出任東海太守。皇上常想念他，逢時節常常賜他手敕，賞賜有加。當時青州刺史張冲啓奏説："淮北連年没有收成，今秋纔有收成。這裏與敵國境接壤，更需要糧食豐産，乞求放權禁止穀米流失運過淮南。"而徐、兖、豫、司各州又私自禁止穀米，不讓出境，自此江北糧荒，有人民流亡的惡果。元祖於是上書，説應該豐歉平均分糧。書奏被批准。

崔文仲

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政爲百姓所懼。除黄門侍郎，領越騎校尉，徙封隨縣。嘗獻高帝纏鬚繩一枚，上納受。後卒於汝陰太守，贈徐州刺史，謚襄子。

祖思同族人崔文仲，任徐州刺史，封建陽縣子，在官爲政很讓百姓敬畏。除黄門侍郎，領越騎校尉，改封隨縣。曾送給高帝一根纏鬍鬚的繩子，皇上接受了。後死在汝陰太守任上，贈徐州刺史，謚號襄子。

蘇侃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中從事。

侃涉獵書傳，薛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侃自拔南歸，齊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結。高帝鎮淮陰，取爲冠軍録事參軍。

時高帝在兵久見疑，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

寶緯紊宗，神經淡序，德晦河、晋，曆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塞草衰，雕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轉蓬飛。星嚴海净，月澈河明，清暉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轊晨征。斡晴潭而悵泗，柎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寫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祖父蘇護，爲本郡太守。父親蘇端，爲州中從事。

蘇侃閲讀經書史傳，薛安都造反，引薦蘇侃爲他的府參軍，委派他主管書記。蘇侃自動脱離薛部南歸，齊高帝在淮上，便主動投靠。高帝鎮守淮陰，提拔他任冠軍録事參軍。

當時高帝帶領軍隊，很久以來就被猜疑，於是作《塞客吟》以表明心志：

珍貴的緯綫被紊亂了主要方向，神聖的經綫被淡化了秩序。德政不能施行於河、晋之地，皇曆僅頒行江、楚一帶。雲雷兆示雄壯，天山占驗武力。騎馬飛馳吹直頭髮奔向秦關，凝聚精力跨越漢洲渚。秋風起，邊塞的草在枯萎，大雕鴻雁在憂愁，邊塞駿馬在悲傷。回頭望千里平原，衹見那蓬草隨風翻轉飛揚。星寒海净，月清河明，清輝映照帷幕，白雪的光輝反映着静静的庭院。金笛在

艷，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嘆，吹軫絶越之聲。欷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青關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壟首暉霞。戒旋鷁，躍還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褭褭而遂多。㩻擊秦中之筑，因爲塞上之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飆兮瀄汩，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累，悵遐心以栖玄。

夜裏吹出凄厲之聲，高速的戰車清晨出征。徘徊於晴天的潭邊愁悵落淚，蕩舟松洲哀痛傷心。蘭花隨風摇動顯得更艷麗，菊花籠罩泉水飄落花瓣。曲子臬繞着斬獲燕人的慨嘆，吹奏樂迴旋着滅絶越國的聲音。嘘嘆自己獨自在花園裏弄琴，想念庭中藿草的餘香。青關望不到，白日已西斜，恬静的泉源籠蓋着美麗的霧氣，田壟上頭灑滿落日的餘輝。戒備迴旋飛翔的水鷁鳥，魚兒躍回水波之中。情綿綿正遠，思悠悠更多。敲擊秦中的筑，於是唱塞上之歌。唱道：清晨從江泉出發，太陽落下時止息在大山。狂飆像驚濤駭浪，淮河潺潺流淌。胡地塵埃如雲聚集，楚旗如星星懸在空中。身處愁苦境地愁思更長，内心傷痛不知説什麽。確定天下的明鑒，審視雕陵的迷泉。體悟樊籠的礙累，心懷悵然遁世之餘以寄托玄遠之志。

侃達高帝此旨，更自勤厲，遂見委以府事，深被知待。桂陽之難，帝以侃爲平南録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將士。後爲帝太尉諮議。侃事高帝既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帝征伐之功。封新建縣侯。

蘇侃洞悉高帝這一意旨，引以勤勉自勵，就被委任主管齊府事，深受賞識厚待。桂陽之難，高帝任命蘇侃爲平南録事，領軍主，跟隨駐兵新亭，派他分金銀賦賜給將士。後任高帝太尉諮議。蘇侃侍奉高帝很久，全面瞭解其生活起居，於是與丘巨源共同撰寫《蕭太尉記》，記載他征戰討伐的功績。封新建縣侯。

齊臺建，爲黄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帝即位，侃撰《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謚質侯。

齊臺建立，任黄門郎，領射聲校尉，當作心腹親信任用。高帝即位，蘇侃撰寫《聖皇瑞命記》一卷，奏上。蘇侃在建元元年去世，皇上極其痛惜，謚號質侯。

虞悰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晋左户尚書。父秀之，黄門郎。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祖父虞嘯父，爲晋朝左户尚書。父親虞秀之，爲黄門郎。

悰少以孝聞，父病不欲見人，雖子弟亦不得前，時悰年十二三，晝夜伏户外問内豎消息。問未知，輒鳴咽流涕，如此者百餘日。及亡，終喪日唯食麥餅二枚。仕宋位黄門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厚三尺，故人無至者，唯悰一人來赴。

虞悰年少時以孝道聞名，父親生病不想見人，即使是子弟也不能靠近，當時虞悰纔十二三歲，日夜伏在門外向内探問消息。探問不到病情，就痛哭流淚，這樣有一百多天。等到父親去世，至出喪日，衹吃了兩個麥餅。在宋作官任黄門郎。宋明帝誅殺山陽王休祐，到出葬日，寒雪厚三尺，故舊朋友没有一個前來的，衹有虞悰

一個人來送葬。

初，齊武帝始從宦，家尚貧薄，悰數相分遺。每行必呼帝同載，帝甚德之。齊建元初，爲太子中庶子，累遷豫章內史。

當初齊武帝纔入仕做官，家境還清貧微薄，虞悰數次分贈財物。每次出行必定招呼武帝上車同坐，武帝很感激他。齊建元初年，任太子中庶子，累功遷任豫章內史。

悰家富於財而善爲滋味，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肴羞有所遺不？"悰曰："何曾《食疏》有黄頷臛，恨無之。"累遷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入行馬內驅逐人，被奏見原。上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遷祠部尚書。武帝幸芳林園就悰求味，悰獻粣及雜肴數十輿，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虞悰家財富裕且善於烹調，豫章王蕭嶷盛宴款待賓客，問虞悰道："菜肴還缺什麽没有？"悰説："何曾《食疏》中有黄頷臛，可惜没有這道菜。"累遷太子右率。齊武帝永明八年發大水，百官穿戎裝救太廟，虞悰穿朱衣乘車還帶着扈從儀仗，在宣陽門外進入行馬叉子內驅逐人，被人上奏但被原諒了。皇上認爲虞悰是他爲平民時的老朋友，從容地對虞悰説："我應當讓你恢復祖業。"轉任侍中，朝臣都很驚奇他的這一美差。遷任祠部尚書。武帝行幸游覽芳林園向虞悰要美味，虞悰獻上粽子及各色菜肴數十車，連皇宫太官烹調的味道也比不上。皇上向虞悰討教各道菜肴食點的做法，虞悰秘不示人。皇上醉後身體不舒坦，虞悰僅僅獻出醒酒鯖鮓這一道菜的做法。

鬱林王立，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悰竊嘆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耶？"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齎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

鬱林王立爲皇帝，虞悰兼任大匠卿，建休安陵，在建陵時受局下牛酒，獲罪被免官。隆昌元年，以平民身份兼任職務。鬱林王被廢，虞悰暗自嘆道："王晏、徐孝嗣進舉紈絝之人，廢掉天子，天下哪有這個道理？"海陵王延興元年，領右軍。明帝即位，虞悰聲稱有病不做官。明帝派尚書令王晏將廢立的事通報虞悰，因虞悰是先帝舊臣，宣布旨意任命爲輔佐之臣。虞悰對王晏説："皇上聖明，公卿協力，難道要藉助於老朽來匡正輔佐新政嗎？不敢聽命。"於是悲慟得不能自持。大臣朝議要糾舉他，僕射徐孝嗣説："這也是古人的遺風。"衆議就停止了。

悰稱疾篤還東，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禄大夫，尋加正員常侍，卒。悰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疏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虞悰稱病回歸故鄉，詔令賜給一百天假期。轉任給事中、光禄大夫，不久加正員常侍，去世。虞悰性情敦厚實在，與人相識，必定去問候拜訪，無論親疏都有始有終，世人因此稱道他。

胡諧之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祖父胡廉之，任書侍御史。父親胡翼之，州裏授官不接受。

諧之仕宋爲邵陵王左軍諮議。齊武帝爲江州，以諧之爲别駕，委以事任。

諧之在宋做官任邵陵王左軍諮議。齊武帝任江州長官，任命諧之爲别駕，委派重任。

建元二年，爲給事中、驍騎將軍。上方欲奬以貴族盛姻，以諧之家人語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諧之家教子女語。二年後，帝問曰："卿家人語音已正未?"諧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頓成傒語。"帝大笑，遍向朝臣説之。

齊高帝建元二年，任給事中、驍騎將軍。皇上正想以貴族豪門姻親奬掖他，因諧之家裏人講九江、豫章一帶的傒語，語音不純正，就派宫廷裏的四五人去諧之家教胡家子女官話。二年後，皇上問道："卿家人語音已正音了没有?"諧之對答説："宫人少，臣家裏人多，非但不能正音，反使宫人也講傒語了。"皇帝大笑，全都向朝廷官員説了。

永明五年，爲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采瑰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游。六年，遷都官尚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曰："江州有幾侍中邪?"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尚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

齊武帝永明五年，任左衛將軍，加給事中。諧之風度極好，善於修飾自己日常行爲舉止，加上皇室故舊恩情深受禮遇，朝廷官員多與他交往。永明六年，遷任都官尚書。皇上想升諧之的官，曾從容地對他道："江州有幾個侍中啊?"回答説："近期内衹有程道惠一人。"皇上説："應當有兩個。"後來把這事對尚書令王儉説了，王儉自作主張改動，就任命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

諧之有識具，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既居權要，多所徵求。就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佳馬，柏年患之，謂使曰："馬非狗子，那可得爲應無極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歸，謂諧之曰："柏年云，胡諧是何傒狗，無厭之求。"諧之切齒致忿。時王玄邈代柏年，柏年稱疾推遷不時還。諧之言於帝曰："柏年恃其山川險固，聚衆欲擅一州。"及柏年下，帝欲不問，諧之又言："見獸格得而放上山。"於是賜死。

諧之有卓識，每逢朝廷官位缺人以及適宜替代升遷的人，私下推測皇上所要用的人，都如他所説的。虞悰因此佩服他。身居權要官位，就有很多索取。向梁州刺史范柏年索求好馬，柏年憂慮，對使者説："馬不是狗崽，哪可能無限制地索求。"接待使者不隆重，使者懷恨回去，對諧之説："柏年説，胡諧之是什麽傒狗，貪得無厭。"諧之無比忿恨，咬牙切齒。正值王玄邈取代柏年，柏年稱病推辭遷任，没有及時回都城。諧之向皇上進言説："柏年自恃他州境山川險固，聚衆要獨占一州。"等柏年下任，皇上想不問罪，諧之又進言説："眼看着捕獲老虎，又放虎歸山。"於是賜死。

十年，諧之轉度支尚書，領衛尉。明年卒，謚肅侯。

永明十年，諧之轉任度支尚書，領衛尉。次年去世，謚號肅侯。

范柏年

柏年本梓潼人，土斷屬梁州華陽郡。初爲州將，劉亮使出都諮事，見宋明帝。帝言次及廣州貪泉，因

柏年本是梓潼人，廢僑郡重編户口時分屬梁州華陽郡。先爲州將，劉亮派他入京咨詢要事，見宋明帝。明帝談及廣州貪泉，於是問柏年：

問柏年："卿州復有此水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所居廉讓之間。"帝嗟其善答，因見知。歷位内外，終於梁州刺史。

"你州裏也有這種泉嗎?"對答道："梁州衹有文川、武鄉、廉泉、讓水。"又問："你家在何處?"說："臣居住在廉泉、讓水之間。"明帝慨嘆他會應答，於是受到賞識。歷任朝廷内外官職，止於梁州刺史。

虞玩之

虞玩之字茂瑶，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晋尚書庫部郎。父玫，通直常侍。

虞玩之字茂瑶，會稽餘姚人。祖父虞宗，任晋尚書庫部郎。父親虞玫，任通直常侍。

玩之少閑刀筆，泛涉書史。仕宋爲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

玩之年少時嫻熟法律文書，博覽經書史書。在宋做官任烏程令。路太后外戚朱仁彌犯罪，玩之依法定案處置。路太后怨恨地向宋孝武帝訴說，因此被免職。

元徽中，爲尚書右丞。齊高帝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爲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親視之，訛黑斜鋭，蔂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玩之不受。帝問其故，答曰："今日之賜，恩華俱重，但著簪弊席，復不可遺，所以不敢當。"帝善之。拜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凑，高帝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玩之遷黄門郎。

宋後廢帝元徽年間，任尚書右丞。齊高帝參政，寫信給玩之説："張華任度支尚書，事情不是白做的。現今漕米倉庫缺藏物，我以賢才官居右丞，已發覺錢、糧可以積存。"玩之上表，陳述府庫錢帛、器械勞役，相差越來越大，費用漸漸浩大，怕支持不了多久。朝議優厚地答覆了他。高帝鎮守東府，朝廷尊重他，玩之任少府，還穿着屐編織席子。高帝取來屐親自觀看，屐已變形變黑，屐底磨斜變尖，屐帶斷了用芒草接上。皇上問道："你這屐已幾年了?"玩之説："當年出仕拜任征北行佐時買的，穿了三十年，貧士一直没有更换。"高帝慨嘆，於是賜予新屐。玩之不接受，高帝問什麽原因，回答説："今日之賜，恩情、榮耀都很隆重，衹是草簪壞席，又不可以遺棄，所以不敢當。"高帝稱贊。拜任驃騎諮議參軍。齊藩國府初開，賓客紛紛前來投靠，高帝留心精選接納。玩之與樂安任遐善於應對，有筵席上首的美名，二人齊名，受到賞識。玩之遷任黄門郎。

先時，宋世人籍欺巧，及高帝即位，敕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之。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黄籍人之大綱，國之政端。自頃甿俗巧僞，乃至竊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户存而文書已絶，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隸役，

先前，劉宋人爲逃賦役將户籍冒充士族籍，等到高帝即位，敕令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查審定户籍。高帝建元二年，下詔給朝臣説："户籍是人民的大綱，國家政治之本。自從百姓俗族户籍取巧作弊，乃至偷偷注上爵位，私自改動年月日期，增減三種狀書，這類案子繁雜積壓了無數。有的户口還在，但文書已斷絶，有的人還活

身强而稱六疾。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約之以刑，則人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諸賢并深明政體，各獻嘉謀。”玩之表言便宜，多見采納。於是朝廷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既連年不已，貨賄潜通，百姓怨望。

着反而推説死於叛亂。閑置家中却説在做差役，身强體健而聲稱有病。這都是對政府的巨大損害，教化的深刻疵點。若以刑法管束，那麽人們作僞可以避免，若以仁德安撫，那麽制止作弊很不容易。諸位賢臣都深明爲政要領，各位獻出好主意。”玩之上表呈説建議，多被采納。於是朝廷另設查校户籍官，設立令史，規定一人一天查出幾個作僞者，以防止官員懈怠。查校工作連年不斷，富家暗中賄賂通籍士族，百姓心懷不滿。

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黨，遂陷富陽。至錢唐僭號，置太子。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可乘虚而襲。泓至浦陽江，而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楊休武拒戰，大破之。朝廷遣禁兵東討，至錢唐，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强奪。軍還，上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天福善馬矟，爲諸將法，上寵將也。既伏誅，内外莫不震肅。

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家傳以看墳地風水爲業。寓之自稱他家祖墳有王氣。在山裏得到金印，給百姓傳看，進行誑騙。永明二年冬，寓之聚集黨徒，攻陷富陽。到錢塘後僭稱天子，立太子。賊軍占據郡城，又派遣僞會稽太守孫泓攻取山陰。當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正在朝見皇帝，所以寓之認爲可以乘虚襲擊。孫泓到浦陽江，但郡丞張思祖派浹口戍主楊休武阻擊，大敗孫泓。朝廷派禁兵東討，到錢塘，一仗就擊潰賊軍，擒獲寓之并斬首。進軍平定各郡縣，官軍乘勝進軍，百姓被官兵大肆掠奪。軍隊回京，皇上聽説掠奪之事，拘捕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將其處死棄市。天福擅長騎馬舞矟，是諸將的法式、皇上的愛將。他伏法被殺死，朝廷内外没有不被震懾的。

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許之。玩之於人物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逷使魏，玩之言論不相饒，逷、儉并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玩之因長期做官，身體病弱，上表請求辭官，准許。玩之對人物好褒貶評論。宋末，王儉薦舉員外郎孔逷出使魏國，玩之議論不依不饒，王儉、孔逷都恨他。這時，玩之辭官東歸鄉里，王儉不來送行，朝廷官員也没有設宴餞行的。中丞劉休寫給親密知己的信説：“虞公披髮海邊，與古人歸隱的美談相同，但東都的送行，很不客氣。”

玩之歸家數年卒，其後員外郎孔瑄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玩之辭官回家數年後去世。這以後員外郎孔瑄向王儉請求就任會稽五官。王儉正在盥洗，把皂莢擲在地上説：“你家鄉風俗真壞，虞玩之到死還煩人。”

劉休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爲駙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爲湘東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初任駙馬都尉，宋明帝還是藩王時，劉休任湘東國常侍，不被明

國常侍，不爲帝所知。襲祖封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孝武崩乃得出。

帝賞識。世襲祖父爵位封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劉義宣造反，劉休因藏匿他，被拘捕在牢房。宋孝武帝駕崩纔被放出來。

泰始初，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帝當勝，静處不預異謀。休之繫尚方也，尚方令吴喜愛其才，後投吴喜，爲喜輔師府録事參軍。喜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

宋明帝泰始初年，各州反叛，劉休平素能筮卜，知道明帝會勝利，安静獨處不參預謀反。劉休被拘留在牢房時，尚方令吴喜愛他的才能，後來投靠吴喜，任吴喜輔師府録事參軍。吴喜把他舉薦給明帝，得以跟隨左右，朝廷下詔書授他任桂陽王征北參軍。

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至鼎味，莫不閑解，遂見親賞，長直殿内。後宫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憎婦人妒，尚書右丞勞彦遠以善棋見親，婦妒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斷之，何如？"彦遠率爾從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妒，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皂莢掃帚，以此辱之。其見親如此。

明帝很有些愛好，尤其嗜好飲食。劉休多才多藝，至於烹調，没有不嫻熟的，於是被親信賞識，長期在殿内值班。後宫有孕者，皇上讓他占卜男女，無不靈驗。明帝討厭婦人妒忌，尚書右丞勞彦遠因善下棋被親近，妻妒忌打傷他的臉，明帝説："我爲你決斷，如何？"彦遠輕率聽從旨意。那晚，就賜毒藥毒殺其妻。劉休妻王氏也善妒忌，明帝聽説了，賜妾給劉休，敕令打王氏二十杖。命令劉休在住宅後面開小店，讓王氏親自賣皂莢、掃帚，以此羞辱她。他受到如此親近。

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後爲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談政體，而在郡無異績。齊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頃之啓言："宋世載祀六十，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四年，出爲豫章内史，卒。

不久任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兼任南城令。後任都水使者，南康相。善於談論爲政要領，但在郡裏没有優異政績。齊建元初年，任御史中丞。不久啓奏説："宋存在六十年，歷任此職的人有五十三個，核算任職年月，不過剛滿一年。臣濫充此職，應請乞還我這把老骨頭。"四年，出任豫章内史，去世。

宋末，造指南車，高帝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隸書，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輕，不復見貴。及休始好右軍法，因此大行云。

宋末年，造指南車，齊高帝認爲劉休有思辨能力，派他與王僧虔一道監試。又，宋元嘉年間，羊欣推重王子敬的正隸書，世人都推尊效法正體書法，王羲之的書法變得微不足道，不再受重視。等到劉休愛好右軍書法，因此流行開來。

江祏　江祀　劉暄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驎，司徒右長史。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祖父江遵，任寧朔參軍。父親江德驎，任司徒右長史。

祏姑爲齊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

江祏的姑姑是齊高帝兄始安貞王蕭道生之

妃，追謚景皇后，生齊明帝。祏少爲明帝所親，恩如兄弟。明帝爲吴興，以祏爲郡丞。後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明帝輔政，委以腹心，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

妃，追謚爲景皇后，生齊明帝。江祏少年時被明帝親信，情同兄弟。明帝任吴興太守，任命江祏爲郡丞。後任通直郎，補任南徐州別駕。明帝輔佐朝政，委任他爲心腹，引薦任驃騎諮議參軍，領南平昌太守。

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祏每説明帝以君臣大節，明帝轉顧而不言。明帝胛上有赤誌，常秘不傳，既而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之。"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悦。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竊發，祏憂虞無計，每夕輒托事外出。及明帝入纂議定，加祏寧朔將軍。

當時剛立海陵王爲皇帝，人心不服，江祏常用君臣大節説服明帝，明帝轉過頭去不説話。明帝肩胛上有紅痣，一直秘不示人。既而江祏勸明帝向人展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官回京，明帝袒肩給他看，説："人們都説這是日月相，你千萬别説漏嘴泄露出去。"洪範説："你有日月在身軀，如何能隱瞞，還應當向公卿大臣們説。"明帝極爲高興。正好後宫守衛官張伯、尹瓚等人多次謀劃暗地裏發動叛亂，江祏正憂愁無計可施，常晚上推説有事外出。等到明帝入宫繼承帝位，議定封官，加封江祏爲寧朔將軍。

明帝爲宣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祏入，帝喜以示祏曰："得此復何所望。"及即位，遷守衛尉，安陸縣侯。祏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禄大夫，父德驎以帝舅亦贈光禄。

明帝爲宣城王時，太史秘密奏上圖緯説："一個帝號當有十四年。"江祏入王宫，明帝高興地拿給江祏看，説："能得到這個還有什麼奢望。"到明帝即位，江祏遷任守衛尉，安陸縣侯。江祏祖父江遵因是皇后之父，追贈金紫光禄大夫，父親德驎因是皇帝的大舅子，也追贈光禄。

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祏以外戚親要，權冠當時。魏軍南伐，明帝欲以劉暄爲雍州。暄時方希内職，不願遠役，投於祏。祏謂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躓，今爲雍州，儻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謂曰："今使卿爲雍州，閫外一以相委。"祏既見任，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名書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侄有恩。

齊明帝建武二年，遷左衛將軍，掌管儀仗軍隊的廉察。四年，轉太子詹事。江祏以外戚身份居於親信顯要的地位，在當時權力最大。魏軍南下征伐，明帝想要派劉暄任雍州刺史。劉暄當時正希望得到朝廷官職，不願外放任官，投靠江祏求情。江祏對明帝説："先前有人看相説，劉暄得到一州就會失敗，現在任雍州刺史，恐怕真相中了。"皇上默然不語。立刻召來梁武帝説："現在派你任雍州刺史，統兵事宜一起委任給你。"江祏深受親信重任，於是大肆索取饋贈，有時向諸王索取名書好物，但家庭和睦，對子侄有恩。

永泰元年，明帝寢疾，轉祏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及崩，遺詔轉尚書左僕射，祏弟衛尉祀爲侍中，皇后弟劉暄爲衛尉，與始安王遥光、徐孝嗣、蕭坦之等輔政。誡東昏曰：

齊明帝永泰元年，明帝病重，轉江祏爲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臨駕崩，遺詔轉江祏爲尚書左僕射，江祏弟衛尉江祀任侍中，皇后之弟劉暄任衛尉，與始安王蕭遥光、徐孝嗣、蕭坦之等人輔佐朝政。告誡東昏侯蕭寶卷説："五年

"五年中汝勿厝意，過此自覽，勿復委人。"及即位，祏參掌選事。明帝雖顧命群臣，而意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内，動止關諮。

之中你不要自作主張，過了這段時間自己可以親政，不要委任他人管理。"等到即位，江祏參與掌管選拔官員。明帝雖遺命給群臣，然而他的意思多寄托在江祏兄弟身上，至此更是在殿内輪流值班，東昏侯行爲舉止都經過咨詢同意。

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雖時有異同，而祏堅意執制，帝深忌之。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爲相乖反?"祏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左右小人會稽茹法珍、吴興梅蟲兒、東海祝靈勇、東冶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并爲帝所委任。祏常裁折之，群小切齒。

東昏侯永元元年，領太子詹事，劉暄遷任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皇上漸漸想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使權力，徐孝嗣不能改變皇上的主意。蕭坦之即使有時不同意，但江祏執意決斷，皇上深深地忌恨他。孝嗣對江祏説："主上稍微有些不同，難道可以拗違嗎?"江祏説："祇要交付我們，必定没有顧慮。"皇上身邊小人會稽茹法珍、吴興梅蟲兒、東海祝靈勇、東冶軍人俞靈韻、右衛軍人豐勇之等人都被皇上信任。江祏常裁斷抑制他們，這群小人恨得咬牙切齒。

帝失德既彰，祏議欲立江夏王寶玄。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索煮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煮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之亦不悦。至是不同祏議，欲立建安王寶寅。密謀於遥光，遥光自以年長，屬當鼎命，微旨動祏。祏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遥光。暄以遥光若立，己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遲疑久不决。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分收祏兄弟。祀時直在殿内，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静以鎮之。"俄而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先是，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勛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祏、祀同日見殺。祏任寄雖重，而不忘財利，論者以此少之。

皇帝喪失德性已經太明顯，江祏商議要立江夏王寶玄爲皇帝。劉暄當初任寶玄的郢州行事，辦事過於刻板，有人獻上馬匹，寶玄要觀看，劉暄説："馬有什麼好看的。"王妃索要煮乳猪，手下人來問劉暄，劉暄説："早上已煮了鵝，不耐煩再做這個。"寶玄發怒説："舅舅太没有甥舅之情。"劉暄聽了也很不高興。這時不同意江祏的建議，要立建安王寶寅。江祏與遥光密謀，遥光自以爲年長，理應當皇帝，以微妙的意旨打動江祏。江祏弟江祀認爲少主難保，勸江祏立遥光爲皇帝。劉暄認爲如果立遥光，就會失去國舅的聲望，不肯同意。所以江祏遲疑不决，久久决斷不下來。遥光大怒，派親信黄曇慶在青溪橋道上行刺。曇慶見劉暄部隊人多，不敢下手。事情暴露了，劉暄告發江祏的陰謀，皇上處置拘捕江祏兄弟。江祀當時在殿内值班，疑心有情況，派人報告江祏説："劉暄像有陰謀，現在作什麼打算?"江祏説："應當鎮静對付。"不久召江祏入宫見帝，被留在中書省。先前，宫内閣齋值勤官袁文曠認爲平定王敬則功勛卓著應封爵，江祏執意不給。皇上派文曠拘捕江祏，文曠用刀環繞着放在他的心臟部位，説："還能奪去我的封號嗎?"江祏、江祀同一天被殺。儘管江祏身受皇上重托，但不忘財寶私利，評論者因此鄙視他。

祏等既誅，帝恣意游走，單騎奔馳，謂左右曰："祏常禁吾騎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親餘誰，答曰："江祥今猶在冶。"乃於馬上作敕，賜祥死。

江祏等人被誅死，皇上放肆地游逛，一人騎馬狂奔，對左右親信説："江祏老是禁止我騎馬，這小子如果還在，我豈能這樣。"於是問江祏親人還剩下誰，回答説："江祥現在還在服刑冶鑄。"於是就在馬上寫敕令，賜江祥死。

祀字景昌，歷位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廞字偉卿，年十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

江祀字景昌，歷任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實管府州事。江祀弟江禧，早死，兒子江廞字偉卿，十二歲，聽説拘捕者來了，對家人説："大伯都這樣了，不願孤獨地活下去。"跳井而死。

劉暄字士穆，彭城人。及聞祏等戮，眠中大驚，投出户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

劉暄字士穆，彭城人。等到聽説江祏等人被殺，夢中驚醒，跳出門外。問左右親信："收捕的人來了没有?"很久纔定下神來，回屋坐下，極其悲痛地説："不是可憐江祏，實在是自己悲哀自己呀!"

遥光事起，以討暄爲名。事平，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其年，茹法珍、梅蟲兒、徐世標譖暄有異志。帝曰："領軍是我舅，豈應有此?"世標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滅害都盡，舅復焉可信。"乃誅之。

蕭遥光叛亂，以討伐劉暄爲名。叛亂平定，劉暄遷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那年，茹法珍、梅蟲兒、徐世標等人誣告劉暄有謀反之意。皇上説："領軍是我舅舅，哪會有這事?"世標説："明帝是武帝的堂兄弟，又受如此恩寵，還都斬盡殺絶了，舅舅又有什麼可以信任的。"於是誅殺他。

暄爲人性軟弱，當軸居政，每事讓江祏，群弟不得進官。死之日，皆怨之。

劉暄爲人性格軟弱，當政掌握大權，凡事都讓着江祏，弟弟們都不能升官。死的那天，都怨恨他。

和帝中興元年，贈祏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齊和帝中興元年，追贈江祏爲衛將軍，劉暄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并開府儀同三司，江祀爲散騎常侍、太常卿。

論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誅夷，有以驗"行之惟艱"，且知齊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淮、兖，將興霸業，崔、蘇睹微知著，自同奔走。虞悰笋餌之恩，諧之心腹之寄，并得攀光日月，亦各時運之所躋乎。玩之臧否之尤，著在懸車之日，是知嗣宗所誡，蓋亦遠有致乎。江祏立辟非時，竟蹈龍逢

論曰："君主老了不侍奉太子"，是忠義節烈的遺訓，若要專心侍奉，在節操上不能變。荀伯玉開始遵守其職責，不久被誅滅，驗證了"實行起來很艱難"的古話，而且知曉齊武帝并不寬宏大量。高帝牧守淮、兖，將建立霸業，崔祖思、蘇侃看準苗頭料定會成功，主動投靠，鼎力相助。虞悰有供食的恩情，諧之有心腹重托，一并沾日月之光，也是各人時來運轉所達到的吧。玩之過分褒貶人物的惡果，充分表現在辭官歸里那一天。由此認識到阮嗣宗所告誡的，大概也是事

之血，“人之多僻”，蓋時人所深懼也。

有遠因的吧。江祏不掌握恰當時機廢立天子，最終重蹈龍逢的血腥覆轍，“人多數是邪惡的”，《詩經》的這一詩句大概是人所深深恐懼的了。

南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陸澄　陸慧曉（子）倕（兄子）閑（閑子）絳（絳弟）厥（厥弟）襄（襄兄子）雲公（雲公子）瓊（瓊子）從典（瓊從父弟）琰（琰弟）瑜（瑜從父兄）玠（瑜從父弟）琛　陸杲（子）罩

陸澄

陸澄字彥深，吳郡吳人也。祖劭，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

陸澄字彥深，吳郡吳人。祖父陸劭，任臨海太守。父親陸瑗，任州從事。

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班下應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后于齊，并不言姓。澄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

陸澄年少好學，博覽群書無所不知，連行走坐卧吃飯手中都不放下書卷。宋泰始初年，任尚書殿中郎，提議皇后名諱頒下依舊稱呼皇后的姓。左丞徐爰按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裏在齊國迎娶王后，都不說王后的姓。陸澄以個人意見建立朝議，因此免去官銜，以平民身份兼任職務。

郎官舊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凡至千數。後兼左丞。

郎官舊例因罪受杖刑，現在已有名無實，陸澄任官期間，加起前後處罰杖刑總數達一千之數。後兼任左丞。

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秦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群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累遷御史中丞。

宋明帝泰始六年，詔令皇太子朝拜皇帝要穿袞冕九章禮服，陸澄與儀曹郎丘仲起朝議說："穿戴冕服朝見皇帝，實際記載在經書上了，秦朝除去六種冠冕，漢明帝重新備齊。魏、晉以來，不想命令臣下穿袞冕禮服，所以任公官位者加封侍官。現在皇太子位居諸公卿之首，理應遵循聖王的盛典，改革近代制度。"累功遷任御史中丞。

齊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上表自理，言舊例無左丞糾中丞之義。詔外詳議。尚書令褚彥回檢宋以來左丞糾

齊高帝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人家奴的客人打劫，子弟被彈劾，沈憲等平安無事。左丞任遐上奏陸澄不追究罪責，請求免去陸澄官職。陸澄上表自我辯解，說按慣例没有左丞糾劾中丞的道理。詔令朝外詳細議論。尚書令褚彥回翻檢

正而中丞不糾免官者甚衆，奏澄“謏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澄以白衣領職。

宋朝以來左丞糾正但中丞因不糾罪被免官者很多，奏陸澄“少見寡聞，給後人造成混亂，對上掩去皇上聖明，對下籠制朝臣議事。請就所見到的事來罷免陸澄所任的官職”。詔令陸澄以平民身份領職。

永明元年，累遷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謂之曰：“昔曹志、繆悦爲此官，以君係之，始無慚德。”儉嘗問澄曰：“崇禮門有鼓而未嘗鳴，其義安在?”答曰：“江左草創，崇禮闥皆是茅茨，故設鼓，有火則扣以集衆，相傳至今。”又與儉書陳：“王弼注《易》，玄學之所宗。今若弘儒，鄭注不可廢。并言《左氏》杜學之長。《穀梁》舊有麋信，近益以范甯，不足兩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且爲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群籍，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説。元凱注傳，超邁前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議，并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并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虚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

齊武帝永明元年，累功遷任度支尚書，不久領國子博士。尚書令王儉對他説：“以前曹志、繆悦任這個官職，現在讓您擔任，我纔没有慚愧。”王儉曾問陸澄：“崇禮門有鼓但從未響過，其用意何在?”回答説：“東晋在江左初建，崇禮闥都是茅草，所以設置鼓，有火就敲響以召集人們，流傳到現在。”又寫信給王儉陳述：“王弼注釋《周易》，是玄學的宗尚。今天大儒，鄭注不可廢棄。兼講《左傳》杜預學的長處。《穀梁傳》原有麋信注解，近又增加了范甯的，不能够一道立爲學官。世上有一種《孝經》，題作鄭玄注，看它遣辭造句，不類似於注解書。案鄭玄自己序自己注解的書，也没有《孝經》。而且作爲小學之類的書，不宜列在皇家典籍之内。”王儉回信答道：“《周易》綱要微妙玄遠，實際上貫穿了群書，怎能依據小王便自以爲準確完備，依照舊制保存鄭注，采用歷來説解的高明之處。杜元凱注《左傳》，遠遠超越前代儒者，《穀梁》是小書，不需兩種注解。保存麋信注省略范甯注，都遵循舊有慣例。所有這些議論，都與您高雅的論説相同。至於懷疑《孝經》不是鄭注，我認爲此書闡明人們各種行爲的首要問題，實際是人類倫常的先決規範。《七略》、《藝文志》都排在六藝類中，不同於《蒼頡》、《凡將》之類小學書。鄭注虚實得體，前人不嫌，意思是説妥貼，仍舊設立。”

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謂曰：“僕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位已高。今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見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十條，皆儉所未睹。儉乃嘆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

王儉自以爲博聞多識，讀書多於陸澄。陸澄對他説：“我少年時没什麽事，衹以讀書爲業，而且年齡官位已很高，您現在年輕，便忙於朝廷事務，即便看一遍就熟悉，但所看的書，未必比我多。”陸澄召集學士何憲等人盛大熱烈地研討問題，陸澄等王儉説完，然後談至王儉所遺漏的材料數百十條，都是王儉未看過的。王儉於是嘆服了。王儉在尚書省拿出巾箱、几案及各色衣服飾物，讓學士引用典故，引用得多的就奉送物

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舊物奪將去。

品，人人都得到了一兩件。陸澄後來，又舉出了諸人所不知道的掌故，而且每事又多出數條，把原來所有的物品都拿了去。

轉散騎常侍，秘書監，吴郡中正，光禄大夫，加給事中，尋領國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詳視器底有字，仿佛可識，如澄所言。

改任散騎常侍，秘書監，吴郡中正，光禄大夫，加任給事中，不久領國子祭酒。竟陵王蕭子良獲得古器，小口方腹平底，容量可裝七八升，來問陸澄。陸澄説："這個名叫服匿，單于把它送給蘇武。"子良仔細看器底部有字，大略可以認出，正如陸澄所説。

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謚静子。

齊鬱林王隆昌元年，因老病，轉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未任命就去世了，謚號静子。

澄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

陸澄被當時人稱贊爲大學者，讀《周易》三年却不理解其文意，想撰《宋書》結果没寫成。王儉開玩笑説："陸公是個書橱。"家裏藏有很多文獻古籍，是人們所罕見的，撰寫地理書及雜傳，死後纔流傳。

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買券。澄爲中丞，測遂爲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陸澄弟陸鮮，得罪了宋世，當死。陸澄在路邊拜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因此被原諒。揚州主簿顧測用兩個奴僕給陸鮮典押現錢，陸鮮死後，其子陸暉被誣告買奴僕。陸澄任中丞，顧測就被陸澄壓制，世人因此鄙薄他。

陸慧曉　陸子真　陸倕

陸慧曉字叔明，吴郡吴人，晋太尉玩之玄孫也。自玩至慧曉祖萬載，世爲侍中，皆有名行。慧曉伯父仲元，又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

陸慧曉字叔明，吴郡吴人，是晋太尉陸玩的玄孫。從陸玩到陸慧曉的祖父陸萬載，世世代代任侍中，都有名望節操。慧曉的伯父陸仲元，又任侍中，當時人將他家比作金、張兩大家族。

父子真，仕宋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見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人修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之。王僧達貴公子孫，以才傲物，爲吴郡太守，入昌門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掾，英英門户；陸子真五世内侍，我之流亞。"子真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

父親陸子真，在宋做官任海陵太守。當時中書舍人秋當被寵幸，家在海陵，請假回家葬父，陸子真不與他交往。秋當請求派人修橋，又被陸子真以妨礙農業生産爲藉口不批准。彭城王劉義康聽了很贊賞。王僧達是貴家子弟，恃才傲物，任吴郡太守，進昌門説："那邊有人。顧琛曾任一公兩掾，光耀家族；陸子真五代任侍中，跟我家一個樣。"陸子真因患眼病從臨海太守任上回來，任中散大夫，去世。

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游，同郡

陸慧曉清高耿直端莊，不亂交往，同郡張緒

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

齊高帝輔政，除爲尚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逾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

高帝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帝所賞，引爲太傅東閣祭酒。齊建元初，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如照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王思遠恒如懷冰，暑月亦有霜氣"。當時以爲實録。

慧曉與張融并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點嘆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及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璡清介士也，行至吴，謂人曰："吾聞張融與慧曉并宅，其間有水，此必有異味。"故命駕往酌而飲之。曰："飲此水，則鄙吝之萌盡矣。"

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累遷安西諮議、領冠軍録事參軍。

武帝第三子廬陵王子卿爲南豫州刺史，帝稱其小名謂司徒竟陵王子良曰："烏熊痴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爲行事，無以壓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曉爲長史、行事。别帝，問曰："卿何以輔持廬陵？"答曰："静以修身，儉以養性。静則人不擾，儉則人不煩。"上大悦。

後爲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前世誰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來少見其比。"子良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

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

稱許他說："真是江東裴、樂。"最初應州郡徵召，被舉薦爲秀才，歷任諸府行參軍，因母親年邁回家侍奉，十多年不做官。

齊高帝輔佐朝政，陸慧曉任尚書殿中郎。鄰居族人來祝賀，陸慧曉舉着酒杯說："陸慧曉年過三十，岳父領職選拔官員，纔做到尚書郎，你們還認爲有什麽值得慶賀的嗎？"

高帝下表禁止奢華，陸慧曉起草答詔，受到高帝賞識，引薦爲太傅東閣祭酒。齊高帝建元初年，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道"慧曉心如明鏡，對待事物，無不明朗。王思遠一直像懷抱冰塊，即使在暑天也有寒氣"。當時人認爲是真實寫照。

慧曉的住宅與張融毗鄰，宅間有水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嘆道："這池水便是醴泉，這樹便是輪流枯榮的交讓木。"及武陵王蕭曄鎮守會稽，皇上爲他精選屬吏，任命陸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一同隨從去述職。劉璡是清正耿直之人，走到吴地，對人說："我聽說張融住宅與慧曉住宅毗鄰，宅間有水池，這必定有奇異味道。"所以命令駕車前去舀水喝。說："喝了這水，卑鄙貪婪吝嗇的念頭都打消了。"

何點將陸慧曉推薦給豫章王蕭嶷，任司空掾，倍加禮遇。多次升任安西諮議、領冠軍録事參軍。

齊武帝第三個兒子廬陵王子卿任南豫州刺史，武帝稱他的小名對司徒竟陵王子良說："烏熊像熊一樣痴，得不到天下第一能人作他的行事官，就無法鎮住一州。"既而說："我想有人選了。"就派陸慧曉爲長史、行事。陸慧曉向武帝道别，武帝問道："你用什麽輔佐廬陵王？"回答說："静以修身，儉樸養性。静，人們就不會打攪；儉，人們就不會來麻煩。"皇帝大悦。

後任司徒右長史。當時陳郡謝朏爲左長史，他倆的長官竟陵王子良對王融說："我們官府前任有誰能與他倆相比？"王融說："您的二位優秀佐吏，是天下奇才，自古以來少見有比得上的。"子良設西邸抄書，命令陸慧曉參加領導此事。

不久遷任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

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立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必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輔國三府長史，實管州府事務。又任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實管郡事務。齊鬱林王隆昌元年，轉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内史，實管郢州事務。陸慧曉歷任輔佐天子、公、卿、大夫、士五級政事，爲人清廉肅慎，僚佐以下職務的來訪，也必定起身送行。有人對陸慧曉説："長史官職尊貴重要，不應妄自謙虚屈尊。"他答道："我生性討厭人没有禮貌，不容許不以禮待人。"未曾作過卿士大夫，有人問他怎麽回事，陸慧曉説："出身高貴的人不可作諸侯手下的卿，而出身低賤的人就可以作諸侯的卿，人生怎能容許把輕重放在心裏。"一生都稱呼别人職稱，不稱人名。

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内史如故。俄徵黄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内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主書單景儁謂曰："都令史諳悉舊貫，可共參懷。"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齊明帝建武初年，任西中郎長史，仍擔任行事、内史。不久徵任黄門郎，未受命，就遷任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拔門生任朝廷内外要職，陸慧曉祇録用了他的幾個人就停止了。王晏怨恨他，送去女妓一人，想表示與他修好，陸慧曉不接受。吏曹都令史歷來參與諮議執行選官事宜，陸慧曉憑個性獨斷專行，未曾對都令史説過。皇上派主書單景儁對慧曉説："都令史諳熟舊制慣例，可以共同參與决策。"陸慧曉對單景儁説："六十歲的人了，不再能諮議都令史還當不了吏部郎嗎？皇上如果説不勝任，我便應當甩袖退職。"皇上很忌憚他。後想委任爲侍中，因他身材短小纔作罷。

出爲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朝議又欲以爲侍中，王亮曰："濟、河須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鎮南兖州。"王瑩、王志皆曰："侍中彌須英華，方鎮猶應有選者。"亮曰："角其二者，則貂璫緩，拒寇切。當今朝廷甚弱，宜從切者。"乃以爲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加督。至鎮，俄爾以疾歸。卒，贈太常。

出任晉安王鎮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管理府州事務。回朝廷任五兵尚書，管理揚州事務。崔慧景叛亂被平定後，陸慧曉領右軍將軍。外調監察南徐州。朝臣朝議又要任命他爲侍中，王亮説："濟水、黄河需要人，現在暫且向朝廷借用他來鎮守南兖州。"王瑩、王志都説："侍中職位更需要英傑人才，地方鎮守還應有其他人選。"王亮説："比較二者，當侍中應緩一緩，抵禦敵寇纔急切。當今朝廷很弱，理應順從最急切的。"於是任命爲輔國將軍、南兖州刺史，加都督。到任不久因病回朝。去世，追贈太常。

三子：僚、任、倕并有美名，時

三個兒子：陸僚、陸任、陸倕都有美名，當

人謂之三陸。初授慧曉兗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讓表，辭并雅麗，時人嘆伏。倈學涉子史，長於微言。美姿容，鬚眉如畫。位西昌侯長史、蜀郡太守。

時有人稱其爲“三陸”。當初授予陸慧曉兗州刺史，三個兒子依長幼次序每人寫一篇讓表，文辭都雅潔華麗，當時令人們嘆服。陸倈學識涉及諸子百家和史籍，擅長微妙含蓄的言辭，人又長得美貌，鬍鬚眉毛像畫出來的。任西昌侯長史、蜀郡太守。

陸倕

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内起兩茅屋，杜絶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脱。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預焉。

陸倕字佐公，年少時勤奮學習，善於寫文章。在宅院建兩座茅屋，謝絶人客往來，日夜讀書，這樣有好幾年。所讀過一遍的書，一定能背誦出來。曾借閱别人的《漢書》，丢失了《五行志》四卷，就偷偷補寫還給别人，没有一字遺漏。幼年時就被外祖父張岱另眼相待。張岱曾對幾個兒子説：“這個小孩，是你家的魏舒。”十七歲選舉爲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設西邸官舍，聘請傑出文人，陸倕就在其中。

梁天監初，爲右軍安成王主簿，與樂安任昉友，爲《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及昉爲中丞，簪裾輻凑，預其宴者，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倕而已，號曰“龍門之游”。雖貴公子孫不得預也。遷臨川王東曹掾。

梁武帝天監初年，任右軍安成王的主簿，與樂安任昉交爲朋友，寫《感知己賦》贈送任昉，任昉寫了一篇同名的賦來回報他。及至任昉任中丞，顯貴們多來投靠，但能參加他家宴會的僅有殷芸、到溉、劉苞、劉孺、劉顯、劉孝綽及陸倕，號稱“龍門之游”。即使是貴公子孫也不能參加。遷臨川王東曹掾。

梁武帝雅愛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又詔爲《石闕銘》，敕褒美之，賜絹三十匹。累遷太常卿，卒。子纘早慧，七歲通經，爲童子郎，卒。次緬，有似於倕，一看殆不能别。

梁武帝雅愛陸倕的才華，就敕令他撰寫《新漏刻銘記》，文辭很美。升任太子中舍人，又詔令寫《石闕銘》，下敕褒揚贊美此文，賞賜三十匹絹。累功遷任太常卿，去世。兒子陸纘早年就聰明出衆，七歲通曉經書，任童子郎，去世。次子陸緬，長得極像陸倕，一眼望去幾乎不能分辨。

陸繕

繕字士繻，倕兄子也。父任，御史中丞。繕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掌東宫管記。魏平江陵，繕微服遁還建鄴。

陸繕字士繻，陸倕兄之子。父親陸任，任御史中丞。陸繕幼年就有志向，以文雅正直聞名。梁元帝承聖年間，任中書侍郎，掌東宫管記。魏軍占領江陵，陸繕穿平民衣服逃回建鄴。

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陳武帝作輔，爲司徒司馬。及受命，位侍中。出爲新安太守。文帝嗣位，徵爲中庶

梁敬帝紹泰元年，任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認爲這是父親死前所任之職，堅決推辭。陳武帝輔佐朝政，爲司徒司馬。及至接受任命，任侍中。出任新安太守。陳文帝繼承皇位，徵召陸

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繕儀表端麗，進退閑雅，趨步躡履，文帝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

後復拜御史中丞，猶以父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廨宇，徙以居之。太建中，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尚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參掌選事。別敕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卒，贈特進，謚曰安子。以繕東宮舊臣，特賜祖奠。

繕子辯慧，年數歲，詔引入殿内，進止有父風，宣帝因賜名辯慧字敬仁。繕兄子見賢亦方雅，位少府卿，卒。

繕爲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陸繕儀表端莊華貴，進退舉止嫻静文雅，行走輕盈，文帝讓太子、諸王都仿效他。

後又委任御史中丞，還認爲是父親終任之職，堅决推辭，不批准，就權且换一個官衙，遷居那裏。陳宣帝太建年間，歷任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尚書右僕射。不久遷左僕射，參與主管選拔官員事宜。另敕令與徐陵等七人參與商議政事。去世，贈特進，謚號安子。因陸繕是東宮舊臣，特别賜予設奠祭祀。

陸繕子辯慧，幾歲時，詔令引薦入宫殿内，進退舉止有其父風範，宣帝於是賜名辯慧字敬仁。陸繕兄之子陸見賢也正直文雅，位少府卿，去世。

陸閑　陸絳

閑字遐業，慧曉兄子也。有風概，與人交不苟合，少爲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别駕。齊明帝崩，閑謂所親人曰："宫車晏駕，百司將聽冢宰。主王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

陸閑字遐業，陸慧曉兄之子。很有風采氣概，與人交往不隨便附和别人，年少時就被同郡張緒所賞識。官至揚州别駕。齊明帝駕崩，陸閑對其親近的人説："皇上去世，百官將聽命宰相。主王地位重要但才力弱小，肯定不能振興國家，國難快要當頭了。"因此染上心病，不再參與州裏事務。

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遥光據東府作亂，或勸去之。閑曰："吾爲人吏，何可逃死。"臺軍攻陷城，閑以綱佐被收，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標命殺之。閑四子：厥、絳、完、襄也。絳字魏卿，時隨閑，抱頸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刀刃，行刑者俱害之。

齊東昏侯永元末年，刺史始安王蕭遥光占據東府叛亂，有人勸陸閑離開他。陸閑説："我是人家屬吏，怎可逃命。"官軍攻陷城池，陸閑因爲是遥光的主要官員而被拘捕，到了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上奏説陸閑未參與謀反。没來得及上報，徐世標下令殺了他。陸閑四個兒子：陸厥、陸絳、陸完、陸襄。陸絳字魏卿，當時跟隨陸閑，抱着脖子要求代父親去死，未獲准，就用身體抵擋刀刃，行刑者把他一道殺了。

陸厥　王斌　虞炎

厥字韓卿，少有風概，好屬文。齊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顧暠之表薦厥，州舉秀才。

陸厥字韓卿，年少時有風度氣概，好寫作。齊武帝永明九年，詔令百官舉薦士人，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顧暠之上表推薦陸厥，州裏推舉爲秀才。

時盛爲文章，吴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韵。約等文皆用宫商，將

當時盛行寫文章，吴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因意氣相投而互相推崇褒揚，汝南周顒善於辨析聲韵。沈約等人的詩文都用宫商音律引

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韵，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韵悉異，兩句之内，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其事。厥與約書曰：

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睹。或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顔、謝去之彌遠。”大旨欲“宫商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内，音韵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暗此處，而云“此秘未睹”，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黄，擿句著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暗與理合”。則美咏清謳，有辭章調韵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呵，君子執其詆呵，便謂合理爲暗，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呵爲遺恨邪。

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怙之談，操末續顛之説，興玄黄於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論爲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宫徵，但未屈

入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定詩韵，并指出聲韵中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四種弊病。一句詩中五個字音韵都不相同，兩句詩之中，角、徵音律必須互異，不可增減。世稱“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述此事。陸厥致沈約信説：

范詹事《自序》説：“在文字特性方面區别宫商音律辨析聲韵清濁，特别適合文字語言的輕重，解救寫作的困難。古今文人多數不瞭解這一點，即使對這點有領悟的，也不一定是從根本上來。”尚書您也説：“從屈原以來，這個秘訣没人看見。或者有人暗合此理，不是由思索得到。張、蔡、曹、王從未發覺，潘、陸、顔、謝差得更遠。”主旨是要“宫商音律相互變化，音韵高低不同節拍，如果前面有輕聲，那麽後面必須要重音，一篇之内，音韵不同，兩句之中，輕重全異”。文辭華美，思理又好；衹觀察歷代賢人似乎都不諳熟這點，但説“這個秘訣没人看到”，近乎不真實。按范説“不是從根本上來”，尚書您説“不是思索得到”，這就是以推測違背事實，摘出句子顯示其音律。范又説“當時有領悟這點的”，尚書您説“有人暗合此理”。美妙的詩咏之中，有文辭協調音律的，即使有差錯，也有巧合。依照這點推測以往，可能值得商榷。構思有離有合，前代賢人雷同在所難免；文字有取有捨，即事作詩不可能没有。所以，曹子建愛譏評别人，陸士衡遺恨全篇。既説遺恨，就不是十全十美的作品。按理可以指斥，君子拿着那些指斥，便説契合韵理爲暗合，難道像指出它合理，而又有加以指斥的遺恨嗎。

自從魏文帝寫評論以來，很大程度上是談論音韵清濁，劉楨奏書，大大表明音韵法則情况。抵觸、妥貼的議論，拿末尾續頂端的言談，在聲韵律吕上作玄黄的比喻，比作五色的相互渲染。假如這個秘密未被發現，以上論述指的是什麽呢？我説前代英才早已

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暗，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雁》，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宫商律吕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約答曰：

宫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别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仿佛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尚，何耶？此蓋曲折聲韵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玄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

識别宫徵音律，衹不過尚未指出事物的原委本末，就像現在論述所充分表述的那樣。至於掩蓋缺點、契合少、違背多，就是臨淄所説的"人的著述不可能没毛病"，不知道的不改，應説是不改則不知，這點曹、陸又説"越是刻意寫作越多悔恨，不可勉强"。現在允許有悔有病的言論，就必定自知無悔無病的境界。引證他們不瞭解、不合音爲不諳音律，爲什麼獨獨誣衊他們一處合音一處瞭解的明識呢？抑或質樸與華美時時更易，今人與古人的愛好不同，如果急於構思内容，那麼就延續布局篇章。思想内容，是文章最急切的因素，美惡尚且各占一半；篇章結構，是情理中不急切的方面，所以一致的少不一致的多。合理地兼備兩者，必定不會不知道的，這很明顯。《長門》、《上林》，大概不是一家辭賦，《洛神》、《池雁》，便成爲兩種文體的作品。班孟堅精粹淳正，《詠史》詩無愧於東都主人，張平子心胸恢宏，《羽獵賦》不影響凌空飄逸。王粲《初征》，其他文章未能與之稱道；楊脩敏捷，《暑賦》長期不獻出。輕率之至，那麽，一天也是倉促完事，思理深沉，即使七步之中已很從容。一人的思路，快慢如天地懸殊，一家的文章，好壞有天壤之别，爲什麽獨獨宫商音律上一定責求整齊劃一呢？論者可以説没有窮盡它的極致，不可以説前人没有發覺。

沈約回信説：

宫商的音律有五個，文字的區别上有萬個。以上萬的繁多，配合五聲的簡約，聲音高下低昂，不是苦思使用所學的語言，又不止於此。十個字的文句顛倒配合，字數不過十個，各種巧妙配合已不可盡數，何況還有超過這個數的呢？從屈原以來，未經花費心思運用，當然没法用得像。如此的美妙，但聖人不提倡，爲什麽？這大概是委婉地反映聲音的美妙，對訓詁經義無關緊要，不是聖賢重要深刻之言所急需，所以楊子雲比喻爲"雕蟲篆刻"的小技，説"大丈夫不屑於去

"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聲曲，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煥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韵與不韵，復有精粗，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辯此。

做"。自古辭賦作家難道不知道宮羽的不同、商徵的差别？儘管知道五音的差異，但其中參差變化，所不明瞭的實在很多，所以我説"這個秘訣未曾被發現"。以此推理，可以知道前代文人就未曾領悟這點。如果以文章的音韵等同於管弦的樂曲，美惡妍醜，不可能是決然地相悖，好比子野彈奏琴曲，哪會疏忽夾雜有舒緩走調的聲音。用《洛神賦》與陳思王曹植其他賦相比，很像是兩個人的作品，所以知道天機顯露，音律就會自動協調，喜怒哀樂好惡六情滯澀，音律就立即錯亂。陸士衡雖然説：像色彩富麗的錦綉般光彩，竟有洗濯色布於江波之中，其中還有一片是衛文之服。這就是陸生之言，重復也不能曲盡其妙。韵與不韵，又有粗細，輪扁不能説清楚，老夫我也不詳盡辯論了。

約論四聲，妙有詮辯，而諸賦亦往往與聲韵乖。

沈約論四聲，解説精妙，但他寫的辭賦也往往不和聲韵。

時有王斌者，不知何許人。著《四聲論》行於時。斌初爲道人，博涉經籍，雅有才辯，善屬文，能唱導而不修容儀。嘗弊衣於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乃罵曰："那得此道人，禄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叙勛僧正，何爲無隊父道人。"不爲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四座皆屬目。後還俗，以詩樂自樂，人莫能名之。

當時有個叫王斌的，不知道是什麼地方人。著有《四聲論》，在當時頗流行。王斌當初是道人，博覽經書，文雅有辯才，善寫作，能説解經義開導衆生，但不注意儀表。曾穿破爛衣服在瓦官寺聽雲法師講《成實論》，已經没有座位，惟有僧正慧超座還空着，王斌直接坐在那側邊。慧超不能平坐，就駡道："哪有這樣的道人，没大没小像隊父似地冒犯人。"於是命人驅趕他。王斌笑道："既然有叙録功勛的僧正，爲什麼没有隊父道人。"不爲所動。但問難含有機鋒，言詞條理清晰又抑揚頓挫，四座爲之矚目。後還俗，以詩賦音樂自娱，人們都不知道他的名字詳情。

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尚方。尋有赦，厥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始安王蕭遥光造反，陸厥之父陸閑被誅殺，陸厥因而被關在牢中。不久大赦，陸厥感動痛哭而死，時年二十八歲。有文集流行於世。

時有會稽虞炎以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驍騎將軍。

同時有會稽虞炎以文字才華與沈約一起被文惠太子所賞識，非常受青睞，官至驍騎將軍。

陸襄

襄字師卿，厥第四弟也。本名衰字趙卿，有奏事者誤字爲襄，梁武帝乃改爲襄字師卿。

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著作佐郎。後昭明太子統聞襄業行，啓武帝引與游處。自廬陵王記室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并掌管記。出爲揚州中從事，以父終此官，固辭。武帝不許，聽與府司馬换廨居之。

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傅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常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

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毁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誡喻。

中大通七年，爲鄱陽内史。先是郡人鮮于琮服食修道法，常入山采藥，拾得五色幡毦，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琮先與妻別室，望琮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爲神。大同元年，遂結門徒殺廣晋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修城隍爲備，及賊至破之，生獲琮。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黨與，因求貨賄，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罹禍，唯襄郡枉直無濫。人作歌曰："鮮于抄後善恶分，人無横死賴陸君。"

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争，遂相誣告。襄引入内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

陸襄字師卿，陸厥第四個弟弟。本名衰字趙卿，有位上奏的人把"衰"錯寫作"襄"，梁武帝就改爲襄字師卿。

梁武帝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上表薦舉陸襄，從他家徵召來任著作佐郎。後來昭明太子蕭統聽説陸襄的學業和品行，啓奏梁武帝帶上他一起出游，從任廬陵王的記室到任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兼掌任管記。外放任揚州中從事，因父親臨死時任此職，堅决推辭。武帝不許，聽任與府司馬换衙門居住。

昭明太子蕭統敬重老人，陸襄母親年近八十，與蕭琛、傅昭、陸杲每月常派人去慰問，賜予美食衣服。陸襄母親常常突然心痛，藥方需要三升粟漿。時值冬月，太陽又快落山，無處求粟，突然有老人上門賣粟漿，數量正好是藥方劑量。正要付錢，突然失去老人踪影，當時都認爲是陸襄孝順感人所致。

後任太子家令，又掌任管記，母死守喪離職。陸襄已經五十歲，哀傷過度，太子擔心他，每天派人去慰問。

梁武帝中大通七年，任鄱陽内史。先前郡人鮮于琮服藥修煉道法，常進山采藥，拾到五色幡旗羽飾，又在地裏獲得石璽，感到很驚奇。鮮于琮先與妻子分室居住，望鮮于琮居住地常有異様雲氣，更加以爲神奇。大同元年，就糾集門徒殺廣晋令王筠，僭號上願元年，設置官制屬吏。他的黨徒相互傳播迷信，信徒有萬餘人，將要出擊郡府。陸襄先已率領百姓官吏將城隍改修戰備，等到賊兵來，大破賊兵，活捉鮮于琮。當時鄰郡豫章、安成等郡守查辦鮮于琮黨羽，乘機敲詐勒索，都没有實際結果，有的無辜者全家遭殃，惟獨陸襄郡查辦公正不濫辦案。人們作歌唱道："鮮于查辦後善惡纔分清，人們没有横死，多虧有陸君。"

又有彭、李二家，先因爲忿吵相争，後演爲相互誣告。陸襄把二人引進内室，不加責難，祇和聲細語勸解。二人感懷恩德，深刻自責悔過。於是爲他倆擺設酒席讓他倆盡興，散席後同車回

還，因相親厚。人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鬥既罷，仇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寧。郡人李眖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敕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乞還。

太清元年，爲度支尚書。侯景圍臺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還吳。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唐，會海鹽人陸黯舉義襲郡，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爲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衆躡子仙，與戰，黯敗走，吳下軍聞之亦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

襄弱冠遭家禍，釋服猶若居憂，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年。侯景平，元帝贈侍中，追封餘干縣侯。

陸雲公

雲公字子龍，襄兄完子也。完位寧遠長史、琅邪彭城二郡丞。

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嘆異之。及長，好學，有才思，爲平西湘東王繹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嘆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武帝，召爲尚書儀曹郎，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遷中書黄門郎，兼掌著作。

雲公善弈棋，嘗夜侍坐，武冠觸燭火。帝笑謂曰：“燭燒卿貂。”帝將用爲侍中，故以此戲之。時天泉池新製鯿魚舟，形闊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

家，因此互相關係密切。人們又作歌道：“陸君執政，没有怨家。吵鬥一完，仇人共車。”在任六年，郡中極安寧。郡人李眖等四百二十人進京拜表，陳述陸襄仁德教化，請求在郡中立碑，下敕准許。又上表乞求陸襄留任，陸襄堅決要求回京。

梁武帝太清元年，任度支尚書。侯景圍攻臺城，讓陸襄在侍中省當班。臺城陷落，陸襄逃回吳郡。侯景部將宋子仙進攻錢唐，正值海鹽人陸黯起義襲擊郡城，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舉陸襄代管郡事。當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避敵軍來吳，陸襄派人迎立蕭寧爲盟主，派陸黯及兄子映公率領人追擊子仙，交戰，陸黯失敗逃走，吳下軍隊聽了這消息也潰散了。陸襄躲藏在墳墓下，一夜憂憤而死。

陸襄二十歲時遭家難，脱去了喪服還像在爲父母服喪，終生吃素食穿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説殺生有五十年。侯景被平定，梁元帝追贈陸襄侍中，追封餘干縣侯。

陸雲公字子龍，陸襄兄陸完之子。陸完任寧遠長史、琅邪彭城二郡丞。

雲公五歲誦記《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能記住大概。叔祖父陸倕與沛國劉顯質問十件事，雲公對答，没有錯誤，劉顯驚嘆。年長，好學，有才思，爲平西湘東王蕭繹行參軍。雲公先前製作了《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卸任經過碑前，讀碑文嘆道：“真是今天的蔡伯喈。”張纘回京掌管選官，向梁武帝進言用雲公，召爲尚書儀曹郎，入壽光省值班，以本官管著作郎事宜。累升任至中書黄門郎，兼管著作。

雲公善於下圍棋，曾經夜間侍坐，武冠碰着燭火。皇上笑着對他説：“燭火燒着了你的冠貂。”皇上將要委任他爲侍中，所以以此調侃他。當時天泉池新造鯿魚舟，形狀寬而短，皇上暇日常划此舟，朝臣中衹帶上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當時年紀、職位都還輕也

預焉。

太清元年卒，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黄門殞逝，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其爲士流稱重如此。

雲公從父兄才子，亦有才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與雲公并有文集行於世。

陸瓊　陸從典

雲公子瓊字伯玉，幼聰慧，有思理。六歲爲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下并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

十一，丁父憂，毁瘠有至性，從祖襄嘆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爲少。"及侯景作逆，携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

陳天嘉中，以文學累遷尚書殿中郎。瓊素有令名，深爲陳文帝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并中敕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宫管記。

及宣帝爲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宣帝，言瓊"識具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兹選，雖階次小逾，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

太建中爲給事黄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選事，掌誥詔，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

在其中。

太清元年雲公去世，張纘當時鎮守湘州，寫信給雲公叔陸襄兄陸晏子説："京城信使到來，仁兄子賢弟黄門郎逝世，不僅是您家痛失家寶，實在是有共識的人共同的悲哀。"他被士人階層稱贊到這樣的高度。

雲公堂兄才子，也有才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與雲公都有文集流傳於世。

雲公子陸瓊字伯玉，年幼聰明，有思辯能力。六歲寫五言詩，很有文采。梁武帝大同末年，雲公接受梁武帝詔令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下官員都集中參加校定。陸瓊時年八歲，在客人面前覆盤，因此都城稱他爲"神童"。朱异對梁武帝説了，召見他，陸瓊風采神情警悟光彩照人，進退舉止一絲不苟，皇上很賞識他。

十一歲，父親去世，悲傷過度，充分流露真情至性。叔祖父陸襄嘆道："此兒必定擔當起家族支柱，正所謂有一個并不見得少。"到侯景叛亂，携母逃難到縣西鄉，勤奮刻苦讀書，日夜不懈怠，於是博學多聞，擅長寫作。

陳文帝天嘉年間，因文學造詣累次升任至尚書殿中郎。陸瓊素來有美名，深爲陳文帝所賞識。到討伐周迪、陳寶應等人時，都官符及各大文件，一并敕令交給陸瓊寫作。遷新安王文學，掌管東宫管記。

及至陳宣帝任司徒時，精選部下佐吏，吏部尚書徐陵推薦陸瓊給宣帝，説陸瓊"見識優異敏鋭，文史兼長，曾進郎署作官，年歲較長，倘若左西掾缺人，是擔當此職的最佳人選。儘管以前有小小的升級，但他屈居下僚停滯不前太久了"。於是任司徒左西掾。不久兼通直散騎常侍，出使北齊。

陳宣帝太建年間，任給事黄門侍郎，轉中庶子，領大著作，修撰國史。陳後主即位，在中書省值班，掌管詔誥文件。後主至德元年，任度支尚書，參與選官事宜，掌管詔誥文件，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務。先前，陸瓊父陸雲公奉梁武

武敕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有識鑒。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尚書右僕射袁憲舉瓊，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號爲稱職。

帝詔令撰寫《嘉瑞記》，陸瓊遵循記文主旨寫作續篇，從陳武帝永定年寫到陳後主至德年止，完成一家之言。遷任吏部尚書，仍舊掌管著作。陸瓊對譜牒精熟，很有鑒識。先前吏部尚書宗元饒去世，尚書右僕射袁憲推選陸瓊，宣帝未任用，這時擔任此職，都説稱職。

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逾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禄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疾不視事。

陸瓊生性謙虛儉樸，不自稱官職，即使官位聲望漸漸上升，但更堅持往日心志。園林池塘屋宇，没有改建，車馬衣服不崇尚光鮮華美，一年四季的官職俸禄，都分給家族，家裏没有餘財。晚年感懷君恩又安分守己，一心避開權貴，一直藉口有病不管事。

俄丁母憂。初瓊之侍東宫，母隨在官舍，及喪還鄉，詔加賻贈，後主自制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毁，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不久母親去世。先前陸瓊侍奉東宫，母親隨他住在官舍，臨送喪回鄉，下詔加賜喪資，後主親自寫碑志銘，朝野人士艷羨不已。陸瓊思念雙親過度，以致在至德四年去世。有文集二十卷流行於世。

子從典，字由儀，幼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賦》，其詞甚美。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命家中墳籍皆付之，從典乃集瑜文爲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

兒子陸從典，字由儀，幼小聰敏。年方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提筆擬作，便有可觀之處。十二歲寫作《柳賦》，文詞很美。叔父陸瑜特别欣賞。陸瑜臨終時，命令將家中書籍都交給從典，從典於是收集陸瑜文編爲十卷，寫了一篇序言，文詞工美。

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群書，位太子洗馬、司徒左西掾。陳亡入隋，位著作佐郎。尚書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坐弟受漢王諒職免。後卒於南陽縣主簿。

從典特别好學術，博覽群書，任太子洗馬、司徒左西掾。陳滅亡後在隋朝作官任著作佐郎。尚書右僕射楊素奏請從典續寫司馬遷《史記》接着寫到隋朝止，此書未寫成，因弟弟接受漢王楊諒的官職而被免官。後死在南陽縣主簿任上。

陸琰　陸瑜

琰字温玉，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

陸琰字温玉，陸瓊的堂弟。父親陸令公，任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

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累遷宣惠始興王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陳文帝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帝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

陸琰幼小成爲孤兒，愛好讀書有志向操行。州裏舉薦爲秀才。累次升任至宣惠始興王外兵參軍，值班嘉德殿學士。陳文帝聽覽政事之餘，頗留心史書，因陸琰博學，善於誦讀，安置在身旁。曾令陸琰寫《刀銘》，陸琰提筆一揮而就，没有修改字句，皇上驚嘆贊賞許久，賜給一襲衣服。不久兼通直散騎常侍，作爲琅邪王厚的副

齊，至鄴而厚卒，琰爲使主。時年二十餘，風氣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太建初，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宫管記。丁母憂去官，卒。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

使出使北齊，到鄴地王厚去世，陸琰爲正使。時年二十餘歲，風度極美，對答優雅敏捷，齊士大夫很是爲之傾倒。陳宣帝太建初年，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宫管記。爲守母喪辭官，去世。陳後主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

琰寡欲，鮮矜競，游心經籍，晏如也。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

陸琰清心寡欲，極少自誇争强好勝，喜歡博覽群書，爲人嫻静從容。所寫的文件文章，多不留存，陳後主搜集他的遺文，編成二卷。

弟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再遷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宫學士。兄琰時爲管記，并以才學娱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

弟陸瑜字幹玉，年少立志學習，文詞美麗，州裏舉爲秀才。再遷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宫學士。此時兄陸琰正任管記，都以才學作爲娱樂之臣侍奉在皇上左右，當時人們把他倆比作“二應”。

太建中，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瑜聰敏强記，常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并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群書，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爲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論述其美，詞甚傷切。至德二年，追贈光禄卿。有集十卷。瑜有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陳宣帝太建年間，累次升任至太子洗馬，中舍人。陸瑜聰敏博文强記，常向汝南周弘正學《莊子》、《老子》，向僧滔法師學《成實論》，通曉這些書的主要思想。當時皇太子好學，要博覽群書，因子部、集部書籍繁多，命令陸瑜抄撰，未完成而死。太子爲他流淚，親自撰寫祭文，并與詹事江總論述他的優點，文詞很悲切。陳後主至德二年，追贈光禄卿。有文集十卷。陸瑜有堂兄陸玠，堂弟陸琛。

陸玠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也。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後主在東宫，徵爲管記，仍兼中舍人。尋以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之，爲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陸玠字潤玉，梁大匠卿陸晏子之子。心胸大度，文雅有見識，好學能寫作。陳後主在東宫時，徵召爲管記，仍兼中舍人。不久因病失明。即將回歸故里，太子脱衣贈給他，爲之流淚。陳宣帝太建八年去世，陳後主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文集十卷。

陸琛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也。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後主嗣位，爲給事黄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疏，坐漏泄禁中語，詔賜死。

陸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陸丘公之子。年少警悟英俊，侍奉繼母以孝順聞名。陳後主即位，爲給事黄門侍郎、中書舍人，參與掌管機密。陸琛生性很大意，因泄露皇宫禁中的話語，詔令賜死。

陸杲　陸徽　陸煦　陸罩

陸杲字明霞，吴郡吴人也。祖徽字休猷，宋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爲文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

陸杲字明霞，吴郡吴人。祖父陸徽字休猷，在宋補任建康令，清廉公平無私，受宋文帝賞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任平越中郎將、廣州刺

將、廣州刺史，加督，清名亞王鎮之，爲士庶所愛咏。二十三年，爲益州刺史，亦加督，恤隱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静息，人物殷阜，蜀土安之。卒於官，身亡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痛惜之，謚曰簡子。

父叡，揚州中從事。

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韵舉止頗類，時稱曰"無對日下，唯舅與甥"。爲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坐丞郎并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後爲司徒從事中郎。梁臺建，爲相國西曹掾。

天監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婞直，無所顧望。時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污數百萬，杲奏收劾之。中書舍人黄睦之以肩事托杲，杲不答。梁武聞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識睦之不？"答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謂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帝曰："陸杲是臣親通，小事彈臣不貸。"帝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不畏强禦。

爲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爲下所稱。歷左户尚書，太常卿。出爲臨川内史，將發，辭武帝，於坐通啓，求募部曲。帝問何不付所由呈聞。杲答所由不爲受。帝頗怪之，以其臨路不咎問。後入爲金紫光禄大夫、特進。卒，謚質子。

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

弟煦，學涉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晋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并行於時。

史，加都督，清譽美名僅次於王鎮之，深受士庶族人愛戴傳誦。二十三年，任益州刺史，也加都督，防範事故於未然極有辦法，恩威并施，寇盜消失，人民殷實，物産豐富，蜀地安康。死在官任上，去世那天，家裏没有多餘財産，宋文帝很痛惜，謚號簡子。

父親陸叡，爲揚州中從事。

陸杲年少好學，工書畫，舅舅張融有高潔的美名，陸杲風度舉止很像他，當時人稱道"眼下日益没有匹配人物，衹有舅舅與外甥"。任命爲尚書殿中曹郎，拜官之日，八座丞郎都到上省行交接禮，但陸杲遲到，没趕上時刻，因而免職。後任司徒從事中郎。梁武帝被封爲梁王，梁府建立，任相國西曹掾。

梁武帝天監五年，任御史中丞。性格耿直剛愎，無所顧忌。當時山陰令虞肩在任期間貪污數百萬，陸杲上奏彈劾拘捕他。中書舍人黄睦之因虞肩事托請陸杲，陸杲不答應。梁武帝聽説了就問陸杲，陸杲答道："有此事。"皇上説："認識睦之否？"答道："臣不認識此人。"正好睦之在皇上側面，皇上指給他看："這人就是。"陸杲對睦之説："你這小人，怎敢讓罪人任御史中丞。"睦之驚慌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陸杲的堂舅，陸杲曾因公事彈劾張稷，張稷乘陪皇上宴飲之機説："陸杲是臣的近親，因小事彈劾臣，也不寬貸手軟。"皇上説："陸杲職責管這類事，你爲什麽懷恨在心呢？"陸杲在此任上，號稱不畏强勢。

任義興太守，在郡寬政愛民，爲部下、百姓稱頌。歷任左户尚書，太常卿。出任臨川内史，即將出發，向武帝辭行，在座上奏上啓文，請求招募部曲。皇上問他爲什麽不交付分管此事的部門呈上。陸杲回答説該部門不配接受。皇上很奇怪，因他臨上路不加追究。後入朝廷爲金紫光禄大夫、特進。去世，謚號質子。

陸杲素來信奉佛法，精於戒律，著《沙門傳》三十卷。

弟陸煦，學術上有思辯能力，任太子家令，撰寫晋書不成。又著有《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都流傳於世。

子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蕃，爲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於征虜亭，皇太子賜黄金五十斤，時人方之疎廣。母終，後位終光禄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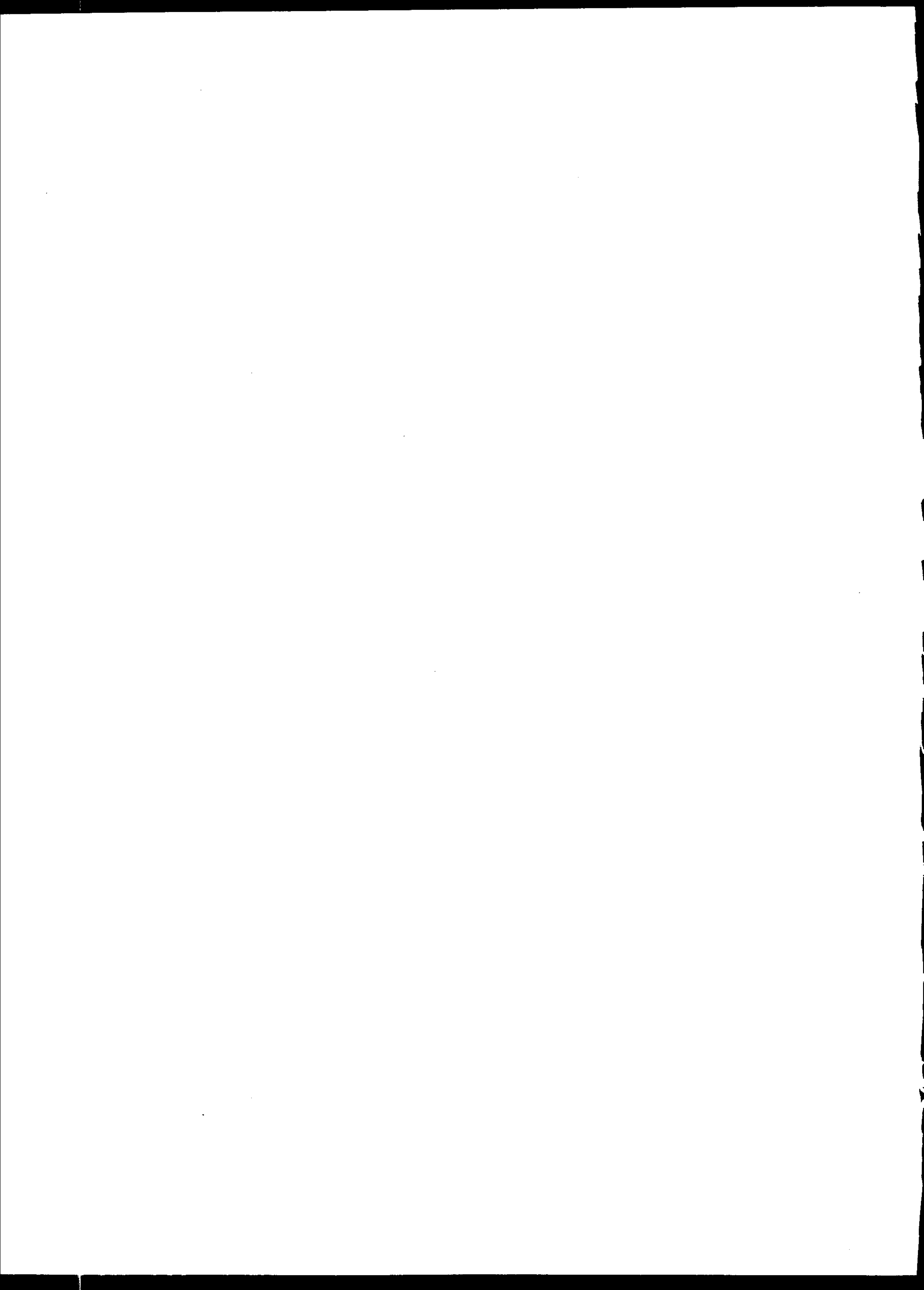
子陸罩字洞元，年少立志好學，讀書很多，善寫作。梁簡文帝作藩王，任記室參軍，撰寫簡文帝文集序。不久遷太子中庶子，掌任管記，深受禮遇。梁武帝大同七年，因母親年邁請求離職，公卿以下官員在征虜亭設宴餞行，皇太子賜給黄金五十斤，當時人們將他比作疎廣。母親去世，後死在光禄卿任上。

初，簡文在雍州，撰《法寶聯璧》，罩與群賢并抄掇區分者數歲。中大通六年而書成，命湘東王爲序。其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劉邵之《皇覽》焉。

當初，簡文帝在雍州，撰《法寶聯璧》，陸罩與群賢一道摘抄分類排列成編達幾年。梁武帝中大通六年，此書告成，命湘東王作序。參加編撰的作者有侍中國子祭酒南蘭陵蕭子顯等三十人，把它比作王象、劉邵參編的《皇覽》。

論曰：陸澄學稱博古，而用不合今。夫干將見重於時，貴其所以立斷，於事未能周務，書厨得所譏矣。叔明持身有檢，殆爲人望，雅道相傳，可謂載德者也。杲諒直見稱，罩文以取達，亦足美乎。舊陸徽著傳，事迹蓋寡，今以附孫杲上云。

論曰：陸澄學術上博古，但在學以致用上却不符合現實。名劍干將被時人看重，是珍視它的鋒利，辦事不能成事，“書橱”的稱號正諷刺得恰到好處。叔明潔身自好，很有人望，傳播正道，可以説是積德之人。陸杲以誠實耿直著稱，陸罩因文學才能做官顯赫，也足稱美事了。原先陸徽撰寫傳記，事迹簡略，現在附上孫兒陸杲的傳文。



南史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庚杲之（叔父）蓽　王諶（從叔）摛 何憲 孔逷　孔珪
劉懷珍（子）靈哲（從父弟）峻 劉沼（從子）懷慰
（懷慰子）霽 杳 歊（懷珍從孫）訏（懷珍族弟）善明

庚杲之

庚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位義興太守，以善政聞。父粲爲宋南郡王義宣丞相城局參軍，王舉兵，見殺。

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劉勔見而奇之，謂曰："見卿足使江漢崇望，杞梓發聲。"解褐奉朝請，稍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菹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庚郎貧，食鮭嘗有二十七種。"

杲遷尚書左丞。王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爲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爲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與儉書曰："盛府元僚，實難其選。庚景行泛淥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人以入儉府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歷位黄門吏部郎，御史中丞，參大選。美容質，善言笑。嘗兼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坐，謂齊武帝曰："庚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上甚悦。王儉仍曰："國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許其假

庚杲之字景行，新野人。祖父庚深之，位義興太守，以善政聞名。父親庚粲爲宋朝南郡王劉義宣丞相城局參軍，南郡王起兵叛亂，被殺。

杲之幼時有孝順的品行，宋司空劉勔見了他很驚奇，對他説："見到你，可以看出你足令江漢人士推崇仰望，杞梓發出聲音。"從平民初仕任奉朝請，不久遷尚書駕部郎。清貧自守，飯菜衹有韭菜醬、韭菜羹、生韭菜雜拌三樣。任昉曾開玩笑説："誰説庚郎貧，吃鮭魚曾有二十七種。"

升遷任尚書左丞。王儉對人家説："先前袁公做衛軍，要用我任長史，雖然没能就任，總歸意向如此。今天也應像我輩人一樣。"就委任杲之爲衛將軍長史。安陸侯蕭緬致信王儉説："政要府第重要輔臣，實在很難有合適人選。庚景行蕩舟清水，依伴芙蓉，多麽美呀。"當時人們認爲進入王儉府是進入蓮花池，所以蕭緬的信以此贊美他。

歷任黄門吏部郎，御史中丞，參與選官。美貌，善於言笑。曾兼任侍中夾侍，柳世隆在御座旁，對齊武帝説："庚杲之被蟬冕映照，更有風采，陛下應當給他實職。"皇上很高興。王儉却説："國家因杲之清秀俊美，所以封他虚職，如果要給他安排實職，應當在胡諧之後。"

職。若以其即真，當在胡諧之後。”

武帝嘗與朝臣商略，酒後謂群臣曰：“我後當得何謚?”群臣莫有答者。王儉因目杲之，從容曰：“陛下壽等南山，方與日月齊明，千載之後，豈是臣子輕所仰量。”時人雅嘆其辯答。

武帝曾與朝臣議事，酒後對群臣說：“我死後應該得到什麽謚號?”群臣無人回答。王儉於是盯着杲之示意，杲之從容答道：“陛下壽比南山，正與日月同明，千載之後，哪是我們臣子敢輕易估量的。”當時人們贊嘆他的辯答。

杲之嘗兼主客郎對魏使，使問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既欲掃蕩京洛，剋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縮鼻而不答。

杲之曾兼主客郎，應答魏國使者，使者問杲之：“百姓爲什麽家家寫門帖賣住宅?”回答說：“朝廷已經决定掃蕩京洛，收復神州，所以家家賣房子。”魏使者縮鼻嗤笑不答話。

時諸王年少，不得妄稱接人，敕杲之及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游好。再遷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上甚惜之，謚曰貞子。

當時諸王年少，不能妄自稱封號待人接物，敕令杲之與濟陽江淹每五日見一次諸王，告誡諸王注意與好人交往。再次遷尚書吏部郎，參與選官事宜，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齊武帝永明九年去世，皇上很痛惜，謚號貞子。

庾蓽　庾喬

蓽字休野，杲之叔父也。仕齊爲驃騎功曹史。博涉群書，有口辯。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蓽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

庾蓽字休野，杲之的叔父。仕齊爲驃騎功曹史。博覽群書，有口才善辯論。齊武帝永明年間與北魏和親，任命庾蓽兼散騎常侍。回送魏使回來，拜任散騎侍郎，主管東宮管記事宜。

後爲荆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蓽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絶請托，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勛甚著，名地卑瑣，願名挂士流。時始興忠武王憺爲州將，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則不爲鄉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從事，憺命蓽用之，蓽不從。憺大怒，召蓽責之曰：“元起已經我府，卿何爲苟惜從事?”蓽曰：“府是尊府，州是蓽州，宜須品藻。”憺不能折，遂止。

後任荆州別駕，前後官員管理有方善始善終使荆州富饒起來了，庾蓽再任此職，以清廉作爲部下的表率，杜絶請托私情，蓋布被，吃蔬菜，妻子兒女不免飢寒。齊明帝聽説了就嘉許他，親手寫敕誇獎他，州裏引以爲榮。先前，梁州人益州刺史鄧元起功勛卓著，但名聲不大出身卑微，想挂名進入士族。當時始興忠武王蕭憺任州將，元起職位已很高，但做官不先做州官，就不爲鄉里人所知道，元起請求入士族籍出任州從事，蕭憺命令庾蓽任命，庾蓽不聽從。蕭憺大怒，召來庾蓽責斥道：“元起已經我府同意，你爲何捨不得一個州從事?”庾蓽説：“府是您的府，州是我的州，必須品藻人物，講究出身。”蕭憺不能使他屈服，就作罷了。

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百姓凶荒，米斗至數千，人多流散。蓽撫循甚有理，唯守公

累遷會稽郡丞，實管郡府事務。當時正處在社會衰敗之後，百姓遭受災荒，一斗米升值至數千，人口多流離失所。庾蓽安撫百姓有條不紊，

祿，清節愈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永陽王聞而饋之，蓽謝不受。

謹守公家官祿，更加清貧自守，致使有時一天開不了火。太守永陽王聽説後送去東西，庾蓽辭謝不接受。

天監元年卒，停尸無以斂，柩不能歸。梁武帝聞之，詔賜絹百匹，穀五百斛。

天監元年去世，停尸無衣收殮，靈柩不能回歸家鄉。梁武帝聽説後，詔令賜絹百匹，穀五百斛。

初，蓽爲西楚望族，兄子杲之又有寵於齊武帝，蓽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蓽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嶷，嶷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荆州。時蓽爲州别駕，益忽藹。及梁武帝踐阼，藹以西朝勛，爲御史中丞，蓽始得會稽行事，即耻之矣；會職事微有譴，帝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蓽大憤，故發病卒。

當初，庾蓽作爲西楚名門望族，兄長之子杲之又受齊武帝寵愛，庾蓽早就做了顯要官職。同鄉樂藹有才幹，向來與庾蓽不和，相互攀比。樂藹侍奉齊豫章王蕭嶷，蕭嶷死，樂藹仕途不得意，從步兵校尉任上請求轉任回荆州。當時庾蓽任州别駕，更加看不起樂藹。到梁武帝登上帝位時，樂藹因長安的功勛，任御史中丞，庾蓽纔得任會稽行事，已經感覺羞耻；正巧職内事上小有譴責，皇上因樂藹是他的同鄉，派去宣旨訓誡。庾蓽極憤怒，所以發病身亡。

子喬復仕爲荆州别駕，時元帝爲荆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賤仕叨九流，選爲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勒喬聽興話到職。及屬元日，府州朝賀，喬不肯就列，曰："庾喬忝爲端右，不能與小人范興話爲雁行。"元帝聞，乃進喬而停興話。興話羞慚還家憤卒。世以喬爲不墜家風。

兒子庾喬入仕又任荆州别駕，當時梁元帝任荆州刺史，而州人范興話以寒門出身做官忝居九流，選爲州主簿，又皇太子令提及他，所以元帝勒令庾喬聽任興話到任。臨就職當天，府州官員來祝賀，庾喬不肯入列，説："庾喬愧爲長官，不能與小人范興話排列在一起。"元帝聽了，就進升庾喬而停興話的職。范興話羞愧回家，憂憤而死。世人以爲庾喬没有敗壞家風。

庾敻

喬子敻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又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敻必爲方伯，無餒乏之慮。及魏剋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

庾喬的兒子庾敻年少聰慧，家財富有，好客，吃飯必列鼎而食。又形體面容豐滿俊美，臉頰開闊，人都説庾敻必定成爲方伯，没有飢餓乏食的顧慮。到北魏攻克江陵時，終於致使他餓死。同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孔尖削，有條皺紋連着口，竟然豐衣足食而終。

王諶

王諶字仲和，東海郯人，晋少傅雅玄孫也。祖慶，員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

王諶字仲和，東海郯人，晋朝少傅王雅的玄孫。祖父王慶，爲員外常侍。父親王元閔，爲護軍司馬。

宋大明中，沈曇慶爲徐州，辟諶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彧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及彧即帝位，

宋孝武帝大明年間，沈曇慶任徐州刺史，任命王諶爲迎主簿，又爲州迎從事，湘東王劉彧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到劉彧即帝位，爲明帝，

是爲明帝，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諶有學義，見親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慘僻，諶屢諫不從，請退，坐此繫尚方。

後拜中書侍郎。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棋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後爲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黄門郎。

齊永明初，累遷豫章王太尉司馬。武帝與諶相遇於宋明之世，甚委任之。歷黄門郎，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

諶貞正和謹，朝廷稱爲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江王中軍長史，又徙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行南兖府州事。諶少貧，常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爲人説之，世稱其達。九年卒。

王諶任司徒參軍，兼任薛令，兼中書舍人。王諶有學識，被明帝賞識，常在左右。明帝行事怪僻殘忍，王諶屢諫不聽，請求辭退，因此獲罪被關進尚方。

後來任中書侍郎。明帝好下圍棋，設置圍棋州邑，任命建安王休仁爲圍棋州都大中正，王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爲清定訪問。王諶後任尚書左丞，領東觀祭酒，東觀即是明帝所建的總明觀。遷任黄門郎。

齊武帝永明初年，累次升遷任豫章王太尉司馬。武帝與王諶是在宋明帝時期相識的，很信任他。歷任黄門郎，兼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

王諶正直堅貞，和氣嚴謹，朝廷官員都稱他爲善人，多與他親善。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轉任廬江王中軍長史，又轉任西陽王子明征虜長史，實管南兖府州事務。王諶少年貧困，常自己紡紗織布，到升官顯貴之後，常向别人説起往事，世人都稱贊他的放達。九年去世。

王摛

諶從叔摛，以博學見知。尚書令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虚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自此始也。儉嘗使賓客隸事多者賞之，事皆窮，唯廬江何憲爲勝，乃賞以五花簟、白團扇。坐簟執扇，容氣甚自得。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章既奥，辭亦華美，舉坐擊賞。摛乃命左右抽憲簟，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者負之而趨。"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

爲秣陵令，清直，請謁不行。羽林隊主潘敞有寵二宫，勢傾人主。婦弟犯法，敞爲之請摛，摛投書於地，更鞭四十。敞怒譖之，明日而見代。

王諶堂叔王摛，因博學被皇上賞識。尚書令王儉曾會集才學之士，綜合校理事物虚實，分類隸屬編排，叫做隸事，隸事是從這兒開始的。王儉曾讓賓客引用典故，多者受賞，典故已用完，惟有廬江何憲獲勝，就賞給五花簟、白團扇。何憲坐在簟上，手執白團扇，得意洋洋。王摛遲到，王儉把隸事給他看，説："你能贏他嗎？"王摛提筆一揮而就，文章典奥，辭藻華麗，全部在座的人都拍手贊賞。王摛就命令左右的人抽走何憲的簟，親手奪下扇子，登車而去。王儉笑道："這就是力氣大的人可以背起來小跑。"竟陵王子良考試諸學士，祇有王摛每問必能答對。

任秣陵令，清廉正直，請托干求不風行。羽林隊主潘敞深受二宫寵信，權勢巨大不亞於皇上。潘敞妻弟犯法，潘敞爲他請托王摛，王摛把來信擲在地上，加鞭刑四十。潘敞發怒誣告他，

永明八年，天忽黄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頌》。摛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武帝大悦，用爲永陽郡。後卒於尚書左丞。

第二天被替代。

永明八年，天空忽然變成黄色照射大地，衆人没有能解釋的。司徒法曹王融獻上《金天頌》。王摛説："這不是金天，應叫做瑞氣祥光。"武帝大悦，委任爲永陽郡太守。後死在尚書左丞任上。

何憲

何憲字子思，廬江灊人。博涉該通，群籍畢覽，天閣寶秘，人間散逸，無遺漏焉。任昉、劉渢共執秘閣四部書，試問其所知，自甲至丁，書説一事，并叙述作之體，連日累夜，莫見所遺。宗人何遁，退讓士也，見而美之，願與爲友。

何憲字子思，廬江灊人。知識廣博，博覽群書，連天閣寶貴的秘籍和散逸在人間的書籍，都没有遺漏。任昉、劉渢一道手執秘書閣四部書籍，試問他知道多少，自甲部到丁部，每書説一事，并且叙述寫作體例，連日累夜，没見遺漏。同宗何遁，是謙遜退讓之士，見了他倍加贊美，希望與他結交爲友。

憲位本州别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

何憲位本州别駕，國子博士。永明十年出使北魏。

孔逷

時又有孔逷字世遠，會稽山陰人也。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尚書儀曹郎，屢箴闕禮，多見信納。上謂王儉曰："逷真所謂儀曹，不忝厥職也。"儉爲宰相，逷常謀議帷帳，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逷，猶陛下之有臣。"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人呼孔逷何憲爲王儉三公。及卒，儉惜之，爲撰祭文。

同時又有孔逷字世遠，會稽山陰人。愛好典故之學，與王儉是至交好友。宋順帝昇明年間爲齊王尚書儀曹郎，多次進言缺禮，多被實實在在地采納。皇上對王儉説："孔逷真是真正的儀曹，不愧此職。"王儉任宰相，孔逷在王儉帳下謀議，在選任官員時，每每很不顧鄉里親情。王儉從容啓奏皇上："臣有孔逷，就像陛下有了臣。"永明年間爲太子家令，死在此職上。當時人稱呼孔逷、何憲爲王儉三公。去世時，王儉極痛惜，爲之撰寫祭文。

孔珪　孔靈產

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晋安太守，有隱遁之志。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静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沱。東出過錢唐北郭，輒於舟中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齊高帝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白高帝曰："攸之兵衆雖强，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高帝驗其言，擢遷光禄

孔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祖父孔道隆，位侍中。父親孔靈產，宋明帝泰始年間，任晋安太守，有歸隱的志向。在禹井山建立館舍，修道精深專心。吉日在静屋中向四方朝拜，痛哭流涕，淚流滿面。向東出行，路過錢唐北郭，就在舟中遥拜杜子恭墓。從此地到都城，都朝東坐，不敢背向側向。宋蒼梧王元徽年間，爲中散大夫，頗懂星象天文，愛好術數。齊高帝輔佐朝政，沈攸之起兵叛亂，靈產對高帝説："攸之兵馬雖强，以天時冥數觀看，没什麽作爲。"高帝要驗證他的話，提拔他爲光禄大夫，用竹籠裝着

大夫，以篚盛靈産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産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贈君古人之服。"當世榮之。

靈産上靈臺，讓他占候。送給靈産白羽扇、素隱几，説："君有古人之風，所以贈君古人衣服。"當時人以爲這是他的榮耀。

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舉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爲驃騎，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爲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妒無禮，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

孔珪年少時學問修養就有美名，太守王僧虔見了他就很推重，引薦爲主簿。舉爲秀才，再遷殿中郎。高帝任驃騎將軍，選拔孔珪爲記室參軍，與江淹一道掌管文書。任尚書左丞，父死守父喪離職。與兄仲智回去居住在父親的山房。仲智妾李氏驕横忌妒無禮，孔珪告狀請太守王敬則殺了她。

永明中，歷位黄門郎，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承用晋時張、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尚書删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煩害，録其允衷，取張斐注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七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謬。詔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則制旨平决。至九年，珪表上《律文》二十卷，《録序》一卷，又立律學助教，依《五經》例，詔報從之。事竟不行。轉御史中丞。

齊武帝永明年間，歷位黄門郎，太子中庶子、廷尉。南朝歷代沿用晋朝時張、杜法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多次審訊囚徒，詔令法官詳細補正舊法的注文。先前尚書删定郎王植寫定法律，奏上，删削其中煩瑣有害的部分，保留其中允當的部分，收録張斐注釋七百三十一條，杜預注七百九十一條，有的需要結合二家兩種注釋纔能使意義完備，又收録了一百零七條，注釋相同的收録一百零三條，集爲一書，共一千七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求交付外官詳細校正，擿校此書的違失錯誤之處。詔令實施遵守。對此，公卿八座商議，考校訂正舊法的注文，遇有判刑宜從輕或從重之處，竟陵王子良提議多數從輕。其中朝議不能决斷的，就由皇上下旨評議决定。到九年，孔珪上表奏進《律文》二十卷，《録序》一卷，又設立律學助教，依照《五經》慣例，下詔答覆實施遵循此律。最終未施行。孔珪轉御史中丞。

建武初，爲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珪以魏連歲南伐，百姓死傷，乃上表陳通和之策，帝不從。徵侍中，不行，留本任。

齊明帝建武初年，爲平西長史、南郡太守。孔珪以北魏連年南伐，百姓遭殃死傷，就上表陳述講和的策略，皇上不采納。徵召爲侍中，不就任，留在原任。

珪風韵清疏，好文咏，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并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内，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

孔珪風度清韵疏朗，愛好作文咏詩，酒量達七八斗。與妻兄張融情趣相投，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何點弟何胤都是至交好友，不樂意俗世事務。住宅院内大規模營造假山水池，一人憑几獨酌，别無雜事煩擾。門庭之内，雜草不剪，其中有青蛙鳴叫，有人問他："想做陳蕃？"

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慚色。

孔珪笑答道:"我把這當作兩部音樂鼓吹,何必仿效陳蕃。"王晏曾鳴鼓吹樂迎接他,聽見群蛙鳴叫,說:"這太吵人了。"孔珪說:"我聽音樂鼓吹還不如這蛙鳴。"王晏臉有愧色。

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珪疾,東昏屏除,以床舁之走,因此疾甚,遂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齊東昏侯永元元年,爲都官尚書,遷任太子詹事,加官散騎常侍。三年,孔珪生病,東昏侯屏除他,用椅子架他走,因此病更重,就去世了。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懷珍　劉靈哲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之後也。其先劉植爲平原太守,因家焉。祖昶從慕容德南度河,因家于北海都昌。宋武帝平齊,以爲青州中從事,位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位至陳、南頓二郡太守。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代膠東康王劉寄的後代。他的祖先劉植任平原太守,於是安家在那兒。祖父劉昶跟從慕容德南下渡過黃河,就定居在北海都昌。宋武帝平定齊地,任命劉昶爲青州中從事,官至員外常侍。伯父劉奉伯,在宋朝官至陳、南頓二郡太守。

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家。"本州辟主簿。

懷珍幼年隨奉伯到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外出打獵,百姓圍觀,惟獨懷珍避開不看,奉伯對此很驚異,說:"這孩子能振興我家。"本州辟任爲主簿。

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討平之。宋文帝問破賊事,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

宋武帝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徒司馬順則在東陽聚集黨徒,州裏派劉懷珍帶領數千人討伐平定司馬順則。宋文帝問破賊情況,懷珍推讓功勛不肯接受,親人責問原因,懷珍說:"先前國子尼以陳述他所斬獲河間人的首級爲耻,我豈能談論國家的勝利。"當時人們稱贊他。

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孝建初,爲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閤將軍,隨府轉太宰參軍。

江夏王劉義恭出鎮盱眙,路遇懷珍,因善於應對被看重,録爲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宋孝武帝孝建初年,爲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閤將軍,隨府轉任太宰參軍。

大明二年,以軍功拜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晋縣侯。司空竟陵王誕反,郡人王弼門族甚盛,勸懷珍起兵助誕,懷珍殺之。帝嘉其誠,除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憂去職。服闋,見江夏王義恭,義恭曰:"别子多年,那得不老?"對曰:"公恩未報,何敢便老。"義恭善其對。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因戰功拜任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予爵位爲廣晋縣侯。司空竟陵王劉誕造反,同郡人王弼家族很强盛,勸懷珍起兵幫助劉誕,懷珍殺了他。孝武帝嘉獎他的忠誠,授職豫章王子尚車騎參軍,母親去世守孝離職。守孝期滿,拜見江夏王義恭,義恭說:"與你分别多年,哪能不老?"答道:"您的恩情未報,怎敢那麽快就老。"義恭很滿意他的對答。

累遷黄門郎,領虎賁中郎將。桂

累次升遷爲黄門郎,領虎賁中郎將。桂陽王

陽王休範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出爲豫州刺史，加督。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建鄴。沈攸之在荆楚，遣使人許天保説結懷珍，斬之，送首於齊高帝，封中宿縣侯，進平南將軍，增督二州。

初，宋孝武世，齊高帝爲舍人，懷珍爲直閤，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高帝有白驄馬，嚙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别。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托之，豈計錢物多少。"

高帝輔政，以懷珍内資未多，徵爲都官尚書，領前將軍。以第四子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人領百騎進送晃。謂靈人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唯衛新，亦以迎故。"懷珍還，乃授相國右司馬。

及齊臺建，朝士人人争爲臣吏，以懷珍爲宋臺右衛。懷珍謂帝曰："人皆迎新，臣獨送故，豈以臣篤於本乎。"齊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封霄城侯。

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閑職，轉光禄大夫，卒。遺言薄葬。贈雍州刺史，謚敬侯。

子靈哲字文明，位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黄衣老公與藥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於枕間得之，如言而疾愈。藥似竹根，於齋前種，葉似蒐茈。

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焕，泰始中爲

休範造反，加封懷珍爲前將軍，守石頭城。出朝任豫州刺史，加封都督。建平王景素造反，懷珍派兒子靈哲領兵奔赴建鄴。沈攸之在荆楚，派使者許天保勸説，企圖勾結懷珍，懷珍斬天保，送首級給齊高帝，封中宿縣侯，進升爲平南將軍，增加督管二州。

先前，在宋孝武帝時期，齊高帝爲舍人，懷珍爲直閤，相識很早。懷珍請假回青州，高帝有白驄馬，咬人，不可騎，送給懷珍作爲送别禮。懷珍回贈百匹絹。有人對懷珍説："蕭公此馬不能騎，因此送給您。您回報上百匹絹，不是多了嗎?"懷珍説："蕭君器量宏大，怎會辜負人家的絹。我正想把身名托付給他，哪裏在乎多少錢財。"

高帝輔佐朝政，因懷珍任朝内職資歷不多，徵爲都官尚書，領前將軍。任命第四子蕭晃代任豫州刺史。有人懷疑懷珍不肯接受取代，高帝説："我還是百姓時，懷珍便與我推心置腹交友，何況在今天，怎會變心。"蕭晃出發已有一日，懷疑的議論仍不止，皇上就派軍主房靈人領百騎人馬追上去送行，對靈人説："議論的人説懷珍必有異心，我素來瞭解他，必定不會。你是他的同鄉，所以派你去，不僅保護新人，也是迎來舊友。"懷珍回來，於是授官爲相國右司馬。

齊建立臺署時，朝士人人争相來做臣子官吏，任命懷珍爲宋臺府右衛。懷珍對皇上説："人人都迎新，惟獨臣送舊，難道認爲臣忠於職守嗎?"齊建元元年，轉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改封霄城侯。

懷珍年老，以禁軍辛苦爲由，請求任閑職，轉光禄大夫，去世。遺言要薄葬。贈雍州刺史，謚號敬侯。

兒子劉靈哲字文明，任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的親生母親曾生病，靈哲親自祈禱，夢見黄衣老翁給他藥説："可以拿這藥服下，病可以立即痊愈。"靈哲驚醒，在枕頭間得到此藥，正如所言治愈了母親。藥像竹根，種在齋前，葉子像蒐茈。

嫡母崔氏及兄長之子景焕，在宋明帝泰始年

魏所獲。靈哲爲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

靈哲傾産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請之，魏人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位兖州刺史，隆昌元年卒。

間被北魏捕獲。靈哲身穿布衣，不聽音樂。懷珍去世，靈哲應繼承爵位，堅决推辭，認爲兄長之子在北魏不知生死，不容許越過他封侯。朝廷認爲他很仁義。

靈哲傾家蕩産要贖回嫡母和景煥，連續幾年未贖成。武帝哀憐他，命令出使北魏的使者請求放人，魏人送還，繼承懷珍爵位。靈哲任兖州刺史，在齊鬱林王隆昌元年去世。

劉峻 劉孝慶

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從父弟也。父珽之，仕宋爲始興内史。

峻生期月而珽之卒，其母許氏携峻及其兄法鳳還鄉里。宋泰始初，魏剋青州，峻時年八歲，爲人所略爲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寶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代都。居貧不自立，與母并出家爲尼僧，既而還俗。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鬚髮，及覺復讀，其精力如此。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江南人士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拔。

齊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標。自以少時未開悟，晚更厲精，明慧過人。苦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群書，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黌中濟濟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魯鈍也。時竟陵王子良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齊明帝時，蕭遥欣爲豫州，引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遥欣尋卒，久不調。

梁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秘閣。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安

劉峻字孝標，本名法武，懷珍的堂弟。父親劉珽之，仕宋爲始興内史。

劉峻生下滿月，珽之就去世了。母親許氏携帶劉峻及其兄法鳳回故鄉。宋明帝泰始初年，北魏攻克青州，劉峻時年八歲，被人掠去中山做奴隸。中山富人劉寶憐憫劉峻，用束帛贖出他，教他書學。魏人聽説他在江南有親戚，就遷徙他們到代都。生活貧困不能自立，與母一道出家爲僧人尼姑，不久還俗。劉峻好學，寄宿在人家廊廡下，自學讀書，常點燃麻炬，通宵達旦地學習。有時昏睡，燒着鬚髮，醒來接着讀書，他的精力是如此旺盛。當時魏孝文帝選拔了衆望所歸的人，江南人才中的才學之士都被提拔，劉峻兄弟却未被選拔。

齊武帝永明年間，一起奔回江南，改名劉峻字孝標。自認爲少年未開化，晚年更加勤奮，聰敏過人。很苦惱自己見聞不廣博，聽説有異書，必定前往請求借閲。清河崔慰祖稱他爲“書淫”。就這樣博極群書，文采美好特出。所以他《自序》説：“學校人才濟濟都升堂，也有愚蠢的人解衣裳。”這是説他少年時愚魯遲鈍。當時竟陵王子良招徠學士，劉峻於是托人請求任子良王國的職務。吏部尚書徐孝嗣壓制不允許，任命爲南海王侍郎，不就任。至齊明帝時，蕭遥欣任豫州太守，引用爲府刑獄，禮遇優厚。遥欣不久去世，劉峻許久没調官。

梁武帝天監初年，召進西省，與學士賀蹤在秘閣校書。劉峻兄孝慶此時爲青州刺史，劉峻請假省親去看望他，因私載禁物，被有關部門上奏免官。安成王蕭秀推重劉峻，等到安成王遷荆

成王還荆州，引爲户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游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

初，梁武帝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沈約之徒皆引短推長，帝乃悦，加其賞賚。會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峻，峻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引見。及峻《類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徧略》以高之，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其懷。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并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其事。其文論并多不載。

峻又嘗爲《自序》，其略云：

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坎坷。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世，手握兵符，躍馬肉食；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歡。此一異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剛强，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郁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莫，世不吾知，

州，任用劉峻爲户曹參軍，給他書籍，令他編撰《類苑》。還没編成，又因病去職。於是游覽東陽紫巖山，築造房子居住在那裏。寫《山栖志》，文筆很美。

當初，梁武帝招攬文學之士，有很高才能的人多被引進朝廷，不拘高低次第地提拔。劉峻行事任性，不能隨大流。武帝常召集文士策問經史之事，當時范雲、沈約一類人都引經據典，論説自如，皇上大悦，大加賞賜。剛好策問“錦被”事，都説用完，皇上試着叫劉峻策對，劉峻當時貧困困苦，閑散無固定職守，忽地請求給他紙筆，作策對排列十多件事，坐客都驚奇，皇上也不覺變了臉色。從此厭惡他，不再引見。劉峻《類苑》編成，共一百二十卷，皇上當即命令諸學士編撰《華林徧略》以超過它，最終不被任用。於是著《辯命論》寄托情懷。著成，中山劉沼致信問難他，共兩次書信往來，劉峻都回信申辯分析。正巧劉沼去世，没見着劉峻後來的回信，劉峻就寫書叙述此事。他的文章論著都多不被記載。

劉峻又曾寫《自序》，大略説：

我把自己與馮敬通相比，相同之處有三點，不同之處有四點。那麽是哪幾點呢？敬通雄才蓋世，意志堅定有如金石；我雖然比不上，但高風亮節，慷慨健朗。這是一同。敬通正逢國家中興的開明君主，但終生未曾試用；我遇見絶代英明的君主，當年也被摒棄。這是二同。敬通有個善忌之妻，以致自己汲水臼米；我有潑悍之婦，也使家道坎坷。這是三同。敬通生當更始之期，掌握兵權，躍馬吃肉；我從小到大，鬱鬱不樂。這是一異。敬通有兒子仲文，做官功成名就；我遭受伯道一樣的災難，永無子孫。這是二異。敬通膂力剛强，老當益壯；我卑賤的身體有病，隨時可能死去。這是三異。即使敬通像芝草凋殘像蕙草被焚，最終填充溝壑，但被名人賢士所仰慕，遺風芬芳郁烈，愈久愈盛；我聲名寂寞，世人不知道我，魂魄一走，將如同秋草般死去。這是四異。所以努

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力自爲序，遺之好事云。

力寫作自序，遺留給好事者。

峻本將門，兄法鳳自北歸，改名孝慶字仲昌。早有幹略，齊末爲兗州刺史，舉兵應梁武，封餘干男，歷官顯重。峻獨篤志好學，居東陽，吴、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峻本是將門之子，兄長法鳳從北魏歸國，改名爲孝慶字仲昌。早年就有才幹謀略，齊末爲兗州刺史，領兵起義響應梁武帝，封餘干男，歷任顯赫重要的官職。劉峻獨獨篤志好學，住在東陽，吴郡、會稽人士多跟隨他學習。梁武帝普通三年去世，時年六十歲。門人學生私謚號玄靖先生。

劉沼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輿，晋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及長博學，位終秣陵令。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劉輿，爲晋朝驃騎將軍。劉沼幼年擅長寫作，年長博學，做官，死在秣陵令任上。

劉懷慰

懷慰字彦泰，懷珍從子也。祖奉伯，宋元嘉中爲冠軍長史。父乘人，冀州刺史，死於義嘉事。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日不用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仕宋爲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爲齊高帝心腹，懷慰亦預焉。

劉懷慰字彦泰，懷珍的侄子。祖父奉伯，宋文帝元嘉年間任冠軍長史。父親劉乘人，爲冀州刺史，死於宋文帝時晋安王子勛的叛亂。懷慰守喪不吃醋鹽，冬天不用棉衣，撫養弟妹，侍奉守寡的叔母，都有恩義。仕宋爲尚書駕部郎。懷慰的堂兄弟劉善明等爲齊高帝心腹，懷慰也參預進去了。

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都下。議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歸，乃置於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欲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

齊國建立，皇上想把齊郡設置在都城。商議的人認爲江右土地肥沃，流民聚集，就設置在瓜步，任命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皇上對懷慰説："齊邦是王業的基本，我正要委任你顯要職務，管理事宜，都委托給你。"又親手寫敕説："有文事必有武備，現賜你一口玉環刀。"

懷慰至郡，修城郭，安集居人，墾廢田二百頃，决沉湖灌溉。不受禮謁，人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高帝聞之，手敕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石。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潁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懷慰到郡就任，修建城郭，安置居民，開墾廢田二百頃，引沉湖水灌溉。不接受送禮物的拜訪，有人送他一斛新米，懷慰出示他吃的麥飯説："食有餘糧，不麻煩這樣做。"於是寫了《廉吏論》以表達他的志向。高帝聽説了，手書敕令獎賞。進官都督秦、沛二郡，妻兒在都城，賜給三百石米。兗州刺史柳世隆給懷慰的信説："膠東已被教化，潁川也盡現美事，以古比今，古人何足道哉。"

懷慰本名聞慰，武帝即位，以與

懷慰本名聞慰，齊武帝即位，因爲與舅父同

舅氏名同，敕改之。後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卒。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子霽、杳、歊。

名，敕令改名。劉懷慰後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去世。齊明帝即位，對僕射徐孝嗣說："如果劉懷慰還在，朝廷不愁没有清官。"兒子劉霽、劉杳、劉歊。

劉霽

霽字士湮，九歲能誦《左氏傳》。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歊勵志勤學。及長，博涉多通。梁天監中，歷位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并以和理稱。後除建康令，不拜。

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萬遍。夜中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志，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循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焉。霽思慕不已，未終喪而卒。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

劉霽字士湮，九歲能誦《左傳》。十四歲時父親去世，守父孝，有至深感情，常常一哭就吐血。家境貧寒，與弟劉杳、劉歊互相勉勵勤奮學習。年長，博覽群書，多所精通。梁武帝天監年間，歷任西昌相，尚書主客侍郎，海鹽令。劉霽前後當過二縣縣令，都以處事和洽得當著稱。後授職建康令，没拜任。

母親明氏病重，劉霽已五十歲，衣不解帶服侍達七旬，誦念《觀世音經》數萬遍。夜間做夢，見一僧人對他說："夫人命數已盡，但您心誠篤志，理當爲你延續些時間。"延後六十多天纔死。劉霽在墓旁建草廬，哀慟過度，常有一雙白鶴沿着廬邊飛，處士阮孝緒致信作了委婉的比喻進行寬慰。劉霽思念母親，未守完孝就去世了。著有《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

劉杳

杳字士深，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梁天監中，爲宣惠豫章王行參軍。

杳博綜群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答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内酒。魏時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晋永嘉中，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虚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

劉杳字士深，幾歲時，徵士明僧紹見了撫摸着他說："這孩子實在是千里駒。"十三歲守父孝，常常哭泣，他的哀痛感動了路人。梁武帝天監年間，任宣惠豫章王行參軍。

劉杳博通群書，沈約、任昉以下的人每有遺忘，都來訪問他。曾在沈約座上談及宗廟犧樽，沈約說："鄭玄回答張逸說是畫鳳凰尾飄飄欲動的樣子。現在再也没有這種器皿，就不依古制。"劉杳說："這話未必正確。古代樽彝都用木頭刻鳥獸，鑿通頂部及背部以倒進倒出酒。魏時從魯郡地下獲得齊大夫子尾送嫁女的器皿，有犧樽做成牛的形狀。晋朝永嘉年間，盗賊曹嶷在青州發掘齊景公墓又獲得二樽，也是牛的形狀。兩處都是古代遺物，可知不是假的。"沈約認爲非常正確。沈約又說："何承天《纂文》奇異廣博，此書記載張仲師和長頸王的事，這出自何處？"劉杳說："仲師身高一尺二寸，出自《論衡》。長頸

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於壁。仍報杳書，共相嘆美。又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桮酒而作椐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吾。"昉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虚言。"杳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三重五品，商溪摖里'。"昉即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使撰譜，訪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譜。'以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嘆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著紫荷橐，相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張安世傳》云：'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并曰：'橐，囊也。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尋佐周捨撰國史。

王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說：'從古至今不死'。"沈約拿這兩部書來翻檢，都如劉杳所言。沈約在郊區的宅第正好新建閣齋，劉杳寫了贊文二首，并以自己撰寫的文章呈獻給沈約，沈約當即派善書法的人將贊文題寫在壁上。一面回信給劉杳，贊嘆文章華美。又在任昉座上，有人送任昉桮酒但寫成"椐"字，任昉問劉杳這字對不對，劉杳說："葛洪《字苑》作木旁吾。"任昉又說："酒有千日醉，該是假話。"劉杳說："桂陽程鄉有千里酒，喝了它回到家纔醉。也是一個例子。"任昉大驚說："我肯定忘了，實在記不起這個。"劉杳說："出自楊元鳳所撰寫的《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記載他的賦句'三重五品，商溪摖里'。"任昉當即查檢楊記，説的都不差。王僧孺被委派撰寫譜牒，拜訪劉杳，詢問譜牒的歷史淵源。劉杳說："桓譚《新論》說：'太史公司馬遷《三代世表》旁行斜上的表格，都仿效周朝之譜。'以此推理，譜牒應起源於周代。"王僧孺嘆道："可說是聞所未聞。"周捨又問劉杳："尚書帶紫荷橐，相傳是挈囊，究竟是怎麽回事？"劉杳說："《張安世傳》說：'手持橐，插筆，侍奉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所作的注都說：'橐是囊，插筆以隨時準備皇上提問。'"范岫寫《字書音訓》時又訪問劉杳。不久輔助周捨撰寫國史。

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三百餘人詣闕請留，敕許焉。後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晋安王府參軍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孺見而嘆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湘東王繹發教褒美之。

出任臨津令，有良好的政績，任期屆滿，縣裏三百多人上朝廷請求留任，敕令准許。後來詹事徐勉推舉劉杳及顧協等五人進入華林編撰《徧略》，書編成，任晋安王府參軍兼廷尉正，因患脚病解除職務。於是寫了《林庭賦》，王僧孺看了嘆道："《郊居》以後，再没有這樣的作品。"累遷尚書儀曹郎，僕射徐勉把臺閣文議事宜專委任給劉杳。出朝任餘姚令，在縣清廉。湘東王蕭繹發出教文贊揚他。

大通元年，爲步兵校尉，兼東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謂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厨之職，政爲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賜焉，

梁武帝大通元年，任步兵校尉，兼東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對他說："酒不是你喜愛的，但擔任酒厨職務，正是因爲您不愧對古人。"太子有個瓠食器，就賜給他，説："你有古人之風，

曰："卿有古人之風，故遺卿古人之器。"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宫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武帝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郎。尋爲平西湘東諮議參軍，兼舍人，著作如故。遷尚書左丞，卒。

所以送你古人之器。"不久有敕令讓他取代裴子野主管著作郎事宜。昭明太子去世，新立太子，原班官員按慣例不留任，敕令特别讓劉杳留任。僕射何敬容上奏要劉杳轉任王府諮議，武帝説："劉杳需先經過中書官。"就任中書侍郎。不久任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仍管著作事宜。遷尚書左丞，去世。

杳清儉無所嗜好，自居母憂，便長斷腥膻，持齋蔬食。臨終遺命："斂以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及祭醊。"其子遵行之。

劉杳清廉節儉，没有嗜好，從守母孝起，便長期不吃肉葷，堅持齋戒吃素。臨終遺言："用法衣殮尸，用没有帷布的露車裝載，送家族墓地埋葬，隨便揀塊地方，衹要放得下棺木就行。不得設靈筵及祭酒。"他的兒子遵照辦理。

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宫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并行於世。

撰有《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宫新舊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文集十五卷，都流傳於世。

劉歊

歊字士光，生夕有香氣，氛氲滿室。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群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二讀《莊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謂爲神童。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并隱居求志，遨游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娱而已。

劉歊字士光，出生的那天晚上有香氣，芬芳氤氲充滿室内。幼年早慧有見識，四歲喪父，與孩子們同在一處，惟獨他不游戲。六歲記誦《論語》、《毛詩》，不能理解之處，便能提出疑問。十二歲讀《莊子》的《逍遥游》篇説："這可以理解。"客人問他，隨問隨答，都合情理，家裏人常對他感到驚異，稱爲神童。年長，博學有文學才能，不結婚不做官，與族弟劉訏一道隱居以保全志向，遨游山林湖河，衹以山水書籍自娱。

奉母兄以孝悌稱，寢食不離左右。母意有所須，口未及言，歊已先知，手自營辦，狼狽供奉。母每疾病，夢歊進藥，及翌日轉有間效，其誠感如此。性重興樂，尤愛山水，登危履嶮，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嘆其有濟勝之具。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每隨兄霽、杳從宦。

侍奉母親兄長，以孝悌聞名，不離左右，侍奉寢食。母親想要什麽，還未説出口，他已預先知道，就着手辦理，竭盡全力供養。母親每當生病時常在夢中見劉歊進藥，到第二天病情必能輕一些，他誠心感應如此靈驗。生性重視音樂，尤其愛山水，攀登險峰，必定探盡幽境，没人能比上他，都贊嘆他有攀山覽勝的好身體。想逃離人世，因母親年邁不忍心違拂。常跟隨兄長劉霽、劉杳做官游宦。

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嘆曰："受人者

年少好施捨，解救别人的危急之事，有人送他禮物，也不拒絶。久了嘆道："接受别人的必

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

天監十七年，忽著《革終論》，以爲：

形者無知之質，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黄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從四子而游，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張奂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斂畢便葬，爰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棺，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誡絶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爲吾人，而尚華泰。今欲仿佛景行，以爲軌則。氣絶不須復魂，盥漱而斂。以一千錢市成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坎，坎足容棺。不須磚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絶，事止余身，無傷世教。

初，訏之疾，歊盡心救療，及卒哀傷，爲之誄，又著《悲友賦》以序哀情。忽有老人無因而至，謂曰：

定還報，否則愧對别人。我當然没有什麽值得還報别人，怎可以常常愧對别人？"

梁武帝天監十七年，很快著成《革終論》，認爲：

形體是没有知性的物質，精神是有知性的本質。有知不能獨立存在，依賴無知纔能建立自身，所以形體對於精神，是旅途的旅館。等到他死去，精神就離開這個旅館，身體很快腐朽正是這個理由。因此，澹臺滅明子羽投水，景鸞漢伯掘方形墳墓，趙咨文楚要求薄葬，皇甫謐士安僅有麻繩：這四位先生符合這道理。如能跟這四位先生交往，那麽，平生的志向就實現了。然而習以爲常，難以一下改革，一旦能够暢情快意，施展抱負，就無意從俗。現在要删改煩厚，務必保存儉易作法，進棺時不裸尸，離去時不違背常俗，不傷害生者的思念之情，符合最高境界的至人的道德。况且張奂僅用一幅布，王肅衹洗洗手脚，范冉殮完尸就葬，爰珍不設喪筵几案，文度用舊船爲棺，子廉以牛車裝載靈柩，叔起訓誡不要墳壠，康成拒絶卜擇吉時。這幾位先生，尚且有人做得如他們一樣，何况是我們，竟還崇尚浮華。現在要仿效他們高尚的行爲，作爲我們的準則。斷氣後不必等待魂復蘇，盥洗完就殮尸。用一千錢買現成的棺木，舊的單層裙衫，衣巾枕鞋。此外送終的東西，棺中常有的物品，通通不要放進去。世人多相信李耳、彭祖的話，可以説是迷惘的。我以孔子、釋祖爲師，一點也没有這種迷惑。殮尸完畢，用没有帷布的車子裝載，送歸祖宗墳山，隨便找一塊地方，地方衹須容下坎井，坎井衹需容下棺木。不要磚瓦，不要在墳上植樹爲界，不設祭饗，不要擺祭品几案。至於祭祀的延續，没有留下言語的迹象衹是我自己的事，不傷及世人教化。

先前，劉訏生病，劉歊盡心搶救治療，到劉訏死了，劉歊很哀傷，寫誄悼念，又著《悲友賦》，抒發悲哀的情思。忽然有老人没有什麽緣

"君心力堅猛，必破死生；但運會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彈指而去。歊心知其異，試遣尋之，莫知其所。於是信心彌篤。既而寢疾，恐貽母憂，乃自言笑，勉進湯藥。謂兄霽、杳曰："兩兄禄仕，足伸供養。歊之歸泉，復何所憾。願深割無益之悲。"十八年，年三十二卒。

由地來訪，對他說："您心力堅定勇猛，必定破除死生，但時勢到來，不能久留一地。"彈彈手指就離去。劉歊心裏知道他是異人，試着派人尋找他，没人知道他在何處。於是信心更加堅定。不久病重，恐怕造成母親憂慮，就自己談笑，勉强喝湯藥。對兄長劉霽、劉杳說："兩位兄長有官禄，足够供養。劉歊命歸黄泉，還有什麽遺憾。希望割棄没有益處的悲哀。"天監十八年，三十二歲時去世。

始沙門釋寶誌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净登仙。"如此三說。歊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歊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當初釋寶誌和尚在興皇寺遇到劉歊，驚奇地站起說："隱居學道，清净登仙。"這樣説了三遍。劉歊未死的最後一個春天，有人爲他在庭院裏種柿樹，劉歊對兄長之子劉弇說："我見不到這樹的果子了，你千萬别説出去。"到秋天就去世了，人們認爲他知天命。親戚友人寫誄記述他的事迹，私謚爲貞節處士。

王敬胤

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監八年卒，遺命："不得設復魄旌旐，一蘆蓆藉下，一枚覆上。吾氣絶便沐浴，籃輿載尸，還忠侯大夫塋中。若不行此，則戮吾尸於九泉。"敬胤外甥許慧詔因阮研以聞。詔曰："敬胤令其息崇素，氣絶便沐浴，藉以二蘆蓆，鑿地周身，歸葬忠侯。此達生之格言，賢夫玉匣石槨遠矣。然子於父命，亦有所從有所不從。今崇素若信遺意，土周淺薄，屬辟不施，一朝見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訓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親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兩捨兩取，以達父子之志。棺周於身，土周於槨，去其牲奠，斂以時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稱家。禮教無違，生死無辱，此故當爲安也。"

先前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在天監八年去世，留下遺言："不得插設招魂幡，一條蘆席墊在尸身下，一條蓋在上面。我一斷氣就沐浴，用竹轎子裝尸，送回到忠侯大夫墳塋中。如不照辦，就在九泉之下剖棺陳尸示衆。"王敬胤的外甥許慧詔因阮研而聞達於皇上。詔書說："敬胤遺令其子崇素，斷氣就洗身，鋪蓋兩條蘆席，挖地葬尸，歸葬忠侯墓旁。這是達觀的格言，遠遠勝過玉匣石棺槨。然而兒子對於父親的遺命，也有聽從也有不能聽從的。現在崇素如真的遵信遺言，土埋薄葬，不用棺槨，一旦被狐鼠侵害，比戮尸更壞。父親可以訓誡兒子，兒子也可以不遵循照辦。内外用棺槨，這自然是奉養雙親的恩情，覆土而葬，也是通達之人的意願。應該兩取兩捨，同時達到父、子的要求。用棺木保全尸身，用土埋全部棺槨，捨棄牲奠，僅用時下普通衣服收殮尸身。一則可以充分表達感情，二則可以根據家中財力行事。不違背禮教，不辱没生者和死者，這當然是妥當的了。"

劉訏

訏字彦度，懷珍從孫也。祖承宗，宋太宰參軍。父靈真，齊鎮西諮

劉訏字彦度，劉懷珍的堂孫。祖父劉承宗，爲宋朝太宰參軍。父親劉靈真，爲齊鎮西諮議、

議、武昌太守。

訏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訏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吊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娉妻，剋日成婚，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

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主者檄召訏，乃挂檄於樹而逃。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恒居一鹿床，環植竹木，寢處其中，時人造之，未嘗見也。訏經一造，孝緒即顧以神交。訏族兄歊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携，故都下謂之三隱。

訏善玄言，尤精意釋典，曾與歊聽講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尚書郎何炯嘗遇之於路，曰："此人風神穎俊，蓋荀奉倩、衛叔寶之流也。"命駕造門，拒而不見。族祖孝標與書稱之曰："訏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粱稷，寒年之纖纊。"

訏嘗著穀皮巾，披納衣，每游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或有遇之者，皆謂神人。家甚貧苦，并日而食，隆冬之月，或無氈絮，訏處之晏然，人不覺其飢寒也。自少至長，無喜慍之色。每於可競之地，輒以不競勝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衆論咸歸重焉。

天監十七年，卒於歊舍。臨終執歊手曰："氣絶便斂，斂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

武昌太守。

劉訏幼年被稱爲純孝，幾歲時父母相繼去世，劉訏守喪哭泣思念父母，差點喪命，參加吊唁的人無不傷心。後被伯父收養，侍奉伯父母及堂兄姐極其孝順友愛，被宗族稱贊。總傷感自己幼年早孤，有人誤觸及他這件忌諱的事，必定傷感流涕。長兄劉絜爲他娶妻，限期完婚，劉訏聽了逃走躲藏起來，事情平息以後纔回來。

本州刺史張稷辟任他爲主簿，主管下檄召劉訏去，劉訏把檄文挂在樹上逃走了。陳留阮孝緒博學隱居，不與當世人交往，長期坐在鹿床上，種植竹木環繞四周，居住在裏面，當時人們拜訪，没有人能見得着他。劉訏衹經過時作了一次拜訪，孝緒就以神交回訪。劉訏族兄劉歊品行高潔，三人朝夕相邀携行，所以都下人稱之爲"三隱"。

劉訏擅長玄談，尤其專心於佛典，曾與劉歊在鍾山諸寺聽講佛經，就共同築室在宋熙寺東澗，有定居此處直至老死的意願。尚書郎何炯曾路遇他，説："此人風采英俊秀出，大概是荀奉倩、衛叔寶一類的人物。"命人駕車造訪，劉訏拒不見客。族祖孝標致信稱道他説："劉訏超然越俗，如半天紅霞；劉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都是歉收之年的粱稷，嚴寒冬天的絲棉被。"

劉訏曾頭戴穀樹皮做的頭巾，身穿補丁衣服，常游覽山川，乃至流連忘返。神情嫻雅端正，姿容華美，在林谷之間，神態更加超逸。有的人遇見他，都稱他爲神人。家境很貧苦，兩天吃一天的口糧，隆冬季節，有時没有氈墊棉絮，劉訏處之安閑，人們不覺得他飢寒交迫。從小到大，没有露過喜怒哀樂的面色。常在可以競争的情況下，以不競争的方式戰勝對方。有想以勢凌辱他的人，無不慚愧嘆服地退下，因此衆望所歸，爲衆議推重。

梁武帝天監十七年，在劉歊舍裏去世。臨終拉着劉歊的手説："斷氣就殮尸，殮完就埋葬，靈堂靈筵一概不要設立。不要設饗祀，不求過繼後代奉祀。"劉歊遵照辦理。族人至親好友，相

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善明

善明，懷珍族弟也。父懷人，仕宋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

善明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中從事。懷人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策强直，甚異之。

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居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效，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人又聚衆勃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青州刺史。以乘人爲冀州刺史，善明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乘人病卒，仍以善明爲冀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人種榆櫝雜果，遂獲其利。還爲直閤將軍。

五年，魏剋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嘆息。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願西行，泣涕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魏，贖母還。

時宋後廢帝新立，群臣執政，善

繼刻碑立銘，私謚玄貞處士。

劉善明，懷珍的族弟。父親劉懷人，仕宋任齊、北海二郡太守。宋文帝元嘉末年，青州鬧饑荒，人吃人。善明家有積存的糧食，親自喝粥，開倉救民，鄉親多獲救濟活命，百姓多稱他家田爲續命田。

善明年少就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聽說他的大名來看望，他推辭不見。四十歲時，刺史劉道隆徵召他爲中從事。劉懷人對善明說："我已知道你立身，還想見到你做好官。"善明遵命上任，接着被舉爲秀才。宋孝武帝見他的策論剛正，很驚異。

宋明帝泰始初年，徐州刺史薛安都造反，青州刺史沈文秀響應他。當時州府在東陽城，善明家在城郭內，不能脱身。伯父劉彌之假意説服沈文秀，要求主動效力，文秀派他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人支援安都。彌之出門，私下對部曲人説："總算跳出火坑了。"走到下邳，就背叛文秀，善明堂伯懷恭爲北海太守，占據郡城響應。善明密切配合，收攏集結宗族和部曲，達三千人。趁夜斬破城關投奔北海。族兄劉乘人又在勃海聚衆響應朝廷。但彌之不久被薛安都殺害，明帝追贈他爲青州刺史。任命乘人爲冀州刺史，善明爲北海太守，授任尚書金部郎。乘人病故，緊接着任命善明爲冀州刺史。沈文秀投降後，任命善明爲海陵太守，郡境地處海邊，没有樹木，善明制定賦税令人種植榆櫝雜果，於是從中獲得收益。回朝廷任直閤將軍。

泰始五年，北魏攻克青州，善明的母親在那裏，轉移安置在代郡。善明穿布衣吃蔬食，如同守喪般悲哀，明帝每次見了，都爲他嘆息。轉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因母親在北魏，不願意西行，痛哭着堅持請求免職，被准許。朝廷官員多同情善明的心事，宋後廢帝元徽初年派使者出使北魏，朝議讓善明推舉人選。善明推選同州老鄉北平田惠紹出使北魏，贖回了母親。

當時宋後廢帝新近即位，群臣執政，善明獨

明獨事齊高帝，委身歸誠。出爲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鄉里，泰始初，魏攻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齊高帝在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爲安成王撫軍參軍。後廢帝肆暴，高帝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使動魏兵。善明勸静以待之，高帝納焉。

廢帝見殺，善明爲高帝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高帝深以爲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斂，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已籠之鳥耳。"事平，高帝召善明還都，謂曰："卿策沈攸之，雖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太尉右司馬。

齊臺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彦回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答曰："我本無宦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天地廓清，朝廷濟濟，鄙吝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

高帝踐阼，以善明勛誠，欲與之禄，召謂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勝，非親賢不居，卿與我卧理之。"乃代明帝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淦伯。善明至郡，上表陳事凡一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開創，宜存問遠方，廣宣慈澤"。其二以爲"京都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

自事奉齊高帝，忠誠歸附。出任西海太守，代任青、冀二州刺史。善明堂弟劉僧副與善明在家鄉都很知名，泰始初年，魏進攻淮北，僧副帶領部曲二千人向東去占據海島。齊高帝在淮陰，誇獎他的所作所爲，召他來相見，引薦爲安成王撫軍參軍。後廢帝放肆暴虐，高帝憂愁恐懼，常令僧副微服巡查，偷偷觀察民衆議論。派他秘密通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讓他們激怒魏兵。善明勸高帝静觀待變，高帝采納了。

廢帝被殺，善明任高帝的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管理南徐州事務。沈攸之造反，高帝深感憂慮。善明獻計説："沈攸之控制八州，肆意培養收羅爪牙，胸懷賊心，在那裏經營了十年。性格既陰險暴躁，才能又不足以擔負重任，叛亂已經數旬時間，仍遲疑迂迴不前，哪裏應該有什麽期待？一則不懂領兵作戰，二則人心涣散又有怨情，三則有牽掣的顧慮，四則天命奪去他的魂魄。原本懷疑他冒進，偷襲準備不足之處；現在朝廷六師一起奮進，諸侯統一行動，這已是籠中之鳥了。"叛亂被平定，高帝召善明回都城，對他説："您測度沈攸之，即使是張良、陳平也不過如此。"接着升爲太尉右司馬。

齊臺署建立，任命善明爲右衛將軍，推辭有病不接受。司空褚彦回對善明説："高尚的事，乃是您平生宿願，現在朝廷正委任相待，怎能够學習松、喬。"善明答道："我從來没有做官的念頭，既然遇見知己，所以竭力效勞。天下太平，朝廷人才濟濟，我淺薄的心願既然已實現了，不敢在富貴方面犯糊塗。"

高帝即位，因善明的功勛和忠誠，要給他官禄，召他來説："淮南是首都的近畿，國家的屏障之地，不是親信賢臣不讓據守，你給我無爲而治。"就代明帝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派使者拜任他官職，封新淦伯。善明到郡就職，上表陳述政事共十一條：其一，認爲"開天闢地創建新朝，應該關心慰問邊遠州郡，廣布宣揚皇上恩澤"。其二，認爲"京都是遠近人民歸化之地，應該派遣醫生藥師診問他們的疾苦，年齡在九十

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劉昶猶存，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以來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女，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廣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政務”。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宜擇才北使”。其十一以爲“交州險敻，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摇動邊甿”。又撰《賢聖雜語》奏之，托以諷諫。上優詔答之。

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上答曰：“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床榻几案，不加刻削。少立節行，常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清，子孫楷栻足矣。”及累爲州郡，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答曰：“管子云，鮑叔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以贖母。及母至，清節方峻。所歷之職，廉簡不煩，俸禄散之親友。

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敘舊，因相勖以忠概。及聞祖思死，慟哭，仍得病。建元二

歲以上的以及有各種不治之症的，隨時適當賜給”。其三，認爲“宋朝下大赦令，但蒙受寬赦的人很少。我認爲如今下赦書，應該做到名實相符”。其四，認爲“劉昶還活着，估計他威脅邊境，諸城應戒嚴備戰”。其五，認爲“應廢除宋孝武帝大明年間制定的苛刻瑣細的法令，崇尚簡易法律”。其六，認爲“所有大興土木的費用，暫且可以停下”。其七，認爲“帝王子女，應崇尚節約一切從儉”。其八，認爲“應詔令百官及各州府郡縣，貢獻正直的意見，以弘揚堯、舜的美德”。其九，認爲“忠貞孝悌的人，宜提拔到高的官階；清儉苦節的人，應授予政務官位”。其十，認爲“改朝换代之初，應選拔有才能的人出使北國”。其十一，認爲“交州險要遥遠，確是荒涼的邊境，宋末政令嚴苛，纔導致怨情和叛變。現在應施恩惠，不應煩勞將士遠征，使邊民惶恐不安”。又撰寫《賢聖雜語》奏上，寄托諷諫。皇上下詔優厚答覆他。

又諫起宣陽門，表陳：“應該明確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開賓館以接鄰國。”皇上答曰：“用賞罰來懲誡守宰，修葺館舍迎接遠方的賓客，這都是古代的善政，我應好好效法。重新修撰禮制，或許并非易事。國學的好處，都已敕告公卿了。宣陽門現敕令停建。我缺少善德，多所闕失，希望聽到更多更好的建議。”

善明身高七尺九寸，素來不好聲色，居住的茅齋僅是斧劈而未修飾的木材建成的。床榻几案，都不加剡削。少年時就立節行，常説：“在家當孝，爲吏當清，足够做子孫的楷模。”到多次出任州郡長官，但很有一些貪污受賄行爲。崔祖思感到奇怪而問他，他答道：“管子説，鮑叔知我。”於是痛哭流涕説：“方寸已亂，哪有空爲政清廉。”所得金錢都用於贖回母親。等母親回來了，又恢復原有的清廉持節公正嚴峻。所歷任的官職，廉潔簡易不煩擾百姓，俸禄散發給親友。

與崔祖思友好，祖思出任青、冀二州長官，善明去信叙舊，以忠直節操互相勉勵。一聽説祖思去世，悲慟哭泣，因而得病。齊高帝建元二年

年卒，遺命薄殯。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烈伯。子滌嗣。

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高帝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後世知其見異。"

去世，遺言薄葬。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號烈伯。兒子劉滌繼承爵位。

善明死時家無餘財，衹有書八千卷。高帝聽説他家清貧，賜給劉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説："葛屯也是我的地方，讓後世知道他受到特殊對待。"

劉僧副

善明從弟僧副字士雲，位前將軍，封豐陽男，卒於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圖功臣像贊，僧副亦在焉。

兄法護字士伯，有學業，位濟陰太守。

善明堂弟僧副字士雲，任前將軍，封豐陽男，死在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任上。皇上畫功臣像，僧副也在内。

兄法護字士伯，有學問，任濟陰太守。

論曰：《詩》稱"抑抑威儀，惟人之則"。又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觀夫杲之風流所得，休野行己之度，蓋其有焉。仲和性履所遵，德璋業尚所守，殆人望也。懷珍宗族文質斌斌，自宋至梁，時移三代，或以隱節取高，或以文雅見重。古人云立言立德，斯門其有之乎。

論曰：《詩經》稱道"謙謹威嚴，正是人們的規範"。又説："他的儀容端莊，是各國的好榜樣。"觀察杲之流風餘韵産生的效果，休野守持自身節操的態度，大概達到了。仲和性情行爲所遵循的，德璋學問品行所守持的，大概正是人們所仰望的。懷珍家族文質彬彬，從宋到梁，時間延續三代，有的以隱居節操成爲高潔之士，有的以文才受到重視。古人説立言立德，這個家族大概達到這個境界吧。

南史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

劉瓛 (弟)璡 (族子)顯 (顯從弟)㲄 明僧紹 (子)山賓
庾易 (子)黔婁 於陵 肩吾 劉虯 (子)之遴 之亨 (虯從弟)坦

劉瓛 蔡仲熊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臨賀太守。

劉瓛字子珪，沛郡相人，晉朝丹陽尹劉惔的六世孫。祖父弘之，任給事中。父親劉惠，任臨賀太守。

瓛篤志好學，博通訓義。年五歲，聞舅孔熙先讀《管寧傳》，欣然欲讀，舅更爲説之，精意聽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璲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此歲賢子充秀，州閭可謂得人。"

劉瓛專心致志學習，博通經傳訓詁釋義。五歲時，聽舅舅孔熙先讀《管寧傳》，高興地要讀，舅舅便爲他説解，劉瓛精心聽講，説："這可以達到。"宋孝武帝大明四年，被舉薦爲秀才，兄長劉璲也有名，先是應州裏舉薦，至此別駕東海王元曾致信給劉瓛父親劉惠説："近年您的兒子極優秀，州府可以説得了人才。"

除奉朝請不就，兄弟三人共處蓬室一間，爲風所倒，無以葺之。怡然自樂，習業不廢。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聞而請之，指聽事前古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秘書郎，不見用。

除任奉朝請，不就任。兄弟三人同住一間茅屋，被風吹倒，没有財力修葺。但怡然自樂，學習不鬆懈。收徒授學，一直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在後堂設夜宴，聽説了劉瓛就請他來，指着廳堂前的古柳樹對劉瓛説："人説這是劉尹時栽的，常令人追想他的高風亮節；今天又見到您，可以説盛德不衰。"推薦他爲秘書郎，不被任用。

後拜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

後拜任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因公事免官。劉瓛向來没有做官興趣，從此不再入仕。袁粲被誅死，劉瓛身穿百姓衣服前去哭靈，并送去喪資予以資助。

齊高帝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經》。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寶萬

齊高帝即位，召劉瓛進華林園談話，問他爲政之道。答道："爲政之道就在《孝經》裏。劉宋王朝之所以覆滅，陛下您之所以得天下，正是這點。"皇上贊嘆道："儒者之言，可以寶用萬

世。”又謂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及出，帝謂司徒褚彦回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宫門。

上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所授。”瓛笑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記室，豈本心哉。”

後以母老闕養，拜彭城郡丞，司徒褚彦回宣旨喻之，答曰：“自省無廊廟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瓛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不就。武陵王曄爲會稽太守，上欲令瓛爲曄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

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

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己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疏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脱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勵於階級之次，見其繿縷，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於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

世。”又對劉瓛説：“我順應天命進行變革，人們議論認爲如何？”劉瓛説：“陛下以前車之失爲鑒戒，加上寬厚仁政，即使危急也可以安定；如重蹈覆轍，即使安定也必定危急。”等他出去，皇上對司徒褚彦回説：“如此方正直率。學士自然超過别人。”敕令多次讓劉瓛入宫，假如不是下詔召見，劉瓛不曾到過宫門。

皇上想要委任劉瓛爲中書郎，命令吏部尚書何戢宣讀旨意。何戢對劉瓛説：“皇上意思要將中書省的職位給您，衹遺憾您資歷輕淺，可以暫且先任前一個官職，過些日子轉任國子博士，便立即授中書郎。”劉瓛笑着説：“平生没有榮升高位的願望，今天聽説能做到中書郎但委任爲記室，豈是我的本意。”

後因母親年老没人贍養，拜任彭城郡丞，司徒褚彦回宣旨説明，應答道：“自知没有朝廷大臣的才能，衹願保住彭城丞罷了。”皇上又讓劉瓛兼任總明觀祭酒，授職任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彭城丞職位如故。劉瓛最終不就任。武陵王蕭曄任會稽太守，皇上想讓劉瓛爲蕭曄講學，任命爲會稽郡丞。學生跟從他的就更多了。

齊武帝永明初年，竟陵王子良請他任征北司徒記室，劉瓛致信給張融、王思遠説：

接到你們的信讓我應召，本當停下手上公事，但考慮到平生抱負，將有違你們的關懷。我對人情世故很笨拙，不習慣做官，以前曾經做過佐吏，便因不能辦好公事被罷免，這是熟識我的親友們所共知的。自己充分估計自己的能力和職位，不敢期望高升，從小貧困，加上生性粗疏懶散，衣着長相，很是嚇人。中間因供養老母親，撩起衣服徒步奔走，輕率地活到現在，已經過兩個朝代十二年。前朝皇上、官員讓我自己遵循正道，勉勵我做官，見我衣衫襤褸，有的人還送來衣裳。袁、褚諸公，都對我加以勸勉，終於不能自主回頭。有一次不會再有一次，怎麽可以重復去做。前人有的認爲冠一旦摘下來，不應再戴上頭，常説這合乎了進退舉止適度的法度。又母親年邁，更不願住官舍

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間之聽，厠迹東平之僚？本無絶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聽覽所當深察者也。近初奉教，便自希得托迹客游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迹，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温凊，展私計，志在此耳。

而無法朝夕照應老母。前朝這樣做了，陳情申請被允許，所以能够連年不拜任。既然習慣這麽久，又年老多病，豈能撩起衣角處在河間廳堂中，側身於東平的僚吏之間？我本没有絶俗的貞操，也不能以安卧爲高，這是處理政務者所當深加體察的。最近接信受到教益，便自己希望投身在客人末尾，但堅決推辭官級，這是什麽原因？因爲古代王侯大人，有的以此延攬四方人士，有的爲追回申、白而不惜進入楚國，羨慕鄒、枚而特意游覽梁地，我不敢嘮叨前賢，希望遵從九九的遺迹，既與聚集在泮宫聽講道没有差别，而又没有職位的拘束防礙，可以無微不至地侍奉父母，開展自己計劃，我的志向就在於此而已。

除步兵校尉，不拜。

任命爲步兵校尉，没拜任。

瓛姿狀纖小，儒業冠於當時，都下士子貴游，莫不下席受業，當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鄭。性謙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詣於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門待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

劉瓛身材瘦小，儒學學問在當時最高深，都城士子、無官位的貴族没有不在座下受教的，當世人推他爲大儒，以他比作古代的曹、鄭。生性謙虚坦率，不以崇高的名聲自居，去拜訪别人，衹有一位門人拿着胡床跟隨在身後。主人未被通報到，便坐在門口等待答覆。住在檀橋，有數間瓦房，屋頂都漏雨，學生敬仰他，不敢指出，把瓦屋叫做青溪。

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武帝爲瓛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豈爲人哉，此華宇豈吾宅邪？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并吊服臨送。

竟陵王子良親自前去拜訪他。永明七年，向武帝上表要求爲劉瓛建立館第，把楊烈橋原來的公主宅邸給了他，學生都慶賀。劉瓛説："室美豈是爲人用的，這豪華宅邸豈是我的宅子？幸虧是詔令作講堂，還恐怕被它害了。"没來得及遷居，就生病了。子良派遣跟隨劉瓛學習的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帶領厨師到劉瓛宅第，設齋食供奉僧衆誦經祈禱。去世時，門人學生都穿吊喪的衣服來送葬。

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高帝與司徒褚彦回爲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

劉瓛有天賦的卓絶的品性，祖母生瘡已一年多，手持膏藥，用指頭抹藥以致手指潰爛。母親孔氏很嚴明，對親戚説："阿稱就是今世曾子。"稱是劉瓛的小名。四十多歲，没有成婚。齊高帝建元年間，高帝與司徒褚彦回爲劉瓛娶王氏女。王氏在墻壁上釘釘挂鞋，墻土落在孔氏床上，孔

孔氏不悦。瓛即出其妻。及居母憂，住墓下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鵂鶹鳥，瓛在山三年不敢來，服釋還家，此鳥乃至。

梁武帝少時嘗經伏膺，及天監元年下詔爲瓛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行於世。

初，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之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彷彿。"學者美其退讓。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氣韵調平。今既東南土氣偏詖，故不能感動木石。"瓛亦以爲然。仲熊執經議論，往往與時宰不合，亦終不改操求同，故坎壈不進，歷年方至尚書左丞，當時恨其不遇。

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捃拾》三十卷。

劉璡 江重欣

瓛弟璡字子璥，方軌正直，儒雅不及瓛而文采過之。宋泰豫中，爲明帝挽郎。齊建元初，爲武陵王曅冠軍征虜參軍。曅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璡曰："應刃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會稽孔逷同舟入東，於塘上遇一女子，逷目送曰："美而艷。"璡曰："斯豈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於是解裳自隔。或曰：與友孔徹同舟入東，徹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兄瓛夜隔壁呼璡，璡不答，方下床著衣立，然後應。瓛怪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其立操如此。

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宫，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於官。

時濟陽江重欣亦清介，雖處暗

氏不高興，劉瓛當即休妻。到守母喪時，住在墓下不走出守喪的草屋，腿脚因此彎曲，如不扶拐杖不能起來。這山原有鵂鶹鳥，劉瓛住在山上三年，鳥不敢來，服喪期滿回家，此鳥纔來。

梁武帝年少時曾經師事劉瓛，到梁武帝天監元年下詔爲劉瓛立碑，謚號貞簡先生。他所著的文集流行於世。

當初，劉瓛講授完《月令》，對學生嚴植之説："自從朝廷轉移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絶了，我現在講這，怎麽也不能講得大致相似。"學生們贊美他的謙讓。當時濟陽蔡仲熊對禮學博聞多識，對人説："五音原本在中原，所以聲韵協調。今天東南地區地氣偏頗，所以不能感動木石。"劉瓛也以爲是這樣。仲熊緊扣經書議論，往往與當時當權者不合，也終不改節操以求同，所以遭遇坎坷不能升官，多年纔做到尚書左丞，當時人們都遺憾他不受賞識。

又東陽婁幼瑜字季玉，著《禮捃拾》三十卷。

劉瓛的弟弟劉璡字子璥，品行端正，不如劉瓛儒雅，但文采超過他。宋明帝泰豫年間，作過明帝挽郎。齊高帝建元初年，爲武陵王蕭曅冠軍征虜參軍。蕭曅與僚佐宴飲，自己割烤鵝。劉璡説："用刀割肉，是膳夫的事。殿下親手拿鸞刀，下官我不敢安然坐在席上。"於是起來請求退席。與友人會稽孔逷同船往東去，在塘上遇見一位女子，孔逷目送女子，説："美而艷。"劉璡説："這哪是君子所應該説的，不是我的朋友。"於是脱下衣裳隔離開來。又有的説，與友人孔徹同船往東去，孔徹注目觀看岸上的女子。劉璡自己架起席子隔開，不再同座。兄長劉瓛有天夜晚在隔壁叫劉璡，劉璡不答，等下床穿衣站好，然後答應。劉瓛怪他太久，劉璡説："剛纔没有繫好衣帶。"他就是這樣樹立節操。

文惠太子召劉璡入東宫侍奉，每次上奏事情都請劉璡删改、起草詔書。不久代任射聲校尉，死在任上。

當時濟陽江重欣也很清剛耿介，即使在暗室

室，如對嚴賓，而不及璡也。重欣位至射聲校尉。

劉顯

顯字嗣芳，瓛族子也。父鬷字仲翔，博識强正，名行自居。幼爲外祖臧質所鞠養。質既富盛，恒有音樂。質亡後，母没十許年，鬷每聞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涕。梁天監初，終於晋安内史。

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吕相絶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吴國張融見而稱賞，號曰神童。族伯瓛儒學有重名，卒無嗣，齊武帝詔顯爲後，時年八歲。本名頲，齊武以字難識，改名顯。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

顯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示諸人莫能識者，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删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説。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時領太子少傅，引爲少傅五官。約爲丹陽尹，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子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

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顯自兼廷尉正，被引爲佐。及革選尚書五郎，顯以法曹兼吏部郎。後爲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命工書人題之於郊居宅壁。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爲中書郎，舍人如故。

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吴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人莫

内，也如同面對尊敬的客人，但比不上劉璡。重欣官做到射聲校尉。

劉顯字嗣芳，劉瓛的族子。父親劉鬷字仲翔，博學多識，剛正不阿，以名譽、善行自居。幼年被外祖父臧質撫養。臧質不僅富有，還常年有音樂。臧質死後，母親也死了十多年，劉鬷每次聽見絲竹之聲，未嘗不歔欷流淚。梁武帝天監初年，死在晋安内史任上。

劉顯年幼聰敏，六歲能記誦《吕相絶秦》、賈誼《過秦》。琅邪王思遠、吴國張融見了很贊賞，稱爲神童。族伯劉瓛在儒學上有崇高名聲，死後没兒子，齊武帝詔令過繼劉顯爲後嗣，當時年僅八歲。本名劉頲，齊武帝認爲這個字難認，改名爲顯。梁武帝天監初年，推舉爲秀才，入仕爲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不久代理法曹。

劉顯博學多識。任昉曾得到一篇殘簡，文字零落，拿給諸人看但没有能辨識的，劉顯看了説是古文《尚書》所删去的篇章。任昉查檢《周書》，果然如他所説，任昉因此大加賞識。守母孝，期滿，尚書令沈約當時兼領太子少傅，引薦爲少傅五官。沈約爲丹陽尹，坐車造訪。在座上策問劉顯經史十事，劉顯應答了其中九件。沈約説："老夫我昏憒健忘，不可接受策問；即使如此，聊試數事，不能到十件。"劉顯問他五件，沈約對上其中兩件。陸倕聽説了拍席高興地説："劉郎子可説是特異之人，即使是我家平原公拜見張壯武，王粲謁見伯喈，必定不能如此應對。"他被名流這樣推崇贊賞。

五兵尚書傅昭掌管著作事宜，撰修國史，劉顯自身兼任廷尉正，被引薦爲輔佐。到改選尚書五郎時，劉顯以法曹的官職兼任吏部郎。後任尚書儀曹郎。曾作《上朝詩》，沈約看了贊美，命擅書法的書寫在郊居宅内的壁上。後兼中書通事舍人，再遷任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後爲中書郎，仍任舍人一職。

劉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遴、吴郡顧協接連任職於宫中，相互爲師友，人們没有不羡慕

不慕之。顯博聞强記，過於裴、顧。時波斯獻生師子，帝問曰："師子有何色?"顯曰："黄師子超不及白師子超。"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

他們的。劉顯博聞强記，超過裴、顧。這時波斯進貢活獅子，皇上問道："獅子有哪些種類?"劉顯説："黄獅子跳躍不及白獅子。"魏人送古器，有微微隆起的字没人能識，劉顯按摸着文字釋讀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很贊賞他。

遷尚書左丞，除國子博士。時有沙門訟田，帝大署曰"貞"。有司未辯，遍問莫知。顯曰："貞字文爲與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後爲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魏使李諧至聞之，恨不相識。嘆曰："梁德衰矣。善人國之紀也，而出之，無乃不可乎。"王遷鎮郢州，除平西府諮議參軍，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終于夏口，時年六十三。

遷任尚書左丞，任國子博士。當時有和尚爲田地訴訟，皇上大寫"貞"字。主管官員不清楚，到處問也没人知道。劉顯説："'貞'字是給上人。"皇上於是忌憚他的才能，將他外調出去。後爲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北魏使者李諧來使，聽説他，遺憾不能相識，嘆道："梁德已衰微了。善人是國家起綱紀作用的人，却調出他，豈不是不行嗎。"邵陵王移守郢州，劉顯任平西府諮議參軍，長久在府内不得志。梁武帝大同九年，在夏口去世，時年六十三歲。

凡佐兩府，并事驕王，人爲之憂，而反見禮重。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爲之銘誌，葬於秣陵縣劉真長舊塋。

共輔佐兩府，都是侍奉驕横的王爺，人們爲他感到擔憂，但反而受到禮遇。友人劉之遴啓奏皇太子請爲他寫碑銘志，葬在秣陵縣劉真長舊墳地。

子荂、恁、臻。臻早有名，載《北史》。

兒子劉荂、劉恁、劉臻。劉臻早年就有名聲，記載在《北史》内。

劉瑴

顯從弟瑴字仲寶。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辭翰，隨湘東王在蕃十餘年，寵寄甚深。當時文檄皆其所爲。位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魏剋江陵，入長安。

劉顯堂弟劉瑴字仲寶。身材矮小，儒雅博學多聞，善於作文章，隨湘東王在藩國十多年，深受寵信。當時檄文都是他寫的。任吏部尚書、國子祭酒。北魏攻克江陵，去了長安。

明僧紹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其先吴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爲姓，其後也。祖玩，州中從事。父略，給事中。僧紹明經有儒術，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并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魏剋淮北，乃度江。

明僧紹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祖先是吴太伯的後裔，百里奚的兒子孟明以名爲姓，明僧紹就是他的後代。祖父明玩，爲州中從事。父親明略，任給事中。僧紹精通經書有儒術，宋文帝元嘉年間，再次被舉爲秀才，宋廢帝永光年間，鎮北府任命他爲功曹，都不就任。隱居在長廣郡嶗山，聚集門徒建立學堂。北魏攻克淮北，纔渡江南下。

昇明中，齊高帝爲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旌幣之禮，徵

宋順帝昇明年間，齊高帝爲太傅，下令任命僧紹及顧歡、臧榮緒，用朝廷聘任民間賢人的旌

爲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

幣禮節，徵召爲記室參軍，不到任。僧紹的弟弟明慶符爲青州刺史，僧紹缺糧，隨慶符到鬱洲，住在弇榆山，在雲霧中築精舍，欣然游山玩水，始終不入州城一次。

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齊郡，僧紹竊謂其弟曰："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夫陽伏而不泄，陰迫而不蒸，於是乎有山崩川竭之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漢亡。夫有國必依山川而爲固，山川作變，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爾誌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

宋明帝泰始末年，岷州、益州有山崩，淮水在齊郡枯竭，僧紹私下對弟弟說："天地之氣不會打亂順序，如果陽氣藏伏而不泄出，陰氣籠罩而不蒸發，於是乎有山崩水枯的巨變。往昔伊、洛枯竭而夏朝覆滅，黄河枯竭而殷商滅亡，三川枯竭岐山崩而周朝滅亡，五山崩而漢朝滅亡。據有國家必須依靠山川纔險固，山川發生變化，不滅亡還等什麽？今天宋的旺氣就像虞、夏、殷、周四代的末期，你記着我的話别泄露。"最後正如他所預言。

齊建元元年冬，徵爲正員郎，稱疾不就。其後帝與崔祖思書，令僧紹與慶符俱歸。帝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爲笑。"

齊高帝建元元年冬，徵召爲正員郎，聲稱有病不就任。其後，齊高帝致信崔祖思，命令僧紹和慶符都回京。齊高帝又説："不吃周朝的粟但吃周朝的薇草，古人還有異議，在今天怎能平息議論呢？聊以爲笑吧。"

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僧紹聞沙門釋僧遠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阫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既而遁還攝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爲恨。昔戴顒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紹故云。

慶符罷任，僧紹隨他回來住江乘攝山。僧紹聽説釋僧遠一向有德聲，前去拜訪定林寺。高帝要出寺見他，僧遠問僧紹："天子如果來了，居士如何相對？"僧紹説："山野之人，正當鑿開墻壁逃遁；如果推辭不了，便應該依據戴公故事對待。"既而逃回攝山、建栖霞寺住，高帝很以爲遺憾。往昔戴顒高枕卧在窗下，以山人的衣服加在身上，所以僧紹這麽説。

高帝後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絶，風雲通'。"仍賜竹根如意、笋籜冠，隱者以爲榮焉。勃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聞之嘆曰："明居士身彌後而名彌先，亦宋、齊之儒仲也。"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卒。

高帝後來對慶符説："卿的兄長守高尚之志尊崇清虚之事，也是堯的方外之臣。朕夢想隱士，當然很殷勤了。所謂'徑路絶，風雲通'。"連連賜給竹根如意、笋皮冠，隱者以爲這是明僧紹的榮耀。勃海封延伯，是高尚品行之士，聽説這事嘆道："明居士越在後，名聲越前，也是宋、齊的儒仲。"齊武帝永明年間，徵爲國子博士，不就任，去世。

明僧胤　明慧照

僧紹長兄僧胤能言玄，仕宋爲江夏王義恭參軍，王别爲立榻，比之徐

僧紹的大哥僧胤能談玄，仕宋朝爲江夏王劉義恭參軍，江夏王另外爲他立一榻，把他比作

孺子。位冀州刺史。子慧照，元徽中，爲齊高帝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參軍，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爲巴州刺史，綏懷蠻蜒，上許爲益州刺史，未還卒。

徐孺子。任冀州刺史。兒子明慧照，在宋蒼梧王元徽年間，爲齊高帝平南主簿，隨後抗拒桂陽王，累次升遷官至驃騎中兵參軍，與荀伯玉共同管領值勤。齊高帝建元元年，任巴州刺史，安撫關懷蠻、蜒土人，皇上准許他任益州刺史，未升任就去世。

明僧暠

僧胤次弟僧暠亦好學，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時新誅司空劉誕。孝武謂曰："若問廣陵之事，何以答之?"對曰："周之管、蔡，漢之淮南。"帝大悦。及至魏，魏問曰："卿銜此命，當緣上國無相逾者邪?"答曰："聰明特達，舉袂成帷，比屋之甿，又無下僕。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故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

僧胤二弟僧暠也好學，宋孝武帝大明年間再次出使北魏，當時剛剛誅殺司空劉誕。孝武帝對他説："如果問及廣陵之事，怎麼回答?"答道："周朝的管叔、蔡叔，漢代的淮南王。"孝武帝大悦。等到達北魏，魏帝問道："您奉這命令，應當是由於貴國没有超過你的人吧?"回答道："我國聰明特出的人連結衣襟就能成爲帷幕，家家户户的百姓，又没有僕人。晏子所謂'看國善惡'。所以再辱使命來到這庭上。"官職做到青州刺史。

僧紹子元琳、仲璋、山賓并傳家業，山賓最知名。

僧紹之子元琳、仲璋、山賓都傳家業，山賓最知名。

明山賓

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起家奉朝請。兄仲璋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禄，後爲廣陽令，頃之去官。會詔使公卿舉士，左衛將軍江祏上書薦山賓才堪理劇。齊明帝不重學，謂祏曰："聞山賓談書不輟，何堪官邪。"遂不用。

明山賓字孝若，七歲能談論辨析事物名和理的是非同異道理。十三歲博通經傳，守孝盡禮。從家中起任爲奉朝請。二兄仲璋得痼疾，家財多次用完，山賓就請求做官，後爲廣陽令，不久離職。正巧詔令讓公卿舉薦賢士，左衛將軍江祏上書推薦山賓，説他的才幹能勝任治理繁雜政務。齊明帝不重視學問，對江祏説："聽説山賓談起書來滔滔不絶，如何勝任做官?"於是不用。

梁臺建，累遷右軍記室參軍，掌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應其選。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北兖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黄門侍郎。四年，爲散騎常侍。東宫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

梁臺署建立，累次升遷任右軍記室參軍，主持吉慶禮儀。當時剛設置《五經》博士，山賓第一個被選拔。歷任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梁武帝天監十五年，出任持節、都督沿淮諸軍事、北兖州刺史。武帝普通二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因公事降爲黄門侍郎。四年，爲散騎常侍。東宫新近設置學士，又讓山賓擔任。不久以本職兼任國子祭酒。

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啓出倉米以振百姓。後刺史檢州

先前，山賓在州裏，所管轄的平陸縣歉收，啓奏皇上調出糧倉的米賑濟百姓。後來刺史檢查

曹，失簿，以山賓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蕃，擁旌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詒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庾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五經》士。"

州曹工作，因没有登記在簿，認定山賓是消耗損失。主管部門追究責任，没收山賓宅子充公。山賓不自我辯白，重新買地建宅。昭明太子聽説他建房不成，下令説："明祭酒即使外調撫據大管區，旌旗簇擁專人推車，冠珥飾金拖着紫袍，也長期家財屢屢用空。聽説建房未成，現送去微薄的資助。"并贈詩道："平仲被古人稱爲奇人，夷齊往昔也獨享美名。美好的品德出衆像那樣的賢人，東秦原本人才輩出。使築室不在道旁，置宅也歸於仁者所居。庾桑這纔有後繼之人，原生今天容易仿效。必來三徑人，將邀請《五經》士。"

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困，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脱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

山賓生性篤實，家中曾經貧困，賣掉他所乘的牛。已售出并接了錢，就對買主説："這牛曾經蹄丫潰爛流濃，治好很久了，恐怕以後再發，别怪没告訴你。"買主很快地追回牛錢。處士阮孝緒聽説這事，嘆道："這話足可使人返樸歸真，振起薄行之士，滌除澆薄之風。"

五年，又假節攝北兖州事，後卒官，贈侍中，謚曰質子。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疏通，接於諸生多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五卷。

普通五年，又受命攝北兖州政事，後死在任上，贈侍中，謚號質子。山賓多次任學官，很有訓導教益，但性格很隨和通達，對待諸生很親近，人們都愛戴他。著有《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服義》十五卷。

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位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

兒子明震字興道，也傳承父親學業，任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

明少遐

山賓弟少遐字處默，亦知名，位都官尚書。簡文謂人曰："我不喜明得尚書，更喜朝廷得人。"後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亂奔魏，仕北齊，卒於太子中庶子。子罕，司空記室。

山賓的弟弟明少遐字處默，也知名，任都官尚書。梁簡文帝對人説："我不是爲明少遐任尚書高興，更爲朝廷得人才歡喜。"後任青州刺史。梁武帝太清年間的太清之亂時，投奔北魏，仕於北齊，死在太子中庶子任上。兒子明罕，任司空記室。

明氏南度雖晚，并有名位，自宋至梁爲刺史者六人。

明氏南渡雖然晚，但都有名聲官位，從宋朝至梁朝任刺史的有六人。

庾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移居江陵。祖庾玫，爲巴郡太守。父親庾道驥，爲安西參軍。

易志性恬静，不交外物，齊臨川

庾易性格恬淡嫻静，不結交外界的人，齊臨

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走樵采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禄，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睹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翘書格報之。

川王蕭映統管本州，上表推薦他，賞他百斛麥子。庾易對使者説："砍柴打鹿之類的人，死時仍穿脱光了毛的衣服，日月的車輪急駛而過，能保住自耕自食的禄食，對於大王的恩情也感銘很深了。"推辭不受，以讀書作文自娱。安西長史袁彖欽慕他的高風亮節，贈送鹿角書格、蚌製盤子、蚌製研臺、白象牙筆。并贈詩道："像白日一樣光潔鮮明，像青雲一樣遼遠亮麗，如此高賢的人以前有巢、許，今天數臺、尚。"庾易回贈連理几案、竹翘書格。

建武三年，詔徵爲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婁。

齊明帝建武三年，下詔徵召他爲司空主簿，不赴任，去世。兒子庾黔婁。

庾黔婁

黔婁字子貞，一字貞正。少好學，多所講誦。性至孝，不曾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并嘆異之。仕齊爲編令，政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猛獸暴，黔婁至，猛獸皆度往臨沮界，時以爲仁化所感。

庾黔婁字子貞，一字貞正。年少好學，多數能講習記誦。生性極孝順，不曾對人變臉色。南陽高士劉虬、宗測都贊嘆重視他。仕齊爲編令，爲政有優異政績。先前縣境内多猛獸猖獗，黔婁到任，猛獸都遷往臨沮界内，當時認爲是被仁政所感化。

徙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政得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

遷任孱陵令，到縣未滿十天，庾易在家生病，黔婁忽然心驚，全身流汗，當天抛棄官位回家。家裏人都很驚訝他突然到來。當時庾易纔病兩天，醫生説要知道病情好壞，衹需嘗糞便的甜苦。庾易泄痢，黔婁就取來嘗，味道變甜滑膩，心情更加憂苦。到晚上，常向北辰叩頭，請以自身代替父親。不久聽見空中有聲音説："徵君壽命已盡，不可能延續。你祈禱很真誠，衹可以延續到月末。"到月晦時庾易亡故。黔婁居喪超過禮儀，結草廬住在墓旁。

梁臺建，黔婁自西臺尚書儀曹郎爲益州刺史鄧元起表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唯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爲高？"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携持喪柩歸鄉里。

梁臺署建立，黔婁從西臺尚書儀曹郎任上被益州刺史鄧元起上表任命爲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到平定成都時，城中珍寶堆積如山，元起都分給僚佐，衹有黔婁一樣未拿。元起厭惡他與衆人不同，厲聲説道："長史爲什麽獨獨高潔？"黔婁表示不違抗他，拿了數篋書籍。不久任蜀郡太守，在職清廉，百姓都得到利益。元起死在蜀郡，部曲都散了，黔婁親自操持殯殮事宜，護送棺木回歸故鄉。

東宫建，以中軍記室參軍侍皇太

東宫設立，以中軍記室參軍身份侍奉皇太子

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遞日爲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卒。弟於陵。

讀書，很被看重。詔令他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依次逐日爲太子講《五經》經義。遷散騎侍郎，去世。弟弟庾於陵。

庾於陵

於陵字子介，七歲能言玄理。及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荆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群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人吏所稱。

庾於陵字子介，七歲能談玄學義理。長大後，機智博學，有才氣。齊隨王子隆任荆州刺史，召他任主簿，讓他與謝朓、宗夬抄撰群書。子隆調回朝廷，又讓他任送故主簿。子隆被齊明帝害死，僚吏都害怕躲避起來没有人來，衹有於陵和宗夬留下料理喪事。齊東昏侯永元末年，任東陽遂安令，被百姓、官吏所稱頌。

梁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尚書功論郎，待詔文德殿。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東宫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時於陵與周捨并擢充此職。武帝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爲美。累遷中書黄門侍郎，舍人如故。後終於鴻臚卿。弟肩吾。

梁武帝天監初年，被建康獄審判平反，遷尚書功論郎，在文德殿待詔候命。後兼任中書通事舍人，拜任太子洗馬。原東宫的官吏現都任清貴的官職，洗馬掌管文書，尤其清貴。近代使用人才，都録取世家大族有才能、聲望的人，當時於陵和周捨都被提拔充任此職。武帝説："官因人而貴，怎能限在世家大族内。"當時社會議論認爲是美談。累次升遷任中書黄門侍郎，仍任舍人。後死在鴻臚卿任上。弟弟庾肩吾。

庾肩吾

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晋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王爲皇太子，兼東宫通事舍人。後爲安西湘東王録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

庾肩吾字慎之，八歲時能賦詩，被兄長於陵友愛。先任晋安王國常侍，晋安王常遷移鎮守，肩吾一直跟隨王府。在雍州被委派和劉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一道抄編群書，供應豐盛的果品食物，號稱高齋學士。王被立爲皇太子，肩吾兼任東宫通事舍人。後爲安西湘東王録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

簡文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吴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韵，彌爲麗靡，復逾往時。簡文與湘東王書論之曰：

梁簡文帝開設文德省設立學士，肩吾之子庾信、徐摛之子徐陵、吴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人入選。齊武帝永明年間，王融、謝朓、沈約寫作詩文開始使用四聲，作爲新變，至此，反而拘於聲韵，更加華麗靡弱，還超過以往。簡文帝致信湘東王説：

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事闡緩，既殊比

近來見京都文章的文體，非常軟弱無力，競相學習浮華空疏，争着做舒緩入樂

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咏情性，反擬《内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顔、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賢爲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絶其所長，唯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侣，好名忘實之類，决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絶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嘆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章横流，一至於此。

的文章，既不同於比興手法，又背離了《風》、《騷》精神。像六典三禮，施展開來還有用武之地，卜吉凶接待賓客之禮，使用起來也有場所，没聽説吟咏性情，反而要模擬《内則》，拿筆寫史志，還要模仿《酒誥》。徐徐的春陽，反而要學習《歸藏》，清湛的江水，於是和《大傳》相同。

我不善於作文，不敢輕易保守什麽，衹以當代作品，審視古代人才，遠如楊雄、司馬遷、曹植、王粲，近如潘安、陸機、顔延之、謝靈運，察看他們遣辭造句和構思用心，一點都不相似。如果以當代文章爲準，那麽，古代賢人就不對，如果認爲古代賢人可足稱道，那麽今天的文體應抛棄。都讓他們各抒志趣，就不敢贊同。又不時有仿效謝康樂、裴鴻臚文體的人，也很使人迷惘。爲什麽？謝客的語言天然卓絶，出於自然，偶爾有些不入聲律，是他的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根本没有篇章文字之美。這就致使學謝就學不到精華，而衹得到他的冗長；學裴就蔑視棄絶他的長處，衹得到他的短處。所以，謝的巧妙不可學習，裴的質樸也不應仰慕。所以，胸中馳騁臆想的决斷，計較名利忘記實際之類，奮飛追趕謝生，豈是鼓翼三千次就能追上的，佩服裴氏，恐怕漢代唐林、唐尊的作品流傳不下去。所以玉徽金光，反被見識淺的人所嗤笑，《巴人下俚》，更合乎郢人的音樂口味，《陽春》曲高和寡，美妙的樂聲絶響再也找尋不到。竟然不精心研討精微之處，反復衡量文采和立意，不同於巧妙構思，最終愧對美好的手筆。因此，身負才能之士，遠遠看見鄭邦就自覺知難而退，戴章甫冠穿翠履的人，望着閩鄉就嘆息。詩既然如此，文章也是這樣。衹以爲墨汁不會説話，就忍受他的驅使渲染，以爲紙札没有感情，就放任地摇晃折叠。太嚴重了，文章泛濫，竟到了這種地步。

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文章之冠

至於像近代謝朓、沈約的詩，任昉、陸倕的文章，這是出類拔萃的文章上品、著作

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絶，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兹清濁，使如涇、渭，論兹月旦，類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耻。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的楷模。張士簡的賦、周升逸的論辯，也是高手，很難再見到。文章未敗壞斷絶，必定會出現絶代英才，領袖人物，不是老弟您還是誰呢。常想談論這些，却没有可以交談的，思念我的子建，一同商榷。辨别清濁，使之如涇、渭分明。每月品評人物，類似汝南風俗。紅白既已判定，雌黄有所區别，使以鼠充璞的人知道慚愧，濫竽充數的人自知羞耻。想念您見不着您，我愁苦怎麽辦啊！

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爲度支尚書。時上流蕃鎮，并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喻當陽公大心。大心乃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先謂曰："吾聞汝能作詩，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辭采甚美，子仙乃釋以爲建昌令。仍間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子信。

簡文帝即位，任命肩吾爲度支尚書。當時上層人士、藩鎮，一同據守州郡抵抗侯景，侯景僞造聖旨，派肩吾出使江州，向當陽公大心宣布旨意，大心就投降叛敵，肩吾趁機逃往東南。後來叛軍宋子仙攻破會稽，懸賞捉到肩吾，要殺他，刑前對肩吾説："我聽説你能作詩，今天可以即席作詩，如果能够，就饒你一命。"肩吾揮筆寫成，文辭很美，子仙就釋放了他，任命爲建昌令。隨後從小路奔回江陵，歷任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去世，追贈散騎常侍、中書令。兒子庾信。

劉虯

劉虯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晋豫州刺史喬七世孫也。徙居江陵。

劉虯字靈預，一字德明，南陽涅陽人，晋朝豫州刺史劉喬的七世孫。移居江陵。

虯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禄便隱。宋泰始中，仕至晋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静處，常服鹿皮袷，斷穀，餌术及胡麻。齊建元初，豫章王嶷爲荆州，教辟虯爲别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并遣書禮請之。虯等各修箋答而不應命。

劉虯年少堅守節操，好學，衹需求得禄食便隱居。宋明帝泰始年間，做到晋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回家静静修養，常常穿鹿衣袷肩，不吃穀物，服食术草和胡麻。齊高帝建元初年，豫章王蕭嶷任荆州刺史，命令任命劉虯爲别駕，與同郡老鄉宗測、新野庾易一道去信以禮敦請他們。劉虯給每人回信答覆不從命。

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虯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書通意，虯答曰："虯四節卧疾病，三時營灌植，暢餘陰於山澤，托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

齊武帝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上表舉薦劉虯及同郡老鄉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下以蒲車束帛禮迎名士的命令。下詔徵召他爲通直郎，不就任。竟陵王致信通告旨意，劉虯回信説："我四季卧病，春夏秋三季務農灌溉種植，盡情在山林水澤度過餘生，將晚年情感托付給魚鳥，豈不是堯、舜深重的恩情，周、邵寬

宏的施捨。”

虬精信釋氏，衣粗布，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户之内，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遴。

劉虬信奉佛法，穿粗布衣服，拜佛，吃齋，注釋《法華經》，講疏佛教教義。因江陵西邊的沙洲人迹罕至，就移居那兒。齊明帝建武二年，下召徵召他爲國子博士，不就任。那年冬天劉虬病了，正午時分有白雲徘徊在屋檐窗户之内，又有香氣及磬聲。那天去世，時年五十八歲。劉虬之子劉之遴。

劉之遴　劉三達

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屬文。虬曰："此兒必以文興吾宗。"常謂諸子曰："若比之顔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握手而進之。

劉之遴字思貞，八歲能寫文章。劉虬説："這孩子必定以文才給我們家光宗耀祖。"常對兒子們説："如果比作顔氏，之遴得了我的文才。"因此州府鄉里都稱贊他。當時有個和尚僧惠有與衆不同的見識，每次拜訪劉虬必定叫之遴小名説："和尚行善得福德的小家夥。"握着他的手一道進屋。

年十五，舉茂才，明經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即辟爲太學博士。昉曰："爲之美談，不如面試。"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托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即之遴之舅，憲臺奏彈，皆令之遴草焉。後爲荆州中從事，梁簡文臨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群籍，時劉顯、韋稜并稱强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過也。

十五歲，舉爲秀才，明經對答策問，沈約、任昉見了很賞識他。吏部尚書王瞻曾拜訪任昉，在座上遇見之遴，任昉對王瞻説："這是南陽劉之遴，學而優但未仕，您明鑒，應該提拔。"立即徵召爲太學博士。任昉説："爲他美談，不如面試。"當時張稷剛任尚書僕射，托任昉寫謙讓表，任昉讓之遴代寫，一揮而就。任昉説："荆南秀氣，果然有異才，以後做官必然超過我。"御史中丞樂藹是之遴的舅舅，御史府的奏章彈劾文，都令之遴起草。後爲荆州中從事，梁簡文帝鎮守荆州，連升爲宣惠記室。之遴篤志學習，聰明洞察事理，博覽群書，同時的劉顯、韋稜被稱爲博聞强記，之遴常與他倆討論，都比不過之遴。

累遷中書侍郎，後除南郡太守。武帝謂曰："卿母年德并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轉西中郎湘東王繹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後牛奔墮車折臂，右手偏直，不復得屈伸，書則以手就筆，嘆曰："豈黥而王乎?"周捨嘗戲之

累次升遷任中書侍郎，後任南郡太守。武帝對他説："你母親年邁德高，所以令你衣錦還鄉，盡到贍養父母的職責。"轉西中郎湘東王蕭繹長史，仍任太守。先前，之遴在荆府，一直寄居在南郡，忽然夢見前任太守袁彖對他説："你以後應當做手臂骨折的太守，在這裏任官。"之遴後來因牛奔跑從車上摔下來手臂骨折，右手偏直，不能屈伸，寫字就用手抓筆，嘆道："豈不是判刑黥字後再做大王嗎?"周捨對他開玩笑説："即

曰："雖復并坐可横，政恐陋巷無枕。"後連相兩王，再爲此郡，歷秘書監。

出爲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曰："去歲命絶離巽，不敢東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禄具，忠衰於君。卿既内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奏免。後爲都官尚書、太常卿。

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宫。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樽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有銘云："元封二年龜兹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

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宫，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録其異狀數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又案古本《叙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帙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又今本《韓彭英盧吴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

使再能同坐可以横向，正恐貧民窟没枕頭。"以後接連做兩位王爺的相，再任此郡太守，歷官秘書監。

出任郢州行事，之遴不願意外調，堅决推辭説："去年命中注定死在離巽位置，所以不敢東下；今年的忌諱又在西方。"梁武帝親手寫詔道："朕聽説，有了妻子兒女，對父母的孝順會减弱，有了官位俸禄，對君主的忠貞會减弱。你既然内心滿足，理當忘記奉公的節操。"就被主管部門上奏免官。後爲都官尚書、太常卿。

之遴愛好古董奇器，在荆州收集古器物數十百件，有一種器皿像甌，容量可容下一斛，上面有金飾字，當時没人能認。又獻四種古器給東宫。其中第一種，銅雕鴟夷酒器二枚，兩耳有銀鏤，銘文云："建平二年造"。第二種，金銀鑲嵌雕刻的古酒樽二枚，有篆文銘："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第三種，外國洗澡罐一口，有銘文云："元封二年龜兹國獻"。第四種古代製的洗盤一枚，銘文云："初平二年造"。

當時鄱陽嗣王蕭範得到班固撰寫的《漢書》真本，獻給東宫，皇太子命令之遴和張纘、到溉、陸襄等人參校各本異同，之遴記録其中不同情况數十事，它大略是説："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但今本没有上書的年月日子。又案古本《叙傳》稱爲中篇，今本稱爲《叙傳》，還有今本《叙傳》記載了班彪生平事迹，但古本説'班彪自有傳'。還有今本《紀》和《表》、《志》、《列傳》不合在一起連續編卷次，但古本連在一起連續編次，總共合爲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面，古本《外戚》編排在《帝紀》下面。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雜厠在諸傳帙裏，古本《諸王》都編排在《外戚》下面，在《陳項傳》上面。還有今本《韓彭英盧吴述》説：'韓信惟餓隸，黥布實黥徒，彭越亦狗盗，吴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説：'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

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仗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也。"

起龍驤。'還有古本第三十七卷注音解釋詞義，幫助雅訓解釋文義，但今本没有這一卷。"

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恒共討論古籍，因爲交好。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并有武帝義疏，唯《左氏傳》尚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悦，詔答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宗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説無取。繼踵胡毋，仲舒云盛，因循《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久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秋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須待夏景，試欲推尋，若温故可求，别酬所問也。"

之遴好寫文章，多半學習古體，和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長期共同討論古籍，因此交爲好友。當時《周易》、《尚書》、《禮記》、《毛詩》都有武帝撰寫的義疏，衹有《左氏傳》還缺義疏，之遴就撰寫了《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總共合爲三十件事獻上。武帝大悦，下詔答覆説："省去了撰寫《春秋》義的工作，排比事件論説書中大義，文辭微妙意義深遠，編年體經書的教義，語言明瞭，含義繁復。左丘明傳下了洙、泗風氣，公羊崇尚西河學術，鐸椒的解釋不可追尋，瑕丘的解説一無可取。繼而追隨胡毋生，董仲舒《春秋》學更盛行，對《穀梁傳》因循守舊，千秋最篤信。張蒼傳授《左傳》，賈誼因襲荀卿，源頭已是分道揚鑣，指向意旨極其不同，詳略雜亂，由來已久。先前在年輕時，長期體味研究，全都遵循前人舊説，至今將近六十年了。加上晚秋時間不多，料理公事極少閑暇，夜半要加衣服，來不及披裹。還須等到夏天，試着探尋，如果温故可以知新，另行酬答所提的問題。"

始武帝於齊代爲荆府諮議，時之遴父虬隱在百里洲，早相知聞。帝偶匱乏，遣就虬换穀百斛。之遴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躓士，云何能得舂，願與其米。"虬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侯景初以蕭正德爲帝，之遴時落景所，將使授璽紱。之遴預知，仍剃髮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爲詩嘲之曰："《傳》聞伏不鬭，化爲支道林。"及之遴遇亂，遂披染服，時人笑之。

先前武帝在齊朝爲荆府諮議，當時之遴父親劉虬隱居在百里洲，早就相知，互相欣賞。武帝偶爾缺糧，派人向劉虬换穀百斛。之遴當時在父親身邊，説："蕭諮議是正處困頓之中的人，説如何能舂穀，情願給他米。"劉虬聽從他的話。等到武帝即位常懷念他。侯景最初立蕭正德爲皇帝，之遴此時落在侯景手裏，將派他傳授玉璽。之遴事先知道了，連忙剃掉頭髮披上僧衣纔躲掉。先前，平昌伏挺出家爲僧，之遴寫詩嘲諷他説："《傳》聞伏不鬭，化作支道林。"等到之遴遇到叛亂，就披上僧衣，當時人嘲笑他。

尋避難還鄉，湘東王繹嘗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

不久逃難回家鄉，湘東王蕭繹曾經嫉妒他的才學，聽説他西上到夏口，就秘密送去毒藥毒死他。不想讓人知道，就自己製作碑文，贈送豐厚

賻贈。前後文集五十卷。

子三達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繹聞之，盛集賓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革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遴弟之亨。

劉之亨　劉廣德

之亨字嘉會，年四歲，出後叔父嵩。及長好學，美風姿，善占對。武帝之臨荆州，唯與虯談。虯見之遴、之亨，帝曰：“之遴必以文章顯，之亨當以功名著。”後州舉秀才，除太學博士，仍代兄之遴爲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湘東王繹諮議參軍，敕賜金策并賜詩焉。

大通六年，出師南鄭，詔湘東王節度諸軍。之亨以司農卿爲行臺承制，途出本州北界，總督衆軍，杖節而西，樓船戈甲甚盛。老小緣岸觀曰：“是前舉秀才者。”鄉部偉之。是行也，大致剋復，軍士有功皆録，唯之亨爲蘭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絶域而爲文吏所抵。宦者張僧胤曰：“外聞論者，竊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爲臨江子。固辭不拜。

之亨美績嘉聲，在朱异之右，既不協，懼爲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爲安西湘東王繹長史、南郡太守。上問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弟因循，豈直大馮、小馮而已。”又謂尚書令何敬容曰：“荆州長史、南郡太守，皆是僕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轉。”在郡有異績，吏人稱之。卒，荆土懷之，不復稱名，號爲“大南郡”、“小南郡”。

的喪資。劉之遴著有前後兩部文集五十卷。

兒子劉三達字三善，幾歲時能玄談及寫作文章。州將湘東王蕭繹聽説他的才能，盛大地宴集賓客，召來他進行考試。説解經義、寫詩，都有思想情趣。十二歲，聽了江陵令賀革講《禮》回來，復述内容，不遺漏一句。十八歲去世。之遴深深懷念遺憾，就題墓銘“梁妙士”以表彰他。之遴弟弟劉之亨。

劉之亨字嘉會，四歲時過繼給叔父劉嵩。長大後好學，風度美妙，善於應對。武帝鎮守荆州，衹與劉虯交談。劉虯引見劉之遴、之亨，武帝説：“之遴必定以文章顯貴，之亨必定以軍功著名。”後被州裏舉爲秀才，任太學博士，接着取代兄長之遴爲中書通事舍人。累次升遷任步兵校尉，湘東王蕭繹諮議參軍，敕令賞賜記功的金策，并且贈詩給他。

梁武帝大通六年，出兵南鄭，詔令湘東王調度全軍。之亨以司農卿的官職任行臺承制，走出本州北界，統領衆軍，手持節杖西行，樓船戈甲很盛大。百姓老小沿岸觀看，説：“是先前舉薦的秀才。”同鄉部下崇敬他。這次出行，基本收復領地，軍士有功都記録，衹有之亨被蘭欽訴訟，執政者因而陷害他，所以没有封官行賞，僅官復原職。許久之後，武帝讀《陳湯傳》，對他在邊疆立功但被文官詆毁感到遺憾。宦官張僧胤説：“在外面聽見議論，竊以爲劉之亨像他。”武帝受感動而醒悟，就封之亨爲臨江子。之亨堅决辭謝不接受。

劉之亨良好的政績極佳的聲譽，在朱异之上，兩人關係已經不和諧了，怕被他所害，所以美言調他外任，替代之遴爲安西湘東王蕭繹長史、南郡太守。皇上問朱异説：“之亨取代兄長，高興不？兄弟連任，正好像大馮、小馮。”又對尚書令何敬容説：“荆州長史、南郡太守，都是僕射官級上調進調出的，今天之亨便是從三品了。”在郡裏有優異政績，官吏百姓稱贊他。去世，荆州人懷念他，不再稱呼他的名字，稱爲“大南郡”、“小南郡”。

子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承聖中，位湘東太守。魏平荆州，依于王琳。琳平，陳太建中，歷河東太守，卒官。

兒子劉廣德，也好學，自恃才學任性放縱。梁簡文帝承聖年間，任湘東太守。北魏攻克荆州，依附王琳。王琳被平定，陳宣帝太建年間，歷任河東太守，死在任上。

劉之遲 劉仲威

之亨弟之遲，位荆州中從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蕭莊稱尊號，以爲御史中丞，隨莊終鄴中。

之亨的弟弟之遲，任荆州中從事史。兒子仲威，年少有志氣，很涉獵了一些文史書籍。梁簡文帝承聖年間，爲中書侍郎。蕭莊僭立稱帝，任命仲威爲御史中丞，隨蕭莊一道死在鄴中。

劉坦

坦字德度，虬從弟也。仕齊歷孱陵令，南中郎録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

劉坦字德度，劉虬的堂弟。仕齊歷任孱陵令，南中郎録事參軍，居官以幹練、卓有成效著名。

梁武帝起兵，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求行，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齊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内史王僧粲應之，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泛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應僧粲，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夜，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

梁武帝起兵，當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爲湘州刺史，率部隊奔赴夏口。梁王朝商議代理州事務人選，劉坦請求前去代任，就授職任輔國長史、長沙太守，代理湘州刺史。劉坦曾經在湘州任職，有很多舊日的恩情，在道路上歡迎他的人很多。齊東昏侯派遣安成太守劉希祖在平都打敗梁王任命的太守范僧簡，劉希祖向湘州管轄的地區發出檄文，於是始興内史王僧粲響應他，湘州管轄諸郡都蜂起響應。州人想要乘船逃走，劉坦將船全都收攏起來燒掉。前湘州鎮軍鍾玄紹私下響應王僧粲，劉坦聽到他的陰謀，假裝不知道，就審案到深夜，不關城門以迷惑他。鍾玄紹未來得及暴亂，明早前去見劉坦詢問原因。長時間地留下鍾玄紹談話，秘密派遣親兵抄他的家。鍾玄紹在座上還未起來，抄家的親兵已回來報告盡得他的文書的始末。鍾玄紹當場投首坦白，在座位上被斬殺。燒掉他的文書，餘黨都没有追查。

梁天監初，論功封荔浦子。三年，遷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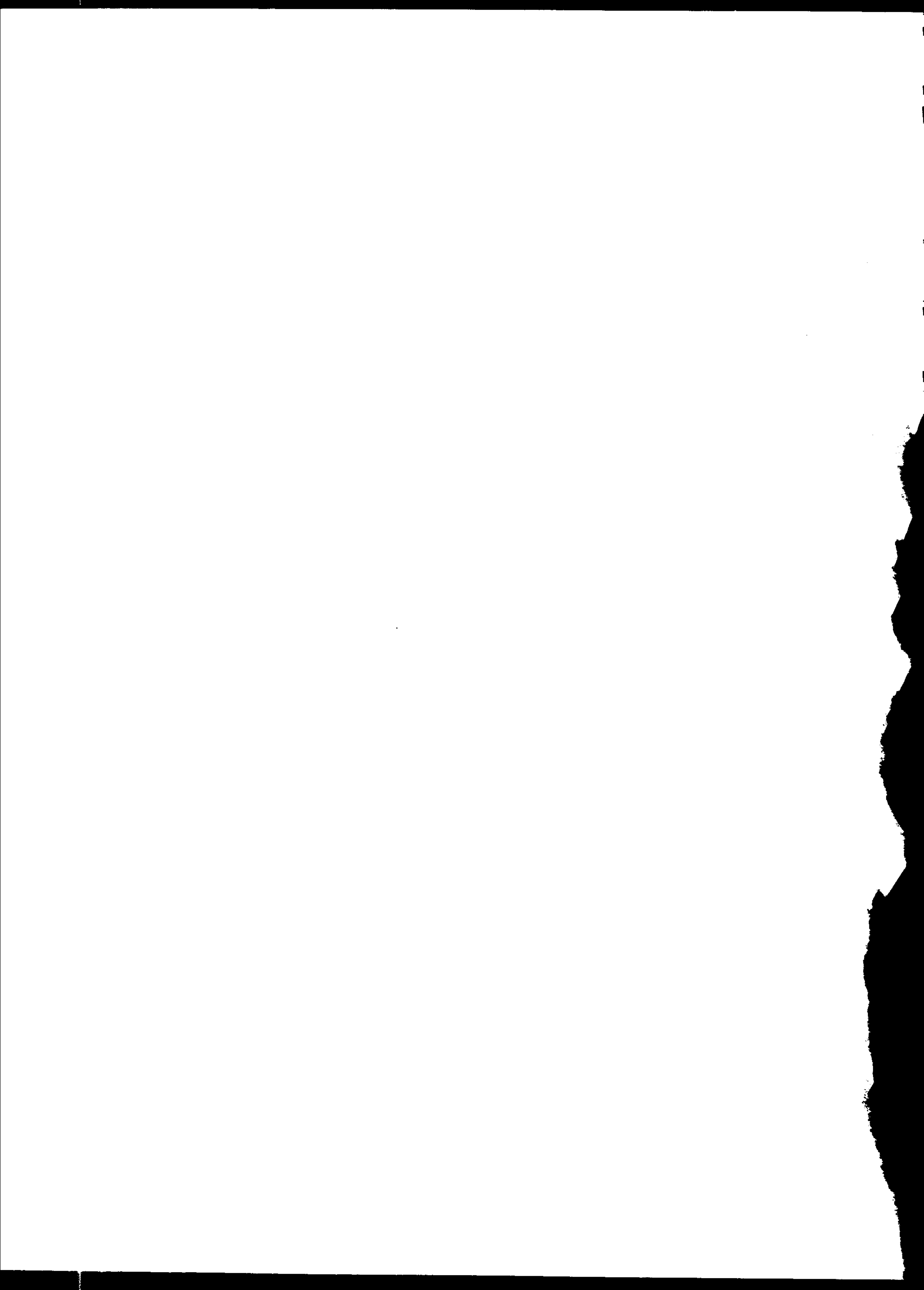
梁武帝天監初年，論功行賞封爲荔浦子。三年，遷任西中郎長史、蜀郡太守，管理益州事務。没到蜀郡，在路上去世。

論曰：劉瓛弟兄，僧紹父子，并業盛專門，飾以儒行，持身之節，異夫苟得患失者焉。庾易、劉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己，事兼隱德，諸子學業之美，各著家聲。顯及之遴見嫉時

論曰：劉瓛兄弟，明僧紹父子，都對專門之學造詣高深，以儒家行爲道德作爲準則，立身的節操，迥異於苟得患失之人。庾易、劉虬成爲一代高士，他們一人行事，實際上兼有罕爲人知的品德，各位兒子學業上的成就，光大了家族的聲

主，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異夫自古哲王屈己下賢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祚之不永也，不亦宜哉。

譽。劉顯及劉之遴被當時人主嫉妒，有的没罪反被排斥，有的無病而死亡，不同於自古賢明帝王委屈自己禮賢下士之道，由此可知梁武帝并不寬宏大量，元后頗多忌諱。梁朝國運不長久，不也是應該的嗎。



南史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梁宗室(上)

吴平侯景 (子)勱 勸 劢 勃 (弟)昌 昂 昱
長沙宣武王懿 (子)業 (孫)孝儼 (業弟)藻 猷 (猷子)韶 駿 (猷弟)朗 明
永陽昭王敷　衡陽宣王暢　桂陽簡王融 (子)象 (象子)慥
臨川靖惠王宏 (子)正仁 正義 (正義弟)正德 (正德子)見理
(正德弟)正則 (正則弟)正立 (正立子)賁 (正立弟)正表 (正表弟)正信

吴平侯蕭景

吴平侯景字子昭，梁武帝從父弟也。祖道賜以禮讓稱，居鄉有争訟，專賴平之。又周其疾急，鄉里號曰"墟主"；皆竊言曰"其後必大"。仕宋終于書侍御史，齊末追贈左光禄大夫。三子：長曰尚之，次曰文帝，次曰崇之。尚之敦厚有器業，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爲長者。遷步兵校尉，卒官。梁天監初，追謚曰文宣侯。子靈鈞，仕齊爲廣德令。武帝起兵，行會稽郡事。頃之，卒。追封東昌縣侯。子蕃嗣。崇之仕齊官至東陽太守，以幹能顯，政尚嚴厲。永明中，錢唐唐寓之反，别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謚忠簡侯。

吴平侯蕭景字子昭，是梁武帝的堂弟。祖父蕭道賜以禮義謙讓著稱，所居住的鄉里有争吵訴訟，獨靠他去公平處理。又周濟鄉民的疾苦急難，鄉里爲他取號"墟主"；都暗地説"他的後代必定發達"。出仕宋朝，最後官居書侍御史，齊代末年追贈爲左光禄大夫。有三個兒子：長子名叫尚之，次子爲文帝，第三子名叫崇之。尚之敦厚而有器識威儀，擔任司徒建安王的中兵參軍，一府中都尊稱他爲長者。遷步兵校尉，在官任上去世。梁天監初年，追加謚號爲文宣侯。兒子靈鈞，出仕齊朝擔任廣德縣令。梁武帝起兵時，他行會稽郡事。没有多久，就去世了。追封爲東昌縣侯。兒子蕭蕃承襲其位。崇之出仕齊朝官至東陽太守，以才幹賢能顯著，治政崇尚嚴厲。永明年間，錢唐唐寓之反叛，分出一部分徒衆攻下東陽，蕭崇之遇害。天監初年，追謚爲忠簡侯。

景，崇之子也。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毁聞。及長好學，才辯有識斷。仕齊爲永寧令，政爲百城最。

蕭景，是蕭崇之的兒子。八歲時，隨從其父在郡中，居喪期間以過哀傷身而聞名。待至長大後愛好學習，有辯才有見識能決斷。出仕齊朝擔

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榜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决。"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勳，除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景亦逃難。

任永寧縣令，政績是上百縣城中最好的。永嘉太守范述曾治郡期間，號稱清廉公平，向來佩服蕭景治理政事的才能，就在郡門題榜説："諸縣有疑難積壓的案件，可找永寧縣令决斷。"蕭景因病離開官職。永嘉人胡仲宣等上千人到宫闕前上表請求蕭景任郡太守，未獲准許。永元二年，因長沙宣武王蕭懿的功勛，他被任命爲步兵校尉。這年冬天蕭懿遇害，蕭景也逃難了。

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兗州事。時天下未定，泗北傖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内皆平。武帝踐阼，封吴平縣侯，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詔景母毛氏爲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壅，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振恤，又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

梁武帝起兵時，以蕭景行南兗州事。當時天下尚未安定，泗州以北的傖楚鄉民，各自依據塢壁來抵抗。蕭景以威嚴與信義告示，渠帥們相繼反綁雙手來請罪，十天之内境内都平定了。梁武帝登基後，封他爲吴平縣侯、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詔令蕭景母親毛氏爲國太夫人，禮遇按照王國太妃，授給金章紫綬。蕭景治州清廉謹慎，有威嚴而敢於决斷，清楚地瞭解官吏職責，文書案卷没有堆積的，下級不敢欺騙他，吏佐敬畏他如神明一般。恰遇荒年，他計算人口的多少進行救濟，還在道路上安排濃粥供給災民，死去的人供應棺材，人們非常依賴他。

天監七年，爲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垂拱而已。及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

天監七年，他擔任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主管天下兵家要事，宋孝建年間以來，制局監掌管軍事，與領軍分權，典事以上的官員都得呈奏，領軍垂手無爲而已。待到蕭景在位時很嚴厲，官署曹司恭恭敬敬，制局監都是些皇上寵幸的人，頗不能忍受，因此不能久留其中。

尋出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荆州刺史元志攻潺溝，驅迫群蠻，群蠻悉度漢水來降。議者以爲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儁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修葺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勵，州内清静，抄盗絶迹。

不久出朝擔任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天監八年，魏國荆州刺史元志攻打潺溝，驅趕大批蠻民，衆蠻民全都渡過漢水來歸降。建議者認爲蠻民屢次成爲邊境患害，可以趁此時掃除。蕭景説："途窮來歸附我，誅殺他們不吉祥；况且魏國人來侵略，蠻民常常與他們互爲矛盾，假若全部誅殺蠻民，魏軍來攻就没有了障礙，這不是長遠的計策。"於是打開樊城門接受投降，隨即命令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儁在潺溝攻擊元志，大破魏軍。蕭景開始到州裏時，减少參見歡迎的羽儀器物服裝，不讓打攪吏民。修理城墻堡壘，整肅警戒邊防，處理訟辭，鼓勵農桑。郡縣都改變作風勉勵自己，州

内清静，搶劫偷竊的事件也絶迹了。

十三年，復爲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禄五萬。景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武帝雖屬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决。

天監十三年，他再次擔任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每月加俸禄五萬。蕭景爲人很有氣概與魄力，擅長辭令。他在朝廷中，成爲衆人所瞻仰的人。雖然是梁武帝同一家族的堂弟，而給予很重的禮遇與委托，軍務國政大事都與他討論而後决定。

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景以安右將軍監揚州，置佐史，即宅爲府。景越親居揚州，固讓至于涕泣，帝弗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即發，姥語曰："蕭監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

天監十五年，加侍中。當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犯法免職後，詔令蕭景以安右將軍監揚州，設置佐史，就以宅第爲官府。蕭景超越親族待遇居住揚州，一再辭讓以至於流涕哭泣，但皇帝没有准許他。在州中尤其以明察善斷著稱，符書教令嚴格整肅。有位田舍老婦訴説得到一符書，歸還到縣府，縣吏没有立即發出，老婦對他説："蕭監州的符書如火急，你手中怎敢滯留！"他被人敬畏如此。

遷都督、郢州刺史。將發，帝幸建興苑餞别，爲之流涕。在州復有能名。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即焚塢戍保境，不復侵略。卒于州，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子勱。

遷任都督、郢州刺史。將要出發時，皇帝駕臨到建興苑與他餞别，爲此而流淚。在州裏又有能幹的名聲。齊安郡、竟陵郡地接魏國邊界，盜賊很多，蕭景致書曉諭，魏國立即焚毁城堡戍所保護境内，不再侵略。他在州治去世，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忠。有兒子蕭勱。

蕭勱

勱字文約，弱不好弄，喜愠不形於色。位太子洗馬，母憂去職，殆不勝喪。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風雨，仆卧中路，坐地號慟，起而復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鍾愛，曰："吾百年後，其無此子乎!"使左右節哭。服闋，除太子中舍人。景薨于郢鎮，或以路遠，秘其凶問，以疾漸爲辭。勱乃奔波，屆于江夏，不進水漿者七日。廬于墓所，親友隔絶。會叔父曇下詔獄，勱乃率昆弟群從同詣大理，雖門生故吏，莫能識之。後襲封吴平侯，對揚王人，悲慟嗚咽，傍人亦爲隕涕。

蕭勱字文約，羸弱而不喜好嬉戲，喜怒不形於色。位居太子洗馬時，遭母親喪而離職，幾乎受不了喪母之痛。每一想到母親，必定徒步走到墓地去。有時遇到風雨，倒卧在路中間，坐在地上呼喊慟哭，站起來重又前行，家裏人不能禁止他。蕭景特别鍾愛他，説："我在百年之後，恐怕没有這樣的兒子吧!"派左右人勸他節哀。喪期結束，授職爲太子中舍人。蕭景在郢州鎮守地逝世，有的人認爲路途遥遠，將其凶訊加以保密，以病情加劇爲掩飾辭，蕭勱便沿途奔波，一直走到江夏，七天不喝水漿。他在墓所建廬，與親友隔絶往來。恰逢叔父蕭曇關進拘囚欽犯的牢獄，蕭勱便率領兄弟群從一同到大理寺，即使是門生故吏，没有誰能認出他。後來他襲封爲吴平侯，在皇帝面前對答稱揚王人時，他哀慟嗚咽，旁邊的人也爲之落淚。

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稱。遷宣城內史，郡多猛獸，常爲人患，及勱在任，獸暴爲息。又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酒肴以送勱。勱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岓山村，有一老姥以槃擎鮨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

他任淮南太守，以良好的治政著稱。遷調宣城內史，郡中猛獸很多，常常成爲百姓的患害，待到蕭勱在任時，猛獸的凶惡爲之消失。遷調豫章內史之後，道不拾遺，男女不同行。徙廣州刺史，離開郡城那天，吏卒百姓悲痛哭泣，數百里途中，車船堵塞了，人們各自携帶着酒肴來送別蕭勱。蕭勱將每人的禮物都接受了，隨即就給他們錢帛。到了新淦縣岓山村，有一個老婦人用盤子托着鮨魚，自己送到船旁捧上去，幾十個兒童下水攀着船，有的唱歌有的哭泣。

廣州邊海，舊饒，外國舶至，多爲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過三數。及勱至，纖毫不犯，歲十餘至。俚人不賓，多爲海暴，勱征討所獲生口寶物，軍賞之外，悉送還臺。前後刺史皆營私蓄，方物之貢，少登天府。自勱在州，歲中數獻，軍國所須，相繼不絕。武帝嘆曰："朝廷便是，更有廣州。"有詔以本號還朝，而西江俚帥陳文徹出寇高要，又詔勱重申蕃任。未幾，文徹降附。勱以南江危險，宜立重鎮，乃表臺於高凉郡立州。敕仍以爲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爲刺史。徵爲太子左衛率。

廣州沿海，往常很富饒，外國船舶到來時，因大多被刺史欺凌，每年船舶到來的不過三艘左右。待到蕭勱到後，絲毫不侵犯，每年有十多艘船舶到來。俚人不來歸順，大多成爲海上暴徒，蕭勱將征討所獲得的俘虜與珍寶物品，除軍中賞賜之外，全都送歸臺省。前後刺史都謀求私人的蓄積，貢獻的地方物產，很少能上交朝廷倉庫。自從蕭勱在廣州，一年之中數次呈獻，軍務與國政所需要的，相繼運送不停。梁武帝嘆息說："朝廷便利如此，更因有廣州。"有詔令要他以原來的封號回到朝廷，而西江俚渠帥陳文徹出來劫掠高要，皇上又詔令蕭勱再次申明藩地職任。未過多久，陳文徹投降歸附了。蕭勱認爲南江很危險，宜當設立重鎮，便上表臺省建議在高凉郡設立州。敕令仍然以高凉郡爲高州，以西江督護孫固做刺史。徵召蕭勱擔任太子左衛率。

勱性率儉，而器度寬裕，左右嘗將羹至胸前翻之，顏色不異，徐呼更衣。聚書至三萬卷，披玩不倦，尤好《東觀漢記》，略皆誦憶。劉顯執卷策勱，酬應如流，乃至卷次行數亦不差失。少交結，唯與河東裴子野、范陽張纘善。卒於道，贈侍中，謚曰光侯。勱弟勸。

蕭勱性情簡樸節儉，而器量寬容，左右的人曾經將羹湯端至他胸前時打翻了，他臉色沒有什麼不同，慢慢地招呼更換衣服。搜集圖書達到三萬卷，開卷玩賞而不知倦，尤其喜好《東觀漢記》，要略都能背誦記憶。劉顯拿着書卷要蕭勱解答，他酬答如流，乃至於連卷次行數也沒有差錯。結交不多，僅與河東郡裴子野、范陽郡張纘友好。在路上去世，贈侍中，謚號爲光侯。蕭勱有弟弟蕭勸。

蕭勸

勸字文肅，少以清静自立，封西鄉侯，位南康內史，太舟卿。大寶元年，與南康王會理謀誅侯景，事發

蕭勸字文肅，少年時以清静自立做人，封爲西鄉侯，位居南康內史，太舟卿。大寶元年，與南康王蕭會理謀劃誅殺侯景，事被發覺而遭殺

遇害。

勸弟劢。

蕭劢　蕭勃

劢字文祇，封東鄉侯，位太子洗馬，及勸同見害。

劢弟勃位定州刺史，封曲江鄉侯。大寶初，廣州刺史元景仲將謀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景仲，迎勃爲刺史。時湘東王繹在荆州，雖承制授職，力不能制，遂從之。勃乃鎮嶺南，爲廣州刺史。後江表定，以王琳代爲廣州，以勃爲晋州刺史。魏剋江陵，勃復據廣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紹泰中，爲太尉，尋進爲太保。及陳武禪代之際，舉兵不從，尋敗，遇害。

蕭昌

昌字子建，景弟也。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徑出入人家，或獨詣草野，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累遷兼宗正卿，屢爲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樂，遂縱酒虚悸。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而卒。弟昂。

蕭昂

昂字子明，位輕車將軍，監南兖州。初，兄景再爲兖州，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時有女子年二十許，散髮黄衣，在武窟山石室中，無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間，時飲少酒，鵝卵一兩枚，人呼爲聖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滿山谷。昂呼問無所對，以爲祆惑，鞭之二十。創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爲領軍將軍。久之，封湘陰侯，出爲江州刺史。卒，謚曰恭侯。

害。

蕭勸有弟弟蕭劢。

蕭劢字文祇，封爲東鄉侯，位至太子洗馬，與蕭勸同時被殺害。

蕭劢的弟弟蕭勃職位是定州刺史，封爲曲江鄉侯。大寶初年，廣州刺史元景仲將圖謀響應侯景，西江督護陳霸先攻打元景仲，迎接蕭勃擔任刺史。當時湘東王蕭繹在荆州，雖是秉承旨意授予官職，但盡力而不能制止這一做法，於是聽從這一任命。蕭勃鎮守嶺南，擔任廣州刺史。後來長江以南平定了，以王琳代他治理廣州，以蕭勃擔任晋州刺史。魏軍攻克江陵，蕭勃重又進據廣州。敬帝秉承旨意，加他爲司徒。紹泰年間，他擔任太尉，不久進爲太保。待到陳武帝禪位代梁之際，他舉兵反對，不久失敗，他也遇害了。

蕭昌字子建，是蕭景的弟弟。位居衡州刺史。性情喜好飲酒，在州中每次喝醉時，就任意進出别人家中，有時獨自到野外去，殺戮人很少有限度，醉時所殺的人，酒醒後有時去找，找不到也没有一點後悔。多次升遷至兼宗正卿，屢次被有司劾奏。留在都城很久了，空虚恍惚而不快樂，於是任性飲酒，虚弱而精神失常。在石頭城東齋，他提刀自殺而死。有弟弟蕭昂。

蕭昂字子明，位居輕車將軍，監南兖州。起初，其兄蕭景第二次治理兖州，恩德仁惠，播及衆人。而當蕭昂來代替他時，當時的人把他比作馮唐。徵召他擔任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其時有二十歲左右的女子，披散髮穿黄衣，住在武窟山石室中，没有什麽修行，衹是不大吃東西。有時她到人間去，時常飲少量酒，吃一二個鵝蛋，人們稱呼她爲聖姑。向她求生兒子往往有效，到她那裏的人擠滿山谷。蕭昂招呼她來詢問，她什麽也不回答，他把她看作是妖惑，鞭打了二十下。創傷剛剛好一些，就消失得無影無踪。中大通元年，他擔任領軍將軍。很久以後，蕭昂封爲湘陰侯，出任江州刺史。去世後，謚稱爲恭侯。

蕭昱

昂弟昱字子真，少而狂狷，不拘禮度，異服危冠，交游冗雜。尤善屠牛，業以爲常。於宅内酤酒，好騎射。歷位中書侍郎。每求試邊州，武帝以其輕脱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黄門侍郎，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坐免官。因此杜門絶朝覲。

蕭昂的弟弟蕭昱字子真，年輕時狂放偏激，不爲禮節法度所拘束，穿着奇異的服裝，戴着高高的帽子，交游繁多而雜亂。尤其擅長屠殺牛，把此事當作日常事務。在住宅裏買酒喝，喜好騎馬射箭。歷任位至中書侍郎。他每次請求試用於邊遠州郡，梁武帝因他輕佻而没有威望，抑制他而不同意。遷任給事黄門侍郎，他上表請求解除自己的職務，皇帝親手寫詔書責備他。後因犯法被免除其官職，因此閉門拒絶上朝觀見皇上。

普通五年，坐於宅内鑄錢，爲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令受菩薩戒。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帝甚嘉之。

普通五年，犯了在住宅内鑄造錢幣之罪，被有司劾奏，交廷尉處理，得以免死，流放臨海郡。走到上虞，有敕令追他回來，命令他受菩薩戒。已到之後，恭恭順順的舉止，完全符合禮節，改變志意，信守道義，持守戒律也很精誠純潔，皇帝大爲嘉許。

以爲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奸吏，旬日之間，郡中大安。俄而暴卒，百姓行號巷哭，市里爲之喧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婦女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爲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都表求贈謚。詔贈湘州刺史，謚曰恭子。

朝廷以他任晉陵太守，下車到任，以名望事迹來鼓勵人，免除繁雜苛重的賦役，申明法令憲章，對奸猾的吏佐進行整肅，十天之中，郡中大爲安定。不久他突然去世，老百姓走路時呼喊，在巷中哭泣，城市里巷爲之喧鬧沸騰，在郡署庭院設立祭奠時有四百多人參加。村舍中有一姓夏的婦女年齡有一百多歲，也扶着曾孫出來到郡城裏，痛哭得受不了。他的恩惠教化感動人到了如此地步。百姓相繼爲他建立廟宇，樹立石碑，來紀念他的恩德，又到都城上表請求贈謚。詔令贈湘州刺史，謚號爲恭子。

文帝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武帝、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融爲東昏所害，敷、暢齊建武中卒，武帝踐阼，并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靖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吴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梁文帝有十個男兒：張皇后生了長沙宣武王蕭懿、永陽昭王蕭敷、梁武帝、衡陽宣王蕭暢。李太妃生了桂陽簡王蕭融。蕭融被東昏侯殺害，蕭敷、蕭暢在齊朝建武年間去世，梁武帝登位後，將他們都追封爲郡王。陳太妃生了臨川靖惠王蕭宏、南平元襄王蕭偉。吴太妃生了安成康王蕭秀、始興忠武王蕭憺。費太妃生了鄱陽忠烈王蕭恢。

長沙宣武王蕭懿

長沙宣武王懿字元達，文帝長子也。少有令譽，解褐齊安南邵陵王

長沙宣武王蕭懿字元達，是文帝的長子。少年時即有美好的聲譽，解脱褐衣任齊朝安南邵

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歷位晉陵太守，以善政稱。永明末，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歲，魏軍入漢中，遂圍南鄭。懿隨機拒擊，乃解圍遁去。又遣氐帥楊元秀攻取魏歷城等六戍。魏人震懼，邊境遂寧。

陵王行參軍，承襲爵位爲臨湘縣侯。歷任晉陵太守，以良好的政績著稱。永明末年，他擔任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這一年，魏軍進入漢中，於是圍攻南鄭。蕭懿隨機應變以抵抗并攻擊魏軍，魏軍撤圍逃離而去。他又派氐人渠帥楊元秀攻奪魏國歷城等六處戍所。魏國人震驚害怕了，邊境便安寧下來了。

永元二年，裴叔業據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討之，叔業懼，遂降魏。武帝時在雍州，遣典籤趙景悦説懿興晉陽之甲，誅君側之罪。懿不答。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奉江夏王寶玄圍臺城，齊室大亂，馳信召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鋭卒三千人入援。武帝馳遣虞安福下都説懿曰："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官，行伊、霍故事，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托以外拒爲事，則威振内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人，必生後悔。"長史徐曜甫亦苦勸，并不從。慧景遣其子覺來拒，懿擊大破之，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授尚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

永元二年，裴叔業占據豫州反叛，蕭懿以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守職來討伐他，裴叔業害怕了，就投降了魏國。梁武帝當時在雍州，派典籤趙景悦勸説蕭懿發動晉陽的兵馬，誅討君主身邊的罪臣。蕭懿没有答應。不久平西將軍崔慧景進京爲寇，擁戴江夏王蕭寶玄圍攻臺城，齊室非常混亂，信使急馳召唤蕭懿。蕭懿當時正在吃飯，丢擲筷子就起身，率領精鋭士卒三千人進去援救。梁武帝迅即派虞安福下都城勸説蕭懿説："誅殺賊黨之後，就會有無法賞賜的功勞，遇到賢明的君主，尚且難以立足；況且在亂世，怎麼可以讓自己免得了糾紛。假如消滅賊黨之後，仍然率兵進入宫中，實行伊尹、霍光那樣的先例，這是萬世難得一時的機會。假若不想要這樣，便放棄賀表回到歷陽，以抵抗外敵爲大事作藉口，就會威信響震内外，誰敢不聽從。如果一朝放棄軍隊，接受其優厚的爵位，位高而無人跟從，必定會生後悔的。"長史徐曜甫也苦苦勸他，都不聽從。崔慧景派他兒子崔覺來抵擋蕭懿，蕭懿進擊，大破敵軍，乘勝而前進，崔慧景的士衆潰散了，紛紛被追趕斬殺。他被授爲尚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

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咺之等執政，宿臣舊將，并見誅夷。懿既勳高，獨居朝右，深爲法珍等所憚，乃説東昏，將加酷害。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不從，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尋見留省賜藥，與弟融俱殞。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爲朝廷憂之。"中興元年，贈司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

其時東昏侯肆意暴虐，茹法珍、王咺之等人執政，老臣舊將，都被誅殺乾净。蕭懿既然功高，獨居朝右，大爲法珍等人忌憚，便勸説東昏侯，將對他加以殘酷殺害。徐曜甫知道此事，在長江渚邊秘密地準備了一條船，勸説他逃奔西部。蕭懿不肯聽從，説："古時都有敢死的人，難道有叛逃的尚書令嗎?"不久被羈留在臺省，賜藥給他，與其弟蕭融一同斃命。死時對使者説："我家弟弟在雍州，爲朝廷深深擔憂。"中興元年，追贈司徒。宣德太后臨朝聽政，改贈他爲

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葬禮依晋安平王故事。

太傅。天監元年，追崇爲丞相，封爲長沙郡王，謚號爲宣武。供給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葬禮依照晋安平王的先例。

懿名望功業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見褒崇。戊辰，乃始贈第二兄敷、第四弟暢、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號，遷神主于太廟。帝不親奉，命臨川王宏侍從。七月，帝臨軒，遣兼太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及德皇后尊號。既先卑後尊，又臨軒命策，識者頗致譏議焉。

蕭懿名望功業一向就高，是梁武帝本來就很崇敬的人。武帝在天監元年四月丙寅即位，當天他就受到褒揚推重。戊辰，纔開始贈號給第二個哥哥蕭敷、第四個弟弟蕭暢、第五個弟弟蕭融。到了五月，有司方纔奏請追贈皇考皇妣的尊號，將神主遷到太廟。武帝未親自奉送，命令臨川王蕭宏侍奉跟從。七月，皇帝駕臨軒廊時，派遣兼太尉、散騎常侍王份奉策書上太祖文皇帝、獻皇后與德皇后的尊號。已是以卑者在先，尊者在後，又在駕臨軒廊時命令奉上策書，有見識者對此頗有譏評非議。

蕭業

懿子業字静曠，幼而明敏，仕齊爲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於王嚴秀家。東昏知之，收嚴秀付建康獄，考掠備極，乃以鉗拔手爪，至死不言，竟以免禍。

蕭懿的兒子蕭業字静曠，年幼時就聰明敏捷，出仕齊朝擔任太子舍人。宣武王之難時，他與兩個弟弟蕭藻、蕭象一道逃走躲藏在王嚴秀家中。東昏侯知道了，將嚴秀逮捕交付建康監獄中，百般拷打，竟以鉗子拔去手指甲，他至死都不肯説出來，蕭業等人最終因此免於禍難。

天監二年，襲封長沙王，歷位秘書監、侍中、都督南兖州刺史。運私邸米，僦人作甓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湘州，尤著善政。零陵舊有二猛獸爲暴，無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見猛獸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兩猛獸自斃。"言訖不見，衆并異之。

天監二年，他襲封爲長沙王，歷任秘書監、侍中、都督南兖州刺史。將他私人府第的米運來，雇人作甓來砌城墻，梁武帝以爲很好。徙治湘州，尤其以優良的政績著稱。零陵以前有兩隻猛獸爲惡，忽然無緣無故相互枕藉而死去。郡人唐睿看見猛獸旁邊有一個人説："刺史的恩德感動了神明，所以兩隻猛獸自行倒斃。"説完後就不見了，衆人都感到奇異。

業性敦篤，所在留惠。普通四年，爲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薨，謚曰元王。文集行於世。子孝儼嗣。

蕭業性情敦厚，所到之處普施恩惠。普通四年，他擔任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薨逝後，謚號爲元王。有文集流傳於世。兒子蕭孝儼承襲其位。

蕭孝儼

孝儼字希莊，射策甲科，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坐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帝深賞異之。薨，謚曰章。子眘嗣。業弟藻。

蕭孝儼字希莊，射策問中甲科，除爲秘書郎、太子舍人。從皇上駕臨華林園，在座位上呈獻《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辭很優美，皇帝很賞識他并以爲奇異。去世後，謚號爲章。兒子蕭眘承襲其職。蕭業的弟弟是蕭

藻。

蕭藻

藻字靖藝，仕齊位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西昌縣侯，爲益州刺史。時鄧元起在蜀，自以有剋劉季連功，恃宿將，輕少藻，藻怒乃殺之。既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人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議，欲自擊之。或陳不可，藻大怒，斬之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聚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此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擊，平之。

蕭藻字靖藝，出仕齊朝位居著作佐郎。天監元年，封爲西昌縣侯，擔任益州刺史。其時鄧元起在蜀地，自認爲有戰勝劉季連的功勞，恃仗是老將，瞧不起蕭藻，蕭藻一怒之下殺了他。天下大事已經初步創設，而邊區尚未平安，州人焦僧護聚集徒衆幾萬人，占據郫縣、繁縣作亂。蕭藻年紀尚未到二十歲，他召集僚佐商議，想要親自去攻打賊黨。有個人述說不可以，蕭藻非常憤怒，將他殺死在臺階旁邊。於是乘坐普通的肩輿，巡行賊黨壁壘，賊衆集中弓箭亂射，箭下如雨，隨從者舉起盾來抵禦亂箭，他又命令去掉盾，因此人心大爲鎮定，賊衆當夜就逃跑了。蕭藻命令騎兵追擊，剿平了叛亂。

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初，鄧元起之在蜀也，崇於聚斂，財貨山積。金玉珍帛爲一室，名爲内藏；綺縠錦罽爲一室，號曰外府。藻以外府賜將帥，内藏歸王府，不有私焉。及是還朝，輕裝就路。再遷侍中。

天監九年，徵召他擔任太子中庶子。起初，鄧元起在蜀地，極力搜刮財貨，財物如山般堆積。金玉珍帛收藏在一室，名稱爲内藏；綺縠錦罽收藏在一室，號稱爲外府。蕭藻將外府所藏賜給將帥，内藏收歸王府，没有私產。待他回到朝廷時，輕裝上路。後來他再遷爲侍中。

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尤好古體。自非公宴，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歷雍、兗二州刺史。頻莅州鎮，人吏咸稱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普通六年，爲軍師將軍，與西豐侯正德北侵渦陽，輒班師，爲有司奏，免官削爵土。八年，復封爵。中大通三年，爲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爲丹陽尹。帝每稱其小字，嘆曰："子弟并如迦葉，吾復何憂。"入爲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固辭，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

蕭藻性情謙虚退讓，不追求顯達，善於寫文章，尤其愛好古體。假如不是公家宴會，他未曾妄自有什麽舉動。縱然有小文章，寫成後就拋棄原稿。歷任雍州、兗州刺史。他經常莅臨州鎮，百姓與吏佐都稱贊他。推舉好人，謙居人後，常像自己比不上别人。普通六年，擔任軍師將軍，與西豐侯蕭正德北侵渦陽，動輒班師而退，被有司劾奏，免去官職削除爵位封地。天監八年，重又封爵位。中大通三年，擔任中軍將軍，太子詹事，出朝擔任丹陽尹。皇帝每次稱呼他的小字，嘆息説："如果子弟都像迦葉那樣，我還有什麽憂慮。"他入朝廷擔任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雖一再推辭，不得准許。大同五年，遷爲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職仍如原來。

藻性恬静，獨處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禄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簡文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恒布

蕭藻性情恬静，獨自住在一室中，床上有膝蓋的痕迹，宗室衣冠子弟無不以他爲法式。他常常認爲爵位俸禄太高，常想隱退，門庭空閑寂静，賓客很少來往。簡文帝尤其敬愛他。自從遭

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公庭不聽音樂，武帝每以此稱之。

受家禍後，他經常穿布衣睡蒲席，不吃鮮魚家禽，不在公庭中就不聽音樂，武帝常因此稱贊他。

出爲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世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侯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任寄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耳。"因不食而薨。

出朝擔任南徐州刺史。侯景作亂時，蕭藻派世子蕭彧率領軍隊入城援救。待到城門打開後，他加任散騎常侍。侯景派其儀同蕭邕取代他占據京口，蕭藻因而受影響患上氣喘病。有人勸他投奔江北，蕭藻説："我是國家的臺鼎重臣，委任特别優厚，我既然不能剪除叛賊，正應當一同爲朝廷而死罷了。"於是絶食而去世。

蕭猷

藻弟猷，封臨汝侯，爲吴興郡守。性倜儻，與楚王廟神交，飲至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禱必從。

蕭藻的弟弟蕭猷，封爲臨汝侯，擔任吴興郡守。性情卓越豪邁，與楚王廟神靈接觸時，飲酒至一斛。每次酹酒祭祀，盡情歡樂，極度醉酒，神像影子也有了酒色，有所祈禱一定能如願。

後爲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時江陽人齊苟兒反，衆十萬攻州城。猷兵糧俱盡，人有異心。乃遥禱請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騎浴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時日已晡，騎舉稍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過請飲，田老問爲誰，曰："吴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苟兒。猷在州頗僭濫，客筵内遂有香凳，不置連榻。武帝末知之，以此爲愆。還都，以憂愧成疾，卒，謚曰靈，以與神交也。

後來他擔任益州刺史、侍中、中護軍。其時江陽人齊苟兒造反，率徒衆十萬人攻打州城。蕭猷的兵力與糧食都竭盡了，人有二心。他便向遠方祈禱請求援救。當天有位老農碰到一位披着堅滑鐵甲的騎士乘戰馬從東方過來，問他距離州城有幾里路，他便説"有一百四十里"。當時已是下午，騎士舉起槊説："後面有人來，就叫他們快馬加鞭，想要在當天打垮賊衆。"不一會兒有數百騎如風般馳來，一位騎士經過他時請求喝點水，老農問他是誰，他説："是吴興楚王來援救臨汝侯。"恰當此時，廟裏祈請救援没有靈驗。十多天後，纔看見泥塑的侍衛偶像都是泥濕漉漉如汗的樣子。這一天，蕭猷大破齊苟兒。蕭猷在州裏過於越出軌度行事，宴客筵席中竟有香凳，也没有將榻連起來安放。武帝最後纔知道這些，以此作爲他的罪過。回到都城，他因憂愁愧恨成病，去世後，謚號稱靈，因他曾與神靈接觸過。

蕭韶

猷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爲舍人，城陷奉詔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尋覓，令韶説城内事，韶不能人人爲説，乃疏爲一卷，客問者便示之。湘東王聞而取看，謂曰："昔王韶之爲《隆安紀》

蕭猷的兒子蕭韶字德茂，起初封爲上甲縣都鄉侯。太清初年擔任舍人，都城陷落時奉詔令逃奔西部。待到了江陵，很多人士往來尋找他，要蕭韶講説都城中的事，蕭韶不能爲每個人講説，便整理成一卷，客來詢問便給他們看。湘東王聽説後拿去看，對人説："從前王韶之作《隆安紀》

十卷，説晉末之亂離。今之蕭韶亦可爲《太清紀》十卷矣。”韶乃更爲《太清紀》。其諸議論，多謝吴爲之。韶既承旨撰著，多非實録，湘東王德之，改超繼宣武王，封長沙王，遂至郢州刺史。

十卷，叙説晉朝末年的戰亂流離。現在蕭韶也可以作《太清紀》十卷了。”蕭韶便改寫作《太清紀》。其中諸多議論，大多是謝吴寫的。蕭韶既是秉承旨意撰寫，大多不是如實記録，湘東王爲感謝他，將他改爲越級繼任宣武王，封爲長沙王，於是當到了郢州刺史。

韶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韶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韶床，踐蹋肴饌，直視韶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韶甚慚耻。

蕭韶從前是幼童時，庾信很喜愛他，有男寵斷袖般的歡愛，衣食的資費，都是庾信供給的。遇到客人，蕭韶也爲庾信傳遞座酒。後來他任職郢州，庾信西上江陵，中途經過江夏時，蕭韶接待庾信很冷淡，他坐在青油幕下，帶着庾信進入宴會，讓庾信坐在另外一張榻席上，有炫耀自己的神色。庾信逐漸忍受不了，趁着酒興，竟一直登上蕭韶的坐床，踩踏肴食，直盯着蕭韶的臉，對他説：“官人今天的形貌與近日大大地不同。”當時滿座都是賓客，蕭韶感到很慚愧羞耻。

蕭駿

韶弟駿字德款，善草隸，工文章，晚更習武，膂力絶人，與永安侯確相類。位尚書殿中郎、超武將軍，封南安侯。城陷，爲賊任約所禮。謀召鄱陽嗣王範襲約，反爲所害。

蕭韶的弟弟蕭駿字德款，善於寫草書與隸書，擅長作文章，晚年更操練武藝，體力無人可比，與永安侯蕭確相類似。位居尚書殿中郎、超武將軍，封爲南安侯。都城陷落後，他受到賊黨任約的禮遇。因謀劃召集鄱陽嗣王蕭範襲擊任約，反而被任約殺害。

蕭朗

猷弟朗字靖徹，天監五年，例以王子封侯。歷太子洗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群下患之。記室庾丹以忠諌見害，帝聞之，使於嶺表以功自效。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俊才，與伏挺、何子朗俱爲周捨所狎。初景休罷巴東郡頗有資産，丹負錢數百萬，責者填門。景休怒，不爲之償。既而朝賢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悦，乃悉爲還之。爲建康正，坐事流廣州。

蕭猷的弟弟蕭朗字靖徹，天監五年，按慣例以王子封爲侯。歷任太子洗馬、桂州刺史，加都督。其性倨傲而暴虐，衆多下屬都厭恨他。記室庾丹因忠誠勸諌而被殺害，皇帝聽説此事，派他出使嶺表將功報效朝廷。庾丹的父親庾景休位居御史中丞。庾丹年少時即有俊秀之才，與伏挺、何子朗同時爲周捨所親近。起初庾景休罷巴東郡職之後很有資産，庾丹欠了數百萬錢，討債者擠滿了門。庾景休發怒了，不爲庾丹償還。不久朝中賢能到庾丹那裏而不到景休處，庾景休高興了，就爲庾丹全部償還了欠債。擔任建康正時，因事犯法流放廣州。

蕭明

朗弟明字靖通，少被武帝親愛，封貞陽侯。太清元年，爲豫州刺史，

蕭朗的弟弟蕭明字靖通，年少時得到武帝的親近喜愛，封爲貞陽侯。太清元年，擔任豫州刺

百姓詣闕拜表，言其德政，樹碑于州門內。及碑匠采石出自肥陵，明乃廣營厨帳，多召人物，躬自率領牽至州。識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史，老百姓到宫闕前跪拜上表，叙説他的德政，應在州門内樹立碑石。待到碑石匠人從肥陵采石出來，蕭明便到處營建館厨帳幕，召來了很多人物，他親自率領把他們帶到州署。有識者譏笑此事，説："是王自己樹碑留名，不是出自州裏的人民。"

武帝既納侯景，大舉北侵，使南康王會理總兵，明乃拜表求行。固請，乃許之。會理已至宿預，詔改以明代爲都督水陸諸軍趣彭城，大圖進取。敕曰："侯景志清鄴、洛，以雪仇耻。其先率大軍，隨機撫定。汝等衆軍可止於寒山築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泛，孤城自殄，慎勿妄動。"明師次吕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没者三板。魏遣將慕容紹宗赴救，明謀略不出，號令莫行。諸將每諮事，輒怒曰："吾自臨機制變，勿多言。"衆乃各掠居人，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軍無所侵掠。

梁武帝收納侯景後，大規模舉兵進犯北方，派南康王蕭會理統領軍事，蕭明便拜表要求同行。一再請求，纔答應了他。蕭會理已經到達宿預，詔令改以蕭明代替會理擔任都督水陸諸軍并催促攻彭城，計劃大舉進占。敕令説："侯景志在掃清鄴、洛，以洗雪仇恨耻辱。他已先率大軍，隨機應變安撫平定。你們衆路軍隊可以停駐在寒山一帶修築堤堰，引清水來灌彭城。大水一漲，孤城自然會陷没，千萬不要妄自行動。"蕭明的軍隊駐扎在吕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來灌彭城，水漲到了城堞，没有淹没的衹有三夾板。魏國派將領慕容紹宗奔赴救援，蕭明的謀略是不出兵，發號令不准行動。諸將每次商議時，他就發怒説："我自然會隨機應變，不要多説了。"衆人便各自搶掠居民，蕭明也不能制止，僅能禁止他自己的一支軍隊没有侵害搶掠居民。

紹宗至，决堰水，明命將救之，莫肯出。魏軍轉逼，人情大駭。胡貴孫謂趙伯超曰："不戰何待?"伯超懼不能對。貴孫乃入陣苦戰，伯超擁衆弗敢救，曰："與戰必敗，不如全軍早歸。"乃使具良馬，載其愛妾自隨。貴孫遂没。伯超子威方將赴戰，伯超懼其出，使人召之，遂相與南還。

慕容紹宗到後，開堰放水，蕭明命令將士救衛堰壩，没有人肯出兵。魏軍反而更逼近了，人心大爲驚駭。胡貴孫對趙伯超説："不戰還等待什麽?"趙伯超害怕而不能回答。胡貴孫便進入陣中苦苦奮戰，趙伯超聚集了衆人却不敢去救，説："與魏軍戰必定失敗，不如全軍早些回去。"便派人準備良馬，裝載了他的愛妾，自己隨後而退。胡貴孫就在陣中戰殁。趙伯超的兒子趙威方將要奔赴作戰，伯超擔心他出去，派人召唤他，就與他一道返回南方。

明醉不能興，衆軍大敗，明見俘執。北人懷其不侵掠，謂之義王。及至魏，魏帝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晋陽。勃海王高澄禮明甚重，謂曰："先王與梁主和好十有餘年，聞彼禮佛文，常云奉爲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謂一朝失

蕭明醉了酒不能起來，衆路軍隊大敗，蕭明被俘獲了。北方人感激他没有侵犯掠奪，説他是義王。待他到了魏國，魏帝接見蕭明與諸位將帥，解除了監禁，送他到了晋陽。勃海王高澄禮待蕭明很優厚，對他説："先王與梁主和好有十多年，聽説那梁主禮敬佛教文字，常常説信奉是爲了魏主并與先王，這極是梁主的厚意。不料

信，致此紛擾。”因欲與梁通和，使人以明書告武帝，方致書以慰高澄。

一朝失去相互間信任，招致這樣的動亂不安。”因此想與梁往來交好，派人將蕭明的書信告知梁武帝，武帝正好送去一書信以便慰問高澄。

東魏除明散騎常侍。及聞社稷淪蕩，哀泣不捨晝夜。魏平江陵，齊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所獲梁將湛海珍等皆聽從明歸。令上黨王渙率衆送之。是時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晉安王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渙軍漸進，明與僧辯書求迎，僧辯不從。及渙破東關，斬裴之横，僧辯懼，乃納明。於是梁輿東度，齊師北反。

東魏授任蕭明爲散騎常侍。待他聽到社稷喪亡，不分日夜悲哀地哭泣着。魏國蕩平江陵時，齊文宣帝派人護送蕭明到梁朝，并且讓先前所俘獲的梁朝將領湛海珍等人都隨從蕭明一道回去。命令上黨王高渙率領衆人護送他。這時太尉王僧辯、司空陳霸先在建康，推舉晉安王蕭方智擔任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秉承旨意安排百官。高渙的軍隊逐漸前進，蕭明傳送書信給王僧辯，請求迎接他歸來，王僧辯没有聽從。待到高渙攻破東關，斬殺了裴之横，王僧辯害怕了，纔收納了蕭明。於是梁朝輿車東渡，齊國軍隊返回北方。

明至，望朱雀門便長慟，迄至所止，道俗參問，皆以哭對之。及稱尊號，改承聖四年爲天成元年，大赦境内。以方智爲太子，授王僧辯大司馬，遣其子章馳到齊拜謝。齊遇明及僧辯使人，在館供給宴會豐厚，一同武帝時使。及陳霸先襲殺僧辯，復奉晉安王，是爲敬帝，而以明爲太傅、建安王。報齊云：“僧辯陰謀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于齊，永爲蕃國。齊遣行臺司馬恭及梁人盟於歷陽。明年，齊人徵明，霸先猶稱蕃，將遣使送明，疽發背死。時王琳與霸先相抗，齊文宣遣兵納永嘉王莊主梁祀，追謚明曰閔皇帝。

蕭明到後，望見朱雀門便久久地慟哭，直到所住下來的地方，道人與俗人參見問候，他都以哭泣作回答。當稱元帝尊號後將承聖四年改爲天成元年，大赦境内犯人。以蕭方智做太子，授王僧辯任大司馬，派他兒子蕭章急馳到齊國拜見謝恩。齊國接待蕭明與王僧辯派來的人，在客館中供給豐富，宴會豐盛，與梁武帝時代的使者一樣看待。待到陳霸先偷襲殺害了王僧辯，又擁戴晉安王，這就是梁敬帝，而以蕭明作太傅、建安王。并報告齊國説：“王僧辯陰謀篡權反叛，所以誅殺了他。”仍然請求向齊國稱臣，永遠作一藩屬國。齊國派行臺司馬恭與梁朝人在歷陽訂立盟約。明年，齊國人徵召蕭明，陳霸先還是稱藩國，將派遣使者護送蕭明，但蕭明背上的毒瘡發作而死。其時王琳與陳霸先相對抗，齊文宣帝收納永嘉王蕭莊主持梁朝的祭祀，追謚蕭明稱爲閔皇帝。

永陽昭王蕭敷

永陽昭王敷字仲達，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學業，仕齊爲隨郡内史。招懷遠近，士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及。明帝謂徐孝嗣曰：“學士舊聞例不解理官，聞蕭隨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遺，行何風化以至於此?”

永陽昭王蕭敷字仲達，是文帝的第二個兒子。少年時學業有成，出仕齊朝擔任隨郡内史。招納并安撫遠近人民，士子庶民安居樂業，認爲先後的治政都比不上他。齊明帝對徐孝嗣説：“以前聽説學士一概不瞭解治政的官吏，并聽説蕭隨郡衹是安排飲酒清談，但那裏路不拾遺，推

答曰："古者修文德以來遠人，况止郡境而已。"帝稱善。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卒。武帝即位，贈司空，封永陽郡王，謚曰昭。天監二年，子伯游嗣。

行什麼而如風化育以至於如此。"他回答説："古時修明文德以使遠方人歸順，況且這不過限於郡境内而已。"明帝稱贊他説得好。徵召他擔任廬陵王諮議參軍，去世了。梁武帝即位後，追贈他爲司空，封爲永陽郡王，謚號爲昭。天監二年，兒子蕭伯游承襲其位。

伯游字士仁，位會稽太守，薨，謚曰恭。

蕭伯游字士仁，位居會稽太守，逝世後，謚號爲恭。

衡陽宣王蕭暢

衡陽宣王暢，文帝第四子也。有美名，仕齊位太常，封江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謚曰宣。

衡陽宣王蕭暢，是文帝第四個兒子。有美好的名聲，出仕齊朝位居太常，封爲江陵縣侯，去世。天監元年，追贈爲開府儀同三司，封爲衡陽郡王，謚號爲宣。

三年，子元簡位郢州刺史，卒於官，謚曰孝。葬將引，柩有聲，議者欲開視。王妃柳氏曰："晋文已有前例，不聞開棺。無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少子獻嗣。

天監三年，兒子蕭元簡任職郢州刺史，在官位上去世，謚號爲孝。安葬將起程時，柩中發出聲音，議論的人想要打開來看，王妃柳氏説："晋文公已有前例，没有聽説開棺的做法。無補於死者的復活，徒然增加活着人的悲痛。"於是停止此舉。最小的兒子蕭獻承襲其位。

桂陽簡王蕭融

桂陽簡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齊位太子洗馬，與宣武王懿俱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謚曰簡。無子，詔以長沙宣武王第九子象嗣。

桂陽簡王蕭融，是文帝第五個兒子。出仕齊朝位居太子洗馬，與宣武王蕭懿同時遇害。天監元年，贈撫軍大將軍，封爲桂陽郡王，謚稱爲簡。没有兒子，詔令以長沙宣武王的第九個兒子蕭象承襲其位。

蕭象

象字世翼，容止閑雅，簡於交游，事所生母以孝聞。位丹陽尹。象生長深宫，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再遷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舊多猛獸爲暴，及象任州日，四猛獸死于郭外，自此静息，故老咸稱德政所感。歷位太常卿，加侍中，遷秘書監。薨，謚曰敦。子慥嗣。

蕭象字世翼，容貌行爲嫻静儒雅，對交游者注意選擇，侍奉他的生母以孝行聞名。位居丹陽尹。蕭象在深宫中長大，開始接近政務，没有失德的舉措，朝廷稱贊他。再次遷任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原先有不少猛獸作惡，待到蕭象任職州上的日子裏，有四隻猛獸在城郭外死去，從此安静了，前輩長老都稱頌這是德政感化如此。歷任太常卿，加侍中，遷秘書監。去世後，謚號爲敦。兒子蕭慥承襲其位。

蕭慥

慥字元貞，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臺城，遇敕還蕃。尋爲張纘所構，書報湘東王曰：

蕭慥字元貞，位居信州刺史，有威信而施仁惠。太清二年，奔赴援救臺城，碰上有敕令要他返回藩鎮。不久被張纘陷害，張纘寫信告知湘東

"河東、桂陽二蕃，掎角欲襲江陵。"湘東乃水步兼行至荆鎮。慥尚軍江津，不以爲意，湘東至，乃召慥，深加慰喻，慥心乃安。後留止省内，慥心知禍及，遂肆醜言。湘東大怒，付獄殺之。

王說："河東、桂陽二藩鎮，形成掎角之勢將襲擊江陵。"湘東王便水陸兼行到了荆州鎮守地。蕭慥還在江津駐扎軍隊，不作爲一回事，湘東王來到後，就召見蕭慥，大加安慰勸諭，蕭慥的心纔安静下來。後來留在臺省，蕭慥心中知道有禍難臨頭，便放肆地講些誣衊的話。湘東王非常氣憤，將他交付監獄殺害了他。

臨川靖惠王蕭宏　蕭正仁

臨川靖惠王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仕齊爲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宣武之難，兄弟皆被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武帝師下，宏至新林奉迎。建康平，爲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位揚州刺史，加都督。

四年，武帝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前軍剋梁城。宏部分乖方，多違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欲議旋師。吕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爲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 天子掃境内以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吕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輕言可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欲使全師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略，庸怯過甚。吾與言軍事，都不相入。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群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

臨川靖惠王蕭宏字宣達，是文帝第六個兒子。身高八尺，鬚髮眉毛很漂亮，容貌行動值得觀賞。出仕齊朝任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宣武王禍難時，兄弟們都被捕了。道人釋惠思將蕭宏藏匿起來。待到梁武帝的軍隊東下，蕭宏到新林迎駕。建康平定後，他擔任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天監元年，封爲臨川郡王，位居揚州刺史，加都督。

天監四年，梁武帝詔令蕭宏都督諸軍侵犯魏國。蕭宏因是皇帝的愛弟，所帶領的軍隊器械精良嶄新，軍容很强盛，北人認爲此陣勢是一百幾十年來所没有過的。軍隊駐扎在洛口，前軍攻克梁城。蕭宏的部署不一致，很多地方違背了朝廷旨意，諸將希望乘勝深入，蕭宏聽説魏軍援兵迫近，就畏懼懦弱不敢前進，召集諸將想要商議回師。吕僧珍説："知道危難就撤退，不也是很好的嗎?"蕭宏説："我也認爲這樣好。"柳惔説："自從我軍大批人馬所到之處，哪座城不降服，怎麽説是危難呢?"裴邃説："這次行動，再三地尋求敵人作戰，爲什麽要逃避困難?"馬仙琕説："大王怎麽能説些亡國的話? 天子以掃清境内來囑托您，衹有前進一尺而死，不能退却一寸而求生。"昌義之憤怒得髯鬚都竪起來了，他説："吕僧珍應該斬首。難道擁有百萬軍隊，輕率地説可以撤退，有什麽臉面能見聖明的君主！"朱僧勇、胡辛生拔出劍來起身説："想要撤退的自己退去，下官必當向前取死！"商議已經結束，吕僧珍向諸將請罪説："殿下昨天風疾發作，我的心意不在軍事，很擔心遭致大的失望，想要軍隊完整返回。"又私下對裴邃説："王不僅衹是毫無籌略，而且庸弱膽怯過分。我與他談軍事，都不

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吕姥，但畏合肥有韋武。"武謂韋叡也。僧珍嘆曰："使始興、吴平爲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遂敵人見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乃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軍政不和，人懷憤怒。

能深入下去。觀察這種形勢，難道能够成功。"蕭宏不敢隨便違背衆人的議論，停止軍隊没有前進。魏國人知道他没有武勇，把巾幗丢給他。北軍作歌云："不怕蕭娘與吕姥，衹怕合肥有韋武。"武指的是韋叡。吕僧珍嘆息説："假如派始興王、吴平擔任元帥，我輔助他，中原不足平定。現在敵人欺辱我們到這種地步。"於是計劃派裴邃分開一支軍隊攻取壽陽，大部分人馬停留在洛口。蕭宏固執不肯同意，竟命令軍中説："人馬有前進的斬首。"從此軍政不團結，人人懷有憤怒之心。

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元英曰："蕭臨川雖呆，其下有好將韋、裴之屬，亦未可當。望氣者言九月賊退，今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

魏人奚康生急忙派楊大眼對元英説："梁人自從攻克梁城以後，很久没有進軍，他們的態勢可以看出，必定是懼怕我們。王假若進軍占據洛水，他們自然會潰敗。"元英説："蕭臨川雖然呆愚，但他手下有良將韋叡、裴邃一班人，也不可抵擋。望氣的人預言到九月敵賊就會退却，現在暫且觀察形勢，不可輕易與敵交鋒。"

張惠紹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剋，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吊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悦。

張惠紹停駐下邳城外，號令嚴明，所到之處獨能攻克，下邳有不少人想來投降。惠紹説："我假若取得了城，您們諸位都是國人；假若不能破除敵賊，徒然讓諸公失去了家鄉，這不是朝廷撫慰人民的本意。現在還是要安居下來，恢復職業，不要輕妄地辛苦自己。"要投降的人都高興了。

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捐棄病者，强壯僅得脱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款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奸人乘間爲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縋食饋之。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

九月，洛口的軍隊潰敗了，蕭宏放棄衆人而逃跑。當晚暴風雨大作，全軍受驚，蕭宏與幾位騎將逃亡。諸位將領尋找蕭宏未見到，衆人離散而回。丢棄的甲胄、拋擲的兵戈，都填滿了水中與陸地，遺棄了重病人，强壯的人僅僅能够脱身得歸。蕭宏乘小船渡過長江，夜晚到了白石壘，叩城門請求放他進去。臨汝侯登上城頭對他説："百萬軍隊，一朝奔逃潰散，國家的存亡，就不可知曉了。擔心奸猾的人趁機變亂，因而城門不可以在夜晚打開。"蕭宏無辭可以回答，城上便以繩懸食下落送給他。惠紹聽説洛口軍敗，也撤退了軍隊。

六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爲司空、揚州刺史。十一年正

天監六年，遷爲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擔任司空、揚州刺史。十一年正月，擔任太尉。

月，爲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未拜，遷揚州刺史。十二年，加司空。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尋起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如故。

這一年冬天，因公事降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未拜任，調爲揚州刺史。十二年，加司空。十五年，生身母親陳太妃去世，他辭去職務。不久起任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仍如以前。

宏妾弟吴法壽性粗狡，恃宏無所畏忌，輒殺人。死家訴，有敕嚴討。法壽在宏府内，無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即日償辜。南司奏免宏司徒、驃騎、揚州刺史。武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

蕭宏的妾弟吴法壽性情粗横狡詐，依仗着蕭宏無所忌憚，動不動就殺人。死者家人去申訴，有敕令嚴厲追究。吴法壽躲在蕭宏王府内，有司拿他没有辦法。梁武帝下旨令蕭宏把他交出來，立即償罪。南司上奏免除蕭宏司徒、驃騎、揚州刺史職。武帝批注説："愛惜蕭宏的是兄弟私人親情，免除蕭宏的是王者正當法律，所奏准可。"

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爲名，屢爲有司所奏，帝每貰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士伏於驃騎航待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爲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爲者。我非不能爲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以罪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宫，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屧直千萬。好食鱭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佗珍膳盈溢，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吴氏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遍游王侯後宫，男免兄弟九人，因權勢横於都下。

蕭宏自從洛口之敗後，常常懷有慚愧憤懣之心，京城裏每當有盜取之事發生，動輒打出蕭宏的名字，屢次被有司劾奏，皇帝每次都赦免了他。天監十七年，皇帝將駕臨光宅寺，有一個武士埋伏在驃騎航等待皇帝夜晚出來。皇帝將要出發時心有所動，便從朱雀航經過。事情暴露，武士供稱是蕭宏所指使。皇帝流着淚對蕭宏説："我這人才能勝過你百倍，當此局面還擔心顛覆墜落，你算什麼人。我不是不能做周公、漢文帝那樣的人，衹是考慮到你愚蠢的緣故。"蕭宏磕頭説："没有這種事，没有這種事。"於是以罪免職。然而他放縱恣意而不知悔改，奢侈過度，修建的宅第可與皇帝宫殿相比，後庭幾千百個女子，都是極盡天下之人選。所寵幸的江無畏服飾玩物可比美於齊東昏侯的潘妃，寶鞋價值上千萬。喜好吃鱭魚頭，常常每天要進三百隻，其他珍奇的膳食擺滿了也還是堆不下，後房吃也吃不完，衹好丢棄到路上。江無畏本來是吴氏的女兒，每一代都有國色，親戚隨從的子女游遍了王侯的後宫，江家兒子江免兄弟九人，憑藉權勢横行京城。

宏未幾復爲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薨，自疾至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薨，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黄鉞，并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

蕭宏不久又擔任了司徒。普通元年，遷任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天監七年四月逝世，自患病到去世，皇帝乘輿駕七次出宫探視。待到去世後，詔令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授予黄鉞，并給羽葆蓋、鼓吹樂一部，將班劍儀仗隊增

爲六十人，謚曰靖惠。

至六十人，謚號爲靖惠。

宏以介弟之貴，無佗量能，恣意聚斂。庫室垂有百間，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悦。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佗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歡宴。"唯携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顏色怖懼。上意彌信是仗，屋屋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黄榜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黄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大悦，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兄弟情方更敦睦。

蕭宏依仗着皇帝愛弟的親貴，并没有别的器量才能，衹會任意搜括財物。倉庫房室將近有一百間，在內堂的後面，關鎖很嚴。有的人懷疑是鎧甲兵仗，秘密傳聞上去。梁武帝對待兄弟很厚道，知道後非常不高興。蕭宏的愛妾江氏即便睡覺用膳也不會離開那裏，皇上便在某一日送上豐盛的食物給江氏説："我必定來靠近你在一起歡樂地會宴。"他衹是携帶了平民時的老友射聲校尉丘佗卿一道去，與蕭宏和江氏大吃大喝，半醉之後對蕭宏他們説："我今天想要在你後房踏步而行。"便招呼後閤肩輿一直往屋子裏去。蕭宏擔心皇上看見他的財物，面容恐懼。皇上心中更加相信是甲仗，每一屋室都檢查了。蕭宏個性喜愛錢，滿一百萬就集中在一起，用黄榜作標記，滿了千萬就藏在一庫間，懸挂一條紫色標記，像這樣有三十多間。皇帝與丘佗卿屈指點數出三億多萬錢，其餘屋子裏貯藏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黄屑等雜貨，衹見滿庫皆是，不知有多少。皇帝終於知道不是甲仗，非常高興，對他説："阿六，你的生活很可以。"便重新痛飲，到夜晚舉燭而回。兄弟情誼纔更爲篤厚和睦。

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後貧庶不復失居業。晋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爲《錢愚論》，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與綜："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雖令急毁，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斂稍改。

蕭宏在京城有幾十處邸店出具懸賞錢訂立券約，每次在田宅邸店懸挂上了文券，期滿後便驅逐券主，搶奪他的住宅。京城東部的老百姓，不僅是一家失去産業。皇帝後來知道了，下旨懸券者不能再行驅逐搶奪，從此以後貧民不再失去家産。晋代時有《錢神論》，豫章王蕭綜認爲蕭宏貪婪吝嗇，就寫了《錢愚論》，他的文章很激切。皇帝知道他是以此文刺激蕭宏，便給蕭綜宣布旨意："天下文章有什麽限制，哪能疏忽寫這種文章？"雖然命令趕緊銷毁，但已傳播很遠了，蕭宏很以爲憂慮，搜刮改變得逐漸少了。

宏又與帝女永興主私通，因是遂謀弑逆，許事捷以爲皇后。帝嘗爲三日齋，諸主并豫，永興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逾閾失屨，閤帥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懼或不信，乃使宫帥圖之。帥令內輿人八人，纏以純

蕭宏又與皇帝的女兒永興公主私通，趁此機會陰謀弑君叛逆，答應事情成功了就以公主做皇后。皇帝曾經做三天齋戒，諸公主同時參加，永興公主就派二位僮僕穿上婢女的衣服。僮僕越過門檻時丟失了鞋子，閤帥對此懷疑，秘密地向丁貴嬪説了，想要向皇上説又擔心他或許不相信，

綿，立於幕下。齋坐散，主果請間，帝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趨帝後。八人抱而擒之，帝驚墜於扆。搜僮得刀，辭爲宏所使。帝秘之，殺二僮於內，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竟不臨之。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并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

便派宮帥去對付他們。宮帥命令宮內八個輿人，用純綿纏身，站在幕下。齋坐席散，永興公主果然請求侍候皇上，皇帝同意了。公主登上臺階，而僮僕先快步走向皇帝的身後。八個輿人抱住并擒獲了他們，皇帝吃驚得跌落在扆屏下。從僮僕身上搜查到刀子，供詞説是由蕭宏所指使的。皇帝保守秘密，將二個僮僕殺死在宮內，用漆車將永興公主裝載出宮。公主怨恨而死，皇帝終未去臨吊她。皇帝諸位女兒臨安、安吉、長城三公主都有文才，而安吉最得美好的稱譽。

宏性好內樂酒，沉湎聲色，侍女千人，皆極綺麗。慎衛寡方，故屢致降免。

蕭宏性情貪女色并以飲酒爲樂，沉湎於聲色，侍女上千人，都是極爲綺麗的。他在謹慎防護方面缺少方法，所以屢次導致降職或免職。

宏子十人許，可知者七人，長子正仁字公業，位秘書丞，早卒，謚哀世子。正仁弟正義嗣。

蕭宏的兒子有十人左右，可以知道的有七個人。長子正仁字公業，位居秘書丞，很早就去世了，謚號爲哀世子。蕭正仁的弟弟蕭正義承襲其位。

蕭正義

正義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樂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屬武帝幸朱方，正義修解宇以待輿駕。初，京城之西有別嶺入江，高數十丈，三面臨水，號曰北固。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登降甚狹。及上升之，下輦步進。正義乃廣其路，傍施欄楯。翌日上幸，遂通小輿。上悦，登望久之，敕曰：“此嶺不足須固守，然京口實乃壯觀。”乃改曰北顧。賜正義束帛。後爲東揚州刺史，薨。正義弟正德。

蕭正義字公威，起初以王子封爲平樂侯，位居太常卿，南徐州刺史。恰值梁武帝寵幸朱方，蕭正義修建官舍來接待皇輿車駕。起初，京城之西有另外一支山嶺延伸入長江，數十丈高，三面臨江水，號爲北固山。蔡謨在山上建起一座樓，以便置放軍事物資。在這以後崩壞了，山頂還剩有小亭，登降道路很狹窄。待到皇上要登山，須下輦車步行。蕭正義就將其路拓寬，旁邊施設欄杆橫木。次日皇上親臨，就可通小肩輿。皇上很愉快，登臨眺望了很久，敕令說：“這一山嶺不值得必須固守，然而京口確實是壯觀。”於是改名爲北顧。賜給蕭正義束帛。後來他擔任東揚州刺史，逝世。正義有弟弟蕭正德。

蕭正德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獵。齊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養以爲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吴郡太守。正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怏怏，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黄門侍郎爲輕車將

蕭正德字公和，少年時就很凶狠邪惡，招集亡命之徒，挖墓殺牛，加上喜好射獵。齊建武年間，梁武帝那時沒有後嗣，將他養爲己子。待到平定建康後，生了昭明太子，蕭正德便回到本家。天監初年，封爲西豐縣侯，連續升遷爲吴郡太守。蕭正德自認爲他應居於儲君嫡傳，心裏常常怏怏不樂，每次都在言談中表現出來。普通三

軍，置佐史。頃之奔魏。初去之始，爲詩一絶，内火籠中，即咏《竹火籠》，曰："楨幹屈曲盡，蘭麝氛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蕭寶寅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爲天子，父作揚州，棄彼密親，遠投佗國。不若殺之。"魏既不禮之，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爲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歸。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頭。武帝泣而誨之，特復本封。

年，以黄門侍郎擔任輕車將軍，安置佐史。不久他投奔了魏國。離去之初，作一絶句詩，將火納放竹籠中，就此吟咏《竹火籠》，説："楨幹屈曲盡，蘭麝氛氳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他到魏國自稱是被廢黜的太子。其時齊朝的蕭寶寅已早來到魏國，便上表給魏帝説："難道有伯父做天子，父親做揚州太守，放棄那麽密切關係的親人，遠遠地投靠别國的人。不如殺掉他。"魏國既然對他不禮待，蕭正德就殺了一個小孩子，詐稱是自己的兒子，營葬在遠遠的地方，魏國人没有懷疑，他又從魏國逃回來。在文德殿謁見武帝，到了庭院就磕頭。梁武帝哭泣着教導他，特地恢復他原來的封號。

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剥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潮溝有董當門子暹，世謂之董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者，爲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多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勛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爲業，父祖不能制，尉邏莫能禦。車服牛馬，號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後正則爲劫，殺沙門，徙嶺南死。洪爲其父夔奏繫東冶，死於徒。暹坐與永陽王妃王氏亂，誅。三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尋除給事黄門侍郎。

蕭正德的志向操行毫無悔改，經常公然進行劫奪。其時東府有蕭正德與樂山侯蕭正則；潮溝有董當門的兒子董暹，世人稱之爲董世子；南岸有夏侯夔的世子夏侯洪。這四位凶惡的人，成爲老百姓的巨蠹，招集了不少亡命之徒，黄昏時在道路上殺了不少人，稱之爲"打稽"。其時勛官與豪貴的不少子弟放縱恣行，以淫盜屠殺爲職業，父親祖父輩不能制止，軍尉巡邏没有誰能抵擋得了。車駕的牛馬，稱爲西豐駱馬、樂山烏牛。董暹用金帖織作成戰襖，價值七百萬。後來蕭正則爲了搶劫，殺害了僧徒，被流放嶺南而死。夏侯洪被其父親夏侯夔劾奏關押在東冶，死於勞役。董暹犯了與永陽王的妃子王氏淫亂之罪，被誅殺。三人已經除去後，老百姓纔稍微安定。蕭正德過於殘暴的作風没有改變，不久授任給事黄門侍郎。

六年爲輕車將軍，隨豫章王北侵。正德輒棄軍委走，爲有司所奏下獄。帝復詔曰："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先汝兄，剖符連郡。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吴郡殺戮無辜，劫盜財物，雅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爲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晏開。又奪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直失其配匹，乃横尸道路；王

天監六年擔任輕車將軍，跟隨豫章王侵犯北方。蕭正德便輕易地放棄軍隊敗逃，被有司奏劾投入牢獄。皇帝又下詔説："你因是侄子，我對你感情加倍於常人的友愛，所以你的級别超越了你的兄長，剖符治地連接數郡。往年你在蜀地，親昵小人，還可説是因年輕情志没有穩定。你便在吴郡殺戮無辜百姓，劫奪偷盜財物，向來不知畏怕。待你回到京師，專門幫助逃亡罪人，竟至於在江乘遮攔道路，在湖頭截斷道路，使得京城的士女，早早閉門，很晚纔開門。你又奪取人家

伯敖列卿之女，誘爲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怨讎逾甚。遂匹馬奔亡，志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節，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遠，無令房累自隨。敕所在給汝稟餼。王新婦、見理等當停太尉間，汝餘房累悉許同行。”於是免官削爵土，徙臨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

的妻妾，掠奪人家的子女，徐敖不僅失去了他的配偶，還陳尸於道路；王伯敖是九卿之列的女兒，被引誘爲你的妾媵。我每次加以掩蓋抑制，希望你改過自新，但你毫不悔改，怨仇更深。於是你乘匹馬逃亡北方，心懷反咬一口之意。我派使者慰問你，希望你能回來，如果你能歸來，便成全了我向來的心願。我認爲你不愛好文史，志趣在武功，就命令你執持符節，管理兵馬作前驅，哪能料想到你狼心不改，包藏禍胎，志在想推翻國家的計策，來使你的心一時痛快。現在寬待你走遠些，不要讓家屬跟隨你去。敕令所到之處供給你口糧。王家媳婦、蕭見理等人自當留在太尉家中，你其餘的家眷我都同意一同走。”於是免除其官職，削除其爵號封地，流放臨海郡。還没有到流放地點，皇上遣使追至途中赦免其罪。天監八年，重又封給爵位。

正德北還，求交朱异。帝既封昭明諸子，异言正德失職。中大通四年，特封臨賀郡王。後爲丹陽尹，坐所部多劫盜，復爲有司所奏，去職。出爲南兗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廣陵沃壤，遂爲之荒，至人相食啖。既累試無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釁。聚蓄米粟，宅內五十間室，并以爲倉。自征虜亭至于方山，悉略爲墅。蓄奴僮數百，皆黥其面。

蕭正德回到北部，請求與朱异結交。皇帝加封了昭明諸位兒子之後，朱异申說蕭正德失去了職位。中大通四年，特地封他爲臨賀郡王。後來擔任丹陽尹，因所轄部下多有搶偷行爲，又被有司劾奏，免去職位。出任南兗州，在任期間對人苛刻，人們忍受不了他的驅使。廣陵一片肥沃土壤，於是因此而荒蕪，以致人相啖食。已屢次試用無能，從此以後被廢黜，轉而更增其憤恨，便暗地培養敢死之士，常常想趁國家的破隙造反。積蓄糧米，住宅內有五十間室房，都用作倉庫。自征虜亭一直到方山，都掠奪來作別館。蓄養奴僕幾百人，在他們的臉上都刺塗黑色文字作標記。

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奸心。景黨徐思玉在北經與正德相知，至是景遣思玉至建鄴，具以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忿慨。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正德得書大喜，曰：“侯景之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景至，正德潛

太清二年秋天，侯景反叛，知道他有奸心。侯景的黨羽徐思玉在經過北方時與蕭正德相知交，到此時侯景派徐思玉來到建鄴，將事情全部告訴了蕭正德。又給正德一書信說：“現在天子年事已高，奸臣擾亂國家，以侯景觀看，爲時不遠必定敗亡。大王應當列爲儲君，中途被廢而受辱，天下信義之士，都暗地爲之憤慨。大王難道能顧惜此種私情，背棄這億兆人民的心願。侯景雖然没有武勇，實在是在思考着自我奮發而有所作爲。”蕭正德收到書信非常歡喜，說：“侯景的

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以正德爲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三拜跪辭，歔欷流涕，引賊入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并著絳袍，袍裹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正德爲天子，號曰正平元年。初童謡有之，故以應也；又世人相佷，必稱正平耳。

用意，暗暗地與人相同，這是天贊助我。”於是同意了策反。待到侯景到來時，蕭正德偷偷地啓運空舫船，謊稱説是去載運荻草，實是用來幫助侯景渡過長江。朝廷不知是他們的陰謀，以蕭正德擔任平北將軍，屯駐朱雀航。侯景到來時，蕭正德就向北望着宫闕拜跪三次致辭，歔欷哀嘆而流涕，引導賊黨進入宣陽門。與侯景在馬上拱手作揖，然後退出占據左衛府。在這以前，他們的軍隊都穿着絳色袍，袍裹面都是碧色，到這時便都翻轉來穿。賊黨以蕭正德做天子，年號爲正平元年。起初童謡有此詞，所以用以應驗；又世人相互間如果鬥狠，必定要稱引正平其人。

正德乃以長子見理爲太子，以女妻景。景爲丞相，與約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宫。”又令畿内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衆揮刀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爲侍中、大司馬。正德入問訊，拜且泣。武帝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爲賊所賣，深自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契，以兵入。賊遮得書，乃矯詔殺之。

蕭正德便以長子蕭見理做太子，將女兒嫁給侯景。侯景擔任丞相，與他約定説：“平定臺城之日，不能保全二宫。”又下令京畿内的王侯過了三天不出來的，處死。待到臺城打開，蕭正德率領衆人揮着刀想要衝入，賊黨先派其徒衆守住門，所以蕭正德没有成功。後來恢復了太清的年號，將蕭正德降爲侍中、大司馬。蕭正德進宫去省視慰問武帝，一邊跪拜一邊哭泣。梁武帝説：“停止你的哭泣吧，怎麽嗟嘆也來不及了。”蕭正德知道他被賊黨出賣，非常後悔自己的罪過，秘密地寫信給鄱陽嗣王訂立契約，以兵力攻進城去。賊黨截獲了他的書信，便詐稱詔令把他殺了。

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德奸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婢尸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爲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後黄門郎張準有一雉媒，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爲凈供，皇儲以下莫不畢集。準於衆中咤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略奪！”皇太子恐帝聞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其後梁室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謡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

在這以前，蕭正德的妹妹長樂主嫁給陳郡謝禧，正德奸淫了她，燒毁長樂主的宅第，捆綁了一個婢女，把一玉釧加戴在她手上，用金寶附加其身，聲稱長樂主被燒死了，驗取婢女的尸體與金玉一起埋葬了。他仍然與長樂主私通，稱呼爲柳夫人，并生了二個兒子。日月漸久，風聲漸漸顯露。後來黄門郎張準有一隻招引野雉的馴養雉，蕭正德看到了就搶奪過來。不久恰逢重雲殿作凈供，皇儲以下的人員莫不集合在此。張準在衆人中間憤怒地駡道：“張準的雉媒不是長樂主，怎麽可以掠奪！”皇太子擔心武帝聽到，命令武陵王和氣地阻止了他纔罷休，待到出來時，正德將雉媒送去歸還了他。其後梁室的覆滅既歸咎於蕭正德，以致老百姓聽到了臨賀郡的名字也不願

意談及。童謠説："寧可碰上五虎入市，也不想見臨賀父子。"人們的厭惡到了如此地步。

蕭見理

見理字孟節，性甚凶粗，長劍短衣，出入廛里，不爲宗室所齒。及肆逆，甚得志焉。招聚群盜，每夜輒掠劫，於大航爲流矢所中死。正德弟正則。

蕭見理字孟節，性情很凶狠粗横，佩長劍穿短衣，出入市區，不爲宗室子弟所重視。待到肆意叛逆時，他很得志猖狂。招集群盜，每天晚上動不動就搶劫，終於在大航被亂箭射中而死。蕭正德有弟弟正則。

蕭正則

正則字公衡，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遷太子洗馬、舍人。恒於第内私械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坐匿劫盜，削爵徙鬱林。帝敕廣州日給酒肉，南中官司猶處以侯禮。

蕭正則字公衡，天監初年，以王子封爲樂山侯。連續升遷爲太子洗馬、舍人。經常在宅第内私自拘禁百姓迫使他們養馬，又偷偷地鑄造錢幣。大通二年，犯了藏匿强盜罪，削除爵位流放鬱林。皇帝敕令由廣州每日供給他酒肉，南中官署曹司還以侯的級别對待他。

正則滋怨諸父，與西江督護靳山顧通室，招誘亡命，將襲番禺。未及期而事發，遂鳴鼓會將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厠，村人縛送之，詔斬於南海。有司請絶屬籍，收妻子。詔聽絶屬籍，妻子特原。正則弟正立。

蕭正則愈加怨恨諸位伯叔父，他與西江督護靳山顧彼此互通妻妾，并招收引誘亡命之徒，將偷襲番禺。但没有到約定期限事情就暴露了，於是鳴鼓會合將攻打州城。刺史元景仲命令長史元孝深討伐他們。蕭正則被打敗了，逃到厠所裏，村民將他捆綁起來送到官府，詔令在南海斬首。有司請求將他從家族名册中取消，逮捕其妻子兒女。詔令聽從此議，取消其在家族名册上的名字，妻子兒女特别予以寬大。蕭正則有弟弟蕭正立。

蕭正立

正立字公山，初封羅平侯。母江有寵。初，正仁之亡，宏溺情曲制，以正立爲世子。正立微有學，宏薨後，知非朝議，表求讓兄，帝甚嘉焉。諸侯例封五百户，正立改封實土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户。後位丹陽尹，薨，謚曰敏。子賁嗣。

蕭正立字公山，起初封爲羅平侯。母親江氏受到寵幸。當初，正仁亡故，而蕭宏情志沉溺於製作曲調，就以正立爲世子。正立略微有些學問，蕭宏逝世後，他知道自己不是朝廷議定的人選，上表請求讓給兄長，皇帝對他大加嘉許。諸侯按慣例封給五百户，正立改封實有土地建安縣侯，食邑一千户。後來位居丹陽尹，逝世後，謚號爲敏。兒子蕭賁承襲其封爵。

蕭賁

賁字世文，性躁薄。正德爲侯景所立，賁出投之，專監造攻具，以攻臺城，常爲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賁與中宿世子子邕告之，賊

蕭賁字世文，性情浮躁輕薄。蕭正德被侯景立爲皇帝時，蕭賁出來投靠他，專門監造攻城器具，以便攻打臺城，他常常作賊黨的耳目。南康嗣王蕭會理謀劃襲擊侯景，蕭賁與中宿的世子

矯封賁竟陵王，子邕隨郡王，并改姓侯氏。賁爲宗正卿，子邕都官尚書，專權陵蔑朝政，居嘗晝卧，見柳敬禮、蕭勸入室毆之，賁驚起乞恩。俄而賊惡其翻覆，殺之。

子邕去告密，賊黨僞造詔令封蕭賁爲竟陵王，封子邕爲隨郡王，并且改姓侯氏。蕭賁擔任宗正卿，子邕擔任都官尚書，專擅權力，欺侮并輕慢朝政，居家時曾在白天卧床，看見柳敬禮、蕭勸進入室中來毆打他，蕭賁受驚而起身乞求施恩。不久，賊黨厭惡他的反覆無常，就殺死了他。

蕭正表

正立弟正表，封封山侯，後奔東魏。正表弟正信。

蕭正立的弟弟蕭正表，封爲封山侯，後來投奔東魏。正表的弟弟是蕭正信。

蕭正信

正信字公理，封武化侯。與正立同生，亦被宏鍾愛。然幼不慧，常執白團扇，湘東王取題八字銘玩之。正信不知嗤之，終常搖握。位給事中，卒。

蕭正信字公理，封爲武化侯。他與蕭正立是同母所生，也得到蕭宏的鍾愛。然而他在幼年時并不聰慧，常常手拿着白色的圓扇，湘東王拿去題寫了八字銘文來捉弄他。蕭正信不知道是嗤笑他，整天常常搖着扇子或握在手中。位居給事中時，去世。

南史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子)機 (機弟)推
南平元襄王偉 (子)恪 (恪弟)恭 (恭子)静 (恭弟)祗
鄱陽忠烈王恢 (子)範 (範子)嗣 (範弟)諮 (諮弟)脩 (脩弟)泰
始興忠武王憺 (子)亮 (亮弟)暎 (暎弟)曄

安成康王蕭秀

安成康王秀字彦達，文帝第七子也。年十三，吴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與秀并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飲，文帝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并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己生。秀美風儀，性方静，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仕齊爲太子舍人。

安成康王蕭秀字彦達，是梁文帝第七個兒子。十三歲時，吴太妃去世，蕭秀同母所生弟弟始興王蕭憺當時九歲，與蕭秀都以孝道聞名。居喪期間連日不進飲食，梁文帝親自去取米粥給他們吃。哀怜他們早年喪母，就命側室陳氏同時做二位兒子的養母。陳氏也没有兒子，有慈母德行，照看二子如同自己親生的。蕭秀的風度儀表俊美，性情端莊沉静，即使是左右親近的侍者，如果不端正衣冠就不能去面見他，因此親屬朋友與家人都很敬重他。出仕齊朝擔任太子舍人。

長沙王懿平崔慧景後，爲尚書令，居端右。衡陽王暢爲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游，衆頗勸懿廢之，懿弗聽。東昏左右惡懿勛高，又慮廢立，并間懿。懿亦危之，自是諸親戚爲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侄俱隱人間，罕有發泄，唯桂陽王融及禍。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諸親并自拔赴軍。建康平，爲南徐州刺史。天監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亂後，累被兵革，人户流

長沙王蕭懿平定崔慧景之亂後，擔任尚書令，居臺端之右。衡陽王蕭暢任衛尉，掌管鎖匙。東昏侯日夜放逸冶游，衆人都勸蕭懿廢黜他，蕭懿没有聽從。東昏侯左右的人都厭惡蕭懿勛位高，又擔心廢立之事，便一齊來離間蕭懿。蕭懿也認爲這樣很危險，從此諸親人都爲此作好防備。待到發難時，臨川王蕭宏以下弟侄都隱匿民間，很少有發現泄密的，祇有桂陽王蕭融遇上了禍難。梁武帝的軍隊到達新林時，蕭秀與諸親友都自願出來奔赴軍中。建康平定後，蕭秀擔任南徐州刺史。天監元年，封爲安成郡王。京

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屬饑年，以私財贍百姓，所濟甚多。

口自崔慧景之亂後，屢次遭受兵禍，人家住户大多流散了，蕭秀招納并安撫民衆，仁惠愛民之政大大地推行了。接着遇到饑年，他以私人財物贍養百姓，所救濟的人很多。

六年，爲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嘆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爲西曹。時夏水泛長，津梁斷絶，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

天監六年，蕭秀擔任江州刺史。將要出發時，主管者找來一艘堅牢的船作爲運送齋物的船。蕭秀説："我怎麼可以愛惜財物而不愛護士人。"便教主管者將堅牢的船撥給參謀僚佐，下等的船運載齋物。不久遭逢風暴，齋舫因而破沉了。到達州治後，聽説前任刺史取用徵士陶潛的曾孫擔任里司，便嘆息説："陶潛的德行，難道可以不澤及其後代嗎?"當天就徵辟他爲西曹。其時夏季大水泛漲，津渡橋梁都斷絶了，地方主管請依舊例租船渡人，按價收錢。蕭秀教導他説："我這刺史并無恩德，水積爲患，怎麼可以因此而獲利呢?"衹是調撥船隻過渡而已。

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還荆州刺史，加都督。立學校，招隱逸。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是歲，魏縣瓠城人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悦，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籤荆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爲援，援之宜速，待敕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長，頗敗人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百餘人，百姓甚悦。荆州嘗苦旱，咸欲徙市開渠，秀乃責躬，親祈楚望。俄而甘雨即降，遂獲有年。又武寧太守爲弟所殺，乃僞云土反，秀照其奸慝，望風首款，咸謂之神。於荆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館也。及去任，行次大雷，風波暴起，船艫淪溺，秀所問唯恐傷人。

天監七年，遇上慈母陳太妃喪事，但皇上下詔要他出來任職。不久遷荆州刺史，加都督。他在那裏建立學校，招攬隱逸。徵辟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等人。這一年，魏縣瓠城人造反，殺害了豫州刺史司馬悦，引起司州刺史馬仙琕的緊張，仙琕發籤到荆州以求應允赴援。衆人都説應當等待臺省的批覆，蕭秀説："他那裏等待我作援助，援助應迅速，等待敕令不能應急。"便立即派兵赴救。後來沮水暴漲，淹毁了很多百姓的田地，蕭秀用二萬斛穀贍養百姓。派長史蕭琛選擇州署中貧苦衰老孤獨的役吏，一天就遣散了一百多人，老百姓非常高興。荆州常常苦於乾旱，都希望遷移城市，開鑿水渠，蕭秀就自陳己過，親自祈告楚人的願望。不一會兒甘霖就降落下來了，於是獲得了豐收。又有武毗太守被其弟殺死，其弟竟謊言當地人造反，蕭秀察照其奸詐隱匿的實況，奸人望風而伏罪，都説他料事如神。他在荆州建起了天居寺，來作梁武帝游梁之館園。到他離任時，行至大雷，風波驟起，船沉櫓没，蕭秀所詢問的是惟恐傷亡了人。

十三年，爲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衝要，賦斂殷煩，人力不

天監十三年，蕭秀擔任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處衝要，賦斂煩重，人力不堪負擔，以致

堪，至以婦人供作。秀務存約己，省去游費，百姓安堵，境内晏然。夏口常爲戰地，多暴露骸骨，秀於黄鶴樓下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武帝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爲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毁，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

以婦女來供作勞役。蕭秀撫恤百姓，自己很節約，省下游玩的費用，百姓安居，境内安逸。夏口經常成爲交戰之地，很多地方骸骨暴露野外，蕭秀在黄鶴樓下祭奠亡者而掩埋之。一夜夢見有數百人跪拜謝恩而後離去。每年冬天，他常常製作襦衣褲，贈賜給受凍的人。其時司州叛反的蠻人田魯生、魯賢、超秀占據蒙籠來向朝廷投降，梁武帝讓魯生擔任北司州刺史，魯賢擔任北豫州刺史，超秀擔任定州刺史，成爲北部邊境捍衛的屏障。但魯生、超秀互相讒毁，有離去之意。蕭秀安撫并勸諭他們，各人能盡其用，當時各方都信賴他。

遷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聞之，甚痛悼焉。遣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及薨，四州人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都，贈司空，謚曰康。

遷爲雍州刺史，在路途中去世。武帝聽到噩耗後，甚爲沉痛哀悼。派南康王蕭績沿路迎候柩歸。起初，蕭秀往西行時，郢州人士送他出境，聽説他病了，百姓商人們都爲他請命要他歸來。到他去世時，四州人士都撕破衣裳做白帽哀痛哭泣，迎接并送往京城。雍州蠻正要迎接蕭秀，聽到他去世的消息，祭奠哭泣而去。喪柩到達都城後，贈司空，謚稱爲康。

秀美容儀，每在朝，百僚屬目。性仁恕，喜愠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按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都旦臨公事，厨人進食，誤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弗之誚也。時諸王并下士，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

蕭秀容貌儀表俊美，每當在朝廷上，百官矚目而望。他性情仁慈寬容，喜怒不形於色。左右的人曾經拋擲石頭殺害了他所養的天鵝，齋帥請求治其罪。蕭秀説：“我怎能因爲一隻鳥而傷害了人。”在都城某日早晨，臨近去辦公事時，厨師送上食物，不慎將餐具弄翻了，他登車而去，至上朝結束了也未吃飯，也不指責那厨師。當時諸王都能禮待士人，建安、安成二王尤其好交傑出的士人，世人因二安王敬重士人，將他們與“四豪”相媲美。

秀精意學術，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武帝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疏賤者，帝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憺久爲荆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秀稱心受之，不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許焉。當世高才

蕭秀精心留意於學術，搜集經籍與載記，招攬學士平原劉孝標，讓他編撰《類苑》，書還没有寫完，就已流傳於世。蕭秀對於武帝，是平民時的兄弟，待到成爲君臣關係後，他對武帝小心敬畏，勝過疏遠的貧賤的人，武帝因此更認爲他很賢能。他年少時因母死孤單，對始興王蕭憺尤爲真誠。蕭憺任荆州刺史有很久了，常常將所得俸禄的一半分給蕭秀，蕭秀稱心如意而接受，并不推辭其多。兄弟的和睦，成爲當時談論所向

游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吴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欲擇用之，而咸稱實録，遂四碑并建。世子機嗣。

往的話題。佐史夏侯亶等上表請立墓碑志，皇上下詔表示同意。當世高才游學王門的，有東海王僧孺、吴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自都撰寫了碑文，計劃選用一篇，而都可稱爲實録，於是全部采用立了四座碑。世子蕭機承繼其王位。

蕭機

機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於州。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强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邇小人。爲州專意聚斂，無政績，頻被案劾。將葬，有司請謚，詔曰："王好内怠政，宜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嗣。

蕭機字智通，任湘州刺史時，在州治逝世。蕭機風姿容貌俊美，善於談吐議論，其家中既已有不少書，他也博學强記。然而他喜好游戲，崇尚力氣，疏遠士子，親近小人。治理州事時專心於聚斂財物，没有什麽政績，頻繁地遭到劾奏揭發。將要安葬時，有司請示謚號，下詔説："此王愛好内寵，荒怠政事，宜當謚名稱爲煬。"他所著的詩賦有數千言。由梁元帝編集在一起而作序。其子蕭操承繼其位。

蕭推

機弟推字智進，少清敏，好屬文，深爲簡文所親賞。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歷淮南、晋陵、吴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吴人號"旱母"焉。侯景之亂，守東府，城陷，推握節死之。

蕭機的弟弟蕭推字智進，年少時就很清秀機敏，喜好寫文章，大得梁簡文帝親近賞識。普通六年，以王子封爲南浦侯，歷任淮南、晋陵、吴郡太守。所到之處必定是赤地大旱，吴人爲他取號爲"旱母"。侯景之亂時，他守衛在東府，城被攻陷，蕭推手握符節而死難。

南平元襄王蕭偉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仕齊爲晋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武帝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俄聞已入沔，帝欣然謂佐史曰："阿八、十一行至，吾無憂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州府事。及帝剋郢、魯，下尋陽，圍建鄴，而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荆州，蕭穎冑憂憤暴卒，西朝凶懼，徵兵於偉。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至，璝等皆降。齊和帝詔以偉爲都督、雍州刺史。

南平元襄王蕭偉字文達，是梁文帝第八個兒子。年幼時即清静警拔好讀書，出仕齊朝擔任晋安王驃騎外兵參軍。梁武帝治雍州時，擔心天下將亂，要求迎接蕭偉與始興王蕭憺來雍州。没過多久聽説已經進了沔地，武帝高興地對佐史説："阿八、十一弟就快要到了，我没有憂慮了。"待到他起兵時，留下蕭偉行雍州州府事。當武帝攻克郢州、魯，下尋陽，圍攻建鄴時，而巴東太守蕭惠訓的兒子蕭璝與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近荆州，蕭穎冑憂憤而突然死亡，西朝因恐懼而騷動，向蕭偉徵兵。蕭偉便分派州府的將士僚吏，調配給始興王蕭憺，前往赴援。蕭憺到後，蕭璝等人便都投降了。齊和帝下詔以蕭偉擔任都督、雍州刺史。

天監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

天監元年，封爲建安王。起初，梁武帝率軍

軍東下，用度不足，偉取襄陽寺銅佛，毁以爲錢。富僧藏鏹，多加毒害，後遂惡疾。十三年，累遷爲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藥直二百四十萬、厨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倍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復出蕃而加奉秩。

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毁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帝每臨幸抑譬之。偉雖奉詔，而殆不勝喪，惡疾轉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位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中大通四年，爲中書令、大司馬。薨，贈侍中、太宰，謚曰元襄。

偉性端雅，持軌度。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當時知名者莫不畢至。疾亟喪明，便不復出。齊世青溪宫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又加穿築，果木珍奇，窮極雕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籠爐，夏設飲扇，每與賓客游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蕃邸之盛無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恤之。平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絶者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製《性情》、《幾神》等論。其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并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時有匡正。子侄邪僻，義方訓誘。斯人斯

東下時，因費用不够，蕭偉拿得襄陽一寺中銅佛像，將其銷毁用來鑄錢。富有的僧人藏有錢貫，在其中放置了毒物，後來他竟然患上痛苦難治的病。天監十三年，他連續升遷爲左光祿大夫，加給親信四十人，每年供給萬斛米、價值二百四十萬的藥品、厨房供應每月二十萬，以及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雙倍於先前所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因爲病痛嚴重，所以不再離開藩邸而增加了俸祿秩級。

天監十五年，他的生身母親陳太妃去世，哀傷困頓，超過一般喪禮，連日不喝一口水漿。武帝每當駕臨時以節制哀痛來勸説他。蕭偉雖然接受了詔告，但幾乎不能勝任喪事，難治的病反而加劇了，因而請求改封爵位。十七年，改封在南平郡，位列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中大通四年，擔任中書令、大司馬。去世後，贈侍中、太宰，謚號爲元襄。

蕭偉性情端莊清雅，秉持規範法度。少年好學，篤厚真誠，通達寬容。趨拜賢能，器重士子，常常覺得趕不上人家，因此四方游士、當時知名者莫不歸附。病痛厲害而失明後，便不再出外了。齊代的青溪宫已改建爲芳林苑，天監初，賜給蕭偉作第宅。他又加以鑿通構築，果樹珍奇，極盡雕飾奢靡，可與造化相比。立觀游覽，做客省問，無論寒暑，均得適宜，冬天有取暖的火爐，夏天陳設宴席旁的風扇，每當與賓客游觀其中，就命令從事中郎蕭子範爲此作記。梁朝藩王邸第之盛，是無人可以超過他的。而性情喜愛多施恩惠，特别憐憫貧窮人。常常派左右心腹人歷訪鄉里，有貧困而不能辦理吉凶事的人士，他立即派人去供應所需之物。平原王曼穎去世後，因家貧無法殯葬，友人江革前往哭吊。他的妻子兒女對着江革號哭訴苦，江革説："建安王必當知道此事，必定助你們經辦。"話還未説完，而蕭偉的使者就到了，供給其喪事所需，從他那裏得到周濟。每逢嚴寒積雪，他就派人載運柴米，隨其缺乏者而供給之。他晚年崇信佛理，尤其精通玄學，著有《二旨義》，寫作《性情》、《幾神》等論。其義僧寵與周捨、殷鈞、陸倕都以精解玄

疾，而不得助主興化，梁政漸替，自公薨焉。世子恪嗣。

學著名，但都不能難倒他。朝廷政事得失，他時常有所匡正。子侄奸邪，他以做人的正道來訓導他們。此人有此病，而不能幫助主上振興國家并化育人民，梁朝政事逐漸廢弛，盡心奉公而逝世。世子蕭恪承繼其位。

蕭恪

世子恪字敬則，弘雅有風則，姿容端麗。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閑庶務，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辭，數處輸錢，方得聞徹。賓客有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并有蓄積。故人間歌曰："江千萬，蔡五百，王新車，庾大宅。"遂達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憒憒不如客。"尋以廬陵王代爲刺史。恪還奉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慚，不敢一言。後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世子蕭恪字敬則，弘通博雅有風範，姿容端莊俊麗。位居雍州刺史。年輕時不熟悉政務，便交由一群下屬去處理，老百姓每次要將一言一辭通報到他那裏，必須給幾處送錢，方能讓他瞭解透徹。賓客中有江仲舉、蔡薳、王臺卿、庾仲容四人，都受到接待禮遇，同樣有些積蓄。因此有民間歌謠説："江家有千萬，蔡家有五百，王家用新車，庾家造大宅。"後傳到梁武帝那裏。武帝接着此歌説："主人昏昏不如客。"不久以廬陵王取代他爲刺史。蕭恪回來奉命謁見，武帝以民間的歌辭來質問他，蕭恪很慚愧，不敢説一句話。後來改變志節探求學問，所到之處以良好政績著稱。

太清中，爲郢州刺史。及亂，邵陵王至郢，恪郊迎之，讓位焉，邵陵不受。及王僧辯至郢，恪歸荆州。元帝以爲尚書令、司空。賊平，爲揚州刺史。時帝未還都，以恪宗室令譽，故先使歸鎮社稷。大寶三年，薨于長沙，未之鎮也。贈太尉，謚曰靖節王。恪弟恭。

太清年間，他擔任郢州刺史。遇上戰亂，邵陵王到了郢州，蕭恪在郊外迎接他，并將職位讓給他，邵陵王不肯接受。當王僧辯到達郢州後，蕭恪回到荆州。梁元帝以他擔任尚書令、司空。平定賊黨之後，他擔任揚州刺史。其時皇帝還没有遷都，因蕭恪在宗室中有好的名聲，所以先派他回去鎮守社稷。大寶三年，在長沙逝世，未能去鎮守。贈太尉，謚稱爲靖節王。蕭恪有弟弟蕭恭。

蕭恭　蕭静

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初，樂山侯正則有罪，敕讓諸王，獨謂元襄王曰："汝兒非直無過，并有義方。"

蕭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爲衡山縣侯。起初，樂山侯蕭正則有罪過，皇上敕令責備諸王，惟對元襄王説："你的兒子不僅没有過錯，并且堅守做人的正道。"

歷位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侄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爲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群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

歷任位至監南徐州事。當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上，其子侄肆意暴虐，州人朱朗招聚徒黨造反，梁武帝以蕭恭任刺史。其時朱朗已經圍攻始興，蕭恭到後，穿着寬綽的便服安撫賊衆，昭示恩德信義。賊衆敬服其勇氣，這一夜就退避三舍了。軍吏請求追擊，蕭恭説："盜賊因苛政而至

吴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并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即日收始興太守張寶生及會超弟之子子仁斬之軍門，以其賄而虐也。有司奏恭縱罪人，專戮二千石，有詔宥之。

於叛亂，并非有陳勝、吴廣之心。慢慢對待他們就會自行潰散，急於圖謀就會協力反抗，諸君放下這件心事。”次日，朱朗派使者來請求投降，蕭恭接受其杖節，一概不追問其罪過。就在當日收捕始興太守張寶生與武會超弟弟的兒子武子仁，在軍門斬首，因其受賄而虐待百姓。有司上奏蕭恭放縱罪人，專事殺戮二千石太守，有詔令寬免他。

遷湘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閣，模寫宫殿。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歡興，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他遷任湘州刺史後，善於瞭解吏事，所在之處得到稱頌。而本性追求華麗奢侈，大規模營建宅第，重重叠叠的齋館，步步登高的閣樓，都模仿宫殿。尤其喜好接交賓客，酣宴直至早晨，座客布滿筵席，談論得不知疲倦。當時元帝尚居藩邸，頗注意聲譽，用心著述，一卮酒都未曾隨便要過。蕭恭每次都從容對人説：“下官歷觀時人，很多人不喜好歡樂，居然仰卧床上，看着屋梁而著書，千秋萬載，誰能傳承此書。勞神苦思，最終成不了名。怎麽比得上面臨清風，高對朗月，登山游水，任性盡情放歌呢。”

尋除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簡文少與恭游，特被賞狎，至是手令勖以政事。恭至州，政績有聲，百姓請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名爲政德碑。是夜聞數百人大叫碑石下，明旦視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數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視，俄而自復，視者竟不見之。恭聞而惡焉。

不久任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走便道前往鎮守地。梁簡文帝少年時與蕭恭交游，特别受賞識而親密，至此親手下令以政事之要勉勵他。蕭恭到州之後，政績有了聲譽，老百姓請求在城南立碑歌頌其功德，下詔予以准許，取名爲政德碑。此夜聽到有數百人在碑石下大聲叫喊，次日早晨去看，石碑涌起一尺。蕭恭命將大柱子放在石碑上，派數十個大力士壓它還是不得下去，又用酒與脯品祭奠它，派人守着察看，不久它就自行復原了，察看者竟然没有發覺。蕭恭聽到後很厭惡。

先是，武帝以雍爲邊鎮，運數州粟以實儲倉。恭乃多取官米，還贍私宅；又典籤陳保印侵剋百姓，爲荆州刺史廬陵王所啓，被詔徵還。在都朝謁，白服隨列。帝曰：“白衣者爲誰？”對曰：“前衡山侯恭。”帝厲色曰：“不還我陳保印，吾當白汝未已。”而保印實投湘東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侯景亂，卒

在這以前，梁武帝以雍州作爲邊鎮，將數州糧食運到那裏以充實倉庫儲積。蕭恭却拿了很多官家的米，來供應私人宅第之用；又有典籤陳保印侵奪剋扣百姓利益，被荆州刺史廬陵王揭發，得詔令徵還都城。在都城時上朝謁見皇上，他穿白色衣服隨從隊列。皇帝説：“穿白衣服的人是誰？”他回答説：“前任衡山侯蕭恭。”皇帝臉色嚴厲地説：“不把陳保印交還給我，我必當讓你穿白衣没個完。”而陳保印其實投靠了湘東王，

於城中，詔特復本封。元帝追謚曰僖侯。

子静字安仁，少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内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静忌其太盛，拒而不納，時論服焉。然好戲笑，輕論人物，時以此少之。位給事黄門侍郎，深爲簡文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

蕭祗

恭弟祗字敬謨，美風儀，幼有令譽。天監中，封定襄縣侯。後歷位北兖州刺史。侯景亂，與從弟湘潭侯退謀起兵内援，會州人反城應景，祗遂奔東魏。

鄱陽忠烈王蕭恢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文帝第十子也。幼聰穎，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遺。及長，美風儀，涉獵史籍。仕齊位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王之難，逃在都下。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軍至新林，乃奉迎。

天監元年，封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内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恢下車遽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内大寧。時有進筒中布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仰德。累遷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須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再遷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普通七年，薨於州。詔贈侍中、司徒，謚曰忠烈。

湘東王將他改姓名爲袁逢。蕭恭最終因此不得叙用。侯景之亂時，他死在城中，下詔特例恢復其原來的封號。梁元帝爲他追謚號爲僖侯。

兒子蕭静字安仁，年少時即有好名聲，號稱宗室後進。有文才，而專心致志求學。家内財産富足之後，便大量收集經史，常將書籍散滿桌席，親手讎校。何敬容想把女兒嫁給他，蕭静忌憚她太壯盛，拒絶不接受，當時輿論對此佩服。然而他喜好譏笑人，評論人物多抱輕視態度，時人因而認爲這是他的不足。位居給事黄門侍郎，大得簡文帝的喜愛與賞識。太清三年去世，追贈侍中。

蕭恭的弟弟蕭祗字敬謨，風姿儀表俊美，幼時就有好聲譽。天監年間，封爲定襄縣侯。後來歷任位至北兖州刺史。侯景之亂時，他與堂弟湘潭侯蕭退計劃起兵救援京城，遇到州人在城中反叛響應侯景，蕭祗就去投奔了東魏。

鄱陽忠烈王蕭恢字弘達，是梁文帝第十個兒子。年幼時聰明穎悟，七歲時能通曉《孝經》、《論語》旨義，闡釋發微無所遺漏。待到長大成人，風姿儀表俊美，涉獵史籍。出仕齊朝位居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王之難時，他逃出在都下。武帝起兵時，蕭恢因躲藏得以免於難。大軍到達新林時，他便去擁護迎接其到來。

天監元年，封爲鄱陽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起初，郢城内有很多因疾病瘟疫而死的人，來不及埋葬。蕭恢下車伊始即命埋葬尸骨，又派四位使者巡視州部，境内大大地安寧了。當時有人進獻筒中布，蕭恢認爲是奇貨異服，立即命令焚毁，於是百姓仰望其恩德。連續升遷任都督、益州刺史。成都距離新城有五百里，陸路來往，全要預訂私人馬匹，老百姓苦於此事，歷任的治政官員都未能改變這種做法。蕭恢便買了上千匹馬交付給所訂馬的人家，需要時就按次序徵發，百姓對此感到便利。再遷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普通七年，在州治逝世。下詔追贈侍中、司徒，謚爲忠烈。

恢美容質，善談笑，愛文酒，有士大夫風則。所在雖無皎察，亦不傷物。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及覺，憂惶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有目疾，久廢視瞻。有道人慧龍得療眼術，恢請之。及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針，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

蕭恢的容貌姿質俊秀，善於談笑，喜好文酒之會，有士大夫作風。所在之處雖然不能明察秋毫，但也不傷害一物。具有孝順的德性，起初鎮守蜀地時，生母費太妃還停留在都城，後來在都城身體不適，蕭恢并不知道，一天晚上忽然做夢回到太妃身邊侍奉養病。待他醒來，憂慮惶恐，寢食全廢。不久都城的信使到了，太妃病已好轉。後來他患有眼病，很久都不能看見東西。有一道人慧龍得到治療眼睛的術法，蕭恢請他來。等他到時，空中忽然出現一聖僧。待慧龍刺下針時，眼前豁然開朗，人們都説是其精誠所致的結果。

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奉禄，隨而散之。在荆州，嘗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蕃屏而已，視事親人，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蕃國，當佐天子臨人，清白其優乎!"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範嗣。

蕭恢性情通達寬容，不看重財物，喜好施捨，凡所仕歷四個州，所得俸禄，隨即散給人們。在荆州，曾從容詢問賓僚："中山嗜好飲酒，趙王喜好作官吏，二者誰更好?"衆人没有誰能回答。他回頭對長史蕭琛説："漢代時期的王侯，衹是在藩地作屏障而已，治理政事，親近人民，自有任職者。中山聽樂，可以任情；彭祖代替人做吏，近於侵奪人家的官職。今日的王侯，不守護藩國，就應當輔佐天子治理人民，清白的王侯恐怕是很優良的啊！"坐在一起的人都佩服此言。他有兒女百人，兒子封侯者有三十九人，女兒封公主者有三十八人。世子蕭範承繼其職位。

蕭範　蕭嗣

範字世儀，温和有器識。爲衛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出爲益州刺史。行至荆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許，詔權監荆州。及湘東王至，範依舊述職，遣弟湘潭侯退隨喪而下。大同元年，以開通劍道、剋復華陽增封。尋徵爲領軍將軍、侍中。

蕭範字世儀，温和待人而有度量見識。擔任衛尉卿時，他每夜親自巡察警衛，梁武帝特地嘉獎他的勞苦。出朝任益州刺史。走到荆州時而忠烈王逝世，因而停留在那裏要求解除職務。武帝不准許，下詔權監荆州。待湘東王到後，蕭範依舊到職，派弟弟湘潭侯蕭退隨從喪柩而下。大同元年，因開通劍道、收復華陽而增加了封爵。不久徵召他擔任領軍將軍、侍中。

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玩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嘗得舊琵琶，題云"齊竟陵世子"。範嗟人往物存，攬筆爲咏，以示湘東王，王吟咏其辭，作《琵琶賦》和之。

蕭範雖然没有什麼學術，却以籌謀大略之才自命。愛玩賞珍奇古物，招集文人才士，率意題寫文章，也時常有新奇的情致。曾經獲得一舊琵琶，題識云"齊竟陵世子"。蕭範嗟嘆人往物在，拿過筆來就題咏之，并讓湘東王覽看，湘東王吟咏其辭章，寫了《琵琶賦》以唱和。

後爲都督、雍州刺史。範作牧莅人，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於是養士馬，修城郭，聚軍糧於私邸。時廬陵王爲荆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啓稱範謀亂。範亦馳啓自理，武帝恕焉。時論者猶謂範欲爲賊。又童謡云："莫匆匆，且寬公，誰當作天子，草覆車邊己。"時武帝年高，諸王莫肯相服。簡文雖居儲貳，亦不自安，而與司空邵陵王綸特相疑阻。綸時爲丹陽尹，威震都下。簡文乃選精兵以衛宫内。兄弟相貳，聲聞四方。範以名應謡言而求爲公，未幾，加開府儀同三司。範心密喜，以爲謡驗，武帝若崩，諸王必亂，範既得衆，又有重名，謂可因機以定天下。乃更收士衆，希望非常。

後來他擔任都督、雍州刺史。蕭範作牧守治理百姓，很得時人稱譽，撫慰將士，盡力獲得大家的歡心。於是收羅、供養賢才，飼養戰馬，修固城郭，在私人邸宅聚集軍糧。當時廬陵王治荆州，已經是都督府，又素來互相瞧不起，就上書稱説蕭範圖謀作亂。蕭範也馳書爲自己申辯，梁武帝就寬恕了他。當時談論者還説是蕭範想要作反賊。又有童謡説："莫太匆匆，且寬待時日爲公，誰當作天子，草將覆蓋車邊已。"其時武帝年事已高，諸王没有誰肯服從誰。簡文帝雖然處於儲君的地位，也不能安心，而與司空邵陵王蕭綸相互間尤爲疑心阻礙。蕭綸當時擔任丹陽尹，威震都城。簡文帝便挑選精兵以保衛宫内。兄弟相互間存有二心，風聲傳到四方。蕭範以名字應驗謡言而求封爲公，没過多久，加開府儀同三司。蕭範心中暗喜，以爲童謡應驗，武帝如果駕崩，諸王必定作亂。蕭範既已得到民衆擁護，又有大名，認爲可以趁機平定天下。於是招收更多士衆，希望發生不尋常的變化。

太清元年，大舉北侵。初謀元帥，帝欲用範。時朱异取急外還，聞之遽入曰："嗣王雄豪蓋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殘暴非常，非吊人之材。昔陛下登北顧亭以望，謂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詳擇。"帝默然曰："會理何如?"對曰："陛下得之，臣無恨矣。"會理懦而無謀，所乘襻輿施版屋，冠以牛皮。帝聞不悦，行至宿預，貞陽侯明請行，又以明代之，而以範爲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尋遷南豫州刺史。

太清元年，大舉調兵北侵。開始謀求元帥時，皇帝打算任用蕭範。當時朱异因急事從外地回來，聽説此事趕快進入朝廷中説："嗣王雄豪一世無比，能得人出死力相助，然而所到之處非常殘暴，不是安撫人民的人才。從前陛下登北顧亭眺望，認爲江右有謀反之氣，骨肉之親成爲發動戰爭的主謀。今天的人事，尤其應當仔細地選擇。"皇帝默許説："用會理怎麽樣?"他回答説："陛下得此人，臣没有遺憾了。"會理懦弱而無謀略，所乘的肩輿設置板屋，并以牛皮覆蓋。皇帝聽説後很不高興，行軍到達宿預，貞陽侯蕭淵明請求一道出行，皇帝又以蕭淵明代替會理，而以蕭範任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不久遷南豫州刺史。

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不臣迹露，範屢啓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都，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臺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守東關，請兵于魏，遣

侯景在渦陽被打敗，退守壽陽，於是改任蕭範爲合州刺史，鎮守合肥。其時侯景暴露了他不肯爲臣的迹兆，蕭範屢次上書説到此事，朱异每次都壓下來不肯上奏。待到侯景圍攻都城後，蕭範派世子蕭嗣與裴之高等人進城援救。升任開府儀同三司。臺城未能守住，蕭範便放棄合肥，出

二子爲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溯流西上，軍於樅陽，遣信告尋陽王大心。大心要還九江，欲共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盆城，以晋熙爲晋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於是尋陽政令所行，唯存一郡，又疑畏範，市糴不通。範乃復遣其弟觀寧侯永將兵通南川，助莊鐵。時二鎮相猜，無復圖賊之志。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竟發背而薨。衆秘不發喪，奉弟南安侯恬爲主，有衆數千。範將侯瑱襲莊鐵於豫章，殺之，盡并其軍。乃迎喪往郡，於松門遇風，柩沈于水，鈎求得之。及于慶之逼豫章，侯瑱以範子十六人降賊，賊盡於石頭坑殺之。

兵守衛東關，向魏國請求出兵，派兩個兒子去作人質。魏人占據了合肥，竟然不援助蕭範。蕭範進退都無計可施，於是溯江西上，軍隊駐於樅陽，派人送信告知尋陽王蕭大心。蕭大心邀他回到九江，想共同率兵西上。蕭範得到回信非常高興，就帶領軍隊到達盆城，將晋熙改爲晋州。派兒子蕭嗣作刺史，江州郡縣，隨便改變其歸屬。於是尋陽王政令所推行之處，僅剩有一郡，又猜疑害怕蕭範，市場糴米不流通。蕭範又派其弟觀寧侯蕭永帶兵打通南川，援助莊鐵。其時兩鎮守互相猜疑，不再有圖謀擊賊之志。蕭範有數萬兵衆，都不再有糧食，很多人餓死了。蕭範竟然因背上毒瘡發作而去世。衆人保密不發喪事訊息，擁護其弟南安侯蕭恬爲主，有兵衆數千人。蕭範的將領侯瑱在豫章偷襲莊鐵，殺死了他，將其軍隊全都吞并過來。於是往郡城迎接蕭範的喪柩，在松門遇到大風，棺柩沉到水裏，用鈎子探求纔打撈上來。待到于慶之逼近豫章，侯瑱押着蕭範十六個兒子向叛賊投降，賊黨在石頭將他們全都坑埋殺害了。

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晋熙，城中食盡，士皆乏絶。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且止。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數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絶。妻子爲任約所禽。初，範既與尋陽王大心相持，及嗣之死，猶未敢發範喪。

世子蕭嗣字長胤，容貌魁偉，腰帶有十圍寬。性情驍勇果敢，有膽略，卓越豪邁，不在乎小事細節，又能推誠養食壯士，壯士們都能爲他盡死力。蕭範逝世時，蕭嗣還占據着晋熙城，城中糧食吃完了，士卒都極其困乏。侯景派任約攻打蕭嗣。當時賊勢正盛，大家都勸蕭嗣休戰。蕭嗣手按劍叱罵他們説："今天的戰鬥，是蕭嗣獻身爲氣節而死的日子。"在戰鬥時，他遇到亂箭射中頸脖，他不讓拔出來，帶箭親手殺死幾人，敵賊撤退，正要命人拔箭，就應時斷氣了。妻子兒女都被任約抓獲了。起初，蕭範已與尋陽王蕭大心相對立，待到蕭嗣死了，還不敢發布蕭範已喪的公告。

蕭諮

範弟諮字世恭，位衛尉卿，封武林侯。簡文即位之後，景周衛轉嚴，外人莫得見，唯諮及王克、殷不害并以文弱得出入卧内，晨昏左右，天子與之講論六藝，不輟於時。及南康王

蕭範的弟弟蕭諮字世恭，位居衛尉卿，封爲武林侯。簡文帝即位之後，侯景在周圍守衛反而更加嚴密，外面的人不能見到簡文帝，衹有蕭諮與王克、殷不害同時因體質文弱纔能進出卧室内，早晨傍晚左右不離，天子與他們講習討論六

會理事敗，克、不害懼禍乃自疏，諮不忍離帝，朝覲無絶。賊惡之，令其仇人刁戌刺殺諮於廣莫門外。

藝，片時也不停止。待到南康王蕭會理謀事敗露，王克、殷不害畏懼災禍便自行疏遠皇上，蕭諮不忍心離開簡文帝，上朝覲見并不間斷。賊黨很厭惡他，下令其仇人刁戌將蕭諮刺殺在廣莫門外。

蕭脩

諮弟脩字世和，封宜豐侯。局力貞固，風儀嚴整。九歲通《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裴子野見而賞之。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艱，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風，前後部伍多致沈溺，脩抱柩長號，血淚俱下，隨波摇蕩，終得無佗。葬訖，因廬墓次。先時山中多猛獸，至是絶迹。野鳥馴狎，栖宿檐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

蕭諮的弟弟蕭脩字世和，封爲宜豐侯。有度量和才幹，固守正道，風度儀表嚴肅端整。九歲時通曉《論語》，十一歲時就能寫文章。鴻臚卿裴子野見到後很賞識他。其性情極爲孝順，十二歲時，遭遇生母徐氏之喪，自荆州返回安葬時，在長江中遇到風暴，前後部下大多被沉没淹死，蕭脩抱着棺柩長時間哭喊，血與淚一同下淌，隨着波浪摇蕩，終於没有出現其他情況。安葬完畢，隨後在墓旁築廬守護。以前山中有很多猛獸，到這時却絶迹了。野鳥馴伏相玩，栖宿在屋檐上。武帝嘉獎了他，將其孝行分發告知各宗室。

爲兼衛尉卿。美姿貌，每屯兵周衛，武帝視之移輦。初，嗣王範爲衛尉，夜中行城，常因風便鞭棰宿衛，欲令帝知其勤。及脩在職，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問其故，曰“夜中警逴，實有其勞，主上慈愛，聞之容或賜止。違詔則不可，奉詔則廢事。且胡質之清，尚畏人知，此職司之常，何足自顯”。聞者嘆服。

他擔任兼衛尉卿。風姿容貌俊美，每當駐兵在周圍警衛時，武帝因看他不覺輦車爲之移動。當初，嗣王蕭範擔任衛尉時，半夜巡行城中，常常趁着順風時鞭打宿衛，想要讓皇帝知道他的辛勤。待到蕭脩在職位上時，夜晚必定重復巡行一遍，却不願意讓人知道。有人問他是何緣故，他説：“半夜警衛遠處，確實有其辛勞，主上慈善愛惜，聽見了或許賜令停止。違背詔令不可行，奉詔行事就會荒廢職事。况且胡質那樣清苦，尚且擔心人家知道，這是職司的普通事，不值得顯示自己。”聽到的人都很贊嘆佩服。

時王子侯多爲近畿小郡，歷試有績，乃得出爲邊州。帝以脩識量宏達，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爲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脩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琅邪王廉勸脩捕之，脩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群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鳥。適有臺使

當時王、子、侯大多數管理靠近京城地區的小郡，歷經察試有政績，纔能出任到邊遠州郡。皇帝認爲蕭脩的見識與器量宏大而通達，從衛尉一職調出去鎮守鍾離，升任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的七年裏，移風易俗，人們稱他爲慈父。長史范洪胄有一頃田，快到秋季時遭遇蝗害，蕭脩親自來到田頭，深沉地歸咎自己的罪責。功曹史琅邪人王廉勸蕭脩捕捉蝗蟲，蕭脩説：“這是由於刺史没有德政所造成的，捕捉何補於事?”話剛説完，忽然有上千群飛鳥遮蔽太陽而來，瞬息

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嗣王範在盆城，頗有異論，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嘈嗒。脩深自分釋，求送質子，并請助防。武陵王乃遣從事中郎蕭固諮以當世之事，具觀脩意。脩泣涕爲言忠臣孝子之節，王敬納之。故終脩之時，不爲不義。一夕，忽有狗據脩所卧床而卧。脩曰："此其戎乎。"因大修城壘。

之間，吃盡蝗蟲纔離去，没有誰知道這是什麼鳥。恰好有御臺使者看見此事，便向皇帝陳述，皇帝以蓋有璽印的書信慰勞他，親手書詔説："連犬牙都進入不了，没有什麼能勝過。"州人上表請求立碑頌揚其功德。嗣王蕭範在盆城時，頗有不同議論，武陵王産生很大疑慮并提防他，流言紛雜。蕭脩自己大力分憂釋疑，要求送兒子去做人質，并且請求協助守防。武陵王便派從事中郎蕭固去咨詢當世的事情，仔細觀察蕭脩的意思。蕭脩哭泣流涕，爲他講忠臣孝子的節操，武陵王很敬重地接受他的觀念。所以蕭脩終其一生，不可説是不義。一天晚上，忽然有一隻狗靠着蕭脩所卧的床而睡覺。蕭脩説："這恐怕是要發生戰争吧?"隨即大修城墻堡壘。

承聖元年，魏將達奚武來攻，脩遣記室參軍劉璠至益州，求救於武陵王紀，遣將楊乾運援之，拜脩隨郡王。璠還至嶓冢，乃降于魏，乾運班師。璠至城下，説城中降魏。脩數之曰："卿不能死節，反爲説客邪!"命射之。間信遣至荆州，元帝遣與相聞。

承聖元年，魏國將軍達奚武來進攻南方，蕭脩派記室參軍劉璠到益州，向武陵王蕭紀請求援救，蕭紀派將領楊乾運援助他，拜蕭脩爲隨郡王。劉璠回到嶓冢，便向魏國投降了，楊乾運班師回去。劉璠來到城下，勸説城中投降魏國。蕭脩數説其罪云："卿不能爲氣節而死，反而來作説客呀!"下令射擊他。并派使者從小道到荆州，梁元帝派人與他互通音問。

脩中直兵參軍陳晷甚勇有力，求爲覘候，見獲，以辭烈被害。乃遣諮議虞馨致武牛酒。武謂曰："梁已爲侯景所敗，王何爲守此孤城?"脩答守之以死，誓爲斷頭將軍。魏相安定公宇文泰遣書喻之，力屈乃降。安定公禮之甚厚，未幾令還江陵，厚遣之，以文武千家爲綱紀之僕。元帝慮其爲變，中使覘伺，不絶於道。至之夕，命劫竊之。及旦，脩表輸馬仗而後帝安。脩入覲，望閤悲不自勝，元帝亦慟，盡朝皆泣。

蕭脩的中直兵參軍陳晷很勇敢而有力氣，請求去偵察，被捕獲，因言辭激烈而被殺害。他便派諮議虞馨送牛酒給達奚武。達奚武對虞馨説："梁朝已經被侯景打敗，隨郡王爲什麼還要守這座孤城?"蕭脩答覆説以死守城，發誓作斷頭將軍。魏國丞相安定公宇文泰派人送信勸諭他，力量竭盡纔投降。安定公禮遇他很優厚，不久命令他回到江陵，以豐厚禮物送他，以文武官員上千家作他的綱紀名分下的僕人。梁元帝擔心他生變，派中使偵伺，在路上未曾間斷。到達的夜晚，命人劫奪盗取其財物。待到天亮，蕭脩上表繳納馬匹兵器後皇帝纔安心了。蕭脩入朝觀見，望見閤室，悲痛得支持不住了，元帝也在慟哭，滿朝的人都在哭泣。

尋拜湘州刺史。長沙頻遇兵荒，人户凋弊。脩勸穡務分，未期，流人至者三千餘家。元帝多忌，動加誅

不久拜湘州刺史。長沙頻繁遭遇兵荒，民户凋零衰敗。蕭脩鼓勵農事，致力分配糧食，未滿一周年，流亡者回來的有三千多家。梁元帝性多

翦。脩靜恭自守，埋聲晦迹。元帝亦以宗室長年，深相敬禮。及江陵被圍問至，即日登舟赴救。至巴陵西，而江陵覆滅。敬帝立，遥授脩太尉，遷太保。時王室浸微，脩雖圖義舉，力弱不能自振，遂發背歐血而薨，年五十二。

猜忌，動不動就加以誅殺剪除。蕭脩靜默恭敬，安守本分，湮埋名聲，隱晦踪迹。元帝也因他是宗室年長者，很敬重并禮待他。待到江陵被圍困的音訊傳來後，他立即在當天登上船奔赴救難。到達巴陵的西面，而江陵已經覆没。敬帝登位，遥授蕭脩太尉，遷太保。其時王室漸漸衰微，蕭脩雖然策劃樹立義旗，但力量弱小，自身不能振作起來，於是背上瘡發作嘔血而逝世，時年五十二歲。

蕭泰

脩弟泰字世怡，封豐城侯。歷位中書舍人，傾竭財産，以事時要，超爲譙州刺史。江北人情獷强，前後刺史并綏撫之。泰至州，便遍發人丁，使擔腰輿扇傘等物，不限士庶。耻爲之者，重加杖責，多輸財者，即放免之，於是人皆思亂。及侯景至，人無戰心，乃先覆敗。

蕭脩的弟弟蕭泰字世怡，封豐城侯。歷任位至中書舍人，他傾力竭盡財産，來侍奉當道者，越級擔任譙州刺史。長江以北的人性情凶猛强悍，前後任的刺史都對他們進行安撫。蕭泰到達州治後，便到處徵發人力，派人挑腰輿扇傘等物件，不拘限是士人還是平民。以做這些爲羞耻者，便重重地加以杖責，多繳納財物的人，立即釋放免役，於是人們都盼望變亂。等到侯景快來時人人都無作戰之心，事先精神上就垮了。

始興忠武王蕭憺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齊爲西中郎外兵參軍。武帝起兵，憺爲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齊和帝即位，以憺爲給事黄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等兵逼荆州，蕭穎胄暴卒，尚書僕射夏侯詳議迎憺行荆州事。憺率雍州將吏赴之，以書喻璝等皆降。是冬，武帝平建鄴。明年，和帝詔以憺爲都督、荆州刺史。

始興忠武王蕭憺字僧達，是梁文皇帝第十一個兒子。出仕齊朝任西中郎外兵參軍。梁武帝起兵時，蕭憺擔任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蕭偉留守。齊和帝即位後，以蕭憺擔任給事黄門侍郎。其時巴東太守蕭惠訓的兒子蕭璝等人率軍逼近荆州，蕭穎胄猝然去世，尚書僕射夏侯詳建議迎接蕭憺行荆州事。蕭憺率領將士吏佐赴救，寫信勸諭蕭璝等人都投降了。這年冬天，梁武帝平定建鄴。第二年，齊和帝下詔以蕭憺任都督、荆州刺史。

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始興郡王。時軍旅之後，公私匱乏，憺厲精爲政，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人甚安之。是歲嘉禾生，一莖六穗，甘露降于黄閤。四年，荆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繞祠壇，俄而注雨，歲大豐。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開導物情，辭訟者皆立待符教，决於

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封爲始興郡王。當時正處於戰争之後，公家私門物資都很短缺，蕭憺集中精力治理政事，大規模開墾屯田，減少勞役，慰問死亡兵卒的家庭，供養那些貧窮困難者，人民非常安定。此年生長了嘉禾，一根莖秆六支穀穗，還有甘露降灑在黄閤一帶。天監四年，荆州發生大旱災，蕭憺派人在天井旁祠祭，有一條二丈長的蛇鑽出來纏繞在祠壇，一會兒大雨如注，當年大獲豐收。蕭憺自從年輕時起開始

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

位居重任，開導人情，陳辭訴訟者都是站立等待符合情理的教導，在短時間就作出決斷，曹司没有滯留的事務，下級没有滯留的案件。

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將吏，冒雨賦丈尺築之，而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登堤嘆息，終日輟膳，刑白馬祭江神。酹酒於流，以身爲百姓請命，言終而水退堤立。邴洲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洲人皆以免，吏人嘆服，咸稱神勇。又分遣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槥，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于州界，吏人歸美焉。

天監六年，州中發大水，長江漲滿，堤防毀壞，蕭憺親自率領將士僚吏，冒着雨增加尺丈高度修築，但雨大水旺，衆人都很害怕，有人請求退避。蕭憺説："王尊尚且想以身堵塞黄河堤防，我難道有什麽心思去躲避。"於是登上堤壩嘆息，整天吃不下飯食，殺了一匹白馬來祭江神。將酒祭灑在水流中，以獻身爲老百姓請命，話一説完而水漸退去，堤防依然屹立。邴洲在江南岸，有數百家看見水漲而驚慌逃跑，登上屋頂，攀緣上樹。蕭憺招募人去救難，救一人獎賞一萬錢。有幾十個商販應募，洲人都因此而免難，吏民贊嘆佩服，都稱頌其神勇。他又分派人到各郡，遭遇水災而死的人供給棺材，田地失收者給予糧食種子。這一年在州境邊界生長了嘉禾，吏民將美德歸功於他。

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武帝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人歌曰："始興王，人之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土方言謂父爲爹，故云。後爲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憺性好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坐，時論稱之。

天監七年，慈母陳太妃去世，他有六天不進一口水漿，居喪期超過了喪禮所定的，梁武帝以優詔勉勵他，讓他攝理州職。這年冬天，下詔徵召他按原來的封號回到朝廷。人們作歌説："始興王，人之爹徒我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荆州地方方言稱父親爲爹，所以如此云。後來他擔任中衛將軍、中書令，領衛尉卿。蕭憺性情喜好謙和，以平等的態度接待士人，常常與賓客連着床榻而坐，當時輿論都很稱頌他。

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舊守宰丞尉歲時乞丐，躬歷村里，百姓苦之，習以爲常。憺至州，停斷嚴切，百姓以蘇。又興學校，祭漢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方者。

九年，拜爲都督、益州刺史。舊時守宰丞尉過年時勒索，親自歷經各村中，老百姓以此爲苦，習以爲常。蕭憺到州上任後，嚴厲制止，百姓因而得到休息。又興辦學校，祭奠漢代蜀郡太守文翁，因此人們多向正直者看齊。

十四年，遷都督、荆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于道。憺聞喪自投于地，席藁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産賻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

十四年，他遷任都督、荆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蕭秀將到雍州去，在路上逝世。蕭憺聽到喪亡的消息後自己仆倒在地上，以禾秆爲席而哭泣，幾天不喝水不吃飯，竭盡財産送去助辦喪事，部下大大小小的人都拿出資財凑足費用，天下都稱道他對兄長的敬愛之情。

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即開府黄閤。薨，二宫悲惜，輿駕臨幸者七焉。贈司徒，謚曰忠武。憺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憺有惠西土，荆州人聞薨，皆哭於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

十八年，徵召他爲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就開府於黄閤。逝世時，二宫爲他悲痛惋惜，皇上七次前來臨吊。贈司徒，謚稱爲忠武。蕭憺未逝世前，夢見他改封爲中山王，策書授職仍如他日，意下很不滿，過了數旬就去世了。蕭憺恩惠澤及西土，荆州人民聽説他逝世，都在巷中哭泣，出嫁娶妻選有吉日，也改動日期以避讓哀痛時間。兒子蕭亮承繼其位。

蕭暎

亮弟暎字文明，年十二，爲國子生。天監十七年，詔諸生答策，宗室則否。帝知暎聰解，特令問策，又口對，并見奇。謂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駒也。"

起家淮南太守，諸兄未有除命，乃抗表讓焉。暎美容儀。普通二年，封廣信縣侯。丁父憂，隆冬席地，哭不絶聲，不嘗穀粒，唯飲冷水，因患癥結。除太子洗馬。詔以憺艱難王業，追增國封。嗣王陳讓，既不獲許，乃乞頒邑諸弟。帝許之，改封新渝縣侯。後居太妃憂泣血，三年服闋，爲吴興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穀生武康，凡二十二處，自此豐穰。暎製《嘉穀頌》以聞，中詔稱美。

蕭亮的弟弟蕭暎字文明，十二歲時，成爲國子監學生。天監十七年，詔令諸生對答策問，宗室子弟并不參加。皇帝知道蕭暎聰明善解答，特地命令他對答問策，又讓他口頭回答，同樣見其奇才。便對祭酒袁昂説："這是我家的千里馬。"

蕭亮從家中被徵召任淮南太守時，諸兄還没有任命，便上表堅決辭讓。蕭暎容貌儀表俊美。普通二年，封爲廣信縣侯。遭遇父喪，嚴冬時節坐在地上，哭聲不斷，不嘗一粒糧，僅喝點冷水，因而患上了腹中結塊的病。任太子洗馬。詔令因蕭憺爲王業艱難努力，追加王國的封賜。承繼王位而陳詞推讓，既而未獲准許，便乞求頒賜縣邑給諸弟。皇帝准許了，改封他爲新渝縣侯。後來居太妃喪事時泣涕如血涌，三年服喪完，擔任吴興太守。郡地連年未有豐收，中大通三年，有野穀生於武康，共有二十二處，從此以後莊稼豐熟。蕭暎作《嘉穀頌》來告知皇上，詔令中稱贊了他的美德。

後爲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懷之。常載粟帛游於境内，遇有貧者，即以振焉。勝境名山，多所尋履。及徵將還，鍾離人顧思遠挺叉行部伍中。暎見甚老，使人問，對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盡。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闕養乏，是以行役。"暎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角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謁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

後來他擔任北徐州刺史，在任期間，寬宏恕人，人民及僚吏都感激他。他常常裝載糧食衣帛在境内巡游，遇到窮人，立即加以賑濟。勝境名山，留下很多他尋覓的足迹。待到徵召他將回朝，鍾離人顧思遠挺舉着叉子走在隊伍中。蕭暎看見他很老，派人問他，他回答説："年紀有一百一十二歲。七次娶妻，有十二個兒子，大多死了。現在僅有小兒子，年紀已有六十歲，又没有孫子輩，缺少一個家，無人供養，所以來服役。"蕭暎非常驚異，召他來賜給飯食，他食量雙倍於人。檢查他的頭，長有一寸長的肉角，便命令後

所傳，擢爲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内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唯飲曾孫婦乳。簡文帝命勞之，賜以束帛。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至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别，乃至山林樹木處處履行，少日而終，時人以爲知命。湘東王愛奇重異，遂留其枕。

面的船載運他回到都城，謁見天子。與他談往事，有很多不同於流傳的説法，擢拔他擔任散騎侍郎，賜給他俸禄與住宅，早晚可以進見，活到一百二十歲纔去世。又在普通年間北侵，攻打穰城，發現城中有個人年紀二百四十歲，不再能吃米穀，僅喝曾孫媳婦的乳汁。簡文帝下令慰勞他，賜給他束帛。荆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紀一百一十六歲，膂力超過一般人，吃的食物没有什麽不一樣，到了九十七歲纔生兒子，兒子竟失踪了。快要死時，他向人人去告别，就到山林樹木處處行走，没有幾天就死了，當時的人認爲他知天命。湘東王愛好并重視奇異之事，便保留了他的枕頭。

暎後歷給事黄門侍郎，衛尉卿，廣州刺史，卒官，謚曰寬侯。

蕭暎後來歷任給事黄門侍郎，衛尉卿，廣州刺史，在官任上去世，謚號爲寬侯。

蕭曄

暎弟曄字通明，美姿容，善談吐。初封安陸侯。憺特所鍾愛，常目送之曰："吾所深憂。"左右問其故，答曰："其過俊發，恐必無年。"及憺不豫，侍疾衣不釋帶，言與淚并。憺薨，扶而後起。服闋，改封上黄侯，位兼宗正卿。簡文入居監撫，曄獻《儲德頌》，遷給事黄門侍郎。

蕭暎的弟弟蕭曄字通明，姿儀容貌俊美，善於談吐。起初封爲安陸侯。蕭憺特别鍾愛他，常常目送他説："他是我很擔憂的人。"左右的人問他是什麽緣故，他回答説："他過於英俊傑出，恐怕没有多少年壽。"待到蕭憺患病不舒適，他侍奉養病，衣服都不解開帶子，一邊説話一邊流涕。蕭憺逝世時，需要人扶着他纔能站起來。居喪期結束，他改封爲上黄侯，位兼宗正卿。簡文帝入朝居監撫職時，蕭曄獻上《儲德頌》，遷任給事黄門侍郎。

出爲晋陵太守。美才伏氣，言多激揚。常乘折角牛，穀木履，被服必於儒者。名盛海内，爲宗室推重，特被簡文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并預密宴，號東宫四友。簡文日有五六使來往。曄初至郡，屬旱，躬自祈禱，果獲甘潤。郡雀林村舊多猛獸爲害，曄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郡。初，曄寢疾歷年，官曹壅滯，有司案《謚法》"言行相違曰替"，乃謚替侯。

出任晋陵太守。才華俊美而任性，言談多激揚之氣。他常常乘着折了角的牛，穿着穀木鞋，衾被衣服必定與儒者相同。名聲盛於海内，爲宗室所推重，特别得到簡文帝的友愛。與新渝、建安、南浦一同參加秘密宴會，號爲"東宫四友"。簡文帝每天有五六個使者來往。蕭曄開始到郡中時，遇上旱災，他親自祈禱，果然獲得甘霖滋潤。郡中雀林村原先有很多猛獸成爲患害，蕭曄在政六年，這一凶暴就平息了。在郡任時去世。當初，蕭曄卧病多年，官曹公事積壓滯留，有司按照《謚法》"言行相違反稱爲替"，就謚稱爲替侯。

論曰：自昔王者創業，莫不廣植親親，割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旆少帛，崇於魯、衛，盤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武遠遵前軌，蕃屏懿親，至於戚枝，咸被任遇。若蕭景才辯，固亦梁之令望者乎！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粲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黷彝典，大撓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爲甚。正德穢行早顯，逆心夙構，比齊襄而迹可匹，似吳濞而勢不侔，徒爲賊景之階梯，竟取國敗而身滅，哀哉！安成、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迹著美，蓋亦有梁之間、平也。

論曰：自從往昔王者創立帝業，無不到處培植親戚，劃分州國，讓子弟分封土地建立邦國。因此即使是大旆旗少量帛，却比魯、衛還要崇高，分封宗室子弟以鞏固統治，其寄托深於梁、楚。梁武帝遠遵前人的法軌，使親族成爲藩邦屏障，以至於親戚分枝，也都得到任用與待遇。像蕭景那樣的辯才，肯定也是梁朝中令人景仰的儀範吧！臨川王没有才能，却頻繁承受重托。古時和睦親族的傳統，鮮明而没有什麽不同，增加重要的名望，則有某些差異。而蕭宏屢次玷污永世不變的典則，大大地擾亂了軍隊士衆，梁朝不講綱紀，在這時是最爲嚴重的。蕭正德的污穢行爲早就顯露，叛逆之心早已萌生，與齊襄公相比而迹象可以相匹敵，似吳王劉濞而勢力不能相比，徒然成爲侯景利用的階梯，最終因謀取國柄而身敗名裂，可悲啊！安成王、南平王、鄱陽王、始興王都以名望事迹而稱美，大概也是梁朝的河間獻王劉德、東平憲王劉蒼這一類的人物吧。

南史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梁武帝諸子

武帝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修容生孝元皇帝。吴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昭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修容生武陵王紀。

武帝有八子。丁貴嬪生昭明太子蕭統、簡文皇帝、廬陵威王蕭續。阮修容生孝元皇帝。吴淑媛生豫章王蕭綜。董昭儀生南康簡王蕭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蕭綸。葛修容生武陵王蕭紀。

昭明太子蕭統　蕭歡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武帝長子也。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武帝既年垂强仕，方有冢嗣；時徐元瑜降；而續又荆州使至，云："蕭穎胄暴卒。"時人謂之"三慶"。少日而建鄴平，識者知天命所集。

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小字維摩，是武帝的長子。齊中興元年九月生於襄陽。武帝已年近四十，纔有後代；當時徐元瑜投降；接着又有荆州使者來到説："蕭穎胄暴死。"當時人們稱這三件事爲"三慶"。不久建鄴也被平定，有見識的人認爲這是天命所集。

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年幼，依舊居於内，拜東宫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六月庚戌，出居東宫。

天監元年十一月，蕭統被立爲皇太子。因爲年幼，依舊住在皇宫，授予他東宫官屬，文武百官都到永福省供職值班。五年六月庚戌，太子搬出皇宫到東宫居住。

太子生而聰睿，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通諷誦。性仁孝，自出宫，恒思戀不樂。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宫。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

太子天生聰慧，三歲就學習《孝經》、《論語》，五歲就讀遍《五經》，完全能够誦讀。他生性仁愛孝順，自從出宫，經常思念武帝，鬱鬱寡歡。武帝知道後，每隔五日的朝會，退朝後多乘便留在永福省，有時五日有時三日纔回宫。八年九月，太子在壽安殿講授《孝經》，完全通曉大義。講畢，到國學親自祭奠先聖先師。

年十二，於内省見獄官將讞事。問左右曰："是皂衣何爲者?"曰："廷尉官屬。"召視其書，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統幼，給

太子十二歲時，有一次在皇宫看見獄官審判定案。問周圍的人説："這個黑衣人是做什麽的?"周圍人回答："是廷尉的官屬。"太子看他的審判記録，説："這些都可酌情考慮，我可以

之曰：“得。”其獄皆刑罪上，統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獄，不知所爲，具言於帝，帝笑而從之。自是數使聽訟，每有欲寬縱者，即使太子决之。建康縣讞誣人誘口，獄翻，縣以太子仁愛，故輕當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孥戮，今縱不以其罪罪之，豈可輕罰而已，可付冶十年。”

審判這個案子嗎？”有關官員認爲蕭統年幼，就欺騙他説：“好吧。”這些訟事都是刑重於罪，蕭統一律寫上杖責五十。有關官員抱着刑具，不知怎樣做，就把這些話告訴了武帝。武帝一笑，同意了蕭統的裁决。從此屢次讓他判案，每遇需要寬縱的人，就讓太子來决斷。建康縣審判定案對犯人欺騙引誘，結果案件被推翻，建康縣認爲太子仁愛，所以就輕判杖責四十。太子下令説：“如果你犯罪，就應全家被斬，誅及子孫，現在予以寬容，不根據他的罪行來定罪，怎能輕罰了事？可以交給冶煉場服役十年！”

十四年正月朔旦，帝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游冠、金蟬翠緌纓，至是詔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舉止，讀書數行并下，過目皆憶。每游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韵，或作劇韵，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帝大弘佛教，親自講説。太子亦素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宫内别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二諦》、《法身義》。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時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十四年正月朔旦，武帝臨軒，在太極殿爲太子加冠。按舊制太子戴遠游冠、金蟬翠緌纓，這次武帝又下詔加金博山。太子姿容甚好，舉止得體，讀書可一目數行，過目成誦。每次游玩宴會或祭祀路神，都用十幾個韵作詩，有時用繁難的韵，都是考慮片刻就完成，不需修改。武帝大肆弘揚佛教，親自講經。太子也素來相信佛教，遍覽佛經。在宫内另設慧義殿，專門用以做法事集會。招引名僧，自己提出《二諦》、《法身義》的學説。普通元年四月，慧義殿降下甘露，都認爲是太子高尚道德感應所致。當時世風較爲奢侈，太子即以身作則，服飾車馬器用樸素，身穿舊衣，一頓飯不吃幾種肉。

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宫禮絶傍親，書翰并依常儀。太子以爲疑，命僕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宫儀記》，稱‘三朝發哀者，逾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絶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稱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并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逾月不舉樂’。劉僕議云，‘傍絶之義，義

三年十一月，始興王蕭憺去世。舊例按東宫的禮儀不告知旁支親屬，文書中都是遵循這一通常禮儀。太子覺得有疑問，讓太子僕劉孝綽來商議此事。劉孝綽闡述道：“按張鏡所撰《東宫儀記》記載：‘死後第三日發喪的，要超過一個月不奏樂；鼓吹停奏，服喪期間都是如此。’推測旁絶的用意，在於去除喪服，喪服雖可不穿，心情怎能不悲傷呢？停止鐃歌的演奏，確實也是爲此。既然有悲痛之情，應該説它兼有慕悼之意，卒哭之後，按常理奏樂表示悲期已過，這與道另常例相符合，我認爲更應説它兼有慕悼之意，請直到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都贊同這一意見。太子下令説：“張鏡《儀記》中説：‘按《士禮》，服喪的最後一月叫慕悼。’又説：‘凡死後三天發喪的，要超過一個月

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嘗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之議，即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終服月"。於是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

不奏樂'。劉僕的評議說，'旁絶的用意，在於不穿喪服，喪服雖可不穿，心情豈能不悲傷。卒哭之後，按常禮奏樂，表示悲期已過，這與道理常例相符合'。推測悲情的說法，并不在於卒哭之後，緣情而論，這是一處自相矛盾。采用張鏡的'舉樂'說，抛棄張鏡的'稱悲'説。張鏡一人的話，或取或捨，如此不同，這是第二處自相矛盾。陸家令衹説'歷經多年'，恐怕并非實證。即使經多年所用，我經常覺得不妥當。近來我也曾向宮外的人咨詢此事，探究原來的立意，認爲應有慕悼這種說法。張鏡難道不知舉樂是大事，稱悲是小事。用小事而忽視大事，也有原因。至於說到了元旦的六佾舞時，這是國家的典禮，即使情感上感到不妥，也不可廢止這一國禮。鐃吹是軍樂，以此類推也是這樣，用書疏來規定它，事情就會成爲小事，尚可根據内心行事。聲樂由外人，上書由自己，奏樂來自他人，而上書纔發自内心。劉僕的評議，在情理上是不妥的。可令諸大臣再加評議。"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論，認爲"慕悼的解釋，應在服喪最後一月"。於是就寫進典書遵用，作爲永遠的準則。

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絶。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毁不滅性，聖人之制，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强進飲粥。"太子奉敕，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武帝又敕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瘦。我比更無餘病，政爲汝如此，胸中亦填塞成疾。故應强加饘粥，不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敕勸逼，終喪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

七年十一月，丁貴嬪病，太子回到永福省，朝夕侍候貴嬪，衣不解帶。到貴嬪去世時，步行從喪回宮，出殯時，口中水米不進，每次哭泣都悲痛欲絶。武帝敕中書舍人顧協宣旨說："居喪哀傷而不毁滅自己的性命是聖人制定的準則，承受不了喪事就等於不孝。有我在，哪能自己這樣毁滅自己。要强迫自己飲粥。"太子奉敕，纔勉强吃進幾盒，從這時到下葬，每日吃麥粥一升。武帝又敕說："聽説你進食太少，變得很瘦弱。我本無他病，衹因爲你如此情形，胸中也堵塞成疾了。你應强迫自己多進些稠粥，不要讓我常爲你擔心。"雖然屢次奉敕勸逼，終喪之日他衹吃了一溢米，更不嘗果菜之味。太子本來身體强壯，腰帶有十圍長，服喪完畢減少了一半多。每次入朝，官吏百姓見到無不爲他流淚。

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萬機，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每所奏謬誤巧妄，皆即辯析，

太子自從加冠後，武帝便讓他參與政事，朝廷内外百官奏事堆積如山。太子通曉行政管理諸雜事，所奏每有謬誤或奸巧諂諛，他都會洞察分

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愠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墳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于時東宫有書幾三萬卷，名才并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

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慚而止。出宫二十餘年，不畜音聲。未薨少時，敕賜太樂女伎一部，略非所好。

普通中，大軍北侵，都下米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及有流離道路，以米密加振賜，人十石。又出主衣絹帛，年常多作襦袴，各三千領，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無可斂，則爲備棺槥。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變色。常以户口未實，重於勞擾。吴興郡屢以水災不熟，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節發吴、吴興、信義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遣王弈等上東三郡人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吴興一境無復水災，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睹，竊有愚懷。所聞吴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吴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義去秋有稔，復非恒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皆不聞奏。今征戍未歸，强丁疏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爲人蠹。又出丁之

析，并指出其可否，讓他慢慢改正，没有彈劾糾察過一人。太子公正執法斷案，很多犯人被保全赦罪，天下人都稱他仁愛。太子性格寬厚豁達，喜怒從不表現在臉上。招納有才學的人，對他們倍加賞識愛惜。經常一人研究古書，或同學士商榷古今得失，進而寫成文章著作，這些對太子來説都習以爲常。當時東宫的書近三萬卷，名人才士雲集，文學出現晉、宋以來不曾有的興盛局面。

太子生性喜愛游山玩水，在玄圃中穿鑿構築，更立亭臺軒榭，與朝中素有名望的人游賞。曾經在後池上泛舟，番禺侯蕭軌大加稱贊這裏適合歌舞伎演奏。太子不回答，衹吟左思的《招隱詩》説："何必要絲竹之聲，這山水中就有清越之音。"蕭軌自知慚愧不敢再言。太子出宫二十多年，没有歌伎舞伎。在死前不多時，武帝敕賜太樂女伎一部，但并非太子所好。

普通年間，軍隊向北進犯，一時都城米價暴漲，太子就命令穿薄衣減膳食。每遇連綿大雨，積久下雪，就派遣心腹輾轉於大街小巷，見到貧困之家及流離在道路上的，暗地裏賜米給他，每人十石。又拿出做衣服的絹帛，每年常多做短衣套褲各三千領，冬天把它送給受寒冷的人，也不讓人知道。如有死後無力殯葬的，就爲他準備棺材。每當聽説遠近百姓賦税勞役繁重辛苦，他就會收斂笑容面露憂色。他常認爲如果編户人口不實比勞役困擾還要嚴重。吴興郡屢因水災無收成，有人上書説應當鑿條大溝把水泄到浙江。中大通二年春，武帝下詔派前任交州刺史王弈，讓他憑符節調發吴、吴興和信義三郡人丁服勞役。太子上奏説："我聽説正派王弈等人帶領東三郡人丁開鑿溝渠，將水泄導到震澤，使吴興一郡不再有水災，一勞永逸，一定會獲得後利。事情没有出現就很難發現，我私下有一個想法。聽説吴興一連幾年都收成不好，人口流失很多，吴郡中的十座城也没有收成，衹有信義去年秋天穀物成熟，但百姓却不經常服役。現在東部糧價特别貴，劫盜又屢出，而有關官吏却不聞不奏。現在遠征的軍隊還没歸來，强壯的人丁很少，這雖是

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爲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兹失業，慮恐爲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虚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吴興未受其益，内地已離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武帝優詔以喻焉。

件小事，我私下認爲恐怕難於成功。官吏一叫門，動輒成爲百姓的蠹蟲。而且出人丁之地遠近不一，等聚集起來已經妨礙了農桑。去年聽説是豐年，但公家私家的糧食加起來也不够吃，如果現在這裏又放棄生産，恐怕弊病更深了。而且盗賊多會觀候民間虚實，如好人去服役，那麽偷竊的盗賊就會陡然增加。吴興還未受益，内地却已遭受弊病。不知可否暫時停止這項工程，等條件好時再繼續?”武帝下詔褒美嘉獎。

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宫雖燕居内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

太子天生孝敬謹慎，每次上朝，未到五更就守在城門口等待開城。太子雖閑居内殿，但起坐之間常面向西南禁中。夜裏被召入宫當值，常常正襟危坐直到天明。

三年三月，游後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蕩舟，没溺而得出，因動股，恐貽帝憂，深誡不言，以寢疾聞。武帝敕看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嗚咽。四月乙巳，暴惡，馳啓武帝，比至已薨，時年三十一。帝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謚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爲哀册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宫門，號泣滿路。四方甿庶及疆徼之人，聞喪皆哀慟。

三年三月，太子在後池上游玩，坐在畫舫上摘芙蓉。有一美人摇蕩船身，太子落入水中後被救出，因爲扭了大腿怕武帝擔心，特别交代，不許傳出，直到卧病在床武帝纔知道。武帝敕令探視慰問，他就勉力親手修書告知武帝。到病情嚴重時，左右的人想寫信告知武帝，太子還不許，説：“何必又讓至尊知道我的病情如此嚴重呢。”便哽咽不能語。四月乙巳，太子病情危急，急告武帝，等武帝趕到太子已去世，時年三十一歲。武帝親去哭吊，無限悲痛，下詔用衮冕爲他收殮，謚號昭明。五月庚寅，安葬在安寧陵，武帝下詔命司徒左長史王筠撰寫哀册文。朝野都爲之惋惜愕嘆，都下男女奔走到宫門，哭聲載道。四方平民及邊疆的人，聽到死訊都深感哀慟。

太子性仁恕，見在宫禁防捉荆子者，問之，云以清道驅人。太子恐復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頻食中得蠅蟲之屬，密置柈邊，恐厨人獲罪，不令人知。又見後閣小兒攤戲，後屬有獄牒攤者法，士人結流徒，庶人結徒。太子曰：“私錢自戲，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歲，士人免官。獄牒應死者必降長徒，自此以下莫不減半。

太子生性仁厚寬恕，見到皇宫中手執荆條的捉手，問後知道是用來肅清道路驅趕閑人，太子恐怕被捉之人再生疼痛，讓捉手以木板代替荆條。太子經常在食物中發現蠅蟲之類的東西，便不動聲色地把它放在盤子旁邊，不讓人知道，惟恐厨人獲罪。又看到後閣中有小孩玩攤錢之戲，後來正好有懲處賭博者的法規，官吏判定流放服役，庶民判定徒刑。太子説：“用私錢賭博，并未觸犯公物，這種判定太嚴重。”讓在刑文中注明衹爲三年，官吏免去職務。刑事判决書中判定死刑的必定減刑爲長期徒刑，在這以下都減半。

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

太子所著文集共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寫

文言爲《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薨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歡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譽封河東郡王，曲江公詧封岳陽郡王，警封武昌郡王，鑒封義陽郡王，各二千户。女悉同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儀，唯别立金華宫爲異。帝既廢嫡立庶，海内噂喑，故各封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陽王詧流涕受拜，累日不食。

初，丁貴嬪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將斬草，有賣地者因閹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於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善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或可申延"。乃爲蠟鵝及諸物埋墓側長子位。有宫監鮑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爲太子所愛，邈之晚見疏於雅，密啓武帝云："雅爲太子厭禱。"帝密遣檢掘，果得鵝等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得止，於是唯誅道士，由是太子迄終以此慚慨，故其嗣不立。後邵陵王臨丹陽郡，因邈之與鄉人争婢，議以爲誘略之罪牒宫，簡文追感太子冤，揮淚誅之。邈之兄子僧隆爲官直，前未知邈之侄，即日驅出。

先是人間謡曰："鹿子開城門，城門鹿子開，當開復未開，使我心徘徊。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鹿子開者，反語爲來子哭，云帝哭也。歡前爲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書舍人臧厥追歡於崇正殿解髮臨哭。歡既嫡孫，次應嗣位，而遲疑未决。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業，又

成《正序》十卷，五言詩中的精華編爲《英華集》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太子逝世後，長子東中郎將南徐州刺史華容公蕭歡被封爲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蕭譽被封爲河東郡王，曲江公蕭詧被封爲岳陽郡王，蕭警被封爲武昌郡王，蕭鑒被封爲義陽郡王，各賜食邑兩千户。女兒的封賜全等同於嫡長公主。蔡妃的供侍按通常禮儀，衹是另到金華宫居住。武帝廢嫡立庶，天下人都議論紛紛，所以封給各子大郡以寬慰人心。岳陽王蕭詧流涕拜受，多日不進食。

當初丁貴嬪去世時，太子派人求得一處好墓地，將要修整，有人通過太監俞三副請求賣一塊地，如若能賣得三百萬，答應給他一百萬。俞三副暗告武帝，説太子所選的墓地不如現在這塊墓地對皇帝有利，武帝老年多有忌諱，就讓人買下了。丁貴嬪被葬後，有個善於看墓地的道士説"墓地對長子不利，如果設法消災或許可以延長"。就把蠟鵝和其他物品埋在墓旁長子位置上。太監鮑邈之和魏雅兩個人起初同時受到太子寵愛，鮑邈之晚年被魏雅疏遠，秘告武帝説："魏雅爲太子以巫術祈禱鬼神。"武帝秘密派人挖掘，果然得到蠟鵝等物。武帝非常吃驚，想追究此事。徐勉强諫纔没有清查，衹是殺了道士，太子却因此事而終身羞慚憤慨，所以後代没能繼位。之後邵陵王臨幸丹陽郡，因爲鮑邈之與一鄉人争一奴婢，議定爲誘略之罪，呈文於宫中，簡文帝追憶太子的冤屈，揮淚殺了鮑邈之。鮑邈之兄子鮑僧隆是宫值，從前不知道是他的侄子，這日也把鮑僧隆驅逐出宫。

先前民間有歌謡説："鹿子打開城門，城門爲鹿子打開。應當開却又没有開，使我的心啊徘徊。城中的少年郎，逐歡歸去呵。"鹿子開的反語是來子哭，意爲帝哭。蕭歡以前爲南徐州刺史，太子去世時，武帝派中書舍人臧厥追他到崇正殿，蕭歡解髮哭吊。蕭歡是武帝嫡孫，理應繼位，武帝却遲疑不决。武帝纔有天下，恐怕不能用幼主來主持大業，又心中怨恨，想讓晋安王繼

以心銜故，意在晋安王，猶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决。歡止封豫章王還任。往謡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諸少年，逐歡歸去來”，復還徐方之象也。歡字孟孫，位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薨，謚安王。子棟嗣。

位，從四月上旬一直猶豫到五月二十一日纔做决定。蕭歡祇被封爲豫章王歸任。以前謡言中的“心徘徊”是不能决定的意思。“城中的少年郎，逐歡歸去呵”，是指蕭歡又回到南徐州這一事情。蕭歡字孟孫，任雲麾將軍、江州刺史。去世後謚號爲安王。子蕭棟繼位。

蕭棟

棟字元吉。及簡文見廢，侯景奉以爲主。棟方與妃張氏鋤葵，而法駕奄至，棟驚不知所爲，泣而升輦。及即位，升武德殿，欻有迴風從地涌起，翻飛華蓋，徑出端門，時人知其不終。於是年號天正，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蔡氏爲敬皇后，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爲皇后。未幾，行禪讓禮，棟封淮陰王，及二弟橋、樛，并鎖於密室。景敗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崱於道，崱去其鎖。弟曰：“今日免横死矣。”棟曰：“倚伏難知，吾猶有懼。”初，王僧辯之爲都督，將發，諮元帝曰：“平賊之後，嗣君萬福，未審有何儀注？”帝曰：“六門之内，自極兵威。”僧辯曰：“平賊之謀，臣爲己任，成濟之事，請别舉人。”由是帝别敕宣猛將軍朱買臣使行忍酷。會簡文已被害，棟等與買臣遇見，呼往船共飲，未竟，并沈于水。

蕭棟字元吉。簡文帝被廢後，侯景將他奉爲主上。那時蕭棟正同妃張氏鋤菜，皇帝車駕忽然來到，蕭棟驚慌失措，哭着上了車。即位時登上武德殿，忽然有一陣旋風拔地而起，颳飛華蓋，徑直出了端門，當時人因此知道他不能善終。於是把年號定爲天正，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蔡氏爲敬皇后，太妃王氏爲皇太后，貴妃張氏爲皇后。不多時，又行禪讓之禮，蕭棟被封爲淮陰王，同兩個弟弟蕭橋、蕭樛一起被囚禁在密室中。侯景兵敗逃走，兄弟三人相扶出來，在路上遇見杜崱，杜崱給他們卸掉鐵鎖。兩個弟弟説：“今天免去一死。”蕭棟説：“福禍難定，我還是有些懼怕。”當初王僧辯爲都督，即將出發時向元帝詢問：“平定賊寇之後，會給後代君王帶來萬世之福，不知有何禮制？”元帝説：“在六門之内可以自己施展軍威。”王僧辯説：“平定賊寇的謀略我自己去策劃，成就其事，還是請另找他人吧。”因此，元帝又敕宣猛將軍朱買臣讓他施行殘暴刑罰。正逢簡文已經被害，蕭棟等同朱買臣相遇，相呼到船上飲酒，還未喝完就把蕭棟等一起沉入水中。

蕭譽

河東王譽字重孫，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累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建鄴，譽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没，有詔班師。譽還湘鎮。

時元帝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元帝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將來襲江陵。”元帝甚懼，沈米斷纜而歸。因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

河東王蕭譽字重孫，普通二年，被封爲枝江縣公。中大通三年，又改封爲河東郡王。多次升任南中郎將、湘州刺史。不久，侯景侵犯建鄴，蕭譽去支援，行至青草湖，臺城被賊寇攻陷，武帝下詔讓他回兵。蕭譽又回到湘州鎮守。

這時元帝駐軍在武城，新任雍州刺史張纘暗中報告元帝説：“河東王、岳陽王都在起兵囤糧，要來襲擊江陵。”元帝驚恐，沉糧入江，割斷船纜就回朝。同時又派諮議周弘直到蕭譽處督糧監

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使三反，譽并不從。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爲譽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陳示禍福。譽謂曰："欲前即前，無所多説。"泉軍于石槨寺，譽逆擊不利而還。泉進軍橘洲，譽攻之又見敗。於是遂圍之。譽幼而驍勇，馬上用弩，兼有膽氣，能撫士卒，甚得衆心。元帝又遣領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譽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無恨。"主者曰："奉令不許。"遂斬首，送荆鎮。元帝返其首以葬焉。

兵。蕭譽説："軍府各自獨立，怎麽忽然歸屬别人！"使者接連往返三次，蕭譽都不順從，元帝大怒，派長子蕭方等征討蕭譽，反而被蕭譽打敗殺死。又派信州刺史鮑泉討伐蕭譽，并對他曉以利害。蕭譽説："要來就來，不必多言！"鮑泉軍隊駐扎在石槨寺，蕭譽迎擊不利而還。鮑泉又向橘洲進軍，蕭譽攻打他又戰敗。鮑泉趁勢圍攻他。蕭譽年少驍勇，在馬上射箭，膽氣過人，又能安撫士卒，所以很得軍心。元帝又派領軍王僧辯代替鮑泉攻打他。蕭譽兵潰，衝出重圍，這時他的麾下將軍慕容華帶領王僧辯的人馬入城，蕭譽被拘捕，對守城門的人説："先不要殺我，等我見到老七，告此叛徒，死也無憾！"負責人説："得到命令不允許這樣。"就將蕭譽斬首送到荆州。元帝又送回他的首級纔將他埋葬。

初，譽之將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啖其臍。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蕭譽即將兵敗前，用銅鏡照面，竟看不見頭。又看到一人身材高大超過屋頂，兩手扶地咬自己的肚臍。又見到一隻白狗大得像驢，順着城墻出去不知去向。蕭譽感到非常厭惡，不久城被攻陷。

豫章王蕭綜

豫章王綜字世謙，武帝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累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入爲侍中、鎮右將軍。

豫章王蕭綜字世謙，是武帝的次子。天監三年，被封爲豫章郡王。多次升任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召入任侍中、鎮右將軍。

初，綜母吴淑媛在齊東昏宫，寵在潘、余之亞。及得幸於武帝，七月而生綜，宫中多疑之。淑媛寵衰怨望。及綜年十四五，恒夢一年少肥壯自挈其首對綜，如此非一。綜轉成長，心驚不已。頻密問淑媛曰："夢何所如？"夢既不一，淑媛問夢中形色，頗類東昏。因密報之曰："汝七月日生兒，安得比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貴勿泄。"綜相抱哭，每日夜恒泫泣。又每静室閉户，藉地被髮席藁。輕財好士，分施不輟，唯留身上故衣。外齋接客，分粗服。厨庫恒致罄乏。常於内齋布沙於地，終

原先，蕭綜母吴淑媛在齊東昏侯宫中，受到的寵幸僅次於潘妃、余妃二人。等到被武帝寵幸，七個月後生下蕭綜，宫裏的人多對此表示疑惑。後來吴淑媛漸被疏遠有怨心。蕭綜十四五歲時，經常夢見一身體肥壯的少年提着自己的頭面對自己，不止一次這樣。蕭綜日漸長大，對此事心驚膽顫。暗中不斷向吴淑媛詢問："這夢是怎麽回事？"因爲夢見的次數多，吴淑媛問他夢中人容貌，很像東昏侯。就秘密告訴他説："你是我懷胎七月生下的兒子，怎麽能同那些皇子相比呢？你現在是太子的二弟，希望你好好保住富貴，不要向外人説。"母子相抱痛哭，蕭綜每天夜裏都在傷心流淚。他又常關門閉户，披頭散髮坐在席上。蕭綜輕財好客，經常施捨接濟外人，

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嘗有人士姓王，以屯躓投告綜。于時大乏，唯有眠床故皂複帳，即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風雲之會，諸侯王妃主及外人并知此懷，唯武帝不疑。

僅留下身上的舊衣。在外室接待賓客，甘願穿粗服。經常致使厨房倉庫的物品用光或短缺。常在內室地上撒下沙子，終日在上面赤脚行走，脚下生出老繭，能日行三百里。曾經有一姓王的人，因生活困窘投到蕭綜門下求救。蕭綜當時正非常緊缺，衹剩下寢床舊衣和複帳，就拿出來交給他。他禮賢下士，來等待風雲際會的好時機，諸侯王、妃、公主以及外人都明白他的這種心思，衹有武帝不知，没有懷疑。

及長，有才學，善屬文。武帝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恒怨不見知。每出蕃，淑媛恒隨之至鎮。時年十五，尚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妃袁氏，尚書令昂之女也。淑媛恒節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內外咸有穢聲。

蕭綜長大成人之後很有才華，善於作文。武帝用禮儀來管制皇子，蕭綜朝見武帝的次數并不多。蕭綜經常怨恨武帝不重視他。每次外任，吴淑媛都隨他到外鎮。十五歲了還裸着身子在母親面前嬉戲，不分晝夜。妃袁氏是尚書令袁昂之女。吴淑媛經常節制他們夫妻住在一起，他對待袁妃更不用夫婦之禮，以致在宫內宫外名聲很壞。

綜後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馬，摽殺駒犢。常陰服微行，著烏絲布帽。夜出無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數術。性聰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顔色。帝性嚴，群臣不敢輕言得失，凡綜所行，弗之知也。於徐州還，頻裁表陳便宜，求經略邊境。帝并優敕答之。徐州所有練樹，并令斬殺，以帝小名練故。累致意尚書僕射徐勉，求出鎮襄陽。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餉以白團扇，圖《伐檀》之詩，言其賄也。

蕭綜後又到徐州，在那裏政令刑罰暴虐嚴酷，他又勇猛有力，能制服奔騰的烈馬，殘殺馬駒牛犢。時常微服私行，頭戴黑絲布帽。夜間出行没有限度，招引道士，研究數術。生性聰敏，知識淵博，每當武帝有敕書來到就滿面怒容。武帝嚴厲，群臣不敢輕易評論得失，所以蕭綜的所作所爲，武帝并不知曉。從徐州還朝後，多次上表陳述對國家有利的事，請求武帝讓他治理邊境，武帝都下敕答覆，褒美嘉獎。徐州所有的練樹，蕭綜命令人全部砍掉，因爲武帝小名爲練的緣故。他多次向尚書僕射徐勉表達鎮守襄陽的想法。徐勉不敢答言，因此他對徐勉非常惱火，送給徐勉一白色團扇，寫上《伐檀》詩，以此説徐勉接受賄賂。

在西州，於別室歲時設席，祠齊氏七廟。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説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爲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其骨，瀝血試之。既有徵矣，在西州生次男月餘日，潛殺之。既瘞，夜遣人發取其骨又試之，其酷忍如此。每對東宫及諸王辭色不恭

在西州，他專設一室在年關擺設宴席，祭祀齊朝七廟。又多次私行到曲阿去祭拜齊明帝陵。然而他還是不能相信自己，聽民間有用活人血滴入死者骨上如若滲下即爲父子的説法，蕭綜就私挖了齊東昏侯的墳墓，取出骨頭滴上自己的血測試。應驗之後，他又把自己在西州一個多月的次子暗中殺了，埋葬之後，派人在夜間挖掘出骨頭又試，殘忍到這種地步。每當面對太子和諸王

遜。嘗改歲後，問訊臨川王宏，出至中閤，登宏羊車次遺糞而出。居都下所爲多如此者。

普通四年，爲都督、南兗州刺史。頗勤於事，而不見賓客。其辭訟則隔簾理之。方幅出行，垂帷於輿，每云惡人識其面也。

初，齊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綜求得北來道人釋法鸞使入北通問於寶寅，謂爲叔父。襄陽人梁話母死，法鸞説綜厚賜之，言終可任使。綜遺話錢五萬。及葬畢，引在左右。法鸞在廣陵，往來通魏尤數，每舍淮陰苗文寵家。言文寵於綜，綜引爲國常侍。

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綜都督衆軍，權鎮彭城，并攝徐州府事。武帝曉别玄象，知當更有敗軍失將，恐綜爲北所擒，手敕綜令拔軍。每使居前，勿在人後。綜恐帝覺，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夜潛與梁話、苗文寵三騎開北門，涉汴河，遂奔蕭城。自稱隊主，見延明而拜。延明坐之，問其名氏，不答，曰："殿下問人有見識者。"延明召使視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執其手，答其拜，送于洛陽。及旦，齋内諸閤猶閉不開，衆莫知所以，唯見城外魏軍叫曰："汝豫章王昨夜已來在我軍中。"城中既失王所在，衆軍乃退，不得還者甚衆。湘州益陽人任煥常有騅馬，乘之退走。煥脚爲抄所傷，人馬俱弊，煥於橋下歇，抄復至。煥脚痛不復得上馬，於是向馬泣曰："騅子，我於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煥乃得上馬，遂免難。綜長史江革、太府卿祖晅并爲魏軍所禽。武帝聞之驚駭。

綜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

時言辭、態度多有不恭。曾經在新年之後，去慰問臨川王蕭宏，走到中閤，登上蕭宏的羊車拉下糞便就走。在都城居住時也經常做這類的事。

普通四年，蕭綜爲都督、南兗州刺史。頗勤於政事，但不接見賓客。審理案件坐在簾後。公開出行時在車上挂上帷幔，常説怕壞人認得他。

起初，齊已故建安王蕭寶寅在魏時，蕭綜找來北方來的和尚釋法鸞派他北上去交結寶寅，叫他叔父。襄陽人梁話的母親去世，法鸞勸説蕭綜送去厚重禮物，説此人最終可用。蕭綜派人給梁話送去五萬錢。到喪事結束，又把梁話安置在他自己身邊。法鸞在廣陵與魏往來頻繁，每次都是住在淮陰苗文寵家中。他向蕭綜提起苗文寵，蕭綜便引薦他做了國常侍。

六年，魏將元法僧在彭城投降，武帝派蕭綜督領軍隊，暫時鎮守彭城，同時代理徐州事務。武帝會看天象，從中看出有損兵折將的徵象，惟恐蕭綜被魏軍所擒，親筆寫敕文令蕭綜拔營而歸。讓他一定要在軍前，不要在軍後。蕭綜惟恐武帝發現他通魏之事，在與魏安豐王元延明相持不下時，夜裏秘密與梁話、苗文寵一行三騎打開北門，渡過汴河，奔向蕭城。蕭綜自稱是隊主，見到延明就拜。延明坐在座位上問他的姓氏，蕭綜不回答，衹是説："殿下還是向認識我的人問吧。"延明讓人去看，説"是豫章王"。延明大喜，走下座位挽住他的手回拜，并把他送到洛陽。等到天明，居室的各門還是緊閉不開，衆軍不知是何原因，衹聽見城外的魏軍叫嚷説："你們豫章王昨夜已到我們軍中。"城中軍隊無主，就連連潰退，不能回去的難以計數。湘州益陽人任煥有一匹黑白相間的馬，任煥騎上它逃走。但脚被賊寇砍傷，人馬都疲憊不堪，任煥在橋下休息，忽然追兵又至。任煥脚痛不能上馬，於是對着馬哭泣説："馬啊，我今天死在這裏了。"馬就跪下前腿，任煥纔得以上馬，免於一死。蕭綜部下長史江革、太府卿祖晅同被魏軍所擒。武帝聽説後頗爲震驚。

蕭綜到魏後，官任侍中、司空、高平公、丹

公、丹陽王，梁話、苗文寵并爲光禄大夫。綜改名贊字德文，追服齊東昏斬衰，魏太后及群臣并吊。

陽王，梁話、苗文寵同時任光禄大夫。蕭綜改名贊，字德文，爲齊東昏侯穿最重的喪服，魏太后和群臣一起來吊唁。

八月，有司奏削爵士，絶其屬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詔復屬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吴淑媛，俄遇鴆而卒，有詔復其品秩，謚曰敬，使直主其喪。

八月，有關官吏上奏削去蕭綜的官爵和封地，從家族名册中除去他的姓名，把他的兒子蕭直改姓悖。還不到十天，又下詔恢復他的家族名籍，封蕭直爲永新侯。很久纔發書策免去吴淑媛的名位俸禄，不久吴淑媛飲毒酒而死，又下詔恢復她的品秩，謚號爲敬，讓蕭直主持她的喪事。

及蕭寶寅據長安反，綜復去洛陽欲奔之。魏法，度河橋不得乘馬，綜乘馬而行，橋吏執之送洛陽。魏孝莊初，歷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之至洛也，送綜啓求還。時吴淑媛尚在，敕使以綜小時衣寄之。信未達而慶之敗。未幾，終於魏。

等到蕭寶寅據守長安反叛，蕭綜又離開洛陽想投奔他。魏有國法規定過河橋時不能騎馬，蕭綜騎馬而過，橋吏便將他拘送回洛陽。魏孝莊初年，歷任司徒、太尉，娶了魏帝姊壽陽長公主。陳慶之到洛陽要求蕭綜回去。當時吴淑媛尚在，武帝派人將蕭綜小時衣物寄給他。信還未到，陳慶之兵敗。不久死在魏。

初，綜在魏不得志，嘗作《聽鍾鳴》、《悲落葉》以申其志，當時莫不悲之。後梁人盗其柩來奔，武帝猶以子禮祔葬陵次。

蕭綜起初在魏不得志，曾作《聽鍾鳴》、《悲落葉》表達他的心志，當時人無不爲他悲傷。後來梁人盗了他的棺木逃到梁，武帝還是用皇子禮儀把他附葬在皇陵中。

直字思方，位晋陵太守，沙州刺史。

蕭直字思方，官任晋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康簡王蕭績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也。天監七年，封南康郡王。十年，爲南徐州刺史。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詰之，便即首服，衆咸嘆其聰警。

南康簡王蕭績字世謹，小字四果，是武帝第四子。天監七年，被封爲南康郡王。十年，任南徐州刺史。七歲時，官員中有接受財物塗改解書的，長史王僧孺没有發覺，蕭績見後詰問他，此人立即自首服罪，衆人都佩服他的聰明警覺。

十七年，爲都督、南兗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稱。尋有詔徵還，百姓曹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爲州任。優詔許之。普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江州刺史。丁董淑媛憂，居喪過禮，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不親視事。大通三

十七年，蕭績任都督、南兗州刺史，在南兗州因爲實行仁政而著稱。不久詔書下來徵他回都，百姓曹樂等三百七十多人到朝廷給武帝上書表，稱贊他的優異之處十五條，請求讓他繼續留任南兗州。武帝下詔褒美嘉獎并應允。普通四年，蕭績徵入任侍中、雲麾將軍，統領石頭戍的軍務。五年，出朝任江州刺史。遭逢董淑媛喪事，居喪重於常規，堅决請求辭職。徵爲安右將軍，統領石頭戍軍務，不久又加封護軍。蕭績身

年，因感疾薨于任。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簡。

績寡玩好，少嗜欲，居無僕妾，躬事儉約。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少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

蕭會理　褚翌　蕭通理

會理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武帝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十五爲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劉納每禁之，會理心不平，誣以贓貨，收送建鄴。納嘆曰："我一見天子，使汝等知。"會理厚送資糧，數遣慰喻。令心腹於青草湖爲盜，殺納百口俱盡。累遷都督、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侵，至彭城，爲魏師所敗，退歸本鎮。

二年，侯景圍城，會理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托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會理歸鎮。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武帝手敕召會理。其僚佐曰："紹先書豈天子意。"咸勸拒之。會理用其典籤范子鸞計，曰："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遂納紹先。紹先入，以烏幡麾衆，單馬遣之至都。景以爲司空兼尚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勸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董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侯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

是冬，景往晉熙，都下虛弱，會

體瘦弱，不能親自主持政務。大通三年，染病去世於任上。贈與他開府儀同三司之名，謚號爲簡。

蕭績不愛玩，少嗜好，無貪欲。內室没有僕妾，事必躬親，又勤儉樸素。他的積蓄俸禄都送交天府。等他死後，少府中有南康國的無名錢數千萬。子蕭會理繼嗣。

蕭會理字長才，自幼聰慧，喜讀文史。十一歲喪父，武帝特别憐愛他，所賜衣服禮品俸禄與嫡長王一樣。十五歲爲湘州刺史，多信左右之言。行事劉納每次制止他，蕭會理心中都會忿忿不平，以劉納收受賄賂爲由，將他收送到建鄴。劉納嘆息説："等我一見到天子，就讓你們知道了。"蕭會理就派人給他送去豐厚的錢糧，而且多次派人慰問。命心腹在青草湖一帶搶劫，將劉納全家一百多口斬盡殺絶。歷任都督、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帶領軍隊大舉進攻北方，到彭城那裏被魏軍打敗，退回原處。

二年，侯景圍攻都城，蕭會理去支援。正逢北徐州刺史封山侯蕭正表將要接應他的兄長蕭正德，表面上假托支援，實際謀劃襲擊廣陵。蕭會理擊破了他們，纔得以前進。臺城陷落，蕭會理歸回原所。侯景派前任臨江太守董紹先帶着武帝手敕召他。他的屬下説："董紹先發來的詔書難道是天子的意圖?"都勸他拒絶。蕭會理采納他的典籤范子鸞的計策，説："天子年高，被賊虜脅制，現有手敕召我入朝，作爲臣子怎麽能違背呢? 况且我們處在江北，功業很難成就，不如開赴京都，處在中心位置好作打算。"就開門放進了董紹先。董紹先來到後，以黑旗指揮衆軍，并讓蕭會理單騎進入京都。侯景讓他任司空兼尚書令。雖然在賊寇手中，經常想着挽救復興將亡之國，與西鄉侯蕭勸等暗中布置親信之人，邀約壯士。這時范陽祖皓殺了董紹先，在廣陵城起義，約好蕭會理作內應。祖皓兵敗，供辭中牽連到蕭會理。侯景假托皇帝的詔令免去蕭會理的官職，但他還是以白衣身份主持尚書令。

這年冬天，侯景到晉熙，京都一時空虚，蕭

理復與柳敬禮及北兗州司馬成欽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故舊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剋期響集。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建安侯賁以謀告王偉，偉遂收會理及其弟通理。

會理又同柳敬禮和北兗州司馬成欽謀劃。敬禮說："發動大事一定要有憑藉，現在寸兵皆無，怎麼能發動呢?"蕭會理說："在湖熟有我的三千多舊兵，昨天有人來告知我，要約定日期響應聚集。估計侯景守兵不過一千人，如果大隊人馬從外進攻，我們作內應，直攻王偉，事必成功。即使侯景歸來，也是無能爲力。"柳敬禮認爲有道理。此時老百姓都痛恨叛賊，都想效命。建安侯蕭賁把這項謀劃告訴了王偉，王偉收捕了蕭會理和他的弟弟蕭通理。

時有錢唐褚冕，會理之舊，亦囚於省，問事之所起，考掠千計，終無所言。會理隔壁聞之，遥曰："褚郎，卿豈不爲吾致此邪，然勿言。"王偉害會理等，冕竟以不服，偉赦之。

當時錢唐的褚冕，是蕭會理的舊交，也被囚禁在省內，拷問他事之緣起，雖然千方百計拷問鞭打他，最終一句話也不説。蕭會理從隔壁聽到，遥對着他說："褚郎，你難道不是爲我纔到這種地步嗎? 既然這樣，就什麼都不要説了。"王偉害死了蕭會理等人，褚冕最終也不屈服，王偉赦免了他。

會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馬，封祈陽侯，至是亦遇害。

蕭會理的弟弟蕭通理，字仲宣，任太子洗馬，被封爲祈陽侯，此時也被害。

蕭乂理

通理弟乂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耳。"乂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哀感，爲之停者三人。服闋見武帝，升殿，又悲不自勝，帝爲之收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大同八年，封安樂縣侯。

蕭通理弟蕭乂理字季英。生下來一百天簡王去世，到了三歲時纔會説話，看到宮內的人離別時灑淚相送，問是何緣故，有人告訴他說："這是簡王宮裏的人在簡王喪事完畢後回去了。"蕭乂理聽後便嚎啕大哭，悲傷得不能自已。這些宮人見狀，無不悲戚，有三人爲他留了下來。他在守喪三年之後去拜見武帝，登上寶殿後又悲傷得不能自已，武帝給他拭淚，對周圍的人說："這個孩子長大後一定是個才能出衆的人。"大同八年，被封爲安樂縣侯。

乂理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嘆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

蕭乂理意氣激昂，仰慕建功立名，每當讀書見到忠臣烈士，都會掩卷嘆息說："一生之中應當無愧於古人。"他博覽群書，見多識廣，又有文才。曾去祭過孔文舉之墓，并爲他立碑，寫的碑文非常華美。

及侯景內寇，乂理聚客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爲質乞師。行二日，會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獲

侯景入侵都城時，蕭乂理集中門客奔赴南兗州，隨兄長蕭會理一起救援。都城陷落，又同蕭會理一同回歸廣陵，想趁此到齊做人質請齊出兵。走了纔兩天，正逢侯景派董紹先據守廣陵，

之，防嚴不得與兄相見。乃僞請先還都，入辭母，因謂其姊安固主曰："兄若至，願使善爲計自勉，勿顧以爲念。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都，以魏降人元貞忠正可以托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不受，乂理曰："後當見憶。"會祖皓起兵，乂理奔長蘆，爲景所害。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董紹先把他追了回來，因防守太嚴不能與兄長相見。於是便假藉先還都城，入城向母親辭行，趁機對他姐姐安固主說："兄長如回來，希望他好自爲之，不要以我爲念。顧及前途，應當考慮建功立業，祇是不知天命如何。"蕭會理到了都城後，他認爲投降的魏人元貞忠厚正直可以把遺孤托付給他，就贈給他玉柄扇。元貞感到奇怪不接受，蕭乂理說："以後把它當作紀念吧。"正當祖皓起兵時，蕭乂理又奔赴長蘆，被侯景害死。元貞纔明白他從前所說的話，去收葬了他。

廬陵威王蕭續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武帝第五子也。天監八年，封廬陵王。少英果，膂力絶人，馳射應發命中。武帝嘆曰："此我之任城也。"嘗馳射於帝前，續中兩獐，冠於諸人。帝大悅。中大通二年，爲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遷江州刺史，又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爲都督、荆州刺史。薨，贈司空，謚曰威。

廬陵威王蕭續字世訢，是武帝第五子。天監八年，被封爲廬陵王。少年時英勇果敢，體力過人，騎馬射箭百發百中。武帝感嘆說："這是我的任城王啊！"曾在武帝面前騎馬射箭，蕭續射中兩隻獐鹿，超過他人。武帝大喜。中大通二年，蕭續任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大同元年，遷任江州刺史，又任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又任都督、荆州刺史。到去世時，追贈爲司空，謚號爲威。

始元帝母阮修容得幸，由丁貴嬪之力，故元帝與簡文相得，而與廬陵王少相狎，長相謗。元帝之臨荆州，有宮人李桃兒者，以才慧得進，及還，以李氏行。時行宮户禁重，續具狀以聞。元帝泣對使訴於簡文，簡文和之得止。元帝猶懼，送李氏還荆州，世所謂"西歸内人"者。自是二王書問不通。及續薨，元帝時爲江州，聞問，入閤而躍，屧爲之破。尋自江州復爲荆州，荆州人迎于我境，帝數而遣之，吏人失望。

當初元帝母親阮修容得到寵幸，憑藉丁貴嬪的力量，所以元帝與簡文帝情意相投，而與廬陵王年少時親近，年長後却相互誹謗。元帝到荆州時，有一宮女李桃兒憑着才氣智慧得以接近元帝，元帝後來把李桃兒帶回都城。當時行宮内户口管制特别嚴格，蕭續就撰寫奏狀上呈皇上知道。元帝哭泣着把這件事告訴了簡文帝，簡文帝從中調和，這件事纔得以平息。但元帝還是有些懼怕，又把李氏送回荆州，這就是世人所說的"西歸内人"。從此以後，元帝與廬陵王不通書信問候。到蕭續去世時，元帝正在江州，聽到消息，入閤而跳，鞋底都跳破了。不久從江州又回任到荆州，荆州人到自己邊境去迎接，元帝斥責并驅趕他們，官吏百姓甚感失望。

續多聚馬仗，蓄養趫雄，耽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臨終有啓，遣中録事參軍謝宣融送所上金銀器千餘件，武帝始知其富。以爲財

蕭續積蓄了很多刀戟戰馬，蓄養矯健的男子，重財好色，極意斂取，庫府充盈。臨終遺言派中録事參軍謝宣融運送上交的金銀器皿一千多件，武帝纔知道他的富庶。武帝認爲多財則少

多德寡，因問宣融曰："王金盡於此乎?"宣融曰："此之謂多，安可加也。夫王之過如日月之蝕，欲令陛下知之，故終而不隱。"帝意乃解。

德，就問謝宣融說："廬陵王的金銀都拿來了嗎?"宣融回答説："就是這麽多，怎麽可能增加呢。廬陵王的過失如同日月之食，想讓陛下知曉，所以最終没有隱埋。"武帝這纔作罷。

世子憑以罪前誅死，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内庫閲珍物，見金鋌，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并特乞汝。"他皆此類。

蕭續長子蕭憑因獲罪以前就被誅死，次子蕭應繼嗣。蕭應帶些愚氣，廬陵王去世時，他到府庫中查看珍奇異物，見到金鋌，問左右的人説："這可以吃嗎?"左右的人回答："不能。"蕭應説："既然不能吃，就都給你吧。"其他事情也都是這樣。

邵陵攜王蕭綸　蕭堅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

邵陵攜王蕭綸字世調，小字六真，是武帝的第六子。自幼聰穎，博學多才，善於作文章，尤其擅長尺牘。天監十三年，封爲邵陵郡王。

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在州輕險躁虐，喜怒不恒，車服僭擬，肆行非法。遨游市里，雜於厮隷。嘗問賣䱇者曰："刺史何如?"對者言其躁虐，綸怒，令吞䱇以死，自是百姓惶駭，道路以目。嘗逢喪車，奪孝子服而著之，匍匐號叫。籤帥懼罪，密以聞。帝始嚴責，綸不能改，於是遣代。綸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類帝者，加以衮冕，置之高坐，朝以爲君，自陳無罪。使就坐剥褫，捶之於庭。忽作新棺木，貯司馬崔會意，以輀車挽歌爲送葬之法，使嫗乘車悲號。會意不堪，輕騎還都以聞。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將於獄賜盡。昭明太子流涕固諫，得免，免官削爵土還第。大通元年，復封爵。

普通五年，蕭綸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徐州事務。他在南徐州輕狂險惡，殘酷暴躁，喜怒無常，所用車馬衣服超出他的等級，并且肆意非法行事。在閙市游蕩，又混在厮隷當中。有一次他問一個賣黄鱔的人："刺史這人怎麽樣?"賣黄鱔的人説他殘忍暴虐，蕭綸大怒，當下讓賣黄鱔的人吞鱔而死，自此百姓無不驚慌害怕，路上衹能以目示意。曾遇見出喪的車，他扯下孝子衣服自己穿上，匍匐在地號叫。籤帥懼怕獲罪，就密告武帝。武帝開始嚴厲責罰他，蕭綸仍舊不改，於是把他逐出南徐州讓他人代替。蕭綸的狂悖傲慢更甚，他找到一個同武帝的高矮胖瘦相似的老人，給他配置衮冕，讓他坐在高座上，作爲君王來朝拜，陳説自己没有罪過。又派人在座位上將老人衣服剥下，當庭捶打。忽而又做一具新棺木，把司馬崔會意放在裏面，用輀車挽歌作爲送葬的法式，讓婦人坐在車上哀號。崔會意不堪忍受，輕騎回到都城告訴武帝。武帝恐怕蕭綸逃跑，派親兵拘捕了他，要在獄中賜他自盡。昭明太子流淚强諫，纔得免一死，免去官職，削去封土，歸還本宅。大通元年，恢復封爵。

中大通四年，爲揚州刺史。綸素驕縱，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買錦采絲布數百匹，擬與左右職局防閤爲絳

中大通四年，蕭綸任揚州刺史。他平素驕縱，要大肆置辦器物和衣服，派人到市上賒買彩錦絲布幾百匹，準備仿效左右職局防閤做成彩衣

衫、内人帳幔。百姓并關閉邸店不出。臺續使少府市采，經時不能得，敕責，府丞何智通具以聞，因被責還第。恒遣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於路尋目智通，於白馬巷逢之，以槊刺之，刃出於背。智通以血書壁作“邵陵”字乃絶，遂知之。帝懸錢百萬購賊，有西州游軍將宋鵲子條姓名以啓，敕遣舍人諸曇粲領齋仗五百人圍綸第，於内人檻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驍勇，逾墻突圍，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即載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之車載錢設鹽蒜，雇百姓食撤一臠，賞錢一千。徒黨并母肉遂盡。

和妻妾帳幔。老百姓都關閉了宅店不敢出。隨後臺署派少府到市上購賣，過了很久也没能買到，蕭綸責怪，府丞何智通把這些事情報告了武帝，蕭綸因此受責回到本府。蕭綸常派心腹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趙智英等在路上搜尋何智通，在白馬巷遇到他，用槊刺殺他，刀刃從後背刺出。何智通手醮鮮血在墻上寫下“邵陵”二字死去，於是人們知道了這件事。武帝懸賞百萬錢捉拿凶手，西州游軍將宋鵲子列出姓名告訴武帝，武帝敕舍人諸曇粲率領齋仗勇士五百人圍攻蕭綸宅府，在他妻妾門中擒拿了戴瓜、李撤、趙智英。戴子高驍勇强悍，越墻衝出重圍逃跑，免於一死。何智通之子何敞之要割他們的肉烤着吃，就用車載出新亭，四面大火把他們烤焦烤熟，何敞之的車上裝着錢和鹽、蒜，雇百姓吃下李撤的一塊肉得賞錢一千。這些黨徒以及他們母親的肉全被吃盡。

綸鎖在第，舍人諸曇粲并主帥領仗身守視。免爲庶人。經三旬乃脱鎖，頃之復封爵。後預餞衡州刺史元慶和，於座賦詩十二韵，末云“方同廣川國，寂寞久無聲”。大爲武帝賞，曰：“汝人才如此，何慮無聲。”旬日間，拜郢州刺史。

蕭綸被囚禁在府宅，舍人諸曇粲和主帥率領執武器的隨從衛士監守他。降爲庶人。三十天後纔被解禁，不久又恢復封爵。後來參加給衡州刺史元慶和的餞行宴，在座中寫下十二韵詩，末尾是“同這廣川國一樣，是久久的寂寞無名”。武帝大爲賞識，説：“你有這樣的才華，又何必憂慮没有名聲呢!”十日之内授爲郢州刺史。

太清二年，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發，帝誡曰：“侯景小竪，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發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蕩舟將覆，識者尤異之。及次鍾離，景已度采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西豐公大春、新淦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京口，將軍趙伯超請從徑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綸大破之。翌日，賊又來攻，日晚賊稍退。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

太清二年，蕭綸任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叛亂時，又加征討大都督，率軍隊征討侯景。即將出發時，武帝告誡他説：“侯景這小子，很通曉指揮軍隊，布排戰陣，不能一仗就把他消滅，應當從長計議。”蕭綸從白下出發，船到江中突然掀起大浪，有一個東西把船摇蕩得將要翻覆，有見識的人對這件事感到特别奇怪。等到他們一行駐扎在鍾離時，侯景早已過了采石，蕭綸就命令隊伍日夜兼程，調轉軍隊入朝赴援。渡江時，船到江中又起大風，溺死人馬有十之一二。於是蕭綸率西豐公蕭大春、新淦公蕭大成等率三萬步兵和騎兵從京口出發，將軍趙伯超請求從小路直奔鍾山，以出其不意，蕭綸同意了。大隊人馬突然來到，賊寇大驚，兵分三路進攻蕭綸，蕭綸大敗賊寇。第二天，賊寇又來進攻，天

因逼大軍，大軍潰。綸至鍾山戰敗，奔還京口。軍主霍俊見獲，賊送于城下，逼云已禽邵陵王。俊僞許之，乃曰："王小失利，政爲糧盡還京口。俊爲托邏所獲，非軍敗也。"賊以刀背毆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俊，中書舍人靈超子也。

將晚時纔稍有退却。南安侯蕭駿帶領幾十騎兵疾驅賊寇，賊寇回軍抵禦，蕭駿兵馬大亂，賊寇趁勢進逼大軍，大軍潰敗。蕭綸到鍾山被打敗，奔回京口。主將霍俊被擒，賊寇把他送到城下，逼迫他對城中説邵陵王已被擒。霍俊假裝答應，却對城裏説："邵陵王是失了點小利，衹是因爲没糧纔回到京口。我被巡邏擒獲，并非大軍戰敗。"賊寇就用刀背擊打他的大腿，霍俊面不改色，賊寇認爲他有義節就放了他。霍俊是中書舍人霍靈超之子。

三年正月，綸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東土皆附。臨城公大連懼將害己，乃圖之。綸覺乃去。至尋陽，尋陽公大心欲以州讓之，不受。

三年正月，蕭綸與東揚州刺史蕭大連等赴援到驃騎洲，位升司空。臺城陷落，蕭綸逃到禹穴，東部國土都歸附賊寇。臨城公蕭大連懼怕自己被害，就計劃害死蕭綸。蕭綸發覺後就離開了。到了尋陽，尋陽公蕭大心想把江州讓給他，蕭綸不接受。

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聽事爲正陽殿，内外齋省悉題署焉。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帳，無何風起，飄没于江。

大寶元年，蕭綸到郢州，刺史南平王蕭恪要把郢州讓給蕭綸，蕭綸不接受。就表請蕭綸假黄鉞、都督朝廷内外各項軍務。蕭綸於是設置百官，把治事之所改爲正陽殿，内外齋省都題寫了名稱。但屢次出現怪異之事，祭奠城隍神時，準備煮牲牛，有一條赤蛇從牛口繞出。在南浦布置妥當帳篷，没過多久風起，帳篷却飄到江上沉没了。

于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譽請救於綸，綸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元帝書曰："道之斯美，以和爲貴，况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日大敵猶强，天讎未雪。余爾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政爲蕃屏盤固，宗鎮强密。若自相魚肉，是謂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元帝復書，

那時元帝在長沙圍攻河東王蕭譽已經很長時間了，蕭譽請求蕭綸去救援，蕭綸想去救援，因爲軍糧接濟不上纔没有去。就給元帝寫信説："道德之美，以和爲貴，何况天時地利不如人和。情同手足的兄弟，怎能自相殺害呢？如今大敵當前，國仇未報。我們兄弟，三人在外，如果不匡正補救，還用得着臣子嗎？假若賊寇還未平定，又有家禍，忖度一下現在再探查一下古代，没有不滅亡的。征戰的法則，克勝是目的。對於骨肉兄弟的戰爭，越是勝利就越是殘酷，戰勝的也没有功勞，戰敗的却有喪事，不但軍隊勞苦更有損禮儀，損失就太多了。侯景的軍隊之所以没有窺伺江外，衹是因爲我們的捍衛堅固，鎮守嚴密。如果我們自相屠殺，這就是所謂的替侯景作戰，侯景不用自勞兵力，就能坐享成功，他的徒黨聽

陳譽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

說這件事，不知有多快活!"元帝回信給他，陳說了蕭譽有罪過、不能撤去對他的包圍的情由。蕭綸看到書信淚流滿面，說："天下的事情，竟到了這種程度!"周圍的人聽到後都掩面哭泣。於是蕭綸命令大造兵器甲胄，準備討伐侯景。

元帝聞其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遂與子躓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沙門法磐與綸有舊，藏之岩石之下。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偉先在外，聞綸敗，馳往迎。元帝復遣將徐文盛追攻之。綸復收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襲綸，綸敗走。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者，綸之故吏，開城納之。綸乃修復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魏聞之，遣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城，執綸，綸不爲屈。通乃卧大鼓，使綸坐上殺之，投于江岸，經日色不變，鳥獸莫敢近。時飛雪飄零，尸橫道路，周回數步，獨不沾灑。舊主帥安陸人郝破敵斂之於襄陽。葬之日，黄雪氛糅，唯冢壙所獨不下雪。楊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殯焉。百姓憐之，爲立祠廟。岳陽王詧遣迎喪，葬於襄陽望楚山南，贈太宰，謚曰安。後元帝議追加謚，尚書左丞劉瑴議，《謚法》"怠政交外曰携"。從之。

元帝聽說蕭綸兵力强盛，就派王僧辯率船隊一萬人去逼脅蕭綸。蕭綸的部將劉龍武等投降了僧辯，蕭綸就同子蕭躓等十多人乘小船逃往武昌。沙門法磐與他有舊交，把他藏在岩石下。蕭綸的部下長史韋質、司馬姜偉早就在外，聽說蕭綸兵敗，疾馳去迎接。元帝又派將領徐文盛追擊攻打他們。蕭綸再收敗兵駐扎在齊昌郡，準備帶領魏軍一起進攻南陽。侯景部將任約襲擊蕭綸，蕭綸兵敗逃走。定州刺史田龍祖前來迎接，但蕭綸害怕被他們逮捕，又回到齊昌。蕭綸又一路收兵到了汝南，魏的汝南城主李素孝是蕭綸以前任用的小官，打開城門讓蕭綸進去。蕭綸就重新修整城墻和護城河，招集士卒，準備進攻竟陵。魏聽說了這件事，派大將楊忠、儀同侯幾通攻破了城池，逮捕了蕭綸，蕭綸毫不屈服。侯幾通就將一面大鼓放倒，讓蕭綸坐在鼓上殺了他，扔到江邊，經過一天面色都不改變，飛禽走獸不敢接近。當時飛雪飄零，蕭綸的尸體横於道路，它周圍幾步之内，惟獨没有雪花落下。從前的主帥安陸人郝破敵在襄陽把他收殮了。埋葬那天，黄雪紛揚，惟獨墓穴那裏不下雪。楊忠知道後感到後悔，派人用太牢前去祭奠埋葬他。百姓哀憐他，爲他立了祠廟。岳陽王蕭詧派人前去迎喪，將他安葬在襄陽望楚山南面，追封他爲太宰，謚號爲安。以後元帝提議追加謚號，尚書左丞劉瑴發表言論，認爲《謚法》中有"懈怠政事結交外國叫做携"。元帝同意了。

綸任情卓越，輕財愛士，不競人利，府無儲積。聞有輒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歸之。初鎮京口，大造器甲，既涉謷論，投之于江。及後出征，戎備頗闕，乃嘆曰："吾昔造仗，本備非常，無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討抄，卒無所資。"

蕭綸任性縱情，超絶出衆，輕視錢財愛惜人才，不争名逐利，府内也没有儲存積蓄。一聽到有求助，即便剛得到也把它分散出去，讀書人也因此歸附他。起初鎮守京口，大造兵器甲胄，因别人議論就投到江中。等到後來出征時，軍備很空虚，就嘆息説："我過去造的兵器，本來準備非常之時用，没想到却被别人懷疑，讓它散落

初，昭明之薨，簡文入居監撫，綸不謂德舉，而云“時無豫章，故以次立”。及廬陵之没，綸觖望滋甚，於是伏兵于莽，用伺車駕。而臺舍人張僧胤知之，其謀頗泄。又綸獻曲阿酒百器，上以賜寺人，飲之而斃。上乃不自安，頗加衛士，以警宫内。於是傳者諸相疑阻，而綸亦不懼。武帝竟不能有所廢黜，卒至宗室争競，爲天下笑。

了。現在去征討賊寇，最終没有軍資了。”

當初，昭明太子逝世時，簡文帝到宫中探視撫慰，蕭綸不認爲這是有德之舉，却説“當時如果没有豫章王，就應依次立太子”。到廬陵王死時，蕭綸的不滿怨恨更加嚴重，因此在野外埋伏兵力，用以等待皇帝。臺舍人張僧胤知道這件事，他的謀劃就泄露了。蕭綸又獻曲阿酒上百瓶，武帝把它賜給宫廷的近侍，喝了之後都死了。武帝纔感到不安，又增加衛士來警備宫内。於是流言也對他多有懷疑，蕭綸却并不恐懼。武帝最終也没有廢免他，直到宗室之間争鬥，被天下人耻笑。

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隸，性頗庸短，嘗與所親書，題云“嗣王”。其人得書大駭，執以諫堅，堅曰：“前言戲耳。”人曰：“不願以此爲戲耳。”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太清三年，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堅私室醖釀，亟有烹宰，不相沾及，忿恨。夜遣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弟確。

蕭綸的長子蕭堅字長白，大同元年，按慣例被封爲汝南侯。蕭堅也擅長草書隸書，生性平庸淺陋，曾經送給他親近的人手書，上寫“嗣王”。這人得書後非常震驚，拿着來勸諫蕭堅，蕭堅却説：“以前所説都是戲言。”那人説：“但願不要再説這樣的戲言了。”侯景圍城時，蕭堅駐軍在太陽門，每天賭博飲酒，不關心軍中事務。官吏士兵立下功勞，不去申報情由以求表彰，瘟疫流行嚴重，也不去撫恤，士兵都憤恨他。太清三年，蕭堅的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人因他私室釀酒，屢次烹煮牲肉，却不讓他們分到，非常忿恨，在夜間讓賊寇登上城樓，城被攻陷，蕭堅也被害。蕭堅的弟弟是蕭確。

蕭確

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尤工楷隸，公家碑碣皆使書之。除秘書丞，武帝謂曰：“爲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復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以爲狂。左右或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

蕭確字仲正，年輕驍勇，又有文才，尤其擅長寫楷書隸書，官府的碑文都讓他來書寫。官任秘書丞，武帝對他説：“因爲你會作文章，所以纔特意任命你這個官職。”大同二年，被封爲正階侯，又改封永安侯。經常在家中練習騎馬射箭，學習兵法，當時人都認爲他輕狂。他身邊有人規勸他，他説：“聽到我爲國家攻破賊寇的消息，你們就知道這其中的原因了。”

鍾山之役，確所向披靡，群賊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甚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返，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軍敗，賊使負炮，不之知也。確因隙自拔，得達朱

鍾山的那場戰役，蕭確所向披靡，衆賊都懼怕他。蕭確每次臨陣對敵，考慮都十分詳細周密，披盔帶甲坐於鞍馬之上，從早到晚驅馳往返不知疲倦，許多將士都佩服他的强壯勇敢。兵敗時，賊寇命令他扛炮，却并不認識他。蕭確乘機

方。

自己逃脱，纔得以到朱方那裏。

及後侯景乞盟，憚確及趙威方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没，欲先遣趙威方入，確因南奔。綸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綸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綸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齎首赴闕。"伯超揮刃眄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時武帝方寢，確曰："城已陷矣。"帝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戰不禁，縋下僅得至此。"武帝嘆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幸不累子孫。"乃使確爲慰勞文，謂曰："爾速去謂汝父，無以二宫爲念。"

等到後來侯景乞求結盟，懼怕蕭確和趙威方在外面，考慮爲不留下後患，就送信請求蕭確入城。又下詔召蕭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蕭確深知聯盟方各懷二心，城必會陷落，想先派趙威方入城，蕭確乘機向南逃。蕭綸聽説後逼迫蕭確入城。蕭確還是不肯，蕭綸哭泣説："你想造反嗎！"此時臺使周石珍也在場，蕭確説："侯景雖然説要離開，却不撤掉合圍，用他的這種意圖推測，這其中的事情就顯而易見了。現在他召我入城，没有什麽好處。"周石珍説："敕旨是這樣，您難道還能推辭嗎?"蕭確堅持己見，蕭綸大怒，對趙伯超説："譙州，你給我殺掉他。帶着他的人頭入城。"趙伯超揮舞着大刀斜視着他説："我認識你，這刀可就不識得你了。"蕭確衹好流淚出發隨他們一起入城。等到侯景背棄盟約再次圍城時，都城淪陷，蕭確推開宫中小門進去禀報。此時武帝正在睡覺，蕭確説："都城已經陷落了。"武帝説："還可以决戰嗎?"蕭確回答説："人心不一致。我一向是戰鬥不止，如今從城樓上縋下纔得以到這裏。"武帝嘆息説："城是我自己得到的，又是我自己失掉的，有什麽悔恨的呢！衹是希望不連累子孫就行了。"就讓蕭確作慰勞文，告訴他説："你趕快去告訴你父親，叫他不要把太子和皇后挂念在心。"

及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仰見飛鳶，群賊争射不中，確射之應弦即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綸遣典籤唐法隆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欲手刃之。卿還啓家王，願勿以一子爲念。"後與景獵鍾山，同逐禽，引弓將射景，弦斷不得發，賊覺殺之。

蕭確出城去見侯景，侯景很看中他的身强體壯，常讓他跟在身前身後。有一次隨從蕭景出去，抬頭看見一隻飛翔的老鷹，群賊都争着來射却没人射中，蕭確引箭射向老鷹，老鷹應聲落地。賊寇忿恨嫉妒他，都勸侯景除掉他。先前蕭綸派典籤唐法隆暗中引導蕭確殺死侯景，蕭確對使者説："侯景是輕薄之人，一人就能把他置於死地。我不怕死，想親手殺了他。你回去告訴家父，希望他不要把我這個兒子挂念在心。"以後蕭確與侯景到鍾山打獵，一同追趕飛禽時，蕭確拉弓準備射向侯景，弦斷了箭没能射出，賊寇有所驚覺殺了他。

武陵王蕭紀　蕭圓照　蕭圓正

武陵王紀字世詢，武帝第八子

武陵王蕭紀字世詢，是武帝第八子。雖然

也。少而寬和，喜怒不形於色，勤學有文才。天監十三年，封武陵王。尋授揚州刺史。中書詔成，武帝加四句曰："貞白儉素，是其清也；臨財能讓，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無留，是其勤也。"紀特爲帝愛，故先作牧揚州。

年紀最小却豁達隨和，喜怒不表現在臉上，勤奮好學又有文才。天監十三年，被封爲武陵王。不久又任揚州刺史。中書寫完詔令，武帝又加上四句話説："正直清廉、節約樸素，這是他的高潔；面對財物能够謙讓，這是他的清廉；知法却不犯法，這是他的謹慎；衆事没有遲滯，這是他的勤勉。"蕭紀特别被武帝喜愛，所以就先讓他做了揚州牧。

大同三年，爲都督、益州刺史。以路遠固辭，帝曰："天下方亂，唯益州可免，故以處汝，汝其勉之。"紀歔欷，既出復入。帝曰："汝嘗言我老，我猶再見汝還益州也。"紀在蜀，開建寧、越巂，貢獻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績，加開府儀同三司。

大同三年，蕭紀任都督、益州刺史。因爲路途遥遠拒不接受，武帝説："天下正亂，衹有益州可以逃避，所以安排你去，你努力去做吧。"蕭紀哀泣，剛出發又回來了。武帝説："你曾經説我老了，我還想再見到你從益州回來呢。"蕭紀在蜀，開發了建寧、越巂，向朝廷進獻的土産比以前多出十倍。朝廷嘉獎他的功績，加封開府儀同三司。

初，天監中，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當之，於是朝野屬意焉。及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黄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胡智監至蜀，以書止之曰："蜀中斗絶，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别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

當初天監年間，雷擊太陽門，現出字説："紹宗梁位唯武王。"解字的人認爲應當是武陵王，於是朝野上下衆心所向。等到侯景攻陷臺城，上甲侯蕭韶西上到了硤，拿出武帝密敕，加封蕭紀侍中、假黄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大寶元年六月辛酉，蕭紀就發移書告知各州征鎮，派長子蕭圓照帶領二蜀的精兵三萬，接受湘東王蕭繹調度。蕭繹命令蕭圓照暫時停留在白帝，不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蕭繹派鮑檢去向蕭紀報告武帝駕崩的消息。十一月壬寅，蕭紀統率軍隊將要出發去益州鎮守，蕭繹派胡智監到蜀，用書信來制止他説："蜀中喜歡争鬥，動亂起來容易安定下來就很難，你可在這裏鎮守，我去消滅賊寇。"又附另外一張紙寫道："地界就像孫、劉兩家，在各自境内求安定，情深好似魯國、衛國，書信不斷。"

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暗與蕭棟同名。識者尤之，以爲於文"天"爲二人，"正"爲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紀又立子圓照爲皇太子，圓正爲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南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爲

二年四月乙丑，蕭紀就在蜀僭越稱帝，改年號爲天正，與蕭棟年號同名。有見識的人責怪他，認爲文字中的"天"是二人，"正"是一止，是説每人各有一年就到頭了。蕭紀又立蕭圓照爲皇太子，封蕭圓正爲西陽王，蕭圓滿爲竟陵王，蕭圓普爲南譙王，蕭圓肅爲宜都王。任命巴西、梓潼兩郡太守永豐侯蕭撝爲征西大將軍、益州

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并固諫，皆殺之。僧略，僧辯弟；怦，勉從子也，以諫，且以怦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以爲反於己，誅之。永豐侯撝嘆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乃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爲謂'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爲'一止'，其能久乎！"丁卯，元帝遣萬州刺史宋簉襲圓照於白帝，圓照弟圓正時爲西陽太守，召至，鎖于省内。

初，楊乾運求爲梁州刺史不得，紀以爲潼州刺史。楊法深求爲黎州刺史亦不得，以爲沙州刺史。二人皆憾不獲所請，各遣使通西魏。及聞魏軍侵蜀，紀遣其將譙淹回軍赴援，魏將尉遲迥逼涪水，楊乾運降之。迥即趨成都。

五月己巳，紀次西陵，軍容甚盛。元帝命護軍將軍陸法和立二城於峽口，名七勝城，鎖江以斷峽。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元帝甚憂。法和告急，旬日相繼。元帝乃拔任約於獄，以爲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紀築連城，攻絶鐵鎖。元帝復於獄拔謝答仁爲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紀之將發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無雨而水長六尺。劉孝勝喜曰："殆天贊也。"將至峽，有黑龍負舟，其將帥咸謂天助。及頓兵日久，頻戰不利，師老糧盡，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劍閣，成都虚弱，憂懣不知所爲。

先是，元帝已平侯景，執所俘馘，頻遣報紀。世子圓照鎮巴東，留

刺史，封爲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一起强諫，蕭紀把他們全殺了。王僧略是王僧辯的弟弟；徐怦是徐勉的侄子。因爲勸諫，并且因爲徐怦給將帥的書信説"所有種種情况，我派去的人當面向你們口頭彙報"，認爲是反叛自己，殺了他。永豐侯蕭撝嘆息説："大王不能取勝了。好人是國家的基礎，現在却殺了他們，不滅亡又等什麽。"又對親信的人説："過去桓玄的年號是大亨，有見識的人認爲是'二月了'，桓玄的失敗確實是在二月。現在年號爲天正，在文字中是'一止'，難道能長久嗎！"丁卯，元帝派萬州刺史宋簉在白帝襲擊蕭圓照，蕭圓照之弟蕭圓正當時正任西陽太守，被召回，囚禁在省内。

開始楊乾運請求任梁州刺史没能得到同意，蕭紀讓他任潼州刺史。楊法深要求任黎州刺史，也没能得到同意，蕭紀讓他任沙州刺史。二人都怨恨要求没能得到滿足，所以都派使者同西魏交好。等聽到魏軍侵犯蜀地時，蕭紀派遣將領譙淹調轉軍隊前去支援，魏將尉遲迥逼近涪水，楊乾運投降了他。尉遲迥當即開赴成都。

五月己巳，蕭紀駐軍西陵，軍隊陣容非常强大。元帝命令護軍將軍陸法和在峽口設置兩座城，名叫七勝城，鎖住長江來隔絶峽口。當時陸納還没有被平定，蜀軍又進逼，元帝憂心忡忡。陸法和告急，每十天就一次。元帝就從獄中提拔任約，任命他爲晉安王司馬，撤去禁軍配置給他。并派遣宣猛將軍劉棻一起同任約開赴西部。六月蕭紀築起連城攻斷了鐵鎖。元帝又從獄中提拔謝答仁爲步兵校尉，給他配置五百人開赴前綫。蕭紀即將出發時，江水掀起浪頭，前面部隊無法行進。等上了船，没有下雨江水却暴漲了六尺。劉孝勝高興地説："大概是老天幫助我們。"將到峽口時，有一條黑龍背載戰船，將帥都認爲是天助。軍隊停留的時間久了，接連戰鬥都没能取勝，軍隊衰弱兵糧用盡，謀略兵力都已竭盡，加上魏人又進入劍閣，成都虚弱，蕭紀憂愁忿懣不知如何是好。

先前，元帝已經平定了侯景的叛亂，派人帶着俘虜和斬首敵人的左耳，接連告知蕭紀。長子

執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爲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爲實然，故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圓照責之。圓照曰："侯景雖誅，江陵未服，宜速平蕩。"紀亦以既居尊位，宣言於衆，敢諫者死。蜀中將卒日夜思歸。所署江州刺史王開業進曰："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僉以爲然。圓照、劉孝勝獨言不可，紀乃止。既而聞王琳將至，潛遣將軍侯叡傍險出法和後，臨水築壘禦琳及法和。元帝書遺紀，遣光州刺史鄭安中往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既而侯叡爲任約、謝答仁所破，又陸納平，諸軍并西赴，元帝乃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鑠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兹玉體，辛苦行陣，乃睠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换，吾年爲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歡愉之日。上林静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别字也。帝又爲詩曰："回首望荆門，驚浪且雷奔，四鳥嗟長别，三聲悲夜猿。"圓正在獄中連句曰："水長二江急，雲生三峽昏，願貰淮南罪，思報阜陵恩。"帝看詩而泣。

蕭圓照鎮守巴東，扣留來人，并告訴蕭紀説："侯景還未平定，應該快去征討。已經聽説荆州被侯景滅亡，趕快發動大軍。"蕭紀信以爲真，所以仍舊率領軍隊沿江急進。在路上纔知道侯景已經平定，便感到後悔，召蕭圓照回來責備他。蕭圓照説："侯景雖然被殺，但江陵却没有降服，應該快去掃蕩平定。"蕭紀也已經身居尊位，對衆人宣言説，敢於進諫者死。蜀中的將士日夜都想回去。部下江州刺史王開業進諫説："應該回去解決根本問題，好好爲以後作打算。"各位將領都認爲對。蕭圓照、劉孝勝二人不同意，蕭紀纔没回去。隨即聽説王琳要來，就暗中派遣將軍侯叡從旁邊險要之路超過陸法和後隊人馬，靠水築起壁壘抵禦王琳和陸法和。元帝給蕭紀送來書信，派光州刺史鄭安中去把元帝的想法告訴蕭紀，允許他還蜀，專門控制岷地。蕭紀不服從命令，回報的書信按家人的禮節。不久侯叡被任約和謝答仁攻破，同時陸納也被平定，各路軍馬一起向西開赴，元帝又給蕭紀發書説："大智，你太辛苦了！六月的煩悶暑熱，熔化金石；蚊蟲聚集，嗡聲如雷；大狐出没於千里曠野。憑你這身體，辛苦指揮軍隊，布排戰陣，蹺首西望，我也憂勞。自從獯醜進犯，羯胡蠻横，我度日如年，依托平定叛亂的功勞，受衆人的推戴，事情的結局纔有當國君之兆。倘派使者來，確是我希望的。如果不這樣，就此擱筆。兄弟之間，形體分離精氣同在，兄弟情深，再没有相互救助的時候；兄弟友愛，歡愉的日子也不再有。上林雖無聲環繞，聽到的却是四方鳥兒的哀鳴；在宣室劈開圖畫，嗟嘆所有的開始都將永遠逝去。心中有愛，書不能盡言。"大智，是蕭紀的别字。元帝又作詩説："回首遥望荆門，駭浪如同雷鳴在流奔，四方鳥兒似爲永别嗟嘆，夜猿啼叫聲聲含悲。"蕭圓正在獄中連句寫道："水漲二江危急，雲涌三峽陰暗，希望赦免淮南的罪過，回報阜陵的恩情。"元帝看到詩後哭泣。

紀頻敗，知不振，遣署度支尚書樂奉業往江陵論和緝之計。元帝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於是兩岸十餘城

蕭紀屢次兵敗，知道不能再振作起來，就派度支尚書樂奉業到江陵去商討求和的策略。元帝知道蕭紀必定會被攻破，就拒不答應，於是兩岸

遂俱降。游擊將軍樊猛率所領至紀所，紀在船中遶床而走，以金擲猛等曰："此顧卿送我一見七官，卿必當富貴。"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此金何之。"猶不敢逼，圍而守之。法和馳啓，上密敕樊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率甲士祝文簡、張天成拔刃升舟，猶左右奔擲。第五子圓滿馳來就父，紀首既落，圓滿軀亦分。法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問圓照曰："阿郎何以至此？"圓照曰："失計，願爲公作奴。"法和叱遣之。

圓照字明周，中大同初，爲益州東齋郎、宋寧宋興二郡太守。遠鎮諸王世子皆在建鄴質守，帝特愛紀，故遣以副紀。紀之構釁，悉其謀也。次弟圓正先見鎖在江陵，及紀既以兵終，元帝使謂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而圓正既奉此問，便號哭盡哀。以禍難之興皆由圓照，於是唯哭世子，言不絶聲。上謂圓正聞問悲感，必應自殺，頻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獄。及見圓照曰："阿兄，何乃亂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圓照更無所言，唯雲計誤。并命絶食於獄，吃臂啖之，十三日死，天下聞而悲之。

圓正字明允，紀第二子。美風儀，善談論，寬和好施，愛接士人。封江安侯。歷西陽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者甚衆。及侯景作逆，圓正收兵衆且一萬，後遂跋扈中流，不從王命。及景破，復謀入蜀。元帝將圖之，署爲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

時紀稱梁王。及紀敗死，爲有司奏請絶紀屬籍，元帝許之，賜姓饕餮

的十多座城全部投降。游擊將軍樊猛率領部隊到蕭紀那裏，蕭紀在船上繞着床走來走去，把黄金扔給樊猛説："這些金子雇用你送我去見元帝，你一定會富貴。"樊猛説："天子你見不到了。殺了您，這金子還有什麽用！"但他還是不敢進逼，衹能包圍鎮守在那裏。陸法和疾馳上啓元帝，元帝密敕樊猛説："不用讓他生還了。"樊猛率領披甲戰士祝文簡、張天成提刀上船，從左右兩旁急躍而上。蕭紀的第五子蕭圓滿疾馳來救父親，蕭紀早已人頭落地，蕭圓滿也身首分離。陸法和拘捕了太子蕭圓照兄弟三人，他問圓照説："阿郎怎麽會到這一地步？"圓照説："失策啊，衹求給您做奴隸。"陸法和喝斥着送走了他們。

圓照字明周，中大同初年，任益州東齋郎、宋寧宋興兩郡太守。遠鎮諸王的長子都在建鄴留守，武帝特别喜愛蕭紀，所以派蕭圓照輔佐蕭紀。蕭紀叛離的罪過，全都是他的謀劃。次弟蕭圓正先被囚禁在江陵，等蕭紀兵敗，元帝派人對他説："西軍已敗，你父親也不知死活。"想要使他自殺。而蕭圓正也相信了這一消息，哀痛哭泣。因爲禍亂都是蕭圓照一手製造，所以衹爲蕭圓照而哭，説不出一句完整的話。元帝認爲圓正聽到這一消息必定會感到悲哀，應自殺而死，屢次派人去看纔知道他没有死，又把他交給廷尉獄。蕭圓正見到蕭圓照説："阿兄，你爲什麽亂離骨肉兄弟，使人如此酷痛。"蕭圓照無話可説，衹説計策失誤。同時命人在獄中斷絶他的飯食，蕭圓正就咬自己的胳膊來吃，十三天後死去，天下人聽説後都爲他悲傷。

蕭圓正字明允，是蕭紀的次子。風度翩翩，善於言談，寬厚仁和，樂於施捨，愛交士人。被封爲江安侯。歷任西陽太守，施政寬鬆仁愛。雖然身居高位，但歸附他的人很多。侯景作亂時，蕭圓正收聚士卒近一萬人，後來却驕横强暴，不從王命。侯景被平定，他又謀劃入蜀。元帝想謀取他，任用他做平南將軍。到了元帝那裏却又不見，元帝派南平嗣王蕭恪等將他灌醉拘捕了他。

當時蕭紀自稱爲梁王。蕭紀兵敗身死時，有關官員上奏請求從家族名籍中除去蕭紀，元帝答

氏。紀最爲武帝所愛。武帝諸子罕登公位，唯紀以功業顯著，先啓黄扉。兄邵陵王綸屢以罪黜，心每不平。及聞紀爲征西，綸撫枕嘆曰："武陵有何功業，而位仍前我？朝廷憒憒，似不知人。"武帝聞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之勛，汝有何績。"

應了，賜給他姓氏爲饕餮。蕭紀最被武帝喜愛。武帝的這些皇子很少有登上公這一爵位的，衹有蕭紀因爲功業顯著，先登上高位。他的兄長邵陵王蕭綸屢次因爲罪過被罷免，心中忿恨不平。聽説蕭紀任征西將軍，蕭綸撫枕嘆息説："武陵王有什麽功業，却位居我前？朝廷糊塗，好似不知人啊。"武帝聽説後大怒："蕭紀有體恤人心開拓邊境的功勛，你有什麽業績。"

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畫者張僧繇至蜀圖其狀。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内修耕桑鹽鐵之功，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内廄，開寢殿以通之，日落，輒出步馬。便騎射，尤工舞矟。九日講武，躬領幢隊。及聞國難，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既東下，黄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簉，至有百簉；銀五倍之，其他錦罽繒采稱是。每戰則懸金帛以示將士，終不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散金銀募勇士，不聽，慟哭而去。自是人有離心，莫肯爲用。紀頗學觀占，善風角，亦知不復能濟。瞻望氣色，嘆咤天道，椎床聲聞于外。有請事者，以疾辭不見。既死，埋於沙洲，不封無槻。元帝以劉孝勝付廷尉，尋免之。

太清初年，武帝思念蕭紀，讓擅長作畫的張僧繇到蜀地去畫出他的相貌。蕭紀在蜀十七年，向南開通了寧州、越巂，向西開通了資陵、吐谷渾。對内發展耕桑鹽鐵業，對外通商獲取遠方之利，所以能增加財用，兵器甲胄積蓄富裕。有八千匹馬，把駿馬放在内廄，打開寢殿與那裏相通，每天日落時就出去遛馬。他善於騎射，特别善於舞矟。九天講武一次，親自率領軍隊。聽説國家有難，對僚佐説："元帝是個文人，怎麽能匡服賑濟國家。"就帶兵東下，規定黄金一斤爲一餅，一百餅爲一簉，共設一百簉；白銀則是黄金的五倍，其他錦綉織彩也同樣豐富。每次戰鬥都拿出黄金織錦的獎賞品給將士看，但最終却不予賞賜。寧州刺史陳知祖請求發放金銀招募勇士，蕭紀不聽，陳知祖痛哭離去。從此人人都有離心，不再爲他出力。蕭紀學過觀占，擅長觀候之術，也知道不能再振起。他瞻望雲氣色彩，感嘆天道，人們從外面便能聽到他捶床頓足。有事要向他請示，他便稱病不見。死後，埋葬在沙洲，不培土無棺槻。元帝把劉孝勝交給廷尉，不久又釋放了他。

初，紀將僭號，祆怪不一，内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祆花，非佳事也。"時蜀知星人説紀曰："官若東下，當用申年，太白出西，從之爲利。申歲發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發蜀之歲，太白在西，比及明年，則已東出矣。

開始，蕭紀篡改年號時，幾次出現反常怪異的事情，寢宫的柏木殿柱環繞着柱節長出了花朵，共有四十六朵，纖弱可愛，形狀很像荷花。有見識的人説："在王敦上生出異常之花，并不是好事。"當時蜀地善於觀星的人勸蕭紀説："您若東下，應在申年，太白從西方出現，這時出去纔會吉利。申年出蜀，酉年入荆，時機不可失去啊。"蕭紀出蜀那年，太白已在西方出現，到第二年，却又從東方出現了。

論曰：甚矣，讒佞之爲巧也！夫言附正直，迹在恭敬，悦目會心，無施不可。至乃離父子，間兄弟，廢楚嫡，疏漢嗣，可爲太息，良非一塗。以昭明之親之賢，梁武帝之愛之信，謗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况於下此者也。綜處秦政之疑，懷負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廬陵多財爲累，雄心自立，未及騁暴，早没爲幸。南康爲政有方，居喪以禮，惜乎早夭，不拯危季。邵陵少而險躁，人道頓亡，晚致勤王，其殆優矣。武陵地居勢勝，卒致傾覆，才輕志大，能無及乎。

論曰：讒言諂諛的奸詐機巧太厲害了！言語歸於正直，行爲在於恭敬，眼目歡喜情意投合，無論做什麼都能行。至於離間父子兄弟，廢嫡立庶，疏遠正嗣，可以爲此嘆息，確實不止這一條路。憑着昭明太子的親近賢明，有梁武帝的喜愛信任，誹謗一來，也是到死不能申明，更何况是在此之下的人呢。蕭綜面臨秦王嬴政那樣的身世之疑，心懷違背常法的志向，放縱行爲狂妄背理，最終奔魏而亡。廬陵王因爲財多所牽累，自立雄心大志，還没來得及行暴，有幸早亡。南康王施政有方，守喪有禮，可惜早逝，不能拯救危難。邵陵王年少險惡暴躁，喪盡人道，晚年却爲王事盡力，大概是他的優勝之處吧。武陵王據守險要地勢，最終至於傾覆，志大才疏，能不到這一地步嗎。

南史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梁簡文帝諸子　元帝諸子

簡文帝諸子

簡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尋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修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其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汝南王大封、樂良王大圜，并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訓，早亡無封。其餘不知不載。

簡文帝共有二十個兒子。王皇后生哀太子蕭大器、南郡王蕭大連。陳淑容生尋陽王蕭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蕭大臨、安陸王蕭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蕭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蕭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蕭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蕭大威。褚修華生建平王蕭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蕭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蕭大摯。其中臨川王蕭大款、桂陽王蕭大成、汝南王蕭大封、樂良王蕭大圜，一并不知道他們生母的姓氏。潘美人生皇子蕭大訓，因死得早没有受封。其他兒子不知其名字生平不記載。

哀太子蕭大器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簡文嫡長子也。中大通四年，封宣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鄴，敕太子爲臺内大都督。三年五月，簡文即位。六月丁亥，立爲皇太子。

哀太子蕭大器字仁宗，是簡文帝的嫡長子。中大通四年，被封爲宣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侵犯建鄴，敕太子任臺内大都督。三年五月，簡文帝即位。六月丁亥，立蕭大器爲皇太子。

大寶二年八月，景廢簡文，將害太子。時景黨稱景命召之，太子方講《老子》，將下床而刑人掩至。太子顔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將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絶。時年二十八。

大寶二年八月，侯景廢黜簡文帝，而且要加害太子。當時侯景的黨羽聲稱侯景有令召見太子，太子正在講習《老子》，接令之後正要下床，不料行刑的人突然來到。太子見後臉不改色，從容説道："早知會有這事，正嘆它來得晚呢。"行刑的人要用衣帶絞殺太子，太子説："用這東西絞不死我。"他指着繫帳竿下面的繩子，命令行刑的人用它將自己絞死。死時年僅二十八歲。

太子性寛和，兼神用端凝，在賊中每不屈意。左右竊問其故，答曰：

太子性情寛和，加上神情端重，在賊中每每不屈從賊意。左右的人私下問他這樣做的原因，

"賊若未須見殺，雖復陵慠呵叱，其終不敢言。若見害時至，雖一日百拜，無益於死。"問者又曰："官今憂逼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賊前，若諸叔外來，平夷羯寇，必前見殺，然後就死。若其遂開拓上流，必先見殺，後取富貴。何能以無益之愁，横憂必死之命。"景之西上，携太子同行，及敗歸，船往往相失。所乘船入樅陽浦，舟中腹心并勸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國家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謂避賊。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便涕泗嗚咽，命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憚之。恐爲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謚哀太子，祔太廟陰室。

太子回答説："賊如果不須殺害我，那即使我一再冒犯，大聲斥責，傲慢無禮，他們最終也不敢説什麽。如果殺害我的時候到了，那就是一天拜上一百回，也無助於把自己從死亡中解救出來。"問話的人又道："你現在憂愁纏身却神情和悦，我不明白這其中的道理。"太子回答説："我自己估計一定會死在賊的前面，如果諸叔能自外來援救，平定賊寇，那賊一定會先殺害我，然後自己走向死亡。如果賊繼續侵占上游地區，那也一定會先殺了我，然後奪取富貴。我怎麽能够用毫無益處的愁苦，没有道理地憂慮自己必死的性命呢。"侯景向西進犯時，携帶太子同行，及至失敗而歸，船行往往相失。太子所坐的船駛進樅陽浦後，船上的心腹都勸太子乘這機會逃往北方。太子説："自從國家遭受喪亂失敗以來，我就立志不求苟且偷生。現在皇上遭遇不幸，我難道忍心背離他而去？如果我現在離開，那是背叛父親，不能説是躲避亂賊。天下難道有没有父親的國家嗎?"説完，太子便淚流滿面，泣不成聲，命令船立即前進。賊因爲太子有才能風度，常懼怕他。他們擔心不殺太子會釀成後患，所以先把他殺了。承聖元年四月，追贈謚號叫哀太子，奉遷其神主入太廟陰室。

尋陽王蕭大心

尋陽王大心字仁恕，簡文第二子也。幼而聰朗，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爲都督、郢州刺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太清元年，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貪冒財賄，不能綏接百姓。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與上流諸軍赴援宫闕。三年，臺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尋陽王。

尋陽王蕭大心字仁恕，是簡文帝的第二個兒子。從小就聰明，擅長寫文章。中大通四年，因爲是皇孫被封爲當陽縣公。大同元年，任都督、郢州刺史，當時他年僅十三歲。因爲年幼，簡文帝警誡他説："事不論大小，全交給管事的人。"蕭大心雖然不親自處理州中政務，但發言常合乎道理，衆人都驚嘆佩服。太清元年，任雲麾將軍、江州刺史。這時的他貪圖財貨，不能安撫百姓。太清二年，侯景侵犯京城，蕭大心招集士兵，與上游諸軍一同前往救援宫闕。太清三年，臺城淪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讀密詔，加授蕭大心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被封爲尋陽王。

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

當初，歷陽太守莊鐵率領全城投降侯景，過了不久又帶着母親前來投奔蕭大心。蕭大心因爲

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以爲豫章内史。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禽其將趙加婁，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栅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盆城處之，廩饋甚厚，欲與戮力共除禍難。會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討之，鐵敗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善，乃謂範曰："昔與鐵游處，其人才略從横，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請援之。"乃遣將侯瑱救鐵，夜破韋約等營。大心大懼。於是二蕃釁起。

莊鐵是老將，以厚禮相待，軍中之事全交給他處理，并且用他任豫章内史。侯景多次派軍隊西上侵奪，蕭大心每次都命令莊鐵打敗他，擒獲他的將領趙加婁，賊因此不能西進。其時鄱陽王蕭範率領衆人放棄合肥，駐守在栅口，想等援兵全部會集後一同進兵。蕭大心聽説後，派人約蕭範西上，拿盆城給他駐扎部隊，倉庫存糧也送他不少，想和他齊心協力共同消除禍難。正在這時，莊鐵依托豫章謀反，蕭大心命令中兵參軍韋約前去討伐，莊鐵兵敗後請求投降。鄱陽王蕭範的嫡長子蕭嗣原先與莊鐵友善，於是對他父親説："我過去和莊鐵交往相處，知道這個人才略縱横，如果他投降江州，一定不能保住性命，請求父親救助他。"蕭範於是派大將侯瑱救援莊鐵，趁夜色攻破了韋約等人的營寨。蕭大心非常懼怕。兩個藩王之間的矛盾由此産生。

景將任約略地至盆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説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也。"其母陳淑容不從，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將遇害，繞床謂賊厢公王僧貴曰："我以全州歸命，何忍相苦。"乃見射而殞。

侯景的將領任約攻城略地打到盆城，蕭大心派司馬韋質抵抗，結果大敗，當時蕭大心軍中還有勇士一千多人，大家都説："既然没有存糧，那就難以堅守住，如果輕騎投奔建州，以圖今後東山再起，那是上策啊。"因母親陳淑容捶胸慟哭，堅決不同意，蕭大心纔没這樣做，於是與任約講和。二年，將遇害的時候，蕭大心繞床對賊厢公王僧貴説："我率全州歸順，你們怎麽忍心害我?"結果被用箭射死。

臨川王蕭大款

臨川王大款字仁師，簡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縣公，位中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臨川王。魏剋江陵，遇害。

臨川王蕭大款字仁師，是簡文帝的第三個兒子。起初被封爲石城縣公，官任中書侍郎。太清三年，簡文帝即位，封他爲江夏郡王。大寶元年，投奔江陵，湘東王秉承皇帝旨意，改封他爲臨川王。魏攻克江陵後，蕭大款遇害。

南海王蕭大臨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簡文帝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毁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黄門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屯端門，都督城

南海王蕭大臨字仁宣，是簡文帝的第四個兒子。大同二年，被封爲寧國縣公。蕭大臨從小就聰慧敏捷。十一歲時，遭遇左夫人喪，哭泣太過，以致傷了身子骨，因此以孝順聞名。後進入國立學校讀書，考中明經射策甲科，拜授中書侍郎，遷任給事黄門侍郎。十一年，長兼侍中，出任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作亂，蕭大臨駐守

南諸軍事。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出爲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吴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吴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投之。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説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大寶元年，被封爲南海郡王，出任都督、東揚州刺史，又除授吴郡太守。當時張彪在會稽起義，吴人陸令公、潁川人庾孟卿等勸蕭大臨投奔張彪。蕭大臨説："張彪如果成功，那他不會説是藉助了我的力量；如果受挫失敗，那他會以我爲理由去解釋失敗，不能投靠他啊。"二年，蕭大臨遇害。

南郡王蕭大連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簡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并射策甲科，皆拜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并從。武帝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令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得馳驟之節。帝大説，即賜所乘馬。及爲啓謝，辭又甚美。帝他日謂簡文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韵可愛，足慰吾老年。"遷給事黄門侍郎，轉侍中。

南郡王蕭大連字仁靖，是簡文帝的第五個兒子。自小才華出衆，性情豪爽，能寫文章。舉止風流倜儻，富有奇思妙想，精通音樂，還擅長繪畫。大同二年，被封爲臨城縣公。七年，與南海王蕭大臨一同進國立學校讀書，一同考中射策甲科，都被任命爲中書侍郎。十年，武帝巡幸朱方，兩人又一并隨從。武帝詢問道："你們練習過騎馬嗎?"兄弟倆回答説："臣等没有接到詔令，不敢擅自練習。"武帝便命令給他們馬，讓他們試騎。蕭大連兄弟坐在馬鞍上來回練習，很快各自都掌握了馬奔馳的節奏。武帝非常高興，當即將自己騎的馬賜給他們。及至兄弟倆上啓稱謝，文辭又很華美。某天武帝對簡文帝説："昨天看到大臨、大連風韵可愛，足以慰藉我的晚年。"爲此，蕭大連遷任給事黄門侍郎，轉任侍中。

太清元年，出爲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鄴，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没，援軍散還東揚州。會稽豐沃，糧仗山積，東人懲景苛虐，咸樂爲用，而大連恒沈湎于酒。宋子仙攻之，大連棄城走，追及於信安縣，大連猶醉弗之覺。於是三吴悉爲賊有。大寶元年，封南郡王。賊遣將趙伯超、劉神茂來攻。大連專委部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走，爲賊所獲。侯景以爲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太清元年，蕭大連出任東揚州刺史。侯景進犯建鄴時，蕭大連率領四萬人前來救援。及至臺城淪陷，援軍散歸東揚州。會稽土地肥沃，收成好，糧食、武器堆積如山，東揚州的人有鑒於侯景的苛虐，都樂意爲蕭大連所用，可是蕭大連却常沉湎於酒醉之中。宋子仙來攻打他，蕭大連棄城逃跑，當宋子仙在信安縣追上他時，他還酒醉未醒没有發覺。結果三吴之地全被賊寇占領。大寶元年，蕭大連被封爲南郡王。賊派遣將領趙伯超、劉神茂來進攻。蕭大連全部委托部將留異據城抗賊，自己棄城逃跑，結果被賊俘獲。侯景用蕭大連任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安陸王蕭大春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簡文第六子也。少博涉書記，善吹笙。天性孝

安陸王蕭大春字仁經，是簡文帝的第六個兒子。從小廣泛涉獵書籍文章，善於吹笙。生性孝

謹，體貌瑰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内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軍敗，肥大不能行，爲賊所獲。大寶元年，封安陸郡王，出爲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順謹慎，體貌魁偉，腰帶長達十圍。大同六年，被封爲西豐縣公，官拜中書侍郎。後任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入侵時，蕭大春逃奔京口，隨從邵陵王入援京城，與賊軍戰於鍾山。部隊失敗後，蕭大春因肥大走不動，被俘。大寶元年，被封爲安陸郡王，出任東揚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陽王蕭大成

桂陽王大成字仁和，簡文第八子也。初封新淦公。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山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改封桂陽王。大成性甚凶粗，兼便弓馬。至江陵，被甲夜出，人謂爲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剋江陵，遇害。

桂陽王蕭大成字仁和，是簡文帝的第八個兒子。起初被封爲新淦公。太清三年，簡文帝即位，蕭大成被封爲山陽郡王。大寶元年，投奔江陵。湘東王秉承皇帝旨意，改封蕭大成爲桂陽王。蕭大成性情極爲粗暴，同時擅長騎馬射箭。到江陵後，披甲夜出，人們以爲他是劫賊，用刀砍他，結果被砍去左邊的鬓髻。魏攻下江陵後，蕭大成遇害。

汝南王蕭大封

汝南王大封字仁叡，簡文第九子也。初封臨汝公。太清三年，簡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寶元年，奔江陵。湘東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剋江陵，遇害。

汝南王蕭大封字仁叡，是簡文帝的第九個兒子。起初被封爲臨汝公。太清三年，簡文帝即位後，被封爲宜都郡王。大寶元年，投奔江陵。湘東王秉承皇帝旨意，封蕭大封爲汝南王。魏攻下江陵後，蕭大封遇害。

瀏陽公蕭大雅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簡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少聰警，美姿儀，特爲武帝所愛。臺城陷，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縋而下，發憤感疾薨。

瀏陽公蕭大雅字仁風，是簡文帝的第十二個兒子。大同九年，被封爲瀏陽縣公。自少聰明機警，姿容美好，尤其受到梁武帝的寵愛。臺城淪陷後，蕭大雅仍命令左右的士兵堅持戰鬥。來攻的賊兵越來越多，蕭大雅這纔自縋出城，因發泄憤懣引發疾病而死。

新興王蕭大莊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簡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動。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新興王蕭大莊字仁禮，是簡文帝的第十三個兒子。性情急躁。大同九年，被封爲高唐縣公。大寶元年，被封爲新興郡王，官任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陽王蕭大鈞

西陽王大鈞字仁博，簡文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武帝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令諷誦，即誦《周南》，音韵清雅。

西陽王蕭大鈞字仁博，是簡文帝的第十四個兒子。性情忠厚持重，不隨意取笑别人。七歲時，梁武帝曾問他讀什麽書，他回答説學習《詩經》。武帝便令他誦讀，蕭大鈞馬上讀了《周

帝重之，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遇害。

南》，聲音清亮文雅。武帝很看重他，就賜給他一卷王羲之寫的字。大寶元年，被封爲西陽郡王，官任丹陽尹。二年，監理揚州，遇害。

武寧王蕭大威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簡文第十五子也。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二年，爲丹陽尹，遇害。

武寧王蕭大威字仁容，是簡文帝的第十五個兒子。風度儀表美好，眉毛、眼睛美如圖畫。大寶元年，被封爲武寧郡王。二年，任丹陽尹，遇害。

皇子蕭大訓

皇子大訓字仁德，簡文第十六子也。少而脚疾，不敢躡履。太清三年，未封而亡，年十歲。

皇子蕭大訓字仁德，是簡文帝的第十六個兒子。從小就患有脚疾，不敢穿鞋子。太清三年，尚未加封就死了，年僅十歲。

建平王蕭大球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簡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圍臺城，武帝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恒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建平王蕭大球字仁玉，是簡文帝的第十七個兒子。大寶元年，被封爲建平郡王。性情聰慧早熟。當初，侯景圍攻臺城，武帝素來信奉佛教，每逢發誓許願，常説："如果有衆生應受的各種苦難，我蕭衍願意親身代受。"當時蕭大球纔七歲，聽後驚異地對母親説："父皇尚且這樣，孩兒怎敢辭讓。"於是日夜禮佛，也説："凡有衆生應受的苦、應得的報應，全讓我蕭大球代受。"蕭大球的早慧就像這樣。二年蕭大球遇害。

義安王蕭大昕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簡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毁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爲之傷。及武帝崩，大昕奉慰簡文，嗚噎不自勝，左右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義安王蕭大昕字仁朗，是簡文帝的第十八個兒子。年僅四歲時，母親陳夫人去世，他就哀痛傷身猶如成年人，整天哭泣流淚，眼睛因此受到傷害。武帝駕崩後，蕭大昕侍奉安慰簡文帝，自己却嗚咽流涕不能自抑，左右的人見此情景没有不掩面而泣的。大寶元年，被封爲義安郡王。二年，遇害。

綏建王蕭大摯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簡文第十九子也。幼雄壯有膽氣。及臺城陷，乃嘆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奶媼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大寶元年封，二年遇害。

綏建王蕭大摯字仁瑛，是簡文帝的第十九個兒子。自幼雄壯具有膽量和勇氣。臺城淪陷後，他嘆息説："大丈夫將來一定要消滅這班亂賊。"奶媽驚嚇得遮住他的嘴巴，説："不要亂説，不然禍將降臨。"蕭大摯笑着回答説："大禍降臨不是因爲這個。"大寶元年受封，二年遇害。

樂良王蕭大圜

樂良王大圜，簡文第二十子也。

樂良王蕭大圜，是簡文帝的第二十個兒子。

大寶元年封。後入周。仕隋位內史侍郎。

大寶元年受封。後入周。出仕隋朝官任內史侍郎。

元帝諸子

元帝諸子。徐妃生武烈世子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方諸、始安王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方矩。夏貴妃生敬皇帝。自餘不顯。

梁元帝諸子。徐妃生武烈世子蕭方等。王貴嬪生貞惠世子蕭方諸和始安王蕭方略。袁貴人生愍懷太子蕭方矩。夏貴妃生敬皇帝。除此之外都不出名。

武烈世子蕭方等　蕭莊

武烈世子方等字實相，元帝長子也。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蒿蓬，死葬溝壑，瓦棺石椁，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恒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游，則去人間如脱屣耳。"初，徐妃以嫉妒失寵，方諸母王氏以冶容倖嬖。及王夫人終，元帝歸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元帝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此論以申其志。

武烈世子蕭方等字實相，是梁元帝的長子。從小聰明敏捷，有傑出才能，善於騎馬射箭，尤其擅長靈巧的構想。生性愛好林泉，特別喜歡逍遥自在，不受約束。曾經寫文章議論説："人生下來活在世上，短暫得如同白駒過隙。一壺之酒，足以涵養性情，一簞之食，足以怡養身體。生處蓬蒿之間，死葬溝壑之中，這與以瓦爲棺、以石爲椁又有什麽不同！我曾夢見自己變成魚，隨即又變化成鳥。當我正在夢中的時候，什麽快樂可和這相比，等我從夢中醒來，又有什麽樣的憂愁可與此相比，之所以會這樣，實在是因爲我距離魚鳥這類動物太遠了。所以魚浮游、鳥飛翔，可以任性而行，而我的出入進退，則常在别人的掌握之中。抬頭怕觸犯天，摇足怕跌倒在地上。如果使我最終能和魚鳥同游，那我脱離人間就像脱鞋一樣容易。"當初，徐妃因嫉妒失寵，蕭方諸的母親王氏因容貌妖冶得寵。及至王夫人去世，梁元帝歸罪徐妃，蕭方等因此心裏不安。梁元帝聽説後，又厭惡蕭方等，蕭方等就更加害怕，所以陳述這番議論用以表明自己的志向。

時武帝年高，欲見諸王長子。元帝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亂，元帝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元帝省書嘆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臺城。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城陷，方等歸荆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元帝始嘆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回七

當時梁武帝年事已高，想見見諸王的長子。梁元帝派蕭方等去，蕭方等欣然上船，希望藉此能免除憂痛耻辱。船行至繇水時，遇上侯景叛亂，梁元帝召他回來，蕭方等上啓説："過去晋國的太子申生爲了父親不惜自縊而死，我蕭方等難道能顧惜自己的性命?"梁元帝看過信後嘆息不已，知道蕭方等没有回頭的意思，就給他配備了一萬步兵騎士，叫他去救援臺城。每次賊來進攻，蕭方等一定親自上陣，抵擋箭石。臺城淪陷後，蕭方等回到荆州，收集士兵和戰馬，深得人

十餘里。元帝觀之甚悦，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穢行榜于大閣，方等入見，益以自危。

心。梁元帝這纔稱贊他的才能。蕭方等又勸説梁元帝修築城栅，以防不虞，城栅修成之後，樓墻相望，周圍長達七十多里。梁元帝看後非常高興，進宫對徐妃説：“如果再有一個這樣的兒子，那我還憂慮什麽?”徐妃没有回答，流着淚退下去了。梁元帝因此發怒，於是條陳徐妃的穢行張貼在大閣中，蕭方等進宫看見後，更加感覺到自己的處境危險。

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謂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爲都督，令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軍敗溺死，求尸不得。元帝聞之心喜，不以爲戚。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忠壯世子，并招魂以葬之。

當時河東王任湘州刺史，不聽朝廷的命令。蕭方等請求去征討他，梁元帝對他説：“你有可能被水溺死的災難，千萬要謹慎對待啊。”於是拜蕭方等爲都督，命令他南討湘東王。蕭方等臨行前對親近的人説：“我這次出征，必死無疑，死而能得其所，我難道還愛惜自己的生命。”部隊到達麻溪，蕭方等因兵敗淹死，手下的人想打撈出他的尸體，結果没打撈到。梁元帝聽説這事後心中高興，一點兒也不悲傷。後來因爲回想起蕭方等的才能，追贈他爲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號忠壯世子，且爲他招魂下葬。

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篤静子》行於世。

蕭方等注釋過范曄的《後漢書》，但没注完。所撰寫的《三十國春秋》和《篤静子》流傳於世。

元帝即位，改謚武烈世子。封子莊爲永嘉王。及魏剋江陵，莊年甫七歲，爲人家所匿。後王琳迎送建鄴。及敬帝立，出質于齊。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受禪，王琳請莊于齊以主梁嗣，自盆城濟江。二月，即帝位于郢州，年號天啓，置百官。王琳總其軍國。明年，莊爲陳人所敗，其御史中丞劉仲威奉以奔壽陽，遂入齊。齊武平元年，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梁王。齊朝許以興復，竟不果而齊亡，莊在鄴飲氣而死。

梁元帝即位後，改贈謚號武烈世子。封他的兒子蕭莊爲永嘉王。魏攻下江陵時，蕭莊僅七歲，被别人藏了起來。後來王琳迎送他到建鄴。梁敬帝繼位後，蕭莊被派往齊朝做人質。敬帝太平二年，陳武帝將要接受皇位時，王琳請求齊放還蕭莊，讓他做梁的繼承人，蕭莊於是從盆城渡過長江。二月，蕭莊在郢州登上皇位，年號天啓，設置百官。王琳總管軍國大事。第二年，蕭莊被陳軍打敗，他的御史中丞劉仲威護衛着他投奔壽陽，結果入了齊朝。齊武平元年，授蕭莊特進、開府儀同三司，封他爲梁王。齊朝答應幫助他復興梁，結果事還没成齊朝就亡國了，蕭莊在鄴含恨而死。

貞惠世子蕭方諸

貞惠世子方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特爲元帝所愛，

貞惠世子蕭方諸字明智，是梁元帝的第二個兒子。從小聰明機警，學問廣博，精通《老子》、《易經》，善於談論玄理，風采出衆，特别受到梁

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後，元帝謂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勿以汝兄爲念。"因拜中撫軍將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時元帝遣徐文盛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方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蒱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從間道襲之。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并不信，曰："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已入城。方諸方踞泉腹，以五色毦辮其鬚。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元帝追謚貞惠世子。

元帝的寵愛，母親王氏也深受寵愛。蕭方等失敗後，梁元帝對他説："不有所廢止，哪裏會有所興立。你不要總是念記着你的兄長。"於是拜蕭方諸爲中撫軍將軍以輔佐自己。又出任郢州刺史，鎮守江夏，用鮑泉任行事。當時梁元帝派徐文盛與侯景的將領任約相持，蕭方諸年已十五，但童心未改，依仗徐文盛就在附近，不關心軍政，每天與鮑泉以賭博酗酒爲樂。侯景知道這情況後，便派他的將領宋子仙從小路襲擊他。百姓奔跑着來報告，蕭方諸和鮑泉聽後都不相信，説："徐文盛的大軍就在城下，賊軍怎麼能够攻進來?"剛下命令關閉城門，賊就已經進城了。當賊軍來到時，蕭方諸正盤坐在鮑泉的肚子上，用五彩羽飾將鮑泉的鬍鬚編成辮子。宋子仙俘虜蕭方諸而歸。王僧辯的軍隊打到蔡洲時，侯景就把蕭方諸殺了。梁元帝追贈謚號貞惠世子。

愍懷太子蕭方矩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學，美容止。初封南安侯。太清初，累遷侍中，中衛將軍。元帝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及升儲位，昵狎群下，好著微服。嘗入朝，公服中著碧絲布袴，搵衣高，元帝見之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因使太子師弘正。佗日，弘正謁見，元帝問曰："太子比頗受卿導不?"對曰："太子聖德乃未極日新，幸無大過。"帝曰："卿以我父子故未直言，從容之間，無失和嶠之對。"便有廢立計。未及行而江陵喪亡，遇害。太子聰穎凶暴猜忍，俱有元帝風。敬帝承制，追謚愍懷太子。

愍懷太子蕭方矩字德規，是梁元帝的第四個兒子。從小學習勤奮，容貌舉止美好。起初被封爲南安侯。太清初年，多次遷升任侍中，中衛將軍。梁元帝秉承皇帝旨意，拜授王太子，改名叫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被立爲皇太子。蕭方矩升任太子之後，與手下衆人相親昵，喜歡穿平民服裝。有一次入宫朝見，蕭方矩在公服内穿碧絲布褲，因行禮時提裳過高，結果暴露出裏面穿的碧絲布褲，梁元帝見後非常奇怪，叫尚書周弘正責備他，并要太子拜周弘正爲師。後來有一天，周弘正晋見梁元帝，元帝問道："太子近來很聽你的教導嗎?"周弘正回答説："太子聖德雖未達到日新月異的程度，幸而没有大的過錯。"元帝説："您因爲我們是父子所以没有直説，我希望您在應對的時候，能像和嶠應對晋武帝那樣直爽。"自此梁元帝就有廢蕭方矩另立太子的打算。没來得及施行江陵就淪亡了，蕭方矩也遇害身亡。蕭方矩聰明穎慧，凶暴殘忍，好猜忌人，這些都有元帝之風。梁敬帝秉承皇帝旨意，追贈謚號愍懷太子。

始安王蕭方略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貞惠

始安王蕭方略，是梁元帝的第十個兒子，貞

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琳之次姊，元帝即位，拜貴嬪，次妹又爲良人，并蒙寵幸，方略益鍾愛。侯景亂，元帝結好于魏，方略年數歲便遣入關。元帝親送近畿，執手歔欷，既而旋駕憶之，賦詩曰："如何吾幼子，勝衣已别離，十日無由宴，千里送遠垂。"至長安即得還，贈遺甚厚。江陵喪亡，遇害。貴嬪、良人并更誕子，未出閤，無封失名。

惠世子蕭方諸的同母弟。母親王氏，是王琳的二姐，梁元帝繼位後，被拜封爲貴嬪，二妹又是良人，同受寵幸，蕭方略更受元帝鍾愛。侯景叛亂後，梁元帝與魏結成友好，蕭方略年僅幾歲便被派遣入關。梁元帝親自送到京城附近地區，拉着蕭方略的手哀嘆不已，既而還駕回憶起分别時的情景，賦詩寫道："奈何我那幼小的孩兒，纔能穿上成人的衣服就已經與我分離，十日中没有心緒宴樂，千里送你遠去邊陲。"蕭方略到達長安後馬上就得以回國，得到的饋贈極爲豐厚。江陵淪亡之後，蕭方略遇害身亡。貴嬪、良人姐妹倆都另生有兒子，因尚未受封出任藩王而不知其名字。

論曰：簡文提挈寇戎，元帝崎嶇危亂，諸子之備踐艱棘，蓋時運之所鍾乎。武烈以幹蠱之材，居冢嗣之任，竟亦當年擯落，通塞亦云命也，哀哉！

論曰：簡文帝率衆抵抗來犯的敵寇，梁元帝在危亂之中艱難前行，衆兒子備嘗艱辛，這些大概都是時運匯聚的結果吧。武烈世子蕭方等以幹練之才，擔當太子的重任，竟亦當年就遭棄絶，境遇之順逆也是命中注定哪，可悲啊！

南史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王茂　曹景宗　席闡文　夏侯詳（子）亶　夔　魚弘
吉士瞻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羅研　李膺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王茂　王貞秀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爲列將，剋司徒袁粲，以勳歷位郡守，封上黄縣男。

茂年數歲，爲大父深所異，常曰："此吾家千里駒，成門户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究其大指。性隱不交游，身長八尺，潔白美容儀。齊武帝布衣時嘗見之，嘆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爲公輔。"

後爲臺郎，累年不調。亦知齊之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矟，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并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病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卧。"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床迎，因

王茂字休連，一字茂先，是太原祁人。祖父王深，爲北中郎司馬。父名天生，宋末爲列將，打敗司徒袁粲，因功而歷任郡太守，被封爲上黄縣男。

王茂幾歲的時候，就讓祖父王深感到奇異，常説："這是我家的千里馬，立門户的一定是他。"長大後，愛讀兵書，能深入領會其大意。性情孤僻，不與人交游。他身高八尺，皮膚潔白，儀表很美。齊武帝還是平民時曾經見過他，贊嘆道："王茂先年齡雖小，却如此威儀堂堂，日後必爲三公、輔相。"

後任臺郎，多年不得升遷。他知道齊將要滅亡，請求到邊關任職。過了很久，任雍州長史、襄陽太守。梁武帝便認爲他是王佐之才，事無大小都向他徵求意見。有人毁謗王茂反叛，武帝不信。毁謗者還繼續這樣説，武帝派人查看王茂的戈矛，發現上面已有蟲網了，於是誅殺毁謗者。又有人説王茂與武帝不和，武帝的不少親信都勸武帝把他除掉。但因王茂很小就以驍勇聞名，武帝覺得不重用可惜，説："正要幹一番大事業的時候，却除掉健將，這不是上策。"於是命心腹鄭紹叔去探望王茂。王茂正好在睡覺，鄭紹叔就問候他的病情。王茂説："我的病好了。"鄭紹叔説："都城的殺伐一天比一天厲害，使君家門災難重重，現在想要起義，長史怎麽還在睡覺。"

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

王茂當即推枕而起，穿着褲褶便隨鄭紹叔入見武帝。武帝大喜，離座相迎，與王茂結爲兄弟，推誠相交，因而得他全力相佐。

發雍部，遣茂爲前驅。郢、魯既平，從武帝東下，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梁武軍引却，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甥韋欣慶勇力絶人，執鐵纏矟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勛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時東昏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將留之，以問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帝乃出之。軍主田安啓求爲婦，玉兒泣曰："昔者見遇時主，今豈下匹非類。死而後已，義不受辱。"及見縊，潔美如生。輿出，尉吏俱行非禮。乃以余妃賜茂，亦潘之亞也。

武帝發動雍州部下起事，派王茂爲前驅。郢、魯平定，隨武帝東下，做前鋒。大軍駐扎秣陵，東昏侯派大將王珍國在朱雀門布兵，號稱二十萬人馬。開戰後，梁武帝軍後退，王茂下馬，單刀向前，他外甥韋欣慶勇力過人，執鐵纏矟護衛王茂前進，所以大敗王珍國軍。王茂功第一，韋欣慶出力很大。建康城平定後，授王茂爲護軍將軍，遷任侍中、領軍將軍。當時東昏侯妃潘玉兒有國色，武帝想把她留下，詢問王茂。王茂説："使齊滅亡的就是此人，留下恐怕會招來外人非議。"武帝便把她遣出後宫。軍主田安請求賜給他爲妻，潘玉兒流淚説："先前被人主厚待，現在怎能下配凡夫。死了算了，誓不受辱。"縊死後，還像活着時那樣漂亮。靈車出時，軍吏還對她行非分之禮。武帝把余妃賜給王茂，她的容貌也和潘妃大致相當。

群盜之燒神獸門，茂率所領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群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奸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

群盜燒神獸門，王茂率領自己部下前往援救，結果被盜賊射中。王茂躍馬前進，盜賊逃回。王茂因爲未能遏制群盜，上表請求解除職位，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爲望蔡縣公。

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叛，茂出爲江州刺史，南討之。伯之奔魏。時九江新經軍寇，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漢中，茂受詔西禦，魏乃班師。歷位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時天下無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武帝宥而不責。進位司空。

這年，江州刺史陳伯之反叛，王茂出任江州刺史，往南進軍討伐。陳伯之北逃入魏。那時九江剛遭戰亂，王茂大力發展農業，減少徭役，百姓得到安定。四年，魏攻漢中，王茂受詔西進抗禦，魏衹好班師回去。歷任侍中，中衛將軍，太子詹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當時天下安定没有戰事，武帝正促進文化事業，王茂心中不快，侍宴醉後，每每形之於色，露之於言。武帝原諒他，没有加以責備。進位司空。

茂性寬厚，居官雖無美譽，亦爲吏人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瑰麗，須眉如畫，爲衆所瞻望。徙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獄無滯囚。居處被服，同

王茂爲人寬厚，任官期間雖然没有特别好的聲名，却還能使百姓和吏役們安逸。平時表現端莊，在私室時仍然穿戴整齊，非常嚴肅，即使是僮僕、侍妾都看不到他有倦怠的樣子。王茂儀表俊美，他的鬍子、眉毛就好像畫過似的，許多人都喜歡一睹他的風采。遷任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於儒者。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公。

三司、江州刺史。在江州任上他不取俸禄，獄中没有久拖不判的犯人。平常穿着就像儒者。在江州去世。武帝痛惜他，頒詔贈官太尉，謚號忠烈公。

初，茂以元勛，武帝賜鐘磬之樂。茂在州，夢鐘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鐘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絶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卒。

起初，王茂因爲功勛第一，武帝賜給他鐘磬之樂。王茂在江州任上，夢見鐘磬無故從支架上掉下，心裏很討厭。醒來後，命人奏樂，布置成行列後，鐘磬果然無故斷綫，從支架上掉在地上。王茂對長史江詮説："這套樂器是天子賜給臣的。樂到極限，能不生悲嗎?"不久，王茂病亡。

子貞秀嗣，以居憂無禮，爲有司所奏，徙越州，後詔留廣州。與魏降人杜景欲襲州城，刺史蕭昂斬之。

王茂之子王貞秀繼嗣，因爲居喪無禮，被有司彈劾，調任越州，後來下詔把他留在廣州。他與魏之降者杜景想偷襲廣州，刺史蕭昂把他們斬了。

曹景宗　曹義宗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父名欣之，任宋朝徐州刺史。

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獐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爲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每箭殺蠻，蠻遂散走。因以膽勇聞。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嘆息曰："丈夫當如是!"少與州里張道門善，道門，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爲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船到武陵，收其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

曹景宗幼擅騎射，喜歡打獵。經常和幾十個少年在大澤中追逐獐鹿，每每在群騎逐鹿，鹿與馬亂成一團時，曹景宗向亂中射去，人人都擔心射中馬足，然而應弦而倒的總是鹿，曹景宗就以此爲樂。年未二十，曹欣之派他從本州外出，他騎着一匹馬，帶着幾個人，在路上突然遇到幾百個蠻賊包圍了他們。曹景宗帶着一百餘枝箭，每箭都必定射死蠻賊，蠻賊因此四散而逃。從此曹景宗便以勇敢聞名。曹景宗很愛讀史書，每每讀到《史記》中《司馬穰苴傳》和《樂毅列傳》，都要掩卷嘆息："大丈夫應該如此!"少年時候和同州的張道門友善，張道門是車騎將軍張敬兒的幼子，任武陵太守。張敬兒被誅，張道門也在郡中被處死，他的親屬和故吏都不敢收尸。曹景宗從襄陽派船到武陵爲他收尸，迎回州中殯葬。鄉里都認爲他講義氣。

仕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北圍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孝文率衆大至，顯達

仕齊以軍功累加游擊將軍。建武四年，隨太尉陳顯達向北進軍包圍馬圈，以二千奇兵攻破魏中山王元英四萬人的援兵。攻下馬圈後，陳顯達論功，却把曹景宗排在後面。曹景宗謙遜而没有怨言。魏孝文帝率大軍而來，陳顯達夜裏逃

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

走，曹景宗帶他走入山路，這樣，陳顯達父子纔保全了性命。

梁武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帝臨其宅。時天下方亂，帝亦厚加意焉，表爲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衆并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從軍，遣親人杜思冲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即位，武帝不從。及至竟陵，以景宗爲軍鋒。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鎮新亭，景宗被甲馳戰，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又與王茂、吕僧珍掎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頓西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城平，封湘西縣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監元年，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横，人頗厭之。

梁武帝任雍州刺史，曹景宗主動交結并歸附於他，屢屢邀請武帝光臨他家。當時天下動亂，武帝對他也頗爲厚待，上表薦舉他做竟陵太守。武帝起兵時，曹景宗率領所收的兵衆以及自己五服以内的親人子弟三百人，參加武帝大軍，派親近杜思冲勸武帝先迎南康王在襄陽即帝位，武帝不同意。大軍到竟陵，令曹景宗做前鋒。途中在江寧駐扎，東昏侯將領李居士帶重兵鎮守新亭，曹景宗披上鎧甲，縱馬與他交戰，李居士棄甲而逃，曹景宗把他的兵馬一起俘獲了。曹景宗又與王茂、吕僧珍構成掎角之勢在朱雀航大敗王珍國。曹景宗部下軍士多爲狡詐無賴之徒，而御道旁邊盡是豪富，他們搶掠財物，奪人子女，曹景宗無法禁阻。直到武帝入駐邊境城堡，嚴明號令，這纔稍稍安定下來。建康城平定後，封爲湘西縣侯，除授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監元年，改封爲竟陵縣侯。曹景宗在郢州鬻貨斂財，在城南建造私宅，自長堤以東，夏口以北，沿街而立，東西綿延數里。他的部屬殘暴横行，百姓非常討厭他們。

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關門不出，但耀軍游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問。徵爲右衛將軍。

二年十月，魏進攻司州，包圍刺史蔡道恭。城中人爲了防箭背着門板汲水，曹景宗却望着關門不出兵，衹是炫耀軍威，四處游獵而已。司州城失陷之後，被御史中丞任昉彈劾，武帝因爲他是功臣没有問罪。徵入爲右衛將軍。

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欲專其功，乃違敕而進，遇暴風卒起，頗有沈溺，復還守先頓。帝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軍同進，始可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余步。魏連戰不能却，傷殺者十二三，

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打鍾離，包圍徐州刺史昌義之，武帝詔命曹景宗都督衆軍救援昌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也參加援助，受曹景宗控制和調度。詔令曹景宗駐扎在道人洲，待衆軍會集然後一起進發。曹景宗想獨享戰功，便違命進軍，遇上暴風突起，有些人溺水，他又回到原先駐地。武帝聽説此事，説："這是大敗賊軍的徵兆。景宗不得進軍，這是天意吧。如果他孤軍深入，城堡很快築起來，必然顯得狼狽。現在能等到各路大軍一同進軍，可以大獲全勝。"韋叡趕到，和曹景宗進駐邵陽洲，在與魏城壘相去一百餘步的地方築起戰壘。魏軍接連幾次與他們交戰，都

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奪氣。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蕘，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度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來攻，景宗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馬。大眼遣抄掠，輒爲趙草所獲。

未能使他們退走，反而有十之二三的人死傷，從此魏軍不敢逼近了。曹景宗等兵甲、器械都很精鋭，魏兵望而喪氣。魏將楊大眼在橋的北岸建城堡，以使糧草運輸通暢。每每有牧人過岸打柴割草，都被楊大眼搶掠。曹景宗便招募了千餘名勇士，直接到楊大眼城壘南幾里的地方築壘，曹景宗親自參加築壘。楊大眼來進攻，被曹景宗擊敗，戰壘也因而得以築成。曹景宗命令別將趙草守壘，并稱之爲趙草城。此後，任意牧馬割草。楊大眼派出來搶掠的人，往往被趙草俘獲。

先是，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使衆軍復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命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尸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骸相藉。虜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稱計。景宗乃搜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

在這之前，詔命曹景宗等預先裝備好與魏橋等高的戰艦，作火攻的準備。命令曹景宗與韋叡各攻一橋。韋叡攻南橋，曹景宗攻北橋。六年三月，因發春水，淮水暴漲六七尺。韋叡派所督的將領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戰艦登岸，把洲上的魏軍全部殺死。曹景宗命衆軍又鼓噪而上，一起登上各城壘，呼聲震天動地，楊大眼在西岸燒營而去，元英從東岸棄城而逃，各城壘相次崩潰，魏兵都抛掉器械戰甲，争着投水而死，淮水爲之不流。曹景宗命軍主馬廣追趕楊大眼至濊水上四十多里地，伏尸相枕。昌義之出城追逐元英一直到洛口，元英匹馬入梁城，沿着淮水一百餘里地上尸骸遍地。俘虜五萬餘人，收魏軍糧、器械堆積如山，牛馬驢騾不可計數。曹景宗把搜捕活捉的敵兵一萬餘，馬一千匹，派人獻上朝廷，報告戰績。

先是旱甚，詔祈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載荻欲焚蔣廟并神影。爾日開朗，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傘，倏忽驟雨如寫，臺中宫殿皆自振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静。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踐阼以來，未嘗躬自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是時，魏軍攻圍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人，亦神之力焉。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并目睹焉。

先前有過大旱，下詔向蔣帝神祈雨，然而仍然百日不雨。武帝大怒，命人載着荻草要焚燒蔣廟和蔣帝神像。那天天氣晴朗，正要點火，在蔣廟上空忽然有一片如傘的雲，一下子便暴雨如瀉，臺中的宫殿都爲之振動。武帝恐懼，快馬傳詔命令停止焚廟。一會兒，又重新安定下來。自此之後，武帝就特别敬畏相信蔣帝。登基後，還没有親自到廟中，這時備法駕，帶着朝臣，前往拜謁。此時，魏軍攻打并包圍了鍾離，蔣帝神爲了回報武帝，答應一定扶助梁軍。不久，無雨而水漲，因而挫敗敵人，這也是神的力量在起作用。梁軍凱旋之後，到廟中去的人、馬脚下踩的泥巴都是濕的，當時人都曾親眼目睹。

景宗振旅凱入。帝於華光殿宴飲連句，令左僕射沈約賦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韵。時韵已盡，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嘆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於是進爵爲公，拜侍中、領軍將軍。

曹景宗帶領大軍凱旋入京。武帝在華光殿與朝臣宴飲聯句，命左僕射沈約賦韵。曹景宗未得韵，心中不平，提出要賦詩。武帝說："卿能力很多，人又英姿拔世，又何必要在詩中顯能?"曹景宗已醉，還不停地求作。詔令沈約賦韵，這時韵字快要用完，衹剩競、病二字。曹景宗便操筆，一下子就完成，他是這樣寫的："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藉問行路人，何如霍去病。"武帝贊嘆不已，沈約及朝中名流驚嘆整日，詔令左史記録此事。於是進爵爲公，授任侍中、領軍將軍。

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雖公卿無所推；唯以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謙遜。武帝以此嘉之。

曹景宗爲人自負好勝，每每在寫字時，有什麽不知道的，他不問人，都是自己臆造，即使是公卿，他也不推服，衹有韋叡年長，而且是州裹名流，所以他特别敬重，同時參加御宴，他也表現得很謙遜。武帝因而表揚他。

景宗好内，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綉。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礔礰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獐，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脯，甜如甘露漿。覺耳後生風，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此邑邑使人氣盡。"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帝頗知之，景宗懼乃止。

曹景宗貪圖女色，妓妾有幾百人，鋪張錦綉，極盡奢華。曹景宗性格躁動，不能安静。外出時常要把車的帷幕撩起，左右的人都進諫，認爲地位高名望大的人，是人們都注意的，不應該這樣做。曹景宗對親近的人説："我從前在鄉里的時候，和幾十個少年騎着像游龍一樣的快馬，搭弓霹靂作響，射箭就像飢餓的鴟鴞叫喊，在平曠的大澤中追逐獐鹿，數着肋骨比射，渴了飲其血，餓了食其肉，味道就如甘露漿一般甜美。覺得耳後生風，鼻頭出火，這樣的快樂使人忘記死是什麽，不知老之將至。現在到揚州來做貴人，不能隨便動彈，出行在路上掀起車帷，小人都説不可。悶在車中，就像新娘子，這般的鬱悶，簡直要使人氣盡。"曹景宗嗜酒好戲樂，臘月裹在宅中讓衆人歡叫驅疫，到各家各户乞討酒食，本來是以此戲耍玩樂，但部下多是剽悍輕佻之人，趁機戲弄婦女，搶奪財物。皇帝大多瞭解，曹景宗恐懼，這纔停止。

帝數宴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酒後謬妄，或誤稱下官。帝故縱之，以爲笑樂。後爲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贈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

皇帝多次宴請功臣，共同叙舊。曹景宗酒後亂來，有時還亂稱自己爲下官。武帝故意縱容他，以作笑樂。後任江州刺史，赴任途中去世。追贈爲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壯。子曹皎繼嗣。

景宗齊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義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既方伯之弟，又是豪强之門，市邊富人姓向以見錢百萬欲埤義宗，以妹適之。義宗遣人送書竟陵諮景宗，景宗題書後答曰："買猶未得，云何已賣。"義宗貪鏹遂成。後隨武帝西下，歷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憑附曹氏，位登列卿。後義宗爲都督，征穰城，軍敗，見獲於魏，卒。

曹景宗在齊永元初年任竟陵郡太守時，他第九弟曹義宗年齡還小，還没有官位，住在雍州。因爲他是地方長官的弟弟，又屬豪强門閥，街市旁一個姓向的富人用百萬現錢貼補曹義宗，要把妹妹嫁他。曹義宗派人送信到竟陵詢問曹景宗，曹景宗在信後題道："買都不可能得到，爲什麽要賣。"曹義宗貪錢，成了親。後曹義宗隨武帝西下，歷任梁州、秦州刺史。向家兄弟依附曹氏，官位登上列卿。後曹義宗爲都督，征討穰城，戰敗，被魏俘虜，死去。

席闡文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之將起兵，闡文勸穎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是孤兒，貧窮，却能涉獵史書。齊初，任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從此與他兒子蕭穎胄友善。又歷任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梁武帝將起兵，席闡文勸蕭穎胄同時起事，還派賓客田祖恭私下結交武帝，并獻給武帝銀飾刀，武帝回報給他金如意。

和帝稱尊號，爲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群臣迎憺總州事，故賴以寧輯。

和帝稱帝，席闡文任衛尉卿。蕭穎胄突然死去，州府中騷動。席闡文考慮到和帝幼弱，需要有人承擔中流砥柱的重任，而當時始興王蕭憺留守雍州本部，席闡文便和江陵群臣迎蕭憺總管州事，因而靠他們得到安寧。

帝受禪，除都官尚書，封山陽伯，出爲東陽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獄中囚，依期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謚曰威。

武帝受禪即帝位，席闡文被除授爲都官尚書，封爲山陽伯，出任東陽太守。在東陽因能力出衆而知名。冬至日，他把獄中囚犯悉數暫時放出，他們也都按期返回。改封爲湘西侯。任官期間死去。謚號威。

夏侯詳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譙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側。嘗有三足雀來集其廬户，衆咸異焉。

夏侯詳字叔業，是譙郡譙人。十六歲時父親去世，居喪哀傷損害身體，在墓側築廬守喪三年。曾有三足雀到他廬門前栖集，人們都覺得奇異。

仕宋爲新汲令，政有異績。豫州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内，爲屬城表。轉中從事史，仍遷别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

出仕宋朝任新汲令，有特别的政績。豫州刺史段佛榮一行到境内，他寫屬城表。轉任中從事史，又遷任别駕。歷事八將，州府人都稱贊他。

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引詳及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不

齊明帝做刺史，對他特别器重。到他輔政時，請夏侯詳和裴叔業日夜交談，夏侯詳總不予

酬，帝以問叔業。叔業以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守。

及南康王爲荆州，詳爲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胄同創大舉，慮詳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詳求昏未之許，令成昏而告之，不憂立異。"於是以女適其子夔。大事方建，西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决於詳。頃之穎胄卒，梁武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荆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

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封寧都縣侯。詳累讓，乃更授右光禄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三年，遷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傳云"刺史登此山輒代"，由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後徵爲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禄大夫，道病卒。上爲素服舉哀，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景。子亶嗣。

夏侯亶

亶字世龍，齊永元末，父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荆州，亶留都下，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梁武起兵，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密遣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建鄴平，以亶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帝。

天監六年，累遷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爲司州刺史，領安

應酬，明帝向裴叔業詢問是怎麽回事。裴叔業告訴了夏侯詳，夏侯詳説："不事先求福，不事先求禍。"從此他們之間就有嫌隙。出任征虜長史、義陽太守。

南康王任荆州刺史，夏侯詳爲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梁武帝起兵，長史蕭穎胄同舉大業，他擔心夏侯詳不贊同，問柳忱。柳忱説："這很容易。近來夏侯詳提出結親没有同意，如果成親再告訴他此事，不必擔心他有異心。"蕭穎胄於是把女兒嫁給夏侯詳的兒子夏侯夔。舉大事時，和帝授夏侯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是各種軍國大事，蕭穎胄多請夏侯詳决斷。不久蕭穎胄死，梁武帝弟始興王蕭憺留守襄陽，夏侯詳便派使者迎蕭憺來共參軍國大事。夏侯詳遷任侍中、尚書右僕射，不久又被授任荆州刺史，夏侯詳又堅決推讓給蕭憺。

天監元年，徵入朝廷任侍中、車騎將軍，封爲寧都縣侯。夏侯詳屢次推讓，於是改授右光禄大夫，侍中還是如舊，配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三年，遷任湘州刺史。夏侯詳擅長吏事，在湘州四年，爲百姓稱美。州城南的水邊有一險峰，從前傳説"刺史登此山要被人替代"，因此歷任刺史都不敢登此山。夏侯詳在這裏建臺榭，延請僚屬一同上山，以表示自己謙虚退讓的意願。後被徵任尚書左僕射、金紫光禄大夫，入朝途中病死。皇上穿素服哭悼，追贈他爲開府儀同三司，謚爲景。子夏侯亶繼嗣。

夏侯亶字世龍，齊永元末年，父親夏侯詳任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主鎮守荆州，夏侯亶留在都城，做東昏侯聽政主帥。崔慧景作亂時，夏侯亶因保衛有功，被授爲驍騎將軍。梁武帝起兵後，夏侯詳和長史蕭穎胄協同舉事，秘密派人把夏侯亶迎來。夏侯亶送來宣德皇后令，命南康王繼承帝位。建鄴平定，任命夏侯亶爲尚書吏部郎，不久遷任侍中，把玉璽奉給武帝。

天監六年，幾次遷任後爲南郡太守。父喪解職，居喪盡了禮數，在墓旁築廬守喪，父親所遺留的財物都推讓給了幾個弟弟。八年，喪期未滿

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悦服。歷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累遷吴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人圖其像，立碑頌美焉。

普通五年，爲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壽陽，未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代邃，與魏將河間王琛、臨淮王彧等相拒，頻戰剋捷。尋敕班師合肥，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没，武帝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人户充復。卒于州鎮。帝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人夏侯簡等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

亶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内史，辭日，亶侍御坐，帝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答云："是臣從弟。"帝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如何不辨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

亶歷六郡三州，不爲産業，禄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并無被服姿容。

起任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喪期滿後，承襲爵位豐城縣公。在州任職，施恩德，很有威望，受到邊地人的喜愛和敬服。歷位都官尚書，遷任給事中、右衛將軍。累次遷爲吴興太守。在吴興又有惠政，百姓吏役爲他畫像立碑加以頌美。

普通五年，任中護軍。六年，梁大舉侵伐北朝，先派豫州刺史裴邃率領譙州刺史湛僧智等從南路攻壽陽，未勝而裴邃死，於是加夏侯亶使持節替代裴邃，和魏將河間王元琛、臨淮王元彧等相抗衡，屢戰都獲勝了。不久敕命班師回合肥，等待淮堰修成後再進軍。七年夏，淮堰水大，壽陽城快要淹没，武帝又派北道軍元樹率領彭寶孫、陳慶之等慢慢進軍。夏侯亶率領湛僧智、魚弘、張澄等疏導清流澗入淮、肥二水内。魏軍沿肥水兩岸構築城壘，城壘在夏侯亶軍背後，夏侯亶和湛僧智回師把他們打敗。繼續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從北道前來會合。會師後，所向披靡，共招降五十二城，俘虜男女七萬五千人。下詔按以前做法在壽陽設置豫州，合肥鎮就改爲南豫州，任命夏侯亶爲豫州、南豫州刺史，加都督。壽春久遭兵亂，百姓流散很多，夏侯亶輕刑薄賦，發展農業，減少徭役，不久，户口又有增加。在州鎮死去。皇帝聽説後，當天就穿素服舉哀，追贈車騎將軍，謚號襄。州人夏侯簡等上表請求爲夏侯亶立碑設祠，下詔許可。

夏侯亶儀容很美，爲人寬厚有器量，他涉獵文史，有隨機辯對之才。宗人夏侯溢任衡陽内史，辭行的那天，夏侯亶在御前侍坐，皇帝問夏侯亶説："夏侯溢與卿親疏如何?"夏侯亶回答説："他是臣堂弟。"皇帝知道夏侯溢和夏侯亶已比較疏遠，便説："卿是北方佬，怎麽連族弟和堂弟都分辨不清?"夏侯亶對答説："臣聽説五服内的親人容易疏遠，所以不忍心説是族弟。"當時人認爲對答得妙。

夏侯亶歷任六郡太守三州刺史，不營産業，俸禄和賞賜所得的財物，隨手分散給親人和故舊。夏侯亶秉性節儉隨便，生活器具衹是够用，衣服衹是够穿，不求奢華。晚年頗好音樂，有妓

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子誼襲封豐城縣公。

夏侯夔

亶弟夔字季龍，位大匠卿，累遷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閤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剋之。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出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凡降男女口萬餘人。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虜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絶。及郢州刺史元願達降，詔改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縣侯。

中大通六年，爲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積歲連兵，人頗失業，夔乃率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并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夔在州七年，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并服習精强，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羅綺飾金翠者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位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卒于州，謚曰桓。

子譔嗣，官至太僕卿。

夏侯譒

譔弟譒，少粗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貞陽侯明引爲府長史。明被魏囚，復爲侯景長史。景反，譒前驅濟江，頓兵士林館，破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

妾十多人，都没有用華麗的衣服打扮。每有客來，常讓她們隔着簾子奏樂，當時人因而把簾稱爲夏侯妓衣。子夏侯誼承襲爵位豐城縣公。

夏侯亶弟夏侯夔，字季龍，爲大匠卿，幾次升遷後任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率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閤將軍任思祖從義陽道出發，攻下了平靜、穆陵、陰山三關。那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在廣陵包圍了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進入了廣陵外城。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湛僧智迎戰打敗了魏軍。夏侯夔從武陽來與湛僧智會合，截斷魏軍歸路。元慶和在城内築柵固守，到夏侯夔來時便請降，投降的男女有一萬多。元顯伯聽説後連夜逃遁，衆軍追殺，俘虜二萬多人，斬殺的不可計數，從此義陽北道便與魏斷絶。到魏郢州刺史元願達南降時，下詔改此地爲北司州，以夏侯夔爲刺史，兼督司州，封爲保城縣侯。

中大通六年，任豫州刺史，加都督。豫州連年兵燹戰亂，人民失業，夏侯夔帶領軍人在蒼陵築堰，它可灌溉田畝一千餘頃，每年收穀一百多萬石，用來充實儲備，同時救濟貧窮，州内都仰賴它。夏侯夔兄夏侯亶先在這兒任刺史，這時他又來，兄弟二人都對鄉里百姓有恩惠。百姓唱起歌謡説："我們豫州，屢得夏侯。前兄後弟，爲政極優。"夏侯夔在豫州七年，遠近的人多歸附他，他的部下有一萬人，馬有二千匹，都經常操練演習，兵力精强，稱盛一時。夏侯夔性奢華，後房中曳綺羅、飾金翠的伎妾以百數。他好客，不因自己官高而自驕，家中的文武賓客經常滿座，當時人也因此稱美他。夏侯夔在州任中去世，謚爲桓。

夏侯夔子夏侯譔繼嗣，官至太僕卿。

夏侯譔弟名譒，從小就粗野險惡輕薄無行，常住在鄉里，帶着父親部屬，幫助州府防衛。刺史貞陽侯蕭淵明延引爲府長史。後蕭淵明被魏俘獲，他又任侯景長史。侯景反，夏侯譒爲前驅渡江，頓兵在士林館，破官邸、富室和居民的家

貨盡略有之。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并有國色。明被魏囚，其妾并還都第，譒至破第納焉。

門，子女財物都一起搶掠占有。蕭淵明在州中有章、於、王、阮四妾，都有國色。蕭淵明被俘入魏後，她們都被送回都城的第宅中，夏侯譒到後，打進蕭淵明第宅，把他的四妾納爲己有。

魚弘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晳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獐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幾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絶。有眠床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脚。

魚弘，襄陽人。身高八尺，皮膚白晳，儀容俊美。幾次隨軍征戰，常做軍鋒。歷任南譙、盱眙、竟陵太守。魚弘曾對人説："我做郡守有四盡：水裏的魚鱉盡，山裏的獐鹿盡，田裏的米穀盡，村裏的人衆盡。大丈夫活在世上如輕塵栖弱草、白駒過隙。人生衹應好好享樂，富貴能有幾時。"於是恣意玩賞。侍妾有一百多人，都有穿戴不完的金縷翠綉，飾器及玩好之物、車馬等都盡一時之絶。有卧床一張，四圍都是蹙柏，没有一處不同，床脚都用兩層銀鏤金花壽福裝飾。

爲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采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獮猴，膊以爲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敕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爲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斆其爲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抗三百。後爲新興、永寧太守，卒官。

任湘東王鎮西司馬，西上赴任途中，食物不够了，於是沿路采菱，做菱米飯供給部下。魚弘經過之處，後人就别想再找到一菱。又在荒僻的洲上，捕得幾百隻獮猴，殺了切好，做成肉脯，作佐酒的菜。到了江陵後，供他們的食物又多了。正好敕命要求迎請釋迦牟尼像，湘東王命令魚弘送釋迦牟尼像入都，魚弘率部下幾百人，都穿錦袍，滿路光華耀目，很爲人羡慕。途經夏首，李抗效法他們，其舅元法僧聽説，杖打李抗三百下。魚弘後任新興、永寧太守。任官期間死。

吉士瞻

吉士瞻字梁容，馮翊蓮勺人也。少有志氣，不事生業。時徵士吳苞見其姿容，勸以經學，因誦鮑照詩云："竪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拂衣不顧。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卜者王先生計禄命，王生曰："君擁旄杖節非一州，後一年當得戎馬大郡。"及梁武起兵，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并不從命，鎮軍蕭穎胄遣士瞻討平之。齊和帝即位，以爲領軍司馬。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府中擲博，無褌褰露，爲

吉士瞻字梁容，是馮翊蓮勺人。年輕時有志氣，不營産業。當時隱士吳苞見了他的容儀，勸他研治經學，他便朗誦鮑照詩句説："竪儒死守一經，根本不懂得出處。"拂衣而去，不予理睬。年過四十，吉士瞻仍然不見顯達，便到江陵卜者王先生那兒算自己的禄命，王先生説："君擁旌旄、持節杖不止鎮守一州，下一年就會得到戎馬大郡。"梁武帝起兵時，義陽太守王撫之、天門太守王智遜、武陵太守蕭彊等都不服從，鎮軍蕭穎胄派吉士瞻討伐平定他們。齊和帝即位，以吉士瞻爲領軍司馬。吉士瞻年輕時曾在南蠻府中賭博，没有褌，撩下衣時露出了腿，被同伴們

儕輩所侮。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匹，乃作百褌，其外并賜軍士，不以入室。以軍功，除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爲巴東相、建平太守。

初，士瞻爲荆府城局參軍，浚萬人仗庫防池，得一金革鉤，隱起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詳兄女，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及是革命，詳果封侯，而士瞻不錫茅土。

天監二年，入爲直閤將軍，歷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爲太子右衛率，又出爲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約，家無私積。始士瞻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喜曰："鹿者禄也，吾當居十一禄乎。"自其仕進所莅已九，及除二郡，心惡之，遇疾不肯療。普通七年卒於郡，贈左衛將軍，謚曰胡子。子琨時在戎役，聞問一踴而絶，良久乃蘇。不顧軍制，輒離所部，遂以孝聞。詔下旌異。

蔡道恭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

道恭少寬厚有大量，仕齊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以道恭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齊和帝即位，爲右衛將軍。出爲司州刺史。梁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

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塹。道恭塹内列艨艟鬥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决塹水，道恭載土䟽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

侮辱。後來平定魯休烈軍後，得到三萬匹絹，於是做了一百條褌，其餘的都賜給麾下軍士，不收入自己家裏。因爲軍功，除授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建康平定後，吉士瞻任巴東相、建平太守。

起初，吉士瞻任荆府城局參軍，修浚萬人武庫的護池，得到一個金革鉤，隱隱可見有很精巧的鏤紋。其中有篆文説："賜你金鉤，封公封侯。"吉士瞻娶夏侯詳兄女爲妻，她把金鉤偷給了夏侯詳，夏侯詳很高興，佩在身上。梁武帝改朝换代後，夏侯詳果然封得公侯，而吉士瞻却不得封。

天監二年，吉士瞻入朝任直閤將軍，歷任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後任太子右衛率，又出任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在郡守任上清廉簡約，家中没有積聚私貨。吉士瞻原先曾做夢得到一積鹿皮，數一數，有十一領。醒來以後高興道："鹿就是禄，我會得到十一個禄位吧。"從開始做官算起已有九個，這時又除授二郡太守，心中很厭惡，得病，不肯醫治。普通七年，死於郡中。贈爲左衛將軍，謚號爲胡子。子吉琨當時正服兵役，得到喪訊後，頓足，休克，良久纔蘇醒過來。他不顧軍紀，離部而去，因而以孝知名。詔書下來表揚他不同尋常的表現。

蔡道恭字懷儉，是南陽冠軍人。父名那，宋的益州刺史。

蔡道恭年輕時寬厚器量大，齊時出仕，任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梁武帝起兵，蕭穎胄因蔡道恭一向以威嚴有謀略著稱，所以特别加以重用。齊和帝即位，蔡道恭任右衛將軍。出任司州刺史。梁天監初年，論功行封，封爲漢壽縣伯，進號平北將軍。

三年，魏包圍司州，當時城中兵衆還不滿五千人，食物衹能支撑半年。魏軍晝夜不停地攻打，并且用大車載土，從四面八方一起往前逼進，想把塹道填平。蔡道恭在塹内布好戰艦相待。魏軍無法進前，於是又偷偷地挖掘伏道企圖使塹道决堤，蔡道恭命人載土堵塞好。這樣相持一百多天，前後斬殺、俘虜的魏兵不可勝數。魏

圍日急。道恭用四石烏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飲羽，一發或貫兩人，敵人望弓皆靡。又於城内作土山，多作大矟，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執以刺魏人。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將率謂曰："吾所苦勢不能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没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携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内糧盡，魏剋之。贈鎮西將軍，并尋購喪櫬。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傳國至孫固，早卒，國除。

大造雲梯衝車，圍攻一天比一天急。蔡道恭用四石的烏漆大弓射擊，所射都穿甲飲羽，有時一箭穿過兩人，敵人望弓而退。蔡道恭又命人在城内築土山，多多準備大矛，這種矛長二丈五尺，頭上安有長刃，令壯士拿着刺殺魏兵。魏軍害怕，準備撤退。不巧蔡道恭病重，他叫兄子蔡僧勰、堂弟蔡靈恩以及各將帥來，對他們説："我所痛苦的是不能支撑很久，你們應當保持節操，誓死守城，不要使我死後還有遺憾。"又命人把符節取來給蔡僧勰，説："我受命出守邊疆，現在已不可能把它奉還朝廷，我要帶着它一起離開人世。請把它放進我的棺柩裏。"衆人都爲之流淚。這年五月，蔡道恭去世。魏軍得知蔡道恭死訊，攻打更急。在這之前，朝廷派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曹景宗按兵不動。到八月，城中糧盡，魏攻下了司州城。朝廷追贈蔡道恭爲鎮西將軍，同時尋購蔡道恭靈柩。八年，魏同意歸還蔡道恭遺體，他家裏用女樂相换。安葬在襄陽。封地傳到孫子蔡固手上，蔡固因爲死得早，封地被取消。

楊公則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爲宋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横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尸號哭，氣絶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斂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

後梁州刺史范柏年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時氐賊李烏奴攻白馬，公則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晋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

和帝爲荆州刺史，公則爲西中郎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父楊仲懷，爲宋豫州刺史殷琰部將。殷琰反叛，輔國將軍劉勔討伐殷琰，楊仲懷盡力迎戰，死在横塘。楊公則隨父在軍中，當時年未二十，冒死到陣前，抱尸痛哭，休克了許久。劉勔命人送還楊仲懷首級。楊公則把父親裝殮好，然後徒步背負遺體歸故里，因此聞名。

後來梁州刺史范柏年板授楊公則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當時氐賊李烏奴攻打白馬戍，楊公則矢盡糧絶，被寇賊俘虜。楊公則大聲駡賊，李烏奴看中他的壯烈，邀請他與自己共事。楊公則假裝同意，實際上是圖謀襲擊他，計謀泄露，他單騎逃回。齊高帝下詔褒揚他。除授晋壽太守，在任清廉自守。遷任扶風太守，母喪，離任。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用他爲寧朔將軍，又領太守。不久，荆州刺史巴東王蕭子響作亂，楊公則進討。事平之後，遷任武寧太守，百姓安適。入朝任前軍將軍。

和帝任荆州刺史，楊公則爲西中郎中兵參

中兵參軍。及蕭穎胄協同梁武，以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即位，授湘州刺史。梁武軍次沔口，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荆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郢城平，武帝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建鄴。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

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虜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栅，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是湘溪人，性懦怯，城内輕之，以爲易與，每出蕩，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剋獲更多。及城平，城内出者或被剥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陳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還鎮南藩。

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并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湘州寇亂累年，人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户口充復。爲政雖無威嚴，然勵己廉慎，爲吏人所悦。湘俗單門多以賂求州職，公則至皆斷之，所辟皆州郡著姓。武帝班下諸州以爲法。

三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送故一無所取。遷衛尉卿。時朝廷始議北侵，公則威名素著，至都，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將發，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

軍。蕭穎胄協同梁武帝起事時，任命楊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率兵東下。和帝即位，授命楊公則爲湘州刺史。梁武帝軍駐沔口，楊公則率領湘州兵衆在夏口與大軍會師。當時荆州各軍都受楊公則節制，就是貴爲宗室的蕭穎達也隸屬於他。郢城平定，武帝命令衆軍當天就一起東下，楊公則受命爲先驅。江州平定後，合軍繼續東下，直抵建鄴。楊公則號令嚴明，秋毫無犯，所過之處都仰賴他而平安無事。

大軍到新林，楊公則把領軍府從越城移駐北樓，和南掖門正好相對。楊公則曾登上北樓觀戰，城内遠遠望見麾蓋，命神弩手射箭，飛矢穿入楊公則坐的胡床，左右的人都失色。楊公則説："虜險些射中我的脚。"談笑如初。東昏侯精選勇士在夜裏攻打楊公則栅營，軍中驚恐擾亂。楊公則却安睡不起，衹是慢慢命人回擊，東昏侯兵退。楊公則所部多是湘溪人，性格怯懦，城内之人都輕視他們，認爲容易對付，每次出擊，總是先進攻楊公則的營壘。楊公則獎勵兵士，結果他們的戰果更大。建鄴平定，從城内出來的人有的被掠奪，楊公則親自率領麾下，在東掖門列隊護送公卿、士大夫和平民出城，所以出城的也多從楊公則營壘過。進號左將軍，回鎮湘州。

起初，楊公則東下時，湘州各郡還有很多不順從的，到楊公則回鎮時，聚集起來的徒衆纔散去。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爲寧都縣侯。湘州多年遭到匪亂，人民多流離失散。楊公則減輕刑法，減少賦斂，不久，户口就又增加。楊公則爲政雖然缺少威嚴，但勉勵自己廉潔謹慎，百姓和吏役都很高興。湘州原有這樣的習慣做法：寒門多用金錢買州官，楊公則到後斷了這種做法，所徵用的都是州郡大姓。武帝頒詔，要求各州都效法。

三年，徵入任中護軍。代替他的湘州刺史到，他便乘着二船出發，故舊所送的禮物他一概不收。遷任衛尉卿。當時朝廷開始商議向北伐魏的事，楊公則素享威名，他到都城後，詔賜假節，命令他先在洛口屯兵。楊公則接受命令正要

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塗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强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户。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而返。疾篤，卒于師。武帝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謚烈侯。

出發，得病，他對親人説：“從前廉頗、馬援因爲年老而被棄不用，但他們還勉力請求任用。現在朝廷不認爲我衰朽懦弱，而仍然以前驅相委任，與古人相比，可見朝廷對我還是非常看重。雖然臨出發得了重病，怎麽可以一下就推委任務？馬革裹尸，返葬家鄉，這就是我的志願。”於是勉强起來，乘船到了洛口，壽春投降的士女有數千户。魏豫州刺史薛恭度派長史石榮等爲前鋒迎戰，楊公則斬石榮，追殺敗兵一直到壽春，離城數十里而返。病情很重，在軍中去世。武帝非常悲痛，爲他惋惜。當天舉哀，謚爲烈侯。

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己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

楊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在家日常生活篤厚和睦，對待兄子比自己兒子還好，家財都托付給他。好學，即使在軍旅，也仍然手不釋卷，士大夫因此稱贊他。

子瞟嗣，有罪國除。帝以公則勛臣，特聽庶長子朓嗣。朓固讓歷年，乃受。

楊公則子楊瞟繼嗣，犯罪而被削去封地。皇帝因爲楊公則是功臣，特准他的庶出長子楊朓繼嗣，楊朓堅決推辭，幾年後纔接受。

鄧元起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性任俠，仕齊爲武寧太守。梁武起兵，蕭穎胄與書招之，即日上道，率衆與武帝會于夏口。齊和帝即位，拜廣州刺史。中興元年，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爲當陽縣侯，始述職焉。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年輕時就膽大敢爲，任俠，齊時出仕，任武寧太守。梁武帝起兵時，蕭穎胄寫信招他，收信的當天鄧元起就上路，率兵在夏口與武帝會合。齊和帝即位，鄧元起拜受廣州刺史。中興元年，任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建康城平定，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年，封爲當陽縣侯，纔正式赴任。

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競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絶，或説之曰：“蜀郡政慢，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人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人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膺請出圖

起初，梁武帝起兵時，益州刺史劉季連遲疑不定。在聽到鄧元起來益州時，他發兵抵禦，固守益州。鄧元起到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城門相待。在此之前，蜀人多流散逃亡，這時都争相投奔鄧元起，都自稱起義響應朝廷。鄧元起行旅時間太長，軍糧很缺，有人勸説道：“蜀中各郡政策寬緩，如果查驗巴西一郡的户籍，對隱瞞户籍者相應地予以懲罰，所得一定會很多。”鄧元起同意了。涪令李膺進諫説：“使君前面有勁敵，後面却没有救援，山裏人剛剛歸附，正在觀察我們是否能行德政。如果糾查刻薄，人們一定不堪

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

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時益州兵亂既久，人廢耕農，内外苦飢，人多相食，道路斷絶。季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建康。

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録事參軍，又得荆州刺史蕭遥欣故客蔣光濟，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并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内財寶無所私，勤恤人事，口不論財色。性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絶之，爲蜀土所稱。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脱，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婁而政迹稍損。

在政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晋壽，并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浸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匆匆便相催督。”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武帝亦假元起節、都督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剋兩晋壽。

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

忍受。民衆的心一旦離散，就後悔不及了。李膺請求出去想想辦法，不怕糧不足。”鄧元起説：“好，全權委托您。”李膺退出，率領富人送米到軍中，很快就有了三萬斛米。

鄧元起進駐西平，劉季連開始環城固守。當時益州久遭兵亂，農人荒廢了耕種，城内城外，饑荒嚴重，人吃人的現象經常發生，道路斷絶。劉季連没有辦法。正好第二年武帝派人赦劉季連罪，同意他歸降，劉季連當天打開城門，放鄧元起入城，鄧元起把劉季連送到建康。

鄧元起用同鄉庾黔婁爲録事參軍，又得到荆州刺史蕭遥欣原來的賓客蔣光濟，都給予厚待，把州府事務委托給他們處理。庾黔婁非常清廉，蔣光濟足智多謀，都勸他行善政。鄧元起攻下劉季連後，没有以城内財寶中飽私囊，而是體恤民生，不談論財産和女色。原本很能喝酒，能喝一斛不醉，到了這裏後戒酒不飲，蜀中人們都稱贊他。鄧元起舅子梁矜孫輕率隨便，他與庾黔婁志向和操行不同，他對鄧元起説：“城裏人説有三個刺史，您怎麽忍受得了。”鄧元起從此疏遠了庾黔婁，政績也慢慢不如以前。

在益州任職二年，以母老爲由請求回家供養，詔書同意。徵召入朝任右衛將軍，而以西昌侯蕭藻替代他做益州刺史。當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在南鄭反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入攻東、西晋壽，兩地同時派人向朝廷告急。大家都勸鄧元起趕緊援助。鄧元起説：“朝廷離戰地萬里之遥，大軍不可能一下子便到，如果寇賊繼續進犯，纔應該攻打，那時都督的位置，不是我能是誰？何故要急急匆匆地催我前往。”庾黔婁等苦苦進諫，他都不聽。武帝也授鄧元起符節、都督征討的各軍，準備救漢中。但到這時，魏已經把東、西兩晋壽都攻克了。

蕭藻將到益州時，鄧元起早就開始準備返家的行裝，糧食儲備和各種器械一點兒都不留。蕭藻入城，請求鄧元起給匹好馬。鄧元起説：“年輕後生要馬幹什麽。”蕭藻怨忿，喝醉後把他殺了。鄧元起部下包圍了州城，哭着問他爲什麽殺鄧元起。蕭藻恐懼，説：“天子有這樣的詔命。”

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爲汝報仇，汝爲仇報仇，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

包圍的兵衆纔散去。蕭藻便誣告鄧元起反叛，皇帝懷疑。有關官員提出要革削他的爵位和食邑，下詔減去食邑的一半，封爲松滋縣侯。鄧元起原來的部下廣漢羅研到朝廷投訴，皇帝說："果然如我所預料。"派人責備蕭藻說："鄧元起爲你報仇，你却爲仇人報仇，忠孝之道是怎麽回事?"於是貶蕭藻爲冠軍將軍。贈鄧元起爲征西將軍，配給鼓吹一部，謚號爲忠侯。

羅研

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辯。元起平蜀，辟爲主簿，後爲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圍桑度田，勞擾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鄱陽忠烈王恢臨蜀，聞其名，請爲別駕。及西昌侯藻重爲刺史，州人爲之懼，研舉止自若。侯謂曰："非我無以容卿，非卿無以事我。"齊苟兒之役，臨汝侯嘲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鷄，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况貪亂乎?"

羅研字深微，年輕時就有幹略有辯才。鄧元起平定蜀中，徵用爲主簿，後任信安令。以前設置有觀農謁者，這些人圍桑量田，擾攘百姓。羅研請求革除這種弊制，皇帝同意。鄱陽忠烈王蕭恢到蜀中任官，聽到他的名聲，請他做別駕。西昌侯蕭藻再來任刺史，州人都很恐懼，羅研却舉止自如。西昌侯對他說："不是我，没有誰能容卿，不是卿，没有誰能輔佐我。"和齊苟兒交戰的那一次，臨汝侯嘲笑羅研說："卿這等蜀人，惟恐天下不亂，就到了這地步。"羅研答道："蜀中積弊重重，實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一百户人的村莊，不過幾家人有吃的，窮困潦倒的，十人之中就有八九個，捆縛人的事，十天中就有二三起。這樣的情况下，希望發生禍亂，没有什麽值得奇怪。如果讓每家都養有五隻母鷄，一頭母猪，每家的床上都有值一百錢的被子，甑中都有幾升的麥飯，那麽即使有蘇秦、張儀在前面花言巧語地勸説，韓信、白起在後面按着利劍强逼，都不能使一人偷盜，更何况是希望禍亂呢?"

大通二年，爲散騎侍郎。嗣王範將西，忠烈王恢謂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羅研，汝遵而勿失。"範至，復以爲別駕，升堂拜母，蜀人榮之。數年卒官。蜀土以文達者，唯研與同郡李膺。

大通二年，爲散騎侍郎。嗣王蕭範將西行入蜀，忠烈王蕭恢對他說："我原先在蜀中，每事都委托羅研，你可遵照辦，不要有錯。"蕭範到任後，又用他爲別駕，還親自來到羅研家裏拜候他母親，蜀人都以此爲榮耀。幾年後，羅研死於官任。蜀中本地因文才而顯達的，衹有羅研和同郡的李膺。

李膺

膺字公胤，有才辯。西昌侯藻爲益州，以爲主簿。使至都，武帝悦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

李膺字公胤，有能力，有辯才。西昌侯蕭藻做益州刺史，任用爲主簿。派他入都，武帝喜歡他，對他說："現在的李膺同以前的李膺比，

曰："今勝昔。"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爲益州別駕。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

哪個强些？"回答說："現在的勝過以前的。"問他理由，回答說："東漢的李膺事奉的是桓帝、靈帝，現在的李膺却遇上了堯、舜一樣的君王。"武帝贊賞他的應對，用如意敲打座席很久。便授爲益州別駕。李膺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

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蓽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及大軍至都，蓽在城内甚懼。城平，而元起先遣迎蓽，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二者有大度。

起初，鄧元起在荆州時，刺史隨王板授鄧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蓽堅决反對，鄧元起怨恨他。後來梁武帝大軍入都，庾蓽在城内很恐懼。建鄴平定時，鄧元起先行派人把庾蓽迎出城，對人說："庾別駕如果被亂兵殺了，我没法自我辯明。"送了厚禮給庾蓽。鄧元起又曾去他的西沮田舍，這時有和尚來化緣，鄧元起有將近二千斛稻穀，都施捨給他。當時人都說鄧元起在這兩件事上表現得很大度。

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汝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此，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及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嘆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鄧元起剛任益州刺史時，經過江陵，迎請母親同行，母親已入道，正居住在道館，不肯出來。鄧元起下拜叩請母親同行，母親說："你一個貧賤家門出身的人突然得到富貴，哪能長保。我寧願死在這兒，也不跟你一起去遭禍難。"鄧元起到巴東，聽到蜀中大亂，命蔣光濟占筮，得到《蹇》卦，喟然嘆息道："我難道要像鄧艾到這裏所遭遇的那樣嗎？"後來果然應驗了筮卦。鄧元起子鄧鏗繼嗣。

張惠紹　張澄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仕齊爲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梁武帝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武帝踐阼，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閤、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獸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散走。遷太子右衛率，以軍功累增爵邑。歷位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人親愛之。徵還爲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甲仗百人，直衛殿中。卒，謚曰忠。

張惠紹字德繼，是義陽人。年輕時就有軍事才幹，齊時出仕，任竟陵橫桑戍主。母喪，歸故里。聽到梁武帝起兵，便投奔梁武帝，屢建戰功。武帝登基，封爲石陽縣侯，任驍騎將軍、直閤、左細仗主。那時東昏侯幾百個餘黨潛入南北掖門，在夜裏焚燒神獸門，殺害衛尉張弘策。張惠紹率領自己的部伍快馬趕赴作戰，賊纔逃散。遷任太子右衛率，因軍功多次增加爵邑。歷任衛尉卿，左衛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任期間，司州平安，百姓和吏役愛戴他。徵召入朝，任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配給一百人的甲仗，在殿中值衛。死後，謚號忠。

子澄嗣。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并爲當時驍將。歷官衛

子張澄繼嗣。張澄累建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一起都是當時驍將。歷任衛尉卿，太

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愍。

子左衛率。死於官任，謚號爲愍。

馮道根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鄺人也。少孤，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未嘗先食，必遽還以遺母。年十三，以孝聞。郡召爲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廟食，安能爲儒吏邪。"年十六，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攻蠻錫城，反爲蠻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提雙劍左右奮擊，殺傷甚多，道班以免，由是知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鄺人。小時候喪父，家貧，靠受雇爲人勞役來奉養母親。得了好吃的東西，從不自己先吃，一定趕回家給母親吃。十三歲就以孝出名。郡府徵召他做主簿，不去就職，說："我活着一定要得到封侯，死後一定要在廟裏享受祭祀，怎能做文書小吏呢？"十六歲，鄉人蔡道班爲湖陽戍主，他攻打蠻人的錫城，結果反而被蠻人圍困。馮道根前往營救，他匹馬轉戰，提着兩把劍左右擊殺，殺傷了許多蠻人，使蔡道班免難。馮道根從此知名。

齊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爭之，師入沟口，道根說顯達曰："沟水急，不如悉棄船於鄺城，方道步進。"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夜走，賴道根指路以全。尋爲沟口戍副，以母喪還家。聞梁武帝起兵，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因率鄉人歸武帝，隸於王茂，常爲前鋒。武帝即位，爲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

齊建武末年，魏孝文帝率兵攻下了南陽等五郡。明帝派太尉陳顯達前來爭奪，軍至沟口，馮道根勸說陳顯達說："沟水水勢急，不如把船隻全部丢在鄺城，從大道步行前進。"陳顯達不聽，馮道根仍然帶着家丁加入陳顯達大軍。陳顯達失敗，連夜逃跑，得馮道根指路纔保住了性命。不久馮道根任沟口戍副，因母喪還家。聽說梁武帝起兵，便對親近的人說："因爲戰事而放棄常禮，就是古人也不迴避，能够揚名後世，這不也是孝嗎？"因而率鄉人歸附武帝，隸屬於王茂，經常擔任前鋒。武帝即位，授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

天監二年，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

天監二年，任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剛到阜陵，就修浚城隍，遠設偵察，好像敵兵就要打來似的。大家都覺得可笑。馮道根說："防備要怯，臨戰要勇，就是這樣的道理。"城還没有修繕好，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兵二萬，就攻到了城下，這時，馮道根戰壘還不堅固，城中人又少，大家都爲之失色。馮道根命人打開城門，穿上寬鬆的衣服登上城墻，然後選出二百名精兵，出城與魏軍交戰，擊敗魏兵，魏軍撤退。馮道根遷任輔國將軍。

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

六年，魏進攻鍾離，武帝下詔豫州刺史韋叡，命令他救援。馮道根擔任韋叡的前驅，到徐州時，獻計占據邵陽洲，在那兒築營壘挖戰壕，緊逼魏軍城壘。馮道根能走馬量地，計算馬的足迹分配人力，城隍很快就築成。淮水漲水後，馮

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爲伯，改封豫寧縣。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簡，境内安之。累遷右衛將軍。

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歷處州郡，和理清静，爲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修墻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

十六年，復爲豫州。將行，武帝引朝臣宴别道根於武德殿，召畫工使圖其形，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唯餘一死，但天下太平，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悦。武帝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

居州少時遇疾，乞還。朝廷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於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宫，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爲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駕幸其宅，哭之甚慟。謚曰威。子懷嗣。

道根乘戰艦砍斷魏連鎖橋，魏軍大敗。爵位進爲伯，改封豫寧縣。八年，拜授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爲政清静簡約，境内安定。多次遷任至右衛將軍。

馮道根爲人謹慎厚道，不善言談，很少説話。做將軍却能督察駕御部下，所經過的村莊，將士不敢搶掠。每次征戰，他始終不談功勛，他部下官兵有人怨怪、非議他。馮道根告訴他們説："明主自然會明察我們功勞的多少，我要説什麽。"武帝曾指着馮道根對尚書令沈約稱贊馮道根不談論功勛，沈約説："這是陛下的大樹將軍。"歷任州郡長官，都是安和清静，爲下人所懷念。馮道根在朝廷雖然官位顯貴，但他生性儉約，所住的宅第，墻壁不加修繕，没有什麽器具和衣物，不設侍衛，進入屋内，四壁蕭然，一如寒士。當時的人們都佩服他的清廉謙退，武帝也非常看重他。馮道根寒微時没有讀什麽書，顯貴後纔稍稍讀書，自稱缺乏文才，經常仰慕周勃的器量。

十六年，又任豫州刺史。臨上路，武帝召集朝臣在武德殿設宴辭别馮道根，又召畫工爲他畫像，馮道根局促不安地推辭道："臣能報答國家的，衹剩下一死了，衹是現在天下太平，遺憾的是没有可死之處。"豫州各地又得馮道根做刺史，人人都很高興。武帝常説："馮道根在的地方，可以使朝廷不再想到有這一州。"

到豫州不久，得病，請求回朝。朝廷徵召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死於官任。這天，武帝輿駕二廟行春祠祭禮，從宫内出來時，有關官員報告了馮道根的死訊。武帝問中書舍人朱异説："吉禮凶禮在同一天，可以行禮嗎?"朱异回答説："以前柳莊寢疾，衛獻公正好在祭祀，向祭主請求説：'有臣柳莊，他不是寡人的臣，是社稷之臣，聽説他死，請求前去。'祭服未除就前往，并把祭服贈給柳莊。馮道根雖然還不能算作社稷之臣，但也對王室有功，前往臨喪，是符合禮制的。"武帝便駕幸馮道根宅，哭得很悲痛。謚號爲威。子馮懷繼嗣。

康絢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晋時隴右亂，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立於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伯元隆、父元撫，并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守。

康絢字長明，是華山藍田人。他的先人出自康居國。從前，漢設置都護，統治西域各國，康居國也遣送侍子到河西臣事漢朝，并一直留在中原没有離去，他的後人便以康爲姓。晋時隴右動亂，遷居藍田。康絢曾祖康因任苻堅的太子詹事，生康穆。康穆任姚萇河南尹。宋永初年間，康穆帶鄉里族人三千餘家入居襄陽的峴南，宋爲他們設置華山郡藍田縣，僑寄襄陽，又授康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受，死。康絢伯康元隆、父康元撫，都爲從外地流亡來的人們所推重，先後任華山太守。

絢少俶儻有志氣，仕齊爲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悦服。梁武起兵，絢舉郡以應。天監元年，封南陽縣男，除竟陵太守。累遷太子右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内。絢身長八尺，容貌絶倫，雖居顯職，猶習武藝。帝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悦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

康絢從小就風流倜儻，有志氣，齊時出仕，任華山太守，能推誠安撫下民，荒外來的人們很高興，都敬服他。梁武帝起兵，康絢舉郡響應。天監元年，封爲南陽縣男，除授竟陵太守。多次遷任太子右衛率，配給一百人的甲仗，和領軍蕭景在殿中值衛。康絢身高八尺，容貌絶倫，雖任顯職，仍然習練武藝。皇帝駕幸德陽殿騎馬戲樂，敕令康絢騎着馬射擊，他控弦而射，飛矢穿的，旁觀的人都大爲高興。那天，皇上要畫工爲康絢畫像，然後派内使拿着畫像問康絢："卿認識圖上的人不?"康絢就是如此被親近。

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謡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并灌鉅野澤。"帝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晅視地形，咸謂淮内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帝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户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并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復决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蛟，能乘風雨决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鋘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

當時從魏投降來的王足獻計在淮水上築堰，使淮水灌入壽陽。王足引北方童謡説："荆山在上，浮山在下，潼沱成激流，一起灌入鉅野澤。"皇帝認爲這主意好，派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晅視察地形，都説淮水内的沙土太輕，不堅實，築堰難以成功。皇帝没有接受，發動徐州、揚州人前往築堰，二十户就抽五名男丁參加。授康絢符節、都督淮水岸各軍事，同時監護淮堰的修築。役人和戰士共有二十萬，在鍾離境内，南起浮山，北至巉石，依岸築土，然後在淮水中流合攏。十四年四月，淮堰將築成，水流過激，又潰决。人們都很擔心，有人説江、淮蛟龍多，它們能乘着風雨破壞堤岸，但蛟龍怕鐵。因此從東、西二冶運來鐵器，這些鐵器大的有釜鬲等炊具，小的有鋘鋤等農具，一共幾千萬斤沉入築堰的地方，但仍然不能合攏。於是砍伐樹木作成井架，

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内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武帝愍之，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并加蠲復。是冬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賜以衣袴。

然後填入巨石，加上土。淮水沿岸一百里内的山陵上的木石，無論大小，都取光了，挑擔搬運的人肩膀都爛了。夏天疾病流行，死者無數，蒼蠅蚊子等各種害蟲，不分晝夜，嗡嗡直叫。武帝憐憫他們，派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持符節前來慰勞，并且免除他們的徭役。這年冬天很冷，淮、泗二水都凍結，士卒中有十分之七八的人死去。皇帝派人頒賜給他們衣褲。

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决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悦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邑居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所懼開湫。”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减。其月，魏軍竟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壟。

十一月，魏派將領楊大眼聲稱要攻決淮堰，康絢命各軍撤營露宿，嚴陣待敵。派兒子康悦向魏兵挑戰，斬了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稍退。十五年四月，淮堰築好，堰長九里，下部寬一百四十丈，上部寬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淮堰兩岸修長堤圍護，堤上種了杞柳，軍人就在堤上安營駐扎。淮水清澈，俯視水面，則旁邊居室、墳墓都瞭然可見。有人對康絢説：“黄河、長江、淮水、濟水是天藉以有節制地疏導氣運的四條大河，不可長久堵塞，如果鑿渠東流，水流可以减緩，堰可以不壞。”康絢相信了，開掘水渠，引水東流。同時又派人到魏軍那邊用反間計，説：“梁怕的是挖渠。”魏人相信，果然鑿山深達五丈，在淮堰上游掘渠北流。淮水日夜分流，但水勢還是不减。這個月，魏軍最終潰敗而回。淮水水流所及，可到沿岸方圓幾百里地。魏壽陽城戍慢慢移至八公山，八公山以南的居民也分散住進山裏。

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張豹子謂己必尸其事。既而絢以佗官爲監作，豹子甚慚，由是譖絢與魏交通。帝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除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絢徵還，豹子不修堰，至其秋，淮水暴長，堰壞，奔流于海，殺數萬人。其聲若雷，聞三百里。水中怪物，隨流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殊類詭狀，不可勝名。祖暅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修城隍，號爲嚴整。

起初，因爲淮堰起自徐州界内，徐州刺史張豹子以爲自己必能負責此事。後來却是康絢以其他的官任來此監作，張豹子很慚愧，從此就毁謗康絢和魏人勾結。皇帝雖然没有聽信，但還是在堰成後徵召康絢還朝。很快就除授康絢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康絢被徵還朝後，張豹子不再維修淮堰。到這年秋天，淮水暴漲，淮堰潰壞，水土奔流入海，淹死幾萬人。水聲如雷，聲聞三百里地。水中的怪物，隨流而下，有的人頭魚身，有的龍形馬首，奇形怪狀，不可一一説出名稱。祖暅坐罪下獄。康絢在司州三年，大修城隍，人稱整肅。

普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

普通元年，除授衛尉卿，未拜受，死去。皇

輿駕即日臨哭，謚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爲長厚。在省，每寒月，見省官有襤褸者，輒遣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帝當天輿駕臨哭，謚號叫壯。康絢性寬和，少喜少懼。在朝廷，與人相見，好像不善言辭，人稱恭謹寬厚。在官署，每當寒冷的月份，見到府中官員有衣衫襤褸的，總要派人送給衣物，他就是如此喜歡施捨。子康悅繼嗣。

昌義之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爲馮翊戍主。梁武帝爲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爲輔國將軍、軍主。每戰必捷。

昌義之是歷陽烏江人。年少時就有軍事才幹，爲馮翊戍主。梁武帝任雍州刺史，他便去侍奉武帝，武帝也厚待他。武帝起兵，板授爲輔國將軍、軍主。戰無不勝。

天監元年，封永豐侯，累遷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没馬頭等城。城内糧貯，魏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修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毀西墉。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

天監元年，封爲永豐侯，幾次遷任後任北徐州刺史，鎮守鍾離。四年，梁大舉北伐，臨川王蕭宏都督衆軍向洛口進軍，昌義之擔任前軍，攻克了魏梁城戍。五年冬，武帝考慮到征討已久，下詔班師回朝。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趕，攻陷了馬頭等城。城内的糧食貯備，魏人悉數移運入北，人們都議論説魏軍不會再南戰。武帝説："這説明魏兵必然又要進兵，軍糧北歸不是真實意圖。"於是派人修繕鍾離城，敕命昌義之作好戰守的準備。這年冬，元英果然率數十萬大軍包圍鍾離，衝車毀壞了城西墻。當時城中人纔三千，昌義之督率城中人，不失時機地予以抵抗，陸續殺傷的有上萬人，戰死的魏兵與城相平。

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再遷都督、南兖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爲有司所奏免。

六年，武帝派遣曹景宗、韋叡率二十萬大軍赴援，大敗魏軍。昌義之率領輕兵追至洛口纔返回。因功進號軍師將軍，二次遷任都督、南兖州刺史。因把宫内物品運到藩地坐罪，被有關官員彈劾，免官。

十三年，累遷左衛將軍。是冬，帝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荆山堰，魏將李曇定大衆逼荆山，揚聲决堰。詔假義之節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軍李平攻硤石，義之又率朱衣直閤王神念救之。魏克硤石，義之班師，爲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問。

十三年，幾次升遷後任左衛將軍。這年冬天，武帝派太子右衛率康絢都督衆軍築荆山堰，魏將李曇定率大軍進逼荆山，揚言要擊潰梁堰。下詔授昌義之符節，前去救援康絢，援軍未到，康絢等便已打敗魏軍。魏又派大將軍李平攻硤石，昌義之又率朱衣直閤王神念救援。魏軍攻克硤石，昌義之班師而回，被有關官員彈劾，皇帝因爲他是功臣而没有問罪。

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義之不知書，所識不過十字。性寬厚，爲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

十五年，授任北徐州刺史。昌義之不知讀書，所識的字不超過十個。性格寬厚，做將軍能使兵士以死效力。在藩鎮任官，百姓和吏役都感

改封營道縣侯。徵爲護軍將軍，卒於官。帝深痛惜之，謚曰烈。子寶景嗣。

到安適。改封爲營道縣侯。徵入朝廷任護軍將軍，死於官任。皇帝深爲痛惜，謚爲烈。子昌寶景繼嗣。

論曰：永元之季，雖時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釁。武皇迹緣家酷，首唱孟津之師，王茂等運接昌期，自致勤王之舉。若非天人啓期，豈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顯級，亦各風雲之感會也。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闢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爲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攀附之始，其功則末。及群盗焚門，張以力戰自著。鍾離、邵陽之逼，馮、昌勞效居多。浮山之役，而康絢實典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實興，退舍而决，豈人事乎，其天道也。

論曰：永元末年，雖然當時的主上昏庸狂悖，但與荆州、雍州還没有嫌隙。梁武帝藉兄弟無辜受害爲由，首舉孟津義軍，王茂等秉承昌盛的運數，自發參加勤王。如果不是人應天數，怎麼可能那麼迅速地成功？他們升官揚名，都是風雲感會。鄧元起不辭辛勞，從很遠的地方來依附，又有開闢疆土的大功，但是功業還没有圖謀到，自己先陷入了禍端。蕭藻衹是貶爲冠軍將軍，懲罰過輕，梁朝政治的失誤就表現在這裏。從此就開了寬宥皇親國戚的端緒，梁朝國運不長，不是理所當然的嗎。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攀附武帝之初，功績不大。群盗焚燒神獸門時，張惠紹因力戰而聞名。魏兵進逼鍾離城和邵陽洲時，馮道根、昌義之功大。浮山築堰，康絢主管其事。他們各有功勞，受寵進位是自然的事。康絢鎮守淮水則堰成，他離淮返朝則堰潰，這難道是人事嗎？也許是天道使然吧。

南史卷五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張弘策（子）緬 纘 綰 庾域（子）子輿
鄭紹叔 呂僧珍 樂藹（子）法才

張弘策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父安之，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

弘策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強爲進粥，弘策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

弘策與梁武帝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帝游處。每入室，常覺有雲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加敬異。建武末，與兄弘冑從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語及時事。帝曰："天下方亂，舅知之乎？冬下魏軍方動，則亡漢北。王敬則猜嫌已久，當乘間而作。"弘策曰："敬則張兩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則庸才，爲天下唱先爾。主上運祚盡於來年，國權當歸江、劉。而江甚隘，劉又暗弱，都下當大亂，死人如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梁文獻皇后的從父弟。父名安之，任青州主簿、南蠻行參軍。

張弘策幼時以孝順聞名，有一次母親得病，五天没有進食，張弘策也跟着不吃。母親勉强喝了點粥，張弘策就吃了母親剩下的。母喪，張弘策三年不吃放鹽的菜，幾乎因爲過於悲哀而丢掉性命。兄弟間很友愛，不忍心有一刻分離。雖然各自都有妻室，但還是經常同睡同起，世人把他們比作姜肱兄弟。

張弘策年齡與梁武帝相仿，幼小時就很親近，他經常與武帝交游和相處。每次進入武帝居室，總覺得有雲氣，立即爲之肅然起敬，從此特别敬重武帝。建武末年，他和兄張弘冑在武帝家住，酒酣之後，把筵席移到屋外星光之下，談到了時事。武帝説："天下就要大亂，舅舅知道嗎？今冬魏軍一動，漢水以北就會淪亡。王敬則早就心懷猜忌，那時一定會乘虚起事。"張弘策説："王敬則睁着一對大紅眼，他能成得了大事嗎？"武帝説："王敬則是庸才，給天下人帶個頭罷了。主上的運數到明年就要盡，國家大權會落在江、劉手上。但是江祏非常狹隘，劉暄又糊塗軟弱，京城一定會大亂，死人會像亂麻一樣。齊的全部運數就到此完了。在梁、楚、漢一帶會有英雄出現。"張弘策説："看看烏飛來，栖在誰家的屋上？"武帝笑着説："光武帝曾説過：'怎麼知道

君臣之分。”帝曰：“舅欲斅鄧晨乎?”

不是我?’”張弘策起身説：“今晚説的這些話是天意，我請求確定君臣的名分。”武帝説：“舅舅要學鄧晨嗎?”

是冬，魏軍攻新野，齊明帝密詔武帝代曹武監雍州事。弘策聞之心喜，謂帝曰：“夜中言當驗。”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帝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録事參軍，帶襄陽令。帝覩海内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

這年冬天，魏軍攻打新野，齊明帝秘密下詔武帝，要他替代曹武監掌雍州事。張弘策聽到後心中大喜，對武帝説：“那天晚上的話要應驗了。”武帝笑答：“不要多説。”張弘策跟隨武帝西行，充當參謀，不辭辛苦，親自參加勞作。齊明帝去世，留下遺詔，任命武帝爲雍州刺史，武帝便上表請求以張弘策爲録事參軍，兼任襄陽令。武帝看到天下動亂，有匡扶朝政救濟百姓的願望，并秘密地作好儲備。參與謀劃的衹有張弘策一人。

時帝長兄懿罷益州還，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陳計於懿曰：“昔晋惠庸主，諸王争權，遂内難九興，外寇三作。方今喪亂有甚於此，六貴争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敕，各欲專成。且嗣主在宫本無令譽，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萬機，恣其所欲，豈肯虚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爲趙倫，形迹已露，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禍機。所可當軸，江、劉而已。祏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可待。蕭坦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圖身計。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郢州控帶荆、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時安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爲國翦暴，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未之許。

這時武帝的長兄蕭懿免去益州刺史回來，任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武帝派張弘策到郢州，向蕭懿獻計説：“從前晋惠帝是庸主，各藩王争權奪利，因而發生了九次内亂、三次外寇。現在的亂局比當時還厲害，六貴争權，一起都掌握了朝廷大政，各自都想控制主上制定方略，獨擅朝綱。再説嗣主原先做太子時名聲就不好，戲慢近臣，眼睛暴突像蜂目，是一個殘忍的人。一登上王位就恣意而行，他哪肯虚坐主位，衹管簽字同意，而把大權委任朝臣呢?長期互相猜忌，必然導致大的殺戮。始安王想做趙倫，這已經表現得很清楚了，跛子要上天，絶對没有這樣的道理。再説他性格狹隘，好猜忌人，徒然招致禍難。可以擔當大任的，衹有江、劉二人。江祏怯懦，缺乏決斷，劉暄軟弱并且没有才能，他們的敗亡蹺足可待。蕭坦之心懷猜忌，動輒出言傷人。徐孝嗣没有擔當國家重任的才能，衹好聽命於人。嫌隙一旦産生，禍亂一旦出現，必然内外土崩瓦解。現在得到外任，應多爲自身考慮。趁現在猜疑還没有出現，應召集諸弟定時相聚。郢州控制着荆、湘，西有漢水、沔水流來。雍州的兵馬，可招致數萬。時局安定，可以竭誠爲朝廷效勞；時局混亂，可以爲國家除暴安良。如果不早作打算，以後後悔就來不及了。”蕭懿聽後臉都變了色，但是心裏還是不同意。

及懿遇禍，帝將起兵。夜召弘

蕭懿遇害時，武帝準備馬上起兵。夜晚召張

策、吕僧珍入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軍主，領萬人督後部事。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帝以爲宜乘勝長驅，直指建鄴，弘策與帝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預爲圖，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與吕僧珍先往清宫，封檢府庫。于時城内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封洮陽縣侯。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友故舊，隨才薦拔，縉紳皆趨焉。

弘策、吕僧珍入府商定，第二天早晨就發兵。任命張弘策爲輔國將軍、軍主，帶領一萬人都督後部軍事。郢城平定後，蕭穎達、楊公則等幾位將領都認爲要把兵暫時停駐夏口，武帝認爲應該乘勝長驅，直下建鄴，張弘策意見與武帝相合。再問寧朔將軍庾域，他也贊同。當日上道，沿途要經過的所有浦口、村落，歇宿的地方以及暫時駐扎的處所，張弘策都事先計算、部署好，一切都在他預料中。建鄴平定，武帝派張弘策和吕僧珍先入宫中，查封内府國庫。當時城内積累了許多珍寶，張弘策一再禁令部下，秋毫無犯。遷任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年，加散騎常侍，封爵爲洮陽縣侯。張弘策事奉主上，盡忠盡職，知無不爲。對於新老朋友，他根據他們各自的才能加以薦舉奬拔，所以縉紳大夫都歸附他。

時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嘗夢乘馬至雲龍門，心惑其夢，遂作亂。帥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門，至夜燒神獸門、總章觀，入衛尉府，弘策逾垣匿于龍厩，遇賊見害。賊又進燒尚書省及閣道雲龍門，前軍司馬吕僧珍直殿省，帥羽林兵邀擊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明斬于東市，張氏親屬臠食之。帝哭之慟，曰："痛哉衛尉！天下事當復與誰論？"詔贈車騎將軍，謚曰閔侯。

這時東昏侯餘黨孫文明等開始得到赦令時，多還不放心。文明又曾夢見自己騎馬到雲龍門，受夢的迷惑而發兵作亂。率領幾百人，以運送草扎的火把和成捆木仗的機會得以進入南北掖門，到了晚上，縱火焚燒神獸門、總章觀，進入衛尉府，張弘策翻墻躲到馬厩内，爲賊遇上，被害。賊又往前燒了尚書省和到雲龍門的閣道，前軍司馬吕僧珍在殿省值衛，他率羽林兵迎擊，未能擊退賊夥。皇上穿着戎服在前殿指揮，對吕僧珍説："賊趁夜來，説明他們人少，天亮了就會跑掉。"下令打五鼓。賊以爲就要天亮了，散去，官軍捕捉了孫文明，把他斬於東市，張弘策的親人把他一塊塊地吃了。武帝爲他哭得很悲痛，説："悲痛呵，衛尉！天下事還再和誰討論？"下詔追贈車騎將軍，謚號爲閔侯。

弘策爲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地自高，故人賓客接之如布衣，禄賜皆散之親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

張弘策性情寬厚、通達、坦率，對待故舊感情很深。官位尊顯後，不因富貴而自高自大，接待賓客、舊友還是像做平民時那樣，所得的俸禄和賞賜都分給親友。遇害後，没有誰不痛惜的。子張緬繼嗣。

張緬

緬字元長，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曰："此兒非常器，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内令名也。"齊

張緬字元長，幾歲時，外祖中山劉仲德就覺得奇異，説："這孩子才器非凡，不僅僅是張氏一門的寶，還將在天下享有美好的名聲。"齊

永元末兵起，弘策從武帝向都，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顔色。及弘策遇害，緬喪過于禮，武帝每遣喻之。服闋，襲封洮陽縣侯。起家秘書郎，出爲淮南太守。時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閑吏事，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决允愜，甚稱賞之。再遷雲麾外兵參軍。

永元末年兵事大起，張弘策跟隨武帝往都城，把張緬留在襄陽，當時張緬剛剛十歲，每當聽到勝負的軍情，臉上總會流露出或喜或憂的神情。張弘策遇害後，張緬守喪超過禮制，武帝常派人勸導他。服滿，襲封洮陽縣侯。接受徵召離家出任秘書郎，外放任淮南太守。這時張緬十八歲，武帝擔心他年齡太小，還不懂得處理官府各種事情，派文書到郡署封取案卷，看到他所作的斷决非常恰當，非常稱賞。兩次遷任後爲雲麾外兵參軍。

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有質疑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雁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爲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没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俸禄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并供之母振遺親屬，雖累載所蓄，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

張緬從小就勤奮好學，讀書能自我督促，手不釋卷。有人問他什麽問題，他總能立即給予回答，一點也不缺漏。殿中郎位缺，武帝對徐勉說："這個官署以往都是選用有文才的人，再説這個位置是一個部門的首領，應好好選擇人。"徐勉薦舉張緬充任。不久，任武陵太守，回朝拜授太子洗馬、中舍人。張緬母親劉氏因爲父喪時家裹貧窮，葬禮有所闕失，從此終身不住正室，不跟隨兒子到官府。張緬做太守所得到的俸禄自己不敢用，甚至妻兒都不换新衣服。回都城後，一起提供給母親救濟親戚，幾年的積蓄一下就散光了，張緬私室却空寂蕭索，好像貧寒人家那樣。

累遷豫章内史。緬爲政任恩惠，不設鈎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後爲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鬥，左降黄門，兼領先職，俄復舊任。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爲勁直。武帝乃遣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遷侍中，未拜卒，詔便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

幾次升遷後任豫章内史。張緬爲政注重施恩惠，不用曲折的方法從别人口裹瞭解實際情况，吏役和百姓爲他的恩德所感化，也不敢欺騙他。所以老人都説是"數十年没有過的事情"。後又任御史中丞，因收捕的人和外國使者格鬥，坐罪降爲黄門郎，兼領原先職位，不久恢復舊職。張緬身處憲臺期間，糾舉無所顧忌，號稱勁直。武帝因而派人在臺省畫上他的肖像，勉勵做官的人們。遷任侍中，還没拜授就死了，下詔要求立即舉哀，昭明太子也前往臨哭。

緬抄《後漢》、《晋書》衆家異同爲《後漢紀》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緬弟纘。

張緬把《後漢書》、《晋書》的各家異同抄爲《後漢紀》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成，文集有五卷。張緬有弟名纘。

張纘

纘字伯緒，出繼從伯弘籍，武帝

張纘字伯緒，出繼堂伯張弘籍。張弘籍是武

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采爽發。武帝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内書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可言優仕矣。"如此三載，方遷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并掌管記。

帝的舅舅，梁初被贈爲廷尉卿。張纘十一歲時，與武帝第四女富陽公主成親，被拜爲駙馬都尉，封爲利亭侯。召入朝廷補爲國子生。起家任秘書郎，這時他十七歲，身高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采飛揚。武帝覺得奇異，曾説："張壯武説'八代以後會有趕得上我的人'，這個人就是張纘吧。"張纘好學，兄張緬藏有一萬多卷書，張纘晝夜披讀，手不釋卷。宋、齊以來秘書郎的四個職位是豪門貴族子弟起家的位置，都在此依次等待補官，按慣例不過幾十天就要遷任。張纘却堅決請求不遷官，希望遍讀秘閣内書籍。他曾拿着四部書目説："如果讀完了這上面所有的書，就可以談得上'學而優則仕'了。"這樣過了三年，纔遷任太子舍人，轉任洗馬，中舍人，同時掌管書記。

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劉善明通和，求識纘與錫。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尚書吏部郎，俄而長兼侍中，時人以爲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虚相推重，因爲忘年之交。大通中，爲吴興太守，居郡省煩苛，務清静，人吏便之。

張纘和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年，魏派遣彭城人劉善明前來傳達和平的願望，他請求認識張纘和王錫。張纘當時二十三歲，劉善明見後嘆服。幾次遷任尚書吏部郎，不久，長期兼侍中，當時人認爲是很早的顯達。河東裴子野説："張吏部擔任喉唇要位，已經嫌晚了。"裴子野秉性曠達，自稱三十歲以後不再拜謁什麽人。他原先没有見張纘時，就非常謙虚地推重張纘，後來便結爲忘年交。大通年間，張纘任吴興太守，在任期間削减煩法，消除苛政，追求清静無爲，吏役和百姓都認爲十分便當。

大同二年，徵爲吏部尚書。後門寒素一介者，皆見引拔，不爲貴門屈意，人士翕然稱之。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祗無學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爲皇太子愛賞。時纘從兄謐、聿并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祗嘗預東宫盛集，太子戲纘曰："丈人謐、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謐、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慚。或云纘從兄聿及弼愚短，湘東王在坐，問纘曰："丈人二從聿、弼藝業何如？"纘曰："下官從兄雖并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

大同二年，徵入任吏部尚書。此後，寒門素族的有才士子，多得到他的引薦和提拔，張纘不向豪門貴族屈服，天下士人交口稱贊他。張纘恃才傲物，從不謙讓於人。定襄侯蕭祗没有讀什麽書，但很有文人的氣質，他和兄衡山侯蕭恭同爲皇太子喜愛和賞識。當時張纘堂兄張謐、張聿也都不學無術，還又秉性愚鈍。有一次蕭恭、蕭祗參加東宫的大型集會，皇太子戲笑張纘説："丈人家的謐和聿在哪兒？"張纘不慌不忙地回答："張纘有謐、聿，就好像殿下有衡、定。"太子覺得慚愧。又有人説張纘堂兄張聿和張弼愚蠢無知，湘東王在座，問張纘道："丈人的兩位堂兄聿、弼才藝和學業怎樣了？"張纘回答説："下

愕然，其忤物如此。

官的堂兄雖然都不優秀，但却還比殿下的衡、定强。”滿座的人都感到驚愕，張纘就是如此不服人的。

五年，武帝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已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纘本寒門，以外戚顯重，高自擬倫，而詔有“司空范陽”之言，深用爲狹。以朱异草詔，與异不平。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凑，有過詣纘，纘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爲讓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若備朝服，宜并著綬。時并施行。

五年，武帝下詔説：“張纘是外戚中的精英，是朝廷中的領袖，司空之後，他的名聲在范陽第一。可任命爲尚書僕射。”張纘出身原爲寒門，因爲是外戚顯貴，自視很高，但詔書却有“司空范陽”的話，心裏很不痛快。因爲詔書是朱异起草的，所以對朱异不滿。起初，張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見不和，何敬容掌握大權，賓客盈門，其中有人又同時拜訪張纘，張纘拒納，説：“我不能面對何敬容的殘客。”這次遷任時，他上辭讓表説：“從外放守要鎮，到入朝任選官，已經可以揚眉吐氣，議論是非了。但是内心不通達、不開闊，使得耳不聽、目不明，對於人事的深淺、清濁，哪能參預什麽意見呢。加上一點也不懂得違心地做表面文章，不喜歡俗人，不願意與他們共事。”這些話都是針對何敬容的。張纘在職期間，提議御乘在南郊應該用素輦，以便與從古以來的做法相適中。又提議：印綬官如果製備朝服，應該也繫上綬帶。這兩個建議當時都實行了。

改爲湘州刺史，述職經塗，作《南征賦》。初，吴興吴規頗有才學，邵陵王綸引爲賓客，深相禮遇。及綸作牧郢蕃，規隨從江夏。遇纘出之湘鎮，路經郢服，綸餞之南浦。纘見規在坐，意不能平，忽舉杯曰：“吴規，此酒慶汝得陪今宴。”規尋起還，其子翁孺見父不悦，問而知之，翁孺因氣結，爾夜便卒。規恨纘慟兒，憤哭兼至，信次之間又致殞。規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時人謂張纘一杯酒殺吴氏三人，其輕傲皆此類也。

改任湘州刺史，赴任途中作《南征賦》。起初，吴興吴規很有才學，邵陵王蕭綸請他做賓客，并特别加以禮遇。蕭綸鎮守郢州時，吴規跟隨到了江夏。正好張纘出守湘州經過郢州地域，蕭綸在南浦爲他餞行。張纘見吴規在座，心裏不滿，他突然舉起酒杯説：“吴規，此杯酒慶賀你能陪今天的酒宴。”吴規一會兒就起身回家，他兒子吴翁孺看見父親不愉快，詢問，知道了這件事，吴翁孺鬱悶氣阻，當天夜裏就死了。吴規痛恨張纘使兒子氣憤而死，又憤恨又哭泣，幾天之後也死了。吴規妻爲丈夫、兒子之死而特别悲痛，第二天也死去。當時人們説張纘一杯酒殺了吴氏三個人，張纘對人輕慢就是這樣。

至州務公平，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并。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

到任湘州後，力求公平，派人到十個郡慰勞，釋放年老或有病的差役，關市的戍卒、巡邏兵、原先各地的防衛人員，一起都予以削減或合并。湘州邊界的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依險山居住，歷任刺史都不能使他們誠服，此時竟也

畝同穎。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户口增十餘萬，州境大寧。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佗物稱是。

歸服。益陽縣有人種二頃田，一起都出現長在不同壟田的稻子，稻穗結在一起的祥瑞。在任四年，流落在外地的人自己又回來了，户口增加十多萬，州内很安寧。張纘晚年很喜歡積蓄，抄寫圖書幾萬卷，油積蓄二百斛，米四千石，其他東西與此相稱。

太清二年，徙授領軍，俄改雍州刺史。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己為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譽遂托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庶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建鄴，譽當下援。湘東王時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譽兄弟。時湘東王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臺，下硤至江津，譽次江口，湘東王届郢州之武城。屬侯景已請和，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欲待湘東至，謁督府，方還州。纘乃貽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游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詧。"湘東信之，乃鑿船沈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荆、湘因構嫌隙。

太清二年，改授領軍，不久又改雍州刺史。開始聽説會由邵陵王蕭綸代替他任湘州刺史，後來却换成了河東王蕭譽。張纘一向輕視年少親王，湘州官署迎候的禮數和物品很不周備，蕭譽非常記恨，到任後，托病不見張纘，同時又繼續考查湘州官署的各項事務，留住張纘，没有放他離開。正巧這時侯景進犯建鄴，蕭譽應當前去援救。湘東王這時鎮守江陵，張纘原與他有舊交，張纘想利用他害死蕭譽兄弟。當時湘東王和蕭譽以及信州刺史桂陽王蕭慥各自率領自己的人馬前往援助，從硤順流到江津，蕭譽停駐在江口，湘東王到了郢州的武城。正好侯景請求講和，武帝下詔各軍停止增援。蕭譽從江口準備返湘，想等湘東王到，在都督府謁見後再回湘州。張纘寫信給湘東王説："河東王支起桅杆逆水而上，想襲擊江陵；岳陽王在雍州，與他同謀做壞事。"江陵游軍主朱榮又派使者報告説："桂陽王停駐在這兒準備響應蕭譽、蕭詧。"湘東王相信了這些説法，把船鑿破，把米沉入江中，斬斷纜繩，回師。到江陵後，收捕了蕭慥，把他殺了。荆州、湘州因此産生嫌隙。

纘尋棄其部曲，携其二女，單舸赴江陵。湘東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仍遣纘向雍州。前刺史岳陽王詧推遷未去鎮，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臺城，詧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義舉，事無不濟。"纘以為然，因與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奔引等。杜岸馳告詧，詧令中兵參軍尹正等追討。纘以為赴期，大喜，及至

不久，張纘拋棄自己的部下，携帶着兩個女兒，駕着一條船赴江陵。湘東王派使者責備蕭譽，索要張纘的部下，并派遣張纘到雍州赴任。前刺史岳陽王蕭詧拖延着没有離任，衹把城西的白馬寺給他居住。這時得知侯景陷没臺城，蕭詧便不接受替代。雍州助防杜岸騙張纘説："我看岳陽王容不得使君，而使君一向很得民心，如果逃到西山舉義的話，事情一定會成功。"張纘覺得有理，便和杜岸兄弟結盟，并邀雍州人席引等在西山招聚兵卒。張纘便穿着婦人的衣服，乘着青布輿，和十多個親信逃奔到席引等人那兒。杜岸快馬報告了蕭詧，蕭詧命令中兵參軍尹正等

并禽之。纘懼不免，請爲沙門，名法緒。詧襲江陵，常載纘隨後，逼使爲檄，固辭以疾。及軍退敗，行至湕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尸而去。元帝承制，贈開府儀同三司，謚簡憲公。

追擊。張纘還以爲追兵是來赴約的，大喜，追兵到時却把他們擒捉起來。張纘怕不能免禍，請求入佛門爲僧，法名爲法緒。蕭詧襲擊江陵，常把張纘帶在車後，逼他草擬檄文，張纘托病堅決推辭。蕭詧敗退，到湕水南的時候，守衛張纘的人擔心追兵趕上，把他殺了，抛尸而走。元帝承制，追贈張纘爲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簡憲公。

元帝少時，纘便推誠委結，及帝即位，追思之，嘗爲《詩序》云："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

元帝年少的時候，張纘就與他推誠相交，元帝即位後，追憶起他們的情誼，在《詩序》中說："簡憲這個人，不侍奉王侯負才任性。但與我相見交談時則通宵達旦談個不停，不能自已。懷念他的德行，哪有一天能忘記他。"張纘著有《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

初，纘之往雍州，資産悉留江陵。性既貪婪，南中貲賄填積。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并摙還齋，珍寶財物悉付庫，以粽蜜之屬還其家。

張纘原先去雍州時，把財産全部留在江陵。因爲本性貪婪，在江南積累的資財很多。死後，湘東王派人一起没收，二萬卷書全部挑回自己家，珍寶財物則一起送交國庫，僅把蜜漬果實一類的東西還給張纘家。

次子希字子顔，早知名，尚簡文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位侍中。纘弟綰。

張纘次子張希字子顔，很早知名，娶簡文帝第九女海鹽公主爲妻。承聖初年，任侍中。張纘有弟名張綰。

張綰

綰字孝卿，少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之百事，綰對闕其六，號爲百六公。位員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史，遷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之急，唯在執憲直繩，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晉、宋時，周閔、蔡廓兼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綰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并導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時人榮之。出爲豫章内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躬挾袄道，遂聚黨攻郡，進寇豫章，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間，賊

張綰字孝卿，年輕時就和兄張纘齊名。湘東王蕭繹曾考過他一百個典故，張綰的答卷衹缺六個，所以被稱爲"百六公"。任員外散騎常侍、中軍宣城王長史，遷任御史中丞。武帝派他弟弟中書舍人張絢宣讀聖旨，說："治國所當緊的是執法者嚴格按法令約束和糾舉官吏，用人執法的根本，是不受升降的局限。晉、宋時期，周閔、蔡廓都以侍中而又兼御史中丞，卿不要疑心是降職。"當時宣城王公署地位很高，所以就有這道旨意。大同四年元日，按以往規定僕射和中丞的座位東西相對，這時張綰兄張纘爲僕射，百官入位時，張氏兄弟帶着隨從分别快步走到階陛的兩側，這樣的事前代没有過，當時人認爲很榮耀。張綰出任豫章内史，在郡中講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前來聽講的貴族、官紳子弟常有幾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躬倚仗袄道，招聚妖黨攻打安成郡，進犯豫章，江州刺史湘東王派遣司馬王僧

黨悉平。十年，復爲御史中丞。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回避，豪右憚之。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爲吏部尚書，台城陷，奔江陵，位尚書右僕射。魏剋江陵，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卒於江陵。

次子交，字少游，尚簡文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秘書丞，掌東宫管記。

辯討伐賊黨，由張綰節度。一個來月的時間，賊黨就全部平息。十年，又任御史中丞。張綰兩次做憲司，糾舉彈劾不迴避任何人，豪强大族都怕他。這時城西設士林館讓學者在此聚集，張綰和右衛朱异、太府卿賀琛交遞講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三年，張綰任吏部尚書，台城淪陷，逃奔江陵，任尚書右僕射。魏攻克江陵，朝臣都被俘虜送入關中，張綰因病被免，死於江陵。

張綰次子名交字少游，娶簡文帝第十一女定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秘書丞，掌管東宫文書。

庾域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静，有名鄉曲。梁文帝爲郢州，辟爲主簿，嘆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禮。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録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軍退，以功拜羽林監。及長沙王爲益州，域隨爲懷寧太守。罷任還家，妻子猶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餘奉專充供養。母好鶴唳，域在位營求，孜孜不怠，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爲孝感所致。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小時性情沉静，在鄉里聞名。梁文帝做郢州刺史，把他徵召爲主簿，稱贊他的才能説："荆南的高才，就在這兒了吧。"并給予恩禮。長沙宣武王治理梁州時，請他做録事參軍，兼任華陽太守。這時魏軍攻打并包圍了南鄭，梁州有空倉幾十個，庾域親手寫好封條，指給將士看，并説："倉裏的粟都是滿的，足够支持二年。各位衹管努力守城。"大家的情緒纔安定下來。賊軍退却，庾域因功任羽林監。長沙王做益州刺史時，庾域跟隨任懷寧太守。罷官回家時，妻兒還要汲水舂米，操持家務，庾域自己仍然穿大布衣服，剩下的俸禄專門用以供養老人。母親喜歡鶴鳴，庾域在任時孜孜不倦地謀求，一天有一對鶴來，輿論都以爲是庾域的孝心使這對鶴感動而來。

永元初，南康王板西中郎諮議參軍，母憂去職。梁武帝舉兵，起爲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東下，師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域乃諷夬曰："黄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臺即授武帝黄鉞。蕭穎冑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武帝應致箋，域争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武帝意同，即命衆軍便下，域謀多被納用。霸府初開，爲諮議參軍。

永元初年，南康王授任庾域爲西中郎諮議參軍，因母喪而離職。梁武帝起兵後，起任他爲寧朔將軍，領行選。武帝率軍順流東下，在楊口歇宿，和帝派御史中丞宗夬慰勞大軍。庾域便委婉地向宗夬提意見，説："未賜黄鉞，不好總督侯伯。"宗夬回去後，西臺當即授武帝黄鉞。蕭穎冑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有些人提議説，武帝應該向蕭穎冑上箋奏，庾域規諫，没有聽，衹好作罷。郢城平定，庾域和張弘策的議論與武帝想法相合，於是下令各部立即東下，庾域的謀劃多被采用。霸府初開時，庾域爲諮議參軍。

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

天監初年，庾域被封爲廣牧縣子、後軍司

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降魏，魏襲巴西，域固守。城中糧盡，將士皆齕草供食，無有離心。魏軍退，進爵爲伯。于時兵後人飢，域上表振貸，不待報輒開倉，爲有司所糾。上遷域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卒于官。子子輿。

馬。出任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向魏投降，魏襲擊巴西，庾域堅守。巴西城糧盡，將士都吃草充飢，没有離心。魏軍退走後，庾域爵位進爲伯。當時，戰後人們都很飢餓，庾域上表要求賑濟，没有等到答覆就開倉，結果被有關官員糾舉。皇上遷庾域任西中郎司馬、輔國將軍、寧蜀太守。死於官任。子名子輿。

庾子輿

子輿字孝卿，幼而岐嶷。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齊永明末，除州主簿。時父在梁州遇疾，子輿奔侍醫藥，言淚恒并。長沙宣武王省疾見之，顧曰："庾録事雖危殆，可憂更在子輿。"尋丁母憂，哀至輒嘔血，父戒以滅性，乃禁其哭泣。梁初爲尚書郎。

庾子輿字孝卿，幼年聰慧。五歲，讀《孝經》時手不釋卷。有人問他："這書文句并不多，哪裏用得着這樣苦讀?"他回答説："孝是德的根本，怎能説不多呢。"齊永明末年，拜任本州的主簿。這時父親在梁州得病，庾子輿趕去爲他侍奉醫藥，每次説話的同時總要流淚。長沙宣武王來看望庾域的病情時，看見了他，對他説："庾録事病情雖然危險，但更令人憂慮的倒是子輿。"不久，爲母守喪，非常悲哀，一傷心就要吐血，父親勸他不要過於悲傷而危及生命，并禁止他哭泣。梁初，庾子輿任尚書郎。

天監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輿以蜀路險難，啓求侍從，以孝養獲許。父遷寧蜀，子輿亦相隨。父於路感心疾，每痛至必叫，子輿亦悶絶。及父卒，哀慟將絶者再。奉喪還鄉，秋水猶壯。巴東有淫預，石高出二十許丈，及秋至，則纔如見焉，次有瞿塘大灘，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猶不見。子輿撫心長叫，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復舊，行人爲之語曰："淫預如幞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每聞哭泣之聲，必飛翔檐宇，悲鳴激切。

天監三年，父親出任巴西太守，庾子輿考慮到入蜀的道路太艱難、太危險，上奏要求陪從，因爲這是出於奉養父親的孝心，所以獲得了准許。父親遷官寧蜀，庾子輿也跟隨着。父親在路上偶然感染上了心病，每次疼痛，一定要喊叫，庾子輿也要悶死過去。父親死後，他哀痛大哭，有兩次悲痛得幾乎要死去。奉喪回鄉時，秋水還很大。巴東有淫預，其中有高出河床二十多丈的礁石，到了秋天，礁石纔會顯現出來，其次還有瞿塘峽，旅客都怕，庾子輿人馬到這兒時，礁石還没有現出。庾子輿撫心大聲哭喊，這天夜裏的五更，河水忽然退減，他們順水安然南去。他們過去之後，水位又恢復原先的高度，行人因此説："淫預好像頭巾，本來不通；瞿塘水位下降，爲了庾公。"剛從蜀中出發時，有一對鳩鳥來船上築巢，回去之後，又栖息在墓旁，每每聽到哭泣聲，都要在草房檐間飛翔，凄厲地悲鳴。

欲爲父立佛寺，未有定處。夢有僧謂曰："將修勝業，嶺南原即可營

庾子輿想爲父親建佛寺，没有確定處所。做夢見一僧人對他説："想修功德的話，山南有一

造。”明往履歷，果見標度處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終喪，服闋，手足枯攣，待人而起。仍布衣蔬食，志守墳墓。叔該謂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於是始仕。雖以嫡長襲爵，國秩盡推諸弟。累遷兼中郎司馬。

塊平坦的地方就可以修造。”第二天到那兒去，果然看見測量的地方，像人工開鑿好的一樣，因而在此修建寺宇。庾子輿住在墳前守喪三年，服滿，手脚都枯萎攣縮，要人幫忙纔能起來。繼續穿粗布衣，吃蔬菜，立志守墳。叔父庾該對他說：“你如果堅持這種想法，我也棄官引退。”庾子輿這纔入仕。他雖然作爲嫡生長子，承襲父親爵位，但食邑的俸禄全部推讓給各位弟弟。多次遷任做到兼中郎司馬。

大通二年，除巴陵内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勸上郡就醫，子輿曰：“吾疾患危重，全濟理難，豈可貪官，陳尸公廨。”因勒門生不得輒入城市，即於渚次卒。遺令單衣帢履以斂，酒脯施靈而已。

大通二年，任巴陵内史，從便道赴任，路上得了病。有人勸他到郡上就醫，庾子輿說：“我得的是危重的病，徹底治愈是困難的，怎可貪戀官位死在公館中。”命令門生不許入城，結果就停在水邊死了。留下遺囑要求入殮衹穿單衣和便鞋便帽，酒和果物够給神靈就行了。

鄭紹叔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累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

鄭紹叔字仲明，是滎陽開封人。世代居住在壽陽。祖鄭琨，爲宋高平太守。

紹叔年二十餘，爲安豐令，有能名。後爲本州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弟諶被誅，臺遣收誕，兵使卒至，左右驚散，紹叔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

鄭紹叔二十多歲任安豐縣令，有能力，因此出名。後任本州中從事史。當時刺史蕭誕弟蕭諶被處死，朝廷派人收捕蕭誕，來收捕的兵卒到的時候，左右侍衛都嚇跑了，衹有鄭紹叔一人趕去。蕭誕死後，鄭紹叔又護送靈柩，大家都稱贊他。到都城，司空徐孝嗣見了他，認爲奇異，説是“祖逖一類的人物”。

梁武帝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帝罷州還都，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佗塗。”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遥昌苦要引，紹叔終不受命。遥昌將囚之，鄉人救解得免。及帝爲雍州，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于帝。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托候紹叔，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

梁武帝臨治司州時，任命鄭紹叔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而鄭紹叔與梁武帝結爲深交，并依附於他。武帝從司州罷官回京城後，把賓客都謝絶、辭退了，衹有鄭紹叔表示願意并且堅决請求留下來。武帝説：“卿的才能會有用武之地，我現在對你没什麽益處，應該再想想别的路子。”堅决不同意。鄭紹叔因而回壽陽。刺史蕭遥昌苦苦相邀，鄭紹叔却始終不肯接受。蕭遥昌準備囚禁他，因爲鄉里人解救，這纔得以免禍。到武帝任雍州刺史時，鄭紹叔從小道西行，歸附武帝，補授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侯害死朝廷官員，對武帝也很有疑心。鄭紹叔兄鄭植任東昏侯直後，東昏侯派遣他到雍州，假托是看望鄭紹叔，實際是暗地使他做刺客。鄭紹叔知道這個情

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别。續復遣主帥杜伯符亦欲爲刺客，詐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懼不敢發。上後即位，作五百字詩具及之。

况，秘密報告了武帝。鄭植到後，武帝在鄭紹叔住所設酒宴請他，對鄭植開玩笑説：“朝廷派您來算計我，今天的便宴是下手取我的好機會。”賓主大笑。讓鄭植登上城隍，遍覽州府，發現士卒、器械、舟艦、戰馬都很富足。鄭植散宴後對鄭紹叔説：“雍州很有實力，不容易拿下。”鄭紹叔説：“兄回去後，把所見所感都向天子説清，兄如果要來攻取雍州，紹叔請求與這裏的衆兵一道和你交戰。”他把鄭植送到南峴，兄弟二人相對慟哭而别。東昏侯後來又派主帥杜伯符來做刺客，以使者的名義來欺騙，武帝也秘密瞭解到了，像平常一樣宴請接待，杜伯符害怕，不敢有所舉動。武帝即位後，曾作了五百字的詩，説到了這些事。

初起兵，紹叔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從東下。江州平，留紹叔監州事，曰：“昔蕭何鎮關中，漢祖得成山東之業；寇恂守河内，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内，我故留卿以爲羽翼。前途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繼，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於是督江、湘糧運無闕乏。

武帝剛起兵時，鄭紹叔任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跟隨武帝東下。江州攻下後，留鄭紹叔監守江州，説：“從前蕭何鎮守關中，使漢高祖得以成就山東的帝業；寇恂守河内，使光武帝得以拿下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現在的九江，就是從前的河内，所以我留卿在此相助。前進不利，責任在我；糧運跟不上，責任就由卿承當。”鄭紹叔流淚與武帝拜别，從此統管江州和湘州的糧運，從來没有缺少過糧。

天監初，入爲衛尉卿。紹叔少孤貧，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糧賜所得及四方遺餉，悉歸之兄室。忠於事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爲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帝常使人節其哭。頃之，封營道縣侯，復爲衛尉卿。以營道縣户凋弊，改封東興縣侯。

天監初年，入朝任衛尉卿。鄭紹叔小時父喪，家裏很窮，事奉母親、祖母以盡孝出名，對待兄長恭敬小心。地位顯要之後，朝廷所賜、各地所送的糧食和禮物，全部送到兄長的住處。事奉皇上忠誠，所聽見的事情全部向皇上呈報，没有絲毫隱瞞。每次與武帝談事，好的就説：“臣愚蠢想不到，這都是聖主的謀略。”不好的就説：“臣想法淺陋，私下認爲這件事應該這樣，怕因此貽誤朝廷。臣罪過很深。”武帝非常親信他。母喪，離職。鄭紹叔性至孝，武帝常派人讓他節哀少哭。不久，封營道縣侯，又任衛尉卿。因爲營道縣民生凋敝，改封爲東興縣侯。

三年，魏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衛尉。既而義陽入魏，司州移鎮關南，以紹叔爲司州刺史。紹叔至，創立城隍，繕兵

三年，魏圍攻合肥，鄭紹叔以他原先的稱號統率大軍鎮守東關。平息事端後，又做衛尉。不久，義陽被魏占領，司州祇好移鎮關南，任命鄭紹叔爲司州刺史。紹叔到任後，修建城隍，整治

積穀，流人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舉薦。士亦以此歸之。

徵爲左衛將軍，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卒於府舍。帝將臨其殯，紹叔宅巷陋，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謚曰忠。紹叔卒後，帝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兵器，積累穀物，百姓包括流民都得到安樂。鄭紹叔秉性輕狂自負，以有權有勢自居，但他能誠心待人，舉薦過很多人。士人們也因此歸附他。

徵入朝廷任左衛將軍，到家裏時病重，詔書要求在他私宅拜授，用車子送回公府。宮中派來醫生，送來藥物，一天到家裏數次。死在家裏。武帝準備在出殯時親臨，因爲鄭紹叔宅第巷子簡陋，容不下輿駕，纔作罷。下詔贈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謚號爲忠。鄭紹叔死後，皇帝曾潸然淚下，對朝臣説："鄭紹叔忠誠正義，好事就説是君的功勞，過錯則歸於自身，現在没有可跟他相比的人。"鄭紹叔就是這樣受到賞識愛惜的。鄭紹叔子鄭貞繼嗣。

吕僧珍

吕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家甚寒微。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事梁文帝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偉，曹輩皆敬之。文帝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帝還領軍將軍，補主簿。祆賊唐寓之寇東陽，文帝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司空陳顯達出軍沔北，見而呼坐，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深自努力。"

建武二年，魏軍南攻，五道并進。武帝帥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時長沙宣武王爲梁州刺史，魏軍圍守連月，義陽與雍州路斷。武帝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及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武帝甚嘉之。

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與共事。僧珍知不久當敗，竟弗往。武帝臨雍州，僧珍固求西

吕僧珍字元瑜，是東平范人。世代居住在廣陵，家裏很貧寒、微賤。童年時拜師求學，有個看相的人看遍這批學生後，指着吕僧珍説："這孩子會有很大的聲望，他有封侯的相貌。"事奉梁文帝，做了他門下的書佐。吕僧珍身高七尺七寸，容貌魁梧，同輩都敬重他。梁文帝做豫州刺史，他被拜任典籤，兼任蒙令。文帝遷任領軍將軍，吕僧珍補爲主簿。祆賊唐寓之侵犯東陽，文帝率軍東進，討伐賊黨，要吕僧珍爲行軍衆局知事。吕僧珍宅第在建陽門東，自從接受命令準備出發，每天都要從建陽門過，他没有一次回家。文帝也因此瞭解了他。司空陳顯達出兵到沔北，見到吕僧珍，喊他坐，説："卿有富貴的相，日後應該不會削弱，好好努力。"

建武二年，魏軍南侵，五路大軍同時進擊。武帝率軍援救義陽，吕僧珍跟隨在軍中。這時長沙宣武王爲梁州刺史，魏軍圍攻幾月，義陽和雍州的路被切斷。武帝想派使者到襄陽，希求得到梁州的音訊，衆人没有誰敢去。吕僧珍却堅持要求充當使者，當天就獨自駕着一條船上路。到襄陽後，催促派遣兵馬支援，并且得到宣武王書信而回，武帝特別表揚他。

東昏侯即位，司空徐孝嗣掌管朝政，想邀吕僧珍共事。吕僧珍知道不久後就會敗亡，因此没有前去。武帝做雍州刺史，吕僧珍堅決要求西

歸，得補邔令。及至，武帝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武帝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爲止舍。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船艦，葺之以茅，并立辦。衆軍將發，諸將須櫓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張，争者乃息。

去，歸附武帝，得以補授爲邔令。到雍州後，武帝任命他做中兵參軍，把他當作得力的親信。吕僧珍私下裏養敢死兵，有很多人歸依他。武帝很注意招集勇猛的武士，士大夫和普通百姓都緊緊跟隨他，在他手下會集了一萬多人。武帝於是令人在城西的空地上巡行，準備在那兒建屋千間作這批人的住房。砍伐了很多竹木，沉入檀溪中，堆積的茅草像山丘一樣，都没有用。衹有吕僧珍理解其用意，他私自準備好幾百根船槳。武帝起兵，全部拿檀溪裏的竹木裝造爲船，用茅草蓋頂，都很快就完成了。大軍將要出發，將軍們需要很多船槳，吕僧珍便把原先備好的船槳拿出，每隻船付給二根，争搶得以停息。

武帝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大軍次江寧，武帝使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來戰，僧珍等大破之，乃與茂進白板橋。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衆少，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不敵，不可戰，亦勿遥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内外齊擊，居士等應時奔散。及武帝受禪，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再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北侵，自是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秘書。五年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

武帝任命吕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進出武帝内室，傳達武帝的意旨。大軍停駐江寧時，武帝要吕僧珍和王茂率領精兵先行登上赤鼻邏。這天東昏侯的將帥李居士來交戰，被吕僧珍等打得大敗，僧珍和王茂於是進兵白板橋。營壘築好後，王茂移駐越城，吕僧珍鎮守白板。李居士得知堡壘中兵少，徑直趕來逼攻。吕僧珍對將士們説："我們兵力比不上敵方，不可與他們交戰，也不要遠距離地射箭。應該到壕塹裏去，然後同心協力，把他們打敗。"不久都越出壕塹，吕僧珍分派兵士登上城墻，自己率領騎兵步兵三百人繞到敵人後面，内外夾擊，李居士的兵馬一下就全部逃散。武帝接受禪讓後，吕僧珍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爲平固縣侯。兩次遷任後爲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朝在秘書省值衛，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大舉入侵北朝，從此，吕僧珍白天在中書省值事，晚上回秘書省。五年，大軍凱旋而回，吕僧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

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榮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見士大夫迎送過禮，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兄弟皆在外堂，并不得坐，指客位謂曰："此兖州刺史坐，非吕僧珍床。"及别室促膝如故。從父兄子先以販葱爲業，僧珍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

吕僧珍因爲離開家鄉很久，上表要求回去掃墓，武帝想讓他在本州顯示榮耀，授任他南兖州刺史。吕僧珍在任期間，接見士大夫時，迎、送的禮數超過規定。他公平待下，不對親人徇私情。兄弟一起在外堂時，都不能坐，吕僧珍指着客位説："這是兖州刺史的位置，不是吕僧珍的座位。"到了别室後，則像原來那樣促膝而坐。從父兄子原先是以販賣葱謀生的，吕僧珍來後，

無以報效，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豈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適于氏，住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耻。

他便拋掉原先的事情，要求做一個州官。吕僧珍説：“我受國家重恩，没有什麼可以報效的，你們有自己的本分，怎麼可以妄求越分呢。快回到葱肆上去吧。”吕僧珍的舊宅在市場之北，在它前面有督郵廨，鄉里人都勸他把督郵廨遷走，把自己的宅子擴大些。吕僧珍發怒説：“怎麼可以遷走官廨來擴建私宅呢。”吕僧珍姊嫁給于氏，住在市場之西，她家小屋就在路邊，與商鋪在一起。吕僧珍經常帶着儀仗隊到她家來，并不以此爲耻辱。

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直秘書省如先。常以私車輦水灑御路。僧珍既有大勛，任總心膂，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禄俸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絶於時。

在南兖州任官一百日，徵入朝廷任領軍將軍，又像以前那樣在秘書省值衛。他經常用自己的私車給御路灑水。吕僧珍因爲有大功，被任用爲骨幹和親信，性格非常恭敬小心。他在宫内禁地值衛時，盛夏也不敢脱衣。每次陪侍御坐時，他都屏住呼吸，鞠着躬，面對着果食而從來不動筷子。在喝醉以後，他夾了一個甜食吃了，武帝笑着對他説：“卿今天這是大有進步。”在俸禄之外，朝廷每月又另給予十萬錢，其他的賞賜經常都有。

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獨不肯，累日乃見從。一夜，僧珍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黄，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貴，而復發黄，所苦與昔政同，必不復起。”竟如言卒于領軍官舍。武帝即日臨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爲流涕。子淡嗣。

武帝原先起兵，攻打郢州很久都没有拿下來，大家都想逃散。衹有吕僧珍不同意，過了好幾天纔聽從了他的意見。一天夜晚，吕僧珍突然頭痛，發高燒，到天亮時，額骨增大，骨法好像很特别。十年，得病，皇帝親自前來看望，宫内派來的醫生、送來的藥物每天都不止四次。吕僧珍對親朋舊友説：“我從前在蒙縣時熱病發黄，當時認爲一定没有救了。主上對我説：‘卿有富貴之相，一定不會死。’不久果然痊愈。現在我已經富貴，而又得發黄的熱病，痛苦的情况跟以前相同，一定不能再起床了。”竟然真的像他説的那樣死在領軍的官舍中。武帝當天就臨殯，追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叫忠敬。武帝感到痛惜，説起他就要流淚。吕僧珍子吕淡繼嗣。

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

起初，宋季雅從南康郡罷官，在吕僧珍的宅旁買了一所宅子住。吕僧珍問他宅子的價錢，他説：“一千一百萬。”吕僧珍聽到價錢如此貴感到奇怪，宋季雅説：“買宅子一百萬，做你的鄰居

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弗爲通，强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帝，陳其才能，以爲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吕公。”在州大有政績。

花一千萬。”吕僧珍生了兒子，宋季雅來賀喜，送了一個紅包，上面寫着“錢一千”。門人嫌少，不肯送進，勉强纔送進去。吕僧珍懷疑有原委，親自開包，原來是金質的錢。於是在皇帝面前説起他，介紹了他的才能，因而任命爲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宋季雅在出發前對親近的人説：“不可以愧負了吕公。”他在衡州大有政績。

樂藹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晋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也。家居江陵。方頤隆準，舉動醖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嘗陳器物，試諸甥侄。藹時尚幼，而無所取，慤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慤益善之。

齊豫章王嶷爲荆州刺史，以藹爲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城隍風俗、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案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廨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閤讀書。後爲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及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齊武帝見藹，問以西事，藹占對詳敏，帝悦，用爲荆州中從事，敕付以修復府州事。藹還州，繕修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藹爲諮議參軍。蕭穎胄引藹及宗夬、劉坦任以經略。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晋尚書令樂廣的六世孫。家住江陵。方臉，高鼻，舉動端莊優雅。舅舅雍州刺史宗慤曾經擺出一些器物來試甥侄們，當時樂藹年齡還很小，但他什麽也没拿，宗慤因此覺得奇異。宗慤又從史書中各取出一卷給樂藹等，讓他們讀完後復述，樂藹粗粗一讀便能全部説出來，宗慤更加贊賞他。

齊豫章王蕭嶷任荆州刺史，以樂藹爲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蕭嶷曾向樂藹詢問這裏城隍的有關風俗、山河的險易情况，樂藹隨問隨答，就好像對着地圖文牒回答一樣，蕭嶷益加敬重他。州人嫉妒他，有人就毁謗説樂藹的公館門庭若市，蕭嶷派人去探看，纔發現樂藹正閉門讀書。後來任大司馬記室。永明八年，荆州刺史巴東王蕭子響舉兵反叛，失敗後，縱火焚燒官府房舍，公署内的文書一時間全部燒光。齊武帝見到樂藹時，向他詢問荆州的事情，樂藹對答詳明而快捷，武帝喜悦，用他爲荆州治中從事史，把修復州府的事委交給他。樂藹回荆州後，整修官署幾百處，都很快就完成。豫章王蕭嶷去世，樂藹離職奔喪，他率領蕭嶷在荆州、湘州的老部下在蕭嶷墓地樹碑。南康王爲西中郎，授樂藹爲諮議參軍。蕭穎胄引請樂藹和宗夬、劉坦做經略使。

天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性公强，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晋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灰，非吏罪也。”既

天監初年，幾次遷任後爲御史中丞。在這之前，樂藹從江陵出發，無緣無故在船上得到八根車輻上的木棒，這八根木棒就像是御史中丞步行時清道用的一樣，到這時果然遷任御史中丞。樂藹性格公正强悍，做御史中丞非常稱職。這時長沙宣武王將葬，但車府却在車庫裏丢失了懸垂在車上的油絡，正準備推問主管人。樂藹説：“從

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二年，出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遇始興人士反，逐内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産。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托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誅之。尋卒於官。

前晋武庫失火，張華認爲油脂積累到一萬石就一定會這樣，現在庫内如果有灰燼，就不是小吏的罪。”檢查的結果，果然發現有積灰，當時人們都稱贊他博通事理和寬容待人。二年，樂藹出任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任刺史徐元瑜罷官回去，正好碰上始興人謀反，驅逐内史崔睦舒，并搶掠徐元瑜的財産。徐元瑜逃回廣州，向樂藹借兵，托辭討賊，實際上是想襲擊樂藹。樂藹發覺後把他殺了。不久，樂藹死於官任。

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虬，亦明識有禮訓。藹爲州，迎姊居官舍，三分禄秩以供焉，西土稱之。子法才。

樂藹姊嫁給同郡隱士劉虬，他也是見識高明，懂禮節有修養的人。樂藹在做州官時，把姊姊迎來住在官宅，把三分之一的俸禄供給她，荆州一帶的人都稱贊他。樂藹有子名法才。

樂法才　樂法藏　樂子雲

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名。沈約見之曰：“法才實才子。”爲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武帝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遷太舟卿，尋除南康内史。耻以讓奉受名，辭不拜。歷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栖心物表。尋卒。法藏位征西録事參軍，早亡。

樂法才字元備，年幼時就和弟樂法藏一同有很好的名聲。沈約見他時説：“法才實在是才子。”任建康令，不接受俸禄，到他離任時俸禄將達百金，縣衙入奏要求把這些俸禄送交國庫。武帝贊揚他清廉的節操，説：“這樣做官就可以成爲百城的表率。”遷爲太舟卿，隨即又拜任南康内史。樂法才認爲因不要俸禄而得到這樣的位置是一種耻辱，辭謝，没有接受。樂法才歷任少府卿，江夏太守，在被人替代時，上表要求順道還鄉。到了家裏，把宅地割出一部分建寺宇，寄心於世俗之外。不久，死去。樂法藏任征西録事參軍，早亡。

子子雲，美容貌，善舉止。位江陵令，元帝承制，除光禄卿。魏剋江陵，衆奔散，呼子雲。子雲曰：“終爲虜矣，不如守以死節。”遂仆地，卒於馬蹄之下。

子樂子雲，容貌俊美，舉止得體。任江陵令，元帝承制，任光禄卿。魏攻克江陵，民衆逃散，喊叫樂子雲逃走。樂子雲説：“終究要被俘虜，不如守節而死。”跌倒在地，死在馬蹄之下。

論曰：張弘策惇厚慎密，首預帝圖，其位遇之隆，豈徒外戚云爾。至如太清板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蕃岳，克濟温、陶之功，而苟懷私怨，以成釁隙之首。風格若此，而爲梁之亂階，惜乎！庾域、鄭紹叔、吕僧珍等，或忠誠亮藎，或恪勤匪懈，

論曰：張弘策忠厚、謹慎、守密，最早參與梁武帝的謀劃，他官位高、待遇厚，哪裏僅僅是外戚的原因。至於到太清動亂期間，親人離心離德，張纘不能調解藩王，成就温嶠、陶侃那樣的功勛，反而内懷私怨，結果釀成禍端。品格如此，以致成爲梁亂的階梯，真可惜呀！庾域、鄭紹叔、吕僧珍等，或者忠心耿耿，或者勤勤懇

締構王業，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勤誠靡貳，蓋有人臣之節矣。藹雖異帷幄之勛，亦贊雲雷之業，其當官任事，寵秩不亦宜乎。

懇，在締造王業的過程中，都有功勞。呂僧珍在禁省恭敬小心，鄭紹叔勤勞忠誠，没有二心，都有人臣的節操。樂藹雖然没有謀劃於帷幄的功勛，但也佐助了帝業，他被封官受寵，不也是應該的嗎。

南史卷五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沈約（子）旋（孫）衆　范雲（從兄）縝

沈約　沈警　沈穆夫　沈田子　沈林子　沈璞　沈旋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子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黄，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魯昭四年，晋使蔡滅沈，其後因國爲氏。自兹以降，譜諜罔存。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從前金天氏有後代叫昧，任水神官玄冥師，生子允格、臺駘。臺駘繼承他的官位，疏通汾河洮水，在大澤築堤防，得以居住太原。帝顓頊表彰他，把他封在汾川。他的後代建立沈、姒、蓐、黄四國，沈子國就是現在的汝南平輿沈亭。春秋時期，沈國參加諸侯盟會。魯昭公四年，晋指使蔡滅沈，他的後代因襲國名爲姓氏。從此以後，譜諜不存。

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敷德侯。遵生驃騎將軍達，達生尚書令乾，乾生南陽太守弘，弘生河内太守勗，勗生御史中丞奮，奮生將作大匠恪，恪生尚書關内侯謙，謙生濟陽太守靖，靖生戎。戎字威卿，仕爲州從事，説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爲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家焉。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爲吳郡，復爲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吳孫晧寶鼎二年，分吳郡爲吳興郡。晋太康三年，改永安爲武康縣，復爲吳興武康人焉。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

秦末有沈逞，徵入任丞相而不從。漢初，逞曾孫沈保封爲竹邑侯。沈保子沈遵從本國遷居九江的壽春，官至齊王太傅，封爲敷德侯。沈遵生驃騎將軍沈達，沈達生尚書令沈乾，沈乾生南陽太守沈弘，沈弘生河内太守沈勗，沈勗生御史中丞沈奮，沈奮生將作大匠沈恪，沈恪生尚書關内侯沈謙，沈謙生濟陽太守沈靖，沈靖生沈戎。沈戎字威卿，出仕任州從事，因勸説勢力强大的盗賊尹良降伏，漢光武帝表彰他的功勛，封爲海昏縣侯，他辭讓没有接受，爲避災禍而移居會稽烏程縣的餘不鄉，於是在此落户安居。順帝永建元年，分會稽一部分爲吳郡，又爲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一部分爲永安縣，吳孫晧寶鼎二年，分吳郡一部分爲吳興郡。晋太康三年，改永安爲武康縣，又爲吳興武康人。雖然區域名稱屢次變更，但是沈氏居地没有遷移。

戎子酆字聖通，位零陵太守，致

沈戎子沈酆字聖通，官爲零陵太守，招致黄

黄龍芝草之瑞。第二子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慶、懷文其後也。仲高子鷟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别駕從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鷟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鷟，早卒。子直字伯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卒。子瑜、儀俱少有至行。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毀瘁，過於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并黄中英爽，終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殄滅邪。"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并以孝著。瑜早卒。儀字仲則，篤學有雅才，以儒素自業。時海内大亂，兵革并起，經術廢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整，不妄交納，唯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吴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二府交辟，公車徵，并不屈，以壽終。子曼字元禪，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吴朝。子矯字仲桓，以節氣立名，仕爲立武校尉、偏將軍。孫晧時，有將帥之稱。吴平，爲鬱林、長沙二郡太守，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高，晋元帝之爲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子延字思長，潁川太守，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村。延子賀字子寧，桓冲南中郎參軍。

龍芝草的祥瑞。第二子名仲高，安平相，幼子沈景，河間相，演之、慶之、曇慶、懷文是他的後代。仲高子名沈鷟字建光，少年時就享有盛名，州府推薦他爲茂才，公府徵用爲州别駕從事史。當時廣陵太守陸稠，是沈鷟的舅舅，因良好的品行和顯赫的政績名揚漢朝，又把女兒嫁給沈鷟，沈鷟早年去世。子沈直字伯平，州府推薦他爲茂才，也有清廉的名聲，去世。子沈瑜、沈儀都是少年時就有常人所不及的德行。沈瑜十歲、沈儀九歲時，父喪，居喪極度哀傷，身體受損，超過成年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是漢末名士，對此深爲憂傷，常撫慰他們，説："你們都是心懷美好的品德，終究會成爲奇才，爲什麽定要超過禮制自求亡身呢?"三年守喪的禮儀結束時，幾乎因過分悲哀而危及生命，所以兄弟二人都以孝著名。沈瑜早亡。沈儀字仲則，勤奮學習，富有才華，以儒學爲自己的學業。當時海内大亂，戰争四起，經學衰頹，士人很少能保全自己的行爲。而沈儀學業精深，安静恬退，守道不移，操守堅貞整肅，不隨便與人結交，衹與同族兄弟之子仲山、叔山及吴郡陸公紀交好。州郡以禮相請，二府同時徵用，公車徵召，他都没有順從，後因年老自然死亡。子沈曼字元禪，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以才志顯揚於吴朝。子沈矯字仲桓，靠氣節樹立名聲，官爲立武校尉、偏將軍。孫晧時候，有將帥的稱號。吴平定後，任鬱林、長沙二郡太守，他没有接受。太康末年去世。子沈陵字景高，晋元帝爲鎮東將軍時，命他參掌軍事。子沈延字思長，潁川太守，開始居住在縣東鄉的博陸里餘烏村。沈延子名沈賀字子寧，桓冲南中郎參軍。

賀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産累千金。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内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進仕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爾。"還

沈賀子沈警字世明，淳厚篤實，德業兼備，從學求教，通曉《左氏春秋》，家産累積千金。後將軍謝安任命他爲參軍，非常尊重他。沈警家中財物富足，是東南富豪，没有進身做官的願望，故藉病引退回家。謝安堅持不讓他離去，但挽留不住，於是對他説："沈參軍，卿有獨善其身的志向，不也是很高尚的嗎?"沈警説："使君以道治理百姓，過去被你的德行感召而來，現在

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爲參軍。手書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去。子穆夫字彦和，少好學，通《左氏春秋》。王恭命爲前將軍主簿，謂警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卧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吏職嬰之也。"

已經不需要輔佐了，所以順了我安居樂業過閑散生活的心願。"回家多年，以平日所從事的儒業自娛。前將軍王恭鎮守京口，與沈警有舊交，又延引他爲參軍。王恭親筆寫信，情意懇切，竭力招致，沈警不得已而答應了他。不久又辭却離開。子穆夫字彦和，年輕好學，通曉《左氏春秋》。王恭任他爲前將軍主簿，對沈警説："足下已經持有不能改變的志節，高卧東南，所以衹好委屈賢子共事，而不是以官職繫住他。"

初，錢唐人杜炅字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都下貴望并事之爲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吴皆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爲餘姚令。及恩爲劉牢之所破，穆夫見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預與穆夫父警不協，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并遇害。唯穆夫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獲全。田子、林子知名。

起先，錢唐人杜炅字子恭，能通神有道術，東土豪富和京都顯貴望族都作他的弟子，像侍奉父、師、君一樣尊敬他。沈警歷代崇尚道家，也就恭敬地侍奉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孫泰弟之子孫恩傳授他的術業，沈警又侍奉他們。隆安三年，孫恩在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吴都響應。當時穆夫在會稽，孫恩任他爲餘姚令。後孫恩被劉牢之打敗，穆夫被害。在此以前，穆夫同族的人沈預與穆夫父沈警不和，到這時，告發沈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這些人全都被殺。衹有穆夫子深子、雲子、田子、林子、虔子得以保全。田子、林子有名於當時。

田子字敬光，從武帝剋京城，進平建鄴，參鎮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鋒。龍符戰没，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都，帝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海道襲破廣州，還除太尉參軍、淮陵内史，賜爵都鄉侯。義熙八年，從討劉毅。十一年，從討司馬休之，除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别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將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騎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猶固

田子字敬光，跟隨武帝攻下京城，進而平定建鄴，參鎮軍事，封爲營道縣五等侯。帝北伐廣固，田子率領分支軍隊與龍驤將軍孟龍符作前鋒。龍符戰死，田子奮力出擊攻克廣固。到盧循迫近都城，帝派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從海路襲擊攻下廣州，返回任太尉參軍、淮陵内史，賜予都鄉侯爵位。義熙八年，跟隨武帝討伐劉毅。十一年，跟隨帝征討司馬休之，任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一支軍隊，從武關進入，駐守青泥。姚泓正要親自抵禦武帝大軍，又擔憂田子偷襲他的後方，就想先打敗田子，然後傾國向東進發。於是率領幾萬步兵騎兵，忽然到達青泥。田子本來衹帶領幾百人，作爲迷惑敵人的疑兵，想要攻打姚泓。傅弘之説："彼衆我寡，很難和他對抗。"田子説："軍隊貴在用奇計，不一定在乎數量多。"傅弘之堅持自己的意見，田子説："衆寡相

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噪而進。賊合圍數重，田子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僞乘輿服御。武帝表言其狀。長安既平，武帝宴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

對，勢不兩立，如果賊兵的包圍已經堅固，我軍人心沮喪，事情就完了。趁賊還没有整頓好，逼近攻打他一定能够取勝。這就是所謂先於他人有壓倒敵人的士氣。"田子就單獨率領自己屬下的軍隊鼓噪向前。賊從四面層層包圍，田子於是扔掉糧草，毁壞營房，親自統率士卒，前後奮擊，賊兵立即四散奔逃，殺死一萬多敵人，并繳獲了姚泓的衣服車馬等物。武帝上表陳述田子的戰况。長安平定後，武帝在文昌殿設宴，親自端起酒杯賜給田子説："平定咸陽是卿的功勞，就把咸陽賞給卿。"即時授田子爲咸陽、始平二郡太守。

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爲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赫連勃勃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武帝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并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政足自滅耳。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乃於弘之營内請鎮惡計事，使宗人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脩收殺田子於長安稾倉門外，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

大軍已經返回，衹留下桂陽公義真鎮守長安，任田子爲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此時赫連勃勃前來侵犯，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一同前往北地抵禦他。當初，武帝將要返回，田子以及傅弘之等多次在皇帝面前説，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以深信。武帝説："現在留給卿文武將士、精兵一萬人，如果他要做不利的事，正好自取滅亡。不必再多講了。"等到一同前往北地，有議論説鎮惡要殺光南方人，用數十人把義真遣送回南方，因而占據關中反叛。田子就請鎮惡在弘之的營房内商量事情，讓同族人敬仁在座位上殺了他，然後帶領身邊數十人歸附義真。長史王脩在長安稾倉門外拘捕殺死田子，這天是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武帝以田子突然神經失常爲理由上表天子，所以没有特別加罪。

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嘗與衆人共見遺寶，咸争趨之，林子直去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既門陷祅黨，兄弟并應從誅，而沈預家甚强富，志相陷滅，林子兄弟沈伏山澤，無所投厝。會孫恩屢出會稽，武帝致討，林子乃自歸陳情，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爲之感動。帝甚奇之，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帝

林子字敬士，年少就氣度豁達，不拘小節，幾歲時，跟隨祖父在京口，王恭一見就認爲他很奇特，説"這孩子是王子師之流的人"。曾經與衆人同時看見遺失的珍寶，衆人都争着向珍寶跑去，林子却徑直離去没有回視。十三歲，家中遭到災難，一家人陷入妖黨，兄弟一齊應該被殺，而沈預家非常强盛富有，一心想要滅絶他們，林子兄弟没有地方投奔安置，衹好潛伏在山林川澤。適逢孫恩多次攻打會稽，武帝前來討伐，林子就回到會稽向武帝陳述衷情，帶領全家老少自首，祈求保全性命，且流淚哽咽，三軍都被他感

分宅給焉。

林子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爲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仇。五月夏節日至，預政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論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及帝爲揚州，辟爲從事，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從伐慕容超，平盧循，并著軍功。後從征劉毅，參太尉軍事。復從討司馬休之。武帝每征討，林子輒推鋒居前。時賊黨郭亮之招集蠻、晋，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而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走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

武帝伐姚泓，復參征西軍事，加任建武將軍，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

姚泓聞大軍至，遣僞東平公姚紹争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岨，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争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

及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議欲度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武帝。林子按劍曰：“下官今日之事，自爲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邪。”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

動。武帝認爲他非常奇特，就用另外的船載他，於是全家遷到京口，武帝分給他們住所。

林子博覽群書，注意文章的內容和涵義，跟隨武帝攻下京城，進而平定都邑。當時十八歲，身高七尺五寸。沈預擔憂林子成爲禍害，常常身披盔甲，手握戈矛，到這時林子與兄田子纔返回東方報仇。五月夏至這天，沈預正在舉行大集會，子弟滿堂。林子兄弟挺身衝入，砍下沈預的頭，不論男女老幼全部殺死，用沈預的頭祭父祖的墓。待到武帝治理揚州，徵用林子爲從事，兼建熙令，封爲資中縣五等侯。跟隨帝討伐慕容超，平定盧循，都立下了卓著軍功。後跟隨征伐劉毅，參與太尉軍事。又跟隨征討司馬休之。武帝每次征討，林子總是作爲先鋒部隊。當時賊黨郭亮之招集蠻、晋，占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逃。林子率領軍隊討伐亮之，在七里澗殺了他，把鎮惡收進了武陵。平定了武陵，又去石城征討魯軌，魯軌拋棄衆兵逃跑到襄陽，林子緊緊追趕他。襄陽平定了，暫時留守江陵。

武帝討伐姚泓，林子又參與征西軍事，加任建武將軍，統領軍隊作前鋒，從汴水入黄河。僞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占據蒲坂，林子在陝城與冠軍將軍檀道濟一同攻打蒲坂，龍驤將軍王鎮惡攻打潼關。

姚泓聽說大軍到了，派遣僞東平公姚紹争搶占據潼關。林子對道濟說：“潼關天險，是形勝之地。但鎮惡孤軍一支，形勢凶險力量單薄，如果讓姚紹占據了潼關，就難對付了。趁他還没有到，應當同心協力争奪它。如果潼關戰鬥勝利了，尹昭可不戰而降服。”道濟聽從他的意見。

到了潼關，姚紹率領關右的士卒，設置層層包圍，圍住了林子及道濟、鎮惡等。道濟提議渡過黄河以迴避他的鋒芒，或者拋棄輜重返回武帝的駐地。林子撫摸着劍說：“下官今天的事，自然應由將軍料理。但是諸位有的參與創業的艱難，有的受恩無窮，這樣退讓屈服，以什麼見丞相的旗鼓呢?”林子堵死水井，焚燒軍營，表示没有保全生命的心志。率領部下幾百人，衝擊他的西北。姚紹兵稍稍分散，乘其混亂而攻打他，

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

姚紹於是大敗，俘虜數以千計，繳獲姚紹全部器械物資。

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昔魏尚以盈級受罰，此亦後乘之良轍也。"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

當時諸將打敗賊兵都多報首級，而林子送軍事捷報到，每次都以實情相告。武帝問他原因，林子說："帝王的軍隊，從來是不戰而勝，哪能虛報俘獲人數，讓人覺得誇大虛妄。從前魏尚因爲多報首級受到處罰，這也是前車之鑒。"武帝說："所希望的就是卿的這種做法。"

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劓鸞而坑其衆。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林子連破之。紹又遣長史姚伯子等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絶糧援。武帝復遣林子累戰大破之，即斬伯子。所俘獲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紹志節沈勇，林子每戰輒勝，白武帝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疽發背死。武帝以林子之驗，乃賜書嘉美之。於是讚統後軍復襲林子，林子禦之，連戰皆捷。

當初，姚紹逃跑，回去守衛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防守險要的地方，林子夜裏銜枚偷襲，攻破了他的城，割掉姚鸞的鼻子，將他的士卒全部活埋。姚紹又派遣撫軍將軍姚讚帶兵駐守在黄河邊，林子連續打敗他。姚紹又派遣長史姚伯子等駐守九泉，憑藉黄河天險，斷絶糧草援助。武帝又派林子接連打仗大敗伯子，并殺死了他。將俘虜和繳獲的物品全部還給姚紹，使他知道王師的寬宏大量。姚紹志向和節操深沉果敢，但林子每次作戰都取得勝利，故告訴武帝說："姚紹氣概壓倒關右而能力爲形勢所屈抑，祇恐命凶先死，不能用牲血祭利斧。"不久，姚紹背部毒瘡發作而死。武帝因爲林子的話靈驗，賜書嘉獎他。於是姚讚率領後軍再次襲擊林子，林子抵禦他，連續幾仗都取得勝利。

帝至閿鄉，姚泓掃境内兵屯嶢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帝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

武帝到了閿鄉，姚泓把境内所有的兵馬調遣到嶢柳駐守。當時田子從武關北入，駐軍藍田，姚泓親自率領軍隊攻打他。帝擔心寡不敵衆，派遣林子從秦嶺步行以支援田子。到達藍田時，姚泓已敗逃。田子想緊追不捨，攻下長安，林子阻止他說："占領長安，易如反掌。攻克賊城，就是獨自平定一個國家，是不能給予賞賜的功勞。"田子於是止息。

林子威震關中，豪右望風請附。帝以林子、田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姚氏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鬥至槐里。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勛勤，隨才授用。

林子威震關中，豪强大族望風歸附。帝因爲林子、田子安撫治理有方，多次賜書表彰，同時下令好好安慰接納他們。長安平定，姚氏十幾萬人向西逃往隴上，林子追趕討伐到寡婦水，又轉戰到槐里。大軍東歸，林子率領水軍在石門作爲聲援。回到彭城，帝命令林子評定功勛等級，以便根據才能任命使用。

文帝出鎮荆州，議以林子及謝晦

文帝出外鎮守荆州，提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輔

爲蕃佐。帝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行役久，士有歸心，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祗肅，非以崇威立武，實乃經國長甿。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武帝深相酬納。俄而謝翼謀反，帝嘆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

佐。帝説："我不可一刻没有這兩個人，林子去則謝晦不應離開。"於是就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以服役在外很久，士兵有回家的念頭爲理由，向帝深刻闡述事理。并説："聖王所以警惕謹慎恭謹嚴肅，不以推重權勢樹立威嚴，實在是爲了治理國家撫養百姓。故應該多設藩鎮加强防衛。"武帝深深報謝并且加以采納。不久謝翼謀反，武帝贊嘆説："林子的見解，多麽正確。"

文帝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武帝以方隅未静，復欲親戎，林子固諫。帝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帝踐阼，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固讓不許。永初三年卒，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少子璞嗣。

文帝進號鎮西，林子隨府主轉官，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當時武帝因爲邊境不安寧，又打算親自去征伐，林子一再規勸。帝回答説："我就不去了。"武帝登上皇位，以輔佐創業之功，封爲漢壽縣伯，林子堅持辭謝不受。永初三年去世，追贈征虜將軍。元嘉二十五年，謚號叫懷。幼子沈璞繼嗣。

璞字道真，童孺時神意閑審。文帝召見，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見，謂之曰："吾昔以弱年出蕃，卿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清塗爲罔罔也。"

沈璞字道真，年幼時神情嫻静慎重。文帝召見，對沈璞的應對才能感到驚異，對林子説："這孩子非同一般。"起初除授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見，對他説："我過去幼年出守藩鎮，卿家因親近輔佐，今日的除授，情意深厚。朝廷的事情，全都付托。千萬别因爲當了官就背離清廉而欺上瞞下。"

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曄爲長史行州事，曄性頗疏，文帝謂璞曰："范曄性疏，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行事，其實卿也。"璞以任遇既深，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曄政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寧，人無謗黷，璞有力焉。

元嘉十七年，始興王劉濬任揚州刺史，對沈璞特别寵愛，把他任爲主簿。當時順陽范曄任長史行州事，范曄性情粗疏，文帝對沈璞説："范曄性格粗疏，一定有很多與朝廷不同的想法，卿作爲心腹，應當暗中注意。他明爲行事，其實是卿做事。"沈璞因深受信任，故將所想秘密相告，每到施行政策，一定從朝廷中拿意見下來。范曄衹以爲聖明留心考察，所以越加恭敬小心，而不瞭解其中端倪。在職八年，神州非常安寧，人們没有非議玷污，沈璞有功勞。

二十二年，范曄坐事誅，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濬年既長，璞固求辭事。以璞爲濬始興國大農，累遷淮南太守。

二十二年，范曄因事獲罪被殺，當時劉濬雖説親自理事，州事全部托付給沈璞。劉濬已經成年，沈璞一再請求辭掉官職。任沈璞爲劉濬始興國大農，多次升遷任淮南太守。

三十年，元凶弑立，璞以奉迎之晚見殺。有子曰約，其制《自序》大

三十年，元凶弑君即位，沈璞因奉迎太晚被殺。有子名沈約，他撰述的《自序》大略如此。

略如此。

約十三而遭家難，潛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群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爲郢州，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及爲荆州，又爲征西記室，帶厥西令。

沈約十三歲遭遇家難，四處逃避躲藏，遇大赦免禍。於是寄居他鄉，喪父窮困，然志向堅定喜愛學習，一天到晚手不釋卷。母親擔憂他過分勞累會生病，常派人減油滅燈。然而白天誦讀的，夜晚就能記誦，於是博通群書，長於寫文章。濟陽蔡興宗聽説他的才能而尊重他，當蔡任郢州刺史時，延引他任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常對他的幾個兒子説："沈記室是人倫師表，應該好好向他學習。"興宗任荆州刺史時，又任他爲征西記室，帶厥西令。

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主即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宫，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宫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宫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爲司徒右長史、黄門侍郎。時竟陵王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當世號爲得人。

齊初沈約任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侍奉的就是齊文惠太子。太子入居東宫，沈約任步兵校尉，管書牘奏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當時東宫人才衆多，沈約特别被信任厚待，每天早晨入見，到太陽偏西纔出來。當時王侯到東宫常常有的不能進去，沈約每次都爲他們説話。太子説："我有生以來懶於起床，這是卿知道的，聽到卿的言談，以致忘記睡覺。卿要我早起，可以經常早晨入宫。"遷任太子家令。後任司徒右長史、黄門侍郎。當時竟陵王招賢士，沈約與蘭陵蕭琛、琅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同游於竟陵王門下。當世號稱能得到人才。

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東陽太守。齊明帝即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復爲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

隆昌元年，任吏部郎，出任東陽太守。齊明帝即位，徵入任五兵尚書，遷任國子祭酒。明帝駕崩，政權歸於冢宰，尚書令徐孝嗣派遣沈約擬定遺詔。永元年間，又任司徒左長史，進號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

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時帝勛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帝默然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

當初，梁武帝在西邸，與沈約是舊交。建康城平定後，延引沈約爲驃騎司馬。當時武帝功業已經成就，已得到上天的許諾，百姓的歸附。沈約曾給他引了個頭，武帝沉默而不回答。他日沈約又進言道："現在與古時不同，不能用敦厚樸實的古風期望萬民。攀龍附鳳的士大夫們，都希望得到或大或小的功勞，以保他的福禄。現在小孩牧童都知道齊政權氣數已盡，况且天文人事顯示了變動的徵兆，永元以來，尤其顯著。讖語

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日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違人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脱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圖。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帝然之。

説，'行中水，作天子'。這又清楚存於記録。天心不可違背，人心不可失去。"武帝説："我正在考慮。"沈約説："公當初起兵樊、沔時，就應該想到這一點。今日王業已經成就，還思考什麽。從前武王討伐紂，剛一進到紂的都邑，人們就稱他爲吾君。武王不違背人們的意願，也并没有思考什麽。公從到京邑至今，時間已過了許久，與周武王相比，已經慢多了，如果不早日確定大業，滿足天人的願望，倘或有一個人立異，就喪失威德。況且人非金石，時勢很難保證，難道可以把曹操的建安之封用於自己，傳留給子孫。如果天子回到都城，公卿居官任職，則君臣名分確定，再也没有其他的圖謀。明君在上，忠臣在下，難道還有人與公對抗作賊?"武帝表示同意。

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帝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帝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帝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帝召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横，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帝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沈約出，召范雲告知他這件事，范雲的回答與沈約的主張相同。帝説："智者竟這樣不謀而合，卿明天早晨帶休文再來。"范雲出來後告訴沈約，沈約説："卿一定等我。"范雲答應了。沈約比約定的時間提前入宫，帝命令起草登基大事。沈約便從懷中拿出詔書和各種任命安排草案，帝一點也不更改。不久范雲從外面來，到殿門口不能進入，在壽光閣外徘徊，衹説"咄咄"。沈約出，范雲問説："帝如何安排你?"沈約舉手指左邊，范雲笑着説："没有辜負大家的希望。"不久，帝召見范雲，對他説："有生以來與沈休文相處，没有發覺有與人不同的地方，今日才智縱横，可以説是見識高。"范雲説："公現在瞭解沈約，無異於沈約現在瞭解公。"帝説："我起兵至今三年，功臣諸將確實有他們的功勞，但是成就帝業的是卿二人。"

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及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左僕射。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吊，以約年衰，不宜致毁，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

梁臺署建立，沈約任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梁武帝接受禪讓即位後，沈約任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又拜授沈約母謝氏任建昌國太夫人。受策書那天，吏部尚書范雲等二十多人都來行拜禮，朝野認爲很榮耀。不久，遷任左僕射。天監二年，遭母喪，武帝輿駕親往吊喪，因爲沈約年邁，不宜過分悲痛傷身，派遣中書舍人攔住客人以節其哀哭。起復任鎮軍將軍、丹陽尹，設置佐僚。服喪期滿，遷任侍中、右光禄大

中、右光禄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累表陳讓，改授左僕射，領中書令。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禄大夫。

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言己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爲言於帝，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

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爲《郊居賦》以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特進如故。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

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少孤貧，約干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宴，有妓婢師是齊文惠宫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唯識沈家令。"約伏地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

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彦昇工於筆，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初，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

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遷任尚書令，多次上表陳情辭讓，改任左僕射，領中書令。不久遷任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任左光禄大夫。

當初，沈約長期任尚書長官，有擔任三公三司等高級官員的想法，議論都説他應該做這樣的官。但武帝始終不任用，就請求外任，又不允許。與徐勉一向要好，於是寫信向徐勉陳訴衷情，説自己老病，"數十天到百日，腰帶常需移孔；用手握臂，大約每月臂圍要小半分"。想辭去官職，請求給予還鄉養老的俸禄。徐勉在武帝面前爲他陳説，請求三司的儀制，武帝不許，祇加鼓吹而已。

沈約生性不飲酒，嗜欲很少，雖然地位顯貴，但生活儉樸。在東田建宅，曾望着郊野，作《郊居賦》以叙自己的事。不久加特進，遷任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特進如故。天監十二年在任上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謚號叫隱。

沈約左眼雙瞳孔，腰上有紫痣，聰明過人，喜愛古代典籍，收藏的書達到兩萬卷，京城没有人能相比。年少喪父，生活貧窮，干謁親族，得到大米數百斛，被同族人侮辱，沈約把米傾翻而離去。顯貴以後，不以此怨恨族人，用作郡部傳。曾陪同帝王飲宴，有妓婢師是齊文惠太子宫人，帝問認識座中的客人嗎？回答説："祇認識沈家令。"沈約伏地流淚，帝也傷心哀痛，因此罷酒。

沈約在宋、齊、梁三代連續做官，十分熟悉舊時的典章制度，知識豐富，見聞廣博，當時人奉他爲榜樣。謝玄暉長於寫詩，任彦昇擅長文筆，沈約二者兼而有之，然而不能超越他們。自恃才高，貪圖名位利禄，善於利用時機謀取權勢，被公正的輿論所譴責。到官至尚書令，纔漸漸懂得了止足的道理，每進一官，都懇切辭讓，但始終不能辭掉官職，因而有議論把他比作山濤。當權十多年，未曾推薦人才，提出建議，對政治得失，不發表意見，祇是順從武帝而已。

當初，武帝對張稷有怨恨，張稷死了之後，

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以爲約昏家相爲，怒約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内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床，憑空頓於户下，因病。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

武帝纔和沈約談論此事。沈約説："左僕射到邊疆任刺史，是過去的事，何必再説。"武帝以爲沈約因和張稷是親家，纔這様説，便責駡沈約説："卿説這様的話，還算忠臣嗎！"就駕輦回内殿。沈約害怕，没有發覺武帝已離開，仍像開始那様坐着。回家後，還未走到座床邊，憑空摔倒在門旁，因此而病倒。夢見齊和帝用劍砍斷自己的舌頭，召唤巫來看，巫説的和夢中情况一様。於是差遣道士向天神奏赤章，説受禪代齊的事，不是自己出的主意。

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

在此之前，沈約曾陪伴帝王飲宴，適逢豫州獻栗子，直徑有一寸半。帝覺得很奇怪，問有關栗的典故有多少，與沈約各自寫出所想到的，沈約比帝少寫三個。出來後，沈約對人説："此公袒護所做的事，絶不認錯，我不讓他，他就會羞死。"帝認爲他出言不遜，要判他的罪，徐勉一再勸諫纔作罷。

及疾，上遣主書黄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即啓聞，懼罪，竊以赤章事因上省醫徐奘以聞，又積前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

待到他生病，皇上派遣主書黄穆之專門負責察看瞭解，穆之傍晚朝見帝王，將情况一點不漏地向皇帝報告。沈約害怕判罪，私下把赤章奏天的事通過給自己看病的醫師徐奘報告皇上，再加上以前的過失，帝非常氣憤，派中使多次譴責他，沈約因恐懼而死。有司給他謚號叫"文"，帝説"心裏的想法没有完全講出來叫做隱"，故改爲隱。

約少時常以晋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有敕許焉。自此逾二十年，所撰之書方就，凡一百餘卷。條流雖舉，而采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其所撰國史爲《齊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邇言》十卷，《謚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

沈約年輕時曾因晋氏一代竟没有全書，二十歲左右，就有撰述的意願。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上奏此事，明帝有敕應允。過了二十年，所撰的書纔完成，共一百多卷。條例綱目雖然完備，但是搜集整理不全。永明初被盜，失去第五帙。又齊建元四年被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完成，上表皇上。他所撰寫的國史爲《齊紀》二十卷。天監年間，又撰《梁武紀》十四卷，又撰《邇言》十卷，《謚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都流傳於世。又撰《四聲譜》，認爲"以往的詞人歷經千年都没有領悟，惟獨自己領會并窮盡了它的精義"。自稱是達到精妙境界的發現。武帝平素不喜歡聲

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

韵，曾問周捨說：“什麽叫做四聲？”周捨說：“‘天子聖哲’就是。”然而武帝始終不怎麽遵守和運用沈約的四聲。

子旋，字士規，襲爵，位司徒右長史，太子僕。以母憂去官，因蔬食辟穀，服除，猶絶粳粱。終于南康内史，謚曰恭。集注《邇言》，行於世。旋弟趨字孝鯉，亦知名，位黄門郎。旋卒，子寔嗣。寔弟衆。

子沈旋，字士規，因襲封爵，官爲司徒右長史，太子僕。母喪而離官，因而祇吃蔬菜，不吃五穀，服喪期滿，仍然不食粳粱。死於南康内史位上，謚號叫恭。集注《邇言》，流傳於世。沈旋弟沈趨字孝鯉，也有名於世，官爲黄門郎。沈旋去世，子沈寔繼嗣。沈寔弟沈衆。

沈衆

衆字仲師，好學，頗有文詞。仕梁爲太子舍人。時梁武帝制《千文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手敕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

沈衆字仲師，愛好學習，很有才華。出仕梁朝任太子舍人。當時梁武帝作《千文詩》，沈衆爲它作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在文德殿被召見，帝下令沈衆作《竹賦》。寫好後上奏，頒手敕回答說：“卿文辭優美，可以説無愧於你的祖父。”

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表求還吴興召募故義部曲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都，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内遥授太子右衛率。臺城陷，衆乃降景。景平，元帝以爲司徒左長史。魏剋江陵，見虜，尋亦逃歸。

多次升遷任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出使魏，返朝任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侯景叛亂，上表請求回吴興招募原來的家族軍隊討伐賊，梁武帝同意了。侯景圍攻臺城，沈衆率領宗族及歸附的五千多人支援京都，軍容非常整齊，侯景對此十分害怕。梁武在城内遥授沈衆任太子右衛率。臺城陷落，沈衆投降了侯景。侯景叛亂被平定，元帝任他爲司徒左長史。魏攻克江陵，被俘虜，不久又逃回。

陳武帝受命，位中書令。帝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超於時輩。性吝嗇，財帛億計，無所分遺。自奉甚薄，每朝會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囊麥飯餅以噉之，朝士咸共誚其所爲。衆性狷急，因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武帝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吴中賜死。

陳武帝受命爲帝，沈衆官爲中書令。帝因爲沈衆州里知名，非常敬重他，賞賜超過當時同輩。沈衆性格吝嗇，財貨布帛以億計算，一點也不分送。自己的日常生活也很簡單，每次朝會，都穿着破衣裳，或者親自提着鞋帽。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築太極殿。常穿布袍草鞋，用麻繩做腰帶，又從袋裏拿出麥屑做的餅吃，朝士都譏諷他的所作所爲。沈衆脾氣急躁，乘藉憤恨，經常詆毁公卿，誹謗朝廷。武帝大怒，因爲沈衆平素有好名聲，不想明殺，趁他回武康休假，於是在吴中賜死。

范雲　孫伯翳

范雲字彦龍，南鄉舞陰人，晋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祖璩之，宋中書侍郎。雲六歲就其姑夫袁叔明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見之，曰“公輔才也”。

雲性機警，有識具，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在郢。時吴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

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説。攸之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雲令送書入城内，餉武陵王酒一石，犢一頭；餉長史柳世隆鱠魚二十頭，皆去其首。城内或欲誅雲，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其違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

後除員外散騎郎。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爲府主簿。王未之知。後剋日登秦望山，乃命雲。雲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韵，人多作兩句讀之，并不得韵；又皆大篆，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茫然不識。末問雲，雲曰：“下官嘗讀《史記》，見此刻石文。”乃進讀之如流。子良大悦，因以爲上賓。自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復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會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

范雲字彦龍，南鄉舞陰人，晋平北將軍范汪六世孫。祖璩之，宋中書侍郎。范雲六歲跟他的姑父袁叔明學《毛詩》，每天朗讀九頁。陳郡殷琰是知名人士，探望叔明看見范雲，説“三公輔相的材料”。

范雲性格機警，有見識，長於寫文章，一揮而就，當時的人往往懷疑他預先構思好了。父范抗任郢府參軍，范雲跟隨在郢州。當時吴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范抗在同一個府中，一見就和范雲成爲朋友。

從家中徵召任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不久，沈攸之起兵包圍郢城，范抗當時任府長流，自己入城堅守，而把家屬留在城外。范雲被沈兵抓獲，攸之唤他來與他説話，聲色俱厲。范雲臉色不變，沉着冷静地陳述。攸之笑着説：“卿確實是能人，回家去吧。”第二天早晨又把范雲叫來，命令他送書信到城裹去，送給武陵王酒一石，牛犢一頭；饋贈長史柳世隆鱠魚二十條，都是除掉了頭的。城内有的人要殺害范雲，范雲説：“我的老母弱弟，性命都掌握在沈氏手中。如果違背他的命令，災禍一定殃及親人。今天被殺，心甘情願。”世隆一向和范雲友好，就放了他。

後任員外散騎郎。齊建元初，竟陵王蕭子良爲會稽太守，范雲爲府主簿，子良不瞭解他。後確定了登秦望山的日子，命范雲隨往。范雲知道山上有秦始皇刻石，這篇刻石三句一韵，很多人兩句一斷，没有掌握韵律，加上它是用大篆體書寫，很多人看不懂，所以范雲連夜誦讀《史記》，直到琅琅上口。第二天登山，子良要賓客僚屬讀此文，他們都茫然不認識。最後問范雲，范雲説：“下官曾誦讀《史記》，見過這篇刻石文。”於是上前誦讀得非常流利。子良十分高興，因此把他作爲上等賓客。從此在府朝最受尊敬。竟陵王任丹陽尹，又任范雲做主簿，對他非常信任。進見齊高帝時，碰巧有人敬獻白烏，高帝問這是什麽祥瑞，范雲官位低最後回答，説：“臣聽説王者祭祀宗廟則白烏到。”當時謁廟剛剛完

"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

子良爲南徐州、南兗州，雲并隨府遷，每陳朝政得失於子良。尋除尚書殿中郎。子良爲雲求禄，齊武帝曰："聞范雲諂事汝，政當流之。"子良對曰："雲之事臣，動相箴諫，諫書存者百有餘紙。"帝索視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雲乃爾，方令弼汝。"

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時巴東王子響在荆州，殺上佐，都下匈匈，人多異志。而豫章王嶷鎮東府，多還私邸，動移旬日。子良築第西郊，游戲而已。而梁武帝時爲南郡王文學，與雲俱爲子良所禮。梁武勸子良還石頭，并言大司馬宜還東府，子良不納。梁武以告雲。時廷尉平王植爲齊武帝所狎，雲謂植曰："西夏不静，人情甚惡，大司馬詎得久還私第？司徒亦宜鎮石頭。卿入既數，言之差易。"植因求雲作啓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鎮一城。

文惠太子嘗幸東田觀穫稻，雲時從。文惠顧雲曰："此刈甚快。"雲曰："三時之務，亦甚勤勞，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及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就車握雲手曰："不謂今日復見讜言。"

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雲所，甚見稱美。彪爲設甘庶、黄甘、粽，隨盡復益。彪笑謂曰："范散騎小復儉之，一盡不可復得。"使還，再遷零陵内史。初，零陵舊政，公田奉米之外，别雜調四千石。及雲至郡，止其半，百姓悦之。深爲齊明帝所知，還除正員郎。

畢，高帝説："卿説得對。感應的道理竟至如此。"

子良任南徐州、南兗州刺史，范雲也隨府主遷官，常常向子良陳述朝政得失。不久除授尚書殿中郎。子良爲范雲求取官職，齊武帝説："聽説范雲奉承你，正要流放他。"子良回答説："范雲事奉臣，經常直言規勸，保存的諫書有一百多張。"武帝要來一看，所説都切中要害，嘆息良久，説："没想到范雲是這樣，正可以讓他輔佐你。"

子良任司徒，范雲又補授記室。當時巴東王蕭子響在荆州，殺死皇上佐臣，都城人們議論紛紛，各懷異志。豫章王蕭嶷鎮守東府，却經常回家，一住就是十天半月。子良則在西郊修建邸第，用來游樂嬉戲而已。梁武帝當時任南郡王文學，與范雲都被子良所敬重。梁武勸説子良回到石頭，并説大司馬蕭嶷應該返回東府，子良没有采納。梁武把此事告訴范雲。當時廷尉平王植與齊武帝親近，范雲對王植説："西夏不安定，人心險惡，大司馬怎能久住家中？司徒也應當鎮守石頭。卿入宫的次數多，説話方便。"王植要范雲寫好啓奏，然後自己呈報皇上。不久，二王各自鎮守一城。

文惠太子曾駕幸東田觀看收割稻子，范雲當時隨從。文惠太子回頭對范雲説："割得很快。"范雲説："春夏秋三個季節的農務，十分辛苦，望殿下知道稼穡的艱難，不要貪圖一時的安逸。"文惠太子改變神色向他認錯。待到出來時，以前和范雲互不相識的侍中蕭緬，登車握着他的手説："不想今天又聽見正直的話。"

永明十年出使魏，魏派遣李彪宣布魏王的命令，到了范雲的住所，非常贊賞范雲。李彪爲他備好了甘蔗、黄甘、粽子等食物，吃完了又添上。李彪笑着對他説："范散騎稍稍節儉些，這下吃光了不可能再添。"出使返回後，兩次遷任零陵内史。當初，零陵原來的規定，除了公田要交税米外，還要交納其他的税米四千石。范雲來到零陵以後，减收一半，百姓很高興。齊明帝對這些都非常瞭解，回到都城除授正員郎。

時高、武王侯并懼大禍，雲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語臣，言嘗夢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坑，見文惠太子先墜，次武帝，次文宣。望見僕射在室坐御床，備王者羽儀，不知此是何夢，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難負。"於是處昭胄兄弟異於餘宗室。

當時，封爲王侯的高帝、武帝的子孫，都害怕大禍臨頭，范雲在被召見時向明帝說："以前太宰文宣王蕭子良告訴臣，說他曾夢見自己在一座高山上，上面有一個很深的坑，看見文惠太子先掉進坑中，接着是武帝，再接着是文宣王自己。望見僕射在家中坐在御床上，配備的全是帝王羽儀，不知這是什麽夢。他要臣千萬不要告訴別人。"明帝流着眼淚說："文宣這番好心，很難報答。"因此對待昭胄兄弟和其餘宗室不一樣。

雲之幸於子良，江祏求雲女婚姻，酒酣，巾箱中取翦刀與雲，曰："且以爲娉。"雲笑受之。至是祏貴，雲又因酣曰："昔與將軍俱爲黄鵠，今將軍化爲鳳皇，荆布之室，理隔華盛。"因出翦刀還之，祏亦更姻他族。及祏敗，妻子流離，每相經理。

范雲得寵於子良，江祏爲兒子向范雲的女兒求婚，江祏從巾箱中拿出剪刀送給范雲，乘着酒興說："以此作爲訂婚禮。"范雲笑着收下。此時江祏地位顯貴，范雲也乘着酒興說："以前和將軍都是黄鵠，現在將軍變成鳳凰，簡陋的居室，理應與榮顯的宅第相隔。"於是拿出剪刀還給江祏，江祏也就爲兒子另娶他人。後來江祏敗，妻兒流離失所，范雲常常照料他們。

又爲始興内史，舊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貨去，買銀輸官。雲乃先聽百姓誌之，若百日無主，依判送臺。又郡相承後堂有雜工作，雲悉省還役，并爲帝所賞。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輒共殺害，不則逐之。邊帶蠻俚，尤多盗賊，前内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

又任始興内史，過去郡裏抓獲外地逃來的奴婢，都交付給作坊，部下就把他們賣出去，所得銀子送歸官府。范雲則先任憑百姓來辨認他們，如果一百天還無人認領，就依照規定送交臺府。又郡相承後堂有役夫服勞役，范雲將差役全部减省讓他們回家去，范雲的這些做法都爲明帝所贊賞。郡中有很多不守法度的世家大族，如果二千石對他們不好，就共同把他殺害，再不然就將他趕走。該郡四周與蠻俚相接，盗賊特别多，以前的内史都用武裝自衛。范雲來到郡内，廣施恩惠，加以撫慰，罷除亭候，商賈露宿也無人搶盗，郡中人稱頌他爲神明。

遷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羅威唐頌、蒼梧丁密頓琦等墓。時江祏姨弟徐藝爲曲江令，祏深以托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爲耻，至都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

遷任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到任就派遣人祭奠孝子南海的羅威、唐頌和蒼梧的丁密、頓琦等的墳墓。當時江祏姨弟徐藝任曲江令，江祏再三把徐藝托付給范雲。有一個叫譚儼的人，是縣裏的豪門大族，徐藝鞭打他，譚儼認爲受了侮辱，就到都城去控告范雲，范雲坐罪，被召回京都關進監獄，遇大赦免罪。

初，梁武爲司徒祭酒，與雲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歡甚。永明末，梁武與兄懿卜居東郊之外，雲亦築室

當初，梁武帝任司徒祭酒，與范雲同在竟陵王西邸，交誼很深。永明末，梁武帝和兄蕭懿卜居京都東郊，范雲也在旁邊築室。梁武帝每次

相依。梁武每至雲所，其妻常聞蹕聲。又嘗與梁武同宿顧暠之舍，暠之妻方産，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雲起曰："王當仰屬，相以見歸。"因是盡心推事。

到范雲的住宅，他的妻子常常聽見左右侍衛人員禁行清道的吆喝聲。范雲又曾與梁武帝同在顧暠之的家裏過夜，暠之的妻子正在分娩，有鬼在屋外面說："這座房屋裏有王有相。"范雲起來說："王應受到敬慕，相應該歸附。"因此竭盡全力推崇事奉武帝。

及帝起兵，將至都，雲雖無官，自以與帝素款，慮爲昏主所疑，將求入城，先以車迎太原孫伯翳謀之。伯翳曰："今天文顯於上，災變應於下，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而令諸侯，天時人事，寧俟多說。"雲曰："此政會吾心，今羽翮未備，不得不就籠檻，希足下善聽之。"

武帝起兵，將進入都城，范雲雖然没有官職，但自認爲和武帝情誼深厚，擔心他被昏庸的君主所迷惑，將要求去京都，先派車接太原孫伯翳來商量。伯翳說："現在上有天文顯示，下有災變感應，蕭征東以濟世雄武，挾天子以令諸侯，天時人事俱備，還有什麽要說呢。"范雲說："這正與我的想法一致，目前武帝羽翼未滿，不得不在籠檻裏，望足下好好聽着。"

及入城，除國子博士，未拜，而東昏遇弑。侍中張稷使雲銜命至石頭，梁武恩待如舊，遂參贊謨謀，毗佐大業。仍拜黄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録事。

范雲入城後，除授國子博士，還没有拜授，東昏侯蕭寶卷被弑。侍中張稷要范雲奉命到石頭，梁武帝待他情誼如故，於是參謀協助，輔佐大業。拜授黄門侍郎，與沈約齊心合力助成帝業。不久，遷任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録事。

梁臺建，遷侍中。武帝時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後與王茂同入卧内，雲又諫，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惜。"帝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帝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

梁臺建，遷任侍中。武帝當時接納齊東昏侯余妃，影響政事，范雲曾經爲此向武帝進言，没有采納。後來范雲和王茂一同進入武帝卧室，范雲又直言相勸，王茂也起拜說："范雲說得對，公一定要以天下爲重，不應接納捨不得余妃。"武帝沉默不語。范雲就上疏建議把余氏賜給王茂，武帝認爲他的意見中肯因而同意了。第二天，賜范雲、王茂各一百萬錢。

及帝受禪，柴燎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帝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懔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

武帝受禪即位，在南郊燒柴祭天，范雲以侍中陪乘。祭祀完畢，武帝登輦對范雲說："朕之今日，危懼得像用腐爛的繩索駕馭六馬。"范雲回答說："願陛下一天比一天謹慎。"武帝認爲他的話講得好，當天遷任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輔佐創業的功勞，封爲霄城縣侯。

雲以舊恩，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爲。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雲本大武帝十三歲，嘗侍宴，帝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

范雲因爲和武帝有舊交，超階成爲輔佐之臣，忠心耿耿，全力輔助。武帝也誠心依靠他，上奏大都允准。范雲大武帝十三歲，曾陪武帝飲宴，武帝對臨川王蕭宏、鄱陽王蕭恢說："我與范尚書從小友好，對他十分敬重。現在我爲天下

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

主，這種禮衹好改變，你們應該代我呼范雲爲兄。”二王離開座位致拜，與范雲同車回到尚書下省，時人認爲范雲很榮耀。

帝嘗與雲言及舊事，云：“朕司州還，在三橋宅，門生王道牽衣云，‘聞外述圖讖云，齊祚不久，別應有王者。官應取富貴’。朕齋中坐讀書，内感其言而外迹不得無怪，欲呼人縛之，道叩頭求哀，乃不復敢言。今道爲羽林監、文德主帥，知管籥。”雲曰：“此乃天意令道發耳。”帝又云：“布衣時，嘗夢拜兩舊妾爲六宫，有天下，此嫗已卒，所拜非復其人，恒以爲恨。”

武帝曾和范雲談論往事，説：“朕從司州回到三橋老家，門生王道拉着我的衣服説，‘聽外面人講圖讖上説，齊的福分不長，應當有新的帝王出現。您應得到富貴’。朕坐在書房裏讀書，内心爲他的話所感動，表面上不得不責備，要喚人捆綁他，王道叩頭請求饒恕，不敢再説。現在王道任羽林監、文德殿主帥，執掌管籥。”范雲説：“這是天意讓他發迹。”武帝又説：“布衣時，曾經在夢中拜兩位舊妾爲六宫，得了天下，她們已去世，所拜的不是她們，常常以此爲遺憾。”

其年，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二年，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右僕射。

這年，范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二年，遷任尚書右僕射，仍領吏部。不久，坐違詔用人罪，免除吏部尚書，仍任右僕射。

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趨人之急。少與領軍長史王畡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畡亡於官舍，尸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尸自門入，躬自營唅，招復如禮，時人以爲難。

范雲性格敦厚和睦，事奉寡嫂完全符合禮節，家中的事情一定先聽取她的意見後纔施行。崇尚節儉，喜歡與衆不同，熱心爲别人排難解紛。年輕時和領軍長史王畡友好，范雲剛剛建好新宅，搬好家，王畡死於衙門，尸體没有地方存放，范雲把東廂房讓給他。把尸體從大門口抬進，親自將玉貝放入王畡的口中，爲他招魂也做得符合禮儀，時人認爲這樣做不容易。

及居選官，任寄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答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

待到官居吏部尚書，地位貴盛，書牘盈案，賓客滿門，范雲酬答賓客應對如流，處理公務毫無阻滯，官署文書自己起草，解説疑難像神那樣靈，時人都佩服他的卓越才能。

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廉潔，及貴重，頗通饋遺；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

范雲性格急躁率直，缺乏威嚴，有所褒貶，就輕易表態，士人有的因此瞧不起他。當初，范雲任郡刺史名聲廉潔，到位尊任重，很懂得饋贈；但家中没有積蓄，財物隨手分給親友。

武帝九錫之出，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醫徐文伯視之。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復可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壯焉，重

參加武帝加九錫的儀式後，范雲突然生病，休息了兩天半，請徐文伯醫師看病。文伯説：“慢則一個月可以恢復，想快則馬上可以治愈，衹怕兩年以後不可救治。”范雲説：“早晨領會某一事理，傍晚死都感到滿足，何況二年。”文伯

衣以覆之。有頃，汗流於背即起。二年果卒。帝爲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謚曰宣，敕賜謚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

孫伯翳，太原人，晉秘書監盛之玄孫。曾祖放，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康，起部郎，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雜。伯翳位終驃騎鄱陽王參軍事。

雲從父兄縝。

范縝 范胥

縝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從沛國劉瓛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恒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門下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間，聊無耻愧。及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爲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年二十九，髮白皤然，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

仕齊位尚書殿中郎。永明中，與魏氏和親，簡才學之士以爲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

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嘗侍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墻落於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

退論其理，著《神滅論》。以爲："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則神存，

就點火用艾灸，拿厚厚的衣服蓋住范雲。不久，背上出汗病就好了。兩年後果然去世。武帝爲此流淚，當天輿駕哭吊，下詔追贈侍中、衛將軍，禮官請求給他謚號宣，敕賜謚號文。有文集三十卷。兒子孝才繼嗣。

孫伯翳，太原人，晉秘書監孫盛的玄孫。曾祖孫放，晉國子博士、長沙太守。父孫康，起部郎，家貧，常常映雪讀書，爲人清高耿直，不亂與人交結。伯翳官位止於驃騎鄱陽王參軍事。

范雲堂兄范縝。

范縝字子真。父濛，奉朝請，早卒。范縝年少喪父，生活窮困，事奉母親恭敬孝順。不到二十歲，就在沛國劉瓛門下學習，劉瓛認爲他非常奇特，親自爲他加冠。在劉瓛門下多年，常常穿布衣，着草鞋，徒步行路。劉瓛門下有不少無官職的王公貴族，他們出入都乘坐車子，范縝在他們之中，毫無羞愧耻辱之感。待到成人，博通經術，尤其精通《三禮》。范縝性格誠實直率，喜歡發表驚人的言論，爲士友所不習慣。祇與外弟蕭琛友好，蕭琛能言善辯知名，却常常佩服范縝簡練周到。范縝二十九歲頭髮全白，就作《傷暮詩》、《白髮詠》自嘆。

齊時出仕，任尚書殿中郎。永明年間，與魏氏和親，選擇才學之士作爲齊、魏兩國間的使者，范縝以及堂弟范雲、外弟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奉命，都聞名於鄰國。

當時竟陵王蕭子良廣招賓客，范縝也是其中之一。曾侍奉子良，子良篤信佛教，而范縝大講無佛。子良問他說："君不相信因果報應，生死輪回，怎麽能得知富貴貧賤？"范縝回答說："人生如同樹上開的花，隨風飄落，有的掠過簾子帷幔墜在褥子上，有的穿過籬笆柵欄落在糞坑裏。墜在褥子上的就是殿下；落在糞坑裏的就是下官。貴賤雖然道路不同，因果究竟在什麽地方呢？"子良没有被説服，但認爲很奇異。

退出後，范縝專心研究自己的理論，著《神滅論》。認爲："精神離不開形體，形體也離不開

形謝則神滅。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没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

精神，形體存在，精神纔存在，形體衰亡，精神也就消滅。形體是精神的本體，精神是形體的作用。所以，形體是指它的本體，精神是指它的作用，形體和精神二者不能分離。精神對於形體來説，如同鋒利和刀刃的關係。形體對於精神來説，如同刀刃和鋒利的關係。既叫做鋒利，自然不是刀刃，既叫做刀刃，自然不是鋒利。然而，離開了鋒利就無所謂刀刃，離開了刀刃就無所謂鋒利。從未聽説刀刃不存在而鋒利單獨存在，怎麽能説形體消亡而精神能單獨存在呢?”

此論出，朝野喧嘩。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縝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險詣皆此類也。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爲此，可便毁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

這種言論一發表，朝野喧嘩。子良招集佛教徒駁斥他，而不能使他屈服。太原王琰便寫文章諷刺范縝説：“嗚呼范子！竟不知道他先祖神靈的處所。”想以這句話來使范縝無話可對答。范縝又争論説：“嗚呼王子！知道他先祖神靈的住處，但不能自殺而相隨。”他的言論奇特透辟就是如此。子良派王融對他説：“神滅説自然不合事理，但卿硬要堅持，這恐怕會傷害名教。憑卿的才德，哪用擔心不至中書郎，何必故意這樣違忤，應該放棄這種觀點。”范縝大笑説：“如果范縝販賣觀點得官，已經到了令僕了，何止中書郎。”

後爲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時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縝乃下教斷不祠。後以母憂去職。居于南州。

後任宜都太守。生性不信鬼神，當時夷陵有伍相廟、唐漢三神廟、胡里神廟，范縝下令禁止祈禱。後因母喪而離官。住在南州。

梁武至，縝墨緑來迎。武帝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悦。及建康城平，以縝爲晋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禄而已。遷尚書左丞，及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在齊時，與亮同臺爲郎，舊相友愛。至是亮擯棄在家，縝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權軸，而所懷未滿，亦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於時。竟坐亮徙廣州。在南累年，追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

梁武帝到達南州，范縝穿着黑色喪服去迎接。武帝和范縝在西邸有舊交，看見他很高興。建康城平定後，任范縝爲晋安太守，他爲官清廉儉約，衹是依靠官職的俸禄生活罷了。遷任尚書左丞，回到南州，即使是親戚也無所饋贈，衹是贈送前尚書令王亮一些財物。范縝在齊時，與王亮都在臺署任郎官，交情很深。這時，王亮被免官回家，范縝自認爲最早出迎武帝，志在卿相職位，但意願没有滿足，也不樂意，所以二人私下結交，故意與時人不同，以抬高自己的身份。最終范縝坐王亮罪遷徙廣州。在南方多年，追贈爲中書郎，國子博士，去世。有文集十五卷。

子胥字長才，傳父業，位國子博

子范胥字長才，繼承父親學業，位國子博

士，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應接北使，卒於鄱陽內史。

士，有口才。大同年間，曾兼主客郎，應酬接待北方使者，死於鄱陽內史任上。

論曰：齊德將謝，昏虐君臨，喋喋黔黎，命懸晷刻。梁武撫茲歸運，嘯召風雲。范雲恩結龍潛，沈約情深惟舊，并以茲文義，首居帷幄，追踪亂傑，各其時之遇也。而約以高才博洽，名亞董、遷，末迹爲躓，亦鳳德之衰乎。縝婞直之節，著于終始，其以王亮爲尤，亦不足非也。

論曰：齊德快要衰亡，愚昧凶殘的君主統管天下，黎民百姓怨聲載道，危在旦夕。梁武帝撫慰庶民，扭轉時運，廣招人才。范雲因爲和武帝即位前的交誼，沈約由於同武帝往日的交情，再加上二人高尚的文義，故他們得以處在帷幄，跟隨亂世的英傑，這是各逢其時。沈約知識廣博，才能卓越，名聲僅次於董仲舒、司馬遷，晚年困頓挫折，難道是盛德衰微嗎？范縝剛强的氣節，貫穿一生，因爲王亮遭受貶責，也不值得非議。

南史卷五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韋叡 (兄)纂 闡 (叡子)放 (孫)粲 (放弟)正 (正子)載 鼎 (正弟)稜 (稜弟)黯
裴邃 (邃子)之禮 (兄子)之高 (之高弟)之平 (子)忌 (之高弟)之横

韋叡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禄勳。父祖歸，寧遠長史。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是三輔有顯著名聲的世家。祖父韋玄，因不願做官而隱居長安南山。宋武帝進入函谷關，以太尉掾徵召他，不赴任。伯父韋祖征，宋末爲光禄勳。父韋祖歸，是寧遠長史。

叡事繼母以孝聞。祖征累爲郡守，每携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内兄王憕、姨弟杜惲并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憕、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

韋叡事奉繼母以孝順聞名。祖征多次任郡守，每次都帶韋叡到任所，像兒子一樣看待他。當時韋叡内兄王憕、姨弟杜惲在所居之鄉同享有盛名，祖征對韋叡説："你自己評論一下和王憕、杜惲相比怎麽樣？"韋叡謙遜不敢回答。祖征説："你文章可能略微不及，學識則超過他們。但治理國家，成就功業，他們都比不上你。"外兄杜幼文任梁州刺史，邀韋叡同到那裏做官。梁地財富充足，過去在此處當官的大多因受賄而敗名，韋叡雖年少，却獨以清廉著稱。

宋永光初，袁顗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顗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義成郡，故免顗之禍。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别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爲上庸太守。

宋永光初，袁顗任雍州刺史，一見面就認爲韋叡很奇特，推薦他爲主簿。袁顗到州後，與鄧琬起兵，韋叡請求出任義成郡守，因而免遭袁顗之災。多次遷任齊興太守，該州别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變亂，想返回家鄉，求任上庸太守。

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

不久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一齊逼近建鄴，人心恐懼不安。住在上庸的陝西人計議此事，韋叡説："陳顯達雖然過去是將領，却不是才能高的人，崔慧景經歷不少世事，但軟弱而不勇猛。統一天下的真命天子，大概産生在我們

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悦，撫几曰："佗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剋郢、魯，平加湖，叡多建策，皆見用。

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尸於床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恤，咸爲營理，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武帝即位，遷廷尉，封都梁子。天監二年，改封永昌，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州兵擊走之。

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

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

州。"於是派遣自己的兩個兒子主動和梁武結交。待到軍隊起事，檄書到達，韋叡率領郡中百姓砍竹做筏，兼程趕來，有二千人，二百匹馬。帝見了韋叡十分高興，拍着桌子説："以前衹看見你的面容，今天纔看見你的内心，我的事成功了。"部隊攻克郢、魯，平定加湖，韋叡出了很多計謀，均被采用。

大軍從郢出發，謀求留守將帥，皇上很難確定人選。過了很長時間，看見韋叡，説："放棄騏驥不去乘坐，怎麽匆匆忙忙另去尋求。"於是當天任韋叡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當初，郢城據險堅守時，全城有近十萬男女，關閉塞門一年，因疾病瘟疫死去的人十之七八，尸體都堆積在床下，而活着的人坐卧在他們上面，每間房屋都是滿滿的。韋叡清點察看，哀憐撫恤，都親自料理，百姓依靠他。梁臺建立，徵入任大理。武帝即位，遷任廷尉，封都梁子。天監二年，改封永昌，二次遷任豫州刺史，兼任歷陽太守。魏派遣軍隊前來征討，韋叡率領州兵擊退他們。

四年越境進犯魏，下詔命韋叡總領各軍。韋叡派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打魏小峴城，未能攻克。韋叡環繞圍柵察看，魏城中突然出來幾百人陳列在門外，韋叡想攻擊他們。那些將領都説："剛纔本是輕裝而來，請回去穿上甲衣再來戰鬥。"韋叡説："魏城中有二千多人，閉門堅守，完全可以自衛。現在無故派出這些人到城外，必定是其中驍勇的，如果能擊敗他們，其城自克。"衆人還在猶豫，韋叡指着他的符節説："朝廷授予此節，不是作爲裝飾品，韋叡的法令，不可侵犯。"於是進兵，魏軍失敗，因而疾速攻城，第二天夜裏城被攻克。於是進軍討伐合肥。

在此以前，右軍司馬胡景略到合肥，很久不能攻下，韋叡巡視山河，説："我聽説'汾水可以流入平陽'，指的就是這種地勢。"於是在肥水築堰。不久堰成水通，戰船連續不斷到來。魏當初在合肥東西相對，分築小城，夾峙合肥。韋叡先進攻二城。不久魏援將楊靈胤帶領五萬軍隊忽然到來，兵士害怕不能抵擋，請求上表增兵。韋叡説："賊已到城下，纔報告要求援軍。我們請

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

求增援部隊，對方也徵集兵員。'軍隊打勝仗在於同心協力'，是古人總結的道理。"於是開戰，打敗敵人，士兵稍安。

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静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堤下。軍監潘靈佑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义。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傘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争。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鬥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悦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嚙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武勿復私鬥。"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

當初，肥水堰建成，派主將王懷静在岸上築城守衛它，魏攻破了城，乘勝到韋叡堤下。軍監潘靈佑勸説韋叡退回巢湖，諸將又請求快去保護三义。韋叡發怒説："軍隊敗退，將領應當治罪，衹有前進没有後退。"於是命令取出傘扇旌旗竪在堤下，表示毫不動摇的意志。韋叡一貫瘦弱，每次作戰都不騎馬，自己乘坐板輿，督率激勵士兵。魏兵鑿堤，韋叡親自和他們争鬥。魏軍退却，於是在堤上構築工事以便於攻守。興建的戰船與合肥城一樣高，四面防圍合肥。城破，俘虜萬餘，繳獲的軍用物資，没有私自得一點。當初，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悦同在一個部隊而互相憎恨仇視，相互陷害，景略一旦發怒，就咬自己的牙齒，牙齒全都流血。韋叡用將帥不和，會招致禍害的道理，親自斟酒勸説景略："希望兩虎不要再私鬥。"所以這次戰役自始至終没有造成禍害。

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歸之。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準繩。

韋叡常常白天接待賓客，夜晚研讀軍書，三更起床點燈直到天亮，安撫部下，常恐不及，所以投奔應募之士争先歸附他。所到之處房舍裝飾設置，館宇藩籬墻壁都符合標準。

合肥既平，有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於合肥。

合肥已經平定，下詔撤回部隊，因距離魏軍很近，恐怕被他們跟踪，韋叡將輜重排在前面，自己乘小車在最後，魏人懾服韋叡的威名，遠望而不敢迫近，全部軍隊順利返回。因此由豫州刺史遷任合肥刺史。

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户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

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打北徐州，將刺史昌義之圍困在鍾離，兵士多達百萬，連城四十餘座。武帝派遣征北將軍曹景宗抵禦他。部隊駐扎在邵陽洲，構築工事防守，不敢前進。武帝怒，下詔令韋叡與他會合，賜給韋叡龍環御刀，説："諸將有不服從命令的斬首。"韋叡自合肥經陰陵大澤，過澗谷，凌空架設高橋以使部隊通過。人們畏懼魏軍强盛，勸説韋叡慢行。韋叡説："鍾離現在挖洞居住，倚門取水，車馳軀人奔跑，還擔心晚了，何况緩行。"十天到達邵陽。當初，

甸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叡卿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騏驎等齎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

武帝敕景宗說："韋叡是鄉里有聲望的人，應該尊重他。"景宗見到韋叡十分恭敬。武帝聽後說："二將同心協力，部隊一定勝利。"韋叡在景宗軍營前面二十里處，連夜挖掘壕溝，埋好鹿角，截洲爲城，天亮建好軍營。元英大驚，用兵器敲打地面說："怎會如此神速！"景宗擔心城裏的人畏懼，就招募軍士言文達、洪騏驎等帶敕進城，令他們在城中堅守，文達等在水底潛行，到達東城。城中的守衛一天比一天艱苦，這時知道有援軍，因此人人增添了百倍勇氣。

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强。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

魏將楊大眼率領一萬多騎兵前來作戰，大眼勇冠三軍，所向披靡。韋叡結車爲陣，大眼聚集騎兵圍攻他。韋叡用二千强弩手同時射擊，穿透甲衣進入體内，死傷的人很多。箭穿大眼右臂，受驚逃跑。第二天早晨，元英親自率領軍隊前來進攻，韋叡乘坐白色板輿，手持白角如意指揮部隊，一天交戰幾次，元英對他的强盛非常震驚。魏軍又夜裏來攻城，飛箭像雨一樣密集。韋叡子韋黯爲了躲避箭請求下城，韋叡不允許。軍隊中有人騷動，韋叡在城上大聲喝斥，他們纔安定下來。

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栅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鬥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栅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脱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爲侯。

魏人先在邵陽洲兩岸造兩座橋，樹立栅欄幾百步，占據淮河通道。韋叡裝備大戰船，派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作爲水軍。恰逢淮水暴漲，韋叡立即派遣水軍，戰船爭先出發，都駛到賊的營壘。用小船裝着草，把油澆在草上，放過去燒魏軍的橋。風聲怒吼火勢猛烈，敢於赴死的士兵拔栅砍橋，水流又急，傾刻之間，橋栅全部毀壞。道根等都親自參加搏鬥，士兵鼓起勇氣，吶喊聲驚天動地，無不以一當百。魏人大敗，元英脱身逃跑。魏軍落水死的有十多萬，被殺頭的也有這麽多，丢棄盔甲叩頭乞求作俘虜的還有幾十萬。韋叡派人告訴昌義之，義之又悲又喜，顧不上應答，衹是高叫："再生！再生！"武帝派遣中書郎周捨在淮河上慰勞軍隊。韋叡把繳獲的物資堆放在軍門，周捨看着這些，對韋叡說："您這次的繳獲又和熊耳山一樣。"因功進爵爲侯。

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耻，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

十三年，爲丹陽尹，以公事免。十四年，爲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叡，叡還爲州，雙光道候。叡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

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武帝方鋭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佗日。

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武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

叡雅有曠世之度，莅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餘人莫

七年，遷任左衛將軍，不久任安西長史、南郡太守。這時司州刺史馬仙琕率軍從北返回，被魏人追踪，三關騷動。詔韋叡統領各軍支援三關。韋叡到達安陸，將城墻加高二丈多，又擴展護城河，建高樓。衆人都嘲諷他示弱，韋叡說："不是這樣，作爲將領應當有膽小的時候。"此時，元英又追趕仙琕，將雪邵陽之耻，聽説韋叡已到立即退兵，武帝也詔令罷軍。

十三年，任丹陽尹，因公事免職。十四年，任雍州刺史。當時，韋叡在鄉中起兵，門客陰雙光哭着阻止韋叡，韋叡回任州刺史，雙光在道路上等候。韋叡笑着說："如果聽從你的話，在路上討飯了。"贈送他十頭耕牛。韋叡對故交没有捨不得的，士大夫七十歲以上的，多授予名義上的縣令，鄉里人非常懷念他。

十五年，韋叡拜表辭職，優詔不允許。徵入任護軍，贈鼓吹一部，入直殿省。韋叡在朝廷表現恭順，未曾逆視，武帝很尊重他。韋叡性情慈愛，撫育亡兄的兒子勝過自己的兒子。歷年當官所得的俸禄賞賜，都分給親朋故友，家中没有多餘的財産。後來任護軍，居家無事，敬仰萬石、陸賈的爲人，因而在壁上畫他們的像以玩賞。當時雖然年老，閑暇的時間還考查兒子們的學業。第三子韋稜特别通曉經史，世人贊美他見識廣博。韋叡每次坐着要韋稜解釋書文，在解説疑難方面，韋稜還比不上他。武帝正專心一意於佛教，一時蔚然成風。韋叡一向不太信佛，位居大臣不願隨大流，行事大略如同以前。

普通元年，遷任侍中、車騎將軍，未拜授，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九。臨終囑咐葬禮要節簡，穿上平時的衣服安葬。武帝當天親臨哭吊非常悲痛，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叫嚴。

韋叡平素有舉世無雙的胸懷，待人以慈愛仁惠爲本，居官之處必有政績。帶兵仁愛，士卒的帳篷没有搭好，始終不肯休息，井竈没有挖成，也不肯先吃飯。穿着一定像學者，即使臨陣交鋒，也常常身穿寬綽的官服乘着車子，拿着竹如意指揮進止，與裴邃同爲梁世名將，其他人没有

及。

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群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

韋纂　韋闡

叡兄纂、闡，并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闡爲建寧縣，所得俸禄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處分，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韋放

叡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襲封永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

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總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胄下馬，據胡床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逐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伏寶、費穆等五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陽城主王緯以城降。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禽穆弟超并王緯送建鄴，還爲太子右衛率。

中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卒於鎮，謚曰宜侯。

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别及行役初還，常

比得上的。

當初，邵陽之戰，昌義之非常感激韋叡，請曹景宗與韋叡相見，拿出二十萬錢在府中做賭博游戲。景宗擲得雉，韋叡緩慢擲得盧，速取一子返之，曰"異事"，於是作塞。景宗當時和諸位將帥爭先取勝，韋叡單獨落後，他不爭勝大多如此，世人因此特别尊重他。

韋叡兄韋纂、韋闡，都很早就有名於世。韋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約曾在皇上面前贊美韋纂説："可惜陛下不和此人同時代，他的學問不是臣能比得上的。"韋闡任建寧縣侯，所得俸禄一百多萬，回家全部付托伯父處理，鄉里人尊重他。位達通直郎。

韋叡子韋放字元直，身高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奇偉。襲封永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順，爲吏人所稱贊。

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打渦陽，又任韋放爲明威將軍，統領軍隊與曹仲宗會合。魏大將軍費穆突然率兵到來，韋放軍營還未建好，部下衹有二百多人。韋放堂弟韋洵驍勇果敢有力，單人匹馬攻擊刺殺，幾次挫敗魏軍，他的馬也受傷不能前行，韋放的頭盔又多次被箭穿透。衆人都驚慌變色，請求韋放突圍離去，韋放大聲喝斥他們説："今日衹有死。"於是脱掉頭盔下馬，靠在胡床上指揮作戰。士卒都拼死作戰，無不以一當百，追逐敗逃的敵兵直到渦陽。魏又遣派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伏寶、費穆等五萬人前來救援，韋放大敗他們。渦陽城主王緯獻城投降。魏人放棄他們的營壘，即時潰不成軍。衆軍趁機進攻，幾乎全部殺死和俘虜他們，活捉費穆之弟費超，把他和王緯一起押送建鄴，韋放回朝任太子右衛率。

中大通二年，遷任北徐州刺史。死於鎮守，謚號叫宜侯。

韋放性情寬厚質樸，不看重財物，樂於施捨，對諸弟尤爲和睦。每次遠别及行役剛回，常

同一室卧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吴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昏姻。其後各産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爲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子粲。

常同在一間房起居，時人把他們比作三姜。當初，韋放與吴郡張率都有妾懷孕，於是指腹爲婚。後來各生下一男一女，兒女還没有長大，而張率去世了，遺子年幼無父，韋放經常救濟愛惜他們。及任北徐州刺史，當時有顯貴的家族要求聯姻，韋放説："我不能失信於故友。"於是將子韋岐娶張率女，又把女嫁給張率子，時人稱贊韋放對故友真誠。子韋粲。

韋粲

粲字長倩，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觀甚偉。初爲雲麾晋安王行參軍，後爲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吴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并忘年交好。及王爲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爲東宫領直，後襲爵永昌縣侯，累遷左衛率，領直。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累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爲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并入侍疾，内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宫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那不見辦長梯。以爲大行幸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爲其主，不足推。"故出爲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爲久别。"久之，帝復召還爲散騎常侍。

韋粲字長倩，年輕時就有父親的風度，愛好學習主持正氣，身高八尺，容貌儀表十分奇偉。初任雲麾晋安王行參軍，後任外兵參軍兼中兵。當時潁川庾仲容、吴郡張率等是有才華名聲的長輩，與韋粲同府，結成忘年交。到晋安王爲皇太子，韋粲從記室遷任步兵校尉，召入任東宫領直，後襲爵永昌縣侯，多次升遷任左衛率，領直。韋粲因爲以前和晋安王的感情，常被任用，關係密切，雖然官職多次遷任，却常常留在宫中值宿，擔任警衛。擅權傲慢，爲當時的有名人物所憤慨不滿。右衛朱异曾在酒席上臉色嚴厲地對韋粲説："您憑什麽擺出領軍的架子！"大同年間，武帝曾有病，一天突然病情惡化，皇太子以下都入宫侍候，宫内外都説武帝崩了。韋粲將率領太子宫中的士兵到臺城，略有喜色，問所經過的地方怎麽没有看見準備長梯。以爲大行駕幸前殿，必須用長梯招魂。武帝後來聽説這些，生氣地説："韋粲希望我死。"有關官員上奏要追究他，武帝説："各爲其主，不值得追究。"所以外任爲衡州刺史。皇太子親自在新亭爲他餞别，握着韋粲的手説："和您不會分離很久。"過了很長時間，武帝又將他召入任散騎常侍。

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閲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内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宫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

返回途中到達廬陵，聽説侯景叛亂，就檢閲部下，兼程而行前往救援。到豫章，立即和内史劉孝儀共同商討此事。孝儀説："一定要這樣做，應當有敕書，怎麽可以輕信個别使者的消息，亂相驚動。也許恐怕不是這樣。"當時孝儀擺酒相待，韋粲生氣地將酒杯擲在地上，説："賊已經渡過長江，就要迫近宫闕，水陸交通斷絶，哪裏來得及告知；如果没有敕書，難道可以自我安

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警爲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張軍聲勢，移鎮盆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横江。粲即送糧仗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

逸。韋粲今日有什麼心情飲酒。"立即疾速騎馬出來，部署將領出發。恰逢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派遣使者邀請韋粲，韋粲於是調遣部下，指派第八弟韋助、第九弟韋警爲前軍。韋粲趕快去見大心，説："上游藩鎮，江州離國都最近，殿下依據實情考慮，確應預先行動。但是中流負擔重，必須接應，不可以缺鎮。現在應當張揚軍隊的聲勢，移兵鎮守盆城，派偏將跟隨，軍事上就可以了。"大心認爲對，派遣中兵柳昕帶領二千兵士跟隨韋粲。韋粲將家中老小全留在江州，以輕舸上路。到南洲，韋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也率領一萬多步兵、騎兵到横江。韋粲立即送糧食和武器給他，并且把自己的黄金和絲織品分賞給他的戰士。

先是，安北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世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之高遣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耻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决。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鋭，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阻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效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爾。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

在此之前，安北鄱陽王蕭範也從合肥派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他的世子蕭嗣率領長江以西的士兵奔赴國都，駐扎在張公洲，等待上游各軍。至此，之高派船渡仲禮，與韋粲部隊會合進駐新林王游苑。韋粲建議推舉仲禮任大都督，通報下游各軍。裴之高自以爲年齡大，官位高，羞於在仲禮之下，就説："柳節下已經是州將，何必還要我監督。"幾天不能决定。韋粲於是大聲對衆人説："現在同赴國難，義在除賊，之所以推舉柳司州，正因爲長期捍衛邊疆，早就令侯景害怕。再説兵馬精鋭，没有超過他的。如果論位次，仲禮在韋粲之下，説他的年齡，亦比韋粲小，衹是爲社稷考慮，不必再論。今天貴在諸將同心協力，假如人心不齊，國家大事就完了。裴公是朝廷年高有德望的故老，難道應當心懷私念而妨礙重大的决策嗎？韋粲請求替諸君向他解釋。"因此乘駕一隻船到之高軍營，嚴厲地責備他。之高哭着説："我承蒙國家的恩寵，自應衝在士兵之前，衹恨自己衰老，不能捨命報效，盼望柳使君共同平定凶逆。前面説了衆人的意見已經决定，不要等待老夫了。如果還有懷疑，就剖開胸膛看我的心。"到此諸將作出决定，仲禮纔得以率領部隊前進。駐扎在新亭，賊在中興寺擺好陣勢，相持到傍晚各自撤兵回營。

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

這天夜裏，仲禮到韋粲的軍營部署各軍，天

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迫之。此事大，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望粲營未立，便率鋭卒來攻。軍敗，乘勝入營，左右高馮牽粲避賊，粲不動，兵死略盡，遂見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内。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唯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貞。

亮將要作戰，諸將各有防守任務。命令韋粲駐扎青塘，守衛石頭中路。韋粲考慮柵欄營墻還没有建，賊要攻奪此處，感到十分擔憂，所以對仲禮説："下官没有抵禦侵侮的才能，衹想爲國獻身，節下好好衡量誰合適，不可導致傷亡。"仲禮説："青塘設立軍營，靠近淮水岸邊，想把糧食積蓄舟船車馬全部停靠在那裏。此事重大，非兄不可。如果估計士兵不够，應當再調遣部隊相助。"韋粲率領所屬部隊從水陸二路同時進發。當時天黑有霧，士兵迷失道路，趕到青塘，已過了半夜，營墻柵欄到天亮還没有合攏。侯景登上禪靈寺大門，望見韋粲軍營没有建好，就率領精鋭的士兵前來攻打。韋粲軍隊被打敗，侯景乘勝衝進軍營，親信高馮拉韋粲躲避賊，韋粲不動，士兵死得差不多了，於是被殺害。韋粲子韋尼及三個弟弟韋助、韋警、韋構、堂弟韋昂都在戰鬥中死去，親戚也死了幾百人。賊將韋粲的頭挂到城樓下，給城内的人看。簡文聽説後流淚，對御史中丞蕭愷説："社稷所依靠的，惟有韋公，爲何不幸，先死在戰場。"下詔追贈爲護軍將軍。元帝平定侯景，追贈謚號忠貞。

子諒，以學業爲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爲中録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放弟正。

子韋諒，以學問被陳始興王叔陵所推薦，任中録事參軍兼記室。叔陵失敗，遭受死刑。韋放弟韋正。

韋正

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善，及僧孺爲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正復篤素分，有逾曩日，論者稱焉。卒於給事黄門侍郎。子載。

韋正字敬直，任襄陵太守。起初，韋正和東海王僧孺友好，待到僧孺任吏部郎，主持大選，賓朋故友没有不大獻殷勤的，惟獨韋正恬静安然。待到僧孺被罷免，韋正又和他保持真誠的友誼，勝過以前，輿論贊美他。逝世於給事黄門侍郎任上。子韋載。

韋載

載字德基，少聰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沈敏有器局。仕梁爲尚書三公郎。

韋載字德基，小時候就聰明而有智慧，專心一志，愛好學習。十二歲時，跟隨叔父韋稜去見沛國劉顯，劉顯問了《漢書》中的十件事，韋載即時應答，没有不通曉的。長大，廣泛涉獵文史，穩重敏捷有才識度量。仕梁任尚書三公郎。

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爲中書侍郎。尋爲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

侯景叛亂，元帝承制，任他爲中書侍郎。不久任尋陽太守，跟隨都督王僧辯向東征討侯景。

東討侯景。景平，歷位琅邪、義興太守。陳武帝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載所屬縣卒，并陳武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陳武帝聞文育軍不利，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敕，敕載解兵。載得書，乃以衆降。陳武帝引載恒置左右，與之謀議。

侯景被平定，歷任琅邪、義興太守。陳武帝殺了王僧辯，就派遣周文育突然攻打韋載，韋載環城固守。韋載所隸屬的縣卒，同陳武帝舊兵，很多人擅長射弩，韋載挑選了幾十個人，用長長的鏈鎖拴着，派親信監督他們，指使他們射擊文育的士兵。規定説："十箭没有射中兩箭的處死。"每箭都射中，被擊中的人都死去，相持幾十天。陳武帝聽説文育的部隊不利，就寫信告訴韋載殺死王僧辯的原因，并且獻上梁敬帝的敕書，敕令韋載放下武器。韋載得到信後，就帶領衆人投降。陳武帝薦用韋載常常將他安置在身旁，與他計謀商議。

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帝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吴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别令輕兵絶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帝從之。

徐嗣徽、任約等帶領齊軍渡過長江，占據石頭城，武帝向韋載詢問計策。韋載説："齊的軍隊如果分兵先占領三吴的道路，奪取東邊的土地，時事就完了。現在應趕緊在淮南靠侯景原有的營壘築城，使東路運輸暢通，另外命令輕裝部隊斷絶他們的糧道，使他們前進不能俘獲，後退没有供給，那齊將的頭十天之内可以招致。"武帝聽取了他的意見。

永定中，位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絶人事，吉凶慶吊，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載弟鼎。

永定年間，任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因病辭官。韋載擁有十多頃田地，在江乘縣的白山，到了這時就在這裏建好房子居住，迴避人事，吉凶慶吊，没有往來，幾十年不進入籬門。在家裏去世。韋載弟韋鼎。

韋鼎

鼎字超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毁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爲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於京口戰死，鼎負尸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充斂。元帝聞之，以爲精誠所感。

韋鼎字超盛，年輕就博識通曉，廣泛涉獵經史，精通陰陽逆刺，尤其擅長相術。仕梁從家中徵召任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喪，五天没有吃一點湯水，悲哀傷悼超過了禮制，幾乎危及生命。服喪期滿，任邵陵王主簿。侯景叛亂時，韋鼎兄韋昂戰死在京口，韋鼎背着尸體出來，寄放在中興寺，没有找到棺材。韋鼎悲憤痛哭，突然看見長江中有東西漂到韋鼎處所，私下感到奇怪，走過去一看是一具新棺材，於是用它安葬韋昂。元帝聽説此事，認爲這是真誠所感。

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爲户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

侯景被平定後，司徒王僧辯任他爲户曹屬。多次升遷任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韋鼎望

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嬀汭于宛丘，其裔子孫，因爲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絶統者無乃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黄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爲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爲太府卿。

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産爾。"

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鼎恒預焉。性簡貴，雖爲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餘世，并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歡飲十餘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上爲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爾。"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爲嗣位。答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

氣知道他會成就王業，於是把妻子兒女寄住在他那裏。并對陳武帝説："明年有大臣被殺，再過四年，梁代終結。朝代更替的次序，應當歸屬舜的後代。從前周消滅殷氏，封嬀在河流彎曲處的宛丘，他的後代子孫因襲成爲陳氏。我看明公，上天賦予神明威武，承續已斷絶的帝統的豈不是你嗎？"武帝暗有謀害僧辯的想法，聽了他的話非常高興，因而制定决策。及受禪繼位，拜授韋鼎爲黄門侍郎。太建年間，以廷尉卿任出訪周的使節，加散騎常侍。後任太府卿。

至德初，韋鼎散盡財物田地房屋，寄居在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他原因，回答説："江東王氣完結於此。我與你應當埋葬在長安，運數將至，所以傾家蕩産。"

當初，韋鼎出訪周，曾遇見隋文帝，對他説："看公容貌，不久必定大貴，貴到統一全國。十二年後，老夫應當歸順，望好好自重。"陳亡，用馬車接進京城，任上儀同三司，待遇很高，每當官家宴會，韋鼎經常出席。性情傲慢清高，雖是亡國之臣，未曾逢迎當權的人。當時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隨意對韋鼎説："世康和公親疏如何？"回答説："臣宗族南遷，臣不瞭解昭穆。"文帝説："卿百代爲官，難道忘本了。"命令官吏供給美酒葷菜，派遣世康請韋鼎返回杜陵。韋鼎於是從楚太傅韋孟以下二十餘世，考查論證昭穆，著《韋氏譜》七卷告知世康，因而在一起高興地吃喝了十多天纔返回。當時蘭陵公主守寡，皇上替她擇夫，將挑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情况告訴韋鼎，韋鼎説："蕭瑒當封侯，但没有娶貴妻的相；柳述也會做大官，但不能始終保住官位。"皇上説："官位由我决定。"於是將公主下嫁給柳述。皇上又問韋鼎，諸兒誰能繼承皇位。回答説："至尊皇后最喜歡的，當傳位給他，非臣敢預先知道。"皇上笑着説："不肯明説嗎？"

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教導，務弘清静。州中有土豪，外修邊幅，而内行不軌，常爲劫盜。鼎

開皇十三年，任光州刺史，以仁義教誨開導，追求清静無爲。州中有土豪，表面一本正經，實際行爲不軌，常常搶劫偷盜。韋鼎在都會

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奸謀逗留，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盗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奸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奸，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詃妾盗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内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頃之，而卒于長安，年七十九。正弟稜。

時對他説：“您是好人，爲何做賊。”於是分條列舉他的徒黨沿途停留犯罪的行徑，這個人十分害怕，立即坦白認罪。又有人做客，和主人的妾私通，他回去後，妾盗竊珍貴物品，連夜逃跑，不久在草叢中被人殺害。主人知道客人和妾私通，因此控告客人殺死妾。縣司審問，掌握了私通的全部材料，宣判客人死罪。判罪定案，上交給韋鼎，韋鼎審閲完，説：“此客確實私通，但没有殺人。是某寺和尚誘騙妾偷盗物品，又派奴僕殺死她，贓物藏在某處。”立即釋放此客，乘和尚還未覺察時派人將他抓獲，并收繳到贓物。從此部内肅然起敬，都稱贊他的神奇，境内道不拾遺。接着徵召入京城，不久，在長安去世，享年七十九歲。韋正弟韋稜。

韋稜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强記，當世士咸就質疑。位終光禄卿。著《漢書續訓》三卷。稜弟黯。

韋稜字威直，性格恬静素樸，以研讀經史爲業，學識淵博記憶力强，當時的讀書人都請他解釋疑難。官位終止於光禄卿。著《漢書續訓》三卷。韋稜弟韋黯。

韋黯

黯字務直，性强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六門，尋改爲都督城西面諸軍。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内亦應之，簡文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内。

韋黯字務直，性格堅强正直，年輕時就通曉經史，任太府卿。侯景渡過長江，韋黯駐守六門，不久改任都督城西面諸軍。當時侯景在城外築起東西二座土山，城内也相應建起兩座山，簡文親自背土，哀太子以下，彎腰拿着畚箕鐵鍬挖運泥土。韋黯守衛西土山，晝夜苦戰。因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在城内去世。

初，黯爲太僕卿，而兄子粲爲左衛率，黯以故常怏怏，謂人曰：“韋粲已落驊騮前，朝廷是能用才不？”識者頗以此窺之。

當初，韋黯任太僕卿，而兄子韋粲任左衛率，韋黯因此常常不高興，對人説：“韋粲已處在異才前，朝廷會任用人才嗎？”有見識的人因此瞧不起他。

裴邃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陽，爲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冀州刺史裴徽的後代。祖壽孫，寄居壽陽，任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

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阼，始安王蕭遥光爲揚州刺史，引邃爲參軍。遥光敗，邃還壽

裴邃十歲就會寫文章，精通《左氏春秋》。齊東昏侯即位，始安王蕭遥光任揚州刺史，推薦裴邃任參軍。遥光失敗，裴邃返回壽陽，恰逢

陽，會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遂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魏爲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梁天監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效，以爲廬江太守。

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剋，於是密作没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

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迹。"由是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吕僧珍曰："昔阮咸、顔延有二始之嘆，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後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而已。入爲大匠卿。

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魏軍來援，以邃爲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邃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

四年，大軍北侵，以邃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郛，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絶拔還。於是邃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别。邃自爲黄袍騎，先攻拔狄丘、甓城、黎漿，又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

刺史裴叔業以壽陽投降魏，裴邃於是跟隨衆人向北遷移。魏宣武帝十分推重他。仕魏任魏郡太守。魏派遣王肅鎮守壽陽，裴邃堅持請求跟隨王肅，秘密圖謀回到南方。梁天監初，私下率軍返回南方，任後軍諮議參軍。裴邃請求到邊境效力，任他爲廬江太守。

天監五年，征討邵陽洲，魏人建造長橋跨越淮水以便渡水，裴邃靠近橋築建營壘，每次戰鬥都取得勝利，因此秘密建造没突艦。恰逢暴雨驟降，淮水暴漲泛濫，裴邃乘坐戰艦直到橋邊，進攻，大敗魏軍。因功封夷陵縣子。

遷任廣陵太守，與鄉人一同進入魏武廟，評論帝王的功業。他的妻甥王篆之秘密向梁武帝陳述："裴邃常常誇大其辭，有不忠於君王的言行。"因此降爲始安太守。裴邃篤志立功邊疆，不願閑適，於是寫信給吕僧珍説："從前阮咸、顔延有二始的嘆息，我的才能比不上古人，現在成爲三始，不是我的願望，將怎麽辦！"後任竟陵太守，組織部隊開墾屯田，國家和百姓都得到利益。再任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又開墾屯田幾千頃，倉廩裏裝滿了米穀，減少了邊境的糧食運輸，人民和官吏都得到安定。於是共同饋贈他千餘匹絹，裴邃從容地説："你們不應當這樣，我又不好推却。"僅收下其中二匹罷了。召入任大匠卿。

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將州納入魏，魏軍前來救助，任裴邃爲信武將軍，統率各軍征討魏軍。裴邃深入魏境，行動出乎對方意料之外。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占據檀公峴，裴邃打敗了封壽，於是圍攻其城。封壽請求投降，義州平定。任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

普通四年，大軍向北進發，任裴邃爲督征討諸軍事，先襲擊壽陽，攻打它的外城，砍門而入，一天交戰九次，因爲後軍蔡秀成迷路没有趕到，裴邃因救援斷絶而率軍返回。因此裴邃又整頓部隊，收集士卒，命令諸將各以衣服顔色相區别。裴邃自爲身穿黄袍的騎士，先攻下了狄丘、甓城、黎漿，然後又屠殺了安成、馬頭、沙陵等地守邊的士兵。第二年，攻占了汝、潁之間的地

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淮嘆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爲謝玄所笑。"乃爲四甄以待之。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承業，承業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

域，所到之處人們迅速表示支持。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裴邃面對淮水嘆息説："今天不打敗河間，會被謝玄恥笑。"於是前後左右埋伏四支部隊等待承業。命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假裝逃跑以引誘承業，承業等帶領全部人馬追趕他們，四支部隊争先出擊，魏軍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敗逃回城，緊閉城門不敢再出來。

在軍疾篤，命衆軍守備，送喪還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侯，謚曰烈。

裴邃在軍中病勢嚴重，命令各軍防守戒備，送殯回合肥。不久逝世，追贈侍中、左衛將軍，進爵爲侯，謚號叫烈。

邃沈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爲邃不死，當大闢土宇。子之禮嗣。

裴邃深沉有謀略，治理政事寬容而嚴明，得到士兵的信賴，爲人正直，有威嚴，將吏畏懼他，很少犯法。得知他逝世，淮、肥一帶没有人不流眼淚，認爲如果裴邃不死，還會開闢擴大封疆領土。子之禮繼嗣。

裴之禮

之禮字子義，美容儀，能言玄理。爲西豫州刺史。母憂居喪，唯食麥飯。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嘆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柏凋盡，唯邃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黄門侍郎。

之禮字子義，容貌俊美儀表端莊，善於談論玄理。任西豫州刺史。母去世，服喪期間衹吃麥屑做的飯。裴邃廟在光宅寺西面，堂宇寬敞，松柏茂盛。范雲廟在三橋，蓬蒿没有剪除。梁武帝南郊大祀，路經二廟，回首嘆息説："范雲已死，裴邃再生。"大同初，京城發生旱災蝗災，各處籬笆門外的桐柏全部凋零，衹有裴邃墓地樹木毫無影響，當時人們對此感到奇怪。歷位黄門侍郎。

武帝設無遮會，儛象驚，排突陛衛，王公皆散，唯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爲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盾兼中領軍將軍。

武帝開設無遮會，舞象受驚，衝撞臺階上的衛士，王公都四散逃奔，衹有之禮和散騎常侍臧盾不動。武帝認爲他們强健勇武，任之禮爲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臧盾兼中領軍將軍。

之禮卒於少府卿，謚曰壯。子政，承聖中位給事黄門侍郎。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

之禮逝世於少府卿任上，謚號叫壯。子裴政，承聖年間任給事黄門侍郎。魏攻克江陵，依照條例進入長安。

裴之高

之高字如山，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邃征討，所在立功，甚爲邃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

之高字如山，裴邃兄中散大夫裴髦之子。讀了很多書，年輕時就憑恃意氣不肯屈居人下，常常跟隨叔父裴邃征討，所到之處必然立功，很爲裴邃器重，軍政大事都委托給他。

壽陽之役，邃卒於軍所，之高隸

壽陽之戰，裴邃逝世在兵營，之高隸屬夏侯

夏侯夔平壽陽，仍除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時魏汝陰來附，敕之高應接，仍除潁州刺史。父憂還都，起爲光遠將軍，令討平陰陵盗，以爲譙州刺史。

夔平定壽陽，於是任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當時魏汝陰前來歸附，下敕令之高應接，於是任潁州刺史。遭父喪返回京都，起爲光遠將軍，命令征討平定陰陵盗賊，任他爲譙州刺史。

侯景之亂，之高爲西豫州刺史，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横江，之高遣船舸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元帝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

侯景叛亂，之高任西豫州刺史，率領衆人前往京城救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蕭範命令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駐扎在張公洲。柳仲禮到横江，之高派船迎接仲禮，與韋粲等在青塘會合。城被攻陷，之高返回合肥，與鄱陽王蕭範西上。元帝派人徵召他回朝，任他爲侍中、護軍將軍，到達江陵。

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斬侯景，元帝使兼中書舍人黄羅漢報之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元帝深嗟其介直。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卒，謚曰恭。

當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軍中。有人傳説之悌斬了侯景，元帝派兼中書舍人黄羅漢告訴之高，之高竟没有講别的，衹是説："賊自殺賊，不是之高聽到的。"元帝十分贊嘆他的耿直。承制除授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去世，謚號叫恭。

子畿，官至太子右衛率。魏剋江陵，力戰死之。

子裴畿，官至太子右衛率。魏攻克江陵，盡力作戰而死。

裴之平

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倜儻有志略，以軍功封費縣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初，除光禄大夫、慈訓宫衛尉，并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志。天康元年卒，謚曰僖子。子忌。

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年輕時就倜儻有志向謀略，因軍功封爲費縣侯。承聖年間，多次升遷任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初，任光禄大夫、慈訓宫衛尉，都没有就任。於是築山挖池，種植草木，居住其中，有在那裏度過一生的想法。天康元年去世，謚號叫僖子。子裴忌。

裴忌

忌字無畏，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稱。侯景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陳武帝征討。及陳武帝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吴郡，陳武帝遣黄他攻之，不能剋。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趣吴郡，夜至城下，鼓噪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吴郡。陳武帝嘉之，表授吴郡太守。

裴忌字無畏，年輕時就聰明敏捷，有見識度量，廣泛涉獵史傳，被當時的人所稱贊。侯景叛亂時，招集勇士，跟隨陳武帝征討。陳武帝誅殺王僧辯，僧辯弟僧智率兵占據吴郡，陳武帝派遣黄他攻打，不能攻克。命令裴忌統率部下精兵，從錢塘直奔吴郡，夜晚到達城下，逼近城擊鼓呼叫。僧智懷疑大軍到來，輕舟逃奔杜龕，裴忌占領了吴郡。陳武帝嘉奬他，上表除授吴郡太守。

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及華皎稱兵上流，宣帝時爲録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即位，改封樂安縣侯。歷位都官尚書。及吴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人和。及明徹進軍彭、汴，以忌爲都督，與明徹俱進。吕梁軍敗，見囚于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三。之高第十二弟之橫。

天嘉五年，多次升遷任衛尉卿，封東興縣侯。到華皎在上游舉兵，宣帝當時任録尚書事輔政，命令所有部隊前往征討，任命裴忌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即位，改封裴忌爲樂安縣侯。歷位都官尚書。吴明徹率衆北伐，下詔裴忌以本官監督明徹的部隊。淮南平定，任豫州刺史。裴忌善於安撫，很得人歡心。明徹進軍彭、汴時，任命裴忌爲都督，和明徹一同前進。吕梁軍隊失敗，被强留在周，任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在長安去世，享年七十三歲。之高第十二弟之橫。

裴之橫

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産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嘆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梁簡文在東宫，聞而要之，以爲河東王常侍。遷直閤將軍。

之橫字如岳，年輕時喜愛結交賓客，崇尚勇武仗義，不經營産業。之高因爲他放縱荒誕，於是給他狹被粗食以激勵他。之橫嘆息説："大丈夫富貴了，一定作百幅被。"於是和僮僕屬下幾百人在芍陂大力經營田産，終於儲存了許多穀物。梁簡文在東宫，聽説後邀請他，任他爲河東王常侍。遷任直閤將軍。

侯景之亂，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世子嗣入援臺城。城陷，退還合肥。侯景遣任約逼晋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盆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侯景，之橫與兄之高歸元帝，位廷尉卿、河東内史，隨王僧辯拒侯景。景退，還東徐州刺史，封豫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東奔，僧辯命之橫與杜崱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僧辯南討，斬納將李賢明，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峡口。還除吴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

侯景叛亂時，隸屬鄱陽王蕭範征討侯景。侯景渡過長江，於是和蕭範世子蕭嗣進入臺城支援。臺城失陷，退返合肥。侯景派遣任約迫近晋熙，蕭範命令之橫前往救援，還未趕到，蕭範死，之橫於是返回。當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蕭範副帥梅思立暗中邀約大心偷襲盆城，之橫斬思立而抵制大心。大心以州投降侯景，之橫和之高歸順元帝，位廷尉卿、河東内史，跟隨王僧辯抵禦侯景。侯景敗退，遷任東徐州刺史，封豫寧侯。又隨僧辯打敗侯景，侯景向東逃跑，僧辯命令之橫和杜崱進入臺城守衛。到陸納占據湘州叛亂時，又隸屬僧辯向南征討，斬陸納將領李賢明，平定陸納。又在峡口打敗武陵王。返回除任吴興太守，於是作百幅被以遂他的心願。

魏剋江陵，齊遣上黨王高涣挾貞陽侯明攻東關。晋安王承制，以之橫爲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蕲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齊軍大至，兵

魏攻克江陵，齊派遣上黨王高涣脅持貞陽侯蕭淵明攻打東關。晋安王承制，任之橫爲徐州刺史，統領各軍，前往守衛蕲城。之橫營壘還没有建成，齊軍大至，箭用完了士兵死光了，之

盡矢窮，遂於陣没。贈司空，謚曰忠壯。子鳳寶嗣。

橫於是陣亡。追贈司空，謚號叫忠壯。子鳳寶繼嗣。

論曰：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於戎馬。觀叡制勝之道，謂爲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跨鞍，板輿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邃自效邊疆，盛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斯言豈曰妄乎。

論曰：韋叡、裴邃年輕時就磨礪節操，都因學術造詣而有所建樹，晚年爲朝廷盡力效命，戰功卓著。察看韋叡制勝的方法，原以爲是身材魁梧的大漢，然而實際上身體瘦弱，從不騎馬，衹是乘坐板輿指揮，威望與國家相等，他的才智素質長存，盛名難道是徒然得到的嗎？裴邃自求效力邊疆，巨大的功績在於開拓疆土，他的志向没有實現，確實可惜。二家後代，各以名節著稱，與梁的命運相始終，是國家的棟梁。“將門有將”，這話難道是荒誕的嗎？

南史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江淹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早爲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禮焉。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父康之，南沙令，極富才學。江淹年幼喪父，生活貧窮，常仰慕司馬長卿、梁伯鸞的爲人，不從事研究字句章節的學問，醉心於作文章。早被高平檀超瞭解賞識，常請他坐在上席，特別加以禮遇。

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曰：

奉詔從家出來任南徐州從事，轉任奉朝請。宋建平王劉景素喜愛士子，江淹跟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獲罪，口供牽連江淹，說他收了黃金，江淹於是被囚禁在牢獄，從監獄中上書說：

>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

> 從前，燕惠王聽信讒言拘禁鄒衍，他捶胸大哭，正當夏天寒霜飛襲燕地；平民之女呼天訴冤，疾風毀壞齊景公臺。每當我讀到書上的這些敘述文字，無不放下書本流淚。爲什麼？男人的思想信念往往確定不改，女人的行爲節操往往堅定不移。忠心反被懷疑，貞節反遭殺戮，因此壯夫義士寧死而不回頭。下官聽說仁不可以自恃，善不可以依附，以爲是假話，今天纔瞭解它。私下希望大王暫時屏退左右的人，稍加審察。

> 下官本蓬户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

> 我本是以茅草爲屋，桑木爲門的貧窮人，穿布衣繫無飾腰帶的無職位的讀書人，退不假托《詩》、《書》以顯示自己，進不以財物向天下求取名聲。以前，錯得在朝做官，進出宮殿，何嘗不端莊整肅約束自己，置身於宮殿之中呢！私下仰慕大王恩義，作

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荆卿黄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吊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捶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岩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册，并圖青史。寧争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毁銷金，積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禄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虚，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

爲門下賓客，衹有一些鷄鳴狗盜的低下技能，預知一點三生五死的卑微技藝。大王賜以恩惠，待我和顔悦色，心裏就像荆卿牢記得到燕太子丹賞賜黄金一樣，深感豫讓被智伯以國中才能出衆的人對待的福分那般。常想像子路里克那樣獻身效力，略爲答謝萬分之一，剖開胸膛，損傷身體，以報答大王。不料自己見識淺陋，遭受毁謗中傷，足迹陷入嚴明的法令，身陷牢獄，對影自憐，悲痛傷心。我聽説最大的耻辱是損害名聲，其次纔是損傷身體，所以每當想到這些，恍然有失；加上已經過了整整一個月，迫近秋末，天色陰沉，身旁的人都毫無氣色，我自己也不是木石，却和獄吏同伍。這正是任少卿仰天捶胸，淚盡而流血的原因。我雖然缺乏鄉里的美好名聲，但曾經聽説君子的行爲舉止：最好是和嚴君平一樣隱居在市井坊里之間，像鄭子真那樣隱居於岩石之下；其次是在金馬之庭繫結綬帶，於雲臺之上大發議論；再次是擄獲南越的君王，活捉匈奴單于。這都被記載在史册上，名垂千古。哪會争奪毫毛的利益比試刀刃的鋒利呢！我聽説毁謗太多能銷熔金屬，讒言太多使人無法生存，遠的如直生被懷疑偷金，近的像伯魚被指責爲不義，他們二人才德出衆，尚且如此，何况我，怎能逃脱？從前有人誣告周勃謀反，他被拘禁在牢獄，這是上將的耻辱，司馬遷爲李陵辯駁，下蠶室遭受腐刑，這是名臣的羞辱，至於我，應當説什麽呢？魯連聰明，解救趙國後辭却封禄而不返，接輿賢良，唱着歌拜訪孔子而忘歸，嚴子陵在東越隱姓埋名，張仲蔚於西秦閉門謝客，其良苦用心也確實可以理解。假如我收金一事不是假的，確是有罪，應當閉口不言，服罪被殺，有什麽臉面見齊魯高尚節操之人，燕趙悲壯歌聲之士。

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

當今皇上欽明，天下安居樂業，青雲浮現在洛水，榮光充滿了黄河，西到臨洮、狄道，北至飛狐、陽原，莫不澤潤仁義，沐浴

不濅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

日光飲酒，而我抱恨獄門，含憤監牢，即使是微小的事物，也會引起我極大的悲傷。懇請大王稍加瞭解清楚，則梧丘的魂靈不羞愧於安葬頭顱，鵠亭蘇娥的鬼魂無恨於遺骸成灰。

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再遷府主簿。

景素看完上書，當天釋放江淹。不久推薦爲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等，兩次遷任府主簿。

景素爲荆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爲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吴興令。

景素任職荆州，江淹跟隨他鎮守。少帝即位，多過失，景素獨處有權勢的地位，都勸他因此起事。江淹每次從容直言規勸，景素均不采納。鎮守京口時，江淹任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親信日夜圖謀計議，江淹知道禍患有如上弦的箭，一觸即發，就贈詩十五首婉言勸説景素。恰逢東海太守陸澄喪期，江淹自説郡丞應當主持郡中事務，景素却起用司馬柳世隆。江淹再三請求，景素大怒，即對選部陳説，把他貶爲建安吴興令。

及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强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辱，紹終爲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爲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鋭而器小，一敗也；有威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

齊高帝主政時，聽説江淹的才能，召入朝廷任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不久荆州刺史沈攸之叛亂，高帝對江淹説："天下如此混亂，你認爲怎麽辦?"江淹説："以前項羽强而劉邦弱，項羽最後自刎烏江，袁紹兵多而曹操人少，袁紹最終衹有臨陣脱逃，這就是所謂的在乎德而不在乎多，公還懷疑什麽。"高帝説："試爲我具體分析。"江淹説："公勇武有奇特的謀略，這是一勝；寬厚容人而仁恕，這是二勝；賢良有才能又肯盡力，這是三勝；衆人仰望歸附，這是四勝；輔助天子討伐叛逆，這是五勝。對方野心大而才能低，此一敗；有權勢而無德惠，此二敗；士兵人心涣散，此三敗；做官而不聽命，此四敗；孤軍深入幾千里，而没有同樣凶險威猛的人幫助，此五敗。儘管沈攸之兵多，終究要被我們俘虜。"高帝笑着説："君的言論過分了。"

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復爲驃騎豫章王嶷記

桂陽戰役時，朝廷制定法規，詔書長時間没有寫成。齊高帝領江淹到中書省，先賜給酒食，江淹一向能飲酒吃菜，吃喝完了幾升酒和燒烤的鵝肉時，文誥也寫好了。相府建立，補授記室參軍。高帝辭讓帝位的表以及其他有關章表，都出自江淹之手。齊受禪，又任驃騎豫章王蕭嶷記

室參軍。

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所爲條例，并爲王儉所駁，其言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次序。又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爲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

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前也。簡殆如新。

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繢、護軍長史庾弘遠，并以托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并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内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累遷秘書監，侍中，衛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曾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

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時

室參軍。

建元二年，開始設立史官，江淹和司徒左長史檀超共同擔負這個職務，所定的義例、體例，都被王儉駁斥，這些言論没有流傳。江淹寫詩作賦放縱任性，不把編撰高深的研究著作放在心上，所寫十三篇竟然不分先後順序。又領東武令，參與掌管詔書。後拜任中書侍郎，王儉曾對他説："卿三十五歲，就任中書侍郎，才學如此，哪用擔心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己取得，祇問壽數如何。"江淹説："没料到明公這樣愛重我。"

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當時襄陽挖掘古墓，得到玉鏡以及竹簡古書，不能識别書上的文字。王僧虔善於識别字的形體結構，也不知道，祇説好像是蝌蚪文字。江淹據蝌蚪文字推究，論斷這是周宣王之前的文字。竹簡好像和新的一樣。

少帝初年，兼御史中丞。明帝任宰相，對江淹説："君以往在尚書之中，不是公事不亂行，做官能寬嚴調和折衷。現任南司，完全可以整肅百官。"江淹説："今日的事情，可以説在其位謀其事，更擔心不能和你的聖明意見相一致。"於是彈劾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繢、護軍長史庾弘遠，因爲他們都推病不干預帝王公事。又上奏拘捕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因爲他們有巨萬贓貨。將這些贓貨立即收繳，交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各郡二千石俸禄的官員和大縣官長，其中有許多被彈劾，朝廷内外嚴正。明帝對他説："從宋以來，不再有嚴明的中丞，君今日可以説是近世傑出的人才。"

多次遷任秘書監，侍中，衛尉卿。當初，江淹十三歲時，父親亡故家裏貧窮，常常打柴供養其母，曾在打柴時拾得貂蟬一具，準備賣掉以奉養其母。其母説："這本是你吉利的徵兆，你才能品行如此，難道會長久貧困嗎？可留到做侍中時穿它。"至此，果真如其母所言。

永元年間，崔慧景起兵圍攻京城，官紳全都遞名片求見慧景，江淹稱病不去。事件平定後，

人服其先見。

東昏末，淹以秘書監兼衛尉，又副領軍王瑩。及梁武至新林，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以疾遷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伯，卒。武帝爲素服舉哀，謚曰憲。

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絶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所著述，自撰爲前後集，并《齊史》十志，并行於世。嘗欲爲《赤縣經》以補《山海》之闕，竟不成。子蒍嗣。

當時人佩服他的先見之明。

東昏末年，江淹以秘書監兼衛尉，又作王瑩的副領軍。梁武帝到新林，江淹化裝穿着平民服裝來投奔，任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任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江淹對子弟們説："我本是低微的官員，不追求富貴，現在却做了高官，到了這樣的地步。平時説知止知足的事，也已充分了。人生行樂，富貴到何時。我功名已經成就，正想歸居田園。"以病遷任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伯，去世。武帝穿着孝服舉哀，謚號爲憲。

江淹年輕時以文章出名，晚年才思衰退，説任宣城太守時免職回歸，最初停船在禪靈寺岸邊，夜裏夢見一人，自稱張景陽，對他説："以前將一匹錦寄放你處，今天要取回。"江淹從懷中摸得幾尺給他，此人大怒説："那匹錦必須全部割下。"回頭看見丘遲，就對丘遲説："剩下這幾尺既然没有用，把它送給你。"從此江淹文章毫無辭采。又曾在冶亭泊船過夜，夢見一男子，自稱郭璞，對江淹説："我有筆放在卿處多年，你可把它還我。"江淹於是從懷中摸取五色筆一支還他。此後作詩絶無佳句，時人説他文思枯竭。所有的著述，自編爲前後集，還有《齊史》十志，同時流傳於世。曾經想著《赤縣經》以補《山海經》之缺，最終没有寫成。子江蒍繼嗣。

任昉　任遥　任遐

任昉字彦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遥，齊中散大夫。遥兄遐字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永明中，遐以罪將徙荒裔，遥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

遥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聰敏，早稱

任昉字彦升，樂安博昌人。父任遥，任齊中散大夫。任遥兄任遐字景遠，年輕時學問淵博，家庭以内的行爲十分恭謹有禮，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永明年間，任遐因爲犯法將遷徙到邊遠地區，任遥懷藏名片謁見訴説，聲淚俱下，齊武帝聽了同情任遐，終於得到赦免。

任遥妻是河東裴氏，有高尚明達的品行，曾白天睡覺，夢見四角懸挂鈴鐺的五色彩旗，從天上墜下，其中一枚鈴鐺落進懷中，心裏害怕而懷孕。占卜的人説："一定生育才子。"到時果然生下任昉，身高七尺五寸，年幼聰明敏捷，稱頌

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月儀》，辭義甚美。褚彦回嘗謂遥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爲多，一不爲少。"由是聞聲藉甚。年十二，從叔晷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口。

初爲奉朝請，舉兖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

後爲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俊，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怳然自失。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歐出。昉父遥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遭繼母憂，昉先以毁瘠，每一慟絶，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昉素强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復可識。

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爲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東宫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

他是神童。四歲能背誦幾十首詩，八歲就擅長寫文章，自寫《月儀》一文，文采意義都好。褚彦回曾對任遥説："聽説卿有佳兒，大家都喜歡他，所謂一百個不算多，一個也不見得少。"因此名聲大盛。十二歲，堂叔任晷有識別人賢愚善惡的才能，見面就呼叫他的小名説："阿堆是我們家族的千里駒。"任昉非常孝順父母友愛兄弟，每次侍候生病的父母，都是和衣而眠，聲淚俱下，湯藥飲食一定自己先嘗。

初任奉朝請，被推舉爲兖州秀才，拜授太學博士。永明初年，衛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又推薦他任主簿。王儉每次看見他的文章，都再三反復閲讀，認爲當時没有人能跟他相比，説："自傅季友以來，纔又見到任子。如果是孔子的門下，他一定會入室升堂。"因此令任昉寫一篇文章，看後，説："正是我心裏所想的。"於是拿出自己寫的文章，請任昉修改指正，任昉就訂正幾個字。王儉拍着小桌子感嘆説："後世誰知道您訂正我的文章！"他就是如此被知遇。

後任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當時琅邪王融有卓越的才能，自稱當時無雙，看見任昉的文章，茫然而無所措。因父喪辭去官職，極其悲痛而無聲地哭泣三年，拄着手杖纔能站立。齊武帝對任昉的伯父任遐説："聽説任昉哀悼過分，令人擔心，因爲不僅是失去卿的寶貝侄子，也是當代名人的悲傷。應當好好勸説他。"任遐要他吃飯，當時勉强咽下，旋即嘔出。任昉父任遥本性喜食檳榔，把它當作平常的糕餅，臨死前曾想吃，剖開一百多個，没有一個好的，任昉也喜好檳榔，爲此十分遺憾，於是終身不吃檳榔。遇到繼母喪期，任昉在此之前已哀傷過度而消瘦，每次痛哭都暈死過去，好長時間纔蘇醒過來，於是在墓旁搭起簡陋小屋，以盡喪禮。眼淚掉下的地方，草都不長。任昉平常身體强壯，腰帶十分寬大，服喪後竟認不出他。

齊明帝十分器重他，想提拔重用被讒佞之人劾奏，於是拜任太子步兵校尉，職掌東宫書記。齊明帝廢黜鬱林王，始任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封

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

宣城郡公，命令任昉擬稿。明帝恨他的稿中有指責自己的意思，十分惱怒，任昉也因此在建武年間官職不超過校的位次。

昉尤長爲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王公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慚而退。末爲司徒右長史。

任昉尤其擅長散文，十分仰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王公表奏没有不請他寫的。任昉提筆就寫好了，不用修改字句。沈約是一代辭宗，十分推重尊敬他。永元年間，曲意於梅蟲兒，東昏年間下旨任用爲中書郎。感謝尚書令王亮，王亮説："卿應當感謝梅蟲兒，哪用謝我。"任昉慚愧而回。後任司徒右長史。

梁武帝剋建鄴，霸府初開，以爲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署。嘗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

梁武帝攻克建鄴，霸府開始設立，任他爲驃騎記室參軍，專門主管公文書信。每當起草制書，沈約就要求一同署名。曾因急事被召，任昉出而沈約在，從此以後的文章，沈約參與撰寫。

始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爲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

當初梁武帝和任昉在竟陵王西邸相遇，隨意對任昉説："我位登三府，當任卿爲記室。"任昉也向武帝開玩笑説："我如果位登三事，當任卿爲騎兵。"因爲武帝擅長騎馬。至此任用任昉與以前説的話相符。任昉捧着授官的文書説："過去承蒙你看得起，有言在先，提挈的意旨，表現於善意的玩笑。難道説是幸運，没有違背此話。"指的是這件事。梁臺建，禪讓的文誥，大多由任昉起草。

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禄奉所收，四方餉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性通脱，不事儀形，喜愠未嘗形於色，車服亦不鮮明。

侍奉世叔父母不異於自己的父母，事奉兄嫂恭敬有禮。外祖父家貧窮，長期營謀奉養。所得俸禄，各處贈送，全部分給親戚，當天就分完了。性情曠達不拘小節，不修邊幅，喜怒未曾顯露在臉上，車子和禮服也不華美。

武帝踐阼，歷給事黄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産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

武帝即位，任昉歷任給事黄門侍郎，吏部郎。外任義興太守。荒年歉收百姓紛亂，用自己的俸錢買米豆煮粥，救活三千多人。當時生育子女的人不撫養子女，任昉嚴格制度，這樣做與殺人罪等同。供給孕婦財物費用，接濟千家。在郡期間所得公田俸禄八百餘石，任昉衹得五分之一，其餘的全都退還百姓，婦孺衹是吃麥飯。友人彭城到溉、到溉弟到洽跟隨任昉作山水游。帶着行李用具上船時，衹有七匹絹，五石米。到京都缺少衣服，鎮軍將軍沈約帶着裙衫迎接他。

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

再任吏部郎，參與主持銓選，官職與其才學

稱。尋轉御史中丞、秘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

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决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緑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子。

昉好交結，獎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潔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户曹掾訪其寒温。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絶，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爲《家誡》，殷勤甚有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托？"其爲士友所推如此。

昉不事生産，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嘆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爲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

不相稱。不久轉任御史中丞、秘書監。從齊永元年以來，秘閣收藏的四部書，篇卷雜亂，任昉親自校對文字，因此篇章條目得以訂正。

外任新安太守，在郡不注意衣着儀表，飄然拖着拐杖，步行於城郭。遇到陳述訴訟的人，就在路上決斷。政事清净簡約，官吏簡便省事。逝世於新安太守任上，衹有桃花米二十石，没有入殮的物品。臨終交代不許把新安的任何一樣東西帶回京都，雜木做棺材，把平常穿的衣服洗滌後作殮衣。新安全境悲傷哀悼，百姓共同在城南建立祠堂，每年這個季節祭奠他。武帝得知音訊時，正在吃西苑緑沈瓜，將瓜扔在盤中，悲痛得受不了。屈指説："任昉年輕時常擔心活不到五十歲，現在四十九，可謂知命。"當天進行哀悼，悲傷痛哭。追贈太常，謚號爲敬子。

任昉喜愛交往獎勵引薦士友，不歸附的人也不舉薦稱揚，得到他播揚名譽的人大多被進升選拔，所以無官職的王公貴族多和他交好，座上客常常有幾十人。時人仰慕他，稱呼他爲任君，説他好比東漢的陳蕃、竇武、劉淑。在郡特别以清廉公正著名，百姓中八十歲以上的人，派户曹掾詢問冷暖。曾想設齋食以供僧衆，徵調楓香二石，纔調進三斗，就出示告諭長期禁絶，説："給與和强取自己，不如留給後人。"郡中有出産蜜及楊梅的山峰，以前歸太守摘采，任昉以采摘危險人多死亡爲理由，即時禁止，官吏百姓都認爲這是百餘年未曾有過的做法。作《家誡》，情意親切，很有條理。陳郡殷芸給建安太守到溉書信説："先哲去世，榜樣永遠凋謝。我向誰借鑒？誰對我指導？"他被士友推崇如此。

任昉不從事謀生之業，以致没有房屋居住。當時有人嘲諷他到處請求借貸，也將它們隨時分給親戚故舊。任昉常常自我嘆息説："瞭解我的是叔則，不瞭解我的也是叔則。"任昉、沈約二人都因文學寫作的才能爲人所知，時人稱"任筆沈詩"。任昉聽後覺得很耻辱。晚年轉向愛好作詩，想超過沈約，詩中用典太多，文辭不流暢。自此京城學子模仿他的詩，轉爲牽强附會，因此有文思枯竭之説。學問廣博，對於書没有没看過

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爲“過於董生、揚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

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并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絶交論》以譏其舊交曰：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氛氲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板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從横，烟霏雨散，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汩彝敘，粤謨訓，捶直切，絶交游，視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辯其惑。”

主人听然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雁高飛。蓋聖人握金

的，家雖貧窮，聚書達萬餘卷，多有不同的本子。去世以後，武帝派學士賀縱與沈約共同校對核定他的書目，官府中没有的就到他家選取。所著文章幾十萬字，當時十分流行。東海王僧孺曾評論他，認爲“超過董生、揚子。任昉對别人的快樂感到高興，對别人的憂愁感到擔憂，虚心學習，貧窮而不吝嗇，行爲可以整肅風俗，道義可以厚重人倫，能使貪心愛財的人不索取，軟弱無能的人立志”。他被推崇如此。

有兒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都無學問事業，墜落了家世的名聲。兄弟流離，一蹶不振，任昉平生舊友没人收容救濟他們。西華冬季穿着很短的葛布披肩和粗布褲子，在路上遇到平原劉孝標，流淚憐憫他，對他説：“我應當爲卿想辦法。”於是著《廣絶交論》譏諷任昉舊交説：

客問主人説：“朱公叔《絶交論》，對還是不對呢？”主人説：“客爲什麽問這個問題？”客説：“草蟲鳴叫，阜螽就跳躍，雕虎長嘯則清風興起，故氛氲相互作用發生變化，雲霧風涌蒸升，鳥類用嚶嚶的鳴聲求友，流星飛逝閃電急疾，兩物兩情感應迅速。所以王陽登朝做官則貢公高興，罕生去世而國子悲傷。友誼像琴瑟一樣和諧，像蘭茝兩種香草一樣氣味相投；友情似膠膝那般牢固，似塤篪兩種樂器那般和睦。聖賢將重視友道的話早已雕刻在金板盤盂上，記載於玉牒鐘鼎中。就像石匠的搭檔死後，石匠就再也不施展運斧成風的絶技了；鍾子期死後，伯牙便終身不再鼓琴；范式爲逝世的張劭誠摯地撫棺下葬；尹敏、班彪常常徹夜愉悦交談。友道的佳話歷來是説不盡、數不完的，簡直達到了常人無法理解的深度。而朱益州却打亂社會的倫理，越出聖賢的指示教導，攻擊純正懇切的友情，斷絶交游，將百姓看作鷹鸇，把人類比爲豺虎。蒙有懷疑，請辨别疑惑。”

主人開口而笑，説：“客所謂撫弦彈奏美妙的樂音，不知道琴弦因燥濕發生音響變化，在沼澤地帶設羅網捕鳥，没看見鴻雁正

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污隆。日月連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以爲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飆起，溪谷不能逾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

在高空飛翔。故聖人能够明察，發揚遺風餘烈，如神龍騰躍，似尺蠖屈伏，依照世道的盛衰行事。日月并列在一起如兩塊寶玉，稱頌勤勉不倦的宏大情趣；雲飛雷擊，贊揚郁李之花雖繁而實將落的微妙深奥意義。像五音不斷變化，成就九成的妙曲，這是朱生在赤水得到聖人的教誨真諦，勉勵自己崇尚敦厚。至於互相交流仁義，一起砥礪道德，樂人之樂，撫慰衰落，寄托交往之誼在靈臺之下，保存交游之迹於江湖之上，風雨疾速而不中止聲音，雪霜降落而不改變顔色，這是賢能通達的人之間純真樸質的交游，歷萬古纔一遇。及衰亂時代人心變壞，中傷欺詐狂風般地捲起，溪谷不能超過他們的險惡，鬼神無法看透他們的變詐，争奪毛羽那樣細小的利益，追逐錐刀一般微薄的好處。因此再没有純真素樸的交游，有的衹是營私謀己的交游，天下紛擾亡亂，鳥驚雷駭。利交的根源相同，但表現不同。考校它們的大概情況，有五種不同的表現方式：

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爐錘萬物，吐嗽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鷄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

如果有人驕縱等於西漢寵臣董賢、石顯，權勢壓過東漢外戚梁冀、竇憲，任用衆官，冶煉萬物，吐嗽産生雲雨，呼吸降下霜露，九域害怕其風塵，四海恐懼其熏灼。那些趨炎附勢者，無不望見達官的影子，就如衆星奔月，聽到顯宦的聲響，就像百川飛瀉。報曉之官開始長聲高呼，飛鶴展翅般的車蓋已擺成黑壓壓的陣勢，高貴人家的大門一旦打開，車輛流水般連續不絶，即使從頭頂到脚跟都磨傷了，毁壞了膽，拔除了腸也心甘情願。一旦受貴人接見，恨不得像要離爲了取信慶忌而燒死自己的妻子，似荆軻刺殺秦王不成死後被誅滅七族那樣表明自己的心迹。這叫做勢交，是第一種表現方式。

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

富裕等同范蠡、白圭，財資多於程鄭、羅裒，獨占銅山，家有藏金洞，過着出入平原則連騎，居住里巷就鳴鐘的豪奢生活。於是窮僻里弄的賓客，以繩拴門的寒酸之士，希望照到夜裏燈燭放射至遠處的餘光，争取

颯沓鱗萃，分雁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

獲得豪華住宅裏富貴人家細微的恩澤。他們如游魚從四方游集十分繁盛，似野鴨撲騰跳躍，分享雁鶩的稻粱，揩沾玉斝的剩酒。傾吐自己感恩受惠，表明自己輸忠竭誠，援引青松爲證，表白心迹，指着白水立誓，標志信守。這叫做賄交，是第二種表現形式。

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羡其登仙。加以頠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黄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叙温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陸大夫於西都長安宴樂賓客，郭有道在東國洛陽評論人品，公卿尊重他們盛大名聲，搢紳羡慕他們好像神仙。加上他們收縮腮幫皺起鼻梁，鼻涕唾沫四濺，像金馬神馳騁似的豪談，像碧鷄神能縱横天下的雄辯。説到温暖則冰封雪飄的寒谷成爲晚到的春天般的温潤，議論苦痛就將欣欣向榮的春叢打成黄葉零落，人的升降出於他們目光示意的指揮，榮辱取决於他們的一句話。因此有剛剛成年的王孫，穿着細絹服裝的公子，道藝没有挂上通達古今的名流學者，聲名并未達到高高聳立的雲閣，攀附名士的點滴力量向上爬，乞取高士的唾餘言論向人誇，附着騏驥的尾巴末端，超越歸鴻於碣石。這叫做談交，是第三種表現形式。

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置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得志順利則心境舒暢，失意拂逆則情緒凄慘，是人之常情。憂患困苦之際，情投意合，歡樂得意之時，情異意離，是萬物常性。故魚因爲泉水乾涸纔相濡以沫，鳥由於瀕臨死亡纔發出哀鳴。同病相憐，編成河上悲戀之曲，心懷恐懼，顯出《谷風》之盛典，這就是同心協力的夥伴出在低矮的陋室之中，刎頸之交現於茅舍之下。因此伍員培植宰嚭，張耳掩護陳餘。這叫做窮交，是第四種表現形式。

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執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顔、冉龍翰鳳鶵，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

奔走趨附富貴之門的風氣，輕薄浮猾的人們，無不握着秤杆，捻着絲絮，掂你的分量，試你的鼻息。如果你像舉不起的秤，飛不動的絲絮，即使有顔淵、冉有那樣的優異才能，曾參、史魚那樣的高風亮節，董仲舒、劉向那樣的淵博學識，司馬相如、揚雄似河漢般的迂闊的氣魄、華麗文采，也會把你視爲飄浮的塵埃，看若呆木的泥偶，决

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爲匍匐委蛇，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包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豪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不肯爲你花費半粒豆子，拔下一根毫毛。如果秤杆上衹稍顯一點重量，絲絮上衹微顯某些輕拂，即使你是隱藏罪惡的共工，排蔽道義的驩兜，專横跋扈的庄蹻，非常狡黠的盗跖，他們都會爬行而來，爲你按摩肢體，舌舔痔瘡。送你黄金精華翠鳥羽毛申明他的敬意，當面圓滑阿諛諂媚逢迎表達他的誠心。所以凡是成隊車馬去交游的，决非清白寒素的伯夷、柳下惠之門，整包珍寶所送達的，定是炙手可熱的張安世、霍光之家。他們是經過周密的估量後纔采取行動的，連極細微的失誤也很少發生。這叫做量交，是第五種表現形式。

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仇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絶，有旨哉！有旨哉！

這五種交游，實質等於在做買賣，所以桓譚將它們比作集市的貿易，林回喻爲醉人的美酒。寒暑交替，盛衰相承，有的先興盛後衰敗，有的開始富裕最終貧窮，有的開頭存在最後滅亡，有的從前屈曲現在寬舒。世間萬物循環變化，快如波濤，而這種謀利的本性未曾不同，變更的手法不能一致。由此看來，張耳最終殺死陳餘的悲劇，蕭育、朱博之間最後産生的怨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而翟公惘然若失地在門上題寫告誡來客的警語，爲什麽見識如此之晚呢？然而這五種交游，必定産生三種災害：毁壞道德滅絶道義，如同禽獸，一害也；難安定易分裂，聚集仇恨，二害也；名聲陷入惡獸之中，正直受耻辱，三害也。古人懂得三釁的禍害，畏懼五交招致過錯，所以王丹動用棍杖責打兒子輕率交友，朱穆更是直言表示斷絶一切交游，這是很有深意的啊！很有深意的啊！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黄，夙昭人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衡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凑，衣裳雲合，輜軿擊轊，

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英俊傑出之士，年輕就做了大官，早就受到人們的稱譽。文辭優美，和曹植、王粲并駕齊驅，卓立超逸，與許劭、郭泰并列平行。似田文喜歡門客，同鄭莊愛好賢士。看見一位有道德的人則舉目握腕，遇到一個有才能的人就揚眉拍手。評論出於他的口舌，對高官人品的善惡由他品評。於是百官會聚，衣裳雲合，輜車

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暝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彦，壙未宿草，野絶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絶其氛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軿車相互碰擊拜訪任昉，家中常常擠滿座客。踏上他的房屋門檻，好像登上了孔子故鄉闕里的殿堂，進入他的房屋角落，可謂登上了險峻陡峭的龍門山坡。至於轉眼一看使其價格倍增，修剪拂拭令其鳴聲達天，雲臺中的高官肩膀挨着肩膀地到來，能在丹墀上朝見皇帝的大臣脚印踏着脚印地來臨。没有人不和他恩愛親近，密切纏綿。向往惠施、莊周清雅的風教，憧憬羊角哀、左伯桃生死的友誼。到任昉逝世於東粵新安，遺體歸葬洛浦，靈堂中的帳幔還吊挂着，家中就没有前來憑吊的客人，墳上還未長出隔年的野草，郊原就斷絶了素車白馬前往祭奠的賓朋。任昉幾個弱小的孤兒，朝不保夕地流落在南方的茫茫大海邊上，托身於流行惡性傳染病的地區。往日那些并肩挽臂的密友，結爲志趣相投的朋友，竟没有一個有像羊舌叔向對待司馬侯遺孤那樣的憐憫他們的仁心，也没有一人似郈成子分房子給穀成的寡妻遺孤那樣的照顧他們的高貴品德。唉！世路危險，竟到了如此地步！甚至超過了太行孟門的險阻。因此正直的人，痛恨這種情形，裂裳裹足，棄絶并且永遠離開它。獨立高山頂上，高興地和麋鹿在一起，保持清净潔白的情操，斷絶世間的濁氣，這個充斥利交的社會，那些趨利忘義的小人，確實是可耻的呀，確實是可怕的呀。”

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到溉看見劉峻的這篇議論，將小桌子擲在地上，終身怨恨他。

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東里位尚書外兵郎。

任昉撰寫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東里任尚書外兵郎。

王僧孺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也。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雅，晋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年，員外常侍，未拜卒。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衛將軍王肅八世孫。曾祖王雅，晋左光禄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年，員外常侍，没有拜授就去世了。

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

僧孺從小聰明穎慧，五歲就很機警，開始學

讀《孝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常讀之。"又有饋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

讀《孝經》，問傳授的人說："此書說什麼?"說："議論忠孝二事。"僧孺說："如此，願經常讀。"又有人送沙果給其父，先給他一個，僧孺不接受，說："家父未見，我不得先吃。"七歲就誦讀了十萬字，長大後酷愛古代典籍。家中窮困，常常爲人抄書以奉養其母，抄寫完也就背誦好了。

仕齊爲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陽尹，召補功曹，使撰《東宫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并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俱爲學林。文惠太子欲以爲官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會薨，出爲晉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舉士，爲始安王遥光所薦，除儀曹郎，遷書侍御史，出爲錢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毁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録》，伊昔有懷，交相欣勖。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登，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

在齊做官任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十分賞識喜愛他。王晏任丹陽尹，引薦補授他爲功曹，令他撰寫《東宫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集文學之士，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都以擅長文辭交游於此。而僧孺與高平徐夤同被人稱爲學林。文惠太子想任他爲太子官屬，就召他到崇明殿任職。遭逢文惠太子去世，外放任晉安郡丞，仍任候官令。建武初年選拔士人，爲始安王遥光推薦，任儀曹郎，遷任書侍御史，出任錢唐令。當初僧孺與樂安任昉在竟陵王西邸相遇，通過文學結成朋友，僧孺將要到縣時，任昉贈詩說："衹你有知己，衹有我瞭解你，觀察你的言語和行爲，可知你始終如一。我對你非常敬重，把你看作蘭和芷，從前我們形影相隨，常在一起交游，如今没有這種機會了。在各種品行中，立身最爲重要，你已經卓然樹立，贏得人們的贊譽。既然已經建立美名，老又有何妨? 誰爲你駕車? 我甘心爲你執鞭。從前我們感情深篤，在劉向《七略》班固《藝文志》，摯虞《文章志》荀勖《文章叙録》中，我們互相勉勵。你閉門讀書毫不懈怠，有登高能賦詩作文的才能，恭賀你如明亮的房星，痛惜我像昏暗的燭光。"他被士友如此推重。

梁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待詔文德省。出爲南海太守。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凉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嘆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并

梁天監初年，任臨川王後軍記室，待詔文德省。外放任南海太守。南海風行殺牛，毫無限制顧忌，僧孺一到就禁絶此風。又外國海運來的貨物、高凉牲畜每年幾次到南海，都是外國商人用來進行貿易的。過去州郡到集市買這些物品，買來後馬上賣出，賺到幾倍的利潤，歷届政府認爲這是理所當然的。僧孺嘆息說："從前有人任蜀部長史，一生没有蜀地的物品，我要留給子孫

無所取。視事二歲，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簿》，遷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真。

時武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沈約以下辭人同作，帝以僧孺爲工。歷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爲王典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僧孺乃與炯書以見其意。後爲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記室參軍。

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郎全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當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説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針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針。’《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

轉北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爲“晋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書并皆詳實，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廂，謂之晋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并精詳，實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

的，不是越地的衣物。”對當地的物品毫無所取。任職二年，名聲政績卓著，詔徵將回京城，郡中道俗六百人赴皇帝的宫殿請求把他留下，皇帝不允許。到了國都，拜授中書侍郎，領著作郎，又在文德省輪值。撰起居注、《中表簿》，遷任尚書左丞，不久兼任御史中丞。僧孺小時候家中窮困，其母以賣紗布爲自己謀生，曾携帶僧孺去集市，途中遇到隨從中丞的儀仗隊，被驅趕掉進溝中。到授官的那一天，作爲前導的騎從清掃道路禁止行人來往，僧孺悲痛傷感不能控制自己。不久實授御史中丞。

當時武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沈約以下詞人一起創作，武帝認爲僧孺寫得最精緻巧妙。歷任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干謁之徒在他這兒不能通行。出任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爲南康王府上、州内、國中行事。當初，武帝問僧孺有多少侍妾，回答説：“我不留心内室。”在南徐州時，友人把妾寄托給僧孺，友人回來時，妾已懷孕。被南康王典籤湯道愍所舉發，及到南司，獲罪免除官職，很久没有起用。友人廬江何炯仍任南康王王府記室，僧孺就寫信給何炯表白自己的想法。後任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記室參軍。

僧孺善於寫作，擅長寫楷書隸書，記得很多古時的事。侍郎全元起想注《素問》，向他詢問砭石的問題。僧孺回答説：“古人應該是用石塊磨成針，一定不用鐵。《説文》有此砭字，許慎説：‘用石針治病。’《東山經》説：‘高氏山上有許多針石。’郭璞説：‘可以用來作砭針。’《春秋》説：‘對人説有害的奉承話，不如進藥石之言規誡。’服子慎注釋説：‘石，就是砭石。’衰世不再有佳石，所以用鐵代替。”

遷任北中郎諮議參軍，到西省輪值，主持編撰譜籍的事。在此之前，尚書令沈約認爲“晋咸和初年，蘇峻叛亂，書籍簿册喪失殆盡。後來從咸和二年到宋，所寫的譜籍都詳細明確，全部存放在下省左户曹前邊的房子裏，稱之爲晋籍，有東西二庫。這些書籍都十分精詳，確應珍惜，身份地位官階的高低，都可以此爲依據。宋元

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奸互起，僞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奸貨，以新換故，昨日卑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曆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减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藏在秘閣，副在左户。及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并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衛將軍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以代雁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别爲一部，不在百家之數焉。普通二年卒。

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睹，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别爲五卷；及《東宫新記》并行於世。

嘉二十七年，開始以七條徵集譜籍，設立此法規後，詐僞之風出現，假冒欺詐的文章，虚僞不實的書籍，一年一年增多。到了齊代，擔心這些書籍不可靠，於是在東堂考訂書籍，任命郎和令史主持這項工作。宋人争着幹假詐的事，用新的偷換原來的，過去地位低微的，如今竟變成了士大夫之流。所有這些虚假欺詐，都出自那些最愚蠢的人，不能辨認年號，不能識别官階。有的注釋將隆安年放在元興年之後，有的把義熙年擺在寧康年之前。此時没有此府，此時没有此國。元興年祇有三年，而濫稱四、五年，詔書甲子不與萬年曆相符。那些考訂譜籍的郎也没有發現，没有才能的令史固自妄言。臣認爲宋、齊二代，士族庶族不分，各種僕役减缺，主要因此。我認爲存留下來的晉籍，應當倍加珍惜"。武帝因此注重譜籍，州郡官大多遭受這方面的懲罰，因而下詔令僧孺訂正《百家譜》。最初，晉太元年間，員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非常喜愛譜籍，於是廣泛收集各大家族的家譜、族譜，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共七百一十二卷。凡是品階高的家族，毫無遺漏缺少，將正本藏在秘閣，副本留在左户。賈弼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賈深承傳賈弼的事業。太保王弘、領軍將軍劉湛都喜愛他的書。王弘每天應答一千多位賓客，没有觸犯一個人的家諱。劉湛任選曹，開始編撰百家以補充評論序次，但不足的是太簡要粗略。齊衛將軍王儉又進行捨棄收録，使得繁簡恰當。僧孺的編撰，貫通范陽張等九族以替代雁門解等九姓。東南各大家族另作一部，不在百家的數目之内。僧孺在普通二年去世。

僧孺喜愛古代典籍，聚集圖書達一萬多卷，大多爲善本，與沈約、任昉家藏書相當。年輕時專心致力，對書無所不讀，他的文章華麗飄逸，多用人們以前没有看見過的新典，當時的人敬重他的廣博才學。著作有《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没有收入文集，另爲五卷；與《東宫新記》同時流傳於世。

虞羲(等)

虞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賓，吴興人，以才志不遇，著書以譏揚雄。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吴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韵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韵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韵，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嘆曰："古人或開一説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徐夤，高平人，有學行。父榮祖位秘書監，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内，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虞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富有才思文采，死於晉安王侍郎任上。丘國賓，吴興人，因爲才志不能實現，著書諷刺揚雄。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吴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曾夜間召集學士，刻燭計時作詩，刻燭一寸就應作出一首四韵詩，以此爲標準。文琰説："燒掉一寸燭，寫成四韵詩，有什麽難。"於是和令楷、江洪等共同敲打銅鉢確定詩韵，銅鉢的響聲一停詩就作好了，都寫得很好。劉孝孫，彭城人，學問廣博，通達敏捷，而仕途很不如意，常嘆息説："古人有的創立一種主張而官至卿相，極短的時間内得到重寶白璧，這是古書上荒誕的説法。"徐夤，高平人，有學問品行。其父榮祖任秘書監時，曾有罪被關進監獄，第二天恢復官位，頭髮已變得雪白。齊武帝問他原因，説："臣内心思考過失，而頭髮變白於外。"當時的人稱贊他。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之所以效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以沈静；昉乃舊恩，持之以内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躓，非爲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論曰：二漢求士，經學第一，近代取人，看重文史。察看江淹、任昉之所以效力致用，適逢其時罷了。江淹確實先知先覺，加上沉着冷静；任昉由於先輩的恩澤，并保持平日家居的操行。他們所以名聲地位自然成功，都是理所當然的。僧孺學問精深，而中年遭受挫折，不是因爲没有得到君王的賞識，而是困窘與顯達的命運決定的。

南史卷六十

列傳第五十

范岫　傅昭（弟）映　孔休源　江革（子）德藻
徐勉　許懋（子）亨　殷鈞（宗人）芸

范岫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晋徵士。父羲，宋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羲在城中，事平遇誅。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高祖范宣，晋隱士。父范羲，宋世任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劉誕反叛時，范羲在州城內，劉誕被平定後范羲被殺。

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顔延之早相題目，以爲中外之寶。蔡興宗臨荆州，引爲主簿。及蔡將卒，以岫貧乏，遺旨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

范岫從小就愛好學習，早年喪父，侍奉母親盡孝，爲人所知。外祖顔延之很早就給他下過評語，認爲他是中表兄弟中的一寶。蔡興宗臨治荆州，引請范岫任主簿。蔡興宗將死的時候，考慮到范岫貧乏，留下遺囑賜他錢二十萬，范岫堅拒不收。

仕齊爲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宫，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爲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晋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爲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過禮。朝廷頻起，并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爲安成内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弘益。徵黄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爲輔

范岫在齊作官任太子家令。文惠太子在東宫做太子時，沈約等人因文才而被接納，范岫也在其列。范岫文雖然不如沈約，但他的名望、操行爲當時人所推崇。他博學多才，尤其通曉魏晋以來有關吉凶的掌故。沈約常稱贊説："范公喜歡博覽群書，胡廣也不能超過他。"南鄉范雲對人説："諸君在進退舉止方面的儀式禮節若有不懂處，應當問范長頭。"這是因爲范岫對前代掌故瞭解很多。遷爲國子博士。范岫身高七尺八寸，姿容奇特雄偉。永明年間，魏派使者南來，詔書要求好好選擇能言善辯的才士前往邊界迎接，所以范岫以兼淮陰長史的身份前赴。入朝任尚書左丞。遭母喪，居喪禮節超過規定。朝廷多次起復，他都没有拜受。朝廷諒宥他的哀誠，使他得以服喪滿期。出任安成内史，創立鈞折行倉，官府和百姓都大爲受益。徵入任黄門侍郎，

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梁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爲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爲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侍皇太子，給扶。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禄大夫。卒官。

兼御史中丞，吏役們給他送禮，他一概不收。永元末年，任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梁武帝平定建鄴，承制徵范岫爲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天監五年，任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侍皇太子，賜給扶。多次遷任祠部尚書，金紫光禄大夫。在官任中去世。

岫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貰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范岫爲人莊嚴恭敬，進退舉止，一依以禮。喪親後，終生衹吃蔬菜衹穿粗布衣。不管在何處爲官，都以廉潔著稱。任長城令時，有梓材的巾箱一個，用了數十年，因爲變貰了便不再換新。在晉陵時衹做了一對牙管筆，還嫌花費太大。范岫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都流傳於世。有二子：范褒、范偉。

傅昭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誕反坐誅。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傅咸的七世孫。祖傅和之，父傅淡，都擅長《三禮》，知名宋世。傅淡在宋竟陵王劉誕手下做官，因劉誕謀反而坐罪被殺。

昭六歲而孤，哀毁如成人，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奇之。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悦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并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遘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見禮，辟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每經昭户，輒嘆曰："經其户，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爲總明學士、奉朝請。

傅昭六歲喪父，哀傷毁身猶如成人，爲外祖所撫養。十歲，賣曆書於朱雀航。雍州刺史袁顗看見他，認爲是奇才。袁顗曾經來傅昭住處，傅昭照常讀書，神色不動。袁顗贊嘆説："這小孩神情不凡，日後必成大器。"司徒建安王劉休仁聽後，很喜歡他，執意要招請他來。傅昭考慮到宋變故多，因而没有前往。有人在廷尉虞愿面前稱贊傅昭，虞愿即派車接他。當時虞愿的族人虞通之也在座，他們都是當時名流。虞通之贈傅昭詩，意説："您才德卓越，專擅山東，稱雄洛陽。您車駕後面揚起的塵埃誰能跟上？我與您同坐共事，感受到您的芳馨真是有幸。"太原人王延秀把傅昭推薦給丹陽尹袁粲，深受禮遇，徵用爲郡主簿，要他的幾個兒子跟隨傅昭學習。正好明帝駕崩，袁粲作哀策文，請傅昭加以改定，傅昭改動了很多，衹留了原作的一半文字。袁粲每次從傅昭門前經過，都要贊嘆説："從他門前過，寂然無聲，好像没有人在家；披帷而入，纔知道原來他在家裏，這樣的人不是名賢嗎。"旋即任總明學士、奉朝請。

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

齊永明年間，幾次升遷任尚書儀曹郎。在此

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爲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夬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阼，引昭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糲。常插燭板床，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

之前，御史中丞劉休向齊武帝推薦傅昭，永明初年，任傅昭爲南郡王侍讀。南郡王繼承帝位，原先的屬臣、近侍都爭寵求權，衹有傅昭和南陽宗夬守身持正，不參與其中，終而未遭禍難。明帝登基，延引傅昭任中書通事舍人。當時擔任這一職位的，都權傾天下，衹有傅昭廉潔清淨，不干預什麽事。他的器用服飾粗陋，食物也甘於粗糲。經常在板床上插燭夜讀，明帝聽説後，賜給他漆盒燭盤，敕書説："卿有古人的風格，所以賜古人的器物與卿。"幾次升遷任尚書左丞。

梁武帝素重昭，梁臺建，以爲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真。歷位左户尚書，安成内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虚而去。有頃風雨總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郡多猛獸爲害，常設檻阱，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阱，猛獸竟不爲害。

梁武帝向來看重傅昭，梁臺建立，以傅昭爲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郎，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掌選事，四年即正式任此職。歷任左户尚書，安成内史。該郡自宋以來，兵亂不斷，傳説郡府房舍不吉利。每當夜裏或清早，人們總會看見鬼，在任者很少有善終的。傅昭到此後，有人在夜裏看見披甲兵士從府舍中出來，説："傅公是好人，不可侵犯。"於是騰空而去。一會兒，風雨大作，郡聽事府飄入城隍中。從此郡城安定無事，這都因傅昭正直所致。郡内溝溪無魚，有人暑天送魚給傅昭，他不接受，但又不想推拒，便讓它在門側敗壞。郡中有很多猛獸爲害，人們常設陷阱對付，傅昭説："人不害猛獸，猛獸便不害人。"命人除去陷阱，猛獸終於不再爲害。

歷秘書監，太常卿，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岩，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栗，置絹于薄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歷位秘書監，太常卿，遷臨海太守。臨海有秘密的石窟，前後太守都把它封起來，自己專享其利。傅昭以爲周文王的苑囿都與百姓共享，大道理可以説明小問題，因而叫人不再封閉石窟。有個縣令曾饋贈他栗子，在器具下面放上絹，傅昭笑着把絹還給了縣令。普通五年，任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晋以來，官宦簿閥，姻通内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

傅昭每到一處爲官，治政常常清靜無爲，不崇尚嚴刑重罰。在朝廷，不請謁上司，不羅畜門生，不因私利交往。整日安居，以書牘、奏記爲樂，老而不衰。博古通今，尤其瞭解各種人物。魏晋以來宦官人物的門閥，他們在朝廷内外的姻親，都能論列無遺，世人稱他爲"學府"。爲人特別篤厚謹慎，兒媳婦曾把她自己娘家送的牛肉

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己，不負暗室，類皆如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卒，謚曰貞。

長子謂，位尚書郎，湘東王外兵參軍。謂子準有文才，梁宣帝時，位度支尚書。

進獻給傅昭，傅昭把兒子召來，說："吃了就要違犯法度，告官又不對。拿來埋掉吧。"他律身守己，即使身處暗室也不違悖禮法，都像這樣。後輩士人尊重推崇他的學術，重視他的思想和人品，都自認爲不如他。傅昭去世後，謚號叫貞。

傅昭長子傅謂，任尚書郎，湘東王外兵參軍。傅謂子傅準有文才，梁宣帝時任度支尚書。

傅映

昭弟映字徽遠，三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歡，日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歸。兄弟并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喪之如父，年逾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慟。天監中，位烏程令，卒於太中大夫。子弘。

傅昭弟傅映字徽遠，三歲喪父。兄弟友睦，修養身心，勉勵操行，一切行動都遵循禮制。原先傅昭鎮守臨海的時候，陸倕爲他餞行，賓主盡歡，到日暮時分還未回家。傅映考慮到傅昭年事已高，不宜在夜裏接着盡樂，便自往迎接，二人同車而歸。這時兄弟二人頭髮都已花白，當時人都贊美敬佩他們兄弟。到傅昭去世時，傅映給他操辦喪事就像對他父親那樣，自己年過七十，哀傷却超過常禮。喪服除去之後，每當說及傅昭都要痛哭。天監年間，任烏程令，任太中大夫時去世。子傅弘。

孔休源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晋尚書冲之八世孫，冲即開府儀同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遥之，宋尚書水部郎。父佩，齊通直郎。

休源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吴興沈驎士受經，略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

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覿清顔，頓祛鄙吝。觀天披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晋尚書孔冲八世孫，孔冲即開府儀同三司孔愉的伯父。曾祖名遥之，宋世任尚書水部郎。父孔佩，在齊任通直郎。

休源十一歲喪父，居喪盡禮，每次看見父親親筆寫的字，都必然哀慟流涕，不能自禁，見到的人無不爲之泣下。後向吴興沈驎士學習經學，粗通大義。州府選拔秀才，太尉徐孝嗣看他射策文，大爲欣賞，對同坐的人說："這樣的策文董仲舒、華令思怎能超過，這真是青年一輩的榜樣。由此可以看出，他完全可做王業的輔弼。"琅邪王融與他友善，把他推薦給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

梁政權建立，休源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人認爲是很好的人才。休源剛到都城時，寓居族人少府卿孔登家。曾因祭祠去廟裏，侍中范雲在那兒與他一見，就大加賞識，說："没想到突然看見您的清顔，使我頓除鄙吝。披

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備水陸之品。雲駐箸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

霧觀天的話，今天算是應驗了。”後來范雲驅車到孔少府宅門，孔登整好衣帶，拂席相迎，以爲范雲應該是拜訪自己，他備好水産陸味請范雲入席。范雲停下筷子要請休源，休源來了，命取來他平常的膳食，衹有赤倉米飯和蒸鮑魚。范雲吃休源的食物，不動主人所備肴饌。二人高談竟日，然後同車回到范雲家。孔登深感愧疚。尚書令沈約是當朝顯貴，車蓋盈門，休源有時後到，沈約必虛心引請接納，把他安排在自己座右，一起商討文義。他就是這樣爲學識淵通的人所推重。

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詳練故事，自晋、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决，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

武帝曾問吏部尚書徐勉找一位有學問、懂得朝廷禮儀的人做尚書儀曹郎，徐勉説：“孔休源見識淵通，多知歷史掌故，晋宋以來的《起居注》基本上都能記誦上口。”武帝也早聽説過他，當天就任命他兼尚書儀曹郎。那時的典章多有改易，每涉及到要瞭解歷史上的情況，休源都能根據自己的記誦隨事下斷，决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稱他爲“孔獨誦。”

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冤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帝常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後爲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并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録。再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僚憚之。

遷任建康獄正，辦案能細心辨析，有所平反，所以那時很少有受冤的人。後來選拔任獄司的人，皇帝總要以孔休源爲榜樣加以勉勵。拜任中書舍人。後任尚書左丞，尚書省得到整肅，正合衆朝官意見。當時周捨編撰《禮疑義》，從漢魏一直到齊梁都搜集采入，休源所有的奏議也都被編録進去。兩次遷長兼御史中丞，他繩衍糾謬，公正嚴肅，毫無避忌，衆官僚都懼怕他。

後爲晋安王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帝謂曰：“荆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晋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荆州，復爲憺府長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績，平心决斷，請托弗行，帝深嘉之。歷秘書監，復爲晋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别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蕃，甚得人譽。王深相倚仗，常於中

後任晋安王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武帝對他説：“荆州是長江上游的要衝，作用重大，現在把十歲小兒委托卿，卿要好好輔助他，不要怕像周昌那樣直言敢諫。”又敕諭晋安王道：“孔休源是人中的表率，你年尚幼，應當事事向他學習。”不久，始興王蕭憺替代晋安王鎮守荆州，休源又任蕭憺官府長史，太守和行府事仍然如故。在荆州任職甚久，政績很好，處事斷案公平正直，私下托人説情的風氣不能通行，武帝非常贊賞。歷任秘書監，又任晋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又另外下詔專門管理南徐州事。休源多次輔助名聲大的藩王，很得人們稱

齋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歷都官尚書。

贅。晉安王特别倚仗他，常在齋中專設一床榻，說“這是孔長史的座位”，别人不得坐，孔休源就是如此爲人所敬重。歷任都官尚書。

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武帝與群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金紫光禄大夫。在州晝决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群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决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四年，卒，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爲之流涕，顧謝舉曰：“孔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隕没，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强直，臣竊爲陛下惜之。”謚曰貞子。

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去世，武帝與群臣商議代掌州任的人選，當時，貴戚、王侯、公卿都希望能改任此職。武帝說：“朕已經得到了合適的人。孔休源才能和學識都很好，完全適合這個職位。”於是授任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源先任臨川王行佐，臨川王去世後又接州任，當時的議論都認爲很榮耀。全國各都會上呈的簿領繁多，休源都能决斷如流，没有人私相謁請。中大通二年，加封金紫光禄大夫。在州府白天處理訴訟，晚上閱讀古代典籍。每當皇上車駕外出巡幸，常把軍國大事委托他。昭明太子去世，夜中敕召休源到宴居殿和衆公卿商議，確立晉安王蕭綱爲皇太子。珥貂插筆的公卿以下都在休源面前奏事，請求斷决，他也能怡然自得，没有愧疚之色，當時人稱爲“兼天子”。四年，休源去世，生前遺囑要求薄葬，祭祀的日子衹獻上蔬菜就行了。武帝爲之流淚，回頭看着謝舉說：“孔休源爲官清忠，正要弘揚政治，突然殞没，朕非常悲痛。”謝舉說：“此人耿介剛正，臣私下爲陛下惋惜。”謚號叫貞子。

休源風範强正，明練政體，常以天下爲己任。武帝深委仗之。累居顯職，性縝密，未嘗言禁中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練。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

孔休源風度氣派剛正，明達政體，常以天下爲己任。武帝特别信任倚仗他。多次擔任顯要職位，性情細密小心，從來不談及宫禁中的事情。收集圖書近七千卷，親手校刊整理。所有的奏議、彈劾文字，編成十五卷。

長子雲章頗有父風，位東揚州别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度，位中書郎。

長子雲章頗有父親遺風，任東揚州别駕。幼子宗範聰敏，有識力，任中書郎。

江革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都水使者，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母憂毁卒。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名齊之，宋都水使者，尚書金部郎。父名柔之，齊尚書倉部郎，很有孝道，遭母喪哀傷毁身而死。

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第四弟

江革幼時聰惠，很早就有思致和才華，六歲便能作文。父親江柔之特别器重他，常說：“這孩子必能振興我家門。”九歲遭到父喪。江革和

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勖，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嘗行還過候革，時大寒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脱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爲西邸學士。

第四弟江觀一起生活，小時家境貧寒，近旁又無師友，兄弟二人互相勉勵，互相訓誡，勤奮讀書，孜孜不倦。十六歲母喪，以盡孝而聞名。喪服除去後，和江觀同入太學，補爲國子生，考取高位。齊中書郎王融、吏部郎謝朓對他都很欽佩敬重。謝朓曾在外出回來時訪問江革，當時天氣寒冷，正下大雪，見江革祗有破絮單席，却好學不倦，嗟嘆許久，他脱下身上的短襖讓江革穿上，又割下半塊氈給江革充當卧具，這纔離開。司徒竟陵王聽到他的才名，引請他爲西邸學士。

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泓，便以革代之。僕射江祏深相引接，祏爲太子詹事，啓革爲丞。祏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祏誅，賓客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

二十歲左右薦舉爲南徐州秀才。這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給胡諧之寫信，要他薦舉江革。胡諧之正準備推薦琅邪人王泓，收信後便以江革代替。尚書僕射江祏特別加以接納，江祏任太子詹事，起用江革爲府丞。當時江祏權勢壓倒朝廷大臣，他以爲江革身負經國大才，令他參與掌握機要，詔誥、文書、檄文都一并委托他草擬。江革在形迹上防止與江祏過分密切，使外人不瞭解他們的關係。後來江祏被殺，他的賓客都牽連受罪，獨有江革以智慧獲免。拜任尚書駕部郎。

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時吴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革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嘆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别，苦求同行。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吴興沈約、樂安任昉與革書云："比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卒。革在雍州，爲府王所禮，款若布衣。

中興元年，梁武帝進入石頭城，當時吴興太守袁昂憑據着吴興城抗拒義師，不肯歸附。江革寫信給袁昂，坐間便成，而且寫得文詞典雅，武帝大爲欣賞和贊嘆，令他和徐勉一道負責文書。建安王任雍州刺史，上表要求派文書，便以江革爲征北記室參軍，兼任中廬令。他與弟江觀從小就生活在一起，不忍心離别，苦苦請求同往。因而任江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這時吴興沈約、樂安任昉寫信給江革説："聽説雍州府遴選英才，其中文房之職，由您兄弟二人總領，真可以説是駕馭二龍行長途之路，馳騁騏驥往千里之外。"途中在江夏住宿時江觀去世。江革在雍州，受到府王禮遇，款誠相待，一如貧賤之交。

後爲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政明肅，豪强憚之。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晋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屬城所憚。

後任建康正，接連遷任秣陵、建康令，爲政嚴明，豪强畏懼。歷任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晋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徙任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依然如故。以清明嚴正爲屬下各城所忌憚。當時廬陵王年少，做事多聽從籤帥

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典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面陳革墮事好酒，以琅邪王曇聰代爲行事。南州士庶爲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遷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

的意思，江革以正直自居，與典籤趙道智決不共坐。趙道智因而在回都奏事時面陳江革好酒壞事，因而以琅邪王曇聰接任行事。南州的士人和百姓都這樣説："故人反對趙道智，新人諂媚散騎常侍，不知道他走不走，總之新人不如故。"遷任御史中丞，彈劾豪富權族，無所避忌。

後爲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泛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脚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革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暅同被拘縶，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革唾駡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答，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棰扑，革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脱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上大宴，舉酒勸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夭，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爲太尉臨川王長史。

後任鎮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當時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梁，江革受敕命隨府王鎮守彭城。彭城失守後，江革因素來不善騎馬，衹好乘船回去。途經下邳，被魏人所俘。魏徐州刺史安豐王元延明聽説江革有才，接待甚厚。江革稱有脚病而不行拜禮，元延明要害他，但看見江革言辭和表情嚴正，對他益加敬重。當時祖暅也同時被拘禁，元延明命祖暅作《欹器漏刻銘》，江革唾駡祖暅道："你受朝廷厚恩已經無法報答，居然辜負朝廷，爲敵人寫銘文。"元延明聽了，便令江革寫《丈八寺碑》和《祭彭祖文》，江革推辭説：受囚很久，已經没有作文的心思。元延明想鞭打他，江革厲聲説："江革年紀已過六十，不能殺身成仁，報答主上，今天能死，實爲幸事，誓死不爲人執筆。"元延明知道無法使他屈服，衹好作罷。元延明每天衹供給他三升粗糧，讓他僅够活命。正好魏帝請求梁放中山王元略返回北方，纔釋放江革和祖暅回朝。皇上舉行大宴，舉杯爲江革勸酒，説："卿怎麽不怕元延明相害？"他回答説："臣年逾六十，死了不算短命，怎麽要怕元延明。"皇帝説："今日纔看見蘇武的節操。"於是授任太尉臨川王長史。

時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謂革不奉佛法，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自强行勝修，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革，及諸貴游。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薩戒。

當時武帝沉迷佛教，朝廷諸賢多要求受佛戒。江革誠信佛教因果之説，武帝却不知道，以爲他不信佛，因而賜江革五百字的《覺意詩》，其中有幾句意説："衹當刻苦奮進，勤勉修練，自强不息，以期修養進入勝境。怎可冒昧頂撞？如果那樣，必然會成死囚。"武帝把這個意思告訴了江革以及其他貴族。又頒手敕給江革説："因果報應不可不信，怎能像對待元延明那樣唐突衝撞呢？"江革因此乞求受菩薩戒。

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

這時武陵王蕭紀在江東非常驕横放任。皇上

以臧盾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革應至，并賫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辯析，曾無疑滯，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府王憚之。每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并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請濟江徙重物以迮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認爲臧盾懦弱，不能匡救武陵王的過失，把江革召來加以勸慰，派遣他輔佐武陵王，於是拜任他爲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代行州府事。江革門生和故舊的家多在江東，他們聽説江革受命前來，都帶着禮物沿道迎候。江革説："我向來不接受饋贈，這回不能破例受各位父老鄉親的禮。"到鎮地後，江革衹受公俸，平時飯食也不吃幾種菜肴。會稽郡幅員遼闊，財物殷阜，官司每天都有幾百起。江革一樁一案分辨性質，加以處理，不留疑滯，因而百姓安寧，官吏畏懼，遠近各城都爲之震動恐懼。琅邪王騫任山陰令，搜刮贓貨極多，也望風而改。府王蕭紀怕他。江革每次陪宴，必引《詩》、《書》來談論，武陵王因此愛好學習了。典籤沈熾文把武陵王所作的詩呈上武帝，武帝對僕射徐勉説："江革果然稱職。"於是拜任江革都官尚書。將回朝時，一概不收別人贈禮。依照舊例，要訂大船送離任者，江革也不接受，衹乘朝廷配給的一條小船離開會稽。船身偏斜，無法安睡。有人請求靠岸搬些重物壓住船體，江革因爲没有什麽家什，便到西陵岸邊搬來十多塊石頭壓到船上。他就是如此清貧的。

尋監吴郡，時境内荒儉，劫盜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静寇，革反省游軍尉，百姓逾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静息。

不久監吴郡，當時吴郡正遇上歉收的年成，盜賊公行搶劫。江革到來時，衹有官府配給的衛士二十人，百姓都擔心他們不能肅寇，江革却反而減少游弋巡視的衛兵，百姓愈加驚恐。江革廣施恩澤，盜賊漸漸消失。

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除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書。好奬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强直，每朝宴恒有褒貶，以此爲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禄大夫，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娱。卒，謚曰彊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長子行敏早卒，

武陵王出鎮江州，就説："我得到過江革的華美文筆和清貧生活的作風，我怎能有一日忘他，我要與他有福同享。"便上表要求讓江革同行。江革因而被拜任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召入朝任度支尚書。江革喜歡奬勵提拔民間人士，稱揚青年學子，從此，衣冠士子便一起歸向他。這時尚書令何敬容掌管選事，録用的人多不恰當。江革秉性剛强直鯁，每次參加朝廷宴會總要發表議論，褒貶是非，因此被權貴所嫉恨。他衹好稱病辭職回家。任光禄大夫，他悠游閑散，飲酒作文以自娱。去世後謚號彊子。有文集二十卷流傳於世。江革歷任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次任太守，不用侍妾，家徒四壁，當時人因此贊

次子德藻。

美他。長子名行敏，很早去世，次子叫德藻。

江德藻

德藻字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産昆弟居，恩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仕梁爲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毁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爲秘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除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後自求宰縣，補新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於官，文帝贈散騎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

江德藻字德藻，愛好學習，風度儀表很美，身高七尺四寸。秉性極孝，侍奉親人非常盡心合禮。和異母兄弟生活在一起，情義深厚。閲讀典籍，擅長作文。在梁作官，任尚書比部郎，因父喪離職。喪服除去後，身體瘦弱，仍像居喪時一樣。陳武帝受禪讓立陳以後，爲秘書監，兼尚書左丞。不久，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年間，兼任散騎常侍，和中書郎劉師知一同出使齊，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朝後任太子中庶子。遷任御史中丞，因公事坐罪免官。後來自己請求擔任縣宰，補授新渝令。爲政注重施恩惠於民，很有特别的政績。官任中去世，文帝贈他散騎常侍。有文章十五卷。子江椿也擅長爲文，官至尚書右丞。

江從簡

德藻弟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刺何敬容，爲當時所賞。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江德藻弟名從簡，年少時就有文人的氣質，十七歲時，作《采荷調》諷刺何敬容，被時人賞識。任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作亂時，被任約殺害。子江兼叩頭流血，乞求替代父親去死，他以身受刃，因而與父親一同被殺，天下人都爲他們痛惜。

徐勉

徐勉字脩仁，東海郯人也。祖長宗，宋武帝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

徐勉字脩仁，東海郯人。祖名長宗，任宋武帝霸府行參軍。父徐融，任南昌相。

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嘆曰："此所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爲國子生，便下帷專學，精力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能貶奪，同官咸取則焉。

徐勉年幼喪父，家境貧寒，很早就自相勉勵，躬行清廉節操。六歲時，遇上久雨天氣，家人祈晴，徐勉大膽爲文，被耆舊稱揚。長大後好學，族人徐孝嗣見他後，贊嘆説："這是人中的千里馬，一定可以遠至千里。"又對自己的兒子們説："他是人們的師表，你們應當學習和效仿他。"十八歲，召爲國子生，因而閉門苦讀，專攻學業，不知疲倦。當時同輩都肅然敬佩。祭酒王儉每次見他後，都要目送他離去，説："這人不是普通人。"常稱他有宰輔的氣度。射策入甲科，應詔從家中出來任王國侍郎，補爲太學博士。那時每當要商定什麽事情，徐勉總能論説得

明晰允當，誰都不能否定或更改，同官的都向他學習。

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都曹。時琅邪王融一時才俊，特相慕悦，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褰衣裾。"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

遷任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不久徙任署都曹。那時琅邪王融正以才智卓越稱雄一時，他對徐勉特别欣賞和喜歡，曾請求結交。徐勉對親近的人説："王郎名氣雖大但位望短促，難於做到用衣裾拂席待賓。"王融後來果然伏法下獄。徐勉因此被人們推許爲有識明鑒。屢次遷任領軍長史。

初與長沙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即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内省。遷臨川王後軍諮議、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爲稱職。

起初徐勉和長沙宣武王交游時，梁武帝就非常器重賞識他。在梁武帝軍隊到建鄴時，徐勉謁見武帝於新林，武帝特别給以禮遇，使他掌管文書。武帝即位，拜授爲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值事内省。遷任臨川王後軍諮議、尚書左丞。自從掌握樞憲以來，糾偏舉正甚多，當時議論認爲他很稱職。

天監三年，除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群犬驚吠，勉嘆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天監三年，除授給事黄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與掌握大選。遷任侍中。當時梁軍正入北侵魏，驛站傳遞來的文書堆積如山。徐勉參掌軍事文書，日夜操勞，動輒就要幾十天回一次家。回家時群犬驚吠，徐勉嘆道："我憂國忘家，到了這步田地。我死之後，這也是傳中一事。"

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苟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没矣。

六年，除授給事中、五兵尚書，遷任吏部尚書。徐勉擔任選官，辦事有條有理。既熟悉書信，又兼長辭令。即使文件累積几案，同時還有滿座賓客，他也能應對如流，手不停筆。他涵括百家，并注意避諱。有一個晚上與門人集會時，客人虞暠求做詹事五官。徐勉嚴肅地回答："今晚衹可談風月，不應説及公事。"所以當時人們都佩服他的無私。天監初年，官名多有減省或新置的情況，徐勉編撰成一個選簿奏上，詔書下來予以采用。這種制度分九品爲十八班。從此之後，貪婪苟進之人以財貨可獲通顯的位置，守道退隱之人因貧寒而没世無名。

後爲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宫。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宫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沈約備二傅，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爲執經，王

後任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太子。昭明太子此時還年幼，敕徐勉知宫事。太子對他施禮甚厚，每事都要與他商量。太子曾在殿中講《孝經》，臨川王蕭宏、尚書令沈約作爲二傅，徐勉和國子祭酒張充任執經，王瑩、張稷、柳憕、

瑩、張稷、柳惔、王暕爲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人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换侍講，詔弗許，然後就焉。

王暕任侍講。當時這些人才都是很親近賢明的人，很有聲望。徐勉推辭多次，又寫信給沈約要求换爲侍講，詔未許，他纔做了執經。

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選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耻以其先爲戲，答旨不恭，由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

以前揚州、徐州首迎主簿，都要遴選國中最卓越正直的人，這時選取了徐勉之子徐崧爲南徐州的第一名。武帝敕諭他説："卿屬於寒士，而兒子和王志之子同迎，這是偃王以來没有過的。"徐勉因武帝拿自己的先人作戲談覺得耻辱，答旨不恭敬，因此降爲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

後爲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期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椁，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絶，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没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

後任太子詹事，又遷任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依舊。當時民間辦喪事多不遵行禮制，早晨斷氣晚上便出殯，競相比快。徐勉上疏説："《禮記·問喪》説：'三日而後殮的原因，是等待他再活過來。三日了而仍然没有活過來，也就是死了。'最近人們不遵循這一規定，送終的禮，一日就出殯。豪富之家，甚或半日就完事。備衣衾蓋棺椁都以速爲榮。親人和隸役都各自想着完事回家。所以屬纊禮剛剛結束，棺釘棺灰便已準備好。狐鼠見同類死了尚且頻頻回首，不肯離去，燕雀死了，同類也會繞着它徘徊飛翔，現在人們却忘記禮制，傷情害理，没有比這更大的。再説人子在承衾之時，心情哀傷，喪事所需的一切，都由别人辦理。愛憎深淺的實際情況很難瞭解。假如屬纊之時一旦看錯，生和死就違謬了，如果萬一出現這種情況，怨恨一定很多，怎如延緩入殮殯葬的時間，滿足死者望生的願望。從今以後，請求規定士大夫和庶人都依照古制，三日而後大殮。如有不遵行的，加以懲處。"詔書同意上奏要求。

又除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稿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吉凶，勉皆預圖議。

又拜任尚書僕射、中衛將軍。徐勉因爲舊恩相繼升任重要位置，盡心侍主，知無不爲。從小選一直到這一職位，常常參與掌握選拔人才，很得人心。禁省中的事，他從不泄露，每次上表奏，都要焚去草稿。他博通經史，記得許多前代故事。齊代王儉擔任此職以後，再没有誰能趕上徐勉的。朝廷大典，婚禮冠禮和喜喪之事的禮儀，徐勉都參加商議。

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之曰：

起初，徐勉受詔總知撰五禮，普通六年，五禮撰定，上表説：

夫禮以安上化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先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及東京曹褒，南宫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典，用盡於帷蓋。至乎晉氏，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厘革之風，是則未暇。

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俗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衛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

禮的作用是安上化下，弘揚世風，訓導民俗，治國家，有利後代。唐、虞、三代都完全遵循。到周代，禮的憲章就尤爲完備，沿襲殷禮改易夏制，其損益情況孔子就能考知。雖然又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的説法，但歸納起來大體有五個方面，即宗伯所掌管的典禮，吉爲上，依次爲凶、賓、軍，嘉爲最後。所以祭祀天地祖先不按禮制，就是不恭不敬；辦理喪事不按禮制，那麽背叛死者忘却先祖的人就多；賓客往來不按禮制，那麽朝臣參拜時就失去威儀；軍旅之中不按禮制，軍紀就會亂；婚冠之事不按禮制，男女婚姻大事就往往失時。大自治國小至修身，這都是最當緊的。後來周王室敗頽，王道衰絶，專官掌管的文獻，一天比一天散亂。暴秦消滅學術，一切文化遺産都掃地無餘。漢代勃興，政事繁忙，日不暇給，仍命令叔孫通在野外制定禮儀，方知帝王的尊貴。前漢末年社會混亂，禮又由興而毁。到後漢的曹褒，纔在南宫進行修撰，搜集前代散略篇章，撰成一百餘篇。雖然已用尺簡書寫，但終究没有交付有關官員評議後奏上。其後戰事不斷，異端競起，儒學淪亡，禮事中止。旌鼓禮儀中再見不到方領矩步的儀態了。藏在蘭臺、石室中的典籍，再没有擁着帷蓋的貴人前來問津了。到了晋代，纔重又制定新禮，前有荀顗制作，後有摯虞删削。不久，中原亂亡，少有存留，江左草創，祇不過是因循而已。整理改易的事就無暇顧及了。

我私下以爲：陛下聖明，先於天時改變了舊時的文物制度，開創了新的時代。以武力消彌動亂之後，要用文化治理世俗。功成業定之後制定禮樂。我私下推尋，五禮的制定起自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請求制定一代的禮樂。當時設置了新舊學士十人參與謀議，祇管修撰五禮，他們需向衛將軍丹陽尹王儉稟報和咨詢，而各學士又分散住在各郡中，製作多年，仍然没有完

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逾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删撰。欲且省禮局，并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爲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决。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右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别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决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

成。文憲公王儉去世，遺留下來的文字也散亂亡佚，又把制禮事托付給國子祭酒何胤，經過九年，還没有完成。建武四年，何胤回東山，齊明帝敕旨委付尚書令徐孝嗣。以往的始末材料，隨之都存放在南第。永元年間，因徐孝嗣遇禍，零散遺失了許多。當時收羅剩餘的遺文，暫時交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由他們共同掌握修禮。這時禮局設在國子學的中門外，東昏侯時，屢遭軍火，又散失大半。天監元年，何佟之奏啓提出審定禮局的減省或增置事宜，敕命朝臣詳議。當時尚書省參酌詳審，認爲國家初改，各種政務還剛剛開頭，應該等到隆平之時，再從容商議修撰删削的事。想暫時撤銷禮局，并入尚書儀曹。詔旨説："禮壞樂缺，因而出現不同地區的風俗也不同的現象，實在應該及時修定禮制，作爲永世的準則。"所以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與謀議，請求五禮各設舊學士一人，他們各人又推薦二學士在禮局幫助抄撰。有疑問處依照前漢石渠閣、後漢白虎觀的先例，把具體原由報告皇上，請求皇上斷决。因此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管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管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管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管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褧掌管嘉禮，尚書右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何佟之亡故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替代。後又命伏暅代嚴植之掌凶禮。伏暅不久遷官，又以《五經》博士繆昭負責凶禮。又因禮儀精深廣大，而記載又殘缺不全，需要更多的人參加討論，以期共同達到精緻的程度，再命鎮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以及臣三人共同參與禮事，臣又另外奉敕總知此事。最後又要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也參知。如有疑義，主管的學士根據自己的職責先提出意見，然後與五禮舊學士及參知一起商議，各人説出自己的觀點，一條條寫好奏告皇上，由皇上裁定。疑問處既多，時間一長，制

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

旨裁定的數目也就不在少數，無不網羅經典，金聲玉振。凡是奏決，都載於篇首，一起都列出聖旨，作爲不可改易的準則。漢孝宣帝怎能與此比擬，相比之下，漢孝章帝又有什麽值得説的呢？

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

五禮的職事有繁有簡，完成的時間就不可能同時。《嘉禮儀注》在天監六年五月七日呈報尚書，凡十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在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報尚書，凡十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在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報尚書，凡十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在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報尚書，凡二十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零五條。《凶禮儀注》在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報尚書，凡四十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共計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零一十九條。又在秘閣及《五經》典書二處各存一套副本，繕寫校定之後，在普通五年二月纔告峻工。

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慚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

我私下認爲撰正禮典，這是歷代罕見成功的事，皇上聖明，秉承天運，這項工作得以完成。周代“曲禮三千”的説法，是舉一個整數，現在的八千多條，是根據實際情況加以增加。以文華代替質樸，所以數量翻了幾倍，正如三爻的八經卦，進一步重叠錯綜，形成六爻的六十四别卦。臣學識平庸，謬掌修禮重任，耽擱多年，實在應當受責罰。加上剛剛修成時，没有來得及啓表奏上，是因爲臣才低事多，考慮不周，永遠都會慚愧恐懼，睡夢中也不會忘記。自今春，皇上輿駕親臨六師，搜尋軍禮，審閲各條各章，務使完備，成爲可以懸諸日月的大典，

詔有司案以遵行。

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脚轉劇，久闕朝覲，固陳求解，詔許疾差還省。

勉雖居顯職，不營產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不才，終爲佗有。"嘗爲書戒其子崧曰：

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

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昏，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

頒行天下。

下詔有關部門遵照執行。

不久加官中書令，徐勉因病請求解除內任，詔未許可，命令免除下省上班，三日上朝一次，有事時派遣文書來討論或處理。脚疾加重，很久没有參加朝覲，堅決要求解任，詔書允許他病好些再回省。

徐勉雖然擔任顯要職位，但他不經營產業，家裏没有積蓄，所得俸祿分送親族中貧困的人。門人和故舊有人和緩地向他進言，他回答說："別人留給子孫財產，我留給他們清白。子孫如果有才，自己會得到財物；如果不才，終究要爲他人所有。"徐勉曾寫信告誡兒子徐崧說：

我們家一向清廉，所以日常生活清貧簡樸。至於產業的事，那是不曾說過的，更不必說經營了。我遭逢得時，因而有了今天，尊官厚祿，可謂應有盡有了。每每想到之所以有今天，哪裏是因爲才能，衹不過仰靠先祖遺風纔有這份福氣，能到現在這步。古人說："把清白留給子孫，這不是很豐厚的嗎？"又說："留給兒子黃金滿竹籠，不如授給他一部經。"細細推究可知這些話不是憑空而說。我雖然不才，實在也有這種願望，希望能遵奉此義，不敢丟失。因此自從顯貴以來，將近三十年，門人和故舊屢屢進言要我見機行事，有的要我開闢田土，有的勸我建邸宅客舍，又有人希望我營船運輸，還有人令我屯積財貨。像這樣的許多事情，我都拒絕了，不予采納，這并不是不與民爭利，而是希望平息紛亂。

中年時在東田稍稍開闢了一小園，不是要在那兒種什麼東西企求收利，衹是希望鑿池種樹，聊以寄托情思，好有一個玩賞之所。又因爲郊外空曠閑遠，到底可以立宅，倘若得以退休回家，實在希望子子孫孫在此生息，在此歌唱哭泣。慧日、十住等既應準備婚事，就需要住所，我們家清明門的宅子無法容下那麼多人住。之所以會如此，也是有原由的。前些時候割了西邊一塊施捨給宣

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娱休沐，用托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内中逼促，無復房宇。近修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峰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并饒符茷，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爲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况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爲舄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仿佛。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耻笑。若有所收穫，汝可自分贍内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爾。

武寺，現在既没有了西厢，也就不再四方端正，我意也以爲這裏不過像旅館，何須華飾。時人稱這是我的宅邸，我常常爲此遺憾。古往今來，豪富相繼，高門甲第，門連門，房連房，他們已經死了，原來的居室現在是誰的了？但是不能不築起小丘，聚上些石頭，移種些果樹，夾雜培植些花卉，休假時候可得到一點娱樂，能有地方寄托性靈。隨便搭起一個架子，不求闊大，行功德之處以小爲好，所以其中狹窄，没有什麽房舍。近來在東邊爲兒孫營修兩座宅子，是依靠十住南還的資産，其中還需要不少。他拖延着没有回來，宅子又不能半途而廢，因而郊外的小園也便無法保住，把它賣給了韋黯，獲得了一百金。修建兩座宅子，已經花去了一半。推尋起來，小園爲什麽能值這麽高的價？那是因爲我經營多年，現在已經粗具規模，園中桃李很茂密，桐竹也已成蔭，小道相通，田渠相交。有漂亮的樓閣臺榭，可以激起臨眺的興致。有孤峰和叢生的草木，能讓人享受到交錯重叠的美感。溝渠中又有許多苻茷，湖陂裏還有不少芰蓮。雖説是世外，近處却又有密邇的城闕，韋生想要這個地方，實在是富有情趣。我追述這件事，并非因爲吝嗇，大約是筆勢所致吧。記得謝靈運《山家詩》説："中爲天地物，今成鄙夫有。"我有這個園子已達二十年，現在它成了"天地物"。爲天地所有和爲我所有，這二者的區别能有多大呢？剩下的小田舍現在就分給你經營，親人那麽多，按理應當這樣做。再説佛教教典認爲財物是"外命"，外典也説"用什麽來聚集人？是財物"。况且以你們一般的心理，怎能忘得了這些東西。聽説你在湖熟買的田地很瘠薄，這怎能使我安心。你所以要買這種地，是不與人競争的緣故吧。事情雖然和孫叔敖子請求封寢丘不同，也大致相近。孔子説："居家理事的道理，可移用到做官。"既然已經買了，就應當把它經營好，進退兩失，反而更遭人耻

汝既居長，故有此及。

笑。如果田舍中有些收穫，你可以自行分贍給大大小小的親人，使他們能適當得到一點，這些是我不要知道的，此外還應分些給各女兒。你因爲是長兄，所以把田舍分給你經營。

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勖，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政謂爲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履，逍遥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别。自兹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并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凡是做人長兄的，也特别不容易，須使内外親眷都和諧，人人都没有意見，先人後己，這纔可貴。老子説：“把自己放在後面最終纔能處在别人前面。”如果能做到這步，以後就能得到大利。你應該自勉，見賢思齊，不應忽略了這些，馬馬虎虎地虚度光陰。浪費時間也就是消耗生命。身名是美是惡，這不是很大的事嗎？能不謹慎嗎！現在跟你説的，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常説奉詔離開家任官以來不事資産，後來却又建别墅，好像違背素志，因而陳述了整個經過，終究還是無愧於心。加上現在我已經老朽，心力俱弱，公事的拘限和考核都不能完全對付，其中餘暇時間，祇够休息。碰上冬天的陽光、夏日的清凉這樣的良辰美景，在伏案的間隙，正當踏着鞋倚着杖，自由自在地徜徉於陋館中，到池邊看看魚游，去林裏聽聽鳥鳴，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得暫時的歡樂，希望過着這種生活度過晚年，不宜再以家常瑣務勞我神思。你交游安定後，這封書又到了。需要的各項物事，另外再給。從此以後，我不再説田舍的事了，你也不要再對我説。就是碰上了唐堯時候的洪澇或者商湯時候的大旱，我又能有什麽辦法。如果獲得豐收，那也是你的幸運，像這樣一些事，都不必讓我知道。《禮記》説：“孝，就是善於繼承長輩的志願，善於遵循長輩的行事原則。”現在希望你完成我的志願，那我就無所遺憾了。

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答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算擇後宫《吴聲》、《西曲》女妓各一部，并華少，賚勉，因此頗好聲酒。禄奉之外，月别給錢十

第二子徐悱死，徐勉極爲沉痛地悼念，但不想抛開公事過久，因而作《答客》一文作爲自喻。普通末年，武帝親自在後宫挑選了《吴聲》、《西曲》女妓各一部，都是較少華艷的，送給徐勉，他從此也頗爲愛好聲伎和飲酒。俸禄之外，

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

每月另外還可得到十萬給錢，待遇的優厚，無可匹敵。

中大通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禄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餘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宫參問，冠蓋結轍。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帝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殯，贈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心决斷曰肅"，因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

中大通年間，又因病陳情引退，改任特進、右光禄大夫、侍中、中衛將軍，設置佐史僚屬，其餘仍然如前。增加親信四十人。兩宫不時派人問候，車蓋滿道。皇上敕命多次説要親駕探視，徐勉考慮到自己無法拜伏，屢屢請求皇上不要出來，詔書允准，因而輿駕未至。去世後，皇帝聽後流淚。當日輿駕臨殯，贈官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皇太子也在朝堂舉哀。有關官員上奏依謚法"態度恭敬、作風簡易叫簡"條賜謚，皇帝據"作事、處理問題公正果决叫肅"條增謚，所以謚爲簡肅公。徐勉雖然骨鯁之風不如范雲，但也能做到不屈意求合，後來參與政務的人都趕不上他，整個梁代的輔相就推范雲、徐勉二人。

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爲《流别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三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爲人《章表集》十卷。

徐勉擅長作文，勤於著述，雖然公事繁忙，日理萬機，却下筆不休。曾因起居注煩雜，而撰成《流别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彈事》五卷。任選官時，撰成《選品》三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他認爲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所著前後二集共五十卷。又有代人所寫《章表集》十卷。

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焉。

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人赴皇帝殿庭陳述徐勉行狀，請求刻石記載徐勉功德，當即下詔在墓前立碑。

徐悱

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宫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俄遷晋安内史。

徐悱字敬業，自幼聰慧，能寫文章，任太子舍人，掌管文書。屢遷洗馬，中舍人，仍然管文書。出入宫廷多年。因足部患疾出任湘東王王府友，不久遷任晋安内史。

許懋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五世祖詢，晋徵士。祖珪，宋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説，晚而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許允九世孫。五世祖許詢，晋朝隱士。祖父許珪，宋時任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名勇慧，齊時任太子家令，冗從僕射。許懋年少喪父，天性極孝，居喪超過禮制。立志好學，爲鄉人所稱。十四歲入太學，受學《毛詩》，早晨聽了老師講解，晚上便能照着講出，來聽講的往往有幾十上

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時。尤明故事，稱爲“儀注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僕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梁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因集儒學士草封禪儀，將行焉，懋建議獨以爲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與諸儒録《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亨。

百人，據此撰成《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當時頗爲盛行。他尤其通曉先朝典章制度，人稱“儀注學”。許懋受詔從家中直接任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任法曹。被薦舉爲秀才，遷任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知道後把他召來，讓他在崇明殿侍講。後兼任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志同道合很友好。僕射江祏很推重他，稱他爲“經史笥”。梁天監初年，吏部尚書范雲推薦許懋參預五禮的修訂，除授征西鄱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詔於文德省。當時有人請求在會稽封禪，武帝便召集儒學士草擬封禪禮儀，準備實行時，許懋獨獨上書建議認爲不可行。武帝看了他的奏議後，表示贊賞，采納了他的意見，這樣纔停了封禪之議。十年，轉任太子家令。大凡各種禮儀，他改正多處。因爲足患疾，外放任始平太守，有政績和好的名聲。加任散騎常侍，轉任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他與各儒士一起抄録《長春義記》。四年，拜授中庶子。這年去世。撰有《述行記》四卷，文集十五卷。子許亨。

許亨

亨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群書，多識前代舊事，甚爲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爲西中郎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吴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一以委之。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黄門侍郎。陳武帝受禪，爲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頠尸，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奂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光大中，宣帝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宣帝，宣帝問

許亨字亨道，很小就傳承家業，爲人耿介，有節操。博通群書，瞭解許多前朝典章，頗爲南陽劉之遴推重。梁太清初年，任西中郎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作亂，逃避到郢州。正好梁邵陵王自東而來，延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襲擊郢州時，因素來知道他的名聲，召他做儀同從事中郎。遷任太尉從事中郎，與吴興沈炯一同掌管文書簿記，府治中各種政務一起委托他處理。晉安王承制，授官給事黄門侍郎。陳武帝受禪，任太中大夫，領大著作，參知梁史館事。起初，王僧辯被誅後，主管的人把王僧辯和其子王頠尸首收埋在方山的同一個墓穴中，那時没有誰敢説二話，許亨以故吏的身份抗表請求予以禮葬。他與王僧辯有恩的故舊徐陵、張種、孔奂等人一起以家財料理葬事，共有七個棺柩，予以改葬。光大年間，宣帝入輔廢帝，因許亨爲人正直，頗有古人之風，對他特別欽佩敬重，經常以師禮相待。後到仲舉謀圖遣逐宣帝，宣帝詢問許亨意見，許

亨，亨勸勿奉詔。宣帝即位，拜衛尉卿。卒於官。

亨勸告他不要奉詔。宣帝即位，拜授衛尉卿。任官期間去世。

亨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亡失。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位尚書度支侍郎。

許亨原撰有《齊書》及《志》五十卷，兵亂中亡佚。後撰《梁史》，完成了五十八卷。梁太清以後寫的文章有六卷。許亨子名善心，任尚書度支侍郎。

殷鈞　殷叡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荆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元素娶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女，生子寧早卒，寧遺腹生子叡，亦當從戮，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辯，司徒褚彦回甚重之，謂曰："諸殷自荆州以來無出卿。"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虚，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仕齊歷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琅邪王奂女，奂爲雍州刺史，啓叡爲府長史。奂誅，叡亦見害。

殷鈞字季和，是陳郡長平人，晉荆州刺史殷仲堪五世孫。曾祖名元素，宋時爲南康相。因元凶事坐罪被殺。殷元素娶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女爲妻，生子殷寧，殷寧很早去世，有遺腹子名叡，本來也應受戮，王僧朗奏啓孝武帝，纔得救而免禍。殷叡有辯才，司徒褚彦回很器重他，說："殷姓中自荆州刺史殷仲堪以來没有誰超出您。"殷叡臉色變得很嚴肅地回答道："殷姓家族衰頹，確實不如先輩。如果褚公的話不對，當然不值得高興，而如果褚公的話是實情，那更是我所不願意聽的。"殷叡在齊世做官，歷任司徒從事中郎。殷叡娶琅邪王奂女爲妻，王奂任雍州刺史，請求殷叡爲府中長史。王奂被殺時，殷叡也被殺害。

鈞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静簡交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并稱美之。梁武帝與叡少故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秘書丞，在職啓校定秘閣四部書，更爲目録。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别爲品目。累遷侍中，東宫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爲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爲殷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猶恨鈞。自侍中出爲王府諮議，後爲明威將軍、臨川内史。鈞體羸多疾，閉閤卧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盗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爲善

殷鈞九歲時就因孝而聞名，長大後，性情恬静，很少與人交游，好學有思想，擅長隸書，爲當時人所摹仿。南鄉范雲、樂安任昉都稱贊他。梁武帝與殷叡從小就友好，他把女兒永興公主嫁給殷鈞，并且拜他爲駙馬都尉。殷鈞歷任秘書丞，任職期間要求校理秘閣四部書，重新編定目録。殷鈞又受詔整理西省的法書古迹，列出目録。多次遷任侍中，東宫學士。宋齊以來的公主，多品行卑劣，驕淫無度，永興公主不僅如此，更加陰險暴虐。殷鈞身形矮小，爲公主所憎惡。殷鈞每次被公主召入，公主都先要滿壁寫上殷叡的名字，殷鈞總是流着淚出來，公主命婢女捆起他把他送回。殷鈞異常憤怒，告訴了武帝，武帝用犀角如意敲擊公主，如意在她背上擊碎，但仍然還恨殷鈞。殷鈞又自侍中出任王府諮議，後又任明威將軍、臨川内史。殷鈞體弱多病，閉門卧養，但百姓被他的美德感化，搶劫盗賊都逃離他所在的境内。殷鈞曾擒住劫賊頭目，他不予

人。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誡喻。服闋，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改領中庶子，後爲國子祭酒。卒，謚貞。二子構、渥。鈞宗人芸。

拷打，而是和言責備。頭目屈膝下拜，乞求改過，殷鈞便命人送他走，後來他變成了良民。郡内原來多發山瘧，每到暑天總要發，但自殷鈞到任後，郡内就没有再發過瘧疾。殷鈞後守母喪離職，居喪守禮過制，昭明太子爲他擔憂，親筆寫信安慰和勸誡。喪期滿，任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於東宮。改領中庶子，後任國子祭酒。去世後，謚號叫貞。殷鈞有二子，殷構和殷渥。有族人殷芸。

殷芸

芸字灌蔬，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群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嘆賞。天監中，位秘書監、司徒左長史。後直東宮學士省，卒。

殷芸字灌蔬，爲人倜儻風流，不拘小節，但不隨便與人交游，家裏没有雜亂的賓客。專心致志，勤於學業，博通群書。年幼時，廬江何憲見了他，非常贊賞。天監年間，任秘書監、司徒左長史。後值事於東宮學士省，去世。

論曰：范懋賓之德美，傅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映之强直，并加之以學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時主，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修身慎行，運屬興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爲梁氏宗臣，信爲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笥”見推，亨懷道好古，以博覽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辯，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居，又加之以政績，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論曰：范懋賓有好德行，傅茂遠名望好，孔休源長於政事，江休映性格直鯁剛正，同時又都有很深的學力，很好的文采，他們被主上提携爲高官，哪裏是憑空而致呢。徐勉小時勵志好學，發憤忘食，修身慎行，適逢中興明主，徐勉依傍日月光芒，致位宰輔，掌握了尚書省，時人没有異議，他作爲梁代宗臣，實在是美事。許懋以學問爲業，因而以“經史笥”的稱號爲人推重。許亨好古愛道，以博覽被人稱道。他之所以能推翻封禪的議論，之所以敢求葬王僧辯，是因爲他心存正直，難道僅僅是有文義嗎！古人説“仁者有勇”，這話大概接近。殷鈞自居有德有業，又加上有政績，文質彬彬，也是值得稱贊的。

南史卷六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陳伯之　陳慶之（子）昕　暄　蘭欽

陳伯之　陳武牙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爲劫盜，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卧下榻，征伐常將自隨。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

梁武起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據尋陽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説伯之，即以爲江州刺史，子武牙爲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衆軍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十三四歲時，好戴獺皮帽，身帶刺刀，常常等到鄰人稻子熟了就偷偷地割取。曾被田主看見，田主呵責他説："鄉下小子別動！"陳伯之回答説："您家稻子幸好很多，我取一擔有什麽要緊。"田主要拘執他。陳伯之乃拔刀向前，説："鄉下小子一定要怎樣！"田主往回跑，陳伯之從容地擔着稻子回去。年長時，多次在鍾離做劫盜，曾經露出面孔窺視別人船隻，船人向他砍來，砍下了他的左耳。後跟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王廣之喜歡他的勇武，每晚都讓他在自己床下睡，征戰時常要他隨從。多獲戰功，幾次升遷任驃騎司馬，封爲魚復縣伯。

梁武帝起兵時，東昏侯給陳伯之旌節，命他都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鎮江州，據守尋陽抵禦梁武帝。郢城平定，武帝派人説服陳伯之投降，即授任爲江州刺史，子陳武牙任徐州刺史。陳伯之雖然接受武帝命令，但仍然首鼠兩端，武帝趁着他猶豫之時逼迫他，陳伯之退保南湖，然後纔歸附武帝，與武帝大軍一起東下。建康城尚未攻下時，每有投降的人從城中出來，陳伯之都要喚來耳語一陣。武帝懷疑他還有反覆之心，正好東昏侯將帥鄭伯倫降附，武帝派他過訪陳伯之，對他説："城中人非常怨恨您，準備派信使誘您投降，待您真的投降了，便要活砍您的手脚。您如果不降，又要派刺客殺您。"陳伯之聽了非常恐懼，從此再無異心了。建康城平定後，被封爲豐城縣公，派他回去鎮守。

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决於主者。

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承忠并有舊，繕經藏伯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别駕，承忠爲記室參軍。河南褚緭，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緭，堅拒之。緭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强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且復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减作河南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又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并乘伯之愚暗，恣行奸險。

陳伯之不識字，回到江州以後，收到了文書和辭訟時，就大大地簽個名了事。有事時則由典籤傳他的話，與奪决斷都由主管者决定。

陳伯之和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承忠都有舊誼，鄧繕曾藏匿過陳伯之的兒子，使他免遭禍事，陳伯之特别感激他。到江州後，任用鄧繕爲别駕，戴承忠爲記室參軍。河南人褚緭，是都城品行惡劣的人，武帝即位後，他常到尚書范雲那兒。范雲對他不友好，堅决推拒他。褚緭特别憤怒，私下對朋友説："建武以後，處於草澤的下賤之人都變成了貴人，我有何罪而被排擠棄絶。現在天下還是草創時期，喪亡禍亂還很難知曉。陳伯之不是梁的舊臣，在江州擁有强兵，常自我懷疑。再説熒惑星守着南斗七星，天象難道不是爲我而現嗎？現在就前往，事情如果没有成，入魏，至少可以做個河南郡守。"因此投奔陳伯之書佐王思穆手下，大受親昵。此外，陳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他們一起利用陳伯之的愚暗，大膽妄爲，奸詐并作。

伯之子武牙時爲直閤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别駕鄧繕，伯之并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别駕，請以爲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説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緭、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武帝敕部内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緭詐爲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歃，長史以下次第歃。緭説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内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爲長史，以代元冲。"伯之從之，

這時，陳伯之子武牙任直閤將軍，武帝把一道手書親手交給陳武牙，在手書中列述了朱龍符的罪狀。陳武牙封起來送給陳伯之看。武帝還派人前來替代江州别駕鄧繕，陳伯之都没有接受，説："朱龍符是健兒，鄧繕任職期間有成績。朝廷派來的别駕，請允許改任爲中從事。"鄧繕從此天天勸説陳伯之道："朝廷府庫空虚，已没有什麽武器，三倉之中，没有糧食。這是萬世一時之機，不可錯失。"褚緭、戴承忠等每每贊同和助成。陳伯之對鄧繕説："現在告訴您，如果再未得應允，就與您一起東下。"朝廷使者回朝後，武帝敕命陳伯之以屬内一郡安置鄧繕。於是陳伯之把府州佐僚召集起來，對他們説："得到齊建安王訓教，他已率領江北十萬義勇軍駐扎到了六合，令我以江州現有兵力運糧速往。我蒙明帝厚恩，要誓死報答。"使褚緭僞造蕭寶寅書信給僚佐看，在議事廳前設壇，殺牲結盟。陳伯之先行歃血，長史以下隨後依次行禮。褚緭勸陳伯之説："現在幹大事，應該延引有名望的人。程元冲不與我們同心同德；臨川内史王觀是王僧虔之

仍以縉爲尋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

孫，其人品性不壞，可召爲長史代替程元冲。”陳伯之聽從了，而以褚縉爲尋陽太守，戴承忠爲輔義將軍，朱龍符爲豫州刺史。

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卧，左右仗身皆休息。元冲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聞叫，自率出蕩。元冲力不能敵，走逃廬山。

豫章太守鄭伯倫組織郡內兵力抵禦。程元冲失職後，也在家裏聚了幾百人，他要陳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作內應。陳伯之往往是早上作伎樂，到下午申時一般要睡覺，左右護衛也都休息。程元冲利用陳伯之鬆懈的時候，從北門進入，一直到了議事廳前。陳伯之聽到叫喊聲，自己帶人出來衝殺。程元冲不能力敵，奔逃到廬山。

伯之遣使還報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文安、莊興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武牙及褚縉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禄大夫、曲江縣侯。

陳伯之派遣使者回去告訴陳武牙兄弟，陳武牙等奔盱眙，盱眙人徐文安、莊興紹、張顯明迎擊他，但未能阻止，反而爲陳武牙等所殺。武帝遣王茂討伐陳伯之，陳敗逃，從小道亡命到江北，與子武牙及褚縉一起入魏。魏授陳伯之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封爲曲江縣侯。

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之書曰：

天監四年，下詔命太尉臨川王蕭宏入北伐魏，蕭宏命記室丘遲私下給陳伯之書信，說：

> 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

> 陳將軍你好嗎，非常幸運，非常幸運。將軍勇可爲三軍之冠，才足稱舉世第一。拋棄燕雀的小志，仰慕鴻鵠在長空翱翔。往昔能隨機應變，歸附聖朝，正好遭逢明主，建立了功業，受封爲公侯，享受着朱輪華轂，在萬里疆域中手持朝廷旄節，這是何等壯大的氣派！爲什麽突然之間成爲逃亡之虜，聽到弓箭的響聲就發抖，面對着氈帳而屈膝，這又是何等卑賤的境地！推尋您在去就之間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没有别的原因，衹不過是內不能自我反省，外又受流言蒙惑，沉溺於迷誤之中而導致失敗，一直到現在這個地步。

>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録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昔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爱子，漢主不以爲疑，

> 聖朝赦免罪人，要求他們建功立業，不計較小過而加以録用，推赤誠之心於天下，使有所顧慮、思想不穩定的人都能安定下來，這是將軍知道的，無須僕贅言。從前朱鮪曾殺了漢光武帝的兄弟，但光武帝并不疑

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黄，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并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

夫以慕容超之强，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携離，酋豪猜貳。方當係頸蠻邸，縣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强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兹戎重，方吊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

忌他；張繡曾殺了曹操的愛子，但他歸降後，曹操對待他仍然像過去一樣。而況將軍并無前人那種殺親之罪，反而有功於當代。迷途知返，這是前賢所肯定的，趁走得不遠而回來，更是古代典籍所稱美的。主上放寬刑法施恩優渥，執法寬大。將軍祖墳未受破壞，親人都安居鄉里，堂屋無損，愛妾也還在。將軍好好思量一下，還有什麼可説的呢。當今排列在朝廷的功臣名將極多，他們或者穿着紫綬之衣，懷着黄金之印，參謀於帷幄之中；或者乘着使車持着符節，戍守邊疆之地。他們殺馬結盟，傳留子孫。將軍却靦顏苟活，在氈裘的首領面前驅馳奔命，這不是很可悲的事嗎！

再説以慕容超之强，終究被斬於東市，以姚泓之盛，最後也縛於長安。由此可見，天下之內，周、漢舊地，父母祖先所給予的是均等的，是不允許異族共存，雜種同生。北虜冒用皇帝的稱號在中原已有很長時間了，惡貫滿盈，理當崩亡。況且僞孽之人昏亂狂戾，自相殺戮，部落叛離，相互猜忌，他們就要在蠻邸繫頸請罪，在藁街殺頭示衆了。而將軍正如魚處沸鼎，燕巢飛幕，這不是很愚昧的做法嗎！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望見故國的旗鼓，感慨平生的經歷，手撫琴弦，身登高墻，能不由衷地感到悲傷嗎。廉頗投魏之後希望能返趙爲將，吴起被讒離開西河時潸然泣下，這是人之常情，將軍獨獨没有這種感情嗎？希望將軍早定良計，自取幸福。

當今皇帝聖明，天下安樂，西方獻來白環，東方貢上楛矢，夜郎、滇池的人解下辮結請求封職，朝鮮、昌海的人叩頭接受教化，祇有北狄還懷抱野心，在大漠邊塞之間倔强執拗，不肯歸順聖朝，企圖再延緩幾年壽命。中軍臨川王殿下，是皇帝的親人，有着完美的德性，他統領這支軍隊，正要到秦中洛北討伐罪人，慰問民衆。如果將軍没有

懷，君其詳之。

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武牙爲魏人所殺。

伯之既至，以爲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未之任，復爲驍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

改變想法，請好好考慮我的這番話。聊陳上述情意，您詳察吧。

陳伯之得信後便從壽陽帶領八千士兵歸降。陳武牙被魏人所殺。

陳伯之南還後，拜爲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未即任，授爲驍騎將軍，又任太中大夫。很久以後，死於家中。在魏還有兒子。

褚緭

褚緭在魏，魏人欲用之。魏元會，緭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褚緭在魏時，魏人想任用他。魏頭領聚會，褚緭以開玩笑的態度寫了一首詩，說："在帽上還戴着籠冠，在褲上還穿着朱衣，不知道以今天的是爲是，不知道以昨天的非爲非。"魏人發怒，貶出朝廷，任始平太守。他天天行獵，後來從馬上墮下而死。

陳慶之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棋，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請。

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内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觀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

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宫直閤。

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早年爲梁武帝隨從。武帝愛好下棋，常通宵達旦而不休，一般人都要瞌睡，衹有陳慶之不睡，聽到傳呼便來，很受賞識和親信。隨武帝平定建鄴，慢慢開始擔任主書。陳慶之疏財聚士，常想着能立即效命朝廷。拜任奉朝請。

普通年間，魏徐州刺史元法僧在彭城請求歸附。武帝任陳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領各軍前往應接。回朝後任宣猛將軍、文德殿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蕭綜到徐州鎮守。魏派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十萬人來抵禦。元延明先派遣別將丘大千在臨近的地方閲兵，陳慶之擊敗了他。後來豫章王棄軍奔魏，陳慶之斬關開路，夜中撤離，所部兵衆纔得以保全。

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拜任陳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派其子長鈞另築兩城抵禦，陳慶之攻陷了它，李憲力竭，衹好投降，陳慶之進據壽春。轉任東宫直閤。

大通元年，陳慶之隸屬領軍曹仲宗討伐渦陽。魏派遣常山王元昭等前來援助，前軍到了駝澗，離渦陽四十里。韋放說："敵人的先鋒一定

鋒必是輕鋭，戰捷不足爲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西進，據渦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别有密敕。”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陷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攻之，遂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

是輕裝的精鋭部隊，勝了它不能算是什麽功勞；如果失利，會挫傷我軍威勢，不如不打。”陳慶之説：“魏人遠道而來，都已很疲憊，必須挫敗他們的士氣，他們没有不敗的道理。”陳慶之便與部下五百名騎兵快馬往前攻擊，攻破魏軍前鋒，魏人驚恐。陳慶之回營後又與諸將一起連營往西進擊，憑藉着渦陽城與魏軍對抗，從春到冬，經過數百次戰役，部隊陳舊士氣衰落，魏援兵又要在軍營之後築堡壘。曹仲宗等怕腹背受敵，計謀着退兵。陳慶之在軍門前手持符節説：“要等虜包圍好了，然後再與他們交戰；如果要班師後撤，我陳慶之還另外得了密敕。”曹仲宗佩服他的計謀，因而聽從了。魏人築了掎角形十三城壘，陳慶之攻破其中四座。另外九座城壘裏的武器裝備還很强大，於是把俘虜的耳朵陳列出來，鼓噪而攻，魏軍崩潰，幾乎全部被斬被俘，渦水也爲之不流。下詔在渦陽地方設置西徐州。各路大軍乘勝進駐城父。武帝加以表彰，親筆下詔慰問勉勵。

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來降，武帝以慶之爲假節、飆勇將軍，送顥還北。顥於涣水即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銍縣進，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申，攻陷其三，大千乃降。時魏濟陰王元暉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暉業，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

大通初年，魏北海王元顥前來降附，武帝授陳慶之以假節、飆勇將軍，命令他送元顥還魏。元顥在涣水即魏帝號，授任陳慶之前軍大都督。從銍縣進發，直抵睢陽。魏將丘大千有兵七萬人，分築九壘抵禦。陳慶之從早晨開始到下午申時便攻陷其中三壘，丘大千這纔投降。這時魏濟陰王元暉業率二萬羽林軍來救援梁、宋，進駐考城。陳慶之攻陷考城，擒獲了元暉業，仍往大梁而去。元顥提升陳慶之爲徐州刺史、武都郡王，繼續率軍西行。

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强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羆據虎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

魏左僕射楊昱等率七萬御仗羽林宗子庶子鎮守滎陽，抗禦元顥，兵强城固，魏將元天穆的大軍又將要到，他先派遣部下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援助楊昱，又派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羆鎮據虎牢。這時滎陽没有攻下，梁軍士卒恐懼。陳慶之解下馬鞍、喂好馬，對兵衆宣諭道：“我軍兵力衹有七千，賊軍却有四十餘萬。現在的情况是，我們絶不能衹考慮個人活命，而必須攻下賊軍城池。”鼓聲一作便命令全部兵士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越上

逾堞而入，遂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

城堞，進入城中，因而攻下了滎陽。不久，魏軍包圍了滎陽，陳慶之率領三千精兵迎戰，大敗魏軍。魏將魯安在陣前請降，元天穆、爾朱兆匹馬而逃，這纔未被擒捉。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而逃。魏孝莊帝離都出居河北。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領衆臣僚準備好法駕迎接元顥入洛陽皇宮，在前殿安住。改年號，大赦。元顥任陳慶之爲車騎大將軍。

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并降，天穆與十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謡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

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下大梁，并分派王老生、費穆占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陳慶之聽到哪裏有軍情就到哪裏組織力量掩殺，敵兵都投降了，元天穆帶着十多名騎兵渡黄河北逃。陳慶之的麾下都穿白袍，所向披靡。在這之前，洛中有謡諺，意説："著名的軍隊大將不要自以爲牢不可破，千軍萬馬都要迴避白袍。"陳慶之從銍縣出發到洛陽經過了一百四十天，平定了三十二座城池，歷四十七戰，戰無不勝。

初，魏莊帝單騎度河，宫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慶之心知之，乃説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説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爲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下南人不出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勛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

起初，魏孝莊帝匹馬渡黄河而去，洛陽宫中的侍衛嬪妃都一仍其舊。元顥遂願還朝後，荒廢政事，沉於酒色。他與安豐王、臨淮王共同謀劃背叛梁，衹是因爲時局還未安定，而且還依賴陳慶之的兵力。陳慶之心裏也知道，便對元顥説："我們遠道來到這裏，不服的人還很多，應當奏啓天子，再請求派來精兵；同時還要命令各州務必把流落在此地的南方人送來，以加强我們的力量。"元顥想要聽從，元延明勸元顥説："陳慶之兵力不過數千，已經很難控制，現在再讓他增加兵力，哪肯爲魏所用？魏的宗社，就會因此滅亡。"元顥從此疑忌陳慶之，還秘密奏啓梁武帝，要求援魏軍隊停下不進。洛下南方人不超過一萬，魏人是它的十倍。軍副馬佛念對陳慶之説："功勛太高的人不得賞賜，威勢震動主上的人生命危險，這兩條都有了，將軍怎能不憂慮？現在將軍威震中原，聲勢震動黄河邊塞，殺死元顥，占據洛陽，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陳慶之不聽從。元顥原先曾授任陳慶之爲徐州刺史，因而請求前往徐州鎮守，元顥心下害怕，所以不派他去。

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

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

穆、爾朱兆等衆號百萬，挾魏帝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文人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爲筏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爲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

挾持魏帝，率兵號稱一百萬前來攻打元顥。元顥占據洛陽共六十五日，原先所得的城池，這時一起都歸附魏帝，陳慶之渡黄河守衛北中郎城。三日之内便歷十一戰，傷殺甚多。爾朱榮正打算撤退，這時有善觀天象的人劉靈助對爾朱榮説："不出十日，黄河以南就可平定。"爾朱榮便準備好木筏，從硤石渡黄河，與元顥戰於河橋。元顥大敗，逃到臨潁，被擒，洛陽又歸魏帝。陳慶之的數千名步騎結陣東還，爾朱榮親自追趕，兵馬死的死，散的散。陳慶之不得不削髮爲僧，走小道到了豫州，州人程道雍等偷偷地送他出汝陰。回到建康，仍因軍功拜任右衛將軍，封爲永興縣侯。

出爲北兖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會有祆賊沙門僧强自稱爲帝，土豪蔡伯寵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寵、僧强，傳其首。

出任北兖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正好有祆賊和尚僧强自稱爲帝，土豪蔡伯寵起兵響應，攻下了北徐州。下詔命陳慶之前往討伐。陳慶之斬蔡伯寵和僧强，傳首建康。

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縣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湘諸州并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

中大通二年，拜任南北司州刺史，加都督。陳慶之到鎮後帶兵包圍了縣瓠，在溱水打敗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又在楚城擊垮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然後撤除義陽鎮兵，停止水陸漕運，江湘各州都得到休養生息。開墾荒田六千頃，兩年之後，倉廩充實。陳慶之又上表請求撤銷南司州建置，恢復安陸郡，又新置上明郡。

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謚曰武。

大同二年，魏派遣侯景攻下楚州，俘獲刺史桓和。侯景繼續進軍淮河上游，陳慶之擊敗了他。這時天氣寒冷，正下大雪，侯景拋棄輜重逃跑。這年豫州發生饑荒，陳慶之開官倉賑災民，很多人都得到救濟，保全了性命。州人李昇等八百人上表請求立碑頌揚陳慶之的德行，下詔允准。五年，陳慶之去世，謚號爲武。

慶之性祗慎，每奉詔敕，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

陳慶之爲人恭敬謹慎，每次接詔書，都一定要先洗沐然後再拜受。他很節儉，不穿紈綺之類的絲織品，不愛好絲竹之類的音樂。習射不能穿破箭靶，騎馬又不習慣。但他却很善於撫恤士卒，士卒因而願爲他拚死出力。長子陳昭繼嗣。

俞藥

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旗將軍、安州刺史。

有梁一代，出身寒門而致位通顯的衹有陳慶之和俞藥，俞藥起初是武帝左右侍臣，武帝對他說："俞姓先輩没有賢能卓越之人，世人說'俞錢'，這不是君子所適宜的，改姓喻吧。"俞藥說："要讓這一姓自臣開始。"歷任雲旗將軍、安州刺史。

陳昕　陳暄

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聚土畫城，指麾分別，异甚奇之。

陳慶之第五子陳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歲隨父入洛陽，因得病而返回都城，拜訪鴻臚卿朱异。朱异向他問及北方情況，陳昕在地上聚土畫城，并一一加以指劃、加以區別，朱异大爲驚奇。

慶之在縣瓠，魏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爲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潰散。後爲臨川太守。

陳慶之在縣瓠時，魏驍將堯雄子堯寶樂特別勇敢，陳昕請求匹馬與他比試，陳昕躍馬直趨堯寶樂，堯雄整個軍陣潰散。後陳昕任臨川太守。

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板昕爲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度江，爲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入。武帝大喜，敕即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

太清二年，侯景包圍歷陽，敕召陳昕還朝。陳昕奏啓說："采石急需重兵鎮守，王質的水兵很弱，恐怕敵人一定會從那兒渡江。"即下詔授陳昕爲雲騎將軍替代王質，没有來得及下到渚上，侯景便已渡過了大江，因而被侯景擒住。侯景令陳昕收聚所部兵馬加以使用，陳昕發誓不肯。侯景讓儀同范桃棒嚴加監禁他，陳昕趁便勸說范桃棒，要他帶領人馬歸降，并襲擊王偉、宋子仙。范桃棒同意了。於是立定盟約，射書信到城中，遣陳昕在夜晚縋入城中。武帝得信大喜，敕命立即接受他們投降。簡文帝却遲疑不决，過了幾天都還没有作出决斷。結果城外事情泄露，而陳昕還不知道，仍然按約定時間下來。侯景攔截了他，逼陳昕再向城中射書信，說："范桃棒就要悄悄地帶着幾十人先行入城。"侯景想裹着鎧甲跟隨進去。陳昕不同意，因而被殺害。

少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遍歷王公門，沈湎諠譊，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

陳昕最小的弟弟名暄，學習不從師受，却文才俊逸。尤其嗜好飲酒，不講小節操守，遍訪王公高門，沉湎杯酒，醉後喧嘩囂叫，毫無節度。兄子陳秀常爲他憂慮，寫信給陳暄的友人何胥，希望他加以規勸。陳暄聽說後，寫信給陳秀，說：

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

早上看到你給孝典的信，談了我飲酒的

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吴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夭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痴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

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顔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厮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遍布朝野，自言焦悚。"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没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杯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過失。我有這一嗜好已五十多年，先前吴國的張長公也以耽於飲酒聞名，我見到他的時候，他已六十歲了，自稱酒量大大超過年輕時。我現在也比以前喝得多。越老對酒的嗜好越深篤，這衹有我和張季舒吧。我正要和這位長眠於地下的先生結爲好友，你不讓我實現這一願望嗎？從前阮咸、阮籍同游於竹林，却没有聽到過宣子也説出你這樣的話。王湛善言玄理，又有很高的騎術，他侄子武子喊他"痴叔"。爲什麽陳留之風没有人繼承，爲什麽太原之氣巋然獨存，倒受怪難！

我既然在當世寂寞無名，殘生衰朽多病，產業無異於顔回和原憲，名望不能讓卿相驚動，如果不天天暢飲美酒，又要往哪裏去呢？你認爲飲酒是錯，我則認爲不飲酒是過。從前周伯仁渡江後衹有三天醒，我不認爲他醒的日子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我不認爲他飲得多。但是，大醉之後，有得有失。把世間萬物當作奴僕來驅使，這是它的得；使起次公蓋寬饒的狂性來，則是它的失。我經常把酒比作水，它既可載船，又可翻船。所以江諮議有話説："酒就好像兵器，兵器可千日而不用，不可有一日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好呀江公，您實在高明，衹有跟您這樣的人纔可以談論酒。你驚怪於我在侍中門前從馬上墮下，驚怪於我落入武陵王宅第的池中，這些事情遍傳朝野，我自己談起都覺得煩躁惶恐。"我孔丘很幸運，如果有過失，别人一定知道"。我平生的願望就是，死後能在我墓碑上題道"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如果滿足了我的願望與要求，又何必迴避周昭王南巡不返和賈誼爲事勢而慟哭流涕之類的事呢？何水曹眼不識杯盞，我則口不離瓢杓。你要與何孝典同醒，還是與我同醉呢？這正是所謂：醒是可以企及的，醉則是不可企及的。趕快釀好酒，我就要老了。你不得多言，這不是你所能達到的。

暄以落魄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天康中，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

後主之在東宫，引爲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禄大夫陳褎、御史中丞沈瓘、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爲狎客。暄素通脱，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爲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摶艾爲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撥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玩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敕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

陳暄因爲窮愁落魄未被中正列入品第，因而久久不得升遷。陳天康年間，徐陵任吏部尚書，精選人才，縉紳士大夫都仰慕歸向他。陳暄却在髮髻上插上玉帽簪，頭上裹着紅絲布，長袍拂到脚踝，高靴著至膝上，不報爵位鄉邑，便直接上徐陵座前。徐陵不認識他，命吏卒把他拿下。陳暄從容蹀步出去，舉止自若，毫無愧色。寫信責謗徐陵，徐陵對他很憤恨。

後主做太子時，引陳暄爲學士。即帝位後，遷陳暄爲通直散騎常侍，陳暄與義陽王陳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禄大夫陳褎、御史中丞沈瓘、散騎常侍王儀等常入宫内陪侍游宴，稱爲狎客。陳暄秉性一向放達，不拘小節，他以俳優自居，爲文詼諧怪誕，語言没有節制，後主對他很親昵，同時又輕蟣侮慢他。曾經把陳暄倒懸在梁上，用刀刃逼着他，命他作賦，并且還限定時間，陳暄援筆立成，不把這事作爲耻辱，傲慢戲弄的態度反而比以往更甚。後主漸漸不能容忍，後來便搓艾草做成帽子，戴在陳暄頭上，用火燒帽，一直燒到頭髮，陳暄垂淚告哀，哀哭之聲傳到外面，後主却仍然不放。正好衛尉卿柳莊在座，他趕緊起來爲他把火撥掉，然後向後主下拜謝罪道："陳暄没有罪，臣擔心陛下有玩弄人的過失，便矯詔赦放了他。臣的造次之過，私下等着受處罰。"後主一向很看重柳莊，意下稍稍消解，敕命帶陳暄出去，又命柳莊就座。過了幾天，陳暄驚悸而死。

蘭欽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决，趫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騙橐駝。後子雲還南，梁天監中以軍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略，勇决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安懷縣男。累遷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進爵爲侯。

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年幼時便果敢有决斷，矯健敏捷，超過常人。宋末隨父蘭子雲在洛陽，常在街市上騎駱駝。後來蘭子雲回到南方，梁天監年間因軍功而任冀州刺史。蘭欽兼文德殿主帥，征討南方五郡中反叛的各洞，所到之處都平定了。蘭欽有謀略，又勇敢决斷，善於作戰，步行能一天走二百里，勇武過於常人。善於駕馭和撫慰麾下兵士，兵士都願意爲他拚死出力。因軍功封爲安懷縣男。幾次遷任都督、梁州南秦州刺史，進爵爲侯。

征伐梁、漢，事平之後，進號爲智武將軍。

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述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寶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略盡。魏相安定公遣致馬二千匹，請結鄰好。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述職。

改任都督、衡州刺史。没有來得及到職，就碰到西魏攻打包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寶來請求援助，蘭欽便大敗魏軍，追進斜谷，魏軍被斬殺俘虜殆盡。魏相安定公遣使者送來馬二千匹，請求結爲友好鄰邦。蘭欽在百日之内兩次擊敗魏軍，威震鄰國。下詔加任散騎常侍，令他仍赴前職。

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并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人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

經過廣州，順便打敗并擒獲了俚族頭領陳文徹兄弟。到衡州，進號爲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衡州任上，施恩行惠，吏役百姓到朝廷請求立碑頌揚他的德行，下詔允准。

後爲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厨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

後任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蕭映去世，南安侯蕭恬暫時代理州事，希望能够扶正。後聽説蘭欽到嶺南，便厚厚地賄賂厨師，要他在刀上塗上毒藥，削瓜進呈蘭欽，蘭欽和他的愛妾都死了。皇帝聽後大怒，用檻車把蕭恬拘捕起來，削去了他的爵位和封土。

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蘭欽子名夏禮，侯景到歷陽時，他率領部下迎擊，兵敗而死。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爲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爲幸哉。慶之初同燕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强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剋捷，亦足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虚受，終逢鴆毒，唯命也夫。

論曰：陳伯之内心輕佻狂戾，但精壯勇武，有所建樹。他多次進封爵位，大概是有原因的吧。喪亂平定之時，他去就不已，最後能死於鄉邑，也算是幸運吧。陳慶之起初不過是燕雀之輩，但他懷抱鴻鵠大志，一旦得到委任，便能長驅直入伊洛之地。再强大的軍陣、再堅固的城池都没有不被他攻下的，雖然後來衰弱不振，晚年傾覆敗亡，但他所立下的戰功也足可稱道。蘭欽先以戰績聞名，職位并非虚受，最終受鴆毒而死，這是天命吧。

南史卷六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賀瑒（子）革（弟子）琛　司馬褧　朱异　顧協
徐摛（子）陵（陵子）儉 份 儀（陵弟）孝克
鮑泉 鮑行卿（行卿弟）客卿

賀瑒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循之玄孫也。世以儒術顯。伯祖道養工卜筮，經遇工歌女人病死，爲筮之，曰："此非死也，天帝召之歌耳。"乃以土塊加其心上，俄頃而蘇。祖道力善《三禮》，有盛名，仕宋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損亦傳家業。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晉司空賀循的玄孫。世代以儒術顯達。伯祖賀道養擅長卜筮，曾經遇到過一個善歌的女子病死，他給她占筮後，説："她并没有死，是天帝召她唱歌去了。"於是用土塊蓋在她胸上，一會兒她就復蘇了。祖賀道力熟悉《三禮》，名聲很大，宋時出仕任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父賀損也繼承了家業。

瑒少聰敏，齊時沛國劉瓛爲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吴郡張融，指瑒謂曰："此生將來爲儒者宗矣。"薦之爲國子生，舉明經。後爲太學博士。

賀瑒小時候機敏聰慧，齊時沛國劉瓛任會稽府丞，見了賀瑒非常器重，大加稱異。曾和他一道訪問吴郡張融，指着賀瑒對張融説："這個後生將來會成爲儒學的宗師。"薦舉他做國子生，明經科中舉。後來任太學博士。

梁天監初，爲太常丞。有司舉修賓禮，召見説《禮》義，武帝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别詔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時武帝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卒于館。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四十五卷。

梁天監初年，任太常丞。有關官員薦舉他修賓禮。武帝召見他解説《禮》的大義，感到奇異。詔令賀瑒在朔望朝會時參預華林園的講經。四年，開始開設修禮五館，以賀瑒充任《五經》博士。又詔令他爲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當時武帝剛創定禮樂，賀瑒所提出的建議多被采納施行。七年，拜授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在館中去世。所著的《禮》、《易》、《老》、《莊》的講義疏解以及在朝廷中的各種論議有數百篇，《賓禮儀注》有一百四十五卷。

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數百，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

賀瑒對《禮》特别精通，他主持的學館中生徒常有數百人，弟子參加明經對策的有數十人。

革、季，弟子琛，并傳瑒業。

賀瑒有二子，賀革和賀季，還有弟之子賀琛，都承傳賀瑒的學問。

賀革

革字文明，少以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輟耒就父受業，精力不怠。有六尺方床，思義未達，則橫卧其上，不盡其義，終不肯食。通《三禮》。及長，遍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爲兼太學博士。長七尺八寸，雍容都雅，吐納蘊藉。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後爲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於州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人吏所懷。尋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至孝，常恨食禄代耕，不及爲養。在荆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子徽，美風儀，能談吐，深爲革愛，先革卒。革哭之，因遘疾而卒。

賀革字文明，小時候因爲家庭貧困親自進行耕種，供養家人。二十歲時，纔放下農具到父親那兒接受學業，學習專心致志，不知疲倦。賀革有六尺寬的大床，思考問題不得解決時他就横卧床上，不完全想通就决不起來吃東西。通曉《三禮》。長大後，廣泛研究《孝經》、《論語》、《毛詩》、《左傳》，任兼太學博士。賀革身高七尺八寸，气度雍容優雅，談吐委婉蘊藉。敕令在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説《禮》。後任國子博士，在國子學中講學授業，生徒常有幾百人。出任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湘東王在州中建學校，令江革領儒林祭酒，講授《三禮》，荆楚一帶有很多士大夫來聽講。前後兩次監南平郡，受到百姓和吏役們的愛戴。不久，又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賀革秉性至孝，經常惱恨做官俸禄太少，不够養家。在荆州歷任郡縣長官，所得的俸禄不予妻兒，專準備回鄉修造寺宇，以表達自己感恩思親之意。其子賀徽，儀表甚美，談吐亦佳，深得賀革喜愛。賀徽先於賀革而死。賀革哀哭，結果得病而亡。

季亦明《三禮》，位中書黄門郎，兼著作。

賀季也懂《三禮》，官至中書黄門郎，兼著作。

賀琛

琛字國寶，幼孤，伯父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養母。雖自執舟楫，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年二十餘，瑒之門徒稍從問道。

賀琛字國寶，幼年喪父，伯父賀瑒傳授給他經學，他祇要一聽就能通曉其中義理。賀瑒很驚異，常説："這孩子會中明經科獲得顯貴。"賀瑒去世後，賀琛家庭貧困，常往返諸暨販粟養母。雖然要親自操槳弄舟，一有閑暇就温習學業。他特别精通《三禮》。二十多歲，賀瑒的門徒就逐漸拜他爲師，向他問道。

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四方受業者三千餘人。瑒天監中亡，至是復集。琛乃築室郊郭之際，茅茨數間。年將三十，使事講授。既世習《禮》學，究其精微，占述先儒，吐言辯潔，坐之聽授，終日不疲。

起初，賀瑒在家鄉收徒講學，前來受業的各地門徒三千餘人。賀瑒天監年間亡故。到這時，生徒們又重新聚集於此。賀琛在城外築室，有茅屋數間。年近三十，就講學授業。因爲世代研習《禮》學，故而能深入到精微之處，口述先儒之義，講解雄辯而簡要，坐着聽講之人，整日也不

覺疲倦。

湘東王幼年臨郡，彭城到溉爲行事，聞琛美名，命駕相造。會琛正講，學侣滿筵，既聞上佐忽來，莫不傾動。琛説經無輟，曾不降意。溉下車，欣然就席，便申問難，往復從容，義理該贍。溉嘆曰："通儒碩學，復見賀生。今且還城，尋當相屈。"琛了不酬答，神用頹然。溉言之王，請補郡功曹史。琛辭以母老，終於固執。

湘東王年紀很小就到會稽任太守，彭城到溉任行事，聽到賀琛的美名後驅車造訪。適逢賀琛正在講學，滿座學侣聽到朝廷佐僚突然到來，無不傾動，而賀琛講經不停，一點也没有下講臺的意思。到溉下車後，欣然入席聽講，隨即開始問難，辯問之間，賀琛態度從容，説理充分。到溉贊嘆説："通儒、大學問家中又多了一個賀生。我現在先回城，很快就要誠請屈駕入城。"賀琛根本不加酬答，神色反而爲之頹然。到溉把所見所聞告訴了湘東王，請求補授郡功曹史。賀琛以母老推辭，終於固執不往。

俄遭母憂，廬於墓所。服闋，猶未還舍，生徒復從之。琛哀毀積年，骨立而已，未堪講授。諸生營救，稍稍習業。

不久遭母喪，在墓前築廬守喪。服滿，還未返學舍，生徒又來跟隨他求學。賀琛哀傷損身數年，此時衹剩一副骨架了，不堪講授，生徒們加以營救，纔慢慢講習舊業。

普通中，太尉臨川王宏臨州，召補祭酒從事，琛年已四十餘，始應辟命。武帝聞其有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悦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門業。"仍補王國侍郎，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尚書左丞，詔琛撰《新謚法》，便即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駁議曰：

> 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記》稱大功小功，并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唯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

普通年間，太尉臨川王蕭宏臨治本州，召補賀琛爲祭酒從事，賀琛已四十多歲，纔應命接受徵召。武帝聽説賀琛有學問，在文德殿召見了他，談論之後很爲喜悦，對僕射徐勉説："賀琛實在繼承了家業。"仍補授王國侍郎，漸漸遷任兼中書通事舍人，參與商議禮儀之事。幾次遷任尚書左丞。詔令賀琛撰《新謚法》，當即就采用。當時皇太子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賀琛駁議道：

> 太子高見認爲"大功之末，可以爲子行冠禮，可以嫁女，但不得自冠自嫁"。推尋《禮記》本文，私下還有疑惑。嫁冠的禮，原本是父親爲子女操辦的。無父之人方可自行冠禮，所以《禮記》説明大功小功時，行文都是"冠子嫁子"，這并非意謂着此時衹能允許子女冠嫁，自己本身不能冠嫁。小功之末既然可以自嫁自娶，但也説"冠子娶婦"，意思就更爲明顯。所以《禮記》先列大功小功二服，每服都説明冠子嫁子，然後再以"己雖服小功，卒哭之後，可以冠，可以娶妻"作結，這纔顯出自娶的意思。既然説明了小功可以自娶，也就知道大功可以自冠了。這是以簡約的語言表達意旨的方法。

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冠嫁。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

如果說因爲父服大功時，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所以可以爲子女冠嫁；大功服重，所以不得自嫁自冠的話，那麽小功之末，并不表明父子喪服不同，就不應再說"冠子嫁子"了。如果說論小功之處指出自己可娶，論大功之處不說自己可冠，可見身服大功，不得自行嘉禮，祇能爲子女冠嫁。我以爲服喪不行嘉禮，本是吉凶不相犯的原則。子女雖然在父服小功之末，可以行冠嫁禮，那還必須等父親爲他成事。如果父可在大功之末冠子嫁女，這對吉凶禮并無妨礙；吉凶禮没有妨礙，不就可以自冠自嫁？如果自冠自嫁對喪禮有妨礙，那麽冠子嫁女哪裏獨能無礙？允許冠子却又不許自冠，這是賀琛的疑惑之處。

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爲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嫁，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唯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父，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并欲使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期親，雖復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娶。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故無有異。唯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弱之故。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他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幼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

又，太子由"下殤小功不可娶婦"推論説"降服大功也不可爲子女冠嫁"。私下推想這話的意思，如果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女，那降服小功也不可自冠自嫁，就是説凡是降服大功、降服小功都不能冠娶了。《禮記》就應該説"降服則不可"，怎可衹提下殤？現在不説降服，而明確標明下殤，這實在有它的用意。出嫁和出繼，有時甚至降服兩次，出繼之後對自己的姊妹由齊衰降爲大功，如果大夫給身份爲士的父親服喪，又因自己位尊而降服，就成爲小功了，這對嫁冠的要求没有什麽特別之處。之所以這樣，是因爲出嫁則又有人受我的禮，出繼又得傳重之任，都在使人薄於此而厚於彼。對原先的親人雖然降服，對後來的親人服喪則又加重。原先服喪一年的親人，現在即使兩次降服，仍須按小功的禮服喪，可冠可娶。如果降服喪一年的大功爲小功，這衹是一等，降服很有規律，服末嫁冠，所以没有特别之處。衹有父親爲八至十二歲夭亡的兒子服喪特别指明不娶的意思，那是因爲死者幼小的緣故。夭殁的心情是沉痛的，既不是有他姓的人受我厚禮，又不是在别的宗族中傳重，嫌他年幼夭殁，降服太輕，死的很突然，所

冠嫁不殊，唯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又不兼於大功。若實大功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冠嫁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

遂從琛議。

加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遷御史中丞，參禮儀如先。

琛性貪嗇，多受賕賂，家産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奏，坐免官。後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進見武帝，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

時武帝年高，任職者緣飾奸諂，深害時政。琛啓陳事條封奏，大略：

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户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於關外，賦税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宰守所以皆尚貪殘，罕有廉白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導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則易於反掌。其三事曰，斗筲之人，詭競求進，運挈瓶之智，徼分外之

以特別標明不娶的要求，以表示原本很深重的恩情。因而大凡各種降服，嫁冠要求不特別，衹有下殤纔特别注明不娶。大要就是如此，因而不宜説降服大功都不冠嫁。再説《禮記》稱“下殤小功”，説下殤就與中殤、上殤不同，説小功又不包括大功。如果是不論大功小功，衹要是降服就不得冠嫁，上殤、中殤也不得嫁冠的話，《禮記》不可衹説“下殤小功則不可”。這恐怕不符合《禮記》文意，是賀琛所不理解的。

於是采納了賀琛的意見。

加任員外散騎常侍。以往的尚書坐在南面，没有貂飾，從賀琛開始纔有了貂飾。遷任御史中丞，同時和先前一樣參掌禮儀大事。

賀琛爲人貪婪吝嗇，多受人賄賂，家産豐裕後，買公主的房舍爲宅第，被有關官員劾奏，坐罪免官。後任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參預禮儀之事。賀琛前後任職期間，太凡郊廟各種禮儀多由他創定，每次進見武帝，談話總要幾個時辰，所以省中流傳着這樣的話：“上殿不下，衹有賀琛雅。”賀琛儀容舉止閑雅，所以當時人這樣説。遷任散騎常侍，繼續參掌禮儀事。

當時武帝年事已高，官員們都競相文飾，肆行奸諂，對當時的政治影響極壞。賀琛上疏列述，封奏武帝，大略説：

其一，現在北方邊鄙之地都已内附，這正是發展生産，積累財富，施行教化的好時機，但天下户口却在削減，這實在是要解決的最緊要的事。國家對於關外，收賦税很少，乃至常年的租税也動輒積留很長時日，然而百姓仍然不得安居，這難道不是地方牧守的過錯嗎？其二，當今天下地方長官都務爲貪婪殘暴，很少有廉潔清白的人，這是由奢侈淫靡的社會風氣所造成的。在這種情況下，要使官吏和百姓都持身端正，崇尚清廉，這怎麽可能呢？如今實在應該嚴加禁防，用節儉來引導，同時糾舉浮華不實、貶抑文過飾非的人，使大家都改變視聽、改變好惡，那麽社會風氣的轉變便可易如反掌。

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長弊增奸，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良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人，費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

其三，瑣屑小人競相謀求仕進，他們運用挈瓶小智，求取分外事情。他們以嚴峻刻薄爲能事，糾舉别人過失從而加以排擠。長期存在弊病就滋長奸邪，實在由於此。很希望朝廷能勉勵公正平允，貶黜殘邪愚蠢，這樣可保人人不存僥幸之想，達到上下安和。其四，自從征伐北方之後，國家府庫空虛，現在天下平安無事，然而却還是日不暇給，這實在是有原由的。國家衰弊，就應減少事務，停止浪費。事務減少了，百姓就可得到休養，浪費停止了，財富纔可積聚起來。如果認爲小的浪費不足以妨害聚財，那就會整年不停地浪費；如果認爲小的役事不足妨害人民休養，那就會整年不停地舉事。

書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受敕責琛曰：

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聞聽覽。每苦倥傯，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闒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

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人失安居，牧守之過"。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能皆惡。卿可分明顯出其人。

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道者必以淳素爲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絶房室三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於居處不過一床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或少，中前得竟，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既常一食，若

書疏奏上後，武帝大怒，把主書召到殿前，親口授辭責備賀琛説：

朕享有天下四十餘年間，公車傳來的正直言論，每天都有聽覽。每每苦於太繁忙，因而增加困惑。卿頭戴貂飾，身繫組綬，博聞洽識，不宜與卑賤之人一樣，祇看表面，認爲自己能够奏事，可惜朝廷不能接受。

卿説："現在北方邊鄙之地都已内附，這正是發展生産，積累財富，施行教化的好時機，然而百姓仍然不得安居，這是地方長官的過錯。"祇是在大澤中有龍也有蛇，龍與蛇互相混雜，既不能都好，也不致都壞。卿可分别清楚，明確指出是某人。

卿説"應該用節儉來加以引導"，又説"國家的至治必然是以自然樸素爲先"。這話説得很好。孔子説："自己行得正，不發命令，事情也行得通；自身行爲不正，即便三令五申，别人也不會信從。"朕絶房事已三十多年，不與女人同屋而睡也已三十多年，住所不過祇有一張床那麽闊，雕飾的物品不入皇宫，這都是人所共知的。朕生來不飲酒，不喜愛音樂，因而宫内私宴從未曾奏樂。朕三更就起床治事，不論事情多少。事少時上午可以結束；事多時到日斜纔得以進食。忙的時候，經常祇吃一頓，或白天或黑

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腰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説。爲誰爲之？救物故也。書云，"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虚言耳。

夜，没有定時，最困苦之日，有時候則吃兩頓。從前腰超過十圍，現在瘦削了，祇有二尺多了，以前的腰帶還在，這并不是朕妄説。這是爲誰呢？爲了拯救芸芸衆生。《書》説："手足都有纔成人，有良臣纔能成爲聖明的君主。"假使朕有得力的輔佐之臣，可以成爲中等君主，現在却不免居九品之下。"不發命令，人們也跟着走"，這不過是虚妄的話。

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今不許外人呈事，於義可否？以噎廢飡，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奸，獨任成亂"。何者是宜，具以奏聞。

卿又説："百官没有不奏事的，競相謀求升官。"如今不允許别人奏事，不合情理吧？這是所謂的因噎廢食。如果不允許别人奏事，那到底由誰來承擔奏事這個任務？把奏事的事專門委交給某一人，這怎麽行呢？所以古人説："專門聽一人的，會産生奸邪，單獨信任一人會出現禍亂。"哪一種説法正確，卿可詳論奏上。

琛奉敕但謝過而已，不敢有所指斥。

賀琛接旨後，祇是謝過而已，再不敢有所指斥了。

太清二年，爲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陷城，琛被創未死，賊求得之，輿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輿送莊嚴寺療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賊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都，以爲金紫光禄大夫。卒。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注凡百餘篇。子翊，位巴山太守。

太清二年，任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攻陷這座城，賀琛受傷未死，賊找到了他，用車子把他送到建康城下，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説他們開城門放賊兵入城。王克等責備他，他涕泣俱下而作罷。賊又用車送他到莊嚴寺治療。第二年，臺城没有守住，賀琛逃歸鄉里。這年，賊進犯會稽，又抓住了賀琛，把他送出會稽，任官金紫光禄大夫。去世。賀琛所撰的《三禮講疏》、《五經滯義》以及有關儀注共一百多篇。子名翊，任巴山太守。

司馬褧

司馬褧字元表，河内温人也。曾祖純之，晋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位國子博士。

司馬褧字元表，河内温人。曾祖名純之，晋大司農高密敬王。祖名讓之，員外常侍。父司馬燮，擅長《三禮》，在齊作官，任國子博士。

褧少傳家業，强力專精，手不釋卷。沛國劉瓛爲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與樂安任昉善，昉亦推重之。梁天監初，詔通儒定五禮，有舉褧修嘉禮，除尚書祠部郎。時創定

司馬褧很小就承傳家學，刻苦攻讀，專心致志，手不離卷。沛國劉瓛是儒林宗師，稱贊他的學問，非常賞識。司馬褧和樂安任昉友好，任昉也很推重他。梁天監初年，詔選通儒修訂五禮，有人薦舉司馬褧修嘉禮，拜任尚書祠部郎。

禮樂，褧所建議，多見施行。兼中書通事舍人，每吉凶禮，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者，皆取决焉。累遷御史中丞。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褧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遷晋安王長史，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六卷。

當時創定禮樂時，司馬褧所提出的建議，多被采用。兼中書通事舍人，每遇吉凶禮儀，當時名儒明山賓、賀瑒等有疑惑不能决斷的時候，都請他裁斷。多次升遷任御史中丞。十六年，出任宣毅南康王長史，代理幕府和石頭戍軍機事務。司馬褧雖外放任官，敕命參預文德、武德二殿的長名榜的問訊，不限日子。遷任晋安王長史，去世。晋安王命記室庾肩吾編集他的文章有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六卷。

朱异 朱謙之 朱選之

朱异字彦和，吴郡錢唐人也。祖昭之，以學解稱於鄉。叔父謙之字處光，以義烈知名。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於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産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長不昏娶。齊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之。齊武帝嘉其義，慮相報復，乃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選之，即异父也，又刺殺惲。有司以聞。武帝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吴興沈顗聞而嘆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歡見而異之，以女妻焉。仕齊官至吴平令。

朱异字彦和，吴郡錢唐人。祖名昭之，因通於學問知名鄉里。叔父名謙之字處光，因節義剛烈知名。幾歲時，生母亡故，朱昭之暫且埋葬在田邊，結果被族人朱幼方燒田除草時所焚燒。同母姊秘密告訴了他，朱謙之當時雖然很小，却非常哀傷，好像服喪時那樣。長大後，不娶妻室。齊永明中，親手殺了朱幼方，然後赴獄自縛。縣令申靈勗上表朝廷，齊武帝表彰他的節義，擔心他會受到報復，於是派遣朱謙之隨曹武西去。將出發時，朱幼方子朱惲等候在津陽門邊把朱謙之殺了。朱謙之兄選之，就是朱异的父親，又刺殺了朱惲。有關部門奏聞皇帝。武帝説："這都是義事，不可問罪。"全部赦免了他們。吴興沈顗聽説後贊嘆道："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的節操，都集中在這個家族。"選之字處林，有志向節操，著有《辯相論》。幼時，顧歡見了，覺得奇異，把女兒許給他做妻子。朱選之在齊做官，官至吴平令。

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其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户。"年十餘，好群聚蒱博，頗爲鄉黨所患。及長，乃折節從師。梁初開五館，异服膺於博士明山賓。居貧，以傭書自業，寫畢便誦。遍覽《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出都詣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

朱异幾歲時，外祖顧歡撫摸着他，對朱昭之説："這孩子才能非同一般，會成就卿的門户。"十多歲時，好聚夥賭博，很使鄉人憂慮。長大後却大改舊習，從師求學。梁初，開設五館，朱异對博士明山賓很爲服膺。生活貧困，常以受雇爲人抄書爲職業，抄完就能記誦。遍讀《五經》，尤其通曉《禮》、《易》。閱讀文史，兼通各種雜藝，六博、圍棋、書法、算術，他都擅長。二十歲，到都城拜訪尚書令沈約，沈約當面考他，進而開他玩笑説："卿年齡很小，爲什麼却那麼不廉呢？"朱异大爲猶豫，不解其意，沈約纔説：

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尋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詳議，從之。

“天下所有的文義棋書，卿一下子就全拿走，這可説是不廉吧。”不久，上書建議依中央設廷尉之例在建康相應地設置獄司。敕旨批示交付尚書省詳加研究，結果采納了該建議。

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暗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峰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遇采便發。觀其信行，非唯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武帝召見，使説《孝經》、《周易》義，甚悦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曰：“卿所舉殊得人。”仍召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帝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後除中書郎，時秋日，始拜，有飛蟬正集异武冠上，時咸謂蟬珥之兆。遷太子右衛率。

按以往的規定，年齡必須到二十五歲纔可入仕。這時朱异剛二十一歲，武帝特敕升遷爲揚州議曹從事史。不久，下詔徵求才能卓異的士子，《五經》博士明山賓上表薦舉朱异，説他“年齡雖小，却具備老成的德性。他即使一人自處，也精神振奮，没有散漫之心；身在暗處，也神情端莊，好像賓客在前。他胸懷寬廣，神態威嚴。恰如萬丈金山，難以攀登；千尋玉海，無法窺測。又像新琢的珪璋之玉，衹要略碰一下便有鏗鏘之聲，像剛織的錦綉，稍施色澤即大放光彩。看他的實踐，不但十家之中難找一人，即使派他負重致遠，也一定可達千里。”武帝召見他，命他解説《孝經》、《周易》，很滿意，對左右近臣説：“朱异實在是奇才。”武帝後來見到明山賓時，對他説：“卿推薦的人很合適。”因而召朱异到中書省值事，很快又兼太學博士。這年，武帝自講《孝經》，命朱异爲執讀。遷任尚書儀曹郎，入朝兼中書通事舍人。後拜任中書郎，當時正是秋天，剛拜授，有一隻飛蟬正好停在朱异的武冠上，當時人都説是蟬珥的徵兆。遷任太子右衛率。

普通五年，大舉北侵，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内屬，詔有司議其虚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懼禍，其降必非僞也。”帝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及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遷散騎常侍。

普通五年，梁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派遣使者來請求帶着管轄之地歸附。詔書命令有關官員討論此事的真假。朱异説：“自從朝廷大軍北伐，不斷奪得地盤，俘虜敵人，徐州地界日益縮小，魏人都希望歸罪元法僧，他怕禍難臨頭而投降，一定不會假。”武帝因而派遣朱异回覆元法僧，同時命朱异節制衆軍前往接應。朱异到徐州後，元法僧果真如朱异所意料的那樣遵奉朝命。遷任散騎常侍。

异容貌魁梧，能舉止，雖出自諸生，甚閑軍國故實。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换，朝儀國典，詔誥敕書，并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請斷，填

朱异容貌魁梧，舉止得當，雖然出身諸生，却對軍國故事很嫻熟。周捨死後，朱异代掌機要。軍事的謀略、方鎮官的改换、朝儀國典、詔誥敕書等都由他主管。每當各地的上表、奏疏，本官文件以及提出問題請求處理、請求裁斷批示

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

遷右衛將軍。啓求於儀賢堂奉述武帝《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爲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

大同八年，改加侍中。异博解多藝，圍棋上品，而貪財冒賄，欺罔視聽，以伺候人主意，不肯進賢黜惡。四方餉饋，曾無推拒，故遠近莫不忿疾。起宅東陂，窮乎美麗，晚日來下，酣飲其中。每迫曛黄，慮臺門將闔，乃引其鹵簿自宅至城，使捉城門停留管籥。既而聲勢所驅，薰灼内外，産與羊侃相埒。好飲食，極滋味聲色之娱，子鵝炰鰌不輟於口，雖朝謁，從車中必齎飴餌。而輕傲朝賢，不避貴戚。人或誨之，异曰："我寒士也，遭逢以至今日。諸貴皆恃枯骨見輕，我下之，則爲蔑尤甚。我是以先之。"

自徐勉、周捨卒後，外朝則何敬容，内省則异。敬容質慤無文，以綱維爲己任，异文華敏洽，曲營世譽，二人行異而俱見倖。异在内省十餘年，未嘗被譴。司農卿傅岐嘗謂异曰："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异曰："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干忤天聽。"

太清二年，爲中領軍，舍人如故。初，武帝夢中原盡平，舉朝稱慶，甚悦，以語异曰："吾生平少夢，夢必有實。"异曰："此宇内方一之徵。"及侯景降，敕召群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爲不可許。武帝欲納

等諸多材料堆積在面前，朱异都能斟酌詞句，加以批覆，縱横敏捷，下筆不停，頃刻之間，各事都辦完了。

遷任右衛將軍。請求在儀賢堂講述武帝《老子義》，敕旨許可。到開講時，聽講的朝士及道俗人等達一千多，極一時之盛。這時城西又開士林館招攬邀請學士，朱异與左丞賀琛人各一日交替講述武帝《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朱异在玄圃講《易》。

大同八年，改加侍中。朱异博通多能，圍棋屬於上品，但貪財受賄，欺騙蒙蔽視聽，觀察人主意向，而不肯提拔賢才貶黜壞人。各地送禮，從不推辭拒絶，所以遠近人都怨忿惱恨他。在東陂建宅，窮侈極麗，傍晚回來，就到宅中酣飲。每每因日暮所迫，擔心臺城關門，便要儀仗隊從宅子一直排到城門，把住城門，延宕鎖門時間。不久，他威勢煊赫，熏灼内外。産業與羊侃相當。愛好飲食，享盡了滋味聲色的快樂，子鵝炰鰌之類的美味不停於口，即使是朝拜謁見，跟隨的車中也必然備飴餌之類的零食。輕慢達官，傲視同僚，不避忌貴戚。有人勸誨他，朱异却説："我本來是寒士，遭逢明主而至於今日。那些貴人都依恃枯骨輕視我，我如果再低三下四，他們就更要蔑視了。所以我要先傲視他們。"

自從徐勉、周捨死後，外朝有何敬容，内省則有朱异。何敬容質樸憨厚無文采，但以法度爲己任，朱异則文才富贍敏捷，但曲意阿合，沽名釣譽，二人操行不同而都受寵信。朱异在内省十餘年，未曾被遣出朝。司農卿傅岐曾對朱异説："現在聖上把政事都委交於您，您怎能每事都遵奉主上意旨。近來在外面聽到很有一些非議。"朱异説："衹不過説我没能諫言而已。當今天子聖明，我哪可用我聽到的話來忤犯天聽。"

太清二年，任中領軍，中書通事舍人還是如前。起初，武帝夢見中原都已平定，滿朝慶賀，非常高興，告訴朱异，并且説："我平生很少做夢，每夢都是真的。"朱异答道："這是天下一統的徵兆。"侯景提出歸降朝廷，敕召群臣到朝廷商議，尚書僕射謝舉等認爲不能答應，武帝想采

之，未决，嘗夙興至武德閣口，獨言："我國家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至紛紜，悔無所及。"异探帝微旨，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爲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半，遠歸聖朝；若不容受，恐絕後來之望。"帝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侯敗没，帝憂曰："今勿作晋家事乎？"尋而貞陽自魏遣使述魏相高澄欲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議以和爲允，帝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時侯景鎮壽春，疑懼，累啓請絕和，及致書與异餉金二百兩，又致書於制局監周石珍令具申聞。异納其金而不停北使，景遂反。

納，没有最後决定。一天，武帝一早起來到武德閣門口，自語道："我國家金甌無缺，如此太平，現在受地，哪裏合適？萬一由此招致大亂，那就悔之無及了。"朱异探知武帝内心想法，應聲答道："陛下聖明，統治宇内，上應蒼天，北土黎民，誰不仰慕歸心，祇是没有機會，因而一直未能如願。如今侯景已擁有魏大半土地，遠歸我聖朝，如果不接受，恐怕會斷了人們的後望。"武帝完全相信朱异的説法，又感觸起原來做的夢，所以采納了。後貞陽侯戰敗被俘，武帝憂慮道："現在不要做晋家事吧？"不久，貞陽侯從魏派遣使者回來報告魏丞相高澄想再次講和，敕使有關官員商定。朱异又提議應當講和。武帝聽從了他的意見。這年六月，派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出使北魏傳達和意。這時侯景正鎮守壽春，還存疑惑恐懼，屢次請求與魏絕和，還寫信給朱异，同時送來金二百兩爲禮，又寫信給制局監周石珍，要他們向武帝申述。朱异接受了他的禮金，但却不追停已派出的使者，侯景因而謀反。

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并累有啓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曰："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并不爲聞奏。及賊至板橋，使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至求見於上，上召問之，思玉紿稱反賊，請閒陳事。上將屏左右，舍人高善寶曰："思玉從賊中來，情僞難測，安可使其獨在殿上。"時异侍坐，乃曰："徐思玉豈是刺客邪？何言之僻。"善寶曰："思玉已將臨賀入北，詎可輕信。"言未卒，思玉果出賊啓，异大慚。賊遂以討异及陸驗爲名。及景至城下，又射啓言"朱异等蔑弄朝權，輕作威福，臣爲讒臣所陷，欲加屠戮。陛下誅异等，臣斂轡北歸"。帝問簡文曰："有是乎？"對曰："然。"帝召有司將誅之，簡文曰："賊特以异等爲名耳，今日殺异，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若祆氛既

起初，侯景剛準備謀反時，合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司州刺史羊鴉仁都多次奏啓報告了侯景反迹。朱异認爲侯景寄命梁朝，處境孤立，一定不會謀反，因而對使者説："鄱陽王居然不允許國家有一個客人！"把奏啓都壓下，没有送呈武帝。賊軍打到了板橋時，派前壽州司馬徐思玉先入城求見皇上，皇上召見他，徐思玉欺詐着喊叫反賊，并要求單獨陳事。皇上想屏除左右侍臣，舍人高善寶説："徐思玉從賊軍中來，真僞難辨，怎可讓他單獨在殿内。"當時朱异也正侍坐，他説："徐思玉是刺客不成？爲什麼説得那樣偏激。"高善寶説："徐思玉已和臨賀王入北，怎可輕信。"話未完，徐思玉果然取出賊的文書，朱异大爲慚愧。賊便以討伐朱异和陸驗爲藉口。侯景攻到建康城下，射書城中，説："朱异等玩弄權術，隨意作威作福，臣被讒臣陷害，要加以屠戮。陛下如果誅殺朱异等，臣當收兵北歸。"武帝問簡文帝道："有這樣的事嗎？"簡文帝回答道："是。"武帝召集有關官員，準備殺朱异。簡文帝説："賊不過藉朱异等爲名而已，現在殺了

息，誅之未晚。”帝乃止。

朱异，并不能救急，祇會爲後人譏笑。平定祆賊之後再殺他不遲。”武帝這纔算了。

异之方倖，在朝莫不側目，雖皇太子亦不能平。至是城内咸尤异，簡文爲四言《愍亂詩》曰：“愍彼阪田，嗟斯氛霧。謀之不臧，褰我王度。”又製《圍城賦》，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并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啓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爲誰？”并以指异。又帝登南樓望賊，顧謂异曰：“四郊多壘，誰之罪歟？”异流汗不能對，慚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贈尚書右僕射。舊尚書官不以爲贈，及异卒，武帝悼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啓曰：“异生平所懷，願得執法。”帝因其宿志，特有此贈。

朱异被寵時，朝官無不疾怒，就連皇太子也心中不平。到這時，城内人都責罵朱异。簡文帝作了四言《愍亂詩》，意説：“可憐那山坡上的田地，可嘆它却蒙受這樣的濁霧。計謀不好，使我王也要撩起衣裳過。”又作《圍城賦》，賦的末章意説：“那戴高冠、穿厚鞋、列鼎食、乘肥馬的人，登上了紫霄丹地，排金門進入了玉殿，他以謀略啓導君王，以政刑擅行威福。四郊有了兵事，萬邦因之不安。問豺狼是誰，問虺蜴是誰？”這都是指朱异。另外，武帝登上南樓望着賊兵，回頭問朱异説：“四郊有那麽多的戰壘，這是誰的罪過？”朱异汗顔，無以應對，慚愧憤懣，結果發病而死，終年六十七歲。下詔贈爲尚書右僕射。按以往慣例，尚書官都不用以封贈。朱异死後，武帝憐惜他，在商議贈事的時候，近臣中有與朱异友善的人請求説：“朱异平生宿願，就是做一個執法官。”武帝根據他的宿願，特别給以這一贈號。

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并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玩好，每暇日與賓客游焉。四方饋遺，財貨充積，性吝嗇，未嘗有散施。厨下珍羞恒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别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

朱异執掌權要三十多年，善於阿諛奉承主上意旨，所以特受寵愛信任。自任員外常侍到侍中歷任四官，冠飾都插貂尾，自爲右衛率到領軍歷封四職，外出都帶儀仗，這是近代以來所没有的。朱异和他兒子的住宅從潮溝一直排到青溪，其中築有樓臺池苑，設有游玩的物具，每逢閑暇日都與賓客一起在這裏游樂。各地所送財物堆積滿屋。朱异性情吝嗇，從不分送於人。厨房的美味佳肴經常腐爛，每月都要倒掉十多車，却連自己的兒子和别房親族都不分送。朱异撰有《禮》、《易》講疏以及儀注、文章一百餘篇。

長子肅，位國子博士；次閏，司徒掾。并遇亂卒。

長子名朱肅，官至國子博士。次子朱閏，爲司徒掾。都遇戰亂而死。

顧協

顧協字正禮，吴郡吴人，晋司空和六世孫也。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右光禄大夫張永嘗携内外孫侄游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政欲枕

顧協字正禮，吴郡吴人，晋司空顧和六世孫。年幼喪父，隨母親寄養在外祖家。外從祖右光禄大夫張永曾帶孫子外孫侄在虎丘山游樂，這時顧協還祇有幾歲，張永撫摸着他説：“兒想要玩什麽游戲？”顧協回答：“兒正想枕石漱泉。”

石溆流。"永嘆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内弟率尤推重焉。

張永贊嘆道："顧氏會因這孩子而興旺。"長大後好學，因專心致力而著稱。張姓外家人有很多賢能、通達有見識的，内弟張率尤其推重他。

初爲揚州議曹從事，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嘆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爲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新安令。未至縣遭母憂，刺史始興王厚資遣之，送喪還。於峽江遇風，同旅皆漂溺，唯協一舫觸石得泊焉。咸謂精誠所致。

初任揚州議曹從事，推舉爲秀才。尚書令沈約讀了他的策文後，贊嘆道："江左以來没有過這種手筆。"官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聽到他的名聲以後，召他掌管書記。又任西豐侯蕭正德侍讀。蕭正德任巴西、梓潼太守，顧協任郡下的新安縣令。未到新安，遭母喪，刺史始興王送他厚資，送靈柩回鄉。在峽江上遇上疾風，同行的都漂流溺水，衹有顧協一條船觸在石上而停泊下來。人們都説是他的精誠所致。

張率嘗薦之於帝，問協年，率言三十有五。帝曰："北方高涼，四十强仕，南方卑濕，三十已衰。如協便爲已老，但其事親孝，與友信，亦不可遺於草澤。卿便稱敕唤出。"於是以協爲兼太學博士。累遷湘東王參軍，兼記室。

張率曾向武帝推薦顧協，帝問顧協年齡，張率説他三十五歲。武帝説："北方高寒，四十歲的人都很强壯，可以入仕，南方低濕，三十歲就已顯衰老了。像顧協這樣的年紀就可説已經老了，衹是他對父母盡孝道，交朋友守信用，也不可把他抛棄在草澤之中。卿可稱敕唤他出來。"當時就任命顧協爲兼太學博士。幾次遷任湘東王參軍，兼記室。

普通中，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之，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

普通年間，下詔要求推舉士子，湘東王上表薦舉他，便召拜爲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

大通三年，霆擊大航華表然盡。建康縣馳啓，協以爲非吉祥，未即呈聞。後帝知之，曰："霆之所擊，一本罰惡龍，二彰朕之有過。協掩惡揚善，非曰忠公。"由是見免。後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并如故。

大通三年，大航華表被雷擊中而燒毁。建康縣快騎報告朝廷，顧協認爲不吉祥，没有立即呈主上知道。後來武帝知道了，説："雷擊華表，第一這本是罰惡龍，第二它表明朕有過錯。顧協隱惡揚善，不能算是忠臣。"因此被免官。後仍任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同時繼續擔任鴻臚卿、中書通事舍人。

自爲近臣，便繁幾密，每有述製，敕前示協，時輩榮之。卒官，無衾以斂，爲士子所嗟嘆。武帝悼惜之，爲舉哀。贈散騎常侍，謚曰温子。

自爲近臣以來，多參與機密，皇上每有記述、著作，總要給顧協看，當時以爲榮耀。死於官位，没有衣衾裝殮，讓士子們嗟嘆不已。武帝憐惜他，爲他舉哀。贈散騎常侍，謚號温子。

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

顧協從小就清廉耿介，有志向節操，原任廷尉正時，冬天衹穿單薄衣服，寺卿蔡法度想脱短襖給他，怕他清廉嚴正，不敢開口，他對人説：

"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絶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昏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年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

"我願把身上的短襖脱給顧郎，顧郎衣食很困難。"終於不敢送。顧協後任舍人，同官都肥了腰包，顧協在省中十六年，器用、服飾和飲食却與往常無異。有個門生剛來顧協手下，知道他很廉潔，不敢送重禮，衹送了二千錢，顧協發怒，杖之二十，從此手下人都不敢饋贈禮物給他。自守了母喪以後，終身衹穿布衣衹吃蔬菜。年少時正準備與舅親生女訂親，未成婚而顧協母親亡故，喪服除去後，没有再娶。到他六十餘歲時，這個女子還没有嫁别人，顧協佩服她的義舉，迎她爲妻室。晚年雖然結合，終究没有後嗣。

協博極群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文集十卷，并行於世。

顧協博覽群書，對文字和禽獸草木等研究極精深，撰有《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還有文集十卷，都流傳於世。

徐摛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一字士績。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梁天監初位員外散騎常侍。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又字士績。祖名憑道，宋海陵太守。父名超之，梁天監初年官至員外散騎常侍。

摛幼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晉安王綱出戍石頭，武帝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游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帝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貌。"乃以摛爲侍讀。大通初，王總戎北侵，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

徐摛自幼好學，長大後，遍讀經史，作文喜歡講求新奇變異，不拘泥傳統體式。晉安王蕭綱出戍石頭，武帝對周捨説："爲我找一個文才學問都好的，同時還有操行的人，要令他和晉安王交往和相處。"周捨説："臣表弟徐摛，長得瘦小，體質很弱，好像承擔不起衣服似的，他却符合這要求。"武帝説："如果他有王仲宣那樣的才能，就可以不挑剔外貌。"因而任命徐摛爲侍讀。大通初年，晉安王總領北伐戰事，以徐摛爲寧蠻府長史，參與協助軍政，各種命令和有關軍事文書多出自徐摛手筆。晉安王入朝爲皇太子，徐摛轉任太子家令，兼管文書，不久兼任領直。

摛文體既别，春坊盡學之，"宫體"之號，自斯而始。帝聞之怒，召摛將加誚責，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乃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記，末論釋教。摛商較從横，應答如響，帝甚加嘆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悦，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宫，漸來見逼，我須早爲之所。"遂承閒

徐摛文體特别，春坊人等都摹仿他，"宫體"這名稱，就這樣開始。武帝知道後，大怒，召徐摛要加以斥責，到見面時，徐摛應對清晰而敏捷，道理和言詞都很可取，武帝怒意漸消。便問他《五經》大義，接着再問歷代史事以及百家雜記，最後談到釋教。徐摛對比分析，議論縱横開合，對答快捷，猶如響之隨聲。武帝大爲稱奇，更爲親近寵信，日甚一日。領軍朱异不高興，對親近説："徐叟出入兩宫，地位逐漸逼近，我必

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自養。"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經爲之，卿爲我臨此郡。"中大通三年，遂出爲新安太守。爲政清静，教人禮義，勸課農桑，期月風俗便改。秩滿，爲中庶子。

須儘早爲他安排個地方。"於是趁便對武帝説："徐摛年事已高，又性愛泉石，他希望得到一郡以養活自己。"武帝以爲徐摛真的這樣想，於是召他來，對他説："新安山水很好，任昉等都在那兒生活過，卿替我治理此郡。"中大通三年，即出任新安太守。治政清静無爲，用禮義教育人民，勸勉百姓勤於農桑，一個月的時間，郡内風俗大改。任滿後，爲中庶子。

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簡文妃侄女。晋、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戊寅即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觀"。簡文問摛，摛議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舅延外客，姑率内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者。夫人乃妃侄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略。"簡文從其議。除太子左衛率。

當時臨城公納簡文帝妃侄女王氏爲夫人。晋、宋以來，結婚三天後，媳婦拜見公婆時，有很多賓客在旁邊觀看，引《春秋》的話説："丁丑日，夫人姜氏到。戊寅日，公讓同姓大夫的夫人相見，進見時用玉帛作爲禮物。"戊寅就是丁丑的第二天。所以禮官據此都説"應該依舊例使人觀看。"簡文帝問徐摛，徐摛説："《儀禮》上稱'天剛亮的時候新婦參見公婆，向公婆行禮。'《雜記》又説'新婦見公婆時，兄弟姊妹都站在堂下。'正是説媳婦是外姓人，互相還不熟悉，因而公公請外客，婆婆則率領内賓在堂下擺出儀式，作爲盛禮。近代有很多媳婦和公婆本來就是親戚，不需要他人來看。夫人是殿下妃侄女，有别於其他的婚姻，覿見的禮儀，私下以爲可以略去。"簡文帝聽從了他的建議。除授太子左衛率。

及侯景攻陷臺城，時簡文居永福省。賊衆奔入，侍衛走散，莫有存者。摛獨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簡文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簡文被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長子陵，最知名。

侯景攻下臺城時，簡文帝正在永福省。賊軍衝入，侍衛全部逃散，未留一人。獨有徐摛一人侍立近旁，没有動摇，他從容地對侯景説："侯公應當以禮相見，怎麽可以這樣。"當下就折去賊的凶威，侯景於是下拜。從此常常忌憚徐摛。簡文帝繼位後，授爲左衛將軍，堅决推辭，不肯拜受。簡文帝被禁閉，徐摛不能朝謁，結果因上不來氣發病身亡，終年七十八歲。贈爲侍中、太子詹事，謚號叫貞子。長子徐陵，最爲知名。

徐陵

陵字孝穆。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沙門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寺慧雲法師每嗟陵早就，謂之顔回。八歲屬文，十三通《莊》、《老》義。及

徐陵字孝穆。母親臧氏曾夢見五色雲彩變化成鳳，栖集在她左肩上，很快就生下了徐陵。幾歲的時候，家人携他去看望和尚釋寶誌，寶誌摸着他的頭頂説："這是天上的石麒麟。"光宅寺的慧雲法師每每稱嘆徐陵的早熟，説他是顔回。八歲能作文章，十三歲就通曉《莊》《老》大義。

長，博涉史籍，從横有口辯。父摛爲晋安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王立爲皇太子，東宫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污，因坐免。久之，爲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宫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己所製《莊子義》。

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齊文襄爲相，以收失言，囚之累日。

及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内，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彦，不報。及魏平江陵，齊送貞陽侯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明往復致書，皆陵辭也。及明入，僧辯得陵大喜，以爲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其年陳武帝誅僧辯，仍進討韋載，而任約、徐嗣徽乘虚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往赴約。約平，武帝釋陵不問，以爲尚書左丞。

紹泰二年，又使齊。還除給事黄門侍郎，秘書監。陳受禪，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爲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爲司空，以帝弟之尊，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假王威風，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陵乃奏彈之。文帝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爲斂

長大後，博覽史籍，辯才無礙。父親徐摛任晋安王諮議時，晋安王又延引他參預寧蠻府軍事。晋安王立爲皇太子，在東宫設置學士，徐陵充任學士，不久遷任爲尚書度支郎。外放任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原先與徐陵不和，他根據傳聞彈劾徐陵在縣裏貪污，因而坐罪免官。過了很久，任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帝做太子時撰《長春殿義記》，要徐陵作序，又令他在少傅府記述、整理自己所撰寫的《莊子義》。

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出使魏，魏人給他安排住宿，在那兒設宴款待他。這天天氣很熱，魏主客魏收譏嘲徐陵説："今天天氣很熱，應是徐常侍帶來的吧。"徐陵當即回答説："從前王肅到這裏，開始爲魏制定禮儀；現在我到此訪問，使您再知寒暑。"魏收大爲慚愧。齊文襄爲丞相，因魏收失言，拘囚他多日。

侯景前來進犯時，徐陵父徐摛原先在被包圍的城内，徐陵没有得到家信，便吃蔬菜穿布衣，好像居喪那樣。這時，齊接受魏的禪讓，梁元帝在江陵承制後，又與齊通使。徐陵屢次請求回朝廷覆命，齊却始終拘押着他，不讓他走。於是徐陵寫信給僕射楊遵彦，没有得到回信。魏平定江陵，齊送貞陽侯蕭淵明回去繼承梁朝統緒，因而派徐陵隨行南返。太尉王僧辯起初拒絶接納他們入境，蕭淵明往返幾次寫信給王僧辯，都是由徐陵執筆。蕭淵明到建康後，王僧辯得到徐陵，大爲高興，任尚書吏部郎，兼掌詔誥的起草。這年，陳武帝殺了王僧辯，然後進討韋載。這時任約、徐嗣徽乘虚襲擊石頭，徐陵感激王僧辯的舊恩，前往投奔任約。任約被平定後，武帝放了徐陵，没有加以問罪，反而任爲尚書左丞。

紹泰二年，又出使齊。回朝後拜任給事黄門侍郎，秘書監。陳接受禪讓後，加散騎常侍。天嘉四年，任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任散騎常侍，御史中丞。這時安成王陳頊爲司空，他以皇帝弟弟的尊貴地位，權傾朝野。直兵鮑僧叡藉着安成王的威風，把訴訟文告按壓不奏，朝廷大臣没有人敢説話。徐陵聽説後却彈劾了他。文帝見徐陵穿着官服，神情嚴肅，好像不可侵犯，因

容正坐。陵進讀奏狀，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文帝，流汗失色，陵遣殿中郎引王下殿。自是朝廷肅然。

而也斂容端坐。徐陵上前讀奏狀，這時安成王正在殿上侍立，仰視着文帝，汗顔失色，徐陵派殿中郎請安成王下殿。從此朝廷肅然。

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核名實。時有冒進求官，馳兢不已者，乃爲書宣示之，曰："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尚無條序。府庫空虚，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黄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在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逾本分，猶言大屈，未諭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爲卿相，此不逾其本分耶？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既忝衡流，諸賢深明鄙意。"自是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

改任吏部尚書，領大著作。徐陵因爲從梁朝末年以來，選人授官多有失當，因而重訂法度，考核名實。當時有越分求官，并且爲此不斷與人争鬥的，徐陵寫信告訴他們，説："永定時期，聖朝剛剛建立，戰事還没有停息，事情都還没有條理。朝廷府庫空虚，賞賜財物還很缺乏，白銀難得，黄札却容易找。因而暫時用官階代替錢絹，目的在於撫慰，没有計算多少。致使員外常侍，在路上比肩接踵，諮議參軍，街市上不計其數，這怎會爲朝廷法度所允許呢。現在士大夫正當年富力强，怎麽還可像從前那樣希望越分求官？這是不合理的願望。我見到的諸君，有很多已超越本分，還説是大受委屈，别人不解他高遠的志向。如果要問梁領軍朱异也做卿相，這不是超越本分嗎？這是天子親自提拔的，與選舉録用無關。梁武帝説：'世間人都説某某受到青睞，我却偏偏對范悌不加青睞。'宋文帝也説：'人哪會没有命運，每有好的官位缺了，總要想起羊玄保。'這都是顯要或清閑的官位，不需通過選舉。我既忝任選官，諸位賢人要深明鄙人的意願。"從此衆人都服他。當時的議論都把他比作毛玠。

及宣帝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宣帝即位，封建昌縣侯。太建中，爲尚書左僕射，抗表推周弘正、王勱等。帝召入内殿，曰："卿何爲固辭而舉人乎？"陵曰："弘正舊蕃長史，王勱太平中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乃奉詔。

宣帝入宫輔政，謀劃貶黜異己，延引徐陵參預謀議。宣帝即位後，封爲建昌縣侯。太建年間，任尚書左僕射，上表拒任并推舉周弘正、王勱等人擔任。宣帝召他入内殿，問："卿爲什麽自己堅决推辭，却推舉别人呢？"徐陵説："周弘正從前是陛下藩府長史，王勱在太平年間是武帝相府長史，張種是皇上家鄉的賢能戚屬，如果要選拔賢能的舊僚，臣自然應該在後面。"堅决推辭了幾天，纔奉詔接受任命。

及朝議北侵，宣帝命舉元帥，衆議在淳于量。陵獨曰："不然。吴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無過者。"於是争論數日不能决，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忌即良副

朝廷商議北伐時，宣帝命他舉薦元帥，衆人都認爲會是淳于量。徐陵却獨獨説："不對。吴明徹家在淮左，熟悉那一帶的風俗，論將略論人才，當今都没有誰超過他。"當時争論了幾天都没有作出决定，都官尚書裴忌説："臣同意徐僕射的意見。"徐陵又應聲説："不僅吴明徹是良

也。”是日詔明徹爲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剋淮南數十州地。宣帝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

七年，領國子祭酒，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十三年，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以年老累表求致事，宣帝亦優禮之，詔將作爲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詔贈特進。初，後主爲文示陵，云他人所作。陵嗤之曰：“都不成辭句。”後主銜之，至是謚曰章僞侯。

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俸祿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户送米至水次，親戚有貧匱者，皆召令取焉，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絶。府僚怪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

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釋解。後主在東宫，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坐莫能與抗。目有青精，時人以爲聰慧之相也。自陳創業，文檄軍書及受禪詔策，皆陵所製，爲一代文宗。亦不以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接引無倦。文、宣之時，國家有大手筆，必命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傳于周、齊，家有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陵有四子：儉、份、儀、僔。

徐儉

儉一名衆，幼而修立，勤學有志

將，裴忌也是很好的副手。”當天詔命吴明徹爲大都督，命裴忌監軍事，結果攻下了淮南數十州的地方。宣帝在設酒慶功時，舉杯給徐陵勸酒，説：“獎賞你的知人善任。”

七年，領國子祭酒，因公事而免去侍中、僕射。不久，加侍中，賜給扶。十三年，任中書監，領太子詹事。因年老屢次上表請求退休，宣帝對他也很優待禮讓，下詔命將作給他建造大齋，讓徐陵在齋第中攝理政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至德元年去世，終年七十七。下詔贈號特進。起初，後主作了文章拿給徐陵看，説是别人寫的。徐陵嗤笑道：“簡直不成文句。”後主記恨在心，因而死後謚爲章僞侯。

徐陵才識高，器量大，儀容舉止頗爲得體，性情又清廉簡約，不謀産業，俸祿和親族共享。太建年間，食邑建昌，邑内各户把米送到水邊，徐陵召貧乏的親戚來取，幾天之間就取完了。徐陵自己家裏很快也缺糧了。府僚感到奇怪，問他什麼原故，徐陵説：“我有駕車的牛和衣裳可賣，他們家有可賣的東西嗎?”他就是這樣周濟别人的。

徐陵很小就崇信佛教，佛教經論他多能解釋。後主做太子時，命令徐陵講解《大品經》，有學問的名僧，從遠方雲集而至，在講席上互相磋商、互相研討、互相較量，結果四座上没有誰能與他抗衡。徐陵眼睛有青瞳，當時人認爲這是聰慧之相。自從陳創業以來，文檄、軍書和受禪的詔策，都出自徐陵手筆，他是文壇一代宗師。但他不以此驕人，未曾詆毁過同行作家。他對後進接納引薦不知疲倦。文帝、宣帝時期，國家有什麼重要文件都要命令他草擬。他的文章突破了傳統體式，剪裁布局精巧細密，新意頗多。每寫出一文，愛好的人就已傳寫成誦了，因而流傳到周、齊境内，每家都有他的集本。後遇亂亡，文大多散佚，存留的有三十卷。徐陵有四子，徐儉、徐份、徐儀、徐僔。

徐儉一名徐衆，自幼注意修養，能够自立，

操。汝南周弘直重其爲人，妻之以女。梁元帝召爲尚書金部郎中。常侍宴賦詩，元帝嘆賞之，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魏平江陵，還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宣帝令儉持節喻旨。紇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吕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紇默然不答。懼儉沮衆，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紇嘗出見儉，儉謂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遣儉。從間道馳還。宣帝乃命章昭達討紇，以儉監昭達軍。紇平，爲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立，累遷尋陽内史，爲政嚴明，盗賊静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爲儉所劾，後主深委任焉。禎明二年卒。

勤奮學習，有志向，有節操。汝南周弘直推重他的爲人，把女兒嫁給了他。梁元帝召他任尚書金部郎中。經常侍宴賦詩，元帝頗爲欣賞，說："徐氏的兒子，又有文采。"魏攻陷江陵後，回建鄴，累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年，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謀反，宣帝命令徐儉帶着符節去宣旨。歐陽紇見徐儉時，陳列盛大的儀仗衛隊，言辭也很不恭敬。徐儉說："吕嘉的事，實在很遠了，將軍偏偏没見到周迪、陳寶應嗎?"歐陽紇默而不答。歐陽紇怕徐儉在衆人面前說壞話，不允許他進城，把他安置在孤園寺。歐陽紇出城見徐儉時，徐儉說："將軍已經舉事了，徐儉必須回去報告天子。徐儉的性命掌握在將軍手裏，將軍的成敗并不能由徐儉决定。希望不要把徐儉留下。"所以歐陽紇把他遣送走了。徐儉從小道快馬趕回。宣帝即命章昭達討伐歐陽紇，命徐儉監章昭達軍。歐陽紇叛亂被平定後，任兼中書通事舍人。後主即位，幾次遷任後爲尋陽内史，爲政嚴明，盗賊安静寧息。遷任散騎常侍，襲爵建昌侯。入朝任御史中丞。徐儉爲官公正，不阿附權貴，尚書令江總名重一時，結果也被徐儉彈劾，所以後主非常信任重用他。禎明二年去世。

徐份

份少有父風。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爲海鹽令，有政績。入爲太子洗馬。性孝弟，陵嘗疾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日夜不息，如是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先陵卒。

徐份從小就展現出父親的風采。九歲作《夢賦》，徐陵看後，對親近的人說："我幼小時寫的文章也超不過這篇。"任海鹽令，有政績。入朝任太子洗馬。性存孝悌，徐陵有一次病重，徐份燒香哭泣，跪着誦讀《孝經》，日夜不停，經過三天，徐陵的病突然好了，親戚都說是徐份孝心感應的結果。徐份早於徐陵去世。

徐儀

儀少聰警，仕陳位尚書殿中郎。陳亡，隱于錢唐之赭山。隋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佐郎。大業四年卒。

徐儀從小聰慧警悟，在陳作官，任尚書殿中郎。陳亡後，在錢唐赭山隱居。隋煬帝召他爲學士，不久拜任著作佐郎。大業四年死。

徐孝克

陵弟孝克，有口辯，能談玄理。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

徐陵弟孝克，有辯才，善談玄理。天性至孝，遭父喪，悲傷得好像不堪勝任服喪。侍奉生母陳氏，極盡贍養的道義。梁末，侯景作亂，徐孝克供養母親，連粥都供應不上。他的妻子是東

臧氏，領軍將軍盾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如何？"臧氏弗許之。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氏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遺母。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絶。後景行戰死，臧氏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既得脱，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

後東游，居錢唐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尋去職。太建四年，徵爲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宣帝甚嘉其操行。

後爲國子祭酒。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啖，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帝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自是伺之，見孝克取珍果納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尋訪，方知其以遺母。斌以啓，宣帝嗟嘆良久，乃敕自今宴享，孝克前饌，并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

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携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内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即都官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夜昏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

莞人臧氏，即領軍將軍臧盾的女兒，很有姿色。徐孝克對她説："現在如此饑荒，供養老人的食物都缺乏。想把卿嫁給富人，希望我們彼此都能活下去，卿以爲如何？"臧氏没有同意。當時有一個叫孔景行的人，是侯景手下一將，放任左右侍臣來逼迫着要迎娶她，臧氏哭泣着離開了徐家，得到的穀和帛徐孝克都給了母親。徐孝克自己又削髮爲僧，改名法整，同時乞討一些食物來補充供給。臧氏也深念舊恩，屢次私下送糧食來，所以没有斷糧。後來孔景行戰死，臧氏在路上等待徐孝克，等了幾天纔見到，她對徐孝克説："往日的事情，并不是我背叛。如今既然得以脱身，應當回去供養夫君和婆母。"徐孝克沉默，没有回答。因而還俗，再做夫妻。

後來東游，住在錢唐的佳義里，和一批僧人一道研討佛典，因而精通了《三論》。每天兩個時間講座，早上講佛經，晚上講《禮》傳，受業的道俗人等有數百人。天嘉年間，任剡縣令，因爲做官不是他的愛好，所以不久離職。太建四年，徵召入朝任秘書丞，没有上任。他長期吃齋，遵行菩薩戒，晝夜講讀《法華經》。宣帝非常稱贊他的操行。

後任國子祭酒。徐孝克每次侍宴，都不吃什麼東西，到了散席時，却發現他面前的食物減少了。皇帝悄悄地記下這事，向中書舍人管斌詢問，管斌從此注意觀察，發現徐孝克把珍貴果品放進紳帶内。管斌當時不理解他的用意，後來尋訪，纔知道他把這些食物交給母親。管斌把情況報告了宣帝，宣帝嗟嘆許久，即敕命自今以後宴享時候，把徐孝克面前的食品都讓他帶回去送給母親。當時的議論稱贊他。

至德年間，皇太子舉行入學釋奠禮，百官在下面奉陪。徐孝克開《孝經》題，後主詔命皇太子向着北面敬禮。禎明元年，入朝任都官尚書。自晉代以來，尚書省的官員都携家屬住在省中。尚書省在臺城内的下舍門中，有一條閣道東西跨過大路，通到朝堂。其中第一就是都官省公署，西靠閣道，因年代久遠，常有鬼怪。每每在夜裏無故出現聲響和亮光。有時看見穿着衣服戴着帽

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没；或門閤自然開閉。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即居之，經兩載，袄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

孝克性清素，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敕以石頭津税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盡。

二年，爲散騎常侍，侍東宫。陳亡，隨例入長安。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後，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焉。

開皇十二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宫，講《禮》傳。

十九年，以疾卒，年七十三。臨終政坐念佛，室内有非常香氣，鄰里皆驚異之。子萬載，位太子洗馬。

子的人從井裏出來，一下子就不見了；又有時門扇自然開關。住這裏的人多死在這裏，尚書周確就死在這裏的公署。徐孝克接替周確，也便住在這兒，經過兩年，袄變没有出現，當時人都認爲是他的正直所致。

徐孝克性情清約樸素，喜歡施恩惠，所以總不免受飢受寒。後主敕命把石頭津的税收供給他，徐孝克完全用以設齋寫佛經，隨即用完。

二年，任散騎常侍，侍皇太子。陳亡，照例入長安。家徒四壁，生母病了，想要粳米做粥，却不能經常保證。母親亡故後，徐孝克就常吃麥食，有人給他送來粳米，徐孝克對着它悲傷哭泣，終生不再吃粳米。

開皇十二年，長安發生大規模的流行病。隋文帝聽到他的名聲和操行，召他來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不久授任國子博士。後侍皇太子，講《禮》書。

十九年，因病去世，終年七十三歲。臨終時正坐着念佛，室内有很特别的香氣，鄰里都感到驚異。子名萬載，官至太子洗馬。

鮑泉　鮑幾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幾字景玄，家貧，以母老詣吏部尚書王亮干禄，亮一見嗟賞，舉爲春陵令。後爲明山賓所薦，爲太常丞。以外兄傅昭爲太常，依制緦服不得相臨，改爲尚書郎，終於湘東王諮議參軍。

泉美鬚髯，善舉止，身長八尺，性甚警悟。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爲國常侍，早見擢任，謂曰："我文之外無出卿者。"後爲通直侍郎。常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傘蓋服玩甚精。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貴，遣訪之，泉從者答曰"鮑通直"。承怪焉，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爲笑謔。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父鮑幾字景玄，因爲家庭貧困，母親年老，到吏部尚書王亮家裏求官，王亮一見他就贊賞，薦舉他爲春陵令。後由明山賓推薦任太常丞。因外兄傅昭任太常，按規定遠族親戚不能互相統轄，所以改任尚書郎，位終湘東王諮議參軍。

鮑泉鬚髯美，舉止得體，身高八尺，機警有悟性。廣泛閲讀史傳，同時長於文筆。小時事奉元帝，任幕府常侍，很早就被提升。元帝對他説："我除了文，没有什麽超過卿。"後任通直侍郎。常帶着幾十個隨從，乘着帷幔很高的車，傘蓋以及服用、玩具都很精緻。路上遇到國子祭酒王承，王承懷疑他不是舊貴族，派人來問是誰，鮑泉的隨從回答説是"鮑通直"。王承感到奇怪，又想侮辱他，派人靠近鮑泉的車，説道："鮑通直又是什麽人，可以這樣！"因而都城的少年便以此爲口實，見到追求奢華的人，就互相戲笑着説："鮑通直又是什麽人，可以這樣！"以此爲

笑謔的材料。

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方等之敗，元帝大怒，泉與王僧辯討之。僧辯曰："計將安出?"泉曰："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君言文士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非精兵一萬不可以往。竟陵甲卒不久當至，猶可重申。欲與卿入言之。"泉許諾，及僧辯如向言，泉默然不繼。元帝大怒，於是械繫僧辯，時人比泉爲酈寄。

元帝承制，鮑泉幾次遷官直到信州刺史。蕭方等失敗，元帝大怒，派鮑泉和王僧辯去討伐。王僧辯說："怎麽用計呢?"鮑泉說："事情就像用沸水澆在雪上那樣立即就可融化，還有什麽考慮的。"王僧辯說："您的話是老生常談，河東王從小就有用兵的才能，没有一萬精兵就不可去。竟陵的兵士不久就會到，還須再延緩些時日，想和卿入殿去説。"鮑泉許諾，但到王僧辯把這一意思提出之後，鮑泉却默不作聲，不接着話頭説下去。元帝大怒，因而給王僧辯帶上枷鎖，投入獄中。當時人把鮑泉比作漢代賣友的酈寄。

泉既專征長沙，久而不剋。元帝乃數泉二十罪，爲書責之曰："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猬毛，徒勞繞喙。"乃從獄中起王僧辯代泉爲都督，使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往。及至長沙，遣通泉曰："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矣。"乃拂席坐而待之。僧辯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命重歡出令示泉，鎖之床下。泉顔色自若，了無懼容，曰："稽緩王師，罪乃甘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憒憒耳。"僧辯色甚不平，泉乃啓陳淹遲之罪。元帝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東逼邵陵王於郢州。

鮑泉獨自率軍征討長沙，經久未克。元帝即列舉鮑泉的二十條罪狀，寫信責備他，說："容貌好像裝飾在帽子上的玉一般的漂亮，但却讓人懷疑是木偶；鬍髯好像刺猬的毛一樣的稠密，却徒然勞動口喙。"於是從獄中起用王僧辯接替鮑泉任都督，命舍人羅重歡帶領齋仗三百人和王僧辯一道去。到長沙時，派人通知鮑泉說："羅舍人受命送王竟陵來了。"鮑泉愕然，回頭看看左右，説："有王竟陵幫助我謀劃，平定賊就不算一回事了。"即拂席而坐，等候他們。王僧辯到，背對着鮑泉坐下，説："鮑郎，卿有罪，朝廷有旨要我鎖押卿，卿不要希望我念故舊之情。"令羅重歡拿出詔令給鮑泉看，就在座床上鎖押了他。鮑泉面不改色，毫無懼容，説："拖延王師這個罪責我甘心承當，衹是恐怕後人再想念我鮑泉的糊塗。"王僧辯氣色很不平。鮑泉便上奏陳述了自己拖延戰事的罪責。元帝不久又恢復了鮑泉的職位，命令他和王僧辯等一道向東進逼郢州攻打邵陵王。

郢州平，元帝以世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州府事。方諸見泉和弱，每有諮陳未嘗用，使泉伏床騎背爲馬，書其衣作其姓名，由是州府盡相欺。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蒱酒自樂，云"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命闔門。城陷，賊執方諸及泉

郢州平定後，元帝任命世子蕭方諸爲刺史，鮑泉爲長史，行信州和蕭方諸幕府事。蕭方諸見鮑泉温和柔弱，所以他提出的意見總是不得采用，還要鮑泉俯伏在床上做馬騎，又在鮑泉衣服上寫上姓名，從此州府人都欺侮他。侯景秘密派遣將帥宋子仙、任約襲擊郢州。蕭方諸和鮑泉不顧慮軍政，衹是賭博飲酒爲樂，說："賊怎麽來得了"。不久，告急的人很多了，纔下令關閉城

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沉其尸於黄鶴磯。初，泉夢著朱衣行水上，及死，舉身帶血而沉于江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三十卷行於世。

門。郢州城淪陷，敵人把蕭方諸和鮑泉送到侯景那兒。後來侯景在巴陵攻打王僧辯失利，敗還，即在江夏殺了鮑泉，把他的尸體沉入黄鶴磯水中。鮑泉原先曾做夢穿着朱衣在水上走，死時，渾身帶血沉入水中，應驗了他原先的夢。鮑泉通曉《儀禮》，所撰《新儀》三十卷流傳於世。

鮑行卿　鮑客卿　鮑正

時又有鮑行卿以博學大才稱，位後軍臨川王録事，兼中書舍人，遷步兵校尉。上《玉璧銘》，武帝發詔褒賞。好韵語，及拜步兵，面謝帝曰："作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例皆如此。有集二十卷。撰《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

當時又有一個鮑行卿因博學、有大才而著稱，官任後軍臨川王録事，兼中書舍人，遷任步兵校尉。上《玉璧銘》，武帝下詔褒揚獎勵。他喜歡編押韵的順口溜，拜受步兵校尉時，面謝皇帝説："做舍人，不免貧。得五校，實大校。"這樣的事例很多。他有集子二十卷。又撰有《皇室儀》十三卷、《乘輿龍飛記》二卷。

弟客卿位南康太守。客卿三子，檢、正、至，并才藝知名，俱爲湘東王五佐。正好交游，無日不適人，人爲之語曰："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正不爲湘東王所知，獻書告退。王恨之。及建鄴城陷，正爲尚書外兵郎，病不能起。景雜於死尸焚之。王聞之曰："忠非紀信，利非象齒，焚如棄如，於是乎得。"君子以此知湘東王不仁。檢爲湘東鎮西府中記室，使蜀，不屈於武陵王，見害。

鮑行卿弟客卿官居南康太守。鮑客卿有三子，名檢、正、至，都以多才多藝知名，他們一起成爲"湘東王五佐"。鮑正好交游，没有一天不到别人那兒，人們給他編了這樣的話："無處不逢烏噪，無處不逢鮑佐。"鮑正未被湘東王所知遇重用，因而寫信告退。湘東王記恨在心。建鄴淪陷時，鮑正任尚書外兵郎，患病，不能起身。侯景把他夾雜在死尸堆中焚燒。湘東王聽説後説："忠不及紀信，用比不上象牙，抛掉焚掉，也就正合適。"君子從此可以看出湘東王的不仁。鮑檢任湘東王鎮西府中記室，出使蜀中，没有屈從於武陵王，因而被害。

論曰：夏侯勝云，"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於賀瑒、賀琛、朱异、司馬褧其得之矣。而异遂徼寵倖，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時，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亦既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夫太清之亂，固其宜矣。顧協清介，足以追踪古人，徐摛貞正，仁者信乎有勇。孝穆聰明特達，締構興王，獻替謀猷，亮直斯在。泉本文房

論曰：夏侯勝説"士人怕的是不通經學，經學通曉，取官階就好像在地上拾芥草一樣"，這話放在賀瑒、賀琛、朱异、司馬褧身上都合適。但朱异却徼寵求幸，他當權理事時，不能用正道輔佐君王，却要苟合取容。引寇入境，使國家敗亡，這是朱异引起的。禍難已經明顯時，他還不知曉自己的罪責，死了之後，贈號仍然特受恩寵，不僅未加責罰，反而濫施賞賜，太清年間的動亂，也是原本一定要發生的吧。顧協清廉耿介，足以追踪古人。徐摛正直忠貞，可見仁者確實有勇。徐孝穆聰明至極，締造了中興王業，諍

之士，每處荷戈之任，非材之責，勝任不亦難乎。

言進諫，出謀劃策，都表現了他的忠誠。鮑泉本是文人，却每每擔當干戈重任，這是不適合他才能的，要他勝任不是很難嗎？

南史卷六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王神念（子）僧辯　羊侃（子）球鵾　羊鴉仁

王神念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位潁川太守，與子僧辯據郡歸梁，封南城縣侯。歷安成、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政績。後爲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祆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毁撤，風俗遂改。後徵爲右衛將軍，卒於官，謚曰壯。及元帝初，追贈侍中、中書令，改謚忠公。

神念少善騎射，及老不衰。嘗於武帝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馭馬往來，冠絶群伍。

王神念，太原祁人。少好儒學，尤其通曉佛典。出仕於魏，任潁川太守，與兒子僧辯一道率郡歸順梁朝，被封南城縣侯。歷任安成、武陽、宣城內史，都有很好的政績。後任青、冀二州刺史。王神念性格剛正，所到州郡必定禁止過分的祠廟活動，當時青州的東北有一座石鹿山，它靠近海，原先有神廟妖巫在那裏欺惑百姓，遠近有許多人來此祈禱，耗費極多。王神念到此後，下令拆毁神廟，當地的風俗一改。後被徵召入朝任右衛將軍。任官期間去世，謚號爲壯。元帝初年，追贈侍中、中書令，改謚號爲忠公。

王神念小時候就擅長騎馬射箭，老而不衰。有一次在武帝面前手持兩副刀盾，一邊騎着馬來回奔馳，一邊交換左右手的刀盾，技藝冠絶群倫。

楊華

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亦一時妙捷，帝深賞之。華本名白花，武都仇池人。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瑰偉，魏胡太后逼幸之。華懼禍，及大眼死，擁部曲，載父尸，改名華，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爲作《楊白花歌辭》，使宫人晝夜連臂蹋蹄歌之，聲甚凄斷。華後位太子左衛率，卒於侯景軍中。

當時還有一個叫楊華的，騎術使三軍驚奇，也極一時之妙，皇帝很賞識他。楊華本名白花，是武都仇池人。父楊大眼是魏名將。楊華從小就勇敢，有力量，容貌又魁偉，魏胡太后逼迫他私通。楊華怕遭禍，在楊大眼死後，率領父親部下，載着父親尸體，改名楊華，前來歸降梁朝。胡太后追念不已，爲他作了《楊白花歌辭》，命宫人晝夜不停地連臂而唱，踏地而歌，聲音非常凄凉。楊華後任太子左衛率，在侯景軍中去世。

神念長子遵業，位太僕卿。次子

王神念長子名遵業，官任太僕卿。次子名僧

僧辯。

辯。

王僧辯　王頍

僧辯字君才，學涉該博，尤明《左氏春秋》。言辭辯捷，器宇肅然，雖射不穿札，而有陵雲之氣。元帝爲江州刺史，僧辯隨府爲中兵參軍。時有安成望族劉敬躬者，田間得白蛆化爲金龜，將銷之，龜生光照室，敬躬以爲神而禱之。所請多驗，無賴者多依之。平生有德有怨者必報，遂謀作亂，遠近響應。元帝命中直兵參軍曹子郢討之，使僧辯襲安成。子郢既破其軍，敬躬走安成，僧辯禽之。又討平安州反蠻，由是以勇略稱。

王僧辯字君才，學習涉獵廣博，尤其精通《左氏春秋》。能言善辯，儀表端莊，射力雖然不能洞穿鎧甲，却有凌雲氣概。元帝任江州刺史時，王僧辯跟隨他，在幕府中任中兵參軍。當時安成有一個望族子弟叫劉敬躬的，在田間得一白蛆，變爲金龜，他正想把它熔掉，龜却發出光芒照耀居室，劉敬躬覺得神奇，向它祈禱，所祈請的多應驗，不少無所依靠的人依附他。平生有德於他的便加以報答，有怨於他的則加以報復，進而謀圖作亂，遠近的人響應他。元帝命令中直兵參軍曹子郢前往討伐，命王僧辯襲擊安成。曹子郢擊敗劉敬躬兵馬後，劉敬躬逃往安成，王僧辯擒獲了他。後又平息了安州謀反的蠻人，從此以勇武、有膽略著稱。

元帝除荆州，僧辯爲貞毅府諮議參軍，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及侯景反，元帝命僧辯總督舟師一萬赴援。及至，臺城陷没，侯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遣歸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元帝。元帝承制，以爲領軍將軍。及荆、湘疑貳，元帝令僧辯及鮑泉討之。時僧辯以竟陵間部下皆勁勇，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與泉俱入，使泉先言之，泉入不敢言。元帝問僧辯，僧辯以情對。元帝性忌，以爲遷延不去，大怒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死耳。"僧辯對曰："今日就戮甘心，但恨不見老母。"帝自斫之，中其髀，流血至地，悶絶，久之方蘇。即送廷尉，并收其子侄并繫之。其母脱簪珥待罪，帝意解，賜以良藥，故不死。會岳陽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元帝遣就獄出僧辯以爲城内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帝命僧辯代之。僧辯仍部分將帥，并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

元帝任荆州刺史，王僧辯任貞毅府諮議參軍，替代柳仲禮任竟陵太守。侯景謀反，元帝命王僧辯總督水軍一萬人赴援。趕到的時候，臺城已經淪陷，侯景没收了他軍庫中的全部物資，對他很好地加以安撫，放他回竟陵。王僧辯即倍道兼行，西奔元帝。元帝承制，授任領軍將軍。荆州刺史、湘州刺史各懷疑心，不肯歸附，元帝命王僧辯和鮑泉討伐。當時王僧辯認爲竟陵的部下都是精鋭勇武之士，他們還没有全部來，他想等會齊之後西進。他與鮑泉一同入殿，約好鮑泉先爲説明，但鮑泉不敢説。元帝問王僧辯，他以實相告。元帝性情猜忌，以爲他要久拖不去，大怒，厲聲説道："卿抗拒命令，懼怕出兵，想與賊同謀嗎？現在祇有死路一條。"王僧辯答道："今日被殺，臣心甘情願，遺憾的祇是見不到老母。"元帝親手砍他，砍中大腿，血一直流到地上，悶死過去，許久纔蘇醒。當即送交廷尉，又收捕了他的子侄，一同拘禁起來。他母親脱去簪珥等待官府治罪，元帝怒消，賜給良藥，所以王僧辯得以不死。正好岳陽王率兵攻江陵，人心動蕩不安。元帝派人到獄中放出王僧辯，委任城内都督。旋即岳陽王敗逃，鮑泉竭力但不能攻下長沙，元帝命王僧辯替代鮑泉。王僧辯於是部署將

帥，合力攻城，終於平定湘州。還朝復任領軍將軍。

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軍次巴陵。景既陷郢城，將進寇荆州，於是緣江屯戍望風請服。僧辯并沉公私船於水，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卧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謂城中曰："語王領軍，何不早降？"僧辯使答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景軍肉薄苦攻，城内同時鼓噪，矢石雨下，賊乃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城不剋，又爲火艦燒栅，風不便，自焚而退。有流星墮其營中，賊徒大駭，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

侯景逆長江往西進犯，軍駐夏首。王僧辯任大都督，駐軍巴陵。侯景攻下郢城，準備再進犯荆州，當時沿江的各駐防軍望風歸降。王僧辯把公私船隻沉入水中，分派衆軍據城固守，偃旗息鼓，安静得好像没有人似的。次日，賊軍渡江，派輕騎到城下，對城中説："告訴王領軍，爲什麽不早些降服？"王僧辯派人回答説："大軍儘管往荆州去，此城自然不會成爲障礙。僧辯有一百口人在人掌握之中，哪能就投降。"侯景軍隊群起苦攻，城内也鼓噪四起，箭矢石塊像雨點一樣落下，賊軍引退。元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援助王僧辯。這天賊再次攻城失敗，就又造火艦燒城栅，因爲風勢不對，結果火艦自焚，侯景軍撤退。流星墜落營中，賊軍大爲驚駭，相顧失色。賊將任約又被陸法和擒獲，侯景於是燒營夜逃，退軍夏首。

元帝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攻拔魯山，仍攻郢，即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去地十丈變成火，一時碎散。有龍自城出，五色光曜，入城前鸚鵡洲水中。景聞之，倍道歸建鄴。賊帥宋子仙等困蹙，求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鼓噪掩至，大破之，禽子仙、丁和等送江陵。元帝命生釘和舌臠殺之。

元帝任命王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爵長寧縣公。命他立即率巴陵諸軍沿江討伐侯景，攻下魯山，繼續進攻郢城，進入了它的羅城。又有像車輪一樣的大流星墜入賊營，離地十丈時變成火，一下子就碎散。有龍從城中出來，閃耀着五色光芒，潛入城外鸚鵡洲的水中。侯景聽説後，倍道兼程回到建鄴。賊將宋子仙等陷入困境，請求獻郢城，讓他一人回去投奔侯景。王僧辯假裝同意。宋子仙信以爲真，船將要出發，王僧辯令杜龕鼓噪着掩殺而來，大敗他，活捉宋子仙、丁和等，押送江陵。元帝命令活活釘住丁和的舌頭，把他一塊肉一塊肉地割死。

郢州既平，僧辯進師尋陽。軍人多夢周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并乘朱航。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

郢州平定後，王僧辯進軍尋陽。軍人多夢見周、何二廟神對他們説："我們已幫助天子討伐賊人。"并且自稱征討大將軍，都乘着朱色船。一會兒就回來説："已經殺了侯景。"做同樣夢的有數十近百人。

元帝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僧辯頻表勸進，并蒙優答。於是發江州直指建鄴，乃先命南兗州

元帝加王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王僧辯屢屢上表勸元帝進位，元帝都給予回答。於是從江州出發直至建鄴，并先命南兗州刺史侯

刺史侯瑱襲南陵、鵲頭等戍，并剋之。先是，陳武帝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盆口。陳武名蓋僧辯，僧辯憚之。既至盆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爲盟。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辭氣慷慨，皆淚下沾衿。及發鵲頭，中江而風浪，師人咸懼。僧辯再拜告天曰："僧辯忠臣，奉辭伐罪，社稷中興，當使風息；若鼎命中淪，請從此逝。"言訖風止，自此遂泛安流。有群魚躍水飛空引導，賊望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

景自出戰於石頭城北，僧辯等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在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走朱方，僧辯命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僧辯雖有滅賊之功，而馭下無法，軍人鹵掠，驅逼居人。都下百姓父子兄弟相哭，自石頭至于東城，被執縛者，男女裸露，衵衣不免。緣淮號叫，翻思景焉。

僧辯命侯瑱、裴之横東追景，僞行臺趙伯超自吴松江降侯瑱，瑱送至僧辯，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如何。"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豈識王僧辯乎。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嘆功德，僧辯愕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威德，群帥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

元帝即位，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如故。

先是，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讖云："太歲龍，將無理。蕭經霜，草應死。餘人散，十八子。"時言蕭氏

瑱襲擊南陵、鵲頭等戍所，都攻克下來了。在這之前，陳武帝率五萬大軍從南江出發，派先鋒五千人到盆口。陳武帝名望超過王僧辯，王僧辯懼怕。到盆口後，與僧辯會合，他們在白茅洲結盟。那時二人登壇歃血，共讀盟文，情辭慷慨，淚下沾襟。從鵲頭出發，在江心遇大風浪，軍中大爲恐懼。王僧辯對着蒼天拜了兩下，説："僧辯是忠臣，奉命討伐罪人。如果社稷能再度興旺，風浪就應止息；如果梁朝注定要覆滅，我請求從此離開人世。"説完，風浪止息，從此水流一直很安静。有魚群從水中躍飛在空中爲他們引航，賊望見官軍上面有五色雲彩，戰艦兩側有雙龍護挾，船行很快。

侯景在石頭城北親自出戰，王僧辯等大敗侯景。盧暉略聽説侯景戰敗，以石頭城投降。王僧辯率軍入城據守。侯景逃到朱方，王僧辯命衆將進據臺城。當天晚上軍人失火，燒了太極殿和它的東西堂。王僧辯雖有打敗賊軍之功，但他管束屬下無能，致使兵士搶掠，威逼居民。都城百姓往往父子兄弟哭成一團，從石頭一直到東城，被抓被捆的，不分男女都赤身裸體，連内衣都被剥去。人們沿着淮水號叫啼哭，反而想念侯景了。

王僧辯命侯瑱、裴之横往東追擊侯景，僞行臺趙伯超從吴松江歸降侯瑱，侯瑱把他送到王僧辯處，僧辯對他説："卿受國家大恩，却與賊同謀，今天的事情還能希望怎樣呢?"於是命人送到江陵。趙伯超送走後，王僧辯看着座中賓客説："朝廷以前衹知道有趙伯超，哪裏知道王僧辯呢。社稷傾覆後，爲我收復，人的興和廢，哪裏有常道呢。"賓客都上前稱嘆他的功德，王僧辯愕然，謙讓地回答説："這是聖上的威德，是各位將帥捨身出力的結果。老夫雖然濫居首領的位置，哪裏出了什麽力。"從此逆寇全部平定。

元帝即位，授任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儀仗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侍中、尚書令還是依前。

原先在天監年間，沙門釋寶誌作讖語説："太歲龍出現，就要無法治理。蕭經歷霜天，草就要死。其他人散去，剩下的是十八子。"當時

當滅，李氏代興。及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而李洪雅又自零陵稱助討納。既而朝廷未達其心，詔徵僧辯就宜豐侯循南征，爲都督東上諸軍事。以陳武帝爲都督西下諸軍事。先是，陳武讓都督於僧辯，僧辯不受，故元帝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尋而洪雅降納，納以爲應符，於是共議拜洪雅爲大將軍，尊事爲主。洪雅乘平肩大輿，傘蓋、鼓吹，羽儀悉備，翼從入長沙城。時納等據車輪，夾岸爲城，士卒皆百戰之餘，器甲精嚴，徒黨勇鋭，蒙衝鬥艦，亘水陵山。時天日清明，初無雲霧，軍發之際，忽然風雨，時人謂爲泣軍，百姓竊言知其敗也。三月庚寅，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遥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初，納造大艦，一名曰三王艦者，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并爲元帝所害，故立其像於艦，祭以太牢，加其節蓋羽儀鼓吹，每戰輒祭之以求福。又造二艦，一曰青龍艦，一曰白虎艦，皆衣以牛皮，并高十五丈，選其中尤勇健者乘之。僧辯憚之，稍作連城以逼焉。賊不敢交鋒，并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親執旗鼓以誡進止，群賊大敗，歸保長沙。僧辯乃命築壘圍之，而自出臨視。賊知不設備，其黨吴藏、李賢明等蒙楯直進，僧辯尚據胡床不爲之動，指麾勇敢，遂斬賢明，賊乃退歸。初，陸納作逆，以王琳爲辭，云"若放琳則自服"。時衆軍未之許，而武陵王紀擁衆上流，内外駭懼。元帝乃遣琳和解之，湘州乃平。因被詔會衆軍西討。尋而武陵敗績。

人都説蕭氏當滅，李氏要代之而興。湘州賊陸納等攻敗衡州刺史丁道貴，李洪雅又從零陵出發聲稱幫助丁道貴討伐陸納。朝廷不瞭解他們的用意，不久徵詔王僧辯到宜豐侯蕭循那兒，一起南征，任都督東上諸軍事。陳武帝則任都督西下諸軍事。在這之前，陳武帝把都督位讓給王僧辯，王僧辯不接受，所以元帝便分别命他二人任東、西都督，一起南討。不久，李洪雅降服了陸納，陸納認爲正應驗了讖符，所以一起商議拜李洪雅爲大將軍，尊之爲主。李洪雅乘平肩的大輿輦，傘蓋、鼓吹、羽儀都全部齊備，由衆人護衛進駐長沙城。當時陸納等據守車輪，他的兵士夾水兩岸築營壘，這些士卒都身經百戰，非常勇敢，器械和兵甲又都精良，他們的蒙衝鬥艦，漫水遍野。當時天氣晴朗，萬里無雲，但他們軍隊出發時却突然風雨并作，當時人稱之爲"泣軍"，百姓私下裏都明白他們要失敗。三月庚寅，有兩龍從城西的江中騰躍而起，飛升天際，五色分明，遥遥照映在江水之中。百姓都仰面看着，有些父老聚在一起悲傷，私下相互説："地龍已走，國要亡吧。"起初，陸納造大艦，其中有一隻名爲三王艦，邵陵王、河東王、桂陽嗣王三人都被元帝所害，所以立他們的肖像在艦中，用太牢祭祀，加以節蓋、羽儀和鼓吹，每次作戰都要祭祀他們，求他們保祐戰勝。陸納又造二艦，一名青龍艦，一名白虎艦，都蒙上牛皮，高十五丈，選擇軍中特别勇敢的駕乘。王僧辯怕了，慢慢築好連城戰營向敵人進攻。賊兵不敢交鋒，軍心涣散。王僧辯趁其不備，親自操持旗鼓督促大軍的進止，賊兵大敗，退保長沙。王僧辯命令築堡壘包圍敵城，還親自出來觀察。賊知道王僧辯没有戒備，賊黨吴藏、李賢明等拿着盾牌直接向他衝來，王僧辯還扶着胡床，不爲所動，指揮若定，表現勇敢，因而殺了李賢明，賊軍纔退回。起初，陸納叛逆是以王琳爲藉口，説："如果放了王琳，我自然歸附。"當時衆軍都没有同意，但武陵王蕭紀握兵占據上游，朝廷内外都震恐。元帝這纔放王琳來和解，湘州這纔平定。王僧辯因而被詔會合衆軍西討武陵王。不久武陵王戰

是時，齊遣郭元建謀襲建鄴，又遣其大將東方老等繼之。陳武帝聞之，馳報江陵。元帝即詔僧辯急下赴援。僧辯次姑孰，即留鎮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以拒北軍，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横會瑱而大敗之。僧辯振旅歸建鄴。

承聖三年二月，詔以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頃之丁母憂。母姓魏氏，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内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母流涙徒行，將入謝罪，元帝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母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并矜之。及僧辯罪免，母深相責厲，辭色俱嚴。雖剋復舊都，功蓋宇宙，母恒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稱之，謂爲明哲婦人。及亡，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勳重，故喪禮加焉。命侍中、謁者監護喪事，謚曰貞敬太夫人。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吊祭。

其年十月，魏遣兵及梁王詧合衆將襲江陵，元帝徵僧辯於建鄴，爲大都督、荆州刺史。未至，而荆州已滅。及敬帝初即梁王位，僧辯預援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與陳武帝參謀討伐。

時齊文宣又納貞陽侯明以爲梁嗣，與僧辯書，并貞陽亦頻與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事。僧辯不納。及貞陽與齊上黨王高涣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軍敗，僧辯遂謀納貞陽，仍書定君臣之禮。因遣第七子顯、顯所生劉并弟子珍往充質，遣左户尚書周弘正至歷陽迎明。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送啓，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明報

敗。

此時齊派郭元建企圖襲擊建鄴，又派大將東方老等相繼而來。陳武帝聽說後，快馬到江陵報告。元帝立即下詔王僧辯，要他急速赴援。王僧辯駐扎姑孰，并留此鎮守。他先命令豫州刺史侯瑱築壘於東關，抵禦北來齊兵，又徵吴郡太守張彪、吴興太守裴之横與侯瑱會合，大敗敵軍。王僧辯整軍還建鄴。

承聖三年二月，下詔授任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大將軍。不久遭逢母親喪事。母姓魏，性情安祥和易，善於撫慰和接濟别人，家門内外的人没有不懷念她的。起初，王僧辯被送下獄，母親流着眼涙步行入朝，要到朝廷謝罪，元帝不見她。這時貞惠世子受寵，母親到貞惠世子閣中陳述自己訓導失責，一邊還嗚咽啼哭，大家都憐憫她。後來王僧辯免罪釋放，母親還嚴厲責備他，聲色俱厲。王僧辯雖然收復了舊都，功蓋宇宙，母親却總是很謙遜，不因富貴而對人驕慢，朝野上下都稱贊她，説她是明哲婦人。她去世後，受到朝廷的憐憫和哀悼，因爲王僧辯功大，喪禮也加級。命侍中、謁者監掌喪事，謚號貞敬太夫人。靈柩送歸建康之前，又派謁者到江邊船中吊唁祭祀。

這年十月，魏派兵南下，和梁王蕭詧人馬合在一起準備襲擊江陵，元帝把王僧辯從建鄴徵召出來，任大都督、荆州刺史。還没有到荆州，荆州已滅。敬帝當初即梁王位時，王僧辯因參預幫助他立位有功，他承制後，王僧辯進任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録尚書。和陳武帝參預商定討伐之事。

這時齊文宣帝又接受貞陽侯蕭淵明，把他作爲梁的嗣主，寫信給王僧辯，貞陽侯自己也頻頻寫信給王僧辯，商議回國繼位的事。王僧辯都不接受。後貞陽侯和齊上黨王高涣到了東關，而散騎常侍裴之横又兵敗，王僧辯纔考慮接納貞陽侯，通過書信定下君臣之禮。於是派第七子王顯、王顯生母劉氏以及王僧辯弟弟的兒子王珍去充當人質，派遣左户尚書周弘正到歷陽迎接蕭淵明。又派吏部尚書王通送公函，同時請求以敬帝

書許之。僧辯遣使送質于鄴，貞陽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楫中流，不敢就岸，末乃同會于江寧浦。明踐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如故。

陳武帝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因自京口舉兵襲之。僧辯常處石頭城，是日視事，軍人已逾城北而入，南門又白有兵來。僧辯與子頠遽走出閤，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拜請求哀。陳武縱火焚之，方共頠下就執。陳武謂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及子頠俱被絞殺。

初，僧辯平建鄴，遣陳武守京口，推以赤心，結廉、藺之分。且爲第三子頠許娶陳武章后所生女，未昏而僧辯母亡，然情好甚密，其長子顗屢諫不聽。至是，會江淮人報云"齊兵大舉至壽春"，僧辯謂齊軍必出江表，因遣記室參軍江旰以事報陳武，仍使整舟艦器械。陳武宿有圖僧辯志，及聞命，留旰城中，銜枚而進。知謀者唯侯安都、周文育而已，外人但謂江旰徵兵捍北。安都舟艦將趣石頭，陳武控馬未進。安都大懼，乃追陳武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决，在後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陳武曰："安都嗔我。"乃敢進，遂剋之。時壽春竟無齊軍，又非陳武之譎，殆天授也。

爲皇太子。蕭淵明覆信表示同意。王僧辯派遣使者把人質送往鄴，貞陽侯要求帶三千名衛士。王僧辯擔心發生變故，衹接受一千名散兵，又派龍舟法駕迎候。貞陽侯渡江的那天，王僧辯一直抱着船槳守在江中心，不敢靠岸，最後纔一起在江寧浦會合。蕭淵明即位，授任王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其餘職位依前。

陳武帝當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藉此機會從京口舉兵襲擊建鄴。王僧辯平常駐石頭城，這天正辦公，陳武帝兵士就已經翻越北城墻進城了，南門又有人報告有兵來。王僧辯和兒子王頠迅速出門，想不出什麽對策，衹好到南門城樓下拜哀求。陳武帝縱火焚樓，他纔與王頠一起下樓就擒。陳武帝問："我有什麽過錯，公要和齊兵討伐我?"又説："哪想到一點防備都没有。"王僧辯説："把北門委托公，怎説没有防備?"當晚，王僧辯和兒子王頠一同被絞死。

起初，王僧辯平定建鄴時，派遣陳武帝鎮守京口，彼此以誠相待，結爲廉、藺之交。并且給第三個兒子王頠確定娶陳武帝與章后所生女爲妻，還没有來得及成婚，王僧辯母親亡故，但情誼仍然很深、很密切，長子王顗屢次進諫，王僧辯都没有聽取。這時，正好江淮來人報告説"齊兵大舉進犯壽春"，王僧辯認爲齊軍一定要往江東，所以派記室參軍江旰把事情報告給陳武帝，還讓準備戰艦、器械。陳武帝一向就有謀圖王僧辯的想法，這次得到命令後，他把江旰滯留在城裏，銜枚進軍。知道這一計謀的衹有侯安都、周文育，别人衹以爲是江旰徵兵抵禦齊兵。侯安都船快到石頭時，陳武帝却控馬不進。侯安都大爲惱怒，便追陳武帝，駡道："今天做賊，事情已經很明朗了，是生是死，就要决定，還在後面張望什麽?如果失敗了，一起都要死，在後面就能免得了砍頭嗎?"陳武帝説："安都嗔怪我呢。"這纔敢前進，攻克了建鄴。當時壽春竟然没有齊兵，這也不是陳武帝耍的欺騙手腕，大概是天授的機會吧。

顗承聖初位侍中，魏剋江陵，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王琳

王顗在承聖初年任侍中，魏攻克江陵後，隨同王琳入齊，任竟陵郡守。齊派王琳鎮守壽春，

鎮壽春，將圖江左。及陳平淮南殺琳，頵聞之，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絶。

要謀取江南。陳平定淮南殺了王琳，王頵聽説後，從郡城南出來登上高冢，慟哭氣絶。

頵弟頒，少有志節，恒隨梁元帝。及荆州覆滅，入于魏。

王頵弟王頒，從小就有節操、有志向，常跟隨梁元帝。荆州覆滅後，入魏。

僧辯既亡，弟僧智得就任約。約敗走，僧智肥不能行，又遇害。

王僧辯死後，弟僧智得以投靠任約。任約敗逃，王僧智肥胖，不能快跑，又遇害。

王僧愔

僧智弟僧愔位譙州刺史，征蕭勃，及聞兄死，引軍還。時吴州刺史羊亮隸在僧愔下，與僧愔不平，密召侯瑱見禽。僧愔以名義責瑱，瑱乃委罪於將羊鯤斬之。僧愔復得奔齊，與徐嗣徽等挾齊軍攻陳。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嘆曰："仇耻不雪，未欲身膏野草，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聞空中催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逾越江山，僅得歸齊。

王僧智弟僧愔任譙州刺史，征討蕭勃，聽説兄死，帶軍回來。當時吴州刺史羊亮隸屬王僧愔，他和王僧愔不和，秘密召侯瑱擒捉王僧愔。王僧愔以名、節義來責問侯瑱，侯瑱纔委罪於屬將羊鯤，把他斬了。王僧愔又得以逃亡入齊，和徐嗣徽等人帶着齊軍攻陳。兵敗後，逃竄到荒野之中，不知何去何從，他仰天長嘆，説："還没有雪耻報仇，不想身死荒野，如果精誠能够感動上蒼的話，就應該找到道路，我誓不受辱於人。"正要拔刀自刎，聽到空中有個聲音催他趕快離開，王僧愔覺得奇怪，盡力向前快走，走有一里左右，回頭看原來的地方已有陳兵。他翻山越嶺，終於回到了齊。

徐嗣徽

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自青部南歸，位終新蔡太守。侯景之亂，嗣徽歸荆州，元帝以爲羅州刺史，及弟嗣宗、嗣産并有武用。嗣徽從征巴丘，以功爲太子右衛率、監南荆州。徐州之亡，任秦州刺史。嗣産先在建鄴，嗣宗自荆州滅亡中逃得至都。從弟嗣先即僧辯之甥，復爲比丘慧暹藏，得脱俱還。及僧辯見害，兄弟抽刀裂眦，志在立功，俱逃就兄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與僧辯故舊，圖陳武帝。帝遣江旰説之，嗣徽執旰送鄴乞師焉。齊文宣帝授爲儀同，命將應赴。及石頭敗退，復請兵於齊，與任約、王曄、席皋同心度江。及戰敗，嗣徽墮馬，嗣宗援兄見害。嗣産爲陳武軍所禽，辭色不撓而死。任

徐嗣徽，高平人，父雲伯從青州歸順南方，官做到新蔡太守。侯景作亂，徐嗣徽回荆州，元帝任命他爲羅州刺史，他與弟嗣宗、嗣産都有從武的本領。徐嗣徽隨從征伐巴丘，因功任太子右衛率、監南荆州。徐州淪亡，任秦州刺史。徐嗣産先在建鄴，徐嗣宗在荆州滅亡時也逃到了都城。從弟徐嗣先是王僧辯的外甥，又爲僧人慧暹所藏，得以逃脱一起回去。王僧辯被害後，兄弟幾人都憤然抽刀，立志建功，都逃來投靠徐嗣徽，秘密聯合南豫州刺史任約和王僧辯舊交，圖謀陳武帝。陳武帝派江旰勸説他們，徐嗣徽把江旰拘執起來送到鄴，請求齊派兵。齊文宣帝授任徐嗣徽爲儀同，命令將士應約赴兵。在石頭失敗，退軍，再次向齊求兵，和任約、王曄、席皋同心協力渡過了長江。戰敗後，徐嗣徽從馬上掉下，徐嗣宗因援救兄長而被害。徐嗣産被陳武帝擒捉，言辭神色剛正不屈而死。任約、王曄都得

約、王暕得北歸。

以回到北方。

羊侃 羊鵾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也。父祉，《北史》有傳。侃少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初爲尚書郎，以力聞。魏帝常謂曰："郎官謂卿爲虎，豈羊質虎皮乎？試作虎狀。"侃因伏，以手抉殿没指。魏帝壯之，賜以珠劍。正光中，秦州羌莫折念生據州反，仍遣其弟天生攻陷岐州，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寅往討之，射殺天生，其衆即潰。以功爲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進爵鉅平侯。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父名祉，《北史》有傳。羊侃小時就容貌魁偉，身高七尺八寸，愛好文史。不到二十歲就隨父親在梁州立功，始任尚書郎，以力大著名。魏帝曾對他説："郎官都説卿是虎，是不是羊的形體虎的表皮？你做個虎的樣子看看。"羊侃便伏下身，用手在殿墻上一戳，手指陷入墻内。魏帝認爲他確實壯武，賜他珠劍。正光年間，秦州的羌人莫折念生憑據秦州謀反，派弟天生攻下了岐州，又進犯雍州。羊侃作爲偏將，隸屬於蕭寶寅，前往討伐，射死了莫折天生，他的群夥馬上潰散。因功封爲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泰山太守，爵位進爲鉅平侯。

初，其父祉恒使侃南歸，侃至是將舉濟、河以成先志。其從兄兖州刺史敦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不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梁朝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泰山郡公，長爲兖州刺史。侃斬其使。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十萬及高歡、爾朱陽都等相繼而至。栅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幸適去留。"各拜辭而去。

起初，他的父親羊祉生前常要羊侃回歸南朝，羊侃此時就準備帶着濟、河的人馬實現先父遺志。他從兄兖州刺史羊敦秘密瞭解了這一情况，據守本州抗拒羊侃，羊侃便率三萬精兵襲擊他，不勝，便築十餘座城壘守住。梁朝賞授給他的，與元法僧完全相同。魏帝聽説後，派使者授羊侃爲驃騎大將軍、司徒、泰山郡公，升任爲兖州刺史。羊侃斬了使者。魏人大驚，令僕射于暉率十萬大軍討伐羊侃，高歡、爾朱陽都等亦相繼趕至。羊侃栅營中箭矢已經用完，梁朝軍又不到，衹好夜裏突圍而出。經過一天一夜，纔逃出魏境。到渣口，士卒還有一萬多，馬二千匹。要進入南朝時，士卒徹夜悲歌，羊侃衹好辭别他們，説："卿等懷戀故土，可隨意去留。"大家拜别而去。

侃以大通三年至建鄴，授徐州刺史，并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刺史。侃封高昌縣侯，累遷太子左衛率，侍中。車駕幸樂游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寸。帝因賜侃河南國紫騮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曰："此樹必爲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

羊侃大通三年到建鄴，授任徐州刺史，兄羊默和三個弟弟羊忱、羊給、羊元都拜授爲刺史。羊侃被封爲高昌縣侯，多次升遷後任太子左衛率，侍中。皇帝輿駕臨幸樂游苑，羊侃參加宴會。這時少府上奏説：新造的兩刃矟已造好，此矟長二丈四尺，粗圍一尺三寸。皇帝便把河南國的紫騮馬賜給羊侃，命他上馬試用新矟。羊侃持矟上馬，左刺右擊，極盡其妙。觀看的人爬到樹上，皇帝説："這棵樹一定會因爲侍中而折斷。"

號此稍爲折樹稍。北人降者，唯侃是衣冠餘緒，帝寵之逾於他者，謂曰："朕少時捉矟，形勢似卿，今失其舊體，殊覺不奇。"上又製《武宴詩》三十韵示侃，侃即席上應詔。帝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絶。"是日詔入直殿省，啓尚方仗不堪用。上大怒，坐者非一。及侯景作逆，果弊於仗粗。

一會兒，樹果然斷去，所以把這矟取名爲折樹矟。從北朝投降來的人中，衹有羊侃是禮儀之家的後代，所以皇帝對他的寵愛超過别人，曾對他説："朕年少時舞矟，像卿的樣子，現在没有原來的樣子了，總覺得不够剛勁。"皇帝又賦《武宴詩》三十韵給羊侃看，羊侃即席酬和。皇帝看後説："我聽説仁者有勇，現在看到的是勇者有仁，真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絶。"這天下詔命他入宫到殿省值衛，羊侃奏道：尚方仗不堪用。皇帝大怒，坐罪的不止一人。侯景作亂時，果然因尚方仗而壞事。

後遷都官尚書，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并省，未嘗游造。左衛蘭欽同侍宫宴，詞色少交，侃於坐折之曰："小子！汝以銅鼓買朱异作父，韋粲作兄，何敢無宜適。"朱時在席。後華林法會，欽拜謝於省中。王銓謂欽曰："卿能屈膝廉公，彌見盡美；然羊公意猶未釋，容能更置一拜？"欽從之。宦者張僧胤嘗候侃，侃曰："我床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

後遷任都官尚書，這時尚書令何敬容當權，羊侃與他同在尚書省，却從不拜訪何家。左衛蘭欽與他們一同在宫中侍宴，蘭欽與何敬容説了幾句話，表情與何敬容稍有些交流，羊侃就在坐席上面折蘭欽，説："小子！你用銅鼓來買朱异做父、韋粲做兄，怎敢如此歸依不當。"當時朱异正在席上。後來華林舉行法會時，蘭欽在省中向他下拜道歉。王銓對蘭欽説："卿能向廉公屈膝，更顯出卿的盡善盡美；但羊公意氣還没有消，能再向他一拜麽?"蘭欽聽從了他。宦官張僧胤曾去看望羊侃，羊侃説："我的坐床不是閹人坐的。"居然不讓他前來。當時輿論贊美羊侃的剛正。

太清元年，爲侍中，會大舉北侵，以侃爲冠軍將軍，監作寒山堰事。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明乘水攻彭城，不見納。既而魏援大至，侃頻言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并不從。侃乃率所領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

太清元年，羊侃任侍中，正好梁大舉伐魏，授任羊侃冠軍將軍，監管寒山堰的建築工程。堰築好後，羊侃勸元帥貞陽侯蕭淵明乘水進攻彭城，未被采納。不久，魏大批援軍趕到，羊侃頻頻建言，可以乘其遠道而來之機，進行攻擊，第二天天明，羊侃又勸出戰，都没有被采納。羊侃便率所部屯扎在寒山堰上。梁兵敗，羊侃收兵慢慢回來。

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帝問侃討景之策。侃求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都，遂寢其策。令王質往。侃曰："今兹敗矣。"乃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

二年，又任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了歷陽，武帝向羊侃詢問討伐侯景的計謀。羊侃請求帶二千人急往采石鎮守，再令邵陵王攻取壽春，使侯景前進不得，後退又失去巢窟，他的那些烏合之衆，自然土崩瓦解。參與商議的人認爲侯景不敢進逼都城，所以没有用羊侃的計策。派王質前往。羊侃説："這就要失敗了。"接着命令羊侃

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

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序。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莫見兵甲。賊至卒迫，公私駭震。時宿將已盡，後進少年并出在外，城中唯有侃及柳津、韋黯。津年老且疾，黯懦而無謀，軍旅指撝，一決於侃，膽力俱壯，簡文深仗之。

及賊逼城，衆皆凶懼，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以水沃滅火，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并私加賞賚。

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起二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中。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

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出擊之。帝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太半。

率一千餘騎兵頓守望國門。侯景到新林，朝廷又追羊侃回城做宣城王副手都督城內諸軍事。

這時因爲侯景突然殺來，百姓都競相入城，官吏、百姓亂成一片，没有一點次序。羊侃分類處置加以防備，全部按宗室隔離開來。軍人争着進入武庫，自取器械兵甲，主管禁止不住，羊侃命令斬了幾人後，纔平息下來。這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平安無事，公卿、官員以及鄉里士大夫多未見過戰事。賊突然逼來，從百官到百姓都大爲震驚。這時老將已没有了，青年一輩的將軍又都在外地鎮守，都城中衹有羊侃和柳津、韋黯了。柳津年老而且有病，韋黯又懦弱無謀，軍中指揮大事一概都由羊侃决定。羊侃膽壯力雄，簡文帝特别倚仗他。

賊軍逼臨城下，民衆都非常恐懼，羊侃詐稱得了城外射來的書信，説“邵陵王、西昌侯已從近路來了”，群情稍安。賊攻東掖門，放大火燒門。羊侃用水把火澆滅，又射死攻城敵兵數人，賊纔退回。加羊侃侍中、軍師將軍。下詔送五千兩金、一萬兩銀、一萬匹絹給戰士。羊侃推辭不受，部下一千餘人，他都自己給賞賜。

賊做尖頂木驢攻城，這種驢矢石都奈何不了。羊侃做雉尾炬，在上面裝上鐵箭鏃，灌進膏油，擲在木驢上焚燒，一會兒便燒光。賊又在東西兩面堆起二土山俯臨城中，城中大駭。羊侃命人掘地道，偷偷地把水引入土山，使土山築不起來。賊又造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想居高臨下向城中射箭。羊侃説：“車高塹虛，前進時一定會傾倒，我們可以卧而觀之。”車子一動果然就倒了，衆人從此都敬服他。

賊屢攻不下，於是建立很長的包圍圈。朱异、張綰提議出城攻打。皇帝問羊侃意見，羊侃説：“不行，賊攻城多天都未能取勝，所以建立長包圍圈，希望引出城中投降的人罷了。現在如果出擊，派出的人少了，不足以打敗賊人；派出的人多了，萬一失利，門窄橋小，必然大受挫折。”皇帝不聽，派一千餘人出戰。没有來得及交鋒，便望風退逃，果然争橋投水，死者大半。

初，侃長子鷟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爲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

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拒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士哲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

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城內築城，賊不能進。尋以疾卒於城內，贈侍中、護軍將軍。子球嗣。

侃少雄勇，膂力絶人，所用弓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迹。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性豪侈，善音律，自造《采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净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儛。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宫亦賚歌者屈偶之，并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艖艕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

起初，羊侃長子羊鷟被侯景俘獲，把他抓到城下讓羊侃看。羊侃說："我傾盡全族來報答主上還嫌不够，怎會再計較一個兒子。早點殺了他爲好。"幾天之後，又把羊鷟帶來，羊侃對兒子說："早就認爲你死了，你還在嗎？我以身報國，誓死軍營，絶不因爲你而退縮。"就拉弓射去。賊因爲他的忠義而没有加害於羊鷟。

侯景派儀同傅士哲喊叫羊侃說話，他說："侯王遠道而來問候天子，爲什麽閉門不納？羊尚書是國家大臣，應該告訴朝廷。"羊侃答道："侯將軍逃亡而來後，歸順朝廷。朝廷以重鎮托付，深加信任，哪有一處爲難，怎麽突然以兵戈相見，難道做人臣子的可以這樣嗎？我不能隨便相信你的浮詞游說而開門揖盜。"傅士哲說："在北方的時候，我很久就仰慕將軍風采，希望能卸去戎服，讓我瞻望。"羊侃脱去甲胄，傅士哲瞻望許久纔離去。羊侃就是如此爲北方人欽慕的。

後來下大雨，城中土山崩倒，賊乘機垂入城内，官兵奮力攻戰，仍然不能阻止賊兵入城。羊侃便命令多多扔火，設下一道火斷去賊兵的路，同時慢慢在城内築好城壘，賊無法進入。不久，羊侃因病卒於城中。贈號侍中、護軍將軍。子羊球繼嗣。

羊侃小時就勇敢雄武，膂力過人，所用的弓射力甚至達到二十石，馬上也用六石弓。曾在兗州堯廟走壁，直接往上走能達五尋，横走也能有七步。泗橋上有幾個石頭人像，像高八尺，大十圍。羊侃把幾個石像拉着互相撞擊，全都碎裂。性情豪爽奢侈，很懂音律，自作《采蓮》和《棹歌》兩曲，很有新意。他的姬妾很多，都極其奢靡。有個彈箏人叫陸太喜的蓄有長達七寸的鹿角爪。舞人張净琬腰圍一尺六寸，當時人都公認她能在掌上跳舞。又有一個叫孫荆玉的能翻腰貼地，用嘴銜着席上的玉簪。朝廷賚送的歌人王娥兒，東宫賚送的歌人屈偶之都能曲盡歌曲之妙，一時間不能找到與她們匹敵的。初到衡州時，在兩條船上搭起有橋相通的三間水齋，用珠玉裝飾，鋪上錦綉，大設帷幔屏幕，在裏面陳設女樂。潮漲時解開纜繩，臨流置酒玩賞，堤岸近

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

水處，觀者如堵。大同年間，魏派來的使者陽斐曾在北方與羊侃同學，下詔命羊侃請陽斐同宴。當時賓客有三百多人，食器都是金玉之類的實物，席間奏三部女樂。到晚上，由一百多侍婢手執金花蠟燭。羊侃不飲酒，但喜歡與賓客交游，終日與賓客應酬，同醉同醒。羊侃爲人寬厚，有度量。南歸到漣口時置酒設宴，有個客人叫張孺才的，醉後在船上失火，火勢蔓延，燒了七十多條船，所燒金帛不可勝計。羊侃聽説後毫不在意，繼續勸人喝酒。張孺才又慚愧又害怕，自己逃走，羊侃安慰他，讓他回來，待他還像從前一樣。

第三子鵾字子鵬，隨侃臺内，城陷，竄於陽平。侯景以其妹爲小妻，呼還待之甚厚，以爲庫真都督。及景敗，鵾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鵾與王元禮、謝答仁弟葳蕤，并景之昵也，三人謂景曰："我等爲王百戰百勝，自謂無敵，卒至於此，豈非天乎。今就王乞頭以取富貴。"景欲透水，鵾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鵾以矟入刺殺之。景僕射索超世在别船，葳蕤以景命召之，斬于京口。

羊侃第三子羊鵾字子鵬，跟隨羊侃在臺省，都城淪陷，逃到陽平。侯景娶羊鵾妹爲妾，叫羊鵾回來，待他很好，授任庫真都督。侯景敗，羊鵾秘密圖謀他，便隨侯景東逃。侯景在松江戰敗，衹剩三條船，想下海向蒙山而去。在侯景白天睡覺時，羊鵾對水手説："這裏哪有蒙山，你衹管聽我安排。"於是直接去京口，到胡豆洲時，侯景醒來，大爲驚奇。問岸上是何處，回答説"郭元建還在廣陵"。侯景非常高興，準備依靠他。羊鵾拔刀斥命水手駛向京口。羊鵾、王元禮和謝答仁弟謝葳蕤都是侯景很親昵的人，三人對侯景説："我們隨從大王，百戰百勝，自以爲没有敵手，突然間却到這種地步，這難道不是天意嗎。現在向大王討頭顱以取富貴。"侯景想投水，羊鵾拔刀向他砍去。侯景逃到船内，用小刀在船底剔戳。羊鵾持矟入船刺死了他。侯景的僕射索超世在另外一條船上，謝葳蕤假藉侯景的命令把他召來，在京口斬了他。

元帝以鵾爲青州刺史，封昌國縣侯，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除西晋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東晋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鵾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勃於嶺表，聞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破，遇害，年二十八。

元帝授羊鵾青州刺史，封昌國縣侯，又領東陽太守。征討陸納，加散騎常侍，除授西晋州刺史。在東關打敗郭元建，遷任東晋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包圍江陵，羊鵾趕赴援戰，没有趕到。隨從王僧愔到嶺南征伐蕭勃，聽到王僧辯失敗的消息，纔返回，被侯瑱打敗，遇害，這年他二十八歲。

羊鴉仁

羊鴉仁字孝穆，泰山鉅平人也。

羊鴉仁字孝穆，泰山鉅平人。少時候就勇

少驍勇，仕郡爲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梁，封廣晋侯。征伐青、齊間，累有功績，位至都督、北司州刺史。及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趣縣瓠應接。景至，仍爲都督、司豫二州刺史，鎮縣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帝大怒鴉仁，鴉仁懼，頓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

猛，在郡中任主簿。普通年間，率兄弟從魏歸梁，封爲廣晋侯。征伐青、齊一帶，屢建功勛，官至都督、北司州刺史。侯景降附時，下詔命令羊鴉仁都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到縣瓠接應。侯景到後，羊鴉仁繼續任都督、司州豫州二州刺史，鎮守縣瓠。侯景在渦陽失敗，魏軍漸漸逼近，羊鴉仁怕糧運接不上，便返回北司州，上表陳述事由，謝罪。皇帝對羊鴉仁的作爲特别忿怒，羊鴉仁恐懼，頓兵淮上。侯景謀反時，羊鴉仁率所部入援。

太清二年，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敗。臺城陷，景以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没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

太清二年，侯景背盟謀反，羊鴉仁便和趙伯超以及南康王蕭會理共同在東府城攻打賊兵，反而被賊打敗。臺城淪陷，侯景任命他爲五兵尚書。羊鴉仁常思發奮，對親近的人説："我作爲一個平凡人物，被朝廷寵愛，居然不能爲朝廷效力，報答朝廷重恩。如果就這樣了此一生，死後一定會遭人責駡。"説着就流下了眼淚，看見的人都很傷心。

三年，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而泣下。後鴉仁兄子海珍知之，掘晷父伯道并祖及所生母合五喪，各分其半骨，共棺焚之，半骨雜他骨，作五袋盛之，銘袋上曰"荀晷祖父母某之骨"。

三年，出城逃奔江西，準備赴江陵。到東莞，被原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荀晷所殺。臨死還因未能自始至終報效朝廷而落淚。後來羊鴉仁兄子羊海珍知道這事，掘出荀晷父荀伯道以及祖父、生母等共五具尸骨，把他們尸骨各分出一半同棺材一起焚燒，另外一半摻雜其他骨灰用五個袋子裝起來，然後在袋上寫道"荀晷祖、父、母某之骨"。

羊亮

鴉仁子亮，侯景亂後移至吴州刺史，隨王琳，以名將子見禮甚隆。爲人多酒無賴，酒醉爲閹竪所殺。

羊鴉仁子羊亮，侯景亂後移官吴州刺史，跟隨王琳，因爲是名將之子而特受禮遇。羊亮喜歡喝酒，有無賴習氣，酒醉後被宦官所殺。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自北徂南，咸受寵任。既而侃及鴉仁晚遇屯剥。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則守義以殞。古人所謂"心同鐵石"，此之謂乎。僧辯風格秀舉，有文武奇才，而逢兹酷濫，幾致隕覆。幸全首領，卒樹奇功，事人之道，於斯爲

論曰：王神念、羊侃、羊鴉仁等人，從北方到南方，都受到寵信，得到重用。後來羊侃和羊鴉仁晚年遭遇困厄衰敗。羊侃則臨危不屈，羊鴉仁則保持忠義而死。古人説的"心同鐵石"，就是這個意思吧。王僧辯風度秀逸，又有文武奇才，但却被濫施酷刑，幾乎丢掉性命。幸好保全了性命，最終建立奇功，事人之道，在這裏是完

得。及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内有奥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疏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弈棋。延敵開釁，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爲天下笑。豈天將啓陳，何斯人而斯謬也，哀哉！

全符合的。但當時正逢亂世，他位居元宰，内有可以做國君的人却要外求君王，致使尊卑、親疏次序顛倒，事同兒戲，又如弈棋。引來敵人、帶來禍患，都是因爲這個原因。最後使得國亡族滅，被天下人耻笑。難道是天要立陳嗎，爲什麽這樣的人會有這樣的錯誤呢，哀哉！

南史卷六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江子一　胡僧祐　徐文盛　陰子春（子）鏗
杜崱（兄）岸（弟）幼安（兄子）龕　王琳　張彪

江子一　江子四　江子五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父法成，奉朝請。

江子一字元亮，濟陽考城人，是晉散騎常侍江統的七世孫。父名法成，爲奉朝請。

子一少慷慨有大志。家貧，以孝聞，苦侍養多闕，因終身蔬食。仕梁起家爲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言事，爲當軸所排，乃拜表求入北爲刺客。武帝異之。又啓求觀書秘閣，武帝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左衛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异不爲物議所歸，欲引子一爲助，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爲遂昌、曲阿令，皆著美績。後爲南津校尉。

江子一小時候就意氣慷慨，立下大志。家庭貧困，以孝知名，奉養老人缺乏食物，爲此苦惱，并因而終身蔬食。出仕梁朝，起家任王國侍郎、奉朝請。上書議論國家大事，結果被當權者排擠，於是上表請求到北朝做刺客。武帝感到奇異。又請求到秘閣看書，武帝准許，敕旨命他在華林省值衛。他姑夫左衛將軍朱异是當朝權要，休假之時，賓客盈門。朱异不受衆議左右，想叫江子一做助手，但江子一却根本不進朱异家門，他就是如此高潔。任遂昌、曲阿令，都以良好的政績著名。後任南津校尉。

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并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武帝甚善之，詔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其令尚書詳擇，施於時政。"左户郎沈炯、少府丞顧璵嘗奏事不允，帝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對甚激切。帝怒呼縛之，子四乃據地不受。帝怒亦歇，乃釋之，猶坐免職。

弟江子四，曾任尚書金部郎。大同初年，遷任右丞。兄弟二人性情都很剛烈。江子四做右丞後上密奏，極論政治得失，武帝很贊賞，下詔説："屋頂有漏，屋下的人知道。應當令尚書詳加檢擇，在當前的政策中加以實施。"左户郎沈炯、少府丞顧璵曾有一次上奏書論事没有得到同意，皇帝還厲聲呵責他們。江子四便上前替代沈炯等人回答，答辭很激切。皇帝發怒，喊人把他捆起，江子四伏在地上不肯受捆。皇帝怒氣亦消，竟釋放了他，但仍然坐罪免職。

及侯景攻陷歷陽，自横江將度，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

侯景攻克歷陽後，將要從横江浦渡江，江子一率領一千餘名水兵想在下游迎擊，副將董桃生

副董桃生走，子一乃退還南洲，收餘衆步赴建鄴，見於文德殿。帝怒之，具以事對，且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日之事，何所復惜。不死闕前，終死闕後耳。"及城被圍，開承明門出戰。子一及弟尚書左丞子四、東宫直殿主帥子五并力戰直前，賊坐甲不起。子一引矟撞之，賊縱突騎，衆并縮。子一刺其騎，騎倒矟折，賊解其肩，時年六十二。弟曰："與兄俱出，何面獨旋。"乃免胄赴敵，子四矟洞胸死，子五傷脰，還至塹一慟而絶。賊義子一之勇，歸之，面如生。詔贈子一給事黄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元帝又追贈子一侍中，謚義子；子四黄門侍郎，謚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謚烈子。

逃跑，江子一衹好退回南洲，收攏剩餘士卒，步行前往建鄴，在文德殿拜見皇帝。皇帝對他發怒，他把具體情況作了彙報，并且説："臣以身報國，經常擔心不能以死效力，今天的事情，有什麽可惜的，不死在宫闕之前，就必然死在宫闕之後。"建鄴被包圍以後，打開承明門出去挑戰。江子一和弟弟尚書左丞江子四、東宫直殿主帥江子五合力向前衝擊，賊按兵不動。江子一手持長矟衝撞過去，賊放出突擊的騎兵，衆人都向後退縮。江子一迎刺敵騎，馬被刺翻，但他自己的矟也被折斷，賊砍裂他的肩膀，死，時年六十二歲。弟弟説："與兄長一同出來，有什麽面目獨自回去。"於是脱去甲胄衝向敵人，江子四被矟刺入胸腔而死，江子五頸項受傷，回到塹壕痛哭而死。賊被江子一的勇敢所感動，把他的死尸送回，面色還像活着時那樣。下詔贈江子一爲給事黄門侍郎，江子四爲中書侍郎，江子五爲散騎侍郎。侯景被平定後，元帝又追贈江子一爲侍中，謚號義子；江子四爲黄門侍郎，謚號毅子；江子五爲中書侍郎，謚號烈子。

子一續《黄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章數十篇，行於世。

江子一續作了《黄圖》和班固的"九品"，又有辭賦、文章數十篇，都流傳於世。

胡僧祐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也。少勇决，有武幹。仕魏位銀青光禄大夫。以大通三年避爾朱氏之難歸梁。頻上封事，武帝器之，拜文德主帥，使戍項城。魏剋項城，因入北。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歸梁，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愛緝綴，然文辭鄙野，多被嘲謔，而自謂實工，矜伐彌甚。

胡僧祐字願果，是南陽冠軍人。年輕時就勇敢、果决，有軍事才能。在魏出仕，官位爲銀青光禄大夫。大通三年因避爾朱氏興起的禍亂歸附梁。屢次上密奏，武帝器重他，拜授他爲文德殿主帥，派他戍守項城。魏攻下項城，他又到了北方。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回洛陽，胡僧祐又歸順梁，除授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政績很好。他喜歡讀書，愛好作文，但文辭粗俗，常被人嘲笑戲謔，但他自己認爲很工巧，特别自矜自誇。

晚事梁元帝。侯景之亂，西沮蠻反，元帝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景圍王僧辯於巴陵，元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援僧辯。將發泣下，謂其子玘

晚年事奉梁元帝。侯景作亂時，西沮蠻謀反，元帝命令胡僧祐討伐，叫他把當中的頭目全部誅殺。胡僧祐進諫違忤了元帝旨意，被投入獄中。大寶二年，侯景把王僧辯包圍在巴陵，元帝於是把胡僧祐從獄中請出，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爵新市縣侯，命令他支援王僧辯。將出發

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元帝聞而壯之。前至赤沙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大敗景將任約軍，禽約送江陵。侯景聞之遂遁。後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殖。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或出游亦以自隨，人士笑之。

的時候他落淚了，對兒子胡玘說："你可以開兩扇門，一扇朱門，一扇白門，我没有勝利，就是死了。事情吉利的話，我從朱門回來，凶的話，我從白門回家。"元帝聽說後，很贊賞他的壯志。軍至赤沙亭，正好陸法和也到了，於是兩軍合并，大敗侯景部將任約軍，擒獲任約，解送江陵。侯景聽後逃跑。後來胡僧祐被任爲領軍將軍，大量聚斂財物。他常把朝廷加給的鼓吹帶回，設在私齋中，自己玩賞。別人對他說："這是羽儀。公名高望重，不應該這樣。"他回答說："我天性就喜愛這些東西，要時時看到罷了。"有時出外游玩也帶着鼓吹，人們見了都笑話他。

承聖二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魏軍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俄中流矢卒，城遂潰。

承聖二年，任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魏兵攻來，任命胡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不久，中流矢而死，城也接着就被攻下了。

徐文盛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家本魏將。父慶之，梁天監初自北歸南，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大同末，爲寧州刺史。州在僻遠，群蠻劫竊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夷人感之，風俗遂改。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原來世代爲魏的將領。父徐慶之，在梁天監初年從北方歸附梁，没有到梁境就在途中去世。徐文盛繼續率領他的部卒，慢慢建立了功績。大同末年，任寧州刺史。寧州地處僻遠，許多蠻人又是偷又是搶，前前後後的刺史都無法制止。徐文盛推誠撫慰，夷人受到感動，當地的風氣這纔得到改變。

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元帝以爲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東討之略。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元帝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并受文盛節度。大敗約於貝磯。約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景聞之，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鄴，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簉等乃率所領獨進，大破景，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間道襲陷郢州，軍中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

太清二年，聽到國家發生動亂，便招募了數萬人前來，元帝任命他爲秦州刺史，加都督，授以東討侯景的策略。他東下到了武昌，遇上侯景部將任約，於是兩軍相持。元帝又命令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與徐文盛會合，并且都受他節度。在貝磯大敗任約。任約退守西陽，徐文盛向前占領蘆洲，再次與任約相對抗。侯景聽說後，率領大軍西上援助任約，到了西陽。各將領都說："侯景水兵輕率前來，又很飢餓困乏，攻他必獲大勝。"徐文盛不同意。徐文盛妻石氏原先在建鄴，這時，侯景用車帶來還給了他。徐文盛很感激侯景，於是秘密互通信使，絲毫没有交戰的心思，大家都憤激、怨恨。杜幼安、宋簉等便率領自己的兵馬單獨進兵，大敗侯景，繳獲侯景船隻而歸。這時侯景秘密派遣的騎兵抄近路偷襲并攻下了郢州，軍中恐懼，因

州。元帝仍以爲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贓污甚多，元帝大怒，下令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私懷怨望，帝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禽，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迹，使我何處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而大潰，徐文盛逃回荆州。元帝仍任命他爲城北面大都督，他又聚斂了許多臟物，元帝大怒，下令列數他十條罪狀，削除他的官爵。徐文盛心懷怨氣，元帝聽説後，就把他投入獄中。當時任約已被擒獲，與徐文盛關在一起。徐文盛對任約説："爲什麽不早投降，使我落得這步田地。"任約説："門外見不到您馬騎的足迹，叫我到哪投降。"徐文盛無言以對。就這樣死在獄中。

陰子春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晋義熙末，曾祖襲隨宋武帝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梁武帝鄰居，少相善，嘗入帝卧内，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帝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帝每有求，如外府焉。及帝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

陰子春字幼文，是武威姑臧人。晋義熙末年，曾祖陰襲隨宋武帝遷入南方，到南平，便把家安在這裏。父陰智伯和梁武帝是鄰居，二人小時候很要好，他曾進入武帝卧室，見室内五色異光，因而握着武帝手説："公日後一定特别尊貴，不會是别人的臣子。天下正亂時，使百姓安定的就是您吧。"武帝説："希望你不要多説。"從此二人情誼更爲密切，每當武帝有所求時，他就像掌管財物的外府官一樣來供給。武帝登基後，陰智伯官至梁、秦二州刺史。

子春仕歷位朐山戍主、東莞太守。時青州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糜費，毁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打撲不禽，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托，欽君厚德，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神。因辦牲醑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諜前知，子春設伏摧破之。詔授南青州刺史，鎮朐山。又遷都督、梁秦二州刺史。子春雖無佗才行，臨人以廉潔稱。閨門混雜，而身服垢污，脚數年一洗，言每洗則失財敗事，云在梁州以洗足致梁州敗。太清二年，徵爲左衛將軍，遷侍中。屬侯

陰子春出仕歷任朐山戍主、東莞太守。當時青州石鹿山靠近海邊，原有神廟，刺史王神念認爲百姓在此祈禱，浪費過大，毁壞了神像和神廟。神座上面的屋棟上有一條長達一丈多的大蛇，役夫撲打，没有抓到，溜入海中。那天夜裏，陰子春夢見有人通報姓名拜謁他，説："有人害我，毁壞我的屋宅。現在已經没有托身之處了，我敬仰您的大德，想在這裏憩息。"陰子春心裏記住這事。過了兩天知道夢中的事是真的，他很震驚，以爲前幾天做的夢神奇。所以他準備好牲醑等祭神物品招請夢中的神靈，把它安置在一處。幾天後，又夢見一個身穿朱衣的人，聽到他致謝説："得了您的大恩惠，會以一個州回報。"陰子春心裏很高興，供奉得更加殷勤。過了一月多，魏要偷襲朐山，陰子春派出去的間諜事先知道了，設下埋伏打垮了魏兵。下詔授陰子春任南青州刺史，鎮守朐山。又遷任都督、梁秦二州刺史。陰子春雖然没有其他才德，但治民却能以廉潔著稱。家中人來人往，賓客紛雜，但他却穿得很髒，脚要幾年纔洗一次，常説洗脚會

景亂，元帝令子春隨王僧辯攻平邵陵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恒冠諸軍。會郢州陷没，軍遂退，卒於江陵。子鏗。

丟財敗事，説在梁州時就因爲洗脚而致使梁州失敗。太清二年，徵召爲左衛將軍，遷任侍中。這時侯景作亂，元帝令陰子春隨王僧辯攻下邵陵王。又和左衛將軍徐文盛一起東討侯景，到貝磯和侯景遭遇上了，陰子春大力奮戰，勇冠三軍。正好郢州淪陷，大軍因而潰退。去世於江陵。子名鏗。

陰鏗

鏗字子堅，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被當時所重。爲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初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禽，或救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陳天嘉中，爲始興王中録事參軍。文帝嘗宴群臣賦詩，徐陵言之，帝即日召鏗預宴，使賦新成安樂宫。鏗援筆便就，帝甚嘆賞之。累遷晋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文集三卷行於世。

陰鏗字子堅，歷史傳記涉獵廣博，尤其擅長五言詩，被當時人所重視。任梁湘東王法曹行參軍。起初陰鏗曾經和賓客宴飲，看到爲他們加酒的人，便給了他一些酒和烤肉，座中衆人都笑他。陰鏗説："我們終日酣醉，可是斟酒的人却不知酒味，這不合人之常情。"後來侯景作亂，陰鏗曾被賊擒獲，有人把他救出。陰鏗問他是誰，原來是原先給他斟酒的那個人。陳天嘉年間，陰鏗任始興王中録事參軍。文帝曾經宴請群臣賦詩，徐陵向文帝説起他，文帝當天就召陰鏗赴宴，要他爲新落成的安樂宫賦詩。陰鏗援筆立就，文帝非常贊賞。幾次遷官後任晋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不久，去世。有文集三卷，流傳於世。

杜崱　杜懷寶　杜嶷

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父懷寶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有軍功，後又立功南鄭，位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寶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於光道寺，流矢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矟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嶷膂力絶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斑絲纏矟長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懷寶卒於州，謚曰桓侯。嶷位西荆州刺史，時讖言"獨梁之下有瞎天子"，元帝以嶷其人也。會嶷改葬父祖，帝敕圖墓者惡爲之，逾年

杜崱，京兆杜陵人。他的先輩從北方來到南方，住在雍州的襄陽，子孫便在此安家。父杜懷寶小時候就有志氣、有節操，梁天監年間屢立戰功，後來又在南鄭立功，任梁、秦二州刺史。大同初年，魏軍又包圍南鄭，杜懷寶命令第三子杜嶷率領二百人在光道寺與魏的前鋒交戰，被流矢射中眼睛，落下馬，敵人幾支矟就要一起刺到，杜嶷斬殺一敵騎，翻身上馬，快馬回去。杜嶷膂力過人，擅長騎馬和射擊，一天之中可以交戰七八次。他所佩的霜明朱弓射力有四石多，斑絲所纏的矟長有二丈五，能够同心協力的敢死兵有一百七十多人。每次出戰，他總要殺傷幾百敵人，敵人都怕他，稱他爲"杜彪"。杜懷寶死在州中，謚號爲桓侯。杜嶷官任西荆州刺史，當時有讖言説："獨梁下面有瞎眼天子"，元帝以爲是指杜嶷。正好杜嶷爲父、祖改葬，元帝敕旨令

而嶷卒。

設計墓地的人把墓設計得不好，結果過了一年，杜嶷死。

崱，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三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元帝與崱兄岸有舊，密書邀之。崱乃與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元帝，以爲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領軍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進爵爲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景敗，崱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達於秦郡，王僧辯令崱赴援，陳武帝亦自歐陽來會。元建衆却，崱因縱兵大破之，元建遁。時元帝執王琳於江陵，琳長史陸納等於長沙反。元帝徵崱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輪，大敗之。後納等降，崱又與王僧辯西討平武陵王於硤口。旋鎮。遘疾卒，謚曰武。

杜崱是杜嶷的弟弟。從小就有志氣，在鄉里以膽略和勇武著稱，後任新興太守。太清三年，隨從岳陽王襲擊荊州，元帝和杜崱兄杜岸有舊交，秘密寫信邀他。杜崱便和杜岸、弟杜幼安、兄子杜龕等在夜裏歸降了元帝，元帝任命他爲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命令他隨王僧辯向東討伐侯景。到巴陵，侯景逃跑了。加侍中，進爵位爲公，繼續隨王僧辯追趕侯景，一直追到石頭城。侯景失敗，杜崱入城守臺城。侯景被平定後，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這個月，齊將郭元建在秦郡攻打秦州刺史嚴超達，王僧辯命令杜崱前往支援，陳武帝也從歐陽來與他會合。郭元建衆兵退却，杜崱便縱兵掩殺，大敗敵軍，郭元建逃遁。當時元帝把王琳拘禁在江陵，王琳的長史陸納等在長沙反叛。元帝徵召杜崱與王僧辯前往討伐，和陸納等人在車輪交戰，大敗陸納。後來陸納等投降，杜崱又和王僧辯往西在硤口平定了武陵王。隨即鎮守該地。得病死，謚號爲武。

崱兄弟九人，兄嵩、岑、嶷、岌、巘、岸及弟岦、幼安并知名。

杜崱有兄弟九人，兄有杜嵩、杜岑、杜嶷、杜岌、杜巘、杜岸，弟有杜岦、杜幼安，都是知名人士。

杜岸

岸字公衡，太清中，與崱隨岳陽王詧攻荊州，同歸元帝。帝以爲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詧夜知其師掩襄陽，以岸等襄陽豪帥，於是夜遁歸襄陽。岸等知詧至，遂奔其兄南陽太守巘於廣平。詧遣將尹正、薛暉等攻拔之，獲巘、岸等并其母妻子女，并斬於襄陽北門。詧母龔保林數岸於衆，岸曰："老婢教汝兒殺汝叔，乃枉殺忠良。"詧命拔其舌，臠殺而烹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幼弱下蠶室，又發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爲漆髖。及建鄴平，崱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

杜岸字公衡，太清年間，和杜崱一起隨從岳陽王蕭詧攻打荊州，一同歸降元帝。元帝任命他爲北梁州刺史，封爲江陵縣侯。杜岸請求率五百名騎兵襲擊襄陽，離襄陽三十里時，城中發覺了他們。蕭詧夜中得知杜岸率兵掩殺襄陽，他知道杜岸等是襄陽最傑出的將帥，所以連夜逃回襄陽。杜岸等知道蕭詧已回襄陽，便到廣平投奔兄南陽太守杜巘。蕭詧派將帥尹正、薛暉等攻下了廣平，擒獲了杜巘、杜岸等人以及他們的母親、妻子、兒女，在襄陽北門把他們都斬了。蕭詧母親龔保林在衆人面前數落杜岸，杜岸說："老婢教你兒子殺你叔叔，實在枉殺忠良。"蕭詧命人拔去他的舌頭，把他的肉一塊塊割下來烹煮。把杜家宗族、親戚全部誅殺，幼兒、弱者也投入獄中，還掘杜家祖墳，焚燒墓内尸骨，最後把骨灰

腕之酷，元帝亦不責也。

也揚去，都用來漆腕。建鄴平定後，杜𧨳兄弟也挖掘安寧陵，焚燒陵内尸骨，報復漆腕的殘酷，元帝也没有責備。

杜幼安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與兄𧨳同歸元帝，帝以爲西荆州刺史，封華容縣侯。與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令助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大破景將任約，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仍進軍大舉口，别攻拔武昌。景度蘆洲上流以壓文盛，幼安與衆軍大敗之。會景密遣騎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人情大駭，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降景，景以其多反覆，殺之。

杜幼安天性極孝，爲人寬厚，雄壯勇武，超過常人，和兄杜𧨳同時歸附元帝，元帝任命他爲西荆州刺史，封爲華容縣侯。和王僧辯同往長沙討伐河東王蕭譽，平定了。又命令他協助徐文盛東討侯景，到貝磯，大敗侯景部將任約，斬了他的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繼續進軍大舉口，另外攻克武昌。侯景從蘆洲上游渡過，逼近徐文盛，杜幼安和衆兵大敗侯景。正好侯景秘密派遣的騎兵攻下了郢州，抓住了刺史蕭方諸，人心騷亂，徐文盛從漢口逃回，衆兵潰敗，杜幼安投降侯景，侯景認爲他反覆無常，把他殺了。

杜龕

龕，岑之子也，少驍勇，善用兵，與諸父歸元帝，帝以爲郞州刺史，封中廬縣侯，與王僧辯討平河東王譽。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太府卿、定州刺史。及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陳武帝、王琳等擊之，大敗子鑒，遂至石頭。景親會戰，龕與衆軍大破之。論功爲最，授東揚州刺史。又與王僧辯降陸納，平武陵王。及魏平江陵，後齊納貞陽侯明以紹梁嗣，以龕爲震州刺史、吴興太守，還南豫州刺史，封溧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軍。

杜龕是杜岑的兒子，年輕時驍勇，擅長用兵，和幾個叔伯一同歸降元帝，元帝任命他爲郞州刺史，封爲中廬縣侯，和王僧辯一起討伐并且平定了河東王蕭譽。又隨王僧辯東下，繼徐文盛之後進兵到巴陵。聽到侯景攻下郢州後，繼續西上，就要趕到，便和王僧辯同守巴陵。侯景兵來，包圍巴陵幾十天，没有攻克就逃走了。杜龕遷任太府卿、定州刺史。大軍到姑孰時，侯景將帥侯子鑒迎戰，杜龕和陳武帝、王琳等出擊敵兵，大敗侯子鑒，於是到石頭城。侯景親自與他們交戰，杜龕和衆軍大敗他。評定功勛時以杜龕爲第一，授任東揚州刺史。又和王僧辯降伏了陸納，平定了武陵王。魏攻克江陵，齊又送貞陽侯蕭淵明來承續梁朝統緒，任命杜龕爲震州刺史、吴興太守，遷任南豫州刺史，封爲溧陽縣侯，又加散騎常侍、鎮南大將軍。

龕，僧辯婿也，始爲吴興太守，以陳武帝既非素貴，及爲之本郡，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武帝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龕乃據吴興以拒之，頻敗陳文帝軍。龕好飲酒，終日恒醉，勇而無略，部將杜泰私通於文

杜龕是王僧辯的女婿，起初爲吴興太守時，認爲陳武帝并不是舊有的顯貴，所以他到吴興後，根據法律制裁陳武帝族内人，毫不留情。陳武帝咬牙切齒，記恨在心。王僧辯敗亡後，杜龕據守吴興相對抗，屢次戰敗陳文帝軍。杜龕喜愛飲酒，整天都醉醺醺的，勇武而缺乏謀略，部將

帝，説龕降文帝，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仇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大敗文帝軍。後杜泰降文帝，龕尚醉不覺，文帝遣人負出項王寺前斬之。王氏因截髮出家，杜氏一門覆矣。

杜泰私下勾結陳文帝，他勸説杜龕向陳文帝投降，杜龕同意。妻子王氏説："與陳霸先仇恨到這地步，怎能求和。"當即拿出私人財産獎賞募來的士卒，又大敗陳文帝軍。後來杜泰歸降陳文帝，杜龕還酣醉不知，文帝派人把他背出，在項王寺前把他斬了。王氏便削髮出家爲尼，杜家一門全部覆滅了。

王琳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也。本兵家。元帝居蕃，琳姊妹并入後庭見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少好武，遂爲將帥。太清二年，帝遣琳獻米萬石，未至，都城陷，乃中江沈米，輕舸還荆。稍遷岳陽内史，以軍功封建寧縣侯。侯景遣將宋子仙據郢州，琳攻剋之，禽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

王琳字子珩，會稽山陰人。世代都是軍人。元帝在藩鎮時，王琳的姊妹都被選進了後庭，被寵幸，王琳因而在不滿二十歲時就得以跟隨在元帝左右。王琳因爲從小好武，做了將帥。太清二年，元帝派遣王琳向朝廷獻米一萬石，没有到，都城就已淪陷，衹好把米沉入江心，駕輕舟回到荆州。逐漸遷任爲岳陽内史，因軍功封爲建寧縣侯。侯景派遣部將宋子仙占據郢州，王琳攻垮了他，擒住宋子仙。又隨同王僧辯擊敗侯景。後來拜授爲湘州刺史。

琳果勁絶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景之勛，與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鄴，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陳謝。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泣而别。及至，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黄羅漢、太舟卿張載宣喻琳軍。陸納等及軍人并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縶黄羅漢，殺張載。載性刻，爲帝所信，荆州疾之如仇，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脚，使繞而走，腸盡氣絶，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

王琳果敢强勁超過常人，又能虚心下士，賞賜給他的財物不入私門。他部下一萬多人，原先大多是江淮上的盜夥。平定侯景的功勛，他與杜龕都是第一。恃寵在建鄴恣行暴虐，王僧辯制止不住，怕帶來禍亂，上奏章請求誅殺他。王琳也懷疑禍難臨頭，命令長史陸納率部屬前往湘州，自己輕裝到江陵説明情况并謝罪。臨行時對陸納等人説："我如果回不來，你們到哪裏去?"都説："請允許我們死。"相互對泣而别。到江陵，元帝把他交給廷尉，令廷尉卿黄羅漢、太舟卿張載向王琳的軍隊宣布。陸納等人和士卒們一起對着使者哭泣，不肯接受朝廷命令。他們把黄羅漢拘禁起來，又殺了張載。張載爲人刻薄，却被元帝信任，荆州一帶的人像仇人一樣痛恨他，所以陸納等根據人們的願望，抽出他的腸繫在馬脚上，讓馬繞着圈跑，腸盡氣斷後，又一塊塊地切割他的肉，使他備嘗五刑而死。

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下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無罪，請復本位，求爲奴婢。元

元帝派遣王僧辯討伐陸納，陸納等敗逃長沙。這時湘州還没有平定，武陵王又派兵東下，軍容强盛，江陵的官員和百姓爲之恐懼，人懷異圖。陸納上奏章申述王琳無罪，請求恢復他原先

帝乃鎖琳送僧辯。時納出兵方戰，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城即出。”乃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琳本位，使拒武陵王紀。紀平，授衡州刺史。

的官位，自己要求做他的奴婢。元帝便把王琳押送給王僧辯。當時陸納正出兵作戰，正好王琳送到了，王僧辯把王琳升上樓車讓他們看到。陸納等投下兵戈，一起拜倒，全軍哭泣，說：“請求把王郎放入城中就出來。”王僧辯當即放王琳入城，陸納等纔投降。湘州平定後，恢復王琳原官，派他抵禦武陵王蕭紀。蕭紀平定，授任王琳衡州刺史。

元帝性多忌，以琳所部甚盛，又得衆心，故出之嶺外，又授都督、廣州刺史。其友人主書李膺，帝所任遇，琳告之曰：“琳蒙拔擢，常欲畢命以報國恩。今天下未平，遷琳嶺外，如有萬一不虞，安得琳力。忖官正疑琳耳，琳分望有限，可得與官争爲帝乎？何不以琳爲雍州刺史，使鎮武寧。琳自放兵作田，爲國禦捍，若警急動静相知。孰若遠棄嶺南，相去萬里，一日有變，將欲如何！琳非願長坐荆南，政以國計如此耳。”膺然其言而不敢啓，故遂率其衆鎮嶺南。

元帝性情多忌，他因爲王琳所率領的兵馬很强大，又深得人心，所以讓他外任嶺南，授任爲都督、廣州刺史。他的友人主書李膺，是元帝所信任、厚待的人，王琳向他傾訴説：“我承蒙朝廷提拔，總想以一死報答國家大恩。現在天下還没有太平，把我遷到嶺南，如果萬一有什麽不測的變故，讓我如何效力。我想不過是聖上正懷疑我罷了，其實我名望有限，哪能和聖上争帝位呢？爲什麽不讓我做雍州刺史，使我鎮守武寧。我自當放兵屯田，爲國家守衛這片土地，如果邊地有緊急的警報就可以知道。爲什麽偏偏要把我遠遠地抛棄到嶺南，相隔萬里，萬一有了變故，我能怎麽辦呢！我并不是要長久安坐荆南，衹是爲國家這樣考慮罷了。”李膺贊同他的話，但不敢向元帝報告，所以衹得率軍鎮守嶺南。

元帝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乃爲元帝舉哀，三軍縞素。遣别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趣之計。時長沙蕃王蕭韶及上游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度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剋。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

元帝被魏軍逼圍，於是徵召王琳前來援救，除授湘州刺史。王琳軍至長沙，得知魏兵已攻下江陵，立梁王蕭詧爲帝，王琳於是爲元帝舉哀，三軍全穿縞素。他派遣别將侯平率水兵攻梁，王琳自己屯兵長沙，向各地傳送檄文，打算進一步進兵。當時長沙藩王蕭韶和長江上游的各將帥推舉王琳爲盟主。侯平雖不能渡過長江，但已屢屢打敗梁軍。侯平因爲王琳兵威不如先前，反而不受王琳指揮，王琳派將打他，不勝。王琳兵卒疲困，士氣低沉，不能進軍，衹好派使者奉表入齊，獻上馴象一頭；又派使者入魏獻誠，請求把妻兒放回；同時還向梁稱臣。

陳武帝既殺王僧辯，推立敬帝，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勝，艦則有聲如野猪，故

陳武帝殺了王僧辯後，擁立敬帝，徵召王琳任侍中、司空。王琳没有從命，他大造樓車戰艦，準備圖謀起義。王琳部將張平宅所乘的一艘戰艦，每當要戰勝的時候，都要發出像野猪叫的

琳戰艦以千數，以野猪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仍受梁禪。安都嘆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禽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武一人背恩，斬之。鎖安都、文育，置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温太真何人哉！"南江渠帥熊曇朗、周迪懷貳，琳遣李孝欽、樊猛與余孝頃同討之。三將軍敗，并爲迪所囚。安都、文育等盡逃還建鄴。

初，魏剋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主。齊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册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成郡公，其餘并依齊朝前命。

及陳文帝立，琳乃輔莊次于濡須口。齊遣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臨江，爲其聲援。陳遣安州刺史吴明徹江中夜上，將襲盆城。琳遣巴陵太守任忠大敗之，明徹僅以身免。琳兵因東下，陳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拒之。瑱等以琳軍方盛，引軍入蕪湖避之。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道，將直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船艦潰亂，兵士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

聲音，所以王琳以千計數的戰艦都用野猪作名字。陳武帝派將帥侯安都、周文育等討伐王琳，同時接受梁的禪讓。侯安都嘆息說："我會失敗吧，師出無名。"兩軍在沌口交戰。王琳乘着高與肩平的車，執鉞指揮大軍，擒獲侯安都、周文育，其餘的人也無一漏網，衹有周鐵武一人背恩，把他斬了。侯安都、周文育被關押起來，放在王琳所乘的戰艦中，命令一宦官看管。王琳便把湘州軍府移到郢州城，率十萬甲士在白水浦練兵。王琳巡視三軍，説："可以做勤王的大軍了，温太真算得了什麽呢！"南江頭目熊曇朗、周迪懷有二心，王琳派李孝欽、樊猛和余孝頃同往討伐。三將戰敗，都被周迪拘禁。侯安都、周文育等都逃回了建鄴。

原先魏攻克江陵時，永嘉王蕭莊年方七歲，逃藏在百姓家中。後來王琳把他迎回湘州，又護送他東下。敬帝立，蕭莊作爲人質入齊，這時請求王琳接納蕭莊爲梁朝之主。齊文宣帝派兵護送，派兼中書令李騊駼册拜王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又派中書舍人辛慤、游詮之等送璽書到江南宣布并慰勞，王琳以下的人都有賞賜。王琳於是派兄子王叔寶率所屬的十州刺史子弟前往鄴，奉迎蕭莊到郢州繼承梁統。蕭莊授王琳爲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爲安成郡公，其餘官位都依齊朝原先已有的任命。

陳文帝立，王琳輔佐蕭莊駐於濡須口。齊派揚州道行臺慕容儼率衆兵逼近長江，爲他們聲援。陳派安州刺史吴明徹夜裏逆江西上，準備襲擊盆城。王琳派巴陵太守任忠擊敗了他，吴明徹僅僅一人逃脱。王琳順勢率兵東下，陳派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等抵禦。侯瑱等認爲王琳軍威正盛，帶兵入蕪湖避開鋒芒。這時西南風颳得很急，王琳以爲得了天助，正要直取揚州，侯瑱等慢慢從蕪湖出來追踪在後面。等到交戰時，西南風反而爲侯瑱所利用，王琳兵放燧火扔往侯瑱船上，結果反而燒了自己的船。王琳戰艦潰亂，投水而死的士兵有十之二三，其餘的都棄船上岸，幾乎全部被陳軍所殺。

初，琳命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同典兵侍衛莊，及軍敗，泌遂降陳。仲威以莊投歷陽，又送壽陽。琳尋與莊同入齊，齊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艦，分遣招募淮南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婿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沈吟不決，景暉懼事泄，挺身歸齊。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從，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鐃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

在這之前，王琳命令左長史袁泌、御史中丞劉仲威一同掌兵侍衛蕭莊，軍敗後，袁泌投降陳。劉仲威把蕭莊放到歷陽，又送到壽陽。王琳不久和蕭莊一同入齊，齊孝昭帝派王琳去合肥，聚集義士和故舊，再謀圖進兵。王琳修繕戰艦，分派部下到淮南招募粗人，都願意爲他效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是王琳兄王珉的女婿，他請求用自己私人的屬下爲齊軍引路，孝昭帝委派王琳和行臺左丞盧潛率兵前赴，他們却猶豫不决，裴景暉怕事情泄露，挺身歸齊。齊孝昭帝把璽書賜給王琳，令他鎮守壽陽，讓他部下將帥跟隨着他，還除授王琳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封爲會稽郡公。又給他增加兵秩，同時配給鐃吹。王琳水陸戒嚴，準備見機行事，正好陳與齊結爲友好鄰邦，要王琳等候日後的計劃。

琳在壽陽，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召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除滄州刺史。後以琳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剥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爲血，蠕動。有龍出於門外之池，雲霧起，晝晦。會陳將吴明徹寇齊，齊帝敕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吴兵甚鋭，宜長策制之，慎勿輕鬥。"破胡不從，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齊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吴明徹進兵圍之，堰肥水灌城。而齊將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内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吴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

王琳在壽陽和行臺尚書盧潛不和，互相撥弄是非，王琳被召回鄴。齊武成把這事放在一邊，没有加以責問，除授他爲滄州刺史。後又任命王琳爲特進、侍中。他住房的屋脊無故剥裂，爬出紅色蛆蟲數升，蛆落在地上化爲血，還在蠕動。門外池中有龍飛出，雲霧大起，白晝晦暗。正好陳將吴明徹侵犯齊，齊皇帝敕書命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兵援助秦州，命令王琳共同參預謀略。王琳對親近的人説："現在太歲星在東南，歲星位於牛宿斗宿的分界，太白星已經很高，都對客方有利，我方將帥有喪亡。"又對尉破胡説："吴兵非常精鋭，宜用長久的計策來對付，小心不要輕易與他交戰。"尉破胡不聽從，交戰，齊軍大敗。王琳匹馬突破重圍，僥幸脱身。回到彭城，齊命令他馬上赴壽陽，同時允許他招募人馬。又進封王琳爲巴陵郡王。陳將吴明徹進兵包圍他，在肥水上築堰，蓄水灌城。齊將皮景和等屯兵淮西，竟不來支援。吴明徹晝夜攻打，城内水氣不斷加深，人人患水腫，死的病的極多。從七月堅持到十月，壽陽淪陷，王琳被獲，百姓都哭泣着跟隨在他後面。吴明徹怕發生變故，把王琳殺死在城東北二十里處，王琳死時四十八歲。哭聲如雷。有一老人帶着酒、肉脯來號哭、祭酹，極其悲

之於市。

琳故吏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致書陳尚書僕射徐陵求琳首，曰：

竊以朝市遷貿，時傳骨鯁之風；歷運推移，間表忠貞之迹。故典午將滅，徐廣爲晋家遺老；當塗已謝，馬孚稱魏室忠臣。用能播美於前書，垂名於後世。梁故建寧公琳，洛濱餘胄，沂川舊族，立功代邸，效績中朝。當離亂之辰，總蕃伯之任。爾乃輕躬殉主，以身許國，實追踪於往彥，信踵武於前修。而天厭梁德，尚思匡繼，徒蘊包胥之念，終遘萇弘之眚。洎王業光啓，鼎祚有歸，於是遠迹山東，寄命河北。雖輕旅臣之嘆，猶懷客卿之禮。感玆知己，忘此捐軀。至使身没九泉，頭行萬里。誠復馬革裹尸，遂其生平之志，原野暴骸，會彼人臣之節。然身首異處，有足悲者；封樹靡卜，良可愴焉。

瑒早簉末僚，預參下席，降薛君之吐握，荷魏公之知遇。是用沾巾雨袂，痛可識之顔，回腸疾首，切猶生之面。伏惟聖恩博厚，明詔爰發，赦王經之哭，許田横之葬。瑒雖芻賤，竊亦有心。琳經莅壽陽，頗存遺愛，曾游江右，非無舊德。比肩東閣之吏，繼踵西園之賓，願歸彼境，還修窀穸。庶孤墳既築，或飛銜土之燕，豐碑式樹，時留墮淚之人。近故舊王綰等已有論牒，仰

哀，他把王琳的血收聚起來，懷抱着離開了。王琳首級被傳送到建康，懸挂在街市上。

王琳原先的屬下，梁驃騎府倉曹參軍朱瑒寫信給陳尚書僕射徐陵，請求王琳的首級，信這樣寫道：

我私下以爲朝代變更，但鯁直的風氣却總在流傳；時代、社會不停發展，中間表彰的仍然是忠貞的事迹。所以司馬氏將滅，有徐廣作晋朝遺老；魏代已亡，司馬孚是有名的魏王室忠臣。因而他們都能在前代的著作中留下美名，并且垂芳後世。原梁朝建寧公王琳是洛水之濱的貴胄後裔，沂川之畔古老的大族，在代邸立有功勞，爲朝廷作出過貢獻。他生當亂離之時，總領藩鎮，捨身殉主，以身許國，實在趕上了前輩的賢人。但是蒼天已不滿意梁德，他却還想匡扶時局以延續梁之統緒，結果徒然懷抱申包胥復楚的志願，終究還是遭遇了像萇弘伏誅那樣的災禍。直到王業光大，社稷歸陳的時候，他纔不得不遠逃山東，寄命河北。他雖然對羈旅異域的痛苦并不看重，却總還忘不了客人的禮節。爲了感激北方朝廷的知遇之恩，他捨身忘死，終至命歸九泉，頭行萬里。真的是馬革裹尸，滿足了他平生的懷抱，暴骨荒野，實現了他作爲臣子的志節。但是身首異處，實在使人傷痛；葬地未選，更令人悲愴。

朱瑒原先作爲他的賓客仄居末僚，蒙他像孟嘗君、信陵君對待賢士那樣的厚待和禮遇。所以看到他還像生前那樣的可以辨認的容貌，就淚下沾襟，痛心疾首。我私下想到聖恩博大，願能頒發明詔，赦免王經的哭求，恩准田横的葬事。朱瑒雖然鄙陋低賤，私下也還有心腸。王琳曾經鎮守壽陽，在那兒留有遺愛，游歷江右，不會没有舊友。王琳原先的那批東閤舊僚，西園嘉賓都希望回到那裏爲他營造墓穴。希望在築就孤墳，立下豐碑後，讓飛燕前來銜土，使羊祜間或到此憑吊流淚。最近他的故舊王綰等已上書議

蒙制議，不遂所陳。昔廉公告逝，即肥川而建塋域，孫叔云亡，仍芍陂而植楸檟。由此言之，抑有其例。不使壽春城下，唯傳報葛之人，滄洲島上，獨有悲田之客。昧死陳祈，伏待刑憲。

論過此事，蒙聖制不允。以前廉頗去世，在肥水爲他建塋；孫叔敖死了，在芍陂上種楸檟祭祀。由此説來，歷史上早已有這樣的先例。這樣，可不使壽春城下，衹傳聞爲諸葛誕報仇的人；滄洲島上，獨獨有五百壯士的悲鳴。所以朱瑒冒死陳請，私下等候懲處。

陵嘉其志節，又明徹亦數夢琳求首，并爲啓陳主而許之。仍與開府主簿劉韶慧等持其首還于淮南，權瘞八公山側，義故會葬者數千人。瑒等乃間道北歸，別議迎接。尋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密送喪柩達于鄴，贈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録尚書事，謚曰忠武王，葬給轀輬車。

徐陵贊賞朱瑒的節操，加上吳明徹也多次夢見王琳請求首級，二人一同向陳的君主提出，獲得了同意。朱瑒便和開府主簿劉韶慧等帶着王琳的首級回到淮南，暫時埋在八公山旁，原先受過恩義的故舊幾千人參加了葬事。朱瑒等人從小道回北方，另外商議迎接入北的事宜。不久有揚州人茅智勝等五人秘密把靈柩送到鄴，齊贈王琳十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特進、開府、録尚書事，謚號爲忠武王，給予轀輬車營葬。

琳體貌閑雅，立髮委地，喜怒不形於色。雖無學業，而强記内敏，軍府佐史千數，皆識其姓名。刑罰不濫，輕財愛士，得將卒之心。少爲將帥，屢經喪亂，雅有忠義之節。雖本圖不遂，齊人亦以此重之，待遇甚厚。及敗爲陳軍所執，吳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争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

王琳體態閑雅，披髮垂地，喜怒之情不在臉上表露。雖然没有學問，但能强記，心性敏慧，他軍府中的佐僚有一千以上，他都能記住姓名。王琳不濫用刑罰，輕視財物，愛護士卒，深得將官和士卒的心。從年輕時做將帥開始，多次經歷喪亂，都很能保持忠義的節操。雖然原先的圖謀没有實現，齊人仍因此而重視他、禮遇他。失敗後被陳軍所俘時，吳明徹本來也想保全他的性命，但他麾下的將領很多是王琳的舊僚，他們争相提出保護他的請求，并且都送東西給王琳，吳明徹因此妒忌，所以王琳被殺。當時連農夫野老，熟悉的或不熟悉的，無不爲他歔欷流淚的。從他的真誠感人看來，即使是李將軍的拘謹誠懇，善於誘導下士，也不會超過他。

琳十七子，長子敬在齊襲王爵，武平末通直常侍。第九子衍，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渝州刺史。

王琳有十七個兒子，長子王敬在齊承襲王的爵位，武平末年官任通直常侍。第九子名衍，隋開皇年間爲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年，在渝州刺史任上去世。

張彪　楊氏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或云左衛將軍、衡州刺史蘭欽外弟也。少亡命在若邪山爲盗，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

張彪，不知是哪裏人，他自稱家本襄陽，有人説他是左衛將軍、衡州刺史蘭欽的外弟。年輕時就亡命外逃到若邪山做盗匪，很有一些部屬。臨城公蕭大連出鎮東揚州，張彪率領手下人客

所領客焉。始爲防閤，後爲中兵參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爲子仙所知。後去子仙，還入若邪義舉，征子仙不捷，仍走向剡。

事他。先任防閤，後任中兵參軍，待他禮節很重。侯景將帥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後，又受宋子仙知遇。後離開宋子仙，回到若邪山準備義舉，征討宋子仙，不勝，衹好逃往剡。

趙伯超兄子稜爲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僞就彪計，請酒爲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歃，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絶。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

趙伯超的兄子趙稜任侯景山陰令，離職依附張彪。後又生二心，假裝到張彪那兒商議大計，請求設酒盟誓，他拿出刀子在自己心口上劃了一刀，把血塗在自己嘴唇上，張彪相信他，也取刀刺血回報。刀剛進胸口，趙稜就用手按過去，希望能刺入張彪的心臟，但刀斜斜地進去，傷得不深。趙稜又取刀刺殺張彪，張彪頭面受傷，頓時暈倒。趙稜以爲他死了，便出外向張彪的將帥們宣告，説已把張彪殺死，想和各位一起謀求富貴。張彪的近臣韓武進去看，這時張彪已經蘇醒，并細聲説："我還活着，你可動手殺了他。"韓武因而把趙稜殺了。張彪未死，又奉表元帝，元帝特别誇獎他。

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爲爪牙，與杜龕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長史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吴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逾城而入。陳文帝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説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并在香巖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黄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

侯景平定後，王僧辯待他極厚，讓他做衛士，待遇與杜龕相似，世人稱之爲張、杜。貞陽侯即帝位，他任東揚州刺史，又配給鼓吹。家裏資財豐裕，晝夜不停地奏樂。剡縣令王懷之不順從，張彪親自前往征討，留長史謝岐駐守會稽。正好王僧辯被害，張彪心情抑鬱，無法振作。這時陳文帝已占據震澤，將要到會稽，張彪便派沈泰、吴寶真回去幫助謝岐守州城。張彪後到，沈泰等反而與謝岐迎接陳文帝入城。張彪趁城内還没有安定，翻越城墻而入。陳文帝衹得逃出，張彪再守城。沈泰勸説陳文帝道："張彪部屬的家口都在香巖寺，可以前去收拿。"陳文帝便去把他們全數俘獲。張彪將帥申進秘密和沈泰合謀，又背叛張彪，張彪又敗逃，不敢回城。占據着城邊的西山樓子，趁天黑和弟張崑崙、妻楊氏一起走了，當時左右還有幾人追隨，張彪懷疑他們，把他們都打發走了，衹有平時所養的一條叫黄蒼的狗還在張彪前後，捨不得離去。回到若邪山中。

沈泰説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黄蒼驚

沈泰勸説陳文帝派章昭達率領一千兵卒重金購求張彪，同時又圖謀他的妻子。張彪睡眠還没

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見陳蒨。"劫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爲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憚。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嶺到平處。謂劫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别，若見沈泰、申進等爲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劫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

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爲家主。楊便改啼爲笑，欣然意悦，請昭達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絶，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嘆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決命。時寒，比出之垂死，積火温燎乃蘇，復起投於火。

彪始起於若邪，興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犬皆爲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嗷之女也。有容貌，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爲彪所納。彪友人吴中陸山才嗟泰等翻背，刊吴昌門爲詩一絶曰："田横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爲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論曰：忠義之道，安有常哉。善言者不必能行，蹈之者恒在所忽。江子一、胡僧祐，太清之季，名宦蓋

醒，黃蒼驚覺地吠叫，敵人來，黃蒼咬中一人喉嚨，當即死去。張彪拔刀追趕，映着火看去，說："怎麽忍心做惡事。你盡可取走我的頭，我發誓不活着見陳蒨。"劫賊說："您不肯去，那就請下到平地上來。"張彪知道不能免難。他稱妻子楊氏爲"鄉里"，對她說："我不忍心讓鄉里落到别處，我要先殺了鄉里再去死。"楊氏伸出頸項去受刀，一點也不推辭、不害怕。張彪下不了刀，便隨劫人下山到平地，對劫人說："你要我的頭，我的身子不走。"又喊妻子來訣别，說："我們一生一死，從此分别，如果見到沈泰、申進等，代我對他們説，功名未就，還希望在鬼道上相逢。"劫人活捉不了，衹好殺了張彪和他弟弟，把二首級送給章昭達。黃蒼在張彪尸體旁號叫，在血泊中不停地轉來轉去，顯得很悲哀。

章昭達向若邪山進軍，碰見張彪妻子便立即下拜，自稱是陳文帝要他迎請她爲家主。楊氏便破啼爲笑，欣然應允，請求章昭達爲張彪殯葬。葬畢，黃蒼又俯伏在墳冢號叫着不肯離去。楊氏回去經過張彪宅，對章昭達說："婦人原本就在於容貌，辛苦了多日，請允許讓我暫時入宅中梳妝。"章昭達答應了她。楊氏入屋，立即用刀割去頭髮，毀壞容貌，痛哭欲絶，發誓不再下山。陳文帝聽後，嘆息不已，便准許她爲尼。後來陳武帝的軍人要求娶她，楊氏投井絶命。當時正天冷，把她撈出來時已經差不多快死了，用火把她温熱，纔慢慢蘇醒過來，又起來投入火中。

張彪開始在若邪山起家，又在若邪山興盛，最終又畢命於若邪山。他的妻子、他的犬都爲當時人稱奇。楊氏是天水人，散騎常侍楊嗷的女兒。容貌姣好，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爲動亂而被張彪納爲妻。張彪友人吴中的陸山才嗟嘆沈泰等人的背叛，在吴昌門上刻了一首絶句："田横感義士，韓王報主臣，若爲留意氣，持寄禹川人。"

論曰：忠義之道，哪有固定的表現形式呢！會説的未必能實踐，真正實踐着忠義之道的人却經常被人們所忽略。江子一和胡僧祐，太清年間

微。江則自致亡軀，胡亦期之殞命，然則貞勁之節，歲寒自有性也。文盛克終有鮮，詩人得所誡焉。子春戰乃先鳴，幽通有助，及乎梁州之敗，而以濯足爲尤。杜氏終致覆亡，亦云圖墓之咎。吉凶之兆，二者豈易知乎。王琳亂朝忠節，志雪仇恥，然天方相陳，義難弘濟，斯則大廈落構，豈一木所能支也。張彪一遇何懷，死而後已；唯妻及犬，義悉感人，記傳所陳，何以加此，異乎！

名望、地位都低微。江子一自求拼死，胡僧祐也先估計到了要喪命，但他們忠貞勁直的氣節恰如松柏，歲寒纔顯出本性。徐文盛未能善終，寫詩的人從中知道勸誡什麼了。陰子春作戰時勇冠三軍，得神明在暗中相助，後來梁州失敗，却歸罪於洗脚。杜氏最終招致全家覆亡，有人説是掘墓的過錯。吉兆還是凶兆，這二者有那麽容易明白嗎？王琳身居亂朝，保持忠節，立志報仇雪耻，但是上天正幫助陳氏，重振梁運必定是非常困難，這叫做大厦將傾，獨木難支。張彪一受知遇便銘記在心，并死而後已，這也罷了；祇有他的妻和犬，忠義感人，歷史傳記中的事迹，哪有比這更感人的，真奇異呵！

南史卷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陳宗室諸王

永脩侯擬　遂興侯詳　宜黄侯慧紀
衡陽獻王昌（子）伯信　南康愍王曇朗（子）方泰　方慶

文帝諸子　宣帝諸子　後主諸子

永脩侯陳擬

永脩侯擬字公正，陳武帝之疏屬也。少孤貧，質直强記。武帝南征交阯，擬從焉。梁紹泰二年，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以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事。

永脩侯陳擬字公正，是陳武帝旁系親屬。年輕時孤苦貧窮，正直而記憶力强。武帝南征交阯，陳擬隨從。梁紹泰二年，授任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以雍州刺史的資歷，監察南徐州的事務。

武帝踐阼，廣封宗室，詔從子監南徐州擬封永脩縣侯，北徐州刺史褎封鍾陵縣侯，晃封建城縣侯，炅封上饒縣侯。從孫明威將軍訬封虔化縣侯，吉陽縣侯誼仍前封，信威將軍祏封豫寧縣侯，青州刺史詳封遂興縣侯，貞威將軍慧紀封宜黄縣侯，敬雅封寧都縣侯，敬泰封平固縣侯。

武帝登上帝位，廣泛封授宗室成員，詔令任子監南徐州事陳擬封永脩縣侯，北徐州刺史陳褎封鍾陵縣侯，陳晃封建城縣侯，陳炅封上饒縣侯。堂孫明威將軍陳訬封虔化縣侯，吉陽縣侯陳誼維持從前封爵，信威將軍陳祏封豫寧縣侯，青州刺史陳詳封遂興縣侯，貞威將軍慧紀封宜黄縣侯，敬雅封寧都縣侯，敬泰封平固縣侯。

文帝嗣位，擬除丹陽尹，坐事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卒，謚曰定。天嘉二年，配享武帝廟庭。子黨嗣。

文帝繼位，陳擬被授任爲丹陽尹，因事獲罪以受處分官員身份掌管郡中事務，不久恢復原來的職位。去世，謚號爲定。天嘉二年，配祭武帝廟庭。兒子陳黨繼嗣。

遂興侯陳詳

遂興侯詳字文幾，少出家爲沙門。善書記，談論清雅。武帝討侯景，召令還俗，配以兵馬，從定建

遂興侯陳詳字文幾，年輕時出家爲僧人。善於書牘記録，談論清高文雅。武帝討伐侯景，召喚陳詳還俗，配給他兵馬，隨從平定建鄴。永

鄴。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天嘉三年，累遷吴州刺史。五年，討周迪，戰敗，死之。以所統失律，無贈謚。子正理嗣。

定二年，被封爲遂興縣侯。天嘉三年，屢經升遷任吴州刺史。五年，討伐周迪，戰敗，死在陣中。因統領兵馬違犯律令，没有追贈謚號。兒子正理繼嗣。

宜黄侯陳慧紀

宜黄侯慧紀字元方，武帝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材任氣。從武帝平侯景。及帝踐阼，封宜黄縣侯，除黄門侍郎。

宜黄侯慧紀字元方，是武帝的堂孫。涉獵經書史籍，仗恃才能意氣用事。隨從武帝平定侯景。等到皇帝登位，封慧紀爲宜黄縣侯，授任黄門侍郎。

太建十年，吴明徹北侵敗績，以慧紀爲緣江都督、兖州刺史。至德二年，爲都督、荆州刺史。及梁安平王蕭巖、晋熙王蕭瓛等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以應接功，位開府儀同三司。

太建十年，吴明徹向北進犯失敗，任命慧紀爲緣江都督、兖州刺史。至德二年，擔任都督、荆州刺史。等到梁國安平王蕭巖、晋熙王蕭瓛等人前往慧紀那裏請求投降，慧紀率領兵士迎接他們。以接應的功勞，擔任開府儀同三司。

禎明三年，隋師濟江，慧紀率將士三萬人，船艦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遣南康太守吕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横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争馬鞍山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保延洲。别帥廖世寵領大舫詐降，欲燒隋艦，更决一死戰。於是有五黄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

禎明三年，隋軍渡過長江，慧紀率領將領士兵三萬人，船艦一千多艘，沿江而下，想趕往臺城。派遣南康太守吕肅率兵占據巫峽，用五條鐵索攔截長江，吕肅用盡私人財産來充實軍隊費用。隋將楊素發兵攻打他，四十多戰，争奪馬鞍山和磨刀澗防守險阻。隋軍戰死的有五千多人，陳國人全部割取他們的鼻子，來求取功勞賞賜。不久隋軍屢次取勝，獲得陳國的兵士，三次放回。吕肅於是逃走據守延洲。别部統領廖世寵帶領大船詐降，想燒隋軍的船艦，再决一死戰。這時有五條黄龍兼備各種顔色，各長十多丈，昂着頭連接在一起，順流向東行，風浪大起，雲霧昏暗，陳國人震驚恐駭，没料想火自己燃燒起來。隋軍乘坐高大船艦，拉開大弩射擊，陳軍大敗，風浪一時之間平息下來。吕肅集合殘餘部衆向東逃走。

慧紀時至漢口，爲隋秦王俊拒，不得進。聞肅敗，盡燒公安之儲，僞引兵東下，因推湘州刺史晋熙王叔文爲盟主。水軍都督周羅睺與郢州刺史荀法尚守江夏。及建鄴平，隋晋王廣遣一使以慧紀子正業來喻，又使樊毅喻羅睺，其上流城戍悉解甲。於是慧紀及巴州刺史畢寶并慟哭俱

慧紀這時到達漢口，遭隋國秦王楊俊阻擊，不能前進。聽説吕肅失敗，全部燒掉公安的儲蓄，假裝率兵東下，便推舉湘州刺史晋熙王叔文爲盟主。水軍都督周羅睺和郢州刺史荀法尚守衛江夏。等到建鄴平定，隋國晋王楊廣派遣一個使者帶着慧紀的兒子正業前來曉諭，又指派樊毅曉諭羅睺，上游的城池據點全部解除武裝。於是慧紀和巴州刺史畢寶都痛哭一起投降。慧紀進

降。慧紀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卒。子正平，頗有文學。

入隋國，依條例授任爲儀同三司，去世。兒子正平，頗有文才。

衡陽獻王陳昌　陳伯信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武帝第六子也。梁太清末，武帝南征李賁，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吴興。及武帝東討侯景，昌與宣后、文帝并爲景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吴興太守，時年十六。

衡陽獻王陳昌字敬業，是武帝的第六個兒子。梁代太清末年，武帝南征李賁，命令陳昌和宣后隨同沈恪回吴興。等到武帝向東討伐侯景，陳昌和宣后、文帝都被侯景囚禁。侯景被平定，陳昌被任命爲長城國世子，吴興太守，這年十六歲。

昌容貌偉麗，神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武帝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臨郡，又遣吴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如流。尋與宣帝俱往荆州。魏剋荆州，又與宣帝俱遷長安。

陳昌體貌魁梧英俊，神情清秀開朗，性格聰明善辯，熟悉政事。武帝派遣陳郡人謝哲、濟陽人蔡景歷輔助陳昌處理郡中事務，又派遣吴郡人杜之偉傳授經書給陳昌。陳昌讀書看過一遍就能背誦，明白義理，剖析内容迅速自然。不久和宣帝一起前往荆州。魏國攻克荆州，又和宣帝一起被遷往長安。

武帝即位，頻遣使請宣帝及昌，周人許而未遣。及武帝崩，乃遣之。時王琳作梗中流，昌不得還，居于安陸。王琳平後，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巴陵王蕭沇等率百僚上表，請以昌爲湘州牧，封衡陽郡王。詔曰"可"。三月甲戌入境，詔令主書舍人緣道迎接。丙子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四月庚寅，喪柩至都，上親臨哭。乃下詔贈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葬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謚曰獻。無子，文帝以第七皇子伯信嗣。

武帝登位，接連派遣使者請送回宣帝以及陳昌，周國人答應而没送出。等到武帝逝世，纔送出二人。當時王琳在中游干擾，陳昌不能返回，住在安陸。王琳平定後，天嘉元年二月，陳昌從安陸出發，經魯山渡過長江。而巴陵王蕭沇等人率百官上奏表，請求任命陳昌爲湘州牧，封衡陽郡王。詔令説"同意"。三月甲戌進入境内，詔令主書舍人沿途迎接。丙子渡長江，在河流中央喪命，使者以溺水而死加以報告。四月庚寅，靈柩運到都城，皇帝親自前往哭吊。於是下詔追贈爲假黄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安葬送喪的儀式，全部依照漢代東平憲王、齊代豫章文獻王的舊例，謚號爲獻。陳昌没有兒子，文帝以第七個皇子伯信爲他的繼嗣。

伯信字孚之，位西衡州刺史。及隋師濟江，與臨汝侯方慶并爲東衡州刺史王勇所害。

伯信字孚之，擔任西衡州刺史。等到隋軍渡長江，伯信和臨汝侯方慶都被東衡州刺史王勇殺害。

南康愍王陳曇朗

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倜儻有大志，梁簡文之在東宫，深被知遇，爲文德主帥，頃之卒。敬帝即位，追贈南徐州刺史，封武康縣公。武帝受禪，贈

南康愍王曇朗，是武帝同母弟忠壯王休先的兒子。休先年輕時卓越豪邁有大志向，梁簡文帝在東宫時，他深受知遇，擔任文德主帥，不久去世。敬帝即位，追贈休先爲南徐州刺史，封爲武康縣公。武帝接受禪讓，追贈休先爲司徒，封

司徒，封南康郡王，謚曰忠壯。

曇朗少孤，尤爲武帝所愛。有膽力，善綏御。侯景平後，起家著作郎。武帝誅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

紹泰元年，除中書侍郎，監南徐州。二年，齊兵攻逼建鄴，因請和，求武帝子侄爲質。時四方州郡，并多未賓，本根虚弱，糧運不繼，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武帝難之，而重違衆議，乃决遣曇朗。恐曇朗憚行，或當奔竄，乃自率步騎往京口迎之，使質於齊。齊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害曇朗于晋陽。時陳與齊絶，弗之知。武帝踐阼，猶以曇朗襲封南康郡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同皇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始知其亡，文帝詔贈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謚曰愍。乃遣兼郎中令隨聘使江德藻迎曇朗喪柩，三年春至都。

初，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泰、方慶；及將適齊，以二妾自隨，在北又生二子方華、方曠，亦同得還。

陳方泰

方泰少粗獷，與諸惡少年群聚，游逸無度，文帝以南康王故，特寬宥之。天嘉二年，以爲南康王世子。及聞曇朗薨，於是襲爵南康王。太建四年，爲都督、廣州刺史。爲政殘暴，爲有司奏免。六年，授豫章内史，在郡不修政事。秩滿之際，屢放部曲爲劫，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録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以爲宗正卿。未拜，爲御史中丞宗元饒所劾，免官，以王還

爲南康郡王，謚號爲忠壯。

曇朗小時候喪父，特别爲武帝所喜愛。曇朗有膽識魄力，善於安撫統御。侯景被平定後，他出仕爲著作郎。武帝誅殺王僧辯，留曇朗鎮守京口，掌管留守府的事務。

紹泰元年，授任中書侍郎，監察南徐州事務。二年，北齊軍隊攻打逼近建鄴，於是同北齊講和，北齊索取武帝的子侄做人質。當時四方州郡，大多没歸附，根基虚弱，糧食運輸連接不上，朝中的文武官員，都願意和齊國議和。武帝不願接受，而難以違背衆人意見，就决定派遣曇朗。恐怕曇朗畏懼外出，或許會逃走，就親自率領步兵騎兵到京口迎接曇朗，派他在齊國爲人質。齊國違背約定，派遣蕭軌等人隨從徐嗣徽渡長江。武帝把他們打得大敗，俘獲蕭軌、東方老等人并殺了他們，齊國人也在晋陽害死曇朗。當時陳國和齊國斷交，不知道曇朗被殺。武帝登位，還任命曇朗繼承南康郡王封爵，供奉忠壯王的祭祀，禮儀品級全同於皇子。天嘉二年，齊國人前來締結和好，纔知道曇朗已死，文帝下詔追贈他爲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謚號爲愍。於是派遣兼郎中令跟隨聘問的使者江德藻迎接曇朗的靈柩，三年春天到都城。

當初，曇朗没在齊國爲人質時，生下兒子方泰、方慶；等到將要到齊國，帶兩個侍妾跟隨自己，在北方又生下兩個兒子方華、方曠，也一同得以回到南方。

方泰年輕時粗暴蠻横，和一些凶惡的青年聚集在一起，游蕩没有法度，文帝因南康王的緣故，特地寬恕他。天嘉二年，任命他爲南康王世子。等到得知曇朗逝世，於是繼承爵位爲南康王。太建四年，擔任都督、廣州刺史。方泰處理政事殘酷暴虐，被有關官員舉奏免職。六年，授任豫章内史，在郡中不料理政事。任期滿的時候，多次放縱部下劫掠，又放火連續燒毁民居，乘機暴力掠奪，驅趕關押富人，索取財物。接替的官員到來，方泰又拖延不返回。到達都城，委任爲宗正卿。還没正式任命，被御史中丞宗元饒

第。十一年，起爲寧遠將軍，直殿省。尋加散騎常侍。其年八月，宣帝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上登玄武門觀，宴群臣以觀之。因幸樂游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時方泰當從，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行往人間，淫淳于岑妻，爲州長流所録。又率人仗抗拒，傷損禁司，爲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方泰初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則上測。"方泰乃投列承引。於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整奏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上可其奏。

彈劾，免除官職，以王的身份回到宅第。十一年，復出任寧遠將軍，在殿省值勤。不久加授散騎常侍。這年八月，宣帝前往大壯觀，於是大閱兵。命令都督任忠率領步兵騎兵十萬人，列陣在玄武湖，都督陳景率領戰船五百艘外出到瓜步江。皇帝登上玄武門觀，宴請群臣并觀看。接着到樂游苑，設置音樂會。隨之重到大壯觀，集合各軍，整隊返回。當時方泰應該隨行，啓奏説生母患病，不隨行。於是和逃亡的人楊鍾期等二十人改換服飾到民間，奸淫淳于岑的妻子，被州中長流逮捕。又率領隨從武力拒捕，傷害關押的人，被有關部門舉奏。皇帝大怒，把方泰關入監獄。方泰起初承認奸淫之罪，不承認武力抗拒關押部門。皇帝説："不承認就上刑具。"方泰這纔自首招認。於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整上奏請求解除方泰所任官職，下令宗正削除方泰的封爵，皇帝批准這一上奏。

禎明初，爲侍中。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隋大業中，爲掖縣令。

禎明初年，方泰擔任侍中。陳國滅亡，和後主一起進入長安。隋大業年間，擔任掖縣令。

陳方慶

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中，封臨汝縣侯。至德二年，累遷智武將軍、武州刺史。

方慶年輕時機智敏鋭，涉獵經書史籍。等到成人有才幹謀略。天嘉年間，被封爲臨汝縣侯。至德二年，屢經升遷任智武將軍、武州刺史。

初，廣州刺史馬靖久居嶺表，大得人心，士馬强盛，朝廷疑之，以方慶爲廣州刺史，以兵襲靖。靖誅，進號宣毅將軍。方慶性清謹，甚得人和。

當初，廣州刺史馬靖長久住在嶺南，很得民心，兵馬强盛，朝廷懷疑他，任命方慶爲廣州刺史，率兵馬襲擊馬靖。馬靖被誅殺，方慶進軍號爲宣毅將軍。方慶性格清廉謹慎，很受民衆擁護。

禎明三年，隋師濟江，都督、東衡州刺史王勇徵兵於方慶，欲與赴援臺城。時隋行軍總管韋洸帥兵度嶺，宣隋文帝敕云："若嶺南平定，留勇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且依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賣己，且欲觀變，乃不從。勇使高州刺史戴智烈斬方慶於廣州，而收其兵。

禎明三年，隋軍渡過長江，都督、東衡州刺史王勇向方慶徵調軍隊，想一同趕去支援臺城。當時隋國行軍總管韋洸率軍越過大庾嶺，宣布隋文帝的命令説："如果嶺南平定，可留下王勇和豐州刺史鄭萬頃仍任舊職。"方慶聽説後，恐怕王勇出賣自己，而且想觀望變化，就不聽從王勇的徵調。王勇派高州刺史戴智烈在廣州殺死方慶，而收集他的兵馬。

鄭萬頃

鄭萬頃，滎陽人，梁司州刺史紹叔之始族子也。父旻，梁末入魏。

鄭萬頃，滎陽人，是梁代司州刺史紹叔的遠房侄子。父親鄭旻，梁代末年進入魏國。萬頃

萬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爲司城大夫，出爲温州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消難奔陳，拜散騎常侍、昭武將軍、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人表請立碑，詔許焉。初，萬頃在周，甚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帝踐阼，常思還北。及王勇殺方慶，萬頃乃率州兵拒勇降隋，隋授上儀同，尋卒。

通達有才幹，周武帝時，擔任司城大夫，出朝任温州刺史。至德年間，和司馬消難投奔陳國，被任命爲散騎常侍、昭武將軍、豐州刺史。在州中很有德政，官吏民衆上奏表請求爲他立碑，詔令許可。當初，萬頃在北周，很受隋文帝賞識，等到隋文帝登位，萬頃經常想回到北方。等到王勇殺死方慶，萬頃於是率領州中兵士抗拒王勇投降隋國，隋國授予他爲上儀同，不久去世。

文帝諸子

文帝十三男：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鄱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生衡陽王伯信。王充華生廬陵王伯仁。張修容生江夏王伯義。韓修華生武陵王伯禮。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桂陽王伯謀。二男早卒，無名；伯信出繼衡陽王昌。

文帝有十三個兒子：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鄱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生衡陽王伯信。王充華生廬陵王伯仁。張修容生江夏王伯義。韓修華生武陵王伯禮。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桂陽王伯謀。兩個兒子早逝，没有名字；伯信過繼給衡陽王陳昌。

始興王陳伯茂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文帝第二子也。初，武帝兄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梁爲東宫直閤將軍。侯景之亂，援臺中流矢卒。太平二年，贈南兖州刺史，封長城縣公，謚曰昭烈。武帝受禪，重贈太傅，改封始興郡王。道談生文帝及宣帝。宣帝以梁承聖末遷於長安，至是武帝遥以宣帝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武帝崩，文帝入纂帝位。時宣帝在周未還，文帝以本宗乏饗，徙封宣帝爲安成王，封伯茂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於是尚書八坐奏加伯茂寧遠將軍，置佐史，除揚州刺史。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是文帝的第二個兒子。當初，武帝的哥哥始興昭烈王道談在梁朝爲官擔任東宫直閤將軍。侯景之亂時，道談援救臺城中流箭去世。太平二年，追贈他爲南兖州刺史，封長城縣公，謚號爲昭烈。武帝接受禪讓，隆重追贈爲太傅，改封爲始興郡王。道談生文帝和宣帝。宣帝在梁承聖末年被遷到長安，到這時武帝遥遠地委任宣帝繼承爵位封始興嗣王，來供奉昭烈王的祭祀。武帝逝世，文帝入宫繼承帝位。當時宣帝在北周没返回，文帝因本宗缺人祭祀，改封宣帝爲安成王，封伯茂爲始興王，來供奉昭烈王的祭祀。賞賜天下爲皇族長輩的後嗣者爵位一級。按舊日制度，諸王受封没有加授軍號的，不設置佐史。這時尚書八座上奏加授伯茂爲寧遠將軍，設置佐史，授任揚州刺史。

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文帝深愛重之。時軍人於丹徒盗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

伯茂性格聰明敏捷，愛好學習，謙虚恭謹尊重士人，又因是太子的同母弟，文帝很喜愛器重他。當時兵士在丹徒盗掘晉朝郗曇的墳墓，獲

軍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迹。事覺，其書并没縣官，藏于秘府。文帝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書，甚得右軍法。

得了很多晉朝右軍將軍王羲之的書法作品和各名士的遺墨。事情被發現，書法作品都被没收進官府，收藏到秘府中。文帝因伯茂愛好古籍，賜予很多。因此伯茂花大氣力研習草書隸書，很得右軍的真諦。

遷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時，伯茂在都，劉師知等矯詔出宣帝，伯茂勸成之。師知等誅後，宣帝恐伯茂扇動朝廷，乃進號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游處。時四海之望，咸歸宣帝，伯茂深不平，數肆惡言。宣帝以其無能，不以爲意。及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等謀反，伯茂并陰豫其事。光大二年，皇太后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其日又下令降伯茂爲温麻侯。時六門之外有别館，以爲諸王冠昏之所，名爲昏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宣帝遣盗殞之於車中，年十八。

升任東揚州刺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時，伯茂在都城，劉師知等人假稱詔命調出宣帝，伯茂勸説促成這件事。師知等人被殺後，宣帝恐怕伯茂在朝廷中煽動人心，就升他的軍號爲中衛將軍，命他進宫中居住，專門和廢帝交游相處。當時四海的人心，都歸向宣帝，伯茂很不滿，多次放出惡毒的言論。宣帝因他没有能力，不放在心上。等到建安人蔣裕和韓子高等圖謀反叛，伯茂都暗中參與。光大二年，皇太后下令罷黜廢帝爲臨海王，這天又下令貶降伯茂爲温麻侯。當時六門的外面有别館，作爲諸王加冠成婚的地方，名叫婚第，到這時命令伯茂出宫居住在别館，宣帝派遣盗賊在車上殺了他，伯茂這年十八歲。

鄱陽王陳伯山　陳君範

鄱陽王伯山字静之，文帝第三子也。偉容儀，舉止閑雅，喜愠不形於色。武帝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文帝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坐奏封鄱陽郡王，乃遣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于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太社。其年十月，上臨軒策命，策訖，令王公以下，并宴於王第。六年，爲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宣帝輔政，不欲令伯山處邊，光大元年，徙爲東揚州刺史。累遷征南將軍，護軍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并扶。

鄱陽王伯山字静之，是文帝的第三個兒子。他體貌魁偉，舉止文雅，喜怒不顯現在臉色上。武帝時，天下初創，諸王受封爵，禮節制度多有缺略。等到伯山接受封爵，文帝想使事情辦得隆重，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座上奏封伯山爲鄱陽郡王，於是派遣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到太廟祭告，又派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到太社祭告。這年十月，皇帝到殿前策命，策命完畢，命令王公以下官員，都到王的第宅宴飲。六年，伯山擔任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宣帝輔政，不想使伯山位居邊境，光大元年，調任伯山爲東揚州刺史。屢經升遷爲征南將軍，護軍將軍，加授開府儀同三司，賜給鼓吹并給予扶杖。

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又於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庭有冠昏饗宴，恒使爲主。及遭所生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

伯山性格寬容忠厚，風度儀表美觀，又在諸王中最年長，後主很尊敬器重他。每當朝中有加冠成婚的宴會，總使伯山爲主持者。等到生母去世，守喪以孝道聞名。後主曾經前往吏部尚書蔡

因往吊之，伯山號慟殆絶，因起爲鎮衛將軍，乃謂群臣曰："鄱陽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長，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須遷太尉。"未及發詔，禎明三年薨。尋屬陳亡，遂無贈謚。

徵的住所，乘便前往伯山家中吊唁，伯山痛哭差不多斷氣，於是起用伯山爲鎮衛將軍，便對群臣說："鄱陽王真誠的性情值得嘉獎，又是西第的長者，豫章王已兼任司空，鄱陽王也必須升爲太尉。"没來得及發布詔書，伯山在禎明三年逝世。不久遇上陳國滅亡，於是没有追贈謚號。

長子君範，未襲爵而隋師至。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爲變，乃并召入，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又陰爲之備。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長安。隋文帝并配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婤爲貴人，絶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才叙用，由是并爲守宰，遍於天下。君範位温縣令。

長子君範，没有繼承爵位而隋軍到來。當時宗室王侯在都城中的有一百多人，後主擔憂他們發生變亂，就都召入宫中，駐守在朝堂，命豫章王叔英總領他們，又暗中對他們加以戒備。六軍失敗，相繼出城投降，君範便隨後主進入長安。隋文帝都發配到隴右和河西各州，各賜給田地來安置他們。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的第六個女兒陳婤爲貴人，十分喜愛寵幸，於是徵召陳氏子弟都回到京城，依才能任用，因此都任郡守縣令，遍布天下。君範任温縣令。

新安王陳伯固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文帝第五子也。生而龜胸，目通睛揚白，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爲新安郡王。太建七年，累遷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積聚，所得禄奉，用度無節。酣醉以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中最爲貧窶。宣帝每矜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捶。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至於草間，輒呼人從游，動至旬日。所捕獐鹿，多使生致。宣帝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是文帝的第五個兒子。生來胸部隆起，眼睛通體露白，身材矮小，而雄辯善於談論。天嘉六年，被立爲新安郡王。太建七年，屢經升遷任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本性好飲酒，不愛積累財物，所得的俸禄，使用没有節制。喝醉以後，多有乞討，在諸王中最爲貧困。宣帝時常同情他，特地加以賞賜。伯固性格不穩重，好鞭打下人。在州中不料理政事，每天外出打獵。有時乘坐可供卧息的車子到民間，就呼唤民衆下人隨從游樂，動不動就十來天。所捕到的獐鹿，多使活着送入府中。宣帝知道了一些情况，多次派遣使者責備他。

十年，爲國子祭酒。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摘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爲政嚴苛，國學有墮游不修習者，重加檟楚，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

十年，擔任國子祭酒。伯固比較懂得玄學理論，而懈怠學業没有貫通；至於挑出章句詰問駁辯，往往有奇特的見解。行政嚴厲苛刻，國子學中有懶惰游蕩不研習學問的，他重加鞭打，學生畏懼他，因此學業較有進展。

十三年，爲都督、揚州刺史。後主初在東宫，與伯固甚親狎。伯固又善嘲謔，宣帝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瑕疵，將中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

十三年，擔任都督、揚州刺史。後主當初在東宫時，和伯固十分親密。伯固又善於譏諷開玩笑，宣帝每當宴請時，多要召唤他。叔陵在江州，心中忌妒他的受寵，暗中尋他的過失，將要據法律中傷他。等到叔陵回到朝廷，伯固畏懼獲

其意，乃共訕毁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游田野，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協，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叔陵指麾。知事不捷，便欲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趣白楊道。臺馬容至，爲亂兵所殺，尸於東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特許以庶人禮葬。子及所生王氏，并特宥爲庶人，國除。

罪，諂媚迎合叔陵的心意，於是共同毁謗朝廷賢臣，普遍誣衊文武官員，即使别人年老位高，他們都當面折辱没有一點畏懼。伯固性格喜愛打獵，叔陵又喜好挖掘墳墓，外出游樂打獵，二人必定同行，於是性情愛好大爲相合，就圖謀作亂。伯固在宫中侍奉，每當有秘密的話，必定報告叔陵。等到叔陵出奔到東府，派遣使者告訴伯固，伯固單人匹馬趕去，協助叔陵指揮。伯固知道事情不能成功，就想逃跑。遇上四門已經關閉，不能出城，就趕往白楊道。朝廷的先頭部隊到來，伯固被亂兵殺死，陳尸在東昌館門，這年二十八歲。詔令特許用平民禮儀安葬。兒子和生母王氏，都特地寬恕爲平民，封國被削除。

晉安王陳伯恭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文帝第六子。天嘉六年封。尋爲吴郡太守。時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緝理。歷位尚書左僕射，後爲中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陳亡入長安。大業初，爲成州刺史、太常少卿。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是文帝的第六個兒子。天嘉六年封王。不久擔任吴郡太守。這年十多歲，就留心政事，官署得到整治。歷任尚書左僕射，後來擔任中衛將軍、右光禄大夫。陳國滅亡後進入長安。大業初年，擔任成州刺史、太常少卿。

廬陵王陳伯仁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文帝第八子。天嘉六年立。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太子中庶子。陳亡，卒于長安。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是文帝的第八個兒子。天嘉六年封王。擔任侍中、國子祭酒，兼太子中庶子。陳國滅亡後，在長安去世。

江夏王陳伯義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文帝第九子。天嘉六年封。位金紫光禄大夫。陳亡入長安。遷於瓜州，道卒。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是文帝的第九個兒子。天嘉六年封王。擔任金紫光禄大夫。陳國滅亡後進入長安。被遷往瓜州，在途中去世。

武陵王陳伯禮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立。太建初，爲吴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後爲有司所劾。十一年，被代徵還，遂遷延不發，爲御史中丞徐君整所劾，免。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爲臨洮太守。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是文帝的第十個兒子。天嘉六年封王。太建初年，擔任吴興太守。在郡中恣意搶掠，後來被有關官員彈劾。十一年，被替代受徵召返回，竟拖延不上路，被御史中丞徐君整彈劾，免官。陳國滅亡後進入長安。大業年間，擔任臨洮太守。

永陽王陳伯智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文帝第十二子。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是文帝的第十二個兒子。年輕時誠實寬厚，有器度，博覽經書史籍。

太建中立。累遷尚書左僕射，後爲特進。陳亡入長安。大業中，爲國子司業。

太建年間封王。屢經升遷任尚書左僕射，後來擔任特進。陳國滅亡進入長安。大業年間，擔任國子司業。

桂陽王陳伯謀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文帝第十三子。太建中立。位散騎常侍，薨。子鄩，大業中，爲番禾令。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是文帝的第十三個兒子。太建年間封王。擔任散騎常侍，逝世。兒子陳鄩，大業年間，擔任番禾令。

宣帝諸子

宣帝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曹淑華生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華生建安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晋熙王叔文、義陽王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王叔雄。吴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王叔慎。王修華生武昌王叔虞。韋修容生湘東王叔平。施姬生臨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姬生西陽王叔穆。申婕妤生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姬生新興王叔純。吴姬生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海王叔顯。秦姬生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其皇子叔叡、叔忠、叔泓、叔毅、叔訓、叔武、叔處、叔封八人，并未及封。三子早卒，無名。

宣帝有四十二個兒子：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曹淑華生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華生建安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晋熙王叔文、義陽王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王叔雄。吴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王叔慎。王修華生武昌王叔虞。韋修容生湘東王叔平。施姬生臨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姬生西陽王叔穆。申婕妤生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姬生新興王叔純。吴姬生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海王叔顯。秦姬生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皇子叔叡、叔忠、叔泓、叔毅、叔訓、叔武、叔處、叔封八人，都没趕上封王而死。三個兒子早逝，没有名字。

始興王陳叔陵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宣帝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生於江陵。魏剋江陵，宣帝遷關右，叔陵留穰城。宣帝之還，以後主及叔陵爲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縣侯。叔陵少機辯，徇聲名，强梁無所推屈。太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位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是宣帝的第二個兒子。梁代承聖年間，出生在江陵。魏國攻克江陵，宣帝被遷到關右，叔陵留在穰城。宣帝返回，把後主和叔陵作爲人質。天嘉三年，隨同後主回國，被封爲康樂縣侯。叔陵年輕時機敏善辯，捨身爲名，强悍果決從不推許也不屈服於人。太建元年，封始興王，侍奉昭烈王的祭祀。擔任都督、江州刺史，這年十六歲，政令由自己決定，

己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懾憚。諸公子侄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己。豫章内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慚耻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内，亦徵攝案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

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震恐股栗。叔陵日益横，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曉，呼召賓客，説人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爲。性不飲酒，唯多置肴胾，晝夜食啖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笞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逼爲左右，廛里殆無遺者。其中脱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宣帝弗之知。

九年，除都督、揚州刺史。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車。叔陵居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即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藉藉，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虚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又好游冢墓間，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脛，持爲玩弄，藏之府庫。人間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并即逼納。

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爲本職。晋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氏卒，叔陵啓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日，僞爲哀

僚屬無人參預。性格嚴厲苛刻，部下震懾畏懼。諸公的子侄以及罷除了縣官的，叔陵都逼迫他們侍奉自己。豫章内史錢法成前往府中拜見，就安排他的兒子季卿帶領馬隊。季卿慚愧羞耻没有及時趕到，叔陵大怒，凌辱法成，法成氣憤怨恨，自縊而死。州縣不在管轄範圍的，叔陵也徵召按察加以治理。朝中顯貴和下層吏員如有違忤，就誣奏别人的罪行，陷人於重刑死罪之中。

四年，調任都督、湘州刺史。各州鎮聽説他到來，都震驚恐懼。叔陵日益横蠻，征伐夷人、僚人，所獲取的物品都落入自己手中，絲毫不用來賞賜。徵發勞役，没有極限。夜晚經常不睡覺，點火燭到天明，呼唤賓客，講民間的小事，開玩笑没有什麽事不做。天生不能飲酒，衹是多擺設大塊的肉，日夜食用而已。從早晨到中午，纔開始就寢。官署文書，不呼唤不能擅自呈送。犯笞罪的人都關入監獄，動不動就是幾年不審察。瀟水、湘水以南，都逼迫成爲自己的左右，鄉間差不多没有遺留者。其中如有人逃跑，就殺害他的妻子兒女。州縣不敢上告，宣帝不知道這些事。

九年，授任都督、揚州刺史。十年，到都城，加授扶杖，賜給油幢車。叔陵住在東府，事務多涉及臺閣，執掌事務的官府，秉承意向順應旨趣，就暗示皇上升任他。稍微有違忤，叔陵一定以大罪加以誣陷，重者直至處死。道路上紛紛傳言，都説叔陵有不尋常的志向。叔陵文飾虚假的名聲，每當上朝時，常常在車中馬上，捧書閲讀，高聲朗誦，洋洋得意。回到房舍中，有時親手拿着刀斧，表演雜技。又喜好到墳墓間游蕩，遇到墓表上可確知死者身份的，就命令身邊的人挖掘，收取墓石志、古器物和骸骨肘脛，拿着品玩擺弄，收藏在府庫。民間的年輕媳婦和少女，稍有姿色的，都馬上逼迫娶入家中。

十一年，爲生母彭氏守喪，離職。不久，復出任原職。晋代的王公貴人，多安葬在梅嶺，等到彭氏去世，叔陵啓請在梅嶺安葬她，於是挖掘從前太傅謝安的舊墓，丢棄謝安的棺材，來安葬自己的母親。開始服喪的時候，假裝哀傷消瘦，

毁，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旬，乃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奸合，所作尤不軌，侵淫上聞。宣帝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捶。宣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中、中軍大將軍。

自稱刺出鮮血書寫《涅槃經》。不到一百天，就每天進用甘美的膳食。又私自召喚身邊人的妻子女兒，和她們通奸，所作所爲很不合法度，逐漸爲皇上得知。宣帝譴責御史中丞王政不舉奏，罷免王政的官職。又罷黜典籤、親事，隨之加以鞭打。宣帝一向喜愛叔陵，不依法懲治，衹是責備他而已。叔陵服喪期滿，又擔任侍中、中軍大將軍。

及宣帝不豫，後主諸王并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礪切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劍，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叔陵怒。及翌日小斂，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銼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媼樂安君吴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扼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問後主曰："即盡之，爲待也？"時吴媼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叔陵多力，因奮袖得脱，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斷青溪橋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被甲，著白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無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保守。

等到宣帝病重，後主和諸王都入宫侍奉疾病。叔陵暗中有作亂的想法，命令掌管醫藥的官吏磨礪切藥刀。到宣帝逝世的時候，又命令左右取過劍來，左右没有領悟，就取朝見時所佩的木劍送上，叔陵發怒。等到次日小殮時，後主哀傷倒在地上，叔陵用銼藥刀砍中後主頸項。太后趕來救助，叔陵又砍了太后幾刀。後主的乳母樂安君吴氏當時在太后旁邊，從後面拉住叔陵的胳膊，後主因之得以起身。叔陵隨之抓住後主的衣服，後主自己奮鬥得以脱身。長沙王叔堅用手掐住叔陵，奪去他的刀，隨之牽他到宫柱邊，用他的衣袖捆綁他，抛到池水中，將要殺死他，詢問後主説："是馬上殺他，還是等一段時間？"當時吴媼攙扶後主躲避逆賊，叔堅尋找後主的去向，將要接受命令。叔陵力氣大，因而奮力拉開衣袖得以逃脱，衝出雲龍門，乘車飛奔回東府，呼唤兵士斷絶青溪的橋梁通道。放出東城的囚徒，來充任戰士。又派人前往新林調集所屬的兵馬。隨之親自穿上鎧甲，戴上白帽，登上城頭西門，招募百姓，散發金銀加以賞賜。向外徵召諸王將帥，没有響應的，僅有新安王伯固聽説後趕去。叔陵聚集的兵士僅有一千人，想占據城池固守。

時衆軍并緣江防守，臺内空虚，叔堅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急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遣記室韋諒送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以公爲台鼎。"摩訶紿報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即遣戴溫、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閣道下，

當時各軍都緣長江防守，臺城内空虚，叔堅稟報太后，派太子舍人司馬申緊急徵召右衛將軍蕭摩訶，率兵趕到東府西門。叔陵因事情急迫，派遣記室韋諒送鼓吹給摩訶，對他説："事情成功後任用您爲三公。"摩訶假意回答説："必須大王的心腹節將親自前來，纔敢接受命令。"叔陵當即派遣戴溫、譚騏驎二人前往摩訶那裏。摩訶捉住後送到朝廷，殺死在閣道下，拿着二人的首

持其首徇東城，仍懸於朱雀門。叔陵自知不濟，遂入沈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度，欲趣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容陳智深迎刺叔陵，閹豎王飛禽斫之數十下，馬容陳仲華就斬首送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坐奏："請依宋世故事，流尸江中，污瀦其室；并毁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即日并賜死。

級到東城示衆，隨即懸挂在朱雀門。叔陵自知不能成功，於是進入房内把妃子張氏和寵妾七人沉入井内。叔陵原先有部下在新林，這時叔陵率領幾百人馬，從小航渡河，想趕往新林，乘船艦進入北方。走到白楊路，被朝廷軍隊攔截。伯固見兵馬到來，旋即逃進街巷，叔陵拔出刀來追趕他，伯固又返回。叔陵的部下大多抛下鎧甲潰逃，摩訶的馬容陳智深迎上前去刺殺叔陵，宦官王飛禽砍了叔陵幾十刀，馬容陳仲華上前斬下首級送到朝廷。變亂自寅時到巳時就平定了。尚書八座上奏説："請求依照宋代舊例，把叔陵的尸體抛入江中任其漂流，污穢他的房舍；并毁棄他的生母彭氏的墳墓廟寢，歸還謝氏的墓地。"後主聽從上奏。叔陵的所有兒子，當天都被賜令自殺。

豫章王陳叔英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宣帝第三子也。寬厚仁愛。太建元年封。後位司空。隋大業中，位涪陵太守，卒。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是宣帝的第三個兒子。他寬厚仁愛。太建元年封王。後來擔任司空。隋大業年間，擔任涪陵太守，去世。

長沙王陳叔堅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宣帝第四子也。母本吴中酒家婢，相者言當生貴子。宣帝微時，因飲通焉，生叔堅。及貴，召拜淑儀。

叔堅少而嚴整，又頗使酒，兄弟憚之。好數術，卜筮、風角、鎔金、琢玉，并究其妙。初封豐城侯。太建元年封。累遷丹陽尹。

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并招聚賓客，各争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争道而鬥，至有死者。及宣帝不豫，叔堅與叔陵等并從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叔堅疑之，微伺其所爲。及行逆，賴叔堅以免。以功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刺史如故。

時後主患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决于叔堅，權傾朝廷，後主由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是宣帝的第四個兒子。母親本是吴地酒家的婢女，看相的人説她當生貴子。宣帝低微時，因飲酒和她通奸，生下叔堅。等到尊貴，徵召任命爲淑儀。

叔堅年輕時嚴厲整肅，又酗酒任性，兄弟們畏懼他。喜好數術，卜筮、風角、熔金、琢玉，都研究其中奥妙。起初封豐城侯。太建元年封王。屢經升遷任丹陽尹。

當初，叔堅和始興王叔陵都招募賓客，各自争奪權勢寵信，很不相合。每次朝會時的儀仗，不肯分先後，一定分開道路而前往，左右的人有時爲争路而争鬥，致有人被打死。等到宣帝病重，叔堅和叔陵等人都隨從後主侍奉疾病。叔陵暗中有作亂的心意，叔堅懷疑他，偷偷窺伺他的行爲。等到叔陵作亂，後主依賴叔堅得以免死。因功升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不久升爲司空，將軍、刺史職照舊。

當時後主因刀傷，不能理事，政事無論大小，都取决於叔堅，叔堅權勢勝過朝廷，後主因

是疏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等，并東宮舊臣，日夕陰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詔令即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未發，尋以爲司空，實欲奪其權。又陰令人造其厭魅，刻木爲偶人，衣以道士服，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星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又令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令實。後主召叔堅囚于西省，將黜之，令近侍宣敕數之。叔堅自陳爲佞人所構，死日慚見叔陵。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免所居官，以王還第。後位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秩滿還都。

此疏遠顧忌他。孔範、管斌、施文慶等人，都是東宮的舊臣，日夜暗中説他的壞話。至德元年，後主於是詔令叔堅就本身職位用三公的儀式，出京任江州刺史。没有出發，又委任爲司空，實際上是想剥奪他的權力。叔堅又暗中派人製造厭魅，雕刻木頭爲木偶人，穿上道士服裝，施設機關，木偶人能够跪拜，日夜在星月下祭祀，詛咒皇上。又派人上書告發這件事，檢驗核實。後主召唤叔堅囚禁到西省，將要罷黜他，命身邊侍衛宣布令文責備他的罪過。叔堅自己陳述是被奸人所誣陷，死的時候慚愧見到叔陵。後主感念他從前的功勞，於是赦免他，免除他所任官職，以王的身份回到宅第。叔堅後來擔任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任期滿後回到都城。

陳亡入隋，遷于瓜州。叔堅素貴，不知家人生産，至是與妃沈氏酣酒，不以耕種爲事。大業中，爲遂寧郡守，卒。

陳國滅亡後進入隋國，被遷到瓜州。叔堅一向貴重，不知民衆的耕種，到這時和妃子沈氏盡情飲酒，不把耕種放在心上。大業年間，擔任遂寧郡太守，去世。

建安王陳叔卿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宣帝第五子也。性質直，有材器，容貌甚偉。太建四年立。位中書監。陳亡入隋。大業中，爲都官郎，上黨通守。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是宣帝的第五個兒子。性格樸實正直，有才幹器量，身材很魁梧。太建四年封王。擔任中書監。陳國滅亡後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都官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陳叔明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宣帝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柔，狀似婦人。太建五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爲鴻臚少卿。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是宣帝的第六個兒子。容貌美麗，舉止和順温柔，樣子像女人。太建五年封王。擔任侍中。陳國滅亡後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鴻臚少卿。

河東王陳叔獻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宣帝第九子也。性恭謹，聰敏好學。太建五年立。位南徐州刺史。薨，贈司空，謚康簡。子孝寬嗣，隋大業中，爲汶城令。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是宣帝的第九個兒子。性格恭敬謹慎，聰明敏捷愛好學習。太建五年封王。擔任南徐州刺史。逝世，追贈司空，謚號爲康簡。兒子孝寬繼嗣，隋大業年間，擔任汶城令。

新蔡王陳叔齊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宣帝第十一子也。風采明贍，博涉經史，善屬文。太建七年立。位侍中。陳亡入隋。大業中，爲尚書主客郎。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是宣帝的第十一個兒子。風采照人，博覽經籍史書，善於寫文章。太建七年封王。擔任侍中。陳國滅亡後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尚書主客郎。

晉熙王陳叔文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宣帝第十二子也。性輕險，好虛譽，頗涉書史。太建七年立。位都督、湘州刺史。徵爲侍中，未還而隋軍濟江，隋秦王至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於秦王。王遣使往巴州迎勞叔文。叔文與畢寶、荆州刺史陳慧紀及文武將吏赴漢口，秦王并厚待之。及至京，隋文帝坐于廣陽門觀，叔文從後主至朝堂。文帝使内史令李德林宣旨，責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喪亡。後主與其群臣并愧懼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欣然有自得志。後上表陳在巴州先送款，望異常例。文帝嫌其不忠，而方懷柔江表，遂授開府、宜州刺史。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是宣帝的第十二個兒子。性格輕佻險惡，喜好虛假的聲譽，涉獵了一些圖書史册。太建七年封王。擔任都督、湘州刺史。徵召擔任侍中，没有返回而隋軍渡過長江，隋國的秦王到達漢口。當時叔文從湘州回朝，到達巴州，就率領巴州刺史畢寶等人請求投降，送降書給秦王。秦王派使者前往巴州迎接慰問叔文。叔文和畢寶、荆州刺史陳慧紀以及文武官員趕往漢口，秦王都優厚地對待。等到達京城，隋文帝坐在廣陽門的望樓，叔文隨從後主到朝堂。文帝派内史令李德林宣布旨意，責備他們君臣不能相互輔助，以至於喪亡。後主和他的群臣都慚愧畏懼拜倒在地，没有人能仰視，叔文獨自欣然有自得的心意。後來上奏表陳述在巴州首先投誠，希望得到不同常例的賞賜。文帝厭惡他的不忠誠，而正要安撫江南，於是授任他爲開府、宜州刺史。

淮南王陳叔彪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宣帝第十三子也。少聰慧，善屬文。太建八年立。位侍中。入隋，卒于長安。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是宣帝的第十三個兒子。年輕時聰明有智慧，善於寫文章。太建八年封王。擔任侍中。進入隋國，在長安去世。

始興王陳叔重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宣帝第十四子也。性質朴，無伎藝。宣帝崩，始興王叔陵爲逆，誅，其年立叔重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後。位江州刺史。隋大業中，爲太府少卿。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是宣帝的第十四個兒子。性格正直樸實，没有技能。宣帝逝世，始興王叔陵作亂，被誅殺，這年立叔重爲始興王，來繼承昭烈王爲後嗣。擔任江州刺史。隋大業年間，擔任太府少卿。

尋陽王陳叔儼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宣帝第十五子也。性凝重，舉止方正。後主即位立。位侍中。入隋卒。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是宣帝的第十五個兒子。性格莊重，舉止端正。後主即位時封王。擔任侍中。進入隋國後去世。

岳陽王陳叔慎

岳陽王叔慎字子敬，宣帝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太建十四年立。至德中，爲丹陽尹。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賦詩，恒被嗟賞。

岳陽王叔慎字子敬，是宣帝的第十六個兒子。小時候聰明慧敏，十歲時能寫文章。太建十四年封王。至德年間，擔任丹陽尹。當時後主格外喜愛文章，叔慎和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人，日夜陪伴後主賦詩，總是被嗟嘆贊賞。

禎明元年，出爲湘州刺史，加都督。及隋師濟江，清河公楊素兵下荆門，遣將龐暉略地至湘州，州内將士，剋日請降。叔慎置酒會文武，酒酣，嘆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臣乎？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叔慎伏甲待之。暉入，伏兵發，縛暉等以徇，皆斬之。叔慎招士衆，數日中，兵至五千人。隋遣内陽公薛冑爲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冑禽叔慎，秦王斬之漢口。

禎明元年，外出任湘州刺史，加授都督。等到隋軍渡過長江，清河公楊素的軍隊攻下荆門，派遣將領龐暉攻取土地至湘州，州内的將領士兵，約定時間請求投降。叔慎設酒宴會集文武官員，酒喝得盡興後，嘆息説："君臣的義理，到這時就完結了嗎?"長史謝基伏在地上流淚。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座位中，起身説："君主受辱臣下死節，各位難道不是陳國的臣子嗎？縱使不能成功，還顯示臣子的節操，青門外面，死亡都不能。在今天以後響應的斬首。"衆人都答應承諾，於是殺牲畜結盟。派遣人假裝送降書給龐暉，叔慎埋伏兵士等待他們。龐暉入城，埋伏的兵士發動，捆住龐暉等人示衆，都殺了他們。叔慎招募兵士，幾天之中，兵士達到五千人。隋國派遣内陽公薛冑爲湘州刺史，聽説龐暉死去，就請求增兵。隋國又派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援。没有到達，薛冑擒獲叔慎，秦王在漢口殺死了他。

義陽王陳叔達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宣帝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位丹陽尹。入隋，大業中，爲内史舍人，絳郡通守。武德中，位侍中，封江國公，歷禮部尚書，卒。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是宣帝的第十七個兒子。太建十四年封王。擔任丹陽尹。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内史舍人，絳郡通守。武德年間，擔任侍中，封江國公，歷任禮部尚書，去世。

巴山王陳叔雄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宣帝第十八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隋，卒于長安。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是宣帝的第十八個兒子。太建十四年封王。進入隋國，在長安去世。

武昌王陳叔虞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宣帝第十九子也。太建十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爲高苑令。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是宣帝的第十九個兒子。太建十四年封王。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高苑令。

湘東王陳叔平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宣帝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胡蘇令。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是宣帝的第二十個兒子。至德元年封王。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胡蘇令。

臨賀王陳叔敖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宣帝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是宣帝的第二十一個兒子。至德元年封王。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

中，位儀同三司。

任儀同三司。

陽山王陳叔宣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宣帝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涇城令。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是宣帝的第二十二個兒子。至德元年封王。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涇城令。

西陽王陳叔穆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宣帝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卒于長安。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是宣帝的第二十三個兒子。至德元年封王。進入隋國，在長安去世。

南安王陳叔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宣帝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卒于長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是宣帝的第二十四個兒子。至德元年封王。進入隋國，在長安去世。

南郡王陳叔澄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宣帝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靈武令。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是宣帝的第二十五個兒子。至德元年封王。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靈武令。

沅陵王陳叔興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宣帝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給事郎。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是宣帝的第二十六個兒子。至德元年封王。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給事郎。

岳山王陳叔韶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宣帝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位丹陽尹。入隋，卒于長安。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是宣帝的第二十七個兒子。至德元年封王。擔任丹陽尹。進入隋國，在長安去世。

新興王陳叔純

新興王叔純字子洪，宣帝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河北令。

新興王叔純字子洪，是宣帝的第二十八個兒子。至德元年封王。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河北令。

巴東王陳叔謨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宣帝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爲汧陽令。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是宣帝的第二十九個兒子。至德四年封王。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汧陽令。

臨海王陳叔顯

臨海王叔顯字子亮，宣帝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爲鶉觚令。

臨海王叔顯字子亮，是宣帝的第三十個兒子。至德四年封王。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鶉觚令。

新會王陳叔坦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宣帝第三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是宣帝的第三十一個

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大業中，爲涉縣令。

兒子。至德四年封王。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涉縣令。

新寧王陳叔隆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宣帝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入隋，卒于長安。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是宣帝的第三十二個兒子。至德四年封王。進入隋國，在長安去世。

新昌王陳叔榮

新昌王叔榮字子徹，宣帝第三十三子也。禎明二年立。入隋，大業中，爲内黄令。

新昌王叔榮字子徹，是宣帝的第三十三個兒子。禎明二年封王。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内黄令。

太原王陳叔匡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宣帝第三十四子也。禎明二年立。入隋，大業中，爲壽光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是宣帝的第三十四個兒子。禎明二年封王。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壽光令。

後主諸子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吴興王胤。高昭儀生南平王嶷。吕淑媛生永嘉王彦、邵陵王兢。龔貴嬪生南海王虔、錢唐王恬。張淑華生信義王祗。徐淑儀生東陽王恮。孔貴人生吴郡王藩。其皇子總、觀、明、綱、統、沖、洽、綌、綽、威、辯十一人，并未及封。

後主有二十二個兒子：張貴妃生太子陳深、會稽王陳莊。孫姬生吴興王陳胤。高昭儀生南平王陳嶷。吕淑媛生永嘉王陳彦、邵陵王陳兢。龔貴嬪生南海王陳虔、錢唐王陳恬。張淑華生信義王陳祗。徐淑儀生東陽王陳恮。孔貴人生吴郡王陳藩。另外皇子陳總、陳觀、陳明、陳綱、陳統、陳沖、陳洽、陳綌、陳綽、陳威、陳辯等十一人，都没來得及封王。

太子陳深

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也。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愠。以母張貴妃故，特爲後主所愛。至德元年，封始安王。位揚州刺史。禎明二年，皇太子胤廢，後主乃立深爲皇太子。隋師濟江，隋將韓擒自南掖門入，百僚奔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隋軍排閤入，深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道，不乃勞也！"軍人咸致敬焉。隋大業中，爲枹罕太守。武德初，爲秘書丞，卒官。

太子陳深字承源，是後主的第四個兒子。從小就聰明有智慧，有志向節操，舉止嚴肅，左右侍奉的人，没有見到過他的喜怒。因母親張貴妃的緣故，特别爲後主所喜愛。至德元年，被封爲始安王。擔任揚州刺史。禎明二年，皇太子陳胤被廢黜，後主於是立陳深爲皇太子。隋軍渡過長江，隋將韓擒從南掖門進入，百官逃散，陳深這年十多歲，關上閤門而坐着，舍人孔伯魚侍奉在旁。隋軍推開閤門進來，陳深派人宣布命令慰問隋軍説："出征在路途，不是很辛勞嗎！"軍人都向陳深表示敬意。隋大業年間，陳深擔任枹罕太守。武德初年，擔任秘書丞，在任上去世。

吴興王陳胤

吴興王胤字承業，後主長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於東宫。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而養之，以爲己子。後主年長未有嗣，宣帝命以爲嫡孫，詔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十年，封永康公。後主即位，爲皇太子。

吴興王陳胤字承業，是後主的長子。太建五年二月乙丑，出生在東宫。母親孫姬，因分娩去世，沈皇后爲之哀傷而收養陳胤，作爲自己的兒子。後主年長没有繼嗣，宣帝命令以陳胤爲嫡孫，詔令皇族長輩的後嗣者獲賜爵位一級。十年，被封爲永康公。後主登位，陳胤被立爲皇太子。

胤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時張貴妃、孔貴嬪并愛幸，沈皇后無寵，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爲吴興王，加侍中、中衛將軍。入隋，卒于長安。

陳胤秉性聰明敏捷愛好學習，拿着經書研習學業，整日不疲倦，博通大義，又善於寫文章。當時張貴妃、孔貴嬪都受寵幸，沈皇后不被寵愛，張、孔二人日夜誣陷捏造皇后和太子的過失。孔範之流，又在外面配合促成這些事。禎明二年，陳胤被廢黜爲吴興王，加授侍中、中衛將軍。進入隋國，在長安去世。

南平王陳嶷

南平王嶷字承岳，後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數歲，風采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位揚州刺史。遷都督、郢州刺史。入隋，卒于長安。

南平王陳嶷字承岳，是後主的第二個兒子。正直有器度，幾歲時，風度舉動，如同成年人。至德元年封王。擔任揚州刺史。升都督、郢州刺史。進入隋國，在長安去世。

永嘉王陳彥

永嘉王彥字承懿，後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位都督、江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襄武令。

永嘉王陳彥字承懿，是後主的第三個兒子。至德元年封王。擔任都督、江州刺史。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襄武令。

南海王陳虔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位南徐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涿令。

南海王陳虔字承恪，是後主的第五個兒子。至德元年封王。擔任南徐州刺史。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涿縣令。

信義王陳祗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入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信義王陳祗字承敬，是後主的第六個兒子。至德元年封王。擔任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通議郎。

邵陵王陳兢

邵陵王兢字承檢，後主第七子也。禎明元年立。入隋，大業中，爲國子監丞。

邵陵王陳兢字承檢，是後主的第七個兒子。禎明元年封王。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國子監丞。

會稽王陳莊

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子

會稽王陳莊字承肅，是後主的第八個兒子。

也。容貌蕞陋。性嚴酷，數歲時，左右有不如意，輒剟刺其面，或加燒爇。性嗜酒，愛博。以母張貴妃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四年立。位揚州刺史。入隋，大業中，爲昌隆令。

容貌矮小醜陋。性格嚴峻殘酷，幾歲時，身邊的人不如他的意，就刺傷别人的臉，有時加以燒烤。天性酗酒，好賭博。因母親張貴妃受寵，後主很喜愛他。至德四年封王。擔任揚州刺史。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昌隆令。

東陽王陳恮

東陽王恮字承厚，後主第九子也。禎明二年立。入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東陽王陳恮字承厚，是後主的第九個兒子。禎明二年封王。進入隋國，大業年間，擔任通議郎。

吴郡王陳藩

吴郡王藩字承廣，後主第十子也。禎明二年封。隋大業中，爲任城令。

吴郡王陳藩字承廣，是後主的第十個兒子。禎明二年封王。隋大業年間，擔任任城令。

錢唐王陳恬

錢唐王恬字承惔，後主第十一子也。禎明二年封。入隋，卒于長安。

錢唐王陳恬字承惔，是後主的第十一個兒子。禎明二年封王。進入隋國，在長安去世。

江左承西晋，諸王開國，并以户數相差爲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準此爲差。武帝受命，自永定訖于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禮命，至五千户，自餘大國不過二千，小國則千户云。

江左承接西晋，諸王初封爵土，都以户數相差爲大小三等。大國設置上、中、下三個將軍，又設置司馬一人。次國設置中、下二位將軍。小國設置將軍一人。其餘官職也依此爲等級。武帝接受天命，從永定到禎明年間，僅衡陽王陳昌特别受到禮待，達到五千户，其餘大國不過二千户，小國僅一千户。

論曰：有陳受命，雖疆土日蹙，然封建之典，無革先王。永脩等并以疏屬列居蕃屏，慧紀始終之迹，其殆優乎。衡陽、南康，地皆懿戚，提携以殞，惟命也夫！文、宣二帝，諸子不一，鄱陽、岳陽風迹可紀，古所謂維城盤石，叔慎其近之乎！

論曰：有陳接受天命，雖然疆土日益狹小，然而封邦建國的典章，不改變前代帝王的做法。永脩侯等人都以旁系親屬位居藩國，慧紀始終如一的行迹，大概是優異的吧！衡陽王、南康王，身份都是最親近的，相互提携而死去，應是命運吧！文、宣二帝，諸子表現不相同，鄱陽王、岳陽王的風采行迹可以留傳，古代有所謂連城捍國堅如磐石的説法，叔慎大致接近吧！

南史卷六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杜僧明　周文育（子）寶安　侯瑱　侯安都　歐陽頠（子）紇
黄法𣰰　淳于量　章昭達　吴明徹　裴子烈

杜僧明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也。形貌眇小，而有膽氣，善騎射。梁大同中，盧安興爲新州刺史、南江督護，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并爲安興所啓，請與俱行。頻征俚、獠有功，爲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幹，預在征伐。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豪士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冏討賁。時春草已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不聽，蕭諮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衆并憚役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諮啓子雄及冏與賊交通，逗遛不進，梁武帝敕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并豪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衆曰："盧公累葉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死而不能爲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衆咸慷慨曰："是所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等率衆結盟，奉子雄弟子略爲主，以攻刺史蕭映。子略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體貌矮小瘦弱，但具有膽量和勇氣，擅長騎馬射箭。梁大同年間，盧安興任新州刺史、南江督護，僧明和長兄天合以及周文育一同受到安興的書信邀請，隨他一起赴任。僧明因多次征討俚、僚有功，任新州助防。天合亦具有才幹，參預了討伐。安興死後，僧明又擔任他兒子盧子雄的副手。及至交州豪士李賁謀反，趕走刺史蕭諮，蕭諮逃奔廣州。朝廷派遣盧子雄和高州刺史孫冏前去討伐李賁。當時春草已長，瘴癘正起，子雄請求等到秋季再討伐，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不同意，蕭諮又催促他，子雄等人不得已，於是出兵。行至合浦，死去的人已占十分之六七，士兵們都懼怕打仗，紛紛潰散。子雄等人阻止不住，祇好帶領剩餘的士兵退還。蕭諮上書告子雄、孫冏同反賊勾結，逗留不進，梁武帝下令在廣州賜死。子雄的弟弟子略、子烈都是豪俠之人，隨家寄居在南江。天合跟衆人商議説："盧公幾代待我們都很厚重，現在眼看着他就要冤屈而死却不能搭救回報，這不是大丈夫。我弟弟僧明，能敵萬人，如果包圍州城，號召百姓，哪個敢不服從。城破後，將蕭映、蕭諮二侯斬首，然後等待朝廷使者的到來，自縛其手去向廷尉請罪，這樣即使死了亦勝過苟且偷生。就是事情没能成功，亦没有遺憾了。"衆人聽了都慷慨説道："這是我們所盼望的，衹等足下下令。"天合於是和周文育等人率

頓城南，天合頓城北，僧明、文育分據東西，吏人并應之，一日之中，衆至數萬。陳武帝時在高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禽僧明及文育等，并釋之，引爲主帥。

武帝征交阯及討元景仲，僧明、文育并有功。侯景之亂，俱隨武帝入援建鄴。武帝於始興破蘭裕，僧明爲前鋒，斬裕。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武帝馳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上馬復進，殺數十人，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皋，入灨石，以逼武帝。武帝遣周文育爲前軍，與僧明擊走之。遷仕與寧都人劉孝尚并力將襲南康，陳武又令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日，卒禽遷仕，送于武帝。及帝下南康，留僧明頓西昌，督安成、廬陵二郡軍事。梁元帝承制，授新州刺史、臨江縣子。

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武帝頓豫章，命僧明爲前驅，所向剋捷。武帝表僧明爲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洲，僧明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除南兗州刺史，進爵爲侯，仍領晋陵太守。及荆州覆亡，武帝使僧明率吴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贈散騎常侍，謚曰威。陳文帝即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配享武帝廟庭。子晋嗣。

周文育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六尺，與群兒聚戲，衆莫能及。義興人周薈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

領衆人結成同盟，擁戴子雄的弟弟子略擔任主帥，去攻打刺史蕭映。子略駐兵城南，天合扎營城北，僧明、文育分别占據東西，官吏民衆一齊響應，一天之内，集聚到幾萬人。陳武帝當時正在高要，聽説謀反事起，率衆前來討伐，大破子略之軍。殺死天合，擒獲僧明和文育等人，又一同釋放，且進用他們任主帥。

武帝征討交阯及討伐元景仲，僧明、文育都有功勞。侯景作亂時，兩人一同隨武帝入援建鄴。武帝在始興打敗蘭裕，僧明擔任前鋒，手斬蘭裕。又和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的馬受傷，武帝飛馬上前援救，并把自己騎的馬給了僧明。僧明騎上馬再次進攻，殺死幾十個人，進而乘勢追擊，大敗蔡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占據大皋，進犯灨石，以威逼武帝。武帝派周文育擔任前軍，和僧明一道將李遷仕打跑了。遷仕與寧都人劉孝尚一同出兵將要侵襲南康，陳武帝又命令僧明和文育等人抵抗。兩軍相持連戰一百多天，終於擒獲遷仕，押送到武帝面前。武帝下巡南康時，留下僧明駐營西昌，督管安成、廬陵兩郡的軍務。梁元帝秉承君王的詔命，除授僧明新州刺史、臨江縣子。

侯景派遣于慶等人入侵南江，武帝駐兵豫章，命令僧明擔任前鋒，所進攻的地方全都獲勝。武帝表薦僧明擔任長史，仍隨東征。軍隊到達蔡洲，僧明率領部下火燒賊寇水門大艦。侯景被平定後，除授僧明南兗州刺史，爵位進升爲侯，仍領晋陵太守。等到荆州覆亡，武帝派遣僧明率領吴明徹等人隨從侯瑱西上救援，結果病死在江州。追贈散騎常侍，謚號叫威。陳文帝即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配享武帝廟庭。子杜晋繼嗣。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自小孤貧，本來住在新安壽昌縣，姓項，名猛奴。年僅十一，就能在水中來回游幾里遠，能跳到六尺高，跟衆小孩一起嬉戲，没有誰玩得過他。義興人周薈任壽昌浦口戍主，見後覺得奇特，就把文育召來交談。文育對他説：“母老家貧，兄弟姐妹

"母老家貧，兄弟姊并長大，困於賦役。"薈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爲己子，母遂與之。及薈秩滿，與文育還都，見太子詹事周捨，請制名字，捨因爲立名爲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之，文育不之省，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槊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悦。

都已長大成人，爲賦税徭役所困。"周薈同情他，於是隨文育來到他家裏，向他的母親請求收文育做自己的養子，文育的母親就把文育送給了他。及至周薈任職期滿，與文育回到都城，見到太子詹事周捨，就請他給取個名字，周捨於是替他起名叫文育，字景德。周薈派兄長之子弘讓教給文育書法和籌算。弘讓擅長隸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贈與文育，文育看不明白，對弘讓説："誰有耐心學這個，獲取富貴祇要有大槊就行。"弘讓覺得文育有雄心壯志，就教他騎馬射箭，文育極爲喜悦。

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薈同郡，素相善，啓薈爲前軍軍主。慶之使薈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薈以入魏，事覺，薈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薈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賵遺而遣之。

司州刺史陳慶之跟周薈同郡，兩人一向友善，慶之來信請周薈任前軍軍主。慶之派周薈帶領五百人前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白水蠻陰謀把周薈拘執起來投奔魏，事被發覺，周薈和文育率兵抵抗。當時賊徒很多，一天之中交戰幾十個回合，文育衝鋒陷陣，勇冠軍中。周薈戰死在陣地上，文育策馬取回他的尸首，賊徒不敢逼近。到了晚上，各自領兵退去。文育全身受了九處傷，傷痊愈後，辭别慶之，請求歸葬周薈，慶之爲文育高尚的氣節所感動，厚加饋贈助喪物，送他回家。

葬訖，會盧安興爲南江督護，啓文育同行。累征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陳武帝所敗，帝赦之。

安葬完畢，恰遇盧安興爲南江督護，以書信邀請文育同行。因多次征討有功，除授南海縣令。安興死後，文育和杜僧明攻打廣州，被陳武帝擊敗，武帝赦免了文育。

後監州王勱以文育爲長流，深被委任。勱被代，文育欲與勱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辭勱，勱問其故，文育以告，勱乃遣之。武帝聞其還，大喜，分麾下配焉。

後來監州王勱用文育任長流參軍，很受重用。王勱被替代，文育想跟他一同北上。走到大庾嶺，文育向占卜的求教，占卜的人説："您若北上，不過能做到令長；若南下，就可以稱公封侯。"文育説："錢够用就行，誰奢望稱公封侯。"占卜的人又説："您不久應會一下子得到銀子二千兩，若不相信我，可用這事作爲驗證。"這天晚上，宿住旅舍，有個生意人請求跟文育賭博，文育赢了他，得到二千兩銀子。早上起來，向王勱辭别，王勱詢問原因，文育就把占卜、賭博的事情相告，王勱這纔放他走。武帝聽到文育回來，大爲歡喜，分出些部下配備給他。

武帝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

武帝討伐侯景時，文育與杜僧明任前軍，攻

前軍，剋蘭裕，援歐陽頠，皆有功。武帝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武帝乃表文育爲府司馬。

李遷仕之據大皋，遣其將軍杜平虜入瀨石魚梁作城。武帝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皋，悉選精兵自將以攻文育。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武帝遣杜僧明來援，别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敢過大皋，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武帝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禽遷仕。

武帝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據其城。累功封東遷縣侯。武帝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爲軍鋒。及至姑孰，與侯景將侯子鑒戰，破之。景平，改封南移縣侯，累遷散騎常侍。

武帝誅王僧辯，令文育督衆軍，會文帝於吴興，圍剋杜龕。又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文帝爲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巖寺，文帝夜往趨之。彪又來攻，文育苦戰，遂破平彪。

武帝以侯瑱擁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南豫州刺史，率兵襲盆城。未剋，徐嗣徽引齊人度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都。嗣徽等乃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噪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文育乘單舴艋，跳入砰艦，斬

克蘭裕，援救歐陽頠，文育都有功勞。武帝在南野攻打蔡路養，文育被路養的軍隊從四面八方圍了幾層，箭石如下雨般射來，所騎的馬被射死，文育右手搏鬥，左手解鞍，衝破包圍逃了出來。與杜僧明等人相遇，合并兵力再次進攻，終於大敗路養。武帝於是表薦文育任府司馬。

李遷仕占據大皋時，派遣他的將軍杜平虜前往瀨石魚梁修築城栅。武帝命令文育攻擊他，平虜棄城逃跑，文育就占領了瀨石魚梁。遷仕聽到平虜大敗，把老弱之兵留在大皋，全部選用精鋭兵力，親自率領以攻打文育。文育與他交戰，遷仕稍稍後退，雙方相持不下。恰好武帝派杜僧明前來增援，從另一個方面攻破遷仕的水軍，遷仕的衆兵潰逃，不敢過大皋，徑直逃往新淦。梁元帝除授文育義州刺史。遷仕又和劉孝尚合謀抗擊義軍，武帝派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在白口修築城栅抵抗他們。文育多次出陣與遷仕交戰，終於擒獲了他。

武帝從南康出發，派文育領兵五千開通水路。侯景的將領王伯醜占據豫章，文育打跑了他，占領了豫章。因屢立戰功封東遷縣侯。武帝的軍隊到達白茅灣，命令文育和杜僧明常任軍隊的前鋒。到達姑孰，與侯景的部將侯子鑒交戰，打敗了他。侯景被平定後，改封南移縣侯，多次升遷任散騎常侍。

武帝討伐王僧辯時，命令文育統率衆軍，與文帝在吴興會師，包圍并攻克杜龕。又渡江襲擊會稽太守張彪，奪取了他的郡城。文帝遭到張彪偷襲時，文育正駐兵在城北的香巖寺，文帝乘夜前去投靠。張彪又來攻打，文育經過一番苦戰，終於打敗平定了張彪。

武帝因侯瑱擁兵占據江州，命令文育討伐他，繼而除授他南豫州刺史，要他率兵襲取盆城。尚未取勝，徐嗣徽引齊人渡江，占據蕪湖，皇帝下詔徵召文育回京城。嗣徽等人就在青墩直到七磯的水面上排列戰艦，以截斷文育的歸路。到了晚上，文育擂鼓吶喊而出，嗣徽等人無力阻止。到了早上，文育反攻嗣徽，嗣徽的驍將鮑砰獨自駕一艘小艦殿後，文育乘坐單舴艋，跳上鮑

砰，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武帝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會。將戰，風急，武帝曰："矢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决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而進，衆軍隨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徙頓對之。頻戰功最，進爵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

及廣州刺史蕭勃舉兵逾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吴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别將歐陽頠頓軍苦竹灘，傅泰據墌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舴艋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柬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栅。

時官軍食盡，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爲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饋以糧。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所立栅，僞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信宿達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頠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武與長史陸山才襲頠，禽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宴，以巡傅泰城下，因攻泰，剋之。

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栗。其將譚世遠斬勃欲降，爲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武帝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頃退走新吴，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開府

砰的小艦將他斬死，隨即牽着他的艦返回，群賊大爲驚駭。於是將船留在蕪湖，自丹陽步行而上。當時武帝在白城抗擊嗣徽，正好與文育相會。即將交戰時，風颳得很急，武帝説："箭不能逆風而發。"文育説："戰事緊急，應當機立斷，哪還講什麼古代兵法。"説完抽槊上馬向前進攻，衆兵跟上，不久風向亦轉，殺傷對方幾百人。嗣徽等人移兵安營莫府山，文育亦移兵扎營，與之相對。因頻頻出戰，功勞最大，進爵壽昌縣公，賜給鼓吹一部。

等到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越過大庾嶺，詔令文育統率衆兵前去討伐。當時新吴洞主余孝頃起兵響應蕭勃，派他的弟弟余孝勱監守郡城，自己出兵豫章，在石頭建據點。蕭勃派他的兒子蕭孜領兵與孝頃相會合，又派他的别將歐陽頠駐兵苦竹灘，傅泰占據墌口城，以抗擊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舴艋三百艘、艦一百多艘在上牢，文育派遣軍主焦僧度、羊柬悄悄出兵偷襲，盡數奪得而歸，仍在豫章立栅扎營。

當時官軍的糧食吃光了，想往回撤，文育不同意。就派人從小路走，送給周迪一封信，與他相約結爲兄弟，并且陳述利害關係。周迪得信後十分高興，答應饋送軍糧。於是文育分别安排老人和小孩乘坐原來的船舫一同沿流而下，燒毁豫章所修的栅壘，假裝撤退。孝頃見了大爲歡喜，因而不加防備。文育從小路經過兩夜的行軍到達芊韶。芊韶的上游就是歐陽頠、蕭勃，下游就是傅泰、余孝頃，文育在他們的中間扎營，修築城栅，犒賞士兵，賊徒大爲驚駭。歐陽頠於是退進泥溪，築城自守。文育派遣嚴威將軍周鐵武與長史陸山才襲擊歐陽頠，擒獲了他。於是盛陳兵甲，同歐陽頠乘船宴飲，巡行於傅泰的城下，乘勢進攻，打敗了傅泰。

蕭勃當時正在南康，聽説歐陽頠、傅泰失敗，衆人全嚇得腿發抖。蕭勃的部將譚世遠殺死蕭勃想投降，爲人所害。世遠的軍主夏侯明徹手持蕭勃的頭向官軍投降。蕭孜、余孝頃還占據着石頭，武帝派侯安都協助文育攻打他們，蕭孜向文育投降，孝頃退逃新吴，廣州之亂被平定。文

儀同三司。

王琳擁據上流，詔侯安都爲西道都督，文育爲南道都督，同會武昌。與琳戰於沌口，爲琳所執，後得逃歸，請罪，詔不問，復其官爵。及周迪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颺、弟孝勱猶據舊柵，擾動南土，武帝復遣文育及周迪、黄法氍等討之。豫章内史熊曇朗亦率衆來會。文育遣吴明徹爲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衆軍入象牙江，築城於金口。公颺僞降，謀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都，以其部曲分隷衆軍。乃捨舟爲步軍，進據三陂。

王琳遣將曹慶救孝勱，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攻周迪、吴明徹軍。迪等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皆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撫之。"初，周迪之敗，棄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齎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坐。武帝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謚曰忠愍。

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并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焉，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迪敗，文育見殺。

天嘉二年，有詔配享武帝廟庭。子寶安嗣。

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周寶安

寶安字安人，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游逸，好狗馬，樂

育還師駐營豫章，因功除授開府儀同三司。

王琳擁兵占據上游，詔令侯安都任西道都督，文育任南道都督，一同會師武昌。文育在沌口與王琳交戰，被王琳抓獲，後得到機會逃了回來，向朝廷請罪，詔令不予追究，恢復他的官職和爵位。周迪擊敗余孝頃時，孝頃子公颺、弟孝勱還占據舊柵，擾亂南部地區，武帝又派文育及周迪、黄法氍等人前去討伐。豫章内史熊曇朗亦率衆前來參戰。文育派遣吴明徹負責水軍，安排周迪運糧，自己率領衆軍入駐象牙江，在金口修築城柵。公颺假裝投降，企圖拘執文育，事被發覺，文育囚禁公颺押送京都，把他的部下分屬衆軍。於是放棄船隻，變水軍爲步兵，進兵占據三陂。

王琳派遣部將曹慶援救孝勱，另派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對抗，自己統率所領的兵力攻打周迪、吴明徹的軍隊。周迪等人失敗，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乘文育失利之機，圖謀殺害他以接應衆愛。文育的監軍孫白象對這事頗爲瞭解，勸誡文育要他先下手。文育説："不可。我舊兵少，客籍軍士多，如果拿下曇朗，衆人都心懷恐懼，那滅亡就會立即降臨，不如推心置腹地安撫他。"當初周迪失敗時，棄船逃跑，没有誰知道他在哪裏。收到周迪的信後，文育高興，將信送給曇朗看，曇朗在座上殺害了他。武帝聽説文育被害，當天舉行哀禮，追贈侍中、司空，謚號叫忠愍。

當初文育占據三陂時，有顆流星墜地，聲大如雷，所落之處地下陷一丈見方，其中有碎炭幾斗。同時軍市中忽然聽到小孩啼哭，全市的人都感到驚駭，仔細一聽，聲音來自地下，軍人就地挖掘，得到一副棺材，長三尺，文育心感厭惡。不久周迪失敗，文育被殺。

天嘉二年，詔令配享武帝廟庭。其子寶安繼嗣。

文育本族兄景曜，靠了文育官做到新安太守。

寶安字安人，十多歲就熟習騎馬射箭。因爲是豪門貴族子弟，傲慢不馴，游蕩放縱，喜好狗

驅馳，靡衣偷食。文育之爲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武帝患之。及文育西征敗績，縶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游，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文育歸，復除吴興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起爲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

馬之玩，醉心驅逐奔馳，衣着華麗，飲食精美。文育任職晉陵時，因征討之事無暇顧及郡務，要寶安監理郡事，寶安越發糾合無賴少年，武帝心感憂慮。文育西征失敗後，被王琳俘獲，寶安這纔折節讀書，與有志向、有節操、有學問的人交游，安撫統御文育的士兵，很有恩澤威望。文育回來後，又除授吴興太守。文育被熊曇朗殺害後，徵召寶安還朝，起用他任猛烈將軍，統領舊兵，仍然命他南征。

文帝即位，深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功。周迪之破熊曇朗，寶安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拜吴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爲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黄門侍郎、衛尉卿。再遷左衛將軍，領衛尉卿。卒，謚曰成。子碧嗣，位晉陵、定遠二郡太守。

文帝即位後，很器重寶安，視爲心腹，精鋭士兵大多分配給他。平定王琳，寶安頗有戰功。周迪擊破熊曇朗時，寶安向南深入，消滅他的殘餘兵力。天嘉二年，再次拜授吴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三年，征討留異，任侯安都的前軍。留異被平定後，任給事黄門侍郎、衛尉卿。兩次升遷任左衛將軍，領衛尉卿。後去世，謚號叫成。其子周碧繼嗣，官至晉陵、定遠二郡太守。

侯瑱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累世爲西蜀酋豪。蜀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有衆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仇，每戰先鋒，遂斬文萼，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以將帥之任。山谷夷、獠不附者，并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參軍、晉康太守。範爲雍州刺史，瑱除馮翊太守。範還鎮合肥，瑱又隨之。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父名弘遠，歷代任西蜀酋長。蜀賊張文萼占據白崖山，有賊徒上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令弘遠前去討伐，弘遠戰死。侯瑱堅决要求復仇，每次交戰都衝在前面，終於殺死文萼，由此知名。於是侍奉蕭範，蕭範委任他爲將帥。山谷中不依從自己的夷和僚，全都派侯瑱前去征討。因屢立戰功除授輕車府中兵參軍、晉康太守。蕭範任雍州刺史，侯瑱任馮翊太守。蕭範移鎮合肥，侯瑱又跟隨他。

侯景圍臺城，範乃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都。及城陷，瑱、嗣同退還合肥。仍隨範徙鎮盆城。俄而範及嗣皆卒，瑱領其衆，依于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不自安，詐引鐵謀事，因刃之，據豫章之地。

侯景圍攻臺城，蕭範就派侯瑱輔佐他的長子蕭嗣入援京都。京城淪陷後，侯瑱、蕭嗣一齊退回合肥。繼而隨蕭範移鎮盆城。不久蕭範及蕭嗣都死了，侯瑱率領他們的人馬，投靠豫章太守莊鐵。莊鐵懷疑他，侯瑱心懼不安，假裝招莊鐵商量事情，乘機殺了他，占據豫章之地。

後降於侯景將于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己同姓，托爲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爲質，遣瑱隨慶平蠡南諸郡。及景敗巴陵，景將宋

侯瑱後來向侯景的部將于慶投降。于慶把他送交侯景，侯景因爲侯瑱跟自己同姓，托名是同宗，待他很厚。扣留他的妻子兒女及弟弟作爲人質，派遣他跟隨于慶去平定蠡南各郡。侯景在巴

子仙、任約等并爲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與以應義師，景亦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南兗州刺史、郫縣侯。仍隨都督王僧辯討景，恒爲前鋒。既復臺城，景奔吴郡，僧辯使瑱追景，大敗之於吴松江。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姑孰。

及齊遣郭元建出濡須，僧辯遣瑱捍之，大敗元建。魏攻荆州，王僧辯以瑱爲前軍赴援，未至而魏剋荆州。瑱頓九江，因衛晋安王還都，承制以瑱爲侍中、江州刺史，加都督，改封康樂縣公。及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引齊兵來寇，乃使瑱西討，未至而法和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夏首，瑱攻之，恃德食盡請和，瑱還鎮豫章。僧辯使其弟僧愔與瑱共討蕭勃，及陳武帝誅僧辯，僧愔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僧愔奔齊。

是時瑱據中流，甚强，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肯入朝。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乃於新吴縣別立城栅，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奫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自夏迄冬弗能剋。奫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下攻奫，虜瑱軍府妓妾金玉，歸于武帝。瑱既失根本，輕歸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趨盆城，就其將焦僧度。僧度勸瑱投齊，瑱以武帝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詣闕請罪，武帝復其爵位。永定二年，進位司空。文帝即位，進授太尉。王琳至栅口，又以瑱爲都督，侯安都等并隸焉。

天嘉元年二月，王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瑱率軍進獸檻洲。明日合戰，琳軍少却。及夕，

陵失敗後，侯景的部將宋子仙、任約等人一齊被西路軍俘獲，侯瑱於是誅殺侯景的黨羽以接應義軍，侯景亦殺了他的弟弟及妻子兒女。梁元帝除授侯瑱南兗州刺史、郫縣侯。仍舊隨都督王僧辯討伐侯景，常擔任前鋒。臺城收復後，侯景逃奔吴郡，僧辯派侯瑱追擊，在吴松江大敗侯景。因功除授南豫州刺史，鎮守姑孰。

齊派郭元建出兵濡須時，僧辯派遣侯瑱前去抵抗，大敗元建。魏進犯荆州，王僧辯以侯瑱任前軍前往救援，還没到達魏就已經攻陷荆州。侯瑱駐兵九江，隨即護衛晋安王還京都，秉承君王的詔命，以侯瑱擔任侍中、江州刺史，加拜都督，改封康樂縣公。及至司徒陸法和占據郢州，引齊兵入侵，朝廷就派侯瑱西去征討，還没到達法和就已投降北齊。齊派遣慕容恃德鎮守夏首，侯瑱攻打他，恃德軍糧吃盡，請求議和，侯瑱撤軍鎮守豫章。僧辯派他的弟弟僧愔與侯瑱共同討伐蕭勃，陳武帝誅殺僧辯後，僧愔暗中算計侯瑱，想奪取他的軍隊，侯瑱發覺後，收捕僧愔的全部黨羽，僧愔逃奔北齊。

這時侯瑱占據着中游，勢力很强，又因原來侍奉王僧辯，所以雖然表面上看仍守臣子之節，却不肯入朝。當初，余孝頃任豫章太守，等到侯瑱鎮守豫章，他就在新吴縣另立城栅，與侯瑱相對抗。侯瑱留下軍人的妻子兒女在豫章，要堂弟侯奫掌管後方事務，出動所有兵力去攻打孝頃，從夏天打到冬天，没能取勝。侯奫跟他的部下侯方兒不和，方兒打敗侯奫，擄掠侯瑱軍府中的妓妾金玉，送歸武帝。侯瑱丢失大本營之後，輕裝回師豫章，豫章人阻止他入城，侯瑱於是前往盆城，依靠他的部將焦僧度。僧度勸侯瑱投奔北齊，侯瑱認爲武帝氣量大，一定能够寬容自己，就前去朝廷請罪，武帝果然恢復了他的爵位和官職。永定二年，官升司空。文帝即位後，升任太尉。王琳軍至栅口，又以侯瑱任都督，侯安都等人都歸他統率。

天嘉元年二月，王琳領着合肥漅湖的徒衆，乘坐舳艫聯翩而下。侯瑱率領軍隊進駐獸檻洲。第二天交戰，王琳的軍隊稍稍退却。到了晚上，

東北風吹其舟艦并壞。夜中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静，琳入浦，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時西魏將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弊。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東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明日，齊人遣兵助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琳軍大敗，脱走以免者十二三，琳因此入齊。

東北風把他的船艦都吹壞了。半夜時有顆流星落在賊營。到了早上，風停了，王琳來到水濱，以鹿角繞岸，不敢再出兵。當時西魏將領史寧緊靠他的上游，侯瑱聽説後，知道王琳不能持久，收兵退據湖邊以等待王琳軍隊疲困。史寧軍至，圍攻郢州，王琳怕徒衆潰散，就率船東下，在離蕪湖十里的地方泊船休整。第二天，齊人派兵援助王琳，侯瑱命令軍隊早早做飯，在寢席上就把飯吃了，屯兵蕪湖洲尾以等待王琳。將要交戰的時候，有微風從東南吹來，衆兵施放拍竿，縱火燒船，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坐平虜大艦由長江中流進攻，王琳的軍隊大敗，因逃脱而免於被俘被殺的僅有十分之二三，王琳因此逃往北齊。

其年，詔以瑱爲都督五州諸軍事，鎮盆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來攻巴、湘，又以瑱爲西討都督，大敗盛軍。以功授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公。二年薨，贈大司馬，謚曰壯肅，配享武帝廟庭。子净藏嗣，尚文帝女富陽公主。

這一年，詔令以侯瑱任都督五州諸軍事，鎮守盆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人來攻打巴、湘，又以侯瑱任西討都督，大敗獨孤盛的軍隊。因功除任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公。二年薨，追贈大司馬，謚號壯肅，配享武帝廟庭。其子净藏繼嗣，娶文帝女富陽公主爲妻。

侯安都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爲郡著姓。父捍，少仕州郡，以忠謹稱。安都貴後，官至光禄大夫、始興内史。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是郡中的望族。父侯捍，年輕時曾任職州郡，以忠厚謹慎著稱。安都顯貴之後，侯捍官至光禄大夫、始興内史。

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爲五言詩頗清靡，兼善騎射，爲邑里雄豪。

安都擅長隸書，能彈琴，曾廣泛閱覽有關典籍、著述和傳述，創作五言詩，詩風頗爲清麗，同時還善於騎馬射箭，是鄉里的豪傑之士。

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陳武帝入援臺城，安都引兵從武帝，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剋平侯景，并力戰有功，封富川縣子。隨武帝鎮京口，除蘭陵太守。

侯景作亂時，安都招集兵馬達三千人。陳武帝入援臺城時，安都領兵跟隨武帝，攻打蔡路養，擊敗李遷仕，平定侯景，他都努力作戰，建有功績，被封爲富川縣子。後隨武帝鎮守京口，任蘭陵太守。

武帝謀襲王僧辯，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趣石頭，武帝自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弗之覺。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内，衆

武帝謀劃襲擊王僧辯時，衹跟安都商定計策。隨後派安都率領水軍由京口趕往石頭，武帝自己從江乘羅落一綫出兵與安都會師。安都到達石頭城北後，棄船上岸，僧辯没有發覺。石頭城的北面連接着丘陵，山勢不很高峻，安都身穿鎧甲，佩帶長刀，要士兵把他舉起來扔進女墻

隨而入，進逼僧辯卧室。武帝大軍亦至，與僧辯戰于聽事前，安都自内閤出，腹背擊之，遂禽僧辯。以功授南徐州刺史。

武帝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示弱，令城中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至，安都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及武帝至，以安都爲水軍，於中流斷賊糧運。又襲秦郡，破嗣徽柵，收其家口，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懼，尋求和，武帝聽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齊之餘軍猶據采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

明年春，詔安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入，至湖熟，武帝追安都還拒之，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禽齊儀同乞伏無芳，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會賊騎至，救老，獲免。賊北度蔣山。安都又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使從弟曉、軍主張纂前犯其陣，曉被創墜馬，張纂死之。安都馳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二人，取纂尸而還，齊軍不敢逼。武帝與齊軍戰於莫府山，命安都自白下横擊其後，大敗之。以功進爵爲侯，又進號平南將軍，改封西江縣公。

仍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禽其將歐陽頠、傅泰等。唯余孝頃與勃子孜猶於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孝頃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船

裏，衆兵相隨而入，進逼僧辯的卧室。武帝的大部隊這時亦到了，與僧辯在聽事堂前交戰，安都從内室殺出來，腹背兩面夾擊，終於擒獲僧辯。安都因功任南徐州刺史。

武帝東征杜龕時，安都留守臺城。徐嗣徽、任約等人引齊寇入侵，占據石頭，流動突襲的騎兵直達宫闕之下。安都閉門不戰以示兵弱，下令城中凡是登上女墻看賊的一律斬首。到了傍晚，賊收兵回石頭。夜裏，安都命令士兵秘密營造抵禦敵軍的武器。天快亮時，賊軍的騎兵來了，安都與他們交戰，大敗賊軍，賊軍於是退回石頭，不敢進逼臺城。及至武帝東征歸來，以安都統率水軍，在中游截斷賊軍的糧食運輸。又襲擊秦郡，攻破嗣徽的柵壘，收捕他的家人，得到嗣徽所彈的琵琶以及所養的鷹之後，派信使送給他，并且説："昨天到兄弟你的住處，得到這些，現在把它們送還給你。"嗣徽等人見後大爲驚懼，不久請求議和，武帝同意他們北歸。嗣徽等人渡江之後，北齊的殘餘兵力還占據采石，防守很嚴，武帝又派安都前去攻打，俘獲很多齊兵。

第二年春天，詔令安都率兵鎮守梁山以防備齊軍。徐嗣徽等人又來進犯，已到湖熟，武帝追令安都回師抵抗，兩軍戰於耕壇城南。安都率領十二個騎兵衝擊敵陣，突破了它，擒獲北齊儀同乞伏無芳，又把齊將東方老刺下馬，恰逢賊軍的騎兵到了，將東方老救起，東方老這纔免於被俘。賊軍向北越過蔣山。安都又和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派堂弟侯曉、軍主張纂前去衝擊敵陣，侯曉受傷落馬，張纂戰死。安都策馬前去救侯曉，斬殺敵方騎兵十二人，奪回張纂的尸體，齊軍不敢逼近。武帝與齊軍在莫府山交戰，命令安都從白下截擊齊軍的後部，大敗齊軍。安都因功爵位進升爲侯，又加號平南將軍，改封西江縣公。

繼而安都統率水軍出兵豫章，協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伐蕭勃。安都還没到達，文育已經斬殺蕭勃，并且擒獲了他的部將歐陽頠、傅泰等人。惟有余孝頃和蕭勃的兒子蕭孜還在豫章的石頭修築了兩個城柵，各占其一，又布置了很多船艦，

艦，夾水而陣。安都至，乃銜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孝頃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竪柵，引營漸進，頻致剋獲，孜乃降。孝頃奔歸新吴，請入子爲質，許之。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夾水擺開陣勢。安都到達後，就帶領士兵銜枚夜行，火燒其艦。文育統率水軍，安都率領步兵和騎兵，登岸結成戰陣。孝頃不久截斷後路，安都於是命令士兵竪起栅壘，引領軍營慢慢推進，多次進攻取勝，蕭孜這纔投降。孝頃逃回新吴，請求把兒子送來作爲人質，得到准許。安都因功加封開府儀同三司。

仍率衆會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公以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度橋，人馬俱墜水中。又坐艑内墜於櫓井，時以爲不祥。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争，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遥射官軍，安都怒，圍之。未剋，而王琳至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與周文育、徐敬成并爲琳囚，總以一長鎖繫之，置于艑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晋掌視之。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賂子晋，子晋乃僞以小船依艑而釣，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步投官軍。還都自劾，詔并赦之，復其官爵。

安都仍率衆兵會師武昌，與周文育西征王琳。將要出發時，王公以下的官吏在新林爲他餞行，安都躍馬過橋，結果人與馬一起落入水中。坐在艑内又墜入櫓井，當時人們認爲這不吉祥。安都到達武昌時，王琳的部將樊猛已棄城逃跑，文育亦從豫章趕到。當時兩個將領一同行動，彼此互不統管，因部下相争，漸漸産生不和。軍隊抵達郢州，王琳的部將潘純從城中遠射官軍，安都惱怒，率兵圍攻。還没取勝，王琳已至弇口，安都於是放棄郢州，率領全部兵力去沌口抵禦王琳，遇到大風，軍隊不得前進。王琳占據東岸，官軍占據西岸，相持了幾天纔交戰。安都等人失敗，與周文育、徐敬成一同被王琳俘獲，統一用一條長鎖鏈捆繫，放在艑下，命令自己親近的宦官王子晋看管。王琳順流下到湓城白水浦，安都等人甜言蜜語許諾賄賂子晋，子晋於是把一條小船繫在艑附近假裝釣魚，趁夜乘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三個人隱入深草，步行投奔官軍。回到都城，三人自我彈劾請求治罪，詔令一同寬赦，恢復他們的官職和爵位。

尋爲丹陽尹，出爲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勱及王琳將曹慶、常衆愛等。安都自宫亭湖出松門，躡衆愛後。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艦，遇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禽炅、協。孝勱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敗，乃詣安都降。安都又進軍於禽奇洲，破曹慶、常衆愛等，焚其船艦。衆愛奔廬山，爲村人所殺，餘衆悉平。

不久，安都任丹陽尹，出任南豫州刺史，受命接替周文育攻打余孝勱及王琳部將曹慶、常衆愛等人。安都從宫亭湖出兵松門，緊隨衆愛之後。文育被熊曇朗殺害後，安都回師去取大艦，路遇王琳部將周炅、周協南歸，和他們交戰，大破之，生擒周炅、周協。孝勱的弟弟孝猷率領部下四千家，本想歸依王琳，碰上周炅失敗，就來向安都投降。安都又向禽奇洲進軍，打敗了曹慶、常衆愛等人，火燒他們的船艦。衆愛逃奔廬山，被村民殺死，剩餘的人全被平定。

還軍至南皖，而武帝崩，安都隨文帝還朝，乃與群臣議，翼奉文帝。

回師抵達南皖時，武帝駕崩，安都隨從文帝回到朝廷，於是和衆臣子商議，輔佐文帝即位。

時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群臣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司空，仍授南徐州刺史，給扶。

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瑱爲大都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及王琳入齊，安都進軍盆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

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將入，致書於文帝，辭甚不遜。帝不懌，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蕃，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愚臣不敢奉詔。"因自迎昌，中流而殺之。以功進爵清遠郡公。自是威名甚重，群臣無出其右。

安都父捍爲始興内史，卒於官，文帝徵安都爲發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拜其母爲清遠國太夫人，仍迎赴都。母固求停鄉里，上乃下詔，改桂陽郡之汝城縣爲盧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爲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曉爲刺史。安都第三子祕年九歲，上以爲始興内史，并令在鄉侍養。改封安都桂陽郡公。

王琳敗後，周兵入據巴、湘，安都奉詔西捍。及留異擁據東陽，又奉詔東討。異本謂臺軍自錢唐江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永康。異大恐，奔桃枝嶺，處岩谷間，竪柵以拒守。安都躬自接戰，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隴爲堰。屬夏潦水漲，安都引

當時文帝謙讓不敢當，太后又因衡陽王的緣故，不肯下令，衆臣子拿不定主意。安都説："現在天下還没安定，哪有時間顧及以後的事情。臨川王有功於天下，必須共同擁立他。今天的事情，後響應的斬首。"接着，安都按劍上殿，禀報太后要她交出玉璽，又親手解散文帝的頭髮，推着他到停靈治喪的地方。文帝即位後，安都遷任司空，仍舊除授南徐州刺史，賜給攙扶之人。

王琳順流下到柵口，朝廷出動大軍駐扎蕪湖。當時侯瑱任大都督，但指揮籌劃大多出自安都。王琳逃入齊之後，安都進軍盆城，討伐王琳的殘餘勢力，所到之處全被攻下。

接着，安都另奉皇帝的旨意，迎接衡陽獻王蕭昌。原先蕭昌要入朝的時候，曾致信文帝，信中言辭很傲慢無禮。文帝不高興，召來安都，不慌不忙地説道："太子就要來了，你必須另找一個藩屏，我老了。"安都回答説："自古以來哪有被替代的天子，愚臣不敢奉行您的詔令。"於是親自迎接蕭昌，半路上把他殺了。因功爵位進升爲清遠郡公。從此聲威很高，衆臣子没有哪個能超出其上。

安都的父親侯捍任始興内史，死在任上，文帝徵召安都爲父親辦理喪事。不久起用，官復原職，追贈他的父親散騎常侍、金紫光禄大夫，拜封他的母親爲清遠國太夫人，仍舊接她進京。安都的母親堅决要求留在鄉里，皇上於是下詔，改桂陽郡的汝城縣爲盧陽郡，分出衡州的始興、安遠二郡，合并三郡設立東衡州，以安都的堂弟侯曉任刺史。安都的第三個兒子侯祕時年九歲，皇上用他任始興内史，一并令在鄉里侍養。改封安都桂陽郡公。

王琳失敗後，北周的軍隊入占巴、湘，安都奉詔西去抵抗。留異擁兵占據東陽後，安都又奉詔東征。留異原以爲臺軍從錢唐江上來，安都却步行經由會稽到達諸暨，出兵永康。留異大爲恐懼，逃奔桃枝嶺，深居岩谷之中，修築柵壘以抗拒自守。安都親自迎戰，被亂箭射中，鮮血直流到脚踝。安都乘轎指揮軍隊，表情舉止不改。又藉助那地方的山勢丘隴築壩。恰逢夏季雨多水

船入堰，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雉。異與第二子忠臣脱身奔晉安，虜其妻子，振旅而歸。加侍中、征北大將軍，仍還本鎮。吏人詣闕，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

漲，安都引船入壩，樓艦與留異的城栅等高，發放拍竿搗碎他城樓上的雉堞。留異和他的第二個兒子忠臣脱身逃奔晉安，安都俘虜了他的妻子兒女，整好隊伍勝利而歸。加侍中、征北大將軍，仍回本鎮。吏民來到朝廷，上表請求立碑頌揚安都的功績，皇上下詔令准許。

自王琳平後，安都勛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驕矜。招聚文武士，騎馭馳騁，或命以詩筆，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删、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并爲之賓，齋内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文帝性嚴察，深銜之。安都日益驕慢，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游禊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張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帝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群臣位，稱觴上壽。初，重雲殿災，安都率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是陰爲之備。又周迪之反，朝望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吴明徹討迪。又頻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内不自安。

自從王琳被平定後，安都的功勛愈來愈大，又自認爲有安定社稷之功，漸漸驕傲起來。招集文人武士，策馬馳騁，或者命令他們提筆作詩，評定詩作水平的高低，按級别次序給予賞賜。文人則有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删、祖孫登，武士則有蕭摩訶、裴子烈等人，一并是安都的賓客，安都的齋舍中賓客常達千人。手下的將帥，大多不遵守法規制度，一旦受到查審拘捕，就投靠安都。文帝性情嚴厲苛察，對安都深懷怨恨。安都日益驕横怠慢，上呈的書表封好了，如果還有事情没有説到，就揭開封條自行書寫，加寫道又啓奏某事。當陪侍皇上宴飲喝酒喝得暢快時，有時蹲坐狀如簸箕，身子斜靠着。曾經有一次陪文帝在樂游修禊宴飲，竟問文帝説："與做臨川王時相比怎麽樣?"文帝没有回答。安都再三追問，文帝説："這事雖是天意，但亦賴明公之力。"宴飲結束後，又啓請就便借用供設帷帳及水飾，將載妻妾在御堂歡會，文帝雖然同意了他的請求，但很不高興。第二天，安都坐在御座上，賓客列居衆臣子之位，舉杯爲他賀壽。當初，重雲殿遭火災，安都率領將士披戴戰甲入殿，文帝很憎惡他，從此對他暗加防備。另外，周迪謀反的時候，按在朝中的聲望應派安都前去討伐，文帝却派吴明徹去討伐周迪。又多次派宫中使者審問安都的部下，清查叛逃的人。安都因此心懷不安。

天嘉三年冬，遣其别駕周弘實，自托於舍人蔡景歷，并問省中事。景歷録其狀奏之，稱安都謀反。帝慮其不受召，明年春，乃除安都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部伍入於石頭，帝引安都宴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尚書朝堂，於坐收

天嘉三年的冬天，安都派他的别駕周弘實，自己又委托舍人蔡景歷，一同打探宫中的事情。景歷記録他的情况上奏，説安都謀反。文帝料想安都不會接受召見，第二年春天，便除授安都任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安都從京口回京，部隊進駐石頭，文帝招安都在嘉德殿宴飲，同時集合他的部下將帥在尚書朝堂聚會，在座上拘捕了安

安都，囚于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景歷表於朝，乃下詔暴其罪，明日於西省賜死。尋有詔宥其妻子家口，葬以士禮。

都，囚禁在西省。又收捕他的將帥，全部解除了武裝後予以釋放。隨即在朝中公布了景歷的奏表，文帝下詔公開安都的罪狀，第二天在西省賜死。隨即詔令寬宥他的妻子兒女及家人，以士的喪禮安葬安都。

初，武帝嘗與諸將宴，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并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嶮，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并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當初，武帝曾和衆將宴飲，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武帝賀壽，各自稱美自己的功勞。武帝説："卿等都是良將，但均有所短。杜公志向遠大但見識短淺，對部下親近而對尊長傲慢，矜誇自己的功勞，不收斂自己的不足。周侯交友不選擇人，過於推心置腹，處身危險之中，亦不起猜忌之心，不加防範。侯郎傲慢放縱且貪得無厭，輕佻而又任意行事，這些都不是保全性命的方法。"結果全如武帝所説的那樣。

太建三年，宣帝追封安都陳集縣侯。子亶爲嗣。

太建三年，宣帝追封安都陳集縣侯。子侯亶繼嗣。

歐陽頠

歐陽頠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爲郡豪族。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哀毀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

歐陽頠字靖世，長沙臨湘人。是郡中的富豪大族。年少時樸質正直，考慮問題有條理，以善言知行著稱於嶺表。父親死時，他極爲悲哀，嚴重損傷了身體。家庭財產積累，全讓給各位兄弟。在麓山寺旁蓋房居住，專心研習學業，博通經書史籍。

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宦。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頠善，故頠常隨欽征討。欽南征夷獠，禽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頠預其功，還爲直閤將軍。欽征交州，復啓頠同行。欽度嶺而卒，頠除臨賀内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時湘、衡界五十餘洞不賓，敕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頠爲都督，悉皆平殄。

三十歲那年，他兄長迫使他去謀求官職。梁左衛將軍蘭欽年少時和歐陽頠友善，所以歐陽頠常隨蘭欽征討。蘭欽南下征討夷僚，擒獲陳文徹，繳獲的物品多得無法計算，進獻的大銅鼓，爲歷代所無。歐陽頠參預征討有功，回來後任直閤將軍。蘭欽征討交州，又請歐陽頠同行。蘭欽過嶺就去世了，歐陽頠任臨賀内史，上書請求護送蘭欽亡靈回京之後再去上任。當時湘、衡邊界五十多個少數民族部落不歸順，敕衡州刺史韋粲前去討伐。韋粲委派歐陽頠任都督，五十多個少數民族部落全都被平定殄滅。

侯景構逆，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頠監衡州。臺城陷後，嶺南互相吞并，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内史蕭昭基，奪其郡。以兄欽與頠舊，遣招之。頠不從，謂使曰："高州昆季

侯景謀反，韋粲自動離職回京征討侯景，以歐陽頠監理衡州。臺城淪陷後，嶺南各種勢力互相吞并，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蘭裕攻打始興内史蕭昭基，奪取了他的郡邑。因兄蘭欽與歐陽頠有舊交，派人去請。歐陽頠不同意，對使者説："高

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爲跋扈。”及陳武帝入援都，將至始興，頠乃深自結托。裕遣兵攻頠，武帝援之。裕敗，武帝以王懷明爲衡州刺史，遷頠爲始興内史。

州兄弟顯貴，全仗國恩，今日應該奔赴國難援救京都，豈能够自我專横暴戾，欺上壓下。”及至陳武帝入援京都，快到始興時，歐陽頠就重加交結依托。蘭裕派兵攻打歐陽頠，武帝前來救援。蘭裕失敗，武帝以王懷明任衡州刺史，遷歐陽頠任始興内史。

武帝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頠助帝平之。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頠爲刺史，封新豐縣伯。

武帝討伐蔡路養、李遷仕時，歐陽頠協助武帝平定他們。梁元帝秉承君王的詔命，以始興郡爲東衡州，用歐陽頠任刺史，封新豐縣伯。

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使各舉所知，群臣未對。元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陽頠甚公正，本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尋授郢州，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尋授衡州刺史，進封始興縣侯。

侯景被平定後，元帝遍問朝中官吏，要他們各自舉薦所瞭解的人才，衆臣子没人對答。元帝説：“我已得到一個人了。歐陽頠很公正，本具有匡濟社稷之才，衹怕蕭廣州不肯給。”於是除授歐陽頠武州刺史。不久改任郢州，想把他從嶺南調出來，但蕭勃留住不放，没能赴任。繼而授任衡州刺史，進封始興縣侯。

時蕭勃在廣州，兵强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爲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頠别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頠，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魏平荆州，頠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頠爲前軍都督，周文育破禽之，送于武帝，帝釋而禮之。

當時蕭勃在廣州，兵强位重，元帝深爲憂慮，派王琳去代任刺史。王琳已經到達小桂嶺，蕭勃派遣他的部將孫瑒監理州務，自己率領所有的部下前去始興以避開王琳軍隊的鋒芒。歐陽頠另據一城，不前去拜見蕭勃，緊閉城門，高築城墻，亦不迎戰。蕭勃大怒，調兵襲擊歐陽頠，擄走他的全部財物武器。不久又赦免了他，歸還了他的領地，重新與他結盟。魏平定荆州，歐陽頠歸順蕭勃。蕭勃越嶺出兵南康時，以歐陽頠任前軍都督，周文育打敗且擒獲了歐陽頠，移送給武帝，武帝釋放了他且以禮相待。

蕭勃死後，嶺南亂，頠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頠子紇已剋始興。及頠至，嶺南皆慴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蕭勃死後，嶺南大亂，歐陽頠在嶺南地區有聲望，而且與武帝有舊交，於是除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還没到達嶺南，歐陽頠的兒子歐陽紇已攻取始興。等到歐陽頠上任後，嶺南全都慴服，歐陽頠仍舊進駐廣州，全部占有越的地方。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

王琳據有中流，頠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絶。永定三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即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

王琳占有中游地區時，歐陽頠從海路及東嶺奉命出使不斷。永定三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即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

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

當初，交州刺史袁曇緩秘密把五百兩黄金寄

兩寄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蒍，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頠尋爲蕭勃所破，貲財并盡，唯所寄金獨存，曇緩亦尋卒，至是，頠并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伏之。

存在歐陽頠處，要他把一百兩還給合浦太守龔蒍，四百兩付給兒子智矩，其他人不知道這事。不久歐陽頠被蕭勃打敗，財物全没了，祇有寄存的黄金還在，曇緩不久亦去世了。直到這時，歐陽頠信守承諾一并歸還，當時的人没有不嘆服的。

時頠合門顯貴，威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軍國。天嘉四年薨，贈司空，謚曰穆。子紇嗣。

當時，歐陽頠全家顯貴，威振南方，又大量進獻銅鼓牲畜、珍異物品，前後累積，對軍務國政頗有幫助。天嘉四年薨，追贈司空，謚號叫穆。子紇繼嗣。

歐陽紇

紇字奉聖，頗有幹略，襲父官爵，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宣帝以紇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徵爲左衛將軍，其部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詔儀同章昭達討禽之，送至都，伏誅。子詢以年幼免。

歐陽紇字奉聖，很有才幹謀略，承繼父親的官職爵位。在州任職十多年，聲威恩澤廣布百越。宣帝因歐陽紇久在南方，對他頗存疑心。太建元年，徵入任左衛將軍，他的部下大多勸他謀反，於是起兵攻打衡州刺史錢道戢。詔令儀同章昭達討伐擒拿，押送到京都，被斬首。子歐陽詢因年幼獲免。

黄法𣰰

黄法𣰰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日步行二百里，能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州郡中，爲鄉閭所憚。

黄法𣰰字仲昭，巴山新建人。年輕時剛强敏捷，富有膽量和勇力，一天能步行二百里，能跳三丈遠。頗熟習書疏，明瞭簿領，出入州郡之中，爲鄉人所懼怕。

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衆。太守賀詡下江州，法𣰰監知郡事。陳武帝將逾嶺入援建鄴，李遷仕作梗中途，武帝命周文育屯西昌，法𣰰遣兵助文育。時法𣰰出頓新淦縣，景遣行臺于慶來襲新淦，法𣰰敗之。梁元帝承制，授交州刺史資，領新淦縣令，封巴山縣子。敬帝即位，改封新建縣侯。

侯景作亂時，法𣰰在鄉里聚合徒衆。太守賀詡下江州，法𣰰監理郡務。陳武帝將要越嶺入援建鄴，李遷仕在中途阻撓，武帝命令周文育駐守西昌，法𣰰派兵援助文育。當時法𣰰出兵停宿新淦縣，侯景派遣行臺于慶來偷襲，法𣰰打敗了他。梁元帝秉承君王的詔命，除授法𣰰交州刺史資，領新淦縣縣令，封巴山縣子。敬帝即位，改封新建縣侯。

太平元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𣰰爲刺史，鎮巴山。蕭勃遣歐陽頠來攻，法𣰰破之。

太平元年，分割江州四個郡設置高州，以法𣰰任刺史，節鎮巴山。蕭勃派遣歐陽頠來攻打，法𣰰打敗了他。

永定二年，王琳遣李孝欽、樊猛、余孝頃攻周迪，且謀取法𣰰，法𣰰援迪，禽孝頃等三將。以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曇朗於金口

永定二年，王琳派李孝欽、樊猛、余孝頃攻打周迪，進而圖謀攻取法𣰰，法𣰰救助周迪，擒獲孝頃等三位將帥。因功除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曇朗在金口殺害周文育，法𣰰和周迪

害周文育，法𣰰共周迪討平之。

一起討伐平定了他。

天嘉三年，周迪反，法𣰰與吴明徹討平迪，法𣰰功居多。廢帝即位，進爵爲公。

天嘉三年，周迪反叛，法𣰰與吴明徹討伐平定了他，法𣰰功占多數。廢帝即位，法𣰰的爵位進升爲公。

太建五年，大舉北侵，法𣰰爲都督，出歷陽。於是爲拋車及步艦，竪拍以逼之，炮加其樓堞，剋之，盡誅其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款。法𣰰禁侵掠，躬自勞撫而與之盟，并放還北。以功加侍中，改封義陽郡公。

太建五年，陳大肆出兵北侵，法𣰰任都督，出兵歷陽。於是製造拋車和步艦，放射拍竿以逼近歷陽，炮擊城樓城墻，城被攻取後，全部殺死城中戍守的士兵。又進軍合肥，守城的將士望旗而降。法𣰰嚴禁士兵侵擾市民，掠奪財物，親自慰勞安撫城中吏民，與他們結盟，且放他們北還。因功加侍中，改封義陽郡公。

七年，爲豫州刺史，鎮壽陽。薨，贈司空，謚曰威。子玩嗣。

七年，任豫州刺史，節鎮壽陽。薨，追贈司空，謚號叫威。子黄玩繼嗣。

淳于量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建鄴。父文成，仕梁爲將帥，位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略，便弓馬。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以軍功封廣晋縣男。

淳于量字思明，他的祖先是濟北人。世代住在建鄴。父名文成，出仕梁朝任將帥，官任梁州刺史。淳于量自少就善於自己安排生活，姿態容貌奇偉，具有才幹謀略，熟習射箭騎馬。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文成分給淳于量人馬，叫他前去奉事元帝。因軍功封廣晋縣男。

侯景之亂，梁元帝凡遣五軍入援臺，量預其一。臺城陷，量還荆州。元帝承制，以爲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僧辯并力拒景，大敗之，禽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宋子仙。仍隨僧辯平侯景。封謝沐縣侯。尋出爲都督、桂州刺史。及魏剋荆州，量保桂州。王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歸陳武帝。武帝受禪，進位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侯景作亂時，梁元帝共調遣五路人馬入援臺城，淳于量是其中的一支。臺城淪陷後，淳于量回到荆州。元帝秉承君王的詔命，用淳于量任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打巴州，元帝派都督王僧辯進駐巴陵，淳于量同僧辯合力抵抗，大敗侯景，擒獲他的部將任約。進而攻打郢州，俘獲宋子仙。仍舊隨從僧辯平定侯景。封謝沐縣侯。不久出任都督、桂州刺史。及至魏攻下荆州，淳于量堅守桂州。王琳擁兵割據湘、郢，多次派使者召淳于量，淳于量表面上雖然和王琳往來，却另派使者歸依陳武帝。武帝受禪，淳于量升任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天嘉五年，徵爲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率多戀本土，并欲逃入山谷，不願入朝。文帝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爲有司奏，免儀同，餘如故。

天嘉五年，徵入任中撫軍大將軍。淳于量所統領的部將大多眷戀本土，都想逃進山谷之中，不願入朝。文帝派湘州刺史華皎征討衡州，并且動用兵力迎接淳于量。天康元年，到達京都，因在路上滯留，受到有關部門的彈劾，被免去儀同，其他官職照舊。

華皎構逆，以量爲征南大將軍、

華皎謀反，朝廷以淳于量任征南大將軍、西

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將長湖公元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未拜，出爲南徐州刺史。

討大都督，總率大艦，從郢州樊浦抵抗叛軍。華皎被平定，同時降服周將長湖公元定等人。因功除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還未拜授，又出任南徐州刺史。

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三年，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侍中。

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賜給攙扶之人。三年，隨同江陰王蕭季卿購買梁陵中樹木，季卿因此罪免職，淳于量被免去侍中。不久復任侍中。

吴明徹之北侵也，量贊成其事。又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軍。淮南剋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及周獲吴明徹，乃以量爲都督水陸諸軍事、車騎將軍、都督、南兖州刺史。十四年薨，贈司空。

吴明徹北侵的時候，淳于量助成其事。又派遣第六個兒子淳于岑率領自己所帶的士兵隨軍。淮南平定後，淳于量改封始安郡公。周擒獲吴明徹後，朝廷就用淳于量任都督水陸諸軍事、車騎將軍、都督、南兖州刺史。十四年薨，追贈司空。

章昭達　章大寶

章昭達字伯通，吴興武康人也。性倜儻，輕財尚氣。少時，遇相者謂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宫直後，因醉墮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侯景之亂，昭達率鄉人援臺，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富貴。"

章昭達字伯通，吴興武康人。性情灑脱，輕視財利，崇尚氣節。小時候，遇到一個看相的人對他説："您容貌很善美，倘若虧損一點，那定會富貴。"梁大同年間，昭達任東宫直後，因喝醉了從馬上掉下來，鬢角受了點輕傷，他爲此高興，看相的人説："這還不够。"侯景作亂時，昭達率領鄉人援救臺城，被亂箭射中，射瞎了一隻眼睛。看相的人見了，説道："您相貌已吉善，不久就會富貴。"

臺城陷，昭達還鄉里，與陳文帝游，因結君臣分。侯景平，文帝爲吴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文帝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超於儕等。陳武帝謀討王僧辯，令文帝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後，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昭達因從文帝進軍吴興以討龕。龕平，又從討張彪於會稽，剋之。累功除定州刺史。時留異擁據東陽，武帝患之，乃使昭達爲長山令，居其心腹。

臺城淪陷後，昭達回到鄉里，與陳文帝交游，從而締結了君臣之緣。侯景被平定，文帝任吴興太守，昭達策馬前來拜見。文帝見後非常高興，因而委任他做將帥，恩澤寵愛超出了同輩。陳武帝謀劃討伐王僧辯，令文帝回長城招募士兵，以防備杜龕，多次派昭達前往京口稟承計劃。僧辯被誅之後，杜龕派他的部將杜泰來攻打長城，昭達就隨從文帝進軍吴興以討伐杜龕。杜龕被平定，昭達又隨文帝前往會稽討伐張彪，打敗了他。因多次立功除授定州刺史。當時留異擁兵占據東陽，武帝心懷憂慮，就派昭達任長山縣令，處居他的心腹之地。

天嘉元年，追論長城功，封欣樂縣侯。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昭達乘平

天嘉元年，追論長城之功，封欣樂縣侯。不久隨從侯安都抵抗王琳，昭達乘坐平廣大艦，由

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賊艦。王琳平，昭達策勛第一。二年，除都督、郢州刺史。周迪據臨川反，詔昭達便道征之。迪敗走，徵爲護軍將軍，改封邵武縣侯。

四年，陳寶應納周迪，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爲都督討迪。迪走，昭達乃逾嶺討陳寶應。與戰不利，因據上流爲筏，施拍其上，壞其水柵。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文帝遣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遂定閩中，盡禽留異、寶應。以功授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初，文帝嘗夢昭達升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宴酒酣，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出爲都督、江州刺史。

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其移文并假以昭達爲辭，又頻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都。秩滿，徵爲中撫大將軍。

宣帝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以還朝遲留，爲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歐陽紇據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征之。紇聞昭達奄至，乃出頓洭口，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突之，大敗紇，禽之送都。廣州平，進位司空。

太建二年，征江陵。時梁明帝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輕舟焚之。周又於峽口南岸築壘，名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爲長戟，施樓船上，仰割

江中進發，先頭部隊施放拍竿，擊中賊艦。王琳被平定，昭達功居第一。二年，除授都督、郢州刺史。周迪依據臨川謀反，詔令昭達由近便的小路前去征討。周迪敗逃，徵昭達入任護軍將軍，改封邵武縣侯。

四年，陳寶應收納周迪，一同進犯臨川，又以昭達任都督討伐周迪。周迪敗逃，昭達於是越嶺討伐陳寶應。與寶應交戰失利，就占據上游建造木筏，在木筏上設置拍車，發射拍竿以毁壞敵方的水柵。又出兵攻打他的步兵。正當大會戰，恰逢文帝派來的余孝頃部隊由海路到達，因此合力進攻，終於安定閩中，留異、寶應全都被擒。因功任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當初，文帝曾夜夢昭達升坐臺鼎，到了清晨，文帝把夢告訴了昭達。直到這時，當昭達侍宴喝酒喝到痛快之處，文帝看着昭達説："您還記得那夢不？用什麼酬答夢中之事？"昭達回答説："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子的義節，除此之外無以奉答。"不久出任都督、江州刺史。

廢帝即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謀反時，來往公文全都假托昭達的名義，又一再派遣使者招迎昭達，昭達拘執所有的使者移送京都。任職期滿，徵入任中撫大將軍。

宣帝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因未按時還朝，遭到有關官員的彈劾，降號車騎將軍。歐陽紇憑據嶺南謀反，詔令昭達統率衆兵前往征討。歐陽紇聽説昭達快要到了，就出兵宿營洭口，積聚沙石，用竹籠盛好，放在水栅的外圍，以阻擋船艦。昭達處在他的上游，裝艦造拍，以逼近賊壘。同時命令士兵佩刀潛行水中，去砍竹籠，結果籠篾全被砍散。昭達乘勢縱大艦衝擊，大敗歐陽紇，擒獲他移送京都。廣州被平定，昭達官升司空。

太建二年，征討江陵。當時梁明帝與周軍在青泥中大量蓄積船艦，昭達分派偏將錢道戢、程文季乘坐輕舟縱火焚燒北周船艦，北周又在峽口南岸建築營壘，取名安蜀城，在江上橫拉大繩索，編織蘆葦做成橋梁，以運送軍糧。昭達於是命令士兵製造長戟，安置在樓船上，仰割橋索。

其索。索斷糧絶，因縱兵攻其城，降之。三年，於軍中病薨，贈大將軍。

索斷糧絶後，乘機出兵攻打敵城，降服了它。三年，因病薨於軍中，追贈大將軍。

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其所剋，必推功將帥。厨膳飲食，并同群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羌、胡之聲，音律姿容，并一時之妙，雖臨敵弗之廢也。四年，配享文帝廟庭。

昭達性情嚴厲苛刻，每當奉命出征，必定日夜兼程；然而他打了勝仗，亦必定把功勞讓給將帥。厨膳飲食，全與部下相同，將士亦因此依附他。每逢宴會，一定要廣陳女伎雜樂，置備羌、胡之聲，音樂的旋律，女子的姿態容貌，都是當時最美妙的，即使面臨大敵亦不曾廢止。四年，配享文帝廟庭。

子大寶，襲邵陵郡公，位豐州刺史。在州貪縱，百姓怨酷，後主以太僕卿李暈代之，乃襲殺暈而反。尋被禽，梟首朱雀航，夷三族。

子大寶，襲封邵陵郡公，官做到豐州刺史。在州任職貪婪放縱，百姓怨恨，後主以太僕卿李暈替代他，大寶竟偷襲殺害李暈，起兵謀反。不久被擒獲，梟首朱雀航，滅三族。

吴明徹

吴明徹字通炤，秦郡人也。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修，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紿己，及往如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經墳，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應。明徹即樹之小子也。

吴明徹字通炤，秦郡人。父名樹，是梁朝的右軍將軍。明徹自幼就成了孤兒，爲人極爲孝順。十四歲那年，感嘆父母墳墓没有整修，家境貧困又没什麽能拿來供祭，就勤苦耕種。當時天下大旱，禾苗乾得焦枯，明徹悲憤，常到田裏號哭，仰對蒼天訴説自己的不幸。過了幾天，有個從田裏回來的人説他家的禾苗已經重生，明徹懷疑他騙自己，及至前往觀看，果如那人所説，到了秋天莊稼大豐收，足以補充安葬費用。當時有個姓伊的人，善於占卜選墓，對明徹的兄長説："安葬那天，一定有個騎着白馬逐鹿的人經過墓前，這是最小的孝子將大貴的徵兆。"到了那天果真得到應驗。明徹即是吴樹最小的兒子。

及侯景寇都，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餧，乃白諸兄曰："今人不圖久，奈何不與鄉里共此。"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群盗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

及至侯景進犯京都，明徹家儲有粟麥三千多斛，而鄰居却飢餓，明徹就對諸兄説："現在誰亦料想不到能活多久，爲何不和鄉里人共享粟麥?"於是按人口平均分配，同富裕，共節儉，群盗聞而逃避，靠這樣活下來的人很多。

陳武帝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武帝，帝爲之降階，執手即席。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虚、遁甲，略通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深奇之。及受禪，授安南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没，明徹自拔

陳武帝節鎮京口，對明徹重加交結，明徹於是歸依武帝，武帝爲他走下庭階，拉着他的手請他入席。明徹亦略微涉獵過書史經傳，向汝南周弘正學過天文、孤虚、遁甲，大致通曉其術，頗以英雄自許，武帝亦很看重他。武帝受禪即位後，除授明徹安南將軍，與侯安都、周文育一起帶兵討伐王琳。衆軍敗亡後，明徹獨自撤兵回

還都。

文帝即位，以本官加右衛將軍。及周迪反，詔以明徹爲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衆軍以討迪。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文帝聞之，遣安成王頊代明徹，令以本號還朝。天嘉五年，遷吴興太守。及引辭之郡，帝謂曰："吴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

廢帝即位，授領軍將軍，尋遷丹陽尹，仍詔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令出宣帝也，毛喜知其詐，宣帝懼，遣喜與明徹籌焉。明徹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殿下親實周、召，德冠伊、霍，願留中深計，愼勿致疑。"及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都督、湘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討皎。皎平，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

太建五年，朝議北征，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總衆軍十餘萬發都，緣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爲援，破走之，秦郡降。宣帝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榮之。進剋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封南平郡公。進逼壽陽，齊遣王琳拒守，明徹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遏肥水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禽王琳等送建京。

文帝即位，明徹以本官加右衛將軍。周迪謀反時，詔令以明徹任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統率衆軍去討伐周迪。明徹平素性情剛直，聯軍內部不很和睦，文帝聽說後，調安成王陳頊替代明徹，命令明徹以本號回朝廷。天嘉五年，遷任吴興太守。當明徹告別赴任時，文帝對他說："吴興雖是個郡，但貴爲帝鄉，所以把它交給你。"

廢帝即位，除授明徹領軍將軍，不久遷任丹陽尹，仍舊詔令明徹帶披甲執仗的衛士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假托太后之令把宣帝趕回東府時，毛喜知道有詐，宣帝懼怕，派毛喜與明徹籌劃這事。明徹説："繼位的君主居喪，日常紛繁的政務大多没有處理，殿下親如周公、召公，德比伊尹、霍光，希望你留在宮中從遠計劃，千萬不要招致懷疑。"湘州刺史華皎暗懷謀反之心，詔除授明徹都督、湘州刺史，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人討伐華皎。華皎被平定，除授開府儀同三司，爵位進升爲公。

太建五年，朝廷計議北征，公卿之間各有不同意見，明徹決計請求出征。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統領衆軍十多萬人從京都出發，沿江的城鎮相繼降服。部衆到達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領兵前來救援，被明徹打敗逃走，秦郡投降。宣帝因秦郡是明徹的故鄉，下詔準備牛、羊、猪三牲，令明徹拜祠上墳，文武羽儀十分隆盛，鄉里的人爲此感到榮耀。進軍攻取仁州。除授征北大將軍，進封南平郡公。進軍逼近壽陽，齊派王琳抵抗防守，明徹乘夜進攻，打到半夜的時候齊軍潰敗，後退占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命令軍隊增加修造攻城的器械，又攔截肥水灌城，城中人爲潮濕所苦，多患肚痛病，手脚全都紅腫，病死的人達十分之六七。恰好這時齊派大將皮景和率領幾十萬士兵前來救援，在距離壽春三十里的地方安營，不敢前進。衆將領都問道："將用什麼計策？"明徹回答説："用兵貴在神速，而齊軍却扎營不前，自己挫傷自己的鋒芒，很顯然，我知道他們是不敢戰。"於是親自披甲上陣，從四面

鄴。景和懼而遁走。詔以爲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户。遣謁者蕭淳就壽陽授策，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登壇拜受，成禮而退。

八方快速進攻，城裏人驚恐，戰鼓擂第一遍就擒獲了王琳等人移送建鄴。景和因害怕而逃跑。詔以明徹任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新增封的加上原封的采邑共三千五百户。派遣謁者蕭淳前往壽陽代授策書，明徹在城南設祭壇，二十萬士兵舉旗擂鼓，執戈披甲，明徹登壇拜受，禮儀完成之後纔退下來。

六年，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鐘磬一部。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吕梁，又大破齊軍。八年，進位司空，給大都督鈇鉞、龍麾。尋授都督、南兖州刺史。

六年，明徹從壽陽回到朝廷，輿駕臨幸他的宅第，賜給鐘磬一部。七年，進軍攻打彭城，軍隊到達吕梁，又大敗齊軍。八年，升任司空，賜給大都督鈇鉞、龍麾。不久除授都督、南兖州刺史。

及周滅齊，宣帝將事徐、兖。九年，詔明徹北侵，令其世子慧覺攝行州事。軍至吕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彦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仍迮清水以灌其城，攻之甚急，環列舟艦於城下。周遣上大將軍王軌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横流竪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馬明戍裴子烈曰："君若决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决其堰，乘水力以退軍。及至清口，水力微，舟艦并不得度，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周封懷德郡公，位大將軍。以憂遘疾，卒於長安，後故吏盗其柩歸。至德元年，詔追封邵陵侯，以其息慧覺嗣。

北周滅齊後，宣帝想對徐、兖用兵。九年，詔令明徹向北侵犯，要他的長子慧覺代理州務。軍隊到達吕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彦率領衆兵迎戰，明徹屢次打敗他。繼而强攔清水以灌淹其城，加緊進攻，環繞城下排列船艦。周派上大將軍王軌救援梁士彦。王軌輕裝急行自清水進入淮口，横截水流竪起木樁，用鐵鎖鏈串連車輪，阻斷船行之路。衆將領聽説後都很驚恐，商議要破壞水壩撤出軍隊，以舫載馬。馬明戍裴子烈説："你如果决壩放船，船必定傾覆，那哪能成呢？不如先放馬出去。"恰逢明徹深爲背疾所苦，知道事情難以成功，就聽從了他的建議。於是派蕭摩訶統率幾千騎兵先撤，明徹接着自己决堤，藉助水的衝力退兵。等到到了清口，水的衝力微弱，船艦都無法行走，衆軍一同潰敗。明徹無路可走，這纔就擒。周封他爲懷德郡公，官任大將軍。因憂慮過度得病，在長安去世，後來明徹原先的屬吏將他的靈柩盗出歸葬。至德元年，詔令追封邵陵侯，以他的兒子吳慧覺繼嗣。

裴子烈

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員外散騎常侍猗之子。少孤，有志氣，以驍勇聞。位北譙太守，岳陽内史，封海安伯。

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是梁員外散騎常侍裴猗之子。年少時就成了孤兒，有志氣，以驍勇聞名。官任北譙太守，岳陽内史，封海安伯。

論曰：古人云"知臣莫若君"，《書》曰"知人則哲"，觀夫陳武論

論曰：古人説"瞭解臣子莫如君主"，《書》中説"能識别人的賢愚善惡就是明智之人"，縱

將，而周、侯遇禍，有以知斯言之非妄矣。若不然者，亦何以驅駕雄傑，而創基撥亂者乎。故瑱、頠并自奔囚，翻同有亂，髡、量望風景附，自等誠臣，良有以也。昭達勤王之略，遠符耿弇，行己之方，頗同吴漢，既眇而貴，亦黥而王，吉凶之算，豈人事也。明徹屬運否之期，當闢土之任，才非韓、白，識暗孫、吴，知進而不知止，知得而不知喪，犯斯不韙，師亡國蹙，宜矣哉。

觀那陳武帝評論三位將領的話，以及周文育、侯安都的遭遇禍害，有理由認爲這話并非虚妄之言。如果没有這種本領的話，那憑什麽驅使駕御英雄豪傑，并且開創基業、治理亂世呢？所以侯瑱、歐陽頠都自囚請罪，反而跟有謀反之心的人一樣，黄法髡、淳于量望風歸依，如影隨形，自然等同忠誠之臣，這的確是有道理的。章昭達率領鄉人救援君王的策略，遠合東漢的耿弇，對待自己的方式，很像東漢的吴漢，已經失去一隻眼睛反而富貴，亦類似受了黥刑却終得封王，吉凶的變化，哪是人事所能决定的。吴明徹適逢氣運不好之際，擔當拓展疆土的重任，才能不如韓信、白起，見識弱於孫武、吴起，知道前進却不知道適可而止，懂得獲取却不考慮到喪失，犯下這些不是，致使軍隊覆没國家困窘，事情本當如此啊。

南史卷六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胡穎　徐度（子）敬成　杜稜　周鐵虎　程靈洗（子）文季
沈恪　陸子隆　錢道戢　駱文牙　孫瑒　徐世譜
周敷　荀朗（子）法尚　周炅　魯悉達（弟）廣達
蕭摩訶（子）世廉　任忠　樊毅（弟）猛

胡穎

胡穎字方秀，吴興人也。偉姿容，性寬厚。梁末，陳武帝在廣州，穎深自結托。從克元景仲，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武帝進軍頓西昌，以穎爲巴丘令，鎮大皋，督糧運。下至豫章，以穎監豫章郡。武帝率衆與王僧辯會白茅灣，同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

胡穎字方秀，吴興人。姿容奇偉，性情寬厚。梁朝末年，陳武帝在廣州，胡穎主動和他深交。隨從武帝攻克元景仲，參預平定蔡路養、李遷仕都建有功績。武帝進軍宿營西昌，以胡穎任巴丘縣令，鎮守大皋，督管糧食運輸。軍隊下行到達豫章，以胡穎監理豫章郡。武帝率領衆兵與王僧辯會師白茅灣，共同討伐侯景，以胡穎執掌留府事。

梁承聖初，元帝授穎羅州刺史，封漢陽縣侯。尋除豫章内史，隨武帝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東關，武帝令穎率府内驍勇隨侯瑱，於東關大破之。後從武帝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吴興討杜龕。武帝受禪，兼左衛將軍。

梁承聖初年，元帝除授胡穎羅州刺史，封漢陽縣侯。不久任豫章内史，隨從武帝鎮守京口。齊派郭元建出兵東關，武帝下令胡穎率領府中的驍勇之士跟隨侯瑱，在東關大敗郭元建。後跟隨武帝襲擊王僧辯，又隨從周文育在吴興討伐杜龕。武帝受禪即位，胡穎兼任左衛將軍。

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吴興太守。卒官，謚曰壯。二年，配享武帝廟庭。子六同嗣。

天嘉元年，除授散騎常侍、吴興太守。在任上去世，謚號叫壯。二年，配享武帝廟庭。子六同繼嗣。

徐度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少倜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瑰偉，嗜酒好博，恒使僮僕屠酤爲事。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年少時灑脱，不拘小節。長大成人後，姿容魁偉，喜好飲酒賭博，常叫自己的僕人從事屠宰賣酒之事。

初從梁始興内史蕭介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陳武帝征交阯，乃委質

起初隨從梁始興内史蕭介征討衆山洞，以驍勇著稱。陳武帝征討交阯，徐度就歸依了他。

焉。侯景之亂，武帝剋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侯景平後，追録前後戰功，封廣德縣侯。

武帝鎮朱方，除蘭陵太守。武帝遣衡陽獻王往荆州，度率所領從焉。江陵覆亡，間行東歸。

武帝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衛，并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約等來寇，武帝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頭，使度頓軍於冶城寺。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軍破之於北郊壇。以功除郢州刺史，兼領吴興太守。

文帝即位，累遷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天嘉元年，以平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及太尉侯瑱薨于湘州，以度代瑱爲都督、湘州刺史。秩滿，復爲侍中、中軍大將軍。文帝崩，度預顧命，許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廢帝即位，進位司空。薨，贈太尉，謚曰忠肅。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敬成嗣。

徐敬成

敬成幼聰慧，好讀書。起家著作佐郎。永定元年，領度所部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縶。二年，隨文育、安都得歸。父度爲吴郡太守，以敬成監郡。

光大元年，爲巴州刺史。尋爲水軍，隨吴明徹平華皎。二年，以父憂去職。尋起爲南豫州刺史，襲爵湘東郡公。

太建五年，除吴興太守。隨都督吴明徹北討，出秦郡，别遣敬成爲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泝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繁梁湖下淮，剋淮陰、山陽、鹽城三郡，仍進剋鬱洲。進號壯武將軍，鎮朐山。

侯景作亂時，武帝攻克廣州，平定蔡路養，打敗李遷仕，計策大多出自徐度。侯景被平定後，追記前後戰功，封徐度爲廣德縣侯。

武帝鎮守朱方時，徐度任蘭陵太守。武帝派衡陽獻王前往荆州，徐度率領所屬人馬隨從他。江陵覆亡後，徐度從小路東歸。

武帝東討杜龕，奉侍梁敬帝駕幸京口時，以徐度主管值宿警衛之事，同時執掌留府事。徐嗣徽、任約等人前來侵犯，武帝和敬帝回到京都，當時賊已經占領石頭，於是派遣徐度在冶城寺安營扎寨。第二年，徐嗣徽等人又帶領齊寇渡江，徐度隨從衆軍在北郊壇將他們擊敗。因功除授郢州刺史，兼領吴興太守。

文帝即位後，徐度多次升遷任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爵位進升爲公。天嘉元年，因平定王琳有功，改封湘東郡公。太尉侯瑱在湘州逝世後，以徐度代替侯瑱任都督、湘州刺史。任滿，復任侍中、中軍大將軍。文帝去世時，徐度參預了遺詔所托治國重任的安排，允許他帶五十個披甲執兵器的衛士進入殿省。廢帝即位，徐度官升司空。後去世，追贈太尉，謚號叫忠肅。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徐敬成繼嗣。

徐敬成自幼聰慧，喜好讀書。梁敬帝從家中徵召他任著作佐郎。永定元年，帶領徐度所屬的士兵，隨周文育。侯安都征討王琳，大敗於沌口，被王琳俘獲。二年，跟着文育、安都得以歸來。父徐度任吴郡太守時，以敬成監理郡務。

光大元年，任巴州刺史。不久置辦水軍，隨吴明徹討平華皎。二年，因守父喪離任。繼而起用任南豫州刺史，繼承湘東郡公的爵位。

太建五年，任吴興太守。隨從都督吴明徹北上討伐，出兵秦郡，另派敬成任都督，乘坐金翅船從歐陽引埭泝江而上，經由廣陵，齊人全都閉城防守，不敢出戰。敬成從繁梁湖下淮水，攻克了淮陰、山陽、鹽城三個郡城，接着進軍攻取了鬱洲。進號壯武將軍，鎮守朐山。因在軍中擅徵

坐於軍中輒科訂，并誅新附者，免官。尋除安州刺史，鎮宿豫。卒，謚曰思。子敞嗣。

賦稅，且誅殺新近歸附的人，免去官職。不久除授安州刺史，鎮守宿豫。後去世，謚號叫思。子徐敞繼嗣。

杜稜

杜稜字雄盛，吴郡錢唐人也。少落泊，不爲時知。頗涉書傳。游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映卒，從陳武帝，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梁元帝承制，授石州刺史、上陌縣侯。

杜稜字雄盛，吴郡錢唐人。年輕時漂泊無依，不被當時人賞識。閱覽過不少典籍傳著。出游嶺南，侍奉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映。蕭映死後，杜稜跟從陳武帝，平定蔡路養、李遷仕都建有功績。梁元帝秉承君王的詔命，除授杜稜爲石州刺史、上陌縣侯。

侯景平後，武帝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琅邪二郡。武帝謀誅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難之。武帝懼其泄己，乃以手巾絞稜，稜悶絶於地，因閉於别室。軍發，召與同行。及僧辯平後，武帝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師濟江，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右衛將軍、丹陽尹。

侯景被平定後，武帝鎮守朱方，以杜稜監理義興、琅邪兩郡。武帝謀劃誅除王僧辯，招杜稜與侯安都等人一同商議，杜稜詰責武帝。武帝怕他出賣自己，就用手巾勒纏，待杜稜暈倒在地後，就把他關在另一個房間。軍隊出發時，召杜稜跟部隊一同走。王僧辯被平定後，武帝東征杜龕等人，留下杜稜和侯安都居城守衛。徐嗣徽、任約引齊軍渡江攻打臺城，侯安都和杜稜就便靈活抵抗，不曾解衣休息。賊被平定後，杜稜因功任右衛將軍、丹陽尹。

永定元年，位侍中、中領軍。武帝崩，文帝在南皖。時内無嫡嗣，外有强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并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秘不發喪，奉迎文帝。文帝即位，遷領軍將軍，以預建立功，改封永城縣侯，位丹陽尹。廢帝即位，加特進、侍中。光大元年，解尹，量置佐史，給扶。

永定元年，杜稜官任侍中、中領軍。武帝去世，文帝在南皖。當時朝中没有嫡親的繼承人，而外有强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人都在軍中，朝廷老將，惟有杜稜在京，獨自掌管禁軍，於是夥同蔡景歷等人封鎖消息，不發喪，先奉迎文帝。文帝即位後，杜稜遷任領軍將軍，因參預立文帝有功，改封永城縣侯，官任丹陽尹。廢帝即位，加特進、侍中。光大元年，解除丹陽尹。酌量安置佐史，賜給攙扶之人。

太建元年，出爲吴興太守。二年，徵爲侍中。尋加特進、護軍將軍。三年，以公事免侍中、護軍。四年，復爲侍中、右光禄大夫，將軍、佐史、扶并如故。

太建元年，出任吴興太守。二年，徵入朝廷任侍中。不久加授特進、護軍將軍。三年，因公事免去侍中、護軍。四年，復任侍中、右光禄大夫，將軍、佐史、給扶的待遇全都照舊。

稜歷事三帝，并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游都下。頃之，卒于官。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配享武帝廟庭。子安世嗣。

杜稜前後侍奉過三位皇帝，全都受到恩寵。晚年没參預征討之事，優游京城之中。没過多久，在任上去世。追贈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叫成，配享武帝廟庭。子安世繼嗣。

周鐵虎

周鐵虎，不知何許人也。語音傖重，膂力過人，便馬槊。事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爲湘州，以爲臨蒸令。侯景之亂，梁元帝遣世子方等伐譽，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虎功最。及王僧辯討譽，於陣獲之，將烹焉，鐵虎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宥之，還其麾下。及侯景西上，鐵虎從僧辯剋任約，獲宋子仙，每戰有功。元帝承制，授潼州刺史，封沌陽縣子。又從僧辯定建鄴，降謝答仁，平陸納於湘州，録前後功，進爵爲侯。

周鐵虎，不知是哪裏人。説話聲音粗野，體力過人，熟習騎馬橫槊。侍奉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著稱。蕭譽任職湘州，以周鐵虎任臨蒸縣令。侯景作亂時，梁元帝派遣嫡親長子方等討伐蕭譽，蕭譽抵抗迎戰，取得大捷，方等戰死，周鐵虎功居首位。及至王僧辯討伐蕭譽，鐵虎在戰場上被俘虜，將受烹刑時，他呼喊説："侯景還没消滅，爲什麽烹殺壯士！"王僧辯認爲他的話奇特，赦免了他，歸還他的部下。侯景西上時，鐵虎隨從王僧辯攻克任約，俘獲宋子仙，每次打仗都建有功績。元帝秉承君王的詔命，除授鐵虎潼州刺史，封沌陽縣子。又隨王僧辯安定建鄴，降服謝答仁，在湘州平定陸納，總記前後功勞，爵位進升爲侯。

陳武帝誅僧辯，鐵虎率所部降，因復其本職。徐嗣徽引齊寇度江，鐵虎破其水軍。嗣徽平，遷太子左衛率。尋隨周文育拒蕭勃，文育命鐵虎偏軍襲勃，禽勃前軍歐陽頠。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敗績，與文育、侯安都并爲琳所禽。琳見諸將與語，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虎見害。贈侍中、護軍。天嘉五年，文帝又詔配食武帝廟庭。子瑜嗣。

陳武帝誅除王僧辯，鐵虎率領部下投降，因此恢復他的原職。徐嗣徽引齊寇渡江，鐵虎打敗了他的水軍。徐嗣徽被平定後，鐵虎遷任太子左衛率。不久隨從周文育抵抗蕭勃，周文育命令鐵虎的非主力部隊襲擊蕭勃，擒獲他的前鋒歐陽頠。又隨從周文育西上沌口征討王琳，結果大敗，和文育、侯安都一同被王琳擒獲。王琳召見各位將領跟他們説話，惟有鐵虎言辭神態不屈不撓，所以王琳把文育之流全部寬免，衹有鐵虎一人被害。追贈侍中、護軍。天嘉五年，文帝又下詔配食武帝廟庭。子周瑜繼嗣。

程靈洗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里，便騎善游，素爲鄉里畏伏。侯景之亂，據黟、歙聚徒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授靈洗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後助王僧辯鎮防。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年輕時以勇敢有力著稱，步行每天能走二百里，熟習騎馬擅長游泳，一向爲鄉里人所敬畏順服。侯景作亂時，靈洗以黟、歙爲據點招募人馬抵抗侯景。侯景的部隊占據了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投靠靈洗，靈洗尊奉他以主持同盟軍。梁元帝除授靈洗以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後協助王僧辯鎮守防衛。

及武帝誅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夜力戰於石頭西門，武帝軍不利，遣使招喻，久之乃降，帝深義之。授蘭陵太守，仍助防京口。及平

武帝誅除王僧辯，靈洗率領自己所管的部隊前來增援，當晚兩軍在石頭西門奮力交戰，武帝的軍隊失利，就派使者勸説靈洗歸順，過了很久靈洗纔投降，武帝深感他有節義。除授蘭陵太

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後隨周文育西討王琳，軍敗，爲琳所拘。尋與侯安都等逃歸。累遷太子左衛率。

守，仍然協助守衛京口。及至平定徐嗣徽，靈洗建有功績，除授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後隨從周文育西征王琳，部隊打了敗仗，被王琳俘獲。不久和侯安都等人逃了回來。多次升遷任太子左衛率。

武帝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都督、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于柵口，靈洗逐北，據有魯山。徵爲左衛將軍。天嘉四年，周迪重寇臨川，以靈洗爲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間。遷中護軍，出爲都督、郢州刺史。

武帝崩，王琳的先遣部隊東下，靈洗在南陵打敗了他，俘虜了他的士兵，同時繳獲青龍車十多輛。因功任都督、南豫州刺史。侯瑱等人在柵口打敗王琳，靈洗追擊敗逃的敵兵，占領了魯山。徵入朝廷任左衛將軍。天嘉四年，周迪再次侵犯臨川，朝廷以靈洗任都督，從鄱陽走另一條路攻擊他，周迪又逃進山谷之中。靈洗遷任中護軍，出任都督、郢州刺史。

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遣使招靈洗，靈洗斬皎使以聞。朝廷深嘉其忠，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時周將元定率步騎二萬助皎，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皎敗，乃出軍躡定，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剋周沔州，禽其刺史裴寬。以功改封重安縣公。

廢帝即位，靈洗進號雲麾將軍。華皎謀反時，派使者招降靈洗，靈洗斬殺華皎的使者上報朝廷。朝廷高度贊揚他的忠誠，因而以誠心待他，派他的兒子程文季率領水軍協助防衛。當時北周將領元定率領兩萬步兵和騎兵援助華皎，圍攻靈洗，靈洗環城堅守。等到華皎失敗，靈洗就出兵追擊元定，元定没能渡過長江，帶領他的衆兵投降。靈洗乘勝進攻，攻克了周沔州，俘獲其刺史裴寬。因功改封重安縣公。

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德之。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妓妾無游手，并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貲財，亦弗儉吝。卒，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壯。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文季嗣。

靈洗性情嚴肅急躁，管理部下很苛刻，士兵稍有過錯，必定按照軍法處置。號令分明，和士兵同甘共苦，大家亦因此感激他。靈洗生性喜好種植，親自辛勤耕耘，至於説到水中陸地各適合種養些什麼，什麼時候收穫，即使老農也比不過他。他的妓妾没有閑蕩不做事的，全督促她們紡絲織麻。至於布施使用錢財，也不儉省吝嗇。後去世，追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叫忠壯。太建四年，配享武帝廟庭。子程文季繼嗣。

程文季

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略，果决有父風。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執，武帝召陷賊諸將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見賞。

程文季字少卿，自幼熟習騎馬射箭，富有才幹謀略，辦事果斷，具有他父親的遺風。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人在沌口失敗，被王琳俘虜後，武帝召見身陷賊營的各將領的子弟，寬厚對待他們，文季最有禮貌，深受武帝賞識。

文帝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内中直兵參軍。累遷臨海太守。後乘金

文帝繼位，除授文季宣惠始興王府限内中直兵參軍。多次升遷任臨海太守。後乘坐金翅戰船

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洗及文季并有捍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

協助父親鎮守郢城。華皎被平定，靈洗和文季都有抵禦之功。靈洗去世後，文季全部接管他的部下。起用任超武將軍，仍舊協助防衛郢州。

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毁瘠甚至。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荆州征梁。梁人與周軍多造舟艦，置于青泥水中，昭達遣文季共錢道戢盡焚其舟艦。既而周兵大出，文季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

文季爲人最孝順，雖然由於戰事不能在家守喪，却因哀痛過度人極消瘦。服喪期滿，襲封重安縣公。後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前往荆州征討梁。梁人和周軍大量製造船艦，放在青泥水中，昭達派文季和錢道戢一起焚燒他們所有的船艦。過了不久，周軍大舉出擊，文季僅免一死。因功加通直散騎常侍。

太建五年，都督吴明徹北討，至秦郡。秦郡前江浦通涂水，齊人并下大柱爲杙，栅水中。文季乃前領驍勇，拔開其栅，明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剋秦郡。又别遣文季攻涇州，屠其城。進拔盱眙。仍隨明徹圍壽陽。文季臨事謹飭，御下嚴整，前後所克城壘，率皆迮水爲堰，土木之功，動逾數萬。置陣役人，文季必先於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爲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爲程彪。以功除散騎常侍，帶新安内史。累遷北徐州刺史，加都督。

太建五年，都督吴明徹向北征討，到達秦郡。秦郡前面的江浦與涂水相通，齊人一并樹立大柱子做木樁，在水中扎栅。文季於是率領驍勇之士先行打開水栅，吴明徹率領大軍隨後到達，攻下了秦郡。又另派文季攻打涇州，攻下之後，屠殺全城的人。又進軍攻下盱眙。接着隨明徹圍攻壽陽。文季遇事謹慎周到，對部下要求嚴格，前後所攻克的城壘，全都攔水築壩，工程花費的勞力，動不動就超過幾萬。布陣要人服役，文季一定走在衆將領前面，清晨早起，直到傍晚還不休息，軍隊裏没有誰不嘆服他的勤勉幹練。每次作戰文季都擔任前鋒，齊軍深爲害怕，稱他爲程彪。因功除授散騎常侍，兼任新安内史。多次升任北徐州刺史，加都督。

後隨明徹北侵，軍敗，爲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爲邊吏執送長安，死于獄。是時既與周絶，不之知。至德元年，後主知之，贈散騎常侍。又詔傷其廢絶，降封重安縣侯，以子響襲封。

後隨吴明徹向北侵略，部隊失敗，文季被北周囚禁，仍舊除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從北周逃跑回來，走到渦陽，被邊吏抓獲，移送長安，後死在獄中。這時期陳已經和周斷交，不知道文季已死。至德元年，後主得知文季已死，追贈散騎常侍。又下詔哀傷文季尸埋異域音信斷絶，降封重安縣侯，由他的兒子程響繼承封爵。

沈恪

沈恪字子恭，吴興武康人也。深沈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映之爲廣州，兼映府中兵參軍。陳武帝與恪同郡，情好甚昵。蕭映卒後，武帝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宫直後。以嶺南勛，除員外散騎侍郎。仍令總集宗從子弟。

沈恪字子恭，吴興武康人。爲人深沉，具有才幹氣度。梁新渝侯蕭映任職廣州時，沈恪兼任蕭映府中兵參軍。陳武帝和沈恪是同鄉，感情極爲親密。蕭映去世後，武帝南征李賁，仍舊叫妻子兒女依靠沈恪回家鄉。不久補授東宫直後。因嶺南之功，任員外散騎侍郎。仍舊命令他聚集同宗族人的子弟。

侯景圍臺城，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内亦作土山應之，恪爲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侯。及城陷，間行歸鄉。武帝討景，遣使報恪，恪於東起兵相應。賊平後，授都軍副。

侯景圍攻臺城時，在東面和西面築起兩座土山夾擊臺城，城裏亦堆積土山來應對，沈恪任東土山主，日夜抵抗迎戰。因功封東興侯。臺城淪陷後，沈恪從小路回到故鄉。武帝討伐侯景，派使者報告沈恪，沈恪在東部起兵相呼應。賊被平定後，除授都軍副。

及武帝謀討王僧辯，恪預其事。武帝使文帝還長城立栅備杜龕，使恪還武康招集兵衆。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泰襲文帝於長城，恪時已出縣，誅龕黨與。武帝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文育至，泰乃走。及龕平，文帝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吴興郡。

武帝謀劃討伐王僧辯，沈恪參預了這事。武帝派文帝回長城築栅防備杜龕，派沈恪回武康招集人馬。王僧辯被除後，杜龕果然派副將杜泰前來長城襲擊文帝，沈恪當時已從縣城出兵剪滅杜龕的黨與。武帝不久派周文育來援助長城，文育到達後，杜泰就逃走了。杜龕被平定後，文帝襲擊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沈恪監理吴興郡。

武帝受禪，時恪自吴興入朝，武帝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衛敬帝如别宫。恪排闥入見武帝，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分受死耳，决不奉命。"武帝嘉其意，不復逼，更以蕩主王僧志代之。

武帝受禪即位，當時沈恪由吴興入朝，武帝派中書舍人劉師知引見沈恪，命令他帶兵入朝，藉此機會護衛敬帝去别宫。沈恪撞開宫門覲見武帝，叩頭謝罪説："我沈恪是親身奉事過蕭家的人，今天不忍心看到這種事情，甘願受死刑，决不執行命令。"武帝嘉許他的氣概，不再强迫，改用副將王僧志替代他。

帝踐阼，除吴興太守。永定三年，除散騎常侍、會稽太守。歷事文帝及廢帝，累遷護軍將軍。至宣帝即位，除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嶮，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討平紇，乃得入州。兵荒之後，所在殘毁，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後主即位，爲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卒，謚曰光。子法興嗣。

武帝登基，除授沈恪吴興太守。永定三年，任散騎常侍、會稽太守。沈恪前後事奉過文帝及廢帝，多次升任護軍將軍。宣帝即位後，除授沈恪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沈恪還没到達嶺南，前任刺史歐陽紇已出兵占據高險地勢加以阻擋，沈恪無法前進。朝廷派司空章昭達討伐平定歐陽紇，沈恪這纔得以進入廣州。戰争過後，處處殘缺荒廢，沈恪安撫關懷，布施恩澤，嶺表百姓都依賴他。後主即位後，任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後去世，謚號叫光。子法興繼嗣。

陸子隆

陸子隆字興世，吴郡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悛，封氏令。

陸子隆字興世，吴郡人。祖父叫陸敞之，是梁嘉興縣令。父親叫陸悛，曾任封氏縣令。

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時張彪爲吴郡太守，引爲將帥，仍隨彪徙鎮會稽。及文帝討彪，彪將沈泰、吴寶真、申缙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文帝義

子隆年輕時意氣風發，情緒激昂，有志於謀求功名。侯景作亂時，子隆在鄉里聚集徒衆。當時張彪任吴郡太守，進用子隆任將帥，於是隨張彪移鎮會稽。文帝討伐張彪時，張彪的部將沈泰、吴寶真、申缙等人都投降，惟有子隆奮力而

之，復使領其部曲。

文帝嗣位，子隆領甲仗宿衛。封益陽縣子，累遷廬陵太守。周迪據臨川反，子隆隨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討陳寶應。晋安平，子隆功最，遷武州刺史，改封朝陽縣伯。

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子隆不從，攻又不剋。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襲其後，因與大軍相會。進爵爲侯。尋遷都督、荆州刺史。荆州新置，居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立城郭，綏集夷夏，甚得人和，號爲稱職。吏人詣闕求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卒，謚威。子之武嗣。

陸之武 陸子才

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後爲弘農太守，乃隸吴明徹，於吕梁軍敗逃歸，爲人所害。

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除始平太守，封始康縣子。卒於信州刺史。

錢道戢

錢道戢字子韜，吴興長城人也。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材幹，陳武帝微時，以從妹妻焉。武帝輔政，道戢隨文帝平張彪于會稽，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

天嘉元年，爲臨海太守。侯安都之討留異，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都督、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後與章昭達討歐陽紇，紇平，除左衛將軍。

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江陵，以功加散騎常侍。後爲都督、郢州刺史。與儀同黄法𣰋攻下歷陽，因以道

戰，結果大敗。文帝認爲子隆有氣節，仍舊叫他統領他的部下。

文帝繼位後，子隆領甲仗宿衛。封益陽縣子，多次升任廬陵太守。周迪以臨川爲據點謀反，子隆跟隨章昭達討伐他，周迪退逃，子隆於是隨從章昭達討伐陳寶應。陳寶應被平定，子隆功勞最大，遷任武州刺史，改封朝陽縣伯。

華皎以湘州爲據點謀反，因子隆占據他的心腹之地，深感憂慮，多次派使者招降，子隆不從，攻打又攻不下。華皎兵敗郢州後，子隆出兵從後面襲擊他，繼而和大部隊會師。子隆的爵位進升爲侯。不久遷任都督、荆州刺史。荆州是新設置的州，位處公安，城池尚未堅固，子隆修建城郭，安撫各族民衆，很得人心，號爲稱職。官吏百姓赴朝廷請求立碑頌揚他的政績，皇帝下詔同意了這事。後去世，謚號叫威。子陸之武繼嗣。

之武十六歲時，統領他父親原有的軍隊。後任弘農太守，隸屬吴明徹，吕梁兵敗後逃跑回來，被人謀害。

子隆之弟子才，也富有才幹謀略。跟隨子隆征討有功，除授始平太守，封始康縣子。在信州刺史任上去世。

錢道戢字子韜，吴興長城人。父名景深，是梁漢壽縣令。道戢年少時以具有孝順父母的德行著稱，長大成人後，頗有才幹，陳武帝微賤時，把從妹嫁給了他。武帝輔佐朝政後，道戢隨從文帝在會稽平定張彪，因功拜授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

天嘉元年，任臨海太守。侯安都討伐留異時，道戢統率軍隊向松陽進發以截斷留異的後路。留異被平定，道戢因功任都督、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後來和章昭達討伐歐陽紇，歐陽紇被平定後，道戢任左衛將軍。

太建二年，道戢又隨章昭達征討江陵，因功加任散騎常侍。後任都督、郢州刺史。同儀同黄法𣰋攻下歷陽，於是命道戢鎮守那裏。後在任上

戢鎮之。卒官，謚曰肅。子邈嗣。

駱文牙

駱文牙字旗門，吴興臨安人也。父裕，梁鄱陽嗣王中兵參軍事。文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遠致。"梁太清末，陳文帝避地臨安，文牙母陳，睹帝儀表，知非常人，賓待甚厚。及帝爲吴興太守，引文牙爲將帥。從平杜龕、張彪，勇冠衆軍。

文帝即位，封臨安縣侯，位越州刺史。初，文牙母卒，時兵荒，至是始葬，詔贈臨安國太夫人，謚曰恭。

太建八年，文牙累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豐州刺史。至德二年卒，贈廣州刺史。子義嗣。

孫瑒

孫瑒字德璉，吴郡吴人也。父脩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仕梁爲邵陵王中兵參軍事。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爲前軍，琳與瑒親婭，乃表薦爲宜都太守。後以軍功封富陽侯。敬帝立，累遷巴州刺史。

及陳武帝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少府卿，仍徙都督、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乘虚攻之，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周兵不能剋。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既而遣使奉表歸陳。

天嘉元年，授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爲侍中、領軍將軍。未拜，文帝謂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

去世，謚號叫肅。子錢邈繼嗣。

駱文牙字旗門，吴興臨安人。父名裕，是梁鄱陽嗣王中兵參軍事。文牙十二歲時，同宗有個善於看相的人説："這男孩相貌不同尋常，將來一定前程遠大。"梁太清末年，陳文帝因避難移居臨安，文牙的母親陳氏看到文帝的儀表後，知道他不是尋常之人，招待得極爲優厚。文帝任吴興太守後，進用文牙任將帥。文牙隨從文帝平定杜龕、張彪，勇冠衆軍。

文帝即位後，文牙被封爲臨安縣侯，官任越州刺史。當初，文牙的母親去世，因正值戰亂時期，没有禮葬，到這時纔安葬，詔追贈臨安國太夫人，謚號叫恭。

太建八年，文牙多次升任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任豐州刺史。至德二年文牙去世，追贈廣州刺史。子駱義繼嗣。

孫瑒字德璉，吴郡吴人。父名脩道，任梁中散大夫，以風雅素樸聞名。孫瑒年少時灑脱，喜歡出謀劃策，廣泛涉獵經書史籍，尤其熟習書札。出仕梁朝任邵陵王中兵參軍事。太清之難時，除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討伐侯景時，王琳爲前鋒，因王琳和孫瑒是連襟，就上表推薦孫瑒任宜都太守。後因軍功封富陽侯。敬帝即位，孫瑒多次升遷任巴州刺史。

陳武帝受禪即位後，王琳在郢州擁立梁永嘉王蕭莊，徵召孫瑒入朝任少府卿，繼而遷任都督、郢州刺史，總負責留府之事。周派大將軍史寧趁虚進攻，孫瑒的兵力不到一千人，據城抵抗守衛，周軍攻不下來。聽到大部隊已打敗王琳的消息後，孫瑒乘勝出兵進攻，周軍這纔撤退，孫瑒於是占領了整個中游地區。過了不久孫瑒派使者奉表歸陳。

天嘉元年，除授孫瑒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孫瑒心懷不安，就堅决請求回到朝廷，於是徵調他入朝任侍中、領軍將軍。還没拜授，文帝對他説："過去朱買臣願回本郡任職，您難道無

乎?"改授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及留異反，據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頃之，出爲建安太守。

太建四年，爲都督、荆州刺史，出鎮公安，爲鄰境所憚。居職六年，以公事免。及吳明徹軍敗吕梁，詔授都督緣江水陸諸軍事。尋授都督、郢州刺史。十二年，坐疆埸交通抵罪。

後主嗣位，復爵邑。歷位度支尚書，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頻幸其宅，賦詩述勳德之美。遷五兵尚書，領左軍將軍，侍中如故。禎明元年，卒官，謚曰桓。

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散之親友。居家頗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絶。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并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而處己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興皇寺慧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爲之銘誌，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户尚書蔡徵就宅宣敕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

意於此嗎?"改授孫瑒吳郡太守，賜給鼓吹一部。任滿，徵入朝廷拜授散騎常侍、中護軍。留異謀反，占領東陽，詔孫瑒統率水軍前往討伐。留異被平定後，孫瑒遷任鎮右將軍。過了不久，出任建安太守。

太建四年，任都督、荆州刺史，出鎮公安，爲鄰境所懼怕。任職六年，因公事免官。吳明徹的軍隊在吕梁失敗後，詔除授孫瑒都督緣江水陸諸軍事。不久除授都督、郢州刺史。十二年，因與境外勾結免職抵罪。

後主繼位，恢復孫瑒的爵位和封邑。孫瑒歷任度支尚書，侍中，祠部尚書。後主多次駕幸他的宅第，賦詩陳述他的功勛美德。後遷任五兵尚書，領左軍將軍，侍中的職務照舊。禎明元年，孫瑒在任上去世，謚號叫桓。

孫瑒奉事雙親以孝著稱，對待衆兄弟真誠和善。性情曠達寬厚，有財施散給親朋好友。生活頗爲奢侈，家裏穿洞築山，達到了山林泉石之趣的最高水平，擁有的歌鐘舞女，當代少有。賓客盈門，車馬不斷。當孫瑒出鎮郢州時，曾把十多艘船連結成大舫，在舫中建亭立池，種植荷花，每逢良辰美景，賓客幕僚一同宴集，泛游長江，擺設酒席，這也是一時快意的游賞。孫瑒常在山齋設置講舍，聚集道家儒家的學者，一年四季供給生活費用，受到學者們的稱道。孫瑒自己處世却率直平易，不因名高位顯而輕視别人。當時興皇寺慧朗法師備曉釋家經典，孫瑒常赴講席，和慧朗法師時有相持不下的争論，僧侣們没有不心懷傾慕的。孫瑒又妙思過人，任起部尚書時，軍隊和國家的器械，大多是他新創建的。孫瑒具有識别能力，子女的婚姻，全都選擇素來富貴的家族。去世之後，尚書令江總爲他作墓志銘，後主又在墓志銘後面題寫了四十個字，派左户尚書蔡徵前往他的宅第宣讀敕令，加以鎸刻。刻文寫道:"秋風吹動静静的竹林，浩淼的水面上波濤驚起。有多少人走在打柴的山徑上，他們又將去往哪個山阿。今天的太陽和月亮，仍舊照在你穿過的綺麗羅衣上。天長地久，在人生漫長的道路上有多少靈傑之士。作爲功臣没能替他刻石記

功，這種感傷之情如何能用言詞表達清楚。”當時輿論認爲這很榮耀。

瑒二十一子，第二子訓頗知名，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

孫瑒共有二十一個兒子，第二個兒子孫訓頗有名氣，官任高唐太守，陳滅亡後入了隋朝。

徐世譜

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也。世居荆州爲主帥，征伐蠻蜒。至世譜尤勇敢，有膂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爲荆州刺史，世譜將領鄉人事焉。

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世代居住在荆州且擔任主帥，負責征討蠻蜒。傳至世譜，尤其勇敢，體力過人，擅長水戰。梁元帝任荆州刺史時，世譜帶領鄉人奉事他。

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散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與景戰於赤亭湖。時景軍甚盛，世譜乃别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禽景將任約。景退走，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子仙據城降。以功除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仍隨僧辯東下，恒爲軍鋒。景平，以衡州刺史資，領河東太守。

侯景作亂，世譜因參預征討，多次升任官至員外散騎常侍。不久，世譜率領水軍隨司徒陸法和與侯景在赤亭湖交戰。當時侯景的兵力很强大，世譜於是另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增强軍隊的威力。快要交戰時，世譜又乘坐巨艦走在前面，終於大敗侯景的軍隊，擒獲他的將領任約。侯景退逃後，世譜接着隨王僧辯攻打郢州，世譜再次乘坐巨艦靠近對方的倉門，賊將宋子仙率城投降。世譜因功任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之後隨王僧辯東下，常擔任前鋒。侯景被平定後，世譜以衡州刺史資領河東太守。

西魏攻荆州，世譜鎮馬頭岸，據有龍洲。元帝授侍中、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護軍將軍。魏剋江陵，世譜東下依侯瑱。

西魏攻打荆州時，世譜軍鎮馬頭岸，占據着龍洲。元帝除授世譜侍中、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護軍將軍。魏攻取江陵後，世譜東下依靠侯瑱。

紹泰元年，徵爲侍中、左衛將軍。陳武帝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并隨機損益，妙思出人。

紹泰元年，徵世譜入朝任侍中、左衛將軍。陳武帝抵抗王琳時，他水中作戰要用的器具，全委托世譜操辦。世譜爲人機智靈巧，熟知原有的技法，所製造的器械，都能根據需求的不同而變化增損，設計巧妙，超過常人。

永定二年，遷護軍將軍。文帝即位，歷特進、右光禄大夫。以疾失明，謝病不朝。卒，謚曰桓。

永定二年，遷任護軍將軍。文帝即位，歷任特進、右光禄大夫。因病失明，由此引退不再上朝。後去世，謚號叫桓。

周敷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也。爲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膽力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者咸歸之。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他家是郡中的豪族。周敷體貌矮小瘦弱，好像連件衣服都承受不住，然而膽量和魄力剛毅果敢，超出同輩的人。爲人豪爽俠義，輕視錢財，看重賢才，鄉里任性好義的年輕人都歸服他。

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衆以討賊

侯景作亂時，同鄉周續聚合衆人以討伐亂賊

爲事，梁内史始興蕃王蕭毅以郡讓續，續所部有欲侵掠毅者，敷擁護之，親率其黨，捍送至豫章。時梁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愍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恤，送之西上。俄而續部下將帥爭權，殺續以降周迪。迪素無簿閥，又失衆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結。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憑仗之。迪據臨川之工塘，敷鎮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

爲務，梁内史始興蕃王蕭毅把郡城讓給周續，周續的部下有想侵掠蕭毅的，周敷就扶助護衛他，親自率領親信，護送他到達豫章。當時梁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正避難寄居他鄉，聽説周敷講信義，都前往投靠。周敷同情他們處境危險，屈身奉事，厚加救助，護送他們西上。不久，周續部下的將帥爭權，殺害周續後向周迪投降。周迪向來没有前代官籍門閥，又不得人心，因周敷出身望族，想倚重他，所以急切地要求交往。周敷也因自己還没有站穩脚根，奉事周迪十分恭順，周迪大力依靠他。周迪占據着臨川的工塘，周敷鎮守臨川舊郡。侯景被平定後，梁元帝除授周敷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

陳武帝受禪，王琳據有上流，余孝頃與琳黨李孝欽等共圍周迪，敷助於迪，迪禽孝頃等，敷功最多。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襲敷，敷大破之。曇朗走巴山郡，敷因與周迪、黄法𣰰等進兵屠之。王琳平，授散騎常侍、豫章太守。

陳武帝受禪即位時，王琳占有上游地區，余孝頃和王琳的黨羽李孝欽等人一同圍攻周迪，周敷增援周迪，擒獲余孝頃等人，這次勝利周敷功勞最大。熊曇朗殺害周文育，占據豫章後，率兵襲擊周敷，周敷大敗他。熊曇朗逃往巴山郡，周敷乘勢和周迪、黄法𣰰等人出兵誅除他。王琳被平定後，除授周敷散騎常侍、豫章太守。

時南江酋帥，并顧戀巢窟，唯敷獨先入朝。天嘉二年，詣闕，進號安西將軍，令還鎮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己下，超致顯達，深不平，乃舉兵反，遣弟方興襲敷，敷大破之。仍從都督吴明徹攻破迪，禽方興。再遷都督、南豫州刺史。迪又收餘衆襲東興，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又從軍。至定川縣與迪相對，迪紿敷求還朝，欲立盟，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謚曰脱。子智安嗣，位至太僕卿。

當時南江主帥，全都顧戀自己的巢穴，惟獨周敷一個人先入朝廷。天嘉二年，周敷赴朝廷，進號安西將軍，仍然叫他回去鎮守豫章。周迪因周敷向來位居自己之下，現在却超過自己，位居顯達，心中深爲不平，於是起兵謀反，派他的弟弟周方興偷襲周敷，被周敷打得大敗。周敷接着隨都督吴明徹打敗周迪，擒獲方興。二次遷任都督、南豫州刺史。周迪又收攏殘餘的徒衆攻打東興，文帝派都督章昭達征討周迪，周敷又加入了征討大軍。到達定川縣後和周迪的軍隊相對峙，周迪欺騙周敷，説他請求回朝廷，想訂立盟約，周敷同意了這事。正當周敷登上祭壇時，周迪殺害了他。謚號叫脱。子周智安繼嗣，官做到太僕卿。

荀朗　荀法尚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祖延祖，梁潁川太守。父伯道，衛尉卿。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祖父名延祖，是梁潁川太守。父親名伯道，曾任衛尉卿。

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略。侯景之亂，據巢湖，無所屬。臺城陷没後，梁簡文帝密詔授朗豫州刺史，令與外蕃討景。景使儀同宋子仙、任約等頻征之，不能剋。時都下饑，朗更招致部曲，衆至數萬。侯景敗於巴陵，朗截破其後軍。景平後，又别破齊將郭元建於踟蹰山。及魏剋荆州，陳武帝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朗自宣城來赴，與侯安都等大破之。

武帝受禪，賜爵興寧縣侯，以朗兄昂爲左衛將軍，弟晷爲太子右衛率。武帝崩，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秘不發喪，朗弟曉在都微知之，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文帝即位，并釋之。因厚撫朗，令與侯安都等拒王琳。琳平，遷都督、合州刺史。卒，謚曰壯。子法尚嗣。

法尚少俶儻，有文武幹略。禎明中，爲都督、郢州刺史。及隋軍濟江，法尚降。入隋，歷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敦煌二郡太守。

周炅

周炅字文昭，汝南安成人也。祖強，齊梁州刺史。父靈起，梁廬、桂二州刺史，保城縣侯。

炅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太清元年，爲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陽太守，封西陵縣伯。以軍功累遷都督、江州刺史，進爲侯。陳武帝踐阼，王琳擁據上流，炅以州從之。後爲侯安都所禽，送都。文帝釋之，授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太守。

太建五年，爲都督、安州刺史，

荀朗年少時意氣風發，情緒激昂，具有將帥的才略。侯景作亂時，荀朗占據巢湖，不歸附任何人。臺城淪陷後，梁簡文帝秘密下詔除授荀朗豫州刺史，命令他與諸侯王一同討伐侯景。侯景多次派儀同宋子仙、任約等人不斷攻打荀朗，没能攻下。當時京城裏發生饑荒，荀朗再次招收部下，來當兵的人達到幾萬。侯景在巴陵失敗後，荀朗截斷并打敗他的殿後部隊。侯景被平定後，荀朗又另在踟蹰山打敗齊將郭元建。魏攻取荆州後，陳武帝入朝輔政，齊派蕭軌、東方老等人前來侵犯，占領了石頭，荀朗從宣城來救援，同侯安都等人大敗齊軍。

武帝受禪即位，賜給荀朗興寧縣侯的爵位，以荀朗之兄荀昂任左衛將軍，弟荀晷任太子右衛率。武帝崩，宣太后和舍人蔡景歷封鎖消息不發喪，荀朗之弟荀曉在都城暗中得知這事，謀劃率領家兵偷襲内宫。事情被發覺，蔡景歷斬殺荀曉，接着拘捕了他的兄弟。文帝即位後，把他們兄弟全都釋放了。進而重加撫慰荀朗，命令他同侯安都等人抵抗王琳。王琳被平定後，荀朗遷任都督、合州刺史。後去世，謚號叫壯。子荀法尚繼嗣。

法尚年少時灑脱，具有文才武略。禎明年間，任都督、郢州刺史。隋軍渡江後，法尚歸降。入隋後，歷任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敦煌兩郡太守。

周炅字文昭，汝南安成人。祖父名強，是齊梁州刺史。父名靈起，是梁廬、桂兩州的刺史，曾封保城縣侯。

周炅年少時豪爽俠義，意氣用事，具有將帥之才。梁太清元年，周炅任弋陽太守。侯景作亂時，元帝秉承君王的詔命改授周炅西陽太守，封西陵縣伯。因軍功多次升任都督、江州刺史，爵位進升爲侯。陳武帝登基後，王琳擁兵割據上游地區，周炅率領整個州歸順他。後來周炅被侯安都擒獲，押送到京城。文帝釋放了周炅，除授定州刺史，領西陽、武昌兩郡太守。

太建五年，任都督、安州刺史，改封龍源縣

改封龍源縣侯。其年，隨都督吴明徹北討，所向剋捷，一月之中，獲十二城。敗齊尚書左丞陸騫軍。進攻巴州，剋之。於是江北諸城及轂陽士人，并誅其渠帥以城降。進號和戎將軍。仍敕追炅入朝。

侯。就在這一年，周炅隨都督吴明徹北伐，所到之處攻無不克，一個月内，攻取了十二座城市。打敗齊尚書左丞陸騫的部隊。進軍攻打巴州，攻克了它。於是江北各城及轂陽當地的居民，全都殺死他們的主帥獻城投降。周炅進號和戎將軍。接着頒敕督促周炅入朝。

後梁定州刺史田龍昇以城降，詔以爲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炅入朝，龍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應之。於是令炅爲江北道大都督，總統衆軍以討龍昇，斬之，盡復江北之地。進號平北將軍。卒於官，贈司州刺史，改封武昌郡公，謚曰壯。

後來梁定州刺史田龍昇獻城投降，詔以周炅任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至周炅入朝，田龍昇帶着江北六州七鎮叛逃入齊，齊派歷陽王高景安接應他。陳於是命令周炅任江北道大都督，總領各軍去討伐田龍昇，結果殺了田龍昇，全部收回了江北之地。進號平北將軍。後在任上去世，追贈司州刺史，改封武昌郡公，謚號叫壯。

魯悉達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也。祖斐，齊衡州刺史、陽塘侯。父益之，梁雲麾將軍，新蔡、義陽二郡太守。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祖父名斐，曾任齊衡州刺史、陽塘侯。父名益之，曾任梁雲麾將軍，新蔡、義陽兩郡太守。

悉達幼以孝聞。侯景之亂，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都下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携老幼以歸焉，悉達所濟活者甚衆。招集晋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平侯景。梁元帝授北江州刺史。

悉達從小就以孝著稱。侯景作亂時，他聚合鄉人守衛新蔡，努力耕種，積蓄穀物。當時正值戰亂，京城及上川餓死的人占去十之八九，凡能活下來的，都扶老携幼來歸依悉達，悉達所救活的人很多。於是招撫晋熙等五個郡城，全部占有他們的土地。又派他的弟弟廣達領兵隨從王僧辯討伐平定侯景。梁元帝除授悉達北江州刺史。

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孝頃、周迪等所在蜂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人和。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陳武帝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武帝遣安西將軍沈泰潜師襲之，不能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來攻鬱口諸鎮，悉達與戰，大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中流，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於齊，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江而

敬帝即位時，王琳占據着上游地區，留異、余孝頃、周迪等人紛紛起兵謀反，悉達安撫五個郡城，深得人心。王琳除授悉達鎮北將軍，陳武帝也派趙知禮除授悉達征西將軍、江州刺史，悉達兩邊都接受，拖延時間以觀察事情的發展變化。武帝調遣安西將軍沈泰悄悄出兵襲擊悉達，没能攻下來。齊派行臺慕容紹宗來攻打鬱口各鎮，悉達跟他們交戰，大敗齊軍，紹宗僅得脱身。王琳想東下進犯，因悉達控制了他的中游地區，派使者來招誘，悉達始終不從。王琳不能東下，就和齊勾結，齊派清河王高岳援助他。正在這時悉達的副將梅天養等人因害怕治罪，就引齊軍進城，悉達率領幾千部下渡江歸順武帝。武

歸武帝。帝見之喜曰："來何遲也。"授北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

帝見到悉達時高興地說："來得多麼遲啊。"除授悉達北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

悉達雖仗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雅好詞賦，招禮賢才，與之賞會。文帝即位，遷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毁過禮，因遘疾卒，謚孝侯。子覽嗣。弟廣達。

悉達雖然任性，好抱不平，但不因富貴了就瞧不起人。他很喜好詞賦，常招集并禮遇賢才，和他們一起欣賞領會。文帝即位後，悉達遷任吳州刺史。遭母喪，因過分哀痛損傷身體，得病而死，謚號叫孝侯。子魯覽繼嗣。弟名廣達。

魯廣達　楊孝辯

廣達字徧覽，少慷慨，志立功名，虚心愛士，賓客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爲多。仕梁爲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晋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晋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常侍。

廣達字徧覽，年輕時意氣風發，情緒激昂，有志於建立功名。他虚心愛士，因而賓客們都從遠方來到他身邊。當時江表的將帥們各自所統領的部下，動不動以千計算，而魯氏尤其多。廣達出仕梁朝任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作亂時，廣達與兄悉達聚合民衆守衛新蔡。梁元帝秉承皇帝旨意，除授廣達晋州刺史。王僧辯討伐侯景時，廣達出境迎候，資助軍隊的物資儲備。王僧辯對沈炯說："魯晋州亦是王師的東道主人。"廣達仍舊率領衆兵跟隨王僧辯。侯景被平定後，廣達加任員外散騎常侍。

陳武受禪，授東海太守。後代兄悉達爲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光大元年，遷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進討。軍至夏口，見皎舟師强盛，莫敢進。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廣達墮水，沈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巴州刺史。

陳武帝受禪即位，除授廣達東海太守。後代替其兄悉達任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光大元年，遷任南豫州刺史。華皎在上游地區起兵謀反，詔司空淳于量出兵討伐。軍隊到達夏口，看到華皎水軍强盛，没有誰敢向前進。廣達第一個率領勇猛之士直衝賊軍。廣達掉進水裏，沉溺了很久，因得到救援纔得以脱身。華皎被平定後，除授廣達爲巴州刺史。

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招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仍還本鎮。廣達爲政簡要，推誠任下，吏人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申二年。

太建初年，廣達和儀同章昭達進入峽口，招撫安定安蜀等各個州鎮。當時北周圖謀進犯江左，在蜀大造船艦，并把糧食運抵青泥，廣達和錢道戢等人帶兵偷襲，縱火焚燒敵船後，仍舊回到本鎮。廣達爲政簡明扼要，以誠心對待部下，官吏百姓深感便利。任職期滿，官吏百姓赴朝廷上表請求延長他的任期，於是詔廣達延任兩年。

五年，衆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大峴，大破之，斬其敷城王張元範。進剋北徐州。仍授北徐州刺史。十年，授都督、合州刺史。

五年，衆軍北伐，以奪取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在大峴交戰，大敗齊軍，斬死齊敷城王張元範。又進兵攻克北徐州。於是除授廣達北徐州刺史。十年，除授都督、合州刺史。

十一年，周將梁士彦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爲掎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兖、晉等各自拔，諸將并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以侯還第。

十二年，與南豫州刺史樊毅北討，剋郭默城。尋授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上七州諸軍事，頓兵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山征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之。

至德二年，爲侍中，改封綏越郡公。尋爲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於白土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胄，手執桴鼓，率勵敢死而進，隋軍退走。如是者數四。及弼乘勝至宫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於是就執。

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追愴本朝淪覆，遘疾不療，尋以憤慨卒。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曰："黄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又製廣達墓銘，述其忠概。

初，隋將韓擒濟江，廣達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擒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都下，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黄金，即日還營。

廣達有隊主楊孝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刀

十一年，周將梁士彦圍攻壽春，詔派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人分别領兵趕赴陽平、秦郡，廣達率領衆兵入淮，以和樊毅、任忠等人的部隊成掎角之勢相互策應，夾擊周軍。周軍攻占了豫、霍兩州，南北兖、晉等州各自獻城投降，衆將領全都未建軍功，淮南之地全部喪失，廣達因此被免職，以侯爵的身份還家。

十二年，廣達與南豫州刺史樊毅北伐，攻克了郭默城。不久除授廣達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上七州諸軍事，駐兵江夏。周安州總管元景山進犯長江以南地區，廣達命令軍隊的一個分支打跑了他。

至德二年，廣達任侍中，改封綏越郡公。不久任中領軍。賀若弼進兵扎營於鍾山，廣達在白土岡布陣，和賀若弼旗鼓相對。廣達親自披上甲胄，手執戰鼓，率領鼓勵敢死之士進攻，隋軍退逃。如此一進一退達四次之多。賀若弼乘勝打到宫城，火燒北掖門時，廣達仍然督領殘餘的兵士苦戰不止。直到傍晚時分，廣達纔解下甲胄，面向宫臺再拜慟哭，對衆兵説："我身爲朝廷將帥，不能挽救國家，犯下的罪亦太深重了。"士兵聽後無不傷心淚下，感嘆歔欷，隨後就擒。

禎明三年，廣達依照舊例入隋。因追悼陳朝的淪亡，得病不治，不久因憤慨去世。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於是執筆在棺頭題詩悼念，詩云："君雖心懷遺憾入黄泉，芳名却似耀眼的太陽永駐人間，君爲忠義而死令我感奮又悲傷，做人就不能忘恩負義苟且偷生。"江總又替廣達撰寫墓志銘，叙述他的忠義氣節。

當初，隋將韓擒渡江，廣達的長子世真當時在新蔡，於是和他的弟弟世雄以及所領的士兵一起投奔韓擒，韓擒派使者送來書信想招誘廣達。廣達其時領兵駐守京城，收信後便向廷尉彈劾自己，請求治罪，後主對他説："世真雖然不同於路中大夫，但您是國家的重臣，是我所倚重的人，哪能够自我混淆於嫌疑者之中呢？"加賜廣達黄金，令他當天回軍營。

廣達有個隊長叫楊孝辯，當時跟隨廣達在軍中，此人奮力作戰衝鋒陷陣，他的兒子也跟着他

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揮刀殺死十多個隋兵，後因精力耗盡，父子倆全都戰死。

蕭摩訶　蕭世廉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姊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父親名諒，是梁始興郡丞。摩訶跟隨父親來到始興郡，年齡衹有幾歲父親就去世了，他的姐夫蔡路養當時在南康，於是收養了他。摩訶漸漸長大，性情剛毅，勇敢有力氣。

侯景之亂，陳武帝赴援建鄴，路養起兵拒武帝，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侯安都，常從征討，安都遇之甚厚。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爲寇，武帝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稍解去，安都乃免。以平留異、歐陽紇功，累遷巴山太守。

侯景作亂時，陳武帝趕赴救援建鄴，蔡路養起兵阻擋武帝，摩訶當時年方十三，獨自騎馬出戰，武帝軍中没有敢來應戰的。蔡路養失敗後，摩訶歸依侯安都，常跟隨他征討，侯安都待他很深厚。當任約、徐嗣徽招引齊兵前來侵犯時，武帝派安都向北在鍾山龍尾以及北郊壇抵抗齊軍。安都對摩訶説：“您的勇猛是有名的，但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回答説：“今天叫您見見。”及至交戰，安都從馬上掉下來，被齊軍圍困，摩訶單騎出陣，大聲呼喊着直衝齊軍，齊軍逐漸散走，安都這纔免於被擒。摩訶因平定留異、歐陽紇有功，多次升任至巴山太守。

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吴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絶倫，其鋒甚鋭。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虚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顔良矣。”摩訶曰：“願得識其形狀。”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仍自酌酒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遥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師退走。以功封廉平縣伯。尋進爲侯，位太僕卿。又隨明徹進圍宿預，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

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吴明徹渡江攻打秦郡。其時齊派大將尉破胡等人率兵十萬前來救援，走在前面的隊伍有“蒼頭”、“犀角”、“大力”旗號，士兵全都身高八尺，體力無比，鋒芒十分鋭利。又有個西域胡，精於彎弓射箭，箭無虚發，衆軍尤其懼怕他。快要交戰時，明徹對摩訶説：“如果殺死這個西域胡，那敵軍就喪失了士氣，君有關羽、張飛的美譽，是能够斬除顔良的。”摩訶説：“希望能知道他的相貌。”明徹就把認識西域胡的降人召來，説是西域胡身穿絳紅色衣服，用樺皮袋裝弓，弓的兩端是骨製的。明徹派人去偵探，得知西域胡在軍陣中，就親自斟酒請摩訶飲。摩訶喝完酒後，策馬衝向齊軍，西域胡挺身走出陣前十多步，拉滿的弓還没發射，摩訶遠投銑鋧，正好打中他的額頭，隨即倒地。齊軍中寫有“大力”字樣的士兵十多人出陣迎戰，摩訶又殺了他們，齊軍因此退逃。摩訶因功封廉平縣伯。不久進升爲侯，官任太僕卿。又隨吴明徹進兵圍攻宿預，打跑齊將王康德，因

守。

九年，明徹進軍吕梁，與齊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譙州刺史。

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争吕梁。忻時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從横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鎖於吕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軌始鎖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虜矣。"明徹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中，水路遂斷，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耻。願公率步卒乘馬輿徐行，摩訶驅馳前後，必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脤專征，今被圍逼，慚置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摩訶因夜發，選精騎八十，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宣帝徵還，授右衛將軍。

及宣帝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内手刃後主，遂奔東府城。摩訶入受敕，乃率馬步數百趣東府城，斬之。以功授車騎大將軍，封綏建郡公。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舊制三公黄閤聽事置鴟尾。後主特詔摩訶開黄閤，門施行馬，聽事寢堂，并置鴟尾。仍以其女爲皇太子妃。

功任晋熙太守。

九年，明徹出兵吕梁，與齊軍大戰，摩訶率領七個騎兵率先衝入敵陣，親手拔取齊軍的大旗，齊軍大敗。摩訶因功任譙州刺史。

及至周武帝消滅北齊後，派他的將領宇文忻來争奪吕梁。宇文忻當時有精鋭騎兵幾千人，摩訶率領十二個騎兵，深入周軍内部，横衝直撞，奮勇搏擊，殺死殺傷很多周兵。周派大將王軌趕來救援，王軌在吕梁下游連接鎖鏈結成長長的圍子，以截斷大軍的歸途。摩訶對明徹説："聽説王軌開始封鎖下游，在它的兩端修築城栅，但現在還没完成，您若這就調兵進攻，那他一定不敢抵抗我軍。如果等他的城栅建成了，我們這些人就要成爲俘虜了。"明徹吹起鬍鬚説道："衝鋒陷陣，拔取敵旗，是將軍您的事情；深謀遠慮，制定戰略，這是老夫我的事情。"摩訶臉色蒼白地退了下來。十天之内，水路果然被截斷，周兵日益增多。摩訶又請求説："現在求戰已不成，進退亦無路，但如果偷偷出兵突圍，還不算是什麽耻辱。願您帶領步兵乘坐馬車慢行，摩訶我前後開道護衛，一定使您安全到達京城。"明徹説："老弟您的計策是個好計策。但老夫我在祭祀土神的地方接受了祭肉，得到特許自行出兵征討，現在却遭到圍困，慚愧得無地自容。况且步兵占多數，我身爲總管，必須走在後面，帶領着他們一同走，弟之騎兵應當走在前面。"摩訶於是趁夜出發，挑選八十個精鋭騎兵，率先突圍，衆騎兵隨後跟上。天亮時，到達淮南。宣帝徵摩訶回朝廷，除授他右衛將軍。

宣帝崩，始興王叔陵在宫中持刀殺傷後主，隨後逃往東府城。摩訶入宫受敕，於是率領幾百名騎兵和步兵趕赴東府城，將始興王斬首。因功任車騎大將軍，封綏建郡公。叔陵平素積聚的大量黄金絹帛，後主全把它賜給摩訶。改授摩訶侍中、驃騎大將軍、左光禄大夫。依照舊例，三公黄閤廳事纔可設置鴟尾。後主特地下詔允許摩訶開設黄閤，門前設置阻攔人馬通行的木架子，聽事寢堂，都可設置鴟尾。并且以摩訶之女爲皇太子妃。

會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後主委摩訶禦之，授南徐州刺史。禎明三年元會，徵摩訶還朝，弼乘虛濟江，襲京口。摩訶請率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進鍾山，摩訶又曰："弼懸軍深入，壘塹未堅，出兵掩襲，必剋。"又不許。及將出戰，後主謂曰："公可爲我一决。"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賦諸軍，以充賞賜。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南，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不相知。

在這時，隋總管賀若弼軍鎮廣陵，後主委派摩訶抵禦他，除授摩訶南徐州刺史。禎明三年元旦後主召見群臣時，徵召摩訶回朝廷，賀若弼趁虛渡江，攻打京口。摩訶請求帶兵去迎戰，後主不同意。賀若弼進犯鍾山時，摩訶又説道："賀若弼孤軍深入，柵壘戰壕還未堅固，如果出兵偷襲，一定能取勝。"後主又不同意。等到就要出戰時，後主對摩訶説："公可爲我决一死戰。"摩訶説："向來出兵作戰，爲了國家亦爲了自己，今天的事情，兼爲妻子兒女。"後主拿出大量黄金絹帛給各軍，用作賞賜。命令中領軍魯廣達在白土岡擺開軍陣，處在衆軍的南面，鎮東大將軍任忠緊挨着他，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稍北，摩訶的部隊位居最北面。各路大軍横貫南北達二十里，前後部隊進退互不相知。

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望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後主通於摩訶之妻，故摩訶雖領勁兵八千，初無戰意，唯魯廣達、田端以其徒力戰。賀若弼及所部行軍七總管楊牙、韓洪、員明、黄昕、張默言、達奚隆、張辯等甲士凡八千人，各勒陣以待之。弼躬當魯廣達，麾下戰死者二百七十三人，弼縱烟以自隱，窘而復振。陳兵得人頭，皆走獻後主，求賞金銀。弼更趣孔範，範兵暫交便敗走。陳軍盡潰，死者五千人。諸門衛皆走，黄昕馳燒北掖門而入。員明禽摩訶以送弼，弼以刀臨頸，詞色不撓，乃釋而禮之。

賀若弼開始認爲不可出戰，帶領輕騎登山察看，望見陳各路大軍後，就策馬下山布陣。後主和摩訶的妻子通奸，因此摩訶雖然統領八千精壯士兵，却一點作戰的意願也没有，惟有魯廣達、田端率領自己的士兵奮力作戰。賀若弼以及他所統領部隊的七個總管楊牙、韓洪、員明、黄昕、張默言、達奚隆、張辯等人共有士兵八千人，分别由他們統領出陣以對付陳軍。賀若弼親自迎戰魯廣達，部下戰死的士兵二百七十三人，賀若弼施放烟霧以隱蔽自己，困窘了一陣又振作起來。陳兵斬得人頭後，都奔跑獻給後主，要求賞給金銀。賀若弼進而向孔範進攻，孔範的士兵交戰了一會兒就敗逃。陳軍徹底潰散，戰死的人多達五千。各個城門的衛兵都逃跑，黄昕驅馬火燒北掖門進入城中。員明擒獲摩訶後把他移送給賀若弼，賀若弼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摩訶義正詞嚴臉不改色，賀若弼於是解開了綁繩并以禮相待。

及城平，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爲囚虜，命在斯須，願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入見後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厨取食進之，辭訣而出，守衛者皆不能仰視。隋文帝聞摩訶抗答賀若弼，曰："壯士也，此亦人之所

京城被平定後，賀若弼把後主安置在德教殿，命令士兵看守，摩訶向賀若弼請求道："我現在是個被囚禁的俘虜，隨時都有死的可能，希望能與舊主見上一面，這樣即使死了也没什麽遺憾。"賀若弼因哀憐他而同意了。摩訶入殿見到後主時，俯伏於地放聲號哭，隨後從原來的橱櫃中拿食物進獻給後主吃，訣别之後纔退出來，守

難。”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年七十三。

衛的士兵都不忍抬頭看他。隋文帝聽說摩訶高聲回答賀若弼，説道：“壯士啊，這也是一個人所難以做到的。”摩訶入隋後，任開府儀同三司。不久隨漢王楊諒前往并州，因同楊諒一起謀反，被殺，終年七十三歲。

摩訶訥於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獵，無日不畋游。及安都征伐，摩訶功居多。

摩訶不善言辭，是個忠厚恭順的長者。但説到帶兵攻敵，則意氣風發，所向無敵。年齡不到二十，跟隨侯安都在京口，生性喜好打獵，没有一天不去。侯安都東征西討時，摩訶戰功最多。

子世廉，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脱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爲之歔欷。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

子名世廉，有他父親的遺風。爲人最孝順，摩訶因謀反被殺後，他服喪三年，期滿之後，追念得更爲深切。他父親在時的賓客舊友，一旦説及他的父親，世廉面對着他，哀慟得不能自任，説的人也被他感動得再三嘆息。世廉終身不持刀斧，受到當時人的讚揚。

陳智深

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功，爲巴陵内史。摩訶之戮也，其子先已籍没，智深收摩訶尸，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

摩訶有個叫陳智深的騎兵，勇力過人，因平定叔陵之功，任巴陵内史。摩訶被殺的時候，他的子女早已被關押，智深替摩訶收尸，親手給他入殮停柩，悲傷之情連路人也爲之感動，君子認爲他是個義士。

陳禹

潁川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潁川陳禹，亦隨摩訶東征西討。聰明機敏，有見識和度量，廣泛閲讀經書史籍，會風角之術，通曉兵書，頗能作文，熟習騎馬射箭，官做到王府諮議。

任忠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爲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年少時孤貧微賤，不被鄉里看重。長大後，性情奇異多變，富有謀略，體力過人，尤其善於騎馬射箭，州裏少年都依附他。梁鄱陽王蕭範任合州刺史時，聽説他的大名，招來安置在身邊。

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衆寇抄，範命忠與主帥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衆入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

侯景謀反時，任忠率領幾百鄉親，隨晉熙太守梅伯龍在壽春討伐侯景的部將王貴顯，每次出戰都打退敵人。這時當地人胡通聚集徒衆攻劫掠奪，蕭範命令任忠與主帥梅思立聯合出兵討伐平定了他。任忠繼而隨蕭範的長子蕭嗣率領衆兵入朝救援，恰逢京城淪陷，於是回師戍守晉熙。侯

軍。

王琳立蕭莊，署忠爲巴陵太守。琳敗，還朝，授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内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平，宣帝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

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閤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内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

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兵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峴，逐北至東關，仍剋其東西二城。進軍蘄、譙，并拔之。徑襲合肥，入其郛。進剋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吕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授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霍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遷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延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禽延貴。

後主嗣位，進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郡公。出爲吴興内史。

及隋兵濟江，忠自吴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内殿定議，忠曰：“兵法客貴速戰，主貴持重。今國家足食足兵，宜固守臺城，緣淮立栅。北軍雖來，勿與交戰，分兵斷江路，無令彼信得通。給臣精兵一萬，金翅三百艘，下江徑掩六合。彼大軍必言其度江將士已被獲，自然挫氣。淮南土人，與臣舊相知悉，今聞臣往，必皆景從。臣復揚聲欲往徐州，斷彼歸路，則諸軍不擊而自去。待春水長，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計矣。”後主不能從。明日欻然曰：“腹煩殺人，唤蕭郎作一打。”忠叩頭苦請勿戰，

景被平定，除授任忠蕩寇將軍。

王琳擁立蕭莊，任用任忠爲巴陵太守。王琳失敗後，任忠回到朝廷，任明毅將軍、安湘太守，接着隨侯瑱進兵討伐巴、湘。多次升遷任豫寧太守，衡陽内史。華皎起兵謀反時，任忠參與了策劃。華皎被平定，宣帝因任忠事先秘密啓奏朝廷，釋放他不予問罪。

太建初年，任忠隨章昭達前往廣州討伐歐陽紇，因功任直閤將軍。遷任武毅將軍、廬陵内史。任滿，入朝任右軍將軍。

五年，衆軍北伐，任忠帶兵向西路進發，在大峴打跑了齊歷陽王高景安，追擊敗北之兵直到東關，繼續攻克了他的東城和西城。又進兵攻打蘄、譙，全攻下來了。直取合肥，攻入它的外城。進兵攻取了霍州。因功除授任忠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吕梁軍敗兵損時，任忠的部隊完整歸來。不久除授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霍州刺史。後入朝任左衛將軍。遷任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加授都督。率領步兵騎兵趕赴歷陽。周派王延貴率領衆兵前來增援，任忠把他打得大敗，活捉了王延貴。

後主繼位，任忠進號鎮南將軍，賜給鼓吹一部。任忠入朝任領軍將軍，加授侍中，改封梁信郡公。出任吴興内史。

隋兵渡江，任忠自吴興入朝赴援，軍隊駐守朱雀門。後主召集蕭摩訶以下的臣子在内殿商定對策，任忠説：“按照兵法客軍貴在速戰，主軍貴在持重。現今國家糧食、兵力充足，應堅守臺城，沿淮修建栅壘。北軍即使來了，不要與它交戰，分派兵力截斷長江水路，使對方的信使不能够通行。給我一萬精兵，三百艘金翅戰艦，順江東下直接偷襲六合。那對方的大部隊必定會認爲他們渡過長江的將士已被擒獲，士氣自然受到挫傷。淮南的當地人，以前就跟我相互熟悉，現在聽説我要去，一定都會如影隨形般相從。我再揚言要出兵徐州，截斷他們的退路，那麽各路部隊不待進攻就會自己撤走。等到發春水時，長江上游周羅睺等人的大部隊，必定會順流趕來增援，這是好計策啊。”後主没有采納。第二天，後主

後主從孔範言，乃戰，於是據白土岡陣。及軍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曰："官好住，無所用力。"後主與之金兩縢曰："爲我南岸收募人，猶可一戰。"忠曰："陛下唯當具舟檝，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敕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時隋將韓擒自新林進軍，忠率數騎往石子岡降之。仍引擒軍共入南掖門。臺城平，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七。

突然說："心中煩死人，告訴蕭郎準備和敵人打一仗。"任忠叩頭苦苦請求不要出戰，後主聽從孔範的話，決定要戰，於是以白土岡爲據點布陣。軍隊失敗後，任忠驅馬入宮，叩見後主，訴說失敗的情況，說道："陛下你保重，臣使不上勁了。"後主拿給他兩縢黄金，說："替我去南岸招募士兵，還可以拼死一戰。"任忠說："陛下衹應當準備船隻，前去依靠上游的大部隊，我用性命保護你。"後主信以爲真，敕令任忠出宮部署。任忠辭别時說："我處理安排妥了，就來奉迎您。"後主命令宮女收拾行裝以等待任忠，望了很久任忠没來。當時隋將韓擒由新林進兵攻擊，任忠率領幾個騎兵前去石子岡向他投降。繼而帶領韓擒的軍隊一同攻進南掖門。臺城被平定後，任忠入長安，隋除授他開府儀同三司。後去世，終年七十七歲。

隋文帝後以散騎常侍袁元友能直言於後主，嘉之，擢拜主爵侍郎，謂群臣曰："平陳之初，我悔不殺任蠻奴。受人榮禄，兼當重寄，不能横尸，云'無所用力'，與弘演納肝，何其遠也。"子幼武，位儀同三司。

後來，散騎常侍袁元友因能對後主說真話，隋文帝嘉許他，提升他任主爵侍郎，并對衆臣子說："剛剛平定陳時，我後悔没殺任蠻奴。他接受了人家給予的榮譽和利禄，同時肩負着重托，不能戰死沙場，却說'使不上勁了'，這和春秋時衛國大夫弘演爲君主獻出自己的肝的行爲相比，差距是多麽遠啊。"子名幼武，官任儀同三司。

樊毅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司州刺史、魚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東益州刺史、新蔡縣侯。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祖父名方興，是梁散騎常侍、司州刺史、魚復縣侯。父名文熾，曾任梁散騎常侍、東益州刺史、新蔡縣侯。

毅家本將門，少習武，善騎射。侯景之亂，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城。文皎於青溪戰殁，毅赴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右中郎將。代兄俊爲梁興太守，領三州游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噪，軍中將士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令，衆乃定焉。以功封夷

樊毅的家庭原是個將帥之家，從小他就練習武功，善於騎馬射箭。侯景作亂時，他帶領自己的隊伍隨叔父樊文皎援救臺城。樊文皎在青溪戰死，樊毅投奔江陵，接着隸屬王僧辯，討伐河東王蕭譽，因功任右中郎將。後代兄樊俊任梁興太守，領三州游軍，隨從宜豐侯蕭循往湘州討伐陸納。軍隊駐扎在巴陵，營房還没修好，陸納偷偷出兵趁夜而來，迫近營地時大聲鼓噪，蕭循軍中的將士聽到後都驚慌失措，惟獨樊毅和他身邊的幾十個士兵立在營門奮力作戰，斬下十多個

道縣伯。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爲侯。及西魏圍江陵，毅率郡兵赴援。會魏剋江陵，爲後梁所俘，久之遁歸。

首級後，擊鼓重申軍令，衆兵這纔安定。樊毅因功封夷道縣伯。不久任天門太守，爵位進升爲侯。西魏圍攻江陵，樊毅率領郡中士兵趕赴救援。恰逢魏攻下江陵，樊毅被後梁俘虜，過了很久纔逃回來。

陳武帝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太建初，爲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入爲左衛將軍。

陳武帝受禪即位，樊毅和弟樊猛起兵響應王琳，王琳失敗後投奔北齊，太尉侯瑱派使者招撫樊毅，樊毅率領子弟部下回到朝廷。太建初年，樊毅任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後徵入朝廷任左衛將軍。

五年，衆軍北伐，毅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及吕梁喪師，詔以毅爲大都督，率衆度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彦圍壽陽，詔以毅爲都督北討諸軍事。十三年，爲荆州刺史。

五年，衆軍北伐，樊毅攻打廣陵楚子城，攻取了它，打跑了齊軍。吕梁軍敗兵損後，詔以樊毅任大都督，率領部衆渡過淮河，面對清口修築城柵，與周軍相抗衡。因連續下大雨，城柵遭到毁壞，樊毅全軍撤退。不久遷任中領軍。十一年，周將領梁士彦圍攻壽陽，詔以樊毅任都督北討諸軍事。十三年，任荆州刺史。

後主即位，改封逍遥郡公。入爲侍中、護軍將軍。及隋軍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須鋭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臺城平，隨例入關，卒。

後主即位，改封樊毅逍遥郡公。徵入朝廷任侍中、護軍將軍。隋軍渡江，樊毅對僕射袁憲説："京口、采石，都是重要地方，各需幾千精鋭士兵，兩百艘金翅戰艦，京城江中，上下防衛抵抗。如果不這樣做的話，那國家就没救了。"各位將領都同意樊毅的建議。適逢施文慶等人中斷有關隋軍的消息，樊毅的計策没有施行。臺城被平定後，樊毅按照舊例入關前往長安，後去世。

樊猛

毅弟猛字智武，幼俶儻，有幹略。及長，便弓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侯景軍短兵接戰，殺傷甚衆。臺城陷，隨兄毅西上。梁南安侯方矩爲湘州刺史，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隨都督陸法和進軍拒之。猛手禽紀父子三人，斬於艑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封安山縣伯。進軍撫定梁、益。還遷司州刺史，進爵爲侯。

樊毅弟樊猛字智武，自幼灑脱，有才幹謀略。長大後，熟習射箭騎馬，膽量勇氣超出常人。在青溪戰役中，樊猛從早到晚，與侯景的軍隊短兵相接，殺死殺傷很多敵兵。臺城淪陷後，樊猛隨從兄樊毅西上江陵。梁南安侯方矩任湘州刺史時，以樊猛任司馬。這時武陵王蕭紀起兵從漢江東下，方矩派樊猛隨都督陸法和進兵抵抗。樊猛親手擒獲蕭紀父子三人，在艑中將他們斬首，繳獲他們所有的船艦器械。因功封安山縣伯。又進兵安撫平定梁、益。班師後遷任司州刺史，爵位進升爲侯。

陳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於沌

陳永定元年，周文育等人在沌口失敗，被

口，爲王琳所獲。琳乘勝將事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爲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永陽太守。太建中，以軍功封富川縣侯。歷散騎常侍，荆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

後主即位，爲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之濟江，猛在都下，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并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於白下游弈，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懼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令蕭摩訶徐喻毅，毅不悦。摩訶以聞，後主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隋。

論曰：梁氏云季，運屬雲雷，陳武帝杖旗掃難，經綸伊始，胡穎、徐度、杜稜、周鐵虎、程靈洗等，或感會風雲，畢力驅馳之日，或擢自降附，乃贊興王之始，咸得配享清廟，豈徒然哉。沈恪行己之方，不踐非義之迹，子隆持身之節，無失事人之道，仁矣乎！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世譜、周敷、荀朗、周炅、魯悉達、廣達、蕭摩訶、任忠、樊毅等，所以獲用當年，其道雖異，至於功名自立，亦各因時。當金陵覆没，抑惟天數，然任忠興亡之義，無乃致虧，與夫蕭、魯所行，固不同日。持此百心，而事二主，欲求取信，不亦難乎？首領獲全，亦爲幸也。

王琳俘獲。王琳想乘勝進犯南部各郡，派樊猛與李孝欽等人領兵攻打豫章，進逼周迪。兵敗，樊猛被周迪抓獲。不久逃跑回到王琳軍中，王琳失敗，樊猛回到朝廷。天嘉二年，樊猛任永陽太守。太建年間，因軍功封富川縣侯。歷任散騎常侍，荆州刺史。後入朝任左衛將軍。

後主即位，樊猛任南豫州刺史。隋將領韓擒渡江時，樊猛正在京城，他的第六個兒子樊巡代理州務，韓擒進兵攻占了州城，樊巡以及他的家人一并被抓獲。當時樊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率領八十艘青龍戰艦組成水軍，在白下巡邏，以抵禦隋六合兵。後主知道樊猛的妻子兒女在隋朝，怕他有二心，想叫任忠代替他，於是派蕭摩訶慢慢告知樊毅，樊毅不高興。蕭摩訶把情況稟報後主，後主感到這會嚴重傷害他的感情，就没叫任忠替代樊猛。禎明三年，樊猛入隋朝。

論曰：梁朝末年，正值風雲變幻之際，陳武帝高舉義旗清掃禍亂，在籌謀治國的最初時期，胡穎、徐度、杜稜、周鐵虎、程靈洗等人，有的爲時代風雲所感召，把全部精力獻給了爲陳武帝東征西討的日日夜夜，有的從歸降的人中提拔上來，爲陳武帝皇位的確立出了力，他們後來都能配享清廟，難道是憑空的嗎？沈恪對待自己的原則是不做不正義的事情，陸子隆堅持自己爲人的節操，奉事别人不失正道，兩人可謂是仁德之人。錢道戢、駱文牙、孫瑒、徐世譜、周敷、荀朗、周炅、魯悉達、魯廣達、蕭摩訶、任忠、樊毅等人，之所以在當時得到重用，各人的途徑雖然不同，但説到每個人都建立了功名，那也是他們都順應了時代的要求。金陵的覆亡，抑或衹能歸之於天意，但任忠幫助滅亡陳朝的行爲，豈不是導致了自我節操的虧損？這和蕭摩訶、魯悉達的所作所爲相比，自然不可同日而語。任忠心懷二心，却要奉事二個君主，想取得别人的信任，不也太難嗎？没有被殺，能够保全他的頭顱，也是幸運啊。

南史卷六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趙知禮　蔡景歷(子)徵　宗元饒　韓子高
華皎　劉師知　謝岐　毛喜　沈君理　陸山才

趙知禮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也。父孝穆，梁候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書翰。陳武帝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爲書記。知禮爲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恒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武帝征侯景，至白茅灣，上表於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軍事，其文并知禮所製。及景平，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陳受命，位散騎常侍、太府卿，權知領軍事。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父名孝穆，是梁候官縣縣令。知禮廣泛閱讀文史書籍，擅長書札。陳武帝討伐元景仲時，有人向他推薦知禮，武帝進用他任書記。知禮起草文稿語彙豐富，文思敏捷，每次武帝口授軍書，他都揮筆就成，大都合乎武帝的旨意。因此常在武帝身邊侍候，深受重用，當時對一些事情的策劃，沒有他沒參與的。武帝征討侯景，到達白茅灣時，曾上表給梁元帝，又和王僧辯討論過軍事，這些文稿都是知禮所寫的。侯景被平定後，知禮任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陳建立後，知禮官任散騎常侍、太府卿，權知領軍事。

天嘉元年，進爵爲伯。王琳平，授吳州刺史。知禮沈静有謀謨，每軍國大事，文帝輒令璽書問之。再遷右將軍，領前軍將軍。卒，贈侍中，謚曰忠。子元恭嗣。

天嘉元年，知禮爵位進升爲伯。王琳被平定後，除授知禮吳州刺史。知禮爲人沉穩，富有謀略，每逢决定軍國大事，文帝就命令用加蓋了自己印章的書信去詢問他。二次升遷任右將軍，領前軍將軍。後去世，追贈侍中，謚號叫忠。子元恭繼嗣。

蔡景歷　江大權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也。祖點，梁尚書左户侍郎。父大同，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爲海陽令，政有能名。在侯景中，與南康嗣王會理通，謀匡復，事泄被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客游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祖父名點，是梁尚書左户侍郎。父名大同，是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景歷年少時才華出衆，性情豪爽，具有孝行。家貧好學，擅長文辭，善寫草書和隸書。景歷任海陽縣縣令時，處理政務以能幹聞名。侯景作亂時，景歷在賊中，他聯合南康嗣王會理，謀求匡復大梁，事情泄露後景歷被拘捕，由於賊

京口。

侯景平，陳武帝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荅書，筆不停綴，文無所改。帝得書，甚加欽賞，即日授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記室。

衡陽獻王昌爲吳興太守，帝以鄉里父老尊卑有數，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歷輔之。承聖中，還掌記室。武帝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及受禪，遷秘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

永定二年，坐妻弟受周寶安餉馬，爲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爲中書侍郎，舍人如故。

三年，武帝崩。時外有强寇，文帝鎮南皖，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秘不發喪，疾召文帝。景歷躬共宦者及内人密營斂服，時既暑熱，須營梓宫，恐斤斧之聲聞外，乃以蠟爲秘器。文詔依舊宣行。

文帝即位，復爲秘書監，舍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豐縣子。累遷散騎常侍。文帝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以功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常侍、舍人如故。坐妻兄劉洽依倚景歷權勢前後奸詭，并受歐陽威餉絹百匹，免官。

華皎反，以景歷爲武勝將軍、吳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内史楊文通，又受降人馬仗有不分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久之獲宥。

宣帝即位，累遷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復封邑。

黨王偉的保護，獲得赦免，隨後客游京口。

侯景被平定，陳武帝鎮守朱方，一向聽説景歷的大名，於是以書信來邀請。景歷當着使者的面回信，筆不停頓，文無所改。武帝收到信後，大加讚賞，當天就除授他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然領記室。

衡陽獻王陳昌任吳興太守時，武帝因鄉里的父老鄉親誰尊誰卑都有一定，怕陳昌年少不懂，接待時亂了禮節，就派景歷輔佐他。承聖年間，景歷回到朝廷掌管記室。武帝將要討伐王僧辯時，單獨和侯安都等幾個人謀劃，景歷不知這事。部署安排完後，武帝召景歷來起草檄文，他揮筆立就，慷慨陳辭，情義感人，所寫的内容都合乎武帝的旨意。武帝受禪即位，景歷遷任秘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管詔誥。

永定二年，景歷因妻弟收受周寶安饋贈的馬，受到御史中丞沈炯的彈劾，降任中書侍郎，舍人的官職照舊。

三年，武帝崩。當時外有强大的敵寇，文帝鎮守南皖，朝廷中没有堪當重任的大臣，宣后傳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商定計策，封鎖消息不發喪，速召文帝回朝。景歷親自同宦者以及宫女秘密營製喪服，當時已是炎熱天氣，必須營造梓木棺材，因怕斧頭的砍斫之聲傳到外面，就用蠟製造棺材。文書詔令照舊發布。

文帝即位後，景歷復任秘書監，舍人的官職照舊。因擁立文帝有功，封新豐縣子。多次升遷任散騎常侍。文帝誅除侯安都，景歷積極助成其事，因功遷任太子左衛率，爵位進升爲侯，常侍、舍人的官職照舊。因妻兄劉洽依仗景歷的權勢先後多次欺詐作惡，并接受歐陽威饋贈的一百匹絹，景歷被免職。

華皎反叛時，以景歷任武勝將軍、吳明徹軍司。華皎被平定，明徹在軍中擅自殺死安成内史楊文通，加上從歸降人手中接受的馬匹武器亦有的數目不清，景歷又一次因不能匡正吳明徹的過失而被收捕。過了很久纔獲得寬赦。

宣帝即位後，景歷多次升遷任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管詔誥，仍舊恢復他的封

邑。

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侵，所向剋捷，大破周梁士彥於呂梁，方進圍彭城。時宣帝銳意河南，以爲指麾可定，景歷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帝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加深罪，出爲豫章內史。未行，爲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贓污狼籍，帝令有司案問，景歷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免景歷所居官，徙居會稽。及吳明徹敗，帝追憶景歷前言，即日追還，以爲征南鄱陽王諮議。數日，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復本爵封，入守度支尚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逢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預，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

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向北侵犯，所到之處都克敵制勝，大敗周將梁士彥於呂梁，正要進兵圍攻彭城。當時宣帝一心想奪取河南，認爲一聲令下就可成功，景歷認爲部隊士氣衰落將領驕傲，不宜過分地去攻打遠方的城邑。宣帝厭惡他挫傷士氣，大怒，還是因爲景歷是朝廷舊臣，不予深究，叫他出任豫章內史。景歷還没赴任，就因匿名信的告發而受到彈劾，説他在臺省任職期間，大肆貪污受賄，宣帝下令有關部門審問，景歷祇承認了一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上奏罷免景歷所任的官職，令他移居會稽。及至吳明徹失敗，宣帝回想起景歷當初説的話，當天就督促他回朝廷，用他任征南鄱陽王諮議。没過幾天，遷任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恢復原來的爵位和封邑，入守度支尚書。按照舊例拜授官職在午後，景歷拜官的那天，恰逢輿駕臨幸玄武觀，在位的官吏都要陪侍宴飲，宣帝擔心景歷不能參加，特令早晨拜授，景歷就是這樣深受重用。

卒官，贈太常卿，謚曰敬。十三年，改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武帝廟庭。二年，車駕親幸其宅，重贈景歷侍中、中撫將軍，謚曰忠敬，給鼓吹一部，於墓所立碑。

後死在任上，追贈太常卿，謚號叫敬。十三年，重新埋葬，又一次追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武帝廟庭。二年，車駕親自臨幸他的宅第，又追贈景歷侍中、中撫將軍，謚號叫忠敬，賜給鼓吹一部，在墳墓所在地立碑。

景歷屬文，不尚雕靡，而長於敘事，應機敏速，爲當時所稱。有文集三十卷。子徵嗣。

景歷作文，不好雕琢靡艷，而擅長敘事，善於隨機應變，受到當世人稱贊。存有文集三十卷。子蔡徵繼嗣。

江大權字伯謀，濟陽考城人，位少府，封四會縣伯。太建二年，卒於通直散騎常侍。

江大權字伯謀，濟陽考城人，官至少府，封四會縣伯。太建二年，在通直散騎常侍任上去世。

蔡徵

徵字希祥，幼聰敏，精識强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其有王祥之性，更名字焉。

蔡徵字希祥，自幼聰明機靈，見識精到，記憶力强。六歲時，前去拜訪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褚翔嘆賞他的聰穎。七歲時爲母守喪，盡孝守禮如成人一樣。繼母劉氏，性情蠻橫，好猜忌人，不能以合理的方式對待蔡徵，但蔡徵奉養她却更加細心周到，一點怨恨的表情也没有。蔡徵原名覽，景歷因他具有王祥的性情，所以給他改了名字。

陳武帝爲南徐州，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太建中，累遷太子中舍人，兼東宫領直，襲封新豐侯。至德中，位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掌詔誥。尋授左户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後主器其才幹，任寄日重。遷吏部尚書，每十日一往東宫，於皇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敕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决。俄敕遣徵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徵善撫恤，得物情，旬月之間，衆近一萬。位望既重，兼聲位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中書令。中書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後主聞之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左右致諫，獲免。

陳武帝任職於南徐州時，召蔡徵任迎主簿，不久授任太學博士。太建年間，多次升遷任太子中舍人，兼東宫領直，襲封新豐侯。至德年間，官任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掌管詔誥。不久除授蔡徵左户尚書，與僕射江總共同主管撰寫五禮之事。後主器重他的才幹，對他的任用依托日益加重。蔡徵遷任吏部尚書後，每十天去一次東宫，在皇太子面前論述古今得失以及當時的政務。又敕令廷尉寺獄，事情不論大小，要與蔡徵商議後作出决定。不久又頒敕派蔡徵招募士兵，自己建置軍隊，蔡徵善加安撫，深得人心，一個月之内，招到士兵近萬人。蔡徵的地位和聲望本已很高，加上威焰逼人，衆人議及他時都有所顧慮害怕。不久蔡徵調任中書令。中書清簡無事，有人傳説蔡徵有怨言，後主聽到後大爲惱怒，收繳了他的人馬，要殺他，左右的人進言勸阻，蔡徵這纔得到赦免。

禎明三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令權知中領軍事。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决戰於鍾山南岡，敕徵守宫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陳亡，隨例入長安。

禎明三年，隋軍渡江，後主因蔡徵有才幹，令他權知中領軍事。蔡徵日夜勤苦操持，費盡心力，後主嘉許他，對他説："事情平息後我一定回報你。"在鍾山南部的山中决戰時，後主敕令蔡徵守衛宫城西北大營，接着又下令他督管衆軍作戰之事。陳滅亡後，蔡徵按照舊例入長安。

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宦，陳宗戚屬，及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户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頗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啓，拜訖即追還。"徵不修廉隅，皆此類也。

蔡徵容貌俊美，有口才，對問題大多能進行詳盡的研究。至於文士和官宦，陳朝皇族的親屬，以及當朝的典章制度，禮法規矩，户口風俗，山川土地，衹要問到没有答不上來的。但爲人很喜歡花言巧語，阿諛奉承，貪圖官位，不能以恬退質樸自守。初拜吏部尚書時，便上啓後主要借鼓吹，後主對主管官員説："鼓吹是軍樂，有戰功纔授予，蔡徵不自度量，擾亂我朝中的典章制度。但他父親蔡景歷曾爲陳政權的建立立了功，應當暫且同意他的請求，拜授完畢立即敦促他歸還。"蔡徵不注重行爲品性的修養端正，都如這類事情。

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户部儀曹郎，轉給事郎，卒。子翼，位司徒屬。入隋，爲東宫

隋文帝聽説蔡徵聰明多智，召見并向他請教，蔡徵每次回答都契合旨意。但一連幾年没得到提升，過了很久，除授他太常丞。歷任尚書户部儀曹郎，改任給事郎，後去世。子名蔡翼，曾

學士。

任司徒一類的官職。入隋後，任東宮學士。

宗元饒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聞。仕梁爲征南府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爲主簿。陳武帝受禪，稍遷廷尉卿、尚書左丞。宣帝初，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號爲稱職。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自小好學，以孝著稱。出仕梁朝任征南府外兵參軍。司徒王僧辯的幕府剛建立時，元饒和沛國劉師知同任主簿。陳武帝受禪即位，元饒漸漸升任廷尉卿、尚書左丞。宣帝初年，軍國事務繁多，事情不論大小，都拿去詢問元饒，臺省認爲他稱職。

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裦贓污狼籍，遣使就渚斂魚，又令人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免之。吴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内史南康嗣王方泰等，驕蹇放横，元饒案奏，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政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時，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遷南康内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人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絶，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後爲吏部尚書，卒。

元饒後遷任御史中丞，知五禮事。當時合州刺史陳裦大肆貪污受賄，派遣差使到河邊收刮魚，又叫人在六個郡强徵米糧，百姓苦不堪言，元饒彈劾并奏請罷免了他的官職。吴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内史南康嗣王方泰等人，傲慢蠻横，元饒審理上奏，使他們都被削官貶職。元饒爲人公正，善於執法，熟悉以前的典章制度，通曉施政的要領，對於違法的官吏、不利於當時的政策以及不完全合乎名教的人和事，他都逐一糾正，補益良多。遷任南康内史，元饒以俸禄中的三千多斛大米幫助窮人完税，慰問年歲高的人，接濟無米下炊的人，百姓很依賴他。因政績考查第一徵入朝廷，詔加散騎常侍。後任吏部尚書，去世。

韓子高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都下。景平，陳文帝出守吴興，子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里，文帝見而問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帝改名之。性恭謹，恒執備身刀及傳酒炙。帝性急，子高恒會意旨。稍長，習騎射，頗有膽决，願爲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愛之，未嘗離左右。帝嘗夢騎馬登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家本微賤。侯景作亂時，子高寄居京城。侯景被平定，陳文帝出守吴興，子高當時十六歲，扎成總角頭，容貌美麗，體態像個女子，在淮河邊上搭乘部隊的船想返回鄉里，文帝見後問他説："能奉事我嗎?"子高答應了。子高本名蠻子，是文帝替他改的名。子高性情恭順謹慎，常手持防身刀和下酒的烤肉。文帝性情急躁，子高常能領會他的旨意。稍稍長大後，子高練習騎馬射箭，頗具膽量，願爲將帥。及至平定杜龕，文帝分給他士兵。文帝很喜愛子高，不曾叫他離開身邊。文帝曾夢見自己騎馬登山，路途危險就要下墜時，子高往上推舉纔得以升上來。

文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郭香巖寺，

文帝討伐張彪時，沈泰等人先投降，文帝就占據了州城，周文育當時鎮守北郭的香巖寺，張

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暗夕，軍人擾亂，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暗中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營，因共立栅。明日敗彪，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

彪趁夜從剡縣回軍偷襲州城，文帝從北門出城，因事來得突然，又值黑夜，軍民一片騷亂，惟有子高在文帝身邊。文帝於是派子高穿過亂兵去見周文育，完成使命并向文帝稟報後，子高又趁夜前去慰勞衆軍。文帝那些走散了的士兵又慢慢集合起來，子高把他們帶進文育的軍營，於是共建栅壘。第二天打敗了張彪，張彪逃奔松山，浙東被平定。文帝於是分出部下多配一些給子高，子高亦輕視錢財以禮待士，所以投奔他的人很多。

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封文招縣子。及王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其有所論進，帝皆任使焉。天嘉六年，爲右衛將軍。文帝不豫，入侍醫藥。

文帝繼位後，除授子高右軍將軍，封文招縣子。王琳被平定後，子高統領的士兵更多，將領和士兵都依附他，他如果説要提拔誰，文帝都會聽任他使用。天嘉六年，子高任右衛將軍。文帝患病，子高入宫侍奉看醫吃藥。

廢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宣帝入輔，子高兵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爲衡、廣諸鎮。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縣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宣帝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執送廷尉。其夕與到仲舉同賜死。父延慶及子弟并原宥。

廢帝即位後，子高加散騎常侍。宣帝入宫輔政，子高因兵權過重，内心很不安，常喜拜訪臺閣大臣，又請求外放到衡、廣諸鎮任職。光大元年八月，原上虞縣縣令陸昉和子高的主將告子高謀反，宣帝當時在尚書省，藉故召集在位的武將文臣商議立皇太子的事，將來參加商議的子高拘捕，移送廷尉。當天晚上，子高和到仲舉一同被賜死。子高的父親延慶以及他的子弟一并受到寬宥。

華皎

華皎，晋陵暨陽人也。世爲小吏。皎梁代爲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之亂，事景之黨王偉。陳武帝南下，文帝爲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及景平，文帝爲吴興太守，以皎爲都録事，深見委任。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甲兵。御下分明，善於撫接，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

華皎，晋陵暨陽人。世代任小官吏。華皎在梁朝任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作亂時，華皎奉事侯景的黨羽王偉。陳武帝南下時，文帝被侯景囚禁，華皎待文帝很深厚。侯景被平定，文帝任吴興太守，以華皎任都録事，很受重用。及至文帝平定杜龕，便配給華皎武器和士兵。華皎管理部下賞罰分明，善於撫慰接濟，解衣推食，不論多少分配一定做到均匀。天嘉元年，華皎被封爲懷仁縣伯。

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知江州事。後隨都督吴明徹征周迪，迪平，以功進爵爲侯，仍授都督、湘州刺史。皎起自下吏，善營産業，又征川洞，多致銅鼓及生口，并送都下。廢帝即位，改封重安縣公。

王琳東下進犯，華皎隨侯瑱前去抵抗。王琳被平定後，華皎知江州事。後來隨從都督吴明徹征討周迪，周迪被平定，華皎因功爵位進升爲侯，繼而除授都督、湘州刺史。華皎從下層官吏起家，善於經營産業，加上征討蜀地少數民族部落，繳獲了大量銅鼓和牲畜，他把所得一并送往

韓子高誅後，皎内不自安，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觀時主意。宣帝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引周兵，又崇奉梁明帝，士馬甚盛。詔乃以吴明徹爲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趣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繼之。

時梁明帝遣水軍爲皎聲援，周武帝遣衛公宇文直頓魯山，又遣柱國長湖公元定攻圍郢州。梁明帝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内史任蠻奴、巴陵内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并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爲之用。帝恐上流宰守并爲皎扇惑，乃下詔曲赦湘、巴二州，其賊主帥節將，并許開恩出首。

皎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皎大敗，乃與戴僧朔奔江陵。元定等無復船渡，步趣巴陵，巴陵城已爲陳軍所據，乃降，送于建鄴。皎遂終於江陵，其黨并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

京城。廢帝即位，改封華皎爲重安縣公。

韓子高被殺後，華皎内心不能自安，光大元年，他秘密啓奏請求任職廣州，以觀望在位君主的意圖。宣帝假裝同意他的請求，但没有頒布詔書。華皎亦派使者招引周兵，同時尊崇奉事梁明帝，一時兵馬很强盛。宣帝下詔以吴明徹任湘州刺史，實際上是想用輕兵偷襲華皎。因怕華皎先起兵，就先派吴明徹率領三萬士兵，乘坐金翅戰船直接趕赴郢州，同時派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領五萬士兵，乘坐大艦隨後出發。

當時梁明帝派出水軍聲援華皎，周武帝派衛公宇文直在魯山安營，又派柱國長湖公元定圍攻郢州。梁明帝除授華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内史任蠻奴、巴陵内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都隸屬華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人本來就屬華皎的部下，仍然由他調用。宣帝擔心上游地區的宰守全被華皎煽動蠱惑，就下詔特赦湘、巴兩州，州中賊人的主帥節將，一并開恩同意他們出城自首。

華皎用大艦裝柴，藉順風縱火，不料過了一會兒風向轉變，結果燒毁了自己的船，華皎大敗，就和戴僧朔逃奔江陵。元定等人再没有船過河，步行趕赴巴陵，巴陵城已被陳軍占領，元定等人於是投降，被送往建鄴。華皎最終死在江陵，他的黨羽全都被殺，衹有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得赦免。

劉師知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家本素族。祖奚之，齊淮南太守，以善政聞。父景彦，梁司農卿。師知本名師智，以與敬帝諱同，改焉。好學，有當務才，博涉書傳，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所詳悉。紹泰初，陳武帝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時兵亂後，朝儀多闕，武帝爲丞相及加九錫并受禪，其儀注多師知所定。

劉師知，沛國相人。家庭本是普通氏族。祖名奚之，是齊淮南太守，以善政聞名。父名景彦，是梁司農卿。師知原名師智，因和梁敬帝的名諱相同，改爲現名。師知好學，有處理要務的才能，曾廣泛涉獵典籍、著述和傳述，擅長寫作，通曉行禮的程式，臺閣的典章制度，他大都知道得很詳細。紹泰初年，陳武帝入朝輔政，以師知任中書舍人，掌管詔誥。當時正值戰亂之後，朝廷的禮儀大量殘缺，武帝任丞相以及加九錫并且受禪即位，所依據的禮儀大多是由師知確定的。

梁敬帝在内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繞床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武帝受命，仍兼舍人。性疏簡，與物多忤，雖位宦不遷，而任遇甚重，其所獻替，皆有弘益。

梁敬帝在内殿時，師知常在身邊奉事。及至要加害敬帝，師知欺騙敬帝叫他出殿，敬帝發覺後，邊繞床逃走邊說："師知出賣我，陳霸先謀反。我本不一定要做天子，爲什麽要殺我?"師知抓住敬帝的衣服，執行任務的人用刀砍殺。事成之後師知向陳武帝報告說："事情已經了結。"武帝說："您是忠於我的，以後可不要對我也這樣。"師知無話可答。武帝登上皇位後，師知仍舊兼任舍人。師知爲人粗疏簡傲，與人交往多不協調，雖然官位没有升遷，但深受重用，他提出的認爲可行或不可行的意見，對事情的處理都有很大幫助。

及武帝崩，六日成服，時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人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案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衰斬，唯著鎧不異，此即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座須服衰絰。"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同師知議。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决斷。陵云："案《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并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爲衰絰?若言公卿胥吏并服衰絰，此與梓宫部伍有何差别?若言文物并吉，司事者凶，豈容衽絰而奉華蓋，衰衣而升玉路邪?同博士議。"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宫祔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宫者皆服苴衰，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宫靈扆，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内，必備衰絰。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皆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

武帝崩後，過了六天要行成服之禮，當時在朝的群臣一同商議大行皇帝靈位左右奉事之人衣服吉凶的樣式，博士沈文阿提議應穿吉服，師知發表意見說："既然稱爲成服，本來準備的就是喪禮。據查梁昭明太子薨，行成服之禮，左右奉事的官吏全着衰斬，衹有穿鎧甲的不改原裝，這個先例即可比照。愚以爲第六天行成服之禮時，奉事靈位的人必須穿衰絰。"中書舍人蔡景歷、江德藻、謝岐等人贊同師知的建議。當時因爲兩種意見不一致，就啓請左丞徐陵作出决定。徐陵說："查閲《山陵鹵簿》吉這一類中，規定公卿以下導引靈位的人，以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的人，都是穿吉服，哪能容忍奉事靈位的人獨穿衰絰?如果説公卿小吏全都穿衰絰，這與梓宫一類又有什麽差别?如果説文物全用吉，主事的人却穿喪服，難道能容忍身穿衽絰而手擎華蓋，穿着喪服却升坐玉飾的君王專車嗎?我同意博士的意見。"謝岐發表意見說："以靈筵祔祭於宗廟，將梓宫葬於山陵，確實如左丞所説。衹是《山陵鹵簿》載有吉凶兩種禮儀，隨從靈輿的人禮服不變，隨從梓宫的人都穿苴衰，包括士禮，全同這一制度。這説的自然是祔祭山陵的儀式，與成服之禮無關。現在一般認爲把梓宫靈扆都停在西階是成服之禮，亦没有扈從的儀仗隊，衹是下及小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内，必須全穿衰絰。案梁昭明太子薨，如果不依此成例，難道能容忍所有的士人和庶民全都服重，而侍中直

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愚意或謂與成服有殊。"陵重答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説。古人争議，多成怨府，傅玄見尤於晋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群賢，更申揚榷。"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决，乃具録二議奏聞，上從師知議。

至武衛，這些最接近皇帝的官吏反倒佩玉器垂青綬，與平常的吉祥之日無異？左丞既然用祔祭山陵之事來推論，愚以爲這或者跟成服之禮有别。"徐陵又答道："我病得快要斷氣，不能多説。古人的争論，大多成爲怨恨的根源，傅玄在晋代受到責備，王商在漢代遭到陷害。我謹閉上自己的嘴，不再争論，敬從你們的高見。如果僥幸没死，還能够發表意見，希望能和群賢進一步闡述、商榷。"文阿仍堅持自己的看法，衆人的意見不能統一，於是如實記録兩種意見上奏，皇上同意師知的意見。

遷鴻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尋起爲中書舍人，復掌詔誥。天康元年，文帝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到仲舉等入侍醫藥。帝崩，豫顧命。宣帝入輔，師知與仲舉等遣舍人殷不佞矯詔令宣帝還東府，事覺，於北獄賜死。

師知後遷任鴻臚卿，舍人的官職照舊。天嘉元年，因事免職。不久起任中書舍人，再次掌詔誥。天康元年，文帝患病，師知和尚書僕射到仲舉等人入宫侍奉看醫吃藥。文帝崩，師知參預了此後大計的安排。宣帝入朝輔政，師知同到仲舉等人派舍人殷不佞假托遺詔命令宣帝回東府，事情被發覺，於北獄賜死。

初，文帝敕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爲十卷。

當初，文帝敕令師知撰寫起居注，從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共撰成十卷。

謝岐

謝岐，會稽山陰人也。父達，梁太學博士。

謝岐，會稽山陰人。父親名達，是梁太學博士。

岐少機警，好學，仕梁爲山陰令。侯景亂，流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吴郡及會稽，庶事委之。彪每征討，恒留岐監郡知後事。彪敗，陳武帝引參機密，爲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爲給事黄門侍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侍。

謝岐年少時機警好學，出仕梁朝任山陰縣縣令。侯景作亂時，謝岐寄居東陽。侯景被平定，謝岐依附張彪。張彪在吴郡及會稽時，衆多的事務都交給謝岐處理。張彪每逢出征，常留下謝岐監理郡務掌管後方事宜。張彪失敗後，陳武帝招他參預機密，用他兼任尚書右丞。當時軍隊多次出征，糧食儲存大量缺乏，謝岐處處辦事幹練，深受賞識寵遇。永定元年，任給事黄門侍郎、中書舍人，照舊兼任右丞。天嘉二年謝岐去世，追贈通直散騎常侍。

弟嶠，篤學，爲通儒。

弟謝嶠，專心於學業，是個博古通今、學識淵博的儒者。

毛喜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中權司馬。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祖父名稱，是梁散騎侍郎。父名栖忠，曾任中權司馬。

喜少好學，善草隸。陳武帝素知之。及鎮京口，命喜與宣帝往江陵，仍敕宣帝諮稟之。及梁元帝即位，以宣帝爲領直，喜爲尚書功論侍郎。及魏平江陵，喜與宣帝俱遷長安。文帝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陳朝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宣帝反國，又遣喜入周，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至都，宣帝時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

文帝嘗謂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子宜用'叔'爲稱。"宣帝以訪喜，喜即條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之，文帝稱善。

文帝崩，廢帝冲昧，宣帝録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矯太后令，遣宣帝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厝言。喜即馳入，謂宣帝曰："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至重，願加三思。"竟如其策。

右衛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謂宣帝曰："宜簡人馬配與子高，并賜鐵炭，使修器甲。"宣帝曰："子高即欲收執，何更如是?"喜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之力耳。"宣帝卒行其計。

及帝即位，除給事黄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宣帝議北侵，敕喜撰軍制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論定策功，封東昌縣侯，以太子右衛率、右將軍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母憂去職，詔封喜母庾氏東昌國太夫人，遣員外散

毛喜年少時好學，善寫草書隸書。陳武帝一向賞識他。陳武帝鎮守京口，命令毛喜和宣帝前往江陵，且敕令宣帝有事向毛喜請教。梁元帝即位後，以宣帝任領直，毛喜任尚書功論侍郎。魏平定江陵，毛喜和宣帝一同遷往長安。文帝即位後，毛喜從北周回來，進獻兩國和好之策，陳朝於是派周弘正等人前去通問致意。宣帝回國後，又派毛喜出使周，請求釋放家屬。周冢宰宇文護握住毛喜的手說："能結成兩國友好關係的是你啊。"繼而迎接柳皇后和後主回國。天嘉三年毛喜回到京城，宣帝當時任驃騎將軍，仍舊用毛喜任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公文，都出自毛喜筆下。

文帝曾對宣帝說："我的每個兒子都以'伯'爲名，你的兒子應以'叔'爲名。"宣帝拿這事詢問毛喜，毛喜立即列舉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多位古代名人賢士上報，文帝閱後稱好。

文帝崩，廢帝年幼無知，宣帝録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人假托太后之令，遣送宣帝回東府，當時群臣心存疑慮恐懼，但没有誰敢置一辭。毛喜立即驅馬入朝，對宣帝說："今天所下的命令，一定不是太后的意思，事關國家興亡，望三思而行。"宣帝最終聽從了毛喜的計策。

右衛將軍韓子高開始和到仲舉共同謀劃，事情没被發覺，毛喜對宣帝說："應當挑選人馬分給子高，且賜給鐵與炭，叫他修繕兵器。"宣帝說："子高就要被拘捕，爲什麽還要如此待他?"毛喜說："先帝剛剛葬完，邊寇仍然不少，而子高受任於前朝，衹是表面上順從，應當以誠相待，把他穩住，使他不生疑慮，謀取他衹需一個壯士的力量罷了。"宣帝最後采用了毛喜的計策。

宣帝即位後，除授毛喜給事黄門侍郎，兼中書舍人，主管軍隊和國家的機密。宣帝計議北侵，敕令毛喜撰寫軍中制度十三條，下詔頒布天下，因文字太多不予録載。依據毛喜擁立宣帝之功，封他爲東昌縣侯，以太子右衛率、右將軍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因母憂離職，詔封毛喜的母親庾氏爲東昌國太夫人，派員外散騎

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上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歷位御史中丞，五兵尚書，參掌選事。

及得淮南之地，喜陳安邊之術，宣帝納之，即日施行。帝又欲進兵彭、汴，以問喜，喜以爲"淮左新平，邊人未輯，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未若安人保境，斯久長之術也"。上不從。吳明徹卒俘于周。

喜後歷丹陽尹，吏部尚書。及宣帝崩，叔陵構逆，敕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加侍中。

初，宣帝委政於喜，喜數有諫爭，事并見從。自明徹敗後，帝深悔不用其言，謂袁憲曰："一不用喜計，遂令至此。"由是益見親重，喜乃言無回避。時皇太子好酒德，每共親幸人爲長夜之宴，喜嘗言之宣帝，太子遂銜之，即位後稍見疏遠。及被始興王傷，創愈，置酒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酣而命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逾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言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病，但欲阻我歡宴，非我所爲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吾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仇，可乎?"對曰："終不爲官用，願如聖旨。"傅縡爭之曰："若許報仇，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與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

至德元年，授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奉秩，政弘清靜，人吏安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接，而素無備，喜乃修城隍器械，又遣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

常侍杜緬繪製她的墓田圖，皇上親自和杜緬依照圖畫給予指點，毛喜就是如此受到重視。後歷任御史中丞、五兵尚書，參掌銓選之事。

陳奪得淮南之地後，毛喜陳述安定邊境之術，宣帝采納了，當天就實行。宣帝又想出兵彭、汴，拿這事詢問毛喜，毛喜認爲"淮左新近平定，邊民還没有和安，加上周氏剛吞并齊國，難以和它爭鋒，不如安定邊民，守衛邊境，這是長久之計啊"。皇上不聽。結果吳明徹被周俘獲。

毛喜後歷任丹陽尹，吏部尚書。宣帝崩，叔陵謀反，敕令中庶子陸瓊宣布聖旨，命令南北各軍都聽從毛喜的部署。賊平之後，毛喜加侍中。

當初，宣帝把政務交給毛喜處理，毛喜多次進諫爭論，意見都被采納。自從吳明徹失敗後，宣帝深深後悔没聽毛喜的話，曾對袁憲説道："一次没用毛喜的計策，結果到這個地步。"毛喜因此更受到親近重視，説話也就毫無迴避。當時皇太子以嗜酒爲德，常和自己親近寵幸的人通宵宴飲，毛喜曾向宣帝説過這事，太子於是怨恨毛喜，即位以後漸漸疏遠他。後主被始興王砍傷，傷好後，設酒宴招江總以下官吏奏樂賦詩，大醉之後命毛喜作詩。那時先帝的陵墓纔安置好，還不到一年，毛喜看到這場面心中不快，想進諫但後主已喝醉了。毛喜托言有心病，昏倒在宮階上，被人抬出省中。後主醒來後，就對江總説："我後悔召來毛喜，我知道他没病，祇是想阻止我歡樂宴飲，責備我的所作所爲罷了。"於是和司馬申策謀説："這個人依仗他的意氣，不肯屈服於人，我想求助於鄱陽兄弟，聽任他們報仇，行嗎?"司馬申回答説："毛喜終究不會爲你所用，願按聖旨行事。"傅縡爭辯道："如此報仇，將置先皇於何地?"後主説："當給他一個小郡，不叫他參與人事就行了。"

至德元年，除授毛喜永嘉內史。毛喜到達郡城後，不受俸祿，政策寬弘，清靜無爲，官吏百姓全都安居樂業。遭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起兵謀反，永嘉郡與豐州接壤，但一向没有防備，毛喜於是修築城壕，修理器械，又派兵增援建安。賊

史。禎明元年，徵爲光禄大夫，領左驍騎將軍，道卒。有集十卷。子處冲嗣。

平之後，除授毛喜南安内史。禎明元年，徵入朝廷任光禄大夫，領左驍騎將軍，在入京途中去世。有文集十卷。子處冲繼嗣。

沈君理

沈君理字仲倫，吴興人也。祖僧旻，梁左户尚書。父巡，元帝時位少府卿。魏平荆州，梁宣帝署金紫光禄大夫。

沈君理字仲倫，吴興人。祖父名僧旻，是梁左户尚書。父親名沈巡，元帝時官任少府卿。魏平定荆州後，梁宣帝署沈巡爲金紫光禄大夫。

君理美風儀，博涉有識鑒。陳武帝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致謁，深見器重，命尚會稽長公主。及帝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爲吴郡太守。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君理總集士卒，修飾器械，深以幹理見稱。

君理風度儀表俊美，涉獵廣博，具有賞識人才、辨别是非的能力。陳武帝鎮守南徐州時，沈巡叫君理前往拜見，深受器重，命他娶會稽長公主爲妻。武帝受禪即位，拜授君理爲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任吴郡太守。當時戰争還没停止，百姓田荒人疲，君理集合士兵，修整器械，因治政幹練深受好評。

文帝嗣位，累遷左户尚書。天嘉六年，爲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自請往荆州迎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遣長兄君嚴往焉。及還，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子。

文帝繼位，君理多次升遷任左户尚書。天嘉六年，任東陽太守。天康元年，君理因爲父親辦喪事離職，自己請求去荆州迎接靈柩。朝中輿論認爲君理是在位的大臣，不好叫他出境，於是派他的長兄君嚴前往荆州。回來後，將要安葬，詔追贈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號爲敬子。

太建中，歷位太子詹事，吏部尚書。宣帝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位侍中、尚書右僕射。卒，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貞憲。君理弟君高、君公。

太建年間，君理歷任太子詹事，吏部尚書。宣帝因君理的女兒是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官任侍中、尚書右僕射。後去世，追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號爲貞憲。君理弟名君高、君公。

沈君高

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位衛尉卿，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甚得人和。卒，謚祁子。

君高字季高，從小知名，性情剛直，有爲官的才能。官任衛尉卿，平越中郎將、都督、廣州刺史，很得人心。後去世，謚號祁子。

沈君公

君公自梁元帝敗後，常在江陵。禎明中，與蕭瓛、蕭巖叛隋歸陳，後主擢爲太子詹事。君公博學有才辯，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入隋，文帝以其叛亡，命斬于建康。

君公自梁元帝失敗後，常在江陵。禎明年間，君公與蕭瓛、蕭巖叛隋歸陳，後主提拔君公任太子詹事。君公博學，多才能辯，善於談論，後主很器重他。陳亡後君公入隋，隋文帝因他叛逃，下令在建康將他斬首。

君理第五叔邁，亦方正有幹局，位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宫。

君理的第五個叔叔名邁，亦正直有才能氣度，官任通直散騎常侍，奉事東宫。

陸山才

陸山才字孔章，吴郡吴人也。祖翁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汎，中散大夫。山才倜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綰并欽重之。

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以山才爲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剋蕭勃，禽歐陽頠，計畫多出山才。後文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爲鎮南長史、豫章太守。

文育爲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由是山才獲反。累遷度支尚書，坐侍宴與蔡景歷言語過差，爲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侍，遷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卒，謚曰簡子。

陸山才字孔章，吴郡吴人。祖父名翁寶，是梁尚書水部郎。父名汎，曾任中散大夫。山才爲人灑脱，喜好文史，范陽張纘、張纘弟張綰都敬重他。

紹泰年間，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上書奏疏一類事情，用山才任長史，政事全委托給他。文育向南討伐，戰勝蕭勃，擒獲歐陽頠，計策大多出自山才。後來周文育又鎮守豫章金口，山才再次任鎮南長史、豫章太守。

周文育被熊曇朗殺害後，曇朗囚禁山才等人，送給王琳。還没到達，而侯安都就打敗了王琳的部將常衆愛，因此山才得以還京。山才多次升遷任度支尚書，因陪侍宴飲時與蔡景歷説話過分，遭有司劾奏，被免職。不久除授山才散騎常侍，遷任西陽、武昌兩郡太守。後去世，謚號簡子。

論曰：趙知禮、蔡景歷屬陳武經綸之日，居文房書記之任，此乃宋、齊之初傅亮、王儉之職。若乃校其才用，理不同年，而卒能膺務濟時，蓋其遇也。希祥勞臣之子，才名自致，迹涉便佞，貞介所羞。元饒始終任遇，無虧公道，名位自卒，其殆優乎。子高權重爲戮，亦其宜也。華皎經綸云始，既蹈元功，殷憂之辰，自同勁草，雖致奔敗，未足爲非。師知送往多闕，見忌新主，謀人之義，可無慎哉；然晚遇誅夷，非其過也。毛喜逢時遇主，好謀而成，見廢昏朝，不致公輔，惜矣。沈、陸所以見重，固亦雅望之所致焉。

論曰：趙知禮、蔡景歷逢上陳武帝籌謀治國立業的時期，擔任文房書記的職務，這正是宋、齊之初傅亮、王儉的職務。如果就他們的才能作用來比較，自然不可同年而語，但他們最終能够承受政務匡濟時難，大概是因爲他們得到了君王的賞識。蔡希祥是有功之臣的兒子，通過自己的努力獲得了才能和名聲，但有花言巧語、阿諛奉承的行爲，受到耿介正直人士的恥笑。元饒始終聽任所遇，無虧於公正之道，名聲和官位能始終保持，他大概是個傑出人物吧。子高權勢過大，遭到殺戮，亦是合該如此。華皎在陳武帝開國理政之初，已經立下首功，而當皇上心懷深憂之際，他依然如同勁草，剛强不屈，最後雖然落得個敗逃的結局，不足爲非。師知前對梁敬帝未盡臣忠，後又受到新繼位的武帝的猜忌，替人謀事如何合乎道義，不能不慎重啊；但師知後來遭到殺戮，這不是由於他自己的過錯。毛喜逢到好時機，碰上好君主，善於謀劃且有所成就，却被昏庸的君主廢置不用，没能做到三公和輔相，可惜啊。沈君理、陸山才之所以受到重用，原本也是根源於他們好的名聲啊。

南史卷六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沈炯　虞荔（弟）寄　傅縡 章華　顧野王 蕭濟　姚察

沈炯

沈炯字初明，吴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

炯少有俊才，爲當時所重。仕梁爲尚書左户侍郎、吴令。侯景之難，吴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以炯監郡。臺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吴興，使召炯，方委以書記，炯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救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敗，王僧辯素聞其名，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上表勸進，僧辯令炯制表，當時莫有逮者。陳武帝南下，與僧辯會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及景東奔，至吴郡，獲炯妻虞氏及子行簡，并殺之，炯弟攜其母逃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侯。僧辯爲司徒，以炯爲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爲給事黄門侍郎，領尚書左丞。

魏剋荆州，被虜，甚見禮遇，授儀同三司。以母在東，恒思歸國，恐

沈炯字初明，吴興武康人。祖父名沈瑀，是梁尋陽太守。父名沈續，曾任王府記室參軍。

沈炯自少具有卓越的才智，受到當時人的器重。出仕梁朝任尚書左户侍郎、吴縣令。侯景作亂時，吴郡太守袁君正入援建鄴，用沈炯代理郡務。臺城淪陷後，侯景部將宋子仙占領了吴興，派使者召沈炯，正要委任他作書記，沈炯假托有病謝絶了，宋子仙發怒，命令將他斬首。沈炯脱下衣服準備就刑，礙於路間桑樹，於是又拉往其他地方，有人出面解救，沈炯這纔得以免死。宋子仙愛惜沈炯的才華，最後强迫他任掌書記。及至宋子仙失敗，王僧辯素聞沈炯的大名，在軍中懸賞尋找，得到後酬謝獲取沈炯的人十萬錢，從此羽檄軍書，都出自沈炯之手。簡文帝遇害後，四方大臣上表勸梁元帝即位，王僧辯命令沈炯撰表，當時各地的奏表没有比得上沈炯的。陳武帝南下，與王僧辯相會於白茅灣，兩人登壇祭奠，結成同盟，沈炯撰寫了盟文。侯景東逃，到達吴郡時，抓獲了沈炯的妻子虞氏以及兒子行簡，一并殺了他們，沈炯的弟弟携帶他的母親逃脱了。侯景被平定後，梁元帝同情沈炯的妻兒慘遭殺戮，特加封他爲原鄉侯。王僧辯任司徒時，以沈炯任從事中郎。梁元帝徵他入朝任給事黄門侍郎，領尚書左丞。

魏攻取荆州，沈炯被俘，深受禮遇，被授任儀同三司。沈炯因母親在東面，常想回國，怕因

以文才被留，閉門却掃，無所交接。時有文章，隨即棄毁，不令流布。

有文才而被强留，於是閉門謝客，和人没什麽交往。不時寫些文章，隨即又抛棄燒毁，不讓流傳開去。

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鄉之意。曰："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横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甚樂，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碗，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别風餘迹，帶陵阜而芒芒，羇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徼福。但雀臺之吊，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烟霞，伏增凄戀。"奏訖，其夜夢有宫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并獲東歸。歷司農卿，御史中丞。

沈炯曾獨自走過漢武帝通天臺，撰寫了一篇表文上奏，陳述自己思鄉的情意。文中寫道："我聽説橋山的黄帝墓雖被掩覆，但還有鼎湖這個黄帝騎龍升天之地的竈神可供祭祀；有魯最終荒蕪了，但魯城内大庭古國的遺迹還未泯滅。懇請陛下布施恩德於猗蘭殿，纂集靈氣於豐谷，漢朝的治國之道若能達到，那神仙降臨也是可以盼望的。在海邊的之罘山射魚，登上泰山日觀峰行封禪之禮以頌揚功業，在汾河横擊中流，登上柏梁臺宴飲群臣，那時的漢武帝是多麽快樂，難道不是這樣嗎？但這以後武帝把自己的命運交給方士，結果道窮身亡，甲帳珠簾，一朝零落。連自己的墳墓亦遭人偷盗，致使隨葬茂陵的玉碗流入民間。陵雲臺的故基已跟平原上的土地一樣肥沃可耕，别風宫的殘迹亦與丘陵相連而茫茫一片。寄居異地以及被囚禁的人見此情景怎麽能不傷心落淚？以前嚴助因懷念故土，離開奉侍漢武帝之所承明廬，東歸會稽任太守，有了駟馬高車可乘，司馬相如纔西歸成都，想到這些典故，我的内心不能不有所觸動。黍稷用於供祭并不馨香，我豈敢盼望神靈降福於我。面對銅雀臺憑吊魏君曹操，徒然傷懷，周武王封禹的後代在雍丘，想使夏王朝再度光大，亦没成功，想起這些，仰望天上的雲霞，我内心又添了一份凄楚和留戀。"表奏完畢，當晚沈炯夢見一個宫禁一樣的地方，士兵守衛得很嚴，沈炯便把自己的思鄉之情陳述了一番。聽到有人説："很不捨得放你回去，過不了多久就可到達。"没過幾天，沈炯就和王克等人一起獲准東歸。後歷任司農卿，御史中丞。

陳武帝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表求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求去，詔答曰："當敕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無廢也。"

陳武帝受禪即位，任命沈炯爲通直散騎常侍。沈炯上表請求回鄉奉養母親，下詔不批准。文帝繼位後，沈炯又上表請求離任，詔書答道："將敕令要經過的地方，相連着迎接你的母親入京，使你公私都不偏廢。"

初，武帝嘗稱炯宜居王佐，軍國

當初，武帝曾稱贊沈炯應居輔佐帝王之位，

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徒衆。以疾卒于吴中，贈侍中，謚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軍國大政，大多要他參與謀劃。文帝又看重他的才能，想寵遇他，使他顯貴。恰逢王琳進犯大雷，留異擁兵占領了東部地區，文帝想使沈炯藉此機會立功，就解除了他的御史中丞之職，任命他爲明威將軍，派他還鄉招募士兵。因病死在吴中，追贈侍中，謚號叫恭子。有文集二十卷流傳於世。

虞荔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祖父名權，曾任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親名檢，是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

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十事，荔對無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之，胤言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尚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即辟爲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仕梁爲西中郎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

虞荔自幼聰明敏捷，有志向操守。九歲時，跟隨從伯虞闡去探訪太常陸倕，陸倕問他《五經》中的十個問題，虞荔的回答没有一點失誤，陸倕深感驚異。又曾拜訪不就朝廷徵聘之士何胤，當時太守衡陽王亦來造訪，何胤就對他説了虞荔的事，衡陽王聽後想見虞荔，虞荔辭謝説："没有名片，不容拜訪。"衡陽王認爲虞荔有崇高的志向，更加欽佩看重他，回郡之後，立即徵召虞荔任主簿，虞荔又以年紀小爲由加以推辭，不去就任。長大成人後，虞荔風度儀表俊美，博覽典籍，善寫文章。出仕梁朝任西中郎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

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爲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内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泊然静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知。尋領大著作。

梁武帝在城西設立士林館，虞荔於是撰寫碑文上奏，武帝下令把它刻寫在館中，且用虞荔任士林學士。不久虞荔任司文郎，遷任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當時在皇帝身邊任職的人，大多進入了權力中心，朝廷内外的重要政務，亦有同時兼領的，惟獨虞荔和顧協以淡泊寧静自守，安居於中書省，僅以文史之才受到賞識。不久虞荔領大著作。

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僭位，授揚州别駕，并不就。

侯景作亂時，虞荔帶領親屬住進禁城，任鎮西諮議參軍，舍人之職照舊。臺城淪陷後，虞荔逃回到家鄉。侯景被平定後，梁元帝徵召虞荔入朝任中書侍郎。貞陽侯越分竊據上位，又除授虞荔揚州别駕，虞荔都不去就任。

張彪之據會稽，荔時在焉。及文帝平彪，武帝及文帝并書招之，迫切不得已，乃應命至都，而武帝崩，文

張彪占領會稽時，虞荔正在家鄉。文帝平定張彪之後，武帝和文帝都致信相招，虞荔迫不得已，纔應命來到京城，恰值武帝崩，文帝繼位。

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尋領大著作。

虞荔被任命爲太子中庶子，仍舊陪侍太子讀書。不久領大著作。

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内，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沈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

當初，虞荔的母親隨虞荔住進禁城，後死在禁城中，不久京城淪陷，虞荔没能表達對亡母的情意和禮節，因此終身布衣蔬食，不聽音樂。雖然受到寵遇重用，却依然生活儉樸，淡然無求。文帝十分器重虞荔，常把他召在身邊，早晚顧問。虞荔性情深沉嚴謹，説話不多，凡是他提出的關於事情可行或不可行的建議，没有能見其漏洞的。

第二弟寄，寓于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敕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欲數往臨視，令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帝不許，乃令住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敕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敕曰："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良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荔終不從。卒，贈侍中，謚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并少知名。

虞荔的第二個弟弟虞寄，寄居在閩中，依附陳寶應，虞荔每説到他就流眼淚。文帝哀憐并對虞荔説："我亦有弟弟在遠方，這種情感十分深切，别人哪裏知道。"於是頒敕向陳寶應要虞寄，陳寶應最終還是不放。虞荔因此而患病，文帝想多次前去探望，就叫他携帶家人進宫居住。虞荔認爲宫中不是私人居住的地方，請求住在城外，文帝不同意，就叫他住在蘭臺。文帝再三臨宅問候，親自撰敕要宫使不斷探視禀報。又因虞荔蔬食由來已久，這不是羸弱的病軀所能忍受的，文帝於是頒敕説："你年事已高，氣力慢慢减弱，我正想依仗重用你，很盼望你能够强壯起來。現供給你魚和肉，不得固守你原有的生活方式。"虞荔最後還是没有聽從。後去世，追贈侍中，謚號德子。當虞荔的靈柩要運回鄉里時，皇上親自出宫來送行，當時的人認爲這很榮耀。兒子世基、世南，都從小就有名氣。

虞寄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嘲曰："郎子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

虞寄字次安，自少聰明敏捷。幾歲的時候，有個來拜訪他父親的客人，在門口遇見虞寄，戲弄説："郎君姓虞，定是缺少智慧。"虞寄應聲答道："連文字都分辨不清，難道能説不愚蠢嗎？"客人極爲慚愧，進屋對虞寄父親説："你這兒子不是尋常之人，就是孔融的對答，亦超不過這個。"

及長，好學，善屬文。性冲静，有栖遁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

虞寄長大以後，好學，善寫文章。性情冲淡恬静，有歸隱之志。二十歲中秀才，對策考試成績優異。從家中徵召他任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年間，曾下暴雨，宫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出

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嘆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娱。岳陽王詧爲會稽太守，寄爲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内，終日寂然。

現，梁武帝看到後，面有喜色，虞寄因此進獻《瑞雨頌》。武帝對虞寄的長兄虞荔説："這篇頌文體制典雅，文辭清秀脱俗，這是你家的陸雲啊，將怎樣提拔任用呢？"虞寄聽説後嘆息説："我衹是描述頌美皇上的大德，以抒發同堯時老人擊壤而歌一樣的心情罷了，我難道是邀買名聲以求出仕的人嗎？"於是假托有病閉門不出，惟獨以書籍自娱。岳陽王蕭詧任會稽太守時，虞寄任中記室，領郡五官掾。在任時簡化煩法苛政，盡力抓住關鍵之事，所以官署裏整天静悄悄的。

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及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往臨川，强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晋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陳武帝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托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

侯景作亂時，虞寄隨兄長虞荔住進禁城，京城陷落後，虞寄逃回家鄉。張彪前往臨川時，强迫虞寄同行。虞寄與張彪的部將鄭瑋同坐一條船，鄭瑋曾違背張彪的旨意，於是劫持虞寄投奔晋安。當時陳寶應占有閩中，得到虞寄後極爲高興。陳武帝平定侯景後，虞寄規勸他主動與武帝結交，陳寶應同意了，於是派使者向武帝投誠。承聖元年，除授虞寄中書侍郎，陳寶應愛惜虞寄的才能，就以道路阻塞爲藉口不放他走。陳寶應常想招虞寄爲自己的下屬，委以文書之任，虞寄堅決推辭纔獲免。

及寶應結昏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説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説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讀《漢書》，卧而聽之，至蒯通説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己，乃爲居士服以拒絶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托，遣人燒寄所卧屋，寄安卧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之。

陳寶應與留異結親之後，暗中有反叛之心，虞寄察知他的意圖，言談之中，常陳述歸順與叛逆的道理，委婉地進行諷諫。陳寶應却引述别的事情來反駁。陳寶應又曾叫左右的人讀《漢書》，自己躺着來聽，當聽到蒯通説韓信"察看你的背相，貴不可言"時，陳寶應迅速跳起來説："蒯通真可説是個智士。"虞寄表情嚴肅地説道："蒯通使酈食其遭烹刑而死，使韓信驕縱，不能够説是有智，哪如班彪《王命篇》懂得歸依何處呢？"虞寄知道陳寶應不可勸止，擔心殃及自己，就身着居士服來拒絶陳寶應。虞寄常住在東山寺，假托脚有病，不再出山。陳寶應知道虞寄是假裝有病，就派人燒毁他睡的房子，虞寄安卧不動。親近之人要扶他出來，虞寄説："我的性命懸在别人手裏，能躲到哪裏去？"來放火的人，旋即自己滅火救人。陳寶應從此纔相信虞寄。

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

留異起兵謀反，陳寶應資助他軍隊，虞寄於是致書極力勸諫説：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艱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愒陰將盡，常恐卒填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冥目之日，所懷畢矣。

東山居士虞寄致信於明將軍使君節下：虞寄逢艱難之世，流離失所，漂泊寓居在貴鄉，將軍您以上等賓客的禮節對待我，又以眷顧國士一樣的心情關心我，我爲您的情義所感動，没有一天敢忘記這一切。但我身患頑症，久治不愈，在世的日子已不多了，常擔心突然死去，身填溝壑，却一點恩情都没有報答，因此大膽地敞開自己的心扉，冒昧獻上自己的一片丹心，希望將軍留心考慮一下，觀察一下，如能這樣，那我瞑目時，一切心願就了結了。

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動俗，往因多難，仗劍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人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人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横擊，海内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鑒，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托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群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説，翻然異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愚算。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説，披肝膽之

預示安危的兆頭，决定禍福的關鍵，不單單在天命，亦和人的謀劃努力有關。事情往往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因此明智之士，能身居高位而不傾覆，心守大節而不失落，哪裏會被不實之辭所迷惑呢？將軍文韜武略兼備，英名威望能振起世風，過去因爲國家多難，您仗劍興師，舉起義旗，告誡於衆，遠行千里，抵抗威暴。難道不是因爲賊軍迫近京城，作爲臣下應共同替君王謀劃，以挽救時局，報答君主，使國家得到安定，國民受到保護嗎？這就是五尺童子都願意手持長戟跟隨將軍出征的原因。高祖武皇帝在亂世中開創基業，初步扭轉危難形勢，當時天下沸沸揚揚，人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横擊，四海之内派系衆多，不知跟隨哪個。將軍您運用自己洞察微末的心鏡，折中使用縱横之術，名字寫在簡策上屈身事君，自我依托於同宗之盟，這是將軍計策奇妙思慮深遠，且出自誠心的表現啊。主上繼承先王之業，英明睿智，舉賢授能，群臣和睦，把將軍視爲能肩負連城衛國重任的大臣來結交，以分封土地來提高將軍的地位，難道不是朝廷具有深謀遠慮，能推心置腹待人以誠嗎？朝廷多次頒布聖明之詔，殷勤厚待，盡到了君主對臣子的情分，恩同骨肉深厚無比。没料到將軍爲邪説所迷惑，一下子全改變原來的計策，虞寄我之所以痛心疾首，淚盡繼之以血，原因就在這裏，爲萬全之計，我私下

誠，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替將軍感到可惜。虞寄我雖然疾病纏身，老之已至，所説的没什麽值得采納，但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請允許我説點自己的看法。希望將軍您稍息盛怒，寬限我一點時間，使我能講完自己的狂妄暗昧之説，披露我的肝膽之誠，那麽我就雖死猶生了。

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爲得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强，侯瑱之力，進足以摇蕩中原，争衡天下，退足以屈强江外，雄張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説，琳即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勛高竇融，寵過吴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待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况將軍釁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事，可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衄，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

自從上天厭梁，衆多災難一再降臨，天下分崩離析，英雄豪傑并起，多得難以數清，個個都認爲能奪取天下。但是平定凶亂，拯救危難，深受國民推崇，亦爲天、地、君所眷愛重用，謙恭退讓而南面稱君的，是陳氏。難道不是因爲朝代的更替存在一定的規律，關鍵看上天授予誰嗎？衹有像楚平王那樣當璧而拜、受到神靈保護的人纔能順應天道的變化，這是第一點。主上繼承基業後，聖明之德廣布遠方，國家的法令制度再次得到施行，國家的根基重新得到鞏固。按説憑藉王琳、侯瑱的强大兵力，進足以摇蕩中原，争衡天下，退亦能够强占江南，稱雄一方。然而，或者出動一個旅的兵力，或者藉助一個謀士的游説，王琳就冰釋瓦解，投身國外，侯瑱亦叩頭跪拜，把性命交給朝廷處置。事情很清楚，這又是上天借給君王威力，要他清除禍患，這是第二點。現在將軍憑藩臣國戚的重要地位，擁有東南地區的民衆，如能盡忠奉事皇上，合力援救君王，豈不是功勞高過東漢的竇融，寵遇超過秦漢時的吴芮，能够封爵稱侯，得到領地，南面稱孤嗎？事情很清楚，這是第三點。再説聖明的朝廷能够不計較有過的污點和過失，寬厚待人，凡能改過自新的人，都按等級予以提拔。甚至於像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頠之類的人，也全都委任爲心腹之臣或親近侍衛，彼此心中豁然通達，一點芥蒂都没有。何况將軍嫌隙没張繡大，罪不同於畢諶，哪還要考慮性命的安危、富貴的喪失？這又是很清楚的事情，這是第四點。現在和周、齊兩鄰國關係和睦，境外没什麽憂慮的，就是集中兵力來進攻，

瓌、向文政、留瑜、黄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鋭，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强，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人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况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强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晋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鬥，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修旿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吴、楚，晋室穎、顒，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

亦不是一天能取勝。没有劉邦、項羽競逐天下的徵兆，亦没有如戰國時楚、趙合縱抗秦之類的事情，將軍可以從容不迫，雙手高拱，坐着談論西伯，事情很清楚，這是第五點。再説留異將軍如狼一般心懷畏懼偏安一隅，一再遭到摧殘挫折，聲望實力受到損失，膽量勇氣已經衰退。高瓌、向文政、留瑜、黄子玉這幾個人首鼠兩端，惟利是圖，是將軍所知道的，其餘的將帥亦就可以想見了。誰能够身披堅甲手執鋭利武器，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身，身先士卒呢？這又是很清楚的事，這是第六點。再説將軍的强盛，哪如侯景？將軍的部衆，哪如王琳？武皇消滅侯景於前，當今皇上打敗王琳於後，這是天意，不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而且戰亂結束後，人們都厭煩動亂，又有誰能够遺棄祖墳，拋棄妻子兒女，把性命置之度外，隨將軍出入於白刃之間呢？這又是很清楚的事情，這是第七點。縱觀上古歷史，以往事爲鑒，則前有東漢公孫述、隗囂的相繼傾覆，後有餘善、右渠的先後危亡，上天的旨意令人畏懼，山川的險要難以依靠。况且將軍想靠數郡之地，抵擋天下之兵，想以諸侯的身份地位，抗拒天子的命令，一强一弱，一逆一順，想與天子争衡，可能嗎？這又是很清楚的事，是第八點。再説不是自己的同族，他的心必然不同，不能愛他的親人，又哪能愛及他人？留異將軍自己享有國家封的爵位，兒子娶了君王的女兒，尚且拋棄直系親屬而不顧，背叛賢明君主而謀求獨立，那危急之時，難道能同憂慮共患難，不背叛將軍嗎？等到軍隊疲勞，力量受損，將士懼怕殺頭，貪圖獎賞，那一定會出現韓、智晋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這又是很清楚的事，是第九點。再説北軍遠行萬里作戰，鋒芒不可抵擋，將軍在自己的土地上作戰，人多有後顧之憂，梁安背向用心，修旿匹夫之力，一多一少，力不相當，將帥不等，師出無名，行事没合適機會，憑此起

兵，我不知道利在哪裹。且以漢朝吴、楚的力量，晋室潁、顒的勢力，聯合幾十個城池，手持長戟的士兵上百萬，想毁滅國家的根本，自謀立國，難道有成功的嗎？這又是很清楚的事，這是第十點。

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絶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蕃維尚少，皇子幼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况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蕃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

替將軍打算，不如趁迷途不遠時回頭，斷絶和留氏的關係，隨即派秦郎、快郎入朝做人質，脱下鎧甲，放下武器，完全遵照詔書的旨意行事。而且朝廷已經答應賜給標識功勞大、地位高、可以享受特權的鐵券，皇上又重申白馬之盟，面對宗廟社稷發誓不違背諾言。虞寄我聽説聰明的人在事實尚未形成時就能看出利弊，睿智的人不對同一件事進行第二次策劃，是否具備這種能力是成功或失敗的驗證，將軍不要懷疑，吉凶的徵兆各不相同，其間隙容不下一根頭髮。現今藩維還很少，皇子亦年幼，凡屬於同宗的子孫，都受到寵遇和封立。何况憑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如能克己修德，藩屏服從朝廷，北面稱臣，那您的功業豈是劉澤能比的？您的性命豈不與山河一樣安全，名聲豈不與金石同朽？望將軍三思，好好考慮一下，不要忽視了。

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

虞寄我氣弱力微，剩下的日子没幾天了，因感激將軍的恩德，不覺口出狂言，如果將軍以鈇鉞相加，我心甘情願。

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以寄人望，且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禽，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誅，唯寄以先識免禍。

陳寶應讀完信後大怒。有人告訴他説："虞公病重，話多謬誤。"陳寶應的情緒纔稍好些。亦因虞寄是人望所歸，暫且寬容他。陳寶應敗逃，夜裹到達蒲田，掉頭對他兒子扞秦説："早聽了虞公之計，不至於落到今天這個結局。"扞秦衹是哭泣而已。陳寶應被擒之後，凡是跟他有點交往牽連的賓客全都被殺，惟獨虞寄因有先見之明避免了禍患。

初，沙門慧標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照紫微宫。"寶應得之甚悦。慧標

當初，僧徒慧標博覽群書，富有才思，陳寶應起兵謀反，他寫了一首五言詩送給他，詩中寫道："送别的人還站在水邊，軍旗風中翻捲導引部隊向前。喜看今夜那一輪皎月，當照着你登基

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慧標退，寄謂所親曰："標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

的紫微宮殿。"寶應收到詩後極爲喜悦。慧標把詩拿給虞寄看，虞寄看了一下就不再看，表情嚴肅，没有説話。慧標告退後，虞寄對親近的人説："標公既然以此開始，亦必定因此結束。"後來慧標果然因此被殺。

文帝尋敕都督章昭達發遣寄還朝，及至，謂曰："管寧無恙，甚慰勞懷。"頃之，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閤，須得一人旦夕游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帝曰："吾自得之。"乃手敕用寄。寄入謝，帝曰："所以暫屈卿游蕃，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後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寄乃辭以疾，不堪旦夕陪列。王於是令長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决之，但朔旦箋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後卒。

不久，文帝下敕都督章昭達發送虞寄回朝廷，虞寄到達後，文帝對他説："管寧安然無恙，極大地安慰了我那憂慮之懷。"過了不久，文帝對到仲舉説："衡陽王已離開朝廷到自己的封地去作藩王，須有一個人和他朝夕相處，兼掌書記，宜尋找有操行學問的老臣。"到仲舉對答不出來，文帝説："我已有一人。"於是親手撰敕任用虞寄。虞寄入宫拜謝，文帝説："之所以暫時委曲你到藩地任職，不衹是以文書事務煩勞你，而且要你以師表奉事衡陽王。"後來虞寄任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虞寄忍受不了早晚陪侍，就藉病推辭。建安王於是要他長期停辦公務，如果遇到决定不了的意見，就拿去請他决斷，衹要每月初一修書致意即可。太建八年，虞寄加任太中大夫，後去世。

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絶，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裁期月，便自求解退。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嘗出游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寄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制文筆，遭亂并多散失。

虞寄自少做事厚道，就是在倉猝匆忙的時候，亦一定恪守仁厚之道，即使對待年幼的僕役亦不曾出惡言，給臉色。而一旦面臨險境，持守節操，他却能大義凜然，慷慨陳辭，不怕殺頭。自從漂流寄居南方，與兄虞荔音訊隔絶，因傷感得病。每次收到虞荔的信，都情不自禁，呼吸急促，多次出現生命危險。前後所擔任的官職，没有做到任滿的，總是纔任一個來月，就自己請求解除官職。虞寄常説："人心知足就不會受辱，我知足了。"虞寄稱病辭官回到自己家裏後，每逢諸王出任州將，下車伊始必定登門致禮，要他解下馬鞭和手板，憑几扶杖陪坐。虞寄曾出游附近的寺廟，村裏人見後奔走相告，男女老少排列成隊，在道路左邊仰望跪拜。有的人發誓的時候，衹要手指虞寄就表示不騙人，虞寄高尚的品行就是如此地感人。他所寫的詩文，因遭戰亂大多都散失了。

傅縡

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

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父名傅彝，是

父彝，梁臨沂令。縡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太清末，丁母憂，在兵亂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縡肆志尋閱，因博通群書。王琳聞其名，引爲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陳文帝使顏晃賜瑒雜物，瑒托縡啓謝，詞理周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文帝，召爲撰史學士。再遷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如故。

梁臨沂縣縣令。傅縡自幼聰明敏捷，七歲時誦讀古代詩賦多達十多萬字。長大後好學，善寫文章。太清末年，傅縡丁母憂，雖正逢戰亂，他守喪盡禮，因哀傷身體受損，骨瘦如柴，士林中的朋友因此稱贊他。後來傅縡依附湘州刺史蕭循。蕭循很喜歡讀書人，廣泛收集古代典籍，傅縡盡情尋來閱覽，從而博覽通曉群書。王琳聽説他的大名之後，招傅縡任府記室。王琳失敗後，傅縡隨王琳部將孫瑒還京都。當時陳文帝派顏晃賜給孫瑒各種物品，孫瑒委托傅縡上封短信稱謝，傅縡措辭妥貼，説理周密，文不加點。顏晃回京後把這事告訴了文帝，文帝徵傅縡入朝任撰史學士。二次升遷任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學士的官職照舊。

縡篤信佛教，從興皇寺慧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累遷太子庶子、僕。

傅縡深信佛教，跟隨興皇寺慧朗法師學習《三論》，完全精通了他的學説。不久以原官職兼通直散騎侍郎的身份出使北齊，回國後，多次升遷任太子庶子、僕。

後主即位，遷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縡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强，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佞見幸，專制衡軸，而縡益疏。文慶等因共譖之，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因憤恚，於獄中上書曰："夫人君者，恭事上帝，子愛黔黎，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竪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百姓如草芥。後宫曳綺綉，厩馬餘菽粟，兆庶流離，轉尸蔽野，貨賄公行，帑藏損耗，神怒人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稍解，使謂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對曰：

後主即位後，傅縡遷任秘書監、右衛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管詔誥。傅縡爲文典麗，性情又敏捷，即使議及軍國大事，他亦落筆就成，不曾打草稿，就是經過深思寫出的文章亦超不過他，深受後主的重用。然而傅縡性情質樸而倔强，不守節行，仗才使氣，欺侮他人，朝中官吏大多怨恨他。又逢施文慶、沈客卿藉奸佞受寵，一手控制權力中樞，結果傅縡更加被疏遠。施文慶等人乘機一起詆毁傅縡，後主於是將傅縡收捕入獄。傅縡向來剛直，因此很憤慨，於獄中上書説："爲人君的，應恭敬地奉事上天，像愛兒子般愛護百姓，減省嗜好和欲望，疏遠諂佞小人，天没亮就穿衣起床，天已黑仍忘記用餐，因此恩澤能廣布天下，吉慶能遠傳子孫。陛下近來過於沉湎酒色，不敬郊廟之神，一心討好邪惡昏庸之鬼。小人就在身邊，宦官玩弄權勢，像厭惡仇人般厭惡忠直之臣，像輕視草芥般輕視百姓。後宫佳麗穿着綺靡而修長的綉衣，馬厩裏的馬有吃不完的菽粟，廣大民衆流離失所，拋棄的尸首遮蔽原野，公開行賄受賄，國庫中的錢財日益損耗，天神發怒，民衆懷怨，衆叛親離。我擔心東南方

"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度窮其事，賜死獄中。有集十卷。

的王氣從此消失。"書奏上去後，後主大怒。過了不久，後主的怒氣漸漸緩解，派人告訴傅縡說："我想赦免你，你能改正過錯嗎?"傅縡回答說："我的心就像我的臉面，如果我的臉面可以改變的話，那我的心亦可以改變。"後主因此更加惱怒，下令宦官李善度追究他的問題，後賜死於獄中。傅縡存有文集十卷。

縡雖强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床，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傅縡雖然倔强正直，富有才幹，但惡毒傲慢，受到當世人的忌恨。他死後，有一條毒蛇蜷曲着尾巴爬上靈床，盤居在靈前接受祭酹，去而復來，這樣的情况持續了一百多天。時時發出彈擊手指般的聲響。

章華

時有吴興章華，字仲宗，家本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游處，頗通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游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頠爲廣州刺史，署爲南海太守。頠子紇敗，乃還都。後主時，除太市令，非其所好，乃辭以疾。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游於姑蘇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斬之。

當時有個吴興人章華，字仲宗，他家本是農夫，到了章華時獨獨好學，跟有操守和學問的人交游相處，頗爲精通經書史籍，善寫文章。侯景作亂時，章華出游嶺南，住在羅浮山的寺廟中，一心鑽研學問。歐陽頠任廣州刺史，用章華任南海太守。歐陽頠的兒子歐陽紇失敗後，章華就返回京都。後主在位時，除授章華太市令，這不是他所喜歡的，於是假托有病予以推辭。禎明初年，章華上書盡力規勸，書的大意是說："陛下即位，至今已有五年，不思先帝創業的艱難，不知天意的可畏。爲自己所寵幸的人所迷惑，沉溺於酒色之中。祭祀祖宗七廟時足不出宫，拜封妃嬪時却親臨殿前。老臣舊將，抛之於草莽之中，諂佞讒邪之人，却把他們提拔進朝廷任職。如今國界日益縮小，隋軍壓境，陛下如果不改弦易張，那我將看到麋鹿再次游蕩出没於姑蘇臺了。"書奏上去後，後主大怒，當天殺了章華。

顧野王　蕭濟

顧野王字希馮，吴郡吴人也。祖子喬，梁東中郎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

顧野王字希馮，吴郡吴人。祖父名子喬，是梁東中郎武陵王府參軍事。父親名顧烜，是信威臨賀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精通儒家學説著稱。

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制《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

野王自幼好學，七歲讀《五經》，能略知大意。九歲能寫文章。曾經寫過一篇《日賦》，領軍朱异看了後感到驚奇。十二歲時，隨父親去建安，撰寫了兩篇《建安地記》。長大以後，遍觀

而遍觀經史，精記默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爲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并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

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隨義軍援都。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城陷，逃歸會稽。

陳天嘉中，敕補撰史學士。太建中，爲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後爲黄門侍郎，光禄卿，知五禮事。卒，贈秘書監，右衛將軍。

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其厲精力行，皆人所莫及。所撰《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卷，并行於時。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時有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好學，博通經史。仕梁爲太子舍人。預平侯景功，封松陽縣侯。陳文帝爲會稽太守，以濟爲宣毅府長史。及即位，授侍中。太建中，歷位五兵、度支、祠部三尚書，卒。

姚察　姚僧垣

姚察字伯審，吴興武康人，吴太常卿信之九世孫也。父僧垣，梁太醫正。及元帝在荆州，爲晋安王諮議參軍。後入周，位遇甚重。

經書史籍，潛心記憶領會，大凡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没有他不精通的。後任臨賀王府記室。宣城王任揚州刺史時，野王和琅邪王褒同爲賓客，宣城王極爲愛惜他們的才華。野王又善於繪畫，宣城王就在東府起造書齋，要野王繪製古代賢士之像，要王褒書寫贊語，當時人稱之爲二絕。

侯景作亂時，野王服父喪，回到本郡，於是招募本鄉人馬，隨義軍入援京都。野王身體向來清瘦，衹有六尺高，加上守喪過於哀傷損壞了身體，看上去如不勝衣。但當操起戰戈，披上戰甲，陳述君臣之情義和叛逆與歸順的道理時，他却表情嚴肅，言辭慷慨。見到的人無不認爲他雄壯。京城淪陷後，野王逃回會稽。

陳天嘉年間，敕補野王爲撰史學士。太建年間，任太子率更令，不久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後任黄門侍郎，光禄卿，知五禮事。後去世，追贈秘書監，右衛將軍。

野王自少以專心學習、性情純厚著稱，對待事情不言過其實，失去常態。看他的容貌，好像不善説話，但他振奮精神，努力而行，這都是他人比不上的。野王撰有《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記》一卷，《玄象表》一卷，全都流行於當世。又撰有《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没有寫完野王就去世了。存有文集二十卷。

當時有個蕭濟字孝康，是東海蘭陵人。好學，博通經書史籍。出仕梁任太子舍人。因參與平定侯景有功，封松陽縣侯。陳文帝任會稽太守時，以濟任宣毅府長史。文帝即位後，除授蕭濟侍中。太建年間，歷任五兵、度支、祠部三尚書，後去世。

姚察字伯審，吴興武康人，是吴太常卿姚信的第九代孫子。父親名僧垣，任梁太醫正。元帝在荆州時，僧垣任晋安王諮議參軍。後入北周，深受重用寵遇。

察幼有至性，六歲誦書萬餘言。不好戲弄，勵精學業，十二能屬文。僧垣精醫術，知名梁代，二宫所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爲游學之資。察并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宫，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爲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後兼尚書駕部郎。遇梁室喪亂，隨二親還鄉里。在亂離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荆州即位，授察原鄉令。後爲佐著作，撰史。

姚察自幼具有純厚的性情，六歲就能誦書一萬多字。不愛戲耍，把全部精力放在學業上，十二歲能寫文章。僧垣精通醫術，在梁代很著名，他從太后和皇上那兒得到的供給賞賜，全都拿出來給姚察兄弟，作爲游學的費用。姚察全都用於收集貯藏圖書，由此見聞日廣。姚察十三歲那年，梁簡文帝在東宫，大力探討文章義理，就招姚察在宣猷堂聽講辯難，受到儒者的稱贊。簡文帝繼位後，對姚察尤加禮遇。從家中徵召他任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後兼尚書駕部郎。碰上梁室喪亂，姚察隨雙親回到故鄉。即使在遭遇戰亂流亡逃難的日子裏，他仍然專心學習，没停止過。元帝在荆州即位，除授姚察原鄉縣令。後任佐著作，撰史。

陳永定中，吏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復引爲史佐。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尋爲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并爲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虚士。"著《西聘道里記》。使還，補東宫學士，遷尚書祠部侍郎。

陳永定年間，吏部尚書徐陵領大著作，又推薦姚察任史佐。太建初年，補任宣明殿學士。不久任通直散騎常侍，受命回訪北周。先在關右的江左故老，都傾慕姚察。沛國劉臻私下在公館裏請問姚察十多個《漢書》中的疑難問題，姚察一一替他剖析，都有經籍作根據。劉臻對親近的人説："盛名之下的確没有虚假之士。"姚察著有《西聘道里記》。出使回來後，補任東宫學士，遷任尚書祠部侍郎。

舊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宫懸之樂，八佾之舞，爾後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爲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宫懸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宣帝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群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慚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

前三國魏王肅曾上奏朝廷，認爲祭祀天地應設宫懸之樂，八佾之舞，這以後相互沿襲，没有變革。到了梁武帝時，認爲奉事人的禮節應繁富，敬奉神的禮節應簡潔，古代没有設宫懸之樂的禮文。陳初沿用梁時的禮儀，没有增損。後宣帝想置備祭祀之樂，交給主管部門討論決定，大家認爲梁武帝用禮不當。當時所有學問精深博洽聞名之士以及朝中在位官吏，都迎合皇上的旨意，表示同意。姚察却旁徵博引經書史籍，獨自反對衆議，認爲依照梁樂是合理的。當時的人都很驚駭，没有誰不感到欽佩慚愧。僕射徐陵於是改變原來的看法，而贊同姚察的意見。姚察不順時隨俗，都是像這一類事情。

後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内憂去職。俄起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後主立，兼東宫

後來，姚察歷任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因服母喪離任。不久起任爲戎昭將軍，知撰梁史。後主即位，姚察兼任東宫通事舍

通事舍人，知撰史。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并如故。

人，知撰史。至德元年，任中書侍郎，轉任太子僕，其他官職都照舊。

初，梁室淪没，察父僧垣入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毁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敕申專加譬抑。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宫通事舍人，察頻讓不許。俄敕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戚，齋素日久，因加氣疾。後主嘗别召見，爲之動容，命停長齋，令從晚食。又詔授秘書監，領著作，奏撰中書表集。歷度支、吏部二尚書。

當初梁室淪亡時，姚察的父親姚僧垣入附長安，姚察爲此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到這時他父親去世的消息由來聘問的使者傳到江南。當時姚察母親韋氏的喪期剛滿，後主因爲姚察身體瘦弱，擔心知道父親去世後姚察會因過分悲哀而更加憔悴、委頓，就暗中派中書舍人司馬申到他家裏舉行哀悼儀式，并敕令司馬申盡力加以勸止，以減輕姚察的哀傷。不久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宫通事舍人，姚察一再推讓，後主不同意。過了不久，敕知著作郎事。服喪期滿，除授姚察給事黄門侍郎，領著作。姚察接連守喪，吃齋食素的日子很久，因此加重了疾病。後主曾單獨召見姚察，見他憔悴，十分感動，命令他停止長久以來的齋食，和自己一起用晚餐。又下詔除授姚察秘書監，領著作，奏撰中書表集。後歷任度支、吏部二尚書。

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察厲色驅出，自是莫敢饋遺。

姚察自從身居顯要之位後，一概不與人交往。曾經有一個他的弟子不敢饋贈厚禮，衹送來南布六丈，花練一匹。姚察對他説：“我所穿的，衹是麻布蒲練，這些東西對我没用。你既然真心想和我交往，希望不必煩勞。”這人還謙恭懇求，姚察表情嚴肅地趕他出門，從此没有人敢來饋贈禮品。

陳亡入隋，詔授秘書丞，别敕成梁、陳二史。又敕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别日獨召入内殿，賜果菜，指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

陳滅亡後，姚察入附隋朝，詔除授秘書丞，另又敕令他完成梁、陳二史。又敕在朱華閣長期參見。隋文帝知道姚察食素，有一天單獨召他入内殿，賜給水果菜肴，指着姚察對朝中大臣説：“聽説姚察學問品行當今第一，我平定陳朝僅得此一人。”

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在陳時聘周，因得與父僧垣相見，將别之際，絶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欷。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户上。

開皇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姚察任職陳朝時曾出使北周，因此得以和父親僧垣相見，將要分别時，姚察傷心氣絶，後纔蘇醒過來。到這時承襲封爵，更加傷感，見到的人没有不爲他感嘆歔欷的。因服後母杜氏喪離任。在服喪期間，有白鳩在門户上築巢。

仁壽二年，詔除員外散騎常侍、晉王侍讀。煬帝即位，授太子内舍

仁壽二年，詔除授姚察員外散騎常侍、晉王侍讀。隋煬帝即位，除授姚察太子内舍人。及改

人。及改易衣冠，删定朝式，預參對問。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命薄葬，以松板薄棺，纔可容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粗車即送厝舊塋北。不須立靈，置一小床，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菜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

初，察欲讀一藏經，并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顔色如恒。兩宫悼惜，贈賵甚厚。

察至孝，有人倫鑒識，冲虚謙遜，不以所長矜人。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説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開皇中，文帝遣内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臨亡，戒子思廉撰續。思廉在陳爲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簿。

論曰：沈炯才思之美，足以繼踵前良。然仕於梁朝，年已知命，主非不文，而位裁邑宰。及於運逢交喪，驅馳戎馬，所在稱美，用捨信有時焉。虞荔弟兄，才行兼著，崎嶇喪亂，保兹貞一，并取貴時主，豈虚得乎？傅縡聰警特達，才氣自負，行之平日，其猶殆諸；處以危邦，死其宜矣。顧、姚栖托藝文，蹈履清直，文質彬彬，各踐通賢之域，美矣乎！

换衣冠，删定朝中典章制度，姚察參預并回答疑問。大業二年，姚察在東都去世。姚察留下遺囑，要求薄葬，以僅能放下遺體的松板薄棺盛裝，土堆滿棺的四周就行。下葬那天，祇需用粗車運送，放在舊墳的北面。不需立靈牌，放一張小床，每天備些清水，六齋之日擺些素食用的菜果，家裏有什麽就放什麽，不需另外置辦。

當初，姚察想讀一種佛教經書，并且已經研讀完，臨死的時候，一點痛苦煩惱都不曾有過，祇是面向西方坐着，摒除雜念，説"一切空寂"。死後身體柔軟，臉色如常。太后皇上哀悼憐惜，賞賜極爲豐厚。

姚察最爲孝順，看重人倫，有識别能力，冲淡虚静，謙遜自抑，不在别人面前矜誇自己的長處。專心著書，至老不倦。撰有《漢書訓纂》三十卷，《説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文集二十卷。所撰寫的梁、陳史，雖然没完工，但隋開皇年間，文帝派内史舍人虞世基前來索求原稿，就暫且進獻了已寫好的部分。姚察臨終之時囑托兒子姚思廉繼續寫完。姚思廉在陳朝任衡陽王府法曹參軍、會稽王主簿。

論曰：沈炯的才思之美，足以接續前賢。然而出仕梁朝時，已過知命之年，主上不是不看重文才，但官僅做到縣令。遭遇喪亂之時，沈炯驅馳戎馬，處處受到稱美，能否得到重用的確與時運有關。虞荔兄弟，才華品行都很出衆，歷經喪亂，依然保持忠貞不二，兩人都受到君主的寵遇，地位顯赫，難道是憑空得到的嗎？傅縡聰明機警超出衆人，逞才使氣，這就是用於平常，尚且危險，何况處在瀕臨滅亡的國家，他後來被賜死，是情理中的事情。顧野王、姚察托身藝文，行爲舉止清廉正直，文質彬彬，都達到了通才的境地，美啊！

南史卷七十

列傳第六十

循　吏

吉翰　杜驥　申恬　杜慧度　阮長之　甄法崇（孫）彬
傅琰（孫）岐　虞愿　王洪範 李珪之　沈瑀　范述曾
孫謙（從子）廉　何遠　郭祖深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曰親人。至於道德齊禮，移風易俗，未有不由之矣。

從前漢宣帝認爲"能够把政事治理好，使訴訟得到合理的決斷，恐怕衹有靠優良的太守啊"。以前的史書也是這樣説的。現在的郡守，就是古代的諸侯。所以長官的職責，就是親近人民。至於用道德來引導人民，用禮來約束人民，移風易俗，没有不依靠他們的了。

宋武起自匹庶，知人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内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兹寬簡，雖所未暇，而黜己屏欲，以儉御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文帝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服，六戎薄伐，興師命將，動在濟時。費由府實，事無外擾。自此方内晏安，甿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爲斷，雖没世不徙，未及曩時，而人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户之鄉，有市之邑，歌謡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舉境外捍，於是傾資

宋武帝從平民起家，知道人事的艱難，待到他登基作了主宰，留心官吏的職責。但王業的戰略是對外用兵，顧不上國内的事務，供奉軍隊的費用，每天要耗費上千兩金。雖没有時間去推廣寬鬆簡省的政風，但降低身份，屏除欲望，以節儉來制約自身，左右没有寵信的私人，内室没有花紋綺麗的裝飾。所以能動用兵車每年出戰，而境内不受騷擾。宋文帝自幼即寬厚仁慈，進入朝廷總攬大業，當在陝地發難時，討伐六戎，徵發軍隊，任命將領，動兵在於時機有利。費用出於充實的府庫，兵事没有騷擾外地。從此境内平安，百姓繁衍生息，供奉上面的賦税徭役，僅限於每年的田賦，百姓早出晚歸，爲自己勞作而已。出守地方的長官，其職務以六年爲期限，即使終其一生未提升，比不上過去，但人民有了維係他們的長官，而吏職不能苟且得到，家家豐衣足食，做事雖然艱苦，而輾轉死於溝壑的危險，

掃蓄，猶有未供，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迄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江東，蕞爾迫隘，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向時之盛，自此衰矣。

在這時就可以避免了。凡是上百户的鄉村，有集市的城邑，都有唱着歌謡、跳着舞蹈的，所見之處成群結隊，那是宋世極爲興盛的時期。到了元嘉二十七年，舉全境之力對外抵抗，在當時，傾盡資産，用盡積蓄，還是供應不上，加重賦斂，以致天下騷動起來。從這時開始直到孝建年間，戰争接連不斷。靠着區區江東，小小一塊地盤，蹙迫狹窄，却連續負擔着軍隊行動的開支，隨後遇上凶年荒災，往日的興盛，從此就衰敗了。

晋世諸帝多處内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及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孝武承統，制度滋長，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綉。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欒綺節，珠窗網户，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殫人命未快其心。明皇繼祚，彌篤浮侈，恩不恤下，以至横流。莅人之官，遷變歲屬，突不得黔，席未暇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人乖於昔，蓋由爲上所擾，致化莫從。

晋世諸位皇帝大多住在内房裏，朝廷宴集所到之處，不過是東西二堂而已。晋孝武帝末年，清暑宫開始建造，到了永初年間接受天命，没有改建過什麽，所住之處衹稱西殿，没有取吉慶的名字，文帝因襲其做法，也有合殿的稱呼。待到宋孝武帝繼承皇統，制度增多，連犬馬都有吃剩了的糧食，土木建築裝飾了綈綉。爲補救以前的簡陋規制，重新建造了正光、玉燭、紫極等殿。有雕刻綺麗的欒華木斗拱，鑲綴珠網的門窗，寵幸的女子和近臣，賞賜傾盡其府庫所藏，竭盡四海財富還滿足不了其欲望，喪盡人命也不能使其稱心如意。明皇繼承皇祚後，更加篤好浮華奢侈，施恩而不體恤下民，以至於人欲横流。到任的官員，遷調變動，年年不斷，可説是竈上烟囱未能熏黑，枕席來不及睡暖，像蒲、密兩縣那樣的教化程度，并不容易達到。難道僅因吏員比不上古代，人情與以前相違背嗎，恐怕是因爲被皇上擾亂了，致使教化没有誰去遵從。

齊高帝承斯奢縱，輔立幼主，思振人瘼，風移百城。爲政未期，擢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乃損華反樸，恭己南面，導人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别置獄丞，與建康爲比。永明繼運，垂心政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爲小滿。水旱之災，輒加振恤。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桃花淥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

齊高帝承命在這種奢侈放縱之時，他輔弼擁立年幼的君主，思考着如何賑救人民的痛苦，改變了許多城邑的風氣。執政未滿一年，便提拔了山陰縣令傅琰擔任益州刺史，於是減省浮華，回歸質樸，使自己恭謹，臨南面而治天下，以自身引導人們，存心不去干擾百姓。由於山陰是大縣，訟事紛繁且日益增多，建元三年，另外設置了獄丞，與建康同樣。永明年間武帝繼承天運，用心政令治術，執持威權，擅長决斷，還是有很多漏網之魚，地方長官犯了法，以長刀執行懲治。郡縣官的任期，以三周年爲小滿。遇上水旱災害，總是加以賑救。十多年裏，老百姓没受過

適。明帝自在布衣，達于吏事，及居宸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由斯而震。屬以魏軍入伐，疆埸大擾，兵車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繼以昏亂，政由群孽，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裒刻聚斂，侵擾黎甿。天下摇動，無所措其手足。

狗叫的驚嚇。都市的盛况是，男男女女，漂亮安逸，到處有歌舞節拍聲，穿戴炫目的盛服、華麗的裝飾。桃花清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而不適意。明帝自己在布衣平民時，對吏治之事就瞭解得很透徹，等他登上皇位後，專心致力於文案的處理。未曾違背法令，濫施恩惠，守土之臣因此而震懾。隨後因魏軍攻了進來，邊界一帶大爲騷擾，兵車連年作戰，没有空暇安居休息，軍事政務，耗費過度，從此國家衰弱了。接着轉爲昏亂，政寺由一群妖孽操縱，田賦徵調如雲般涌起，徭役没有節制。守土之臣大多依附權貴之門，互相助長了貪婪殘虐的風氣，搜刮聚斂，侵擾了平民百姓。天下摇撼動蕩，連手脚都無處安放了。

梁武在田，知人疾苦，及定亂之始，仍下寬書。東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内始得息肩。及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瘼恤隱。乃命輶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人。勞己所先，事唯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在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錦之飾。太官常膳，唯以菜蔬，圓案所陳，不過三盞，蓋以儉先海内也。故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於前，親勖政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爲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劉鬷爲晉安太守。溉等居官，并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令，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有異績，以爲長沙内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往往承風焉。斯亦近代奬勸之方也。

梁武帝在鄉村時，瞭解人民的疾苦，當他開始平定亂局時，就下頒了寬鬆的政書。東昏侯時的雜亂徵調全都免除了，於是四海之内纔得以免除勞役的負擔。當他登上皇位後，親自主持日常事務，太陽西斜了還在處理政事，他訪求疾苦，體恤窮困。於是命令輶軒使者去各地瞭解民俗，在朝堂外安放肺色石，讓有不平者擊石鳴冤。凡事先讓自己勞苦，衹要有緊迫的弊病就趕快處理。第一年，開始免徵未成年人的錢財，按到服役年齡的人口徵收賦税。在其自身，穿的是洗過的衣服，御用的府庫没有花紋錦綉之類的裝飾。太官準備的膳食，衹用菜蔬，圓桌上擺設的杯盤，不超過三盞，爲的是要在海内帶頭勵行節儉。所以每次挑選政府官員，務必要選廉潔公正者，都要在殿前召見，親自以治政之道來勉勵他們。開始時提拔了尚書殿中郎到溉擔任建安内史，左户侍郎劉鬷擔任晉安太守。到溉等人在任時，都以廉潔著名。又發布政令：治理小縣有才能的，可升爲大縣縣令，治理大縣有才能的，提升爲二千石太守。當時山陰縣令丘仲孚有優異政績，便讓他擔任長沙内史，武康縣令何遠清廉公正，讓他擔任宣城太守。接受剖分符節擔任吏職者，往往仰承其政風。這也就是近代奬賞鼓勵的方法。

案前史各立《循吏傳》，序其德

查考以前的史書，各自立了《循吏傳》，叙

美，今并掇采其事，以備此篇云。

述他們的優美德行，現在也同樣采掇集録循吏的事迹，以便使這一篇章完備。

吉翰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爲龍驤將軍劉道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侯。參宋武帝中軍軍事、臨淮太守。復爲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爲將佐十餘年，清謹勤正，甚爲武帝所知賞。

吉翰字休文，馮翊郡池陽縣人。起初擔任龍驤將軍劉道憐的參軍，隨幕府轉爲征虜左軍參軍，隨從劉道憐北上征伐廣固城，賜爵位爲建城縣五等侯。參宋武帝中軍軍事、臨淮太守。又擔任道憐的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作將佐以來十多年，清廉謹慎，勤奮正直，深得宋武帝賞識。

元嘉中，歷位梁、南秦二州刺史，徙益州刺史，加督。在任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

元嘉年間，他歷任梁、南秦二州刺史，調任益州刺史，加都督職。在任期間表現出優秀的政績，很符合一方諸侯的體統，評論的人都很稱贊他。

累遷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卒於官。

後連續升爲徐州刺史、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當時有一個犯了死罪的囚犯，典籤想要讓他活下來，趁着吉翰進關旁官舍時呈報案事，吉翰察看完畢，叫他先離開，明天可以重新呈報。次日早晨，典籤不敢再進去，呼叫他纔來了。吉翰取出昨天呈報的案卷，看完後，對他説："你的意圖當是想要寬宥這位囚犯的死罪。昨天我在齋舍坐時看到他的案件，也有心讓他活命。但是這個囚犯罪過嚴重，不可全部饒恕，既然想要施恩，你便應當代替他承擔罪過。"隨即命令左右的人拘捕典籤，交付監獄并殺了他，赦免了這個囚犯的性命。他處理刑獄政事大多是這樣辦的。他的下屬都畏懼而服從他，没有誰敢違犯禁令。在任時去世。

杜驥　杜坦　姚聳夫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晋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凉州，父祖始還關中。

杜驥字度世，京兆郡杜陵縣人。高祖父杜預，任晋征南將軍。曾祖父杜耽，到河西避難，隨後在張氏那裏當官。苻堅平定凉州時，父親、祖父纔回到關中。

兄坦頗涉史傳。宋武帝平長安，隨從南還。元嘉中，位青、冀二州刺史。晚度北人，南朝常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爲清途所隔，坦恒以此慨然。嘗與文帝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

哥哥杜坦涉獵過很多史書傳記。宋武帝平定長安後，他隨從武帝回到南方，元嘉年間，位居青、冀二州刺史。南渡較晚的北方人，南方朝廷常以傖荒鄉人來對待，雖然還有人才可以使用，但往往被阻隔在清流仕途之外，杜坦經常因此而憤慨不平。曾經與宋文帝談到史籍，皇上説：

恨今世無復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出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因晋氏喪亂，播遷涼土，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爲牧圉，便超入内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金日磾忠誠孝順，淳厚深沉，漢朝没有人比得上，遺憾的是當今世上不再有這種人。”杜坦説：“金日磾的優秀，確實如聖上所告示的，但假如他出生在當今世上，連養馬都没有時間，難道能理事而受到賞識嗎?”皇上臉色變了，説：“你怎麽把朝廷估量得這樣刻薄。”杜坦説：“請允許以我爲例，我本來是中華的高貴門族，已故的曾祖父因晋氏喪亂，輾轉流亡到了凉州地方上，僅僅是因爲南渡時不算早，便看作是荒傖，賜了個阻隔於清途之外的待遇。金日磾是位胡人，身爲牧馬人，便越位進宫内侍奉，與名賢并列。聖朝雖然還能選拔人才，我恐怕未必能有他那樣的幸運。”皇上默然無言。

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累遷長沙王義欣後軍録事參軍。

按北方的舊辦法，慰問病人一定要派遣其子弟去。杜驥十三歲時，他父親派他去問候同郡人韋華。韋華的兒子韋玄有很高的名聲，一見到他就認爲他不一般，把女兒嫁給了他。他連續升爲長沙王劉義欣的後軍録事參軍。

元嘉七年，隨到彦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魏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彦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廢久，又無糧食，及彦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爲文帝誅。初，武帝平關、洛，致鍾虡舊器南還。一大鍾墜洛水中，至是帝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鍾於洛水，驥乃遣使紿之曰：“虜既南度，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并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鍾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及至，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文帝：“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入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吴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偏裨小將莫及。

宋元嘉七年，他隨從到彦之進入河南，加封建武將軍。魏軍撤離河南戍地全都回到河北，彦之派杜驥守衛洛陽。洛陽城荒廢很久，又没有糧食，當到彦之敗陣撤退時，杜驥打算棄城逃跑，又擔心被宋文帝處死。起初，宋武帝平定關中、洛陽時，搜羅鐘虡等舊器物回到南方。有一大鐘掉落到洛水中，到了這時，文帝派將領姚聳夫率領一千五百人前來尋獲此鐘。其時姚聳夫正在率領部下從洛水中把鐘拉起來，杜驥便派使者欺騙他説：“北虜已渡河南下，洛城勢單力弱，現在修治了城池，并且已很堅固，軍糧又充足，所缺乏的衹是人而已。你如果率領衆人會合我處，共同守衛此城，大功既已建立，取鐘也就不晚。”聳夫相信了他，率領部下會合杜驥。當到達之後纔發覺，城并不可以守，又缺少糧食，於是帶着衆人離開了那裏，杜驥也放棄城池向南逃奔。禀告文帝説：“本來打算以死固守，姚聳夫進了城便走了，人情沮喪，不再能禁止得了。”皇上發怒了，派建威將軍鄭順之到壽陽殺害了聳夫。姚聳夫，吴興郡武康縣人，勇敢果斷，又有力氣，宋偏裨小將中没有誰比得上。

十七年，驥爲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爲吏人所稱咏。後徵爲左軍將軍，兄坦代爲刺史，北土以爲榮焉。

元嘉十七年，杜驥擔任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在齊地以惠政教化著稱。自義熙年間直到宋末，刺史中衹有羊穆之和杜驥被吏民稱頌歌咏。後來被徵召擔任左軍將軍，他哥哥杜坦代他任刺史，北部地區引以爲榮。

杜琬　杜幼文

坦長子琬爲員外散騎侍郎，文帝嘗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未及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上遣主書詰責驥，并檢開函之主。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息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問。卒官。

杜坦的大兒子杜琬擔任員外散騎侍郎，宋文帝曾經有詔敕杜坦的函件，杜琬隨便打開來看過。信還來不及寄發，又追上取回，發現詔敕函件已被打開了，便嚴厲追查此事。皇上派遣主書責問杜驥，并要檢舉開函的主犯。杜驥回答説："開函的是我第四個兒子杜季文，伏地等待刑法判罪。"皇上特别寬恕了他，不再追問。在任時去世。

第五子幼文薄於行，明帝初，以軍功封邵陽縣男，尋坐巧妄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褘謀反事，拜給事黄門侍郎。廢帝元徽中爲散騎常侍。幼文所莅貪横，家累千金。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又并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既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輒在幼文門墉間聽其弦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兄叔文爲長水校尉，亦誅。

他的第五個兒子杜幼文品行輕薄，宋明帝初年，憑藉軍功封爲邵陽縣男，不久因奸巧狂妄被剥奪爵位。後來因爲告發太尉廬江王劉褘圖謀造反之事，授給事黄門侍郎。宋廢帝元徽年間擔任散騎常侍。杜幼文在所到之處貪婪横行，家産累積上千金。他與沈勃、孫超之平時接近，同時又與阮佃夫深爲要好。佃夫死之後，廢帝還深深痛恨他。皇帝穿便服出游，夜晚常在杜幼文門窗之間偷聽他家的弦管聲，積恨久了，反而不能平静，於是親自率領宿衛兵誅殺杜幼文、沈勃、孫超之等人。哥哥杜叔文，擔任長水校尉，也被殺害了。

申恬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爲石季龍司徒。宋武帝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晋，并以幹用見知。武帝踐阼，拜太中大夫。宣元嘉初，歷兖、青二州刺史。恬兄謨與朱脩之守滑臺。魏剋滑臺見虜。後得還，爲竟陵太守。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縣人。曾祖父申鍾，擔任石季龍的司徒。宋武帝平定廣固郡時，申恬的父親申宣、申宣堂兄申永都得以歸順東晋，同時因才幹受到賞識。武帝登基時，拜授太中大夫。申宣在元嘉初年，歷任兖、青二州刺史。申恬的哥哥申謨與朱脩之守衛滑臺。魏攻克滑臺時被俘。後來得以回來，擔任竟陵太守。

恬初爲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宋受命，辟東宫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年，不請休急。歷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至皆有政績。又爲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接任榛，屢

申恬起初擔任驃騎劉道憐長兼行參軍。劉宋接受天命改朝，徵辟他爲東宫殿中將軍，依制度回臺省，在臺省值班十年，没有請過休假、急事假。歷任下邳、北海二郡太守，所到之處都留有政績。又擔任北譙、梁二郡太守。郡境邊界與任

被寇抄。恬到任，密知賊來，乃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

元嘉十二年，遷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泰山太守，威惠兼著，吏人便之。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爲冀州刺史，加督。明年，加濟南太守。孝武踐阼，爲青州刺史，尋加督。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凋弊，恬防禦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

性清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後拜豫州刺史，以疾徵還，道卒。死之日，家無遺財。

子寔，南譙太守。謨子元嗣，海陵太守。元嗣弟謙，臨川内史。

申坦　申令孫　申闡

永子坦，孝建初爲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大明元年，魏攻兖州，孝武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兖州，魏軍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人，今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群臣爲請莫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尚方。尋被宥，復爲驍騎將軍。疾卒。

子令孫，明帝時爲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陽，即與安都合。弟闡時爲濟陰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同安都，安都攻圍不能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説闡，闡降，殺之。令

丘榛莽接壤，屢次被寇盜搶劫。申恬到任後，秘密偵知强盜要來，便在要害處設下伏兵，出其不意，將寇盜全都擒獲消滅了。

元嘉十二年，升任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諸軍事、泰山太守，恩威并舉，吏民受益。二十一年，冀州治遷至歷下鎮守，以申恬擔任冀州刺史，加都督職。次年，加濟南太守職。宋孝武帝登基，他擔任青州刺史，不久加都督職。齊地連年動兵，百姓生活凋敝，申恬在邊境加緊防禦，鼓勵并檢查農耕桑植生産，二三年間，地方上都富足起來了。

他性情清廉儉約，頻繁出任州郡之職，而妻子兒女難免於受飢寒，世人因此而稱贊他。後來官拜豫州刺史，因病被徵召回到朝廷，在路上去世。死的時候，家中没有留下什麽遺産。

兒子申寔，擔任南譙太守。申謨的兒子申元嗣，擔任海陵太守。元嗣的弟弟申謙，擔任臨川内史。

申永的兒子申坦，孝建帝初年擔任太子右衛率，徐州刺史。宋大明元年，魏軍攻打兖州，孝武帝派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東陽太守沈法系北上抵抗，到了兖州，魏軍已經離開了。申坦建議：任地榛莽中藏了些亡命之徒，屢次侵犯邊民，現在軍隊出動了却未獲得功勞，應當趁此機會剪滅他們。皇上聽從了此計。而亡命之徒事先已打聽到，整村的人都逃走了，薛安都、沈法系因此獲罪以受處分官員的身份領職，申坦判棄首於市中刑場，群臣爲他請求免罪而不能。將要行刑時，始興公沈慶之進入市中刑場，抱着申坦悲慟地哭泣説："你并没有罪，是被朝廷錯殺的，我進入刑場必定也不久了。"監刑官把情况稟告皇上，皇上便饒恕了他的性命，關押在尚方。不久被赦，又擔任了驍騎將軍。後因病去世。

兒子申令孫，宋明帝時擔任徐州刺史，去討伐薛安都。走到淮陽時，就與安都糾合在一起。弟弟申闡當時擔任濟陰太守，戍守睢陵城，奉順朝廷，不附同安都，安都圍攻此城而不能取勝。正好申令孫到了，就派他前往睢陵勸説申闡，申

孫亦見殺。

杜慧度 杜瑗 杜弘文

杜慧度，交阯朱載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爲寧浦太守，遂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爲日南、九德、交阯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遯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境獲寧。後爲龍驤將軍、交州刺史。宋武帝義旗建，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卒，年八十四，贈右將軍。

慧度，瑗第五子也。七年，除交州刺史，詔書未到，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於石碕，破之。循雖破，餘黨皆習兵事，李遜子孫李弈、李移、李脱等皆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弈等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令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并傳首建鄴。封慧度龍編縣侯。

武帝踐阼，進號輔國將軍。其年，南討林邑，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攸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人飢，則以私禄振給。爲政纖密，有如居家，由是威惠沾洽，奸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卒，追贈左將軍。以慧度長子弘文爲振遠將軍、交州刺史。

闌投降後，被殺害了。申令孫也被殺害。

杜慧度，交阯郡朱載縣人。本來屬京兆郡。他的曾祖父杜元擔任寧浦太守，便遷居交阯。父親杜瑗字道言，出仕州府爲日南、九德、交阯太守。起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猛壯健并有權勢威力，威鎮交阯，聽説刺史滕遯之正要到來，便分派二個兒子阻斷水陸要道，杜瑗招收衆人斬殺李遜，一州境内獲得了安寧。後來他擔任龍驤將軍、交州刺史。宋武帝樹立義旗後，進號他爲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時，派了使者來互通友好，杜瑗斬殺使者。義熙六年杜瑗去世，年八十四歲，追贈右將軍。

慧度，是杜瑗的第五個兒子。義熙七年，授爲交州刺史，詔書還没有到，當年春天，盧循偷襲攻下了合浦郡，直向交州進犯，杜慧度便率領文武六千人到石碕抵抗盧循，打垮了他們。盧循雖然敗了，但剩餘的黨羽都嫻習兵事，李遜的子孫李弈、李移、李脱等都逃竄到了石碕，盤踞於此，勾結俚、僚，各有私人軍隊。盧循瞭解到李弈等人與杜氏有怨仇，便派使者招撫他們。李弈等接受了盧循的指揮。六月庚子日，盧循清早到了南津，下令三軍攻進城纔准吃飯。慧度把宗族的私人財産全都拿出來充當獎勵，自己則登上高高的船艦上交戰，放射火箭，盧循的衆多戰艦全都燃燒起來，一時間潰散了。盧循中箭跳水而死。斬盧循與他父親盧嘏以及盧循的兩個兒子，并且把首級送到建鄴。慧度被封爲龍編縣侯。

宋武帝登基後，進號他爲輔國將軍。這一年，他南下討伐林邑，林邑乞求投降，獻納牲畜、大象、金銀、古貝等，纔釋放了林邑。派長史江攸奉送表章告捷。慧度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素食，節儉而質樸。能彈琴，很喜好《莊子》、《老子》。禁止不合禮制的祭祀，大修學校，荒年人受飢時，就用私人俸禄賑救供給。治政細緻周密，有如治理家事，因此普降恩威，没有發生奸淫盜竊之事，以至於城門在夜晚不必關閉，道不拾遺。去世時，追贈左將軍。以杜慧度的大兒子杜弘文擔任振遠將軍、交州刺史。

初，武帝北征關、洛，慧度板弘文行九真太守。及繼父爲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元嘉四年，文帝以廷尉王徽之爲交州刺史，弘文被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待病愈。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晏然者乎。"弘文母阮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别，與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建鄴，朝廷甚哀之。

當初，宋武帝北征關中、洛陽時，杜慧度宣詔委任杜弘文行九真郡太守。待到他繼承父職擔任刺史後，也因寬厚温和得到民衆擁護，襲封龍編侯爵位。元嘉四年，文帝任命廷尉王徽之爲交州刺史，杜弘文被徵召時，正好得了重病，靠人牽扶上路。親朋舊友看到他患病嚴重，勸他等待病好了再去。弘文説："我家世代蒙荷皇恩，執杖節鉞有三代了。常常想要爲朝廷獻身，來報答蒙荷的恩德；何況親身受到徵召，却可以安然不動嗎?"弘文的母親阮氏已年老，看見弘文患重病被車子裝載着上路，不忍心分别，與他一同到了廣州，他就去世了。臨死時，派弟弟杜弘猷到建鄴去報告，朝廷極爲哀傷。

孝建中，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爲豫州刺史，和之先歷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有威名，盜賊屏迹。每出獵，猛獸伏不敢起。

孝建年間，任命豫章太守檀和之擔任豫州刺史，和之先前歷任始興太守、交州刺史，所在之處有威嚴的名聲，盜賊銷聲匿迹。每當出外狩獵時，連猛獸也伏在地上不敢起來。

阮長之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禄大夫。父普，驃騎諮議參軍。

阮長之字景茂，一字善業，陳留郡尉氏縣人。祖父阮思曠，任金紫光禄大夫。父親阮普，任驃騎諮議參軍。

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除服，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

長之十五歲時父親去世，他很有孝心，其悲哀感動了旁人。解除喪服後，還過了好幾年素食生活。閑居時篤愛學習，未曾有過懶惰的儀容。

初爲諸府參軍，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後拜武昌太守。時王弘爲江州，雅相知重，引爲車騎從事中郎。

起初他擔任諸府參軍，母親老了，他請求補任襄垣縣令，督郵無禮鞭打他，他離職而去。後來拜授武昌太守。其時王弘治理江州，素來瞭解并看重他，引薦他擔任車騎從事中郎。

元嘉十一年，除臨海太守，在官常擁敗絮。至郡少時，母亡，葬畢不勝憂卒。

元嘉十一年，授官爲臨海郡太守，在官任上經常身裹着爛棉絮。到郡上不多時，母親亡故，安葬完後，他不勝憂傷而死。

時郡田禄以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禄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禄。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前一日解印綬。初發都，親故或以器物贈别，得便緘録，後歸，悉以還之。爲中書郎直省，夜往鄰省，誤著屐出閣，依事自列。門下以暗夜人不知，不受列。長

那時郡田禄米以芒種時爲斷限，在此之前離任的則這一年秩禄都要歸入後來到任的人。在元嘉末年開始改變這種條規，按月計算分得秩禄。阮長之離開武昌郡時，代替他的人没有到任，他在芒種前一天就解除了印綬。當初從都城出發時，有的親戚故人以物品贈别，他得到後便封存登記，以後回來了，把這些全都歸還給人家。擔任中書郎時值班臺省，夜間曾到鄰近臺省去，穿

之固遣送曰："一生不侮暗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爲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政者咸稱之。文帝深惜之，曰："景茂方堪大用，豈直以清苦見惜。"子師門，原鄉令。

錯了鞋子走出閣門，他依照慣例處分了自己。門下省認爲暗夜無人知道，不肯接受這種處分。長之堅持要送報告去，説："一生不因身處暗室而輕慢。"前後到任之處，他都有政績，爲後人所思念。在宋代談到善於治政者都稱贊他。文帝非常惋惜他，説："景茂正能够大用，難道衹是因清苦而可惜他嗎?"兒子阮師門，擔任原鄉縣令。

王歆之

元嘉初，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奸盗止息。彭城内史魏恭子廉惜修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爲政寬濟，遺咏在人。前鮦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人思其政。故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各被褒賜。歆之字叔道，河東人。曾祖愆期有名晋世，官至南蠻校尉。歆之位左户尚書、光禄大夫，卒官。

元嘉初年，宋文帝派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王歆之等人上書説："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廉勤奮，調解公平，奸淫盗竊都被制止了。彭城内史魏恭子清廉惜物，注重修養，處事謹慎，秉公忘私，安於節約，保持儉省，越久而越加堅定。前任宋縣縣令成浦治政寬濟，歌頌他的話還在人們中流傳。前任鮦陽縣令李熙國辦事有方，人們思念其政績。已故的山桑縣令何道從年輕時起即清白廉潔，白了頭而更加堅定。應該加以褒獎賞賜，以便對後人有所鼓勵。"他們各自受到了褒獎賞賜。王歆之字叔道，河東郡人。曾祖父王愆期在晋代就有名望，官做到南蠻校尉。歆之位至左户尚書、光禄大夫，在任時去世。

甄法崇

甄法崇，中山人也。父匡，位少府卿，以清聞。法崇，宋永初中爲江陵令，在任嚴整，縣境肅然。于時，南平繆士通爲江安令卒官，至其年末，法崇在聽事，士通前見。法崇知其已亡，愕然未言。坐定，云："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餘石不還，令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因命口受爲辭，因遜謝下席。而法崇爲問，宋家狼狽輸送。太守王華聞而嘆美之。

甄法崇，中山人。他父親甄匡，位至少府卿，因清廉而聞名。法崇在宋永初年間擔任江陵縣令，在任時嚴厲整肅，縣境内風氣肅然。在那時，南平繆士通做江安縣令時死於任上，到了那年年底，法崇正在處理政事，士通走上前去見面，法崇知道他已經亡故，驚愕得説不出話來。坐定後，士通説："你縣裏有宋雅其人欠了我一千多石米不歸還，使我兒子窮困得無法養活自己，所以親自來申訴。"法崇隨即命他口授記録而成文字，隨後恭順地道歉，退下坐席。而後法崇爲此盤問，宋家很狼狽地運米送還。太守王華聽説此事，爲之嗟嘆贊美。

甄彬

法崇孫彬。彬有行業，鄉黨稱善。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

甄法崇的孫子是甄彬。甄彬有修養品行，鄉黨都稱贊他很好。曾經拿了一束苧麻向州裏長沙寺庫典當錢，後來把苧麻贖回，在苧麻束中發現

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舉而失。檀越乃能見還。"輒以金半仰酬，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因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邪！"卒還金。梁武帝布衣而聞之，及踐阼，以西昌侯藻爲益州刺史，乃以彬爲府録事參軍，帶郫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還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屬。"由此名德益彰。及在蜀，藻禮之甚厚云。

五兩金子，是用手巾裹着的。甄彬獲得後，送還寺庫。道人驚奇地說："近日有個人用這些金子典當錢，當時有事未能提去而遺失了。施主竟能歸還我處。"便用金子的一半酬謝他，送來送回十多次，甄彬堅決不肯接受，爲此對道人說："五月披羊袍背柴火的人，難道去拾遺落的金子嗎！"終於歸還了金子。梁武帝爲平民時就聽說此事，當他登基後，任命西昌侯蕭藻擔任益州刺史，就以甄彬擔任府録事參軍，帶郫縣縣令。將出發時，同行列受召見有五個人，皇帝以清廉謹慎來告誡他們，輪到甄彬，皇帝單獨對他說："卿從前有歸還金子的美德，所以不再用這些話來叮囑你。"因此他的名聲品德更爲顯揚。當他在蜀地時，蕭藻禮遇他很優厚。

傅琰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曾祖弘仁，宋武帝之外弟，以中表歷顯官，位太常卿。祖劭字彦先，員外散騎侍郎。父僧祐，山陰令，有能名。

傅琰字季珪，是北地靈州人。曾祖父傅弘仁，是宋武帝的表弟，憑中表關係歷任顯要官職，位居太常卿。祖父傅劭字彦先，任員外散騎侍郎。父親傅僧祐，任山陰縣令，有能幹的名聲。

琰美姿儀，仕宋爲武康令，遷山陰令，并著能名，二縣皆謂之傅聖。賜爵新亭侯。元徽中，遷尚書左丞。母喪，鄰家失火，延燒琰屋，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烟焰。

傅琰姿容儀表美觀，出仕宋朝擔任武康縣令，調任山陰縣令，都以能幹著名，二縣都稱他爲傅聖。賜爵位爲新亭侯。元徽年間，升任尚書左丞。母親喪事時，鄰居發生火災，蔓延到了傅琰的房屋，他抱着棺柩一動不動，鄰近的人爭着奔來搶救，纔得以都保全了。傅琰的大腿之間已經受到了烟焰的熏烤。

齊高帝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爲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挂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又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縣内稱神明，無敢爲偷。琰父子并著奇績，時云諸傅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

齊高帝輔弼政事時，因山陰縣訴訟案事積滯繁多，便再次任命傅琰擔任山陰縣令。有賣針的、賣糖的兩老婦人爭奪一團絲來找傅琰評理，傅琰把這團絲挂在柱子上用鞭子抽打，仔細地看出裏面有鐵屑，便懲罰了賣糖的老婦人。又有兩個農夫爭搶一隻鷄，傅琰分别問他們用什麽喂鷄，一個説是用粟，一個説是用豆子。便剖開鷄，取得的是粟，便歸罪謊言用豆子喂鷄的人。一縣之内都稱他是神明，没有人敢做偷竊的事。傅琰父子都作出了奇異的政績，當時人傳説傅氏有《理縣譜》，子孫相傳，不拿出來給人看。

昇明中，遷益州刺史。自縣遷

齊昇明年間，升任益州刺史。自縣職升爲

州，近世罕有。齊建元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中，爲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荆州事。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哭。

州職，近代是很少有的。齊建元四年，徵召他爲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年間，擔任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荆州事。後去世。傅琰的喪柩自西方運回，有詔令出城臨柩哭吊。

王沈

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蔡太守劉聞慰、晉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何敬叔、故鄣縣令丘寂之，皆有能名，而不及琰也。沈字彥流，東海人，歷錢唐、山陰、秣陵令，南平、長沙太守，清廉戒慎，身恒居禄而居處日貧。死之日無宅可憩，故吏爲營棺柩。聞慰自有傳。仲起見《沈憲傳》，敬叔見子思澄傳。

當時長沙郡太守王沈、新蔡郡太守劉聞慰、晉平郡太守丘仲起、長城縣縣令何敬叔、故鄣縣縣令丘寂之，都有能幹的名聲，但比不上傅琰。王沈字彥流，東海人，歷任錢唐、山陰、秣陵縣令，南平、長沙郡太守，清正廉明，小心謹慎，其身常在禄位，但處境一天比一天貧苦。死的那天没有棺宅可以安息，故舊吏員們爲他料理了棺柩。劉聞慰自有傳記，丘仲起見於《沈憲傳》，何敬叔見於他兒子何思澄的傳記中。

丘寂之

寂之字德玄，吴興烏程人。年十七，爲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行縣夜還，前驅已至，而寂之不肯開門，曰："不奉墨旨。"彧方於車中爲教，然後開。彧嘆曰："不意郅君章近在閣下。"即轉爲主簿。在縣專以廉潔御下。于時丹徒縣令沈𪩘之以清廉抵罪，寂之聞之曰："清吏真不可爲也，政當處季、孟之間乎！"

丘寂之字德玄，是吴興郡烏程縣人。十七歲時，擔任州西曹，兼直主簿。刺史王彧巡行縣內夜晚回來，前驅已經到了，但寂之不肯開城門，説："没有拿上級親筆諭旨來。"王彧正在車中寫好教令，然後纔肯開門。王彧嘆息説："没有料到像郅君章一樣的人就近在閣下。"立即將他轉爲主簿。他在縣裏專心靠廉潔管理下級。當時丹徒縣縣令沈𪩘之因清廉而遭誹謗，寂之聽到後説："清廉官吏真不可得，此人政績應當處於季氏、孟氏之間啊！"

沈𪩘之

𪩘之吴興武康人，性疏直，在縣自以清廉不事左右，浸潤日至，遂鎖繫尚方。嘆曰："一見天子足矣。"上召問曰："復欲何陳？"答曰："臣坐清所以獲罪。"上曰："清復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爲誰？"𪩘之以手板四面指曰："此赤衣諸賢皆是。若臣得更鳴，必令清譽日至。"𪩘之雖危言，上亦不責。後知其無罪，重除丹徒令。入縣界，吏人候之，謂曰："我今重來，當以人肝代米，不然清名不立。"

沈𪩘之，是吴興郡武康縣人，性情疏略而正直，在縣任職時憑着自己的清廉不去侍奉左右人，讒言漸漸地每天都來了，竟至戴上枷鎖關押在尚方。他嘆息説："祇要見天子一面就足够了。"皇上召見他問道："還想要申述什麽？"他回答説："我因爲清廉所以犯了罪。"皇上説："清廉又怎麽會犯罪！"他説："没有什麽用來奉承要人。"皇上説："要人是誰？"𪩘之用手板向四面指着説："這些穿赤色衣服的諸位賢人都是。假如我能够重新鳴鼓，必定使清白名譽有一天到來。"𪩘之雖是言論激烈，皇上也不責怪他。後來知道他没有罪過，重又任命爲丹徒縣令。進了縣界，吏人在等候他，他對大家説："我今天又

來了，應當用人們的肝膽之言代替禄米，不如此樹立不了清白的名聲。”

周洽

又有汝南周洽，歷句容、曲阿、上虞、吴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爲買棺器。齊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車宅死，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敕不給贈賻。

又有汝南人周洽，歷任句容、曲阿、上虞、吴縣令，廉潔儉約，没有私念，死在都水使者任上。没有什麽用來殯葬，吏人爲他購買了棺材明器。齊武帝聽到後非議他説：“周洽連續歷任有名的縣邑，而住的地方都不能修治，竟因而没有車輛住宅而死，要讓吏人爲他置辦喪服和棺材，因此應該有罪受貶，更不用説褒揚體恤了。”便敕令不供給助辦喪事的財物。

傅翽　劉玄明

琰子翽，爲官亦有能名，後爲吴令，别建康令孫廉，廉因問曰：“聞丈人發奸擿伏，惠化如神，何以至此?”答曰：“無他也，唯勤而清。清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憲綱自行則吏不能欺，事自理則物無疑滯，欲不理得乎。”時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歷山陰、建康令，政常爲天下第一，終於司農卿。後翽又代玄明爲山陰令，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臨别當相示。”既而曰：“作縣令唯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此第一策也。”翽天監中爲建康令，復有能名，位驃騎諮議。子岐。

傅琰的兒子傅翽，當官也有能幹的名聲，後來擔任吴縣令，告别建康縣令孫廉時，孫廉趁機問道：“聽説家大人揭發隱藏的奸邪，以恩惠化民猶如神一般，怎麽能到這種程度?”他回答説：“没有别的原因，衹是靠着勤勉而且清廉。清廉則法令制度自然能推行，勤勉則政事没有不可處理的。法令制度自然而然推行則吏卒不能欺騙上級，政事自然而然治理則事情没有什麽懷疑而滯留的，想要治理不當，能行嗎。”當時臨淮郡劉玄明也有吏治才能，歷任山陰、建康縣令，治政常常是天下第一，最終止於司農卿任上。後來傅翽又代替劉玄明擔任山陰縣令，他問玄明：“希望你把舊有的政術告訴新任令尹。”回答説：“我有奇術，是你家中《理縣譜》没有記載過的，臨分别時必當告訴你。”過了一會兒又説：“當縣令衹要每天吃一升飯而不要飲酒，這是第一條策略。”傅翽在天監年間擔任建康縣令，又有能幹的名聲，位居驃騎諮議。兒子傅岐。

傅岐

岐字景平，仕梁，起家南康王左常侍，後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復除始新令。縣人有因鬥相毆而死，死家訴郡，郡録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令脱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獄曹掾固爭

傅岐字景平，出仕梁代，從家中徵召出任南康王左常侍，後來兼尚書金部郎，母親去世離職，居喪期備盡喪禮。服喪期滿以後因病曠職很久，又重新授任始新縣令。縣裏有人因争鬥相互毆打而死去，死方家人上訴到郡署，郡署逮捕了他的仇人，百般拷打，那人始終不肯承認罪過。郡署就把此案件遞送到縣署，傅岐立即下令解脱鎖械，用温和的話問他，他便立即坦白認罪。按

<table>
<tr><td>曰："古者有此，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嘆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人無老少皆出境拜送，號哭聞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兼舍人如故。</td><td>刑法應當抵償死者人命，恰逢冬季來到，傅岐就放他回家。獄曹掾一再爭辯說："古時候有這種做法，現在不可這樣做。"傅岐說："他如果違背信諾，我作爲縣令應當判罪。"那人竟然能按期限返回。太守深深驚嘆他的不凡，趕快把情況報上去讓朝廷知道。傅岐後來離開此縣時，人不分老少都走出縣境跪拜送別，哭喊聲幾十里外都能聽到。到了都城，授爲廷尉正，入朝兼中書通事舍人，連續升爲安西中記室，兼舍人職仍如以前。</td></tr>
<tr><td>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焉。</td><td>傅岐姿容舉止優美，涉獵廣博且能占卦應對。梁大同年間與魏國和好親善，魏國使者在年內兩次來到，朝廷常常派傅岐接待應答。</td></tr>
<tr><td>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岐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貞陽侯蕭明伐彭城，兵敗，囚於魏。二年，明遣使還述魏欲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邊境且得静寇息人，於事爲便。"議者并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何事須和？必是設間，故令貞陽遣使，令侯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許通好，政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復新敗退，今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和不可許。"异等固執，帝遂從之。及遣使，景果有此疑，遂舉兵入寇，請誅朱异。</td><td>太清元年，連續升任太僕，司農卿，舍人職仍如以前。傅岐在禁省内十多年，處理機要事務的勤勉戒懼，比朱异要差一些。這年冬天，貞陽侯蕭淵明征伐彭城，軍隊打了敗仗，他被魏國囚禁。太清二年，蕭淵明派使者回來，陳述魏國想要互通友好之意，皇上敕令官員和近臣議决。左衛朱异説："邊境上如果能使寇亂平静下來，人民得到休息，將對國事大爲便利。"討論的人都認爲説得對。衹有傅岐説："高澄既然剛剛得志，什麼事需要和好？必定是設反間計，故意讓貞陽侯派使者來，使得侯景自然生疑，必當要用貞陽侯交換侯景，侯景心意不安，必定圖謀生禍作亂。如果同意互通友好，正是落入其計中。况且去年在彭城軍隊打了敗仗，損失了軍隊，在渦陽又剛剛敗陣撤退，現在派使者前往議和，更顯出國家的衰弱。不可答應議和。"朱异等人一再堅持其主張，武帝便依從了。等到派了使者去，侯景果然有這種懷疑，終於興兵入境侵掠，請求誅殺朱异。</td></tr>
<tr><td>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侯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置部下，當解圍還鎮。敕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召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宜許之。乃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冀得解圍。岐獨言於</td><td>太清三年，傅岐升中領軍，舍人職仍如以前。二月，侯景到宫闕前通報表章，乞求割讓江右四州以安置其部下，定當解除包圍，撤回鎮守地。敕令同意了他，便到城西訂立盟約。侯景請求派人召宣城王出城送行。傅岐一再堅持説宣城王作爲嫡傳後嗣的重要性，不應當答應。於是派石城公大款送侯景。當與侯景訂盟完畢，城中</td></tr>
</table>

衆曰："賊舉兵爲逆，豈有求和。"及景背盟，莫不嘆服。尋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固辭不受。宫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文武官員歡喜雀躍，希望得以解圍。惟獨傅岐對衆人說："賊黨興兵作亂，難道有求和之意?"待到侯景背叛盟約時，没有誰不驚嘆而佩服傅岐的。不久有詔令，因爲傅岐勤奮勞苦，封爲南豐縣侯。他一再推辭不肯接受。宫城没有守住，傅岐帶病衝出包圍，在家中去世。

虞愿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

虞愿字士恭，會稽郡餘姚縣人。祖父虞賚，任給事中，賜監利侯。父親虞望之很早去世。虞賚的庭院中，橘樹在冬天果熟，兒孫們争着來摘取，虞愿年齡已有幾歲，惟獨他不去摘，虞賚和家人都認爲他不一般。

宋元嘉中，爲湘東王國常侍。及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拜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内省直，有異先啓，以相檢察。

宋元嘉年間，他擔任湘東王國常侍。當宋明帝即位時，因爲虞愿涉獵儒學、吏學，加上有藩國時的舊恩，誠意相待，很看重他。授任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皇帝性情好猜忌，身體肥胖而怕風，在夏天常常穿着小皮衣。拜任左右二人爲司風令史，風從哪方面吹來，就要事先告知皇上。星象災異變化之事，他不相信太史，不聽宫外的奏章，敕令靈臺中二名懂星象的人撥給虞愿使用，讓他們經常在内省值班，有異常情况要先報告，以便檢驗察看。

帝以故宅起湘宫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刹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爲兩刹，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宫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曳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

明帝在舊宅建起湘宫寺，花費極爲奢侈。因爲孝武帝建的莊嚴刹有七層，明帝打算建十層，造不起來，就分開建了兩座塔，各有五層。新安郡太守巢尚之解除郡職回來朝見明帝，明帝說："你到湘宫寺没有？我建起這座寺是一大功德。"虞愿在旁邊說："陛下建起的這座寺，都是花老百姓賣兒女典婦人的錢，佛假如有知，必定會悲憐哀哭。罪比塔還要高，有什麽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座，爲此頓失臉色。明帝大怒，叫人又推又拉，趕他下殿，虞愿慢慢離開，面不改色。因有舊日恩德，稍過幾天又重新召他入宫。

帝好圍棋，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

明帝愛好下圍棋，棋術很笨拙，要除去七八道格，輿論共同欺騙他是第三品，他和第一品王抗下圍棋，依照品級賭棋爲戲。王抗讓了他的棋，說："皇帝下的飛棋，臣王抗没有能力切斷。"明帝始終不能覺悟，以爲確實有這樣的本領，更加嗜愛下棋。虞愿又說："堯用這圍棋來

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

教訓丹朱，這不是人主應當愛好的東西。”雖然他屢次違抗了旨意，但蒙受的賞賜還是與其餘的人不同。後升任兼中書郎。

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答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胸腹痞脹，氣將絶。左右啓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效。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絶。

明帝的病漸漸沉重，虞愿經常侍奉醫藥。皇帝尤其嗜好河豚肉，用銀鉢盛放蜜來浸製，一次吃幾鉢。他對揚州刺史王景文説：“這是珍奇的食物，你是否够吃？”景文回答説：“我早就喜好這東西，但因清貧很難弄到它。”皇帝很開心。吃河豚肉累積多了，胸腹中痞氣脹痛，快要斷氣了，左右人打開他的嘴，讓他喝了幾升醋酒，纔消痛了。病非常嚴重時，吃一頓連汁帶渣還要三升。水腫積久了，吃藥不再有效。彌留之日，他端端正正地坐着呼叫道人，合上手掌便斷氣了。

愿以侍疾久，轉正員郎。出爲晉平太守。在郡不事生業。前政與百姓交關，質録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爲藥。有遺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床下。復送四十里山，經宿復歸。論者以爲仁心所致。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就觀視，清徹無所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爲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事。”

虞愿因侍奉明帝疾病很久，轉爲正員郎。出朝擔任晉平郡太守。在郡任上不經營産業。以前官吏徵税遇老百姓拖欠時，就把人家的兒子婦人抓來抵押，虞愿派人在路上奪得帶回歸還人家。在郡内設立學校教導子弟。郡中過去出産有髯鬚的蛇，蛇膽可以製藥。有人送給虞愿一條蛇，虞愿不忍心殺死，把它放到二十里外的山中，一天夜晚蛇回到他床下。他又送到四十里外的山上，過了一夜蛇又歸來。談論的人認爲是他的仁心感化所致。海邊有一越王石，常常隱没在雲霧中，相傳説“清廉的太守纔能看見”。虞愿前往那裏靠近觀看，清澈得没有一點隱蔽。後來琅邪人王秀之治理此郡時，與朝中人士通信説：“此郡承蒙虞公治理之後，還保存了善政，遺風容易遵循，比較起來没有什麼麻煩事。”

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彦回嘗詣愿，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帙。彦回嘆曰：“虞君之清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

他因母親年老而卸職，授予後軍將軍。褚彦回曾經去虞愿家，虞愿不在，看見他睡的床上積滿了塵埃，有幾函書。彦回驚嘆地説：“虞君的清廉竟到了這樣。”就命人掃地撣床後纔離開。

遷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從省步出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

他升爲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哥哥虞季擔任上虞縣令時去世，虞愿從中書省步行回家，來不及等待詔書頒下便歸往東部。後授予驍騎將軍，升爲廷尉，祭酒職仍如以前。

愿嘗事宋明帝，齊初，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愿著《五經論問》，撰《會稽記》，文翰

虞愿曾經侍奉過宋明帝，齊初，明帝宗廟牌位遷到汝陰廟中，虞愿跪拜告辭時流了眼淚。建元元年去世。虞愿著有《五經論問》，撰有《會

數十篇。

稽記》，有文章幾十篇。

王洪範

王洪範，上谷人也。宋泰始中，魏剋青州，洪範得別駕清河崔祖歡女，仍以爲妻。祖歡女說洪範南歸。宋桂陽王之難，隨齊高帝鎮新亭，常以身捍矢。高帝曰："我自有楯，卿可自防。"答曰："天下無洪範何有哉，蒼生方亂，豈可一日無公。"帝甚賞之。

後爲晉壽太守，多昧贓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鄴。高帝輔政，引爲腹心。建武初，爲青、冀二州刺史，悔爲晉壽時貨賕所敗，更勵清節。先是青州資魚鹽之貨，或强借百姓麥地以種紅花，多與部下交易，以祈利益。洪範至，一皆斷之。啓求侵魏，得黄郭、鹽倉等數戍。後遇敗，死傷塗地，深自咎責。乃於謝禄山南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魂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酹，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洪範既北人而有清正，州人呼爲"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

王洪範，是上谷郡人。宋泰始年間，魏軍攻克青州，洪範得到別駕清河郡人崔祖歡的女兒，便娶她爲妻。祖歡女兒勸説洪範南歸。宋桂陽王發難時，他隨從齊高帝鎮守新亭，常常以身體擋住飛箭。高帝説："我自己有盾牌，你注意保護自己。"他回答説："天下没有洪範有什麽關係啊，蒼生正遭離亂，難道可以一天没有公。"高帝很賞識他。

後來他擔任晉壽郡太守，隱瞞了不少贓物賄賂，被州刺史審查。他很害怕，放棄郡職奔逃到建鄴。齊高帝輔佐政事時，招引他作心腹。建武初年，擔任青、冀二州刺史，後悔治晉壽時因受賄而敗壞了名聲，更加砥礪清廉的節操。在這以前，青州出售魚鹽之類貨物，有的官吏强迫租借老百姓的麥地來種植紅花，大多用紅花與部下交易，以便謀求利益。洪範到任後，一概都禁止了。他啓奏請准許偷襲北魏，取得黄郭、鹽倉等幾塊戍地。後來遇到失敗，死傷者血污大地，他狠狠地責備自己，便在謝禄山南修治地面，鋪設了寬廣的草席，宰殺了猪牛羊，爲戰死者招魂并祭奠他們。呼唤每一個死者的名字，他親自把酒澆在地上奠祭，痛哭得受不了，因而發病而死。王洪範雖然是北方人但有清廉公正的節操，州裏的人稱呼他是"虜父使君"，説到他時都會落淚。

李珪之

永明中，有江夏李珪之字孔璋，位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職稱爲清能。後兼少府卒。

齊永明年間，有江夏郡人李珪之，字孔璋，位居尚書右丞，兼都水使者，歷任職守都稱得上清廉能幹。後來兼少府時去世。

沈瑀

沈瑀字伯瑜，吴興武康人也。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爲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左丞殷瀰，瀰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

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爲

沈瑀字伯瑜，是吴興郡武康縣人。父親沈昶，侍奉宋建平王劉景素。景素圖謀造反，沈昶已事先離開了他，當景素失敗後他被判罪拘囚於監獄。沈瑀赴臺省陳述請求纔得以免罪，因此而知名。擔任奉朝請時，他曾到齊尚書左丞殷瀰那兒，殷瀰與他談及政事，很器重他，對他説："觀察你的才幹，應當處在我這職位上。"

司徒竟陵王蕭子良聽説過沈瑀的名聲，舉

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慠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强。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遥光，嘗使送人丁，速而無怨，遥光謂同使吏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爲。"乃令瑀專知州獄事。

薦他擔任府行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當時建康縣令沈徽孚仗勢傲視沈瑀，沈瑀依法糾察他，衆人都害怕他的强硬作風。蕭子良非常瞭解并賞識他，即使是家事也都委托沈瑀去處理。子良去世後，沈瑀又侍奉刺史始安王蕭遥光，遥光曾派他遞送男丁，他遞送的速度快却無人怨恨，遥光對一同出使的僚吏説："你爲什麽不學習沈瑀用的辦法。"於是讓沈瑀專職主管州中刑獄事務。

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侣以爲艱。明帝使瑀行修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便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四十。書佐歸訴遥光，遥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减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爲建德令，教人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子丁半之。人咸歡悦，頃之成林。

湖熟縣方山埭高而險峻，冬季，辦公事私事的旅伴都認爲過於艱難。齊明帝派沈瑀巡視修路。沈瑀便開通四面水流，攔阻旅客就地勞作，三天就修成了路。有揚州一位書佐因私事行路，冒稱州使者，不肯就地勞動，沈瑀鞭打他四十下。書佐回去向遥光申訴，遥光説："沈瑀必定不枉法鞭打你。"復核此事，果然有冒稱行爲。明帝又派沈瑀築造赤山塘，所花費的錢比材料官估算的要少幾十萬。明帝愈加認爲他不錯。擔任建德縣令時，教每個成年男丁種十五棵桑樹、四棵柿樹和梨樹、栗樹，成年女子减半數。人人都很高興，不久樹木成林。

去官還都，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梁武起兵圍郢城，瑀説伯之迎武帝。伯之泣曰："余子在都。"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降。

他離任後回到都城，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隊到了江州。恰逢梁武帝起兵圍攻郢城，沈瑀勸説陳伯之迎接武帝。伯之哭着説："我的兒子還在都城。"沈瑀説："不如此則人情洶洶，都在想着改换門庭的計劃；假如不早作圖謀，大家分散了就難以集合。"陳伯之於是投降了梁武帝。

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爲帝説之，帝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帝即位，雲深薦瑀，自暨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言瑀催督運輸，軍國獲濟。帝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帝并納之。

當初，沈瑀在竟陵王的家中，一向與范雲友好，齊朝末年他曾經與范雲一起睡覺，夢見他坐在屋梁柱子上，仰頭看見天空中有"范氏宅"數字樣。到了這時，沈瑀爲武帝解説此夢，武帝説："范雲不會死，這個夢可説是靈驗。"當武帝即位後，范雲極力推薦沈瑀，從暨陽縣令提拔爲兼尚書右丞。那時天下剛剛平定，陳伯之談到可讓沈瑀催促和監督運輸，有利於軍事國事。武帝也認爲他有能力，升任尚書駕部郎，兼右丞職仍如以前。沈瑀推薦族人沈僧隆、沈僧照有吏員才幹，皇帝同時收用這兩人。

以母憂去職，起爲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

他因母親去世而離職，後起用爲餘姚縣令。縣裏有大姓虞氏一千多家，請求晋見的人就像街

莫能絶。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横，遞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迹。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屨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瑀廉潔自守，故得遂行其意。

市上一樣多，前後縣令没有誰能禁止。自從沈瑀到任後，不是訴訟就不讓通報，違法者運用法令來糾正。縣境南部也有幾百家豪門大族，子弟横行，互相包庇，大力培植自己的勢力，老百姓很厭惡。沈瑀召唤其族中老年人擔任石頭倉監，年輕人補作縣署僕役，那些人都在路上號叫哭泣，從此豪强銷聲匿迹。沈瑀剛來時，富有的吏員都穿着鮮麗的衣服來顯示自己與别人的區别，沈瑀發怒説："你們這班人是下等的縣吏，怎麽能擅自模仿貴人！"他要這些人全都穿草鞋粗布衣，整天侍候站着，有失足跌倒的，就加以捶打。沈瑀在卑賤時曾到這裏賣過瓦器，被富人侮辱，所以趁機對他們報復。因此士族和平民都受驚駭而生怨恨。沈瑀保持了自己的廉潔，所以能按其意圖辦得成事。

後爲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倔强，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人所殺，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尋卒，事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後來他擔任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去世後，他便擔任信威蕭穎達的長史，太守職務仍如以前。他性情倔强，總是頂撞蕭穎達，穎達懷恨他。天監八年，他趁着入府商議事情時，言辭又激切嚴厲起來，穎達變了臉色説："朝廷任用你是做巡察的事嗎？"沈瑀出來後，對人説："我死了之後纔算了，始終不可能傾斜着臉去聽從他。"這一天在路上被人殺害，人們大多認爲是蕭穎達謀害了他。他兒子沈續多次上訴。恰逢蕭穎達不久也死了，案事没法追究到底。沈續於是終身穿布衣吃素食。

范述曾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彦，吴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吕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齊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宋晋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遷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謇諤，在宫多所諫争，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爲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

范述曾字子玄，一字穎彦，吴郡錢唐縣人。年幼時愛好學習，師從餘杭縣吕道惠學習《五經》，通曉章句的大略。道惠説："這孩子必定能成爲君王的師傅。"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年幼時，齊高帝招引范述曾做他們的師友，從家中出來擔任宋晋熙王國侍郎。齊初，官至南郡王國郎中令，升任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縣令。述曾爲人正直耿介，在東宫多有諫諍，太子雖然不能全都采用，然而也不怪罪他。竟陵王極爲器重他，稱他是周舍。太子左衛率沈約也把述曾比作汲黯。

齊明帝即位，爲永嘉太守。爲政

齊明帝即位後，他擔任永嘉太守。治政清廉

清平，不尚威猛，甿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襁負而出，編户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旅流通，居人安業。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下詔褒美，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唯得白桐木火籠朴十餘枚而已。

公平，不崇尚威嚴凶猛，居民以爲便利。所管轄的橫陽縣山谷險峻，成了逃亡者聚集的地方，前後太守討伐搜捕都未能平息。述曾一到任，就開導告示其恩惠和信用，所有的成群作惡者，都背負着財貨出來，編入户籍管理的一共有二百多家。從此商旅流通，居民安於職業。他砥礪清白的志節，不接受饋贈。明帝下詔褒揚了他的美德，徵召他擔任游擊將軍。永嘉郡送了以前的舊錢二十多萬，他一點也不接受，衹得了十多枚白桐木火籠朴而已。

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梁武帝踐阼，乃輕行詣闕，仍辭還。武帝下詔褒美，以爲太中大夫。述曾生平所得奉禄，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資。以天監八年卒。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

東昏侯時，授爲中散大夫，他返回鄉里。梁武帝登基時，便輕裝步行到朝廷去，隨後告辭回鄉。武帝下詔褒揚其美德，任用他爲太中大夫。述曾平生所得的俸禄，都拿來施捨，到了老年竟至於除四壁外没有財産。他在天監八年去世。注有《易》、《文言》，著有雜詩賦幾十篇。

丘師施

後有吴興丘師施亦廉潔稱，罷臨安縣還，唯有二十籠簿書，并是倉庫券帖。當時以比述曾。位至臺郎。

後來有吴興郡丘師施，也以廉潔著稱，自臨安縣卸職回來，衹有二十籠簿書，全是倉庫的券帖。當時人將他與范述曾相并而論。位至臺省郎官。

孫謙　孫廉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仕宋爲句容令，清慎强記，縣人號爲神明。宋明帝以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恒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奉秩出吏人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恩大著。

孫謙字長遜，東莞郡莒縣人。客居在歷陽，親自耕種來養活弟弟妹妹，鄉里人都稱贊他的敦厚友善。出任宋朝擔任句容縣令，他清廉謹慎，記憶力强，縣裏人稱他爲神明。宋明帝任用他爲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治在三峽，常常要用威權和武力纔能鎮守住。孫謙將向皇帝陳述職責時，皇帝敕令他募集一千人隨從他自己一道去。孫謙説："蠻夷不肯歸服，是因爲對待他們違背禮節。何必煩擾兵役，以致造成國家的浪費。"他一再推辭不肯。到了郡内，他推行恩德仁惠的教化，蠻僚歸順了他，争着饋贈黄金寶物。孫謙勸慰并遣散了他們，禮物全都没有接受。當擄掠到俘虜後，將他們都釋放回家。接受俸禄出來做吏員的，均按原來的標準來授職。一郡境内和諧有序，他的威望與恩德也大爲顯著。

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建

就職治事的第三年，徵召他回朝擔任撫軍中兵參軍，升越騎校尉、征北司馬。王府的主人建

平王將稱兵，患謙强直，托事遣使至都，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參軍。

平王將要舉兵，害怕孫謙的剛强正直，找藉口派他出使到都城去，然後作亂造反。待建平王被殺後，他升爲左軍參軍。

齊初，爲錢唐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辭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借空車廄居焉。

齊初，他擔任錢唐縣令，靠寬簡作風來處理煩雜的政事，監獄裏没有拘禁的囚犯。等到他離任時，老百姓因孫謙在職時不接受饋贈，追着要往車上堆載縑絹絲帛來歡送他。孫謙推辭不肯接受。每到離任時總是没有私人房宅，而借用空着的車馬棚居住。

永明初，爲江夏太守，坐被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爲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

永明初年，他擔任江夏太守，因被代任時立即離郡而去被判罪，拘禁在尚方。不久，免罪擔任中散大夫。齊明帝將行廢立之事，想拉攏孫謙爲心腹，讓他兼任衛尉，配備甲士一百人。孫謙不願處在交接的是非之中，就遣散了甲士，明帝雖然没有怪罪但不再信任他了。

梁天監六年，爲零陵太守，年已衰老，猶强力爲政，吏人安之。先是郡多猛獸暴，謙至絶迹。及去官之夜，猛獸即害居人。謙爲郡縣，常勤勤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鄰境。

梁天監六年，他擔任零陵太守，年紀已衰老了，還在努力治理政事，吏民安於其業。在此之前郡内有很多猛獸爲害，孫謙到後便絶迹了。到他離任的當夜，猛獸就來危害居民。孫謙治理郡縣時，經常辛勤地鼓勵和檢查農桑生産，務必盡力發揮土地效益，收穫常比鄰近一帶地方要多。

九年，以老徵爲光禄大夫。及至，帝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請劇職自效。帝笑之曰："朕當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加優秩，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

天監九年，因年老徵召他擔任光禄大夫。到朝廷後，皇帝嘉獎他清白廉潔，禮遇他不同尋常。每次朝見時，他還請求給他艱巨煩重的職務，以貢獻自己的力量。皇帝笑着説："朕應當用你的智謀，不用你的氣力。"十四年，下詔給他增加優厚的俸禄，配置親信二十人，并且給予扶持之人。

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床施蘧蒢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卧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强壯如五六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己過人甚遠。從兄靈慶嘗病寄謙，謙行出，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輿送謙舍，謙

孫謙從年輕到年老，歷任二縣五郡，在所任職處保持廉潔。處身節儉樸素，床上用的是葦竹粗席和屏風。冬天蓋的是布被，睡的是蒲草席。夏天没有蚊帳，但夜晚并没有蚊子咬，許多人感到奇怪。年齡過了九十，强壯得像五六十歲的人。每當朝廷會議，他總比衆人先到公門。致力於仁義，要求自己遠超過要求别人。堂兄孫靈慶曾因病寄居在孫謙家，孫謙外出，回來後問及日常生活，靈慶説："往日飲食冷熱不調，這時還是口渴。"孫謙就把妻子遣送走了。有個彭城人

開聽事以受之。及融死，以禮殯葬，衆咸服其行義。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

劉融討飯，病重了無處可去，朋友用車子裝載他送到孫謙的住處，孫謙開門問明情況就收下了他。劉融死後，按喪禮安葬，衆人都佩服他做了件仁義的事。晚年，他頭上生了兩個肉角，各有一寸長。

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臨終遺命諸子曰："吾少無人間意，故自不求聞達，而仕歷三代，官成兩朝，如我資名，或蒙贈謚，自公體耳。氣絶即以幅巾就葬。每存儉率，比見輀車過精，非吾志也。士安束以蘧蒢，王孫倮入后地，雖是匹夫之節，取於人情未允。今使棺足周身，壙足容柩，旐書爵里，無日不然。旐表命數，差可停息。直僦輀床，裝之以蔑。以常所乘者爲魂車，他無所用。"第二子貞巧，乃織細蔑裝輀，以篾爲鈴佩，雖素而華。帝爲舉哀，甚悼惜之。

天監十五天，在任上去世，當時年齡九十二歲。臨終時留下遺囑給幾個兒子，說："我年少時没有用世之意，所以不追求自己的顯達，而出仕歷經了三個朝代，兩朝做官有成就，像我這樣的資望名聲，也許會蒙受封贈和謚號，自可依公家規矩而已。斷了氣立即用幅巾裹好就埋葬。我常懷着以節儉作表率之心，近來看到柩車過於精美，這不是我的心願。皇甫士安死了就用粗葦席包裹，楊王孫裸身埋入深地，雖然是匹夫的節操，按人之常情來取捨未必妥當。現在讓棺材足以容得下整個身子，墓穴足以放得下棺柩就行了，幡旐上寫着官爵籍貫，没有什麽不可以。旐數表示了生命歲數，差不多也就罷了。僅租一輛輀床，用粗竹席裝飾一下，用經常乘坐的車作魂車，别的就不要用什麽。"第二個兒子孫貞很靈巧，就編織細竹席來裝飾柩車，用篾作鈴佩，雖然樸素，看上去却也華麗。皇帝爲他舉行哀悼禮，非常悲傷惋惜。

從子廉字思約。父奉伯位少府卿、淮南太守。廉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黄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晋陵吴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爲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嗔，嚙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耻辱，以此取名位。然處官平直，遂以善政稱。武帝嘗曰："東莞二孫，謙、廉而已。"

侄子孫廉字思約。父親孫奉伯位居少府卿、淮南太守。孫廉是個逢迎諂媚、鑽營趨奉的官僚，齊時已歷任大縣縣令、尚書右丞。梁天監初年，沈約、范雲當朝執政，孫廉竭盡心意奉承他們。就連中書舍人黄睦之等人，他也特别地巴結趨附。凡是權貴要人每次進餐，孫廉必定會在當天進獻美味，都經他的手親自煎製烹調，不辭辛勤煩重，於是得以成爲列卿，御史中丞，晋陵郡和吴興郡太守。廣陵郡高爽有險惡刻薄之才，客居在孫廉處，孫廉委托他搞文案記録。高爽曾有要求未能滿足，便作了鞋謎來諷諭孫廉説："刺他的鼻子，他不知道打噴嚏；踩他的臉，不知道嗔怒；咬着木屐齒，配合脚步次數，拿這法門能勝過人。"譏笑他不計較耻辱，憑着這套手段取得名聲地位。然而他在官位上公平正直，竟然以優良政績著稱。梁武帝曾經説過："東莞郡

兩位姓孫的，衹有孫謙、孫廉而已。”

何遠

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仕齊爲奉朝請，豫崔慧景敗亡事，抵尚書令蕭懿，懿深保匿焉。會赦出。頃之，懿遭難，子弟皆潛伏，遠求得懿弟融藏之。既而發覺，遠逾垣以免，融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遂亡度江，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求迎梁武帝，肅遣兵援送。武帝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及也。"

何遠字義方，東海郡郯縣人。父親何慧炬，擔任過齊朝尚書郎。何遠出仕齊擔任奉朝請，預見到崔慧景的失敗結局，抵達尚書令蕭懿家，蕭懿把他嚴密地保護藏匿起來。遇上大赦纔出來。不久，蕭懿遭逢死難，子弟們都偷偷地躲藏起來，何遠尋找到蕭懿的弟弟蕭融，把他藏起來。不久被發覺，何遠翻過墻頭纔得以免禍，蕭融被禍害，何遠的家屬被關押在尚方。何遠便逃亡渡過長江，因而投降北魏。他進了壽陽郡，見到刺史王肅，請求他往迎梁武帝，王肅派兵援助并護送武帝。武帝見到何遠，對張弘策説："何遠是個大丈夫，而能冒家破危險來報答往日的恩德，是不容易做到的。"

武帝踐阼，以奉迎勛，封廣興男，爲後軍鄱陽王恢録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爲。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

梁武帝登基後，他因奉迎的功勛，被封爲廣興男，擔任後軍鄱陽王蕭恢的録事參軍。何遠與蕭恢向來友好，在王府竭盡其心力，明白了的事情没有不去辦好的。蕭恢也推心置腹地依仗他，對他推恩托付，很是親密。

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絶交游，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温，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摙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迹雖似僞，而能委曲用意。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人多以細事受鞭罰，遂爲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十數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測，遠度已無贓，就測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

他升任武昌郡太守。何遠本是豪爽灑脱的人，崇尚輕財好義。到了這時纔一改往日品德行爲，作好官吏，杜絶交游朋友，饋贈之物，一絲一毫也没有接受過。武昌的習俗都是汲取長江水飲用，盛夏時，何遠嫌江水熱，總是花錢買人家井裏的冷水。不肯要錢的，便運水償還，其他的事情大多像這樣。行迹雖似虚僞，但能委婉表達其用心。車輛服飾尤其破舊樸素，器皿物件没有銅製漆過的。江左水産品很便宜，何遠每頓吃的不過是幾片乾魚而已。然而他的性情剛正嚴厲，吏員大多因小事挨鞭受罰，因而他被人告狀，查驗後下交廷尉，被奏劾十多條罪狀。當時士大夫犯法都不受測刑，何遠忖度自己没有贓物，就上測站了二十一天不肯認罪，還是因私藏宫中兵器而免除名位。

後爲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

後來擔任武康縣令，愈加砥礪清廉節操，革除不合禮制的祭祀，以身作則，爲吏員表率，人們都很稱贊他。太守王彬巡視下屬各縣，各縣都大設帷帳來接待他。到了武康縣，何遠衹是擺設

境，進斗酒隻鵝而别。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武帝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自縣爲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内史。時泉陵侯淵朗爲桂州，緣道多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

乾糧飲水接待而已。王彬離開時，何遠送到邊境，進獻一斗酒一隻鵝便告别了。王彬開玩笑説："您的禮物有超過陸納之處，將不會被古人譏笑嗎?"梁武帝聽説過他的才能，提拔他擔任宣城郡太守。自縣職提升京城附近大郡郡職，近期還没有過這樣的事。郡内經過寇賊的搶劫，何遠盡心安撫治理，其名聲和政績又很顯著。一周年後，升爲樹功將軍、始興郡内史。當時泉陵侯蕭淵朗去治理桂州，沿途多見搶劫，進入始興界内，看見即使草木也没有受到侵犯。

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墻屋，人居市里，城隍厩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奉錢，并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爲常。然其聽訟猶人也，不能過絶。而性果斷，人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答焉。後歷給事黄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吴郡。在吴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强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受罰者所謗，坐免歸。

何遠在任時喜好開闢道路街巷，修治房屋墻壁，人們居住的市鎮裏，城墻城壕，馬棚庫房，經過之處都像料理自己的一般。官田俸米和俸錢，并没有拿過多少，年底就選擇特别窮的人充當租調役工，以此爲常。然而他處理訴訟的能力與别人差不多，并不能超過人家。但性格果斷，人們害怕他而又愛惜他，所到之處當他在世時就爲他建了祠。他上表章時言及治政狀况，皇帝總是在詔書上温厚地答覆他。後來歷任給事黄門侍郎，信武將軍，監吴郡。在吴郡頗有飲酒的過失。調任東陽太守。何遠在任時，痛恨豪强富人如恨仇人，看待貧民百姓如同看待自己的子弟，特别爲豪門大族所畏懼。在東陽一年多，又遭到受懲罰者的誹謗，因而被免職回家。

遠性耿介，無私曲，居人間絶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顔色下人。是以多爲俗士所疾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虚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卒。

何遠性情耿直不阿，没有偏私，爲人處世，屏絶干求，也不拜訪他人。無論是與達官貴人還是與平民百姓的書信來往，都是平等對待。他在社交中，從未給人家顔色看，讓人覺得低一等。因此被不少庸俗之士厭惡。其清廉公正確是天下第一。在數郡生活時，看見誘惑之物，但始終不改其心志，妻子兒女與下層貧民一樣忍飢受寒。當他離東陽任回到家鄉後，經過多年，閉口不談榮辱之事，士流因此更加贊美他。他輕視錢財，崇尚道義，周濟别人的急難，説話并不荒誕無稽，大概是出自其天生的秉性。他常對人開玩笑説："您如能找出我説過一句荒誕無稽的話，就以一匹細絹酬謝您。"大家都暗地觀察，一點都不能記下來。後來他擔任征西諮議參軍、中撫軍司馬時去世。

郭祖深

郭祖深，襄陽人也。梁武帝初起，以客從。後隨蔡道恭在司州。陷北還，上書言境上事，不見用。選爲長兼南梁郡丞，徙後軍行參軍。帝溺情内教，朝政縱弛，祖深輿櫬詣闕上封事，其略曰：

郭祖深，是襄陽郡人，梁武帝當初起家時，他作爲賓客跟從武帝。後來隨從蔡道恭在司州。深入北方後回來，上書談到邊境上的情況，未被采用。選任長兼南梁郡丞，調任後軍行參軍。其時皇帝情志沉溺在佛教中，朝廷政綱鬆弛，祖深用車子載着棺材到宮廷上奏封事，其大略説：

> 大梁應運，功高百王，慈悲既弘，憲律如替。愚輩罔識，褫慢斯作。各競奢侈，貪穢遂生。頗由陛下寵勛太過，馭下太寬，故廉潔者自進無途，貪苛者取入多徑，直弦者淪溺溝壑，曲鉤者升進重沓。飾口利辭，競相推薦。訥直守信，坐見埋没。勞深勛厚，禄賞未均。無功側入，反加寵擢。昔宋人賣酒，犬惡致酸，陛下之犬，其甚矣哉！

> 大梁應承天運，功德高於歷代帝王，慈悲已經弘揚，憲章法律却如同廢除。愚昧的一班人没有見識，荒廢怠慢之風由此興起，各自比賽着奢侈，貪婪污穢便産生了。很大程度上是由於陛下寵信勛臣太過分，駕馭下級太寬鬆了。所以廉潔的人靠自己進取没有途徑，貪婪苛刻的人鑽營却多門路，性直如弦的人沉淪在溝壑，心曲如鉤的人接連提升。花言巧語者，争着推薦他。嘴笨而講直話守信用的人，徒然被埋没。勞苦功高者，俸禄與賞賜不均。没有功勞的人從旁而入，反而加以寵信提拔。從前宋國人賣酒，因狗很凶惡而造成酒酸，陛下的狗，恐怕是更厲害啊！

> 臣聞人爲國本，食爲人命，故《禮》曰國無六年之儲，謂非其國也。推此而言，農爲急務。而郡縣苛暴，不加勸奬，今年豐歲稔，猶人有飢色，設遇水旱，何以救之？陛下昔歲尚學，置立五館，行吟坐咏，誦聲溢境。比來慕法，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夫農桑者今日濟育，功德者將來勝因，豈可墮本勤末，置邇效賒也。今商旅轉繁，游食轉衆，耕夫日少，杼軸日空。陛下若廣興屯田，賤金貴粟，勤農桑者擢以階級，惰耕織者告以明刑。如此數年，則家給人足，廉讓可生。

> 我聽説人是國家的根本，糧食是人的命根子，所以《禮》中説：國家没有六年的儲糧，可以説不是一個國家。由此推論，農業是迫切的要務。但郡縣官吏苛刻而粗暴，不着手鼓勵奬賞，今年年成豐收，人還面有飢色，假設遇上旱澇，憑什麼去救濟？陛下早年崇尚學術，設置了五館，走着吟誦的，坐着咏唱的，朗誦聲傳遍境内。近來敬慕佛法，滿天下都信奉趨從，家家設齋戒，人人行懺禮。不從事農耕桑植，空談彼岸世界。靠農桑業現在就能周濟養育，講功德的結將來的善因，難道可以墮毁根本，在枝葉上花功夫，把眼前的放在一旁，去追求遥遠的東西。現在經商販運反而繁忙起來，吃浮食的反而多了，耕種的農夫一天比一天少，織布梭軸一天比一天空閑。陛下假如能大辦屯田，讓金價低賤，讓糧食貴重起來，勤於農桑者按等級來提升，懶於耕織者用明明白白

的刑法來警告。像這樣過幾年就會家家豐衣足食，廉恥謙讓之風就可以產生。

夫君子小人，智計不同，君子志於道，小人謀於利。志於道者，安國濟人；志於利者，損物圖己。道人者害國小人也，忠良者捍國君子也。臣見疾者詣道士則勸奏章，僧尼則令齋講，俗師則鬼禍須解，醫診則湯熨散丸，皆先自爲也。臣謂爲國之本，與療病相類，療病當去巫鬼，尋華、扁；爲國當黜佞邪，用管、晏。今之所任，腹背之毛耳。論外則有勉、捨，說內則有雲、旻。雲、旻所議則傷俗盛法，勉、捨之志唯願安枕江東。主慈臣恇，息謀外甸，使中國士女南望懷冤，若賈誼重生，豈不慟哭。臣今直言犯顏，罪或容宥，而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所以不憚鼎鑊區區必聞者，正以社稷計重而螻蟻命輕。使臣言入身滅，臣何所恨。

君子與小人，計謀不同，君子立志求道，小人爲利益而謀劃。立志求道則可以安定國家，救助人民；立志求利則損害他物來爲自己打算。道人是危害國家的小人，忠誠善良的人是捍衛國家的君子。我看見生了病的人去找道士，就勸他擬奏章，僧人尼姑就叫他設齋講法，俗師就說是有鬼禍需要解脫，醫師診斷就用湯熨散丸，都是先來幹自己的一套。我認爲治國的根本，與治病類似，治病應當排除巫鬼，尋求華佗、扁鵲一類的醫生；治國應當罷黜奸佞邪惡，任用管子、晏子一樣的人才。現在任用的人，不過是腹背上的毫毛而已。討論外交的是徐勉、周捨，分析內政的是范雲、周旻。范雲、周旻議論的則是傷害風俗，盛行佛法，徐勉、周捨的志向僅僅希望在江東高枕安眠。君主慈悲，臣子懦弱，停止謀取邊外邦甸，使得中原男女眺望南方而心懷冤屈，假如賈誼再生，難道不會痛哭。我現在直率而言，冒犯龍顏，罪也許會蒙寬赦，但違抗權貴大臣，那麼禍患就在不可預測之際。所以不怕扔進鼎鑊，而區區建議一定要讓皇上聽到，正是因爲社稷大計重要，而螻蟻一般的性命輕微。倘若聽得進我的話而毀滅我的身體，我又有什麼遺憾。

夫謀臣良將，何代無之？貴在見知，要在用耳。陛下皇基兆運二十餘載，臣子之節，諫爭是誰？執事皆同而不和，答問唯唯而已。入對則言聖旨神衷，出論則云誰敢逆耳。過實在下而謫見於上，遂使聖皇降誠，躬自引咎，宰輔晏然，曾無謙退。且百僚卿士，鮮有奉公，尸祿競利。不尚廉潔，累金積鏹。侍列如仙，不田不商。何故而爾？法者人之父母，惠者人之仇讎，法嚴

謀臣和良將，什麼朝代沒有呢？可貴的是在於被瞭解，關鍵還在使用。陛下的皇業兆運有二十多年，臣子的品節，是看誰能諫諍？左右掌權的人都是附和而不和諧，回答問題祇是佯應而不置可否而已。入殿應對就說聖旨是神明意志，出殿議論就說誰敢說刺耳的話。過失確實出在下面而責怪却向着皇上而來，竟使得聖明的皇上垂降誠意，把責任都引到自己身上來，宰相大臣安然無事，居然没有謙退的表示。況且百官卿士，很少有一心奉行公事的，占着位子拿俸祿而爭利。不崇尚廉潔，積累黃金錢貫。侍候環列

則人思善，德多則物生惡，惡不可長，欲不可縱。伏願去貪濁，進廉平，明法令，嚴刑罰，禁奢侈，薄賦斂，則天下幸甚。謹上封事二十九條，伏願抑獨斷之明，少察愚瞽。

者有如仙人，不耕田不經商。什麼原因而能如此？法令是人民的父母，得到好處的人是人民的仇敵，法令嚴了人就會思索變好，恩德多了物就會產生罪惡，罪惡不可助長，欲望不可放縱。伏望掃除貪婪污濁，提倡廉潔公平，嚴明法令刑罰，禁止奢侈，減少賦稅，那麼天下就很幸運了。恭謹地獻上封事共二十九條，伏望抑制獨自决斷的英明，稍微察看一下我的愚昧之言。

時帝大弘釋典，將以易俗，故祖深尤言其事，條以爲：

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餘萬，資産豐沃。所在郡縣，不可勝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則皆畜養女，皆不貫人籍，天下户口幾亡其半。而僧尼多非法，養女皆服羅紈，其蠹俗傷法，抑由於此。請精加檢括，若無道行，四十已下，皆使還俗附農。罷白徒養女，聽畜奴婢。婢唯著青布衣，僧尼皆令蔬食。如此，則法興俗盛，國富人殷。不然，恐方來處處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復國有。

當時皇帝正在大力弘揚釋教經典，將用來變易風俗，所以祖深特别談到此事，條陳上認爲：

都城一帶佛寺有五百多所，極爲宏偉壯麗。僧人尼姑十多萬，資産豐饒。在郡縣的佛寺，更是説也説不完。道人又擁有逃役的男丁，尼姑都容留養女，都没有計入人口户籍，天下户口幾乎失去一半。而且僧尼大多不守法，養女都穿着羅絹衣裳，敗壞風俗，損害法律，也許正由於這個原因。請求嚴格加以檢查挑選，假如没有修道品行，四十歲以下，都要讓他們還俗，歸附於農業。遣散逃役的男丁和養女，處理蓄養的奴婢。奴婢衹准穿青色布衣，僧尼都要吃素食。如果這樣，那麽就會法律振興，風俗淳厚，國家富强，人口繁盛。不能這樣的話，恐怕來日處處成了佛寺，家家剃髮出家，連一尺土地一個人，都不再歸國家所有了。

朝廷擢用勛舊，爲三陲州郡，不顧御人之道，唯以貪殘爲務。迫脅良善，害甚豺狼。江、湘人尤受其弊。自三關以外，是處遭毒。而此勛人投化之始，但有一身，及被任用，皆募部曲。而揚、徐之人，逼以衆役，多投其募，利其貨財，皆虚名上簿，止送出三津，名在遠役，身歸鄉里。又懼本屬檢問，於是逃亡他境，僑户之興，良由此故。又梁興以來，發人征役，號爲三五。及投募

朝廷提拔任用的功臣舊部，治理三方邊地州郡，不顧管理人民的法則，衹是靠貪殘爲手段。强迫善良的人，害人比豺狼還厲害。長江、湘江那裏的人尤其遭受弊害。自三關以外，處處遭受此毒。而這些功臣當初投奔王化時，衹有孑然一身，待到被任用後，都招募了私人隊伍。而揚州、徐州那裏的人，受到繁重勞役的逼迫，很多人應其招募。爲貪圖積聚財物，都冒名登上册簿，僅是送出三津，名字在遠方役地，自身回到鄉里。又害怕本地主管查問，於是逃亡到其他地帶，僑户的興起，確實是因爲這個緣故。又梁代興起以來，徵發人民的勞役，稱作三

將客，主將無恩，存恤失理，多有物故，輒刺叛亡。或有身殞戰場，而名在叛目，監符下討，稱爲逋叛，録質家丁。合家又叛，則取同籍，同籍又叛，則取比伍，比伍又叛，則望村而取。一人有犯，則合村皆空。雖肆眚時降，蕩滌惟始，而監符猶下舊日，限以嚴程。上不任信下，轉相督促。臺使到州，州又遣押使至郡，州郡競急切，同趣下城。令宰多庸才，望風畏伏。於是斂户課，薦其筐篚，使人納重貨，許立空文。其百里微欲矯俗，則嚴科立至，自是所在恣意貪利，以事上官。

五。當投募作了將領的客户，主將没有恩德的話，慰勞救濟便失去調理，很多人死亡，就記載是叛變逃亡了。有的身死戰場，但名字記在叛逃的名録上，監符下來察訪，就稱他們是叛逃，抓其家男丁作抵押。整個家又叛逃了，就抓同籍册者，同籍又叛逃了，就抓鄰近五家，鄰居又逃亡了，則看見了村人就捉拿。一人犯法，則整個村都逃空了。雖然緩赦罪過的詔書時常下達，清理衹是開始，但監符還是像往日一樣下來，規定按嚴格的期限。上級不信任下級，反而監督催促下級。臺省使者到了州署，州署又派押使到郡署，州郡在比賽誰更緊急，一同來催促下屬城邑。縣令主宰多半是庸才，望風而害怕得伏在地上。於是搜括每户課税，要人家獻出筐篋裹的東西，派人收納金銀等貴重的財物，答應訂立空頭文書。百里之地即便想要稍微矯正一點俗習，嚴格的條律就到了，從此在任者恣意貪圖利益，來侍奉上級。

又“請斷界首將生口入北，及關津廢替，須加糾擿”；又言“廬陵年少，不宜鎮襄陽；左僕射王暕在喪，被起爲吴郡，曾無辭讓”。其言深刻。又“請復郊四星”。帝雖不能悉用，然嘉其正直，擢爲豫章鍾陵令，員外散騎常侍。

又説到“請禁止交界處將俘虜放入北方，以及關隘津渡廢棄職責不管的，必須加以檢舉揭發”；又説到“廬陵王年輕，不宜鎮守襄陽；左僕射王暕在守喪期，被起用治吴郡，竟然没有推辭謙讓”。他的言辭很深刻。又説到“請重新郊祭四星”。皇帝雖不能全部采用，然而嘉奬他的正直，提拔爲豫章郡鍾陵縣令，員外散騎常侍。

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爲南津校尉，以祖深爲之。加雲騎將軍，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嚴清刻。由來王侯勢家出入南津，不忌憲綱，俠藏亡命。祖深搜檢奸惡，不避强禦，動致刑辟。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贓罪。遠近側足，莫敢縱恣。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

普通七年，改南州津爲南津校尉，任命郭祖深擔任此職。加雲騎將軍，官秩二千石。讓他招募私人隊伍二千人。當他到了南州後，公正嚴勵，清廉認真。向來王侯權勢人家出入南津，不忌憚法令制度，仗義窩藏亡命者。祖深搜查出奸惡者，對强横抗拒者不退讓，動輒施加刑法。他上奏江州刺史邵陵王、太子詹事周捨有貪贓罪。遠遠近近的官吏從此走起路來要側着脚，没有誰敢放縱。淮南太守害怕他如同害怕上級官府。

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有姥餉一早青瓜，祖深報以匹帛。後有富人效之以貨，鞭而徇衆。朝野憚之，絶於干請。所領皆精兵，

他經常穿着舊短布襖，用的是没有上漆的木案，吃飯不超過一味肉。有個老婦人送他一個早熟的青瓜，祖深用一匹帛來回報她。後來有位富人仿效她送來財物，挨了鞭打還要示衆。朝廷和

令行禁止。有所討逐，越境追禽。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地方上的官員都懼怕他，都禁止干求請見之事。所率領的都是精兵，令行禁止。有要討罪捉拿的人，他越過邊境也要追捕到手。長江中曾有强盗，祖深親自率隊討伐，排列好陣勢，却没有人敢前進，他便命令親信先登上去，不及時前進的就處斬。於是大敗强盗，聲威震撼遠近，長江得以肅清了。

論曰：善政之於人，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焉。漢世户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之職，外無横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皆敷德政以盡人和，興義讓以存簡久。故龔、黄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僞繁起，人減昔時，務殷前世。立績垂風，難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御此世之人，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卧鎮，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醇薄者也。

論曰：優良的治政對於人民來説，就像優秀的工匠對於粘土一般，用的功夫少而製成的器皿多。漢世的户口繁盛，刑獄事務簡便寬鬆，郡縣的任職，在外并無横加的干擾，鼓勵獎賞，行威用刑，政事多半可以獨自决斷，板長一尺的詔書降下，希望的是他經營好邦國城邑。吏員在官任上有的是爲了撫育子孫，然而都能推行德政以使人事和諧，興起仁義謙讓的風氣而期望它簡易而持久。所以龔遂、黄霸様的教化，容易有所成功。延續到晚近時代，人情的虚僞紛繁而起，人比往日减少，事務却比前世繁多。要做出政績，樹立良風，難易相差上百倍。假如靠着上古時的教化，來管理當世的人民，現在官吏中的優秀者，去規撫前代的民俗，那麽武城的弦歌，將没有時間去聽了，淮陽卧床鎮守，或許勉力可以做到。不一定現在的人才比古代陋劣，而是因爲教化有淳厚與淺薄的不同。

南史卷七十一

列傳第六十一

儒　林

伏曼容 (子)暅 (暅子)挺　何佟之　嚴植之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峻子)文阿　孔子祛
皇侃　沈洙　戚袞　鄭灼 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龔孟舒　沈不害　王元規 陸慶

蓋今之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弘風正俗，斯則王政之所先也。自秦氏坑焚，其道用缺。及漢武帝時，開設學校，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射策設科，勸以官祿，傳業者故益衆矣。其後太學生徒，動至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其學於山澤者，或就而爲列肆焉。故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洎魏正始以後，更尚玄虛，公卿士庶，罕通經業。時荀顗、摯虞之徒，雖議創制，未有能易俗移風者也。自是中原橫潰，衣冠道盡。逮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是時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大道之鬱也久矣乎！至梁武創業，深愍其弊，天監四年，乃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郡陸璉、

今天的儒學，是依據古代的六藝之學，用來弘揚學風，匡正流俗，這便是推行王政者將儒學置於優先地位的原因。自從秦氏坑儒焚書以來，這種做法因而中斷。當漢武帝在位時，開辦學校，設立《五經》博士，安置弟子員，設置射策科目，用官位俸祿來鼓勵人們，繼承儒業的人所以更多了。此後太學的生徒，往往人數上萬，郡國的校舍，全都充滿了學子，那些在山間草澤求學的，有的就地列設了商鋪。所以自兩漢以來進用賢良，都是依據其經術修養。到了魏國正始年間以後，改爲崇尚玄虛之學，公卿大臣與士人平民中，很少有通曉經術儒業的。當時荀顗、摯虞一班人，雖然建議創設制度，但沒有能起到移風易俗的效果。從這以後，中原大地上橫流潰散，道路上見不到衣冠士人。到了江左草草創立政權，每天都没有空暇顧及儒業，以致直到宋、齊，纔有時間開辦國學，但鼓勵考核并不普遍，建起來了的不能堅持十年，不過獲取一紙空文而已。這一時期鄉里没有一處開辦學館，公卿中很少有人通曉經術，朝廷裏的大學者，獨自研究學問却不肯培養衆人，後輩學生孤陋寡聞，擁有經書却没有聽講研習的機會，大道被閉塞可説是由

吴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稟，其射策通明經者，即除爲吏，於是懷經負笈者雲會矣。又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武帝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宴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及陳武創業，時經喪亂，衣冠殄瘁，寇賊未寧，敦獎之方，所未遑也。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綴，蓋亦梁之遺儒，今并集之，以備《儒林》云。

來已久了！直到梁武帝開創王業，對學風衰敗深爲惋惜，天監四年，便下詔開設五館，建立國學，一概用《五經》來教育生徒，設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當時起用了平原明山賓、吴郡陸璉、吴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爲博士，各人主持一館。每館有幾百生徒，按月供給他們廩糧。其中通過射策和明經科目的，立即授予吏職，於是懷揣經書、背負書笈者如雲一般聚集在一起。又挑選學生派往會稽雲門山，師從廬江何胤學習，分别派遣博士、祭酒，到州郡建立學校。天監七年，又詔令皇太子、宗室、王侯開始入學從師學習，武帝親自枉屈車駕，向先師先聖行釋奠之禮，用宴饗之語來申述，用束帛來慰勞，濟濟一堂，洋洋大觀，大道的推行正是如此。待到陳武帝創立王業，其時經過一場敗亂，衣冠士人困苦憔悴，寇賊尚未被平息，督促獎勵的辦法，還來不及制定。天嘉年以後，逐漸安置學官，雖是廣泛地招收生徒，但能成就學業的人不多。所收集的事迹，大概也是梁代遺留下來的學者，現在一并編集，以便使《儒林》這一篇完備。

伏曼容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晋著作郎滔之曾孫也。父胤之，宋司空主簿。

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嘗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明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吴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爲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罷朝相會言玄理，時論以爲一臺二絶。

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至石門，作《貪泉銘》。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縣人，是晋代著作郎伏滔的曾孫。父親伏胤之，擔任過宋代司空主簿。

曼容早年成了孤兒，與他母舅一道客居南海。年輕時專心學習，擅長《老子》、《易經》之學，性情豪爽灑脱，喜歡説大話。常常説："何晏懷疑《易經》中九件事，以我的看法，何晏全然不讀書。所以我知道何平叔有他的不足。"他以招聚生徒教習傳授作爲自己的事業。後擔任驃騎行參軍。宋明帝愛好《周易》，曾經在清暑殿召集朝中臣子來講解，詔令伏曼容主講經書。曼容一向風采俊美，明帝經常把他比作嵇叔夜，派吴人陸探微畫了一張嵇叔夜像，賞賜給他。擔任尚書外兵郎時，曾與袁粲在散朝後相會，談論玄理，當時輿論認爲是一臺省中二絶。

昇明末年，任輔國長史、南海太守。到過石門，撰寫了《貪泉銘》。

齊建元中，上書勸封禪，高帝以爲其禮難備，不從。仕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愛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吴郡陸澄共撰《喪服義》。及竟，又欲與定禮樂，會儉薨。建武中，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

齊建元年間，他上書勸說舉行封禪典禮，高帝認爲這種典禮難以完備，没有聽從。官任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習。衛將軍王儉很喜歡他，命令他與河內司馬憲、吴郡陸澄共同撰寫《喪服義》。待到完成後，又打算讓他參預制定禮樂，適逢王儉死去。建武年間，拜任中散大夫。當時齊明帝不重視儒術，曼容的住宅在瓦官寺東面，便在議事廳安放了高高的座位，有賓客來了，就登上高座對他們講論，生徒經常有幾十上百人。

梁臺建，召拜司徒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年八十二。

梁代臺省建立時，召他拜任司徒司馬，外放任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在任時去世，享年八十二歲。

曼容多伎術，善音律，射馭、風角、醫算，莫不閑了。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暅。

伏曼容有多種技藝和學術，擅長音律，射箭馭馬、觀風向測吉凶、醫學算術，没有不熟習不清楚的。研究《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子》、《莊子》、《論語義》。有兒子伏暅。

伏暅

暅字玄曜，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仕齊位東陽郡丞、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暅，令得養焉。

伏暅字玄曜，自幼就繼承了父親的事業，能談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同時知名。在齊做官任東陽郡丞、鄞縣令。當時伏曼容已經退休，所以屢次用地方上的官職來安排伏暅，使他能够侍養其父。

梁武帝踐阼，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

梁武帝登基後，他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管五類禮制的事務。

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政務安静，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爲吏人所懷，帝善之。徙新安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人賦税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厲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并同時生爲立祠。

後外放任永陽內史，在郡時清白廉潔，治政致力於安定平静，郡人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赴州署説到他的情况，湘州刺史將此情况申報。下詔勘查到有十五件事爲吏員所感懷，皇帝很贊許他。調任新安郡太守，在郡時清廉恭敬如同在永陽時。有人交不出賦税，便用太守官田所産糧食救助他。郡地多産苧麻，而他家的人竟至於没有什麽可用來製繩子，他砥礪志節如此。隸屬的始新、遂安、海寧等縣在他活着時都同時爲他建了祠堂。

徵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武帝擢爲黄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吴郡事。

徵召擔任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當時始興內史何遠接連表現出清廉的政績，梁武帝提拔他擔任黄門侍郎，不久升爲信武將軍、監吴郡事。

暅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暅循階而已，意望不滿，多托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職。詔以爲豫章内史，乃出拜。書侍御史虞嚼奏曰："風聞豫章内史伏暅，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辭，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暅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見擢，名位轉隆。暅深懷誹怨，形於辭色。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内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辨迹求心，無一可恕。請以暅大不敬論。"有詔勿論，暅遂得就郡。

伏暅自認爲名望輩分向來排在何遠的前面，擔任吏職都稱得上廉潔清白，何遠接連被提拔，伏暅按部就班地按級别上去而已，願望不得滿足，大多時間以病爲藉口待在家裏。没過多久，請假到東陽郡去辦妹妹的喪事，隨後留在會稽郡建造住宅，自己寫了表章請求卸職。下詔任命他爲豫章郡内史，纔出來拜受此職。書侍御史虞嚼上奏説："傳聞豫章内史伏暅，去年告假，以辦其妹喪事爲托辭，趁機停留會稽不走。當開始進東部時，買進住宅，賣掉車子，從這裏推斷，那麽他本來就没有回來的意思。伏暅歷次掌管二郡，稍微避免了些貪婪污濁，這自然是治政的根本，難道能稱得上功勞？他常以爲人才品德聲望在何遠之上，但何遠因清廉被提升，名望地位反而高了。伏暅深懷怨恨，在言辭上臉色上都表現出來。天高高在上而聽天命者卑微，没有什麽私念不可查照的。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詔説：'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治政廉潔公平，應當加以培養，不要讓他産生怨恨，致使士風受到損害。准可擔任豫章内史。'難道有作人臣的奉接這樣的詔書，而不失魂喪膽的。他把罪過推給主管官員，却冒領寵信并不辭謝，捨不得這苟且所得的職位。因而士人之流被解體，走在路上一片沸騰聲，辨别其行踪，推求其内心，没有一點可以寬恕。請將伏暅按大不敬論處。"有詔令不必論處，伏暅終於能就任郡職。

徵爲給事黄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赴卒。

徵召他擔任給事黄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没有赴任就去世了。

初，暅父曼容與樂安任遥旨昵於齊太尉王儉，遥子昉及暅并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已爲司徒左長史，暅獨滯於參軍事，及終，名位略相侔。暅性儉素，車服粗惡，外雖退静，内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然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子挺。

當初，伏暅的父親伏曼容和樂安任遥都與齊太尉王儉親近，任遥的兒子任昉和伏暅同時得到賞識。過不多久，任昉的才能待遇逐漸强一些，齊末已經擔任司徒左長史，伏暅獨自滯留在參軍事職上，到了最後，名望地位略爲相等。伏暅生性儉樸，車輛和衣服粗劣，外表上雖退讓恬静，内心免不了暗自争勝，所以被時人譏笑。然而他能推薦後來者，常常好像自己比不上人家，有些年輕士子因此依附他。有兒子伏挺。

伏挺 伏知命

挺字士標，幼敏悟，七歲通《孝

伏挺字士標，年幼即聰敏穎悟，七歲時就通

經》、《論語》。及長，博學有才思，爲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父友樂安任昉深相嘆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一。

曉《孝經》、《論語》。待長大後，學識淵博，富有才思，作五言詩，善於仿效謝康樂體。父親的朋友樂安人任昉大爲驚嘆其不凡，常常説："這個孩子京城裏没有第二個可以相比美。"齊末，州裏舉薦秀才，其對策是當時的第一名。

梁武帝師至，挺迎謁於新林，帝見之甚悦，謂之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居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挺三世同時聚徒教授，罕有其比。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

梁武帝的軍隊到達時，伏挺在新林迎接并謁見，武帝見到他很高興，稱他是顏子，接納他擔任征東行參軍，當時年齡十八歲。天監初年，授予中軍參軍事。他住的房子在潮溝，他在住宅内講解《論語》，在朝的人全都來聽講。伏挺三代人同時招聚門徒教習傳授，很少有能與他們相比的。接連擔任了晉陵、武康縣令。卸縣職歸來，仍然在東郊建造房室，不再出仕。

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游，故不能久事隱静。後遂出仕，除南臺書侍御史。因事納賄被劾，懼罪，乃變服出家名僧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天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携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不堪蔬素，因此還俗。侯景亂中卒。著《邇説》十卷、文集二十卷。

伏挺年輕時就有盛名，又善於處理當世人的關係，朝廷中官大官小的多與他交往，所以不能長久過隱退恬静的生活。後來終於出來做官，任南臺書侍御史。因納賄事被糾查，害怕判罪，便改换僧服出家，取名僧挺，躲藏了很久，後來遇上大赦，便從天心寺出來。恰好邵陵王出任江州，便帶着伏挺前往鎮所。邵陵王喜好文章義理，他受到很高的恩惠待遇。伏挺吃不慣蔬菜素食，因爲這個緣故還俗。侯景之亂時去世。著有《邇説》十卷、文集二十卷。

子知命，以其父宦途不進，怨朝廷，後遂盡心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言及西臺，莫不劇筆。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權傾内外。景敗，被送江陵，於獄幽死。

兒子伏知命，因爲他的父親在仕途上没有多少進升，怨恨朝廷，後來便盡心侍奉侯景。偷襲郢州，圍攻巴陵，軍中書信檄文都是他寫的文章。談到中書省，没有不奮筆疾書的。當侯景篡位時，他擔任中書舍人，權勢壓倒内外。侯景失敗後，他被押送到江陵，在獄中幽禁而死。

挺弟捶亦有才名，爲邵陵王記室參軍。

伏挺的弟弟伏捶也有才名，擔任過邵陵王記室參軍。

何佟之　劉澄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晉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邵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郡灊縣人，是晉代豫州刺史何惲的第六代孫。祖父何邵之，任過宋代員外散騎常侍。父親何歆，任過齊代奉朝請。

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强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三百餘篇，略皆上口。太尉王儉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

何佟之少年時就愛好《三禮》，靠心領神會自學，以堅强的毅力專心精研，手不釋卷。誦讀《禮論》三百多篇，大致上都能出口流利。太尉王儉向來推重他。奉詔從家鄉出來任揚州從事，

士。仕齊，初爲國子助教，爲諸生講《喪服》，結草爲絰，屈手巾爲冠，諸生有未曉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醇儒。

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都下碩儒唯佟之而已，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後爲驃騎司馬。永元末，都下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不足，時人稱爲水淫。有至性，父母亡後，常設一屋，晦朔拜伏流涕，如此者二十餘年。當世服其孝行。

于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爲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横草，水翦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然甚貞正，善醫術，與徐嗣伯埒名。子聰能世其家業。

佟之自東昏即位，以其凶虐，乃謝病，終身不涉其流。梁武帝踐阼，以爲尚書左丞。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帝特詔贈黄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議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仍擔任總明館學士。在齊做官，起初擔任國子助教，爲諸生講解《喪服》，把草搓結成喪服麻帶的樣子，把手巾纏成冠帽的樣子，諸生有不清楚的，便反復引導教誨，都城一帶都稱他是醇儒。

齊建武年間，任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讀。當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都已去世，都城的碩學儒者僅有何佟之而已，當時國家的吉凶禮儀規章都依從他來決斷。後來擔任驃騎司馬。永元末年，都城裏發生兵亂，佟之常常集合諸生講析討論，孜孜不倦。性情喜好清潔，一天之内要洗滌十多次，還嫌不够，當時人們稱他是水淫。極有孝性，父母死後，常在一屋内設立靈位，每逢晦日朔日便下拜伏地流淚，像這樣有二十多年。當世人都佩服他的孝行。

在那時又有遂安縣令劉澄，禀性更愛清潔，在縣裏打掃城郭縣城，要求路上没有亂草，水中滅除蟲子髒物，老百姓都不堪忍受這樣的折騰，因而被免去官職。然而他很堅貞正直，擅長醫術，與徐嗣伯齊名。兒子何聰能繼承他家事業。

何佟之自從東昏侯即位後，因爲他的凶殘虐害，便以病爲由辭職，終身不同流合污。梁武帝登基後，任用他爲尚書左丞。當時各種制度草草創設，佟之依據禮來論定，獲益甚多。天監二年在官任上去世。按照以往慣例，左丞没有追贈官位的，皇帝特别下詔贈黄門侍郎，學者們引以爲榮。所著的文章禮議有一百篇左右。有兒子何朝隱、何朝晦。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郡秭歸縣人也。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遍習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

仕齊爲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王讀。及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斂，徒跣送喪墓所，爲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後爲康樂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郡秭歸縣人。年少時就擅長《莊子》、《老子》，能談玄理，能精辟地解釋《喪服》、《孝經》、《論語》。當他長大後，全面地研習鄭氏所注的《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情淳樸孝順，謹慎敦厚，不憑所長而以爲高人一等。少年時遭逢父親喪事，隨後吃素食二十三年。

在齊代做官任廣漢王國右常侍，仍侍廣漢王講讀。當廣漢王被誅殺時，王國中没有誰敢去探視，衹有嚴植之獨自奔喪哭泣，親手料理殯葬，赤脚送葬到墓地，爲死者堆起大墓，安葬完畢纔

令。植之在縣清白，人吏稱之。

回去。當時人都認爲他有情義。後來擔任康樂縣令。植之在縣時清白，百姓和吏員都稱贊他。

梁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禮，有司奏植之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當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人。遷中撫記室參軍，猶兼博士。卒於館。植之自疾後便不受稟奉，妻子困乏。及卒，喪無所寄，生徒爲市宅，乃得成喪。

梁天監二年，下詔徵求通曉古今的儒者修撰五禮，分管官員上奏建議嚴植之主修凶禮。四年，開始設置《五經》博士，各開一館教習傳授，任用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的經館設在潮溝，生徒經常有幾百人。他的講解有區段次序，分析義理清清楚楚。每當他登座講解，五個館的生徒都到了，聽講的有一千多人。升任中撫記室參軍，仍兼博士。在館中去世。植之自從病了之後便没有接受廩食俸禄，妻子兒女生活困難。當他去世時，靈柩没有寄存的地方，生徒們爲他買了房子，纔得以辦成喪事。

植之性慈仁，好行陰德，在暗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六日而死，爲棺斂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柵塘行，見患人卧塘側，問之，云"姓黄，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所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嚴植之性情仁慈，喜好暗中做對人有恩德的事，即便在暗室中也未曾怠慢過。年輕時曾經走山路，看見一位病人，問他的姓名，那人回答不出來。便用車子裝載他一道回家，爲他料理醫藥，過了六天那人就死了，替他買棺材入殮殯葬，最終都不知道是個什麽人。又曾經沿着柵塘走路，看見一位病人躺卧在塘邊，問那個人，説是"姓黄，家本來在荆州，被人雇請幹活。病重了，船主即將出發，就把我丢在岸上"。植之心生憐憫，用車載他回來治療，經過一年病纔好了。那人請求終身充當奴僕來報答大恩德。植之不肯接收，贈送他錢糧，讓他回家。所編撰的《凶禮儀注》有四百七十九卷。

司馬筠

司馬筠字貞素，河内温人也。晋譙王承七代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字敬文，齊奉朝請，始安王遥光使掌文記。遥光之敗，曹武入城見之，端曰："身蒙始安厚恩，君宜見殺。"武叱令速去。答曰："死生命也，君見事不捷，便以義師爲賊。"武捨之去，尋兵至見殺。

司馬筠字貞素，河内郡温縣人。晋代譙王司馬承第七代孫。祖父司馬亮，擔任過宋代司空從事中郎。父親司馬端字敬文，任過齊代奉朝請，始安王蕭遥光派他掌管文書記録。遥光失敗時，曹武進城見到他，司馬端説："我一身蒙受始安王大恩，你應當殺死我。"曹武大聲呵斥他，并命令他趕快離開。他回答説："生死是命運所定，你看見事情没有成功，便把義師看作寇賊。"曹武放開他走了，不一會兒士兵趕上殺害了他。

筠少孤貧好學，師沛國劉瓛，强力專精，深爲瓛所器。及長，博通

司馬筠少年時就成了孤兒，貧苦而好學，拜沛國郡劉瓛爲師，以堅强的毅力專心精研，大

經術，尤明《三禮》。梁天監初爲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

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興王憺，并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彦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内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案父之祥禫，子并受吊，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吊。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吴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毁。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己，宜從小功之制。案《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内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

受劉瓛的器重。當長大後，他廣博地通曉經術，尤其精通《三禮》。梁天監初年擔任暨陽縣令，有清廉的政績。入朝拜任尚書祠部郎。

天監七年，安成國太妃陳氏去世，江州刺史安成王蕭秀、荆州刺史始興王蕭憺，同時因奔庶母喪上表請解除職務，詔令未准許，還任本來的職務。但太妃是在都城，喪祭事没有人主持。中書舍人周捨提議説："賀彦先聲稱：'慈母的兒子不依從慈母的親族來穿喪服，妻子也不依從丈夫而爲慈姑穿喪服，是小功喪服没有依從的緣故。'庾蔚之説的是：'不僅是兒子不依從慈母而按慈母親族來穿喪服，孫子也不依從父親而爲慈母穿喪服。'從此看來，不爲庶祖母穿喪服是清楚了。推究家門裏的哀痛，自是容不得與平時相同。考察父親的喪祭期内，做兒子的同樣接受吊喪，現在二位王的幾個兒子，應當按成服每天穿單衣輪流一天設靈位接受吊喪。喪制説：'二位王在遠地，嫡長子應當代辦喪事。'"周捨又説："《周禮》説：'白絹帽子，黑繒帽卷，是子孫戴的帽子。'那麽嫡子的衣服應與平常不同，可以穿着細布衣服，用絹作衣領衣帶，三年内不聽音樂。又按《禮》和《春秋》，庶母不必世代祭祀，大概是認爲没有王命的原因。吴太妃既然是朝命所加封號，能用安成王的禮節等級，就應當附祭祖廟，到五代親結束後纔拆毁。陳太妃朝命禮數之重，雖是没有什麽不同，慈孫既然不依從父親穿喪服，廟食按理就没有繼續祭祀的必要，兒子祭了孫輩就停止，這就理解了經書上的文字。"武帝因此敕令負責禮儀的官員討論皇子爲慈母所穿的喪服。司馬筠提議："宋朝五種喪服禮制，皇子養母所穿喪報的訓釋，依照《禮》上説的庶母慈愛自己的，應當依從小功的喪制。考察《曾子問》所説：'子游説："喪失慈母如失去母親，符合禮嗎?"孔子説："不符合禮。古時候男子在外有師傅，在家裏有慈母，是君王命令派來教育兒子的，有什麽必要穿喪服。"'鄭玄注解説：'這裏指的是國君的兒子。'假如國君的兒子不穿喪服，那麽王的兒子不穿喪服也就可知了。又《喪服經》上説：'君子的兒子爲慈愛自己的庶母

諸侯之子尚無此服，况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内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内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母，非三年小功之慈母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母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并同，以爲永制。

穿喪服。’傳注説：‘君子的兒子，指的是貴人的兒子。’鄭玄引用《内則》，三類母親限於適用於卿大夫。以此推斷，慈母的喪服，上不在五等人的後嗣，下不涉及三類士人的子孫。倘若其喪服限於卿大夫，推究諸侯的兒子尚且没有這樣穿喪服，况且能用在皇子身上嗎？我認爲應依照《禮》來删除，以便糾正前代的迷惑。”武帝認爲不對，説：“《禮》上説到慈母總共有三條：一是妾生兒子没有母親的，派没有兒子的妾去撫養，命他們作母子關係的，服喪三年，按《喪服·齊衰章》上所説的‘慈母像母親一樣’。二是嫡妻兒子没有母親的，派妾去撫養，撫養慈愛極深，雖然同樣是慈愛，但嫡妻的兒子，妾雖没有作母親的名義，但因恩深事重，所以按小功喪服，《喪服·小功章》之所以不直接説是慈母，而是説‘庶母慈愛自己’，明明白白就是不同於三年的慈母。三是兒子并非没有母親，正是挑選微賤者看管，其義務與師傅保姆同樣，而不是没有慈愛的，因而也有慈母的名義。對師傅保姆既然没有喪服，那麽這類慈母也就没有喪服了。《内則》上説：‘從諸位母親中挑選合適的，讓她作兒子的老師。其次作慈母，其次作保姆。’這是清清楚楚的文字。這裏説的選擇諸位母親，是選擇别人做這三類母親，不是説選取兄弟的母親。憑什麽知道呢？假如兄弟的母親中先有了兒子的，就是長妾。長妾的禮儀，確實有特殊的安排，怎麽容得下次妾生了兒子，便退而成爲保姆，這是不可以的。又有兄弟多的人，在名義上或許可以；假如開始生的兒子，便應該三類母親都缺嗎？以此推論，《内則》所説的諸位母親，説的是這三類母親，明擺着不是説兄弟的母親。子游問的，自然是師傅保姆一類的慈母，不是服三年小功喪制的慈母。所以夫子會有這樣的回答，難道不是師傅保姆之類的慈母没有喪服的證據嗎？鄭玄不辨别三類慈母，混雜一起作訓釋，引用那些没有喪服的例子，來注釋慈愛自己的人，後人造成謬誤，實在是由於這個緣故。經書上説到‘君子的兒子’，這雖是從大夫開始，明擺着大夫還是如此，從這以上，更應當是没有什麽不同的。所以

傳注說‘君子的兒子，就是貴人的兒子’。概括說的貴，無所不包。經傳互爲釋文，互相發明，就可知道慈母的含義，通用於大夫以上了。宋代這一科條，没有違背《周禮》的意思，就要加以删除，確實值得懷疑。”於是司馬筠等人請示依照喪制改正確定嫡妻的兒子，母親殁世後由父妾養育的，服喪五個月，貴賤都是同樣，把這項規定作爲永久的喪制。

後爲尚書左丞，卒於始興内史。子壽傳父業，明《三禮》，位尚書祠部郎，曲阿令。

後來他擔任尚書左丞，在始興内史任上去世。兒子司馬壽繼承父親的事業，通曉《三禮》，位居尚書祠部郎，曲阿縣令。

卞華

卞華字昭岳，濟陰宛句人，晋驃騎將軍壼六世孫也。父倫之，齊給事中。

卞華字昭岳，濟陰郡宛句縣人，是晋代驃騎將軍卞壼第六代孫。父親卞倫之，任過齊給事中。

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及長，遍習《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梁天監中，爲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説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絶學，至華乃通焉。位尚書儀曹郎，吴令，卒。

卞華幼年喪失父母，貧寒而好學，年十四歲時，應徵召補爲國子生，通曉《周易》。當長大後，全面研習過《五經》，與平原郡明山賓、會稽郡賀瑒同學爲好友。梁天監年間，擔任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招聚門徒教習傳授。卞華涉獵廣博，又有口才，解説經書，分析義理，爲當時第一。江左分治以來，鐘的樂律學失傳，到卞華纔弄通了。拜任尚書儀曹郎，任吴縣令時，去世。

崔靈恩 虞僧誕

崔靈恩，清河東武城人也。少篤學，遍習《五經》，尤精《三禮》、《三傳》。仕魏爲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梁，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都下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爲江東所行，乃改説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答靈恩，世并傳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該通義例，當世莫

崔靈恩，是清河郡東武城人。年輕時就專心學習，全面地研習《五經》，尤其精通《三禮》、《三傳》。在魏國做官任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順梁朝，連續升爲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招聚生徒講學，聽衆常常有幾百人。他性情笨拙樸實，没有什麽風度，當他解釋經義、分析道理時，却很有精彩之處，都城裏的前輩學者都稱贊并推重他，助教孔僉尤其愛好他的學問。靈恩早先研習《左傳》服虔的注解，在江東得不到推行，便改爲解説杜預的義疏。每一文句中常常申述服虔之説來詰難杜預之説，於是著《左氏條義》來闡述清楚。當時助教虞僧誕也精通杜預之學，因而寫了《申杜難服》一文來回答靈恩，在世上同時流傳。虞僧誕，是會稽郡餘

及。

姚縣人，用《左氏》來教學，聽衆也有幾百人，全面精通其義理體例，當世没有人能比得上。

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渾，論渾不合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爲一焉。

在這以前，儒家學者討論天，相持渾天與蓋天兩種看法，論蓋天之説與渾天説不相契合，論渾天之説與蓋天説不相契合。靈恩提出的看法，把渾、蓋二説融合爲一。

出爲長沙内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又出爲桂州刺史，卒官。

他出朝擔任長沙内史，回朝後拜授國子博士，聽講群衆尤其多。又外放任桂州刺史，在任上去世。

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訂《三禮義宗》三十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説并數十遍，生徒亦數百人。三爲《五經》博士，後爲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於家。

孔僉，是會稽郡山陰縣人，年輕時師從何胤學習，通曉《五經》，尤其精通《三禮》、《孝經》、《論語》。都講解過幾十遍，生徒也有幾百人。三次擔任《五經》博士，後來擔任海鹽、山陰二縣縣令。孔僉是儒生不擅長治政手段，在縣任上没有什麽政績。太清之亂時，在家去世。

子淑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兒子孔淑玄，涉獵文學頗多，官做到了太學博士。孔僉哥哥的兒子孔元素也擅長《三禮》，很有名氣，早就去世了。

盧廣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晋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梁，位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遍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并聚徒講説，而音辭鄙拙；唯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後爲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卒官。

盧廣，范陽郡涿縣人，自言他是晋代司空從事中郎盧諶的後代。年少時就通曉經書，有儒家學術。天監年間歸順梁朝，位居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全面講解《五經》。當時北方來的儒學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一同招聚生徒講解，但聲音言辭粗鄙笨拙，衹有盧廣言談清朗典雅，不像是北方人。僕射徐勉兼通經書學術，很賞識并喜歡他。後來他擔任尋陽太守、武陵王長史，在任上去世。

沈峻

沈峻字士嵩，吴興武康人也。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在門下積年，晝夜自課。睡則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

沈峻字士嵩，是吴興郡武康縣人。他家世代是農民，到沈峻時纔好學問。與舅舅太史叔明師從族人沈麟士研習學問，在門下多年，夜以繼日自覺按規定完成功課。瞌睡了便用杖敲擊自

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爲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凡聖賢所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爲群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唯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群儒劉嵒、沈宏、沈熊之徒，并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嘆服，人無間言。弟謂宜即用此人，令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及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袪補西省學士，助撰録。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武康令，卒官。

己，專心致志如此。於是博通《五經》，尤其擅長《三禮》。兼任國子助教。當時吏部郎陸倕在給僕射徐勉的信中推薦沈峻説："凡是聖賢所講解的書，必定按《周官》提出義解，那麼《周官》一書，實在是群經的源頭與根本。這門學説没有繼承下來，已經過了很多年代。北方人孫詳、蔣顯也經他們聽講研習過，但改變了楚、夏的語音，所以學生不去那兒；衹有助教沈峻特别精通這一部書，近日按時開設講座，衆學者劉嵒、沈宏、沈熊一班人，都手持經書坐下座，向北面接受學業，没有誰不驚嘆佩服的，没有人講閑話。弟認爲應當立即起用這個人，以讓他專心這一學問，完成一輪又從頭開始，使曠廢了的聖人正典之學重新興起。"徐勉依從其言。上奏由沈峻兼《五經》博士，在學館講學，聽衆常常有幾百人。待到中書舍人賀琛奉敕令撰寫《梁官》時，便啓用沈峻和孔子袪補爲西省學士，輔助撰録。書寫完後，他入朝兼任中書通事舍人。後出朝擔任武康縣令，在任上去世。

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

繼承沈峻學業的，又有吳郡張及、會稽郡孔子雲，官都做到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

太史叔明

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精三玄。每講説，聽者常五百餘人。爲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爲江州，携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故江外人士皆傳其學。峻子文阿。

太史叔明，吳興郡烏程縣人，是吳國太史慈的後代。年輕時擅長《莊子》、《老子》，兼通《孝經》、《論語》、《禮記》，尤其精通三玄。每當講學時，聽衆常常有五百多人。擔任國子助教。邵陵王蕭綸喜好他的才學，當出朝治理江州時，帶叔明一道前往鎮守地。邵陵王調任郢州時，又隨王府而去，所到之處總是講學傳授，所以江外的士人都傳授他的學業。沈峻的兒子是沈文阿。

沈文阿

文阿字國衛，性剛强，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并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采先儒異同，自爲義疏。通《三禮》、《三傳》，位《五經》博士。梁簡文引爲東宫學士。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

沈文阿字國衛，性格剛强，有體力。年少時學習父親的經術，研究章句而精通。祖舅父太史叔明、舅父王慧興都通曉經術，而文阿頗能繼承。又廣博采納先儒的不同見解，自己作義疏。通曉《三禮》、《三傳》，位居《五經》博士。梁簡文帝招他擔任東宫學士。待到撰寫《長春義記》時，儘量多讓文阿撮取不同見聞來充實此

書。

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募士卒援都。臺城陷，與張嵊保吳興，嵊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陳武帝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時常掌朝儀，頗有遺稿，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

當侯景叛逆爲寇，簡文帝另派沈文阿募集士兵援救都城。臺城陷落後，他與張嵊退保吳興，張嵊失敗後，沈文阿逃跑到山野中。侯景一向就聽說他的名聲，尋找得很緊急，文阿走投無路，爬上樹想上吊自殺，碰到有親近者救他，自己摔了下來，折斷了左臂。當侯景之亂平定後，陳武帝因與文阿同一鄉里，上表由他擔任原鄉縣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朝擔任國子博士。不久領步兵校尉，兼掌管儀禮。自從太清之亂後，臺閣舊的制度，没有什麽保存下來。文阿的父親沈峻，梁武帝時常掌管朝廷儀禮，留有不少遺稿，於是斟酌剪裁撰寫，禮儀制度都出自他手中。

及陳武帝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帝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頸，致於上前。上視而笑之，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

當陳武帝受禪讓後，文阿便放棄官職回到武康郡，武帝大發怒氣，派使者前去殺他。其時文阿族人沈恪治郡，請求使者寬恕他的死罪，就雙手被反綁，頸加鎖枷，送到皇上前面。皇上看着笑了，説："迂腐書生又幹得了什麽。"便赦免了他。

武帝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文帝即位，剋日謁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

> 人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敗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吕、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逾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群臣之政。今皇帝拜

陳武帝駕崩，沈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討論在新死的皇帝靈位兩旁應穿戴喪服的喪制，説的話記在《師知傳》中。當文帝即位時，約定好日期謁見宗廟，尚書左丞庾持奉詔書派博士討論這一禮儀。文阿建議説：

> 人與物有變遷，質與文不同軌轍，聖賢順應時機而制定教化之道，王公隨其時機來適應變化。上千人没有君主，不是失敗就是混亂；上萬輛兵車没有統帥，不是危險就是滅亡。當周朝興盛之時，公旦爲叔父，以吕尚、召公爲爪牙。周成王在喪期時，災禍幾乎使國家覆滅。所以既已安葬便有公冠的禮儀，開始出殯就要按照有關麻冕規定的策書，這是要告示天下，國家有主，在考慮國家社稷的艱難。一直到末世合縱連横，漢朝承襲了這種弊害，雖是文帝、景帝制定了刑法措施，但因七國連結兵力，所以有時過了一個月就稱尊號，有時駕崩之日就代行詔書，這都是有必要而這樣做的，并不是對禮制没有留心。現在是國家忌諱的日子，雖因

廟還，宜御太極前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衛者也。

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以玉作瑞也。奠贄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歡欣。今君臣呑哀，兆庶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群臣陪薦儀注如別。

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宫講《孝經》、《論語》。天嘉中卒，贈廷尉卿。所撰八十《禮儀》餘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并行於時。儒者多傳其學。

孔子祛

孔子祛，會稽山陰人也。少孤貧好學，耕耘樵采，常懷書自隨，役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爲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遍，聽者常數百人。爲西省學士，助賀琛撰録，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累遷兼中書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梁武帝撰《五經講

衰絰的重要而節制悲哀，還没有對君臣的禮儀作出安排。按古代禮儀，朝見宗廟後退下來坐在正寢殿裏，處理群臣上書的政務。現在皇帝拜謁朝廟回來，應當駕臨太極前殿，以便端正面向南方的尊嚴，這就是周康王在朝時，一二臣子護衛的方法。

祭奠物品的禮節，周朝時的禮是以玉作禮物，公侯用的是珪，子男拿的是璧，這是用玉作祥瑞之物。祭奠禮物完畢之後，重又進獻祭品，天子用璧，王后用琮。秦朝焚燒經典，威嚴的儀禮散亡了。叔孫通制定禮儀，尤其失去前代制度。奠祭禮物不用珪，進獻物品没有帛。公與王同樣用璧，鴻臚卿奏樂慶賀。像這樣幾件事，古代并没有聽説過，後世相沿成襲，到梁代通行。舉起酒觴祝壽，國家逢上大慶，四厢奏起雅樂，歌唱彈奏一片歡欣。現在君臣强呑悲痛，萬衆節制哀傷，難道能與惟新之禮相同嗎？况且周康王時的賓客舉着的珪，并不是敬祝萬壽的貢品，這明明就是以前的準則。愚見以爲現在坐在正殿上，衹是舉行獻璧的儀禮，没有賀酒的禮節。謹撰寫拜謁朝廟回來登上正寢、群臣陪同進獻的儀禮注疏如此另行。

下詔准許推行。不久升任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然讓他在東宫講解《孝經》、《論語》。天嘉年間去世，追贈廷尉卿。所撰寫的《儀禮》八十多條，《春秋》、《禮記》、《孝經》、《論語義記》七十多卷，《經典大義》十八卷，都在當時流行。很多學者傳授其學説。

孔子祛，是會稽郡山陰縣人。年少時就成了孤兒，貧苦好學，耕田耘禾或砍柴采摘時，經常隨身携帶着書，勞作空閑時就背誦朗讀，勤奮刻苦，勉勵自己，於是精通經術，尤其通曉古文《尚書》，爲此兼國子助教，講解《尚書》四十遍，聽衆常有幾百人。擔任西省學士時，協助賀琛撰寫抄録，書寫完後，兼任司文侍郎，但未就職。連續升任兼中書通事舍人，加步兵校尉。梁

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袪檢閲群書以爲義證。事竟，敕子袪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後加通直正員郎，卒官。

武帝撰寫《五經講疏》和《孔子正言》時，專門派孔子袪查閲覽群書來作義疏證據。事情完畢後，敕令孔子袪和右衛朱异、左丞賀琛在士林館每日輪流按經書講習。後來加任通直正員郎，在任時去世。

子袪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孔子袪總共著了《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補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補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

皇侃，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説，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説《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

皇侃，吴郡人，是青州刺史皇象第九代孫。年少時即好學，師從賀瑒學習，精力專注，全面地掌握了他的學業，尤其通曉《三禮》、《孝經》、《論語》。爲此兼國子助教，在學校講學時聽衆常有幾百人。撰寫《禮記講疏》五十卷。書完成後進奏皇上，詔令交付秘閣。不久，召他入壽光殿講析《禮記義》，梁武帝很贊許他，加任員外散騎侍郎。

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因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皇侃性情極爲孝順，常常每日限定要背誦二十遍《孝經》，來比照《觀世音經》。爲守母喪，他回到家鄉，平西邵陵王欽慕他的學問，備了厚禮來迎接他。抵達時，他因患心病死。所撰寫的《論語義》、《禮記義》，受到世人重視，學者傳習。

沈洙

沈洙字弘道，吴興武康人也。祖休稚，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

沈洙字弘道，是吴興郡武康縣人。祖父沈休稚，任過梁代餘杭縣令。父親沈山卿，任過梁代國子博士、中散大夫。

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游。通《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强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仕梁爲尚書祠部郎，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吴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陳文帝在焉，親就習業。及陳武帝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

沈洙年輕時正直文雅，愛好學習，不隨便與人交往。通曉《三禮》、《春秋左氏傳》。見識精到，記憶力强，《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到他没有回答不出來的。在梁做官任尚書祠部郎，當時年齡大約二十多歲。大同年間，學者大多涉獵文史，不注意章句，但沈洙獨自集中思想於經術，吴郡朱异、會稽郡賀琛很嘉獎他。當朱异、賀琛在士林館講析制度旨意與義理時，常常讓沈洙擔任都講。侯景作亂時，沈洙逃奔到臨安，其時陳文帝在那裏，親自到他那裏研習學業。當陳武帝入朝輔政後，任命他擔任國子博士，與沈文

武帝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位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右，因欲迎喪，久而未反。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爲至月末除靈，内外即吉？爲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謂："王衛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内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絶昏嫁，此於人情，或未爲允。中原淪陷以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尸柩，葬禮無期，時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并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衰，此并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還期未剋，宜依東關故事，在此者并應釋除衰麻，毁靈祔祭；若喪柩得還，别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爲之限制，以義斷恩。"德藻依洙議。奏可。

阿一同掌管儀禮。

陳武帝受禪讓後，他加員外散騎常侍，官至揚州别駕從事史，大匠卿。分管官員上奏説："建康縣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狀聲稱，主人父親的靈柩停放滿一個月了，主人奉命出使關右，因而盼望來辦喪事，但很久没有返回。這一月的晦日便是滿二個月了，主人弟弟的子女現在這裏，是到月底撤除靈位，裏外就吉利？還是等待主人回來把人情及喪禮辦完?"將此事詢問左丞江德藻。德藻的意見以爲："王衛軍説：'死了很久還没有安葬，祇有主人不變，其餘親屬各滿了月數就解除喪服。'這大概是引用《禮》中論述在家裏有事所以不能下葬的文字而已。沈孝軌既已在外地，雖然已來辦喪事，但回來日期無法確定，幾個弟弟假如不能解除喪服，長時間斷絶了婚嫁，這從人情上説，也許不是合適的。中原淪陷以後，按理也有過事例，應當詢問沈常侍詳細商議。"沈洙提議説："禮有通變有常規，又有權宜從事。《禮·小記》説：'很久不能安葬的，祇有主持喪事者不解除喪服，其餘人披麻滿了月數的，解除喪服就罷了。'注文説：'其餘人説的是旁系親屬。'按照鄭玄所解釋的，衆兒子都應當不除喪服，王衛軍所引用的，這大概是《禮》的常規。但魏氏東關戰役之後，既已散失尸體棺柩，葬禮遥遥無期，當時輿論以爲依禮并無終身的喪服，所以下制書讓人解除喪服。晉氏敗亂中，有的死在虜庭，没有辦法接來殯葬，江左所以重新申明其制誥。李胤的祖父，王華的父親，存亡都不能測知，他們的子女按制誥服喪，按時解除穿麻衣喪服，這都是適宜變通喪禮。沈孝軌雖然因奉命出使，就是想來辦喪事，但回來日期没法確定，應當依照東關的事例，在這裏的都應解除穿麻喪服，拆毁靈位，祔入祖廟合祭；假如因死者棺柩能回來，另外舉行改葬的禮儀。自從天下禍亂，西朝覆滅，像這樣一類人，料想不止一二個，難道可以因喪期没有期限，而不解除衰服？朝廷自然應當爲此作出限制，用大義來斷絶恩情。"江德藻依從了沈洙的提議。上奏得到准許。

文帝即位，累遷光禄卿，侍東宫讀。廢帝嗣位，歷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删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爲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并祭酒孔奂、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宣帝録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政言依準五聽，驗其虚實，豈可令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以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爲衷。若謂小促前期數，致實罪不服；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强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爇，身無完者，戴就熏針并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爲允。"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爲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祖暅之父子《漏經》，并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并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

陳文帝即位後，連續升爲光禄卿，侍東宫講讀。廢帝繼位，他歷任尚書左丞，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按梁代舊的刑律，測立囚犯的刑法，一天上一次，自下午三時鼓響起，至二更時止。待到比部郎范泉删改制定律令，以爲舊法測立時間過久，不是人所能忍受的，所以分開其漏刻數，一天分兩次上。廷尉認爲新的規定過輕，請求招集八座丞郎和祭酒孔奂、行事沈洙五位舍人會同尚書省詳細商議。其時宣帝録尚書，集合衆人討論。都官尚書周弘正提議説："凡是大小的案件，必定要用情理來判定，政事之言依靠五種聽訟方法爲準則，查驗其真僞，難道可以命令恣意拷打，來判定刑罪？況且測立人的時間，本來就不是古代制度，近時期以來，纔有這種方法。自下午三時擊鼓開始，一直到二更，難道是普通的人所能忍受的？所以在重刑械具之下，危亡顛倒之上，没有人不屈服，受冤屈者很多。早晨和傍晚兩段時間，同等的漏刻數，進一步或退一步來推求，事理纔算是折衷。假如説稍微縮短前一期的漏刻數，致使確實有罪的人不服罪；如果又將時間延長，那就會使無罪者亂認罪。況且人所能忍受的程度，本已有强弱的不同；人的態度，本來也是多樣的。至於如貫高那樣挨板打鞭擊，受針刺火燙，體無完膚；戴就同時受熏烤針刺之極刑，困苦極深而不變，難道與時間刻數的長短、拷打測立的好壞相關？'與其殺害無辜，寧可失去并無根據的犯人'；'罪過如有懷疑就應判輕一些，功勞如有懷疑就應獎重一些'，這就是古代聖王，立下的清清楚楚的法則。愚認爲依照范泉作的規定是適當的。"沈洙建議説："夜半上測立之刑，鬆緊容易欺瞞，兼顧采用晝漏，在事理上纔是恰當的。衹是漏的刻數有寬窄，古今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冲之、祖暅之的《漏經》，同樣是從關鼓到下鼓、從晡鼓到關鼓，都是十三刻，冬夏四季没有區别。至於日子有長短不同，則在日中時前後分刻。現在采用梁末更改的漏刻，在下鼓之後，分刻其長短；夏至的日子各有十七刻，冬至的日子各有十二刻。廷尉今天的牒文認爲時刻短促，致使罪犯不肯認罪。愚

之古漏，則一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爲宜依范泉前制。”宣帝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請寫還删定曹詳改前制。”宣帝依事施行。

意希望減除夜間測立的黑暗，依從晝間漏時的光明。斟酌古今之間，參考兩種漏刻的用意。放棄秋冬時的短少刻數，依從夏天的長時日晷，不必問寒暑，都依從現在的夏至時，早晨傍晚上測各十七刻。比較古代漏刻，則第一次上測比過去多四刻；即便采用現在的漏刻，則冬至要多五刻。雖然冬至的時間，有幾刻侵占了夜間，但正是日子短的時期，在事理上不必疑慮。可以指望罪犯不因漏刻短而抗拒，獄中囚犯不會因在夜間而導致受冤。徵求鄙人意見，私下認爲應依照范泉過去的規定。”宣帝說：“沈長史的意見適中，應更廣泛討論。”左丞宗元饒建議說：“沈洙的意見不是損壞范泉的規定而有不同，正是想讓四季的刻數平均。請寫好交還删定曹詳細修改以前的規定。”宣帝依照議定的事來推行。

洙以太建元年卒。

沈洙在太建元年去世。

戚衮

戚衮字公文，吴郡鹽官人也。少聰慧，游學都下，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舉。年十九，梁武帝敕策《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衮對高第。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携《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即隨尸而殯。”爲儒者推許如此。

戚衮字公文，是吴郡鹽官縣人。少年時即很聰慧，在都城游學時，師從國子助教劉文紹學習《三禮》。一二年内，就大略領悟了主要意義。十九歲時，梁武帝敕令以《孔子正言》和《周禮》、《禮記義》爲策題，戚衮對策而得高第。拜授揚州祭酒從事史。就近向國子博士宋懷方詢問《儀禮》義理。宋懷方是北方人，從魏國帶來《儀禮》、《禮記》義疏，秘本可惜未傳世。當他臨死時，對家人說：“我死以後，戚生假如趕到，就把《儀禮》、《禮記》義疏本交付給他，如果他没有來，就隨尸體一道殯葬。”他被學者推許如此。

尋兼太學博士。簡文在東宫，召衮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從横，難以答抗，諸儒懾氣。時衮説朝聘義，摛與往復，衮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嘆賞。

不久兼太學博士。簡文帝在東宫時，招戚衮來講解。又曾設宴召集玄學與儒學之士，先命令老、莊學者互相詰難，其次命令中庶子徐摛發揮要旨，時有暢快談論。徐摛縱横其言辭辯才，他人難以對答相抵抗，諸儒者屏氣不作聲。這時戚衮解説朝廷聘禮的旨義，徐摛與他反復辯論，戚衮風度自如，對答如流水，簡文帝大爲嘆賞。

敬帝立，爲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鎮南豫州。泰之奔齊，逼衮俱行，後自齊逃還。又隨程文季於吕梁，軍敗

梁敬帝擁立後，他擔任江州長史。仍然隨沈泰鎮守南豫州。沈泰之逃奔到齊國去，逼迫戚衮一起走，他後來從齊國逃回。又隨從程文季到了

入周，久之得歸。卒於始興王府録事參軍。

衮於梁代撰《三禮義記》，逢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呂梁，兵敗後進入周國，很久纔能回來。在始興王府録事參軍任上去世。

戚衮在梁代撰寫了《三禮義記》，逢戰亂而遺失。有《禮記義》四十卷流行於世。

鄭灼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幼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於皇侃。梁簡文在東宫，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義學士。承聖中，爲兼中書通事舍人。仕陳，武帝、文帝時，累遷中散大夫，後兼國子博士，未拜卒。

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益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卧以瓜鎮心，起便讀誦，其篤志如此。

鄭灼字茂昭，是東陽郡信安縣人。自幼聰敏，砥礪志向研究儒學。年輕時師從皇侃學習。梁簡文帝在東宫時，素來愛好經術，引用鄭灼擔任西省義學士。承聖年間，兼任中書通事舍人。在陳做官，武帝、文帝時，連續升任中散大夫，後來兼任國子博士，没有拜授就職就去世了。

鄭灼性情精明勤奮，尤其通曉《三禮》。年輕時，曾做夢在路上遇見皇侃，皇侃對他説："鄭郎張開嘴。"皇侃趁機吐了唾沫到鄭灼口中，自這以後他的義理更爲長進。鄭灼家裏窮，他日以繼夜地抄寫義疏，筆毫寫完了，總是削了又用。常常吃素食，講授時常要忍受心熱病的痛苦，如果到了瓜上市時，他常躺卧下來用瓜鎮在心上，起來便朗讀背誦，他專心致志如此。

時有晉陵張崖、吴郡陸詡、吴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當時有晉陵郡張崖、吴郡陸詡、吴興郡沈德威、會稽郡賀德基，都以禮學之士自命。

張崖

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後爲國子博士。

張崖師從同郡人劉文紹繼承《三禮》。天嘉元年，擔任尚書儀曹郎，增廣沈文阿《儀注》，撰寫《五禮》。後來擔任國子博士。

陸詡

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時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天嘉中，位尚書祠部郎。

陸詡年輕時學習崔靈恩的《三禮義宗》，梁時百濟國上表需求講禮博士，下詔命令陸詡前往。天嘉年間，位居尚書祠部郎。

沈德威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爲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爲尚書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卒年五十五。

沈德威字懷遠，少年即有節操品行。梁太清末年，他逃到天目山，築起房屋住了下來。雖然處在亂離之中，但他專心學問而無倦怠。天嘉元年，徵召他出山入都，後來擔任國子助教。每次從學校回來還在私人住室講學，道學之士與俗衆跟從他學習的有幾百人，通常如此。升任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來擔任尚書祠部郎。陳代亡而入隋朝，官做到秦王府主簿，死之年五十五

歲。

賀德基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并有名當世。德基少游學都下，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耻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脱白綸巾以贈之。仍謂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位尚書祠部郎。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郎，時論美其不墜。

賀德基字承業，世代傳授《禮》學。祖父賀文發、父親賀淹，在梁代做官都擔任過祠部郎，都在當世有名。賀德基年輕時游學都城，多年不回家，衣物錢財都用盡了，又羞愧衣服破舊，嚴冬時祇穿夾衣短襖短褲。曾經在白馬寺前碰到一位婦女，打扮穿戴很華麗，招呼德基進了寺門，脱下白綸巾贈送給他。還對他説："君將成爲重要人物，不會貧寒很久，所以將這件東西送給你。"問她的姓名，没有回答就離開了。德基對於《禮記》可稱得上精通，位居尚書祠部郎。雖然没有做到大官，但三代儒學，都擔任過祠部郎，輿論贊美他家學業没有斷絶。

全緩

全緩字弘立，吴郡錢唐人也。幼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玩，得其精微。陳太建中，位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緩通《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全緩字弘立，吴郡錢唐縣人。幼時師從博士褚仲都學習《易》，專心致志研究，探得精微之理。陳太建年間，位居鎮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全緩通曉《周易》、《老子》、《莊子》，當時談玄者都推許他。

張譏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太子洗馬。父仲悦，梁尚書祠部郎。

張譏字直言，清河郡武城縣人。祖父張僧寶，任過梁太子洗馬。父親張仲悦，任過梁尚書祠部郎。

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服。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敕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温雅。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云"表卿稽古之力"。

張譏自幼聰明俊秀，有思辯能力。年十四歲時，通曉《孝經》、《論語》，酷愛玄言。師從汝南郡周弘正學習，常常有新的見解，得到前輩的推重。梁大同年間，召他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曾經在文德殿講解《乾·文言》、《坤·文言》，張譏和陳郡袁憲等人也參加了。敕令討論時，諸儒者没有誰敢先出來講，張譏便面容嚴肅地走上前，反反復復地商討考證，説話和氣文雅。皇帝很驚異，賞賜他裙襦絹等，説是"表彰您研習古事的功力"。

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即母之遺制。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爲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宫，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

張譏幼年時失去母親，有塊彩紋帕巾，即是母親遺物。待到他懂事後，家人把帕巾來歷全都告訴他，他每逢過年時就對着帕巾哽咽哭泣不能自制。當守父喪時，服喪期超過了喪禮規定。擔任士林館學士。簡文帝在東宫時，到士林館，出

義往復，甚見嗟賞。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獨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臺城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

了《孝經》上的題目，張譏反復論述義旨，大得嘆賞。當侯景作亂時，在被圍的城中，獨有他在武德後殿侍奉哀太子，講解《老》、《莊》。臺城陷落後，張譏歷盡艱險避難，最終没有爲侯景做事。

陳天嘉中，爲國子助教。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謂曰："僕助君師，何爲不可?"舉坐以爲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坐，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

陳天嘉年間，他擔任國子助教。當時周弘正在國學，出了《周易》上的題目，周弘正第四個弟弟周弘直也在講席。張譏與弘正辯論，弘正理屈，弘直坐在高處，大聲凌厲，幫助他哥哥申辯。張譏便面色嚴肅地對弘直説："今天因義理而相會，辯明名理，雖然知道兄弟有急難，四公子不相助。"弘直對他説："我幫助您的老師，有什麽不可?"滿座都傳爲笑話。弘正曾經對人説："我每次升座，看到張譏在席間，就令人懼怕。"

宣帝時，爲武陵王限内記室，兼東宫學士。後主在東宫，集宫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温文殿講《莊》、《老》。宣帝幸宫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

陳宣帝時，他擔任武陵王限内記室，兼東宫學士。後主在東宫時，集合宫中僚吏設宴招待，其時製造的玉柄麈尾剛做好，後主親自拿着它説："當今雖然仍是才士多如樹林，至於能把握住這件麈尾的，衹有張譏。"立即親手交給張譏。仍讓他在温文殿講授《莊》、《老》。宣帝駕幸宫中親臨聽講，賜給他一套皇帝穿的衣服。

後主嗣位，爲國子博士、東宫學士。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譏竪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群臣曰："此即張譏後事。"陳亡入隋，終於長安，年七十六。

後主繼位，他任爲國子博士、東宫學士。後主曾經駕幸鍾山開善寺，召集隨從臣子坐在寺西南松樹林下，敕令張譏列出義旨。其時去找麈尾還没有拿來，後主敕令折取松枝，親手把松枝托付給張譏，説："可以代替麈尾。"回頭對群臣説："這就是張譏之後的事了。"陳朝滅亡後他進入隋朝，在長安終老，享年七十六歲。

譏性恬静，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吴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

張譏性情恬静，不追求榮譽利益，常常羨慕閑適安逸。他在住宅旁營造山林水池，種植花果，講解《周易》、《老子》、《莊子》，而且爲人教習傳授。吴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和尚法才、法雲寺和尚慧拔、至真觀道士姚綏，都承傳他的學業。

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内篇義》

張譏所撰寫的有《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内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

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就其家寫入秘閣。

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游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曾經敕令到他家抄寫藏入秘閣。

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兒子張孝則，官做到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

顧越字允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坂黄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祖道望，齊散騎侍郎。父仲成，梁護軍司馬、豫章王府諮議參軍。家傳儒學，并專門教授。

顧越字允南，是吳郡鹽官縣人。所居住的地方在新坂黄岡，世代有鄉校，因此顧氏家族多有儒家學者。祖父顧道望，任過齊朝散騎侍郎。父親顧仲成，任過梁朝護軍司馬、豫章王府諮議參軍。家中繼承儒學，并有專門的教習傳授。

越幼明慧，有口辯，勵精學業，不捨晝夜。弱冠游學都下，通儒碩學，必造門質疑，討論無倦。至於微言玄旨，《九章》七曜，音律圖緯，咸盡其精微。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見重，名知人，一見越，便相嘆異，命與兄子弘正、弘直游，厚爲之談，由是聲譽日重。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兼經史，與越名相埒，故都下謂之發、越焉。

顧越自幼聰明敏慧，有口才，激勵自己精通學業，不放棄每個白天黑夜。二十歲時到都城游學，如有通儒飽學之士，必定去登門質疑問難，研討談論，毫無倦意。至於精微之言，玄奥之旨，《九章》中的七曜，音律和圖緯，都盡探其精到細微之處。當時太子詹事周捨以儒學而被器重，以知人出名，一見到顧越，便驚嘆其不凡，讓他與侄子弘正、弘直交往，爲他們作深刻的交談，從此聲譽一天天增加。其時又有會稽賀文發，學術兼通經史，與顧越名聲相同，所以都城稱他們爲發、越。

初爲南平元襄王偉國右常侍，與文發俱入府，并見禮重。尋轉行參軍。大通中，詔飆勇將軍陳慶之送魏北海王顥還北主魏，慶之請越參其軍事。時慶之所向剋捷，直至洛陽。既而顥遂肆驕縱，又上下離心，越料其必敗，以疾得歸。裁至彭城，慶之果見摧衄，越竟得先反，時稱其見機。及至，除安西湘東王府參軍。及武帝撰制旨新義，選諸儒在所流通，遣越還吳，敷揚講説。

起初他擔任南平元襄王蕭偉國右常侍，與賀文發一同進王府，都受禮遇看重。不久轉行參軍。大通年間，詔令飆勇將軍陳慶之護送魏北海王元顥回北方主政魏國，陳慶之請顧越參謀其軍事。當時陳慶之所向獲勝，直到洛陽。不久元顥便肆意驕横放縱起來，加以上下離心離德，顧越料定他必將失敗，以病爲由辭官還鄉。纔到彭城，陳慶之果真被摧敗，顧越竟能先返回，當時人稱他能預見機兆。當來到之後，拜任安西湘東王府參軍。當武帝撰寫制旨新義時，選擇諸儒士到所在地流通，派顧越回到吳郡，宣傳講解。

越遍該經藝，深明《毛詩》，傍通異義。特善《莊》、《老》，尤長論難，兼工綴文，閑尺牘。長七尺三寸，美鬚眉。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僕射徐勉舉越論義，越抗首

顧越對經藝掌握全面詳細，深刻理解《毛詩》，旁通不同義解。特别擅長《莊》、《老》，尤其長於論辯詰難，同時善於作文章，嫻熟於尺牘文辭。他身高七尺三寸，鬚眉美麗。武帝曾經在重雲殿親自講解《老子》，僕射徐勉推舉顧越論

而請，音響若鍾，容止可觀，帝深贊美之。由是擢爲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尋除《五經》博士，仍令侍宣城王講。

大同八年，轉安西武陵王府内中録事參軍，尋遷府諮議。及侯景之亂，越與同志沈文阿等逃難東歸，賊黨數授以爵位，越誓不受命。承聖二年，詔授宣惠晋安王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越以世路未平，無心仕進，因歸鄉，栖隱于武丘山，與吴興沈炯、同郡張種、會稽孔奂等，每爲文會。

紹泰元年，復徵爲國子博士。陳天嘉中，詔侍東宫讀。除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甚見優禮。尋領羽林監，遷給事黄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如故。時朝廷草創，疑議多所取决，咸見施用。每侍講東宫，皇太子常虚己禮接。越以官僚未盡時彦，且太子仁弱，宣帝有奪宗之兆，内懷憤激，乃上疏曰："臣梁世薄宦，禄不代耕。季年板蕩，竄身窮谷。幸屬聖期，得奉昌運。朝廷以臣微涉藝學，遠垂徵引，擢臣以貴仕，資臣以厚秩，二宫恩遇，有異凡流。木石知感，犬馬識養，臣獨何人，罔懷報德。伏惟皇太子天下之本，養善春宫，臣陪侍經籍，於今五載。如愚所見，多有曠官，輔弼丞疑，未極時選。至如文宗學府、廉潔正人，當趨奉龍樓，晨游夕論，恒聞前聖格言、往賢政道。如此，則非僻之語，無從而入。臣年事侵迫，非有邀求，政是懷此不言，則爲有負明聖。敢奏狂瞽，願留中不泄。"疏奏，帝深感焉，而竟不能改革。

述義理，顧越昂首而請准，聲音響如鐘聲，舉止可觀，皇帝大爲贊美他。因此提拔爲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不久拜任《五經》博士，仍然讓他侍奉宣城王講讀。

大同八年，調任安西武陵王府内中録事參軍，不久升府諮議。當侯景作亂時，顧越與同一志向者沈文阿等人逃難回到東部，賊黨幾次授予爵位，顧越堅誓不接受任命。承聖二年，詔令他任宣惠晋安王府諮議參軍，領國子博士。顧越因見世路不平，没有心做官提升，趁機回到故鄉，在武丘山隱居，與吴興郡沈炯、同郡張種、會稽郡孔奂等人，經常以文會友。

紹泰元年，又徵召他擔任國子博士。陳朝天嘉年間，詔令他侍東宫講讀。拜授爲東中郎鄱陽王府諮議參軍，很受優厚禮遇。不久領羽林監，升爲給事黄門侍郎，國子博士、侍讀職仍如以前。其時朝廷草草創立，有疑難之處大多依他的意見來決斷，都被采用推行。每次到東宫侍讀講解時，皇太子常常虚心以禮迎接。顧越認爲宫中僚吏没有囊括一時俊彦，况且太子仁惠懦弱，宣帝有奪取宗廟的徵兆，心中懷着激憤之情，便上疏説："臣在梁朝官位卑微，俸禄很少不足養生。末年發生了動蕩，我逃身到窮山僻壤。幸好遇上聖明時期，得以奉陪昌盛的國運。朝廷認爲臣略微研習過六藝之學，去到遠方徵用我，提拔我在顯貴的官位上，用優厚的俸禄來資助我，在二宫受到恩惠知遇，更與一般人不同。連樹木石頭也知道受感動，狗馬也懂得飼養之恩，惟獨我是什麽人，能不懷報答恩德之心。考慮到皇太子是天下的根本，在東宫教養良好，臣陪同侍讀經籍，到現在已有五年了。依我所看到的情况，有不少曠廢職守的官員，能够輔弼丞疑的官員，并没有極盡一時人選。至於如有文章宗師、廉潔正直者，應當讓他們趨往奉陪龍樓，早晚在一起交游討論，經常聽到前代聖人的格言、以往賢人治政之道。如果這樣，那麽錯誤的邪僻的話，就没法聽得進去。臣年事增高，逼近死亡，不是有什麽希求，正是挂念此事而不説，就是有負於聖

明。竟敢進奏狂妄無知的話，希望留在宫中不必泄露。”此疏奏上，皇帝對此大爲感動，但最終不能有所革新。

及廢帝即位，拜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黄門侍郎如故。領天保博士，掌儀禮，猶爲帝師，入講授，甚見尊寵。時宣帝輔政，華皎舉兵不從，越因請假東還。或譖之宣帝，言越將扇動蕃鎮，遂免官。太建元年，卒於家，年七十七。

當陳廢帝即位後，拜任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黄門侍郎仍如以前。領天保博士，掌管儀禮，還擔任皇帝的師傅，入宫講授，很受尊敬寵信。當時宣帝輔弼政事，華皎起兵反對，顧越趁機請求准假回到東部。有人在宣帝面前譖毁他，説顧越將去煽動藩鎮造反，於是免除他的官職。太建元年，他在家去世，享年七十七歲。

所著《喪服》、《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四十餘卷，詩頌碑誌箋表凡二百餘篇。

所著的《喪服》、《毛詩》、《老子》、《孝經》、《論語》等義疏有四十多卷，詩頌碑志箋表共有二百多篇。

龔孟舒

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通《毛詩》，善談名理。仕梁位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天嘉中，位太中大夫。

當時有東陽郡龔孟舒，也通曉《毛詩》，擅長談論名理。在梁做官任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時，很是重用他，恭敬地拜他做老師。天嘉年間，位居太中大夫。

沈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吴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官，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修《五禮》，掌策文謚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禄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

沈不害字孝和，吴興郡武康縣人。幼時成了孤兒，而修身立志，熱愛學習。陳天嘉初年，拜任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從梁末敗亂，到這時還没有設立國學，沈不害上書請求大建儒官，皇帝以優厚的詔書回答了他。又上表修改制定樂章，下詔派他創作三朝樂歌詞八首，配合二十曲，在樂府推行。後來擔任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令修訂《五禮》，掌管策文謚議等事情。太建年間，位居光禄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去世。

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不害通曉經術，擅長寫文章，雖然能廣博地綜合經典，但家中没有一卷軸書。每次作文章，提起筆來立即寫好，竟然不須尋書查檢。汝南郡周弘正常常稱贊他説：“沈生可以説是意聖人吧。”著有《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

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兒子沈志道字崇基，年輕時就知名，位居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朝滅亡後進入隋朝，去世。

王元規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郡晉陽縣人。祖父王

祖道實，齊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

道實，任過齊晉安郡守。父親王瑋，任過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

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强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昏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王元規八歲時就失去父親。兄弟三人，隨同母親到臨海郡去投靠舅家，當時纔十二歲。郡中土著豪强劉瑱，有巨萬資産，打算把女兒許配給他爲妻。母親因爲他兄弟幼年弱小，也想攀結强族爲援助，元規哭着請求説："隨順而不失去親人，是古人重視的事情，難道可以在異鄉苟且偷安，就這樣與不是同一類的人通婚嗎？"母親爲他的話所感動，就作罷。

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侄入船，元規自執楫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

元規性情孝順，侍奉母親很謹慎，早晚未曾離開左右。梁代時山陰縣發生洪水，急流漂走了住房，元規祇有一隻小船，倉促間帶他母親、妹妹和姑姑侄子上了船，元規自己拿着槳棹離去，把三個兒女留下，擱在樹梢上。當水退之後，都得到保全，當時人都稱贊他有極高的品行。

少從吴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仕梁位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中，爲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宫，引爲學士，就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遷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宫，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榮之。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駁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後爲南平王府限内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陳亡入隋，卒於秦王府東閤祭酒。

少年時他師從吴興沈文阿學習，十八歲時，通曉《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喪服》。在梁做官任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陳天嘉年間，擔任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國子助教。後主在東宫時，引用他擔任學士，就跟着他學習《禮記》、《左傳》、《喪服》等義理。升爲國子祭酒。新安王陳伯固曾經有事入宫中，正好碰上元規將要講授，便上前請允許他從師受業爲弟子，當時輿論以爲光榮。不久拜授爲尚書祠部郎。自從梁代諸儒以治《左氏》學相傳授的，都是用賈逵、服虔的義疏來駁難杜預，共有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分析，不再有疑慮不通處。每當國家討論吉凶大禮，他常參預其間。後來擔任南平王府限内參軍。南平王治江州時，元規隨王府前往鎮守處，四方學生，不遠千里來請教的，常常有百餘人。陳朝滅亡後他進入隋朝，在秦王府東閤祭酒任上去世。

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略》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

元規著有《春秋發題辭》和《義略》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

子大業，聰敏知名。

兒子王大業，聰敏而出名。

陸慶

時有吴郡陸慶，少好學，遍通《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仕梁爲婁令。陳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吴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兹。"鄱陽、晋安王俱以記室徵，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其時有吴郡人陸慶，年少時即好學，全面地通曉《五經》，尤其通曉《春秋左氏傳》，節操很高尚，出仕梁擔任婁縣令。陳天嘉初年，徵召任通直散騎侍郎，没有就職。永陽王擔任吴郡太守時，聽説他的名聲，想與他相見，陸慶以病爲由推辭。當時族人陸榮擔任郡中五官掾，陸慶曾去他家，永陽王便穿了便服到陸榮的住宅處，在墻壁鑿穿一個洞來觀察他。永陽王對陸榮説："我觀看陸慶的風采神情端莊冷峻，恐怕是不可揣測，嚴君平、鄭子真怎麽可以超過這個人。"鄱陽王、晋安王都以記室職徵召他，他未肯就職。便築造房室隱居不出，以禪誦作爲活動，因此師從他繼承學業的人也就稀少了。

論曰：語云："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是以鄒纓齊紫，且以移俗，况禄在其中，可無尚歟？當天監之際，時主方崇儒業，如崔、嚴、何、伏之徒，前後互見升寵，于時四方學者，靡然向風，斯亦曩時之盛也。自梁迄陳，年且數十，雖時經屯詖，郊生戎馬，而風流不替，豈俗化之移人乎！古人稱上德若風，下應猶草，美矣，豈斯之謂也。

論曰：諺語説："上面喜好什麽，下面喜好的風氣必定比上面更厲害。"所以鄒君喜好佩長纓，齊桓公喜好穿紫服，將因此使風俗改變，况且俸禄還在其中，可以不去崇尚嗎？在天監一段時期，當時君主正在推崇儒家學業，像崔、嚴、何、伏一類人，前後相互被提升寵信，在那時四方的學生，如向風而倒伏，這也是往日的盛况。自梁朝到陳朝，將近幾十年，雖然其時經歷了艱難困頓，郊野發生過戰争，但是流風没有衰歇，難道不是風俗教化能改變人嗎！古人稱説上面的德政猶如風吹，下面的響應猶如草動，美好啊，是否説的就是這樣的風氣。

南史卷七十二

列傳第六十二

文　學

丘靈鞠 (子)遲 (從孫)仲孚　檀超 熊襄 吴邁遠 (超叔)道鸞
卞彬 諸葛勗 袁嘏 高爽 孫抱　丘巨源 孔廣 孔逭 虞通之 虞龢 司馬憲 袁仲明 孫詵
王智深　崔慰祖　祖冲之 (子)暅之 (孫)皓 來嶷　賈希鏡　袁峻
劉昭 (子)縚 緩　鍾嶸 (兄)岏 (岏弟)嶼　周興嗣　吴均 江洪
劉勰　何思澄 子朗 王子雲　任孝恭　顔協　紀少瑜　杜之偉
顔晃　岑之敬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阮卓

《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焕乎其有文章。"自漢以來，辭人代有，大則憲章典誥，小則申抒性靈。至於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斯則莫可也。是以哲王在上，咸所敦悦。故云"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自中原沸騰，五馬南度，綴文之士，無乏於時。降及梁朝，其流彌盛。蓋由時主儒雅，篤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時武帝每所臨幸，輒命群臣賦詩，其文之善者賜以金帛。是以縉紳之士，咸知自勵。至有陳受命，運接亂離，雖加奬勵，而向時之風流息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豈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乎？不然，何至是也。宋史不立《文學傳》，《齊》、《梁》皆有其目。今綴而序之，以備此篇云爾。

《周易》上説："觀察人文以便使天下教化成功。"孔子説："多麽光明啊，有了文章。"自從漢朝以來，文人歷代都有，從大的方面看，可以寫典章誥書，小的方面説，可以抒發性靈。至於以禮樂爲經，以治國爲緯，貫通古今，記述美惡，没有這些文人就不可能。因此賢明的君王在上，就都能和睦愉快。所以説"言語如果没有文采，就流行不遠"。自從中原沸騰般地混亂一片，五位司馬氏南渡以來，寫文章的士子，在當時就没有缺少過。延續至梁朝，其流風更爲興盛。大概由於其時君主儒雅，酷愛文章，所以才華卓異的士人都很光彩地聚集在一起。當時梁武帝每次駕臨某地，就命令群臣賦詩，其中文章優秀的就賜給金帛。因此官宦人士，都知道勉勵自己。到了有陳接受天命時，承接亂離的運數，雖然加以奬勵，但往日的流風停歇了。《詩經》上説："人如果逃亡而去，邦國也就困苦凋悴了。"難道金陵的氣數將在三百年後結束嗎？如果不是這樣，爲什麽到了這種地步。宋代史書不立《文學傳》，《齊書》、《梁書》都有這一目録。現在聯綴在一

起而排列，以便充實這一篇章。

丘靈鞠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秘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

靈鞠少好學，善屬文，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復如此也。"累遷員外郎。

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三首，云："雲橫廣階暗，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後爲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事禁錮數年。褚彦回爲吳興太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記論》。久之，除太尉參軍。昇明中，爲正員郎，兼中書郎。時方禪讓，齊高帝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敕知東宫手筆。嘗還東，詣司徒褚彦回別，彦回不起，曰："比脚疾更增，不復能起。"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其强切如此。不持形儀，唯取笑適。尋又掌知國史。

武帝即位，爲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輩度，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

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深座，見王儉詩，深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時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事家業。

丘靈鞠，吳興郡烏程縣人。祖父丘系，任過秘書監。父親丘道真，任過護軍長史。

丘靈鞠少年時就熱愛學習，擅長寫文章，州長官徵辟他爲從事。他去拜訪領軍沈演之時，演之説："我自己從前擔任州職時，去領軍謝晦那裏，賓主坐的地方，正如今天一樣。卿將來也會如此。"他連續升爲員外郎。

宋孝武帝的殷貴妃死時，丘靈鞠獻上三首挽歌，其中有："雲霧横飄在寬廣的臺階上顯得陰暗，白霜深鋪在高高的宫殿上更覺寒冷。"皇帝拈出這一句而嗟嘆欣賞。後來任烏程縣令，并不得志。泰始初年，因事犯法禁止他做官有幾年。褚彦回任吳興太守時，對人説："這一郡中才士衹有丘靈鞠和沈勃而已。"便啓奏申述。明帝讓他寫作《大駕南討記論》。過了很久，拜授他擔任太尉參軍。昇明年間，任正員郎，兼中書郎。其時正在舉行禪讓，齊高帝派靈鞠參預掌管詔書策文的起草。建元元年，調任中書郎，敕令他主管東宫的寫作。曾在回東部前，去司徒褚彦回那裏告別，彦回不能起床，説："近來脚痛更加厲害，不能再起身了。"靈鞠説："脚病也是大事，公是一代立國重臣，不可再做力不勝任而敗事的事了。"他的剛强直爽如此。不注重儀表，衹是取笑以適意。不久又掌管國史的撰修。

齊武帝即位，他擔任通直常侍，不久領東觀祭酒。靈鞠説："人家在官位上盼望數次提升，讓我終身擔任祭酒并不遺憾。"永明二年，任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意在武官位置上，對人説："我應當回東部挖掘顧榮的墓冢。江南地方方圓幾千里，士子風流都出在這中間。顧榮突然帶了一夥粗俗漢子南渡，妨礙了我們一輩人的前途，他死有餘辜。"

靈鞠嗜好飲酒，好評價人物好壞，在沈深家座中，見到王儉的詩，沈深説："王令的文章大有長進。"靈鞠説："怎麽比得上我没有長進時。"這些話傳到王儉耳裏。靈鞠在宋時文名很大，進入齊代減小了不少，蓬髮鬆散不講究儀表，不管

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位長沙王車騎長史，卒。著《江左文章録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時。子遲。

理家業。王儉對人說："丘公做官没有上進，才華也退步了。"位居長沙王車騎長史時，去世。著有《江左文章録序》，起自太興時，到元熙時止。文集在當時流傳。兒子丘遲。

丘遲

遲字希範，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黄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并見而異之。在齊，以秀才累遷殿中郎。梁武帝平建鄴，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及踐阼，遷中書郎，待詔文德殿。時帝著《連珠》，詔群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坐事免，乃獻《責躬詩》，上優辭答之。

丘遲字希範，八歲時便會寫文章。靈鞠常常說："文章氣骨像我。"黄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見到他都很驚異。在齊代時，以秀才身份連續升到殿中郎。梁武帝平定建鄴，招他擔任驃騎主簿，很受禮遇。當時勸進梁王以及行特殊禮制的文章，都出自丘遲筆下。當武帝即位後，他升爲中書郎，待詔文德殿。其時皇帝寫了《連珠》，詔令群臣繼續寫下去的有幾十個人，丘遲的文章最好。因事免職，便獻上《責躬詩》，皇上用好言好語回答了他。

後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帝愛其才，寢其奏。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侵魏，以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拒，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侍郎，遷司空從事中郎，卒官。

後來外放任永嘉太守，在郡不够稱職，被主管官員參劾。皇帝愛惜他的才能，擱置了這一奏章。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蕭宏北侵魏國，任命他爲諮議參軍，領記室。其時陳伯之在北方，與魏軍來抵抗，丘遲寫了書信勸諭他，伯之便投降了。回來後拜任他爲中書侍郎，升爲司空從事中郎，在官任上去世。

遲辭采麗逸，時有鍾嶸著《詩評》云："范雲婉轉清便，如流風回雪。遲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雖取賤文通，而秀於敬子。"其見稱如此。

丘遲的辭章文采明麗俊逸，其時有鍾嶸著《詩評》說："范雲詩婉轉清麗，好像流動的風、迴旋的雪。丘遲詩點綴相映而明媚，好似落花依附在草上。雖然取意比江文通低淺，但比任敬之要秀美。"他的詩就這樣被人稱贊。

丘仲孚

仲孚字公信，靈鞠從孫也。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靈鞠嘗稱爲千里駒也。齊永明初，爲國子生。王儉曰："東南之美，復見丘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乃結群盜爲之計，劫掠三吴。仲孚聰明有智略，群盜畏服，所行皆果，故亦不發。爲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吕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屈。

丘仲孚字公信，丘靈鞠的侄孫。年少時熱愛學習，讀書時常以半夜鐘響爲限止。靈鞠曾稱贊他是千里駒。齊永明初年，作了國子生。王儉說："東南的俊美，又在丘生身上看到了。"以高第中舉，没能上調，回到鄉里。家裏貧窮，便交結一群盜賊爲他們策劃，搶劫三吴。仲孚聰明而有智謀，群盜又害怕又佩服他，所幹的事都能成功，所以也没有暴露。任于湖縣縣令時，有能幹的名聲，太守吕文顯是當時的寵幸之臣，淩侮詆毁所屬的縣，衹有仲孚不爲他所屈服。

明帝即位，爲曲阿令，會稽太守

明帝即位，任曲阿縣令，會稽郡太守王敬則

王敬則反，乘朝廷不備，反問至而前鋒已届曲阿。仲孚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敬則軍至，遇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仲孚以拒守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謡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并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舉，將見收，竊逃還都，會赦不問。

造反，趁朝廷没有防備，造反消息剛到而前鋒已經到了曲阿。仲孚鑿通長岡埭，渠水傾瀉，以阻攔來敵之路。敬則軍隊到了，遇上渠水乾涸了，果然停止不能前進，於是失敗了。仲孚因抵拒堅守有功，升爲山陰縣令，在任很有名聲。老百姓謡諺説："二傅與沈、劉，比不上一丘。"前代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主宰山陰縣，都有政績，而今説仲孚都超過了他們。齊代末年政治混亂，他接受了不少贓物賄賂，被主管官員檢舉，將要逮捕他時，他偷偷逃回都城，遇上大赦没有追究。

梁武帝踐阼，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人敬服，號稱神明，政爲天下第一。後爲衛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累遷豫章内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贈給事黄門侍郎。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宫故事》百卷，又撰《尚書具事雜儀》行於世。

梁武帝登基後，他又擔任山陰縣令。仲孚以料理煩雜見長，擅長適機變通，吏員們敬佩他，稱他爲神明，治政是天下第一。後來擔任衛尉卿，深得恩遇信任。起初築造雙闕，派仲孚領大匠，連續升爲豫章内史，在郡時愈加砥礪清廉品節。不久去世，追贈給事黄門侍郎。喪柩將要運回時，豫章城老老少少號哭着攀轅送行，以致車輪不能前進。仲孚任左丞時，撰寫《皇典》二十卷、《南宫故事》一百卷，又撰寫《尚書具事雜儀》通行於世。

檀超

檀超字悦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嶷之字弘宗，宋南琅邪太守。父道彪字萬壽，位正員郎。

檀超字悦祖，是高平郡金鄉縣人。祖父檀嶷之字弘宗，任過宋南琅邪太守。父親檀道彪字萬壽，任過正員郎。

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蕭惠開爲别駕，超便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陵辱，而超舉動嘯傲，不以地勢推之，張目謂曰："我與卿俱是國家微賤時外戚耳，何足以一爵高人！"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景王妃，超祖姑也，故超以此議之。惠開欣然，更爲刎頸之交。

檀超年少時愛好文學，放縱不羈，任性使氣，出仕任州西曹。蕭惠開擔任别駕時，檀超即與他行對等之禮。惠開自認爲地位在前面，便稍微凌辱他，而檀超放曠傲然，不因其地位低而讓步，瞪着眼睛對他説："我與你都是國家尚未强大時的外戚而已，怎麽值得以一級爵位來高人一等！"蕭太后，是惠開的祖姑，長沙景王妃，是檀超的祖姑，所以檀超憑着這一點而發議論。惠開欣然而樂，反而成了生死之交的朋友。

後位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談咏，自比晋郗超，言高平有二超，又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齊高帝賞愛之，後爲司徒右長史。

後來任國子博士，兼左丞。檀超嗜好飲酒，愛好談論歌咏，他把自己比作晋代郗超，説高平郡有二超，又對人説："還是覺得我更優秀。"齊高帝很賞識愛惜他，後來擔任司徒右長史。

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又制著十志，多爲左僕射王儉所不同。既與物多忤，史功未就，徙交州，於路見殺。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

建元二年，開始設置史官，以檀超和驃騎記室江淹掌管史職，他上表訂立條例：開元紀年號，不用宋年號；封號爵位各自詳載在本傳中，不須憑藉年表。又制作十志，與左僕射王儉有所不同。與人事觸忤已不少，著作史書的大業也就没法成功，降職到交州，在路上被殺。由江淹撰寫完成，還不够完備。

熊襄

時有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宋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通謂之《齊書》，名爲《河洛金匱》。"

當時有豫章郡熊襄撰著《齊典》，上起自宋代，其《序》中説："《尚書·堯典》稱之爲《虞書》，則附帶所叙的通稱爲《齊書》，取名《河洛金匱》。"

吴邁遠

又有吴邁遠者，好爲篇章，宋明帝聞而召之。及見曰："此人連絶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抵訶人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

又有吴邁遠其人，喜好寫文章，宋明帝聽説了就召見他，待見到他以後説："這個人除會寫連珠絶句以外，再也没有什麽本領。"吴邁遠喜歡自誇而鄙視别人，每當寫詩時，得到滿意的語句後，便抛到地上叫道："曹子建又算得了什麽！"檀超聽説後笑着説："從前劉季緒才華比不上一些作者，却喜歡貶責别人的文章。季緒瑣屑之才，哪裏值得一談！至於邁遠，還算得什麽呢？"

檀道鸞

超叔父道鸞字萬安，位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亦有文學，撰《續晋陽秋》二十卷。

檀超的叔父檀道鸞字萬安，位居國子博士、永嘉太守，也有文學才華，撰寫了《續晋陽秋》二十卷。

卞彬

卞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弱冠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脱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今已投之卿矣。卿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卞彬字士蔚，是濟陰郡冤句縣人。祖父卞嗣之，任中領軍。父親卞延之，二十歲時任上虞縣令，有剛烈氣節。會稽太守孟顗憑靠上級身份壓制他，時間長了他再也不能容忍下去，把幘巾脱下丢在地上説："我所以屈服您的緣故，正是爲了這頂幘巾而已。今日已經丢給您了。您憑靠一代勳貴門第，而傲視天下的國士。"便拂衣袖而離開。

彬險拔有才，而與物多忤。齊高帝輔政，袁粲、劉彦節、王藴等皆不同，而沈攸之又稱兵反。粲、藴雖敗，攸之尚存。彬意猶以高帝事無所

卞彬有峭拔之才，但與人事多有觸忤。齊高帝輔弼政事時，袁粲、劉彦節、王藴等都不同心，而沈攸之又舉兵造反。袁粲、王藴雖然敗亡，沈攸之還在世。卞彬預料中還認爲高帝大事

成，乃謂帝曰："比聞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暂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蘊居父憂，與粲同死，故云"尸著服"也。"服"者，衣也。"孝子不在日代哭"者，褚字也。彬謂沈攸之得志，褚彦回當敗，故言哭也。列管謂蕭也。高帝不悦，及彬退，曰："彬自作此。"後常於東府謁高帝，高帝時爲齊王。彬曰："殿下即東宫爲府，則以青溪爲鴻溝，鴻溝以東爲齊，以西爲宋。"仍咏《詩》云："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遂大忤旨，因此擯廢數年，不得仕進。乃擬趙壹《窮鳥》爲《枯魚賦》以喻意。

不會成功，便對高帝説："近來聽到民謠説'可憐惜可挂念的是尸體被裹着喪服，孝子不在了每日有人代他哭，列管鳴響了一陣子死了就會滅族'。公多少聽到一些没有?"其時王蘊在父喪期間，與袁粲一同被殺死，所以説"尸裹着喪服"。"服"，就是衣。"孝子不在了每日有人代他哭"，是個褚字。卞彬説的是沈攸之得志，褚彦回必定敗亡，所以説是哭。列管説的是蕭。高帝不高興，等卞彬退下去，説："是卞彬自己造的這幾句謠諺。"後來他經常在東府謁見高帝，高帝當時作齊王。卞彬説："殿下就以這東宫作王府，可以青溪作鴻溝，鴻溝以東是齊，以西是宋。"還吟唱《詩經》中的詩句説："誰説宋國遠，踮起脚來望得見。"於是大大觸犯了旨意，因爲這緣故被排斥廢職幾年，不能當官提升。便模仿趙壹的《窮鳥賦》而作《枯魚賦》來托喻其心意。

後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仕既不遂，乃著《蚤蝨》、《蝸蟲》、《蝦蟆》等賦，皆大有指斥。其《蚤蝨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袍之緼，有生所托，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疏，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墮，懶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㲰㲰，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渭濩，無時恕肉，探揣護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絶相吊之憂，晏聚乎久袴爛布之裳，復不勤於討捕，孫孫子子，三十五歲焉。"其略言皆實録也。又爲《禽獸决録》。目禽獸云："羊性淫而很，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很，謂吕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鵝頑傲，謂潘敞；狗險出，謂文度。其險詣如此。《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蝌斗唯唯，群浮暗水，唯朝繼夕，

後來任南康郡丞。卞彬頗好飲酒，放浪形骸，仕途既不順利，便寫了《蚤蝨》、《蝸蟲》、《蝦蟆》等賦，都深有指責之意。他的《蚤蝨賦序》説："我處於貧窮之中，十年没有做過一件布衣。一布袍舊絮，是生命可依托之物，幫助我度過寒暑，没有什麽可以與它交换。我爲人有很多毛病，日常生活很疏懶，滿床都是破棉絮，不能解放自己。加上秉性懶惰，懶得清潔皮膚，洗澡洗衣不認真，洗衣洗頭不按時。四肢毛茸茸的，加上又臭又髒，所以葦席蓬帶之間，跳蚤虱子混雜在一起。癢得厲害又流着膿，没有一時一刻寬恕肉體，尋找捕捉，每天都不停手。虱子有句諺語，'早晨出生，傍晚就有了孫子'，至於我身上的虱子，没有開水澆燙的顧慮，擯除了相互吊喪的憂愁，安逸地聚集在舊褲爛布的衣裳裹，又不勤於捕捉，孫生孫，子生子，在此三十五年了。"這些簡略的言語都是真實的記録。又寫了《禽獸决録》。品評禽獸説："羊的性情邪惡而狠毒，猪的性情卑鄙而輕率，鵝的性情頑固而傲慢，狗的性情凶險而顯露。"都是指名斥責那些權貴勢要。羊邪惡而狠毒，指的是吕文顯；猪卑鄙而輕率，指的是朱隆之；鵝頑固而傲慢，指的是潘敞；狗凶險而顯露，指的是文度。他的險惡

聿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文章傳於閭巷。後歷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好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爲具，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君，婦爲傳蠶室。或謂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後爲綏建太守，卒官。

用意就是如此。《蝦蟆賦》中說：“纏着青帶，拖着紫袍的，名字就叫作蛤魚。”世人認爲這是比喻尚書令和僕射。又說：“蝌蚪相隨結伴，一群群浮在陰暗水面上。早晨接着夜晚，蠕動着像鬼一樣。”這是比喻令史諮事。這些文章在坊巷中流傳。後來他歷任尚書比部郎，安吉縣令，車騎記室。卞彬性情喜好飲酒，用葫蘆、壺、瓢、勺、杬樹皮做酒具，戴頂帛做的帽子，十二年也没有更换過，用大葫蘆做成火籠子，雜物很多都像這樣詭怪。自稱卞田君，妻子稱傳蠶室。有人對他說：“你老是不注意操行，名譽地位靠什麽提升?”卞彬說：“抛五顆木子，抛了十次就會扔進箭袋，難道還是抛木子的技藝差。我喜好抛木子，正是極懂這個道理。”後來他擔任綏建郡太守，在任上去世。

諸葛勗

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事繫東冶，作《東冶徒賦》。武帝見，赦之。

永明年間，琅邪郡諸葛勗當國子生時，寫了《雲中賦》，影射祭酒以下官員，都有形狀相似的品評。因事拘囚在東冶，寫了《東冶徒賦》。武帝見到此賦後，就赦免了他。

袁嘏

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賊所殺。

又有陳郡人袁嘏，自己看重自己的文章，對人說：“我的詩應該由大材逼迫出來，不如此就飛走了。”建武末年，擔任諸暨縣令時，被王敬則賊黨殺害。

高爽　孫抱

時有廣陵高爽，博學多材。劉蒨爲晋陵縣，爽經途詣之，了不相接，爽甚銜之。俄而爽代蒨爲縣，蒨遣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云：“高晋陵自答。”人問其所以，答云：“劉蒨餉晋陵令耳，何關爽事。”又有人送書與爽告躓，云：“比日守羊困苦。”爽答曰：“守羊無食，何不貨羊糴米。”孫抱爲延陵縣，爽又詣之，抱了無故人之懷。爽出從縣閤下過，取筆書鼓云：“徒有八尺圍，腹無一寸腸，面皮如許厚，受打未詎央。”爽機悟多如此。坐事被繫，作《鑊魚

其時有廣陵人高爽，學識淵博而多才。劉蒨治晋陵縣時，高爽途經那裏去拜訪他，他一點也不願意接待，高爽很是懷恨。不久高爽代替劉蒨治縣，劉蒨派人迎接他并贈送了很厚的禮物。高爽接受了饋贈，在答謝的信中說：“高晋陵答謝自己。”有人問他什麽意思，他回答說：“劉蒨送給晋陵縣令而已，與高爽有什麽相關。”又有人送了一封書信給高爽，告訴其困境，說：“近日來看守羊很艱苦。”高爽回答說：“守着羊没有飯吃，爲何不賣羊糴些米。”孫抱治延陵縣時，高爽又去拜訪他，孫抱毫無老朋友的情意。高爽出來後從縣閤門下經過，拿過筆來在鼓上寫道：“枉有八尺圍，腹中没有一寸腸，臉皮這麽厚，

賦》以自况，其文甚工。後遇赦免，卒。抱東莞人。父廉，吴興太守。抱善吏職，形體肥壯，腰帶十圍，爽故以此激之。

挨打没個完。”高爽的機變靈悟大多如此。因事被拘囚，寫了《鑊魚賦》來比況自己，這篇文章很工切。後來遇大赦免罪，去世。孫抱是東莞人。父親孫廉，是吴興太守。孫抱擅長吏職，身體肥壯，腰帶有十圍，高爽故意用這一點來刺激他。

丘巨源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寧喪還家。

丘巨源，是蘭陵郡蘭陵縣人。年輕時被薦舉爲丹陽郡孝廉，得到宋孝武帝瞭解。大明五年，敕令他協助徐爰撰寫國史。皇帝駕崩，江夏王劉義恭録用他掌管文書記録。明帝即位後，派他參與詔誥的起草，帶他在左右。自南臺御史做到王景文的鎮軍參軍。因守喪回到家裏。

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齊高帝自啓，敕板起之，使留都下。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自陳，竟不被申。沈攸之事，高帝又使爲尚書符荆州，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

元徽初年，桂陽王劉休範在尋陽時，因巨源有筆力文采，派了船去迎接他來，送給他錢物。巨源通過齊高帝自作啓文，敕命起用他，讓他留在都城。桂陽事變，讓他在中書省撰寫符書檄文，事變平定，除授巨源奉朝請。巨源希望有封官賞賜，過了些時没有得到，就給尚書令袁粲寫信自薦，始終没有得到被提名的機會。沈攸之事件發生時，高帝又派他作尚書符到荆州去，因此他又盼望得到特别的賞賜，從此心情常常感到不滿。

後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武帝問之，巨源曰：“古人云：‘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寧死於建鄴。”乃以爲餘杭令。明帝爲吴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時又有會稽孔廣、孔逭皆才學知名。

後來拜任武昌太守，授職完畢，他不樂意江南之行。齊武帝問到其原因，巨源説：“古人説：‘寧願喝建鄴水，也不願吃武昌魚。’我年齡已老，寧願死在建鄴。”便派他擔任餘杭縣令。明帝治吴興郡時，巨源寫了《秋胡詩》，有諷刺的語句，因此事被殺。當時還有會稽郡孔廣、孔逭都因才學知名。

孔廣

廣字淹源，美容止，善吐論。王儉、張緒咸美之。儉常云：“廣來使人廢簿領，匠不須來，來則莫聽去。”緒數巾車詣之，每嘆云：“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仕至揚州中從事。

孔廣字淹源，儀容舉止美觀，擅長談吐辯論。王儉、張緒都贊美他。王儉常常説：“孔廣來了使人荒廢文簿的登記，匠工不須來，來了就不要聽憑他離去。”張緒幾次坐巾車去看望他，每次嘆息説：“孔廣使我成了輕薄的祭酒。”官做到揚州中從事。

孔逭

逭抗直有才藻，製《東都賦》，

孔逭坦率耿直有才華，創作了《東都賦》，

于時才士稱之。陳郡謝瀹年少時游會稽還，父莊問："入東何見，見孔逭不？"見重如此。著《三吴决録》，不傳。終於衛軍武陵王東曹掾。又時有虞通之、虞龢、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皆有學行，與廣埒名。

在當時才士都稱贊他。陳郡謝瀹年輕時游會稽郡回來，父親謝莊問他："進了東部看到什麽，看見孔逭没有？"推重他如此。著有《三吴决録》，没有流傳。死在衛軍武陵王東曹掾任上。其時又有虞通之、虞龢、司馬憲、袁仲明、孫詵等人，都有學問品行，與孔廣齊名。

虞通之　虞龢

通之、龢皆會稽餘姚人，通之善言《易》，至步兵校尉。

虞通之、虞龢都是會稽郡餘姚縣人，通之擅長講《易》，官至步兵校尉。

龢位中書郎、廷尉，少好學，居貧屋漏，恐濕墳典，乃舒被覆書，書獲全而被大濕。時人以比高鳳。

虞龢位居中書郎、廷尉，年輕時熱愛學習，在他貧窮時，房屋漏雨，擔心弄濕了古書，便攤開棉被蓋書，書得以保全而棉被濕得厲害。當時人們把他比作高鳳。

司馬憲

憲字景思，河内温人，待詔東觀爲學士，至殿中郎，口辯有才地，使魏見稱於北。

司馬憲字景思，是河内郡温縣人，待詔東觀擔任學士，官做到殿中郎，有口才善辯有見識，出使魏國，得到北方人稱贊。

袁仲明　孫詵

仲明，陳郡人，撰《晋史》，未成而卒。初仲明與劉融、卞鑠俱爲袁粲所賞，恒在坐席。粲爲丹陽尹，取鑠爲主簿。好詩賦，多譏刺世人，坐徙巴州。

袁仲明，是陳郡人，撰寫《晋史》，没有完成就去世了。起初袁仲明與劉融、卞鑠都得到袁粲賞識，經常在座席。袁粲任丹陽尹時，録用卞鑠擔任主簿。愛好作詩賦，很多是諷刺世人，因犯罪降職巴州。

詵字休群，太原中都人，愛文，尤賞泉石。卒於御史中丞。

孫詵字休群，是太原郡中都縣人，愛好文學，尤其愛欣賞泉石。在御史中丞任上去世。

王智深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仕齊爲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

王智深字雲才，是琅邪郡臨沂縣人。年少時師從陳郡謝超宗學習寫文章。喜好飲酒，笨拙遲鈍，缺少風度。出仕齊代擔任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

武帝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以審武帝。帝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褻黷事，上遣左右語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

梁武帝派太子家令沈約撰寫《宋書》，沈約對立不立袁粲傳有疑慮，將此事請武帝審定。皇帝説："袁粲自然是宋家忠臣。"沈約又記載了不少孝武帝、明帝的種種污穢事，皇上派左右人對沈約説："孝武帝的事迹不容許停筆。我從前有侍奉宋明帝的經歷，卿可以想一想隱諱惡行的意義。"於是删除了不少内容。又敕令智深撰寫《宋紀》，在芙蓉堂召見他，賞賜衣服，供給住宅。智深向豫章王訴説貧窮，豫章王説："須等

禄。”書成三十卷。武帝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武帝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免官。

您把書寫完了，必定討論供給俸禄。”書寫好三十卷。武帝後來在璿明殿召見智深，讓他寫好拜表奏上，表没有奏上去而武帝駕崩。隆昌元年，敕令索取他這部書。智深升任竟陵王司徒參軍。後免去官職。

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莞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

他家貧窮没有什麽人事往來，曾經餓過五天没有飯吃，挖蒲草根吃。司空王僧虔和兒子王志分給他一些衣服食物。在家去世。

崔慰祖

崔慰祖字悦宗，清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胤。毁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絶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

崔慰祖字悦宗，是清河郡東武城人。父親崔慶緒，永明年間任梁州刺史。慰祖脱去布衣擔任奉朝請。父親去世了，他不吃鹽，母親説："你既無兄弟，又没有子女，哀毁身體不可滅除人性，衹是不應當進食珍肴而已，怎麽可以絶口不吃鹽。今天我也不吃了。”慰祖不得已，聽從了母親的勸告。父親在梁州的資産，有上千萬家財，都分散給同宗族人。漆器上題個“日”字，有“日”字的器具流散到遠遠近近。他在料理財産時得到父親在世時别人借貸的文據，便對族中子弟崔紘説："那些人有錢自然會歸還給我，他們如果没有，我還説什麽呢。”全部放到火中燒掉了。

好學，聚書至萬卷。鄰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帙。慰祖親自取與，未嘗爲辭。

他熱愛學習，收聚圖書上萬卷。鄰居鄉里年輕好事的人來向他借書，每日幾十函。慰祖親自拿給他，未曾推辭過。

爲始安王遥光撫軍刑獄，兼記室。遥光好棋，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

擔任始安王蕭遥光的撫軍刑獄，兼記室。遥光喜好下棋，屢次召慰祖對弈玩樂。慰祖總是推辭説棋藝差，不是朔日望日不去見他。

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并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嘆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

建武年間下詔薦舉士人，堂兄崔慧景舉薦崔慰祖和平原郡劉孝標同爲飽學之士。皇帝打算安排百里之縣給他試用，慰祖推辭不肯就職。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曾在吏部省中召集賓客朋友都來了，各自向崔慰祖詢問地理中不瞭解的十多件事，慰祖口吃，没有華麗的辭藻，但應對的根據精確詳細，滿座都稱贊而佩服他。謝朓驚嘆説："假如班固、司馬遷再生，也没法超過這個人。”

慰祖賣宅須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異韓伯休，

慰祖出賣住宅需要四十五萬錢，買的人説："是否有減?”他回答説："確實不同於韓伯休，

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賣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豈是我心乎？”

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遥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出。”命門者出之。慰祖指闕自首，繫尚方，病卒。

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晋人物，爲四十卷，半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采《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厨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令後世知吾微有素業也。”又令以棺親土，不須磚，勿設靈座。

祖冲之

祖冲之字文遠，范陽遒人也。曾祖台之，晋侍中。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

冲之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

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爲密。冲之以爲尚疏，乃更造新法，上表言之。孝武令朝士善歷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

歷位爲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杼，每行，使人於内轉之。昇明中，齊高帝輔政，使冲之追修古法。冲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鈞以來未之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高帝使與冲之各造，使於樂游苑對共校試，

怎麼容許有二種價。”買的人又説：“你衹管賣四十六萬錢，一萬錢是送給你的。”慰祖説：“難道這是我的心願嗎？”

他年輕時與侍中江祀交往，等到江祀富貴後，常來問候他，但慰祖不去他那裏。他與丹陽丞劉渢一向友好，遥光占據東府造反，慰祖在城裏，城尚未潰敗的一天，劉渢對他説：“您有老母親，應當出城去。”便命令守門人放他走。慰祖到朝廷去自首，被拘禁在尚方，因病去世。

慰祖著有《海岱志》，起自太公迄至西晋人物，寫到四十卷，完成了一半。臨終時，給堂弟崔緯寫信説：“我常想重新注釋司馬遷、班固兩部史書，采集了《史記》、《漢書》所遺漏的二百多件事，放在厨房竹簏裏，你可以把它整理抄寫出來，以便保存主旨。《海岱志》確實是不够周到詳細，可以抄寫幾本交付護軍諸位從事每人一套，以及分發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讓後代知道我稍微有清高的事業。”又囑咐用棺靠近黄土，不須用磚，不設靈位。

祖冲之字文遠，是范陽郡遒縣人。曾祖父祖台之，任過晋侍中。祖父祖昌，任過宋大匠卿。父親祖朔之，任過奉朝請。

祖冲之研習古事，有機敏的思路，宋孝武帝派他在華林學省值班，賜給他宅院車輛禮服。解脱布衣拜任南徐州從事、公府參軍。

起初在宋元嘉年間，使用何承天所制的曆法，比古代十一家曆法更爲精密。冲之認爲還是粗糙，便重新製作新曆法，上表談及此事。孝武帝下令朝廷中擅長曆法的人士詰難他，不能難倒他。遇上皇帝駕崩，未能頒行此曆法。

歷任至婁縣縣令，謁者僕射。起初，宋武帝平定關中時，獲得姚興的指南車，有外形却没有機件裝置，每當運行時，要派人在裏面轉動它。昇明年間，齊高帝輔弼政事，派祖冲之研究古代方法。冲之改作銅製機件，不論如何旋轉，而指示方向始終如一，自馬鈞以來没有如此靈活過。當時北方人索馭驎也説他能製造指南車，齊高帝讓他和祖冲之各造一輛，讓他們在樂游苑一起比

而頗有差僻，乃毁而焚之。晉時杜預有巧思，造欹器，三改不成。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冲之造欹器獻之，與周廟不異。文惠太子在東宫，見冲之歷法，啓武帝施行。文惠尋薨又寢。

轉長水校尉，領本職。冲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欲使冲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

冲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絶，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游苑造水碓磨，武帝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子暅之。

較試車，但差距不少，便砸破并焚毁了他的那一輛。晉時杜預有靈巧的構思，製造欹器，改了三次都没有成功。永明年間，竟陵王蕭子良愛好古器，冲之造了欹器獻給他，與周廟裏的没有差别。文惠太子在東宫，看到冲之的曆法，勸梁武帝頒行。文惠太子不久去世，事又擱置下來了。

他調任長水校尉，領本來職位。冲之作《安邊論》，打算開墾屯田，擴大農業生産。建武年間，明帝打算派祖冲之巡察四方，興造可用來爲百姓謀利益的大工程，碰上接二連三的戰事，事情最終都没有辦成。

冲之懂得鐘律和博塞，當時獨一無二，没有能相對等的。因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便造了一部器械，不依靠風和水力，開動機關就自動運轉，不需要費人力。又造了千里船，在新亭江試驗，每天走一百多里。在樂游苑造了水碓磨，武帝親自駕臨觀看。又特别擅長算術。在永元二年去世，享年七十二歲。著有《易義》、《老義》、《莊義》，注釋《論語》、《孝經》，注疏《九章》，創作《綴述》幾十篇。有兒子祖暅之。

祖暅之

暅之字景爍，少傳家業，究極精微，亦有巧思。入神之妙，般、倕無以過也。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嘗行遇僕射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悟。父所改何承天歷時尚未行，梁天監初，暅之更修之，於是始行焉。位至太舟卿。

祖暅之字景爍，年少時就繼承其家傳事業，研究極爲精微，也有靈巧的構思。進入神思的妙境，連公輸般、工倕也没法勝過他。當他到了思考入微的時候，雷霆也不能干擾他。曾經在走路時遇上僕射徐勉，用頭碰到他，徐勉叫他纔醒悟過來。父親所改製的何承天曆法當時尚未頒行，梁天監初年，暅之重新修改它，在這時纔推行了。官位至太舟卿。

祖皓

暅之子皓，志節慷慨，有文武才略。少傳家業，善算歷。大同中爲江都令，後拜廣陵太守。

侯景陷臺城，皓在城中，將見害，乃逃歸江西。百姓感其遺惠，每相蔽匿。廣陵人來嶷乃説皓曰："逆豎滔天，王室如毁，正是義夫發憤之秋、志士忘軀之日。府君荷恩重世，又不爲賊所容。今逃竄草間，知者非

祖暅之的兒子祖皓，志氣慷慨，有文才武略。年少時繼承了家傳事業，擅長算術曆法。大同年間擔任江都縣令，後來拜授廣陵太守。

侯景攻陷臺城時，祖皓在城裏，將受危害，便逃回長江之西。老百姓感激他遺留的惠愛，總是把他藏起來。廣陵人來嶷便勸祖皓説："叛賊罪惡滔天，王室如處烈火，正是義士發憤的時機、志士忘我捐軀的日子。府君兩代承蒙皇恩，又得不到賊黨的寬容。現在逃亡在民間，知情者

一，危亡之甚，累棋非喻。董紹先雖景之心腹，輕而無謀，新剋此州，人情不附，襲而殺之，此一壯士之任耳。今若糾率義勇，立可得三二百人。意欲奉戴府君，剿除凶逆，遠近義徒，自當投赴。如其剋捷，可立桓、文之勛；必天未悔禍，事生理外，百代之下，猶爲梁室忠臣。若何?”皓曰：“僕所願也，死且甘心。”爲要勇士耿光等百餘人襲殺景兗州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結東魏爲援。馳檄遠近，將討景。景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攻之。城陷，皓見執，被縛射之，箭遍體，然後車裂以徇。城中無少長，皆埋而射之。

不止一個，非常危險，堆叠的棋子都不足以比喻。董紹先雖是侯景的心腹，輕率而没有計謀，剛攻下這座州城，人心并未歸附，偷襲他并殺死他，這不過是一壯士的任務。現在如果糾合帶領義勇之士，立即可以得到二三百人。我打算擁戴府君，剿除凶徒，遠遠近近的仗義之士，自然會來投奔。如果攻克勝利，可以建立齊桓公、晋文公一般的功勛；假如老天一定不後悔禍害，事情出乎意外，百世之後，還是梁室的忠臣。怎麽樣?”祖皓説：“這正是我的願望，死也甘心。”爲此邀了勇士耿光等一百多人攻殺了侯景部下的兗州刺史董紹先，推舉前太子舍人蕭勔擔任刺史，交結東魏作後援。向遠近馳告檄文，準備討伐侯景。侯景極爲懼怕，當天就率領侯子鑒等人來進攻。城被攻陷，祖皓被抓起來，被綁着射他，箭射滿了全身，然後用車分裂身體來示衆。城裏無論小孩大人，都被活埋而射死了。

來嶷

來嶷字德山，幼有奇節，兼資文武。既與皓義舉，邵陵王承制除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及皓敗，并兄弟子侄遇害者十六人。子法敏逃免，仕陳爲海陵令。

來嶷字德山，年幼時就有奇偉的節操，兼有文武之才。他與祖皓起義之後，邵陵王秉承旨意任命他爲步兵校尉、秦郡太守，封永寧縣侯。當祖皓失敗時，他和兄弟子侄同時遇害的共十六人。兒子來法敏逃脱了，出仕陳朝擔任海陵縣令。

賈希鏡

賈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晋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家傳譜學。宋孝武時，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并不能悉。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希鏡注《郭子》。

昇明中，齊高帝嘉希鏡世學，取爲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希鏡撰《見客譜》，出爲句容令。

先是，譜學未有名家，希鏡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習業。晋太

賈希鏡，是平陽郡襄陵縣人。祖父賈弼之，任過晋代員外郎。父親賈匪之，任過驃騎參軍。家中傳授譜牒之學。宋孝武帝時，青州人掘開了一座古墓，墓志銘上説：“青州的嫡長子，東海的女郎。”皇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都弄不明白。希鏡回答説：“這是司馬越的女兒，嫁給苟晞兒。”經察驗探訪果真如此，他也因此受到禮遇，敕令賈希鏡注解《郭子》。

昇明年間，齊高帝嘉獎賈希鏡世代家學，取用他擔任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歷任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蕭子良派希鏡撰寫《見客譜》，外放任句容縣令。

在此之前，研究譜學的没有什麽名家，希鏡的祖父賈弼之廣泛搜集百家姓氏的家譜，專心致

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秘閣及左户曹。希鏡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皆如貫珠，當時莫比。永明中，衛將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希鏡參懷撰定。

志研習這門學業。晋代太元年間，朝廷爲弼之安排令史書吏，撰作定稿抄録，藏在秘閣和左户曹。希鏡三代人傳授這門學問，共有十八州的士族譜，合爲一百函，七百多卷，全面考究得精確詳細，都像繩穿的珠子有條理，當時没有誰比得上。永明年間，衛將軍王儉抄録整理了一百家譜記，與希鏡所作參照考察，修撰訂正。

建武初，希鏡遷長水校尉，傖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明帝，希鏡坐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希鏡罪。後爲北中郎參軍，卒。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并行於時。

建武初年，希鏡升爲長水校尉，有北人王泰寶買了一套《琅邪譜》，尚書令王晏把此事上告明帝，希鏡因此而獲罪被拘禁，當受最嚴厲的刑法處置。他兒子賈棲長去認罪，磕頭碰地而流血，朝廷爲之哀憐，赦免了希鏡的罪過。後來他擔任北中郎參軍時去世。撰寫了《氏族要狀》和《人名書》，同時在世間流傳。

袁峻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訥言語，工文辭。梁武帝雅好辭賦，時獻文章於南闕者相望焉。天監六年，峻乃擬揚雄《官箴》奏之。帝嘉焉，賜束帛，除員外郎，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云。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縣人，魏國郎中令袁渙之第八代孫。早年就成了孤兒，他專心致志學習。家裏窮没有書，每次向人借了書來，必定都抄寫下來，督促自己每天寫五十張紙，紙數不滿就不停止。講話遲鈍，擅長文章辭采。梁武帝一向愛好辭賦，當時到南闕獻文章者相望於道。天監六年，袁峻模擬揚雄的《官箴》獻上去。皇帝嘉獎了他，賜給他一束帛，拜任員外郎，散騎侍郎。值班文德學士省時，抄寫《史記》、《漢書》各有二十卷。又奉敕令與陸倕各創作一篇《新闕銘》。

劉昭　劉縚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晋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并往吊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晋安王記室。

劉昭字宣卿，是平原郡高唐縣人，晋太尉劉寔第九代孫。祖父劉伯龍，爲父親守喪期間因孝而聞名，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都前往吊喪慰問，官做到少府卿。父親劉彪，任齊征虜晋安王記室。

昭幼清警，通《老》、《莊》義。及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梁天監中，累遷中軍臨川王記室。

劉昭自幼清秀機警，通曉《老》、《莊》要旨。待他長大後，勤奮學習，善於寫文章，表兄江淹早就稱贊他。梁天監年間，連續升爲臨川王記室。

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晋書》注干寶《晋紀》爲四十卷，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後漢》，世稱博

起初，劉昭的伯父劉彤彙集衆家《晋書》注釋干寶《晋紀》共四十卷，至於劉昭集《後漢書》史書的同異來注釋范曄的《後漢書》，世人

悉。卒於剡令。集注《後漢》一百三十卷、《幼童傳》一卷，文集十卷。

稱其廣博詳細。死於剡縣令任上。集注《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幼童傳》一卷，有文集十卷。

子縚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位尚書祠部郎，著《先聖本記》十卷行於世。

兒子劉縚字言明，也熱愛學習，通曉《三禮》，位居尚書祠部郎，著有《先聖本記》十卷流傳於世。

劉緩

縚弟緩字含度，爲湘東王中録事。性虚遠，有氣調，風流迭宕，名高一府。常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唯重目前知見。"

劉縚的弟弟劉緩字含度，擔任湘東王中録事。性情虚静淡遠，有氣質風度，風流迭宕，一府中名聲最高。常常説："不須名聲地位，所須要的是衣食。用不着身後的榮譽，祇重視眼前的見識。"

鍾嶸　鍾岏　鍾嶼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晋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

鍾嶸字仲偉，潁川郡長社縣人，晋侍中鍾雅第七代孫。父親鍾蹈，任齊中軍參軍。

嶸與兄岏、弟嶼并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爲國子生，明《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建武初，爲南康王侍郎。時齊明帝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争自啓聞，取决詔敕。文武勛舊皆不歸選部，於是憑勢互相通進，人君之務，粗爲繁密。嶸乃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答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爲大匠斫也。"上不顧而他言。

鍾嶸與哥哥鍾岏、弟弟鍾嶼同樣愛好學習，有思想理智。鍾嶸在齊永明年間作國子監生，通曉《周易》。衛將軍王儉領祭酒時，頗賞識他并有接觸。建武初年，擔任南康王侍郎。其時齊明帝親自處理瑣細政務，法網也嚴密，在那時郡縣和六署九府日常的職掌事務，没有誰不是争着上報自己的情况，依靠詔書敕令來决斷。文武勛臣都不歸選部管理，於是憑藉勢力互相勾結提携，君主政務，由粗疏轉爲繁密。鍾嶸便上書説："古代賢明君主根據才能分配政務，估量其能力授予職務，三公坐下來討論法則，九卿起來完成政事，天子可以讓自己謙恭地面向南方而坐。"書奏上去，皇上不太高興，對太中大夫顧暠説："鍾嶸是什麽人，要打斷我的機密政事，卿是否認識這個人？"他回答説："鍾嶸雖然地位低，名氣小，但説的話也許有可供采納的。况且職責内的事務繁雜瑣細，各由有關衙署過問，現在君主總攬而親自處理，這樣君主更加辛勞而臣子更加安逸，是替代厨師宰殺而爲工匠砍削。"皇上不理睬他而談别的事。

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梁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未能盡改前弊，嶸上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勛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

永元末年，拜他任司徒行參軍。至梁代天監初年，制度雖然革新了，但不能把從前的弊端都更改過來，鍾嶸上疏説道："在永元年間開始混亂，一些人坐着玩弄天子授予的爵位。功勛不

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雖黄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謂永元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澆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禄力，絶其妨正，直乞虚號而已。”敕付尚書行之。

是靠打仗得來，而官職是靠賄賂而成。揮霍一斤金而獲入九卿的行列，寄送一片書札就能招集六類校尉。騎都尉多得塞滿了市面，郎將官多得填滿了街道。服飾已經繫挂了纓帶組練，却還在做奴隸的事情；職位雖然到了黄門散騎，却還親身幹着胥吏的雜務。名稱與實際相混淆紊亂，没有比這更嚴重的了。依我愚見認爲永元時諸位軍官是寒門士人，自有清貴的品級，而靠這些得來的爵位，應當一概削除，以便懲治澆薄争競的風氣。假如吏員是寒門人士，任憑其升到最高的門第品級，不應當依憑軍級而污濫了清高者的品級。假如僑户中混雜北人和楚地人，應在安撫之列，正應當嚴格地停止其俸禄，制止他們妨礙正途，僅讓其乞得虚號而已。”敕令將此疏交付尚書省執行。

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爲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令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

衡陽王蕭元簡外放鎮守會稽，招他擔任寧朔記室，專門掌管文書。其時有處士何胤在若邪山築造房室，山中發洪水，摇撼并冲倒了樹木石塊，惟獨這住室存留下來。元簡命令鍾嶸作一篇《瑞室頌》來表彰他，文辭很典雅清麗。改任西中郎晉安王記室。

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於范，意淺於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

鍾嶸曾向沈約請求稱譽他，沈約拒絶了他。沈約死後，鍾嶸品味古今詩而作評論，談到沈約詩的好壞，説“觀看沈休文的衆多作品，五言詩最好。齊永明年間，宰相王公愛好文學，王元長等人都尊崇并依附沈約。在那時謝朓筆力不够遒健，江淹才華竭盡了，范雲名聲地位還較低微，所以沈約稱得上獨步一時。畢竟其辭藻應是比范雲精到，而意義比江淹淺薄”。大概是補救早先的憾恨，用這些評論來報復沈約。不久他在任上去世。

岏字長丘，位建康令卒。著《良吏傳》十卷。

鍾岏字長丘，位居建康縣令時去世。著有《良吏傳》十卷。

嶼字季望，永嘉郡丞。

鍾嶼字季望，任過永嘉郡丞。

周興嗣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也。世居姑孰，博學善屬文。嘗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謂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

周興嗣字思纂，是陳郡項縣人。世代居住姑孰縣，學識淵博，善於寫文章，曾經從姑孰步行，到一旅店投宿，晚上有人對他説：“你的才學高邁一世，起初必定得到權貴大臣賞識，最終

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郎謝朏爲吴興太守，唯與興嗣初談文史而已。及罷郡，因大相談薦。

會得到英明君主的知遇。”説完後不知那人到哪裏去了。齊隆昌年間，侍郎謝朏擔任吴興太守，衹是與興嗣初步談論文史而已。罷免郡職後，因而特别談到他并大力推薦。

梁天監初，奏《休平賦》，其文甚美，武帝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舞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爲賦，帝以興嗣爲工，擢拜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時武帝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帝用興嗣所製。自是《銅表銘》、《栅塘碣》、《檄魏文》、《次韻王羲之書千字》，并使興嗣爲文。每奏，帝稱善，賜金帛。後佐撰國史。興嗣兩手先患風疽，十二年，又染癘疾，左目盲。帝撫其手，嗟曰：“斯人而有斯疾。”手疏疽方以賜之。任昉又愛其才，常曰：“興嗣若無此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七年，爲給事中，直西省。周捨奉敕注武帝所製歷代賦，啓興嗣與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録》、《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梁天監初年，進獻《休平賦》，文章很美，武帝嘉獎了他。拜授他爲安成王國侍郎，值班華林省。這一年，河南獻上能跳舞的馬，下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作賦，皇帝認爲興嗣的最好，越級拜任他爲員外散騎侍郎，進而值班文德、壽光省。其時武帝把三橋舊房宅改建爲光宅寺，敕令興嗣與陸倕各寫一篇寺碑文，當寫完後都獻了上去，皇帝選用了興嗣所寫的碑文。從此《銅表銘》、《栅塘碣》、《檄魏文》、《次韻王羲之書千字》，都是派興嗣寫文章。每次奏上去，皇帝都稱贊寫得好，賜給他金子和帛絹。後來他協助修撰國史。興嗣的兩手早先患上風疽病，天監十二年，又染上嚴重的疾病，左眼失明。皇帝撫摸着他的手，嗟嘆説：“這樣的人却有這些病。”親手寫了治療疽病的處方賜給他。任昉也愛惜他的才華，常常説：“興嗣如果没有這些病，十天内就必當官至御史中丞。”天監十七年，他擔任給事中，值班西省。周捨奉敕令注釋武帝所選用的歷代辭賦，啓請興嗣參加。普通二年去世。所撰寫的有《皇帝實録》、《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一百多卷，文集十卷。

吴均　江洪

吴均字叔庠，吴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梁天監初，柳惲爲吴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斆之，謂爲“吴均體”。均嘗不得意，贈惲詩而去，久之復來，惲遇之如故，弗之憾也。薦之臨川靖惠王，王稱之於武帝，即日召入賦詩，悦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

吴均字叔庠，吴興郡故鄣縣人。家世寒微低賤，直到吴均，熱愛學習，有過人的才智，沈約曾看到吴均的文章，很是稱贊他。梁天監初年，柳惲治吴興郡，召他補主簿職，每天帶他在一起賦詩。吴均的文風清奇秀拔，有古樸之氣，有好事的人效法這種文風，稱爲“吴均體”。吴均曾因不得意，贈詩給柳惲就離去了，很久又回來了，柳惲對待他依然如故，并不怨恨他。向臨川靖惠王推薦他，王又在武帝面前稱贊他，當天就召他入朝廷賦詩，武帝很是高興。任爲待詔著作，連續升爲奉朝請。

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

在此之前，吴均準備著史書來使自己成名，想撰寫《齊書》，請求借閲齊《起居注》和群臣

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録，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

的行狀，梁武帝不同意，就私下撰寫了《齊春秋》獻上去。書中説皇帝是爲齊明帝輔助王命，皇帝討厭真實的記録，以他的書寫得不確實爲名，派中書舍人劉之遴盤問他幾十條，竟然支支吾吾回答不上來。敕令將書交付中書省燒毁，獲罪免除職務。不久敕令召見了他，派他撰寫《通史》，從三皇到齊。吴均起草本紀、世家已完稿，衹有列傳没有寫好，就去世了。

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

吴均注解范曄的《後漢書》有九十卷，著有《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

先是有濟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

在此之前有濟陽人江洪，擅長寫文章，擔任建陽縣令時，因事犯罪死去。

劉勰

劉勰字彦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别部類，録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

劉勰字彦和，東莞郡莒縣人。父親劉尚，任過越騎校尉。劉勰早年就成了孤兒，專心致志愛好學習。家境貧窮，没有結婚娶妻，依附和尚僧祐生活，於是廣博通曉了經藏論著，因此而區分部類，登録并且爲此作序。定林寺的經藏，就是劉勰編定的。

梁天監中，兼東宫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

梁天監年間，他兼東宫通事舍人，當時七廟祭品已改用蔬果，但二郊農官在社日還有用豬牛羊祭物的，劉勰便上表談及二郊應與七廟一同更改。下詔交付尚書討論，依照劉勰陳述的意見處理。升爲步兵校尉，兼舍人職仍如以前，深深得到昭明太子的愛惜并相接近。

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贊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

起初，劉勰撰寫了《文心雕龍》五十篇，論述古今文體，此書的《序》大致説：“我年齡正在而立之年，曾經在晚上夢見手拿塗了紅漆的禮器，隨從孔子朝南行走，醒來後高興地説：偉大啊，難以見到的聖人，是小子留存的夢想吧！自從有生靈以來，没有比得上夫子的。宣傳贊揚聖人義旨，不如注釋經典，但馬融、鄭玄諸位學者的弘揚已經很精到，我即便有深刻見解，也不足以自成一家。衹是文章的功用，實在是經典的枝條，五禮依賴它而成功，六典依靠它而盡其功用。於是提筆調墨，便開始評論文體。寫的文章用了四十九篇而已。”寫成後，没有得到當時士

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流的稱許。劉勰想依沈約取決論定，没有辦法表達自己，便背負着書在車前等候沈約，樣子像是賣東西的人。沈約拿過來一讀，大爲重視，認爲此書深得作文道理，經常擺放在几案上。

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鬢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改名慧地云。

劉勰寫文章以佛理見長，都城寺塔和名僧的碑志，必定要請劉勰作文章。敕令他和慧震和尚在定林寺撰寫經證。大功告成，便請求出家，先燒了鬢髮爲自己發誓，敕令准許了他。便變换僧服改名慧地。

何思澄

何思澄字元静，東海郯人也。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在縣清廉，不受禮遺。夏節至，忽榜門受餉，數日中得米二千餘斛，他物稱是，悉以代貧人輸租。

何思澄字元静，是東海郡郯縣人。父親敬叔，任過齊長城縣令，有能幹的名聲。在縣任上清白廉潔，不接受贈禮。夏季到了，忽然在門上貼告示要受饋贈，幾天之内得到二千多斛米，别的東西也與此相當，這些全都用來代窮人繳租。

思澄少勤學工文，爲《游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傅昭嘗請思澄製《釋奠詩》，辭文典麗。

何思澄年輕時勤奮學習，擅長寫文章，作《游廬山》詩，沈約看到了，大加稱贊，自認爲比不上他。沈約在郊外住宅新建了閣樓齋室，隨後命令擅長書法的人將這首詩題寫在墻壁上。傅昭曾請何思澄作《釋奠詩》，此詩辭藻文采典雅明麗。

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遍略》，勉舉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以應選。八年乃書成，合七百卷。思澄重交結，分書與諸賓朋校定，而終日造謁。每宿昔作名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狎處即命食。有人方之樓護，欣然當之。投晚還家，所齎名必盡。自廷尉正遷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甚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後除安西湘東王録事參軍，兼東宫通事舍人。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并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後卒於宣惠武陵王中録事參軍。文集十五卷。

天監十五年，敕令太子詹事徐勉薦舉學士入華林省撰寫《遍略》，徐勉薦舉了思澄、顧協、劉杳、王子雲、鍾嶼等五人應選。過了八年纔寫成此書，合爲七百卷。何思澄重視結交朋友，將書分給諸位賓客朋友校訂定稿，而整天去拜訪人家。每次在頭天晚上做好一束名片，拂曉時就命車夫駕車動身，朝中賢士没有不與他狎游的，就在狎游處用餐。有人把他比作樓護，他欣然以爲可以稱當。一直到夜晚纔回家，所携帶的名片必定用完。他從廷尉正升到書侍御史。宋、齊以來，這一職位很輕，天監初年纔重視其人選。馬車前依照尚書二丞待遇供給三名騶從，手拿放有官印的青色袋子，因爲按舊例負責糾察彈劾的官員印綬是在前面。後來拜授他爲安西湘東王録事參軍，兼東宫通事舍人。當時徐勉、周捨以才器主持朝政，都喜愛何思澄的學識，經常每天輪流招邀他去。後來在宣惠武陵王中録事參軍任上去

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

何子朗

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周捨每與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有子朗。"卒於國山令，年二十四。集行於世。

王子雲　費昶

王子雲，太原人，及江夏費昶，并爲閭里才子。昶善爲樂府，又作鼓吹曲。武帝重之，敕曰："才意新拔，有足嘉異。昔郎惲博物，卞蘭巧辭。束帛之賜，實惟勸善。可賜絹十匹。"子雲嘗爲《自弔文》，甚美。

任孝恭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農夫弟候伯，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并任將帥。

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遍，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它與武帝有舊，帝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敕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武帝集序文，并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若不留思，每奏稱善，累賜金帛。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流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

世。有文集十五卷。

起初，何思澄和族人何遜與何子朗都因文章好而聞名，當時的人説道："東海有三何，子朗才最多。"思澄聽到這話後説："這句話錯了。如果不是這樣，就應該把才多的説法歸給何遜。"思澄言下之意認爲才多之説應當在自己頭上。

何子朗字世明，很早就有才氣和思致。周捨每次與他交談，佩服他的精湛思理。曾經寫了《敗冢賦》，模擬莊周的馬與棰的比喻，這篇文章很好。世人談論説："人群中有個子朗俊爽出衆。"在國山縣令任上去世，年二十四歲。有文集流行於世。

王子雲，是太原郡人，他和江夏費昶，都是鄉里的才子。費昶善於作樂府，又創作鼓吹曲。武帝器重他，敕令説："才氣和思致清新秀拔，值得嘉獎其不凡。從前郎惲廣識事物，卞蘭辭令巧妙。賜給束帛，實在衹是爲了鼓勵優良。可以賜給他十匹帛。"子雲曾作了《自弔文》，文辭很優美。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郡人。曾祖父任農夫，任過宋南豫州刺史。農夫的弟弟任候伯，任過輔國將軍、代理湘州事，同時任將帥。

任孝恭幼時失去父親，侍奉母親，以孝行聞名。他集中精力勤奮學習，家境貧窮沒有書看，常常歷經艱難向人借閲，每次讀過一遍，就能背誦出來，并無多少遺漏。外祖父丘它與武帝有交情，皇帝聽説他有才學，召他入西省撰寫史書。起初擔任奉朝請，進而值班壽光省，擔任司文侍郎，不久兼中書通事舍人。敕令派他創作《建陵寺刹下銘》，又啓請撰寫武帝文集的序文，文辭都寫得很富麗。從此以後專門掌管公家文書的起草。孝恭寫文章敏捷迅速，好像是不加以思索，每次奏上去都稱贊他寫得好，多次賜給他金子帛絹。年輕時師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通曉佛理，到這時他吃素食持戒律，信奉很堅定。但他的性格很愛自誇，認爲才能高人一等，在同輩士流中

有不少疏忽，世人因此而輕視他。

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正德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閉，侯景獲之，使作檄。求還私第檢討，景許之，因走入東府。城陷，景斬銼之。文集行於世。

太清二年，侯景攻掠逼近，任孝恭奏請招募士兵，隸屬蕭正德。正德依附賊黨，孝恭返回禁城，臺門關閉了，被侯景抓獲，命令他寫檄文。他請求回私人第宅檢查核對，侯景允許了，他趁機跑進東府。臺城陷落後，侯景把他斬首剁碎。有文集流傳世上。

顏協　顏見遠　范懷約　謝善勛　韋仲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晋侍中含七世孫也。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鎮荆州，以爲録事參軍；及即位，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見遠不食，發憤數日而卒。帝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豫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顏協字子和，琅邪郡臨沂縣人，晋侍中顏含的第七代孫。父親顏見遠，學識淵博，有志向和品行。起初，齊和帝鎮守荆州時，用他擔任録事參軍；當即位後，兼御史中丞。梁武帝受禪讓後，顏見遠絶食，發怒幾天就去世了。皇帝聽後，說："我本自應順天命，依從人心，與天下士大夫有什麼相關？而顏見遠竟然到這種地步。"

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稱。博涉群書，工於草隸飛白。時吴人范懷約能隸書，協學其書，殆過真也。荆楚碑碣皆協所書。時又有會稽謝善勛能爲八體六文，方寸千言，京兆韋仲善飛白，并在湘東王府。善勛爲録事參軍，仲爲中兵參軍。府中以協優於韋仲而減於善勛。善勛飲酒至數斗，醉後輒張眼大駡，雖復貴賤親疏無所擇也，時謂之謝方眼。而胸衿夷坦，有士君子之操焉。

顏協幼年時成了孤兒，由舅家養育。年輕時以才器度量被人稱道。他廣泛涉獵群書，擅長草書、隸書和飛白體。當時吴郡范懷約能寫隸書，顏協學習他的書法，幾乎超過了真迹。荆楚一帶碑碣都是顏協書寫的字。其時還有會稽郡謝善勛能寫八種字體和六文，方寸大小的紙上能寫上千字，京兆韋仲擅長寫飛白體，同時在湘東王府。善勛擔任録事參軍，韋仲擔任中兵參軍。王府中認爲顏協比韋仲要優秀但比善勛差。善勛飲酒能喝下幾斗，醉酒後就瞪眼大駡，即使有貴賤親疏也一概不管了，當時稱他是謝方眼。但他胸襟坦蕩，有士君子的操行。

協家雖貧素，而修飾邊幅，非車馬未嘗出游。湘東王出鎮荆州，以爲記室。時吴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禮，議者甚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恒辭徵辟，游於蕃府而已。卒，元帝甚嘆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

顏協家裏雖然貧寒，但他注意修飾儀表衣着，没有車馬就未曾出外交游。湘東王出朝鎮守荆州時，讓他擔任記室。當時吴郡顧協也在藩邸，與顏協同名，才學不相上下，王府中稱他們是二協。他舅舅陳郡謝暕去世，顏協因爲其舅有撫養的恩情，在喪期間按伯叔一般的喪禮，談論的人很推重他。又爲家門的義事感動，不求揚名上升，經常推辭徵召，在藩府來往而已。去世時，元帝很是嘆惜，作《懷舊詩》來哀悼他。

協所撰《晋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行於世。其文集二十卷，遇火湮滅。子之儀、之推，并早

顏協所撰寫的《晋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流傳於世。他的二十卷文集，遇上火災燒毁了。兒子顏之儀、顏之推，都在很早就知

知名。

名。

紀少瑜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秣陵人也。本姓吴，養于紀氏，因而命族。早孤，幼有志節，常慕王安期之爲人。年十三，能屬文。初爲《京華樂》，王僧孺見而賞之，曰："此子才藻新拔，方有高名。"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

紀少瑜字幼瑒，丹陽郡秣陵縣人。本來姓吴，在紀氏家中養大，因而按其族改姓。早年成了孤兒，自幼有志向節操，常常欽慕王安期的爲人。十三歲時，就能寫文章。起初作《京華樂》，王僧孺看見了，很賞識他，説："這個人才華辭藻清新峻拔，將來會有大名。"少瑜曾夢見陸倕把一束青色雕管筆交給他，説："我認爲這些筆還可以用，你自己挑選其中好的筆。"他的文章因此而剛健上進。

年十九，始游太學，備探《六經》，博士東海鮑皦雅相欽悦。時皦有疾，請少瑜代講。少瑜既妙玄言，善談吐，辯捷如流。爲晋安國中尉，即梁簡文也，深被恩遇。後侍宣城王讀。當陽公爲郢州，以爲功曹參軍，轉輕車限内記室，坐事免。大同七年，始引爲東宫學士。邵陵王在郢，啓求學士，武帝以少瑜充行。

十九歲時，開始到太學游學，全面鑽研《六經》，博士東海郡鮑皦向來欽敬喜愛他。當時鮑皦有病，請少瑜代他講授。少瑜既然精通玄言，又擅長談吐，辯論起來敏捷如流水。擔任晋安國中尉，晋安國王就是後來的梁簡文帝，受到他的厚恩禮遇。後來侍宣城王講讀。當陽公治郢州時，用他爲功曹參軍，轉任輕車限内記室，因事免職。大同七年，纔招他擔任東宫學士。邵陵王在郢州時，上奏請求派學士來，武帝用少瑜充當此行。

少瑜美容貌，工草書，吏部尚書到溉嘗曰："此人有大才而無貴仕。"將拔之，會溉去職。後除武陵王記室參軍，卒。

紀少瑜容貌美觀，擅長草書，吏部尚書到溉曾經説："這人有大才而没有高官。"將要提拔他，恰好到溉離職。後來拜授他爲武陵王記室參軍，去世。

杜之偉

杜之偉字子大，吴郡錢唐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之偉幼精敏，有逸才。年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

杜之偉字子大，吴郡錢唐縣人。家庭世代傳儒學，以《三禮》作專門學業。父親杜規，任過梁代奉朝請。之偉自幼精明聰敏，有超群之才。十五歲時，已遍覽文史和儀禮典章制度，同輩人稱贊他早年成熟，僕射徐勉曾經見到他的文章，推重他有筆力。

中大通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敕勉撰儀注。勉以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宫學士。與學士劉陟等抄撰群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後兼太學限内博士。

中大通元年，梁武帝駕臨同泰寺捨身爲奴，敕令徐勉撰寫儀式注釋。徐勉認爲先前没有這種禮，召之偉草擬其儀式，便上啓請之偉補東宫學士。和學士劉陟等人抄録撰寫群書，各自擬好題目，所撰寫的《富教》、《政道》二篇，都是之偉作序。後來他兼太學限内博士。

大同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

大同七年，梁皇太子在國學舉行釋奠之禮，

學，時樂府無孔子、顔子登歌詞，令之偉製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再遷安前邵陵王刑獄參軍。

其時樂府没有記載孔子、顔子的登歌詞，就命令之偉創作文詞，伶人傳唱練習，以此作爲成例。又升爲安前邵陵王刑獄參軍。

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强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之器。陳武帝爲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遷中書侍郎，領大著作。及受禪，除鴻臚卿，餘并如故。之偉求解著作，優敕不許。再遷太中大夫，仍敕撰梁史，卒官。文集十七卷。

杜之偉年事資歷地位低，衹是因爲記憶力强，才華俊秀，在當世很有名。吏部尚書張纘深深瞭解他，認爲他有擔任廊廟大臣的才器。陳武帝任丞相，向來就聽説他的名聲，便召他補記室參軍。升中書侍郎，領大著作。陳武帝受禪讓後，拜任他爲鴻臚卿，其餘職位都按以前。之偉請求解除著作郎，敕令優待，没有准許他。再次升爲太中大夫，仍然敕令撰寫梁代史書，在任上去世。有文集十七卷。

顔晃

顔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宫學士庾信使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曰："猶當少於宫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

顔晃字元明，琅邪郡臨沂縣人。年輕時就孤苦貧窮，愛好學習，有辭藻文采。初仕任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其時東宫學士庾信出使到王府中，邵陵王派顔晃接待應答，庾信輕視他年輕，説："這王府裏兼記室有幾人?"顔晃説："必定還是比宫中學士少。"當時都認爲他善於回答。

侯景之亂，奔荆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陳天嘉初，累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卒，贈司農卿，謚曰貞子。

侯景作亂時，他逃奔荆州。承聖初年，拜任中書侍郎。陳朝天嘉初年，連續升爲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管詔令誥文。去世後，贈司農卿，謚號稱爲貞子。

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修立，爲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有集二十卷。

顔晃一家世代單傳，旁系没有親戚支援，但耿介獨立，在當世有所知名。他寫表奏詔誥，下筆就立刻寫成，便能表達事情的道理。有文集二十卷。

岑之敬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吴寧令，司義郎。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郡棘陽縣人。父親岑善紆，在梁朝以經學聞名，官做到吴寧縣令，司義郎。

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嘆異。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顔、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顔、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坐，

之敬在五歲時，攻讀《孝經》，每次都是燒香端正坐着，親戚都驚嘆其不凡。十六歲時，對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題，提拔爲高第。御史上奏説："皇朝士子衆多，按例衹取明經，像顔回、閔子騫一流人，纔能參加高第應舉。"梁武帝察看之敬的對策，説："這與我又得到顔回、閔子騫有什麽關係啊!"隨即召他入朝

敕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從横，左右莫不嗟服。仍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

當面應試。讓之敬登上講坐，敕令中書舍人朱异手拿《孝經》，吟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辯詰難。之敬剖析解釋，縱横出入，左右人没有不嗟嘆佩服的。因而拜授他爲童子奉車郎，賞賜很優厚。

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内博士。尋爲壽光學士、司義郎。太清元年，表請試吏，除南沙令。

十八歲時，他參加重雲殿法會，其時梁武帝親自行香，仔細地看着之敬説："没有多久又見到了啊，突然戴起了弁帽啊。"當天拜任太學限内博士。不久擔任壽光省學士、司義郎。太清元年，他上表請求試任吏職，拜任南沙縣令。

承聖二年，除晋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時蕭勃據嶺表，敕之敬宣旨慰喻。會魏剋江陵，仍留廣州。陳太建初還朝，授東宫義省學士。累遷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

承聖二年，拜任晋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其時蕭勃占據嶺南，敕令之敬宣告聖旨安撫勸慰。恰逢魏軍攻克了江陵，他因而滯留廣州。陳太建初年回到朝廷，授任東宫義省學士。連續升爲南臺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

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爲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母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有集十卷行於世。

岑之敬起初靠研究經學進取功名，繼而廣博涉獵文史，向來有辭采文筆，不算是學識精粹的儒學學者。性情謙虚謹慎，未曾憑才學傲物，交接招引後進之士時，恭恭敬敬。每逢母親忌日就安排齋戒，必定親自灑水掃地，整天痛哭流涕，有學識的君子們以孝行淳厚稱贊他。十一年去世。有文集十卷流傳於世。

子德潤，有父風，位中軍吴興王記室。

兒子岑德潤，有其父遺風，官至中軍吴興王記室。

何之元

何之元，廬江灊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

何之元，廬江郡灊縣人。祖父何僧達，任過齊南臺書侍御史。父親何法勝，以操行學業聞名。

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梁天監末，司空袁昂表薦之，因得召見。累遷信義令。其宗人敬容，位望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

之元自幼愛好學習，有才思，守父母喪期超過了喪禮所規定的時間。梁天監末年，司空袁昂上表推薦他，隨後得以召見。連續升爲信義縣令。他的族人何敬容，地位聲望很大，頻頻來探訪他，之元始終不去他那裏回訪。有人問這裏面的原因，之元説："從前有個楚人在觀起那裏得寵，後來有馬的人都死了。德行淺薄而職務高，必定接近傾覆失敗，我擔心得不到好處反而招惹禍害。"有識之士因此而稱贊他。

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

侯景作亂時，武陵王以太尉身份秉承旨意，授予他爲南梁州刺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從成

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人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爲沮衆，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棻之郡。俄而魏剋江陵，劉棻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及琳立蕭莊，署爲中書侍郎。王琳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所居即壽春也。

都興兵東下，之元和蜀中平民百姓一道堅持上表請求不要行動，武陵王以爲敗壞了士氣，把何之元囚禁在艦船中。當武陵王兵敗後，何之元隨從邵陵太守劉棻前往郡城。不久魏軍攻克江陵，劉棻去世，王琳召他任記室參軍。當王琳擁立蕭莊時，他被署爲中書侍郎。王琳失敗後，齊主用他爲揚州別駕，所居留處就在壽春。

及衆軍北伐，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之元始與陳朝有隙，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瑋無罪，左車見用"，遂隨咸至湘州。再遷中衛府諮議參軍。

當衆軍北伐時，湘州刺史始興王陳叔陵派遣功曹史柳咸携帶書信召喚他回來。何之元起初與陳朝不和，書信到了，大爲惶恐，讀信讀到"孔瑋没有罪，左車被任用"後，便隨同柳咸到了湘州。再次升爲中衛府諮議參軍。

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絶人事，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爲三十卷。

待到陳叔陵被誅殺後，何之元便斷絶人事往來，撰著《梁典》，從齊永元元年起，至王琳遇獲救爲止，七十五年經過的人事，有三十卷。

陳亡，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于家。

陳朝滅亡後，他移居常州的晉陵縣。隋代開皇十三年，在家去世。

徐伯陽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父僧權，梁東宫通事舍人，領秘書，以善書知名。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郡人。父親徐僧權，任過梁東宫通事舍人，領秘書，以擅長書法知名。

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梁大同中，爲侯官令，甚得人和。侯景之亂，至廣州依蕭勃。勃平，還都。陳天嘉中，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太建初，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户郎賀徹、學士阮卓、黄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士也。游宴賦詩，動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

徐伯陽敏慧而愛好學習，善於用愉悦的顔色盡奉養之道。家中有史書，他讀過的書將近三千多卷。梁大同年間，任候官縣令，很得人們擁護。侯景作亂時，他到了廣州依附蕭勃。平定蕭勃之亂後，他回到都城。陳天嘉年間，拜任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太建初年，他與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户郎賀徹、學士阮卓、黄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比部郎賀循、長史劉刪等人以文會友，後來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也參加了，都是一時的才士。在游玩和宴會時作詩，就集成卷軸，伯陽爲這一集子作序，在世間大爲流傳。

後除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别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常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韵三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後除鎮右新安王府諮

後來任爲鎮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别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擔任江州刺史時，徐伯陽常常奉使令到那裏。鄱陽王率府中僚吏與伯陽登上匡山之嶺設宴，酒興濃時，命筆用三十個險韵作詩，伯陽與祖孫登先完成，鄱陽王賜給奴婢與雜物。後任鎮右新安王府諮議參軍事。聽

議參軍事。聞姊喪，發疾卒。

到姐姐逝世的消息時，他也發病而死。

張正見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也。祖蓋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脩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郡東武城人。祖父張蓋之，任魏國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親張脩禮，任魏散騎侍郎，歸順梁，仍任原來職務，升任懷方郡太守。

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梁元帝即位，爲彭澤令。屬喪亂，避地匡俗山。陳武帝受禪，正見還都。累遷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卒。有集十四卷，其五言尤善。

正見自幼愛好學習，有清秀之才。梁簡文帝作太子時，正見年十三歲，獻上頌詞，簡文帝大加贊賞。梁元帝即位後，他擔任彭澤縣令。遇上戰亂，他躲避在匡俗山。陳武帝受禪讓後，正見回到都城。連續升爲尚書度支郎，撰史著士，去世。有集子十四卷，其中五言詩尤其好。

阮卓

阮卓，陳留尉氏人也。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

阮卓，陳留郡尉氏縣人。祖父阮詮，任過梁散騎侍郎。父親阮問道，任過梁岳陽王府記室參軍。

卓幼聰敏，篤志經籍，尤工五言。性至孝，父隨岳陽王出鎮江州，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載柩還都，度彭蠡湖，中流遇疾風，船幾没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以爲孝感之至。

阮卓自幼聰敏，專心致志鑽研經籍，尤其擅長五言詩。性情極孝，父親隨同岳陽王出朝鎮守江州，去世，阮卓當時年十五歲，從都城奔赴其地，接連幾天没有喝進一口水汁。把棺柩裝運回都城，渡彭蠡湖時，到中流處遇上狂風，有多次船幾乎沉没，阮卓仰望天空，悲哀地哭喊，不一會兒風停了，人們認爲是孝行感動了天的結果。

陳天康元年，爲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府轉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聚爲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産，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時論咸伏其廉。

陳天康元年，他擔任新安王府記室參軍，隨同王府轉任翊右記室，帶撰史著士。待到平定歐陽紇後，交阯夷獠往往結夥搶掠，阮卓奉命出使招撫勸慰。交阯通往日南、象郡，有不少金子翠玉珍珠貝殻之類珍奇物産，前前後後的使者都搜羅過這些，衹有阮卓挺身不顧而返回，當時輿論都佩服他的廉潔。

後爲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及叔陵誅，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文帝夙聞其名，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顔之推等與卓談宴賦詩，賜遺加禮。

後來他擔任始興王中衛府記室參軍。待到陳叔陵被殺後，後主對朝中臣子説："阮卓素來不附同叛逆，應當對特異表現加以表揚。"至德元年，入朝任德教殿學士。不久兼通直散騎常侍，輔佐王話出訪隋朝。隋文帝早就聽説過他的名聲，派河東郡薛道衡、琅邪郡顔之推等人與阮卓一道交談宴集并賦詩，賜贈的物品超越了常禮。

還除南海王府諮議參軍，以目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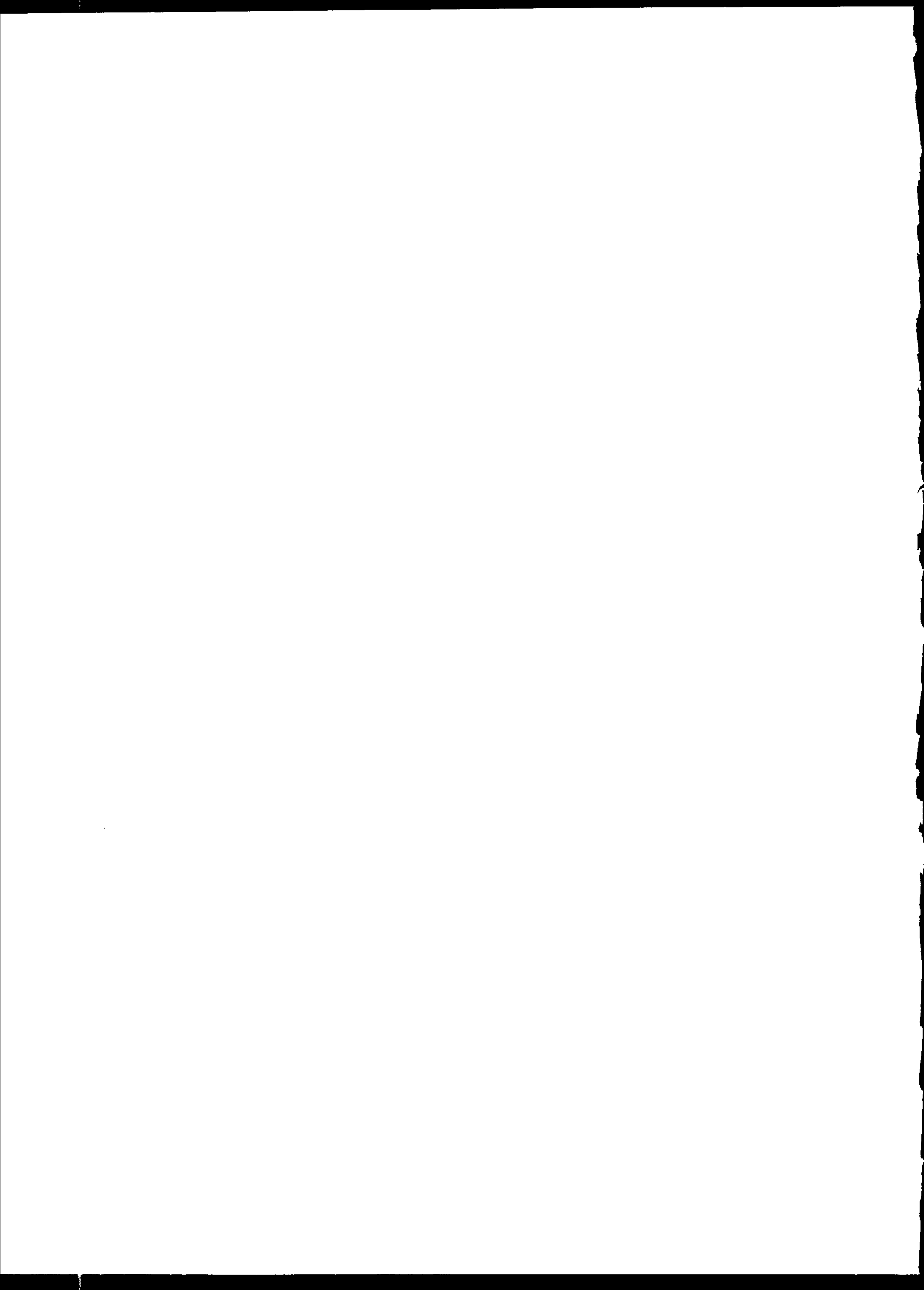
回來後他任爲南海王府諮議參軍，因眼病而

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陳亡入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遘疾卒。

沒有到任。退休在里巷家中，改建亭閣屋宇，修治山池草木，招邀賓客朋友，以文章和飲酒來娛樂自己。陳朝滅亡後進入隋朝，走到江州時，在他父親臨終的地方追思而傷感，染上疾病而去世。

論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豪，游心内運，放言落紙，氣韵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感召無象，變化不窮。發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寫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暢自心靈，而宣之簡素，輪扁之言，未或能盡。然縱假之天性，終資好習，是以古之賢哲，咸所用心。至若丘靈鞠等，或克荷門業，或夙懷慕尚，雖位有窮通，而名不可滅。然則立身之道，可無務乎？

論曰：文章，大概是性情的標志，精神活動的節律。情思蘊結則口含筆毫，游心在裏面運轉，發而爲言，寫在紙上，氣韵天然而成。沒有不是得自生靈的稟賦，隨其愛好而變遷，機悟見識不同一門，賞鑒領悟紛紜而複雜，感應并無形狀，而變化無窮。發出五聲的音響，而表達出來的文字有不同的辭句；描寫萬物的情態形狀，而下筆寫出來的形態各異。從心靈暢快地抒發出來，在竹簡絹素上表達清楚。即使輪扁的話，也不能説盡這些意思。然而縱使可以憑藉天性，最終還是有賴於熱愛學習，所以古來的賢人哲士，對此都很用心。至於如丘靈鞠等人，或者能繼承家門事業，或者早已懷着羡慕崇尚之心，雖然地位有困窘有騰達，但名聲都不可磨滅。然而樹立己身的道理，可以不去致力追求嗎？



南史卷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三

孝義(上)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貽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代之甿，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翱翔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爲其首，斯并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己，捐軀捨命，濟主安親，雖乘理暗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

《易》上說："確定做人的準則，叫做仁和義。"仁義，符合忠君孝親最根本的道理，確實是忠孝的依據。雖然仁義的思想發自人們内心，仁義的感情不是由於外物的觸發，但是使一般人能够有所遵循、有所效法的大道理，先聖先哲已有遺訓。至於風俗輕浮、教化薄弱、禮法不遵，道德淪喪，講忠，很多人不能自樹於國；講孝，又不能無罪於家。然而一代的臣民，憑藉權勢和利益互相援引，入仕全憑勢力招致，榮耀不靠行爲樹立。缺乏翱翔萬仞、高瞻遠矚的氣概，蔑棄人生的責任和義務，父母尚在疾病之中，兒女已忘其沉疴巨痛；名分和禮節還未改變，就急忙充當了叛主背親的戰爭禍首。這都是由於法律規範

聞視聽，考于載籍，何代無之。故宜被之圖篆，用存旌勸。今搜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和社會教化的道理没有發揚光大，選拔人才的途徑也有很多缺陷。至於那些感情發自天性，行爲成就於自己，獻身捨命，濟人主使其得以成功，侍父母使其得到安樂的人，雖然其行爲憑自身理性自然達到仁義準則，并非由於他人的勸告或獎賞，而主宰世道的人，也不曾采取提倡或激勵的措施。乃至於使其事迹隱淪於民間，不達於人們的視聽。查考歷代史籍，哪個朝代没有這種憾事？所以應該用圖畫和書籍予以記載，用來發揮表彰、勸勉作用。現在搜集、編寫被埋没、遺落的孝義人物事迹，衹是用來完備史書缺漏的文獻罷了。

龔穎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并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舉觴聞樂，蹈迹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也，跣出救之得免。及縱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脅以兵刃，執志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别駕從事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表穎節義，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龔穎，是遂寧人。少年時好學，益州刺史毛璩徵召他任勸學從事。毛璩被譙縱殺害，原有的將佐官吏都逃亡了，衹有龔穎號哭着去奔喪，按照禮節爲毛璩出殯送葬。譙縱後來設宴請龔穎，他無法拒絶，衹得去赴宴。當宴樂奏起時，龔穎流着眼淚站起來説："面向北座侍奉上司，上司遇難了我不能拼死相報，怎麼忍心舉杯聽樂，置身於叛逆亂黨之中呢。"譙縱的大將譙道福把他拉出去，即將處斬，譙道福的母親就是龔穎的姑母，赤着脚跑出來救他，纔使他免遭殺害。到譙縱擅自稱王的時候，備盡禮數來徵聘龔穎，他又不去，於是譙縱就拔刀相威脅，可是龔穎堅持自己的志向，始終没有改變，一直到蜀地被平定，竟不曾向叛黨屈節。後來新的刺史到任，總是對他加以徵聘引薦。歷任府參軍，州别駕從事史。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將龔穎的節義事迹表奏朝廷，竟不曾得到朝廷的覆命，就在家裏死了。

劉瑜

劉瑜，歷陽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絶聲，勤身力以營葬事。服除，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宋文帝元嘉初卒。

劉瑜，是歷陽歷陽人。七歲時就死了父親，侍奉母親最是孝順。五十二歲那年，母親死了，他三年不食鹽醋，哭泣之聲晝夜不絶，苦心勞力經營母親的殯葬之事。服喪期滿以後二十餘年中，仍然是穿着布衣，吃着粗食，講起母親來就流眼淚，常年住在母親的墳墓旁邊，不曾離開過片刻。宋文帝元嘉初年去世。

董陽

又元嘉七年，南豫州舉所統西陽縣人董陽三世同居，外無異門，內無異烟。詔榜門曰"篤行董氏之閭"，蠲一門租布。

又，元嘉七年，南豫州推舉所統轄的西陽縣人董陽，他家裏三代人同住在一起，對外没有分門立户，家内也不分竈易炊。宋文帝下詔，在他家大門上方挂上匾額，題爲"篤行董氏之閭"，并且免除他一家的賦税。

賈恩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桓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桓俱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恩天水郡顯親左尉。

賈恩，是會稽諸暨人。少年時就有志向和操守。元嘉三年，母親去世，他在守喪期間格外地遵守喪禮。還没到出葬的日子，鄰家發生火災，大火逼近他家，情况危急，賈恩和他的妻子桓氏號哭着奔跑救火，鄰近的人們都趕來幫助，他母親的靈柩被保住了，可是賈恩和桓氏都被燒死。官吏上奏朝廷，把賈恩的村莊改名爲孝義里，免除賈家三代人的賦税。朝廷還追贈賈恩爲天水郡顯親左尉。

郭世通　郭原平

郭世通，會稽永興人也。年十四喪父，居喪殆不勝哀。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恐廢侍養，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還先直。服除後，思慕終身如喪者，未嘗釋衣帢。仁孝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之，世通委之而去。元嘉四年，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文帝嘉之，敕榜表門閭，蠲其租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

郭世通，是會稽永興人。十四歲時就死了父親，守喪期間幾乎經受不住喪父的哀痛。家境貧苦，他靠幫人做工得錢用來贍養繼母。妻子生了一個男孩，夫妻倆擔心有了孩子會妨礙侍養繼母，於是流着眼淚把孩子活埋了。繼母死後，他親自負土築成墳墓。有些親戚共同凑錢凑物助辦喪事，他稍微接受了一些，等到安葬已畢，又去做工，按值償還親戚們原先的贈送。服喪期滿後，終身思慕父母，就好像新喪一樣，不曾脱下過孝衣孝帽。他那仁孝的風範，流傳在鄉里，鄰村的大人和小孩，都没有一個對他直呼其名。他曾經跟人一道到山陰買賣貨物，誤得了一千錢，當時不覺得，分手以後纔省悟過來，於是追回去把錢還給本主。錢主驚嘆他的品行，拿出一半來酬謝他；他推辭不受，回身便走。元嘉四年，朝廷派大使巡視天下，散騎常侍袁愉將他的淳德厚行上奏給朝廷，文帝深爲嘉許，詔令旌表，懸榜門閭，免除他家的賦税和勞役，并把他所居村莊獨楓里改名爲孝行里。太守孟顗舉薦他爲孝廉，他不接受。

子原平字長恭，又禀至行，養親必以己力，傭賃以給供養。性甚巧，

郭世通之子郭原平，字長恭，又具有最淳厚的德行，侍養父母一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給人幫

每爲人作正，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飱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虚中竟日，義不獨飽。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糴買，然後舉爨。

工來供給贍養父母之必需。他生性靈巧，但每次替人家承擔主要勞務，都衹要一般雇工的報酬。雇主設飯菜招待，原平因爲自己家裏貧窮，父母没有魚肉等葷味可吃，所以他衹吃咸菜下飯就算了。如果家裏有時候没有飯吃，他就整天餓着肚子做事，和家裏的人一樣挨餓。等到太陽落山，事也做完了，得了工錢回家，在村子裏買了米，然後燒火做飯。

父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卧。父亡，哭踊慟絶，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自畢，塋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嘗暫替，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起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及父喪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常於此數日中哀思，絶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肉。高陽許瑶之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瑶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

父親重病整一年，原平晝夜服侍，衣帶不曾解開，鹽菜也不嘗一口，從寒冬到酷暑，没有睡過覺。父親去世時，他號啕大哭，悲慟得暈了過去，幾天以後纔蘇醒過來。他認爲按照養老奉終的道義，無論從感情上還是從禮制上説都應該由自己完成父親的喪事，修造墳墓的事，不想藉助别人的力量。他的本性雖然靈巧，却不會做墳墓，於是訪求地方上以營造墳墓爲業的人，幫助人家幹活，經過一段時間的勞作，對於修墓的事就熟練了。又自賣爲雇農，預先支取報酬，用以供給喪葬的各項費用，營葬的事，既節儉又符合禮儀的要求。他本身没有什麽學問，所做的事情都是根據自己的心情聽其自然的。葬事完畢，就到雇主家裏去履行勞務，從不懈怠，跟雇主家裏的奴僕們分擔勞務時，把輕鬆的讓給别人，自取繁重的勞務。主人不忍心使唤他，每每叫他回去。原平從事勞動，從不間歇，做工得錢以贍養母親，有餘錢就積聚起來給自己贖身。學了築墓以後，特别擅長這種活計，每到好的年歲，請他修墓的人常常擠滿了家門。原平幫人修墓，總是從貧窮的人家開始，既取最低的工價，又在時間上延長以幫助人家。等到父親的喪事辦完，就自建兩間小屋用來作爲祠堂，每逢年過節，常常在這屋子裏哀思好幾天，不吃飯，連粥也不喝。父喪期滿免除喪服以後，不再吃肉。高陽人許瑶之被罷去建安郡丞後回到家鄉，送給原平一斤絲綿，他不接受。許瑶之於是親自送到他家裏，并説道："今年特别冷，建安的絲綿好，我是拿這個敬贈您母親的啊！"原平於是恭敬地行過禮，收下了絲綿。

及母終，毁瘠彌甚，僅乃免喪。

到母親去世時，原平因爲哀慟過度更加消

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貿家資，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

瘦，僅能支持到不至於喪命。墓地前面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所有。每到農忙的月份，農民常常打着赤膊在田裏幹活。原平不願讓人家輕慢母親的墳墓，就賣掉家産，用高價買下這片田，農忙的月份，總是穿好衣服，束緊衣帶，流着眼淚，親自下田耕種。

每出賣物，裁求半價，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采筍置籬外，鄰里慚愧，無復取者。

每次出去賣東西，要價衹是市價的一半，時間長了，城裏人都認識他，知道他的品性，常在他的要價上加足，按本來的價格給他，彼此相讓，原平總要使價錢稍低一點，然後纔收錢。房子旁邊種了竹子，夜間有人偷他的筍，被原平遇見了，偷筍的人奔逃時掉進了溝裏。原平便在竹林邊的水溝上建了一座小橋，使偷筍的人來往方便，又采了筍放到籬笆外面，鄰里因此感到慚愧，没有再來拿筍的了。

宋文帝崩，原平號慟，日食麥飦一枚，如此五日。人曰："誰非王臣，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動耳。"

宋文帝去世，原平悲號慟哭，每天衹吃一個麥餅，接連五天如此，有人説："誰不是皇上的臣民呢，你何苦獨自這樣與衆不同?"原平流着眼淚回答説："我家在先皇的時代受到過特别的恩遇，得過褒獎和賞賜，不能報答先皇的恩情，自己心裏感到難過罷了。"

又以種瓜爲業，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令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楫助之。己自引船，不假旁人。若自船已度，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鬥者爲吏所録，鬥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乃始修敬。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各百斛。原平誓死不受，百年妻亦固辭。

又以種瓜爲業，宋孝武帝大明七年發生了大旱災，瓜地裏的水道不再能通船。縣令劉僧秀憐憫他貧窮而又年老，提議放大水渠裏的水給他。原平説："天下大旱，百姓們都很困難，怎麽能够減少灌溉田地的水，用來通行運瓜的船呢。"於是他就步行，改走别的路去錢唐賣瓜。每次行船，看到别人的船被堵在水壩下没有牽過去，就迅速地操着船槳過去幫助。自己的船自己拉，不願藉助别人的力氣。若是自己的船已經過去，後面的人還没有趕上來，他常常停船等待，就這樣成了習慣。曾在縣城南面的郭鳳埭幫人拉船，碰到打架的人被縣吏緝捕，打架的逃散了，衹有原平獨自留在那裏，縣吏就把他抓起來送到縣裏。縣令新到，不認識他，將要對他施加嚴厲的懲罰，原平脱下衣服，信守道義，不説一句話爲自己辯護。縣令左右的大小官吏都跪地叩頭爲他求情，然後纔得到免罪釋放。原平過去從不拜謁官長，經過這件事後，開始學着敬重官府。太

守蔡興宗來到會稽郡，對他的品行深感奇特，非常重視，把自己的米贈給原平和山陰縣朱百年的妻子，每人一百斛。原平誓死不受，朱百年的妻子也堅决拒絶。

會稽郡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秘、著。明帝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明帝别敕用人，故二選并寢。興宗徵還都，表其殊行，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卒於家。三子一弟，并有門行。

會稽郡重視望計和望孝，名門望族出身的人，地位不低於秘書郎和著作郎。宋明帝泰始七年，蔡興宗想舉薦山陰縣孔仲智的兒子爲望計，原平的次子爲望孝。仲智是會稽地方上的高門大族，原平是會稽郡内品行最高尚的人，蔡興宗想通過朝廷的表彰來使兩方面對等。恰逢宋明帝另有用人的敕令，所以這兩個人選都擱了下來。蔡興宗被徵召回京，上表章奏報了原平傑出的品行，并推薦爲太常博士。没過多久，蔡興宗去世，這事没有實現。原平後來就在家裏去世了。三個兒子和一個弟弟，都具有這户人家傳統的淳德厚行。

嚴世期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性好施，同里張邁等三人妻各産子，歲饑，欲棄而不舉。世期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并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并老病無所依，世期飴之二十年，死并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并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殯埋，存育孩幼。宋元嘉四年，有司奏榜門曰“義行嚴氏之門”。復其身徭役，蠲租税十年。

嚴世期，是會稽山陰人，具有慷慨好施的品性。同村張邁等三人的妻子各生了一個兒子，因爲年成饑饉，都想拋棄嬰兒而不予撫養。世期分食解衣，用來接濟他們的困乏，三個孩子都因此而得以長大成人。同縣俞陽的妻子莊氏，九十歲，莊氏的女兒俞蘭，七十歲，都是老病無所依靠的人，世期照顧她們衣食二十餘年，并在她們死後予以殯葬。宗親嚴弘、同鄉潘伯等十五人，都在荒年中餓死，尸骸暴露，無人收葬。世期買棺材殯埋他們，并且收養了他們的孩子。宋文帝元嘉四年，官吏奏請給他家門額上挂匾，題爲“義行嚴氏之門”。免除他本人的徭役，并免除租税十年。

吴逵

吴逵，吴興烏程人也。經荒饑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嫂及群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鄰里以葦席裹之，埋于村側。既而親屬皆盡，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四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磚，妻亦同逵此誠，無有懈倦。逵夜行遇猛獸，猛獸輒下道避之。期年中

吴逵，是吴興烏程人。由於長年的災荒和饑饉，接着又是瘟疫流行，父母兄嫂以及近親，男男女女，死了十三人。吴逵當時重病在身，家境貧困，無力料理喪事，鄰里用蘆葦席子將這些死者裹起來，埋在村子旁邊。不久，親屬都死盡了，惟有吴逵夫妻得到幸免。家徒四壁，冬天没有被子，也没有衣褲禦寒。白天給人當雇工，夜裏就伐木燒磚，打算重新安葬死者，妻子也跟吴

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之。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逵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衆悉以放之，逵一無所受，皆傭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逵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爲孝廉。

逵一樣懷着這種誠意，没有鬆懈倦怠的時候。吴逵夜間行走遇到猛獸，猛獸總是走到道路下面避開他。一年中建成七座墳墓，安葬了十三具靈柩。鄰里很贊賞他這種孝義行爲，出葬那天，全都來幫忙。送終的事，辦得節儉而又禮節周到。吴逵在改葬親屬時接受了鄰里資助的工錢，葬事完畢之後，衆人都表示不要償還，吴逵一無所受，都用替人幫工的方式一一償還。前太守張崇之三次以禮徵召，後太守王韶之選拔他替補功曹史。吴逵因爲自己家門寒微，堅决推辭不去就職。後來被薦舉爲孝廉。

潘綜

潘綜，吴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祆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脱，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爲老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并得免。鄉人秘書監丘系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薦補左户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教列上州臺，陳其行迹。及將行，設祖道，贈以四言詩。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世。

潘綜，吴興烏程人。孫恩之亂，祆黨攻破村莊城邑，潘綜和父親潘驃一起逃亡，以躲避賊兵。潘驃年老，行步遲緩。賊衆轉回來時已經逼近潘驃父子，潘驃對潘綜説："我走不動，不能離開這裏了，你趕快走，還可以逃脱，千萬不要一起死在這裏。"説完之後，潘驃就疲乏地坐在地上了。潘綜迎上前去向着賊衆叩頭，説："父親年老，乞求你們賜他一條活命。"賊衆來到潘驃面前，潘驃也向賊衆請求説："孩子年輕，本來可以自己逃脱，現在爲了我老漢而不肯離開。老漢死不足惜，請求你們讓這孩子活下去。"賊徒於是舉刀砍潘驃，潘綜彎下腰用自己的身體護着父親，賊徒便砍潘綜，頭上和臉上受了四處創傷，當時就昏暈過去了。賊衆中有一人從旁邊走來，對那行凶的賊徒説："您想做大事業，這孩子冒死救父，怎麼可以殺呢？殺害孝子是不吉利的。"行凶的賊徒聽他這樣説便停了手，潘綜父子都得以免遭殺害。潘綜的同鄉人秘書監丘系祖、廷尉沈赤黔根據潘綜不平凡的操行，推薦他補官左户令史，拜任遂昌縣長。任滿回家，正逢太守王韶之來到本郡上任，發布教令：將潘綜列入孝廉的人選報上州臺，并陳述他的操行事迹。到他將要離開的時候，王韶之爲他在路邊設宴餞行，還寫了四言詩贈給他。元嘉四年，經官吏奏請，改他所居村莊名字爲純孝里，免除三代的賦税。

陳遺

又宋初吴郡人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鎗底飯。遺在役，恒帶一囊，每煮食輒録其焦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恒帶自隨。及敗逃竄，多有餓死，遺以此得活。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户，再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又，宋初年吴郡人陳遺，年輕時當郡裏的小吏。他母親喜歡吃鍋底飯，陳遺在服役的時候，經常帶着一個布袋，每次煮了飯吃就留下鍋巴拿回去送給母親。後來孫恩作亂，他積聚了好幾升鍋巴，經常自己隨身帶着。等到失敗逃竄的時候，許多人餓死了，陳遺却靠這袋鍋巴得以活命。母親日夜哭泣，眼睛失明了，耳朵也聽不見了。陳遺回到家裏，對着母親拜了又拜，號哭繼之以嗚咽，他母親的眼睛就豁然明亮了。

秦綿

後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忍復還，鄉人爲作茅庵，仍止其中。若遇有米則食粥，無米食菜而已。哀號之聲，行者爲之潸淚。服訖猶不還家，遇疾不療，卒。臨亡，告人曰："若死者無知，固不宜獨存，有知則大獲吾志。"

後來又有河南孝廉秦綿，遇到母親去世，送葬以後不忍心再回家，鄉鄰們替他在母親墓旁做了一座茅庵，他就住在裏面。若是遇到有米的時候就喝粥，没米時就吃蔬菜而已。哀號痛哭的聲音，過路的人聽了也會爲之潸然淚下。服喪期滿還不肯回家，染上疾病也不肯治療，就病死了。臨死前，告訴人們説："如果死者没有知覺，本來就不應該獨自活在世上，如果死者有知覺，就足以實現我的願望。"

張進之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大族，少有志行，歷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太守王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味之嘗避地墮水沈没，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久而得免。

張進之，是永嘉安固人，是郡裏的大族人家。少年時就有志向操行，先後歷任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的領校尉。他家世代以來都很富足，經過大災荒的年歲，分散錢糧用來救濟鄉親，因而搞得一貧如洗，但保全、接濟了許多人。太守王味之有罪，在要被拘捕的時候，逃到張進之家裏躲避，張進之便長時間地供養着他，竭盡自己的誠意和財力。味之曾經因爲轉移躲避，不小心掉到水裏沉下去了，進之跳進水裏拯救，却跟他一起沉没了，但過了很久居然都活着回來了。

時劫掠充斥，每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其徭役。

當時地方上充滿了搶劫犯罪，强盜每次進村搶劫，到了張進之門前，就互相約束，不得侵犯張家，他的信義感動人們到了這樣的程度。元嘉初年，詔令所在地方免除他的徭役。

俞僉

又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并死。兵寇之際，莫敢收

又孫恩作亂的時候，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殺害，妻子和兒子同時被害。兵荒馬亂、盗寇横行

藏，郡吏俞僉以家財冒難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之際，没有人敢收殮他們。郡府的小官吏俞僉用自己的家財，冒着生命危險，用棺材收殮了司馬逸之等六人的遺體，并送到都城。到殯葬完畢之後，纔回到鄉里。元嘉年間，因年老患病而去世。

張楚

時又有益州梓潼人張楚，母疾，命在屬纊，楚祈禱苦至，燒指自誓，精誠感悟，疾時得愈。見榜門曰“孝行張氏之閭”，易其里爲孝行里。蠲租布三世，身加旌命。

當時又有益州梓潼人張楚，母親得了病，生命垂危衹剩最後一口氣，張楚苦苦祈禱極爲虔誠，甚至用火燒自己的手指發誓。他的精誠使神靈爲之感悟，母親的病即時就好了。因此，他的家門被標榜爲“孝行張氏之閭”，所住的村莊也被改名爲孝行里，免除三代人的賦税，他本人也受到表彰。

丘傑

丘傑字偉時，吴興烏程人也。十四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止是分别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啖生菜，遇蝦蟆毒，靈床前有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丘傑，字偉時，吴興烏程人。十四歲那年母親去世，守喪期内，因爲煮熟了的菜有滋味，就連嘗都不肯嘗一口。一年多以後，忽然夢見母親説：“死去僅僅是分别啊，爲什麽要苦到如此地步。你吃生菜，中了蝦蟆毒，靈床前有三顆藥丸，可以拿出來吃下去。”丘傑從夢中驚起，果然找到一個瓦鉢，鉢内有藥，服了藥以後瀉下好幾升蝌蚪子。丘家世世代代收藏着這個瓦鉢。大明七年，因火災，失去了它。

師覺授

師覺授字覺授，南陽涅陽人也。與外兄宗少文并有素業，以琴書自娱。於路忽見一人持書一函，題曰“至孝師君苫前”。俄而不見。捨車奔歸，聞家哭聲，一叫而絶，良久乃蘇。後撰《孝子傳》八卷。宋臨川王義慶辟爲州祭酒、主簿，并不就。乃表薦之，會卒。

師覺授，字覺授，是南陽涅陽人。他跟表兄宗少文都有學問術業，常用彈琴讀書的方式使自己得到愉悦。有一天在路上忽然看見一個人，拿出一封信給他，上面寫着“最孝順的師君孝苫之前”。轉眼間此人就不見了。他丢下車子跑步回家，聽到家裏的哭聲，知道事情不好，大叫一聲就昏暈過去了，很久以後纔蘇醒。後來他撰寫了八卷《孝子傳》。宋臨川王劉義慶徵召他做州裏的祭酒，又徵他去任主簿，都不去就職。於是上表章向朝廷舉薦他，可正在這時他去世了。

王彭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并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

王彭，盱眙直瀆人。少年喪母，元嘉初年，父親又死了。家裏貧窮，勞動力也弱，没有辦法經營葬事。兄弟二人，白天給人當雇傭，夜裏感傷得哀號慟哭，鄉鄰哀憐他們，於是各家都派勞

甎。甎須水而天旱，穿井數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擔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大霧，霧歇，甎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并嗟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蠲租布三世。

動力幫助他家做磚。做磚需要水却又碰到天旱，挖井挖到幾十丈深，泉水都不出來。墓地離淮河有五里路，他們挑着水桶遠途汲水，人很疲乏而用水又供應不上。王彭對天下跪，放聲悲號，訴説自己的苦衷，就這様哭訴了好幾天。一天早晨，大霧瀰天，霧散之後，磚竈前面忽然流出一股泉水，正在幫助他們的鄉鄰都感嘆神異，縣邑内的人們，無論遠近，全都前來觀看這神奇的泉水。葬事完畢以後，泉水就自動枯竭了。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據這個故事，上表章報告朝廷，改王彭所在的村莊名稱爲通靈里，免除三代人的賦稅。

蔣恭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吴晞張爲侶。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避水，移寄恭家。時録晞張不獲，禽收恭及兄協付獄科罪。恭、協并款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免兄協。協列是户主，求免弟恭。兄弟二人争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以爲并不合罪。後除恭義成令，協義招令。

蔣恭，義興臨津人。元嘉年間，晉陵郡蔣崇平幹搶劫的勾當，被捕捉，説跟蔣恭的妻弟吴晞張是同夥。晞張先走掉了，不在家，他那個村子遇上了大水，妻子兒女避難，轉移寄居到蔣恭的家裏。當時官府正在追捕晞張，没有抓到，就把蔣恭和他的哥哥蔣協抓去，關在牢裏要依法治罪。蔣恭和蔣協都曾接待、款留過晞張的家屬，但不知道晞張搶劫犯罪的情況。蔣恭列舉晞張的妻子兒女是自己妻子的親戚，如今親戚有罪，自己心甘情願受罰，請求不要處罰他哥哥蔣協。蔣協陳述自己是一家之主，請求免去對其弟蔣恭的處罰。兄弟二人争着要求接受懲處，郡裏不能判決，依據事實詳細地向上面請示，州裏討論以後認爲都不應該受到懲處。後來任命蔣恭爲義成縣令，蔣協爲義招縣令。

徐耕 嚴成 王道蓋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耕詣縣陳辭，以米千斛助官振貸。縣爲言上，當時議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們受到飢餓的威脅，徐耕到縣裏陳述災荒的嚴重狀况，并把自己家裏的一千斛米貢獻出來資助官府救濟災民。縣裏把他的義舉報告給上面，當時輿論把他跟漢武帝時貢獻一半家財支援邊疆的卜式相比。宋文帝下詔書予以表彰，并給予縣令之職作爲酬謝。

大明八年，東土饑旱，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振恤。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東部地區因爲乾旱而發生饑饉，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自獻出私穀五百餘斛資助官府救濟災民。

孫法宗

孫法宗一名宗之，吴興人也。父隨孫恩入海澨被害，尸骸不收，母兄并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椁，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尸不測，入海尋求。聞世間論是至親以血瀝骨當悉漬浸，乃操刀沿海見枯骸則刻肉灌血，如此十餘年，臂脛無完皮，血脉枯竭，終不能逢。遂衰絰終身，常居墓所，山禽野獸，皆悉馴附。每麞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忽苦頭創，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來相謝，行創本不關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傅之即驗。"一傅便差，一境賴之。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宋孝武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卒。

孫法宗，又名宗之，吴興人。父親跟着孫恩到海邊，被害死，尸骨不收。母親和哥哥都餓死了。法宗年紀很小的時候就開始流浪，到十六歲時纔回到家裏。一個人勤苦勞作，冒嚴霜到處奔走，夜晚就在草堆裏睡覺，營辦棺椁，修造墳墓，殯葬母親和哥哥，節儉而有禮儀。因爲不知父親尸骨何在，便出海去尋找。他聽世人議論，如果是至親，用活人的血滴到死人的骨頭上，就會完全吸到裏面去。於是他就拿着刀沿海邊搜尋，看見枯骸，就割開自己的皮膚，用血灌下去。就這樣找了十餘年，手臂和小腿上已經没有一塊完整的皮膚，血脉都乾枯了，最終還是没有找到其父的遺骸。於是一輩子穿着孝服，常常住在墓場，那裏的山禽野獸，全都被他馴服了。每當有山獐或野鹿鑽進了獵人的羅網，他一定要去放掉他們，然後用錢或物賠償獵人。後來忽然頭上長瘡，痛苦不堪忍受。夜裏，有個女子到他面前説："我是天使，來向您道歉的，傳播瘡瘤本來不應涉及善人，辦這事的使者在遠處傳播，不知地上的情况，所以連累了一些好人。拿牛糞煮後敷上就可治好。"他照此治療，結果是一敷就好，整個地方的患者都靠他這辦法治好了。孫法宗一輩子没有娶親，别人給予的饋贈從來不受。宋孝武初年，揚州府徵召他爲文學從事，不就職，後來就去世了。

范叔孫

范叔孫，吴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夫疾病，父死不殯。范苗父子并亡。范敬宗家口六人俱得病，二人喪没，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并爲殯瘞，躬恤病者，并皆得全。鄉曲貴其義行，莫有呼其名者。宋孝武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不就。

范叔孫，吴郡錢唐人。年輕的時候就寬仁厚道，周濟窮困的人家，解救别人的急難。同村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得瘟疫而死，衹剩下范法先一人，也是危重病人，因此家裏死人的尸體過了一個月還没有收埋。范叔孫替范法先爲兄弟父母全都備辦了棺材，親自將他們殯埋。又有同村的施夫得了重病，父親死了没有殯埋；范苗父子二人都死了；范敬宗一家六口人都得了重病，其中二人死去，親戚和鄰居都害怕傳染而遠離他們，没有人替他們經營殯葬，也没有人去看望他們。范叔孫替這些人家將死者都予以殯葬，并且親自救濟病人，使病重的都得以痊愈。鄉里推崇

他這種仗義疏財、濟困扶危的高尚行爲，没有對他直呼其名的人。宋孝武帝孝建初年，任命他爲竟陵王國中軍，不就職。

吴國夫

義興吴國夫亦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義興人吴國夫也有仗義疏財、捨己利人的美德。有人偷他的稻子，他就把那人帶回自己家裏，爲他備辦酒飯，然後把米送給他。

卜天與

卜天與，吴興餘杭人也。父名祖，宋武帝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

卜天與，吴興餘杭人。父親叫卜名祖，宋武帝聽説他有才幹和勇力，召他去充任自己衛隊的隊主。跟隨宋武帝出征打仗，被封爲關中侯，歷任兩個縣的縣令。

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毅，笑不解顔。文帝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元嘉二十九年，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去，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乃見殺。其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并死。孝武即位，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謚曰壯侯，車駕臨哭。弘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

天與善於射箭，弓力是一般人的兩倍。他的容貌莊重嚴肅，即使是笑的時候，嚴肅的表情也不會鬆懈。文帝因爲他是老部將的兒子，令他教皇子射箭。元嘉二十九年，任命爲廣威將軍，率領左細仗。元凶劉劭帶兵進宫殺害其父宋文帝，事變發生得很倉猝，舊將羅訓、徐罕都望風屈從。天與没時間披上鎧甲，一手拿刀，一手握弓，急忙大呼手下將士出來應戰。徐罕説："殿下進宫來，你想幹什麽呢?"天與罵着説："殿下經常在宫中來去，爲什麽在這個時候纔説這樣的話，衹怕你就是賊手。"天與在東堂用箭射劉劭，差點射中了。叛黨攻擊他，他的手臂被砍斷，纔被殺了。他手下隊將張弘之、朱道欽、陳滿跟天與同時挺身而出，抵抗叛黨，都戰死。孝武帝即位後，追贈天與龍驤將軍、益州刺史，定謚號叫做壯侯，皇帝親自到他的靈堂哭奠。弘之等人都追贈爲郡守。給天與的家屬長期享受國庫供應的待遇。

子伯宗殿中將軍。明帝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没。伯宗弟伯興官至南平昌太守、直閤，領細仗隊主。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

卜天與的兒子伯宗曾任殿中將軍。宋明帝泰始初年領幢，在赭圻進攻南賊，戰死。伯宗的弟弟伯興官做到南平昌太守、直閤，率領細仗隊，任隊主。昇明元年，跟袁粲同謀，被誅殺。

卜天生

天與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唯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横布坑内，更呼

天與之弟天生，少年時當隊將，另有十人跟他同夥。屋後有一個大坑，寬兩丈多，十人一同跳，都跳過去了，衹有天生墜落坑中。天生就取實心的苦竹，削其兩端使之鋒利，縱横交錯，布

等類共跳，并懼不敢。天生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并嘆服。以兄死節，爲孝武所留心。大明末，爲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與殷琰同逆被斬。

滿坑内，再叫那十個同夥一起跳，他們都因爲害怕而不敢跳。天生於是再跳，往返十多次，從來没有遲疑過一下，衆人都感嘆佩服。因爲其兄天與爲國死節，所以受到孝武帝的關心。大明末年，任弋陽太守。明帝泰始初年，跟殷琰同謀叛逆，被斬首。

許昭先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侄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資産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唯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

許昭先，義興人。其叔父許肇之因犯事，被囚禁在監獄，一連七年不給判決。子侄二十來人，昭先家裏最貧窮，却一心一意獨自料理上訴的事，没有一天在家裏度過；送給肇之的食物和衣被，没有一樣不是好的、新的。資産消耗乾净之後，賣掉住房用來補充上訴和供給叔父生活的費用。肇之的幾個兒子都因爲疲倦而懈怠了，衹有昭先没有鬆懈、停止的時候，就這樣過了七年。尚書沈演之贊賞他的操行，肇之的案子因此得以解除。

昭先舅夫妻并疫病死亡，家貧無以殯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并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補迎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

昭先的舅舅夫妻二人都得瘟疫死亡，家裏貧窮，没有錢用來殯葬，昭先賣掉衣服用來經營殯葬的事。舅舅的三個兒子都還年幼，昭先予以供給、照顧，使他們都得到成長。昭先的父母都年老，又患重病，家裏没有供使唤的僕人。他竭力奉養父母，衹要父母想吃的甜美的食物，他一定順從地辦到。宗族、鄉黨都贊美他的孝行。雍州刺史劉真道以朝廷的名義授予他征虜參軍的官職。昭先因爲父母年老，不去就職；召他補任主簿，并派人迎接他赴任，昭先因爲叔父没有做官，又堅決地推辭了。

余齊民

余齊民，晋陵晋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宋大明二年，父殖在家病亡，信未至。齊人謂人曰："比肉痛心煩，有如割截。居常惶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以父病報之。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知父死，號踊慟絶，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臾便絶。州縣上言，有司奏改

余齊民，晋陵晋陵人。少年時代就有孝順的行爲，當過縣裏的書吏。宋大明二年，其父余殖在家病亡，報喪的信還没有到。齊民告訴别人説："近來身上的肌肉疼痛，好像有刀子在割宰似的，平日常常感到恐懼驚慌，一定有别的原因。"家信隨即就到了，把父親生病的事告訴了他。回家去要走四百多里路，他一天就趕到了。到家門口，纔知道父親死了，他不禁頓足大哭，悲慟得暈厥過去，很久以後纔蘇醒。問父親臨終時有何遺言，他母親説："你父親臨終的時候，

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遺憾没有見到你。"齊民就說："相見有什麼困難的！"於是就在出殯的地方號哭，片刻間就死去了。州、縣把這情况上報給朝廷，有關衙署奏請改變他那村莊的名稱爲孝義里，免除賦税，并賜給他母親稻穀一百斛。

孫棘　許氏

孫棘，彭城人也。宋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詣郡辭列："棘爲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顔色并悦，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户，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帛二十匹。

孫棘，彭城人。宋大明五年，徵發十五歲的男丁，其弟孫薩應該去從軍，犯了違期不至的罪。孫棘到郡裏請罪，口供裏説："棘作爲家長，叫弟弟不去從軍，罪該百死，請求用自身代替薩服刑。"孫薩也在口供裏把罪責引到自己身上。太守張岱懷疑他們不是出於誠心，將孫棘、孫薩每人關一個地方，判决説："允許他們互相代替。"孫棘和孫薩分别聽到判决以後，臉上都顯出高興的神色，甘心赴死。孫棘的妻子許氏又托人帶話囑咐他説："您頂門立户，怎麼能把罪名推給小弟呢？何况婆母臨死以前，把小弟囑托給您。到現在還没有替他娶妻，傳宗接代的人更是没有。您已經有了兩個兒子，死了還有什麼可遺憾的。"張岱依據這些事實寫報告給皇帝，孝武帝下詔特别饒恕他們的罪過。州裏便徵召孫棘出來做官，并且賜給他二十匹絲帛。

徐元妻許氏

先是，新蔡徐元妻許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絶，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八十餘卒。

在此以前，新蔡人徐元的妻子許氏二十一歲喪夫，兒子徐甄年僅三歲。許氏的父親許攬可憐她年輕，要把她改嫁給同縣張買。許氏自己發誓不嫁，父親逼着把她拉上車子送到張買家裏。許氏自己上吊，斷了氣，家人急忙趕去搶救，很久以後纔蘇醒。張買連夜把她送還給許攬。許氏回到徐家，贍養徐元之父徐季。元嘉年間，八十多歲時死去。

錢延慶

又明帝泰始二年，長城吴慶恩殺同郡錢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恩，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獄。吴興太守郗顒表不加罪，許之。

又，宋明帝泰始二年，長城人吴慶恩殺害了同郡的錢仲期。錢仲期的兒子延慶正在都城服役，聽到父親死去的消息便急忙騎馬回家。在庾浦埭遇到了吴慶恩，親手用刀殺了他，然後到烏程縣自首，請求下獄服罪。吴興太守郗顒上表給朝廷，建議不給懲罰，朝廷批准了他的建議。

何子平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曾祖楷，晋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

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奉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得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至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實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爲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禄，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黄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何容苟冒榮利。"乃歸家竭力供養。

何子平，廬江灊縣人。其曾祖何楷，任晋的侍中。祖父何友，任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親何子先，曾任建安太守。

子平家世世代代居住在會稽，少年時就有好的志向和品行，侍奉母親最孝順。揚州府徵召他任從事史，每月從俸禄中得到白米，他就賣掉，另買小米和麥子作爲食糧。有人説："赢利没有多少，哪裏值得去麻煩呢?"子平説："母親老了住在江東，我没有爲家裏辦得白米，哪能忍心獨自吃這白粲粲的米飯呢?"每當有人贈給他新鮮的菜肴，如果不能够寄回家，就不肯接受。他的親生母親本來是他父親的側室，簿册上的記載失實，實際上還没到離職養親的時候，而簿册上所登記的母親年齡已經到了，他就辭官回家。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做州裏的上綱，説道："您母親的年齡實際上未到八十，親戚朋友都知道，在州裏做官稍微有點微薄的俸禄，我應該向上陳述，把您留下來。"子平説："政府正要使人相信户口册籍，册籍上登記的年齡已經到了，就應該回去扶持侍候，怎能允許隨隨便便冒取名利呢！"於是回家盡力供養母親。

元嘉三十年，元凶弑逆，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故廢己受職，事寧自解。末除吴郡海虞令，縣禄唯供養母一身，不以及妻子。人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禄本在養親，不在爲己。"問者慚而退。母喪去官，哀毁逾禮，每至哭踊，頓絶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不避清凉，一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興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冢壙。

元嘉三十年，元凶劉劭殺父篡國，隨王劉誕發兵入京討逆，任命他爲行參軍。子平以爲劉劭所作所爲滅絶天理，所以把離職養親的事暫停下來，接受了行參軍的職務，事變平定以後又自動解職。最後被任命爲吴郡海虞縣令，縣官的俸禄，他衹用來供養母親一人，不把它用到妻子兒女身上，有人懷疑他過於儉樸節省，子平説："做官求禄的目的本來就在於奉養母親，不在於爲自己。"問者聽後慚愧而退。母親去世以後，子平立即主動辭官不做，守喪期間悲哀毁損超過了禮法的規定，每到靈堂就跺脚痛哭，頓時哭得昏死過去，然後纔慢慢地蘇醒過來。那時正當大明末年東部地區發生饑荒的時候，接着又是戰争，以致八年不能爲母親營葬。何子平晝夜號哭，常常就像守喪期間一樣。寒冬不穿絮衣，暑季避開清凉，每日用幾合米煮粥充飢，并且不吃有滋有味的菜肴，衹喝淡粥。所住的房子破敗，

不能够擋風遮太陽。其兄之子伯興想替他整修一番，他不肯，說："我的母親還没有安葬，我不過是天地之間的一個罪人罷了，房子怎麽還能重蓋！"蔡興宗任會稽太守，對他的孝行大力誇獎，并替他母親造了墳墓。

子平居喪毁甚，及免喪，殆至不立。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暗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此貴之。卒年六十。

子平在守喪期間哀毁過度，到了免除喪服的時候，幾乎衰弱得站立不穩。他從小時候起就拿操守和品行來勉勵自己在名節和行爲方面爲人楷模，即使是處在暗室裏面，也畢恭畢敬，好像在面對貴賓。對學問義理的認識堅定明確，默默地對待一切，安於貧窮，保持善良的本性，不求官位上升。喜歡隱退的士大夫因此更加看重他。子平去世那年正好六十歲。

崔懷順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爲魏所獲。懷順與妻房氏篤愛，聞父見虜，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歲時北向流涕。邪利後仕魏，書戒懷順不許如此。懷順得書更號泣。懷順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入魏，模子雖居處改節，不廢婚宦。宋大明中，懷順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魏，魏人問之曰："崔邪利、模并力屈歸命，二家子侄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并弘，臣子兩遂。"

崔懷順，清河東武城人。父親名崔邪利，任魯郡太守，宋元嘉中被北魏俘虜。懷順跟其妻房氏深深相愛，聽説父親被俘，當天就把妻子遣送回家，自己布衣蔬食就像處於喪禮之中一樣，逢年過節向着北方流淚。邪利後來在北魏做了官，來信告誡懷順不許這麽做，懷順得到父親來信後更加號泣不止。懷順的堂叔崔模任滎陽太守，也到魏國去了，崔模的兒子雖然處於喪失氣節的人家，但不廢止婚嫁和做官。宋孝武帝大明年中，懷順同族人冀州刺史崔元孫出使北魏，北魏人問他説："崔邪利、崔模都因戰敗而歸順我朝，二家子侄進退不同，道理在哪裏呢?"元孫回答説："這就跟漢代的王尊任益州刺史，至邛崍險境仍然驅馬前進，而他以前的益州刺史王陽到那裏就回車後退一樣，想使忠孝兩個方面都得到弘揚，使爲臣之節、爲子之道都得到實現。"

泰始初，淮北入魏，懷順因此歸北，至代都而邪利已卒，懷順絶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人以爲孝感。喪畢，以弟在南，齊建元初又逃歸，而弟已亡。懷順孤貧，宗黨哀之，日斂給其斗米。永明中卒。

宋明帝泰始初年，淮北地區歸入北魏，懷順因此歸屬北朝，到代都時崔邪利已經死了，懷順悲慟昏厥，後又蘇醒，用車子載着父親的靈柩回青州。赤脚踏着冰雪步行，地氣嚴寒，而手脚都没有凍傷，當時人以爲是孝心感動天地而出現的奇迹。喪葬之事操辦完畢，因爲其弟在南朝這邊，所以齊太祖建元初年又逃回南方，其弟却已經死了。懷順孤獨、貧苦，宗族哀憐他，每天聚糧供應他生活。懷順在齊武帝永明年間去世。

王虛之

王虛之字文静，廬江石陽人也。十三喪母，三十三喪父，二十五年鹽酢不入口。疾病著床，忽有一人來問疾，謂之曰："君病尋差。"俄而不見，病果尋差。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齊永明中，詔榜門，蠲其三世。

王虛之字文静，廬江石陽人。十三歲時死了母親，三十三歲時又死了父親，他一連二十五年連咸菜也不吃。重病卧床，忽然有一人來問病，并對他説："您的病馬上就會好。"片刻間那人不見了，他的病也果然立刻就好了。他家院子裏的楊梅樹在隆冬寒月三次結果；還有，他每夜所住的地方有光亮，像點燃着蠟燭似的；他父母墓地上的橘樹一個冬天兩次結果，當時人都以爲是他的孝心感動天地所産生的奇迹。齊永明年間，詔令旌表他家門閭，免除三代的賦税。

顧昌衍　江柔之　江軻

時又有顧昌衍、江柔之、江軻并以篤行知名。昌衍吴人，居喪幾致滅性。王儉言之天子曰："昌衍既有至行，且張永之甥，宜居禮闈，以光郎署。"乃以爲尚書庫部郎。柔之、軻并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悌通亮，亦至臺郎。軻字伯倫，貞嚴有行。宗人江槩位至侍中，性豪侈，唯見軻則敬挹焉。

當時還有顧昌衍、江柔之、江軻，都因爲行爲敦厚而知名於世。昌衍是吴郡人，在守喪期間幾乎到了危及性命的程度。王儉對皇帝説："昌衍既有高尚的品行，又是張永的外甥，應當讓他處於禮闈之中，以此作爲郎署的光榮。"於是任命昌衍爲尚書庫部郎。江柔之、江軻都是濟陽人。柔之字叔遠，孝順父母敬愛兄長，通曉事理并且忠實正直，也做到尚書郎。江軻字伯倫，心地高潔，處事莊重，有德行。同族的江槩官做到侍中，生性豪華奢侈，惟有見到江軻的時候就恭敬謙卑。

吴慶之

吴慶之字文悦，濮陽人也，寓居吴興。宋江夏王義恭爲揚州，召爲西曹書佐。及義恭誅，慶之自傷爲吏無狀，不復肯仕，終身蔬食。後王琨爲吴興太守，欲召爲功曹。答曰："走素無人世情，直以明府見接有禮，所以奔走歲時。若欲見吏，則是蓄魚於樹，栖鳥於泉耳。"不辭而退。琨追謝之，望塵不及矣。

吴慶之，字文悦，是濮陽人，寓居在吴興。宋江夏王劉義恭任揚州刺史時，召他去任西曹書佐。到義恭被殺的時候，吴慶之感傷自己作爲他的屬吏没有成績，便不再肯出來做官，并且從此以後一直到死都衹吃蔬菜。後來王琨當吴興太守，想召他作功曹，他回答説："我素來没有世俗之人的心情，衹因爲賢明的太守以禮對待我，所以一年來爲他奔走效力做點事。若想叫我做官，那就是把魚養到樹上，讓鳥栖息在水裏了。"於是不辭而退，王琨想追上去向他道歉，已經是望塵莫及了。

蕭叡明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也。母病風，積年沉卧。叡明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爲之冰如箸，額上叩頭

蕭叡明字景濟，南蘭陵人。母親患風濕病，常年累月卧床不起。叡明日夜祈禱，寒冷的季節，叡明流下的眼淚在臉上凍成了冰，像筷子似

血亦冰不溜。忽有一人以小石函授之，曰：“此療夫人病。”叡明跪受之，忽不見。以函奉母，函中唯有三寸絹，丹書爲“日月”字，母服之即平復。

的；額上因叩頭而流的血也凍成了冰棱。忽然有一人拿來個小石頭盒子給他，説：“這件東西可以治好您母親的病。”叡明跪下接過石盒，那人忽然不見了。他把石盒獻給母親，盒子裏衹有三寸長的絹，上面用紅筆寫着“日月”二字。他母親把它服下去後病就好了，身體恢復得跟没病時一樣。

于時秣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菇羹，緒妻到市買菇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并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并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聞便心中介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叡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洿吾刀。”乃止。永明五年，居母喪，不勝哀，卒，詔贈中書郎。

當時秣陵人朱緒品行惡劣，母親連年生病，忽然想吃蘑菇湯，朱緒的妻子到市場上買了蘑菇做成湯正要端給婆母，朱緒説：“病人哪還能吃?”他先嘗，於是就一口氣吃光了。母親發怒説：“我生病想喝這湯，你安的是什麽心，竟一個人吃光了。天若有知，應當使你噎死。”朱緒聽了以後就心事重重，當時就痢血，第二天就死了。叡明聽説了這件事，非常悲慟，幾天不吃飯。問朱緒的尸體在什麽地方，想親手去戮其尸體。過了一會兒又説：“怕玷污了我的刀。”就不去了。永明五年，爲母守喪，不勝哀慟而去世。皇帝詔令追贈他爲中書郎。

鮮于文宗 鮮于文英

時又有鮮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父以種芋時亡，至明年芋時，對芋嗚咽，如此終身。姊文英適荀氏，七日而夫亡，執節不嫁。及母卒，晝夜哭泣，遂喪明。

當時還有漁陽人鮮于文宗，年僅七歲時就死了父親。他父親是在種芋頭的時候死的，所以到了第二年種芋頭的時候，他就對着芋頭嗚咽哭泣，以後一輩子都是這樣。他姐姐文英嫁給荀氏，纔七天，丈夫就死了，她守節不改嫁。到母親死的時候，日夜哭泣，於是失明。

蕭矯妻羊淑禕

蕭矯妻羊字淑禕，性至孝，居父喪，哭輒吐血。母嘗有疾，淑禕於中夜祈禱，忽見一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曰：“若人無患，今泄氣在亥，西南求白石鎮之。”言訖不見。明日如言而疾愈。

蕭矯的妻子羊氏，字淑禕，性情最孝順，守父喪時，常常因慟哭而吐血。母親曾經得過病，淑禕在半夜裏祈禱，忽然看見一個人在樹下，自稱枯桑君，對她説：“要是想要人没有病患，在亥時人泄氣時，到西南方向找塊白石頭壓住它。”説完就不見了。第二天按他説的去做了，病也就好了。

羊佩任

又時有羊緝之女佩任者，烏程人。隨母還舅氏，母亡，晝夜號哭，不飲食三日而亡，鄉里號曰“女表”。

當時還有羊緝之的女兒名佩任的，烏程人。跟隨母親回到舅父家裏，母親死了，她日夜號哭，不飲不食，三天後也死了。鄉里把她稱爲“女表”。

吴康之妻趙氏

又有晋陵吴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遇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告乞，言辭哀苦，鄉里憐之，各分升米，遂得免。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言不貳焉。

還有晋陵吴康之的妻子趙氏，父親早亡，弟弟年幼，碰上饑饉的年歲，母親年老而又得了重病，趙氏到鄉里乞討，説的話悲哀痛苦，鄉親們同情她，每户都從自己的口糧裏分出一升米來幫助她家，於是在饑荒之年得以免於死亡。嫁給吴康之以後，没過多久丈夫就死了，家裏想讓她改嫁，她誓死不嫁二夫。

蔣儁之妻黄氏

又義興蔣儁之妻黄氏，夫亡不重嫁，家逼之，欲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表門閭。

還有義興蔣儁之的妻子黄氏，丈夫死了不再嫁，家裏逼她嫁人，她就要自殺，家裏纔不再逼了。齊太祖建元三年，詔令表彰其門閭。

吴翼之母丁氏

又會稽永興吴翼之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餄里中飢餓者，鄰里求借未嘗違。同里陳攘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收養之。及長爲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氏，荒年客死山陰，丁爲買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室飢餓，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冢椁。有三調不登者，代爲輸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税。

還有會稽永興吴翼之的母親丁氏，年輕時就死了丈夫。她天性仁慈，遇到荒年，把自家的糧食分别送給村裏飢餓的人家，鄰居向她求借，從來没有不借的時候。同村陳攘的父母死了，孤單一人没有親戚，丁氏收養了他，到他長大了又替他操辦婚事。還有同村王禮的妻子徐氏，荒年流亡，客死在山陰縣，丁氏替她買了棺材等器物，親自到山陰去收殮安葬。宋後廢帝元徽末年，天降大雪，商人和旅客都不能上路，村裏挨家連户都處於飢餓之中，丁氏從自己家裏拿出鹽和米來，按人口分攤給村裏的人家。同村的左僑一家死了四口人，暴露在外無錢安葬，丁氏替他們辦了棺材，幫助安葬。有賦税和勞役都無力繳納的，丁氏代他們繳納、輸送。丁氏的大兒媳王氏守寡，立志不再嫁。州郡上書報告朝廷，詔令表彰其門閭，免除租税。

會稽陳氏三女

又會稽寒人陳氏，有三女，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遇歲饑，三女相率於西湖采菱蒓，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娶爲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庵舍居墓側。

還有會稽的貧窮人家陳氏，有三個女兒，没有兒子，祖父祖母八九十歲高齡了，老年痴呆，父親患着很重的癃病，母親在家裏不安心。遇到饑饉的年歲，三個女孩子一起到西湖采菱角和蒓菜，輪流着每天到市場上出賣，買回食用品奉養祖父祖母和父親，没有虧缺怠慢的時候，鄉里稱爲孝義之家，很多人家想要娶她們做媳婦。長女感傷自己一家人孤獨無靠，發誓不肯出嫁。祖父祖母没過多久相繼去世，三個女孩子自己操辦殯

葬，并建了庵舍住在墳墓旁邊。

永興概中里王氏女

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

還有永興概中里王家的女兒，五歲那年得了重病，兩隻眼睛都瞎了。這女子性情最孝順，二十歲那年父親死了，她對着父親的尸體大叫一聲，兩隻眼睛都流出血來。小妹王娥舔掉她眼睛上的血，左眼就睜開了，當時人稱贊說是孝心感動了天地。

諸暨東洿里屠氏女

又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苧羅，晝采樵，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療病，必得大富貴。"女謂是魅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鄰舍人有中溪蜮毒者，女試療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療疾，無不愈。家産日益，鄉里多欲娶之。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爲山劫所殺。

還有諸暨東洿里屠家的女兒，父親失明，母親得了頑症，親戚抛棄了他們，鄉里也不允許他們居住。這姑娘把父母轉移到離鄉里很遠的苧羅居住，她白天砍柴，夜晚紡織，用自己勞動所得供養父母。父母都死了，她親自經營殯葬之事，自己背土爲父母做成墳墓。忽然聽見空中有聲音說："你純厚的性情可貴，山神想驅使你，你可以替人治病，一定能得大富貴。"姑娘以爲是妖魅作怪，不敢聽從，於是得了病，并且病了很久。鄰居中有人中了蛤蟆毒，姑娘試着治療，自己覺得病就好了，便用巫術替人治病，没有治不好的。家産一天天增多，鄉里很多人想娶她。姑娘因爲自己没有兄弟，立誓守着父母的墳墓，不嫁人，後來被山裏的强盜殺害了。

吴興乘公濟妻姚氏

又吴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并卒，各有一子，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取婦，自與二男寄止鄰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閭復徭役。

還有吴興乘公濟的妻子姚氏，生了兩個兒子，而公濟和他的哥哥公願、乾伯都死了。公願、乾伯各有一個兒子，姚氏養育了他們，還賣掉田地房屋替他們娶媳婦，自己跟兩個兒子寄住到鄰居家裏。明帝下詔書令官府替他兩個兒子完婚，表彰其門閭，并免除徭役。

吴郡范法恂妻褚氏

又吴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竄脱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斂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褚已卒，將殯舉尸不起，

又有吴郡范法恂的妻子褚氏，也辛勤勞苦操持婦業。宋順帝昇明中，孫曇瓘謀反失敗而逃亡，褚氏告訴其子僧簡說："孫越州是已去世的婆婆的姐姐的兒子，跟你父親就是姨表兄弟，論交情則情義比古人還深，他正在逃竄，倘或不免被抓獲懲辦，你應該收殮他。"曇瓘没過多久就被法辦了，褚氏令僧簡去收殮埋葬。褚氏享年七十餘歲，齊武帝永明年間去世。僧簡在都城

尋而僧簡至焉。

聽説母親病了就急忙騎馬奔回，還没到家，褚氏已死，將要爲她殯殮時，抬不起她的尸體，過了片刻僧簡就回來了。

公孫僧遠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居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饑，僧遠省飱減食以養母及伯父。弟亡，貧無以葬，身自販貼與鄰里，供斂送終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齊高帝即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行天下，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并表門閭，蠲租税。

公孫僧遠，會稽剡縣人。守父喪十分孝順，侍奉母親和伯父很細心。饑荒的年歲，僧遠減少自己每天進餐的次數，節省糧食用來供養母親和伯父。弟弟死了，家裏貧窮没有錢安葬，僧遠就把自身抵押給鄰居，借出錢來供給殯殮送終的費用，自己背土做墳墓，并親手在弟弟的墳前種上松柏。哥哥和姐姐没有婚嫁，僧遠就把自己賣給人家做奴僕，拿這筆錢給哥哥姐姐完婚。在郡縣裏很知名。齊高帝即位後，派遣兼散騎常侍虞炎等十二部使巡視天下，他們上表章列舉僧遠等二十三人的事迹，詔令都給予旌表門閭，免除租税。

吴欣之

吴欣之，晋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慰之爲武進縣吏。隨王誕起義，元凶遣軍主華欽討之，吏人皆散，慰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弟皆見原。齊建元三年，有詔蠲表之。

吴欣之，晋陵利城人。宋元嘉末年，其弟吴慰之在武進縣做縣吏。隨王劉誕起義，元凶派遣軍主華欽討伐隨王，官吏們都逃散了，慰之單獨留下來，被抓住了。將要處死的時候，欣之走到華欽面前請求代替弟弟去死，言辭哀切，流淚痛哭，於是兄弟二人都得到了寬大處理。齊太祖建元三年，有詔書對他們明令褒獎。

永明初，廣陵人童超之二息犯罪争死，太守劉悛表以聞。

永明初年，廣陵人童超之的兩個兒子犯了罪，兩個兒子争着受刑，太守劉悛上表章把這事向朝廷報告了。

韓係伯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人鄰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鄰人慚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以壽終。

韓係伯，襄陽人。侍奉父母細心、孝順。襄陽人習慣於在自己與鄰居間的地界上種桑樹作爲標志，係伯因爲自己的桑樹枝遮擋陽光妨礙别人土地上的作物生長，就把自己的桑樹從地界上往後移開了好幾尺，鄰居的田界却隨着又侵占過來了，係伯就再次改種自己的界樹。久而久之，鄰人慚愧了，還回所侵占的土地，并親自到他家道歉。齊建元三年，朝廷明令褒獎其門閭，得享天年以終。

聞人夐

時有吴興人聞人夐，年十七，結

當時還有吴興人聞人夐，年紀僅有十七歲，

客報父仇，爲高帝所賞，位至長水校尉。

結交門客爲父親報仇，受到齊高帝的賞識，官做到長水校尉。

丘冠先

丘冠先字道玄，吴興烏程人也，少有節義。齊永明中，位給事中。時求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言："冠先雖名位未升，而義行甚重。若爲行人，則蘇武、鄭衆之流也。"於是使蠕蠕。蠕蠕逼令拜，冠先執節不從。以刃臨之，冠先曰："能殺我者蠕蠕也，不能以天子使拜戎狄者，我也。"遂見殺。武帝以冠先不辱命，賜其子雄錢一萬、布三十匹。雄不受，詣闕上書曰："臣父執節如蘇武，守死如谷吉，遂不書之良史，甄之褒策，萬代之後，誰死社稷。建元四年，車僧朗銜使不異，抗節是同，詔贈正員外郎，此天朝舊準，臣父成例也。今僧朗反葬冢塋，臣父湮棄絶域，語忠烈則亦不謝車，論荼苦則彼優而此劇，名位不殊，禮數宜等，乞申哀贈。"書奏不省。

丘冠先，字道玄，吴興烏程人，年輕的時候就有氣節、有正義感。齊永明中，任給事中。當時朝廷正找人出使蠕蠕國，尚書令王儉説："冠先雖然官職没有升上去，但正義的行爲很有社會影響。若作使者，就是蘇武、鄭衆一類的人物。"於是派他出使蠕蠕國。蠕蠕國逼令他行跪拜禮，冠先手拿節杖不服從。蠕蠕人用刀對着他，冠先説："能够殺死我的，是你們蠕蠕人；不能够以天子使者的身份跪拜戎狄的，就是我！"於是被殺害了。武帝因爲冠先不辱使命，賜給他兒子丘雄一萬錢、三十匹布。丘雄不要這些賞賜，到朝廷上書説："臣的父親堅持氣節有如蘇武，寧死不屈就像谷吉，竟不能藉良史之筆榮耀地載入史册，萬代之後，誰還會爲國家而死呢？建元四年，車僧朗奉命出使跟我父親的情況没有兩樣，堅持節操的事迹相同，詔令贈予正員外郎官銜，這是天朝過去的標準，對於臣的父親來説是現成的例子。現在僧朗的遺骨能回歸故土安葬在祖塋之中，臣父親的遺骸却至今還抛棄、湮没在極遠的異域。説忠烈則不比車僧朗遜色，論受苦難的程度則車僧朗還得到優容而臣父慘遭殺害。官職没有差别，禮儀的等級應該相等。乞求得到同情和追贈。"奏書遞上去以後没有得到朝廷的注意。

孫淡

孫淡，太原人也，世居長沙。事母至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也。齊建元三年，蠲表門閭。卒於家。

孫淡，太原人，祖祖輩輩定居於長沙。侍奉母親最孝順，母親得了病，他不睡也不吃，以母親的病痊愈爲期限。母親可憐他，以後有病就不讓他知道。齊建元三年，明令表彰其門閭。死於家裏。

華寶 薛天生 劉懷胤

華寶，晋陵無錫人也。父豪，晋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别謂寶曰："須我還當爲汝上頭。"長安陷，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寶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

華寶，晋陵無錫人。父親名叫華豪，晋義熙末年因防守邊疆去了長安，華寶那年八歲，父親臨别時對他説："等我回來就該替你行冠禮了！"後來長安陷落，華寶的父親下落不明，他就一直到七十歲不結婚也不戴帽子。有人問起這

事，華寶就整天慟哭，不忍心回答。

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

同郡薛天生，母親遭其父母之喪時以蔬菜爲食，天生也以蔬菜爲食。母親没有活到守喪期滿就死了，天生從此以後一輩子不吃魚，也不吃肉。

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衣絮帛，不食鹽菜。齊建元三年，并表門閭。

還有同郡的劉懷胤與其弟劉懷則，年僅十歲時父親死去，從此不穿絲綿和綢布衣服，不吃放了鹽的菜。齊建元三年，一并得到表彰門閭的榮譽。

解叔謙

解叔謙字楚梁，雁門人也。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稽顙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便差。"即訪醫及《本草注》，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郡，遥見山中一老公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療風尤驗。"叔謙便拜伏流涕，具言來意。此公愴然，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視此人，不復知處。依法爲酒，母病即差。齊建武初，以奉朝請徵，不至。

解叔謙，字楚梁，雁門人。母親有病，叔謙夜間在院子裏磕頭祈求神靈降福，聽到空中有個聲音在説："這病若能得到丁公藤浸酒喝就會好。"他立刻去問醫生并閲讀《本草注》，都没有認識丁公藤的。於是求訪到宜都郡，遠遠地望見山中有位老公公在伐木，就走過去問它能作什麽用，老人回答説："這是丁公藤，治療風濕病最有效。"叔謙聽後便拜倒在地，流淚哭訴，把自己的來意全都説了。這位老人聽了也感到悲傷，把四段丁公藤給了他，并且把浸酒的方法告訴了他。叔謙接受了老人的賜予，回過頭來看，就不知老人到哪裏去了。叔謙按照他教的方法浸酒給母親服用，母親的病就好了。齊建武初年，用奉朝請的名義徵召他，不到。

宗元卿

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魯康祚、謝昌寓皆有素履，而叔謙尤高。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至行。早孤，爲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以此爲常。鄉里宗事之，號曰宗曾子。

當時又有宗元卿、庾震、朱文濟、匡昕、魯康祚、謝昌寓都有淳樸的行爲，而解叔謙尤其高尚。元卿字希蔣，南陽人，有高尚的德行。他很早就成了孤兒，是祖母把他撫養成人的。祖母生病，元卿在遠方就心裏作痛，大病就大痛，小病就小痛，以此爲常。鄉里用崇敬的態度對待他，送他一個别號，叫宗曾子。

庾震

震字彦文，新野人。喪父母，居貧無以葬，賃書以營事，至手掌穿然後葬事獲濟。南陽劉虯因此爲撰《孝子傳》。

庾震，字彦文，新野人。父母死去，他處於貧窮之中，没有錢安葬。於是受雇爲人繕寫，獲得工錢用來操辦喪事，直到手掌都磨穿了的時候，父母的葬事纔完成。南陽人劉虯根據這個故事替他撰寫了《孝子傳》。

朱文濟

文濟字敬達，吴興人。自賣以葬母，太守謝瀹命爲儒林，不就。

朱文濟，字敬達，吴興人。自己賣身，得錢用來安葬母親，太守謝瀹任命他爲儒林郎，不就職。

匡昕

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亡已經日，昕奔還號叫，母即蘇。皆以爲孝感所致。

匡昕，字令先，廬陵人。有淳厚的性情。隱居在金華山，服食藥物求長生，不與世俗之人交往。母親病死已經一天了，匡昕奔跑回來慟哭號叫，母親就蘇醒了。人們都以爲是孝心感動天地所産生的奇迹。

魯康祚

康祚，扶風人，亦有至行。母患乳癰，諸醫療不愈，康祚乃跪，兩手捧癰大悲泣，母即覺小寬，因此漸差。時人以其有冥應。康祚位至屯騎校尉。

魯康祚，扶風人，也有淳樸的品行。母親乳房上長了惡性膿瘡，請很多醫生來治療過都没有治好。康祚跪到地上，兩手捧住膿瘡非常悲傷地哭泣，母親就覺得病情稍微輕了一些，因此就漸漸地好了。當時人以爲他有鬼神照應。康祚官至屯騎校尉。

謝昌寓

昌寓，陳郡人也，爲劉悛廣州參軍。孝性甚至。嘗養一鵠，昌寓病二旬，而鵠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鵠遂飛去。

謝昌寓，是陳郡人，任劉悛廣州刺史參軍。性情最孝順。曾經養過一隻天鵝，昌寓病二十天，天鵝就二十天不吃東西。昌寓死後，天鵝就展開翅膀飛走了。

韓靈敏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并有孝性。母尋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瓜，朝采瓜子，暮生已復，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朝氏守節不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

韓靈敏，是會稽郡剡縣人。早年成爲孤兒，與其兄靈珍都有孝順的性情。没過多久母親又死了，家裏貧窮無力操辦葬事，兄弟倆便一起種瓜，早晨剛摘過瓜，傍晚又長出來了，於是就辦好了葬事。靈珍死了，没有兒子，他妻子朝氏守節不再嫁人。又擔心娘家的人逼迫她改變志向，從此便不回娘家。靈敏侍奉嫂嫂就像對待母親一樣。

劉渢　劉潵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也。父紹，仕宋位中書郎。渢母早亡，紹被敕納路太后兄女爲繼室。渢年數歲，路氏不以爲子，奴婢輩捶打之無期度。渢母亡日，輒悲啼不食，彌爲婢輩所苦。路氏生潵，兄渢憐愛之不忍捨，恒在床帳側，輒被驅捶，終不肯去。

劉渢，字處和，南陽人。其父劉紹，在宋做官任中書郎。劉渢之母早亡，劉紹被皇帝敕命娶路太后哥哥的女兒作爲後妻。那時，劉渢纔幾歲，路氏不把他當兒子看待，奴婢們就無休止地捶打他。劉渢每逢母親去世的忌日就悲哀地啼哭，并且不吃飯，因此更加受到奴婢們的折磨。路氏生了劉潵，劉渢喜愛劉潵而不肯離開，常常

路氏病經年，㵾晝夜不離左右，每有增加，輒流涕不食。路氏病差，感其意，慈愛遂隆。路氏富盛，一旦爲㵾立齋宇，筵席不減侯王。溓有識，事㵾過於同産，事無大小，必諮兄而後行。

呆在他的小床的帷帳外邊，也常常遭到驅趕和捶打，最終還是不肯離開。路氏病了一整年，劉㵾晝夜不離左右，每當路氏的病有所加重，就流眼淚不吃飯。路氏病好以後，感謝他的誠意，對他的慈愛便多起來了。路氏家裏非常富有，有一天爲劉㵾立書齋，筵席不比王侯家裏的遜色。劉溓有見識，事奉劉㵾比同母所生的兄弟還好，事無巨細，一定要徵詢了哥哥的意見之後纔去做。

㵾妹適江祏弟禧，與祏兄弟異常。自尚書比部郎，後爲遥光諮議，專知腹心任。時遥光任當顧托，朝野向㵾如雲。㵾忌之，求出爲丹陽丞，雖外遷而意任無改。及遥光舉事，旦方召㵾，㵾以爲宜悉呼佐史。㵾之徙丹陽丞也，遥光以蕭懿第四弟晋安王之文學暢爲諮議，領録事。及召入，遥光謂曰："劉暄欲有異志，今夕當取之。"遥光去歲暴風，性理乖錯，多時方愈。暢曰："公去歲違和，今欲發動。"顧左右急呼師視脉。遥光厲聲曰："諮議欲作異邪！"因呵令出。須臾㵾入，暢謂曰："公昔年風疾，今復發。"㵾曰："卿視今夕處分，云何而作此語。"及迎垣歷生至，與㵾俱勸夜攻臺。既不見納，㵾、歷生并撫膺曰："今欲作賊而坐守此城，今年坐公滅族矣。"及遥光敗，㵾静坐圍舍。溓爲度支郎亦奔亡，遇㵾仍不復肯去。㵾曰："吾爲人作吏，自不避死，汝可去，無相守同盡。"答曰："向若不逢兄，亦草間苟免，今既相逢，何忍獨生。"因以衣帶結兄衣，俱見殺。何胤聞之嘆曰："兄死君難，弟死兄禍，美哉。"

劉㵾的妹妹嫁給了江祏的弟弟江禧，因而劉㵾與江祏兄弟關係不同尋常。自從任尚書比部郎，到後來任蕭遥光的諮議，專門執掌機密、重要的工作。當時蕭遥光任顧命大臣，無論是在朝的官吏還是在野的士大夫，都風起雲從般地向往劉㵾。劉㵾對此感到憂慮，自己請求外放任丹陽丞。雖然調遷在外，但人們對他的期望和信任没有改變。等到蕭遥光發動事變的時候，早晨纔來召請劉㵾。劉㵾認爲應該把佐史全部叫來。劉㵾出任丹陽丞以後，遥光用蕭懿第四弟晋安王的文學蕭暢任諮議，兼任録事。等到召他進來的時候，遥光告訴他説："劉暄有叛亂的意圖，今天晚上應該去逮捕他。"遥光去年得過急性瘋病，情緒和理智都發生了錯亂，很長時間纔好。蕭暢説："您去年身體不大舒服，現在那病又可能要發作了。"回頭看看左右，急忙叫醫師過來給遥光看脉。遥光用嚴厲的聲音説："諮議想作怪嗎?"因此喝令他出去。片刻之後，劉㵾進去，蕭暢對他説："主公去年的瘋病，現在復發了。"劉㵾説："您看今晚的安排，爲什麽還講這樣的話呢。"等到把垣歷生迎來以後，垣歷生跟劉㵾都勸蕭遥光趁着夜晚進攻臺城。他們的建議没被采納。劉㵾和垣歷生都拍着胸口説："現在想作反賊却又坐守在這座城裏，我們今年都因爲主公而取滅族之禍了。"遥光失敗之後，劉㵾静静地坐在被包圍的房子裏。劉溓任度支郎，這時也逃亡，遇到劉㵾，仍然不肯獨自離去。劉㵾説："我替别人作吏，自然不應該在這時候躲避死亡；你可以離開，不要互相守着一起去死。"劉溓回答説："假若没有遇到哥哥，我也就隨便躲藏到草野之中去了，也許可以苟活下去，現在既然相

逢了，哪能忍心獨自逃生！”因此就把自己的衣帶跟劉渢的衣帶結在一起，後來都被殺了。何胤聽説後嘆息説：“兄爲君主之難而死，弟因兄之災禍而死，值得贊美啊！”

柳叔夜

又柳叔夜，河東人。父宗，宋黄門郎。叔夜年十六爲新野太守，甚有名績，補遥光諮議參軍。及事敗，左右扶上馬，欲與俱亡，答曰：“吾已許始安以死，豈可負之邪。”遂自殺。

還有河東人柳叔夜，父名柳宗，在宋任黄門郎。叔夜十六歲就出任新野太守，很有名望和政績，後補任蕭遥光的諮議參軍。事變失敗，手下人扶他上馬，想與他一起逃亡，他回答説：“我已經答應以死來報答始安王，哪能背叛他呢！”於是就自殺了。

封延伯　陳玄子(等)

封延伯字仲連，勃海人也。世爲州郡著姓，寓居東海，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附。延伯好學退讓，事寡嫂甚謹。垣崇祖爲兖州，請爲長史，不就。崇祖軾其門，不肯相見。後爲豫州，上表薦之，詔書優禮。起家爲平西長史、梁郡太守。爲政清静，有高士風。俄以疾免，還東海。于時四州入魏，士子皆依海曲，爭往宗之，如遼東之仰邴原也。

封延伯，字仲連，勃海郡人。世代都是州郡内有名望的大姓，居住在東海，三世同堂不分家，爲北州民衆所景仰和效法。延伯好學，性格謙讓，事奉寡居的嫂嫂很細心。垣崇祖任兖州刺史，請他出任長史，他不去就職。崇祖親自駕車到他家來請，他不肯出來相見。後來垣崇祖任豫州刺史，上表章向朝廷推薦他，朝廷詔書優禮相待。於是把他從家裏請出來任平西長史、梁郡太守。延伯處理政務清廉沉静，不擾吏民，有高雅士人的風度。没過多久，因病請求免職，回到東海。當時有四個州并入魏國，讀書人都依附於沿海偏僻地方，爭着往東海歸向封延伯，就像東漢末年遼東的讀書人景仰邴原一樣。

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居，一百七口。武陵邵榮興、文獻叔并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并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疏從四世同居。詔俱表門閭，蠲租税。

建元三年，大使巡視全國，義興陳玄子四世同堂不分家，全家一百零七口人。武陵的邵榮興、文獻叔都是八代不分家，同住在一起。東海的徐生之、武陵的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都是五世不分家，同住在一起。零陵的譚弘寶、衡陽的何弘、華陽的陽黑頭，疏遠的親族都四世同堂住在一起。詔令一并表彰門閭，免除租税。

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并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蠲調役。

還有蜀郡的王續祖、華陽的郝道福都是世世代代連吃飯都没有分開的，建武三年，明帝下詔旌表其家門，并免除調役。

吴達之

吴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椁。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

吴達之，義興人。嫂嫂死了没有錢用來安葬，他自賣爲雇農，用賣身錢營造棺材和墓地。堂祖父的孫子、也是他堂弟的吴敬伯，夫妻倆在

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齊建元三年，詔表門閭。

荒年被劫持賣到了江北。吴達之有十畝田，他賣掉田地用來贖回敬伯夫妻二人，并且在他們回來以後，跟他們共同使用家裏的財産和住宅。郡裏任命他爲主簿，他堅決把這官職讓給他哥哥。又把祖輩傳下來的田地讓給族弟，族弟也不接受，田就閑廢着。齊建元三年，詔令表彰其門户。

蔡曇智

先是有蔡曇智，鄉里號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號爲何展禽，并爲高士沈顗所重。常云“聞蔡曇智之風，怯夫勇，鄙夫有立志。聞何伯璵之風，僞夫正，薄夫厚”云。

以前有個蔡曇智，鄉里尊稱爲蔡曾子，廬江何伯璵兄弟，鄉里尊稱爲何展禽，一并受到高士沈顗的尊重。沈顗常説：“聽人説了蔡曇智的風範，懦夫會勇敢起來，鄙陋淺薄的人也會樹立起高尚遠大的志向；聽人説了何伯璵的風範，虚僞的人會變得正直，刻薄的人也會變得敦厚。”

何伯璵　何幼璵

伯璵與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郡守下車莫不修謁。伯璵卒，幼璵末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八十餘。

伯璵和其弟幼璵都用高尚的節操來鞭策自己，撫養亡兄留下的孤兒，長大以後又替他完婚，并且把自己的家産全部推讓給他。自己則安於貧窮、憔悴之中而誨人不倦，郡守到任没有不到他家拜訪以表示敬意的。伯璵死後，幼璵晚年愛好佛法，剪掉頭髮，長年吃齋，持守佛法戒律，精勤修行，梁初年去世。兄弟倆都活了八十多歲。

王文殊

王文殊字令章，吴興故鄣人也。父没魏，文殊思慕泣血，終身蔬食，不衣帛，服麻緼而已。不婚，不交人物。吴興太守謝瀹聘爲功曹，不就。立小屋於縣西，端拱其中，歲時伏臘，月朝十五，未嘗不北望長悲，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表其行，鬱林詔榜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王文殊，字令章，吴興故鄣人。父親淪落魏國，文殊思慕得眼睛都哭出了血，一輩子衹用蔬菜下飯，不穿絲綢做的衣服，衹穿麻布衣服或亂麻襯裏的布袍。不結婚，不跟有名望的人結交。吴興太守謝瀹聘請他任功曹，不去就職。在縣城西面建了間小屋，恭恭敬敬地住在裏面，一年四季，伏天臘月，初一和十五，没有不望着北方長久悲傷的，如此三十餘年。太守孔琇之把他的操行表奏給朝廷，鬱林王詔令在他家門上安匾，并把他居住的村莊改名爲孝行里。

樂頤之　樂預　沈昇之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也，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病亡。頤之忽悲戀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便徒跣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

樂頤之，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世代代在南郡居住，青少年時代就言語温和行爲謹慎。出仕爲官，任京府參軍，父親在郢州病亡。頤之忽然悲傷地想念起父親來，流淚不止，於是請假回家，半路上果然得到父親去世的噩耗，就號啕

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病不言，嚙被至碎，恐母之哀己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之爲設食，唯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中從事。

慟哭着赤脚徒步往家裏趕去，從陶家後渚出來以後，遇上商人的船，就搭船西上，一連幾天都不肯吃東西，也不喝水。他曾經遇到過生病的時候，跟他母親隔壁而居，忍着病痛不叫喚呻吟，疼痛難忍時就用牙齒咬住被子，直到被子咬碎都没呻吟過一聲，因爲害怕母親替自己感到悲哀。湘州刺史王僧虔引薦他當主簿，因爲同僚是品行不端的人，便棄官不做。吏部郎庾杲之曾經到他家拜訪，頤之替他陳設飯菜招待，衹有乾魚和腌菜。杲之說："我不能吃這種東西。"頤之的母親聽說以後，拿出自己經常吃的鮮魚和肉湯等幾種菜來。杲之說："您的品行超過了茅季偉，但我不是郭林宗。"頤之官至郢州中從事。

弟預字文介，亦至孝。父臨亡，執手以托郢州行事王奂。預悲感悶絶，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録事參軍。

樂頤之的弟弟樂預，字文介，也是最孝順的人。父親臨死時，握着手把他托付給郢州行事王奂，樂預當時就悲痛得氣悶，差點昏倒，吐了幾升血，於是病犯了。官至驃騎録事參軍。

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托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事。人笑褚公，至今齒冷，無爲效尤。"孝嗣故吏吴興沈昇之亦説之曰："昇之與君俱有項領之功，今一言而二功俱解，豈願聞之乎。君受恩二祖，而更參惟新之政，以君爲反覆人，事成則無處逃咎矣。昇之草萊百姓，言出禍已隨之，孰與超然謝病，高枕家園，則與松柏比操，風霜等烈，豈不美邪。"孝嗣并改容謝之。

隆昌末年，樂預對丹陽尹徐孝嗣說："外面的傳說交錯雜亂，好像要有伊尹、周公攝政的事件發生。您受到武帝非同一般的恩遇，擔負着托付的重任，恐怕不能够參與他人發動的這種事情。人們嗤笑褚公，到現在談起來還譏嘲不止，您不要仿效他的錯誤做法。"孝嗣過去的屬吏、吴興人沈昇之也勸他說："我沈昇之跟您都有巨大的功勞，現在一句話可使兩人的功勞都化爲烏有，難道您願意聽它嗎？您受到高帝和武帝的恩遇，却還參與皇帝的廢立之事，人們都會認爲您是反覆之人，事變成功，您就没有地方推脱罪過了。我沈昇之不過是草野之中的老百姓，話說出口災禍已隨之而至，何如超然地稱病辭官，在自己家園裏高枕而卧，那樣就可使自己的節操跟松柏相比，可使自己的志行跟風霜一樣凛烈，難道不好嗎？"對於他們的勸告，徐孝嗣都改變儀容表示感謝。

預建武中爲永世令，人懷其德，卒官。時有一媪年可六七十，擔檞蔌葉造市貨之，聞預亡大泣，棄溪中，曰："失樂令，我輩孤獨老姥政應就死耳。"市人亦皆泣，其惠化如此。

樂預在建武年間任永世縣令，人們懷念他的德政。他死在任上，當時有一位老婦人，年紀大概有六七十歲了，正挑着檞蔌葉到市場出賣，聽説樂預死了，立刻就大哭起來，把要賣的檞蔌葉都倒到溪流之中，并且説："失去了樂縣令，我

們這些孤獨無靠的老太婆真是該死了啊！”市場上的人都爲之淚下，樂頤的惠愛感化百姓到了如此的程度。

江泌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斫屧爲業，夜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睡極墮地則更登。性行仁義，衣弊虱多，綿裹置壁上，恐虱飢死，乃復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虱。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唯食老葉而已。母墓爲野火所燒，依“新宫災，三日哭”。淚盡係之以血。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其父江亮之，做過員外郎。江泌小時候家境貧窮，白天以做木屐爲業，夜裏隨着月光讀書，月光西斜，在房裏看不成書了，就握着書卷爬到屋頂上去看，瞌睡極了滚落地上就再登上屋頂去讀。他具有仁義的性格和品行，衣服破了長出很多虱子，他就把綿襖裏的絲綿取出來挂到墻上，又擔心虱子餓死，仍然把它放回襖裏穿到自己身上。一連穿了幾日，以後一輩子没再長過虱子。母親死後，他因爲母親生前家裏貧窮，供養不足，遇到鮭魚便不忍心吃，吃菜不吃菜心，因爲菜心還有生長的機會，所以衹吃老菜葉。母親的墓地被野火燒了，他依照“新房子燒了，哭三天”的説法，哭得眼淚都流盡了，接着就眼中流血。

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自隱恤。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後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一老公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染。武帝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

歷任南中郎行參軍，官府給他的俸禄，他用來招募官吏，并免去僕役，手下的人得了流行病，江泌從來没有捨棄不管的。得了病的屬吏拄着拐杖來投靠江泌，江泌一定親自表示同情，并給予救濟。屬吏死了，江泌替他們買棺材。没有僕役，就自己兄弟一起用車子拖着棺柩去埋葬。後來任國子助教，乘牽車到染烏頭，看見一位老人在步行，就自己下車，而把那老人載上車，自己步行離開染烏頭。武帝任命他爲南康王蕭子琳的侍讀。

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訪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續以血，親視殯葬畢乃去。泌尋卒。族人兖州中從事泌，黄門郎悆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泌”以别之。

建武年間，齊明帝殺害諸王，江泌因爲憂念蕭子琳，就去拜訪誌公道人，問蕭子琳的禍福。誌公把一香爐灰覆在地上示意説：“都倒盡了，没有剩下的。”到子琳被害後，江泌到刑場哭他，眼淚流盡了接着流出血來，親眼看着殯葬完畢纔離開。江泌不久就死了。同族人兖州中從事江泌，是黄門郎江悆的兒子，跟這位江泌同名，世人因此稱這位江泌爲“孝泌”，以示區别。

庾道愍

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晉司空冰之玄孫也。有孝行，頗能屬文。少

庾道愍，潁川鄢陵人，是晉司空庾冰之的玄孫。有孝順的品行，很能寫文章。少年時出身

出孤悴，時人莫知。其所生母流漂交州，道愍尚在襁褓。及長知之，求爲廣州綏寧府佐。至南而去交州尚遠，乃自負擔冒險，僅得自達。及至交州，尋求母雖經年，日夜悲泣。嘗入村，日暮雨驟，乃寄止一家。旦有一嫗負薪外還，而道愍心動，因訪之，乃其母也。於是行伏號泣，遠近赴之，莫不揮淚。

於孤獨、憂傷的家庭環境，當時人没有知道的。他的親生母親流落漂泊到交州，道愍尚在襁褓之中。到長大以後知道了這件事，就請求任廣州綏寧府佐。雖然到了南方，但距離交州還很遠，於是自己擔負着行李冒險前進，僅僅能够使自己到達交州，尋訪母親的下落經過一年，道愍日夜悲傷哭泣。有次走進一個村莊，太陽落山的時候碰上一場驟雨，於是寄止在一户人家裹。第二天清早，有一個老年婦女背着柴從外面回來，道愍見了以後怦然心動，跟着過去打聽她的來歷，纔知道就是自己的母親。於是匍匐前行，痛哭流涕地跪倒在母親面前。那地方上的人聽説以後，無論遠近都來看望他們母子二人，并且没有不感動得掉眼淚的。

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托以己板爲他物，令道愍占之。道愍曰：“此乃甚貴，然使人多愆忤。”休祐以褚彦回詳密，求換其板。他日，彦回侍明帝，自稱下官。帝多忌，甚不悦。休祐具以狀言，帝乃意解。

道愍最精於察看手板以預言吉凶，宋明帝的時候，山陽王劉休祐屢次因爲言語觸犯而使皇帝怒形於色，見到道愍，便把自己的手板假托是他人的，令道愍替他占卜。道愍説：“這乃是很高貴的人纔能使用的，但它使人多有過失和抵觸。”休祐因爲褚彦回審慎周密，要求换取他的手板。另一回，彦回侍候明帝，自稱下官，明帝多忌諱，很不高興。休祐把這原因全都告訴了明帝，明帝的怒氣纔消釋了。

道愍仕齊，位射聲校尉。族孫沙彌亦以孝行著。

道愍在齊朝做過官，任射聲校尉。他的族孫沙彌也因孝順的行爲著稱於世。

庾沙彌

沙彌，晉司空冰之六世孫也。父佩玉，仕宋位長沙内史，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時沙彌始生。及年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及長，終身布衣蔬食。爲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針灸，輒以身先試。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麥薄飲，經十旬方爲薄粥。終喪不食鹽酢，冬日不衣綿纊，夏日不解衰絰。不出廬户，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所坐薦，淚沾爲

沙彌，晉司空庾冰之的六代孫。其父名佩玉，在宋做官任長沙内史，昇明年間，因沈攸之事件被誅殺。當時沙彌剛剛出生，到五歲時，他的親生母親給他縫製了彩色的衣服，他總是不肯穿。母親問這是什麽原因，他流着眼淚回答説：“家裏遭到如此慘禍，還穿這麽好的衣服做什麽？”到長大以後，一輩子穿粗布衣服吃蔬菜下飯。任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生病卧床，沙彌早晚都在身邊侍候，不去休息，衣帶都不解開。有時應該針灸，常常用自己的身體先作試驗。到嫡母死的時候，他一連幾天水都不肯喝一口，後來開始吃用一點大麥做的稀麥湯，經過百日之後纔吃稀粥。到喪事結束以前不吃有鹽味的

爛。墓在新林，忽生旅松百許株，枝葉鬱茂，有異常松。劉好啖甘蔗，沙彌遂不食焉。宗人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梁武帝召見嘉之，以補歙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没。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静，咸以爲孝感所致。後卒於長城令。子持。

菜，冬天不穿絲綿襯底的衣服，夏日裏也不脱喪服。不出屋門，晝夜號啕痛哭，鄰居都不忍心聽他的哭聲。他守喪時坐的草墊子，被眼淚沾濕得漚爛了。墓在新林，忽然長出百來棵野生松樹，枝葉青翠茂盛，跟一般的松樹不同。劉氏喜歡吃甘蔗，沙彌在她死後便不再吃甘蔗。族人都官尚書庾詠把他的事迹寫成表章稟報朝廷，推薦他參加純孝的選拔，梁武帝召見以後對他表示贊賞，用他補充歙縣縣令的缺額。回朝以後又任命爲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着王府遷往會稽，又因生母去世，他應該守喪，侍奉母親的喪車返回都城，渡過浙江的時候，中流遇上大風，船差點覆没。沙彌抱着母親的靈柩號哭，一會兒就風平浪静了，人們都以爲是孝心感動神靈所産生的奇迹。沙彌後來死於長城令任上。他的兒子名叫庾持。

庾持

持字元德，少孤，性至孝，父憂，居喪過禮。篤志好學，仕梁爲尚書左户郎，後兼建康監。陳文帝爲吴興太守，以爲郡丞，兼掌書翰。天嘉初，爲尚書左丞，封崇德縣子。拜封之日，請令史爲客，受其餉遺，文帝怒之，因坐免。後爲臨安令，坐杖殺人免封。還爲給事黄門侍郎，歷鹽官令，秘書監，知國史事。又爲少府卿，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卒。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爲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庾持，字元德，很小就成了孤兒，性情最孝順，爲父親守喪，在喪期中的孝行超過了禮儀的規定。庾持志向堅定，好學不倦，在梁做官時任尚書左户郎，後來兼任建康監。陳文帝任吴興太守時，用他做郡丞，兼管文書往來事務。天嘉初年，任尚書左丞，封爲崇德縣子爵。拜封那天，他請令史作客人，接受了他們的贈禮，文帝對這件事很生氣，他因此被免去官職。後來任臨安縣令，因爲用木棍打死了按照刑律不該處死的人而犯事，被免去封爵。回朝任給事黄門侍郎，歷任鹽官縣縣令，秘書監，知國史事。又任少府卿，升任太中大夫，兼步兵校尉，死去。庾持熟悉字典，每寫文章，都喜歡用奇字，文人士大夫也因此而譏議他這種愛好。庾持有文集十卷。

南史卷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四

孝義(下)

滕曇恭 徐普濟 張悌 陶季直 沈崇傃 荀匠 吉翂 甄恬
趙拔扈 韓懷明 褚脩 張景仁 宛陵女子(衛敬瑜妻)王氏
劉景昕 陶子鏘 成景儁 李慶緒 謝藺(子)貞
殷不害(弟)不佞 司馬暠 張昭(弟)乾 王知玄

滕曇恭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遇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還以與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并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絶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爲滕曾子。梁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五歲時，母親楊氏患熱病，想吃西瓜，可是本地習俗不出産西瓜。曇恭到處詢問都找不到，懷着悲傷，神情凄切。不久，遇到一個和尚，問他爲什麽這樣悲傷，曇恭把自己的心事全告訴了他。和尚説："我有兩個西瓜，分一個給你。"曇恭回去把西瓜捧給母親，全家人都感到驚異，隨即就去尋訪那和尚，可是誰也不知道他到什麽地方去了。到父母去世的時候，曇恭水漿都不肯喝一口，一連十餘天如此，感傷悲慟得嘔出血來，昏過去，又蘇醒。寒冬臘月不穿絲綿襯裏的衣服，終身衹用蔬菜佐餐。每到父母去世的祭日，思念父母的心情不能自制，整天整夜地悲哀慟哭。他家門外有兩株冬生樹，當時忽然有神光從樹上升起，不久就看到佛像和左右侍從的儀仗，面容神采非常清楚，從大門進入他家室内。曇恭家裏大人和小孩都一齊行禮拜接，過了很久，神光和佛像纔消失。遠遠近近出家和不出家的人中都傳講着這件事。太守王僧虔薦拔曇恭任功曹，他堅決謝絶，不去就職。王儉那時隨着僧虔在郡府，稱他爲滕曾子。梁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命巡視地方風俗，上表

彙報了他的情况。曇恭有三個兒子，都有操行和功業。

徐普濟

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葬，而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絶，累日方蘇。

當時有個徐普濟，是長沙臨湘人。正在守喪，還未出殯安葬的時候，鄰家起火，蔓延到他家的房屋。普濟大聲慟哭着伏在棺柩上，用自己的身體去遮擋火勢。鄰居趕來救他時，他已經被火燒烤得悶死了，幾天後纔蘇醒。

張悌

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物，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己。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子，後母唯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唯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代死。母又云："悌應死，豈以弟罪枉及諸兄。"悌亦引分，乞全兩兄供養。縣以上讞，帝以爲孝義，特降死，後不得爲例。

又有建康人張悌，家裏貧窮没有錢糧用來供養母親，把困難情况告訴鄰里的富人，請求借貸。富人不給，張悌抑制不住氣忿的心情，竟四人結夥搶劫，所得的衣物，三個劫賊拿去，事實上没有一個錢的東西歸自己。縣衙判處張悌死刑。張悌之兄張松訴説："我與弟張景是前母的兒子，後母衹生了張悌，張松年長不能教誨，使張悌犯了死罪，我請求代替張悌受死刑。"張景又説："張松是嫡長子，後母衹生了張悌一人。若依法處死其中一個，母親的生命也不能保全。"他也請求代替張悌受死刑。母親又説："張悌該受死刑，哪能因爲弟弟的罪過而冤屈到衆兄長呢!"張悌也引咎自受，請求保全兩位兄長以供養母親。縣衙把案卷上呈，請朝廷議罪，皇帝認爲這是孝義人家，特地降旨免去死罪，但説明以後不得以此爲例。

陶季直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祖父名愍祖，是宋廣州刺史。其父名景仁，曾任中散大夫。

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益奇之。

季直智力發育較早，愍祖很喜歡他，覺得他有些特別之處，曾把四函銀子擺放在面前，令諸孫各取一函。季直當時纔四歲，惟獨他不拿，并且説："如果有賞賜，應當先給父親和伯父，不應先考慮到衆孫，所以不拿。"愍祖更加覺得他天性奇特。

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澹於榮利，徵召不起，時人號

五歲時母親去世，季直哀慟的程度就像成年人一樣。原先母親没病的時候，吩咐家人到外面染衣服，她去世以後，家人纔把衣服贖回來。季直抱着衣服放聲慟哭，聽到的人没有不感到心酸

曰聘君。後爲望蔡令，以病免。

的。到長大以後喜歡學習，把名利看得很淡，朝廷徵召他出去做官，他不願應召，當時的人們把他稱作聘君。後來任望蔡縣令，因病免職。

時劉彦節、袁粲以齊高帝權盛，將圖之。彦節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彦節等敗。

當時劉彦節、袁粲因爲齊高帝權力太大，將要設法奪他的權。彦節向來尊重季直，想跟他一起謀劃。季直認爲袁、劉二人都是儒者，一定會遭到失敗，堅決推辭不去赴會。不久，彦節等人就失敗了。

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彦回爲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頻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彦回卒，尚書令王儉以彦回有至行，欲謚“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爲彦回立碑，始終營護，甚有吏節。再遷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後爲鎮西諮議參軍。

齊朝初年任尚書比部郎，當時褚彦回任尚書令，平素跟季直友好，頻繁地用他爲司空、司徒主簿，把尚書府中的書務委托他負責。彦回去世，尚書令王儉認爲彦回有很高的德行，想給他個“文孝公”的謚號。季直説：“文孝是司馬道子的謚號，恐怕那人不是跟彦回一樣都有美好的德行，不如謚彦回爲文簡。”王儉依了他的建議。季直又請求爲彦回立碑，始終替他謀劃維護，很有正直官吏的氣節。再次遷任東莞太守，在郡内號稱清廉和順。後任鎮西諮議參軍。

齊武帝崩，明帝作相，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取容，明帝頗忌之，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爲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留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遷建安太守。爲政清静，百姓便之。

齊武帝崩後，明帝作宰相，誅殺鏟鋤異己。季直不能曲從依附以取容，明帝對他頗有顧忌，派他外放任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防將帥幕下的高級屬官，寒素的士人很少有任此職務的，有人勸季直到明帝府上表示謝意，明帝留下他，任驃騎諮議參軍，兼任尚書左丞，遷任建安太守。處理政務清静不煩，不擾民衆，百姓們都感到方便。

梁臺建，爲給事黄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久預人間事，乃辭疾還鄉里。梁天監初，就拜太中大夫。武帝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季直素清苦絶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事云。

梁國臺省建立後，季直任給事黄門侍郎，常説官做到二千石，最初的願望已經達到了，不要長久地干預人世間的事情，於是以疾病爲理由辭去官職，回到鄉里。梁天監初年，接受了太中大夫的任命。武帝説：“梁有了天下，竟不見此人上朝。”天監十年，在家裏去世。季直一向清苦絶倫，又賦閑家居十餘年，到去世的時候，家裏窮得一無所有，子孫連殯殮他的錢都没有，聽説過季直晚年境遇的人，没有誰不爲他的志向和行事感到悲傷。

沈崇傃

沈崇傃字思整，吴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兖州刺史。崇傃六歲丁

沈崇傃，字思整，吴興武康人。父名懷明，宋時任兖州刺史。崇傃六歲時，在父親的喪期

父憂，哭踊過禮。及長，事所生母至孝，家貧，常傭書以養。天監二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未至而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絶氣。兄弟謂曰："殯葬未申，遽自毁滅，非全孝道也。"崇傃心悟，乃稍進食。母權瘞，去家數里，哀至輒之瘞所，不避雨雪。每倚墳哀慟，飛鳥翔集。夜恒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嘆息者。家貧無以遷厝，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行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啖鹽酢，坐卧於單薦，因虚腫不能起。郡縣舉至孝。梁武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詔令釋服，擢補太子洗馬，旌其門閭。崇傃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乃除永寧令。自以禄不及養，哀思不自堪，未至縣，卒。

内，頓足慟哭，超過了禮儀所規定的限度。到長大以後，侍奉親生母親特别孝順，他家境貧寒，常常受雇替人抄寫以贍養母親。天監二年，太守柳惲徵聘他出任主簿。崇傃跟隨柳惲到郡上任，又回去迎接他母親，還没回到家而母親已經死了。崇傃因爲母親得病時没能在身邊侍候，想要自殺，連水也不喝一口，整天整夜地號啕大哭，接連十餘日，幾乎快要斷氣了。兄弟對他説："殯葬的事還没有進行，你就急急忙忙地毁滅自己，這不是成全孝道的做法。"崇傃心裏領悟了，纔稍微進了些飲食。母親臨時埋葬的地方，離他家有好幾里路，崇傃心裏哀痛的時候常常到墓地去，雨雪無阻。每當他靠在墳墓上哀號慟哭的時候，鳥兒們都飛過來，聚集到墳墓上空久久不去。夜裏常常有猛獸來瞻望他，發出的聲音表情就像人嘆息似的。家貧無法遷柩安葬，於是就整年地到處乞討，纔使母親的靈柩得以遷葬。接着就搭個茅棚在墳墓旁邊，自己認爲初行喪禮時禮儀没有完備，又在安葬之後再服喪三年。很長時間内衹吃麥屑，不食鹽醋有味的食物，坐卧都在單薄的草墊上，因此虚弱浮腫得不能起身。郡縣選舉他爲最孝順的人。梁武帝知道以後，就派中書舍人去慰問勉勵他，詔令他脱下孝服，選拔補授爲太子洗馬，還旌表其門户。崇傃奉詔脱去孝服，却經常流淚如同守喪期間一樣。堅决推辭不接受官職，於是任命爲永寧縣令。崇傃自己認爲雖然得了俸禄，却來不及奉養母親，哀思不能自止，還没到縣就去世了。

荀匠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度淮，逢武陵王舉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仕齊爲安復令，卒官。匠號慟氣絶，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侶不忍聞其哭聲。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荀勗的九世孫。祖父名瓊，十五歲時在成都的市面上爲父親復仇，以孝名聞於世。宋元嘉末年渡淮河，恰逢武陵王發動起義，瓊投軍效力，被元凶的追兵殺害，追贈員外散騎侍郎。父名法超，在齊做過安復縣令，在任官期間去世。荀匠放聲慟哭，哭得斷了氣，身體都冰凉了，到夜間纔蘇醒過來。接着就去奔喪，每當船在江渚停宿，附近的商人和旅客都不忍心聽到他的哭聲。

梁天監元年，其兄斐爲鬱林太

梁天監元年，其兄荀斐任鬱林太守，征討

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及至，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户。自括髮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眦皆爛，形骸枯悴，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武帝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而毁悴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臨天下，汝行過古人，故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乃拜，竟以毁卒。

黎賊時，被流矢射中，死在陣地上。喪柩還鄉，荀匠到豫章迎接，望見靈船，就痛不欲生，投水自盡，旁人趕來將他救起，僅能活命。到家以後，家裏貧窮不能及時安葬，處在父親的喪期之中又替其兄服喪，歷時四年不出墓廬之門。自從束髮以後不再梳頭洗髮，以至於頭髮脱落。他經常痛哭，哭不出聲音了就默默地流淚，眼角都哭爛了，形骸乾枯憔悴，瘦得皮包骨頭，即使是自己家裏的人見他這副模樣也認不出來。郡縣把他的事迹上報，武帝下詔派遣中書舍人去令他免去喪服，選拔爲豫章王國左常侍。荀匠雖然除去了喪服，但毁損憔悴更甚於從前，外祖父孫謙告誡他説："主上以孝義君臨天下，你的孝義行爲超過了古人，所以選拔你任此官職。不但君父之命難以抗拒，本來這也是使君父揚名後世的事情，所顯耀的難道僅僅是你一人嗎?"荀匠聽了以後，就拜受了朝廷的官職，最後還是因爲毁損過度而死。

吉翂

吉翂字彦霄，馮翊蓮勺人也。家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

梁天監初，父爲吴興原鄉令，爲吏所誣，逮詣廷尉。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而耻爲吏訊，乃虚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武帝異之，尚以其童幼，疑受教於人，敕廷尉蔡法度嚴加脅誘，取其款實。法度乃還寺，盛陳徽纆，厲色問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若有悔異，亦相聽許。"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幼藐，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内斷胸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委骨

吉翂，字彦霄，馮翊蓮勺人。家住襄陽。吉翂小時候就有孝順的性情，十一歲時生母死去，他水漿不入口，幾乎要毁滅自己的生命，親族和鄉鄰都覺得他不同一般。

梁天監初年，其父任吴興郡原鄉縣令，被屬吏誣告，逮到廷尉。吉翂當時十五歲，就到路口上哭泣，祈請過往公卿主持公道，行路人見他這樣都感動得掉下眼淚。其父的案情按事理雖然是清白無辜的，但他耻於受獄吏的審訊，竟然不真實地承認了罪責，按屬吏所誣告的罪，應當判處死刑。吉翂就去擊登聞鼓，乞求代替父親受死刑。武帝對這件事感到奇怪，還以爲他年紀小不會這樣處事，懷疑是受到别人的教唆，敕令廷尉蔡法度嚴加威脅和誘導，取得他的真實情況。法度就回到大理寺，把各種各樣的刑具都擺出來，神色嚴厲地問道："你請求代替父親受死刑，皇上的敕令已經批准，你就應該依法受刑，但是用刀鋸斷頭是最爲慘痛的，你仔細想想能不能這樣死？況且你是小孩，心裏想不到這些，一定是受人教唆的。那教唆你的人姓名是誰？如果你後

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法度知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翂曰：“凡鯤鮞螻蟻尚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齏粉。但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延父命。”翂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弗聽，曰：“翂求代父死，死囚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以聞，帝乃宥其父。

悔，有另外的請求，也可以允許。”吉翂回答說：“囚犯我雖然幼稚弱小，難道不知道死是可怕的？可是回頭想想幾個弟弟年紀很小，衹有我年長，不忍心看到父親受死刑，而自己偷生苟活，所以自己心裏作出決斷，上求皇上。現在想要爲這意外的災禍獻出生命，把這一身骨頭埋到土裏去，這不是小事情，怎麼會受人教唆呢？”法度知道不能够使他屈服和動摇，於是改用和氣的臉色引誘他説：“主上知道你父親無罪，不久就會釋放并公布案情。看你神采儀容明净清秀，足以稱爲好孩子，現在如果轉變口供，有希望父子同時獲得釋放，爲什麼以如此妙齡而苦苦求死？”吉翂説：“一般的鯤鮞螻蟻尚且珍惜它們的生命，何況是人，哪會願意粉身碎骨。衹是父親被牽涉在苛刻的彈劾之中，一定要按刑律正法，所以想犧牲自己，希望能够延長父親的生命。”吉翂開始被囚禁的時候，獄掾依照法律把脚鐐手銬全給他戴上，法度同情他，命令脱掉他的脚鐐手銬，給他换一副小的。吉翂不聽從，説：“吉翂請求代替父親去死，死囚的桎梏哪裏是能够减免的呢。”竟然没有脱下械具。法度將審訊情況上報朝廷，皇帝就寬恕了他的父親。

丹陽尹王志求其在廷尉故事，并諸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辱。”拒之而止。

丹陽尹王志搜求他在廷尉的故事，并且請求瞭解他在鄉里的品行，想在年初選舉他充當純孝的候選人。吉翂説：“奇怪啊王尹，怎麼這樣小看吉翂呢？父親受到侮辱，兒子應該死節，這道理本來如此；如果吉翂出頭露臉，擔任這次選舉的候選人，那就是藉父親的事爲自己買名，這是多麼羞辱人的事。”拒絶了王志的薦拔，制止了這事。

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期月，風化大行。自雍還郢，湘州刺史柳忱復召爲主簿。後秣陵鄉人裴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連名薦翂，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翂以父陷罪，因成悸疾，後因發而卒。

十七歲時，應徵聘出任本州主簿，并被派出去督察萬年縣。代理縣官纔滿一個月，風俗教化廣泛推行。從雍州回到郢州，湘州刺史柳忱又召請他出任主簿。後來秣陵同鄉裴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仄聯名推薦吉翂，認爲他孝行純正，并通曉《易》、《老》之理。敕令交付太常，提出表彰。原先，吉翂因爲父親的冤案陷入罪囚之中時，形成了心悸的疾病，後來因病復發而去世。

甄恬

甄恬字彦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數歲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嘗問其母，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玄黄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止。又有白鳩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旌表門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甄恬，字彦約，中山無極人，世世代代居於江陵。纔幾歲時就死了父親，他跟成年人一様感到哀慟。家裏人可憐他年紀小，用肉汁拌飯喂他，甄恬不肯吃。八歲時，曾經向母親詢問父親何在，爲自己活着而不認識父親感到遺憾，就一連幾天都在悲傷哭泣。忽然好像看見了什麼人，説形貌就是他的父親，當時都以爲是孝心感動了神靈。家裏貧窮，却常用貴重珍奇的美味奉養母親。到守喪的時候，甄恬搭了草廬住在墳墓旁邊，常有毛色黑黄相雜的鳥飛集到草廬旁的樹上，甄恬哭，鳥就叫，他不哭，鳥也不叫了。還有白鳩和白雀在他的草廬上栖息。州將始興王蕭憺將他的品行和事迹寫成表章上奏朝廷，皇帝詔令旌表其門户，并且把爵位賜給他。甄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趙拔扈

趙拔扈，新城人也。兄震動富於財，太守樊文茂求之不已，震動怒曰："無厭將及我。"文茂聞其語，聚其族誅之。拔扈走免，亡命聚黨，至社樹咒曰："文茂殺拔扈兄，今欲報之，若事克，斫樹處更生，不克即死。"三宿三栟生十丈餘，人間傳以爲神，附者十餘萬。既殺文茂，轉攻傍邑。將至成都，十餘日戰敗，退保新城求降。文茂，黎州刺史文熾弟，襄陽人也。

趙拔扈，新城人。其兄名震動，富於錢財。太守樊文茂經常派人來要錢要物，無休無止，震動很生氣地説："貪得無厭的人將來會連我都要了去。"文茂聽説了他的話以後，把他家族的人集合起來，全部殺害了。拔扈逃脱，流亡在外，聚合黨徒圖謀報仇，到社樹下祝告説："文茂殺害了拔扈的兄長，現在想報這個仇，如果事情能够成功，砍倒的樹再長出新苗來，如果不能成功，樹就死去。"三天以後，樹被砍過的地方長出三根新苗，都高十丈多，民間把這事當作神話傳説，附從他的人有十多萬。殺了文茂以後，轉攻鄰近州邑。將要打到成都的時候，一連十餘日都打了敗仗，退保新城請求投降。文茂，是黎州刺史樊文熾的弟弟，是襄陽人。

韓懷明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荆州。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而母平復，鄉里以此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賻助無所受。免喪，與鄉

韓懷明，是上黨人，客居於荆州。十歲時，他母親患了尸疰病，每次發作起來就非常危險。懷明夜晚在星空下磕頭祈禱，當時天氣嚴寒刺骨，忽然聞到一陣香氣，聽見空中有人説："孩子，你母親的病片刻之後就會好，并且永不復發，你不要獨自苦惱。"没到天亮，母親的病就已經痊愈，鄉里因此覺得奇異。十五歲喪父，他

人郭麻俱師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虬家人，答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已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嘆曰："韓生無丘吾之恨矣。"家貧，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絶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及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所改。梁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悲慟至極，幾乎喪命，親自負土築成墳墓，親戚朋友的資助都不肯接受。服喪期滿以後，跟同鄉郭麻一起，拜南陽人劉虬爲師。劉虬曾經有一天停止講課，獨自坐着流淚，懷明私下裏問劉虬家人，回答説是他外祖去世的日子。當時，劉虬的母親也已經去世了。懷明聽了這話以後，當天就停止求學，回家奉養母親。劉虬嘆息説："韓生不會有丘吾那種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了！"家境貧窮，懷明盡力勞作以供給母親甜美的食物，嬉戲膝下，使母親怡悦，并且早晚都不離開母親身邊。母親活到九十歲，因年老去世。懷明一連十日水漿不入口，號啕痛哭之聲不絶。有一對白鳩在他守喪的草廬上作巢，孵養小鳩，馴服親熱，像家禽似的，直到他服喪期滿纔飛走。懷明在服喪期滿以後，終身衹食蔬菜淡飯，所用的衣被也無所改换。梁天監初年，刺史始興王蕭憺把他的事迹用表章奏報朝廷。州府多次徵聘，不去就職，最終在家裏去世。

褚脩

褚脩，吴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之冠。梁天監中，歷位《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武陵王紀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兼限内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毁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每號慟輒嘔血，遂以毁卒。

褚脩，吴郡錢唐人。父名仲都，擅長於《周易》，是當時的《易》學家中學問最好的人。梁天監年間，歷任《五經》博士。褚脩少年時就接受了父親傳授的學問，武陵王蕭紀任揚州刺史時，薦引他任宣惠參軍，兼任限内記室。褚脩天性最孝順，父喪期間悲哀過度，嚴重地損害了身體，因此患了冷氣病。到了爲母親守喪的時候，一連二十三日水漿不入口，每次號啕痛哭的時候總是哭得吐血，終於因爲毁損過度而去世。

張景仁

張景仁，廣平人也。父梁天監初爲同縣韋法所殺，景仁時年八歲。及長，志在復仇。普通七年，遇法於公田渚，手斬其首以祭父墓。事竟，詣郡自縛，乞依刑法。太守蔡天起上言於州，時簡文在鎮，乃下教褒美之，原其罪，下屬長蠲其一户租調，以旌孝行。

張景仁，廣平人。其父在梁天監初年被同縣人韋法殺害，景仁當時年僅八歲。長大以後，志在復仇。普通七年，在公田渚遇到韋法，親手斬下他的頭拿去祭奠父親的墳墓。事情辦完後，到郡上投案自首，自己捆綁起來，請求依照刑法治罪。太守蔡天起上報到州府，當時簡文帝正在鎮撫本州，得知此事，就發布教令稱贊他，赦免他的罪過，并且下令給所屬地方的長官，免去景仁一户的租調，用來表彰他的孝行。

宛陵女子

又天監中，宣城宛陵女子與母同床眠，母爲猛獸所取，女啼號隨挐猛獸，行數十里，獸毛盡落，獸乃置其母而去。女抱母猶有氣息，經時乃絶。鄉里言於郡縣，太守蕭琮表上，詔榜其門閭。

又天監年間，宣城宛陵有個女子，跟母親睡在同一張床上，母親被猛獸叼走了，這女子哭喊着緊緊扯住猛獸身上的毛，不放手，隨着猛獸一起奔跑，走了幾十里路，猛獸的毛被她扯落光了，就放下她母親走開去了。這女子抱起母親時，其母還有呼吸，經過一個時辰纔斷氣。鄉里向郡縣報告此事，太守蕭琮寫表章上報朝廷，詔令在她家門户張匾以示表彰。

衛敬瑜妻王氏

又霸城王整之姊嫁爲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遂手爲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柏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乃爲詩曰："墓前一株柏，根連復并枝。妾心能感木，頹城何足奇。"所住户有燕巢，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栖，乃以縷繫脚爲誌。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復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臺。

還有霸城王整之的姐姐，嫁給衛敬瑜爲妻，她年紀纔十六歲，敬瑜就死去了，父母和公婆都想讓她嫁人，她發誓不嫁，得不到允許，竟割下自己的耳朵放在盤中發誓，家人纔不再逼她改嫁了。於是親手爲亡夫種了幾百棵樹，墓前的柏樹忽然長成枝幹連生在一起的模樣，大約過了一年以後又分散開去。這女子就作詩説："墓前的柏樹啊，根連着根呀，樹枝也相偎相依；我的誠心能感動樹木顯示靈異，孟姜女哭倒長城又何足爲奇。"她所住的房子門前屋梁上有燕巢，一對燕子常常雙雙飛來飛去，後來忽然衹剩下一隻孤飛，女子有感於燕子的孤栖，便拿絲縷繫在它脚上作爲標記。第二年，這燕子果然又飛回來了，還帶着以前給它繫上的絲縷。女子又作詩説："去年你失去了愛侣而獨自離去，今春你又長空孤影歸來，感念亡侣情深義重，你不忍心再覓新侣比翼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蕭藻贊許她的美好節操，便在她家門前建樓，題名爲"貞義衛婦之閭"。又向朝廷臺省上表報告她的事迹。

劉景昕

後有河東劉景昕事母孝謹，母常病癖三十餘年，一朝而瘳，鄉里以爲景昕誠感。荆州刺史湘東王繹辟爲主簿。

後來有河東人劉景昕侍奉母親孝順細心，其母常爲癖病所苦達三十餘年之久，一天早晨突然痊愈，鄉里認爲是景昕的誠心感動天地神靈的結果。荆州刺史湘東王蕭繹徵聘他出任主簿。

陶子鏘

陶子鏘字海育，丹陽秣陵人也。父延，尚書比部郎。兄尚，宋末爲倖臣所怨，被繫。子鏘公私緣訴，流血稽顙，行路嗟傷。逢謝超宗下車相

陶子鏘，字海育，是丹陽秣陵人。父名延，曾任尚書比部郎。兄名尚，宋末年受到寵臣的怨恨，被拘囚。子鏘到公堂和私宅沿門投訴，伏地磕頭，血流滿面，行路人看了都嘆息感傷。恰逢

訪，回入縣詣建康令勞彥遠曰："豈忍見人昆季如此而不留心。"勞感之，兄得釋。母終，居喪盡禮。與范雲鄰，雲每聞其哭聲，必動容改色，欲相申薦。會雲卒。初，子鏘母嗜蒓，母没後，恒以供奠。梁武義師初至，此年冬誓蒓不得，子鏘痛恨，慟哭而絶，久之乃蘇。遂長斷蒓味。

謝超宗下車相詢問，得知此情後回車進入縣城，到建康縣令勞彥遠説："怎麽能够忍心見人家弟兄如此而不留心?"勞彥遠被他感動了，其兄纔得到釋放。母親去世，守喪期間完全按照禮儀要求行事。他家住所與范雲鄰近，范雲每聽到他的哭聲，都感動得肅然起敬，想陳述他的德行并予以推薦，但没過多久范雲就去世了。原先，子鏘的母親愛吃蒓菜，母親死後，子鏘常用蒓菜供奉祭奠。梁武帝義軍初到，這年冬天買不到蒓菜，子鏘深感遺憾，慟哭得昏絶過去，很久纔蘇醒。於是從此以後不再食用蒓菜這一美味。

成景儁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也。祖興，仕魏爲五兵尚書。父安樂，淮陽太守。梁天監六年，常邕和殺安樂，以城内附。景儁謀復仇，因殺魏宿預城主，以地南入。普通六年，邕和爲鄱陽内史，景儁購人刺殺之。未久，重購邕和家人鴆殺其子弟，噍類俱盡。武帝義之，每爲屈法。景儁家仇既雪，每思報效，後除北豫州刺史，侵魏，所向必推其智勇，時以比馬仙琕。兼有政績見懷，北豫州吏人樹碑紀德。卒，謚曰忠烈云。

成景儁，字超，范陽人。祖父名興，在魏國做官，任五兵尚書。父名安樂，是淮陽太守。梁天監六年，常邕和殺了安樂，將淮陽城歸附梁。景儁圖謀復仇，因此殺死魏國宿預城的城主，帶着這一片地方歸入南方。普通六年，邕和任鄱陽内史，景儁收買人刺殺了他。没多久，又用重金收買邕和的家人，用毒酒殺害了邕和的子弟，凡活人全都被殺盡了。武帝認爲他孝義，每每爲了保全他而不嚴格執行法律。景儁家仇已報，常思報效國家，後來任北豫州刺史，侵魏，每次進軍所取得的勝利都是推行他的智勇的結果，當時輿論拿他跟馬仙琕相比并。兼有政績被人懷念，北豫州的官吏和百姓替他樹碑，紀念他的德政。去世後，謚號叫忠烈。

李慶緒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郪人也。父爲人所害，慶緒九歲而孤，爲兄所養，日夜號泣，志在復仇。投州將陳顯達，仍於部伍白日手刃其仇，自縛歸罪，州將義而釋之。梁天監中，爲東莞太守。丁母憂去職，廬于墓側，每慟嘔血數升。後爲巴郡太守，號良吏。累遷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三百年無復貴仕，慶緒承恩至此，便欲西歸。尋徙太子右衛率，未拜而卒。

李慶緒，字孝緒，廣漢郪縣人。父親被人殺害，慶緒九歲就成了孤兒，被其兄長撫養成人，他日夜哭泣，志在復仇。長大後投奔到州將陳顯達部下，因而得以在大白天親手殺死了他的仇人，然後自縛請罪，州將認爲這是正義的行爲，就釋放了他。梁天監年間，任東莞太守，因爲母守喪而離職，在母親墳墓旁邊搭了茅廬居住，每次慟哭都哭得嘔出好幾升血來。後來做巴郡太守，號稱良吏。多次升遷後，任衛尉，封安陸縣侯。益州近三百年來没有出過顯貴大官，慶緒得到朝廷恩典至如此地位，就想西歸故里。不久，轉任太子右衛率，未到任就去世了。

謝藺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之八世孫也。父經，北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時，父未食，乳媼欲令先飯，藺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嘆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曰藺。稍授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吏部尚書蕭子顯嘉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晉太傅謝安的八世孫。其父名經，曾任北中郎諮議參軍。謝藺五歲時，父親没吃飯，奶娘想讓他先吃，謝藺總是不肯。他的舅父阮孝緒知道這事以後，贊嘆説："這孩子在家裏是曾子一流的孝子，將來事奉君王則是藺相如一類的賢臣。"因此命名叫藺。漸漸地拿經書史籍教他，過目一遍便能够背誦，孝緒常説："這是我家的陽元啊！"到守父喪的時候，晝夜號啕慟哭，毁損過度，以至於瘦得皮包骨頭。其母阮氏常常親自看守着他，并用譬喻之辭抑制他的哀思。守喪期滿，吏部尚書蕭子顯贊許他的純厚品行，提拔他任王府法曹行參軍。屢次升遷，官至外兵、記室參軍。

時甘露降士林館，藺獻頌，武帝嘉之。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詔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爲兼散騎常侍，使魏。會侯景入附，境上交兵，藺母既慮不得還，感氣而卒。及藺還，入境夜夢不祥，旦便投列馳歸。及至，號慟嘔血，氣絶久之，水漿不入口。每哭，眼耳口鼻皆血流，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子貞。

當時有甘露降落在士林館上，謝藺寫了一篇頌辭獻上去，受到武帝的稱贊。有詔令叫他撰著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詔令撰著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後任兼散騎常侍，出使魏國。恰逢侯景歸附，邊境上打仗，藺母既憂慮他不能回來，又感於氣候不適，去世了。謝藺回國的時候，剛入邊境，夜間就作了個不祥之夢，第二天清早就離開隊伍馳馬回家。回到家裏，號啕慟哭，至於吐血，呼吸都停止了好長時間，水漿不入口。每哭起來，就眼耳口鼻流血，歷時一個多月，終於在一天夜裏，因哭吊其母過度傷心而去世。平生撰著的詩賦碑頌共有數十篇。他的兒子名叫謝貞。

謝貞

貞字元正，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此。母王氏授以《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爲《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年十三，尤善《左氏春秋》，工草隸蟲篆。

謝貞，字元正，從小就聰明，有純厚的性情。祖母阮氏原先受風眩病的折磨，每次發病，便有一兩天不能飲食。謝貞當時衹有七歲，祖母不吃，他也不吃，往往如此。母親王氏用《論語》、《孝經》教他，讀完便能背誦。八歲，曾經寫過《春日閑居》詩，從舅王筠對他的才華感到驚奇，對親友們説："像'風定花猶落'這樣的詩句，竟可以趕上謝惠連了。"十三歲的時候，很通曉《春秋左氏傳》，隸書和草書蟲篆體都寫得很好。

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絶而

十四歲，爲父親守孝，坐在地上跺脚慟哭，

復蘇者數矣。初貞父藺以憂毀卒，家人賓客復憂貞，從父洽、族兄暠乃共請華嚴寺長爪禪師爲貞説法。仍譬以母須侍養，不宜毀滅，乃少進饘粥。及魏剋江陵，入長安。暠逃難番禺，貞母出家于宣明寺。及陳武帝受禪，暠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

暈絶了又被救醒過來的情形有好幾次。原先謝貞的父親謝藺是在守孝期間毁損過度而去世的，現在家人和賓客又替謝貞擔憂了，叔伯父謝洽、族兄謝暠就一起去請華嚴寺的長爪禪師來爲謝貞説法，還把必須侍養母親、不應該毁滅自己的道理明白地告訴他，他纔稍微吃些稠粥。到魏軍攻克江陵時，謝貞被擄入長安。謝暠逃難到番禺，謝貞的母親到宣明寺出了家。到陳武帝接受梁的禪讓之後，謝暠回到鄉里，供養謝貞的母親，將近二十年。

初貞在周，嘗侍周武帝愛弟趙王招讀，招厚禮之。聞其獨處，必晝夜涕泣，私問知母在鄉，乃謂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後數年，招果出，因辭，面奏請放貞還。帝奇招仁愛，遣隨聘使杜子暉歸國。是歲陳太建五年也。

原先謝貞在北周，曾經侍候周武帝的愛弟趙王宇文招讀書，宇文招用很優厚的禮節對待他。聽説他獨居，總是晝夜流淚，私下裏問他，知道他有母親在故鄉，於是對他説："寡人如果出居藩國，定當送侍讀回家。"幾年以後，宇文招果然出居藩國，趁向皇帝辭行的機會，當面奏請放謝貞回國。皇帝對宇文招的仁愛感到驚奇，令謝貞跟隨聘使杜子暉回國。這年已經是陳宣帝太建五年了。

始自周還時，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尋遷府録事參軍，領丹陽丞。貞知叔陵有異志，因與卓自疏於王。每有宴游，輒以疾辭，未嘗參預，叔陵雅重之，弗之罪也。及叔陵肆逆，唯貞與卓不坐。

剛從北周回來的時候，始興王陳叔陵任揚州刺史，援引祠部侍郎阮卓任記室，徵聘謝貞任主簿。不久，升遷爲府録事參軍，兼任丹陽丞。謝貞知道叔陵有謀反的意圖，因此和阮卓對叔陵自動表示疏遠。每當有宴會或游樂，總是以有病爲藉口推辭，未嘗參預，叔陵非常尊重他們，不因此而怪罪。到叔陵謀反失敗之後，衹有謝貞和阮卓没有受到牽連。

再遷南平王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及問知貞所作，因敕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家未有禄秩，可賜米百石。"以母憂去職。頃之，敕起還府，累啓固辭，敕不許。貞哀毁羸瘠，終不能之官舍。

又遷任南平王陳友幕下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人周確新任命爲都官尚書，請謝貞替他寫讓表，後主看了讓表以後感到驚奇，等問明白了知道是謝貞寫的，便敕令舍人施文慶説："謝貞在南平王家没有俸禄，可以賜給一百石米。"後因守母喪而離職。不久，敕令他離家回王府任職，他屢次上書堅決推辭，敕令不許。謝貞因哀慟過度，身體受損，瘦弱不堪，終於不能到官舍辦事。

吏部尚書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問以後事。貞曰："孤子釁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

吏部尚書姚察跟謝貞友好，到謝貞病重時，問他死後家裏的事情怎麽安排。謝貞説："孤子我這一生真是集災難於一身，現在快要隨灰壤而

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托。”是夜卒。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以靖答，即敕長給衣糧。初貞之病，有遺疏告族子凱：“氣絶之後，若依僧家尸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草席，坎山次而埋之。又靖年尚小，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床，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

去了，族子謝凱等人已經能够勉强自立於世，我已有疏文給他們，對身後的事作了安排，這本來就不足以仰望得到您如此深情厚意的關懷。小兒年僅六歲，名靖，字依仁，因感情牽繫不能忘記，請求把他托付給您。”這天夜裏去世。後主問姚察説：“謝貞有什麼親屬?”姚察以托謝靖事對答，後主當即敕令長期供給衣服糧食。起初，謝貞病重的時候，有遺疏告誡族子謝凱：“我斷氣以後，如果依照佛家尸陁林法，把尸體丢進深山密林任鳥獸啄食，這是我的願望。衹擔心那樣做過於異常。可以用薄木板做成跟身體大小差不多的棺材，用露車載着，用草席遮蓋，到山脚下挖個坑埋了。靖兒年紀還小，没有經歷過人世間的事情，衹可在三個月内擺一張小小的祭桌，放上清香白水，就算盡了你兄弟倆對我的深情了。三個月以後就撤掉它，無益的事，不要做啊。”

殷不害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汪，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祖父名汪，任齊豫章王行參軍。父名高明，任梁尚書中兵郎。不害的性情最孝順，在父親的喪期中做法超過禮儀的規定，因爲這件事，少年時代就已經知名於世。他家世代都不富裕，住房更是貧陋不堪。有五個弟弟，都年幼體弱。不害侍奉老母，撫養小弟，艱難勞作無所不至，士大夫們因爲他品行淳厚而予以稱贊。

年十七，仕梁爲廷尉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兼東宫通事舍人。時朝政多委東宫，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畢備。

十七歲時，在梁做官，任廷尉平，善於處理政事，又善於用儒術作修飾，對於名分或法制方面或輕或重不大適當的，總是上書提出意見，多被采納實施。大同五年，兼任東宫通事舍人。當時朝廷政事大多委任東宫處理，不害與舍人庾肩吾值日奏事，梁武帝曾對庾肩吾説：“卿是文學之士，作官不是您所擅長的，怎麼不叫殷不害來呢?”他被梁武帝賞識到如此程度。簡文帝因爲不害能够很好地侍奉母親，就賜給他母親蔡氏錦綉裙襦和氈席、被褥，單的和裌的一應俱全。

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衝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

侯景作亂時，不害跟從簡文帝進入臺城。到臺城陷落以後，簡文帝在中書省，侯景穿着鎧甲，率領軍士，入朝廷謁見梁武帝，順便拜訪簡文帝，衝撞簡文左右文武侍從，很不恭敬，侍衛

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簡文爲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

者没有不驚恐退避的，祇有不害跟中庶子徐摛侍立簡文帝兩側，始終不動。簡文帝被侯景囚禁的時候，派人請不害跟他作伴，侯景同意了這個要求，不害供奉侍候簡文帝更加謹慎。

梁元帝立，以不害爲中書郎，兼廷尉卿。魏平江陵，失母所在。時甚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遇見死人溝中，即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尸。憑尸而哭，每舉音輒氣絶，行路皆爲流涕。即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

梁元帝即位，用不害爲中書郎，兼任廷尉卿。魏國平定江陵，不害的母親失踪。當時天氣寒冷，正下着雪，凍死的人填滿了溝壑。不害邊走邊哭，到處尋找，哭聲没有停過片刻。遇見路邊的溝裏有死人，就跳下溝去，捧起死尸來看，全身都凍僵了，一連七天水漿不入口，纔找到母親的尸體。他靠在母親的尸體上慟哭，每次放聲一哭總是哽咽得喘不過氣來，行路的人看了都因此而難過得流淚。就近在江陵暫時停殯，與王褒、庾信一道被遷入長安。從此以後，吃粗食，穿布衣，形容枯槁，面目憔悴，見過他的人没有不感到哀憐的。

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遷晋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禄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陳亡，僧首來迎，不害道卒，年八十五。不害弟不佞。

太建七年，從北周回到陳，任司農卿。遷任晋陵太守。在郡任職時染上疾病，詔令用光禄大夫的名義把他召回來養病。後主即位，加官給事中。當初，不害回國時，北周留下他的長子僧首，因此僧首就住在關中。禎明三年，陳滅亡，僧首來迎接不害北上，不害在途中去世，享年八十五歲。不害的弟弟名叫不佞。

殷不佞

不佞字季卿，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梁承聖初，爲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循撫招集，襁負至者以千數。會魏剋江陵，而母卒，道路隔絶，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爲居喪之禮。陳武帝受禪，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於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

不佞，字季卿，少年時就樹立了名譽和節操，在守父喪期間因最爲孝謹受到人們稱道。喜歡讀書，尤其擅長於處理政事。梁承聖初年，任武康縣令。當時兵荒馬亂，加上又發生了饑饉，百姓流亡遷移，漂泊四方。不佞安撫民衆，招集百姓，用襁褓背負着小孩來投奔的有一千多户人家。正當魏軍攻克江陵時，母親去世了，道路阻隔，交通斷絶，很久不能前往奔喪。因此四年之中，晝夜哭泣，平時的行止、飲食，常常用守孝期間的禮儀。陳武帝受禪，拜任婁縣縣令。到這時，他的第四個哥哥不齊纔從江陵迎接母親的喪柩回歸祖塋安葬。不佞居家生活的禮節，就像剛剛聽到母親去世的消息時一樣，如此又守喪三年。親自負土築墳，親手種植松柏。每當歲時轉换，伏天臘月來臨的時候，一定三天不吃東西

表示悼念。

文帝時，兼尚書右丞，遷東宫通事舍人。及廢帝嗣立，宣帝爲太傅、録尚書輔政，甚爲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宫，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謀，矯詔出宣帝。衆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詔旨，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宣帝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及即位，以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後兼尚書左丞，加通直散騎常侍，卒官。不佞兄不疑、不占、不齊并早亡，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禄奉，不入私室。長子梵童，位尚書金部郎。

文帝時，兼任尚書右丞，遷任東宫通事舍人。到廢帝即位時，宣帝任太傅、録尚書事，輔佐朝政，在朝廷很有聲威，是衆望所歸的人物。不佞向來以名譽和節操自立於世，又受命輔佐東宫廢帝，就跟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左丞王暹等人策劃，假托廢帝的詔令逐出宣帝。衆人猶豫不決不敢首先發難，不佞就騎馬到相府，當面宣布詔旨，令相王回自己的府第。到事件發露後，仲舉等都被誅殺，宣帝非常尊重不佞，特地赦免了他，衹是免去官職而已。到即位以後，用他爲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後來兼任尚書左丞，加官通直散騎常侍，在任官期間去世。不佞的哥哥不疑、不占、不齊都早已死去，他侍奉第二寡嫂張氏很謹慎細心，所得到的俸禄，不拿入自己的住房。長子梵童，官至尚書金部郎。

司馬暠 司馬延義

司馬暠字文昇，河内温人也。高祖柔之，晋侍中，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後。父子産，即梁武帝之外兄也，位岳陽太守。

司馬暠，字文昇，河内温縣人。高祖父名柔之，是晋的侍中，憑南頓王孫子的出身，過繼給齊文獻王司馬攸作爲後嗣。父名子産，是梁武帝的表兄，官至岳陽太守。

暠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内艱，哀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號慟，必至悶絶，父每喻之，令進粥，然猶毁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入問訊，梁武帝見其羸疾，嘆息久之。字其小字謂其父曰："昨見羅兒面顔憔悴，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後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毁愈甚，廬于墓側，日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暠結廬數載，豺狼絶迹。常有兩鳩栖宿廬所，馴狎異常。

司馬暠從小聰明機警，有純厚的性情。十二歲時遭到喪母的不幸，哀思追念的表現超過了禮儀的要求，水漿不入口，差不多有十天。每當放聲慟哭時，一定要哭得换不過氣來。父親常常開導他，叫他吃些稀粥，但還是嚴重損害了身體，以至於形銷骨立。服喪期滿，以姻親子弟的身份入宫看望問候，梁武帝見他疲憊衰弱，嘆息了很久。又親熱地稱呼他的小名對他父親説："昨日見到羅兒面容憔悴，使人憂傷。這便是不墜家風，你是有個好兒子啊！"後來多次升遷，官至正員郎。在父喪期間，哀傷過度，對身體的毁損更加嚴重，在墳墓旁邊搭了茅棚居住，每日衹進食稀薄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山阜相連，從前有很多猛獸，司馬暠在那裏結廬居住了幾年，竟然連豺狼都絶迹了。常有兩隻鳩栖宿在茅廬所在的地方，馴服狎戲，異於常鳩。

承聖中，除太子庶子。魏剋江陵，隨例入長安。而梁宗屠戮，太子

承聖年間，被任命爲太子庶子。魏軍攻克江陵，司馬暠依照魏國對待俘虜的慣例，被遷入長

殯瘞失所，及周受禪，暠以宫臣，乃抗表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之，即敕荆州以禮安厝。陳太建八年，自周還，宣帝特降殊禮。歷位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卒。有集十卷。

安。而梁的宗室遭到屠殺，太子埋葬的不是適當的地方。到周受禪時，暠以宫臣的身份，竟上表直言請求回江陵爲梁故太子改葬，所説的話很辛酸悲切。周朝皇帝用寬仁的詔旨回答了他，當時就敕令荆州按禮儀安葬。陳太建八年，從北周回到江南，宣帝特地給予他異乎尋常的禮遇。歷任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然後去世。他有文集十卷。

子延義字希忠，少沉敏好學。初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暠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皸瘃。至都，遂致攣癈，數年乃愈。位司徒從事中郎。

其子名延義，字希忠，少年時就沉着機敏好學。起初隨父親被驅入關中，守母喪期間，哀痛毁損超過了禮儀規定。到司馬暠回都的時候，延義就親自背着母親的靈柩，白天躲藏，夜間行路，冒着寒冷，踩着冰霜，手脚皴裂，長滿了凍瘡。到都城以後，竟至於手脚彎曲不能伸直，行動不便，幾年以後纔好。延義官至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 張乾

張昭字德明，吴郡吴人也。幼有孝性，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好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并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每一感慟，必致歐血，鄉里聞之，皆爲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卒，兄弟遂六年哀毁，形容骨立。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絶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州，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并因毁成疾，昭一眼失明，乾亦中冷苦癖，年并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絶。

張昭，字德明，吴郡吴縣人。從小就有孝順的天性。其父名熯，平日患消渴病，愛吃鮮魚，張昭就親自織網捕魚，供應父親每天食用。其弟名乾，字玄明，聰明好學，也有純厚的天性。父親去世後，兄弟倆都不穿絲綿襖和絲綢衣服，也不吃鹽和醋，每天祇喝一升麥屑粥。每當悲傷慟哭的時候，一定要哭到吐血，鄉里聽到他們的哭聲，都被感動得流淚。爲父親服喪還没有結束，母親陸氏又去世了，兄弟倆守孝六年，悲傷得嚴重地損害了身體，以至於形銷骨立。家裏貧窮，未能舉行盛大葬禮，於是就穿粗布衣服，吃粗劣食物，一連十多年閉門不出，屏絶人事往來。當時衡陽王陳伯信統管州政，薦舉張乾爲孝廉，張乾堅决推辭，不去應選。兄弟倆都因悲傷過度使身體受損而致病，張昭一隻眼睛失明，張乾也得了冷苦癖，年齡都未到五十，就在家去世了，并且都没有子嗣。

王知玄

宣帝時，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毁而卒。帝嘉之，詔改所居青苦里爲孝家里。

宣帝時，有太原人王知玄，僑居會稽剡縣，以孝順居家聞名於世。到守父喪的時候，因哀傷毁損而致死。皇帝稱贊他的孝行，詔令把他所居的青苦里改名爲孝家里。

論曰：自澆風一起，人倫毀薄，蓋抑引之教，導俗所先，變里旌閭，義存勸獎。是以漢世士務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使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耻乎。

論曰：自從社會風氣開始趨向輕薄，人倫道德觀念遭到毀損，遏制和引導相輔并行的教化措施，應是開導世俗的首要途徑，改變里巷的名稱，旌表孝義人家，道理就在於對忠孝節義的行爲進行獎勵和提倡。因此漢代的士人致力於提高自身的修養，所以忠孝成爲風俗，至於乘高車、戴禮帽，獲取功名富貴，除此以外别無他途。晉、宋以來，風教衰落，道義不行，嚴於律己、身體力行的事迹，在富貴人家中發生得極少。至於孝順的行爲在家庭中樹立，忠貞的事迹被史册記載，多發生在農夫百姓之家，而不是出於官紳貴族之門。依靠這些故事來樹立聲譽推行教化，豈不是卿大夫的耻辱嗎！

南史卷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五

隱逸(上)

陶潛　宗少文(孫)測(從弟)彧之　沈道虔　孔淳之　周續之
戴顒　翟法賜　雷次宗　郭希林　劉凝之　龔祈　朱百年
關康之 辛普明 樓惠明　漁父　褚伯玉　顧歡 盧度
杜京產 孔道徽(京產子)栖 剡縣小兒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岩，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鷄黍之客。次則揚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爲氣。求志達道，未或非然，故須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爾，則與夫樵者在山，何殊異也。若夫陶潛之徒，或仕不求聞，退不譏俗；或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或遁迹江湖之上，或藏名岩石之下，斯并向時隱淪之徒歟。今并綴緝，以備《隱逸篇》焉。又齊、梁之際，有釋寶誌者，雖處非顯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蓋亦俗外之徒也。故附之云。

《易經》中說君子的處世方法有四條，說的是出處進退的意思。所以有的人在朝做官而未改變志向，有的人去江湖隱居而得到了永久的歸宿。隱居不出的人很多，他們的情況也是各種各樣的。假若內在的道德修養很充足，形迹幽而不顯，藏身於深山，隱名於幽谷，以仁義來擺脱精神枷鎖的束縛，將形神與天地溶爲一體，那麽，在世俗的名教之外，的確還別有一番風致。所以堯帝封有非聖之人，孔子則以隱而不仕爲悖謬。次一等的則高揚獨往獨來的氣節，把做官不做官都看得很輕。有的思慮雖周全然而後來却懊悔，有的等事後方纔知道危險，有的懷志不伸，便在高山大澤邊吟詩自樂以排遣幽憤，這些都是想以宇宙萬物表達自己的心願，藉風雲來表達自己的逸懷浩氣。這樣，若想實現抱負，恐怕未必能成功，所以還須培養和保持淡泊的心胸，以文章爲自己的事業。不然的話，與山中的樵夫，又有什麽兩樣呢？假如像陶潛這樣一類人，有的做官而不求聞達，退隱而不評議世俗；有的隱没踪迹保全自身，信奉儒學；有的隱埋行踪於江湖之上，有的藏匿名姓於山岩之下，這些都是從前的隱没自身的一類人啊。如今一并加以收集，作爲《隱

逸篇》的內容。又在齊梁之交時，有僧人釋寶誌，雖然處世不是明顯的隱没行迹，但他的思想符合無聲無息一類，考核他的行爲，也是世俗之外的人。因而也附在《隱逸篇》中。

陶潛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晋大司馬侃之曾孫也。少有高趣，宅邊有五柳樹，故常著《五柳先生傳》云：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閑静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娱，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

陶潛字淵明，一説字深明，名元亮。尋陽柴桑人，晋大司馬陶侃的曾孫。自幼就有高雅的志趣，他家屋邊有五棵柳樹，故曾作《五柳先生傳》説：

先生不知道是什麽地方人，也不知曉他的姓名。平日好静而寡言，不慕榮華富貴。喜歡讀書，不拘泥於字面上的解釋，常在理解書中的含意時，便高興得忘記了吃飯。生性好飲酒，但因家境貧困不能長年有酒。親朋故舊知道他的境況，有時準備好酒菜請他來飲，他去後常常是把所備之酒喝光，求個一醉方休。喝醉後就離去，也從來不會捨不得離開，他的住房家徒四壁，又很破舊，不能遮光和風雨。穿的是破爛的粗布短衣，常常少吃少喝，然而他却悠然自得。經常寫文章來自求歡娱，這些文章都表明自己的心迹，忘却世俗的得失，以此來度過自己的一生。

其自序如此。蓋以自况，時人謂之實録。

這實際是他的自叙，用來介紹自己的生活情况，當時的人稱此傳爲實録。

親老家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夫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道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

淵明父母年老，家境貧寒，被舉薦爲江州祭酒，但又不堪忍受小州吏的卑賤地位，不久就辭官回家了。州裏又來聘請他作主簿，不就任，親自在田裏耕作以養活自己，因此勞累成疾。江州刺史檀道濟來看時，他已經卧床多日，瘦弱不堪了，道濟説："有德的人處於世上，天下混亂時就隱居，天下太平時就出來從政。今您處在太平盛世，爲什麽要這樣自討苦吃呢?"淵明回答説："陶潛怎敢自比賢者，志趣也没有達到那種境界。"道濟送給他米和肉食，淵明不受，揮手請他離去。

後爲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不

後來又任鎮軍、建威參軍，他對親朋故舊説："我想暫且做個縣令，得點薪俸作爲今後隱居的費用，你們説可以嗎?"將軍府管事人員聽

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粳，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

說後，便安排他任彭澤縣令。淵明赴任，不帶家眷，他送了一個僮僕給在家鄉的兒子，并帶書信一封，信中說："你每日的生活費用，完全靠自己耕作來供給，恐有困難，現派此人，幫助你做些砍柴擔水的事。此人雖是僕人，但也是父母養育，你要好生對待他。"縣府的公田他全部命種秫稻，以作釀酒之用，妻子堅決要求種粳稻，用作飯食，纔命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以遂其志，曰：

尋陽郡派督郵來彭澤縣檢查政績，縣吏稟明陶潛應穿戴好官服參見，陶潛嘆息說："我不能爲了五斗米的區區官俸而向鄉里小兒卑躬屈節。"當天便留下官印離職而去，去時作《歸去來》以表心迹：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兮，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弱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窗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

歸去吧，田園快要荒蕪，又何必還要猶豫徘徊？既然明白從前將自己的心志，枉作了形體的僕役，又何苦獨自一人惆悵傷悲？已經領悟過去了的事無法追悔，而未來的日子尚可補追。幸好在迷途上走得不遠，頓感今日決斷正確，而過去實在錯謬。小舟輕蕩向前疾駛，輕輕的晨風吹動我的衣襟，向行人探問前面的路徑，衹恨天色剛明晨光微亮。終於可以望見我家的寒門草舍，心潮欣喜地向前疾奔。小僕歡跳着前來迎接，幼子早就等候在門前。庭院的小路快要荒蕪，衹有松樹依舊，菊花仍鮮，手牽着幼子走進內室，桌上有美酒滿樽。拿過酒壺酒盅我自斟自飲，閑觀庭樹喜上容顔。倚着南窗寄托傲世的心志，深知住處雖小可以安身。整日在庭院中漫步有無窮樂趣，家門雖設但又總是關着。有時拄拐杖在四處周游漫步，時時抬頭向遠方凝觀。白雲無心，自由自在地飄出山岫，小鳥倦飛，也知道回還。月影漸漸模糊，夕陽將要下山，我手撫着孤傲的松樹，久久不捨回還。

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絶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悦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扁舟，既

歸去吧，讓我斷絶與官場的交游，既然已與世俗相别，又何必作什麼追求。在家中與親人拉拉家常話，彈琴和讀書也可解脱憂愁。農人告訴我春天已經來到，將要去耕種村西的田疇。有時我乘坐一輛篷車，有時划

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

着一葉小舟，不但窮盡了幽深的澗谷，而且登上了險峻的山丘。眼見得萬木欣欣向榮，泉水涓涓而長流，感到天地萬物逢時而生蓬勃旺盛，覺得人生何其短暫，我的生命也將要到盡頭。

已矣乎，寓形宇内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耔。登東皋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算了吧，寄身於世上還能有幾個春秋，何不自由自在，隨心去留，又何必急急忙忙似有所求。功名富貴本不是我的心願，學道修仙更是虚恍荒唐。衹盼望有好天氣，可以獨自去欣賞大自然的美景，有時也可以下地培土耕作，而將拐杖插在田頭。我要登上東邊的山崗放聲呼嘯，站在清澈的溪流邊吟誦詩歌，姑且隨順生命的自然變化了此終生，抱定了樂天知命的想法，哪裏還有什麽疑憂?

義熙末，徵爲著作佐郎，不就。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潛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轝籃轝。及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無忤也。

義熙末年，朝廷徵召淵明爲著作佐郎，不就任。江州刺史王弘想結識他，總達不到目的。有一次淵明到廬山去，王弘就叫淵明的老朋友龐通之準備好酒食在上山的路上叫栗里的地方等候。淵明脚有病，行走不便，由一個門生和兩個兒子用轎子抬着上山。及至栗里，見到龐通之，很高興地同他共飲，一會兒王弘也來了，淵明也没有表現出什麽不高興的樣子。

先是，顔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潛，每往必酣飲致醉。弘欲要延之一坐，彌日不得。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

起先，顔延之任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陶潛情趣相投。後調任始安郡，經常路過陶潛的居所，每次都要與陶潛暢飲大醉。而王弘想邀請延之坐談一會，終日守候却不得一見。延之離任時，曾留下二萬錢給陶潛，陶潛全部送到酒店以逐日取酒。曾有一天正是九月九日，家中無酒，陶潛心中不快，到宅邊的菊花叢中悵坐很久。正好王弘送酒來了，陶潛立即暢飲，大醉後纔回到屋裏。

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輔，耻

陶潛不懂音樂，但却置有一張無弦琴，每喝酒至酣暢適意時，就撫琴以寄托心意。有客來訪，不論貴賤，衹要有酒就擺出來同飲，陶潛如先醉了，就對客人説:“我喝醉了想睡覺，您可以回去了。”他的性格就是這樣真誠直率。尋陽郡的軍官去拜訪陶潛，正當他家釀的酒熟了，衹見他取下包頭的葛巾過濾酒，過濾完了，又再將

復屈身後代，自宋武帝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明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

頭巾包在頭上。陶潛年輕時做過小官，也不十分看重官場去就的行迹。他自認爲曾祖陶侃是晉朝的大司馬，位同宰輔，而以自己屈身做些小官爲耻，自從宋武帝劉裕王業日漸隆盛，陶潛就再也不願做官了。他所寫的文章詩賦，後面都注明了年月。晉安帝義熙年之前所著文章都明確署上東晉皇帝年號，自宋武帝永初之後，就衹署上甲子紀年了。他給兒子的信談及自己的志向，并且就此教訓其子：

吾年過五十，而窮苦荼毒。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事，使汝幼而飢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兹苦心，良獨罔罔。少來好書，偶愛閑靖，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卧，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疾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有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幼小，家貧無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佗人尚爾，况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没齒。濟北氾幼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景行”，汝其慎哉。

我已年過五十，生活窮苦不堪，性情剛烈而才能低下，與世俗多所舛忤。自己思量，這樣下去，必然會帶來後患。於是就努力辭官歸回，致使你們自幼就受到飢寒。但是常常爲古人孺仲的賢妻的言語所感動，自己穿着破棉衣過冬，對於兒子來説也没有什麽好慚愧的，這件事就這樣吧。衹是遺憾鄰居中没有羊仲、求仲這樣的賢人，家裏也没有老萊子之妻一樣的賢良之婦，一人懷抱着苦苦支持的意念，常常感到慚愧。年少時就喜愛讀書，有時也很愛悠閑恬静，開卷有益，就欣欣然連吃飯都忘記了。見樹木變得一片濃蔭，候鳥啼鳴的聲音不斷變化，也就更加高興。我曾經説五六月時在北窗下休息，當有凉風吹來，自稱同上古之人一樣了。我的知識淺薄，虚度日月，自生病以來，身體一天天衰弱。蒙親朋舊友不棄，經常送藥來爲我治療，但自己已感到辭世之時就要到了。你們年紀尚小，家境貧困，没有僕役，砍柴挑水之勞作，還没有可以免除的時限，這些事都在我心中挂念，還有什麽可説的呢？然而你們雖然不是同日而生，但是要常常思念牢記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鮑叔牙和管仲對於財物的分配互相從無猜忌；歸生和伍舉在路途中相遇，鋪上荆草於地上坐着叙舊。這樣重視友誼纔能轉敗爲成，變喪敗而立功，他人尚能做到如此，何况你們都是同胞弟兄。潁川韓元長，是漢末名士，身處公卿宰輔之位，活了八十歲纔死去，至老始終與兄弟們住在一起。濟北氾幼春，晉

時很有德操的人物，一家七代人共同生活也不分家，家裏人也無怨色。《詩經》中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你們要慎重地思考啊！

又爲《命子詩》以貽之。

又作了《命子詩》贈給兒子們。

元嘉四年，將復徵命，會卒。世號靖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云。

元嘉四年，朝廷又徵召他去做官，正值此時，陶潛去世。世人稱他爲靖節先生。他的妻子翟氏，與陶潛志同道合，能安於貧苦，注重節操，與陶潛一起務農，常常是丈夫在前耕地，妻子在後跟着鋤地。

宗少文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祖父宗承，官居宜都太守，父親繇之，官居湘鄉令。母親是同郡師家女兒，聰明善辯，有學問，在家中教孩子們念書。

少文善居喪，爲鄉閭所稱。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荆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

少文在服父母喪期間，很守禮法，爲鄉里所稱道。宋武帝滅劉毅之後，少文任荆州太守，武帝曾問劉毅府中的諮議參軍申永說：“目前我們可以做些什麽事呢?”申永說：“除掉舊日的仇敵，加倍賞賜昔日的恩人，排列門第出身的次序，提拔重用有才能之人，所應做之事也就是這些了。”武帝采納了申永的意見，便徵召少文爲主簿之職，少文不應召，武帝問其不應召的緣故。他回答說：“我在山林中隱居，渴了便喝些泉水，自由自在，已經三十年了。”武帝認爲他答得很得體，也就罷了。

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武帝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參軍，并不就。

少文擅長彈琴、書法與繪畫，對玄理也有研究，每游山水，去了就忘記回來。征西長史王敬弘常常隨他一起游玩，没有不玩一整天而歸的。於是南下到廬山，和釋慧遠研討文章義理。他的兄長宗臧任南平太守，强迫他與自己一道回家，於是他就在江陵三湖建造住宅，悠閑無所事事。武帝又召他爲太尉行參軍，驃騎將軍道憐也任命他爲記室參軍，他都不去上任。

二兄早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并受之。武帝敕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賚。後子弟從禄，乃悉不復受。武帝開府辟召，下書召少文與雁門周續之

少文的兩位兄長早死，留下來的孤兒孤女家累很多，少文家貧無法贍養，於是就種了很多莊稼。人們有時給他贈送禮物，也都接受。武帝曾命令南郡的郡守供給他僕役，又多次贈給糧食、衣物。後來他的子弟們有了官禄，就再也不接受

并爲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并不應。

饋贈了。武帝設官銜廣召天下能人，下詔令召少文和雁門人周續之同任太尉掾之職，兩人都不應召。武帝受禪讓即位後以及文帝元嘉年間多次徵召，都不應。

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協趣。羅氏没，少文哀之過甚，既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少文的妻子羅氏也有高雅的情操，與少文志趣相投。羅氏死後，少文悲痛過度，後來悲痛頓然全消了，他對僧人釋慧堅説："死與生的分别，是不容易通達的，衹有反復地領悟佛門的至理，纔能够排遣悲哀。"

衡陽王義季爲荆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唯澄懷觀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絶，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受之。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衡陽王劉義季任荆州刺史時，親自來到他家，同他一起飲酒歡樂，并任命他爲諮議參軍，又不就任。少文愛好山水，喜歡遠游，西游荆山、巫山，南游衡山，因而在衡山造了棟房子隱居，所以心中常有尚平的志向。生病之後回到江陵，嘆息説："現在我又老又病，天下名山或許怕難以一一游歷，衹有在家中澄静自己的心懷，觀看游歷的路徑，睡在床上作一次神游吧。"於是把凡是自己所游歷過的地方，都在屋裏畫在圖上，還説"我彈琴奏樂，要使群山都發出回音"。古時候有《金石弄》的樂曲，爲桓氏家族所推重，桓氏諸人死後，此曲就失傳了，衹有少文還能够彈奏。文帝曾派樂師楊觀到少文處學習此曲。少文的孫子宗測，也有其祖父的遺風。

宗測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静退，不樂人間。嘆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禄，憂人重事乎?"

宗測字敬微，又字茂深，家居江陵。年少時寧静恬退，不喜人間俗務。曾嘆息説："家中貧窮，父親年邁，於是也就不選擇官職而做官，前輩的哲人都作爲美談，我心中對此還有疑惑。爲人如不能使自己的精神暗中感化地下的寶藏，暗中通達於江中之魚，也應當順着天行的規律，獲得大地的生利。哪能够去拿别人優厚的俸禄，去爲别人的事操心呢?"

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不起，測答府云："何爲謬傷海鳥，横斤山木。"母喪，身自負土，植松柏。嶷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岩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虚責

齊驃騎將軍豫章王蕭嶷徵召他任參軍，不就任，宗測回答府吏説："爲什麽要挫傷海上之飛鳥，亂砍山中之樹呢?"母親去世後，他自己擔土培墳，并種上松柏。蕭嶷又派人送信請他，任爲參軍。宗測回答説："我的性情如同游魚和飛鳥，喜愛的是大山和深谷，向往留戀的是青松和白雲，不知人間的道路，縱情游覽了山林泉流，

有，限魚鳥慕哉。"

如同發狂一樣，也不知不覺年紀也老了，現在兩鬢已經白了，何必要求本來没有的而責難本來有的，而限制我像魚鳥一樣所慕愛的自由呢?"

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游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官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禄還爲南郡丞，測遂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

永明三年，朝廷徵召他爲太子舍人，不接受。他想遠游遍訪天下名山，於是就臨摹了其祖父少文作的《尚子平圖》，挂在壁上，宗測的長子宗賓在京城做官，得知了父親的這個心願後，就要求朝廷安排他回鄉做南郡丞，宗測就將家中之事交代給他。南郡刺史、安陸王蕭子敬，長史劉寅及以下官員都贈送了財物，他一無所取，衹帶了《老子》、《莊子》兩部書走，子孫們與他拜辭時悲傷流淚，他高聲吟哦，看都不看。於是就走向廬山，住在祖父少文留下的舊房子裏。

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横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悦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笋席。

魚復侯蕭子響任江州刺史，贈給他大量財物。宗測説："我從小就有精神失常病，尋找名山而采藥，這次從遠方來到此處，衹不過依肚量大小吃些松籽，根據身材長短而以野草爲衣，這樣就已經足够了，怎麽當得起這樣的厚贈呢?"子響坐車來訪他，宗測避而不見。後來子響事先不通知悄悄地來到他的住所，宗測不得已，於是戴着粗布頭巾來接待他，也不同他交談，子響很不高興地回去了。侍中王秀之一向很欽佩敬慕宗測，便令陸探微畫了一張宗測和自己在一起的圖畫，又寫信給他説："古人有畫子産和季札相交往的圖畫的，我這樣做也是效仿古人。"王儉也很敬重宗測，贈給他蒲草編的被子和竹編的席。

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絶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虯、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説。荆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别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不久，宗測回家爲弟弟送喪，仍住在永業寺舊居，斷絶與朋友來往，不接待客人，惟獨和志趣相投的庾易、劉虯、同族尚之等人往來談心。荆州刺史、隨王蕭子隆到鎮上，派别駕宗忻口頭問候。宗測笑着説："一貴一賤相隔太大，何必如此呢?"竟然不答謝。建武二年，朝廷又徵召他爲司徒主簿，也不接受，後來就去世了。

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鄣上，坐卧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嘗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

宗測善畫，自己畫了一幅阮籍與蘇門在行鄣上相遇的圖畫，不論是坐着還是躺着都對着看。又畫了永業佛影臺，都是佳作。宗測喜好音樂，精於《易經》、《老子》，并續寫了皇甫謐《高士傳》三卷。曾游歷了衡山七嶺，著《衡山記》、《廬山記》。

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尚之字敬文，也愛好游山玩水，對朝廷的徵召任用一概不接受，以高壽而終。

宗彧之

彧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真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宗彧之字叔粲，宗少文的堂弟。很小就成了孤兒，服侍兄長恭敬謹慎。家中雖窮，但是很好學，雖然文章義理不如少文，但是淡泊淳真却超過了他。朝廷的徵召一概不應。宋元嘉初年，大使陸子真下來瞭解民情風俗，三次到彧之處求見一面，彧之都托病不見，告訴來人説："我本是一個鄉間的老百姓，從小長在耕種的田野之中，怎麼能讓高官枉駕來訪呢?"陸子真回京，上表推薦他，又不就任。最後逝世於家中。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從小很講仁愛，喜好《老子》、《易經》，住在縣北的石山下。孫恩作亂後天下大饑荒，縣令庾肅之把道虔迎出來安頓在縣南廢頭里，在臨溪處爲他建了一所住宅，周圍有山水可供玩賞。有時他又回到舊居石山精廬，同他的幾個孤苦侄子一起過着貧困的生活，雖然生活困難但是氣節不變。他曾向戴逵學習奏琴，王敬弘對他十分敬重。郡、州，官府一共十二次徵召他做官，都不接受。

有人竊其園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

曾有人偷他園中的菜，他從外面回來見到了，竟然自己逃開躲起來，等偷竊者走了之後纔出來。又有人拔他屋後種的大竹筍，他叫人制止。并説："請愛惜這些竹筍讓它們長成竹林，我有更好的筍子送給你。"於是叫人買來大筍送給偷筍人，偷筍人感到慚愧，不收。道虔却讓人放進他的家門裏纔回來。道虔常常拾穀穗來補助生活。一起拾穗的人有時爲了幾根稻穗爭執起來，道虔勸阻不住的時候，便把自己所拾得的全部給了他們。爭執的人也感到慚愧，後來每次爭執起來就説："不要讓居士知道了。"道虔没有過冬的衣服，戴顒聽説後將他接去，爲他做了冬衣，并贈錢一萬。回來後，他將身上的衣服及錢物都分給没有衣服穿的侄兒們。

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

同鄉的少年一起來從道虔求學，他常常自己没有飯吃，但還在辦學校。武康縣令孔欣之爲他辦學給了很大的資助，在道虔處學習的人後來都

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

有所成就。宋文帝聽説此事，派人慰問道虔并賜錢三萬，米二百斛，他都用來資助死了父親的侄子們的婚嫁之用。朝廷徵召他爲員外散騎侍郎，不接受。

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

道虔家世代信奉佛教，他施捨祖父傳下來的舊住宅爲寺院。每年四月八日都要請出佛像來供奉，請像這一天，全家都是異常感動。

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文帝敕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修父業，不就州辟。

道虔年老時以蔬菜當飯，常常没有隔日的食用。但他以彈琴書法爲樂事，孜孜不倦。文帝曾命郡縣官員派人隨時給以資助。最後逝世於家中。兒子慧鋒，繼承父親的學業，也不接受州府的徵召。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彦深，魯人也。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徵，不就。

孔淳之字彦深，魯人。祖父孔惔，尚書祠部郎。父親孔粲，朝廷以秘書監一職徵召他，不接受。

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兹，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并不就。

淳之從小志趣高尚，愛好古籍，曾經爲太原人王恭所稱道。家居會稽剡縣。生性喜好游山玩水，每次出游，一定要游遍幽深或高峻之處，有時十來天都忘了歸來。曾在外出游山時，遇到了僧人釋法崇，釋法崇留他住下來，便在釋法崇處停留了三年。釋法崇嘆息説："我遥想人世之外已有三十年了，今天纔得以與你相交於此地，真是快樂得不知道年歲已老了。"直到淳之回家，釋法崇都没有把自己的俗姓告訴他。朝廷要任淳之爲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之職，他都不接受。

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游，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

淳之爲父母守喪十分盡孝，結廬於父母墓邊，服喪結束後，就同一些不肯受朝廷徵召的隱士如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作世外之游，又互通兒女婚姻。敬弘的女兒嫁給了淳之的兒子孔尚，淳之把黑羊繫在他所乘車的車轅上，又提着一壺酒作爲禮物，到其家則暢懷共飲，天黑纔回。有人責怪他的做法，他回答説："這本是農夫的禮節呀。"

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栖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户，庭草蕪

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苦邀請他來郡府裏作客也得不到應允，派人對他説："你既不到府裏來，爲什麼又要進入我的城郭來呢?"淳之笑着説："水裏游的魚不認識所游的水，樹上結巢栖息的鳥兒也不辨認所栖的樹林，衹不過是飛或游的所

徑，唯床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

至之處罷了，有什麼必要問誰是主人呢？”最終也不肯去。他的房子是茅草爲頂，蓬草結門，庭中荒草埋没了路徑，衹是床上有幾卷書。元嘉初年，朝中又召他爲散騎侍郎，於是又逃避到上虞縣，家裏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淳之的弟弟默之出任廣州刺史，他纔出城與弟弟相别，這時，司徒王弘趁機邀淳之在冶城集會，淳之得知後，當天就坐車東歸家鄉，頭都不回。淳之於元嘉七年逝世。

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默之通儒學，注釋了《春秋穀梁傳》。默之的兒子熙先，他的事迹記在《范曄傳》中。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顔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人遁迹廬山，陶深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劉毅鎮姑孰，命爲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并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

周續之字道祖，雁門廣武人。他的先祖渡江南下，定居在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時死了母親，他的哀傷之態超過了成年人，對待兄長如同對待父親一樣。豫章太守范甯在郡内辦學校，招集學生，從遠方來學習的人很多。續之十二歲時，前往隨范甯學習。在郡學學了幾年之後，通《五經》、《五緯》，號稱“十經”。聲名在諸同學之首，人稱是孔門的顔回。後來閑居家中讀《老子》，《易經》，又到廬山跟從名僧釋慧遠大師學習。當時彭城人劉遺人，隱居廬山，隱居於此的陶深明也不應朝廷徵召，三人并稱“尋陽三隱”。劉毅鎮守姑孰，任命續之爲撫軍參軍，又召爲太學博士，他都不接受。而江州刺史常常招請，續之也并不自負清高，經常與刺史一起游玩。經常從嵇康所作的《高士傳》中得到處世的高節，因此他爲《高士傳》作了注釋。

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于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真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踐阼，復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奥，稱爲名通。

武帝北征時，由太子守國，太子迎續之進京住在安樂寺，并請他入宫講禮，過了一個多月又回廬山了。江州刺史劉柳向武帝推薦他，不久武帝就召他任太尉掾，他不接受。武帝北伐，回來後鎮守彭城，派人迎接續之，禮遇和賞賜都很豐厚，常常稱贊續之説：“真是高尚之士啊！”不久續之又南歸。武帝即位，又召他入京。皇上爲他開設學館於東城外，招集學生門徒。皇上坐車親自駕臨，并接見了學生們，皇上向續之請教《禮記》中“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的含義，續之分析得精確深刻，人們都稱他爲著

名的通家。

續之素患風痹，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皆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

續之平時一向就患有風痹，後來就不能够再向學生授課了。於是移居到鍾山養病。景平元年去世。續之精通《毛詩》的“風、雅、頌、賦、比、興”六義以及有關禮教的理論，注釋了《公羊傳》，這些著作都傳於世。續之没有兒子，侄子景遠頗有他的遺風。

戴顒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并隱遁有高名。顒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顒并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并受琴於父，父没，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顒制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并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嘗携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父親戴逵，兄長戴勃，都因隱居避世而有高尚的聲名。戴顒十六歲時父親去世，因悲痛幾乎喪生，這樣一來他長期體弱多病。因爲父親隱居不做官，他也繼承父親的事業。他的父親善彈琴和書法，戴顒都很好地繼承下來了。不論什麽調子的曲譜，他都能彈奏。會稽剡縣名山很多，所以他家世代居住在剡縣。戴顒和他的兄長戴勃都是跟他們父親學的琴，父親死後，他們不忍心彈奏父親所傳之曲，各人另外再創作新曲子。戴勃作了五部，戴顒作了十五部，同時又作了長曲一部，都流傳於世。中書令王綏曾經帶朋友訪問他們，弟兄倆正在吃豆粥，王綏説：“聽説您善於奏琴，我們想聽一聽。”弟兄倆不回答他，王綏很氣憤地走了。

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禄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遥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吴將守及郡内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

桐廬縣有很多名山，兄弟倆又一起出游，後來也就留在那裏長住下來了。兄長戴勃得了病，但没有錢看病吃藥。於是，戴顒對戴勃説：“我隨兄長得以閑散自由，但并不是一心要默默無聞於世，兄長病得很重，没有辦法治療，我應當求官得禄來幫助度過難關。”於是向朝廷請求任海虞縣令，此事將要辦成而兄長戴勃死了，就不再求官了。桐廬縣偏僻，不利於養病，於是戴顒遷居到吴下，吴下的老百姓共同爲他做了房子，壘石引水，種樹開澗，不多時樹木都長的很茂密，如同天然的環境。戴顒在此論述《莊子》哲學的内涵，著有《逍遥論》、注釋《禮記·中庸》篇。駐守三吴的將官以及郡裏的官員，邀請他同游山林湖澤，他能去就去，也不故作清高，大家都因此而稱贊他。

宋國初建、元嘉中徵，并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

宋初建國時以及元嘉年間，朝廷徵召他出去做官，他都不接受。衡陽王劉義季鎮守京口時，

通，迎來止黄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并新聲變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嘗謂黄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爲一調，號爲清曠。

王府長史張邵和戴顒是兒女親家，張邵把戴顒請來住在黄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旁邊有山林小澗，風景十分優美，戴顒就住在小澗邊。衡陽王劉義季多次同戴顒一起游玩，戴顒照常穿着鄉下人的衣服，不改平常的儀表風度，他爲義季彈琴，并作變調新曲，其中《游弦》、《廣陵》，《止息》三調，都與世上流傳的曲調不同。文帝常想見他，曾對黄門侍郎張敷説："我東巡之日，要在戴公山下設宴。"因爲戴顒喜愛音樂，文帝長期賜給他正聲歌伎一隊。戴顒合《何嘗》、《白鵠》兩支曲子爲一調，其風格非常清高曠遠。

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嘆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嘆曰："恨不得使戴顒觀之。"

從漢朝以來開始雕佛像，但形貌不完美，戴逵很會做雕佛像這件事，戴顒也參與了。宋太子在瓦官寺鑄了一座一丈六尺高的銅佛像，像已鑄成，但佛像的臉太瘦了，鑄像的工人不能改，於是就請戴顒來看看。戴顒看後説："不是臉面瘦，而是臂胛太肥了。"後來削减佛像臂胛的厚度，臉面瘦的毛病也就不存在了，大家没有不佩服的。元嘉十八年去世，没有兒子。待景陽山的景觀修好，戴顒已去世了，皇上嘆息説："遺憾不能讓戴顒看一看。

翟法賜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并高尚不仕，逃避徵辟。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迹幽深，卒於岩石間。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曾祖父翟湯，祖父翟莊，父翟矯，都氣節高尚不做官，逃避朝廷的徵召。法賜少年時守家業，在廬山上建宅而居。父母故去後，也就不再下山回家了，他在山上不吃五穀，用獸皮和編草爲衣服，即使是鄉里親戚老鄉們也看不到他，對朝廷召他做官一概不接受。後來家裏人到石屋中尋找他，他就再次遠遠地遷居，逃避朝廷的召用，在深山之中隱身，其後死在山岩之中。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年輕時到廬山，侍奉僧人釋慧遠法師，次宗專心好學，特别對《三禮》和《毛詩》有研究。他隱居山間，不受朝廷的徵召。

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并以儒學總監

宋元嘉十五年，被朝廷召到京城，在鷄籠山開學館，招收生徒教授學術，有學生一百多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都因爲精通儒學總管監

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并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岩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督學生。那時國子學還没有建立，皇上重視文化學術，命丹陽尹何尚之設立玄學館，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設立史學館，司徒參軍謝元設立文學館，這樣四種學科都建立起來了。皇上的車駕多次到次宗的學館，給予的資助很豐厚。過了很久，次宗回廬山，自公卿以下官員都在郊外設宴送行。朝廷後來又徵召次宗到京，爲他在鍾山的西麓建住宅，起名叫“招隱館”，讓他給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走朝廷中門，於是皇上讓他從華林東門入延賢堂授課。元嘉二十五年，死於鍾山。他的兒子肅之很有父親的風範。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晋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郭希林，武昌人。曾祖父郭翻，在晋隱居不做官。希林守有少量的家産，朝廷徵召一概不受，逝世於家中。其子郭蒙也隱居不做官。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枝江人。父親劉期公，官居衡陽太守。兄長劉盛公守高節而不任官。

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屬親。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輪公調，求輒與之。又嘗有人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備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

凝之欽慕老萊子、嚴子陵的爲人，讓出家産給他的弟弟及侄子，自己另作住宅在鄉間，不是自己勞作得來的東西不吃。州裏和鄉里都推重他的行爲，但徵召他一概不受。他的妻子是梁州刺史郭銓的女兒，陪嫁之物很豐厚華麗，凝之都分給了他的親屬。妻子也能不慕榮華富貴，同凝之一起過着儉樸的生活。夫妻二人常乘坐着蒲草裹輪的大車，到市場上買賣交易，買來的東西，除了自己够用之外，全部拿來施捨别人。由於鄉里人誣告，一年中三次被徵收租税，衹要是官府要他就給。又曾經有人説凝之脚上所穿的鞋子是自己丢失的，他笑着説：“我穿的這雙已經破了，讓家裏人找雙新的給您。”後來這個人在田中找到了自己所丢失的鞋子，於是將凝之的鞋子送回而凝之不肯再要了。

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并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

臨川王劉義慶、衡陽王劉義季鎮守江陵時，都派人來問候凝之。凝之回信中的禮節之辭是“頓首”自稱“僕”平等相待，不執老百姓對王侯的禮節，有人就批評他。凝之説：“往日老萊子對楚王自稱‘僕’，嚴子陵對光武帝也以平等

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

之禮相待，没有聽説巢父、許由對堯、舜稱臣。”當時戴顒給衡陽王劉義季的信中也自稱“僕”。荆州那一年鬧饑荒，義季怕凝之會餓死，送錢十萬給他。凝之很高興，把錢運到集市門口，分給那些臉上有飢餓之色的人，一會兒功夫，錢就分完了。

性好山水，一旦携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絶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凝之生性喜愛山水，一天帶着妻子兒女遠游江湖，隱居在衡山之陽，登上高山没有人迹之處，建小屋子在此居住。采山中草藥吃，妻子兒女都跟着他這樣做。五十九歲時去世。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并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嘆曰：“此荆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長，徵辟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伯祖父龔玄之，父親龔黎人，都不受徵召。龔祈的風度很端莊高雅，形貌和舉動都很好看。中書郎范述見了他後感嘆説：“這真是荆楚之地的神仙啊。”龔祈從小到大，對於朝廷的徵召一概不受。有時也寫詩，但并不涉及世事。去世時四十二歲。

朱百年 孔氏 姚吟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晋左衛將軍。父濤，揚州主簿。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祖父朱凱之，晋朝的左衛將軍。父親朱濤，任揚州主簿。

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采箬爲業，每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五三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爲詩咏，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覬友善。覬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

百年年輕時就有高遠的情操，父母雙親去世服喪完畢後，帶着妻子孔氏進會稽的南山居住，砍柴采箬葉爲生，常常把采得的柴和箬葉放在路邊，這樣總是被路過的人拿走。第二天他又是這樣，人們漸漸感到奇怪，過了很久纔知道這是朱隱士所賣的，需要的人衹要估計一下價值多少，留下錢將柴米和箬葉取走就是。有時遇到天寒下雪，柴和箬葉賣不出去，没有東西吃，就自己划船送妻子回娘家，天晴後再接回來。有時候到山陰給妻子買三五尺綢緞，但他又好飲酒，有時喝醉了又將綢緞丢失了。百年很能談玄理，有時也作詩，詩中往往有高明超逸之言，他隱居山中避開世人，惟獨與同縣的孔覬有良好的關係，孔覬也好喝酒，談得投機時往往痛飲盡歡。

百年室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并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覬宿，衣悉夾布，飲酒醉眠，覬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覬曰：“綿定奇温。”因流涕悲

百年的家裏素來貧窮，母親寒冬臘月去世，都没有穿一件棉衣，自此以後百年自己也不穿棉衣和綢衣。曾經在冬天到孔覬家中住宿，身上都是穿的夾衣，喝醉酒後睡着了，孔覬給他蓋上被子，百年不知道。睡醒之後發現了，就把被子從

慟，覬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顔竣爲東揚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

身上推開，對孔覬説："絲棉被確實很暖和。"於是悲傷流淚，孔覬也爲他傷感。朝廷委任他爲太子舍人，不就任。顔竣任東揚州刺史，發給百年教育津貼穀五百斛，百年不接受。

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

當時山陰又有貧寒之士姚吟，爲人也有高遠的意趣，爲士大夫們所看重。顔竣送給姚吟米二百斛，姚吟也推辭不受。

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朱百年死於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送給百年的妻子米一百斛。百年的妻子派侍女到太守衙門辭謝，堅決推讓不受。當時的人們都贊揚她，把她比作梁鴻的妻子。

關康之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屬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顔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黄布帊，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晋陵顧悦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算，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絶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虚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閑日，輒卧論文義。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代居住在京口，寓所地屬南平昌。康之自幼專心於學習，外貌很高大魁梧。下邳人趙繹以精通文章義理而著名，康之與他交情很好。特進顔延之等當時的名士十多人進山去問候康之，看見他散着頭髮，身披黄布巾，以松葉爲席，枕着一塊白石頭而卧，看都不看他們一眼。延之等人祇得嘆息着回去了，不敢貿然地冒犯他。晋陵顧悦之駁斥王弼的《周易注解》共四十餘條，康之爲王弼申辯而駁斥顧悦之的説法，很是合情合理。又因爲《毛詩》的涵義，古書對它的注釋中有許多疑問和不通之處，康之也對此多有論説和解釋。曾經到和尚支僧納處學習算術，掌握它所有的精妙處。對於朝廷的徵召一概不受，不與世俗來往，堅持自己的志向而隱居。他的弟弟雙之是臧質的車騎將軍，與臧質一起到赭圻，病死，葬在水邊。當時康之正大病稍好，被人扶着去迎接弟弟的靈柩，因此得了虚弱疾病，卧病二十餘年。在閑暇的時候，就躺在床上論説文章大義。

宋孝武即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爲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帝絶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宫。康之以宋明帝

宋孝武帝劉裕即位，派遣大使巡視天下以求賢。大使回朝，推薦康之，認爲應該加以徵召聘請，然而康之却不接見官府派來的人。康之生性清淡簡約，自己獨居一室，與妻子見面都很少，更不接待賓客。平日以學業傳授學生，特别精通《左氏春秋傳》，齊高帝蕭道成當領軍將軍時，一向愛好這門學問，曾送了一套《左傳》給康之，康之隨手親自圈點。康之又作《禮論》十卷，高

泰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

帝十分欣賞喜愛，駕崩之時，曾下遺詔將《禮論》帶入墳墓。康之在宋明帝泰始初年與平原人明僧紹一起被徵召，他們都以有病推辭了。當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等人都以品行敦厚而著名。

辛普明

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兄共處一帳，兄亡，仍以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其故，答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實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

普明字文達，年輕時在康之處讀書學習，至性過人。家裏很窮，因此同兄長共寢在一張床帳内，兄長去世了，仍然用帳子罩住兄長的靈柩，自己睡在帳外。蚊子很多，整夜不得安睡，而他從來不説自己被蚊子叮咬之苦。後來移居會稽，會稽的讀書人都很尊重他的德行，知道他要安葬兄長，都贈送了錢物，但後送來的他不接受。有人問他爲什麽，回答説："本來因爲兄長的墓修得不周全，所以没有違逆親友贈金的好意。現在錢實在已經够了，我自己怎麽能用别人送給死者的錢呢?"齊豫章王蕭嶷任揚州太守時，徵召他爲議曹從事，不接受。

樓惠明

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宫，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祆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敕爲立館。

惠明字智遠，生性正直堅定，有道術。居住在金華山，山上過去多有毒蟲之害，自從惠明住在山上，再也没有毒蟲叮咬之苦了。惠明埋名藏身，世人都不知道他的踪迹。宋明帝徵召，他不去，齊高帝徵召，又不去。文惠太子在東宫時，苦苦延請方纔至京，但仍然又告辭而歸。不久從金華坐小船西下，然後走陸路，回到豐安。過了不到十天，唐寓之等妖賊打進城内作亂爲災，惟豐安獨得保全，當時人們都認爲他有先知。齊武帝下令爲他立學館。

漁父 孫緬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韵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黄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

漁父這個人，不知道他的姓名，也不知道他是什麽地方的人。太康人孫緬任尋陽太守，一天黄昏時在江畔閑游，忽見一艘小船在江上時隱時現。一會兒漁父摇着船過來了，衹見他神態瀟灑，一邊垂釣一邊高歌，孫緬感到很奇異。就問他："有魚賣没有?"漁父笑着回答説："我的釣鉤不是釣魚的，哪裏有魚賣呢?"孫緬更感到奇怪。於是就牽着衣裳赤足渡水，對漁父説："我私下裏看先生是一位有道德有學問的人，整天摇

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爲樂，貪餌吞鉤。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船划槳，確實也很辛苦。我聽説黄金白玉，是很重的利禄；用四匹馬拉的高車，代表着顯耀的地位，現今王道文明，疆域到達四海之外，隱居之士，紛紛望風來投。您何不出來佐助光明盛世，何必像這樣隱藏自己的才用呢?”漁父説：“我是一個山野中的狂人，不知曉世間的事情，也不分辨貧窮低賤，更不用説榮華富貴。”於是高歌：“竹竿高高，河水長長。物我相忘於江湖，是何等快意揚揚。那貪吃香餌的魚兒，纔會吞下釣鉤。我不是伯夷，也不是柳下惠，就這樣把憂傷忘懷。”於是悠然自得地摇槳而去了。

緬字伯緒，太子僕興曾之子也。有學義，宋明帝甚知之。位尚書左丞，東中郎司馬。

孫緬字伯緒，太子僕興曾的兒子。有學問才能，宋明帝很瞭解他。官居尚書左丞，東中郎司馬。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錢唐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邉，征虜參軍。

褚伯玉字元璩，吴郡錢唐人。他的高祖父褚含，官居始平太守。父親褚邉，任征虜參軍。

伯玉少有隱操，寡欲。年十八，父爲之昏。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絶人物。王僧達爲吴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栖，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栖冶城，安道入昌門，於兹而三焉。却粒之士，飡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説。”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峰絶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

褚伯玉自幼有隱者的品行，清心寡欲。十八歲時，父親爲他籌辦婚事，新媳婦從前門進來，伯玉從後門出去了。於是他就到了剡地，居住在瀑布山。他生性耐得寒暑，當時人們將其比做王仲都。在山中住了三十多年，與世人不相往來。王僧達任吴郡太守時，曾苦苦地以禮相請他出山，伯玉不得已，到了城裏住了兩夜，衹同王僧達談了幾句話便告退了。寧朔將軍丘珍孫寫信給僧達説：“聽説褚先生出山居在貴府館舍。這位先生匿身隱居雲山之中，不服事王侯，保持高志以草木爲食，已有多年了。若不是您屈己尊賢，又怎麽能把他請出來呢?往日孔文舉居冶城，安道進昌門，今天的此事是第三件了。不食人間烟火之士，餐霞飲露之人，衹可以暫時羅致，而不可以長期留住，您要設法成全他的高志，幫助他實現羽化成仙的願望。希望在他要回山時，車駕暫時在塵俗中滯留一下，願您幫助我説服他。”僧達回答説：“褚先生隨白雲而游已很久了。古代的高逸之人，有的留戀兒女，有的希望學者群集，追隨自己，而這位先生對這些都没有興趣，惟獨與松石爲朋友，置身於孤峰峻嶺之間，已達

數十年。因此近日請他來郡，想天天對他撫慰存問。近來與他談論山中芝蘭桂樹，藉此瞭解山林的薜荔棘蘿，好像已經看見了烟波，到達了滄洲。知道您想見見他，我這就去轉達和勸說他。”

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即位，手詔吴、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受命觀察民情風俗，上表向朝廷推薦伯玉，特徵聘爲本州議曹從事，不就任。齊高帝即位後，又以手令讓吴興、會稽兩郡太守以禮迎送，伯玉又以生病推辭。皇上不想違逆他的心願，下令在剡地白石山爲他建太平館安居。建元元年去世，享年八十六歲。伯玉生前常居一座樓上，死後仍葬在樓邊。孔珪從伯玉學習道術，爲他在太平館邊立了碑。

顧歡 孟景翼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吴郡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并爲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黄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吴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爲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覬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并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

顧歡字景怡，又字玄平，吴郡鹽官人。家裏世代貧窮，祖父、父親都是農民，惟獨顧歡很喜歡讀書。他六七歲時就知道推算六甲。因爲家中窮困，父親叫他去做在稻田中驅趕鳥雀的事，他却在田中作了一篇《黄雀賦》而回，結果田中的稻子被鳥雀啄食一半以上。父親發怒要打他，看了他寫的《黄雀賦》，也就算了。鄉里有學校，但顧歡家貧無法入學，於是他每天站在學校教室的墻外聽講，居然没有一點遺忘。晚上就點燃松枝讀書，或點糠皮爲照明。一直到長大成人，堅持此志，孜孜不倦。又聽説吴興東遷人邵玄之能傳授《五經》的文句，就拜邵玄之爲師，跟着他學習。同郡人顧覬之到了縣裏，見到顧歡，感到驚異，就讓自己的幾個兒子與顧歡交游，同時又讓孫子顧憲之與顧歡一道學《五經》。二十多歲，顧歡又改從豫章郡雷次宗學習玄學、儒學的義理。

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

母親亡故，他悲痛得六七天湯水不進，并結草廬於母親的墓邊，從此就隱居不做官。後來在剡地天台山開學館收集學生，學生常常有近百人。因爲顧歡父親死得早，每當他讀《詩經蓼莪篇》中“哀哀父母”的句子時，就拿着書痛哭，於是學生們也就不讀《蓼莪篇》，不再請他講這一篇了。

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户，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黄、老，通

顧歡晚年的飲食，也與時人不同。每天早上出門，山中飛鳥都飛集到他的掌中取食物。他喜

解陰陽書，爲數術多效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弑逆，是其年月日也。

歡黄、老之術，通曉陰陽家之書，他的道術多半有效驗。文帝元嘉年間，他到京師，住在東府。一天忽然在屋柱上寫上“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接着就東歸故鄉了。後來元凶叛逆，就發生在這一年這一月這一日。

弟子鮑靈綬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爲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中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答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者果愈。後人問其故，答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弟子鮑靈綬的門前有一棵大樹，樹粗有十多圍，樹上有鬼怪，曾多次現形，顧歡用手在樹上畫了一個痕迹，樹當即枯死了。山陰白石村人多中邪得病，村中人到顧歡處訴説痛苦并哀求，顧歡就到村中爲村民講《老子》，并在地上劃地爲牢。一會兒，衹見有狐狸、大龜、鱷魚等自動地走進牢中，馬上命令村人將它們殺死。生病的人都痊愈了。又有一個生怪病的人來求顧歡診治，顧歡問：“你家裏有什麽書?”那人回答説：“祇有一本《孝經》而已。”顧歡説：“你可以將《孝經》中《仲尼居》一篇恭恭敬敬地放在病人的枕邊，病自然就會好的。”以後病人果然痊愈了，他的後人問其中的緣故，顧歡回答説：“善意拔除惡意，正氣勝過邪氣，這就是病之所以好的原因。”

齊高帝輔政，徵爲揚州主簿。及踐阼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優詔并稱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

齊高帝輔佐朝政時，就徵召顧歡爲揚州主簿。到了高帝即位時他纔到京，自稱“山谷中的臣子顧歡上表章”，呈進《政綱》一卷。當時有員外郎劉思効上表陳述直言，建議皇上對顧歡下優待之詔書并且稱贊他。顧歡東歸故鄉，皇上賜給麈尾、素琴。

永明元年，詔徵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宣國安而疏，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何者？同昧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南北。群迷暗争，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所以《四本》并通，莫能相塞。夫中理唯一，豈容有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

永明元年，朝廷徵召顧歡爲太學博士，同郡的顧黯爲散騎侍郎。顧黯字長孺，有隱者的情操，與顧歡都不接受徵召。會稽孔珪曾經上山去找顧歡，一起談論鍾會的《四本論》這部書。顧歡説：“蘭石之論直切而縝密，宣國之論平穩而空疏，士季之論形似而非，公深之論似錯而對。總的説起來，其過失都一樣，深曲地分辨起來，則其謬誤又不同。爲什麽呢？都是不明事物的根本而大談其枝末，如同不認識辰星和緯星而要判斷南北方向。大家都很迷惑在暗地裏相争議，没有論定得失的準則，情長的得以申述，意短的則受摧折。所以《四本論》中意思互通，都不能提出自己的觀點。而真正的道理祇有一個，哪能有

之，并立論難，與之往復；而廣之才理尤精詣也。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唐人也，善清言。

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毁，乃著《夷夏論》曰：

夫辯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子出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净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净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内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

歡論之曰：五帝三皇，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説，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迹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椁葬，中夏之風；火焚水沉，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毁貌易性，絶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

兩個？《四本論》的不正確，是不符合真正的道理的緣故。"於是就作《三名論》以糾正《四本論》的錯誤。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樹立自己的論點參與討論，而朱廣之理論是比較精深的。廣之字處深，吳郡錢唐人，善於清談。

起先，顧歡因爲佛道兩教教義不同，二家的學者互相詆毁，於是作了《夷夏論》説：

辨明是非，必須根據聖人的經典。道經中説："老子出關到天竺維衛國，國王的夫人名叫净妙，老子乘她白天睡覺時，藉陽光的精華而進入净妙的口中，第三年四月八日半夜時分，剖開右臂之腋下而降生，落地後立即走了七步，這時佛道二教就誕生了。"這話出自《玄妙》的内篇。佛經中説："釋迦牟尼成佛祖，有受塵世磨難的命運。"出自《法華經》内《無量壽》章。有的説："成爲國師道士，是儒家學者的祖宗。"出自《瑞應本起》。

顧歡評論説：五帝三皇之時，没有聽説有佛教；國師道士之流，没有超過老子和莊子的；而儒學的宗師，誰能比得上周公、孔子。假若孔子和老子都不是聖人，那麽又何人能承當呢？而以上佛道二教的經典所説的，如符契一樣吻合。道就是佛，佛就是道，它們的核心内容相同，但表現形式則相反。有的隱藏光華而表示其平易，有的放射光華而表示其高遠，道可幫助天下，所以無處不可進入；智可包容萬物，所以無物不可造成。它們進入之地不同，因此作爲也就相異，各自形成自己的特點，不容混淆。因此頭戴禮帽，身穿黑色禮服，手板插在腰帶間，這是華夏各地人們的容貌；而剪着短髮敞開衣服，則是那些外族的裝束。聳身直腰地跪着或者彎曲身體如磬，那是王畿附近人們的恭敬之態；而像狐狸一樣蹲着或像狗一樣坐着，則是蠻荒之地人們的整肅之容。人死後用内外兩層棺木來安葬，是中原華夏的風俗；而死後把尸體火燒或沉於水中，則是西部外族的習慣。保全身體恪守禮法，是繼

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别。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棄妻孥，上絶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争之由，淆亂之本也。

承美德的教化；毁傷形貌改變性情，則是最壞的學説。這些豈獨獨適合人類的情况，延及異類也是如此。衆鳥之王或群獸之長，也往往就是佛。在這無窮無盡的世界中，聖人代代出現，有的以《五典》昭示天下，有的傳布《三乘》。這些學説，施及鳥類就是鳥鳴，施及獸類就是獸吼，教育華夏之人就是華夏之言，化育外族就是外族之語。雖然船和車都能使人到達遠方，但有水陸之别；佛道兩教都致力於教化，但也有外族與中原之别。假若説它們的目的都一樣，方法可以互通，那麽請問車可以渡河，船可以行駛在陸地上嗎？眼下人們以中原的習性，來仿效西邊的外族禮法，結果是既不完全相同，又不完全相異。對下則抛棄其妻子兒女，對上則斷絶其列祖列宗。其喜好之物，則以禮義來伸揚；而對上應該孝敬的祖訓，則以法度來壓抑。這樣違背常理觸犯事規，還没有人覺察，如同一個人年幼而遭喪亂，忘記了其故居，哪一個還認識其舊容呢？况且理中最可貴的是道，事中最低賤的是俗，捨棄中原的本性而效法外族，義又在哪裏呢？又何以談得上道呢？假若以道來處世，道是符合事理的。假若以俗來處世，俗是大大背離事理的。我多次見到那些刻舟求劍般死板的和尚，那些守株待兔般呆滯的道士，争議兩教的大小，互相攻擊。有的劃分道爲二，有的混同俗爲一，這是將異爲同，分同爲異，那麽這也是争議的緣由，混亂的根源。

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

追尋聖人之道雖然相同，但它們的法術則各有特點。起始於没有開端，終結於没有末尾，佛家的涅槃和道家的成仙，都是一種法術。佛家標榜正真，道家標榜正一，正一的旨意是不死，正真的意思是不生。這二者從名稱上看是相反的，而實質上是相同的。不過無生的教化迂遠，無死的教化貼近，貼近的方法可以使謙卑軟弱的人進取，迂遠的方法可以使誇大横强的人退讓。佛教的教義有文采而且博大，道教的教義質實而且精

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

深。精深的内容不是粗魯之人可信仰的，博大的内容又不是精細之人可掌握的。佛教之言語華麗而講究，道教之言語樸質而簡要，簡要則聰明的人獨獨掌握，講究則昏暗的人争着學習。佛經繁瑣而明晰，道經簡約而幽深，幽深則高妙之處難見，明晰則大道容易遵循。這是兩種法術之區别。

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利用爲己。優劣之分，大略在兹。

高妙的匠人隨意而行，他所造出的器物各有其形體，器物的用途既然不同，教化也應當有不同的施行。佛教是除滅惡行的方法，道教是發揚善事的法術。發揚善意便以崇尚自然爲最高境界，而除滅惡行以推崇勇猛爲貴。佛的形迹光明遠大，因此適宜於教化萬物。道的形迹細密深微，適宜於便利自身。其中優劣的分别，大致在這裏。

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躍鳥聒，何足述效。

那些踞坐的禮儀，含混難聽的語言，各自出自於本族的風俗，他們自己能互相聽懂和理解。如同蟲的跳躍和鳥的鳴叫，怎麽足以效法。

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托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

顧歡雖然同意佛道二教的説法，但他的本意是偏私於道教。宋司徒袁粲假托道人通公之名作文章反駁他，文章大意是：

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出關，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説，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兹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

太陽停止了光輝，恒星隱没了光明，這種聖人誕生的徵兆，事出在老子出世之前，似乎并不是老子出關後，纔出現了這種祥瑞。而西域經籍所載，佛經中的説法，都指明他們的風俗都是以雙膝跪地爲禮貌，而不是以蹲坐爲恭敬。道教以繞尊者三圈爲虔敬，而不以蹲坐的傲態爲肅敬。豈止是西部外族之地，同時也出現在中原本土。襄童謁見皇帝，是跪着前進；趙王見周天子，也是繞三圈而止。現今佛法留下的教化，也是有的因循，有的改革。高潔誠信的人，他的外貌衣着不改；而排除了一切雜念的人，他的服飾外貌必然變化。改變自己的本來面目，遵從大道，再不遵循本來的習俗，這樣風俗自然會不同，也不必擔憂其中的混亂。

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

孔子、老子、釋迦牟尼，他們的人品或許相同，但在觀察事物推行教義上，他們的

俗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

途徑又不相同。孔子、老子以教化世人爲根本，而釋迦牟尼則以脱離人世的束縛爲正宗，他們的出發點既不同，歸宿必然相異。同時道教成仙的追求以改變形體爲上，佛教的涅槃以培養化育精神爲先。求改變形體的人白髮可以變黑，但不能不死；培養精神的人可使塵世的困擾日益減少，深重而長存。信奉涅槃的法術，没有就死的地方。兩教的教義如此互相違背抵牾，怎麽能説是相同的呢？

歡答曰：

顧歡回答説：

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逾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黄、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吕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誡之於後。又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氏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

推究道經的創作，是在西周時代，佛經的傳來，從東漢開始。中間相距八百多年，懸隔幾十代。假若説黄、老之學説雖然久遠而且廣泛傳播但并不在釋氏學説傳來之前，那等於説周時齊國開國遠祖吕望竊奪了秦末陳恒的齊國，漢高祖劉邦奪了王莽的漢朝一樣的荒謬。同時外族的風俗是長跪而坐，俗規同華夏相異，他們翹着左脚跍着右脚，全部是蹲坐。因此周公禁止於前，孔子告誡於後。再説佛教發源於西邊的外族，難道不是説明外族的風俗本來就不好麽？道教出自中原，難道不是説華夏的風俗本來就是好的麽？如今，華夏的風俗也已經改變了，如同戎狄，佛教來衝擊它，的確是有原因的。佛教道教的教義本來是可貴的，所以它的戒律應該遵循；而外族的習俗却又實在低賤，所以他們的語言形貌都應抛棄。如今華夏的男女，本來的民族没有改變，但是光着頭又側着身子蹲坐，實在是錯誤地采用外族的禮節。

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之法，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精粗，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翦落爲異，

而且如果觀察考核風俗教化，采用的方法必是不同。佛教本不是東方中華的教化，道教也不是西方外族的法術，就像魚和鳥不在一處山川一樣，永不相關。怎能使老子、釋迦的兩教，交互流行四面八方。如今佛教既已流傳到東方，道教也傳布到西方，因此得知風俗有精美與粗劣的區别，教化有文采和實質的不同。然而道教把握事物的根本而

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爲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

顧及枝末，佛教則匡救事物的枝末而保存根本。那麽請問它們的歸宿有什麽不同之處呢？假如以剃除頭髮爲不同，那麽服勞役的刑徒也是剃除了頭髮的，假若以立像設教爲不同，那麽民間的巫神也是立像的。這些都不是他們的根本歸宿，歸宿在恒久不變之理，恒久不變的形象，恒久不變的規律是一樣的。

神仙有死，權便之説。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爲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

神仙也會死，這是權且方便的說法。神仙是廣遠深入與萬物同其變化的總稱，不是極盡高妙的大名。大名其實就是無名，有名的事物有二十七種。仙人變成真人，真人變成神人，神人有的叫做聖人，以上三種又各有九種。最高的品位就可進入萬空寂静的境界，不求作爲也不求聲名。假若是服用茹草靈芝，企求延壽萬年億年，最終壽盡了便死去，藥盡了就形枯，這些是追求長生不老之士，不是神仙一類的人呵。

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爲“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并好釋法，吴興孟景翼爲道士，太子召入玄圃，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説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絶於有境，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强號爲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説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絶

明僧紹的《正二教論》，認爲“佛教顯示出本源，道教保全生命，保全生命則蒙蔽，顯示本源則通達。如今道教標榜長生不老，名字補入天曹，大大違背老莊著作中的本意”。文惠太子、竟陵王蕭子良都愛好佛法，吴興孟景翼是道士，太子將他召入玄圃，衆僧人在此大集會。子良讓景翼禮敬佛家，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給他，景翼作《正一論》，大意是：“《寶積》中説，‘佛教以一音廣泛解説佛法’。《老子》中説：‘聖人抱定一爲天下的模式’。一的高明之處，在於空虚玄妙超越於世間存在，神奇而充沛於無窮之地，造就萬物而又什麽也不造就，處於一這個最小的數而又是無數。没有誰能爲它命名，勉强地稱爲‘一’。在佛教就是叫‘實相’，在道教就叫做‘玄牝’。道教的大象就是佛教的法身。以不固守的守來守法身，以不執著的執來執大象。但是事物有八萬四千種，學説有八萬四千法則。法可至於無數，類别可以達到無窮，隨機緣而生等級，最終歸向於‘一’，歸結於‘一’。歸‘一’叫逆轉方向，方向正確就無邪。不正常的觀念既已排除，那麽億萬善心也就一天天地新生。萬事

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别。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爲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

萬物，隨着運用而施行。此學説獨立於世而不變易，是超群無與倫比的學説而没有患難。曠達古時的許多聖人，都遵循這個‘一’，老子和釋迦從未將它們分開，心志迷惑的人企圖將它們分開而不符合實際。億萬的善行都做得很好，修行普遍徹底就可成爲聖人，即使是十個名號千個稱呼，最終也不能窮盡。最終不能窮盡的至理，豈是可以思議的？”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説：“道教與佛教，投合無間不能分開。我見過道士和僧人像儒家和墨家一樣争戰，僧人和道士争辯是非。從前有鴻雁飛於天上，與地面距離越來越遠難以分辨。越國人以爲是鳧，楚國人以爲是乙。其實人有楚、越的區别，而鴻雁還是鴻雁罷了。”張融以此文給太子僕周顒看，周顒駁斥説：“道教的虛無和佛教的德性，它們在寂静這一點上雖然相同，但到達寂静的方法，内容上有區别。文中所以説二者融合無間，是因爲你將二者融合於道教的虛無，當然也就與佛的德性没有區别了。足下所根據的就是將大雁與紫燕混爲一物罷了，這樣來任意論斷佛道，不免要入歧途。不知高明的鑒别從何處去認識本源呢？輕率地把不應作本源的作爲本源，難道會有正確的意義嗎？”往復辯難的文章很多，不再記載了。

歡口不辯，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鶡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葬時，卒於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尸解仙化焉。還葬舊墓，木連理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

顧歡的口才不好，但善於著書作文。他又注解了王弼的《易》二《繫》，在學者們中流傳。他知道自己將死，於是寫詩明志，説：“人間没有不變的住宅，天人之外却有永久的居所。我的精靈順天而行，游魂也隨萬物而變化。鶡鵬飛至大海，蜩和鳩衹能飛上桑、柘樹梢。通達人生的人隨意去留，正確地對待死的人等同地看待日夜。寄托性命哪裏要乘車馬，什麽地方不能駕車去啊。懸心舉踵仰望前代先哲，我快樂地以此與世辭别。”他自己計算死的日子，自己選擇下葬的時辰，逝世於剡山，享年六十四歲。死後身體香而軟，道家信徒説是他的魂魄已成仙了。靈柩歸葬家鄉祖墓，墓邊的樹木枝葉相連。縣令江山圖上表奏知皇上，武帝詔令顧歡的幾個兒子編撰顧歡的文章共三十卷。

盧度

又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勿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又有始興人盧度字孝章，也有道術，年輕時隨同張永攻打北魏，張永失敗，魏的軍隊追趕得很急，盧度被淮河阻隔不能過去。他在心裏發誓說："這次假若能免去一死，從今以後再不殺人了。"不一會兒，見水上漂來兩隻盾牌，盧度接過來得以渡過淮河。後來隱居在廬陵 西昌 三顧山，山中的鳥獸都同他住在一起。晚上有鹿碰他的墻壁，盧度說："你不要弄壞了我的墻壁。"鹿聽到後就去了。屋前有個魚池養了魚，他都給魚取了名字，都用名字叫魚，魚聽到呼名字，都按次序來吃食物，吃了就走。他能預料去世的年月，無親友告別，永明末年，以高壽而逝世。

杜京産

杜京産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祖運，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棋。

京産少恬静，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黄、老。會稽孔覬，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款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於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齊高帝遣儒士劉瓛入東爲曄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産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爲瓛生徒下食。孔珪、周顒、謝瀹并致書以通殷勤。

杜京産字景齊，吳郡 錢唐人。祖父杜運，任劉毅衛軍參軍。父親道鞠，任州從事，善於彈琴下棋。

京産自小性情安静，無意官宦榮華，很喜歡研究文章義理，專門研究黄 老之學。會稽的孔覬，性情清高剛毅具有高尚的氣節，與京産一見面，二人就成爲深交。郡太守曾任命他爲主簿，州官也徵召他爲從事，都藉口有病，不應命。與同郡的顧歡意氣相投。在始寧的東山開館授徒。齊建元年間，武陵王蕭曄任會稽太守，齊高帝派儒生劉瓛進入東宫爲蕭曄講學，藉此機會與京産交往，劉瓛説："杜生，是當今的臺産、尚父。"京産請劉瓛到自己山中住所講學，盡自己所有的財物供給接待。京産的兒子杜栖親自拖着鞋子，給劉瓛的學生們準備飲食。孔珪、周顒、謝瀹都寫信給京産致親切問候之意。

永明十年，珪及光禄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産，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産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

齊高帝永明十年，孔珪和光禄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上表推薦杜京産，朝廷徵召他爲奉朝請之職，不就任。在會稽日門山收徒講授學業。建武初年，朝廷又徵召他爲員外散騎侍郎。京産說："莊周在山野持竿釣魚，難道他會因爲白璧而改變志向麼?"以身體有病來推托。去世。

孔道徽

會稽山陰人孔道徽，守志業不

會稽 山陰人孔道徽，堅守自己的志向，不

仕，與京産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崇慕之。道徽兄子總，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

出去做官，與杜京産很有交情。道徽的父親孔祐德行高潔，通達神明，隱居於四明山，曾經見到山谷中有幾百斛錢，他看見了如見到瓦塊石頭一樣。打柴的人争着去拾取，到手後就變成了沙子和石塊。曾經有一頭鹿被箭射中來投奔孔祐，孔祐爲它治傷，治好後鹿纔離去。太守王僧虔給張緒寫信說："孔祐，是孔敬康的曾孫。他的舉止幽静德行可比松柏和桂樹，官府曾徵聘他爲主簿，但他最終不肯屈就，這是古人傳下來的高尚的道德品質。"道徽從小磨礪自己高潔的操行，能繼承他的家風。隱居在南山，一輩子看都不看都市一眼。豫章王蕭嶷任揚州太守時，徵召他爲西曹書佐，不就任。鄉里人都推崇仰慕他。道徽的侄子孔總，有操守，受飢寒没有衣食，縣令吳興人丘仲孚薦他爲官，被任命爲竟陵王侍郎，最終還是没有就任。

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永明年間，會稽鍾山有一個姓蔡的人，不知道他的名字，隱居在山中，養了老鼠幾千隻，呼老鼠來就來，叫老鼠走就走。言語狂放不羈，當時人們稱他爲天上貶謫下來的仙人，不知他最後的結局如何。

杜栖

京産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昏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産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産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絶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朏并隱東山，遺書敦譬，誡以毁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絶。初，胤兄點見栖嘆曰："卿風韵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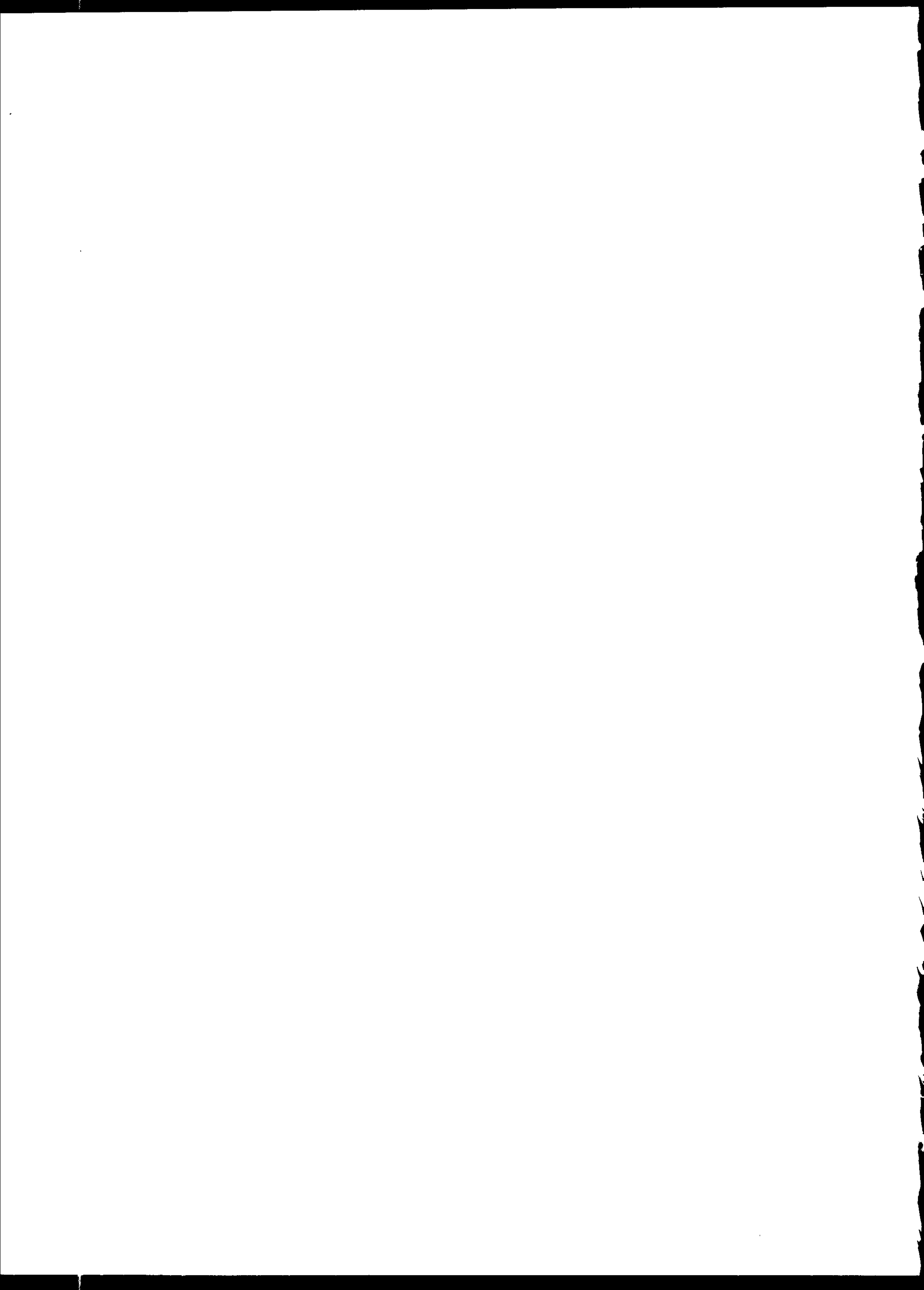
自杜京産的高祖父杜子恭到京産的兒子杜栖，幾代以來一直信奉五斗米道不止。杜栖字孟山，善於清談，會彈琴，刺史齊豫章王蕭嶷聽說他的名字，徵召他爲議曹從事，不久仍轉爲西曹書佐。竟陵王蕭子良也幾次優禮接待了杜栖。國子祭酒何胤主管禮儀事務，又很重視杜栖，認爲他是個飽學之士，派他主管婚禮、冠禮的儀式。後來因爲父親年邁，辭官回家奉養。杜栖長得又白又胖，個頭很壯實，到父親京産病了後，十來天就變得皮骨支離。京産死後，杜栖滴水不進口有七天，日夜痛哭，不吃飯食。每次安排祭奠之物時，他都親自來看，大聲痛哭不止。每月初一和十五的節歲日，又是哭了又哭，吐血數升。當時何胤、謝朏隱居在東山，都寫信誠懇地勸說，告誡他雖然喪親哀傷但不要損傷自己的性命，到了京産死後，二十七個月除靈撤祭時，杜栖在夜間夢見了京産，痛哭後氣絶而死。開初，何胤的

哥哥何點見到杜栖時，嘆息說："您的風度這樣好，雖然獲得了美名，但是不長壽啊！"死時三十六歲，時人都嗟嘆惋惜。

剡縣小兒

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床，扶匐至母尸側，頓絶而死。鄉鄰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建武二年，剡縣有一個小孩，年八歲，與母親一道得了赤斑病，母親死了，家裏人因爲小孩子病勢還很凶險，不讓他知道。小孩子很懷疑，問道："母親曾幾次問我的病情，昨天以來覺得她聲音很弱，今天不再問了，爲什麽?"於是自己下床，爬到母親的尸體邊，當時氣絶而死。鄉鄰將此事報告縣令宗善才，要求在他的屋門口刻石樹碑，加以表彰，這事最後没有辦成。



南史卷七十六

列傳第六十六

隱逸(下)

臧榮緒　吴苞 趙僧巖 蔡薈 孔嗣之　徐伯珍 婁幼瑜
沈麟士　阮孝緒　鄧郁　陶弘景 釋寶誌　諸葛璩
劉慧斐 (兄)慧鏡 (慧鏡子)曇淨　范元琰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

臧榮緒，東莞莒人，祖父臧奉先，曾任建陵令。父臧庸人，曾任國子助教。

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洒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晋爲一書，紀録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

榮緒早年喪父，孤苦貧困，親自種菜，用以供給祭祀祖先之用。母親去世後，著《嫡寢論》，打掃廳堂，安排筵席，每月初一、十五進獻祭品，拜祭雙親，甘美珍貴的食品自己從不先吃。忠誠厚道喜好學習，總括東晋、西晋事迹爲一書，記録了志傳共一百一十卷。隱居京口，以教授學生爲業。

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彦回啓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秘閣。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吕尚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誡，并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誡。永明六年卒。

齊高帝作揚州刺史時，徵召榮緒爲主簿，不到任。高帝建元年間，司徒褚彦回啓奏高帝贊揚他的美德，高帝安置他在秘閣任職。榮緒深愛《五經》，曾對人說："過去吕尚進獻丹書，行黄帝、顓頊之道，周武王齋戒，下位敬迎。道、佛兩教的戒律中，也都有禮敬的儀式，因此我努力明辨天下的至道。"於是著了《拜五經序論》。常常因爲孔子是庚子日生，每逢這天，就陳設《五經》而下拜。自號披褐先生。又認爲飲酒會淆亂德行，經常説應當戒酒。齊武帝永明六年去世。

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爲"二隱"。

當初，榮緒和關康之兩人都隱居在京口，時人稱他們爲"二隱"。

吳苞

吳苞字天蓋，一字懷德，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黄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於褚彦回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

吳苞字天蓋，又字懷德，濮陽鄄城人。致力儒學，長於《三禮》和《老子》、《莊子》。宋泰始年間過長江，召集生徒教授學業。頭戴黄葛巾，手持竹麈尾，吃素二十餘年。與劉瓛都在褚彦回的家中講學授課。劉瓛講《禮》，吳苞講《論語》、《孝經》，學生們早上聽劉瓛講課，晚上聽吳苞講課。

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及江祏、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聚徒講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蔡薈，皆有景行，慕苞爲人。

齊隆昌元年，朝廷徵召他任太學博士，不就任。始安王蕭遥光以及江祏、徐孝嗣共同爲他在鍾山下設學館教授生徒，朝中之士很多都到他處求學，當時人們稱他是士學儒家。從劉瓛以後，能够召集生徒講學的，衹有吳苞一個人。吳苞以高壽去世。當時有趙僧巖、蔡薈等人，都有高尚的德行，他們都仰慕吳苞的爲人。

趙僧巖

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栖遲山谷，常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

僧巖，北海人。爲人器度遠大不同常人，人們也無法揣測他。與劉善明交往。善明任青州太守，想舉薦他爲秀才，他大吃一驚，甩衣離去。後來又忽然出家做了和尚，隱居山谷之中，常在身上帶着一個壺。一天對弟子說："我今晚當死。壺中大錢一千，用來打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支，用來照耀七尺之尸。"到夜間果然死了。當時人認爲他能知道自己的命運。

蔡薈

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斆曰："古人稱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至如蔡休明者，可不謂之夷白乎。"

蔡薈字休明，陳留人。清高絶俗不與俗人交往。李撝對江斆説："古人稱安於貧賤而保持清白之志的叫'夷'，處於污泥中而不變黑的叫'白'，至如蔡休明這樣的人，真可以稱之爲'夷白'呵。"

孔嗣之

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俱爲中書舍人，并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卒。

又有魯國人孔嗣之，字敬伯，宋時與齊高帝蕭道成都任中書舍人職，但這官職并不是他所喜歡的。在廬江郡太守任上辭官而去，隱居在鍾山。朝廷任他爲太中大夫，去世。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并郡掾史。伯珍少孤貧，學書無紙，常以竹箭、箬葉、甘蕉及地上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祖父和父親都曾任郡府的佐吏。伯珍自幼喪父，孤苦貧困，學書法没有紙，常常用竹箭、箬葉、甘蕉葉等在

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床而坐，誦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邪王曇生、吴郡張淹并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吴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酬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嘗旱，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趍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

地上寫字。一次山洪暴發，淹没了房屋，村裏的鄰居都跑走了，而伯珍却叠床而坐，讀書不止。叔父璠之與顏延之交情很好，回祛蒙山建學館講學教授生徒，伯珍也到那裏跟叔父學習。十年後，對經史等學問研究很深，外出求學的人都來跟他學習。太守琅邪人王曇生和吴郡張淹都以禮節徵聘，伯珍應召後就回家，這樣的情况有十二次。徵士沈儼經常與他促膝交談，二人成爲交誼純潔的朋友。吴郡顧歡摘出《尚書》中意義晦澀難解的地方，伯珍一一回答，很有條理，因此讀書人都很佩服他。伯珍喜好佛學、《老子》、《莊子》，又通道術。曾有一年大旱，伯珍占卦計算何時有雨，果然按期下雨。舉動講究禮節，經過彎曲的樹下，就快步走過避開。早年妻子去世了，至老不再娶，自比作曾參。

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階户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户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

住宅南邊九里有一高山，班固稱它爲九巖山，是東漢龍丘萇隱居的地方。山上有許多枝幹像龍鬚一樣的檉樹和柏樹，望上去有五彩光輝，時人稱爲婦人巖。第二年，伯珍移居此地，庭户之間，樹木的枝葉都合抱到一起。門前長的梓樹，一年後就有一人合抱之粗。居處東邊的石壁，夜間忽有紅光照耀，一會兒纔熄滅。還有一對白雀栖息在他的窗下，人們認爲這是隱士的德操感化的結果。刺史豫章王徵召他爲議曹從事，不就任。家裏十分貧困，兄弟四人都白頭相對，當時人都呼他們爲“四皓”。建武四年去世，時年八十四歲。跟從他受業的學生有千餘人。

婁幼瑜

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玉，亦聚徒教授，不應徵辟，彌爲臨川王映所賞異，著《禮捃拾》三十卷。

伯珍同郡的婁幼瑜字季玉，也收聚生徒教學，不應朝廷徵聘，深爲臨川王蕭映所賞識稱異，著有《禮捃拾》三十卷。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吴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晋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

沈麟士字雲禎，吴興武康人。祖父膺期，晋太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縣令。

麟士幼而儁敏，年七歲，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若斯文不絶，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之心。親亡，

麟士自幼聰明伶俐，七歲時，聽叔父沈岳談玄理。賓客散去後，他復述叔父所講的内容，竟然没有一點遺漏。沈岳以手撫着他的肩説：“假若文統不會斷絶的話，大概就在於你吧”。長大

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爲“織簾先生”。嘗爲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淚而還。同作者謂曰：“此不足損，何至涕零。”答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毁傷，感而悲耳。”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後，廣博通曉經史，有高潔的心志。父母親去世，服喪克守禮節。服喪完畢，每年逢父母去世的日子，還要流淚十餘天。家貧，一邊編織竹簾，一邊讀書，口手不停，鄉鄰都稱他爲“織簾先生”。曾經替别人製竹器刺傷了手，就流着眼淚回來。一同作竹器的人説：“這也不是什麽重傷，怎麽至於流淚呢？”回答説：“這點傷本來不痛，衹不過身體是父母所遺留，受到了損傷，感慨而生悲罷了。”曾有一次在路上行走時，鄰人將他脚上的鞋認作是自己的，麟士説：“這是你的鞋嗎？”立即就脱下鞋子，赤着脚回來了。後來鄰居又找到了自己的鞋子，把原來的鞋子送回來，麟士説：“不是您的鞋嗎？”笑着收下了。

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多奇士，沈麟士，黄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淆濁邪。汝師之。”

宋元嘉末年，文帝劉義隆命僕射何尚之主持整理《五經》，訪求有學問的人，縣裏推舉沈麟士應選，麟士不得已到了京城，何尚之以隆重的禮節迎接。等他到了京城，何尚之對自己的兒子何偃説：“山林之中古來多有奇人，沈麟士就是東漢黄叔度一類的高人呵，哪裏可以推測他的心志，改變他的志向呢。你可以他爲師。”

麟士嘗苦無書，因游都下，歷觀四部畢，乃嘆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絶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答也。

麟士平時爲没有書讀而苦惱，這次趁到京都的方便，通觀了經史子集四大部類的古圖書，於是感嘆説：“古人是何等高明的人啊。”不久就稱説有病獲准回鄉，再也不與名人們交往，一心撫養兄長遺下的兒子，他的德行仁義傳遍鄉里。有人勸他出去做官，回答説：“魚兒被捕後懸挂起來，野獸被抓住關進牢籠，普天下都是一個樣子。而聖明的人有高明的感悟，行事每每走在吉兆的前面。我的確没有達到古人高尚的品行和淡泊的心地那種完美的境界，但我爲什麽不希求日益有所進步呢？”於是作《玄散賦》來表達與世隔絶之情。太守孔山士徵聘他，不答應，同宗的徐州刺史沈曇慶、侍中沈懷文、左率沈勃等人都來問候他，也不曾答理。

隱居餘不吴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爲之語曰：“吴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爲吴

隱居在餘不吴差山，講解經學，教授生徒，跟從他學習的人有近百人，各人都營造房屋，靠在麟士的房屋邊上，時人對此事這樣評説：“吴差山上有賢士住着，他開門教學，居處變成了城市。”麟士推重陸機的《連珠》，常常爲學生們講

興，請驎士入郡，驎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游吴興，因古墓爲山池也，欲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驎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忍受此黥劓。"永乃止。

這部著作。征北將軍張永任吴興太守，請驎士到郡城來，驎士聽説吴興的山水很美，也就是過去戴安道游吴興時，就着古墓地改造的山林園池，想去看一看，於是在城裏住了幾個月。張永想聘請他爲功曹參軍，驎士説："太守您的德行施及世外之人，留意山谷中的閑士，因此我穿着粗布衣拄着拐杖前來，也忘記了自己的疲憊和疾病。但是如果一定要我做官，那就如同在那五官不清的臉上畫上蛾眉，在越人的頭上戴上華美的帽一樣。我雖然不才，請允許我追隨古人的高節，如要我做官，則寧可去跳東海而死，也不願受這刺字割鼻的懲罰。"這樣，張永也就罷了。

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中書郎沈約并表薦之，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爲惠反凶，將在於斯。"

昇明末年，有太守王奐，永明年間，又有中書郎沈約都上表薦舉他，朝廷徵召都不就任。給沈約寫信説："名本是實的附庸，有根本在也就不求枝葉的衆多。假若四方之中無心的話，其他東西南北四方也是空勞。想做好事反致凶兆，就在於此了。"

驎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爲務，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爲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静默所致。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内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爲終制，遺令："氣絶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尸。及斂，仍移布於尸下，以爲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唅珠。以本裙衫、先着褌，凡二服，上加單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既殯不復立靈座，四節及祥，權鋪席於地，

驎士對時務無所企求，以誠意於學問爲自己的本務，常常依着不加裝飾的几案彈不加裝飾的琴，也不彈奏時人流行的音樂。自己背柴、汲水，兩天的飯并成一天吃。堅守節操到老，讀書毫不倦息，曾被火燒去了幾千卷書，他年過八十，依然耳聰目明，就回過頭來再抄書，在燈下細細地寫，又抄成了二三千卷，裝滿幾十箱。當時人認爲這是他平日清静沉默、善於養身的緣故。著《黑蝶賦》以寄托情思，著了《周易》兩《繫》、《莊子·内篇訓》。注解了《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幾十卷。梁天監元年，又同何點一起被徵聘，不就任。第二年，逝世於家中，終年八十五歲。他深感楊王孫、皇甫謐通達生死在喪葬的禮制中矯正風俗的作法，於是對自己死後作了安排，臨終時令家人："氣絶後就揭去被子，取三幅布覆蓋尸體。到入棺時，就將布移到尸體之下，作爲殯葬的衣服。把墊的被子反過來從左右兩邊包裹在身上，不用再裁製覆蓋尸身的被子了。身體也不要洗浴，口中也不要含珠了。身上穿着本來的上下衣裳，原先穿的褲子、

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旐。成服後即葬，作冢令小，後祔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王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轜車、靈舫、魌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于葬，唯清水一杯。”子彝奉而行之，州鄉皆稱嘆焉。

衣一共兩件，上面再加單衣，戴頭巾，枕枕頭，棺木中衹要這些。依照陸士安的例子誦《孝經》。停柩後不再設立靈位，春夏秋冬四時及周年祭祀和二周年祭祀時，權且鋪席子在地上，上面擺上清水一杯作祭奠之物。别人家都相繼油漆棺木，如今不再這樣做。也不必用招魂幡。喪禮完畢後就下葬，墳墓要做得小，家中後死的人再築小墳合葬於旁邊。合葬并非古時纔有。墳墓不要聚土成丘，墓衹要與地相平就可以。王祥的治喪的方法也是如此。下葬時不用喪車、靈船及戴假面作樂舞。不要早晚準備供食。祭奠的方法，從開始直至下葬後，都衹要清水一杯。”他的兒子沈彝遵奉他的話去辦，州裏和鄉里的人們都稱贊感嘆。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彦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父親阮彦之，任宋太尉從事中郎，因清廉幹練而聲譽流播。

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邪王晏之母，聞者咸嘆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彦之送還王氏。

孝緒七歲時就過繼給他堂伯阮胤之，胤之的母親周氏去世，遺産百餘萬應歸孝緒繼承，孝緒一點也不收取，全部給了胤之的姐姐琅邪王晏的母親，聽到此事的人都感嘆稱奇。他的乳母同情他在爲周氏治喪祭祀中很辛苦，於是偷了玉羊、金獸等物給孝緒。孝緒見了後很驚慌害怕，報告給父親彦之後又送給了王氏。

幼至孝，性沉静，雖與童兒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彦之，彦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勖，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户，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

孝緒自幼十分孝順，性格沉静，即使與兒童一起做游戲，但却常以掘池和壘山的游戲爲快樂。十三歲時，徧讀了《五經》。十五歲加冠去見他父親彦之，彦之告誡他説：“三次加冠，更加尊貴，也是人倫的開始，應當考慮加以自勉，以此保佑你自身。”回答説：“我願追隨赤松子到大海，跟着許由到窮山野谷，這樣大約能够保全短促的生命，以免受塵世的拖累。”從此自己獨居一室，每天除了早晚向父母請安從來未出過門，家裏人也見不到他的面，親戚友人都稱他爲居士。

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菜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

十六歲時，父親去世，服喪期間不穿絲絮之衣，嘗到味美的蔬菜也要吐掉。表兄王晏地位顯貴，多次來孝緒家，孝緒估計他必遭大禍，一聽

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飡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

到王晏帶來的儀仗隊的奏樂聲，就鑽過屋後的籬笆逃避躲藏起來，不願和他相見。有一次吃醬覺得味道很美，問醬從何而來，聽説是來自王家，馬上吐出所吃的東西并將醬倒掉。及至王晏被誅，親戚們都怕他受牽連，爲他擔心。孝緒説："雖是親戚，但不是同黨，怎麼會被連坐。"最終免罪。

梁武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墓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床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嘆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廛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比以采章如似皇甫謐"。

齊末，梁武帝起兵圍攻建鄴，孝緒家境貧困，没有柴草燒飯，奴婢就偷鄰人墓地中的樹木來燒火，孝緒知道後，就不吃飯，又叫人把自己的房子拆掉燒火做飯。所居僅有粗陋的坐卧之具，四周以樹環繞爲墻垣。梁武帝天監初年，御史中丞任昉尋訪他的兄長履之，想造訪孝緒又不敢進門，望着孝緒的家門嘆息説："他的房子雖然離我們很近，可他本人離我們却很遠啊。"受名流所欽佩到了如此地步。從此，欽慕他的風采和聲譽的人，無不身藏名片，整肅衣冠而來，但看到他的家門，遠遠地止步了。殷芸想寫詩贈給他，任昉説："彼此興趣愛好既然不同，何必去干擾他。"殷芸就罷了。孝緒惟獨和比部郎裴子野交往。裴子野向尚書徐勉推薦他，説他："十多歲時到父親湘州的住所，寫字不用公家的紙，這樣來保全父親的清廉。推究他的德行大致與管幼安相同，而比較他的文章則與皇甫謐差不多。"

天監十二年，詔公卿舉士，秘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吴郡范元琰俱徵，并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黄、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 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初，謝朏及伏暅應徵，天子以爲隱者苟立虚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胤并得遂其高志。

梁武帝天監十二年，皇帝下詔命令公卿舉薦賢士，秘書監傅照上疏推薦孝緒，他和吴郡的范元琰一起被聘任，但都拒不受命。陳郡袁峻對他説："過去天下混亂，賢人隱居，現在世道已經清平，而你還要逃避世外，這合適嗎?"孝緒回答説："往昔周朝雖已興起，伯夷、叔齊却不食周粟，而以野菜充飢爲樂。漢朝正值隆盛，夏黄公、綺里季却以隱居山林爲快。人各有志，與世道清濁治亂有什麽關係? 何况我又怎能與以往的賢德之輩相比呢?"當初，謝朏和伏暅兩人答應徵聘，天子認爲隱士們都是騙得虚名，以求得更大的聲譽，而孝緒和何胤一起最終得以實現他們的高尚志向。

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

孝緒後來到鍾山聽課，母親王氏忽然生病，

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反，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蓡，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其孝感所致。

兄弟們想召孝緒回來。母親説："孝緒誠孝的心可以通於遠方，一定會自己回來。"果然，孝緒在鍾山感到心中驚動，就回來了，鄉鄰都感到奇異。給母親配藥需要生人蓡這種草，古來傳説出在鍾山。孝緒親自深入幽險的山中，多日没有碰到。一天忽然見到一隻鹿在前面走，孝緒心中有感而跟在後面，鹿走到一處就不見了，走到跟前仔細看，果然找到了這種草。母親服了之後病就痊愈了，時人都説是孝緒的孝心感動了神靈的結果。

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著，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遁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遯》卦。有道嘆曰："此所謂'肥遁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斟酌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録，爲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爲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録》、《研神記》，并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驥騄。"

有個善於算卦的人張有道對孝緒説："雖然看到您隱居的踪迹但您心中的想法難以明瞭，如果不是問卦算卜，是不能得到應驗的。"及至排開卦後，當點到第五爻時，有道説："這個卦將成爲《咸》卦，這個卦象是説感應相和的方法，而不是吉祥的隱退的兆頭。"孝緒説："怎知後面的第六爻不是上九呢?"當第六爻排出後，果然是一個《遯》卦。有道感嘆説："此就是爻辭中説的'退避得快如飛，没有不利之處'，卦象的確符合德行，您的心志和行迹是相合的。"孝緒説："雖然得到了《遯》卦，但上九這一爻不明顯，隱居的道路，應當高高拜謝許由。"於是著《高隱傳》，上起自炎皇，下終結於梁天監末年，經過斟酌考慮分爲三品：言行超脱俊逸，姓名不傳於世的爲上篇；隱逸之志始終不渝，姓名有記載的爲中篇；辭官於世，寄心塵世之外的爲下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録》、《研神記》，都先致信孝緒徵求意見而後再施行。南平元襄王聽到孝緒大名，寫信邀請，不去赴約，説："不是我有心瞧不起官宦富貴，衹是生性畏懼官府，假使説獐和鹿可以駕車的話，那它們又爲什麽與驥、騄這樣的良馬不同呢?"

初，建武末，青溪宫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宫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爲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

當初，在齊建武末年，青溪宫東門無緣無故地自己倒塌了，而且大風拔起東宫門外的楊樹，有人問孝緒是什麽原因。孝緒説："青溪是皇家的舊居，齊在五行中屬木，東也是木位。如今東門自己崩垮，説明齊已衰微了。"

武帝禁畜讖緯，孝緒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

梁武帝禁止收藏講解讖諱之説的圖書，而孝緒有很多這方面的書，有人勸他收藏起來，他回

《秘要》，適爲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客有求之，答曰：“己所不欲，豈可嫁禍於人。”乃焚之。

答説：“以前劉德看重并收藏淮南王的《秘要》，正有更生的禍事，杜瓊説不如不知道，這句話很好。”有客人向他討求這些書，孝緒回答説：“自己都不想要的，怎能嫁禍於人呢?”於是就將書都燒掉了。

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游，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嘆息。王諸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爲王侯姻戚，邂逅所逢，豈關始願。”劉歊曾以米饋之，孝緒不納，歊亦棄之。末年蔬食斷酒，其恒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夜忽然完復。衆并異之。

鄱陽忠烈王妃，是孝緒的姐姐。忠烈王曾帶着車駕到孝緒家拜訪，而孝緒却鑿穿圍墻逃走，始終不肯見他。忠烈王衹得惆悵地嘆息。忠烈王的幾個兒子深重甥舅之情，逢年過節都送來禮品，而孝緒一點也不收，也不曾相見過，竟然互相不認識。有人問孝緒爲什麽要這樣做，孝緒説：“我出身貧賤，不應當成爲王侯的親戚，衹不過是偶然而成了親戚，又怎是我本來的願望。”劉歊曾送給他大米，孝緒不收，劉歊也將米扔了。他晚年吃素戒酒，長年供奉的石像先有些損壞，他心裏想補好，於是恭心禮拜，一夜之後石像恢復如初。衆人都十分驚異。

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簡文在東宫，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以爲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論德行，謚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録》、《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并行於世。

梁武帝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己占卜算卦後説：“我的壽數將與劉著作同年。”及至劉杳去世，孝緒説：“劉侯已經去世了，我還能有多少日子呢。”這一年十月他死去了，享年五十八歲。當時梁簡文帝還是太子，降下隆厚的賞賜，孝緒的兒子阮恕等人陳述孝緒的遺志，堅辭不接受，而顧協認爲這種恩賜不同平常，决定命令阮恕等恭敬地接受。孝緒的門徒追論他的品德行爲，謚爲文貞處士。他所著的《七録》、《削繁》等書，達一百八十一卷，都流傳於世。

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所謂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訏兄絜録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絶筆之意云。

當初，孝緒所撰寫的《高隱傳》中記載了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看到他的書説：“往日嵇康贊許高士，没有將自己寫進去。如今這一百四十的數目，將要由我們三人來湊成吧。”孝緒説：“這就是所説的荀君雖然年少，後事還要交付鍾君。假若我去世了，就由您二位將此書結束。”後來劉歊、劉訏一去世，於是孝緒在《高隱傳》中增加他二人傳記。及到孝緒死，劉訏的兄長劉絜記録他的遺行編在篇末，完成了他的最後一筆的意願。

鄧郁

南嶽鄧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

南嶽鄧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年輕時就

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并着絳紫羅綉袿襹，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勝瓊瑶，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内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爲《鄧玄傳》，具序其事。

不做官，隱居在衡山的最高峰上，建小木屋兩間，從不下山，不食五穀三十多年，衹吃澗水和雲母屑，日夜念誦《大洞經》。梁武帝對他特别恭敬信服，他曾爲梁武帝製丹藥，武帝不敢服用，造五嶽樓供奉此丹藥，每逢道教的吉日，親自去行禮膜拜。一次白天裏，神仙魏夫人忽然降臨，乘雲而來，跟從的少女有三十人，都穿着絳紫色綾羅綉花衣裙，年齡都在十七八歲左右。魏夫人美艷如桃李，氣質勝寶玉，同鄧郁談了很久，說："君有神仙緣分，所以特地來訪，不久將會在天上等候您。"到武帝天監十四年，忽然見二隻青鳥都如白鶴一樣大，拍翅飛舞鳴叫，一直到太陽西下纔離去。鄧郁對弟子們說："有意去追求一件事往往很勞苦，而得到它往往又很容易。現在青鳥既然來了，約定的時間到了。"不久就無病而死。山中衹聞到了世上未有的香氣。梁武帝命周捨作《鄧玄傳》，一一記叙他的事迹。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

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丙申歲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爲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睹白日，不覺爲遠矣。"父爲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耻。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閲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祖父陶隆，任王府參軍。父親陶貞，任孝昌縣令。

當初，弘景的母親郝氏夢見兩個神人手執香爐來到她的住所，不久就有孕。弘景於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即丙申年的夏至那一天出生。小時候就有特異的品德操守，年僅四五歲時，就常用荻秆作筆，在灰中學字。到十歲時，得到了葛洪的《神仙傳》，晝夜不停研讀，於是就產生了學習道家養生之法的志向。他對人說："我仰面青雲，觀看白日，也不覺得它們相距很遠。"他的父親是被妾害死的，弘景因此終身不娶妻。長成人後，身長七尺七寸，神態儀容清朗俊秀，雙目明亮，眉毛稀疏，身材細長，額頭甚高，耳朵上聳，兩個耳孔各有毛十餘根落於耳外約兩寸，右膝處有數十個黑痣排列成北斗七星的形狀。讀書萬餘卷，哪怕衹有一件事不明白，也深以爲耻。擅長彈琴下棋，草書和隸書都寫得很好。弘景未到二十歲時，齊高帝當時任宰相，就召弘景爲諸王侍讀，拜任奉朝請。雖然在官府，但却閉門不出，不與世人交往，專以批閲諸王的文章爲事務。朝廷制定禮儀以及必經參照的前朝典章制

度，大多數到他那裏咨詢而采用。

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脱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禄。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宫，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

家中貧窮，求縣令官職而未獲。齊武帝永明十年，弘景脱去朝服挂在神武門，上表辭官。皇帝下詔允許，并賜給五匹帛，下令弘景所在地的官府每月供給伏苓五斤，白蜜二升，給他服食丹藥用。到他動身時，朝中公卿到征虜亭爲他餞行，筵席豐盛，車馬堵塞道路，都説這是宋、齊兩朝以來從未有過的事。於是弘景去到句容的句曲山居住。常説："這座山下原是第八洞宫，稱爲金壇華陽之天，周圍一百五十里。相傳過去漢代有一位咸陽三茅君修煉得道後掌管此山，所以叫茅山。"於是在山中建立館舍，自號華陽陶隱居。與世人通信，也就用隱居代名。

始從東陽孫游嶽受符圖經法，遍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厦，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岩，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禄，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

弘景開初從東陽孫游嶽處學到符圖經法，遍游名山，尋找仙藥，身體輕便，行動快捷，愛好山水，每經山澗幽谷，必定坐卧其中，吟咏詩篇，徘徊流覽，久久不能停止。對學生們説："我看官府的大厦，雖然明白住在其中有榮華富貴，但没有想進去的心。仰望高山，俯看大湖，也知道其中生活很艱難，還是常常想到那裏去。況且我在永明年間做官時，動輒得咎，假如不是那様，又哪裏有今天的情況。豈是我自己本身有仙人之相，也不過是形勢影響的結果。"沈約任東陽郡太守時，推崇他的志向和節操，多次寫信邀請他，都不去赴約。

弘景爲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唯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游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弘景爲人隨和變通，謙虚謹慎，無論作官或隱退都做得自然和順，心裏明白如鏡，對事物一見便知曉。言談簡潔而無差錯，如有錯也會立即覺察。齊東昏侯永元初年，新建三層樓房，弘景居上，弟子居中，賓客居於底層。與外界隔絶，僅有一個家僕能到他的居所。本來長於騎馬射箭，到了晚年都不幹了，衹聽聽吹笙而已。特别喜歡聽松樹被風吹動的聲音，庭院中都種上松樹，每當聽到響聲，欣欣然以此爲樂。有時候一人游觀清泉山石，望見他的人都以爲是神仙。

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産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曆》，以算推知漢熹

弘景生性喜好著述，崇尚奇異的事物，珍惜時光，到老後更加如此。尤其通曉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地方物産、醫術藥理，著有《帝代年曆》。根據他的推算得知漢熹平三年丁

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曆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衹，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

丑日冬至，加時正在中午，而實際上是乙亥日冬至，加時在半夜，共差了三十八刻，因此漢朝日曆比實際天體運行要晚二天十二刻。又説歷代都以先代母后來配祭地神，認爲天理如此，過去連博學精通的大學者們，也都不明白其中道理。又曾造出了渾天儀象，高三尺左右，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械帶動此儀時，就與天象相合。弘景説：“這些東西都是修道所必須的，不僅是史官纔有用的。”他深深敬慕張良的爲人，贊賞道：“古來的賢人没有誰能和他相比的。”

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之游，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絶，冠蓋相望。

齊末年有歌謡説“水丑木”加起來是個“梁”字。及至梁武帝發兵到新林，弘景派弟子戴猛之取小道上表。及至聽説朝廷中在議論禪位之事，立即引用圖讖，幾處都成“梁”字，也派弟子進獻給梁武帝。梁武帝和弘景本就有交情，到即位後，對他恩賜和禮遇更加厚重，書信問候不斷，前來看望弘景的使者相望於道。

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曆，至己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并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斅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爲山中宰相。二宫及公王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脱時。多不納受，縱留者即作功德。

弘景既然得到了符籙秘訣，認爲神丹可以煉成，但苦於没有藥物。於是武帝賜給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後來合成了飛丹，顏色如霜雪，服用後身體變得輕盈。梁武帝也服了飛丹有效驗，就更敬重弘景了。每次收到弘景的信，都要洗手焚香，虔誠地接受。武帝讓弘景製成年曆，年曆中在己巳年字樣上加上紅點，其實也就是後來武帝死的那一年——太清三年。武帝曾手令召他入京，賜給他鹿皮巾。後來也多次以禮相徵聘，但他都不應召，僅畫了一幅《兩牛圖》作答：一頭牛散放在水草間，一頭牛戴着金籠頭，前面有人用繩牽着，後面有人用棍趕着。武帝笑着説：“這個人無所不可爲，他想效法自由自在在泥中拖着尾巴的烏龜了，又怎會有被招聘的可能。”國家每有吉凶征討一類的大事，没有不去他那裏咨詢方略的。一月中常有書信往來好幾次。當時人稱爲山中宰相。皇帝及太子以及王公顯貴們都相繼去拜訪，贈送東西從來没有間斷。但弘景也多半不接受，即使有留下來的也作爲功德之用。

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善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

梁武帝天監四年，移居到積金東澗。弘景擅長道家辟穀導引的方術，自從隱居四十餘年以

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云："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中大通初，又獻二刀，其一名善勝，一名威勝，并爲佳寶。

來，雖年過八十，容貌看起來仍舊像壯年人一樣。仙書上説："眼眶方形的人可活千歲。"弘景晚年一隻眼有時成方形。曾夢見佛祖授給他菩提記，給他命名爲勝力菩薩。於是弘景到鄮縣阿育王塔發下誓願，受佛教五大戒律的約束。後來梁簡文帝出任南徐州刺史時，敬慕他的風采品行，請他到後堂，簡文帝着便服戴葛巾相見，與簡文帝談論了數天纔離去，簡文帝對弘景十分敬仰。梁武帝天監年間，獻丹藥給武帝。中大通初年，又獻兩刀，一名爲善勝，一名爲威勝，都是稀世珍寶。

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一。顔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遺令："既没不須沐浴，不須施床，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裓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肘録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於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并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内夜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弘景没有患病，但自己知道將要逝去，預先算定死期，并作了《告逝詩》。梁武帝大同二年死，時年八十一歲。死後尸體顔色不變，屈伸仍如活人，香氣幾日不散，瀰漫滿山。遺令説："死後不用沐浴，也不用安排靈床，衹要鋪兩張草席在地上，仍穿生前穿的舊衣服，上面再加絹製的上下衣裳以及套袖套襪、帽子、頭巾、法衣等。左肘邊放録鈴，右肘邊放藥鈴，佩符纏在左腋下。繞着腰用麻打成環結并繫在身前，釵一張符圖於髮髻上。全身用大袈裟覆衾蓋身蒙住頭和脚。冥器中要有車馬。祭奠時和尚和道士都在門裏，和尚在左邊，道士在右邊。一百天内夜晚要點長明燈，白天要燃香火。"弟子們遵命照辦。皇帝下詔贈太中大夫，謚號爲貞白先生。

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没，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宫。"詩秘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

弘景精通術數，預料到梁的統治將要覆亡，預先就寫了一首詩説："王夷甫任性而散漫誇誕，何平叔一味坐論空談，哪裏知道今日的昭陽殿，明天就要變成單于的皇宫了。"詩秘藏於一個篋子中，他死後，門人們纔慢慢取出來。梁武帝大同末年以來，朝中官僚士大夫競相言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來侯景篡位，果然進入了昭陽殿。

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

當初，弘景的母親夢見一條青龍没有尾巴，單獨升天而去，弘景果然不娶妻子也没有兒子。堂兄把自己的兒子松喬過繼給弘景作後嗣。所著的有《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注》、《帝代年曆》、《本草集注》、《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都秘藏

丹法式》，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

不傳世，還有已開始撰寫未完稿的十部書，衹有弟子得到了。

釋寶誌

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泰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靈迹，被髮徒跣，語默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鏡銅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趍。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噂沓。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游行市里，既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吕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於此季矣。

當時有僧人釋寶誌，不知道是什麽地方人，從宋泰始年間看到他，出入鍾山，來往都市，已有五六十年了。齊、宋兩朝之交時，纔稍微顯出他神靈般的踪迹，披散着頭髮，赤着雙足，無論是説話還是不説話時都與常人不同。有時身披錦袍，飲食與常人一樣，常以銅鏡、剪刀、鑷子等挂在手杖上扛在肩頭，快步而過。有時向人索要酒菜，有時又幾天不吃，能預言未來的事情的先兆，表現他非凡的心智。有一天從他居所分身出現在另一處，遠近的人都很驚奇，一齊來觀看，聚在他的住處議論紛紜。齊武帝惱怒他用妖術迷惑衆人，將他收捕關進建康的監獄。第二天，人們又看見他在城裏游蕩，然而又去檢查監獄時，他還在獄中。這天晚上，他對獄吏説："門外有兩車食品，全用金盒子盛着飯，你可去取來。"果然是文惠太子和竟陵王蕭子良送來供奉他的。縣令吕文顯將此事啓奏武帝，武帝就將他迎入華林園居住。一會見忽見他頭上戴了三頂布帽，也不知道他是從什麽地方弄到的。不久齊武帝駕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而去世，齊朝從此就衰落了。

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答，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

靈味寺的僧人釋寶亮想送給他僧被一件，話還没有來得及説，寶誌就忽然前來將僧被取走了。蔡仲熊曾問他自己的官能做到什麽地位，他一語不發，徑直解下杖頭左邊繫的繩子扔給仲熊，當時没有人懂得他的意思。後來仲熊官至尚書左丞，這纔知道他的預言十分應驗。

永明中，住東宫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門上血污衣"，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尸出自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

永明年間，住在東宫後堂，從平旦門進出。永明末年一天，他突然説"門上有血沾污了衣裳"，牽着衣裳走了過去。及至鬱林王被害，果然是用牛車載着死尸從此門出來，停放在從前的宦官徐龍駒的住宅，而皇帝頭上的血流到了門檻上。

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答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常冠

梁武帝對他特别恭敬侍奉，曾問他自己的皇位能享受多久，釋寶誌回答説："元嘉元嘉。"武帝十分高興，以爲自己在位的時間可以是宋文帝

帽，下裙納袍，故俗呼爲誌公。好爲讖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賫綿帽供養。

劉義隆的兩倍。釋寶誌雖然剃了鬚髮，但常常戴帽子，下穿僧袍，所以世人稱他爲誌公。他好作讖語，就是所說的《誌公符》。高麗國聽到他的名聲，派了使者帶了綿帽送給他。

天監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人云："菩薩當去。"旬日無疾而終。先是琅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至亡，敕命筠爲碑，蓋先覺也。

梁天監十三年死，快要死時，忽然移動屋中的金剛像放在門外，對人說："菩薩應當走了。"十天後無病而死。先前，琅邪人王筠到莊嚴寺，寶誌遇到他，與他交談并暢飲，及至他死後，皇帝令王筠爲他作碑文，這都是寶誌的先知先覺。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玫，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晋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

諸葛璩字幼玫，琅邪陽都人。世代居住在京口。諸葛璩幼年跟從徵士關康之學習，廣博地學習經史著作。又師從徵士臧榮緒，榮緒著了《晋書》，稱道諸葛璩有解答疑難之功，將諸葛璩比作壺遂。

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概，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

齊建武初年，南徐州行事江祀向齊明帝推薦諸葛璩，說諸葛璩能安於貧賤，恪守道義，對《禮》和《詩》都有精深的研究，如果將他選拔出來任職後再放回，可以使好的風俗發揚光大，請朝廷徵聘他爲議曹從事，明帝同意了。但諸葛璩推辭不赴任。陳郡人謝朓任東海太守，下告諭褒揚他的風範氣節，送穀百斛給他。梁天監年間，又推薦他爲秀才，不接受。

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慍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曒集而録之。

諸葛璩平日對學生的教誨誘導十分勤謹，年輕人跟他學習的一天天多起來。但他的住宅狹小簡陋，無法容納。太守張友專爲他建教室。諸葛璩持身清淡正派，連妻子兒女都看不到他的喜怒之色。研究學術夜以繼日，孜孜不倦，時人也因此更敬重他。死於家中。諸葛璩所著的文章二十卷，由他的門人劉曒收集記録下來了。

劉慧斐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父親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從小博學多才，很會寫文章，他應詔離家出任梁安成王的法曹行參軍。一次回京都，途經尋陽，游覽匡山，遇到處士張孝秀，交往十分投機，於是有終老於匡山的志願。因此辭官不作，居住在東林寺。又在山北建園林一所，起名叫離垢園，當時人稱他爲離垢先生。

生。

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没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絶。大同三年卒。

慧斐尤其通曉佛教經典，工於篆書隸書，在匡山手抄佛經二千餘卷，經常念誦的經有一百餘卷。日夜傳布佛教道義，勤勉而從不疲倦，遠近的人們都欽敬仰慕他。梁簡文帝治理江州時，曾送給他几杖。人們評説，佛教自從慧遠法師死後近二百年，纔在張、劉二人處又見興盛。梁元帝和武陵王等書信問候不斷。於梁武帝大同三年去世。

劉慧鏡 劉曇净

慧斐兄慧鏡，安成内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

慧斐的哥哥慧鏡，爲安成郡内史。當初，慧斐的父親元直犯法應治罪。慧鏡遍訪朝中官員乞求哀憐，懇切悲傷到了極點，於是以孝聞名於世。

子曇净字元光，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净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絶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毁成疾。會有詔士姓各舉四科，曇净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爲海寧令。曇净又以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

慧鏡的兒子曇净字元光，德行深厚有他父親的風範。開始作官時任安成王國左常侍。父親死於州郡任上，曇净奔喪，不吃不喝有好幾天，氣絶復又蘇醒，每次大哭後就吐血。服喪完畢，因爲身體毁傷而生病。正好朝廷有詔令各地分四科薦舉士人，曇净的叔父慧斐以孝行突出推薦他。武帝任命他爲海寧縣令。曇净又因爲兄長没有任縣官，就將此職讓給兄長，於是朝廷任他爲安西行參軍。

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飡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净身衣單布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不絶聲，哀感行路，未期而卒。

父親亡故後，曇净侍奉母親特别深摯周到，親自準備粥飯，從不讓别人做，母親有病，他日夜照顧，自己顧不上睡覺，衣帶都從不解開，及至母親死了，他滴水不進口近十天。母親死後，靈柩暫且停在藥王寺，當時天寒，曇净身穿單布衣，結廬於停靈之處。日夜在靈前痛哭不停，哀痛之狀連過路的人都受了感動。不到一年，曇净就死了。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吴郡錢塘人也。祖悦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毁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

范元琰字伯珪，又字長玉，吴郡錢塘人。祖父悦之，朝廷徵爲太學博士，不到任。父靈瑜，在爲父親服喪期間因爲憂傷過度毁傷身體，以致死亡。當時元琰還是一個孩子，在哀悼父親時行動完全符合禮法，親戚朋友們都很奇異。他長大後好學不倦，廣通經史古籍，又精通佛教教義，然而又很謙虚恭敬，不因爲自己學有所長而

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

瞧不起別人。祖母身上生了膿瘡，他經常親自用口吮出毒液。和人談話時，總是很小心怕傷害了他人。居家從不離開城市，雖然獨自而處也很嚴謹，就像對着客人一樣，見到他的人没有不改變儀容表現出畏懼恭敬的態度。

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

家中貧困，僅以種菜灌園爲生計。曾經出門，看見有人偷他的菘菜，元琰趕忙離去。母親問是什麼緣故，元琰以實情相回答。母親問偷菜的是什麼人，回答說："剛纔之所以要離開，是怕他感到羞愧耻辱，現在我把他的名字告訴您，請您不要向別人泄露。"於是母子二人共同保守這個秘密。有人涉過他園外的水溝來偷竹筍，元琰就砍樹搭橋來讓偷筍的人渡過。從此小偷們大大地感到慚愧，全鄉再也没有小偷小摸的現象。

齊建武初，徵爲曹武平西參軍，不至。于時始安王遥光爲揚州，謂徐孝嗣曰："曹武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遥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恨。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齊建武初年，被徵召爲曹武平西參軍，不就任。當時始安王遥光治理揚州，對徐孝嗣說："曹武參軍，這哪裏是優禮賢者的職位呢?"想以西曹書佐的職位招聘他，適逢遥光敗毁，這事没有成功，當時人們以此爲遺憾。沛國劉瓛特別器重他，曾上表稱贊。梁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向上呈報元琰的德行。揚州刺史臨川王蕭宏下令徵聘他，也不到任。死於家中。

庾詵　庾曼倩

庾詵字彦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棋算機巧，并一時之絶。而性托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修産業。遇火，止出書數簣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答云"唯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鄰人有被誣爲盜，見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鄰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

庾詵字彦寶，新野人。幼年聰明，專心於學習，經史及諸子百家，無不全部貫通。而且天文曆法，書法射策，下棋算術，工藝機械，都是當時第一流的。但他寄性情於恬淡簡樸，特別喜愛山林泉水。他的住宅周圍十畝地，其中一半用來構山造池。平時吃素食穿破衣，不治産業。一次家裏發生了大火，他衹搶出書籍數箱，坐在池塘邊。有人來救火，他說："衹怕火傷了竹林。"一次乘船從沮中山中的居處回來，船上裝了一百五十斛米。有一個人委托他帶了三十斛米，到了家，那個委托他帶米的人說："你的米是三十斛，我的米是一百五十斛。"庾詵也一言不發，任隨他取走了一百五十斛米。鄰居有一人被誣告爲小偷，被揭發後錯誤地受到處罰。庾詵很同情他，於是將自己的書賣了二萬錢，讓學生假稱是鄰居的親戚，代他交付了罰款。鄰居免罪後來感謝庾

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爲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爲黄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内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顔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陁净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

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晋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

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帝在荆州，爲中録事。每出，帝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算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張孝秀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徙居尋陽。曾祖須無，祖僧監，父希，并別駕從事。

孝秀長六尺餘，白皙美鬚眉，仕州中從事史。遇刺史陳伯之叛，孝秀與州中士大夫謀襲之，事覺，逃於盆水側，有商人置諸褚中，展轉入東林。伯之得其母郭，以蠟灌殺之。孝秀遣妻妾，入匡山修行學道。服闋，

詵，庾詵説："我同情天下所有無辜的人，難道是期望別人感謝。"

梁武帝年輕時與庾詵友善，武帝起兵後，徵他爲平西府記室參軍，庾詵不屈就。平生交游密切的人很少，河東柳惲想與他結交，被他拒絶了。梁武帝普通年間，朝廷又下令任他爲黄門侍郎，稱病不就任。晚年更加信佛，屋内建道場，環繞念經，晝夜不停，念誦《法華經》，每天一遍。後來在夜間忽然看見一個道人自稱是願公，容貌舉止都很奇特，呼庾詵爲上行先生，交給庾詵一些香後就走了。中大通四年，在睡覺時突然驚醒，説："願公又來了，人間我不可久住。"此時庾詵的面色不改，説完就死了，終年七十八歲。滿屋人都聽見空中有"上行先生已降生在彌陁净土了"的呼聲。武帝聽説後下詔，加謚號爲貞節處士，以表彰他的高節。

庾詵撰寫有《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晋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都流行於世。

庾詵的兒子曼倩，字世華，也早有美好的聲名。梁元帝治理荆州時，曼倩任中録事。每次從元帝那裏告辭出來，元帝都要目送他很久，并對劉之遴説："荆南的確有很多君子。"後升轉諮議參軍。所著的《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算經》及《七曜歷術》，以及所寫的文章共九十五卷。兒子季才有學問德行，梁元帝承聖年間，官居中書侍郎。承聖三年，西魏攻破江陵後，隨衆官一道被俘入西魏都城長安。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遷居於尋陽。曾祖父須無，祖父僧監，父希，都任別駕從事。

孝秀身長六尺有餘，面色白皙，鬍鬚和眉毛都很美，任州中從事史。正逢刺史陳伯之叛變，孝秀和州中的官吏們策劃襲擊伯之，事情泄露，孝秀逃到盆水邊，有一位商人將他藏到一布袋裏，輾轉逃到了東林寺。伯之抓到了孝秀的母親郭氏，將蠟油灌進郭氏的口中處死。孝秀遣散了

建安王召爲別駕。因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

妻妾，入匡山學道修行。服喪完畢，建安王召他爲別駕，不久辭職回山，安居在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衆數百人，帶着他們全都種田，用來供給山民。遠近的人仰慕來歸，東林寺熱鬧得像市場一樣。

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并閭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卧於石上。博涉群書，專精釋典。僧有虧戒律者，集衆佛前，作羯磨而答之，多能改過。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室中皆聞非常香。梁簡文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孝秀性格曠達直率，不喜好浮華不實的習氣，常頭戴穀皮巾，脚穿蒲草鞋，手拿閭皮麈尾，服食寒食散這種藥物，隆冬時節還睡在石頭上。又廣讀群書，專門精研佛家經典。僧人中有觸犯戒律的情况，他便集合大家在佛像前，作懺悔儀式并鞭撻犯戒的人。因此，犯戒者大都能改正過失。孝秀善言談，工於隸書，各種技藝，没有不精通的。普通三年死。死後房中都聞到一種不平常的香味。梁簡文帝十分悲痛，給劉慧斐寫信，信中稱述孝秀正直清廉。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穎川鄢陵人也。少沉静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强記敏識，出於群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游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所欽重。

庾承先字子通，穎川鄢陵人。小時性情沉静有志節，言談中不涉及是非，喜怒也不表現在臉上，别人無法瞭解他的内心。年輕時求學於南陽劉虬，記憶力强，聰明有見識，在同輩人中出類拔萃。玄學和佛學的經典無不通曉明白，九流和《七略》，都很精通。朝廷徵召爲功曹，不就任，於是與道士王僧鎮同游衡山。晚年因爲弟弟生病回到故鄉，就居住在土臺山。梁鄱陽忠烈王治理贛州時，欽慕他的風采，邀請他一道交游相處，讓他講解《老子》。遠近各處的有名僧人，都來赴會，彼此論辯詰難十分激烈，不同觀點紛紛提出，承先從容地回答，聽講的人們能得到聞所未聞的見解。忠烈王更加敬重他了。

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荆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荆、陜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黄士龍讓曰："先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遺，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誡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爲斂。雖蒙賚及，不敢輕承教旨，以違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到了荆州，承先同他有舊交，前往拜訪他，荆、陜的學生們乘便請承先講解《老子》。湘東王親自去聽他的講解，成天與他切磋，并留住了一個多月纔還山。走時湘東王親自設宴餞行，并且贈送了詩篇，隱士們稱贊這事。這一年承先去世，刺史贈送的治喪物品很多。承先的學生黄士龍辭讓説："先師平時食不求飽足，衣不要輕裘，凡有人贈送財物，他都不接受。臨終的時候，曾囑咐家人，衹需薄棺一口包容遺體，下葬時遺體衹需穿

平生之操。錢布輒付使反。”時論高之。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録事參軍。

樞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别，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

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吕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玩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説，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塗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

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并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游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别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饋餉，辭不

布衣。現在雖然蒙受您的恩賜，但我們不敢輕易地承受大人的旨意，違背了先師平生的志向。您賜的錢幣就此交付人帶回。”此事很受當時輿論的推崇。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地人。祖父靈慶，齊竟陵王録事參軍。

馬樞幾歲時父親就去世了，被他的姑母收養。六歲時，能背誦《孝經》、《論語》、《老子》。成年後，廣博通曉經學、史學，特别精通佛經及《周易》、《老子》義理。梁邵陵王蕭綸任南徐州刺史，平素聽説他的大名，因此聘他爲學士。蕭綸自己講《大品經》，叫馬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時開講，聽講的僧人和俗人達到二千人。邵陵王想徹底地瞭解馬樞學問如何，於是對衆人説：“與馬學士講論學問，一定要讓他服輸，不能空立客主之位。”於是幾家學者，各自開始發問。馬樞依次序一一解釋分析，先説明學問的宗旨，再分别説明派别，變化無窮，那些發問者衹有拱手默聽，蕭綸十分贊賞。

不久正遇上了侯景之亂，蕭綸率兵去援救朝廷，留下了二萬卷書給馬樞。馬樞全心觀覽研究幾乎全部讀遍，於是長嘆説：“我聽説以官爵地位爲貴的人，認爲巢父、許由是自己給自己套上鐐銬；愛好山水的人，則把伊尹、吕尚看成是管庫房的小官一樣；求名實的則把老、莊學説看成柴草；而崇尚清虛的則把儒學看成糠粃。考察他們的論述，也是各人服從自己的喜好罷了。那些求名的人，望見歸隱之道而止步，難道是上天不厚待高尚之士，爲何山林之人太無聲無息了呢?”於是隱居在茅山，有終老於此地的心願。

陳天嘉元年，文帝徵召馬樞爲度支尚書，他推辭不受命。當時馬樞的親朋故舊，都居住在京口，每年的秋冬之際，他都要到京口一游。及至鄱陽王任南徐州刺史，欽慕他的品行高潔，由於地處偏僻，不能招致，於是以謙卑的言詞，誠摯的心意，派使者邀請，馬樞還是堅持以身體有病辭謝。經弟子們勸説後，不得已纔去了。鄱陽王另外建造了房屋給他住，馬樞討厭它太華麗

獲已者，率十分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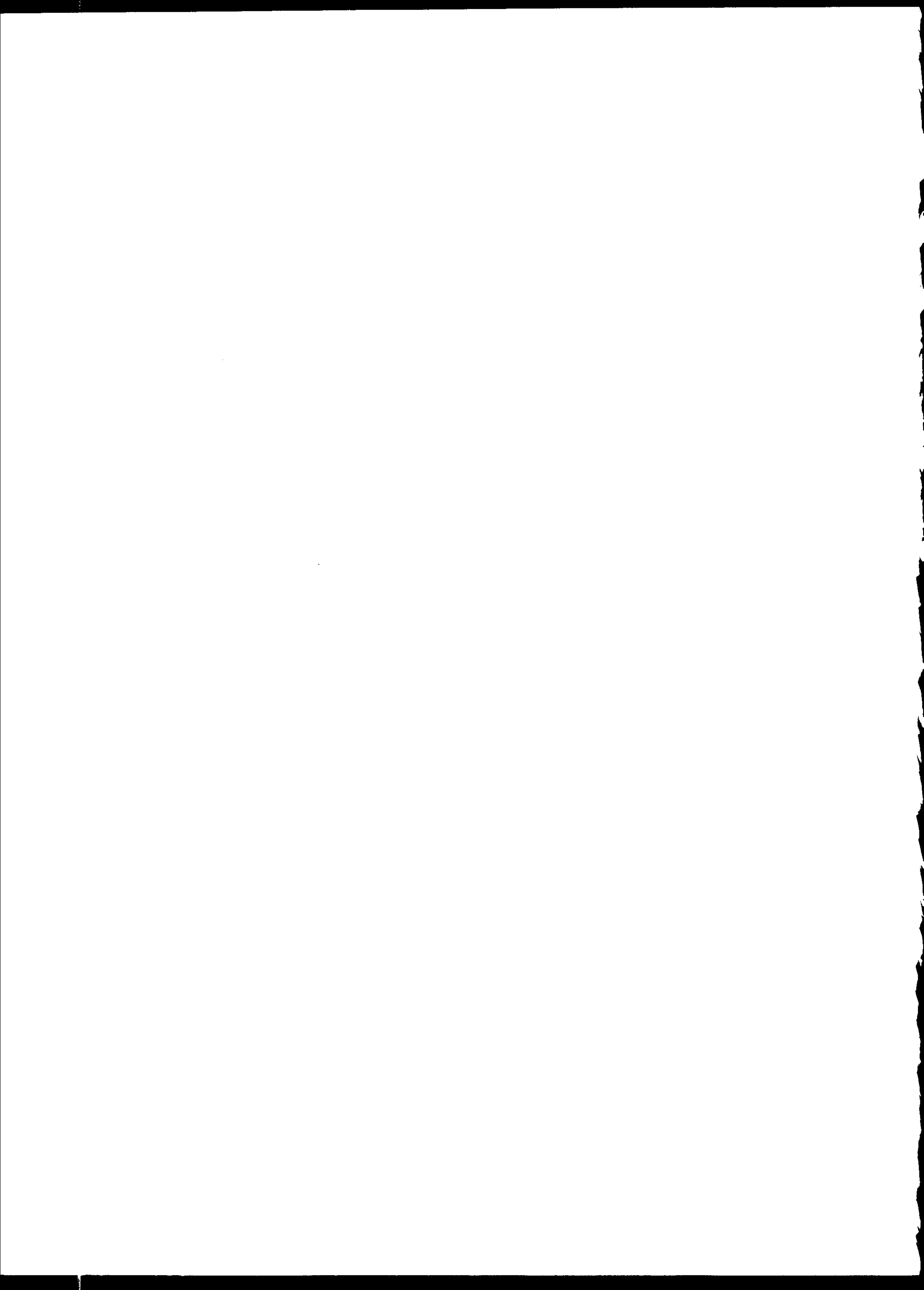
了，就又在竹林裏自己造一間茅屋住。每次王公貴族送來財物，馬樞都再三推辭，實在不得已，也衹收十分之一。

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托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黄，能視暗中物。有白鷯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櫚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於世。

馬樞自幼逢亂離之世，但凡是他居住的地方，盜賊也不進入，依附在他的附近而住的百姓常有數百家。他目光精深，能洞察幽深之處，能看清暗中之物。有白鷯一雙，結巢在他的庭院樹上，十分馴順地游戲於他的屋檐下，有時飛到几案上。春來秋去，近三十年。馬樞於太建十三年死。撰有《道覺論》流行於世。

論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夫遇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岩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仿佛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冕東都，夫何難之有。

論曰：獨往獨來的人，都具備偏執孤高的性情，不肯摧折志向，委屈節操，去憑藉聲譽求得通達。但假若讓他們遇到誠信的主上，有待時來運轉，難道他們會放任自己的性情於江海，求高逸於山林？這是不得已而這樣做的緣故。况且山岩深谷地處悠閑僻遠，水石清美，即使人們處在高門八迭、深墻萬丈的都市中，也無不喜歡蓄培土壤，開鑿泉流，使之如同山林大澤中一樣。因此可知松山芳洲，不衹是供人游玩，碧湖清潭，也會變成令人神往的美景。挂冠於東都，辭職而歸去，又有什麼困難之處呢？



南史卷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七

恩倖

戴法興 戴明寶 徐爰 阮佃夫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吕文顯 茹法珍 梅蟲兒 周石珍
陸驗 徐驎 司馬申 施文慶 沈客卿 孔範

夫鮑魚芳蘭，在於所習，中人之性，可以上下。然則謀於管仲，齊桓有邵陵之師，邇於易牙，小白掩陽門之扇。夫以霸者一身，且有洿隆之別，况下於此，胡可勝言者乎。故古之哲王，莫不斯慎。自漢氏以來，年且千祀，而近習用事，無乏於時，莫不官由近親，情因狎重。至如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在晋中朝，常爲重寄，故公曾之嘆，恨於失職。于時舍人之任，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爲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赳并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爲非選。帝遣尚之送尚書四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嘆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爲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爲詔文，

鮑魚的臭和芳蘭的香，在於人們的感覺習慣，常人的品性，可以上，也可以下。然而齊桓公聽信了管仲的謀略，就有邵陵的勝利，而當他親近易牙這類小人時，就有了陽門的殺身之禍。在齊桓公這樣的霸主身上，就有如此高低的區別，何况不如桓公的人，那就舉不勝舉了。因此，古代賢明的君王，没有不謹慎於此的。自從漢朝以來，將近千年，然而由親近而當權的事，時時都有，没有不是因近親而授高官，因情親而付與重任。至於中書機構，執掌的是機要事務。漢元帝時，以中書令、中書僕掌事，魏明帝時以中書監、中書令專權，在晋朝中期，中書機構常被委以重權，因此公曾的感嘆，遺憾於自己的失職。當時舍人的職務，官階在九品之中，江左之朝置通事郎官位，掌管詔書誥命，後來通事郎改爲侍郎，而舍人也稱作通事。漢元帝重用琅邪人劉超，劉超謹慎小心地供職。宋文帝時，秋當、周赳都出自貧寒之家。宋孝武帝以來，從士族和庶族中選拔人才，例如東海鮑照出身寒門而以才學著名於世。武帝又任用了魯郡的巢尚之，江夏王劉義恭認爲選得不當。而武帝讓巢尚之送給尚書四十多件書札，并下令展開論辯，最後劉義恭纔感嘆説："皇上確實知人善任。"及至宋明

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秘，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爰及梁、陳，斯風未改。其四代之被恩倖者，今立以爲篇，以繼前史之作云爾。

帝時，胡母顥、阮佃夫之類，則是專門靠獻媚得到寵信的了。齊初年也用勞苦功高以及親信的人，起草文書表章，發布命令，其中善於文辭翰墨的，也爲皇上作詔書，這樣，侍郎的職權就又受到了侵犯。建武年間，詔令就不由中書起草，而專由舍人起草了。省內設舍人四人，一共有四省當值，省下設主書令史，從前用武官任此職，宋開始改用文吏，人數不定，没有不是皇上左右親近的人。天下的文件書籍，都在省內存檔，掌握許多機密，如同尚書外司一樣。統領武官的有制局監、外監，統領兵器兵役事務，也用出身貧寒之士。延續到梁、陳兩代，這種風氣未改。這四代中被皇上寵信的人，現立爲一篇，用以繼續前代的史書。

戴法興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并修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戴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或云："戴碩子三兒敵陳戴三千萬錢。"

法興少賣葛山陰市，後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孝武征虜撫軍記室掾。及徙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帝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即位，并爲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爲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吴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太子旅賁中郎將。

孝武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家裏貧窮，父親戴碩子靠賣麻布爲生。法興兩個兄長延壽、延興都很成器，延壽擅長書法，法興勤奮好學。山陰有一個名叫陳戴的人，家境殷富，財産有三千萬錢，鄉里有人説："戴碩子三個兒子抵得上陳戴的三千萬錢。"

法興年少時曾在山陰市場裏賣葛布，後來做了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劉義康在尚書省找能幹的令史，選中了法興等五人，委任法興爲記室令史。義康事敗，法興仍任孝武帝征虜撫軍記室掾。後又調江州，仍舊補授南中郎典籤。孝武帝在巴口起兵討伐劉劭時，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同時轉任參軍督護。孝武帝即位後，以上三人又一同擔任南臺侍御史，同時兼任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人專管內政，接近皇帝，當時掌握重權。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任南魯郡太守，解去舍人之職，在東宮侍奉太子。孝武帝大明二年，又因當年曾從建康南下江州參與了當時是武陵王的孝武帝起兵平亂的密謀，法興受封爲吴昌縣男，明寶受封爲湘鄉縣男。蔡閑當時已死，也追封爵位。法興又轉任太子旅賁中郎將。

孝武帝親自執掌朝政，不信任大臣們，但出謀劃策，監視群臣等事，又不能没有心腹耳目之人。法興通曉古今，一向爲皇上特別親信，雖出

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并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出，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

任東宮官職，但皇上對他的信任和器重却非常隆厚親密。魯郡巢尚之，出身寒微，地位低下，元嘉年間，侍奉始興王劉濬讀書，也頗通文史，爲皇上知遇。孝武帝孝建初年，補授東海國侍郎，仍兼中書通事舍人。凡是官吏的選拔授職調任賞罰等重大處置，皇上都與法興、尚之商議。朝廷內外的各類雜事大多委托戴明寶處理。孝武帝生性嚴厲粗暴，一點點小事往往狂怒不息，動輒殺人。每次遇到這種情況，尚之就設法排解皇上的怒氣，許多人得以免罪保全，因此宮內外的人都多虧他的庇護。而法興、明寶却大開人情請托之路，廣收賄賂，凡是他們推薦的人，皇上無不委任，於是天下的人紛紛上門，法興、明寶的府門外，熱鬧得如同市場，他們的家產累計有千金。明寶驕橫放縱更甚，長子戴敬任揚州刺史從事，竟然與皇上爭買御用物品。皇后曾出宮，戴敬故意盛裝騎馬，在皇后的車輦左右來往馳騁。皇上大怒，賜戴敬死，囚禁明寶於牢中服苦役。不久被釋放，仍和原來一樣委任重用。

孝武崩，前廢帝即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己，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敕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尚之甚聰敏，時百姓欲爲孝武立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名天保。《詩》云：'《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

孝武帝崩，前廢帝即位，法興被升遷爲越騎校尉。當時太宰江夏王劉義恭任錄尚書事，總攬大權，但法興、尚之掌握大權已久，威名風靡朝廷內外，義恭平素對他們畏懼折服，至此更是害怕。廢帝未親政，凡是皇上詔令的頒發施行，都決於法興之手，尚書省中事無大小都由法興決定，顏師伯、義恭衹是徒有虛名罷了。尚之很聰明機敏，當時百姓想爲孝武帝立寺，寺的名稱猶豫未定，尚之應聲回答說："應當命名爲'天保'。《詩經》中說：'《天保》，下報上也。'"當時的人們都佩服他的機智和敏捷。

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嘗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真天子，帝爲贗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

廢帝漸漸長大成人，凶狠的品性暴露出來，想胡作非爲，法興每每加以禁止限制。對廢帝說："皇上做這樣的事，是想做營陽王嗎？"廢帝的心裏很不滿。廢帝很寵愛一個叫華願兒的宦官，賞賜給他的財物無數。法興常常加以裁減，願兒心中十分憤恨。廢帝曾派願兒出入市井里巷，察聽民間歌謠，道路上百姓傳言，說法興是真天子，廢帝是假天子。華願兒藉此機會對廢帝說："外面傳說宮中有兩個天子，皇上是一個，

興是一人。官在深宫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顔、柳一體，往來門客恒有數百，内外士庶無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宫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免法興官，徙付遠郡，尋於家賜死。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録籥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兩和，籍没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

戴法興是一個。皇上在深宫中，對外面的人和事不相接觸，法興與太宰劉義恭、顔師伯、柳元景結成一夥，往來他們家中的門客常有數百人，朝廷内外無論官員還是百姓，都十分害怕他們。法興是孝武帝身邊的人，加上久在宫中，皇上現在將他當作自己人，我深深地擔心寶座不再爲皇上所有。"於是廢帝罷免了法興的官職，遷徙到邊遠地區，不久又賜法興在家中自盡。法興臨死，將家裏的庫房封閉，讓家人謹慎地收藏好鑰匙。法興死後一夜，廢帝又殺了他兩個兒子，截斷法興的棺木兩頭，没收家産。法興能寫文章，在世間很是流行。

死後，帝敕巢尚之曰："不謂法興積釁累愆，遂至於此。吾今自覽萬機，卿等宜竭誠盡力。"尚之時爲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爲撫軍諮議參軍，太守如故。明帝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累遷黄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

法興死後，廢帝命令巢尚之説："不料法興積累下的罪惡之大，到了如此地步。我從今天起親自處理政務，卿等要盡心盡力。"尚之當時任新安王劉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於是解除了他的舍人職務，轉任撫軍諮議參軍，仍任太守。明帝初年，朝廷又命尚之兼任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後來又升爲黄門侍郎，外放任新安太守，因病而死。

戴明寶

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孝武時，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位，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明帝初，天下反叛，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後坐納貨賄繫尚方，尋被宥。位宣城太守。昇明初，年老，拜太中大夫，病卒。

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也歷任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孝武帝時，兼任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位後，大權都歸戴法興，而明寶的權勢反而輕了。宋明帝初年，天下紛紛反叛，因爲明寶是前朝老臣，又多次帶兵打仗，朝廷又委以重任。後來因犯賄賂罪而被關在牢裏服苦役，不久又被赦免。官居宣城太守。昇明初年，年紀很大了，任太中大夫，因病而死。

董元嗣

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爲孝武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會元凶弑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弑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既而上舉義兵，劭詔責元嗣，元嗣答云："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加考掠，不服遂死。孝武事剋，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

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人都任孝武帝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命回京辦事，正逢太子劉劭殺父自立爲君，劉劭派元嗣回到南邊來，報告孝武帝説徐湛之等人謀反。孝武帝劉峻當時在巴口，元嗣一一稟報了劉劭弑君自立的情況。孝武帝又派元嗣下京城上表給劉劭，然後孝武帝就發動義師討伐劉劭，劉劭於是下令審問元嗣，元嗣回答説："没有反叛的預謀。"劉劭不相信，多次拷打，元嗣不屈而死。

爲之誄焉。

及至孝武帝平亂即位後，追贈元嗣爲員外散騎侍郎，命文臣蘇寶生爲他寫了誄文。

奚顯度

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郯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孝武嘗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自經死。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人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唱"諾"，即日宣殺焉。時人比之孫晧殺岑昏。

孝武帝大明年間，又有一個叫奚顯度的人，南東海郯人，官至員外散騎侍郎。孝武帝曾派他主管民役勞工，但他苛刻暴虐，殘酷無道，動輒對勞工拷打，不管是酷暑嚴寒，下雨下雪，都不讓勞工有片刻休息，勞工們受不了，有的人自縊而死。當時建康縣拷問囚犯，有時用方形木塊壓犯人的額頭和小腿骨及踝骨，民間歌謠說："寧可讓建康壓額，也不願受奚度的拷打。"又互相戲言："不要回頭看，當心把你交給奚度。"奚顯度就是這樣的殘酷暴虐。前廢帝曾戲言說："奚顯度苛刻暴虐爲百姓痛恨，應當殺掉他。"左右的人馬上高呼："是。"於是當天就下令殺了顯度。當時人將此比作孫晧殺岑昏。

徐爰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亮啓改爲爰。初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爲武帝所知。少帝在東宫，入侍左右。文帝初，又見親任，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御史，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復侍太子於東宫，遷員外散騎侍郎。文帝每出軍，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謨等北侵，配爰五百人，隨軍碻磝，銜中旨臨時宣示。孝武至新亭，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内，詐劭追義恭，因即得南走。時孝武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及至，莫不喜悦，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後兼尚書右丞，遷左丞。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本名瑗，後因與傅亮的父親同名，傅亮啓奏皇上，令他改名爲爰。早先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隨軍北征，因平時思慮很精微嚴密而有條理，爲宋武帝所賞識。宋少帝劉義符在東宫爲太子時，徐爰入宫侍奉左右。文帝即位初年，又受到皇帝的親近信任，官至殿中侍御史。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調任南臺御史，始興王劉濬的後軍行參軍。後來又在東宫侍奉太子劉劭，升遷爲員外散騎侍郎。宋文帝每次派兵出征，常遣使者與他聯絡，授以用兵方略。元嘉二十九年，文帝又派王玄謨等北伐，給徐爰配備了五百人，隨大軍到達碻磝，讓他帶着皇上聖旨在軍中宣示。孝武帝抵達新亭，江夏王劉義恭南逃，徐爰當時在殿内，騙劉劭說去追捕劉義恭，趁機南奔投孝武帝。時值孝武將即位，軍中倉猝，不懂朝儀制度，徐爰素來就熟悉這些事，他的到來，没有人不喜悦，孝武當即任命他兼太常丞，修撰儀注。後徐爰兼任了尚書右丞，又升爲左丞。

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孝武初又使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孝建六年，

此前，文帝在元嘉年間命著作郎何承天起草國史，孝武帝初年，又派奉朝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繼續修撰完成。宋孝武帝孝建六年，

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而專爲一家之書。上表“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於是内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同爰，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項籍、聖公，編録二漢，前史已有成例。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

又以徐爰任著作郎，讓他完成國史的修撰工作。徐爰雖然繼承前人所作，但想成爲自己的一家之言。上表給孝武帝説：“《宋史》的上限宜起自晋安帝義熙年間，因爲宋朝的帝業是從義熙年間開始的，爲帝業出了大力的功臣，也應從此時開始記載。”於是交付朝廷内外廣泛討論。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十五人贊同徐爰的意見，認爲應以義熙元年爲上限。散騎常侍巴陵王劉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鸞二人認爲應以晋安帝元興三年爲起點。太學博士虞龢説應以武帝封爲宋公的第一年爲始。皇帝下詔説：“項羽、劉玄的事迹，也編録在兩漢的史籍中，前史已有先例在此。因此，除《桓玄傳》應列入《國史》外，其他的一概依從徐爰所議。”

孝武崩，營景寧陵，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爲文帝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非爰議不行。雖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之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孝武崩，公除後，晋安王子勛侍讀博士諮爰宜習業與不？爰答曰：“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真博士諮爰，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

宋孝武帝死，營建景寧陵，徐爰以原職兼任將作大匠。徐爰長於諂媚奉迎，能體會皇上心中的深意，又廣泛閲讀書傳典籍，尤其熟悉朝儀。宋文帝元嘉初年就已在皇帝左右，參預顧問。既善於迎合附會，又能根據經典文辭來粉飾，所以得到文帝的信任和厚待。宋孝武帝大明年間對他的重用寄托更甚，朝廷的大禮儀，不是徐爰的意見就不執行。雖然當時的博學之士對於禮儀的見解有超過徐爰的，也不敢提出異議，即或提出建議也不會被采用。孝武帝去世，百官除喪服後，晋安王劉子勛的侍讀博士問徐爰可不可以開始講課，徐爰回答説：“居喪讀喪禮，授業又有何不可？”不久，始安王劉子真的博士也問徐爰，徐爰説：“小功服尚且要停止學習，何况三年居喪，怎能容許讀書？”他就是這樣的專斷荒謬。

前廢帝凶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忤。誅群公後，以爰爲黄門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吴平縣子。寵待隆密，群臣莫二。帝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

前廢帝凶殘無道，朝廷舊臣多被判罪或廢黜，祇有徐爰巧於奉迎，始終没有違背皇帝的意旨。誅滅了群臣後，任徐爰爲黄門侍郎，兼射聲校尉，仍爲著作郎，封吴平縣子。寵信優待日益加重，群臣中再没有第二個能與他相比。皇帝每外出，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車，徐爰也在其中。

明帝即位，以黄門侍郎，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

宋明帝即位，徐爰以黄門侍郎，改任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帝泰始二年，授官太中大

大夫，著作并如故。爰執權日久，上在蕃素所不悦，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暴其罪，徙交州。及行，又詔除廣州統内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既下，爰已至交州。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明帝崩，還都，以爰爲濟南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年八十二。

夫，著作郎等職銜仍然如故。徐爰執掌朝中大權時間很久，明帝在做藩王時就素來不滿，前廢帝景和年間，明帝屈辱卑躬，徐爰對他也是禮數簡慢不周，因而更是懷恨在心。明帝泰始三年，下詔揭發徐爰罪狀，遷徙到交州。及至徐爰已動身，又下詔任命在廣州統領内郡。有關部門建議授官宋隆太守。任命下達時，徐爰已到了交州。過了很久纔讓他歸來，仍授官南康郡丞。明帝崩後，回京城，朝廷又任徐爰爲濟南太守，又授職銜爲中散大夫。宋後廢帝元徽三年死，終年八十二歲。

徐希秀

爰子希秀，甚有學解，亦閑篆隸，正覺、禪靈二寺碑，即希秀書也。爰之徙交州，明帝召希秀謂曰："比當令卿父還。"希秀再拜答曰："臣父年老，恐不及後恩。"帝大嗟賞，即召爰還。希秀位驍騎將軍、淮南太守。子泓甚閑吏職，而在事刻薄，於人少恩。仕齊歷位臺郎，秣陵、建康令，湘東太守。

徐爰的兒子希秀，頗有學識見解，也擅長篆書、隸書，正覺、禪靈二寺中的碑文，就是希秀所寫。徐爰被遷到交州後，明帝召見希秀説："不久就要讓你父親回來。"希秀兩拜後回答説："臣父親年老，恐怕等不到您以後的大恩。"皇上大爲嗟嘆贊賞，馬上召徐爰回來。希秀官居驍騎將軍、淮南太守。希秀的兒子徐泓也頗擅長官吏職事，但處理事情很刻薄，不近人情，很少給人以恩惠。在齊朝爲官，歷任臺郎，秣陵、建康令，湘東太守。

阮佃夫 朱幼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明帝初出閤，選爲主衣，後又請爲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明帝被拘於殿内，住在秘書省，爲帝所疑，大禍將至。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閤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盛、丹陽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明帝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佃夫大悦。先是，帝立皇后，普暫撤諸王奄人，明帝左右錢藍生亦在例，事畢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報佃夫。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宋明帝剛出朝到封地去做藩王時，選拔他爲主衣，後來又聘請爲世子師，很是受信任優待。前廢帝景和年末，明帝被拘禁在殿内，住在秘書省，前廢帝懷疑他，因此殺身大禍將至。阮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廢帝身邊的琅邪人淳于文祖共謀廢立大事。當時直閤將軍柳光世也與廢帝身邊的蘭陵人繆方盛、丹陽人周登之有密謀，但不知道應當擁戴誰。登之與明帝有舊交，方盛等人就派登之結交聯絡佃夫，佃夫大喜。起初，廢帝册立皇后後，將諸藩王身邊的宦官全部暫時撤銷，明帝身邊的錢藍生也在被撤之列，事情過去後，錢藍生并未遣去，而秘密派他去侍候廢帝。藍生怕密謀泄露，自己不出宫，而將廢帝的行動都告訴淳于文祖，令他報告給佃夫。

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

前廢帝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黄昏時，

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主并侍側，明帝猶在秘書省不被召，益懼。佃夫以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吴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并響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夫等勸取開門鼓後。幼預約勒内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

時帝欲南巡，腹心直閤將軍宗越等，其夕并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閣，是柳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稽富靈符、吴郡俞道龍、丹陽宋逵之、陽平田嗣，并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言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并從。帝素不悦寂之，見輒切齒。寂之既與佃夫等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逵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殺之。事定，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太平。"

明帝即位，論功，壽寂之封應城縣侯，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王道隆吴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李道兒新淦縣侯，繆方盛劉陽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嗣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龍茶陵縣子，宋逵之零陵縣子。佃

廢帝出宫到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山陰公主一齊侍奉在側，而明帝仍被拘在秘書省不被召見，更加恐懼。佃夫將此事告訴外監典事東陽人朱幼，又告訴了主衣吴興人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人姜產之。產之又告訴了他所統領的細鎧將臨淮人王敬則，朱幼又聯絡了中書舍人戴明寶，大家一齊答應起事。明寶、朱幼主張在天將亮時起事，佃夫等勸他們把時間定在開門鼓後。朱幼預先控制宫内外，派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

當時廢帝打算南巡，廢帝的心腹直閤將軍宗越等人當天晚上都在讓人準備出外的行裝，惟有隊主樊僧整防守華林閣，樊是柳光世的同鄉。光世邀他一起舉事，當即表示聽命。姜產之又邀集了隊副陽平人聶慶及他們率領的壯士會稽人富靈符、吴郡人俞道龍、丹陽人宋逵之、陽平人田嗣，都聚集在聶慶的官署。佃夫擔心力量小，想再多招集些人。壽寂之説："合謀的人多了，可能會泄露秘密，不需要許多人。"當時有巫者説竹林後堂有鬼，當晚廢帝在竹林堂前同巫者一道射鬼，建安王休仁等人和山陰公主一起跟從。廢帝一向不喜歡壽寂之，看見他就咬牙切齒。寂之既已和佃夫等人合謀，又怕大禍及身，當時就抽刀先進去，姜產之跟隨在他的後面，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逵之等人又跟着進去。休仁聽到脚步聲很急，對休祐説："開始了。"相跟着直奔景陽山。廢帝看見寂之來了，拉弓射寂之，未中，忙逃走。寂之追上去將他殺了。事情平定後，向警衛人員宣布命令説："湘東王劉駿奉太后命誅除狂亂之主，現在已經太平了。"

宋明帝即位，論功行賞，封壽寂之爲應城縣侯，姜產之爲汝南縣侯，阮佃夫爲建城縣侯，王道隆爲吴平縣侯，淳于文祖爲陽城縣侯，李道兒爲新淦縣侯，繆方盛爲劉陽縣侯，周登之爲曲陵縣侯，富靈符爲惠懷縣子，聶慶爲建陽縣子，田嗣爲將樂縣子，王敬則爲重安縣子，俞道龍爲茶陵縣子，宋逵之爲零陵縣子。佃夫升爲南臺侍御史。

夫遷南臺侍御史。

薛索兒度淮爲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破薛索兒，降天祚。後轉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及輔國將軍孟次陽與二衛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位冠軍將軍卒。

時佃夫及王道隆、楊運長并執權，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也。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答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女妓數十，藝貌冠絶當時。金玉錦綉之飾，宫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法效焉。於宅内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泛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遇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并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晋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武賁中郎將，傍馬者員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吴興沈勃、吴郡張澹數人而已。

薛索兒渡淮河爲賊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造反，佃夫與各路軍馬一起擊破薛索兒，招降了程天祚。後來，佃夫又轉任太子步兵校尉、南魯郡太守，在東宫侍奉太子。明帝泰始四年，佃夫以本身官職兼任游擊將軍，繼輔國將軍孟次陽之後與二個衛參官員在殿中值宿。孟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官居冠軍將軍而死。

當時佃夫和王道隆、楊運長一起執掌朝政，權勢僅次於皇上，巢尚之、戴法興在孝武帝大明年間的權勢，比起他們還不如。曾有一年正月初一正是日月交會之日，尚書省奏本請示皇上改變本是正月初一舉行的接見群臣的大禮日期。而佃夫却説："元月初一的大慶集會，是國家的大禮，爲何不改變日月相會的日子呢?"此人不通古事到如此地步。佃夫又大開受賄之門，凡有事求於他，没有重禮就行不通。有一個人送了二百匹絹給他，他嫌少，竟不回信。他的官宅和園池，那些藩王的官邸都比不上。家中有歌妓數十人，色藝都是當時第一流的。家中的金玉錦綉的飾物，宫廷中也趕不上。他家裏每製一件衣服，造一物件，京都之下無不效法。在住宅内向東開河溝十多里，堤岸整潔，河中可泛輕舟，舟上有歌舞伎彈唱和舞蹈。中書舍人劉休曾去拜訪，正遇上佃夫出門，在半路上相遇，佃夫邀劉休一同回家去。一坐下就命令擺設宴席，當時各種名貴菜肴，無不齊備。各種熟菜，都是現成的，共有幾十種。佃夫常常準備好了數十人的酒菜用來接待賓客，因此匆忙中也能立即辦好，酒食都是如此豐盛，即使是晋朝的王愷、石崇也比不過他。明帝泰始初年，文臣武將的軍功很多，賞賜的爵位官階也很混亂，佃夫的僕從家奴都得了超級提拔的官位：駕車的封武賁中郎將，牽馬的封員外郎。朝中士大夫無論地位高低，無不想與他交結，然而他十分高傲，對誰也不客氣，能够與他有深交的衹有吴興沈勃、吴郡張澹等幾人而已。

明帝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故。欲用張澹爲

宋明帝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的權柄更重了，兼任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官號，其餘官職如前。他想委任張澹爲武陵郡太

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又廬江何恢有妓張耀華美而有寵，爲廣州刺史將發，要佃夫飲，設樂，見張氏，悦之，頻求。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拂衣出户，曰："惜指失掌邪?"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凡如此，粲等并不敢執。

守，自衛將軍袁粲以下的官員都不贊同，而佃夫却稱是以皇上的敕命而執行的。又有廬江何恢有家妓張耀華，貌美而得寵，何恢任廣州刺史將去上任，在家中宴請佃夫，設歌舞款待，佃夫見到張耀華，很喜愛，多次向何恢索求。何恢說："要我何恢可以，要此人不可能。"佃夫不高興，拂衣而出說："你捨不得手指，恐怕要失去手掌吧。"於是暗中指使有關職司以公事彈劾何恢。所有這些事，袁粲等都不敢追究。

元徽三年，遷黄門侍郎，領右衛將軍。明年，改領驍騎將軍，遷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内任。時廢帝猖狂，好出游走。始出宫，猶整羽儀隊仗，俄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鄽，内外莫不憂懼。佃夫密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

後廢帝元徽三年，佃夫又升遷爲黄門侍郎，兼右衛將軍。第二年，改兼驍騎將軍，升爲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仍舊管朝内事務。當時後廢帝狂悖無道，喜好出游。剛出宫時，還是儀仗整齊，一會兒就扔下儀仗衛隊，一人騎馬衹帶幾個人相隨，有時到城外，有時到市井，朝廷内外無不擔心害怕。因此佃夫秘密與直閤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共謀廢黜皇上，立安成王爲帝。

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出，常留隊仗在樂游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唤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爲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禄外部賜死。佃夫、幼等罪止一身，其餘無所問。

元徽五年春天，皇上想去江乘射野鷄。皇上每次出游，常常把衛隊儀仗留在樂游苑前，扔下他們自己去游玩。佃夫打算假托太后的命令把警衛儀仗叫回來，然後關閉城門，分派部隊守住石頭城、東府，派人拘捕皇上而廢黜，自己任揚州刺史執政。與朱幼等都商量妥當，正巧皇上没有去江乘，因而此事未辦成。而于天寶就將這個密謀報告了皇上，皇上立即收捕佃夫、朱幼、伯宗，在光禄寺外賜死。衹治了佃夫、朱幼等人自身的罪，其他的人都不問。

幼泰始初爲外監配衣，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陟三品，爲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

朱幼在泰始初年任外監配衣，每次軍隊出戰，他有辦事的才能，於是官升三品，任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

于天寶

于天寶，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封鄂縣子。發佃夫謀，以爲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中，齊高帝以其反覆賜死。

于天寶，他的祖上是胡人，因在竹林堂誅前廢帝的功勞，在後廢帝元徽年間封鄂縣子。因爲揭發了佃夫的密謀，被委任爲清河太守、右軍將軍。齊朝昇明年間，齊高帝認爲他爲人反覆無常，將他賜死。

壽寂之　姜産之

壽寂之位太子屯騎校尉、南泰山

壽寂之官居太子屯騎校尉、南泰山太守，大

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便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後爲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至豫章謀叛，乃殺之。

收賄賂，請托他的人無數。衹要有一件事不如他的意，就咬牙切齒地大罵，常常説：“我有利刃在手，還怕有什麽事辦不成。”經常鞭撻小吏，刀砍部將，後來被有關職司彈劾，遷徙到越州。及至豫章謀反時，被朝廷殺掉了。

姜產之位南濟陽太守。後北侵魏，戰敗見殺。

姜產之官居南濟陽太守。後來征北魏，兵敗被殺。

王道隆

王道隆，吴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相貌又美，吴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道隆亦知書，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道隆爲明帝所委，過於佃夫，而和謹自保，不妄毁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乃以討佃夫、道隆及楊運長爲名。休範奄至新亭見殺。

王道隆，吴興烏程人。兄長道迄博學善書法，相貌又美，吴興太守王韶之對人説：“家中如有子弟像王道迄，也不在乎多少了。”道隆也通書法，明帝泰始二年，兼任中書通事舍人。道隆受到明帝的信任，超過了阮佃夫，但他謙和謹慎，以保全自己，不隨便誹謗傷害别人。掌權時間很久，家產也很富厚，在豪華艷麗上雖然不及佃夫，但精美整潔上却超過了他。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起兵，以聲討佃夫、道隆和楊運長爲名。休範忽然間帶兵到新亭，將道隆殺掉了。

楊運長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素善射，爲射師。性謹愨，爲明帝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運長質木廉正，修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爲，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爲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晋縣男。順帝即位，運長爲宣城太守，尋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高帝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誅之。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素來擅長射箭，任射師。運長生性謹慎樸實，受到明帝的信任。及至明帝即位後，對他的親近和優遇更加厚重。後廢帝即位，運長和阮佃夫都兼任通事舍人。因平定桂陽王休範的功勞，被封爲南城縣子。運長很樸實廉正，持身很清白，不建園林宅院，也不接受饋贈。但才智平常，没有見識，惟獨與出身寒微的潘智、徐文盛交情很深。一切行動措施，必定與這二人商議。徐文盛任奉朝請，因參與了平定桂陽王休範的事，被授封爲廣晋縣男。宋順帝即位後，運長爲宣城太守，不久辭官回家。沈攸之謀反時，運長也有二心，齊高帝派驃騎司馬崔文仲將他殺了。

紀僧真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而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嘆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年少時就追隨征西將軍和蕭思話以及思話之子惠開，都受到他們的賞識恩遇。惠開的性情比較苛刻，僧真曾因爲犯了小過失而被責罰，不久又信任如初。及至惠開被免去益州刺史職務回京時，鬱鬱不得重用，而

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以僧真托劉彥節、周顒。

僧真服侍他却更勤謹。惠開臨死時感嘆説："紀僧真應當有大富貴，可惜我看不見了。"將僧真托付給劉彥節、周顒。

初，惠開在益州，土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真曰："我子弟見在者并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齊高帝，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答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高帝曰："詩人采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後除南臺御史、高帝領軍功曹。

當初，惠開在益州時，當地人謀反，惠開被圍，情勢危急，有一個道人對他説："城外之圍不久即散，施主貴府今後應當大興旺，城外盜寇不足爲憂。"惠開秘密對僧真説："我的子弟尚在的都没有特出才能，道人這話指的是蕭道成。"僧真回憶起惠開的話，就要求去侍奉齊高帝蕭道成，隨從高帝在淮陰。被任命爲閑書題，讓他答覆遠近的來信。從這樣的小官歷升至高帝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曾夢見蒿艾生滿長江之上，很驚奇并告訴高帝。高帝説："《詩經》中有采蕭之句，蕭就是艾。蕭生而截斷河流，卿不要説給別人聽。"他被高帝親信到如此地步。後來任爲南臺御史、高帝領軍功曹。

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彥回。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己，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高帝納之。高帝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曰："主上雖復狂釁，而累代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爲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邪？"僧真頓首稱無貳。

高帝將謀劃廢立之事，與袁粲、褚彥回商量。僧真禀報高帝説："現今朝廷猖狂無道，人人無法自保，而天下人所寄以希望的，不在袁、褚二人，您怎能沉默，坐等覆滅呢？目前正是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請您深思。"高帝采納了他的意見。高帝打算渡江到廣陵起兵，僧真又説："當今皇上雖然狂亂，但宋室歷代根基，還是固如磐石。現今如果我們百餘人向北渡江，皇上他何必害怕；縱使我們奪得了廣陵城，而皇上却安居深宮，發號施令，視您爲叛逆，您又如何避開這不利局面呢？應當在京城起事，如果不能取勝，那時纔應渡江北走。所以我私下認爲您的打算不是萬全之策。"高帝説："有卿給我看家，誰又能趕我走呢？"僧真頓首説一定盡忠。

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高帝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未願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高帝入朝堂。石頭反夜，高帝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絶，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

宋順帝昇明元年，僧真被任命爲員外郎，兼東武城令，不久任命爲給事中。高帝坐在東府的高樓上望石頭城，僧真侍奉在左右。高帝説："諸將都勸我殺掉袁、劉二人，我的意思是不想馬上就這樣做。"及至荆州刺史沈攸之起兵反叛高帝，僧真跟隨着高帝進入宮廷。司徒袁粲在石頭城起兵反叛高帝的當夜，高帝派大軍圍攻討伐。在宮廷的城樓上看見石頭城上火光和聽到叫喊聲都十分猛烈，人們心中却拿不定主意。僧真

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

對大家説:"叫喊聲不絶，這一定是官軍在攻城。火光大起，是叛賊失敗而自己燒城，這些都説明必定是官軍勝了。"不久就有人報告石頭城已平定了。

上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内。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别也。"

高帝出城駐在新亭，派僧真帶領千人在帳内侍衛。當初，高帝在領軍府時，命僧真模仿自己的手迹簽名，從此所有回覆書信報告的事都交付給僧真。高帝看了僧真模仿自己筆迹寫的信時笑着説:"連我自己也不能分辨真假了。"

初，上在淮陰修理城，得古錫趺九枚，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省事獨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錫而有九，九錫之徵也。"

當初，高帝在淮陰修城墻，掘得古錫底座九枚，背面有篆文，没有人認識。僧真察看了一下獨説:"何必分辨這些文字，這都是年代久遠的東西。有錫花九枚，就是主公加九錫的徵兆。"

高帝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剋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請上更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滹沱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轉羽林監，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

高帝説:"卿不要亂説。"及至朝廷將要封高帝爲齊公，已選定日期，此時有楊祖之在臨軒密謀發難，僧真請高帝另選受封日期，不久果然祖之的密謀被發現。高帝説:"不是卿的建議，我就要造成小小的狼狽了，你的話與滹沱河上的冰有什麽不同。"高帝受封，僧真轉任齊國中書舍人。齊高帝建元初年，又兼東燕令，被授封爲新陽縣男。轉任羽林監，升遷爲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兼中書舍人。

高帝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丁父喪。起爲建威將軍，尋除南泰山太守，又爲舍人。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武帝嘗目送之，笑曰:"人生何必計門户，紀僧真堂堂，貴人所不及也。"諸權要中最被眄遇。後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武帝崩，僧真號泣思慕。

齊高帝病重，令僧真起草遺詔。齊武帝永明元年，僧真離職爲父親服喪。服喪完畢起復爲建威將軍，不久任南泰山太守，又任舍人。僧真的容貌談吐，高雅有士大夫風度，武帝曾目送他出去，笑着説:"人生何必看重門第，紀僧真儀表堂堂，就是門第高貴的人也趕不上他。"僧真在朝中的許多權貴人物中最被皇上看重優遇。後任前軍將軍。服母喪時，墓開見到五色兩頭蛇。武帝去世，僧真痛哭流涕，日夜追憶。

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初，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臨郡，僧真啓進其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晋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爲廬陵内史。卒于官。僧猛後卒於晋熙太守。兄弟皆有風姿舉止，并善隸書。僧猛又能飛白書，作《飛白賦》。僧

齊明帝認爲僧真爲歷朝效力，建武初年任命他爲游擊將軍，兼司農，如前朝一樣厚待。後來明帝想外放僧真任州郡太守，僧真推薦他弟弟僧猛爲鎮蠻護軍、晋熙太守。永泰元年，僧真任司農卿。齊明帝去世，僧真主管修造皇帝陵墓事務，外放任廬陵内史，死於官所。僧猛後死於晋熙太守任所。兄弟二人舉止很有風度，都擅長隸書。僧猛又能作飛白書，撰寫了《飛白賦》。僧

真子交卿，甚有解用。

真的兒子交卿，很有見解才用。

楊法持

宋時道人楊法持與高帝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男。二年，遣法持爲軍主，領支軍救援朐山。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卒。

宋朝時道人楊法持與齊高帝有舊交，宋元徽末年，法持爲高帝傳遞密謀。宋昇明年間，任法持爲僧正。齊高帝建元初年，還俗，任寧朔將軍，封爲州陵男。建元二年，高帝派法持爲主將，領一支偏師救援朐山。永明四年，因犯奴役將士賓客罪，被奪去官職，削除封地，死。

劉係宗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内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爲東宫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官累至勳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

劉係宗，丹陽人。年少時即擅長書畫，曾爲宋竟陵王劉誕之子劉景粹侍書。劉誕舉兵反叛，廣陵城内跟隨作亂的人都被誅殺，宋孝武帝令沈慶之傳令赦免劉係宗，任爲東宫侍書。宋明帝泰始年間，任主書，以寒門微官不斷升遷，官至高位。宋後廢帝元徽初年，任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帶秣陵令。

齊高帝廢蒼梧，明旦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敕。高帝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高帝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初，爲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復本職。

齊高帝廢蒼梧王，次日早晨呼喚當值的舍人虞整，虞整却喝醉不起，劉係宗乘機十分歡喜地接受了命令。高帝説："現在我重整江山，正是卿盡力之時。"叫係宗寫各種命令文告及申諭四方的文書，派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合他工作，係宗所辦的事，皇上都滿意。齊高帝即位，任命係宗爲龍驤將軍、建康令。齊武帝永明初年，任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因母親死，自求解職服喪，服喪期滿，官復原職。

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人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怙，甚快也。"賜係宗錢帛。

永明四年，農民唐寓之起兵，宿衛兵奉命東征，皇上派係宗隨軍慰勞地方。他走遍了唐軍經過的郡縣，對於受唐軍驅趕而造反的百姓，一律不予追究，恢復原來的户籍。係宗回朝，武帝説："這段時間雖有征討，但没有經過什麽戰争，很快平定了反賊，百姓安定服帖，使人十分快意。"因此賞賜係宗很多錢帛。

上欲修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啓謫役在東人丁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車駕出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爲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魏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秘書局皆隸之。再爲少府。鬱林即位，除寧朔

皇上想修復白下城，但難於調集人工民役。係宗建議徵發東邊隨寓之反叛而調戍邊境的罪人充當築城勞力，武帝當即采納。後來武帝出宫講習武事，行至白下城，不禁感慨説："這是劉係宗爲國家修的一座城呵。"武帝永明年間，常叫係宗回覆北魏使臣送來的書信，秘書局也隸屬係

將軍、宣城太守。

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武帝常云："學士輩不堪經國，唯大讀書耳。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沈約、王融數百人，於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

宗管轄。又任命爲少府。鬱林王即位，劉係宗任寧朔將軍、宣城太守。

係宗久在朝廷任職，熟悉各種官員的職責，齊武帝常説："那些有學問的士大夫是不會治理國家的，祇知道讀死書。治國，祇要一個劉係宗就够了。沈約、王融之流幾百人，對國事有什麽用。"可見武帝對於能幹的官吏治國是何等的重視。齊武帝建武二年，係宗死於任所。

茹法亮 吕文度 綦毋珍之 杜文謙 徐龍駒 曹道剛

茹法亮，吴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吏。歷齋幹扶侍。孝武末年，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爲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累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及武帝鎮盆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武帝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

法亮便僻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建元初，度東宫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宫通事舍人。武帝即位，仍爲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吕文度、臨海吕文顯并以奸佞諂事武帝。文度爲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守虛位而已。天文寺常以上將星占文度吉凶。文度尤見委信，上嘗云："公卿中有憂國如文度者，復何憂天下不寧。"

文度既見委用，大納財賄，廣開宅宇，盛起土山，奇禽怪樹，皆聚其中，後房羅綺，王侯不能及。又啓上籍被却者悉充遠戍，百姓嗟怨，或逃亡避咎。富陽人唐寓之因此聚黨爲亂，鼓行而東，乃於錢唐縣僭號，以新城戍爲僞宫，以錢唐縣爲僞太子宫，置百官皆備。三吴却籍者奔之，衆至三萬，竊稱吴國，僞年號興平。其源始於虞玩之，而成於文度，事見

茹法亮，吴興武康人。宋大明年間，初入仕爲小吏，後任齋幹扶侍。宋孝武帝在晚年，鞭撻責罰臣下過度，巡視江右時，選白衣左右侍從一百八十人，都是出身豪富之家的美男子，跟從孝武帝到南州，途中受鞭撻的超過半數。法亮心中害怕，藉機會請求出家爲道人。宋明帝初年，還俗，交結服事阮佃夫，逐漸升官至齊高帝冠軍府行參軍。及至齊武帝出鎮盆城，需要用原來使用的人，法亮請求留下爲武帝江州典籤，授職南臺御史，兼任松滋縣令。

法亮讒巧懂事，善於奉承逢迎，漸漸被皇上信任重用。齊高帝建元初年，破例提升爲東宫主書，官拜奉朝請，補東宫通事舍人。齊武帝即位，仍爲中書通事舍人，授任員外郎，兼任南濟陰太守。與會稽吕文度、臨海吕文顯都以奸詐諂媚事奉武帝。文度任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將軍則徒有虛名而已。天文寺常常以文昌宫上將星來占卜文度的吉凶。文度特别受到皇上委任信用，皇上曾説："公卿大臣中有像文度這樣憂國的人，朕還憂慮什麽天下不安定。"

文度既被委任信用，於是大肆收納賄賂，廣營宅邸，修築假山，天下的奇禽怪樹，都聚集其中，内室姬妾所穿用的綾羅綢緞，王侯府第中也趕不上。又啓奏皇上徵發那些被除去户籍的人全部去邊遠地區戍守，百姓嗟嘆怨恨，有的人逃亡他鄉以避禍。富陽人唐寓之藉此機會聚集黨徒作亂，大張旗鼓地東進，在錢唐縣自稱天子，以新城戍爲皇宫，錢唐縣爲太子宫，文武百官都設置完備。三吴地區被除去户籍的民户都來投奔，聚衆至三萬，建國號爲吴，年號興平。唐寓之舉事

《虞玩之傳》。

法亮、文度并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永明二年，封望蔡縣男。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

巴東王子響於荆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誅賞處分，皆稱敕斷决。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廣開宅宇，杉齋光麗，與延昌殿相埒。延昌殿，武帝中齋也。宅後爲魚池釣臺，土山樓館，長廊將一里。竹林花藥之美，公家苑囿所不能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

時有綦母珍之，居舍人之任，凡所論薦，事無不允。内外要職及郡丞尉，皆論價而後施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帝給珍之宅，宅邊又有空宅，從即并取，輒令材官營作，不關詔旨。材官將軍細作丞相語云："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珍之母隨弟欽之作暨陽令，欽之罷縣還，珍之迎母至湖熟，輒將青氅百人自隨，鼓角横吹，都下富人追從者百數。欽之自行佐作縣，還除廬陵王驃騎正將軍，又詐宣敕使欽之領青氅。珍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乃就蔣王廟乞願得三公，封郡王。啓帝求封，朝議未許。又自陳曰："珍之西州伏事，侍從入宫，契闊心膂，竭盡誠力。王融奸謀潛構，自非珍之翼衛扶持，事在不測。今惜

的禍源在虞玩之，而最終釀成則在吕文度，事見《虞玩之傳》。

法亮、文度的權勢都壓倒天下，太尉王儉常常對人説："我雖然官居高位，但權力哪裏比得上茹公。"永明二年，封法亮爲望蔡縣男。七年，授官臨淮太守，後轉任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

巴東王蕭子響於荆州殺下屬官吏，皇上派遣軍隊西上，派法亮宣布旨意安撫子響。法亮到了江津，子響讓法亮去見他，法亮猶疑畏懼不肯去。又請求向他派人傳達皇上旨意，法亮不派人去。因此子響發怒，派兵攻破尹略的部隊。子響事平定後，法亮到了江陵，凡是獎賞和誅殺事宜的處置，他都以皇上名義裁决。朝廷的軍隊回京，皇上後悔殺了子響，法亮受到責罰，但不久又親近信任如初。法亮廣建住宅，其中房舍精緻華麗，都能與延昌殿相比。延昌殿，是武帝的中殿。法亮的住宅後有魚池和釣魚臺，假山樓閣，其中長廊將近一里長。竹林花卉之美，皇家園林都比不上。鬱林王即位，法亮拜任步兵校尉。

當時有綦母珍之，居舍人之職，凡他所建議的事，皇上没有不應允的。朝廷内外要職以及州郡的從吏，都由他論價收賄而後委任。賄賂紛紛送交他的府上，不滿一月，就累計有千金。皇上賜給珍之住宅一棟，宅邊又有空宅一棟，珍之當時一并收歸己有，馬上命令材官開始營建，再也不請示皇上了。材官將軍秘密對丞相説："寧可拒絶皇上的聖諭，也不可違背舍人的意思。"珍之的母親在珍之的弟弟欽之的暨陽令任所居住，欽之解職回來，珍之迎接母親到湖熟，帶着配有青氅鳥羽毛爲飾的百人儀仗隊，大張鼓樂，京都中富豪百人陪同他前往。欽之自己委任縣裏的佐吏，不久官拜廬陵王驃騎正將軍，又詐稱皇上命令，讓欽之也享用青氅鳥羽毛爲飾的儀仗。珍之有一銅鏡，背面有"三公"字樣，他常常對别人説："有這樣吉祥的徵兆，何愁三公之位不到手。"於是到蔣王廟乞求許願想得到三公，封郡王。上奏皇上求封三公位，皇上主持朝廷大臣議論後不同意。又自我表白説："珍之自從在西州

千户侯，誰爲官使者。”又有牒自論於朝廷曰：“當世祖晏駕之時，内外紛擾，珍之手抱至尊，口行處分，忠誠契闊，人誰不知。今希千户侯，於分非過。”乃許三百户。瞋恚形於言色，進爲五百户，又不肯受。明帝議誅之，乃許封汝南縣。

伏侍皇上，入宫任侍從，是以生死相約的心腹，爲皇上竭盡忠心。王融陰謀顛覆朝廷，不是珍之保護扶持，皇上將遭不測之禍。如今若捨不得千户侯以封珍之，那麽誰還願爲皇上效力。”又作文書自我評議并散發於朝廷説：“世祖武帝晏駕的時候，朝廷内外形勢混亂，珍之手抱着皇上，口中處置事務，對皇上以死報效，誰人不知。如今他想得到千户侯的封賞，也不過分。”於是皇上答應封他三百户，珍之不滿，怒氣表現在言色中，於是加封他五百户，又不肯接受。明帝很不高興，打算殺掉他，他這纔答應受封汝南縣。

有杜文謙者，吴郡錢唐人。帝爲南郡王，文謙侍《五經》文句，歷太學博士。出爲溧陽令，未之職。會明帝知權，蕭諶用事，文謙乃謂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爲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答曰：“先帝故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與趙越常、徐僧亮、萬靈會共語，皆攘袂捶床。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魏僧勔殺蕭諶，則宫内之兵皆我用也。即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兩都伯力耳。其次則遣荆軻、豫讓之徒，因諮事，左手頓其胸，則方寸之刃，足以立事，亦萬世一時也。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録君稱敕賜死，父母爲殉，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時徐龍駒亦當得封，珍之恥與龍駒共詔，因求别立。事未及行而事敗。珍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每以此言動帝，又圖黄門郎，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何在？”珍之曰：“此是黄門手板，官何須問？”帝大笑。珍之時爲左將軍、南彭城太守，領中書通事舍人。正直宿，宣旨使即往蔣王廟祈福，因收送廷尉，與

有一個叫杜文謙的人，是吴郡錢唐人。明帝任南郡王時，文謙侍講《五經》文句，曾任太學博士。外放任溧陽令，未到職。適逢明帝掌權，蕭諶執政，文謙於是對珍之説：“天下事明白可知，我們灰燼粉滅的日子，不是早晨就是晚間，若不早作打算，我們這些人將難逃覆滅的命運。”珍之説：“你有什麽好計策？”文謙説：“先帝的舊人現在大都受到排斥，如今召集并重用他們，誰不感動。近來聽説王洪範和趙越常、徐僧亮、萬靈會一起談話時，都憤憤不平，以至挽袖捶床。君不如秘密告知周奉叔，派萬靈會、魏僧勔殺蕭諶，那麽宫内的部隊都將聽我們的命令。馬上領兵到尚書省殺蕭令，這不過是兩個劊子手的事罷了。其次就是派遣荆軻、豫讓那樣不怕死的刺客，藉向皇上請示事情的機會，以左手抓着皇帝的胸口，這樣就衹要方寸大小的匕首，便可以成事，這也是萬世中一時的機會。如今起事是死，不起事也是死，二者都是死，那就不如起事而死於國家。假若您遲疑不決，再過些日子，把您抓起來以皇上命令賜死，您的父母也爲您殉葬，就在眼前了。”珍之没有采納文謙的意見。當時徐龍駒也應該受封，而珍之恥於與龍駒同一詔令中受封，就請求皇上另下詔書封賞，這件事未辦而珍之等人的密謀就敗露了。珍之在西州時有一塊手板，相面的人説他“應當大富大貴”，珍之常常以這話來説動皇帝，他又想得到黄門郎的職位，皇上曾問他説：“你西州時的手板還在嗎？”珍之説：“這是黄門郎的手板，皇上何需問

周奉叔、杜文謙同死。

呢？”皇上大笑。珍之當時任左將軍、南彭城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一天正在宫内值宿，皇上聖旨派他馬上到蔣王廟求福，藉此機會將他收捕交付廷尉衙門，與周奉叔、杜文謙一同被處死。

文謙有學行，善言吐。其父聞其死，曰：“吾所以憂者，恐其不得死地耳。今以忠義死，復何恨哉。王經母所以欣經之義也。”時人美其言。

文謙有學問德行，很善於談吐。他父親聽説他死了，説：“我所憂慮的，是怕他死的不是地方。如今爲忠義而死，我又有什麼遺憾呢。這就是同王經的母親因爲王經死於節義而欣慰一樣的啊。”時人十分贊賞他的這些話。

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宫爲齋帥。帝即位後，以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閤舍人、黄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爲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黄綸帽，被貂裘，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内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封惠懷縣男，事未行，明帝請誅之，懇至，乃見許。

龍駒因爲是宦官本來服侍安陸侯，後來轉到太子東宫爲齋帥。明帝即位後，因善於諂媚而受寵信。凡是皇上所做的卑下污濁的游戲，都是他引誘鼓動的。官居羽林監、後閤舍人、黄門署令、淮陵太守。皇上爲龍駒安置了侍妾女樂。龍駒常住含章殿，頭戴黄綸帽，身穿貂裘皮大衣，面朝南方坐在桌案邊，代替皇上簽署詔令。殿内的左右侍候值班的人數，與皇上的没有差别。前代趙忠、張讓之徒，也比不上他。被授封爲惠懷縣男，還没有頒布，明帝又想收回成命，龍駒再三懇求，於是就批准了。

曹道剛，廢帝之日直閤省，蕭諶先入，若欲論事，兵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胸死，因進宫内廢帝。直後徐僧亮甚怒，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今日應死報。”又見殺。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質直。帝雖與之狎而未嘗敢酬。帝悦市里雜事，以爲歡樂。道剛輒避之。益州人韓護善騎馬，帝嘗呼入華林園令騎，大賞狎之。道剛出謂明帝：“主上猶是小兒，左右皆須正人，使日見禮則。近聞韓護與天子齊馬并馳，此導人君於危地，道剛欲殺之。”既而遣人刺殺護。及道剛死，張融謂劉繪曰：“道剛似不爲諂，亦復不免也。”答曰：“夫徑寸之珠，非不寶也，而蚌之所病，云何不療之哉，此道剛所以死也。”

曹道剛，皇上被廢的那天正在内閤當值，蕭諶先進來，好像是要與他議事，蕭諶所帶的軍士隨後突然衝入，以刀刺道剛，道剛被刀刺穿胸膛而死，接着進宫内廢掉皇上。直後徐僧亮大怒，大聲對衆人説：“我們受皇上大恩，今日應以死相報。”又被殺。道剛字景昭，彭城人，性格很樸質直爽。皇上雖想與他親近，但他不曾敢答應。皇上很喜歡市井游戲，以此爲樂。有這種情况，道剛就避開。益州人韓護善於騎馬，皇帝曾宣他進華林園騎馬，對韓護大大賞識并親近。道剛站出來對明帝説：“主上還是小孩子，侍奉左右的應該是正派的人，使您一天天地明白禮法。如今聽説韓護與您并馬而馳，這是引着人君走向危險之地，我要殺掉這個人。”不久派人殺掉韓護。及至道剛被蕭諶殺死，張融對劉繪説：“道剛好像不是一個諂媚小人，也還免不了殺身之禍。”劉繪回答説：“那蚌蛤中的直徑一寸的珍珠，并非不是實物，但它又是蚌蛤的病之所在，怎能會不被治療呢，這就是道剛死的原因啊。”

明帝即位，高、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先是延昌殿爲武帝陰室，藏諸服御，二少帝并居西殿。及明帝居東齋，開陰室，出武帝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欷流涕。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諸郡，無所納受。東昏即位，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權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到，法亮垂涕而出，卒官。

明帝即位，高帝、武帝時所用的舊人少有存留的，茹法亮因爲主管文書事務，所以不被猜疑，官職和信任如前。起先，延昌殿作爲已故武帝的生前居室，内藏武帝生前的衣着用品等，二位少帝都居西殿。及至明帝住進東齋，打開武帝生前居室，取出武帝的白紗帽、防身刀，法亮睹物思人，不禁抽泣流淚。永泰元年，荆州太守王敬則反叛平定後，法亮又受皇命宣撫慰問叛軍所到過的各地，此行中從未接收賄賂。東昏侯即位，命法亮出宫任大司農。而中書通事舍人是掌握大權利之職，法亮不樂意離去。一會兒代替他的人也已到職了，法亮祇有垂淚而出，最後死於官所。

吕文顯

吕文顯，臨海人也。昇明初，爲齊高帝録尚書省事，累遷殿中侍御史。後爲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爲中書通事舍人。文顯臨事以刻核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并見親幸。多四方餉遺，并造大宅，聚山開池。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世謂之四户。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换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舍人茹法亮於衆中語人曰："何須覓外禄，此一户内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其後玄象失度，史官奏宜修祈禳之禮。王儉聞之，謂上曰："天文乖忤，此禍由四户。"仍奏文顯等專擅愆和，極言其事。上雖納之而不能改也。文顯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

吕文顯，臨海人。昇明初年，任齊高帝録尚書省事，又逐漸升遷到殿中侍御史。後來爲秣陵縣令，被授封劉陽縣男。齊武帝永明元年，任中書通事舍人。文顯處理公事以刻意求實而聞名於世。永明三年，兼任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人輪流出入任舍人，都爲皇上親近寵愛。他們得到四方很多的饋贈財物，都建有宏大的宅院，在院中堆假山，開池塘。當時中書舍人四人分别任尚書、中書、門下、秘書四省，世人稱之爲四户。他們既已總攬朝廷大權，勢力可以傾覆天下。晉、宋兩朝舊制，地方官員，任期以六年爲限，齊朝認爲期限太久，又以三年爲期，叫做"小滿"。但官員的遷調替换，又没有執行三年爲期的制度，不斷地送舊迎新，官吏們在道路上疲於奔命。四方的官吏爲了求美職，向吕文顯、茹法亮等人饋贈財物，一年總計有數百萬。中書舍人茹法亮在大庭廣衆之下對人説："何需出任地方官，就坐在家裏一年也能收入百萬。"這還是大約的估計。此後天象失常，史官啓奏皇上建議祭祀上天，祈禱消除災禍。王儉聽説，對皇上説："天象反常，人間必有災禍，此禍的根由在四户。"於是上奏文顯等人專制朝中大權，喪失人心，詳盡地列舉了他們的罪狀。皇上雖然接納了王儉的奏文，但對文顯等人的寵信仍不變。文顯屢屢升遷，官至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

故事，府州部内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典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七職。宋氏晚運，多以幼少皇子爲方鎮，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大明、泰始，長王臨蕃，素族出鎮，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專其任也。宗慤爲豫州，吴喜公爲典籤。慤刑政所施，喜公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爲國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喜公稽顙流血乃止。自此以後，權寄彌隆，典籤遞互還都，一歲數反，時主輒與閑言，訪以方事。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籤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不及。於是威行州郡，權重蕃君。劉道濟、柯孟孫等奸慝發露，雖即顯戮，而權任之重不異。明帝輔政，深知之，始制諸州急事宜密有所論，不得遣典籤還都，而典籤之任輕矣。後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至尚書右丞，少府卿，卒官。

舊時慣例，府州部内討論政事，都記録在一種叫做籤的木牌上，前頭直接寫上所論之事，寫完正文在後面寫上"謹籤"二字，日月之下又寫上某官某籤，因此府州中又專設典籤一職來典掌這些籤牌。典籤本是五品官，宋初改爲七品。宋末年，多以年幼的皇子爲各州刺史，當時皇上都派左右親近的人出任他們的典籤，這樣，典籤的權力漸漸加重了。孝武帝大明年間，明帝泰始年間，成年的王子出鎮封國，或者庶族出身的人出任刺史，各種公文命令没有不是由典籤來負責出納，刺史不能專其責任。宗慤任豫州刺史時，吴喜公爲典籤，宗慤的刑法政令，喜公在執行時多擅自違背。宗慤於是大怒説："我宗慤年近六十，爲國盡忠效命，纔得到如同斗大的一個州，豈能再同典籤一道治理！"喜公陪罪，叩頭不止直至額頭流血，宗慤方纔作罷。但自此以後，皇上給予典籤的權力更加大，典籤們相繼回京，一年中數次往返，皇上常與他們閑談，詢問一方之事。刺史行爲的好壞，都決定於典籤之口，因此藩王刺史們在典籤面前没有不卑躬屈節，奉承逢迎，而且常常擔心奉承得不周到。這樣一來典籤的威勢行於州郡，權力大於藩王。劉道濟、柯孟孫等人的奸惡行徑被揭露後，雖然馬上公開處決，但典籤的權力之重却没有改變。明帝掌權後，深知其弊，纔開始規定各州的緊急事宜應寫成密奏，直接上報，不得派典籤回京。自此以後，典籤的權力就輕了。後來又以文顯守少府，同樣受到信任重用，歷仕齊明帝建武、東昏侯永元之世，官至尚書右丞，少府卿，死於任上。

茹法珍 梅蟲兒 徐世檦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吴興人，齊東昏時并爲制局監，俱見愛幸。自江祏、始安王遥光等誅後，及左右應敕捉刀之徒并專國命，人間謂之刀敕，權奪人主。都下爲之語曰："欲求貴職依刀敕，須得富豪事御刀。"

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檦，尤見寵信，自殿内主帥爲直閤驍騎將軍。凡

茹法珍，會稽人，梅蟲兒，吴興人，齊東昏侯時都任制局監，同受皇上寵愛。自從江祏、始安王蕭遥光等被誅滅後，皇上左右傳達命令及持刀護衛的這些人都專斷國事，世間稱他們爲刀敕，他們的權力甚至超過了皇上。京城中這樣説他們："欲求貴職，你就得依附刀敕，想要富豪也得服事御刀。"

當時又有新蔡人徐世檦，特别受到寵愛信任，從殿内主帥升到直閤驍騎將軍。大凡皇上殺

諸殺戮，皆世檦所勸。殺徐孝嗣後，封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檦，當時權勢傾法珍、蟲兒。又謂法珍、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與之爭權，遂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强。世檦竊欲生心，左右徐僧重密知之，發其事，收得千餘人仗及咒詛文，又畫帝十餘形像，備爲刑斬刻射支解之狀；而自作己像著通天冠衮服，題云徐氏皇帝。永元二年事發，乃族之。自是法珍、蟲兒并爲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脣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

人的事，都是世檦鼓動的。殺了徐孝嗣後，世檦被授封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又加封輔國將軍。雖然皇上用護軍崔慧景爲都督，但兵權實際上在世檦手中，當時世檦的權勢壓倒了茹法珍、梅蟲兒。世檦又對法珍、蟲兒説："哪一朝的天子身邊没有顯要人物，怎麽今朝就祇有你們這些貨色在此作惡。"法珍等與他爭權奪利，於是就將他的話報告皇上，皇上漸漸厭惡世檦的凶狠强悍。世檦竊國的想法産生了，他的侍者徐僧重秘密地瞭解此事，便向朝廷揭發了他，朝廷在世檦的府第搜得了千餘人的兵仗和詛咒文字，又畫有皇上的十餘張像，都是被斬首、箭射、肢解的樣子，而又畫有自己頭戴通天冠身穿天子衮袍的圖像，題有徐氏皇帝字樣。永元二年，世檦謀反事揭發後，被滅族。從此法珍、蟲兒都任外監，口傳詔令，而中書舍人王咺之與他們内外勾通，形同唇齒，專掌内部文墨書札事務。其餘二十多個同黨，都有勢力。崔慧景反叛事平定後，法珍被封爲餘干縣男，蟲兒被封爲竟陵縣男。

崔慧景之平，曲赦都下及南兖州，本以宥賊黨，而群凶用事，刑辟不依詔書。無罪家富者，不論赦令，莫不受戮，籍其家産；與慧景深相關爲盡力而家貧者，一無所問。始安、顯達時亦已如此，至慧景平復然。或説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之曰："政當復有赦耳。"復赦，群小誅戮亦復如先。

崔慧景事平定，朝廷在京都附近及南兖州發布赦免令，赦免本來是寬宥隨從崔慧景反叛的黨羽，但法珍等群凶執行起來，却是刑罰不依照朝廷的詔令。無罪但家室富有的，不管有赦令，没有人不被殺戮，籍没家産；而與賊首慧景關係很深爲之竭力報效但家室貧窮的，却没有一人受到處罰。始安王及顯達反叛平定後就已經是這樣處理，及至慧景事平又是這樣。有人對王咺之説："朝廷赦令没有信用，民情大有怒氣。"咺之説："朝廷還會再下赦令。"再下赦令，這些小人們像原先一樣執行。

帝自群公誅後，無復忌憚，無日不游走。所幸潘妃本姓俞名尼子，王敬則伎也。或云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曰潘，其父寶慶亦從改焉。帝呼寶慶及法珍爲阿丈，蟲兒及東冶營兵俞靈韻爲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帝躬自汲水，助厨人作膳，爲市中雜語以爲諧謔。又帝輕騎戎服往諸刀敕家游宴，有吉凶輒往

皇上自從誅滅那些反叛的官員後，再也没有什麽可害怕的了，無日不在外游蕩。他所寵幸的潘妃本來姓俞名尼子，是王敬則的家妓。又説宋文帝有潘妃，在位三十年，於是改姓潘，她父親寶慶也跟着改姓潘。皇上稱呼寶慶和法珍爲阿丈，稱呼蟲兒和東冶營兵俞靈韻爲阿兄。皇上和法珍曾一道到寶慶家作客，皇上親自到井邊打水，幫助厨師做飯菜，説市井中俚語開玩笑。而且皇上還輕騎戎裝到那些刀敕家中游玩歡宴，刀

慶吊。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號爲倀子，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蟲兒之徒亦下之。控制大臣，移易敕詔，乃至騎馬入殿，詆呵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其佐成昏亂者：法珍、蟲兒及王咺之、俞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徐僧重、時崇濟、芮安泰、劉文泰、吕文慶、胡輝光、繆買養、章道之、楊敬子、李粲之、周管之、范曇濟、石曇悅、張惡奴、王勝公、王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凡三十一人。又有奄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王竺兒、隨要、袁係世等十人。梁武平建鄴，皆誅。又朱興光爲茹法珍所疾，得罪被繫，豐勇之與王珍國相知，行殺皆免。初，左右刀敕之徒悉號爲鬼，宫中訛云："趙鬼食鴨劘，諸鬼盡著調。"當時莫解。梁武平建鄴，東昏死，群小一時誅滅，故稱爲諸鬼也。俗間以細銼肉糅以薑桂曰劘，意者以凶黨皆當細銼而烹之也。

敕家有吉凶事，皇上馬上就去慶賀或慰問。宦官王寶孫十三四歲，號爲倀子，最得寵，參預朝政，即使是王咺之、梅蟲兒之徒也比不上他。他還能控制大臣，修改皇上的詔令，以致騎馬上殿，責駡天子。當朝公卿大臣見到他，無人不害怕屏息。那些助成皇上昏亂無道的人是：茹法珍、梅蟲兒及王咺之、俞寶慶、俞靈韻、祝靈勇、范亮之、徐僧重、時崇濟、芮安泰、劉文泰、吕文慶、胡輝光、繆買養、章道之、楊敬子、李粲之、周管之、范曇濟、石曇悅、張惡奴、王勝公、王懷藻、梅師濟、鄒伯兒、史元益、王靈範、席休文、解滂以及太史令駱文叔、大巫朱光尚，一共三十一人。又有宦官王寶孫、王法昭、許朗之、許伯孫、方佛念、馬僧猛、盛劭、王竺兒、隨要、袁係世等十人。梁武帝平定建鄴後，這些凶人都被誅殺。又有朱興光是茹法珍所痛恨的人，并獲罪被關押，豐勇之與王珍國交情好，這兩個人將要被殺時受到赦免。當初，皇上左右的刀敕之徒都有别號叫做"鬼"，宫中流傳着這樣的話："趙鬼食鴨劘，諸鬼盡著調。"當時無人能懂此意。梁武帝平定建鄴，東昏侯死，這群小人一時全部誅滅，所以稱之爲諸鬼。民間將肉剁得很細并糅進生薑、桂皮叫做"劘"，意思是群凶都應受到細細地剁并且烹煮的懲罰。

周石珍

周石珍，建康之廝隸也，世以販絹爲業。梁天監中，稍遷至宣傳左右。身長七尺，頗閑應對，後遂至制局監，帶開陽令。歷位直閤將軍。太清三年，封南豐縣侯，猶領制局。臺城未陷，已射書與侯景相結，門初開，石珍猶侍左右。時賊遣其徒入直殿内，或驅驢馬出入殿庭。武帝方坐文德殿，怪問之，石珍曰："皆丞相甲士。"上曰："何物丞相?"對曰："侯丞相。"上怒叱之曰："是名侯景，何謂丞相!"石珍求媚於賊，乃養其黨田遷以爲己子，遷亦父事之。景篡

周石珍，建康城内平民出身，世代以賣絹爲業。梁武帝天監年間，漸漸升遷爲宣傳左右之類小官。石珍身高七尺，善於隨機應答，後來就鑽營到制局監，兼開陽令。逐漸升至直閤將軍。梁武帝太清三年，封爲南豐縣侯，仍舊領制局監。侯景反叛，兵入建康，圍困皇宫，臺城尚未破時，石珍就已經從城中射書信到賊營與侯景勾結，宫門被打破之初，石珍還假惺惺地侍候在梁武帝身邊。當時侯景派其黨羽進入殿内守衛，有的人趕着驢馬出入殿庭。武帝正坐在文德殿，奇怪地問石珍是怎麽回事，石珍説："都是丞相的軍隊。"皇上説："什麽丞相?"回答説"侯丞相"。武帝憤怒地斥責説："就是侯景，怎麽稱丞

位，制度羽儀皆石珍自出。景平後，及中書舍人嚴亶等送于江陵。

亶本爲齋監，居臺省積久，多閑故實。在賊居要，亞於石珍。及簡文見立，亶學北人著靴上殿，無肅恭之禮。有怪之者，亶曰："吾豈畏劉禪乎。"從景圍巴陵郡，叫曰："荆州那不送降!"及至江陵，將刑于市，泣謂石珍曰："吾等死亦是罪盈。"石珍與其子昇相抱哭。亶謂監刑人曰："倩語湘東王，不有廢也，君何以興?"俱腰斬。自是更殺賊黨，以板柙舌，釘釘之，不復得語。

相!"石珍對侯景奴顏卑膝，收養侯景同黨田遷爲自己的義子，田遷也把他當父親事奉。侯景篡位，即位的制度儀式都出自石珍之手。侯景之亂平定後，石珍和中書舍人嚴亶等都被押送江陵。

嚴亶本來任齋監，在皇宫禁省任職很久，很熟悉各種成規。在侯景手下任職，地位僅次於石珍。及至簡文帝即位，嚴亶仿效北方人的習慣，穿靴子上殿，全無肅敬和謙恭的禮節。有人責怪他，嚴亶説："我難道會害怕劉禪。"後隨從侯景圍攻巴陵郡，嚴亶在城外囂張地叫喊："荆州還不快投降!"及至他被押解到江陵，將在鬧市受刑，方纔哭着對石珍説："我們將死，也是惡貫滿盈，罪有應得。"石珍和他的兒子周昇相抱痛哭。嚴亶對監斬人説："請代我告訴湘東王，没有我們製造動亂，他又怎能興起而即位呢?"嚴亶、石珍都被腰斬。從此以後再殺賊黨，都以木板夾住舌頭，并釘上釘子，使他們不能講話。

陸驗　徐驎

陸驗、徐驎，并吴郡吴人。驗少而貧苦，落魄無行。邑人郁吉卿者甚富，驗傾身事之。吉卿貸以錢米，驗借以商販，遂致千金。因出都下，散貲以事權貴。朱异，其邑子也，故嘗有德，遂言於武帝拔之，與徐驎兩人遞爲少府丞、太市令。驗本無藝業，而容貌特醜。先是，外國獻生犀，其形甚陋，故閭里咸謂驗爲生犀。驗、驎并以苛刻爲務，百賈畏之，异尤與之昵，世人謂之三蠹。司農卿傅岐，梗直士也，嘗謂异曰："卿任參國鈞，榮寵如此，比日所聞，鄙穢狼藉，若使聖主發悟，欲免得乎?"异曰："外間謗讟，知之久矣，心苟無愧，何恤人言。"岐謂人曰："朱彦和將死矣，恃諂以求容，肆辯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天奪其鑒，其能久乎。"驗竟以侵削爲能，數年遂登列棘，鳴佩珥貂，并肩英彦。仕至太子右衛率，卒，贈右

陸驗、徐驎，都是吴郡吴人。陸驗年輕時家中貧窮，他整日游蕩不務正業。鄉人郁吉卿家中很富有，陸驗就一心一意地巴結服事吉卿。吉卿借給他錢米，陸驗就以此爲本做生意，漸漸賺了千金。這樣陸驗就到了京城，散財賄賂以結交服事權貴要人。朱异，是陸驗的同鄉，過去曾經得到陸驗的好處，於是就在梁武帝面前進言推薦選拔，於是陸驗與徐驎就慢慢當上了少府丞、太市令。陸驗没有一點才能特長，而且容貌特别醜陋。起初，外國進獻了生犀牛，其形貌也十分醜陋，因此民間都稱陸驗爲生犀。陸驗和徐驎任職中都以苛薄爲本領，所以衆商人都害怕他們，而朱异却特别同他們親密，世人稱他們三人爲三隻蠹蟲。司農卿傅岐，是一位耿直的官員，曾對朱异説："卿參與執掌國家權柄重任，有如此的榮耀和寵信，但近日來我聽到關於你的傳聞，實在是低下污濁不堪，假如讓聖明的主上發現，你還逃得了處罰嗎?"朱异説："外面對我的誹謗，早就知道了，但是假使自己心中無愧，何必怕人議論。"傅岐對旁人説："朱彦和快要死了，他恃仗諂媚取悦主上，强詞奪理地拒絶别人勸説，聞聽

衛將軍。遠近聞其死，莫不快之。

到大難將至而不恐懼，知道是做壞事但又不改，這是天剥奪了他的鑒戒，又豈能長久呢?”陸驗竟然以善於侵凌掠奪百姓爲本領，數年内居然位登公卿，身佩寶玉，帽插貂尾，與當朝英俊人物并列。官至太子右衛率，死後，追贈右衛將軍稱號。但遠近人們聽説他死了，無不拍手稱快。

驎素爲邵陵王綸所憾，太清二年，爲綸所殺。

徐驎向來爲邵陵王蕭綸所仇恨，武帝太清二年，被蕭綸殺了。

司馬申

司馬申字季和，河内温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户郎。

司馬申字季和，河内温人。祖父司馬慧遠，任梁都水使者。父親司馬玄通，任梁尚書左户郎。

申早有風鑒，十四便善弈棋。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呼與棋。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游處。太清之難，父母俱没，因此自誓，擔土菜食終身。

司馬申年少時就頗有高見卓識，十四歲就很會下棋。曾有一次跟着父親去探望吏部尚書到溉，當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都在座，到溉唤司馬申同他下棋。下棋時，司馬申常常有奇妙之招，朱异在旁觀看很是驚奇，因此以後就帶着司馬申一起交游相處。梁武帝太清年間，侯景作亂，司馬申的父母親都死去了，爲此，司馬申發誓，要終生擔土爲父母堆墳，吃素爲父母守孝。

梁元帝承制，累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策，皆見行用。僧辯嘆曰:“此生要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横救至，賊乃退。僧辯顧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虚言哉。”

梁元帝即位，司馬申又連續升遷爲鎮西外兵記室參軍。侯景侵犯郢州時，司馬申隨都督王僧辯守巴陵，司馬申每次獻策，都被王僧辯采納。僧辯感嘆説:“這個年輕人，腰挂弓箭，騎馬衝鋒可能不是他的所長，假如派他領兵守城，必定可建奇功。”王僧辯在討伐陸納時，當時賊軍忽然間衝到，僧辯左右的軍士都潰逃，惟有司馬申親自以身體掩護僧辯，以盾牌遮掩前進，正逢裴之横的救兵到了，賊軍纔退走。僧辯看着司馬申笑着説:“仁義人必有勇氣，這話怎能是假的呢?”

陳太建中，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集于縣庭。復爲東宫通事舍人。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後主深嘉焉。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招縣伯，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右衛將軍。歷事三

陳宣帝太建年間，司馬申任秣陵令，任職期間以清廉能幹見於記載，有白雀集於縣衙的庭院。又任東宫通事舍人。叔陵起事反叛，事未成功，出宫想占據東府，司馬申馳馬召右衛將軍蕭摩訶率兵先到，追擊叔陵將他斬首，陳後主大爲嘉獎。因此功績，司馬申被任命爲太子左衛率，封文招縣伯，兼中書通事舍人。又升爲右衛將

帝，内掌機密，頗作威福。性忍害，好飛書以譖毀，朝之端士，遍罹其殃。參預謀謨，乃於外宣説，以爲己力，省中秘事，往往泄漏。性又果敢，善應對，能候人主顔色。有忤己者，必以微言譖之；附己者，因機進之。是以朝廷内外，皆從風靡。

軍。先後事奉三個皇帝，掌握機密大事，很是作威作福。生性殘忍毒辣，喜好寫匿名信誣陷别人，朝中正直之士，遍遭他的禍害。他參預國政的謀劃，但又對外宣揚，説成是自己的功勞，因此朝中的秘密，往往從他口中泄露出來。司馬申生性又果敢，善於應對，能觀察皇上的顔色行事。有違逆自己的人，必定在皇上面前秘密進言誣陷他；依附自己的人，則藉機推薦他。因此宫内宫外，都順着他的風而傾倒。

初，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卒，朝廷議以毛喜代之。申慮喜預政，乃短喜於後主曰："喜臣之妻兄，高帝時稱陛下有酒德，請逐去宫臣，陛下寧忘之邪！"喜由是廢錮。又與施文慶、李脱兒比周，譖殺傅縡，奪任忠部曲以配蔡徵、孔範，是以文武解體，至於覆滅。申嘗晝寢於尚書下省，有烏啄其口，流血及地，時論以爲譖賢之效也。

起先，尚書右僕射沈君理死，朝廷上商議打算由毛喜代任此職。司馬申怕毛喜參與朝政，於是在陳後主面前詆毁説："毛喜是臣的内兄，高帝時他曾説陛下您喜歡酗酒，請求趕走您的屬臣，陛下難道忘記了！"因此毛喜也就被廢棄禁錮。司馬申又與施文慶、李脱兒相勾結，誣陷并殺掉了直臣傅縡，又剥奪了任忠的私人軍隊分配給蔡徵、孔範，因此文臣武將失和，最終導致陳朝覆滅。司馬申曾白天在尚書下省官署睡覺，有烏鴉飛來啄他的口，流血於地上，當時人們議論説這是對他誣陷賢者的報應。

後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謚曰忠。及葬，後主自爲製誌銘。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後來又加官散騎常侍，同時仍任右衛將軍、中書通事舍人如前。至德四年死，陳後主悲嘆追思了很久。贈侍中、護軍將軍官銜，進爵位爲侯，謚號爲忠。到下葬時，後主親自爲他寫了墓志銘。他的兒子司馬琇承襲了爵位，官至太子舍人。

施文慶

施文慶，不知何許人也。家本吏門，至文慶好學，頗涉書史。陳後主之在東宫，文慶事焉。及即位，擢爲中書舍人。仍屬叔陵作亂，隋師臨境，軍國事務，多起倉卒，文慶聰敏强記，明閑吏職，心算口占，應時條理，由是大被親幸。又自太建以來，吏道疏簡，百司弛縱，文慶盡其力用，無所縱捨，分官聯事，莫不振懼。又引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景等，云有吏能，後主信之。然并不達大體，督責苛碎，聚斂無厭，王

施文慶，不知是哪裏的人。家世爲小吏，及至文慶，喜好學業，廣讀書史。陳後主爲太子時，文慶就入宫服事他。後主即位後，提拔文慶爲中書舍人。當叔陵起兵作亂時，隋師又逼近國境，軍國事務，十分匆忙，文慶聰明機敏，記憶力强，熟悉朝廷各官的職責，處理事情時，心算口授，及時而有條理，由此而大大地受到皇上的親近寵信。同時，自從陳宣帝太建年間以來，吏治簡略，百官放縱，而文慶能够盡官吏們最大的能力來使用，從不放縱或捨棄他們，分不同的官守負責不同的事務，因此，官員們無不感到緊張和畏懼。又推薦沈客卿、陽惠朗、徐哲、暨慧

公大人，咸共疾之。後主益以文慶爲能，尤更親重，內外衆事，無不任委。累遷太子左衛率，舍人如故。

景等人，説他們有辦事能力，後主也信任他們。然而文慶并不識大體，對下屬的督察責罰過於苛刻瑣碎，自己聚斂財産，貪得無厭，朝中王公大臣，人人都痛恨他。而後主却更加認爲文慶很能幹，分外親近倚重，內外事務，無一不委托文慶去辦。文慶不斷升遷，官至太子左衛率，仍任中書舍人。

禎明三年，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在職既久，大得人和，後主以其據有上流，陰忌之。自度素與群臣少恩，恐不爲用，無所任者，乃擢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配以精兵，欲令西上，仍徵叔文還朝。文慶深喜其事，然懼居外，後執事者持己短長，因進其黨沈客卿以自代。未發間，二人共掌機密。

禎明三年，湘州刺史晉熙王陳叔文在職已久，深受百姓擁戴，後主見他占據了長江上游的地區，心中暗暗忌恨防備。後主自料平素對群臣寡恩，恐怕無人會爲自己效力，没有什麽人好任用，於是就提升文慶爲都督、湘州刺史，并配置精鋭軍隊，想令文慶西上湘州就任，同時召陳叔文回朝。文慶對這一任命很高興，然而又怕自己出京任職，後來在朝中掌權的人會抓住自己的錯處，就推薦黨羽沈客卿代任自己的原職。事情在未被發現以前，與客卿二人共掌朝廷機密大事。

時隋軍大舉，分道而進，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及文武群臣共議，請於京口、采石各置兵五千，并出金翅二百，緣江上下，以爲防備。文慶恐無兵從己，廢其述職，而客卿又利文慶之任己得專權，俱言於朝曰：“必有論議，不假面陳，但作文啓，即爲通奏。”憲等以爲然。二人齎啓入白後主曰：“此是常事，邊城將帥，足以當之。若出人船，必恐驚擾。”

當時隋軍大舉南侵，分幾路進發，尚書僕射袁憲、驃騎將軍蕭摩訶以及文武群臣共同商議，請求在京口、采石等地各安置五千軍隊，并出戰船二百隻，沿江上下巡邏，以作防範。文慶怕這樣一來就没有軍隊跟着自己到湘州，那麽自己任湘州刺史一事就要作罷，而沈客卿又想得到文慶在朝中的職務以便自己專權，於是二人一起在朝中説：“對此事我們一定有議論，但來不及同你們當面陳説，衹寫了奏章，馬上向皇上啓奏。”袁憲等人也同意了。於是二人帶着奏章入宫見後主説：“這是件很平常的事，邊境的將帥，完全能够抵擋。假若派兵派船，必然會造成驚擾。”

及隋軍臨江，間諜驟至，憲等殷勤奏請，至于再三。文慶等曰：“元會將逼，南郊之日，太子多從，今若出兵，事便廢闕。”後主曰：“今且出兵，若北邊無事，因以水軍從郊，何爲不可。”又對曰：“如此，則聲聞鄰境，便謂國弱。”後又以貨動江總，總內爲之游説，後主重違其意，而迫群官之請，乃令付外詳議，又抑憲等，由是未决，而隋師濟江。

及至隋軍到了長江北岸邊，隋軍的偵探也屢次渡江刺探軍情，袁憲等人多次詞意懇切地奏請後主出兵。文慶等却説：“一歲之首的君臣大會就要到了，皇上在南郊祭天的那一天，皇子也都跟從，如今假若要出兵，那麽這些盛會就辦不成了。”後主説：“如今暫且出兵，假若江北無事，就以水軍跟從護衛去南郊祭天，又爲什麽不可以？”文慶又回答説：“這樣做就會傳聞到鄰國，人家就會説我國力量薄弱。”後來又以財貨打動江總，江總又在宫內爲他游説，後主拿不定主

意，但又迫於衆官的請求，於是下令交付外廷詳細商議，後來又壓抑了袁憲等人的意見，因此遲遲没有拿出决策，而這時隋軍已經渡過長江。

後主性怯懦，不達軍事，晝夜啼泣，臺内處分，一以委之。文慶既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曰："此等怏怏，素不服官，迫此事機，那可專信。"凡有所啓請，經略之計，并皆不行。尋敕文慶領兵頓于樂游苑。陳亡，隋晋王廣以文慶受委不忠，曲爲諂佞，以蔽耳目，比黨數人，并於石闕前斬之，以謝百姓。

後主生性軟弱膽怯，不懂軍事，衹知道白天黑夜地哭泣，朝内事務的處理，全部委托給文慶辦。文慶既已知道朝中諸將都十分痛恨自己，又怕將領們立功，於是就奏請皇上："這些武官都是倔强不服氣的人，素來不服從皇上，在此形勢緊迫之時，哪裏可以專門相信他們。"因此，皇上對諸將的啓奏、軍事籌劃，都不批准執行。不久又令文慶領兵駐扎在樂游苑。陳滅之後，隋朝晋王楊廣認爲文慶受到皇上的重用而不忠心，專門做諂媚討好不正派的事，以遮蔽皇上的耳目，文慶及同黨數人，都在石城前斬首，以向百姓謝罪。

沈客卿

沈客卿，吴興武康人也。美風采，善談論，博涉群書，與施文慶少相親昵。仕陳，累遷至尚書儀曹郎。聰明有口辯，頗知故事。每朝廷體式，吉凶儀注，凡所疑議，客卿斟酌裁斷，理雖有不經，而衆莫能屈，事多施行。

沈客卿，吴興武康人。客卿風度很美，善於交談，博覽群書，與施文慶從小關係親密。在陳作官，不斷升遷任尚書儀曹郎。爲人聰明有口才，很熟悉前朝的典章制度。凡是朝廷的體制，吉凶事務的禮節制度，其中有疑問的地方，都由客卿斟酌决定，他的道理雖然没有根據，但是大家也不能使他屈從，所以事情多依他的决定施行。

至德初，以爲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金帛局。以舊制軍人士人，二品清官，并無關市之税。後主盛修宫室，窮極耳目，府庫空虚，有所興造，恒苦不給。客卿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奏請不問士庶，并責關市之估，而又增重其舊。於是以陽惠朗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領，毫厘不差，糾讁嚴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總以督之，每歲所入，過於常格數十倍，後主大悦。尋加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舍人如故。惠朗、慧景奉朝請。

至德初年，朝廷任他爲中書舍人，兼步兵校尉，掌管金帛局。按照過去的制度，不論是文臣或武臣，任此職務，都是官階二品的政事清寒之職，并没有在市場上徵税的權力。而後主大修宫室，窮盡耳目之娱樂，國庫空虚，在大興土木時，常常苦於資金不够。客卿就常常巧立名目，一心以侵占掠奪百姓爲務，奏請皇上批准，對百姓不分貴賤貧富，都要徵收市場税金，而且又在原先的數目上大大增加。於是任陽惠朗爲太市令，暨慧景爲尚書金、倉都令史。這二人小吏出身，對賬簿的核查，毫厘不差，對下的督察責罰又苛嚴急迫，百姓都十分怨恨。而客卿官居舍人，總管這件事，每年的收入，超過常例數十倍，後主大喜。不久加封客卿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仍任舍人。惠朗、慧景二人封爲奉朝請。

禎明三年，客卿遂與文慶俱掌機密。隋師至，文慶出頓樂游苑，内外事客卿總焉。臺城失守，隋晉王以客卿重賦厚斂，以悦於上，與文慶、暨慧景、陽惠朗等，俱斬於石闕前。

後主禎明三年，客卿就與施文慶同掌機密大事。隋軍已至，文慶領兵駐扎樂游苑，朝廷内外事宜由客卿總管。臺城失守後，客卿等被隋軍俘虜，隋晉王認爲客卿對百姓搜刮苛捐雜税，用來取悦皇上，因此將客卿與文慶、暨慧景、陽惠朗等人，都斬於石闕前。

徐哲，不知何許人，施文慶引爲制局監，掌刑法，亦與客卿同誅。

徐哲，不知是何處人，施文慶推薦他爲制局監，執掌刑法，也與客卿一道被處死。

孔範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景偉，齊散騎常侍。祖滔，梁海鹽令。父岱，歷職清顯。

孔範字法言，會稽山陰人。曾祖父孔景偉，爲齊散騎常侍。祖父孔滔，梁朝海鹽令，父親孔岱，長期擔任清要顯貴的職務。

範少好學，博涉書史。陳太建中，位宣惠江夏王長史。後主即位，爲都官尚書，與江總等并爲狎客。範容止都雅，文章贍麗，又善五言詩，尤見親愛。後主性愚狠，惡聞過失，每有惡事，範必曲爲文飾，稱揚贊美。時孔貴人絶愛幸，範與孔氏結爲兄妹，寵遇優渥，言聽計從。朝廷公卿咸畏範，範因驕矜，以爲文武才能舉朝莫及。從容白後主曰："外間諸將，起自行伍，匹夫敵耳。深見遠慮，豈其所知。"後主以問施文慶，文慶畏範，益以爲然。自是將帥微有過失，即奪其兵，分配文吏。

孔範自幼好學，廣泛閲讀書史。陳宣帝太建年間，任宣惠將軍江夏王陳伯義長史。陳後主即位後，爲都官尚書，與江總等人都是皇上的親昵客。孔範舉止儀容高雅，文章也寫得内容豐富，文采華麗，又擅長五言詩，後主對他尤其寵愛。後主生性愚昧狠毒，不願聽自己的過失，每當做了壞事，孔範必定歪曲事實，文過飾非，反而加以稱揚贊賞。當時孔貴人最受寵愛，孔範就與她結爲兄妹，因而後主對他的榮寵就更加優厚，言聽計從。朝廷上公卿大臣都害怕孔範，孔範也因此驕矜自大，以爲自己的文才武略，滿朝文武大臣都比不上。孔範曾慫恿後主説："外面的將領，都是行伍出身，徒有匹夫之勇，深謀遠慮，豈是他們懂得的。"後主以他所説的話問施文慶，文慶懼怕孔範，更認爲孔範説得很對。從此以後，將帥們稍有過失，就奪去兵權，分配到公府作文吏。

隋師將濟江，群官請爲備防，文慶沮壞之，後主未决。範奏曰："長江天塹，古來限隔，虜軍豈能飛度？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自恨位卑，虜若能來，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因死去。"後主笑以爲然，故不深備。

隋朝的軍隊即將渡過長江，群臣請後主早作防備，施文慶從中阻撓，使後主遲疑不决。孔範上奏説："長江天塹，自古以來就是兩岸的阻隔，北虜之軍豈能飛渡？邊將們貪圖立功，僞稱邊境危急。我遺憾自己地位卑下，敵軍若是來犯，我一定要立功疆場，争取進位太尉公。"有人胡説見到隋軍的馬死了，孔範怕後主得知隋軍臨江的事實，忙説："這是我們的馬，怎麽死了。"後主聽後高興地笑了，以爲他説的是實情，所以不認真防備。

尋而隋將賀若弼陷南徐州，執城主莊元始，韓擒陷南豫州，敗水軍都督高文泰。範與中領軍魯廣達頓于白塔寺。後主多出金帛，募人立功，範素於武士不接，莫有至者，唯負販輕薄多從之，高麗、百濟、崑崙諸夷并受督。時任蠻奴請不戰，而己度江攻其大軍。又司馬消難言於後主曰："弼若登高舉烽，與韓擒相應，鼓聲交震，人情必離。請急遣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質其妻子，重其賞賜。陛下以精兵萬人，守城莫出。不過十日，食盡，二將之頭可致闕下。"範冀欲立功，志在於戰，乃曰："司馬消難狼子野心，任蠻奴淮南傖士，語并不可信。"事遂不行。

不久隋將賀若弼攻陷南徐州，俘虜了城主莊元始，韓擒虎攻陷南豫州，擊敗了水軍都督高文泰。此時孔範與中領軍魯廣達屯兵白塔寺。後主拿出大量金帛，招募士兵，以保建康。孔範素來不與武士結交，因此没有人來投軍，衹有一些小販或游手好閑的輕薄之徒追隨他，衹得以高麗、百濟、崑崙等外國軍隊讓他指揮。當時任蠻奴勸孔範不要出戰，由他單獨領兵渡江攻打敵人大軍。又有司馬消難對後主説："賀若弼如果登上高地，燃起烽火，與韓擒虎遥相呼應，此時戰鼓震天動地，我方人心必然離散。請皇上火速發兵，北據蔣山，南斷淮水，扣留將士的妻室兒女爲人質，又給他們重賞。而陛下親率精兵萬人，守城不出。這樣不過十天，敵軍的糧草用盡，賀若弼和韓擒虎這兩個敵將的頭就可獻到宫門前。"而孔範急於立功，决心要與隋軍决戰，於是對後主説："司馬消難是狼子野心，任蠻奴是淮南蠻人，他們的話不可信。"於是他們的建議没有被采納。

隋軍既逼，蠻奴又欲爲持久計，範又奏："請作一决，當爲官勒石燕然。"後主從之。明日，範以其徒居中，以抗隋師，未陣而北，範脱身遁免。尋與後主俱入長安。

隋軍已經逼近，任蠻奴又想提出持久抗戰之計，孔範又上奏説："請皇上讓我决一死戰，我一定要像漢將竇憲抗擊凶奴，在燕然山刻石記功一樣，爲皇上建立大功。"後主聽從了他的話，同意一戰。次日，孔範率領他的黨徒居於隊伍中間，抗擊隋師，尚未擺好陣勢就倉皇敗退，孔範也脱身逃走。不久與後主一同被俘入長安。

王瑳　王儀　沈瓘

初，晉王廣所戮陳五佞人，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過惡未彰，故免。及至長安，事并露，隋文帝以其奸佞諂惑，并暴其過惡，名爲四罪人，流之遠裔，以謝吴、越之人。瑳、儀并琅邪人。瑳刻薄貪鄙，忌害才能。儀候意承顔，傾巧側媚，又獻其二女，以求親昵。瓘險慘苛酷，發言邪諂，故同罪焉。

起初，晉王楊廣平建安，誅殺了陳的五個佞臣，孔範與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瓘，罪惡還未暴露，故免於誅殺。被俘入長安後，事情一齊暴露，隋文帝因他們奸佞諂媚，迷惑後主，就公布他們的罪惡，稱爲"四罪人"，流放到邊遠之地，以此來向吴、越的人民謝罪。王瑳、王儀都是琅邪人。王瑳刻薄貪婪，忌才害能。王儀常揣摩皇上的心意，察顔觀色，看風使舵，以不正當手段求媚於皇上，又貢獻其兩個女兒給後主，以求取得皇上的親昵。沈瓘陰險慘毒，苛暴殘酷，説話奸邪諂媚，所以將他們一同治罪。

論曰：自宋中世以來，宰御朝政，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恒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至於冠冕搢紳，任疏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事有所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竭忠盡節，仕子恒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疏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疏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故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坐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睹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逾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卧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武候還麾，遮迾清道，神行按轡，督察往來，馳騖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呵，恣於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奸僞非一，書死爲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爲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嬙媛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琁池碧梁，魚龍雀馬之玩，莫不充牣錦室，照徹青雲，害政傷人，於斯爲切。況乎主幼時昏，讒慝亦何可勝紀也。

論曰：自從宋中葉以來，都由皇帝寵幸的近臣主宰朝政，朝中事無巨細，都不交朝官處理。尚書各省都由近臣來任主管，同時還聯係着九卿六府，由近臣的副職掌權。至於朝廷百官，則被皇上疏遠，百官們每天奏請皇上的事務既没有了，那麼爲朝廷奔走的辛勞也就不存在。朝中不論秘密或公開的事，都歸近臣擔當。內外事宜的傳達，都出自他們的心意。如果説盡忠盡節，是仕人們長期追求的目標，而量才而用，則是聖明之君莫大的恩典。舊的東西并非本來是舊的，是因爲有了新的纔成了舊的；與君主親密的近臣并非本來就是親密的，是因爲君主與朝臣疏遠纔使他們得以親近。君主與朝臣信任阻隔，情誼就會疏遠，無論表現如何不同，其結果是相同的，這樣權力必然歸於受寵幸的近臣，異代都是一個樣子。因此近臣們可以頭戴冠纓，腰插笏板，從早至晚跟隨侍候皇上，仰望內廷而引領聳身，陪坐花檻而翹首高瞻，探求主上施恩之色，也熟悉主上的發威之容。潛移默化，久而久之更爲皇上信任。他們憑藉國家權力之重，掌握着國政的關鍵。君主長期主宰國家，把握國柄，賞罰的事宜太多，哪裏能没有疏漏之處。皇上在內宮的一舉一動，一咳一唾，近臣們必然最先知曉。所以他們可以在皇上身邊窺測進退之機，在皇上休息時竊得機要之秘，穩坐而獲取聲威，安卧而名震遠近。日日收取賄賂，年年接納貢品。富貴可比公侯，威勢風行州郡。制局這樣的小部門，居然專管兵力，在皇上所居的深宮內院，統領精鋭的羽林軍隊，負責警衛。至於主帥出師，大將還朝，由制局監負責周迾遮攔，清除道路，制局監的近臣有時拉着馬繮繩，神氣活現地來往巡查，有時又駕車飛馳，指揮各部人馬。他們又親自處理公文書牘，總領所轄事務，口中發出的指示就是規矩。假若是徵召分派兵役工役的事，不論遠近甘苦，都决定於外監的心意；貶辱責駡，也恣意於典事之口。近臣們可以將朝廷的詔令文書壓抑或拖延，這樣奸僞之事决不止一次。又可以下令使判死罪的人復生，因此到府中請托的人很多，熱

鬧如市場。他們一手收賄金，一手下文書，一切都爲了金錢利禄。因此，他們的府第如同玉署，家裏號稱金穴。美貌的侍女，彈奏着燕、秦、蔡、鄭的音樂；玉池碧梁，集中了魚、龍、雀、馬之類的玩物。這些寶貝，没有一件不是充實在他們的華屋，光彩照耀青雲，害國害民，在此更爲深重。更何况皇上年幼，國事昏亂，這些時期，奸僞讒巧的近臣實在不可勝記。

南史卷七十八

列傳第六十八

夷貊(上)

海南諸國　西南夷

海南諸國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或四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過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鮮，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梁，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往往至矣。今采其風俗粗著者列爲《海南》云。

海南各國，大都在交州以南以及西南的大海洲上，各國相隔有的有四五千里，最遠的相隔有二三萬里。其西部與西域各國接壤。漢元鼎年間，派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發百越，在那裏建置了日南郡。那些境外各國，自漢武帝以來，都來入朝貢獻當地土産。後漢桓帝時代，大秦、天竺等國都由這條道路派遣使者入朝貢獻。到吳國孫權時，曾派遣宣化從事朱應和中郎康泰出使海南各國。他們所經過的以及傳聞聽到的國家有一百數十個，於是爲各國立了記傳。晉代海外諸國與中原交往的很少，因此史官没有記載。到宋、齊以及梁代，海外諸國每逢歲首朝會或進奉貢物時，往往乘海船而來。如今采輯那些風俗較爲顯著的諸國情況，編列爲《海南傳》。

林邑國

林邑國，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南境，置此縣。其地從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圖夷亦稱王，馬援所植二銅柱，表漢家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玳瑁、貝齒、古貝、沉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

林邑國，本是漢代日南郡象林縣，屬於古越裳國地界。伏波將軍馬援開發南部邊境，設置了此縣。其地域縱横可達六百里。其都城離海一百二十里，離日南郡南部邊界四百餘里，北面與九德郡接壤。其南部邊界，走水路二百餘里，有個西圖夷國，也自稱爲王，馬援所樹兩個銅柱，是漢家邊界處的標識。林邑國内有金山，其山石都是赤色的，石頭經過冶煉能够得到金子。石頭所含金屬礦物在夜間則飛出光亮來，形狀像螢火。那裏還出産玳瑁、貝齒、古貝、沉木香。古

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沉木香者，土人斫斷，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曰沉香，次浮者棧香。

貝是一種樹的名字，它的花成熟時像鵝毳，抽其頭緒紡成綫可以織布，其布與紵麻布没什麽不同。也可以染成各種顔色，織成花布。沉木香，當地居民把它砍斷，積存一年，樹皮朽爛而樹心、樹節仍然完好，把它放到水中就會沉下去，所以稱爲沉香，後又浮起來的稱爲棧香。

漢末大亂，功曹區連殺縣令，自立爲王。數世，其後王無嗣，外甥范熊代立，死，子逸嗣。晋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范文篡立。范文本日南西卷縣夷帥范幼家奴，嘗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化而爲鐵，因以鑄刀。刀成，范文向石咒曰："若斫石破者，范文當王此國。"因斫石如斷芻藁，范文心異之。范幼嘗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宫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言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范文僞於鄰國迓王子，置毒於漿中殺之，遂脅國人自立。

漢朝末年，天下大亂，功曹區連殺掉縣令，自立爲王。數世之後，因後代君王没有子嗣，由外甥范熊代立爲王，范熊死後，其子范逸繼承王位。晋成帝咸康三年范逸死，奴僕范文篡權自立。范文本來是日南西卷縣夷帥范幼的家奴，他曾在山澗牧牛，得到兩條鱧魚又變成了鐵，於是就用來鑄刀。刀鑄成後，范文對着石祈禱説："如果能砍破石頭，我當在此國稱王。"於是砍斫石頭就像斬斷禾草一樣，范文内心感到非常驚異。范幼曾派范文到林邑做生意，於是他就教林邑王建造宫室，製作兵車器械，林邑王非常寵信他。後來他就進讒言陷害諸位王子，迫使諸王子逃奔到其他國家。林邑王死時身邊没有子嗣，范文僞稱到鄰國迎接王子，却暗中把毒藥放入酒中毒殺了王子，隨後就脅迫國人自立爲王。

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戢、謝幼前後監日南郡，并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侯覽爲太守，侵刻尤盛。林邑素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人之怨，襲殺覽，以其尸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滅之，進寇九德郡，害吏人。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横山爲界。藩不許。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温遣督護滕畯、九真太守灌邃討之，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九德諸郡，無歲不至，殺傷甚多，交州遂致虚弱。

當時交州刺史姜莊派他的親信韓戢、謝幼先後到日南郡爲監郡，二人都非常貪婪殘暴，各國都厭恨他們。晋穆帝永和三年，朝廷派遣夏侯覽爲日南太守，但他掠奪欺凌的行爲更加嚴重。林邑境内缺乏田地，因而貪戀日南郡土地的肥沃，常常想占爲己有。此時，范文利用人們的怨恨，襲擊殺死了夏侯覽，并以其尸體祭天。然後在日南郡駐留了三年，纔返回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來派遣督護劉雄駐守日南郡，范文又消滅了劉雄，并進犯九德郡，殺害了那裏的官吏。范文派使者告訴朱藩説，希望以日南郡北境的横山爲邊界。朱藩没有同意。范文回到林邑，隨即又屯兵日南郡。范文死後，他的兒子范佛即位，仍然屯留日南。征西將軍桓温派遣督護滕畯、九真太守灌邃征討范佛，追至林邑，范佛纔請求投降。安帝隆安三年，范佛的孫子須達再次侵犯日南、九德諸郡，没有一年不來侵擾，殺傷甚多，交州於是日益衰弱。

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携母出奔。敵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驎固諫不從。其甥立而殺藏驎，藏驎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同母異父弟曰文敵。文敵復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陽邁初在孕，其母夢生兒，有人以金席藉之，其色光麗。夷人謂金之精者爲陽邁，若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爲名。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曰陽邁。

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干闌。門户皆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横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者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傘，以古貝爲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婿見婦，握手相付，咒曰“吉利吉利”爲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

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帥兵赴討，攻區粟城不剋，乃引還。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每遣使貢獻，獻亦陋薄，而寇盜不已。文帝忿其違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慤伐

須達死後，其子敵真即位，敵真的弟弟敵鎧帶着母親出逃。敵真追恨自己不能容納母親和弟弟，於是捨棄國家遠走天竺，把王位禪讓給他的外甥。國相藏驎極力諫止，他也不聽。他的外甥即位後殺掉藏驎，藏驎之子又攻殺了他的外甥，而立敵鎧的同母異父弟文敵爲王。文敵又被扶南王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定叛亂後，自立爲王。范諸農死後，其子范陽邁即位。范陽邁之母在懷孕之初，曾夢見生子之時有人用金席給他做墊子，色彩光艷明麗。夷人説金之精者稱爲陽邁，就像中原稱上等黄金爲紫磨一樣，於是就以陽邁爲名。宋永初二年，陽邁派遣使者來貢獻當地土産，朝廷封陽邁爲林邑王。陽邁死後，其子范咄即位，因仰慕其父，又稱自己爲陽邁。

林邑國的風俗，居住的地方爲閣，稱爲干闌。門窗都向北開。以樹葉爲紙書寫。男女都用横幅的古貝布繞在腰以下，稱爲干漫，或者叫都漫。戴着穿耳小耳環。高貴者穿着皮鞋，低賤者光脚而行。從林邑、扶南以南各國都是如此。其國王穿着法服，佩戴瓔珞，如同佛像的裝飾一樣。出則乘坐大象，吹海螺擊鼓，罩着古貝布傘，并用古貝布爲幡旗。國内不設置刑法，有罪之人則讓大象踩踏而死。其國大姓號稱婆羅門，嫁娶必在八月。女方先向男方求婚，這是因爲其俗以男爲賤而以女爲貴。同姓之間可以互通婚姻。讓婆羅門引女婿見媳婦，握着他們的手互相交付給對方，然後祝頌説“吉利吉利”就完成婚禮。死了的人，到野外焚燒，稱爲火葬。寡婦獨自生活，則披散頭髮直至年老。國王信奉尼乾道，鑄造金銀人像，有十圍大小。

元嘉初年，陽邁進犯日南、九德各郡，交州刺史杜弘文準備興兵討伐他，後聽説將調任纔停止出兵。元嘉八年，陽邁又進犯九德郡，進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派遣隊主相道生率兵去討伐，進攻區粟城没有攻克，於是引兵而返。元嘉十二年、十五年、十六年、十八年，陽邁也常派遣使者前來貢獻當地土産，但所貢之物非常鄙陋微薄，而且還不斷地來進犯騷擾。宋文帝憎恨其邪違傲慢，於元嘉二十三年，派交州刺史檀和

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爲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所略日南户。其大臣䓿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城剋之，乘勝即剋林邑，陽邁父子并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黄金數十萬斤。

之、振武將軍宗慤去討伐陽邁。檀和之派遣司馬蕭景憲爲前鋒，陽邁聽到後十分害怕，想要送來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并歸還所掠奪的日南民户，但其大臣䓿僧達進諫阻止了他。於是陽邁就派遣大帥范扶龍戍守北界的區粟城。蕭景憲攻克了區粟城，又乘勝攻克了林邑，陽邁父子獨自脱身逃跑。所繳獲的林邑的奇珍異物，都是不知其名的珍寶。又熔化了林邑的金人，得黄金數十萬斤。

和之，高平金鄉人，檀憑之子也。以功封雲杜縣子。孝建三年，爲南兖州刺史，坐酣飲黷貨，迎獄中女子入内，免官禁錮。後病死，見胡神爲祟。追贈左將軍，謚曰襄子。

檀和之是高平金鄉人，檀憑之之子。因功封爲雲杜縣子。宋武帝孝建三年，任南兖州刺史，因犯酗酒和貪污納賄罪，并迎取獄中女子進入内宅，而被免官禁止再做官。後病死，變成胡神出來作祟。朝廷追贈他爲左將軍，賜謚號爲襄子。

孝武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揚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香、布諸物。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贊累遣使貢獻。梁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奉獻白猴，詔加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戌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戌律陁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獻方物。

宋孝武帝孝建二年，林邑國又派遣長史范龍跋奉使命前來貢獻，封范龍跋爲揚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派遣長史范流上表進獻金銀器、香、布等各種物品。宋明帝泰豫元年，林邑國又派遣使者來進獻當地土産。齊永明年間，范文贊多次派遣使者來貢獻當地土産。梁天監九年，范文贊之子范天凱來朝奉獻白猴，梁武帝下詔賜封他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范天凱死，其子弼毳跋摩即位，上表貢獻當地土産。普通七年，林邑王高戌勝鎧派遣使者來貢獻當地土産，梁武帝下詔賜封他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派遣使者來貢獻當地土産。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戌律陁羅跋摩派遣使者前來貢獻，梁武帝下詔賜封他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六年，又派遣使者來貢獻當地土産。

廣州諸山并狸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爲侵暴，歷世患之。宋孝武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檀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爲高興太守，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南伐，并通朱崖道，并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廣州各山都有狸僚之民，他們種類繁盛，先後多次來侵擾施暴，歷代都非常憎恨他們。宋孝武大明年間，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朝廷，封他爲龍驤將軍。陳檀請求官軍征討那些没有歸附的狸僚之民，朝廷任命陳檀爲高興太守，派遣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到南部征伐，同時開通朱崖道，都没有取得成功，於是他們殺掉陳檀

而返，費沈被送入監獄而死。

扶南國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從西流東入海。其國廣輪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沈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鸚鵡。

扶南國，在日南郡的南部，海西面的大海灣中，距日南有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其都城距大海五百里，國內有一條寬十里的大江，從西向東流入大海。其國土縱橫有三千餘里，土地低窪而平坦廣闊，氣候風俗大體上與林邑國相同。國內出産金、銀、銅、錫、沉木香、象、犀、孔翠、五色鸚鵡。

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并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諸賈人。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易。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

距扶南國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的曲岸上，土地方圓千里。都城距海十里。其國有五位王，都附屬扶南國。頓遜國的東部邊境，常有交州的商賈往來。其西部與天竺、安息等境外各國接壤，往來交易很多。頓遜國的市場是東西方交會之處，每日都有一萬餘人。珍奇寶貴的貨物無所不有，還有一種酒樹，形狀像安石榴，采集酒樹的花汁放置在瓮中，過幾天就成了酒。

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頸長三尺，自古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啖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央限也。國法，刑人并於王前啖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啖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塸，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碗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説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并論善事。

頓遜國之外的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距扶南國八千里。相傳其國王身長一丈二尺，頸長三尺，自古以來長生不死，没有人知道他的年歲。其國王有神靈，國中人的善惡以及將來之事，他都知道，因此没有人敢欺騙國王。在南方他號稱長頸王。其國風俗，人們居住有室屋，穿衣服，吃粳米。其國人的言語與扶南國人稍有不同。其國內有座山出産金，金礦全裸露在石山的表面，數量無限。其國刑法，施刑時人們都到國王面前吃罪人之肉。其國內不接受販貨行商，有去行商的，也殺掉吃肉，因此商旅們不敢到其國去。其國王常居住在樓上，不吃血肉之食，也不事奉鬼神。國王的子孫生死像普通人一樣，衹有國王長生不死。扶南王多次派人送信，與毗騫王書信往來。毗騫王曾送給扶南王供五十人用的純金食器，形狀像圓盤，又像沙堆成的瓦盆，名稱叫做多羅，可容納五升，又有一種像碗的，可容納一升。毗騫王也能用天竺文書寫，書寫可長達三千字，解説宿命的緣由，與佛經相似，并論述善事。

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

又傳説扶南國的東部邊界就是大漲海，海中有個大洲，洲上有個諸薄國。諸薄國東面有個馬

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

扶南國俗本裸，文身被髮，不製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舶入海，遂至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劫取之。混填即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填，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君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并之。乃選子孫中分居諸邑，號曰小王。盤況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作大船窮漲海，開國十餘，闢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鄰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人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攻殺長而代立。更繕國內，起觀閣游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百姓以蕉蔗龜鳥爲禮。

五洲。再從漲海往東去千餘里，就到了自然大洲，洲上有一種樹生長在火中，洲附近的人剝取樹皮，紡績成布，做成手巾，其布與蕉麻布沒什麼不同，衹是顏色稍顯青黑。如果沾上少許污垢，就把它投入火中，會重新變得精美清潔。有的人用它做成燈蕊，點燈時總也燒不盡。

扶南國原來的風俗是人們都裸體，身上畫着花紋，披散着頭髮，不製衣裳，以女人爲王，名字叫柳葉。她年少健壯，像男子一樣。扶南國的南面有個徼國，徼國有位事奉鬼神的人名叫混填。他夢見神賜給他一張弓，并乘坐商人的船進入大海。混填早晨起來之後就去拜謁神廟，在神樹下面得到了弓，於是就依照夢裏的情景乘船入海，來到扶南國的外邑。柳葉手下的人們見到有船來，就想劫掠爲己有。混填於是張開弓射他們的船，箭穿過船的一面，射中了侍者。柳葉非常懼怕，率衆投降了混填，混填就教柳葉穿衣戴帽，形體不再裸露。於是混填就當了該國國君，娶柳葉爲妻，生了兒子分散到七個邑爲王。後來其國王混盤況以欺詐手段離間各邑，使他們相互猜疑對抗，趁機舉兵攻打吞并各邑，然後選派自己的子孫分居各邑，號稱小王。混盤況九十餘歲纔死，立中子盤盤爲王，把國事委託給大將范蔓主持。盤盤爲君三年而死，國人共同推舉范蔓爲國王。范蔓勇武健壯很有權謀，他又以武力攻打周圍國家，各國都歸服了他，於是范蔓就自稱爲扶南大王。他又製造了大船走遍漲海，開通了十餘個國家，開闢了五六千里土地。後來正當要征伐金鄰國時，范蔓生了病，於是就派遣太子金生代替他去征伐。范蔓姐姐的兒子旃趁機篡權殺范蔓自立爲王，又派人去欺騙金生并殺掉他。范蔓死時有個尚未斷乳的幼子名字叫長的僥幸存活下來，范長到二十歲時，就結交國中的壯士，襲擊殺死了旃。旃的大將范尋又攻殺范長而自立爲王。范尋改革整頓了國內政事，蓋起了臺觀樓閣在裏面游戲，從早晨到午後接見三四次客人。百姓們用蕉、蔗、龜、鳥作爲禮物。

國法，無牢獄，有訟者，先齋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

其國的法律是不設牢獄，如有争訟者，先齋戒三日，然後把斧頭燒得極紅，讓争訟者捧着行

又以金鐶、鷄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鰐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喂猛獸及鰐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鰐大者長三丈餘，狀似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獐鹿及人亦啖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

走七步。又把金鐶、鷄卵投入沸水中，令争訟者用手取出來，若是理虧者手就會爛，而有理者則不爛。又在城溝裏飼養鰐魚，門外圈養着猛獸，有罪的人就用他喂猛獸和鰐魚，如果鰐魚猛獸不吃他，則證明他無罪，三日後就放出來。大的鰐魚長三丈多，形體像鼉龍，有四足，嘴長六七尺，兩邊的牙齒鋒利如刀劍，經常食魚，遇到獐鹿和人也吃掉，蒼梧以南以及外國都有鰐魚。

吴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内男子着横幅。横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

吴時，曾派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出使到范尋的國家，其國人仍然赤身裸體，衹有婦人穿着貫頭。康泰、朱應對范尋説："你的國中情況實在很好，衹是人都裸露着讓人感到十分怪異。"范尋於是命令國内男子穿着横幅。横幅，就是如今的干漫。富貴人家就裁剪錦做成横幅，貧苦人家就用布。

晋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獻馴象，詔以勞費停之。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悦，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憍陳如死，後王持梨陁跋摩，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憍陳如闍邪跋摩遣使貢獻。梁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授安南將軍、扶南王。

晋武帝太康年間，范尋開始派遣使者前來貢獻當地土産。晋穆帝升平元年，其王竺旃檀奉表進獻馴象，因其勞民費財晋穆帝下詔停止進獻。其後王憍陳如本是天竺的婆羅門，有位神人對他説他當在扶南爲王，憍陳如内心非常高興，向南來到盤盤。扶南人聽説後，舉國上下欣然擁戴他，并迎接他來立爲王。憍陳如又更改了制度，采用了天竺的法度。憍陳如死後，後王持梨陁跋摩，在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時，都奉表來貢獻當地土産。齊永明年間，王憍陳如闍邪跋摩派遣使者來貢獻當地土産。梁天監二年，跋摩又派遣使者送來珊瑚佛像，并貢獻當地土産，帝下詔任命他爲安南將軍、扶南王。

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叠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爲

其國之人都又醜又黑頭髮卷曲，所居住的地方不挖井，數十家共用一個水池引水汲用。民間習俗信奉天神，天神是用銅鑄成的偶像，二面神有四隻手，四面神有八隻手，每隻手中都持有物品。有的持小兒，有的持鳥獸，有的持日月。國王出入時乘坐大象，嬪妃侍女也同樣。國王坐時偏踞翹膝，左膝垂於地上，面前鋪放白叠，上面擺設金盆香爐。其國風俗，居喪期間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種葬法：水葬就投入江河之中，火

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

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陁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

先是，三年八月，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爲蠡形。按《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宫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帝所得同也。阿育王即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即其一。吴時有尼居其地爲小精舍，孫綝尋毁除之，塔亦同滅。吴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元帝初度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

其後，有西河離石縣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七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録，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并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墜高岩，忽然醒寤。因

葬就焚爲灰燼，土葬就埋於地下，鳥葬就棄於野外。其國人性貪吝不懂禮義，男女之間隨意往來交合。

梁天監十年、十三年，跋摩多次派遣使者前來貢獻，天監十三年，跋摩死。庶子留陁跋摩殺其嫡弟自立爲王。十六年，派遣使者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又派遣使者送來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貢獻火齊珠及鬱金、蘇合等香物。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多次派遣使者貢獻當地土産。大同五年，又派遣使者進獻生犀。又説其國内有佛髮，長一丈二尺。帝下詔派遣沙門釋雲寶隨使者一起去迎取佛髮。

起初，大同三年八月，梁武帝改造阿育王佛塔，從舊塔下挖出舍利及佛指、佛髮，佛髮呈青紺色，衆僧用手牽拉，佛髮隨手的動作長短變化，放開手就卷曲成貝殼的螺紋形。按《僧伽經》："佛髮色青而細，猶如藕莖中的絲。"《佛三昧經》云："我以前在宫中洗頭，用尺量頭髮，長一丈二尺。放手則向右旋，還原成貝殻羅紋形。"這些記載與梁武帝所得到的佛髮完全相同。阿育王即鐵輪王，稱王於閻浮提而統一天下。佛逝世後，一日一夜之間就役使鬼神建造了八萬四千個塔，阿育王塔就是其中之一。吴時有位尼姑在塔邊造了一間小精舍居住，孫綝隨後就把它拆除了，塔也同時倒塌。吴國滅亡後，諸位僧人又在舊地重建了塔。晉元帝渡江之初，又重加修繕。至簡文帝咸安年間，命僧人安法程建造小塔，未及完成就去世了。其弟子僧顯繼續修建，至孝武帝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盤。

後來，西河離石縣有個胡人劉薩何得病突然死亡，但他的心口還有温熱，其家人未敢當時埋葬，經過七日他又蘇醒過來。他説道："被兩個小吏拘録，向西北行走，不知走了多遠。到了十八層地獄，根據罪行的重輕，受各種苦刑。觀世音告訴我説：'你的塵緣未盡，如果能復活，可以去作僧人。在洛下、齊城、丹陽、會稽都有阿育王塔，你可以去禮拜。這樣，你壽終時可以不墮入地獄。'"説完後就像從高山上墜落一樣，

此出家名慧達。游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及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因就禮拜，果是先阿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入一丈，得三石碑，并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髮爪各一枚，髮長數尺。即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加爲三層。即是武帝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環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内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内有金鏤罂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内有琉璃碗，碗内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并爲沈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帝又到寺禮拜，設無礙大會，大赦。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不出，帝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内放光，旋回久之，乃當中而止。帝問大僧正慧念曰："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帝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礙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净，傾都觀屬。所設金銀供具等物，并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爲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帝又至寺設無礙大會，竪二刹，各以金罂，次玉罂，重盛舍利及爪髮内七寶塔内。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刹刹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環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帝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中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脱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

忽然就蘇醒過來。因此出家爲僧，取名爲慧達。慧達外出雲游禮拜佛塔，來到丹陽，却不知塔在何處，等到他登上越城四處觀望，看到長干里有異常之氣，於是就前往禮拜，果然是以前阿育王塔的所在，不斷地放射光輝，因此知道其中必定有舍利。於是招集衆人前來往深處挖掘一丈，得到三塊石碑，都是六尺長。中間一碑下有個鐵函，鐵函中有個銀函，銀函中又有金函，其中盛着三枚舍利以及佛髮佛指各一枚，佛髮長有數尺。於是就把舍利轉移到附近北面與簡文帝所造塔的西側對面所造的一層塔中。十六年，又讓僧人僧尚加增高了三層。這就是武帝所挖開的那座塔。最初挖土四尺，得到龍窟以及前人所施捨的金銀環釧釵鑷等各種雜類寶物。大約深九尺左右就挖到石礅，石礅下有個石函，石函内有個鐵壺，裏面盛着銀坩，銀坩内有個鏤金罌；罌内盛着三顆舍利，大小如粟米粒，圓正光潔。鐵函内還有個琉璃碗，碗内有四顆舍利以及佛髮佛指。佛指有四枚，都呈沉香木色。到了那個月二十七日，武帝又到寺院禮拜，開設無礙大會，大赦天下。這一日用金鉢盛水使舍利漂浮，其中最小的一顆隱蔽不出，武帝行禮跪數十次，舍利纔於鉢内放出光輝，旋轉了很久，就在當中停止。武帝問大僧正慧念説："你見到不可思議的事情了嗎?"慧念回答説："法身永存，安然不動。"武帝説："弟子想求一顆舍利回去供養在宫中。"到九月五日，又在寺中開設無礙大會，派遣皇太子、王侯以及朝廷權貴等前去奉迎。這一天風和日麗，天空晴朗潔净，全都城的人都前去觀禮。所陳設的金銀供具等物，都留在寺中供養，又施錢一千萬作爲寺院的基業。至大同四年九月十五日，武帝又到寺院開設無礙大會，修建兩座佛塔，分别用金罌套入玉罌内，裏面盛着舍利及佛指佛髮，放入七層小寶塔内。又用石函盛着寶塔，分别放入兩座佛塔下，并用王侯妃主以及百姓富室所施捨的金銀環釧等珍寶填充堆積到裏面。大同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院僧人又請武帝到寺中闡發《般若經》題意。當天夜晚兩座佛塔大放光明，詔命鎮東邵陵王蕭綸撰寫寺院的

帝禮拜竟，即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

《大功德碑》文。起初，大同二年改造會稽鄮縣佛塔，開舊塔時挖出了舍利，派光宅寺釋敬脱等四位僧人以及舍人孫照暫時把舍利奉迎到宫中。武帝禮拜完畢之後，即把舍利送還鄮縣，放入新塔之下，此縣的佛塔也是劉薩何所找到的。

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得金像，無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夜中，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取送縣，縣人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珠没水底，得佛光焰，交州送臺，以施於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

晉咸和年間，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看見水邊放出五色光，長有數尺，不知是什麽怪異之物，於是派手下人到放光處尋找，得到一尊金像，没有底座。高悝就下車載着金像回到長干巷口，但牛却不肯進入巷子。高悝就讓駕車人放開牛任它自己行走，牛徑直把車拉到寺廟，高悝於是就把金像留下交給了寺裏的僧人。每到夜間，金像經常大放光明，又聽到空中有金石的聲音。過了一年，臨海的漁夫張係世在海口忽然見到有個銅花的佛像底座浮出水面，就把它送到縣裏，縣裏又把它送到朝廷，然後又把它放到金像底部，宛然相合。到簡文帝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采珍珠潛入水底，得到放光的佛珠，交州把它送到朝廷，放到金像身上，又宛然相合。從咸和年間得到金像，到咸安初年，經歷了三十餘年，佛像底座纔得以完備。

初，高悝得像，後有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逢胡亂，埋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摸寫像形，寺主僧尚慮損金色，謂邃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邃便懇拜請。其夜像即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摸之。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

當初，高悝得到金像之後，有五位西域的胡僧前來見他，説："以前我們在天竺得到阿育王的造像，來到鄴下，恰逢胡人作亂，就把它埋在河邊。如今來尋覓，却找不到了。"這五位僧人曾在同一夜都夢見金像説："已出江東，被高悝所得。"高悝就送這五位僧人到寺廟，他們見到金像後抽泣流涕，金像便放出光芒，照亮了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想要描畫金像的圖形，寺主僧尚擔心損壞金色，就對慧邃説："如果你能讓金像放光，回身面向西方，就可以答應你。"於是慧邃就在金像前下拜懇求。到了夜裏，金像就轉動座位放出光芒，回身面向西方。第二天早晨就允許慧邃描畫金像。金像的底座有外國文字，没有人認識，後來有位三藏法師那跋摩認識這些字，説這是阿育王爲他第四個女兒所造的金像。

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并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

到大同年間，挖出舊塔中的舍利，武帝下令收購寺廟附近的數百家宅地來擴大寺廟的地盤，建造各個堂殿以及瑞像周回閣等等，極其高大衆

經變，并吴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絶。

多。其所繪製的經變，都出於吴人張繇之手。張繇繪畫功夫之精，冠絶當時。

西南夷

訶羅陁國

西南夷訶羅陁國，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二人，表此微心。"

西南夷訶羅陁國，在宋元嘉七年，派遣使者奉表説："承蒙聖主信奉重視佛教三寶，興建佛塔寺院，布滿天下。所以如今派遣使者二人，前來表達微薄的敬謝之心。"

呵羅單國

呵羅單國都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爲世間導，是名如來，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其後爲子所簒奪。十三年，又上表。二十六年，文帝詔曰："呵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并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婆和沙彌獻方物。

呵羅單國的都城在闍婆洲，元嘉七年，派遣使者前來進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品。元嘉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説："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之世尊，時常樂於安隱，有三達六通之能，爲世間之人導引，其名爲如來，因此世人至爲虔誠五體投地向他禮敬。"後來毗沙跋摩被他的兒子簒位奪權。元嘉十三年，又上表。元嘉二十六年，文帝下詔説："呵羅單、婆皇、婆達三國，頻繁地越過遠海，歸服教化，前來納貢，遠國之誠應該加以表彰，可以一并加以封爵授職。"於是派遣使者前去宣讀封爵詔命。元嘉二十九年，又派遣長史婆和沙彌來貢獻當地土産。

婆皇國

婆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婆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文帝策命之爲婆皇國王。二十八年，復遣使貢獻。孝武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獻方物，以那婆智爲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明帝以其長史竺須羅達、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并爲龍驤將軍。

元嘉二十六年，婆皇國國王舍利婆羅跋摩派遣使者來貢獻當地土産四十一種，文帝策命他爲婆皇國王。元嘉二十八年，婆皇國又派遣使者來貢獻。孝武帝孝建三年，又派遣長史竺那婆智奉表來貢獻當地土産，孝武帝封那婆智爲振威將軍。大明三年，貢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明帝泰始二年，又派遣使者來貢獻。明帝封其長史竺須羅達和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婆智并爲龍驤將軍。

婆達國

婆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文帝策命之爲婆達國王。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元嘉二十六年，婆達國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派使者來貢獻當地土産，文帝策命他爲婆達國王。元嘉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又派使者前來貢獻當地土産。

闍婆達國

闍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呵陁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教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脱衆生。我雖在遠，亦沾靈潤。"

元嘉十二年，闍婆達國國王師黎婆達呵陁羅跋摩派使者前來奉表進獻説："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自實行佛教之化，一切種智平安，釋迦牟尼降伏四魔，大徹大悟而成佛，講論佛法，普渡衆生。我國雖在遠方，也沾潤了佛祖的恩澤。"

槃槃國

槃槃國，元嘉、孝建、大明中，并遣使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使使奉表累送佛牙及畫塔，并獻沉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遣使送菩提國舍利及畫塔圖，并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槃槃國，在元嘉、孝建、大明年間都派使者前來貢獻。梁中大通元年、四年，其王派使者奉表多次送來佛牙及畫塔，并貢獻沉檀等香料數十種。中大通六年八月，又派使者送來菩提國舍利以及畫塔圖，還有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丹丹國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送牙像及畫塔二軀，并獻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物。

丹丹國，在中大通三年，國王派使者奉表送來佛牙、佛像以及畫塔兩件，并貢獻了火齊珠、古貝、雜香藥。大同元年，又派使者貢獻金銀、琉璃、雜寶、香藥等物。

干陁利國

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鄰陁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王瞿曇脩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一僧謂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初未之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摸寫帝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敬禮。後跋陁死，子毗針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獻金芙蓉、雜香藥等。普通元年，

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國風俗與林邑、扶南等國大致相同，出産斑布、古貝、檳榔。尤其是檳榔，特别精美，列各國之首。宋孝武帝年間，其國王釋婆羅那鄰陁派長史竺留陁來貢獻金銀寶器。梁天監元年，其國王瞿曇脩跋陁羅在四月八日夢見一位僧人對他説："中國如今有了聖主，十年之後，就會佛法大興。你如果派遣使者前去貢奉禮敬，就會使你土地豐産，人民安樂，商旅增加百倍；如果不相信我的話，那麽你的國土就得不到安寧。"最初他没有相信，後來又夢見這個僧人對他説："你如果不相信我，我就帶你去看看。"於是就在夢中到了中國拜見了天子。醒來之後心内非常奇怪，陁羅本來善於繪畫，因此就把夢中所見的武帝容貌畫了下來，塗上顏色，然後又派遣使者和畫工一同奉表前去貢獻玉盤等物。派去的人到了之後，畫了武帝的相貌并帶回國來，與自己畫的比較竟完全相符。於是就把畫盛於寶函之中，每日加以禮拜。跋陁死後，其子毗針邪跋摩即位，天監十七年，派長史

復遣使獻方物。

毗員跋摩奉表前來進獻金芙蓉、雜香藥等。普通元年，又派使者來貢獻當地土産。

狼牙脩國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産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爲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爲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磚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甚嚴。國人説，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向之。王聞乃加囚執，其鎖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撤多奉表。

狼牙脩國，在南海之中。其領域東西向需行走三十日，南北向需行走二十日纔能到達邊界，北距廣州二萬四千里。其土地氣候物産等與扶南國略同，但偏重於出産棧、沉、婆律等香料。其風俗，男女都裸袒披髮，用古貝做成干漫。其國王以及貴臣就加上雲霞布覆蓋住肩胛，以金綫爲絡帶，佩戴着金耳環。女子則披着布，用瓔珞繞在身上。其國用磚築城，建築重門的樓閣。國王外出乘大象，侍從手持幡旗、擊鼓奏樂相隨前後，國王頭上罩着白色傘蓋，士兵的保衛十分嚴密。其國人説，建國以來已四百餘年，國王的後嗣已經衰弱，在王族之中有位賢者，國人都歸服於他。國王聽説後就把他囚禁起來，但是鎖却無故自己斷開。國王認爲他是神，因而不敢加害，就把他逐出國境，於是他就逃奔到天竺。天竺國王把長女嫁給他爲妻。不久狼牙王死去，大臣就把他迎接回來立爲國王。二十餘年後這位賢人死去，他的兒子婆伽達多即位。天監十四年，其國王派遣使者阿撤多奉表進獻。

婆利國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坩貝羅，初采之柔軟，及刻削爲物暴乾之，遂大硬。其國人披古貝如帊，及爲都縵。王乃用斑絲者，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自言白凈王夫人即其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的洲上，距廣州每日行走要用兩個月的時間。其國界東西長要行走五十日，南北長要行走二十日。有一百三十六個村落。其地氣候炎熱，如同中國的盛夏。農作物一年兩熟，草木常緑。海中出産文螺、紫貝。還出産一種石頭名叫坩貝羅，最初采集時是柔軟的，等到雕刻成器物，在太陽下曬乾，就變得十分堅硬。其國人用古貝製成巾帕披在身上，或製成都縵。國王則用彩色絲織成的布，用瓔珞繞在身上，頭戴金冠，高一尺多，形狀像弁帽，綴以七種珍寶作爲裝飾。佩帶金裝劍，側身坐於金高座之上，用銀蹬支撑足。其侍女都用金花雜寶爲裝飾，有的人手持白毦拂及孔雀扇。國王外出用象駕車，車用各種香木做成，車上有羽蓋、珠簾。侍從吹海螺擊鼓爲前導。其國王姓憍陳如，自古以來未與中國交往，問他的先人以及年代，

國女。

他都記不清了。他自己説白浄王夫人就是其國之女。

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獻金席等。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智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琉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天監十六年，其國派遣使者奉表進獻金席等當地土產。普通三年，其國王頻伽又派遣使者珠智前來貢獻白鸚鵡、青蟲、兜鍪、琉璃器、古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當地土產。

中天竺國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即天竺也。從月支、高附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人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崑崙。分爲五江，總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土出犀、象、貂鼠、玳瑁、火齊、金銀銅鐵、金縷織成金罽、細靡白疊、好裘、毾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曜，别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采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黄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槁乃糞去之，賈人以轉賣與他國也。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土地方圓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代張騫出使大夏，見到邛竹杖、蜀布，其國人説是購買於身毒，即天竺國。從月支、高附向西，再向南至西海，再向東至盤越，有列國數十個，每個國家都立有國王，其名稱雖然不同，但都是身毒的屬國。漢代時則隸屬於月支。其當地居民的習俗與月支相同，但其地低窪潮濕氣候炎熱，人們畏懼戰鬥，比月支人柔弱。其國臨近的大江，名爲新陶江，發源於崑崙山。又分爲五條江，總名之爲恒水。其水甘美，下面有真鹽，色潔白如水晶。其地出產犀、象、貂鼠、玳瑁、火齊、金銀銅鐵、用金縷織成的金罽、細靡白疊、上好的裘皮、毾㲪。火齊形狀像雲母，色澤如紫金，閃耀光澤，一層層劈開則薄如蟬翼，堆積在一起就像重疊的紗縠。西面與大秦、安息等國在海上進行貿易。交易的多是大秦的珍貴物品，如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等。蘇合是把各種香料汁合在一起煎成的，不是自然生成的一種香料。據説大秦人采集蘇合，先把其汁榨出做成香膏，然後再把渣滓賣給各國商賈，因此輾轉而運達中國的蘇合就不大香了。鬱金僅出自罽賓國，花色正黄而細長，與芙蓉花中長着的蓮蕊相似。其國先把鬱金取來貢奉於佛寺，過幾日枯萎了就拋棄掉，而商人則把它轉賣給别的國家。

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阯。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黄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阯，太守吴邈遣送詣權。權問論方土風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

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派遣使者從日南邊境之外前來貢獻當地土產，這是漢代惟一一次與大秦的交往。大秦國人和商賈也往往有到扶南、日南、交阯去的。南方境外各國的人很少有到大秦去的。孫權黄武五年，有位叫秦論的大秦商人來到交阯，太守吴邈派人送他拜謁孫權。孫權向他詢問其國的風土風俗，他都據實做

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乃徑還本國也。

了回答。當時諸葛恪征討丹陽，俘獲了黝、歙等矮人。秦論見到後說："大秦很少能見到這種人。"孫權送給秦論男女各十名矮人，并差遣小吏會稽人劉咸護送秦論，劉咸於路上死去，於是他們徑直返回本國。

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絶。至桓帝延熹三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晋世絶不復通。唯吴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勿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國内，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勿積四年方至。其時吴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龐，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塹，下注大江。其宫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鍾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

漢和帝時，天竺多次派遣使者前來貢獻，後因西域的反叛而斷絶交往。至桓帝延熹三年、四年，天竺又頻繁地從日南境外前來貢獻，魏、晋又斷絶了交往。衹有吴時扶南王范旃曾派遣他的親人蘇勿出使天竺國。他從扶南的投拘利口岸出發，順着海的大灣往正西北方向進入，經過了海灣沿岸的幾個國家，大概用了一年多到達天竺江口，再逆水行走七千里就到了天竺國。天竺王驚奇地說："從海上走路程極遠，這個人竟來到此地。"於是就讓他參觀國内，并差遣陳、宋等二人帶四匹月支馬回報范旃，蘇勿過了四年纔回來。當時吴派遣中郎康泰出使扶南，及見到陳、宋等人，詳細地詢問天竺的風土人情，陳、宋等人說："天竺是佛教興起的國家。人民敦厚樸實，土地富饒肥沃，國王號茂論。都城之中，有水泉的分支，環流於溝渠壕塹，然後注入大江。其宫殿之上都雕刻着精美的紋飾。街道里巷，屋舍樓觀鱗次櫛比，鐘鼓音樂之聲不絶於耳，人們服飾香潔華美，城内水陸交通暢通無阻，商賈們雲集此地，各種珍玩寶器，供人們隨心選購。其左右有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個大國，離天竺有二三千里遠，共同尊奉天竺，認爲它位居天地正中。"

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琉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天監初年，天竺王屈多派遣長史竺羅達奉表進獻琉璃唾壺、雜香、古貝等物。

天竺迦毗黎國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珍并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孝武孝建二年，斤陁利國王釋婆羅那鄰陁遣長史竺留陁及多獻金

元嘉五年，天竺迦毗黎國國王月愛，派遣使者奉表進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等寶物，以及赤白鸚鵡各一頭。明帝泰始二年，又派使者前來貢獻，明帝任命其使者竺扶大、竺阿珍同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國王那羅跋摩派遣使者進獻當地土産。孝武帝孝建二年，斤陁利國王釋婆羅那鄰陁派遣長史竺留陁及多進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派遣使者

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事佛道。

前來貢獻。以上這些國家都信奉佛教。

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别爲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而自頃以來，更以奢競爲重。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列言，須許報然後就功。"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孝武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上因是下詔，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并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宫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晋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并不果行。大明六年，孝武使有司奏沙門接見皆盡敬，詔可。前廢帝初復舊。

佛法從後漢明帝開始向東方傳播，自此以後，佛教逐漸擴展，另外成爲一家之學。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上奏疏説："佛教之化遍及中國，已經歷四代，而最近以來，却以競相追求奢華爲重。建議從今以後有想要鑄造銅像的，全都先要到朝廷申請；想要興建塔寺精舍，也都先要告知朝廷，得到批准後再開始動工。"帝下詔同意此建議。又淘汰僧人中不講道者數百人。孝武帝大明二年，有個叫曇標的僧人與羌人高闍一起陰謀造反，孝武帝因此下詔，令各寺廟精心甄别加以淘汰，再有違犯者，從嚴處罰。於是又設立各種條例禁令，如果不能遵守佛門戒條精心苦修者，都令其還俗。但是各寺的女尼出入宫庭，與后妃結交往來，這個條令竟然不能實行。此前，晋代庾冰首次倡議想讓僧人尊敬王者，後來桓玄再次闡述此義，但都没能推行。大明六年，孝武帝命有司上奏建議接見僧人時都要恭敬行禮，并下詔同意。至前廢帝初年，又恢復原狀。

孝武寵姬殷貴妃薨，爲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毁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毁中興、天寶諸寺。明帝定亂，下令修復。

孝武帝的寵姬殷貴妃去世，爲她新建一座寺廟，殷貴妃的兒子子鸞封爲新安王，於是就以新安爲寺號。前廢帝殺掉了子鸞，又毁壞廢棄新安寺，驅逐僧徒，接着又毁壞了中興、天寶等寺廟。明帝平定叛亂，下令修復各寺。

宋世名僧有道生道人，彭城人，父爲廣戚令。道生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

宋世名僧有位道生道人，彭城人，其父是廣戚令。道生是僧人法大的弟子，自幼聰慧穎悟。十五歲就能講經，長大後遇有不同的經解，能立刻領悟其義，當時之人都非常推重嘆服他。元嘉十一年，道生死於廬山，僧人慧琳爲他寫了誄文。

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内外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頗貶裁佛法，云："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睿迪哲，何

慧琳是秦郡秦縣人，姓劉。少年出家，住在冶城寺。他很有才華，兼修内外之學，受到廬陵王義真的賞識。曾著《均善論》，對佛法有許多批評和指責，其中説："有位白學先生，認爲中國的聖人能教化百世，其德極爲宏大；其智慧能適應萬種變化，極盡天人之理。道没有不明的旨意，教化没有不及的手段，聰穎睿智之士履行

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塗，弗及來生之化，雖尚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爲客主酬答，其歸以爲“六度與五教并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論行於世。舊僧謂其敗黜釋氏，欲加擯斥。文帝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方筵七八，座上恒滿。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書佐，權侔宰輔。會稽孔覬嘗詣之，遇賓客填咽，暄涼而已。覬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履失所矣。”注《孝經》及《莊子·逍遥篇》文論傳於世。

聖明之道，怎麽會負於奇説怪論。有位黑學道士鄙視其説，認爲其學不能照亮幽冥之界的道路，不能及於來生的造化，雖崇尚虛心，却不能虛事，不如西域之學那樣深奥。”他爲賓客主持酬答之事，持論的根本觀點認爲“佛教的六度與儒家的五常之教應并行不悖，信順觀念與慈悲觀念應共同提倡”。他的論點在世上廣爲流行。守舊的僧人認爲他敗壞、貶斥佛教，於是想對他加以擯棄、排斥。但文帝見到他的論述却很賞識，於是在元嘉年間，讓他參與權力機要决策，凡朝廷大事都要與他商議。他的住所賓客聚集，門外停放的車常有數十輛之多。四方之人的饋贈之物接連不斷，權勢傾蓋一時。并排鋪設七八個坐席，常常是賓朋滿座。慧琳脚着高屐，身披貂皮大衣，置立通呈、書佐之人，權力與宰輔之臣齊等。會稽人孔覬曾去拜訪他，恰好趕上賓客滿座，慧琳對他僅稍許寒暄而已。孔覬感慨地説：“竟然有穿着黑衣的僧人宰相，真可謂冠帽和鞋靴失去應有的位置了。”慧琳曾注釋《孝經》和《莊子·逍遥篇》，其文論流傳於世。

又有慧嚴、慧議道人，并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鬬場寺多禪僧，都下爲之語曰：“鬬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

另外還有慧嚴、慧議和尚，他們都在東安寺。他們的學問和行爲都很精深嚴整，被佛俗各界所推重。當時鬬場寺多爲禪宗僧人，京都之人爲此編成諺語説：“鬬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

孝武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都下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釋學。

孝武帝大明四年，在中興寺備辦齋飯，有一位特殊的僧人，衆人都不認識他，問他姓名，回答説名叫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之間他就不見了。天下并没有這個寺名，於是就把中興寺改名爲天安寺。大明年間，外國僧人摩訶衍艱苦修行掌握了精辟的佛理，在京都出了一部新經《勝鬘經》，很受佛學界的推重。

師子國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住者，遂成大國。

師子國是天竺的鄰國。其地氣候温和適宜，没有冬夏的區別。五穀任人隨時播種，不必按照時節。其國舊時没有人烟，衹有鬼神和龍居住。各國的商賈前來進行貿易，鬼神不顯露身形，僅出示珍寶，再表明它所應有的價值。商人依照其價值收取。各國之人聽説其國土地豐腴，因此競相而至，有的人居住下來，逐漸成了一個大國。

晋義熙初，始遣使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歷晋、宋在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維摩畫圖》，世人號之三絶。至齊東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

宋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訶遣使奉表貢獻。十二年，又遣使奉獻。梁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黎邪使使奉表貢獻。

晋義熙初年，纔開始派使者前來進獻玉像，經過了十年纔到達。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净潤澤，形狀非常奇特，大概不是人工製作的。這尊玉像經歷了晋、宋而留在瓦官寺，那裏先有徵士戴安道手工製作的佛像五尊，連同顧長康的《維摩畫圖》一起，被世人稱爲三絶。至齊東昏侯竟毁壞了玉像，先截斷手臂，然後又取走身軀，爲他的寵妾潘貴妃作了釵釧。

宋元嘉五年，師子國王刹利摩訶派遣使者奉表貢獻。十二年，又派使者來貢獻。梁大通元年，其後王迦葉伽羅訶黎邪派使者奉表貢獻。

南史卷七十九

列傳第六十九

夷貊(下)

東夷　西戎　蠻　西域諸國　北狄

東夷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晋過江，泛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故并録焉。

東夷各國，朝鮮最大，由於得到箕子的教化，其器物上仍然留有古代禮樂的痕迹。魏時，朝鮮以東的馬韓、辰韓等國，世代與中原交往。自從晋過江之後，從海路來出使的，有高句麗、百濟，至宋、齊之間還常常來納貢，梁建立後，交往更加密切。扶桑國，過去從未聽説過，梁普通年間，有位道人自稱從扶桑國來，他很詳悉地説了那裏的基本情況，因此一并記録於此。

高句麗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漢、魏世，南與朝鮮獩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其王都於丸都山下，地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修宫室。於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寇鈔。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皂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絶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對盧則

高句麗，在遼東以東一千里，其祖先的事迹，詳見《北史》的記載。高句麗方圓二千里，境内有遼山，是遼水的發源地。漢、魏時代，高句麗南與朝鮮獩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壤。其國王在丸都山下建都，境内多大山深谷，没有平原大澤，百姓依地勢而居，飲用澗水。即使當地居民也没有良田，因此其民俗提倡節食，喜好修建宫室。在居室的左邊建造大屋，祭祀鬼神，又祭祀零星、社稷。其國人性格凶猛急躁，喜好劫掠。其國官職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皂衣、先人等，尊卑各有等級差别。言語等各種事情，多與夫餘人相同，衹是性格脾氣、衣服樣式有所不同。其國有五個部族，即消奴部、絶奴部、慎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來是消奴部爲王，但因微弱，桂婁部取而代之。其國設置官吏，有對盧的就不設置沛者，

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俗喜歌儛，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歌戲。其人潔浄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綉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重者便殺之，没入其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之衣。其死葬，有椁無棺。好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柏。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鬥，沃沮、東濊皆屬焉。

有沛者的就不設置對盧。其俗喜好歌舞，國中的城邑村落，男男女女每到夜晚都聚集在一起歌舞演戲。其國人喜好潔浄，善於收藏佳釀，跪拜時向前伸出一隻脚，行路時都跑着走。每年十月舉行祭天大會。參加祭天大會者都身穿錦綉衣服又自己佩戴各種金銀飾物，大加、主簿頭上所戴的是一種似幘巾而没有後部的帽子，小加則戴着折風，形狀像弁。其國内没有牢獄，有犯罪的人則開會加以評議，罪行嚴重者就殺掉，他的妻子兒女則没入官府爲奴。其習俗好淫亂，未婚男女私自互相追求引誘。已經嫁娶之後就開始準備作送終的衣服了。其國人死後埋葬，衹有椁而没有棺。喜好厚葬，生前的金銀財幣盡用於送死。用石頭堆積成墳墓，周圍種植松柏。兄長死後弟弟以嫂爲妻。其國的馬都較小，便於登山。國人都崇尚氣力，常使用弓箭刀矛，身披鎧甲，慣於戰鬥，沃沮、東濊等都附屬於它。

晋安帝義熙九年，高麗王高璉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晋以璉爲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宋武帝踐阼，加璉征東大將軍，餘官并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來獻方物，遣謁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勞之。

晋安帝義熙九年，高麗王高璉派遣長史高翼奉表，貢獻赭白馬，晋任命高璉爲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宋武帝即位後，加封高璉爲征東大將軍，其餘官職都與以前一樣。三年，又加封高璉爲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高璉派遣長史馬婁等來貢獻當地土産，少帝派謁者朱邵伯、王邵子等人前去慰勞。

元嘉十五年，馮弘爲魏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文帝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高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禽漱，殺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

元嘉十五年，馮弘受到魏的攻擊，失敗後逃奔到高麗北豐城，上表請求去迎接他。文帝派遣使者王白駒、趙次興前去迎接，并命令高麗資助遣還。高璉不想讓馮弘回到南方，於是就派遣將領孫漱、高仇等人去襲殺他。王白駒等人率領七千餘人生擒了孫漱，并殺死了高仇等二人。高璉認爲王白駒等人擅自殺人，於是就派使者把他們抓住送回來。宋文帝因高麗是遠方國家，不想違逆他們的意願，於是就把王白駒等人投入監獄以求得諒解。

璉每歲遣使。十六年，文帝欲侵魏，詔璉送馬，獻八百匹。

高璉每年都派遣使者前來。元嘉十六年，宋文帝想進攻魏，下詔讓高璉送馬，他進獻了八百匹馬。

孝武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二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砮。七年，詔進璉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官并如故。明帝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絶，歷齊并授爵位，百餘歲死。子雲立，齊隆昌中，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高麗王、樂浪公。

孝武帝孝建二年，高璉派遣長史董騰奉表前來貢獻，非常周到地吊唁了國喪，并貢獻當地土産。大明二年，又進獻肅慎氏楛矢石砮。七年，帝詔令進封高璉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其餘的職位依舊。明帝泰始年間、後廢帝元徽年間，高璉都不斷地前來貢獻，到了齊朝也授予他爵位，至百餘歲去世。其子高雲繼位，齊隆昌年間，任命高雲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高麗王、樂浪公。

梁武帝即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爲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并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纂襲封爵，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詔其子成襲延爵位。

梁武帝即位，進封高雲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書任命他爲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爵仍依舊。十一年、十五年，多次派使者前來貢獻。十七年，高雲死，其子高安繼位。普通元年，詔書任命高安承襲封爵，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普通七年，高安死，其子高延立，派使者前來貢獻。詔書任命高延承襲封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高延多次奉表進獻當地土産。太清二年，高延卒，詔書任命其子高成承襲高延的爵位。

百濟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户，百濟即其一也。後漸强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晋世句麗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晋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

百濟，其先代東夷有三個韓國：一是馬韓，二是辰韓，三是弁韓。弁韓、辰韓各有十二個屬國，馬韓有五十四個屬國。大的屬國有萬餘家，小的有數千家，總計有十餘萬户，百濟即其中之一。後來百濟逐漸强大，兼并了各小國。百濟本來與句麗都在遼東以東千餘里處，晋代句麗占據了遼東後，百濟也占據了遼西、晋平二郡之地，并自置了百濟郡。

晋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武帝踐阼，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文帝詔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其後每歲遣使奉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修貢職，以映

晋義熙十二年，任命百濟王餘映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宋武帝即位後，又進封百濟王爲鎮東大將軍。宋少帝景平二年，餘映派遣長史張威到朝廷貢獻。元嘉二年，文帝詔命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人到百濟宣旨慰勞，其後每年百濟都派使者來奉表貢獻當地土産。元嘉七年，百濟王餘毗又來進獻當地土産，文帝把餘映的爵位授予餘毗。

爵號授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文帝并與之。毗死，子慶代立。孝武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之。二年，慶遣上表，言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十一人忠勤，并求顯進。於是詔并加優進。明帝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慶死，立子牟都。都死，立子牟大。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梁天監元年，進大號征東將軍。尋爲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累破高麗，今始與通好，百濟更爲强國。其年，梁武帝詔隆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復以其子明爲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

號所都城曰固麻，謂邑曰檐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土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凈。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言語服章略與高麗同，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

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并請《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并工匠畫師等，并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及至，見城闕荒毁，并號慟涕泣。侯景怒，囚執之，景平乃得還國。

新羅

新羅，其先事詳《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其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麗、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募名泰，始使使隨百濟奉獻方物。

元嘉二十七年，餘毗上書貢獻當地土産，私下求助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上表索求《易林》、《式占》、腰弩，文帝都給了他。餘毗死，其子餘慶代立。孝武帝大明元年，餘慶派使者前來請求授予官爵，孝武帝詔命同意。大明二年，餘慶派使者上表，説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等十一人忠心勤苦，請求封爵晋職。於是孝武帝下詔對他們加以褒奬晋爵。明帝泰始七年，又派使者前來貢獻。餘慶死，立其子牟都。牟都死，立其子牟大。齊永明年間，授予牟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梁天監元年，封牟大爲征東將軍。不久牟大被高句麗攻破，衰弱多年，遷居南韓之地。普通二年，百濟王餘隆又開始派使者前來奉表貢獻，聲稱多次攻破高麗，現在剛開始友好交往，百濟已成爲强國。這一年，梁武帝下詔封餘隆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普通五年，餘隆死，武帝下詔以其子餘明爲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

百濟稱其都城爲固麻，稱邑爲檐魯，就如同中原稱郡縣一樣。百濟國内有二十二個檐魯，都用自己子弟宗族之人分别據守。百濟人形體高大，衣服潔凈。其國與倭接近，有很多紋身之人。百濟的言語衣服之制大致與高麗相同，把帽稱作冠，短衣稱作複衫，褲稱作褌。其語言參照中原各國，也有秦、韓的遺俗。

中大通六年、大同七年，百濟多次派使者來貢獻當地土産，并索要《涅槃》等經義和《毛詩》博士以及工匠畫師等，都給了他們。太清三年，又派使者來貢獻。到了之後，看到城闕荒蕪毁敗，都痛哭流涕。侯景大怒，把他們都囚禁起來，侯景之亂被平定後纔得以回國。

新羅，其先代之事詳見《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其地東面瀕臨大海，南北與句麗、百濟接壤。魏時稱爲新盧；宋時稱爲新羅，或稱爲斯羅。其國家很小，不能自行派遣使者與外國交往。梁普通二年，新羅王姓募名泰，開始派使者隨百濟一同前來奉獻當地土産。

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内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别。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其風俗把城稱爲健牟羅，内地的邑稱爲啄評，外圍的邑稱爲邑勒，也同中原稱郡縣一樣。其國有六個啄評、五十二個邑勒。土地肥美，適宜種植五穀，桑麻很多，做成縑布，役使牛馬駕車，男女有别。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吉支、奇貝旱支。其稱冠帽爲遺子禮，短衣爲尉解，褲爲柯半，靴子爲洗。其禮節與行事同高麗相類似。本國没有文字，以刻木表達信息。語言要通過百濟人翻譯纔能與别國交往。

倭國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往鞮。人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蛇則死矣。物産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氣温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紒，富貴者以錦綉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或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至四五妻，賤者猶至兩三妻。婦人不妬妒，無盗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没其妻子，重則滅其宗族。

倭國，其先人所出及所在之地的記載，詳見《北史》。倭國的官有伊支馬，其次稱爲彌馬獲支，再其次稱爲奴往鞮。其國人種植禾、稻、紵、麻，用蠶桑絲織布，其地出産薑、桂、橘、椒、蘇。又出産黑雉、珍珠、青玉。其地有一種野獸像牛一樣名叫山鼠，又有一種大蛇能吞食這種野獸。大蛇之皮堅硬不可砍斫，身上有孔，時開時閉，有時還有光亮，射中其孔蛇就死了。其國的物産大致與儋耳、朱崖相同。地氣温暖，其風俗不淫亂。男女都露着假髮髻，富貴之人用雜色錦綉做成帽子，類似於中原的胡公頭。吃飯飲水用籩豆之器。其國人死後有棺無槨，堆土爲墳冢。其國人生性皆好飲酒。民間不知紀年，人多長壽，有的活到八九十歲，有的至百歲。其國女人多男人少，富貴者娶四五個妻子，貧賤者也娶兩三個妻子。婦人不相互嫉妒，没有盜竊，很少争辯訴訟。國人如果犯法，輕者就没收其妻子兒女，重者就滅其宗族。

晋安帝時，有倭王讚遣使朝貢。及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遠誠宜甄，可賜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洧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等號，詔并聽

晋安帝時，倭王讚派使者來朝覲進貢。至宋武帝永初二年，武帝下詔説："倭王讚身處遠方忠於朝廷應加以表彰，可以賜授官爵。"文帝元嘉二年，讚又派遣司馬曹達奉表進獻當地土産。讚死後，其弟珍即位，派遣使者前來貢獻，自稱爲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上表請求賜予正式封爵。文帝下詔授予他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請求正式授予倭洧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等封號，文帝下詔予

之。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陵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逕百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今欲練兵申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齊建元中，除武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

以同意。元嘉二十年，倭國王濟派遣使者前來貢獻，又授予他爲安東將軍、倭國王。元嘉二十八年，加封濟爲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的封號如舊；同時授予所進二十三人的官職。濟死後，世子興派遣使者前來貢獻。孝武大明六年，下詔授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後，其弟武即位，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派使者上表，說"自從我的祖先開始，就親自身披甲冑征戰不已，跋山涉水，未曾安居享受。東部征服毛人五十五國，西部征服衆夷六十六國，平定海北九十五國。使王道融融，天下安泰，擴大疆土至遠離王畿之地，累世朝見天子，每年都不錯過時機。我們路經百濟時，裝飾船隻，而句麗無道，企圖吞没我的船。我的先父濟正想大舉進攻，忽然不幸父兄先後去世，使垂成之功，虧於一簣。如今我想練兵重申父兄之志，私自自我授予開府儀同三司，其餘也都臨時各授予官職，以鼓勵忠誠節烈之士"。孝武帝下詔授予武爲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齊建元年間，授予武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梁武帝即位，又加授武征東大將軍封號。

其南有侏儒國，人長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倭國南有侏儒國，人高四尺。再往南有黑齒國、裸國，距倭國四千餘里，船行需一年纔能到達。又西南萬里處有海人，皮膚黑眼睛白，裸體而醜陋，其肉味美，行路者有的人就射殺而食其肉。

文身

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

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上有獸一樣的花紋，額頭上有三條紋，紋直者尊貴，紋小者低賤。民間風俗喜好歌舞歡樂，物産豐富而便宜，行路之人不必準備乾糧。有房屋而没有城郭。國王的住所，用金銀及奇珍華麗之物裝飾，環繞房屋挖出溝塹，寬一丈，用水銀灌注其中，下雨則流在水銀之上。貿易用珍寶。犯罪輕的人

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

用鞭杖處罰，犯死罪的人則讓猛獸吃掉，如有冤屈猛獸就避開不吃，過一夜就赦免他。

大漢

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并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大漢國在文身國以東五千餘里，没有兵戈也不發起攻戰，風俗都與文身國相同，衹是語言不同。

扶桑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荆州，説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爲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爲奴，生女九歲爲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别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三者爲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黄，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爲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昏姻法，則婿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悦即驅之，相悦乃成昏。昏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座爲神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絰。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其俗舊無佛法。

扶桑國。齊永元元年，扶桑國有位沙門慧深來到荆州，説道："扶桑在大漢國以東二萬餘里，地處中原的東方。其地有很多扶桑樹，故以扶桑爲國名。扶桑葉似桐葉，初生時如笋，國人以之爲食。果實如梨而色紅，剥其皮織成布，可以做衣服，也可以做成錦。用木板造房屋，没有城郭。有文字，用扶桑皮爲紙。没有軍隊，不發動攻戰。其國法有南北兩座監獄，如有犯法者，輕罪的人入南獄，重罪的人入北獄。可以赦免的放進南獄，不可赦免的放進北獄。在北獄的人男女相配，生男孩八歲爲奴，生女孩九歲爲婢。罪犯本人，至死也不放出。貴人如有罪，國人開大會，讓罪人坐入坑中，人們與他對面飲宴表示訣别。用灰環繞他的四周，繞一重則罪及自身，繞二重則罪及子孫，繞三重則罪及七世。稱國王爲乙祁。貴人第一等的稱爲對盧，第二等的稱爲小對盧，第三等的稱爲納咄沙。國王出行有鼓樂號角引導隨從。其衣服顔色隨年份改變，甲乙年穿青色，丙丁年穿紅色，戊己年穿黄色，庚辛年穿白色，壬癸年穿黑色。其國有一種牛角很長，用角載物，能承載二十斛的重量。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同中原養牛，用鹿乳做乳酪。出産赤梨，經年不壞。多産蒲桃。其地没有鐵而有銅，不以金銀爲貴。貿易没有賦税。其婚姻方法，是男子先到女子家門外建造房屋，早晚灑掃，過一年如果女子不喜歡就把男子驅趕走，如果互相愛悦就成婚。婚禮大致與中原相同。父母的喪禮七日不食，祖父母的喪禮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的喪禮三日不食。設立牌位爲神像，早晚拜奠，不穿衰絰等喪服。後嗣即位爲王，三年不親自處理國事。其國舊俗本無佛教流行。宋大明二年，罽賓國曾有五位僧人雲游至扶桑國，

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

在那裏傳授流通佛法佛經佛像，教人出家爲僧，於是風俗爲之改變。"

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梁天監六年，有晉安人度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牆，其形圓，其户如竇云。"

慧深又說："扶桑以東千餘里有女國，人的容貌端正，膚色非常潔白，身體有毛，頭髮長可至地。至二三月間競相入水就會懷孕，六七月生子。女人胸前没有乳房，頸項後面生毛，毛根白色，毛中有汁液用來哺乳嬰兒。嬰兒百日後就能行走，三四年就是成人了。見了外人就驚恐迴避，尤其畏懼男人。像禽獸一樣食用鹹草。鹹草的葉子像邪蒿，而氣味香，味道鹹。梁天監六年，有個晉安人出海，被大風吹到一個島嶼上，上岸後，看到有人在那裏居住，女人像中原之人，但言語聽不懂，男人則是人身狗頭，聲音像狗叫。其食物有小豆，衣服像是布製的。築土爲墻，形狀是圓的，其門則像個洞。"

西戎

河南、宕昌、鄧至、武興，其本并爲氐、羌之地。自晉南遷，九州分裂，此等諸國，地分西垂，提挈于魏，時通江左。今采其舊土，編于《西戎》云。

河南、宕昌、鄧至、武興，本來都是氐、羌的地方。自從晉朝南遷，九州分裂，這些國家，地處西部邊陲，受到魏的提挈，也時常與江左交往。今采集其舊土之事，編入《西戎篇》。

河南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弈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廆洛干。卒，廆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上隴，度枹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地在河南，故以爲號。事詳《北史》。其界東至疊川，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乏草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

河南王，其祖先出自鮮卑慕容氏。當初，慕容弈洛干有兩個兒子，庶出長子叫吐谷渾，嫡子叫廆洛干。弈洛干死後，廆即位，吐谷渾避開他，向西遷至隴，越過枹罕，出涼州西南，到達赤水就居住下來。因其地在黄河以南，就以河南爲國號。事迹詳見《北史》。其國界東至疊川，西鄰于闐，北與高昌接壤，東北與秦嶺相通，方圓千餘里，大概即古代的所謂流沙之地。其地缺乏草木，水源很少，四時常有冰雪，惟六七月雨水冰雹甚多。如果在晴天則風吹沙礫，經常遮天蓋日。其地出產麥而没有穀。有個青海方圓數百里，在青海旁放牧母馬，就會生馬駒，當地人稱之爲龍種，所以其國多好馬。人居住有房屋，又夾雜着百子帳，也就是穹廬。人身穿小袖袍，小口褲，戴大頭長裙帽。女子則披髮梳辮子。

被髮爲辮。

其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弈洛干始封昌黎公，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王父字爲氏，因姓吐谷渾，亦爲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宫殿。其小王并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

後來吐谷渾之孫葉延，讀了很多書，自稱曾祖弈洛干始封爲昌黎公，自己則是公孫之子。按照禮儀，以王父的字爲氏，於是就姓吐谷渾，并以吐谷渾爲國號。至其末孫阿豺，開始與江左交往，并接受官爵。其弟之子慕延，在宋元嘉末年，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後，堂弟拾寅即位，於是就開始使用文字，蓋起城池，建築宫殿。小王都在國都中建造宅院。其國信仰佛教。拾寅死，其子度易侯即位。易侯死，其子休留代即位。齊永明年間，任命休留代爲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

梁興，進代爲征西將軍。代死，子伏連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普通元年，又奉表獻方物。籌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爲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梁建國後，加封休留代爲征西將軍。休留代死，其子伏連籌承襲爵位。天監十三年，派遣使者貢獻金裝瑪瑙鐘二口，又上表請求在益州建立九層佛寺，武帝詔命允許。十五年，又派遣使者貢獻赤舞龍駒以及當地土産。其使者有時一年來兩三次，有時兩年來一次。其地與益州相鄰，經常有商賈交往。普通元年，又奉表貢獻當地土産。伏連籌死後，其子呵羅真即位。大通三年，詔命他爲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呵羅真死後，其子佛輔承襲爵位，其世子又派使者向皇太子貢獻白龍駒。

宕昌

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梁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爲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七年，復策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宕昌國，在河南國以東、益州西北的隴西之地，屬於西羌的種族。宋孝武時期，其王梁瑾忽開始來貢獻當地土産。梁天監四年，宕昌王梁彌博來貢獻甘草、當歸。詔命授予他爲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戴金章。彌博死，其子彌泰即位。大同七年，又策封授予其父的爵位。其國衣服風俗與河南國大致相同。

鄧至

鄧至國，居西凉州界，羌别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凉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梁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爲

鄧至國，在西涼州境内，是羌的另一種族。世代號稱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宋文帝時，其王象屈耽派遣使者來獻馬。梁天監元年，詔命任鄧至王象舒彭爲督西涼州諸軍事，進封

督西凉州諸軍事，進號安北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黄耆四百斤，馬四匹。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宕昌同。

號爲安北將軍。天監五年，舒彭派遣使者來貢獻黄耆四百斤，馬四匹。其風俗稱帽子爲突何。其衣服式樣與宕昌相同。

武興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葭蘆，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戍葭蘆，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弘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王。武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爲陰平王、葭蘆鎮主。死，子炅立。炅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孫立。齊永明中，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功山歸齊，齊武帝以靈珍爲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人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梁天監初，以集始爲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爲冠軍將軍。孟孫爲假節、督沙州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凉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户歸梁，詔許焉，即以爲東益州。

武興國本來名叫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派遣裴方明去征討他，難當逃奔到魏。其兄之子文德又在葭蘆聚集人衆，宋於是授予他爵位。魏國又攻打他，文德就逃奔到漢中。其堂弟僧嗣又自立爲王，再次駐守葭蘆，後死在那裏。文德之弟文度即位，任命其弟文弘爲白水太守，屯居武興。宋朝封他爲武都王。此後開始稱武興國。難當的族弟廣香又攻殺了文度，自立爲陰平王、葭蘆鎮主。廣香死後，子楊炅即位。楊炅死後，子崇祖即位。崇祖死後，子孟孫即位。齊永明年間，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以所占據的泥功山歸服於齊，齊武帝任命靈珍爲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後，任命其族人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梁天監初年，任命集始爲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爲冠軍將軍。孟孫爲假節、督沙州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後，其子紹先承襲爵位。二年，任命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凉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死，詔命賜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其子楊定承襲封爵。紹先死，其子智慧即位。大同元年，攻克漢中，智慧派使者上表，請求率四千户之民歸附梁，詔命允許，於是就以其地爲東益州。

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其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皂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靴。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武興國東連秦嶺，西與宕昌接壤。其國大姓有苻氏、姜氏、梁氏。言語與中原相同。頭戴烏皂突騎帽，身穿小袖長袍，小口褲子，皮靴。地裏種植九穀。婚姻六禮完備。懂得文字書寫。種植桑麻。出產紬絹布漆蠟椒等物，山中出產銅鐵。

諸蠻

《書》云"蠻夷猾夏"，其作梗也已舊。及于宋之方盛，蓋亦屢興戎役，豈《詩》所謂"蠢爾蠻荆，大邦爲仇"者乎。今亦編録以備諸蠻云爾。

《尚書》説"蠻夷猾夏"，可見其搗亂作梗已經由來已久。到了宋的興盛時期，他們也屢次興兵作亂，這恐怕就是《詩經》所説的"蠢爾蠻荆，大邦爲仇"了吧。現在也編録進來以詳備有關諸蠻的記載。

荆雍州蠻

荆雍州蠻，盤瓠之後也，種落布在諸郡縣。宋時因晋於荆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孝武初，罷南蠻并大府，而寧蠻如故。蠻之順附者，一户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人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結黨連郡，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爲盗賊，種類稍多，户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爲人患。

荆州、雍州的蠻人，是盤瓠的後代，其種族部落分布在各個郡縣。宋時承襲晋制在荆州設置南蠻校尉、在雍州設置寧蠻校尉來統領他們。孝武初年，廢置南蠻校尉并入大府，而寧蠻校尉依舊設置。蠻人中順從歸附者，一户交納數斛穀物，而没有其他的徵調賦税。但宋人的賦税勞役却非常繁重，貧困者不堪忍受，大多逃亡到了蠻人之地。蠻人没有徭役，勢力强大的人又不交納官税。他們連接各郡結成黨羽，動輒數百千人。州郡的力量弱，他們就聚集成爲盗賊，種類逐漸增多，户口人數已經不知有多少了。他們所在的都是深山險阻之地。居於武陵的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武溪，稱爲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各郡蠻人所居之地都是深山老林、重重險阻，人迹罕至。自前世以來，常常成爲人們的心腹之患。

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文帝元嘉六年，建平蠻張維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并詣闕獻見。其後，沔中蠻大動，行旅殆絶。天門漊中令宋矯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十八年，蠻田向求等爲寇，破漊中，虜掠百姓。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曾孫念討破之，免矯之官。二十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諶討破之。

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到朝廷進獻。文帝元嘉六年，建平蠻張維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都到朝廷進獻方物拜見皇帝。十八年，沔中蠻人發生大動亂，行人商賈幾乎絶迹。天門漊中令宋矯之徵調的徭役賦税過於繁重，蠻人不堪忍受。十八年，蠻人田向求等人作亂，攻破漊中，搶劫掠奪百姓。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派行參軍曾孫念討伐平定了田向求，并罷免了宋矯之的官職。二十年，南郡臨沮、當陽的蠻人造反，抓走了臨沮令傅僧驥。荆州刺史南譙王劉義宣派中兵參軍王諶去征討平定。

先是，雍州刺史劉道産善撫諸蠻，前後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及道産亡，蠻又反叛。至孝

起初，雍州刺史劉道産善於撫慰各地蠻人，前後有不歸附的人，則把他們都引出平地，大多沿沔水而居。道産死後，蠻人又反叛了。到孝武

武出爲雍州，群蠻斷道。臺遣軍主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事在《慶之傳》。

出任雍州刺史時，衆蠻人阻斷了道路。孝武派軍主沈慶之連年征討蠻人，所向披靡，平定了叛亂。事詳見《慶之傳》。

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雉水蠻寇鈔涅陽縣，南陽太守朱韶遣軍討之，失利。韶又遣二千人係之，蠻乃散走。是歲，滍水諸蠻因險爲寇，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説之，又遣軍討沔北諸蠻。襲濁山、如口、蜀松三柴，剋之，又圍斗錢、柏義諸寨。蠻悉力距戰，軍大破之。

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雉水的蠻人劫掠涅陽縣，南陽太守朱韶派軍隊去討伐，結果失利。朱韶又派二千餘人前去，蠻人纔四散逃走。這一年，滍水各部蠻人憑藉險要作亂，雍州刺史隨王劉誕派使者去説服，又派兵討伐沔北各部蠻人。襲擊了濁山、如口、蜀松三個營寨，取得勝利，又圍攻斗錢、柏義各營寨。蠻人盡全力抵抗，皆被軍隊打敗。

孝武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荆州刺史朱脩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人户流散，百不存一。明帝、順帝世尤甚，荆州爲之虚弊云。

孝武大明年間，建平蠻人向光侯進犯劫掠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荆州刺史朱脩之派兵去討伐。向光侯逃至清江，清江距巴東一千餘里。當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的蠻人四處劫掠，各郡的人口大量流散，剩下的不到百分之一。明帝、順帝時蠻人作亂尤其嚴重，荆州因此而變得空虚衰落。

豫州蠻

豫州蠻，廪君後也。盤瓠、廪君事，并具前史。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并深岨，種落熾盛，歷世爲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

豫州蠻人，是廪君的後代。盤瓠、廪君的事迹，詳見前面的記載。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稱爲五水蠻。其所在之地都是深山險阻，種族部落繁盛，歷代都是盜賊。北接淮、汝，南至江、漢，占地方圓數千里。

宋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二十九年，新蔡蠻破大雷戍，略公私船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逃在蠻中，共爲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討之。孝武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剋獲而反。司馬黑石徒黨三人，其一名智，黑石號曰太公，以爲謀主。一人名安陽，號譙王，一人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山羅等討禽續之，爲蠻世財所篡，山羅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遣殿中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智、安陽二人，送詣玄謨。孝武使於壽陽斬之。

宋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人殺死了南川令劉臺。二十九年，新蔡蠻人攻破大雷戍，劫掠公私船隻進入湖中。有個亡命徒司馬黑石逃到蠻人之中，共同作亂。文帝派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前去討伐。孝武大明四年，又派慶之去討伐西陽蠻，大獲全勝而返。司馬黑石有徒黨三人，其中一人名智，司馬黑石賜他封號爲太公，把他當作謀主。一人名叫安陽，號譙王；一人名叫續之，號梁王。蠻人文山羅出兵征討擒獲續之，結果蠻人世財乘機篡位，山羅等人相繼殺死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派殿中將軍郭元封慰勞各地蠻人，讓他抓住亡命徒送回來。蠻人於是就抓住了智和安陽二人，送交王玄謨，孝武令王玄謨在壽陽把他們斬首。

明帝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鵲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攻郢州剋之。以益之爲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以蠻户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爲宋安太守，光興爲光城太守。封益之邊城縣王，成邪財陽城縣王。成邪財死，子婆思襲爵云。

明帝即位初年，四方發生反叛，至南方賊人敗於鵲尾時，西陽蠻人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人起義，攻克郢州。明帝任命益之爲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爲蠻人百姓設置宋安、光城二郡，任命義之爲宋安太守，光興爲光城太守。封益之爲邊城縣王，成邪財爲陽城縣王，成邪財死後，其子婆思承襲了爵位。

西域諸國

玉門以西達于西海，考之漢史，通爲西域，高昌迄于波斯，則其所也。自晋、宋以還，雖有時而至，論其風土，甚未能詳。今略備西域諸國，編之于次云。

玉門以西直至西海，從漢史考察，通稱爲西域，從高昌直到波斯，是其所在之地。自晋、宋以來，雖然有時有往來，但論述其風土人情，則實在不能詳盡。今大致叙述西域各國，編輯在後面。

高昌

高昌國，初闞氏爲主，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闞爽奔于蠕蠕。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於魏。其國人又推麴氏爲王，名嘉，魏授爲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四年卒，國謚曰昭武王。子子堅，子堅嗣位，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高昌王。

高昌國最初是闞氏爲王，後來被河西王沮渠茂虔的弟弟無諱所攻滅。其王闞爽逃奔到蠕蠕。無諱占據其地稱王，僅一代就被魏所滅。其國人又推舉麴氏爲王，麴氏名嘉，魏授予他爲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四年而死，其國給他謚號爲昭武王。其子子堅即位，魏授予子堅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高昌王。

其國蓋車師之故地，南接河南，東近敦煌，西次龜兹，北鄰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力等鎮。官有四鎮將軍，及置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諫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華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麗，辮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絡環釧。昏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

其國是車師國的故地，南接河南，東部接近敦煌，西與龜兹毗鄰，北部鄰接敕勒。置四十六個鎮，有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力等鎮。其官職有四鎮將軍，并設置有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諫議、校尉、主簿。其國人的言語與華人大致相同。國內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等書籍。其國人的面貌類似於高麗人，辮髮垂在後背。身穿長身小袖袍、縵襠褲。女子的頭髮，辮而不垂，戴着錦纈纓絡環釧等飾物。其婚姻六禮齊備。地勢高而乾燥，用土修築城墻，用木架起房屋，上面再用土覆蓋。寒暑氣候與益

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啖麵及牛羊肉。出良馬、蒲桃酒、石鹽。多草木，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纑，名曰白叠子，國人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

梁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桃、良馬、氍氀等物。

滑國

滑國者，車師之别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晋以來，不通中國。至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遣使獻黄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

魏之居代都，滑猶爲小國，屬蠕蠕。後稍强大，征其旁國波斯、渴盤陀、罽賓、焉耆、龜兹、疏勒、姑墨、于闐、句般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温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麵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户。其王坐金床，隨太歲轉，與妻并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户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椁。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呵跋檀　周古柯　胡密丹

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并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

州相似，種植九穀，人大多吃麵食和牛羊肉。其地出産良馬、葡萄酒、石鹽。其地草木繁盛。有一種草的果實如同蠶繭，繭中的絲如同細纑，名叫白叠子，其國人用來織布，其布非常柔軟潔白，在買賣交易中使用。有一種鳥叫朝烏，每天早晨飛集王殿的前面，站成行列，不畏懼人，日出之後就飛散而去。

梁大同年間，子堅派使者來貢獻鳴鹽枕、葡萄、良馬、氍氀等物。

滑國是車師的另一種族。漢永建元年，八滑跟隨班勇攻打北虜有功，班勇奏請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晋以來，不與中原交往。至梁天監十五年，滑國王厭帶夷栗陁纔開始派使者來貢獻當地土産。普通元年，派使者來貢獻黄獅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前來貢獻。

魏在居於代都時，滑國還是個小國，屬於蠕蠕。後來逐漸强大，征伐其旁邊的國家波斯、渴盤陀、罽賓、焉耆、龜兹、疏勒、姑墨、于闐、句般等國，開闢疆土千餘里。其國土地温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其國人以麵及羊肉爲食物。其國的野獸有獅子、兩脚駱駝，野驢長着角。國人都擅長騎射，身穿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穿裘皮衣服，頭上戴着木刻的角，長六尺，并用金銀加以裝飾。其國女子少，兄弟共娶一妻。其國没有城郭，居住在氈房中，門向東開。其王坐金床，隨着太歲而轉换方向，與妻子并排坐在一起接待客人。其國没有文字，以木爲符節憑證。與周圍的國家相交往，就讓鄰國胡人書寫胡文，用羊皮紙。其國家没有官職。事奉天神、火神，每日都先出門祀神然後吃飯。其國跪拜之禮是僅拜一次。葬禮用木爲椁。父母去世，其子割下一隻耳朵，葬事完成之後纔可參與吉禮。其言語要河南國人翻譯之後纔能懂。

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等國，都是滑國附近的小國。凡是滑國附近的國家，衣服容貌都與滑國相同。這些國家在普通元年都派使者隨同滑

來貢獻方物。

國的使者前來貢獻當地土產。

白題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别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祖先是匈奴另一部族的胡人。漢灌嬰與匈奴作戰，所斬白題騎兵一人，就是白題的一位先人。白題國在滑國以東，離開滑國走六日的路程，就可以向西到達波斯。其土地出產粟、麥、瓜果，食物與滑國大致相同。普通三年，派使者來貢獻當地土產。

龜茲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自晉度江不通，至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龜茲國是西域的一個舊國。自從晉渡江以後就没有交往，直至梁普通二年，其王尼瑞摩珠那勝始派使者奉表貢獻。

于闐

于闐者，西域之舊國也。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琉璃罌。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于闐國也是西域的一個舊國。梁天監九年，始與江左交往，派使者來貢獻當地土產。十三年，又來進獻波羅婆步障。十八年，又進獻琉璃罌。大同七年，又進獻外國雕刻的玉佛。

渴盤陁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鄰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都在山谷中，城周回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古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氈。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物。

渴盤陁國是于闐以西的一個小國。西鄰滑國，南與罽賓國相接，北與沙勒相連。國都在山谷之中，城的周長有十餘里。國内有十二座城，風俗與于闐相類似。用古貝布製衣，身穿長身小袖袍，小口褲。其土地適宜種植小麥，積儲起來作爲糧食。其國多産牛馬駱駝羊等。也出産好氈。其國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元年，始與江左交往，派使者前來貢獻當地土産。

末國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户。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剪髮，著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遣使來貢獻。

末國即漢代的且末國。能參加作戰的人口有萬餘户。其國北部與丁零、東部與白題、西部與波斯接壤。其國土人都剪髮，戴着氈帽，穿小袖衣，衣衫則在頸部開領口，衣縫在前面。其國多産牛羊騾驢。其國王安末深盤，在梁普通五年，始與江左交往，派使者前來貢獻。

波斯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國有城周回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内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

波斯國，其先人有一位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的字爲氏，於是也就以波斯爲國號。其國都城周長三十二里，城高四丈，城上建有樓觀。城内有房屋數百千間，城外有佛寺二三百所。西邊

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啖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虎魄、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内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昏姻法，下娉財訖，女婿將數十人迎婦。婿著金綫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兹永畢。國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泛慄國接。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左，遣使獻佛牙。

離城十五里有一座土山，山不太高，但山勢連綿延伸極遠。山裏有鷲鳥，捕羊而食，當地人都認爲是極大的禍患。國中有一種優鉢曇花，非常鮮麗可愛。其國出産龍駒馬。鹹池内生長珊瑚樹，高一二尺。其國還出産琥珀、瑪瑙、珍珠、玫瑰等物，國内之人并不認爲有多珍貴。市場的貿易使用金銀。其婚姻之法是，下聘禮後，女婿帶數十人去迎娶新娘。女婿身穿金綫錦袍，獅子錦褲，戴天冠。新娘也如此穿戴。新娘的兄弟走上前來把新娘的手交與新郎，夫婦之禮就完成了。其國東部與滑國、西部及南部與婆羅門國、北部與泛慄國接壤。梁中大通二年，始與江左交往，派使者前來貢獻佛牙。

北狄

蠕蠕

北狄種類實繁，蠕蠕爲族，蓋匈奴之别種也。魏自南遷，因擅其故地。無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鞾。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亘河。

北狄的種類實在繁多，屬於蠕蠕族，是匈奴的另一個種族。魏南遷後，他們就占據了魏的故地。没有城郭，逐水草而居，從事畜牧，住在穹廬中。頭髮辮起，穿着錦製小袖袍，小口褲，高筒靴。其地十分寒冷，至七月流動的冰塊還充滿河上。

宋昇明中，遣王洪範使焉，引之共謀魏。齊建元三年，洪範始至。是歲通使，求并力攻魏。其相國刑基祇羅回表，言"京房讖云：'卯金卒，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代宋者齊。"又獻師子皮袴褶。其國後稍侵弱，永明中，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南移其居。梁天監十四年，遣使獻馬、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匹，金一斤。

宋昇明年間，派遣王洪範爲使者，前去聯絡他們謀劃共同攻魏。齊建元三年，洪範纔到達。這一年有使者來訪，要求合力攻魏。其相國刑基祇羅回上表説："京房讖云：'卯金卒，草肅應王。'遍觀圖緯，代宋而立者當是齊。"又進獻了獅子皮褲褶。其國後來逐漸衰弱，永明年間，被丁零攻破，於是就變成小國向南遷移。梁天監十四年派遣使者貢獻馬、貂裘。普通元年，又派遣使者進獻當地土産。此後數年一次派使者來貢獻。大同七年，又獻來馬一匹，金一斤。

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横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爲之，則不能雨，問其故，蓋以暖云。

其國能用法術祭天而招來風雪，其面前是晴天白日，身後則是泥潦横流，因此他們戰敗逃跑没有人能追得上。有時在中夏祭天，却不能下雨，問其原因，説是因爲天氣太熱。

論曰：自晋氏南度，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至於南徼東

論曰：自從晋代南渡，居於江左之後，北部、西部的荒漠邊遠之地，由於隔離阻礙，未能

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蒲之捷，威震冥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絶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尾，身其幾何。故西賮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來，無道則去者也。

相互交往。至於南部、東部境外各國，由於邊界土地相接，自宋元嘉以來，順應時運，於是興兵征伐，象浦之戰大捷，威震海外。於是遠方國家紛紛往來，無一年間斷。直至齊、梁，各方的職貢仍井然有序。等到發生侯景之亂後，疆土日漸削減。陳氏的國運，已經極爲衰微，救首救尾，自顧不暇，不知自身能存在多久。因此西、南各方貢獻的財寶，在史册上就没有記載了。這難道不是所謂有德者人們就會歸服，無道者人們就會離去嗎?

南史卷八十

列傳第七十

賊臣

侯景　王偉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侯景

侯景字萬景，魏之懷朔鎮人也。少而不羈，爲鎮功曹史。魏末北方大亂，乃事邊將尒朱榮，甚見器重。初學兵法於榮部將慕容紹宗，未幾紹宗每詢問焉。後以軍功爲定州刺史。始魏相高歡微時，與景甚相友好，及歡誅尒朱氏，景以衆降，仍爲歡用。稍至吏部尚書，非其好也。每獨曰："何當離此反故紙邪?"尋封濮陽郡公。

侯景字萬景，是北魏的懷朔鎮人。年輕時落拓不羈，任鎮功曹史。北魏末年北方大亂，於是事奉邊鎮將領尒朱榮，很受尒朱氏的器重。剛開始的時候向尒朱榮的部將慕容紹宗學習兵法，不久紹宗經常向他詢問。後來因爲軍功擔任定州刺史。當初北魏丞相高歡還微賤的時候，與侯景很友好，等到高歡消滅了尒朱氏，侯景率領他的部衆投降，仍然被高歡任用。逐漸升遷爲吏部尚書，不是他的喜好。經常自個兒說："什麼時候能離開這個往返於故紙堆的差事?"不久被封爲濮陽郡公。

歡之敗於沙苑，景謂歡曰："宇文泰恃於戰勝，今必致怠，請以數千勁騎至關中取之。"歡以告其妃婁氏，曰："彼若得泰，亦將不歸。得泰失景，於事奚益?"歡乃止。後爲河南道大行臺，位司徒。又言於歡曰："恨不得泰。請兵三萬，横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公，以作太平寺主。"歡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仗任若己之半體。

高歡在沙苑戰敗，侯景對高歡說："宇文泰自恃取得勝利，一定會意志懈怠，我請求率數千名精鋭騎兵去關中活捉他。"高歡把侯景的話告訴自己的妻子婁氏，婁氏說："他捉住了宇文泰，也可能不會回來。抓住了宇文泰失去了侯景，對事情有什麼益處?"高歡便打消了這個念頭。後來擔任河南道大行臺，職位爲司徒。又對高歡說："遺憾的是没能捉住宇文泰。請求給我三萬兵馬，我要横行天下；一定要渡過長江捆住蕭衍這個老頭，來擔任我們太平寺的主持。"高歡贊許他的話，讓他率領十萬大軍，專門負責河南的軍務，倚仗他就像自己的半個身體。

景右足短，弓馬非其長，所在唯以智謀。時歡部將高昂、彭樂皆雄勇

侯景的右腿短一些，張弓騎馬不是他所擅長的，他的長項全在智謀上。當時高歡的部將高

冠時，唯景常輕之，言“似豕突爾，勢何所至”？及將鎮河南，請于歡曰：“今握兵在遠，奸人易生詐僞，大王若賜以書，請異於他者。”許之。每與景書，別加微點，雖子弟弗之知。

昂、彭樂都英勇無比，衹有侯景總是瞧不起他們，說：“他們衹會像猪一樣亂衝罷了，他們知道往哪裏衝?”等到他即將去鎮守河南，向高歡請求說：“現在我在遠方總領大軍，奸人很容易在中間滋生奸詐虚假，大王如果給我賜信，請求與他人的書信不同。”高歡答應了他。每次給侯景書信，另外加一些微小的標點，即使是兒子兄弟也不告訴他們。

及歡疾篤，其世子澄矯書召之。景知僞，懼禍，因用王偉計，乃以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召群臣議之，尚書僕射謝舉等皆議納景非便，武帝不從。初，帝以是歲正月乙卯於善言殿讀佛經，因謂左右黄慧弼曰：“我昨夢天下太平，爾其識之。”及和至，校景實以正月乙卯日定計，帝由是納之。於是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

等到高歡病重，他的世子高澄假托高歡的信召侯景進京。侯景知道是假信，害怕遇禍，因此采用王偉的計策，於是在太清元年二月派他的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梁朝請求投降。梁武帝召集群臣商議此事，尚書僕射謝舉等人都議論說接納侯景不適合，梁武帝不聽。當初，梁武帝於這一年正月乙卯在善言殿讀佛經，趁機對黄慧弼說：“我昨天夢見天下太平，你爲我記住這件事。”等到丁和來到，考校侯景實際是於正月乙卯日定計，梁武帝因此就接納了他。因而封侯景爲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總督黄河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依照東漢鄧禹的舊例。

高澄嗣事爲勃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兖請救于西魏，魏遣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夜遁，鴉仁乃據懸瓠。

高澄繼位任勃海王，派慕容紹宗在長社圍攻侯景。侯景危急，便請求割讓魯陽、長社、東荆、北兖等地向西魏求救，西魏派遣五城王元慶等人率兵來救援他，紹宗便撤退。侯景又向司州刺史羊鴉仁請求派救兵，鴉仁派他的長史鄧鴻率兵趕到汝水，元慶夜間逃走，鴉仁於是占領懸瓠。

時景將蔡道遵北歸，言景有悔過志。高澄以爲信然，乃以書喻景，若還，許以豫州刺史終其身，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闔門無恙，并還寵妻愛子。景報書不從。澄知景無歸志，乃遣軍相繼討景。

當時侯景的部將蔡道遵回到北方，說侯景有悔過的意思。高澄認爲屬實，便寫信告訴侯景，如果他回來，答應他終身擔任豫州刺史，所統領的文武官員不再加追問，全家無事，并且歸還抓走的寵妻愛子。侯景回信不答應。高澄知道侯景没有歸降的意思，便派軍相繼討伐侯景。

帝聞鴉仁已據懸瓠，遂命群帥指授方略，大舉攻東魏，以貞陽侯蕭明爲都督。明軍敗見俘。紹宗攻潼州，刺史郭鳳棄城走。景乃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户郎中王則詣闕獻策，請元氏子弟立爲魏主。詔遣太子舍人

梁武帝聽說鴉仁已占據懸瓠，於是命令各路將領指示方略，大規模進攻東魏，任命貞陽侯蕭明爲都督。蕭明的軍隊戰敗被俘虜。紹宗進攻潼州，刺史郭鳳丢下州城逃走。侯景便派他的行臺左丞王偉、左户郎中王則到宫中來獻計，請求把元氏的子弟立爲魏主。下詔派太子舍人元貞爲

元貞爲咸陽王，須度江許即位，以乘輿之副資給之。

咸陽王，等到渡過長江纔答應他即位，把乘輿的副車供應給他。

高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保渦陽，使謂紹宗曰："欲送客邪？將定雄雌邪？"紹宗曰："將决戰。"遂順風以陣。景閉壘，頃之乃出。紹宗曰："景多詭，好乘人背。"使備之，果如其言。景命戰士皆被短甲短刀，但低視斫人脛馬足，遂敗紹宗軍。裨將斛律光尤之，紹宗曰："吾戰多矣，未見此賊之難也。爾其當之。"光被甲將出，紹宗戒之曰："勿度渦水。"既而又爲景敗。紹宗謂曰："定何如也。"相持連月，景食盡，誑其衆以爲家口并見殺。衆皆信之。紹宗遥謂曰："爾等家并完。"乃被髮向北斗以誓之。景士卒并北人，不樂南度，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紹宗。景軍潰散，喪甲士四萬人，馬四千匹，輜重萬餘兩。乃與腹心數騎自硤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南過小城，人登陴詬之曰："跛脚奴何爲邪？"景怒，破城殺言者而去。晝夜兼行，追軍不敢逼。使謂紹宗曰："景若就禽，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

高澄又派慕容紹宗來追擊侯景，侯景退保渦陽，派使者對紹宗説："你是來送客呢？還是來争勝負的呢？"紹宗説："是要來決戰的。"於是順風來布陣。侯景關閉營壘，過了一會兒纔出來。紹宗説："侯景這個人詭計多端，喜歡在人背後下手。"讓人防備，結果跟他説的一樣。侯景命令戰士人人佩帶短甲短刀，衹顧低頭看着人腿馬腿砍，結果把紹宗的軍隊打敗。紹宗的副將斛律光責備他，紹宗説："仗我打得多了，没有見過像這麽難對付的敵人。你來對付他好了。"斛律光披上鎧甲即將出戰，紹宗告誡他説："不要渡過渦河。"不久又被侯景戰敗。紹宗對他説："結果怎麽樣。"雙方相持了幾個月，侯景的軍糧吃完了，侯景欺騙他的部下説家中的人都被殺了。部衆都相信了他的話。紹宗遠遠地對他們説："你們的家人都還是好好的。"於是披散頭髮向北斗來起誓。侯景的士兵都是北方人，不願意到南方去，他的部將暴顯等人各自率領自己的部將投降紹宗。侯景的軍隊潰逃四散，喪失帶甲的戰士四萬人，戰馬四千匹，輜重有一萬多輛車。便和自己的幾個腹心之人從硤石渡過淮河，慢慢收集逃散的士兵，一共獲得八百名步騎兵。往南經過小城，有人登上女墻駡他説："跛腿奴準備怎麽辦？"侯景大怒，攻下城殺了駡他的人纔離開。日夜兼行，追趕的軍隊不敢逼近。侯景派人對紹宗説："侯景如果被抓住，您還有什麽用？"紹宗便放過了他。

既而莫適所歸，馬頭戍主劉神茂者，爲韋黯所不容，因是踣馬乃馳謂景曰："壽陽去此不遠，城池險固，韋黯是監州耳。王若次近郊，必郊迎，因而執之，可以集事。得城之後，徐以啓聞，朝廷喜王南歸，必不責也。"景執其手曰："天教也。"及至，而黯授甲登陴。景謂神茂曰："事不諧矣。"對曰："黯懦而寡智，可説下也。"乃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

此後不知道去何處，馬頭駐軍的頭領劉神茂，被監州韋黯所不容，因而殺了自己的馬快步跑去對侯景説："壽陽離這裏不遠，城池非常險要堅固，韋黯是那裏的監州。大王您如果來到城郊，他一定會前往迎接，趁機抓住他，可以完成事功。占據壽陽城之後，慢慢再向朝廷報告，朝廷高興您南歸，一定不會責怪您。"侯景拉着他的手説："這是老天的賜教。"等來到壽陽城下，但韋黯却披甲登上女墻。侯景對神茂説："事情不成功了。"回答説："韋黯懦弱而少智，可以勸

入説之，黯乃開門納景。景執黯，數將斬之，久而見釋。乃遣于子悦馳以敗聞，自求貶削。優詔不許。復求資給，即授南豫州刺史，本官如故。

説他下來。”便派遣豫州司馬徐思玉夜晚進城去游説，韋黯打開城門接納了侯景。侯景抓住韋黯，幾次將要殺他，很久纔被釋放。於是派于子悦飛馳到朝廷去報告失敗的消息，自己請求貶官削職。朝廷優詔不答應。又求物資供應，就授予他南豫州刺史，原先的官職仍舊。

帝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故以鄱陽王範爲合州刺史，即鎮合肥。魏人攻懸瓠，懸瓠糧少，羊鴉仁去懸瓠歸義陽。

梁武帝因爲侯景的軍隊剛剛被打敗，不忍心將他調往他處，所以任命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史，前往鎮守合肥。東魏人進攻懸瓠，懸瓠的糧食少，羊鴉仁離開懸瓠回到義陽。

魏人入懸瓠，更求和親，帝召公卿謀之。張綰、朱异咸請許之。景聞未之信，乃僞作鄴人書，求以貞陽侯换景。帝將許之。舍人傅岐曰：“侯景以窮歸義，棄之不祥。且百戰之餘，寧肯束手受縶?”謝舉、朱异曰：“景奔敗之將，一使之力耳。”帝從之，復書曰：“貞陽旦至，侯景夕反。”景謂左右曰：“我知吴兒老公薄心腸。”又請娶於王、謝，帝曰：“王、謝門高非偶，可於朱、張以下訪之。”景恚曰：“會將吴兒女以配奴。”王偉曰：“今坐聽亦死，舉大事亦死，王其圖之。”於是遂懷反計。屬城居人，悉占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士。又啓求錦萬匹爲軍人袍，中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賞，不容以供邊用，請送青布以給之。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并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絶。

東魏人進入懸瓠，重新來要求和親，梁武帝召集公卿百官商議這件事。張綰、朱异都請求答應。侯景聽説後不相信，就僞造東魏人的書信，請求拿貞陽侯來交换侯景。梁武帝準備答應。舍人傅岐説：“侯景因爲走投無路來投誠，拋棄他不吉祥。况且身經百戰的人，難道會束手受擒?”謝舉、朱异説：“侯景是前來投奔的敗將，衹需要一名使臣的力量罷了。”梁武帝聽從了他們的意見，回信説：“貞陽侯早上到，侯景晚上就返回。”侯景對身邊的人説：“我就知道吴地蕭衍老兒薄心腸。”又請求從王、謝家族娶妻，梁武帝説：“王、謝的門第懸殊太大，可以在朱、張兩姓以下來訪求。”侯景氣憤地説：“我會將吴人的女兒來與奴僕婚配。”王偉説：“現在坐在這裏聽命也是死，舉大事也是死，大王您自己考慮考慮。”因此心中便懷有謀反之計。全城的居民，都要招募爲軍士。於是停止償還債務買賣和收田租，老百姓的女兒全都與將士婚配。又上表請求一萬匹錦爲軍人做戰袍，中領軍朱异議論認爲御府的錦衹够用來頒布奬賞，不能供給邊地使用，請求送給青布供應他們。又認爲行臺所供應的兵仗大多不精，上書請求讓東冶鐵匠另外營造，下令一并供應他們。侯景從渦陽失敗以後，提出的要求很多，朝廷寬宏大量，不曾拒絶過。

是時貞陽侯明遣使還梁，述魏人請追前好，許放之還。武帝覽之流涕，乃報明啓當别遣行人。帝亦欲息兵，乃與魏和通。景聞之懼，馳啓固諫，帝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

這時貞陽侯蕭明派使者回到梁朝，叙述東魏請求追修前好，答應放他回來。梁武帝看信流下了眼淚，便回蕭明信説會另派使者。梁武帝也想停息戰爭，就與東魏人講和通好。侯景聽説後很害怕，飛快上書堅决諫阻，梁武帝不聽從。從

遜。又聞遣伏挺、徐陵使魏，不知所爲。

此以後侯景上表上疏非常專横，言辭一點兒也不謙遜。又聽説伏挺、徐陵出使東魏，不知他們做了些什麽。

元貞知景異志，累啓還朝。景謂曰：“將定江南，何不少忍？”貞益懼，奔還建鄴，具以事聞。景又招司州刺史羊鴉仁同逆，鴉仁録送其使。時鄱陽王範鎮合肥，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并抑不奏聞，景所以奸謀益果。乃上言曰：“高澄狡猾，寧可全信？陛下納其詭語，求與連和，臣亦竊所笑也。臣行年四十有六，未聞江左有佞邪之臣，一旦入朝，乃致囂讟，寧堪粉骨，投命仇門？請乞江西一境，受臣控督；如其不許，即領甲臨江，上向閩、越。非唯朝廷自耻，亦是三公旰食。”帝使朱异宣語答景使曰：“譬如貧家畜十客五客，尚能得意，朕唯有一客，致有忿言，亦是朕之失也。”景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内啓。

元貞知道侯景有謀反的意圖，多次上表請求回朝。侯景對他説：“我即將平定江南，你怎麽不暫時忍耐一下？”元貞更加害怕，逃回了建鄴，把這件事完全報告了朝廷。侯景又招呼司州刺史羊鴉仁一同謀反，鴉仁記録下他的罪行押送走他的使者。當時鄱陽王蕭範鎮守合肥，和羊鴉仁一起多次上書稱侯景有不軌的圖謀。朱异説：“侯景幾百叛軍，能做什麽大事？”全都壓下不上奏，這也是侯景之所以奸謀日益得逞的原因。侯景於是上書説：“高澄很狡猾，怎麽可以完全相信？陛下您采納他的欺詐的言辭，希望與之通好和親，我也私下對此感到可笑。我四十六歲了，還不曾聽説江南有奸佞之臣，但一旦真正來到江南，却招致誹謗。怎麽能粉身碎骨，投奔於仇敵之門？請求給予江北一片土地，接受我的管轄；如果不同意，立即率士兵抵達長江，向前占領閩、越一帶。不衹是朝廷自己感到羞耻，也會導致三公大人們不能早食。”梁武帝讓朱异發言回答侯景的使者説：“打個比方説窮人家養十個五個客人，還能人人滿意，我衹有一個客人，還讓他有忿怨之言，這也是我的過失。”侯景又知道臨賀王正德怨恨朝廷，暗中命令與他聯合。正德答應爲他在朝中做内應。

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於豫州城内集其將帥，登壇歃血。是日地大震。於是以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辭，以爲奸臣亂政，請帶甲入朝。先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武帝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吾以折棰笞之。”乃敕：斬景者不問南北人同賞封二千户兼一州刺史；其人主帥欲還北不須州者，賞以絹布二萬，以禮發遣。於是詔合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

二年八月，侯景於是發兵反叛，在豫州的州城内聚集他的將帥，登上盟壇歃血立誓。這一天發生了大地震。因此以誅滅中領軍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左率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藉口，認爲奸臣亂政，請求帶兵入朝。首先進攻馬頭、木柵，抓住太守劉神茂、駐軍頭領曹璆等人。梁武帝聽説這個消息，笑着説：“這是什麽樣的才幹，我要斷杖來鞭打他。”於是下令：殺侯景的不論南朝人北朝人一樣賞封二千户并兼任一州的刺史；這個人如果是主帥想回北方不願擔任州刺史的，賞給他二萬匹布絹，按禮節發送他回去。於是詔令合州刺史鄱陽王蕭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

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

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一齊討伐侯景，從歷陽出發。又命令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蕭綸持節，總督各路軍馬。

景聞之，謀於王偉。偉曰："莫若直掩揚都，臨賀反其内，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聞拙速，不聞工遲，今今便須進路，不然邵陵及人。"九月，景發壽春，聲云游獵，人不覺也。留僞中軍大都督王貴顯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武帝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鐵遣弟均夜斫景營，戰没。鐵母愛其子，勸鐵降。景拜其母，鐵乃勸景曰："急則應機，緩必致禍。"景乃使鐵爲導。

侯景聽到這個消息，和王偉密謀。王偉説："不如直接進攻揚都，臨賀王從内部反叛，大王您從外部進攻，天下不難平定。用兵衹聽説劣勢兵力以突然襲擊取勝，没聽説等練好了兵動作遲緩却能獲勝，命令現在就立即上路，不然的話邵陵王就會追上來。"九月，侯景從壽春出發，聲稱要去游獵，人們都没有發覺。留下僞中軍大都督王貴顯守衛壽春城，出發時假裝向合肥，結果却襲擊譙州。助防董紹先投降侯景，抓住刺史豐城侯蕭泰。梁武帝聽到這個消息，派太子家令王質率領三千士兵巡視長江遏守江防。侯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莊鐵派弟弟莊均夜間去砍侯景的軍營，戰死。莊鐵的母親愛惜自己的兒子，勸莊鐵投降。侯景向莊鐵的母親下拜，莊鐵便勸侯景説："行動快就能趕上機遇，行動遲緩則會招致禍患。"侯景便讓莊鐵擔任嚮導。

是時鎮戍相次啓聞，朱异尚曰："景必無度江志。"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稱載荻，實擬濟景。景至江將度，慮王質爲梗，俄而質被追爲丹陽尹，無故自退。景聞未之信，乃密遣覘之，謂使者："質若退，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采石濟，馬數百匹，兵八千人，都下弗之覺。

當時各地的駐軍先後報告消息，朱异還説："侯景一定没有過江的意思。"蕭正德事先派幾十條大船假裝去運蘆葦，實際是準備渡侯景過江。侯景來到長江邊將要渡江，擔心王質會來阻擋，很快王質被追回任丹陽尹，無緣無故就自己退回去了。侯景聽説這個消息後不相信，便秘密派人去窺探，對使者説："王質如果已經退回去了，就折一枝江南的樹枝作爲憑據。"窺探的人像他説的那樣返回了江北。侯景十分高興地説："我的事情要成功了。"便從采石渡江，共有馬幾百匹，士兵八千人，都城的人都没有發覺。

景出，分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奔還建鄴。皇太子見事急，入面啓武帝曰："請以事垂付，願不勞聖心。"帝曰："此自汝事，何更問爲?"太子仍停中書省指授，内外擾亂相劫不復通。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内外諸軍事，都官尚書羊

侯景在江東出現，分派軍隊去襲擊姑孰，活捉了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於是抵達慈湖。南津校尉江子一逃奔回建鄴。皇太子見事情緊急，入宫當面對梁武帝説："請求將此事交給我來處理，希望不要因這件事使您勞心。"梁武帝説："這本來就是你的事，何必又要來問我呢?"太子仍然停留在中書省衙門指揮，宫廷内外紛亂騷擾相互争奪不再能往來。因此下詔任命揚州刺史宣

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遣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

城王大器爲都督內外諸軍事，都官尚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來作爲他的副將。派遣南浦侯蕭推守衛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衛石頭，輕車長史謝禧守衛白下。

既而景至朱雀航，遣徐思玉入啓，乞帶甲入朝，除君側之惡，請遣了事舍人出相領解，實欲觀城中虛實。帝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往勞之于板橋。景北面受敕，季曰："今者之舉，何以爲名？"景曰："欲爲帝也。"王偉進曰："朱异、徐驎諂黷亂政，欲除奸臣耳。"景既出惡言，留季不遣，寶亮還宮。

不久侯景至朱雀航，派徐思玉到宮中去啓奏，乞求帶兵入朝，清除國君身邊的亂臣賊子，請求派遣會辦事的舍人出城來傳遞消息，實際是想觀察城中的虛實。梁武帝派遣中書舍人賀季、主書郭寶亮隨思玉前往板橋慰勞。侯景面向北面接受敕令，賀季說："你今天的舉動，以什麽爲名？"侯景說："是想爲皇上做點事。"王偉上前說："朱异、徐驎諂媚誣陷擾亂國政，我們衹是想除掉奸臣罷了。"侯景口出惡言之後，扣留賀季不讓返回，寶亮回到宮中。

先是，大同中童謡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渦陽之敗，求錦，朝廷所給青布，及是皆用爲袍，采色尚青。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謡。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悦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

在此之前，大同年間的童謡說："青布袍白駿馬從壽陽來。"侯景在渦陽戰敗的時候，向朝廷要求供給錦，朝廷供應給他的青布，這時都用來做成了戰袍，用色崇尚青色。侯景騎一匹白馬，用青色的絲繩爲馬繮繩，想要以此來應驗童謡的內容。蕭正德原先駐扎在丹陽郡，到這時率領他的部隊與侯景會合。建康令庾信率領一千多名士兵駐扎在朱雀航的北面，等侯景來到時把航船都撤走了，纔開一隻小船擺渡，看到叛軍都戴着鐵面具，便丢棄軍隊逃走。南塘的散兵又將朱雀航合攏來擺渡侯景。皇太子把自己騎的馬給王質，配給他三千精兵，讓他去增援庾信。王質走到領軍府和叛軍遭遇，還没有布陣便逃跑。侯景乘勝來到宮門。西豐公大春丢下石頭城逃走，侯景派遣他的儀同于子悦占領石頭城。謝禧也丢下白下城逃走。

景遣百道攻城，縱火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入，羊侃鑿門扇刺殺數人，賊乃退。又登東宮墻射城內。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宮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厨，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景又燒城西馬厩、

侯景派遣多路軍隊進攻臺城，放火燒毁了大司馬、東華西華各道城門。城內匆忙之中没有設防，便鑿壞門樓，從樓上倒水澆火，過了很久纔熄滅。叛軍又砍壞了東掖門即將進入，羊侃鑿破門扇刺殺多人，叛軍這纔退走。又登上東宮的墻上向城中射箭。到夜間，簡文招募人出城去燒東宮的臺殿差不多燒盡了，東宮聚集的圖書共幾百橱，全被燒成了灰燼。在此之前，簡文夢見有人將他畫成秦始皇，說"這個人又要焚書"，到

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擲以石，并皆碎破。賊又作尖頂木驢，狀似楬，石不能破。乃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下焚之。

這時就應驗了。侯景又焚毁了城西的馬厩、士林館、太府寺。第二天，侯景又作幾百匹木驢來攻城，城中人從上面拋下石頭，木驢都被砸碎。叛軍又製作了尖頂的木驢，形狀像小棺材，石頭也砸不破。城中就製作一種叫雉尾炬的火把，用膏油和蠟灌在裏面，一齊拋下來焚燒叛軍製作的尖頂木驢。

賊既不剋，士卒死者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絶内外。又啓求誅朱异、陸驗、徐驎、周石珍等，城内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莊鐵乃奔歷陽，紿言景已梟首。景城守郭駱懼，棄城走壽陽。鐵得入城，遂奔尋陽。

叛軍不能攻下内城，士兵戰死的很多，便停止攻城，築起長長的圍栅用來斷絶内外的交通。又上書請求誅殺朱异、陸驗、徐驎、周石珍等人，城中也將懸賞侯景的價錢射出城來，如有能殺侯景的，把侯景的職位授予他，同時賞錢一億萬，布和絹各一萬匹，女樂兩部。莊鐵於是逃奔歷陽，假稱侯景已被斬首示衆。侯景的歷陽守將郭駱害怕，丢下歷陽逃奔壽陽。莊鐵能够進入歷陽，隨後又投奔尋陽。

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爲帝，即僞位，居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謡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識者以爲正德卒當平殄也。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内文武倮身而出，使交兵殺之，死者三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及暉略守東府城。

十一月，侯景立蕭正德爲皇帝，非法即位，住在儀賢堂，改年號爲正平。當初童謡有"正平"的説法，所以要立"正平"的年號來與它相應。有識之士認爲正德最終將要被平定殄滅。侯景自任相國、天柱將軍，正德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爲妻。侯景又進攻東府城，設置百尺樓車，將城上的女墻都鉤落了。東府城被攻破之後，侯景派他的儀同盧暉略率領幾千人手持長刀夾守城門，將城中的文武百官全赤身裸體地驅趕出來，讓城門兩邊的士兵用兵器刺殺他們，被殺死的有三千多人。南浦侯蕭推在這一天被殺。侯景讓正德的兒子見理和暉略守衛東府城。

初，景至都，便唱云"武帝已晏駕"。雖城内亦以爲然。簡文慮人情有變，乃請上輿駕巡城。上將登城，陸驗諫曰："陛下萬乘之重，豈可輕脱?"因泣下。帝深感其言，乃幸大司馬門。城上聞蹕聲皆鼓噪，軍人莫不屑涕，百姓乃安。

當初，侯景纔到京城，便高喊"武帝已經死了"。即使是城裏的也認爲是這樣。簡文擔心人心有變，就請武帝乘坐輿駕去城中巡視。武帝準備登上城去，陸驗進諫説："陛下您可是萬乘之君貴重之體，怎麽能輕易登城呢?"因而流下眼淚。梁武帝被他的話深深感動，就來到大司馬門。城上聽到駐蹕聲都一片沸騰，士兵個個落淚，百姓因此安定。

景又於城東西各起土山以臨城，城内亦作兩山以應之，簡文以下皆親畚鍤。初，景至便望剋定建鄴，號令

侯景又在東西兩面築起兩座土山以俯視城内，城内也築兩座土山來回應，簡文以下都親自挖土運土。當初，侯景一到就希望攻下建鄴，號

甚明，不犯百姓。既攻不下，人心離沮，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尸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剥，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又募北人先爲奴者，并令自拔，賞以不次。朱异家黥奴乃與其儕逾城投賊，景以爲儀同，使至闕下以誘城内，乘馬披錦袍詬曰："朱异五十年仕宦，方得中領軍。我始事侯王，已爲儀同。"於是奴僮競出，盡皆得志。

令還很嚴明，不侵犯百姓。現在既進攻不下，人心離異沮喪，又擔心援軍會集，軍隊一定會潰敗四散，便放縱士兵亂殺亂搶，尸首塞滿道路。富豪家庭，被他們隨意盤剥，妻妾兒女，都被擄掠到了軍營。又招募原先作奴僕的北方人，讓他們自我解脱，給他們不尋常的獎賞。朱异家黥面的奴隸便與他的同伴一起翻過城墻投奔了叛軍，侯景任命他爲儀同，讓他到城門前招誘城内的人，騎馬穿着錦袍駡道："朱异做了五十年官，纔做到中領軍。我纔開始事奉侯王，就已擔任儀同。"因此城中的奴僕争着跑出來，全都如願以償。

景食石頭常平倉既盡，便掠居人，爾後米一升七八萬錢，人相食，有食其子者。又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棰，疲羸者因殺以填山，號哭之聲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并出從之，旬日間衆至數萬。

侯景把石頭常平倉的糧食已吃完了，便搶居民的，後來米價高達一升米七八萬錢，人吃人，有吃自己兒子的。又修築土山，不論身份的高低，日夜不停地勞作，亂加鞭打，疲弱的人就被他趁勢殺死用來填山，哀號哭泣的聲音震天動地。老百姓又不敢躲藏，都出來跟隨他們行動，十天半月之間人數達到幾萬。

景儀同范桃棒密貪重賞，求以甲士二千人來降，以景首應購，遣文德主帥前白馬游軍主陳昕夜逾城入，密啓言狀。簡文以啓上，上大悦，使報桃棒，事定許封河南王，鐫銀券以與之。簡文恐其詐，猶豫不决。上怒曰："受降常理，何忽致疑。"朱异、傅岐同請納之。簡文曰："吾即堅城自守，所望外援，外援若至，賊豈足平。今若開門以納桃棒，桃棒之意尚且難知，一旦傾危，悔無及矣。"桃棒又曰："今止將所領五百餘人，若至城門，自皆脱甲。乞朝廷賜容。事濟之時，保禽侯景。"簡文見其言愈疑之。朱异以手捶胸曰："今年社稷去矣。"俄而桃棒軍人魯伯和告景，并烹之。

侯景的儀同范桃棒暗中貪求重賞，請求率領二千武裝士兵前來投降，用侯景的首級來領賞，派遣文德主帥以前的白馬游軍軍主陳昕夜晚翻過城墻進來，秘密啓請説明情况。簡文把這個事情向武帝啓奏，梁武帝非常高興，派人回答桃棒，事情成功答應封桃棒爲河南王，刻上銀券交給桃棒。簡文恐怕其中有詐，猶豫不决。梁武帝發怒説："接受投降本是平常的事理，爲什麽忽然懷疑起來?"朱异、傅岐同時請求接受桃棒。簡文説："我們之所以要堅城固守，期望的衹是外援，外援如果趕到，叛軍豈難平定？現在如果打開城門來接納桃棒，桃棒的意圖還難以知曉，一旦遇到危險，後悔就來不及了。"桃棒又説："現在我衹帶五百多人，如果到了城門口，都自動脱去鎧甲。乞求朝廷答應接納。事情成功之日，保證活捉侯景。"簡文聽到這話更加懷疑。朱异用手捶胸脯説："今年國家完了。"没多久桃棒軍中的人魯伯和向侯景告發，侯景把他們全烹殺了。

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淦公大成、永安侯確、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

到這時，邵陵王蕭綸率領西豐公大春、新淦公大成、永安侯蕭確、南安鄉侯蕭駿、前譙州刺史趙伯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

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拒戰。綸大敗之於愛敬寺下。

合等騎兵步兵三萬人，從京口出發，直接占領鍾山。侯景的黨羽非常害怕，都想逃跑，分别派遣一萬多人去抵禦。蕭綸在愛敬寺下把他們打得大敗。

景初聞綸至，懼形於色，及敗軍還，尤言其盛，愈恐，命具舟石頭將北濟。任約曰："去鄉萬里，走欲何之？戰若不捷，君臣同死。草間乞活，約所不爲。"景乃留宋子仙守壁，自將鋭卒拒綸，陣於覆舟山北，與綸相持。會暮，景退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回軍，駿退。時趙伯超陣於玄武湖北，見駿退，仍率軍前走。衆軍因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執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慧達、直閤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逼令云："已禽邵陵王。"霍儁獨云："王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語未卒，賊以刀傷其口，景義而釋焉。正德乃收而害之。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

侯景剛聽説蕭綸來到，臉上顯露出懼怕的表情，等到戰敗的士兵回來，大談蕭綸的强盛，更加恐懼，命令在石頭城下準備船隻將要渡江北去。任約説："離開故鄉有萬里之遥，要往哪裏跑呢？作戰如不能取勝，衹有君臣一同去死。在民野求苟活，任約我不願這樣做。"侯景便留下宋子仙守營，自己率領精鋭去抵抗蕭綸，在覆舟山的北面布陣，與蕭綸的軍隊對峙。到天黑的時候，侯景退回，南安侯蕭駿率領幾十名騎兵去挑戰。侯景的軍隊退回，蕭駿退走。當時趙伯超在玄武湖北面布陣，看見蕭駿後退，還率領部隊前進。各軍隊步調因此混亂，結果大敗。蕭綸逃到京口。叛軍活捉西豐公大春、蕭綸的司馬莊丘慧達、直閤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儁等人送到城下，逼迫命令他們説："已經活捉了邵陵王。"霍儁却説："邵陵王遭到了一點小挫折，已經全軍撤退回京口，城中衹要堅守，援軍不久就會趕到。"話還没説完，叛軍就用刀割傷了他的嘴，侯景認爲他懂得大義而釋放了他。正德却收捕了他而將他殺害。這一天，鄱陽王的世子蕭嗣、裴之高到達後渚，在蔡洲結成營壘，侯景分派軍隊駐守南岸。

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橦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并高數丈，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以火車焚城東南隅大樓，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是時，景土山成，城内土山亦成。以太府卿韋黯守西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東土山。山起芙蓉層樓，高四丈，飾以錦罽，捍以烏笙，山峰相近。募敢死士，厚衣袍鎧，名曰"僧騰客"，配二山，交矟以戰。鼓叫沸騰，昏旦不息。土山攻戰既苦，人不堪命，柳津命作地道，

十二月，侯景製造了各種攻城器具以及飛樓、橦車、登城車、鉤堞車、階道車、火車，每輛車都有數丈高，數量達二十輛，陳列宫門前，多條綫路攻城。用火車焚燒城東南角的大樓，藉火勢來攻城。城上縱火，全都燒毁了叛軍攻城的器具，叛軍這纔退去。這時，侯景的土山已築成，城内的土山也築成。任用太府卿韋黯守衛西面的土山，左衛將軍柳津守衛東面的土山。山上修起芙蓉層樓，高有四丈，用錦罽裝飾，用烏笙來捍衛，土山山峰相接。招募敢死之士，穿上厚厚的戰袍鎧甲，名叫"僧騰客"，分配到兩座土山上，作戰時使用長矟。鼓噪之聲沸騰，日夜不停。土山的攻戰太苦，人們受不了這種差事，柳

毁外山，擲雉尾炬燒其櫓堞。外山崩，壓賊且盡。賊又作蝦蟆車，運土石填塹，戰士升之樓車，四面并至。城内飛石碎其車，賊死積於城下。賊又掘城東南角，城内作迂城形如却月以捍之，賊乃退。

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爲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并爲洪波矣。又燒南岸居人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柳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孝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并緣淮造栅。及旦，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以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度兵擊之，粲敗，景斬粲首徇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人赴之。遇賊，斬首數百，仍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

邵陵王綸又與臨城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荆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吴曄、天門太守樊文皎赴援，營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度淮，攻破賊東府城前栅，遂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緣水西立栅以相拒。景食稍盡，人相食者十五六。

初，援兵至北岸，衆號百萬。百姓扶老携幼以候王師，纔過淮，便競剥掠，徵責金銀，列營而立，互相疑貳。邵陵王綸、柳仲禮甚於仇敵，臨城公大連、永安侯確逾於水火，

津命令挖地道，摧毁城外的土山，投擲雉尾炬燒毁外山櫓堞。城外的土山崩塌了，把守山的叛軍差不多全都壓死了。叛軍又製作了蝦蟆車，搬運土石想填平城塹，戰士升上樓車，四面同時到來。城内的人用飛石砸碎叛軍的樓車，叛軍的死尸堆積在城下。叛軍又挖城的東南角，城内修築形狀像落月的迂城來守衛，叛軍這纔退走。

材官將軍宋嶷投降叛軍，趁機爲敵人設下計策，引來玄武湖的水灌臺城，皇宫門前的御街全成了汪洋。又焚燒南岸居民房舍和文武官署，全被燒光。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人都趕來救援；鄱陽王世子蕭嗣、裴之高又渡過長江。柳仲禮駐扎在朱雀航的南面，裴之高扎營在南苑，韋粲扎營在青塘，陳文徹、李孝欽駐守丹陽郡，鄱陽王的世子蕭嗣扎營在小航的南面，全都緣秦淮河建立栅欄。等到天亮，侯景纔發覺，就登上禪靈寺的門樓來瞭望。發現韋粲的營壘還没有完成，讓士兵渡過河去進攻，韋粲戰敗，侯景割下韋粲的首級在臺城下示衆。柳仲禮聽説韋粲戰敗，來不及穿好鎧甲，和幾十個人趕赴現場。與敵人相遇，殺死敵人數百人，另有投水而死的一千多人。仲禮深入敵陣，騎的馬陷入泥中，身上也受了重傷。從此敵人不敢過河上岸。

邵陵王蕭綸又和臨城公大連等人從東路在南岸會合；荆州刺史湘東王蕭繹派世子方等、兼司馬吴曄、天門太守樊文皎趕赴救援，在湘子岸前扎營；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領軍隊隨後趕到。不久鄱陽王的世子蕭嗣、永安侯蕭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等人率軍渡過秦淮河，攻破叛軍東府城前的營栅，於是扎營於青溪的東面。侯景派他的儀同宋子仙沿青溪西邊建立營栅來抵抗鄱陽王世子等。侯景的糧食慢慢吃完了，軍中人吃人達十分之五六。

當初，援兵到達秦淮河北岸，號稱有百萬大軍。老百姓扶老携幼來迎接官軍，但纔過秦淮河，便争着搶掠百姓，索求金銀，并列着建立營栅，互相猜疑。邵陵王蕭綸、柳仲禮的關係比仇敵還緊張，臨城公大連、永安侯蕭確的關係

無有鬥心。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

比水火還難於相容，沒有戰鬥之心。叛軍中有準備爲自己考慮退路的，聽説此事後都停止了動作。

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中外斷絶，有羊車兒獻計，作紙鴉繫以長繩，藏敕於中。簡文出太極殿前，因西北風而放，冀得書達。群賊駭之，謂是厭勝之術，又射下之，其危急如此。是時城中圍逼既久，膳味頓絶，簡文上厨，僅有一肉之膳。軍士煮弩熏鼠捕雀食之。殿堂舊多鴿群聚，至是殲焉。初，宫門之閉，公卿以食爲念，男女貴賤并出負米，得四十萬斛，收諸府藏錢帛五十億萬，并聚德陽堂，魚鹽樵采所取蓋寡。至是乃壞尚書省爲薪，撤薦銼以飼馬，盡又食飦焉。御甘露厨有乾苔，味酸鹹，分給戰士。軍人屠馬於殿省間鬻之，雜以人肉，食者必病。賊又置毒於水竇，於是稍行腫滿之疾，城中疫死者太半。初，景之未度江，魏人遺檄，極言景反覆猜忍，又言帝飾智驚愚，將爲景欺。至是禍敗之狀，皆如所陳，南人咸以爲讖。

叛軍剛到的時候，城中的人祇能固守，平定叛軍的事，期望於援軍。不久城裏城外交通斷絶，有個叫羊車兒的獻計，做一隻紙鴉用長繩繫住，將敕令藏在紙鴉中。簡文在太極殿前，藉西北風來放飛紙鴉，希望能把書信送到。叛軍看到很害怕，認爲這是厭勝之法，就將它射下，形勢像這樣危急。這時城内被圍困已經很久，佳肴一時斷絶，簡文的上厨中，祇有一個帶肉的菜肴。軍人們便煮弩熏鼠捕捉鳥雀來吃。殿堂原來有很多鴿子成群聚集，到這時全被捕殺。當初，宫門剛剛閉上，公卿百官都擔心吃飯問題，男女貴賤都來背米，得到四十萬斛米，收集到府庫中的布帛錢物五十億萬，全都堆放在德陽堂，魚鹽樵采所獲取的很少。到這時就毁壞尚書省作柴燒，撤走坐墊鍘成馬料，吃完了又吃飯。皇上甘露厨有乾苔，味道酸鹹，分給戰士。軍隊就屠宰馬匹在殿省之間煮了吃，把人肉夾雜在中間，吃的人一定會生病。叛軍又在水道中放毒，因此城中慢慢流行水腫病，城中得疫疾而死的人過半。當初，侯景還沒過江的時候，東魏人送來文書，極力强調侯景這個人反覆無常、猜忌殘忍，又説梁武帝裝作有智慧以使愚昧平庸之人驚異，將要被侯景所欺騙。到這時，所遭受禍敗的情形，都和東魏人文書中所説的一樣，南方人都認爲東魏人文書中的話是讖言。

時景軍亦飢，不能復戰。東城有積粟，其路爲援軍所斷，且聞湘東王下荆州兵。彭城劉邈乃説景曰："大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衆軍雲集，未易可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絶，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反。"景乃與王偉計，遣任約至城北拜表僞降，以河南自效。帝曰："吾有死而已，寧有是議。且賊凶逆多詐，此言云何可信。"既而城中日蹙，簡文乃

這時侯景的軍隊也發生了饑荒，不再能戰鬥。東城有儲備的糧食，但道路被援軍阻斷，并且聽説湘東王派下來荆州的士兵。彭城人劉邈便勸侯景説："大軍駐扎已很久，攻城又未攻下，現在各路大軍紛紛會集，不容易攻破。如果像我聽説的軍隊糧食不能維持一個月，運糧的道路斷絶，野外沒有什麽可以掠食，人們所説的手掌上的嬰兒，確切地就是指現在這種情況。不如請求講和，保全軍隊返回北方。"侯景便和王偉商議，派任約到城北上表假稱投降，要到河南去效力。梁武帝説："我祇有去死罷了，怎麽會有這種計

請武帝曰：“侯景圍逼，既無勤王之師，今欲許和，更思後計。”帝大怒曰：“和不如死。”簡文曰：“城下之盟，乃是深耻；白刃交前，流矢不顧。”上遲回久之，曰：“爾自圖之，無令取笑千載。”乃聽焉。

議。況且叛賊凶殘多詐，這種話怎麽能相信它。”不久城裏更加危急，簡文便向武帝請求説：“侯景圍困這麽久，還没有看到救駕的軍隊，現在想答應講和，再考慮以後的事。”武帝大怒説：“講和不如去死。”簡文説：“敵人兵臨城下纔受盟講和，確實是很大的耻辱；但白刃交叉在眼前的時候，流矢就顧不上了。”武帝遲疑了很久，説：“你自己好好考慮吧，不要讓後人取笑你。”於是同意了。

景請割江右四州地，并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悦、左丞王偉入城爲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有輕言者請劍斬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悦、王偉等登壇共盟。右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遥相對，刑牲歃血。

侯景請求割讓江北四州的土地，并且請求宣城王大器送他去江北，這樣纔解圍渡江。還同意派他的儀同于子悦、左丞王偉入城作人質。中領軍傅岐議論認爲宣城王是尊貴的嫡嗣，有輕易談論讓宣城王出送的請求用劍斬首。便請求讓石城公大款出城送行，武帝下詔同意了。便在西華門外設壇，派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蕭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悦、王偉等人登壇訂立盟約。右衛將軍柳津走出西華門，侯景從他的柵門出來，和柳津遥遥相對，宰殺牲口歃血爲盟。

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率衆三萬至于馬卬洲，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軍并進江潭苑。景又啓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詬臣，云‘天子自與爾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進發。”敕并召之。景遂運東城米于石頭，食乃足。又啓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

南兖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蕭退、西昌侯世子蕭彧率軍三萬抵達馬卬洲，侯景擔心北面的軍隊從白下上來，阻斷他過江的道路，請求全部將軍隊聚集在南岸。下令北軍都開到江潭苑。侯景又上書説：“永安侯、趙威方經常隔着柵欄駡我，説‘天子自個與你訂立盟約，我們一定要把你趕走’。請求將他們召進城，我立即進發。”武帝下令把他倆都召來。侯景就得以將東城的米運到石頭，糧食就充足了。又上書説：“江北的信來了，高澄已占有壽春、鍾離，這樣我就没有地方立脚了，暫且借廣陵、譙州，等征戰得到壽春、鍾離，就把廣陵、譙州奉還朝廷。”

時荆州刺史湘東王繹師于武成，河東王譽次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慥頓江津，并未之進。既而有敕班師，湘東王欲旋。中記室參軍蕭賁曰：“景以人臣舉兵向闕，今若放兵，未及度江，童子能斬之，必不爲也。

這時荆州刺史湘東王蕭繹駐軍武成，河東王蕭譽駐扎巴陵，前信州刺史桂陽王蕭慥駐守江津，都没有進發。不久有撤軍的敕令，湘東王想撤回。他的中記室參軍蕭賁説：“侯景以人臣的身份帶兵去圍攻皇宫，現在如果他放下武器，還没等到渡江，小孩也能把他殺掉，他一定不會

大王以十萬之師，未見賊而退，若何！”湘東王不悅。賁，骨鯁士也，每恨湘東不入援。嘗與王雙六，食子未下，賁曰：“殿下都無下意。”王深爲憾，遂因事害之。

這樣。大王您率十萬大軍，還沒見到叛軍就退回，這是爲什麼！”湘東王不高興。蕭賁，是一位鯁直之士，經常爲湘東王不入朝增援感到遺憾。曾經與湘東王一起擲雙六游戲，湘東王猶豫很久還沒擲下食子，蕭賁說：“殿下您全沒有下的意思。”湘東王非常憤恨，結果藉故殺害了他。

景既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效，又聞城中死疾轉多，當有應之者。既却湘東王等兵，又得東城之米，王偉且說景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陵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且觀變。”景然之，乃表陳武帝十失。三年三月丙辰朔，城內於太極殿前設壇，使兼太宰、尚書僕射王克等告天地神祇，以景違盟，舉烽鼓噪。初，城圍之日，男女十餘萬，貫甲者三萬，至是疾疫且盡，守埤者止二三千人，并悉羸懦。横尸滿路，無人埋瘞，臭氣熏數里，爛汁滿溝洫。於是羊鴉仁、柳仲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立，爲景將宋子仙所敗，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于子悅乞和，城內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無去意，浚因責之，景大怒，即决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

侯景已得知援軍的號令并不統一，最終也不會有勤王的功效，又聽說城中得不治之症的人增多，應有人在疾疫中死亡。已將湘東王的軍隊支走，又得到了東城的米，王偉進一步勸侯景說：“大王您以人臣的身份發兵背叛朝廷，圍攻皇城，已滿十旬。逼迫污辱后妃公主，凌污國家的宗廟，現在大王拿這樣的名聲，到哪裏去安身？希望權且察看局勢的變化。”侯景認爲他說得對，便上表陳述梁武帝的十大過失。三年三月丙辰初一，城內在太極殿前設壇，派兼太宰、尚書僕射王克等人祭告天地神祇，因爲侯景違背盟約，舉起烽火吶喊。當初，臺城剛被圍困的時候，城中的男女有十多萬人，披甲的戰士有三萬人，到這時染疾疫快死光了，守城的衹有二三千人，并且都是些羸弱者。路上到處都是尸首，沒有人掩埋，臭氣熏得幾里路之外都能聞到，腐爛的血水流滿了溝渠。因此羊鴉仁、柳仲禮、鄱陽王世子蕭嗣進軍到東府城的北面。柵壘還沒建立，就被侯景的將領宋子仙打敗，把他們的首級送到了城門前。侯景又派于子悅前來求和，城內派御史中丞沈浚到侯景住所。侯景沒有撤走的意思，沈浚因此責問侯景，侯景非常惱怒，便挖開石闕前面的水，多路攻城，日夜不停。

丁卯，邵陵王世子堅帳內白曇朗、董勛華於城西北樓納賊。五鼓，賊四面飛梯，衆悉上。永安侯確與其兄堅力戰不能却，乃還見文德殿言狀。須臾，景乃先使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謝曰：“臣既與高氏有隙，所以歸投，每啓不蒙爲奏，所以入朝。而奸佞懼誅，深見推拒，連兵多日，罪合萬誅。”武帝曰：“景今何在？可召來。”景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

丁卯日，邵陵王世子蕭堅帳內的白曇朗、董勛華在城的西北樓放進叛軍。到五更的時候，叛軍從四面架起飛梯，士兵全都登上城墻。永安侯蕭確和他的哥哥蕭堅奮力作戰不能殺退敵人，便回到文德殿說明情況。不久，侯景就先派王偉、儀同陳慶入殿陳請謝罪說：“我因爲與高氏有矛盾，所以纔歸順投奔，每次上書都不被奏知，所以要到朝廷來。但奸佞之人非常害怕伏誅，堅决推脱拒絶，軍隊相持多日，實在是罪該萬死。”武帝說：“侯景現在在哪裏？可以把他召進殿

帶劍升殿。拜訖，帝神色不變，使引向三公榻坐，謂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來至此。"又不對。其從者任約代對。又問："初度江有幾人？"景曰："千人。""圍臺城有幾人？"曰："十萬。""今有幾人？"曰："率土之内，莫非己有。"帝俯首不言。景出，謂其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了無怖。今見蕭公，使人自懾，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出見簡文于永福省，簡文坐與相見，亦無懼色。

來。"侯景進宫，帶五百士兵自衛，佩劍上殿。拜完，武帝的神情臉色没變，讓人把他帶往三公的坐榻就坐，對他説："你在軍隊作戰很久，莫非有些辛勞。"侯景默不作聲。又問道："你是哪個州的人？現在來到了這裏。"又不回答。侯景的隨從人員任約代替他回答。又問他："你剛渡江的時候有多少人？"侯景説："一千人。""圍臺城的時候多少人？"回答説："十萬人。""現在多少人？"回答説："普天下的範圍，全歸我所有。"梁武帝低下頭不説話。侯景出來，對他的廂公王僧貴説："我經常站在鞍馬上面對敵人，刀箭齊下，一點害怕的意思都没有。今天見到蕭公，讓人心中恐懼，這難道不是天威難犯。我不能再見到他。"出去到永福省見簡文，簡文坐着與他相見，也没有一點恐懼之色。

初，簡文《寒夕詩》云："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又《詠月》云："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以爲詩讖，謂"無蒂"者，是無帝。"不安臺"者，臺城不安。"輪無轍"者，以邵陵名綸，空有赴援名也。

當初，簡文的《寒夕詩》説："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又《詠月》詩説："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後人認爲這些詩是詩讖，説雪花"無蒂"，是暗示國家没有皇帝。"不安臺"，是説臺城不安。"輪無轍"，因爲邵陵王的名字爲綸，空有赴援的名聲。

既而景屯兵西州，使僞儀同陳慶以甲防太極殿，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宫嬪妾，收王侯朝士送永福省，撤二宫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悦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自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

不久侯景駐軍西州，讓非法任命的儀同陳慶帶領甲兵防守太極殿，把乘輿服玩、後宫嬪妾都搶劫一空，收捕王侯朝士送到永福省，撤除二宫的侍衛。讓王偉守衛武德殿，于子悦駐守太極東堂，假稱詔令大赦天下，自任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録尚書事，他的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諸職依舊。

先是，城中積尸不暇埋瘞，又有已死未斂，或將死未絶，景悉令聚而焚之，臭氣聞十餘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絶。景又矯詔征鎮牧守各復本位，於是諸軍并散。降蕭正德爲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

在此之前，城中積聚的尸首來不及掩埋，又有已經死去但還未入殮的，或快死還未斷氣的，侯景下令全都聚集起來加以焚燒，臭氣十幾里外都能聞到。尚書外兵郎鮑正病得很厲害，叛軍把他拖出去焚燒，在火中掙扎，很久纔斷氣。侯景又假稱詔命讓征伐鎮守的州刺史郡太守都回自己的本位，因此各路援軍都散去。降蕭正德的職位爲侍中、大司馬，百官都恢復原職。

帝雖外迹不屈，而意猶忿憤，景欲以宋子仙爲司空，帝曰："調和陰

梁武帝雖然表面不屈服，但心中充滿忿恨，侯景想要任用宋子仙爲司空，梁武帝説："要調

陽，豈在此物。”景又請以文德主帥鄧仲爲城門校尉，帝曰：“不置此官。”簡文重入奏，帝怒曰：“誰令汝來！”景聞亦不敢逼。後每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懷憂憤。五月，感疾餧，崩于文德殿。景秘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之知。二十餘日，然後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簡文即位。及葬脩陵，使衛士以大釘於要地釘之，欲令後世絕滅。矯詔赦北人爲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據州，吴興太守張嵊據郡，自南陵以上并各據守。景制命所行，唯吴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

和陰陽，難道在於此人。”侯景又請求任用文德主帥鄧仲爲城門校尉，武帝說：“不設置這個官職。”簡文又進來稟奏，武帝發怒說：“哪個讓你來的！”侯景聽說也不敢逼迫。以後每次的要求，大多不合武帝心願，以致武帝的飲食也被裁減。因此心中憂憤。五月，武帝發病飢餓，在文德殿去世。侯景隱瞞不發布死訊，權且停柩於昭陽殿，外面的文武百官没有一個人知道。二十多天後，纔在太極前殿把武帝的棺木搬出，迎接簡文即皇帝位。等到將武帝下葬在脩陵，命守衛的士兵用大釘在重要地方釘上，想讓武帝的後代滅絕。假托詔令赦免爲奴婢的北方人，希望能收買他們的力量爲自己使用。這時東揚州刺史臨城公大連占據本州，吴興太守張嵊占據本郡，從南陵以外的地方各自據守。侯景發布命令實行的範圍，祇是從吴郡的西面到南陵的北面而已。

六月，景乃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爲西秦王，元景襲爲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仲禮爲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

六月，侯景便在永福省將蕭正德殺死，封元羅爲西秦王，元景襲爲陳留王，元姓的子弟被封王的有十多人。任命柳仲禮爲使持節、大都督，隸屬於大丞相，參預軍事。

十一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泣。景聞大怒，收小莊嚴寺，禁不聽出入。

十一月，百濟的使者到達，看見建鄴的城邑都成廢墟，在端門外號呼哭泣，走路經過的人個個灑淚。侯景聽說大怒，把他抓進小莊嚴寺，禁閉不讓他出入。

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景請簡文禊宴於樂游苑，帳飲三日。其逆黨咸以妻子自隨，皇太子以下，并令馬射，箭中者賞以金錢。翌日向晨，簡文還宫。景拜伏苦請，簡文不從。及發，景即與溧陽主共據御床南面并坐，群臣文武列坐侍宴。

大寶元年正月，侯景假托詔命給自己加班劍四十人，并贈給前後部羽葆、鼓吹，設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三月甲申，侯景請簡文到樂游苑禊宴，在行帳宴飲三天。他的叛逆黨羽都帶上妻子兒女，皇太子以下的官員，都要讓他們騎馬射箭，射中的用金銀作獎賞。第二天早晨，簡文回宫。侯景拜伏在前面苦苦請求，簡文不聽從。等到簡文出發，侯景與溧陽公主扶着御床面向南面并列而坐，群臣和文武百官列坐四周侍宴。

四月辛卯，景又召簡文幸西州，簡文御素輦，侍衛四百餘人。景衆數千浴鐵翼衛。簡文至西州，景等逆拜。上冠下屋白紗帽，服白布裙襦。

四月辛卯，侯景又召呼簡文巡游西州，簡文坐没上色的車，有四百多人侍衛。侯景的部衆有幾千人拿着武器在旁邊侍衛。簡文到西州，侯景等人迎拜。簡文頭戴下屋白紗帽，身穿白布裙

景服紫紬褶，上加金帶，與其僞儀同陳慶、索超世等西向坐。溧陽主與其母范淑妃東向坐。上聞絲竹，凄然下泣。景起謝曰："陛下何不樂？"上爲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豈獨超世。"上乃命景起儛，景即下席應弦而歌。上顧命淑妃，淑妃固辭乃止。景又上禮，遂逼上起儛。酒闌坐散，上抱景于床曰："我念丞相。"景曰："陛下如不念臣，臣何至此。"上索筌蹄，曰："我爲公講。"命景離席，使其唱經。景問超世何經最小，超世曰："唯《觀世音》小。"景即唱"爾時無盡意菩薩"。上大笑，夜乃罷。

襦。侯景身穿紫色綢褶，腰繫金帶，與他非法任命的儀同陳慶、索超世等人面向西坐。溧陽公主與她的母親范淑妃面向東坐。簡文聽到音樂，凄然流下眼淚。侯景起來謝罪説："陛下您爲什麽不快樂？"簡文做出笑臉説："丞相問索超世聽聽這是什麽樣的音樂？"侯景説："我尚且不知道，豈止是超世。"簡文讓侯景跳舞，侯景就下席合着節拍唱起歌來。簡文回頭命范淑妃也唱，范淑妃堅決推辭纔作罷。侯景又上前施禮，然後逼迫簡文起舞。酒喝得高興四座散盡之後，簡文在床上抱住侯景説："我念丞相。"侯景説："陛下您如果不念我，我怎麽會到這裏來。"簡文找佛經文字，説："我爲丞相講解。"命令侯景離開坐席，讓他唱讀經文。侯景問索超世哪篇經文最短，超世説："《觀世音經》最短。"侯景便唱"爾時無盡意菩薩"。簡文大笑，到晚上纔罷席。

時江南大饑，江、揚彌甚，旱蝗相係，年穀不登，百姓流亡，死者塗地。父子携手共入江湖，或弟兄相要俱緣山岳。芰實荇花，所在皆罄，草根木葉，爲之凋殘。雖假命須臾，亦終死山澤。其絶粒久者，鳥面鵠形，俯伏床帷；不出户牖者，莫不衣羅綺，懷金玉，交相枕藉，待命聽終。於是千里絶烟，人迹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而景虐於用刑，酷忍無道，於石頭立大舂碓，有犯法者擣殺之。東陽人李瞻起兵，爲賊所執，送詣建鄴。景先出之市中，斷其手足，刻析心腹，破出肝腸。瞻正色整容，言笑自若，見其膽者乃如升焉。又禁人偶語，不許大酺，有犯則刑及外族。其官人任兼閫外者位必行臺，入附凶徒者并稱開府，其親寄隆重則號曰左右厢公，勇力兼人名爲庫真部督。

這時江南發生大饑荒，江州、揚州尤其厲害，旱災和蝗災相繼，莊稼收成很差，老百姓離鄉背井，死亡的人遍地都是。父親和兒子一起入江湖爲盜，有的兄弟結夥占山爲王。野蓮荇菜，能找到的都被人采光了，草根樹葉，因此而凋敝。即使這些方式能延長一會兒性命，但最終也要餓死山野。那些很久没進食的人，面似烏形似鵠，俯身匍伏在床帷上；那些足不出户的人，人人身穿錦綉，懷藏金玉，交錯横卧，等待命終。因此千里之内看不到人烟，没有一個行人，白骨堆集在一起像山丘一樣。而侯景用刑十分暴虐，殘忍無道，在石頭城設立一個大舂碓，有犯罪的人就用舂把他搗死。東陽人李瞻起義，被叛軍抓住，送到建鄴。侯景先把他推到刑場中間，把他的手脚砍斷，把他的心腹剖開，把他的肝膽腸子取出。李瞻神色不變，談笑自如，看見他的膽的人都説有一升那麽大。又禁止人們聚集交談，不准人大量飲酒，有違犯規定的就要用刑罰并株連到外族。侯景任用官員兼外任的一定都是行臺，到朝中來依附他的都要稱爲開府，他的親信地位隆重的就叫左右厢公，勇力過人的則稱庫真部督。

七月，景又矯詔自進位相國，封

七月，侯景又假托詔命自己晉升職位爲相

泰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依漢蕭何故事。十月，景又矯詔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以詔文呈簡文。簡文大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初，武帝既崩，景立簡文，升重雲殿禮佛爲盟曰："臣乞自今兩無疑貳，臣固不負陛下，陛下亦不得負臣。"及南康王會理之事，景稍猜懼，謂簡文欲謀之。王偉因構扇，遂懷逆謀矣。

國，分封泰山等二十郡爲漢王的屬地。進朝不需碎步快走，議事拜見皇上時不自稱姓名，佩劍穿鞋上殿，依照漢代蕭何的先例。十月，侯景又假托詔命給自己加爵號爲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把擬好的詔書呈給簡文。簡文非常驚異地說："將軍還有宇宙之號嗎?"當初，梁武帝駕崩之後，侯景立簡文爲帝，到重雲殿拜佛訂立盟誓說："我請求從今以後君臣兩不疑猜，我堅決不辜負陛下，陛下也不能辜負我。"等發生南康王會理的事，侯景漸漸就產生了猜疑和恐懼，認爲簡文想謀害他。王偉趁機離間蠱惑，因而侯景胸懷犯上的心意。

二年正月，景以王克爲太宰，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于慶爲太師，紇奚斤爲太子太傅，時靈護爲太子太保，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右僕射。於大航跨水築城，名曰捍國。

二年正月，侯景任用王克爲太宰，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于慶爲太師，紇奚斤爲太子太傅，時靈護爲太子太保，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右僕射。在大航跨水修築城池，名叫捍國。

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郢州刺史方諸。景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江左以來，水軍之盛未有也。元帝聞之，謂御史中丞宗懔曰："賊若分守巴陵，鼓行西上，荆、郢殆危，此上策也。身頓長沙，徇地零、桂，運糧以至洞庭，湘、郢非吾有，此中策也。擁衆江口，連攻巴陵，鋭氣盡於堅城，士卒飢於半菽，此下策也。吾安枕而卧，無所多憂。"及次巴陵，王僧辯沉船卧鼓，若將已遁。景遂圍城。元帝遣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大破之，禽其將任約，景乃夜遁還都。左右有泣者，景命斬之。王僧辯乃東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先是，景每出師，戒諸將曰："若破城邑，净殺却，使天下知吾威名。"故諸將以殺人爲戲笑，百姓雖死不從之。

四月，侯景派宋子仙襲擊攻下郢州刺史方諸。侯景乘勝向西沿江上攻，號稱二十萬大軍，旌旗連接有千里遠，江左建立以來，水軍的盛大從未達到這種程度。元帝聽説此事，對御史中丞宗懔説："叛軍如果派兵守衛巴陵，鼓噪西上進攻，荆、郢就危險了，這是上策。自己駐扎在長沙，派兵占據零陵、桂陽，運糧到洞庭，湘、郢一帶就不是我們的了，這是中策。率領他的部隊停留在洞庭入江口，連續不斷進攻巴陵，士兵的鋭氣都耗散在久攻不下的堅城上，戰士都被半飢不飽的生活困擾，這是下策。我安心睡覺，没有多的擔憂了。"等到侯景駐軍巴陵，王僧辯把船沉江將鼓扔下，好像將領都已逃走。侯景便包圍巴陵城。元帝派平北將軍胡僧祐與居士陸法和把他打得大敗，活捉了他的將領任約，侯景便連夜逃回建鄴。身邊有人哭泣，侯景命令斬首。王僧辯便順江東下，從此各軍走到哪裏都取得勝利。在此之前，侯景每次出征，都要告誡手下的將領説："如果攻下城邑，把城裏人都要殺掉，讓天下人知道我的威名。"所以他手下的將領都以殺

人爲樂事，老百姓即使死也不屈服他們。

是月，景乃廢簡文，幽於永福省，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爲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建鄴，便有篡奪志，以四方須定，故未自立。既而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内沮，便欲速僭大號。又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曰："主上仁明，何得廢之?"景曰："王偉勸吾。"元建固陳不可，景意遂回，欲復帝位，以棟爲太孫。王偉固執不可，乃禪位于棟。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爲人妾。"竟不與相見。景司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曄、桑乾王元頵等據東陽歸順。

這個月，侯景便廢掉簡文，把他囚禁在永福省，迎奉豫章王蕭棟繼承皇帝位，登上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年號爲天正元年。有一陣回風從永福省吹來把即位儀式的文物都吹折了，看到的人個個驚恐萬狀。當初，侯景已平定建鄴，便有篡位自立的意圖，因爲四方還没平定，所以就没有自立爲帝。不久在巴陵失敗，江、郢一帶喪失了軍隊，猛將在外面的戰場被殲，自己的雄心沮喪，便想早日奪位。又王偉説："自古以來要江山改姓的一定先要廢黜原來皇帝另立新的。"所以侯景聽從王偉之言。侯景的太尉郭元建聽説此事，從秦郡快速趕回進諫説："梁帝仁明，怎麼能廢掉他呢?"侯景説："王偉勸我這樣。"元建反復説明這樣不行，侯景終於回心轉意，準備恢復簡文的帝位，以蕭棟爲皇太孫。王偉堅決認爲不行，便讓簡文禪皇帝位給蕭棟。侯景把哀太子妃賜給郭元建，元建説："哪有皇太子妃而下降作人家小妾的道理。"最終也不和她相見。侯景的司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曄、桑乾王元頵等人占領東陽歸順。

十一月，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漢國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鳥似山鵲翔于景册書上，赤足丹觜，都下左右所無。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又矯棟詔，追崇其祖爲大將軍，父爲大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鍾虡宫懸之樂，一如舊儀。尋又矯蕭棟詔禪位，使僞太宰王克奉璽紱于己。先夕，景宿大莊嚴寺，即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大風拔木，旍蓋盡偃，文物并失舊儀。既唱警蹕，識者以爲名景而言警蹕，非久祥也。景聞惡之，改爲備蹕。人又曰，備於此便畢矣。有司乃奏改云永蹕。乃以廣柳車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垂脚坐焉。

十一月，侯景假托蕭棟的詔命，自己給自己加九錫，漢國設置丞相以下的百官，在他的王庭裏陳列各種祥瑞物品。忽然有一種像山鵲一樣的鳥飛到侯景的册封詔書上，朱紅的腿和嘴，都城附近都没有這種鳥。叛軍的黨羽都很震驚，爭着去射，射不中。侯景又假托蕭棟的詔命，追崇他的祖父爲大將軍，父親爲大丞相，給自己加十二旒的冕，建天子的旌旗，出入的時候都要清道，乘坐金根車，套六匹馬，具備五時副車，設置旄頭雲罕，樂舞用八佾，鐘虡宫懸一類樂器，一概如前代的儀式。不久又假托蕭棟的詔命禪讓皇位給自己，讓非法的太宰王克奉送璽紱給自己。前一天晚上，侯景在大莊嚴寺住宿，到南郊去，燒柴祭天，登壇接受禪讓，起大風將樹木連根拔起，旗幟車蓋都被吹倒，文物完全失去了舊有的儀式。儀式結束便長呼警蹕，有識之士認爲名叫景而稱警蹕，不是長久祥瑞的徵兆。侯景聽説後感到厭惡，改爲備蹕。有人又説意思是備於此便

景所帶劍水精摽無故墮落，手自拾取，甚惡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三重，日青無色。還將登太極殿，醜徒數萬同共吹唇唱吼而上。及升御床，床脚自陷。大赦，改元爲太始元年。方饗群臣，中會而起，觸扆墜地。封蕭棟爲淮陰王，幽之。改梁律爲漢律，改左户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爲直寢。

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匹馬孤行，自執羈紲。以宋子仙、郭元建、張化仁、任約爲佐命元功，并加三公之位；王偉、索超世爲謀主；于子悦、彭儁主擊斷；陳慶、吕季略、盧暉略、于和、史安和爲爪牙：斯皆尤毒於百姓者。其餘王伯醜、任延和等復有數十人。梁人而爲景用者，則故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姬石珍、内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此四人盡心竭力者。若太宰王克、太傅元羅、侍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等雖官尊，止從人望，非腹心任也。景祖名乙羽周，及篡以周爲廟諱，故改周弘正、石珍姓姬焉。

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唯阿爺名摽，且在朔州，伊那得來啖是。"衆聞咸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乙羽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爲始祖，晋徵士侯瑾爲七世祖。於是推尊其祖周爲大丞相，父摽爲元皇帝。

于時景修飾臺城及朱雀、宣陽等

完畢了。有關官員奏請改稱永蹕。就用廣柳車運載鼓吹，用駱駝負載犧牲，在御車上安置垂脚坐在上面。侯景佩帶的劍水精摽無故掉到地上，自己動手去撿起來，心裏很厭惡。將登上禪壇的時候，有隻兔子從前面跑過，一會兒不知跑到哪裏去了。又有白色的霓虹三重從太陽穿過，太陽變黑失去了光彩。回來將登太極殿的時候，叛衆幾萬人同時呼喊着一哄而上。等他坐上御床，床脚無故自己下陷。大赦天下，改年號爲太始元年。正在大宴群臣的時候，在宴會中突然起來，碰到屏風倒在地上。封蕭棟爲淮陰王，把他幽禁起來。改梁律爲漢律，改左户尚書爲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爲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爲直寢。

侯景的三公官員，動不動就設置十幾個，儀同尤其多。有的儀同衹有一個人騎馬孤行，自己手執繮繩。任用宋子仙、郭元建、張化仁、任約爲佐命元功，四人同時加三公職位；王偉、索超世爲謀主；于子悦、彭儁負責進攻和決斷；陳慶、吕季略、盧暉略、于和、史安和爲爪牙：這些人都是對老百姓毒害尤其慘烈的。其餘如王伯醜、任延和等人又有幾十個。梁朝人受侯景任用的，則有以前的將軍趙伯超、前制局監姬石珍、内監嚴亶、邵陵王記室伏知命，這四個人是盡心竭力爲侯景使用的。如太宰王克、太傅元羅、侍中殷不害、太常姬弘正等人雖然官位尊顯，但衹是照顧這些人的聲望，并不是他信任的人。侯景的祖父名叫乙羽周，等侯景篡位因爲周是廟諱，所以將周弘正、周石珍都改姓姬。

王偉請求建立七廟，侯景説："什麼叫七廟？"王偉説："天子要祭祀已故的七世祖父，所以要建七廟。"并且請求告訴七世祖父的名字，命令太常準備祭祀的禮制。侯景説："前代祖宗的名字我不記得了，衹知道我父親名摽，况且他在朔州，哪能來這裏享祭祀。"衆人聽説都笑了。侯景的同黨有知道侯景的祖父名乙羽周的，除此以外都是王偉定的名位。以漢代的司徒侯霸爲一世祖，晋代的徵士侯瑾爲七世祖。因此推尊他的祖父乙羽周爲大丞相，父親侯摽爲元皇帝。

這時侯景修整裝飾臺城以及朱雀、宣陽等城

門，童謠曰："的脰烏，拂朱雀，還與吴。"又曰："脱青袍，著芒屩，荆州天子挺應著。"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毁，唯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僞都官尚書吕季略説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抴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昔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又景床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呼東西南北皆謂爲厢，景曰："此東厢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爲湘東軍下之徵。

門，童謡説："白頸烏，擦净朱雀門，將它還給吴人。"又説："脱下青袍，穿上草鞋，荆州的天子肯定要穿。"當時京城王侯庶姓五等爵廟四周的樹，都被摧殘毁滅，衹有文宣太后廟四周的柏樹獨自茂盛。等侯景篡位，要修造到南郊去的路，他非法任命的都官尚書吕季略勸侯景砍伐這些樹去修橋。纔砍南面十幾棵樹，兩晚幼芽全都長出來了，長到幾尺高。當時已是冬季，但翠緑茂盛像春天一樣。叛軍非常驚恐厭惡，派人全砍掉。有識之士認爲從前倒地的柳樹從上林苑站立起來，是表徵着漢宣帝的中興，現在廟樹再度發青，一定是表明着陝西的祥瑞。又侯景床東邊的香爐無緣無故掉到地上，侯景稱東西南北都叫厢，侯景説："這個東厢香爐怎麽會忽然掉到地上?"議論的人認爲這是湘東王軍隊東下的徵兆。

十二月，謝答仁、李慶等軍至建德，攻元頵、李占柵，大破之。執頵、占送京口，截其手足徇之，經日乃死。

十二月，謝答仁、李慶等人的軍隊到達建德，進攻元頵、李占的營栅，把他們打得大敗。抓住元頵、李占送到京口，斬下元頵、李占的手和腿示衆，過了一天二人纔死。

景二年，謝答仁攻東陽，劉神茂降，以送建康，景爲大剉碓，先進其脚，寸寸斬之，至頭方止。使衆觀之以示威。

侯景二年，謝答仁進攻東陽，劉神茂投降，把他送到建康，侯景做了一個大剉碓，先把脚放進去，一寸一寸地斬，到頭纔停止。使人們觀看以表示威脅。

王僧辯軍至蕪湖，城主宵遁。侯子鑒率步騎萬餘人度州，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景聞之大懼涕下，覆面引衾卧，良久方起，嘆曰："咄叱！咄叱！誤殺乃公。"

王僧辯軍隊到達蕪湖，蕪湖城的城主夜間逃走了。侯子鑒率領步兵騎兵一萬多人越過州城，并且率水軍同時進發。僧辯迎擊，把敵人打得大敗。侯景聽説這個消息非常恐懼流下了眼淚，用被子裹面而睡，過了很久纔起來，嘆息説："咄叱！咄叱！誤殺你的父親。"

初，景之爲丞相，居于西州，將率謀臣，朝必集行列門外，謂之牙門。以次引進，賚以酒食，言笑談論，善惡必同。及篡，恒坐内不出，舊將稀見面，咸有怨心。至是登烽火樓望西師，看一人以爲十人，大懼。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栅，至于落星墩。景大恐，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其尸。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大

當初，侯景任丞相的時候，住在西州，將帥和謀臣，上朝一定集合排成行列在門外，叫做牙門。按次第帶進宫去，并賞給酒食，談笑言論，善惡都没有差别。等到他篡位，總是坐在宫内不肯出門，舊將很少見面，都有怨心。到這時登上烽火樓眺望荆州的軍隊，看到一個人以爲是十個人，十分恐懼。僧辯和各位將領便從石頭城西步行而上，連營立栅，一直到落星墩。侯景非常恐懼，派人挖王僧辯父親的墓，剖開棺木焚燒尸骨。王僧辯等人推進營栅到石頭城北面，侯景擺

破之。

景既退敗，不敢入宫，斂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王偉按劍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宫中衛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敗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來南直度大江，取臺城如反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當復一决。"仰觀石闕，逡巡嘆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遂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王克開臺城門引裴之横入宫，縱兵蹂掠。是夜遺燼燒太極殿及東西堂、延閣、秘署皆盡，羽儀輦輅莫有孑遺。王僧辯命武州刺史杜崱救火，僅而得滅。故武德、五明、重雲殿及門下、中書、尚書省得免。

僧辯迎簡文梓宫升於朝堂，三軍縞素，踊於哀次。命侯瑱、裴之横追賊於東，焚僞神主於宣陽門，作神主於太廟，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杜崱守臺城，都下户口百遺一二，大航南岸極目無烟。老小相扶競出，纔度淮，王琳、杜龕軍人掠之，甚于寇賊，號叫聞于石頭。僧辯謂爲有變，登城問故，亦不禁也。衆以王師之酷，甚於侯景，君子以是知僧辯之不終。

初，景之圍臺城，援軍三十萬，兵士望青袍則氣消膽奪。及赤亭之役，胡僧祐以羸卒一千破任約精甲二萬，轉戰而東，前無横陣。既而侯瑱追及，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人數十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胡豆洲。前

開陣勢來挑戰，僧辯把他打得大敗。

侯景已從戰場上敗退下來，不敢入宫，收集他的散兵駐扎在宫門下，於是準備逃跑。王偉按着劍拉着侯景的馬繮繩進諫説："從古以來没有聽説叛逃的天子；現在宫中的衛士還足够打一仗，怎麽就逃跑。"侯景説："我在北方打賀拔勝，打敗葛榮，在河朔一帶威名遠揚，和高歡是同一類人。來南方直接渡過長江，攻取臺城易如反掌，在北山打敗邵陵王，在南岸打敗柳仲禮，這些都是你親眼所見，現在的事情，恐怕是天要滅亡我。你好好守城吧，我將再決一戰。"仰頭看城門石砌的宫闕，徘徊嘆息了很久。就用皮袋子裝上兩個兒子挂在馬鞍上，和他的儀同田遷、范希榮等一百多名騎兵向東逃去。王偉便丢下臺城逃竄。侯子鑒逃奔廣陵。王克打開城門把裴之横帶進宫，放縱士兵蹂躪搶劫。這天晚上遺燼燃着了太極殿以及東西堂、延閣、秘署，都燒光了，羽儀車輦没有殘留。王僧辯命令武州刺史杜崱救火，纔將火撲滅。原武德殿、五明殿、重雲殿以及門下省、中書省、尚書省得以幸免。

僧辯迎來簡文的棺木安放在朝堂上，三軍將士穿白色喪服，於哀悼處頓足痛哭。命侯瑱、裴之横到東面追擊叛軍，在宣陽門焚燒侯景非法建立的祖宗牌位，到太廟做新的梁室祖宗牌位，把八萬卷圖書收集運往江陵。杜崱守衛臺城，都城的户口一百户纔剩一二户，從大航南岸放眼望去看不到人烟。老少相扶争着出來迎接，纔過秦淮河，王琳、杜龕的軍人就搶劫他們，比叛軍還厲害，號叫的聲音在石頭都能聽到。僧辯以爲有變故，登上石頭城問明情況，也不禁止。都認爲官軍的殘酷，比侯景有過之無不及，君子因此知道王僧辯不會善終。

當初，侯景圍攻臺城，官府的援軍三十萬，兵士望見穿青袍的叛軍就心驚膽戰。等到赤亭之戰，胡僧祐用一千羸弱的士兵就打敗了任約的二萬精兵，轉戰東進，前面没有人敢和他對陣。不久侯瑱追上侯景，侯景還没有擺開陣勢，士兵已舉白旗投降，侯景控制不住。便和幾十個腹心之人乘一條小船逃跑，并把自己的兩個兒子推落下

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于王僧辯。

水，從滬瀆進入海上抵達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死他，送到王僧辯營中。

景長不滿七尺，長上短下，眉目疏秀，廣顙高顴，色赤少鬢，低視屢顧，聲散，識者曰："此謂豺狼之聲，故能食人，亦當爲人所食。"既南奔，魏相高澄悉命先剝景妻子面皮，以大鐵鑊盛油煎殺之。女以入宫爲婢，男三歲者并下蠶室。後齊文宣夢獼猴坐御床，乃并煮景子於鑊，其子之在北者殲焉。

侯景身高不足七尺，上身長下身短，眉疏目秀，寬額頭高顴骨，臉色朱紅翳鬚少，總愛眼往下看，左顧右盼，聲音嘶啞，有識之士說："這叫豺狼之聲，所以他能吃人，但也將被他人所吃。"投奔江南之後，東魏的丞相高澄下令把侯景的妻子兒女全都剝面，用大鐵鍋裝油把他們煎殺了。侯家的女性入宫作奴婢，男子三歲以下的都被閹割。後來齊文宣夢見獼猴坐上了御床，就把侯景的兒子都下了油鍋，侯景的兒子留在北方的全被消滅了。

景性猜忍，好殺戮，恒以手刃爲戲。方食，斬人於前，言笑自若，口不輟飡。或先斷手足，割舌劓鼻，經日乃殺之。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頭插象牙梳，床上常設胡床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跂户限，或走馬遨游，彈射鵶鳥。自爲天子，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怏，更成失志，曰："吾無事爲帝，與受擯不殊。"及聞義師轉近，猜忌彌深，床前蘭錡自繞，然後見客。每登武帝所常幸殿，若有芒刺在身，恒聞叱咄者。又處宴居殿，一夜驚起，若有物扣其心。自是凡武帝所常居處，并不敢處。多在昭陽殿廊下。所居殿屋，常有鵂鶹鳥鳴呼，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捕鳥。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衄，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卧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棰策，終不肯進。始景左足上有肉瘤，狀似龜，戰應剋捷，瘤則隱起分明；如不勝，瘤則低。至景敗日，瘤隱陷肉中。

侯景生性猜忌殘忍，喜好殺戮，總是把執刀殺人當游戲。正在吃飯的時候，在面前殺人，言笑自若，口中不停止進食。有時先砍斷人的手脚，割掉人的舌頭鼻子，經過一天纔殺死。自從篡位以後，時常頭戴白紗帽，而身披青袍，頭插象牙梳，床上經常設胡床以及筌蹄，穿着靴子掉着脚坐着。有時待在房中，有時跑馬遨游，用弓來射鵶鳥。自從作天子以後，王偉不許他輕易外出，因此悶悶不樂，反而有失意的樣子，說："我不想做皇帝，這與受冷落没什麽兩樣。"等到聽說義軍逼近了，猜忌更深，床前自己用蘭錡環繞，然後纔見客。每次登上梁武帝經常去的宫殿，好像有芒刺在身上，總聽到叱咄之聲。又住在宴居殿，一天夜晚猛地驚起，好像有物扣他的心。從此凡是梁武帝經常居住的地方，他都不敢待。大多住在昭陽殿的廊屋之下。所居住的宫殿房屋，經常有鵂鶹鳥鳴叫，侯景厭惡它，經常派人漫山遍野去捕鳥。侯景乘的白馬，每次戰鬥將要取勝，就來回走動鳴叫，意氣飄逸；如果遇到逃跑的徵兆，一定低頭不前。等到石頭之戰的時候，這匹馬精神沮喪，躺着不肯動身。侯景讓身邊人向它下拜請求，有時對它加以鞭打，最終也不肯走。當初侯景左腿上有個肉瘤，形狀像烏龜，戰鬥會勝利，肉瘤則隱然隆起形狀分明；如果不能取勝，肉瘤就會低陷下去。到侯景失敗的時候，瘤隱陷進肉裏。

天監中，沙門釋寶誌曰："掘尾

天監年間，有個和尚釋寶誌說："撅尾巴的

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狗子，景小字；山家小兒，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家。起自懸瓠，即昔之汝南。巴陵有地名三湘，景奔敗處。其言皆驗。景常謂人曰：“侯字人邊作主，下作人，此明是人主也。”臺城既陷，武帝嘗語人曰：“侯景必得爲帝，但不久耳。破‘侯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爲帝當得百日。”案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纂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孰，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又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告人曰：“犬羊非佳物也，今據御座，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

狗子自個兒發狂，要死没死時將人咬傷，須臾之間自取滅亡，從汝陰起事死於三湘。”又說：“山家小兒果然攘起臂膀，到太極殿前裝作虎視的姿勢。”狗子，是侯景的小字；山家小兒，是對猴子的描繪。侯景結果顛覆攻陷了京都，毒害皇室。他從懸瓠起事，正是原先的汝南。巴陵有個地方名叫三湘，是侯景逃奔失敗之地。他的話都應驗了。侯景經常對人說：“侯字是人邊作主，下邊寫作人，這明顯是人主。”臺城被攻陷，梁武帝曾對人說：“侯景一定能做皇帝，衹是不會長久。把‘侯景’兩個字拆開寫就成了‘小人百日天子’，他當皇帝應該有一百天。”按侯景從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年三月十九日敗亡，共計一百二十天。而侯景於三月一日便動身前往姑孰，總計在宮殿滿一百天，武帝的話竟應驗了。又大同年間，太醫令朱耽曾在宮省值班，無緣無故夢見羊狗各一隻蹲在御座上，醒來後告訴別人說：“狗羊不是祥瑞之物，現在它們占據御座，將有什麽變化麽？”不久天子蒙受屈辱，侯景登上了正殿。

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啖肉，不異凡等。世間游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并呼爲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揾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大鹹。”僧通曰：“不鹹則爛。”及景死，僧辯截其二手送齊文宣，傳首江陵，果以鹽五斗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羹食皆盡，并溧陽主亦預食例。景焚骨揚灰，曾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首至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先是江陵謠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荆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元帝付諮議參軍李季長宅，

侯景將失敗時，有位叫僧通的和尚，他的性格有些癲狂，喝酒吃肉，與凡人没什麽兩樣。在世間游歷已有幾十年，他的姓名籍貫，没有人知道。他講的話剛開始很隱晦，過很久纔應驗。人們都稱他爲闍梨。侯景很信任敬重他。侯景曾在後堂與他的黨徒一起射箭，當時僧通在座，奪過侯景的弓射景陽山，大聲呼叫說“射到奴才了”。侯景後來又宴集他的黨羽，又召來了僧通。僧通取來一塊肉沾上鹽遞給侯景，問侯景說：“味道好不？”侯景回答說：“遺憾的是太鹹了。”僧通說：“不鹹就會爛。”等侯景死後，王僧辯砍下他的兩隻手送給北齊的文宣帝，用傳車將首級送往江陵，果然用五斗鹽放到侯景的腹中，把尸體送到建康，暴露在街市上。老百姓爭着割他的肉去做肉湯都吃光了，就是溧陽主也在吃侯景的膾羹之列。侯景被焚骨揚灰，曾遭侯景禍害的人就用侯景的骨灰和了酒喝。侯景的首級送到江陵，元帝命令將首級在市上示衆三天，然後煮了用漆漆上，把它交付武庫。此前江陵有民謠說：“苦竹

宅東即苦竹町也。既加鼎鑊，即用市南井水焉。景儀同謝答仁、行臺趙伯超降于侯瑱，生禽賊行臺田遷、儀同房世貴、蔡壽樂、領軍王伯醜。凶黨悉平，斬房世貴於建康市，餘黨送江陵。初，郭元建以有禮於皇太子妃，將降，侯子鑒曰："此小惠也，不足自全。"乃奔齊。

町，市南有好井。荆州軍，殺侯景。"等到侯景的首級送到，元帝讓人送到諮議參軍李季長的家，李家房子的東面就是苦竹町。把侯景的首級放進鍋裏煮的時候，就用的是市南的井水。侯景的儀同謝答仁、行臺趙伯超向侯瑱投降，活捉叛軍的行臺田遷、儀同房世貴、蔡壽樂、領軍王伯醜。叛黨都被平定，將房世貴在建康市斬首，其餘的黨羽都被送到江陵。當初，郭元建因爲對皇太子妃有禮，準備向梁軍投降，侯子鑒說："這衹是小恩小惠，不足以保全你的性命。"便投奔了北齊。

王偉

王偉，其先略陽人。父略，仕魏爲許昌令，因居潁川。偉學通《周易》，雅高辭采，仕魏爲行臺郎。景叛後，高澄以書招之，偉爲景報澄書，其文甚美。澄覽書曰："誰所作也?"左右稱偉之文。澄曰："才如此，何由不早使知邪?"偉既協景謀謨，其文檄并偉所製，及行簒逆，皆偉創謀也。

王偉，他的祖先是略陽人。父親王略，在北魏做官任許昌令，因而居住於潁川。王偉學術通曉《周易》，很善於辭采，在東魏做官任行臺郎。侯景叛變之後，高澄寫信去招安他，王偉替侯景給高澄回信，信的文辭很美。高澄看過以後說："這信是誰寫的?"身邊的人說是王偉的文字。高澄說："像這樣好的才能，爲什麽不早點讓我知道?"王偉既然參預了侯景的謀劃，侯景的文案書檄都是王偉寫成的，等到侯景簒位，都是王偉的首謀。

景敗，與侯子鑒俱走相失，潛匿草中，直瀆戍主黃公喜禽送之。見王僧辯，長揖不拜。執者促之，偉曰："各爲人臣，何事相敬。"僧辯謂曰："卿爲賊相，不能死節，而求活草間，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偉曰："廢興時也，工拙在人。向使侯氏早從偉言，明公豈有今日之勢。"僧辯大笑，意甚異之，命出以徇。偉曰："昨及朝行八十里，願借一驢代步。"僧辯曰："汝頭方行萬里，何八十里哉。"偉笑曰："今日之事，乃吾心也。"前尚書左丞虞騭嘗見辱於偉，遇之而唾其面，曰："死虜，庸復能爲惡乎!"偉曰："君不讀書，不足與語。"騭慚而退。及吕季略、周石珍、嚴亶俱送江陵，偉尚望見全，於獄爲詩贈元帝

侯景失敗，王偉與侯子鑒一起逃跑失散，伏身躲藏在草中，直瀆戍的頭領黃公喜活捉并押送他。見到王僧辯，衹長揖不下拜。押送他的人逼他下拜，王偉說："都是他人的大臣，爲什麽要崇敬他。"僧辯說："你是叛賊的丞相，不能殺身以示臣節，而藏身草間以求苟活，國家顛覆你不能扶正，要你這樣的丞相作什麽。"王偉說："國家的興替全在時運，治理得好不好則在治國之人。早先如果侯氏聽我的話，您怎麽會有今天的位勢。"僧辯大笑，心中對他感到很奇異，命令推出去斬首示衆。王偉說："我昨天及今天早晨走了八十里，希望能借一頭驢子代步。"僧辯說："你的頭將要行萬里遠，哪裏衹有八十里。"王偉笑着說："今天的事，是我心甘情願。"前尚書左丞虞騭曾被王偉污辱，遇到王偉而朝王偉臉上吐唾沫說："砍頭的强盗，你還能再作惡不！"王偉說："你不讀書，不值得跟你説話。"虞騭慚愧

下要人曰："趙壹能爲賦，鄒陽解獻書，何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又上五百字詩於帝，帝愛其才將捨之，朝士多忌，乃請曰："前日偉作檄文，有異辭句。"元帝求而視之，檄云："項羽重瞳，尚有烏江之敗；湘東一目，寧爲赤縣所歸。"帝大怒，使以釘釘其舌於柱，剜其腸。顏色自若。仇家臠其肉，俯而視之，至骨方刑之。石珍及亶并夷三族。

地走了。與呂季略、周石珍、嚴亶一起被送往江陵，王偉尚希保全性命，在獄中寫詩給元帝手下的顯要人物說："趙壹能够作賦，鄒陽可以獻書，爲什麼捨不得西江那麼多水，不救活轍中快渴死的魚？"又給元帝獻上五百字的詩，元帝愛惜他的文才準備釋放他，朝中士人大多忌恨他，便請求元帝說："前些時候王偉寫的檄文，有很不一般的辭句。"元帝找來一看，檄文說："項羽的眼中有重瞳子，還是有烏江的失敗；湘東王一隻眼睛，怎會是赤縣神州的人心所歸。"元帝非常憤怒，派人用釘子把他的舌頭釘在木柱上，把他的腸子剜出。王偉面色不變。仇家一塊塊割下他的肉，他低頭看着，一直割到骨頭纔把他殺死。石珍和嚴亶都被夷滅三族。

趙伯超，趙革子也。初至建鄴，王僧辯謂曰："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對曰："當今禍福，恩在明公。"僧辯又顧謝答仁曰："聞卿是侯景梟將，恨不與卿交兵。"答仁曰："公英武蓋世，答仁安能仰敵。"僧辯大笑答仁以不失禮於簡文見宥，伯超及伏知命俱餓死江陵獄中。彭儁亦生獲，破腹抽出其肝藏，儁猶不死，然後斬之。

趙伯超，是趙革的兒子。剛到建鄴的時候，王僧辯對他說："你蒙受國家重大的恩惠，結果還同叛黨一起作逆。"回答說："如今是禍是福，恩惠全在您那裏了。"僧辯又回頭對謝答仁說："聽說你是侯景的一員猛將，遺憾的是不能和你交鋒。"答仁說："您英武舉世無雙，答仁我怎能與您爲敵。"僧辯大笑。答仁因爲對簡文不失君臣之禮而被釋放，伯超和伏知命都餓死在江陵獄中。彭儁也被活捉，破腹拉出他的肝臟，彭儁還没死，然後就把他殺了。

熊曇朗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爲郡著姓。曇朗跅弛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爲柵，桀黠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爲巴山太守。魏剋荆州，曇朗兵力稍强，劫掠鄰縣，縛賣居人，山谷之中，最爲巨患。

及侯瑱鎮豫章，曇朗外示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爲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

及蕭勃逾嶺，歐陽頠爲前軍。曇朗紿頠共往巴山襲黄法䂂。又報法䂂期共破頠，且曰："事捷與我馬仗。"

熊曇朗是豫章南昌人，世代爲郡中著姓。曇朗放蕩不羈，臂力强勁，容貌雄偉。侯景之亂的時候，逐漸聚集了一些青年，占據豐城縣築構營柵，那强横狡詐的盜賊多來依附他。梁元帝任命他爲巴山太守。西魏攻下荆州，曇朗的兵力逐漸强盛，搶劫鄰近的縣境，綁架販賣人口，山谷之中，曇朗最是個大禍害。

侯瑱鎮守豫章，曇朗表面表示服從，暗地却想圖謀侯瑱。侯方兒反叛侯瑱，曇朗是他的謀主。侯瑱失敗，曇朗繳獲侯瑱的馬匹兵仗子女很多。

等到蕭勃翻越南嶺，歐陽頠擔任前軍。曇朗騙歐陽頠一起去巴山襲擊黄法䂂。又報告法䂂一同去打敗歐陽頠，并且説："事情成功把馬匹兵

乃出軍與頠掎角而進。又紿頠曰："余孝頃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頠送甲二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僞北，法氍乘之，頠失援，狼狽退衄。曇朗取其馬仗而歸。

仗給我。"就出兵和歐陽頠形成掎角前進。又騙歐陽頠説："余孝頃想對我突然襲擊，要分留軍隊作爲奇兵。"歐陽頠送給他兩百件鎧甲幫助他。等到達巴山城下，即將開戰，曇朗假裝敗退，法氍乘機出擊，歐陽頠失去援助，狼狽退却。曇朗獲取他的馬匹武器回去。

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寨，曇朗僞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并不願此昏，必須以强兵來迎。"定信之。及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并論價責贖。

當時巴山的陳定也擁兵建立營寨，曇朗假裝把女兒許配給陳定的兒子爲妻，又對陳定説："周迪、余孝頃都不願這門婚事成功，一定要用精兵强將來迎娶。"陳定相信了他。陳定來後，曇朗把他抓住，把他的馬匹甲仗都收走了，并且定下價讓他來贖回。

陳初以南川豪帥，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抗拒王琳有功，封永化縣侯，位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周文育攻余孝勱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琳東下，文帝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氍欲沿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遏迪等。及王琳敗走，迪攻陷其城。曇朗走入村中。村人斬之，傳首建鄴，懸于朱雀航，宗族無少長皆棄市。

陳朝初年因爲他是南川豪帥，歷任宜新、豫章二郡太守。抗拒王琳有功，封爲永化縣侯，職位爲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到豫章進攻余孝勱，曇朗出軍與文育會師，文育失利，曇朗就謀害文育來響應王琳。王琳東下，文帝徵調南川軍隊，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黄法氍都想沿江前往，曇朗占據城池擺開戰艦遏制周迪等人的進路。王琳失敗逃走，周迪攻下了他的守城。曇朗逃進村莊。村裏人把他殺了，用傳車把他的首級送到建鄴，懸挂在朱雀航，他的宗族不論老少都被斬首。

周迪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强弩，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占募鄉人從之，每戰勇冠諸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横，續頗禁之，渠帥等乃殺續推迪爲主。梁元帝授迪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紹泰二年，爲衡州刺史，領臨川内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

周迪，是臨川南城人。從小居住在山谷中，膂力强勁，能拉開强硬的弓，以射獵爲職業。侯景之亂的時候，周迪的族人周續在臨川起兵，梁始興王蕭毅將郡守讓給周續，周迪招募鄉人跟隨周續，每次作戰都勇冠全軍。周續統率的部將，都是當地的豪族，慢慢驕傲横蠻，周續嚴厲禁止他們，部將便殺周續而推周迪爲主帥。梁元帝授予周迪爲高州刺史，封他爲臨汝縣侯。紹泰二年，任衡州刺史，兼臨川内史。周文育征討蕭勃的時候，周迪按兵不動保衛境内，以觀成敗。

陳武帝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變，因厚撫之。琳至盆城，新吴洞主余孝頃舉兵

陳武帝接受禪讓，王琳向東進發，周迪想自己據有南川，便全部召集他統率的八個郡的守宰締結盟約，聲稱要赴朝救援，朝廷恐怕他發動兵變，便厚待安撫他。王琳到達盆城，新吴洞主余

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孝欽等與余孝頃逼迪，迪大敗之，禽孝欽、猛、孝頃送建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孝頃率兵響應王琳。王琳以爲南川各郡祇要送一篇檄文就可平定，就派他的部將李孝欽、樊猛等人前往徵集錢糧。孝欽等人與余孝頃逼近周迪，周迪把他們打得大敗，活捉孝欽、樊猛、孝頃送往建鄴。因功勛加官爲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文帝嗣位，熊曇朗反，迪與周敷、黄法氍等圍曇朗，屠之。王琳敗後，文帝徵迪出鎮盆口，又徵其子入朝，迪趑趄顧望并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迪，至是與法氍率其部詣闕，文帝録其破熊曇朗功，并加官賞。迪聞之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乃使其弟方興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别使兵襲華皎於盆城，事覺，盡爲皎禽。

陳文帝繼承皇位，熊曇朗反叛，周迪和周敷、黄法氍等人圍攻曇朗，把城裏人都殺了。王琳失敗後，文帝徵召周迪出去鎮守盆口，又徵召他的兒子入朝，周迪徘徊觀望都没有去。豫章太守周敷原本隸屬周迪，到這時和法氍率領部下到達京城，文帝記録他們打敗熊曇朗的功績，給他們都加了官爵和獎賞。周迪聽説後心中不平，便暗中和留異相勾結。等到官軍討伐留異，周迪疑懼，便派他的弟弟方興襲擊周敷，周敷與他交戰，把他打敗。又另派兵到盆城去襲擊華皎，事情被發覺，全被華皎活捉。

天嘉三年，文帝乃使江州刺史吴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黄法氍、豫章太守周敷討迪，不能剋。文帝乃遣宣帝總督討之，迪衆潰，脱身逾嶺之晋安，依陳寶應。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文帝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于山谷。

天嘉三年，文帝便讓江州刺史吴明徹統御衆軍，與高州刺史黄法氍、豫章太守周敷討伐周迪，不能攻下。文帝就派宣帝來總督討伐，周迪的部衆潰逃，周迪自己則脱身翻越東興嶺到達晋安，依附陳寶應。陳寶應用兵資助周迪，留異又派第二個兒子忠臣跟隨他。第二年秋天，再次翻越東興嶺。文帝派都督章昭達征討周迪，周迪又逃散到山谷中。

初，侯景之亂，百姓皆棄本爲盗，唯迪所部獨不侵擾，耕作肆業，各有贏儲，政令嚴明，徵斂必至。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衛，内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厘必均。訥於語言，而衿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并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

當初，侯景之亂的時候，老百姓都棄掉本業爲盗，祇有周迪統率的部隊不侵擾，耕作販運，各有贏餘儲備，政令嚴明，凡有徵斂一定送到。周迪性格質樸，不裝飾威儀。冬天就穿短身的布袍，夏天則穿紫紗兜肚。平時經常一雙赤脚，即使外面排列衛兵，屋裏站有女伎，也搓繩破篾，旁若無人。然而輕財好施，凡是他周濟人，一絲一毫都要均匀。沉默寡言，但心胸信實，臨川人都感激他。到這時都藏匿他，即使要招殺身之禍，也没有人肯説。

昭達仍度嶺與陳寶應相抗。迪復收合出東興，文帝遣都督程靈洗破之。迪又與十餘人竄山穴中。後遣人潜出臨川郡市魚鮭，臨川太守駱文牙

昭達又越過東興嶺與陳寶應對抗。周迪又收集會合人馬出東興嶺，文帝派都督程靈洗打敗了他。周迪又和十多人竄入山洞裏。後來派人悄悄到臨川郡賣魚鮭，臨川太守駱文牙抓住了賣魚鮭

執之，令取迪自效。誘迪出獵，伏兵斬之。傳首建鄴，梟于朱雀航三日。

的人，讓他抓住周迪立功。引誘周迪出來打獵，埋伏士兵將他斬首。用傳車將首級送到建鄴，挂在朱雀航上示衆三天。

留異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籍，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仕梁，晋安、安固二縣令。

留異，是東陽長山人，世代都是郡内的大姓。留異很會自我修飾，言辭含蓄藴藉，是鄉里的豪雄。聚集了很多爲非作歹的年輕人，欺侮那些貧賤之人，郡中的守宰都把他當成禍患。在梁朝做官，任晋安、安固兩縣縣令。

侯景之亂，還鄉里，占募士卒。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城陷，異隨梁臨城公大連，大連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略，私樹威福，衆并患之。會景將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衆降子仙。子仙以爲鄉導，令執大連。邵陵王綸聞之曰："姓作去留之留，名作同異之異，理當同於逆虜。"侯景署異爲東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被景誅，異獨獲免。

侯景之亂的時候，回到鄉里，招募士卒。太守沈巡援助朝廷，把郡城讓給留異，留異讓侄子留超代行郡太守事，留異率兵隨沈巡去建鄴。臺城失守，留異跟隨梁臨城公大連，大連將軍事事務委托給他。留異性情殘暴，没有遠慮，私自樹立自己的恩威，大家都以他爲患。正遇侯景的將領宋子仙渡過浙江，留異逃回鄉里，不久就率自己的部隊去投降了宋子仙。宋子仙以留異爲嚮導，命令他去抓大連。邵陵王蕭綸聽到後説："姓是去留的留，名是同異的異，理應和叛逆爲伍。"侯景任命留異爲東陽太守，把他的妻室兒女收去作人質。行臺劉神茂倡導起義抵抗侯景，留異表面贊同神茂，暗中却與侯景十分親密。等到神茂失敗，被侯景殺害，衹有留異得以幸免。

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保據岩阻，州郡憚焉。魏克荆州，王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陳文帝平定會稽，異雖有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己。紹泰二年，以應接功，除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嘉縣侯。又以文帝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

侯景被平定後，王僧辯派留異去東陽慰勞百姓，留異依然占據險要地勢，州郡都對他感到畏懼。西魏攻下荆州，王僧辯任用留異爲東陽太守。陳文帝平定會稽，留異雖然贈送了一些糧食，但在東陽却擅作主張，生殺大權全由自己操縱。紹泰二年，因爲接應文帝的功勛，任命爲縉州刺史，兼東陽太守，封爲永嘉縣侯。又把文帝的大女兒豐安公主許配給留異的第三個兒子貞臣。

陳永定三年，徵異爲南徐州刺史，遷延不就。文帝即位，改授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澌爲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虚弱，異信之，恒懷兩端，與王琳潛通信使。及琳敗，文帝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爲郡，實以兵襲之。異與恪戰，敗，乃

陳永定三年，徵調留異爲南徐州刺史，延期不赴任。文帝即位，改授縉州刺史，兼東陽太守。留異經常派他的長史王澌作爲使者入朝。王澌總是説朝廷虚弱，留異相信他的話，總是心懷兩端，與王琳暗中通信使。等王琳失敗，文帝派左衛將軍沈恪代替留異任東陽太守，實際是率兵襲擊他。留異與沈恪交戰，失敗，就上表啓謙辭

表啓遜謝。時朝廷方事湘、郢，且羈縻之。異知終見討，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

謝罪。當時朝廷正在湘、郢用兵，暫且籠絡住他。留異知道最終要被討伐，便派兵把守下淮與建德，以此防守江上通道。

湘州平，文帝乃下詔揚其罪惡，使司空侯安都討之。異與第二子忠臣奔陳寶應。及寶應平，并禽異送都，斬建康市，子侄并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湘州平定以後，陳文帝就下詔書宣告留異的罪惡，派司空侯安都去討伐他。留異與第二子忠臣投奔陳寶應。等到陳寶應平定，和留異一同被送到建康，在建康城斬首，兒子侄兒都被處死，衹有第三個兒子貞臣因爲娶公主爲妻而獲免。

陳寶應

陳寶應，晋安候官人也，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爲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時晋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并扇惑成其事，後復爲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景之亂，晋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主郡事，令寶應典兵。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而晋安獨豐沃，士衆强盛。

陳寶應，是晋安候官人，世世代代是閩中的四大姓之一。父親陳羽，有才幹，是郡中的英雄豪傑。寶應性情反覆無常，多變化詐謀。梁朝時晋安多次反叛，屢次殺害郡中守將，陳羽每次都是先煽動蠱惑助成這種事，後來又做官軍的嚮導討伐打敗叛衆，因此全郡的兵權都落入他的手中。侯景之亂的時候，晋安太守賓化侯蕭雲將郡讓給陳羽，陳羽年老，衹主郡中的政事，讓寶應負責軍事。當時國家的東部發生饑荒，會稽尤其嚴重，餓死的人達十分之七八，而晋安却豐足肥沃，軍馬强盛。

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爲晋安太守。陳武帝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於寶應，武帝許之。紹泰二年，封候官縣侯。武帝受禪，授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文帝即位，加其父光禄大夫，仍命宗正録其本系，編爲宗室。

侯景平定，元帝便任用陳羽爲晋安太守。武帝輔政的時候，陳羽請求回鄉養老，要求將郡守傳給寶應，武帝答應了。紹泰二年，封寶應爲候官縣侯。陳武帝接受禪讓，授予寶應閩州刺史，兼會稽太守。文帝繼承皇位，給他的父親加官爲光禄大夫，又命宗正記録寶應一系，把他編爲皇室宗族。

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之討異，寶應遣師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破迪，文帝因命討寶應，詔宗正絶其屬籍。寶應據建安湖際逆拒昭達，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爲簰，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寶應衆潰。執送都，斬建康市。

寶應娶留異的女兒爲妻，侯安都討伐留異時，寶應派兵去援助留異，又資助周迪軍隊和糧食，出兵去侵犯臨川。等到都督章昭達打敗周迪，文帝因而命令他討伐寶應，下詔宗正削除他的宗族屬籍。寶應占領建安湖邊來迎戰昭達，昭達挖了很深的戰壕築起很高的壁壘不與他交戰，衹下令做一些竹排，不久發大水，昭達順流放下竹排，突破他的水柵，寶應的軍隊潰敗。被抓住送往京都，在建康市斬首。

論曰：侯景起于邊服，備嘗艱險，自北而南，多行狡算。于時江表

論曰：侯景出身邊荒，經歷了很多難險，從北方來到南方，做了很多狡詐的算計。當時江南

之地，不見干戈。梁武以耄期之年，溺情釋教，外弛藩籬之固，內絶防閑之心，不備不虞，難以爲國。加以奸回在側，貨賄潛通，景乃因機騁詐，肆行矯慝。王偉爲其謀主，飾以文辭；武帝溺於知音，惑玆邪說。遂使乘柎直濟，長江喪其天險，揚旌指闕，金墉亡其地利。生靈塗炭，宗社丘墟。於是村屯塢壁之豪，郡邑岩穴之長，恣陵侮而爲暴，資剽掠以爲雄。陳武應期撫運，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等，雖逢興運，未改迷塗，志在亂常，自致夷戮，亦其宜矣。

地方，没見過戰爭。梁武帝到了年老的時候，沉溺於佛教，對外放鬆了堅固的守衛，對内缺乏防備和禁阻的心理，不設備不警惕，很難以保持國家。加之奸佞之人在他的身邊，賄賂在暗中通行，侯景趁機使用詐謀，肆意矯旨行惡。王偉作他的謀主，用美麗文辭加以裝飾；梁武帝認他爲知音，被他的邪説所迷惑。終於讓他乘木筏直渡長江，古來的天塹不成其爲天塹；飄揚的戰旗直指皇宫，堅固的金墉不再具有地利。百姓遭受塗炭，宗廟社稷都成了荒丘廢墟。因此村屯塢堡的豪傑，郡鎮岩穴的酋長，肆意凌辱百姓而作亂，藉助搶劫而成爲豪雄。陳武帝應運而生撫綏天下，戡定戰亂，安定國家。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等人，雖然遇上時運昌隆，但没有能迷途知返，他們的心意在擾亂國家的綱常，自己招致殺身滅族，也是應該的。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二十四史全译　南史　第二册
作者＝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页数＝８６３（８５５－１７１７）
ＳＳ号＝１１４０５５３５
出版日期＝２００４年1月
下载＝ｈｔｔｐ：／／ｂｏｏｋ６．５ｒｅａｄ．ｃｏｍ／３００－６５／ｄｉｓｋｅｂｐ／ｅｂｐ７１／０５／０００８５５．ｐｄｇ

【作　者】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丛书名】
【形态项】　１７１７
【读秀号】０００００５７６４８６７
【出版项】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　２００４
【ＩＳＢＮ号】　７－５４３２－０８８４－９　／　Ｋ２０４．１／Ｙ２２９ｎ
【原书定价】　３４５．００（全二册）　网上购买
【主题词】中国　古代史　南朝时代　纪传体　南史　译文
【参考文献格式】许嘉璐主编　杨忠分史主编．　二十四史全译　南史　第二册．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２００４．